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叁輯·陸册目録

詩疑義釋二卷 〔清〕胡文英撰 一
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 〔清〕羅典撰 三五
詩經蠹簡四卷 〔清〕李詒經撰 五八五
詩考異補二卷 〔清〕嚴蔚撰 六七九
詩攷補二卷 〔清〕胡文英撰 七〇三

〔清〕胡文英撰

詩疑義釋二卷

清乾隆留芝堂刻本

武進胡繩崖輯

詩疑義釋

留芝堂藏板

詩疑義釋叙

詩義疑竇極多故朱子集注往往云未詳余于此書究心數十載詳考諸家略有所得恐暮年廢井漸致遺忘聊錄數則以爲窮經之賽佐識者諒之　時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詩疑義釋目錄

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關雎何人作
荇菜
鐘鼓樂之
言告師氏
害澣害否
我姑酌彼金罍
桃之夭夭
芣苢詩取義
鵲巢何以在召南
采蘩采蘋應從射義
草蟲詩取義
蕨薇
勿翦勿伐
摽有梅取義

維參與昴
何彼襛矣確據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雄雉詩衛叔武作
谷風詩寓意
室人交徧讁我摧我
貽我彤管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髧彼兩髦

桑中
蝃蝀
碩人之薖應從韓詩
碩人非衛人作
氓詩寓意
丘中有麻非淫奔
鄭風無淫詩
兩驂如舞
三英粲兮
東門之墠非淫奔
著非親迎
其魚魴鱮脫弟字故不合韻
綢繆詩非婚姻
居居究究
葛生
小戎非出兵詩
顏如渥丹
權輿

月出
素冠非三年喪
蜉蝣
鳲鳩在桑
卷下
豳字應從六書
豳風止一篇
猗彼女桑
五月斯螽動股

穹室熏鼠
東山詩成王作
東山在魯地非河南之東都
勿士行枚
熠燿宵行
狼跋是歎管叔以美周公
儐爾籩豆
采薇
炰鼈膾鯉

祈父詩應從左傳杜注
有實其猗
朔月辛卯誤爲日
豔妻
雨無正應從韓詩作雨無其極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脫下二先字故不合
韻
荏染柔木
爲鬼爲蜮

巷伯
舟人之子
小明詩須逐字有確據
鼓鐘
神保是饗
桑扈
采菽詩樂只應從左傳杜注孔疏作樂旨
觱沸檻泉
上帝甚蹈應從韓詩

綢直如髮
文王蹶厥生
維此二國非殷夏
憎其式廓
誕先登于岸
不長夏以革長字作上聲讀
下武維周
生民詩帝與上帝是二
干祿百福

其軍三單非軍制
如蜩如螗指蟶螂
荼毒非苦菜
有客
既有淫威
靈星之尸字應作臨牲之詩
其旂茷茷
受小共大共
通釋鳥獸草木

通釋韻

詩疑義釋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韓昌黎筆解云、旦奭分陝、故別爲二南、歐陽公詩本義曰、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今二南中、公侯干城、公侯之事、正文王爲西伯時詩也、惟何彼襛矣篇、詩傳遺說、朱子疑其不穩當、玩康成鄭氏引韓詩箴左氏膏肓、合衆春秋傳、齊僖公送文姜于讙、其爲平王以後詩無疑、魯詩此篇序目亦載在王風、不入召南、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衛序稱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疏又云、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之風、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正不知何所見周公應布王者之風、召公應布諸侯之風、又何所見周公單布文王之教、召公單布太王王季之教、衛序始

此穿鑿、韓昌黎言子夏不序詩、鄭漁仲朱晦菴極力辯之、已足破衛氏之僞矣、第朱子于邶風以下、不得解者、卽目爲淫奔之詩、此亦未孚衆論、苟悉心求之、何患不得眞解、

關雎何人作

關雎周公作、見經史事類、王謝子弟傳詩必有口義、且此詩旣冠之于周南、必于周公有關涉、方爲不虛、此義故知此詩爲周公敷政南國、述后妃之德、能佐文王求賢以自輔、范蔚宗所云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蓋其義也、如此則在周公爲顯親揚名、以文王后妃德化被于民、民從風而化、非無故而作也、

荇菜

荇菜、受經時未親見果作何形、生何地、考之數十載、乃得其眞、案唐陸氏爾雅釋文莕字注曰、詩云參差荇菜、說文作莕、又唐張參五經文字載莕荇、注云二同、並音杏、而不載荇字、宋司馬温公類篇載莕荇⿱艹洐同、六書統及五音集韻五音篇海、俱載⿱艹洐字、考⿱艹洐从艹从水从行、此草行於水中也、故曰流之、水草如萍藻蒲皆从水、是⿱艹洐乃本字、毛作荇、隸省耳、荇菜葉圓如杏、故爾雅作莕、常州名曰棓白草、池中處處有之、一本三五莖、葉生莖端、綠面紫背、長短不齊、根長數分、白色、隨波東西、江寧人土名曰荇芽菜、亦曰芽菜、嫩時中食、桐城縣亦同、陸璣詩疏、根生水底、另是一種、杜少陵詩水荇牽風翠帶長、是也、非詩經可以左右流之之荇、此草勢如浮萍、隨

風移動、故可以鼓水流之、

鐘鼓樂之

鐘鼓樂之之樂、應讀如旱澇之澇、乃西北土音也、顧氏詩本音引唐陸德明音五教反、近之矣、第五教反僅得效音、不得澇音也、孔疏音洛、乃南音、此詩作于陝西、應用西北土音、不當用南方土音也、詩稗疏引王肯堂說、亦音澇、

言告師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詩傳、言我也、乃爾雅釋詁

之文、鄭箋因之、蘇氏云、言、辭也、考言、卽古俺字、今西北及山東人土音多有稱我爲俺、第此字宜用言言之言、比言字少下一橫、如顧野王玉篇分毫字㨾、台、我也、亦無下一橫、卽其例証、蓋俺字無平聲讀、言字無上聲讀也、今爾雅本台、言、我也、或有下一橫、疑刻本之誤、

害澣害否

害澣害否之否字、或作房以反、或作方九反、說文从口从不、不亦聲、案玉篇、不字、甫負切、西北音讀負如舞、甫負切得補、越音讀負如缶、故作方九切、第此詩作于西北、應用西北土音、不當用越音、考左國史漢所載不字及佛經不也、俱應呼如補、如今京師土音亦讀不如補、羣經音辯作弗武切、讀否如補、與下母字自然同聲、母字宜呼如模上聲、今直隸江南陝西土音皆然、

我姑酌彼金罍

我姑酌彼金罍、詩釋文云、說文作夃、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四聲韻皆作夃、云古毛詩、考姑、且也、

夃、盡也、說文、秦人以市買多得爲夃、多得、謂都得也、今西北方盡買其物曰一夃腦兒、南方謂孤注曰一得夃、許氏之說、于下句永字有關照、若曰盡飲金罍而醉、藉酒忘憂、而不長懷于此也、

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說文作枖、九經字㨾云、作夭隸省、考夭乃壽夭之夭、非詠桃之本義也、或隸省、或假借、當以說文爲正、韻會引說文、棘心夭夭、本作枖、

芣苢詩取義

芣苢詩、芣苢、車前也、故以此爲喻、蓋周公乘軺布化、采取羣材、凡車前之材、無不採也、書稱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又云、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八、其求賢有如不及、故反覆不厭、自采而有而掇而捋而袺而襭、層層進境、不作一類觀、其蘊始盡、如諸說作婦人采、及兒童歌謠鬬草、重複至十二句之多、其義安在、

鵲巢何以在召南

鵲巢詩、據諸說玩之、于召伯毫無干涉、若偶然以冠召南者、考左傳昭公元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穆叔賦此、以見昔年得召公之經營、民始免紂之虐、比今日得趙孟之營救、已始免楚靈之虐、故穆叔賦此、以謝其救已之德、趙孟不敢當召伯之功、故謝曰、起不堪也、是召公之經營南國、救民于水火、故編之以冠召南耳、鳩聚也、以比民不離散也、嫁以喻駕言召公所至、民皆從之也、

采蘩采蘋應從射義

采蘩采蘋詩、當以射義爲主、切士及卿大夫說、即左傳風有采蘩采蘋、亦因鄭莊公爲周卿士、不守法度、怨王交質、左氏引古之不失職、及循法者、以譏鄭莊公之失職及不循法、非泛引也、

草蟲詩取義

草蟲章乃南人喜見召公之詩、其曰喓喓草蟲、喻小民之呻吟不息、趯趯阜螽、喻小民之跳躍無歸、故未見君子而憂、既見君子而釋然也、次章言采其蕨、蕨鷩也、喻別加訪問也、三章言采其薇、喻微覘風旨也、

蕨薇

薇菜比蕨菜相似而肥、多生蘆葦下溼之地、初生紫綠色、近根稍白、既長有雙鬚如野蒲桃、老則堅剛、中作釧、鄉里婦人以馬口鐵環之、名曰金剛藤手鐲、雲南曰草蘚手鐲、浙江曰風藤鐲、此菜有二種、有粘涎者、湖北曰鮎魚鬚、無粘涎者曰黃鰊鬚、京中總名曰龍鬚菜、雲南曰草蘚

菜、江南曰金剛藤、因薇亦剛止而得名也、嫩時或爓或拌、俱中食、

勿翦勿伐

勿翦勿伐、釋文云、韓詩作剗、案翦、以刀翦其枝葉也、剗、以耜削其根之土也、二者俱有傷于甘棠茀召伯既舍于甘棠之下、則此樹必大、非可以翦刀修削其枝葉也、蔽芾、傳云、小貌、韓詩作蔽茀、讀詩記引范氏說云、盛也、是蔽茀乃蔽日

遮陰之貌、馬傳作小貌、以爲小木可蔽也、疏引韓詩作箋、漢書作翳、

摽有梅取義

摽有梅乃求賢之詩、實日也、實七、喻爲日無多也、求我庶士、我所求之庶士也、如衞序作男女說、處女而欲衆士求之、于理不順、亦無關召南之化、

維參與昴

維參與昴、司馬温公類篇引詩作維參與昴、而

于昴字下不引詩、是温公諸人定其應作昴矣、讀詩記及五音集韻同、考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尚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卽桺宿、昴古桺字、參與昴皆于春時見、故曰維參與昴、若昴宿、則書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能與參同見、不得曰與、蓋二十八宿、四時皆在天、不至其時、光華不發、猶春桃夏榴秋桂冬松、四時皆在地、不至其時、不顯、不便牽合也、

何彼襛矣確據

何彼襛矣一詩、諸家紛議不一、考儀禮士昏禮疏云、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是王姬指齊侯之妻、今文姜所乘者、乃其母之車、非謂齊侯之子、卽王姬也、知遠送之卽文姜者、春秋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諸侯不親送女、今齊僖公遠送文姜直至魯境、故傳云非禮也、其首章云、曷不肅雝、必文姜已露輕佻之態、故箴之也、二章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周平

王親外孫女、齊侯之女、見貴人不當如桃李、但以色稱也、三章言齊以盛飾釣魯、絲已合成緡、無可返悔、惟當規其莫辱及齊侯與平王也、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柏舟詩、日居月諸、詩傳詩箋俱未解釋居諸二字之義、至日月詩、傳始云、日乎月乎、故孔疏以爲居諸者、語助也、考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昌黎大儒、豈肯以語助字連用、况果爲語助、則應作日居月居、或作日諸

月諸、如日兮月兮、日乎月乎、一字巳足、安用易二字、豈居字專爲日之語助、諸字專爲月之語助耶、考居諸、乃日月之主宰也、居、與鷄同音、五音集韻、圝、籀文日字、是日字象形、日中有鷄也、諸蟾諸也、爾雅、鼁鼀、蟾諸、注云、似蝦蟆、五經通義、月中有兎與蟾蜍、蟾蜍卽蟾諸也、日中有鷄、月中有諸、乃故老相傳之語、莊姜婦人、尤好爲淺近之言、故二詩皆用之、惟柏舟詩中、辭氣和緩、其日月詩、照臨下土、下土是冒、出自東方、東

方自出、反覆言之、見天有眼、斷不容州吁逆賊也、

雄雉詩衛叔武作

雄雉詩、乃衛成公由襄牛奔楚、適陳、百官欲立叔武、叔武拒之而作、顔師古漢書注曰、雄、謂君上也、雉、治也、喩衛君乃治國之人也、公羊傳云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巳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晋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蓋叔武言衛侯當治國、故曰雄雉于飛、雉之飛極疾、不能泄泄、成公本不欲往、故泄泄不果、次章下上其音、謂晋楚交兵、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能得成公一定之音信也、三章道之云遠、指至楚至陳、末章乃拒立自表之辭、此忠臣義士、千秋血淚之言、願與發潛德之幽光者、共闡斯義、

谷風詩寓意

谷風詩、乃君臣之辭、托意于棄婦、實騷經十九首之先聲、故韓詩作密勿同心、千字文俊乂密

勿本此、密勿、丈夫之事、毛作黽勉、苐取其活套易曉耳、

室人交徧讁我摧我

北門詩、室人交徧讁我、趙岐孟子注、作室人交徧適我、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韓詩作讙、案讁、讁罰也、適、專主也、摧、摧挫也、讙、讙促也、室人求主人專主早斷、催促治事、亦屬情理之常、若讁罰摧挫賢者、及室人身分俱失、何以入經、

貽我彤管

貽我彤管、集注云、彤管未詳何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蓋古者女史執彤管以記善惡說懌箋作說釋此本君臣之辭若作淫奔則彤管爲無用矣、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二子乘舟詩考劉向新序衞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傅母

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云云、是同舟時、伋與壽猶未死也迨後使伋于齊、二子俱死蓋乘舟在前、被殺在後也玩中心養養不瑕有害是二子未死時作、衞序以爲二子既死國人傷而思之于詩義不合、

髧彼兩髦

髧彼兩髦、說文本作髳、又作髳、兩髳、謂貞女翦兩鬌之髮、如子戟之張、類處女未上頭之形、則人知其守節不嫁也、髧彼、猶云翦卻、不作彼此之彼、髳與髦、其制不同、詩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儀、此卽稚子垂髫時、象因序中蚤死二字爾、鄭氏注儀禮既夕禮既殯主人脫髦、乃孝子蓬首著斬衰不理髮、故露于兩鬌、既殯則孝子仍須斂髮也、其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鬌、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至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則非也、翦髮爲鬌、卽垂髫之基也、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其意以爲此如戲綵娛親、殊不知戲綵乃暫爲之、此長爲之、無此制

矣、以去之解脫字、亦未確、若以已之髮爲髦、則男子無翦髮之理、以人之髮爲髦、則與婦人無異矣、且共伯親死而有此兩髦、此卽武公之親也、武公獨不兩髦耶、此兩髳應切貞女說、序及史記之誤、讀詩記已詳辯之、又詩中嵩言母、或父已死、或非父意、俱未可知、序添父字、及鄭箋以天字作父字解、若云母也父只、俱不自然、

桑中

桑中詩、申公詩說以爲刺宣姜、此說甚善、但獨

以為公子頑、則非也、此正宣姜托于覩蠶、擇美少以淫亂、如孟姜孟弋孟庸、皆設辭也、苟如衛說、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歷數其姓、發人陰私、如此之多、豈溫柔敦厚之道耶、且果欲相竊、何必暗徃桑中、顯要上宮、既顯然要上宮、則是妻淫不制、非竊也、

蝃蝀

蝃蝀詩、諸說未確、韓詩云、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此說稍近之而未徹、此詩乃齊人強昭伯烝宣姜、故刺之、其云在東者、齊在衛之東、其淫氣自此而生也、莫之敢指、衛畏齊之強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已嫁之女于齊無與、不當強昭伯烝之也、次章朝隮于西、東之淫氣升于衛也、覆言遠兄弟父母、責于齊無與、何必為此也、末章乃如之人、指齊人、不知命也、言宣姜命應守寡、故不配少年之伋、宣公又死也、

碩人之薖應從韓詩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集注云、薖義未詳、考釋文薖韓詩作過、謂有過人之才德也、

碩人非衛人作

碩人之詩、左傳以為衛人所賦、衛氏詩序、及申公詩說大義畧同、惟劉向列女傳、以為傅母作、云莊姜初至衛、頗為冶容、傅母作詩云云、姜遂感而自修、此說大為正理、衛人皆衛之臣子也、安敢形容國母膚何如、領何如、且國人何從見其膚見其領、即見之、臣子一例也、子形容其母之美可乎、若傅母之作、首章言其貴族、不應以色見稱、辱及父兄親戚也、次章首四句言其生質之美、可以任之、末二句冶容之端、可以不必、故說文螓首蛾眉、作顊首、从爭从頁、猶言增氣之蛾眉、不可作此冶容也、顊首句、橫截上四句、飛舞下二句、千鈞之力、如七句直落、毫無氣力章法矣、三章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正傅母極力規諷之辭、若作衛之臣子、戲謔衛君及國母、更非體矣、四章言庶姜庶士俱佳、不可辱及從人、

古人皆重德不重色也、

氓詩寓意

氓詩、乃衛獻公賂甯喜以復國、既而殺之、詩人託爲私奔被棄之辭、以爲臣子二心之戒也、其言貿絲、私布腹心也、垝垣、敗檢踰閑也、復關、喻復國也、桑椹、以喻獻公乃失國之人、桑椹味甘、以喻爲甘言所誘、鳩以喻久、左傳太叔文子曰、甯氏九世之卿也、而一旦滅之、哀哉是也、躬自悼矣、言此皆甯悼子自作之孽也、篇中線索井

井可尋、是在會心者、

丘中有麻非淫奔

丘中有麻、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考此詩、非莊王、乃莊王之孫惠王時詩也、子國之名、見于左傳國語、此子國將奉王子頹以作亂、詩人諷惠王宜弭其患也、首章、彼留子嗟、彼指子頹、子嗟、傳云、子國之子、此必有所本、次章將其來食、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彼不得食、故作亂、故勸惠王以將其來食也、三章貽我佩玖、貽、鄭箋作遺、蓋諷王將以惜小物而遺重器、次年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始取寶器而還、詩人蓋逆知必遺其佩玖矣、

鄭風無淫詩

鄭風本無淫詩、諸說泥于字而目爲男女淫亂之辭、深爲聖經之害、不可不辯、如將仲子、乃刺叔段之詩、遵大路、乃齊楚爭鄭、鄭人求免之詩、山有扶蘇、乃不用賢而近邪之詩、蘀兮、乃厲公

賂諸大夫以復國、既入而殺原繁傅瑕、故刺之、狡童、乃雍糾漏言厲公、怨之而賦、褰裳、爲晉楚爭鄭之詩、丰、乃鄭人悔不禮重耳、而願歸誠于晉之詩、東門之墠、乃刺莊公不朝周之詩、風雨、乃鄭伯悟而迎燭之武之詩、子衿、閔學校之詩、揚之水、鄭人諷衛人之詩、野有蔓草、樂遇賢之詩、溱洧、記風土節令之詩、此詩、韓序極佳、衛序稱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詩中無此意義、

兩驂如舞

兩驂如舞、家語作兩驂如儛、騄觀之、不過文有同異、細玩之、其說頗確、蓋驂馬所以助轅馬之力、非欲其飛舞作態以飾觀也、且如舞、則驂須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一屈一伸、御非其馬之正矣、案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注、今人以指夾矢儛衞是也、又諺謂以索牽鑽曰儛、御者欲驂馬速行、則兩旁皆收其索、愈收則驂馬愈夾轅馬而進、勢如儛鑽之力于前進、此御者之善、非欲

其勢如舞蹈也、

三英粲兮

三英粲兮、集注云、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考傳云、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疏云、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名、故傳以爲三德、此俱未確、書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指大夫言之、是粲字正作宣字講、乃美大夫之德、非美大夫之服也、上二章直侯武力同義、

東門之墠非淫奔

東門之墠、釋文作東門之壇、孔疏亦然、案東門、以喻周室東遷、壇爲朝日之所、言天子當陽、諸侯所宜尊敬也、鄭莊公怨王不朝、故以此諷之、茹藘性赤、周尚赤、喻封植同姓、阪、壇側坡也、密邇相依、故曰在、左傳、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也、甚遠、不朝也、次章東門之栗、乃社壇所植、周人以栗也、喻鄭桓公武公、功在周之社稷、韓詩作有靖家室、喻鄭先君盡力王室、周豈不思鄭、鄭不往朝耳、

著非親迎

著詩、諸家皆以爲不親迎、夫女子施衿設帨、何從見壻之充耳耶、于著見爲素、于庭又見其青、于堂又見其黃、一人一時而三易其充耳耶、抑三人之充耳、或又視之不審耶、于理俱未協、考著字本作宁、乃人君宁立之處、儀禮鄭氏注、旣而俟于宁、謂聘問時也、穀梁、齊頃公時、晉魯曹衞大夫聘于齊、頃公侮之、諸大夫踦閭而語、此其所賦也、唐成伯瑜毛詩指說曰、加乎而二字

者、悔之深也、謂諸大夫悔其聘齊、爲齊人所辱、非謂女子入門、見忽素忽青忽黃、而悔其不應來嫁也、次章庭卽朝也、三章堂卽庭內房外之地、頊公帷婦人笑客之所也、

其魚魴鰥脫弟字故不合韻

敝笱詩、其魚魴鰥、鰥本作鱞、乃古鯤字、毛詩从隸省去弟、後人不識此義、直讀如鰥寡之鰥、失詩人之意矣、魴鱞本以喩忘昆弟、魴鱮本以喩忘倫叙、非詩人窮于取材、兩章俱以魴字湊足

相陪也、司馬温公類篇載鯤鱞鰥、同作公渾切、猶未失鄭箋之意、至馬傳以爲大魚、鄭箋以爲小魚、無關至極、詩人用意、只刺其愚忘昆也、

綢繆詩非婚姻

綢繆詩、諸家俱以婚姻解之、夫人卽極無恥、亦無初婚之夕、男女調笑至此者、且果爲婚姻、豈有邂逅而成耶、考邂逅、韓詩作邂覯、云不固之貌、此詩蓋荀息傳奚齊、三公子之徒將作亂、故諷之如此也、綢繆束薪、喩荀息籌畫新政、其云

三星、喩三公子之徒、在天、言顯而易見也、今夕何夕、喩言其闇也、詩傳云、子兮者、嗟茲也、蓋亦嗟歎可惜之辭、如此良人何、以不可婦、喩不可輔也、次章在隅、以喩近在肘掖也、邂覯、猶云雋眞、不堅固之物也、三章在戶、則象愈近矣、粲者、猶諺云蔪頭物也、

居居究究

居居究究、集注云未詳、考此乃諷晋與沃不相能之作、其曰羔裘豹袪、羔喩晋之弱而在內、豹

喩沃之强而在外、其曰自我人居居、我晋也、人、沃也、晋以尊自居、故沃亦以長自居、末二句言不合之形已顯、正當如袪以離之、袪、外袖、卽衺袖也、二章、藝文類聚作狐裘豹褎、狐性多疑、故以爲晋喩、晋究沃之無尊、沃究晋之蔑長、故曰自我人究究、褎連于裘、以喩勢不能離、卽當遷就之、今兩俱不能、故終爲沃所滅也、爾雅、居居究究、惡也、

葛生

葛生之詩，乃季隗思重耳之作，藝文類聚作子美忘此，尤爲幽秀，前三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義，其篇中角枕錦衾，蓋非民間所應有之物，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卽將就木焉，請待子之意

小戎非出兵詩

小戎三章，乃公子鍼以好車奔晉，其妻念之而作，篇中所敘車製，乃貴介公子飾車自娛，非攻戰之具，溫其如玉，溫其在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乃翩翩佳公子，非出兵之人，溫其在邑，蓋公

子食邑于晉，左傳臣與羈齒是也，方何爲期，左傳司馬侯稱秦公子必歸，其妻亦知之，但不知何時耳，秩秩德音，如左傳對司馬侯趙孟叔向之言，皆有條而不紊也，

顏如渥丹

終南詩，顏如渥丹，韓詩作顏如渥沰，案渥沰，平常也，今吳諺謂平常曰渥沰，詩人蓋以其貌不踰中人，而有人君之德，其辭曲折，頗爲盡致，諸儒因方言難解，故多從毛詩，

權輿

權輿詩句，據爾雅郭注，作胡不承權輿，其時三家詩俱在，郭必有所本，此詩宜以於作一句，乃歎美夏屋之辭，我乎夏屋渠渠作一句，今也每食無餘作一句，吁嗟作一句，乃歎息每食無餘之辭，胡不承權輿作一句，總結上文，不當于乎字也字作句，詩經本無以於作于者，其有者皆傳寫之訛，

月出

月出詩，乃陳公子完與公子顓孫同奔之詩，周之同姓曰也，異姓，月也，見左傳，是時齊桓方明于政治，故以月出皎兮爲比，佼人僚兮，言其同奔也，舒窈糾兮，言前此之深藏固結者，得以舒也，悄，無聲貌，公子私奔，友人亦不敢顯言也，二章懰兮，西北方諺言以私逸爲懰，懮受，從容任受有餘也，燎兮，卽繼之以燭，夭紹，懿氏妻之，繼續無窮也，

素冠非三年喪

素冠詩、李安溪以爲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考此詩乃刺奢侈之詩、其言庶見素冠素衣素韠、蓋其少年時、見前輩樸實無華、棘人欒欒、乃目前所見窮急之人、皆爲欒欒盛飾、如後世敝俗、晨作賣菜傭、午即租新衣履以遊、此最風俗之不可者、故一見之而勞心、願與其友同守樸誠、不隨波流也、苟如衞序云、刺不能三年也、夫已及友之親已死、則無從復行三年之喪、已及友之親未死、欲守古禮而願已之親與友之親俱

死、得行三年之喪、可乎、是淮南子所譏、見人不悲哭其親、而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雖哭不悲者矣、

蜉蝣

蜉蝣之蟲、余嘗偏考之、常州名曰楊牛、北方名曰水牛、似蛣蜣而稍狹長、硬殼白點如雪、軟翼紅黃色、鮮艷如花、此蟲多生堤邊柳下、並不如馬氏詩傳所云、朝生夕死、楚人語音謂牛如游、曹地正未知相同否、

鳲鳩在桑

鳲鳩在桑、乃曹公子臧出亡在外、國人思之、願其念子而返也、在桑、以喻出亡在外、心若結、正言固辭不肯立、衞序謂以爲刺不壹、詩傳又以朝從上下、暮從下上爲辭、豈有鳩之父母在桑、鳩之諸子、分散在梅在棘在榛、雖欲飼子、無此長喙矣、

豳字應從六書

豳字本从山从二分、許氏說文从邑分聲作邠、又作豳又从水分作汾陸氏爾雅釋文引說文、西至于汾國今說文作西至于汃國乃脫落分字下截刀字、故作汃字、非汃字有六書之義也、豳字本正文東漢好隸行、其中二分字作豩、後遂訛作豳、又訛作豳、講求六書者並未細論亦一闕典也、

豳風止一篇

豳風一篇爲周公所自作、陳農政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非另爲一國也、若以豳爲另列一國、則公劉生于夏太王以上生于商固夏商時之風之詩于周何與耶、

猗彼女桑

猗彼女桑、詩傳角而束之曰猗、孔氏疏左傳云、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諸戎掎之是毛詩假借猗字爲掎、非實作猗字講也、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伐遠揚是恐其太高難採、掎女桑、是欲其團欒不亞、俱蠶事已過、爲明歲之計、非取葉養蠶也蘇氏注曰去葉存條曰猗語雖易曉、于伐遠揚不相關、又不得古人治桑之法、恐非聖經之本文本意也、

五月斯螽動股

五月斯螽動股股前後足也、動則或爬或躍、螽乃蝗非能鳴之物也莎雞即紡紗娘其鳴索索

作聲、蟋蟀小而善鬬北方名漆漆、南方名七七、與前二物迥不相同、朱子從伊川之說、以爲一物學多識者究應分別

穹窒熏鼠

穹窒熏鼠句、文選注及呂東萊讀詩記、俱作穹室、考鄭氏箋此二句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是穹室一也、熏鼠二也、塞向三也、墐戶四也、若如詩傳所云穹窮窒塞也窮其塞、則不成文義若三字俱指鼠穴言、又于鄭氏四者二字矛盾、且鼠

穴安用窮之既塞矣又何從熏之讀詩記並東山詩亦作洒埽穹窒此最有理據鄭箋穹窒鼠穴也此必有誤人安能入鼠穴而洒埽之洒埽穹窒以備主人之歸乃其理也洒埽鼠穴豈鼠穴可居耶

東山詩成王作

東山詩乃成王自徃山東迎周公以荅鴟鴞之作故篇中仍以室言之其四章皆以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起乃成王自述

出郊天乃雨以表周公之德道其悔悟之深欲歌欲泣不憚反覆陳述非詩人才盡以此湊足成篇也首章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周公急于討賊成王勸周公歸京後再興師也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喻因武王之喪而蠢動者衆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是指管叔二章是言家無作主之人故蟲物侵擾比周公不在王室諸人擾亂也三章是迎周公將歸于京四章是成王既至魯取賢自輔以勸嫁喻親爲勸駕舊說夾入破斧詩以爲周公東征已三年夫流言方作周公安得東征出天子之師則不可出魯國之師則不敢周公豈能張空拳以徃乎

東山在魯地非河南之東都

東山在魯地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書稱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之封于魯在武王初定天下大封同姓之內遭流言無所控訴欲歸本國成王及太公召公亦未嘗留之是成王已動三至

投杼之疑矣迨周公高卧東山魯事由伯禽太公召公支持周室武庚諸人雖爲管叔所誘見周室無釁自相怨悔故罪人斯得苐鄭氏以周公居東魯二年爲居東都二年誤矣東都在河南近武庚所封之地故後人遂有周公已東征三年之疑而不知其時未有東都直至平武庚之後始營東都書稱以圖及獻卜可証也周公高卧東山以免謗不與聞國家之事故成王詩曰我徂東山代周公自我也

勿士行枚

勿士行枚、集注云、未詳其義、考孔疏、行、鄭音銜、鄭先受韓詩、是韓作銜枚、傳寫脫落耳、王肅好駁鄭義、故作戶剛反、其實此與曰于不臧、脫落中臣字、作曰于不戕、同一斷簡也、

熠燿宵行

熠燿宵行、說文作熠熠宵行、見王伯厚詩攷、及六書通、此詩下章熠燿其羽、李陵詩、熠燿似蒼鷹、是熠燿乃鳥羽閃爍之貌、非螢火也、說文本

之三家、故作熠熠、毛詩或因熠燿其羽句而誤以下熠字作燿也、習有重複之義、倉庚之羽、不能夜行、熠熠宵行、以喻烽火乍明乍暗、徹夜致警、可畏之甚、故下句緊接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若實作螢火義、人豈有畏螢火者耶、且不可畏句、究何所指、一熠字雖相沿已久、無關大體、而詩人用意、及上下文不可落空、窮經者幸共研之、

狼跋是歎管叔以美周公

狼跋一篇、是周人惡管叔而美周公之詩、上提一狼字、下提一公字以別之、脉絡顯然、狼跋其胡、以比管叔之自踐其流言、載疐其尾、以比管叔之自絕其後、周公遜東免謗、氣度如常、善惡邪正、日久始知耳、詩傳、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詩箋、喻周公進則躐其胡、退則躓其尾、諸說倶人不于其倫、未可爲訓、

儐爾籩豆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韓詩作賓爾籩豆、飲酒之

饇、見文選注、賓、列也、饇、區別其能飲則多飲、不能飲則少飲也、此二字義爲長、

采薇

采薇出車二詩、亦宣王時詩、衛序以爲文王受殷王之命、傳箋俱從之、果爾、則此詩爲殷詩而非周詩矣、鄭箋又于常武詩中云、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南仲爲宣王時大將、其云大祖者、宣王之同姓尊行、大師皇父又別爲一人、今以兩人作一人、其說亦未確、且

常棣伐木天保俱武王以後之詩、何必獨以此二詩屬文王時耶、

炰鼈膾鯉

六月詩炰鼈膾鯉、資暇錄云李善注、詩曰寒鼈膾鯉五臣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案此則善所用乃韓詩也鼈本無毛連甲去甲俱無炰理連甲炰之則鼈中之醜穢俱在而不可食去甲炰之則又軟不可舉腥水零落臭不可聞矣韓奕詩中炰鼈鮮魚徐氏于炰亦作缹甫九

切謂以鼈入缶而烝之也缹烝見齊民要術、

祈父詩應從左傳杜注

祈父詩予王之爪牙玉篇五音篇海作維王之爪牙細玩之維字爲確蓋詩人果爲王之爪牙則與王一體矣豈他人所能轉耶且呼祈父而自稱王之爪牙似負氣而挾制祈父者杜氏春秋注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爲與維同義是杜氏亦作維王之爪牙不始于玉篇也、

有實其猗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集注云、有實其猗、未詳考猗古皆讀如唯阿之阿、是猗與阿通山阿有平實之處以對不平、其義亦順、又與下謂何之何同聲應作阿爲確、

朔月辛卯誤爲日

十月之交篇朔月辛卯、近本多訛爲朔日辛卯、考孔疏云、朔月辛卯之日、與春秋疏諸書脗合、是唐儒本不誤學齋佔畢及魏了翁辨之近見古文雅正亦論及其誤蓋可知也周人以十一

月爲歲首今日食在十一月初一故以爲忌其日十月之交則節氣尚在十月也、

豔妻

豔妻煽方處傳以豔妻爲褒氏、箋以爲厲王時、七子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幽王厲王雖無明文但此句總結上文玩其文勢乃七子之妻非詩人貶斥幽王厲王之后爲妻也、鄭箋女謁行之甚、正謂七子藉閨門之勢焰交通宮掖、而其總召禍變皆在皇父故全章多責皇

父其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乃皇父蒙蔽君聽以致日食諸變並無刺幽王厲王之意

雨無正應從韓詩作雨無其極

雨無正詩諸家紛議無定衛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正也鄭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宋戴氏鼠璞及王雪山詩總聞作兩無正朱子駁衛氏云此序尤無義理劉元城引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八字董廣川引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鄭漁仲引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申公詩說作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瞽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韓魯之詩相同是此詩首本有雨無其極二句也王伯厚云毛詩未必不出于韓詩是此序衛氏或因韓詩斷簡于雨無下脫落其極二字㸃破正大夫之正字屬上句作雨無正耳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脫下二先字故不合韻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先字與下墐忍隕不韻考五經文字作兟所巾切兟應音省與下墐忍隕恰合張參諸儒或从石經韓詩纂入兟心不忍貌與下文忍字對針或聖經原文如此毛氏脫落下二先字从隸省不復均未可定如鄭箋人將掩兎尚有先驅走之者夫先驅此兎者與逐兎者無別此說難據不若兟字為妥

荏染柔木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經史事類作荏苒柔木白氏所引蓋韓詩石經所有聖經之原文也廣韻荏苒猶展轉也詩之荏苒柔木本以喻小人之柔佞毛詩荏染之染乃借用字也後世止用荏苒光陰其實因此經荏苒之後有往來行言遂借往來之義以參用也

為鬼為蜮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藝文類聚作則不可測此測字與下文以極反側之極字相呼應義亦稍

深蓋人無得鬼之理亦不必得之也

巷伯

巷伯篇名見于禮經今毛詩篇中無巷伯字惟後漢書注引詩云寺人巷伯作爲此詩是此詩所以名巷伯者因篇中有巷伯二字也若無此字則巷伯篇名反似添入

舟人之子

舟人之子鄭漁仲引朱育集字作周人之子鄭箋亦作周蓋古周字作匊亦作洀毛詩隸省故

作舟陝西雍州之地至穿裘時水冰無舟亦不能浸穫薪蓋陝西地高水少所有糧食船並不奢侈不比南船有熊羆之裘也

小明詩須逐字有據

衛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是約畧之辭申公詩說小明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此序最得真解考史記厲王三十七年流于彘周公召公協和共理名曰共和五十一年始及宣王卽位此詩共人正指共和之人涕零如雨周召愷切以厲王託付賢大夫故感激涕零非受苦息家而涕也罪罟蓋厲王暴虐如故榮夷公之屬尚在故法網密也譴怒厲王之譴怒也反覆榮夷公之屬也又韓詩外傳作分爾景福其時厲王宣王俱在若盡歸功于周召是有君而無臣也故勉周召曰分爾景福此足以補左史之缺而正班氏之訛實足以爲詩史又厲王流彘應在四極邠國之西四荒之內故此云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若晉國唐侯

之地天子居之諸侯往朝不可蔑之不可烏能處十餘年之久乎

鼓鍾

鼓鍾詩集注云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又云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衛氏詩序鼓鍾刺幽王也考幽王未嘗至淮疏云鄭氏于中侯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申公詩說實作昭王鄭先受韓詩是韓亦

作昭王矣

神保是饗

神保是饗自鄭氏以爲卽皇祖卽尸其說謬訛未是神保尸僕也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蓋當其迎神則先享神保尸既至則神保扶持佐之飲食尸賓來獻則神保代之受爵尸旣飮而酬賓乃神保代尸傳命酬之及卒饗神保又傳尸命錫主祭及助祭者之福尸不言不動一切皆神保也鄭氏不明此義故此詩至不可解

詩傳遺說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朱子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朱子引此亦疑神保是巫但古人祭祖不聞用巫應作尸僕爲確

桑扈

桑扈詩不戢不難難讀如初發難由陳涉之難與上翰憲下那本屬同聲詩說以此爲燕方伯之詩方伯有連兵討叛之責故不能戢兵然亦不許無故發難擅開兵端果能如此則自然受福無恙矣詩傳乃以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也解之支不可曉于韻亦未合

采菽詩樂只應從左傳杜注孔疏作樂旨

采菽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考春秋注疏左傳魯襄公十一年十二月左傳魏絳引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杜氏注曰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孔氏疏曰旨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有樂美之德可鎭撫天子之邦國也又襄公二十四年二

月子產引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今坊本皆訛爲樂只杜氏注云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孔氏疏云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又昭公十三年孔子引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稗疏曰凡樂只皆應作旨蓋樂是人而無可美之德或有阿其所好而祝誦之非聖人立言垂教之意也

觱沸檻泉

觱沸檻泉許氏說文作滭沸濫泉、是三家詩作濫泉也、考濫泉謂泉水自地中泛濫而出也、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毛詩偶爾借用檻字、其義其音、仍須云檻應作濫、方得也、俗學不推其本、直讀如欄檻之檻、試思既稱爲水、安得从木、邢昺爾雅疏、未嘗申明借用之意、而直云濫檻音義同、誤矣、

上帝甚蹈應作韓詩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詩傳以蹈爲動、鄭箋蹈讀曰悼、考韓詩、乃上帝甚慆、謂慆慢也、毛詩信手借用蹈字、馬氏順之、固非其義、鄭又記憶慆字不真、而以同音之悼當之、不如從韓詩長、

綢直如髮

綢直如髮、集注云、未詳其義、又云、以義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苐玩如字、則義非言髮、案綢、義同稠、音調、莊子、可謂稠適而上遂矣、綢直謂人材可觀也、吳中謂文理平通者曰稠直、人材可觀者亦曰稠直、稠直二字、唐詩多用之、

文王蹶厥生

文王蹶厥生、謂文王因虞芮質成、歸周者四十國、崇侯譖之紂、將殺之、後囚于羑里、是顛蹶而後生也、蹶猶顛沛也、馬鄭執定動字以解蹶字、又牽入民之初生之生、遂使讀者難曉、

維此二國非殷夏

皇矣詩、維此二國、詩傳以二國爲殷夏、詩箋謂二國爲紂與崇、殊不知二國乃指密與崇言、其政不獲、是所以當伐之故、此處先提總綱、後方細論耳、若以爲殷夏、殷夏有天下、乃二代、非二國也、論語、周監於二代、未嘗指殷夏爲二國可証、且其政指現在而言、夏之滅已久、安得上帝于此時監觀而指其政、至謂紂及崇侯、則密人不恭之語無着矣、

憎其式廓

憎其式廓、集注云、未詳其義、傳云、耆老也、廓大也、箋云、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案耆衰也、廓空也、憎其式廓、憎密崇無善政、空有此地也、又

潛夫論、作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亦三家之說、

誕先登于岸

誕先登于岸、謂先渡水以據形勝、不致後時、使寇人先據也、詩傳以岸爲高位、詩箋以岸爲訟、詩義反晦、

不長夏以革長字作上聲讀

不長夏以革、詩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詩箋云、不長中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不知、集注、夏革未詳、考長雄長也、夏中夏也、革

兵革也、通篇伐寇伐崇、似乎文王以兵革雄長中夏矣、而上帝眷念文王者、正以其不動聲色、不以兵革雄長中夏也、前後篇中極言用兵、而忽言不恃兵革之力、正文章極曲折變化之妙、而文王之身分愈顯矣、

下武維周

下武維周、集注云、下義未詳、詩稗疏云、詩說作大武、下武于文不可解、作大武乃允、鄭箋云、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是此詩三家本

作大武、否則箋之大字爲夾入矣、因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大武、如黃帝阪泉涿鹿、成湯東征南征、皆非一戎衣也、

生民詩帝與上帝是二

生民詩、履帝武敏作句、見于爾雅、詩傳、帝高辛氏之帝也、是此帝爲高辛、下章上帝不寧、始指天帝、本自顯然分別、惟鄭氏指爲上帝、又以歆字屬下句、云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夫婦人喜有人道感已、豈復爲正行路之時、人道何由而

感、且正神耶、不肯爲此、邪神耶、不敢爲此、履迹而生之說、本出于漢儒典籍淪亡之後、小說九百、傳聞不真、而世人造爲此說以誣聖者、皆因棄之之故耳、蔣湅塍辯稷惟元子、帝何竺之云、后稷之生、有異于人、如左傳赤而毛、棄諸堤下、及長而美、名之曰棄、引以爲誕寘諸証、余亦謂后稷初生、如小羊子、故驚而棄之、先儒誤以羊子易生、解先生如達、遂至此義湮沒、鳥獸孰不易生、而云羊子易生耶、后稷初生、頭方似羊、宜

乎折副矣不折不副所以著其靈異也然終以其形怪故誕寘之隘巷諸處後因其異而育之耳學者幸深味之

千祿百福

假樂詩千祿百福干應是千字之譌故衞氏于旱麓詩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駁之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衞序雖不妥何至不通如此蓋因千百二字故信

手倒用玩之遂不成文理耳然此句于下子孫千億亦複後漢書注引詩云天錫百祿子孫千億蓋用韓詩石經句也義頗優

其軍三單非軍制

公劉詩其軍三單詩傳云三單相襲也語雖有所師承惜未明晰鄭箋不觧上下文而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後諸儒皆以鄭說爲主紛議不一而不知其非也

單與擔同其軍三單今軍人擔筧槽三襲使流泉之水灌于隰原及夕陽之地故上句云觀其流泉下句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蓋營田必須有水方可徹田爲糧苟如鄭氏之說則觀其流泉句落空爲遊山玩水之作中間忽夾入軍制下句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又何處生根耶

如蜩如螗螗指螳螂

如蜩如螗經史事類作如蜩如螳螳謂螳螂也

如蟬之好叫如螳之好爭如沸之發而不止如羹之糊而不分本是四事若作螗而解以爲蟬則讀成如蟬如蟬義難安矣

荼毒非苦菜

荼毒之語經史載之方言亦處處有之而未明其義疏云荼苦葉毒螫蟲集注以荼爲苦菜能殺物故謂之荼毒苦葉螫蟲分荼毒爲二固爲未是卽以爲苦菜有毒苦菜人人恒食之物何毒之有考荼字據徐鉉說卽今之荼字荼一名

斷腸草、一名野葛、廣東人名曰大茶葉、高州府一帶生之、每歲州縣出錢購民剷掘、聚而焚之、民有貧苦不聊生而無賴者、往往吞大茶葉死于富室、以詐累之、此上句民之貪亂、言民亦知爲亂必死、但苦極無聊而爲亂、如寧受茶毒而死也、

有客

有客一詩、乃微子來見而歸、周爲之祖祭餞行之詩、衞氏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此語難

解、若以爲周之祖廟、則微子不當見、若以爲殷之祖廟、則其廟應在宋地、不在周京、故鄭箋亦止云來朝而見也、未嘗言及祖廟、鄭箋于亦白其馬之亦字、體會入微、

既有淫威

既有淫威、集注云、淫威未詳、詩傳云、淫、大、威、則、此詩傳箋泥于衞序、以爲微子來見祖廟、而未玩縶馬追綏之義、乃祖祭餞行之詩也、以將去爲方來、則其義難解矣、淫應作行、淫威猶行色也、既有行色不可留、故願其平安返國也、

靈星之尸字應作臨牲之詩

絲衣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考此序靈星之尸、乃臨牲之詩、因訛傳故難解、臨牲、即今省牲之禮、故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其曰兕觥旨酒、吳傲意臨牲之後古必有分飲福酒之禮、如今吳中祭行之後、衆人分飲此酒、以爲榮也、高子戰國時人、孟子稱之爲叟、必傳詩之老師宿儒、衞氏因尸字、故序

以爲繹賓尸、又不敢以賓尸爲確、故仍引高子之說、殊不知祭外神無賓尸、祭祖先無生羊牛、二者不能牽合也、

共旂茷茷

共旂茷茷、考此茷字筆誤也、應从世代之代、不从征伐之伐、字从艹从代聲、又釋文作征伐之伐、而音世代之代、皆筆誤也、集注、从竹从代、未詳所本、

受小共大共

受小共大共、集注云未詳、詩傳云共、法、詩箋云
共、執也、考共、應作珙、球類也、後人用萬國珙球
本此

通釋鳥獸草木

詩之所極難者、鳥獸草木、極不可苟者、亦惟鳥
獸草木、聖人訓人多識、而曰知之爲知之、左氏
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董江都引詩曰、有倫有
迹、蓋無理、則非聖賢所引、無迹、則非庸愚所知、
余考索至愼、茲畧爲論及、亦博采者所不廢也、
雎鳩、未見其形、荇菜、前已釋、葛藟之藟、釋文作
櫐、爾雅諸慮山櫐、郭云藤似葛而麤大、蓋巴山
虎之類、非二物也、螽斯、卽蝗、斯乃語助、薇菜、前

已釋、唐棣、常州名黃棣、唐、蓋旣用桑根黃車以
示貴、則衣亦然矣、騶虞、先儒以爲白虎、賈誼諸
人則以爲騶從之虞人、梓樹、開紅花、綠竹、韓詩
石經作綠薄、云篇筑也、詩傳亦云、竹、篇竹也、篇
竹草、似蝴蝶花、北方極多、鱣、卽白鱣、雀銜三鱣
是也、鮪、音洄、湖北漢口多鬻鮪魚、麪形似鮎而
粉紅色、直隸新安者、黃黑花、爾雅、鮥、叔鮪、乃船
丁魚、常州名鶯公魚、云黃鶯所變、直隸名掎角
魚、又名鮥鮬魚、似鮪而小、以類附申鮪義、芃蘭、

未詳、黍即今黍子、稷有二種、早者名草高粱、晚者曰眀高粱、禮稷曰眀粢、吳中土名曰粟、青陽曰蘆稷、以其似蘆也、故名、舜華、今吳中名槿樹花、朝榮暮萎、即日及也、扶蘇即紫蘇、游龍未詳、茹藘即紅花、勺藥即今芍藥、莠似穀、南方名黃狗痾羅羅、碩鼠即鼫鼠、蟋蟀吳中名七七、直隸名溙溙、榆北音俞、南音由、皆土音也、杻未詳、杜、北方名杜梨、南方名棠梨、薮北方名馬薮、花、南方有馬薮布口袋茶、即藟甘草也、條柚子也、與

梅俱可食、茗鷊、俱未詳、萇楚亦未詳、蜉蝣釋見前、蔞未詳、莎雞即紡紗娘、莎音沙、荼即荼、若苦菜、四月既秀便老、至九月叔苴時、不堪采矣、蓋詩之荼有四種、誰謂荼苦、堇荼如飴、乃苦采也、葉如野苣、開黃花、老則白絮如楊花之散飛、有女如荼之荼、一名茅莠、形亦如茅、白華未吐時、常州名茅針、小兒競採食之、味甘、既吐、柔白可觀、史記荊荼是徵、國語如火如荼、即此也、此二種皆生田中、以薅荼蓼、是也、采荼薪樗之荼、即

爾雅檟苦荼、乃木本之茗也、秋冬時采者極粗、名和山倒、蓋煮茶以食農夫、古止有荼、茶如陸羽茶經可證也、寧爲荼毒之荼、乃廣東土名大茶葉、斷腸草、鈎吻草是也、貉即貉子皮也、狸香狸貓也、狐狸俱爰于貉、豵豜俱貛類、苹似蓱、生陸地、常棣未詳、脊令小如雀、鴟鴞即毛頭鷹、鱨即今之楊葉黍、亦曰黍鰷、鯊常州名沔沙郎、極小、鱧據疏即今之鯉魚、鰥拐子、然相沿已久、不能改矣、栒一名栒橘、李即枳也、爾雅、莪蘿、今名

胡蘿蔔、芑萊、高陽田中極多、穀即今穀樹、江寧名鼠桃、萑未詳、樗白樗樹也、有子者名白果、蓤未詳、楝一名黃楝樹、初生芽赤色、吳中以鹽湯瀹之、薦案茶酒、名黃楝芽、山東名楷、截其瘦爲杯及象棊、蔦未詳、女蘿爾雅云兎絲、蔦蕿茅、江西名棠花、常州曰千科、桑扈竊脂、食肉不食粟、即今畫眉、蜮吳中名鬼箭、栵爾雅云栭、即腐木所生木耳也、椐即今之椐樹、吳中尤貴重之、故曰槓、檿大桑、葉如鈎鈌、堇未詳、舊以爲烏頭、不

可食、蜩、江南名者蝍、蝟卽蝗蝍、鱣鮪鰷鰽鰋鯉、俱在積柴所養之中、則鮪無二三丈長、千餘斤重可知矣、

通釋韻

論韻者、好廣徵博引、而不求其自然之聲、自然者、土音及本字、不得者闕疑再考、

關雎詩樂音前已釋、其葛覃二章、谷與鑊一韻、爾雅釋文、本作是乂是鑊、否補母一韻、前已釋、漢廣詩休求一韻、鵲巢詩、居御魚一韻、小星之二章、昴裯猶一韻、白茅苞之、吉士誘之、誘、廣東土音讀如邀、淒其以風、讀風如分、今山西嶶州土音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讀老如柳、廣東土音也、凱風自南、讀南如能、今常熟土音也、及爾同死、讀死如洗、蘇州紹興土音也、右手秉翟、讀翟如烏察切、吳中土音皆然、彼采蕭兮、讀蕭如修、廣東土音也、其魚魴鰥、鰥本作鱞、卽古鯤字、隸省弟作鰥、類篇鰥鱞鯤同、四矢反兮、反、韓詩作變、有馬白顛、顛、汙簡古頂字、南方之原、讀原如曰、陝西土音也、詩總聞、衢犨切、何戈與祋、祋本作綴、與禐同、音得、田卒汙萊、說文作田萊多荒、尚或先之、先、應從五經文字作嶶、省曰父母

且、且同徂、我心易也、應從韓詩作我心施也、俾我祗止也、忘我大德句、疑錯簡、應作末句、讀德如堆、北音也、賓載手仇、仇音皺、謂引手撩矢以競勝也、故室人又取矢、古人用韻、本無不合、後人音釋不合耳、

〔清〕羅典撰

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

清刻本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一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 校字

風一

周南

[管見]二南之詩合二十五篇中惟何彼穠矣之美王姬當屬武王時作然王姬下嫁後二章不稱王之子而稱王之孫則仍推本於文王矣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仍是國也及武王克殷有天下立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乃以文王時之未稱而但有國其治化之見於詩自家而國以及於他國者

可播諸天下諸侯之國為風之準於是為領於周公之東諸侯示焉亦即為領於召公之西諸侯示焉以此而有周南召南耳南者風名爾雅南風曰凱風凱樂也主於長養萬物喜樂也國風百六十篇雖得通以風名而此二十五篇之因文王作者其傳獨先武王為之分冠以周召而播諸陝以東陝以西以為並如南風之主於長養而令萬物喜樂然故稱南也按風之有二南斷以播諸列國為風之準其所次二十五篇自不可以一缺出關雎至麟趾由鵲巢至騶虞雖釐為起止而稱二南要當只作南之前後編觀之可矣乃其一繫之周一繫之召若截然前後不相通者以周召之為二伯宜首周公次召公而又嫌周召聯稱以分音次似乎以周公統召公故分前之十一篇起關雎止麟趾者名周南分後之十四篇起鵲巢止騶虞者名召南也其實取而讀之周南十一篇之列於前即為召南十四篇開其先非不通於召南召南十四篇之綴於後即為周南十一篇竟其委非不通於周南也如是則二南自可觀其合而周召之分陝為伯亦各不相掩矣

關雎后妃之德也

[集說]程子曰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程氏大昌曰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則今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所謂大序者宏序也。蘇氏轍曰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以為此孔子之舊也

[辨說]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屬追稱耳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集傳]雎鳩水鳥一名王雎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好亦善也逑匹也

[集說]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郭氏璞曰雎鳩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

[管見]關雎一篇為代敘后妃與其宮中之女采荇菜以供祭品作也蓋荇菜為菹備豆實水生故躬采之而至於河即見河中有洲洲際有關關之雎鳩在耳雎鳩本草名鶚鵰類也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峙雄雌相得文則雙翔別則異處能翺翔水上捕魚食江表人呼為魚鷹禽經云鳩生三子一為鶚鳩乃鳩也鶚狀可愕故謂之鶚其視雎健故謂之雎釋文雎本又作肶按雎鳩性食魚則以河洲為處所固其宜已且以鷹名其驚狀見於深目涉目為關則關關云者非和聲之鄙乃目常在人而疑將捕之故爾於時后妃之采荇菜於河適與其

宮中之女以偕至雎鳩能無驚顧而為是闚闚乎孜後漢書稱張升好學多闚覽注闚涉也與此闚字義同窈窕指宮中之深靚言淑女即左右於后妃者淑為善之總稱如末章言友之樂之則其淑之見端也女從后妃采荇菜於河后妃於河上左右顧之而稱其淑故加窈窕字然即是以徵內則之嫻其實符於禮之深宮固門闇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者亦概見矣君子以位言若公卿大夫皆是后妃謂此窈窕之淑女若以歸有位之君子皆得為內助之良者是好逑也為君子之好逑則將各從其夫之爵以稱命婦無不宜矣豈比爭常嫉媵之林可以嬖子視之而惟我使令哉乃今之采荇菜於茲固有是淑女而為君子好逑者蓋相與以從事則對此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雖見荇菜之流而未及采而芼之已自幸其左右之得人為助如此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集傳】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悠長也

【集說】毛氏萇曰后妃有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李氏樗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

。程子曰左右皆隨水之意

【管見】祭之薦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陸產之醢水草之菹小物亦備則荇菜之為菹以供豆實所謂水草之和氣者此其一也惟后妃之德即一小物而必致其誠信以盡敬焉故躬率其宮中之女以出既見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而產於河中者亦即見有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矣荇菜之浮游水面實由水動盪其間是曰流之流之而當后妃之前若中也當后妃之兩旁者左右也因其左右流之而謀左右采之匡顧得此窈窕

之求女矣然后妃初歸文王之日其於窈窕之女不遽悉其皆淑則有寤寐以求之者凡願望之切比於禱祀是曰求寤寐二字以夜卧之狀寫晝坐之情勿泥看蓋后妃之求淑女仰而啓目求之則為寤俯而閉目求之則為寐耳求之不得以下設言也還計不得之重可憂乃正明既得之大可幸矣寤寐思服寤寐解見上服職也與書無皆厥服同亦任也與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同合言之身之任職躬身之被服故曰服也所服為何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有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王女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后妃之所服莫是為大矣而服大者求助必殷使文王求助於后妃而得后妃見求助於淑女而不得則無與左右所服為獨任其職也以是仰而啓目思之亦俯而閉目思之先之寤寐求淑女者至是轉而寤寐思服矣所服不能卸諸身則因所服而思亦不能去諸懷故曰悠哉悠哉明自今至於後日無有極已也。輾轉反側。輾音輦與展同為石以轉而輾穀是謂輾轉反音翻反側卧之常態蓋卧必側身既久而反身也豈嘗不轉惟轉之頻數如輾轉則反側失其常矣其必至此甚以思服之悠悠當晝坐而不已於思每形為寤寐之意故及夜卧而遂害於思乃不成為寤寐之安也后妃設言求淑女而不得其究至於輾轉反側若此則月前之既得豈不幸哉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集傳】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友者親愛之意

【蒙】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女教貢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

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未得而求。思之深。既得而和樂之。決如此。此所以為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為風教之首也。

〔管見〕前章左右流之。指荇菜言。此章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指淑女言。並從后妃介乎其中。見得后妃亦躬親采芼。獨稱左右者。樂得淑女之助。而不居其功耳。按豆實有水草之菹。荇菜而外。其品不一。皆不及新薦之而必菹者。蓋以供四時之祭故然。說文。菹酢菜也。釋名。菹阻也。生釀之。欲使阻於寒濕之間。不得爛也。然則即荇菜言之。其采而芼。以為菹。非多不給。非蓄不備。非善不用。后妃欲致其誠信以盡襟。苟不得淑女左右之助。亦未易辦也。雖然有女則已。胡以必求其淑哉。蓋以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則必左右采之。其人多。將有乖忤而不友者。惟淑女則友之矣。友之如何。如琴瑟之大不陵細不抗。使人聽之而生和焉。故曰琴瑟友之也。又以參差荇

菜左右采之。尤必左右芼之。其事繁。將有厭苦而不樂者。惟淑女則樂之矣。樂之如何。如鐘鼓[illegible]動使人聽之。而起舞焉。故曰鐘鼓樂之[illegible]於其友之者而淑著。則彼于歸而宜家[illegible]不外此。其樂之者。而淑又著。則彼既嫁而勤婦功。又當亦不外此。此后妃所據以指為君子好逑者與。

葛覃后妃之本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

〔案〕載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集傳〕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

〔管見〕施音平聲者。敷布之意。轉而讀去著。其勢之丞張耳。維葉萋萋。維。繫也。葛蔓之紛如絺。則於葉之萋萋若維之矣。按。萋萋當為水草盛之名。水寒為淒。草宿於水為棲。故知水草盛者稱萋萋也。葛生中谷。本為山草。而其狀乃與水草爭盛。以是借稱萋萋。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正寫刈葛時之境象有然。特留刈字不露。以便下章刈濩總點而已。若於初夏葛未成而先往視之。彼中谷黃鳥之飛鳴何與人事而勞叙述哉焉。黃鳥于飛。為驚於刈葛而飛也。中谷幽而葛葉盛。黃鳥集焉。自刈葛者驚之。則出中谷而于飛。相與集于灌木之上。其飛時之鳴聲則喈喈也。禽經。衆鳥曰集。則集雖止意而有衆象。衛詩北風其喈。訓疾。此章喈字亦當因之。以黃鳥驚而飛。其鳴宜疾。故曰喈。且其集于灌木者。不獨一黃鳥。以羣驚而飛。其鳴益宜疾。故曰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集傳〕莫莫。茂密貌。刈。斬也。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集說〕嚴氏粲曰。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朱氏善曰。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成布而後為衣。其為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儉也。

〔管見〕莫莫幕古字通。說文。帷在上曰幕。幄也。葛之維葉萋萋者。籠絡中谷。如連幕然。故稱其莫莫。此黃鳥所由爭

花也。於是用刈。刈葛則驚黃鳥既黠醒上章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三句。於是用刈即於是用濩葛之無既濩者便得績以為衣。此又起下文為絺為綌服之無斁二句矣。按服之無斁。此后妃之善於勸女功也。凡服以達體心。苟厭之。雖不去諸身。而體不適。然心之厭不厭。亦復何常。人為者雖甚可好。而厭未必無。自為者雖無足好。而厭乃必無矣。集傳於為絺為綌服之無斁二句看為字着力。看無字不着力。最得詩意。但詮發無疑。尤當從初服時體會言之。蓋葛者暑服也。以暑服論。於葛有絺綌。於絲尤有羅縠。惟自為之而自服之。則不以婦羅縠而厭絺綌也。且以葛論。葛之精者為絺。葛之麤者為綌。惟皆自為之而自服之。則又不以婦絺而厭綌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集傳】師。女師也。薄猶少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管見】此篇言采葛。亦后妃率其宮中之女領於師氏。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注姆女師也。后妃宮中無不執之婦功。即無不章之姆教。葛之刈濩。與荇菜之三采芑。皆非漫為。其有所受可知。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三言字。一屬后妃。一屬師氏。一屬宮中之女。蓋謂后妃有言以告師氏。欲師氏以言告於宮中之女。即使宮中之女因師氏以自言歸。而轉來告耳。何為言歸。以女有父母者。即皆欲得歸寧父母者也。然女不敢遽自言歸。故后妃先使師氏代告以啓之。師氏亦不敢輕聽女之言歸。故后妃又先於師氏自告以安之。薄污我私。薄澣我衣。私為衣之近身者。每沾汙而生膩。此秦風無衣篇所謂澤也。澣以潔水不治。故用污。污謂令灰水城水之屬。薄輕也。凡薄者必輕。取其意耳。污私澣衣。能治之亦能損之。薄污薄澣。非愛力。乃惜林也。我公詩言女之歸寧。自宮中出。其父母見之。私與衣之樸質無傷。於我私與衣之織濊不無玷。於我則安得不污之澣之。以為我光也哉。害澣害否。害本何。蓋反闕中呼曷者音轉。害故害與曷通。私無不污。衣有不澣者。私在裏。衣在表。故爾一衣也。於澣言薄澣。復計及於澣與否。其詳慎始無加巳。按此章於污私澣衣。諄諄者以歸寧之女。遠褻污。葛之間。其時則暑也。當暑袗絺綌。其私宜污。亦可污。其衣宜澣。亦可澣。故以是為詞。即因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而並告之也。又按前篇因采荇菜以明后妃之德。此篇因采葛以明后妃之本。其大指固然。至其帶叙宮中之女。在后妃之過之者。寵以君子。婦述不疑於過假。以歸寧父母。不虞其疏。序於樛木之詩曰。后妃逮下也。於此徵其寘可巳。

卷耳。后妃之志也。

【集說】嚴氏佐曰。詩序云后妃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集傳】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寘舍也。周行大道也。

【管見】此篇所云。集傳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是矣。君子文王也。文王何在。在混夷之境耳。今岐之西南棧道所經。艱險不可殫述。是殆昔之混夷所憑以出沒者。由古公亶父至於其下。而後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故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彼作矣。文王康之。所謂康者。必以能靖混夷為大。如詩中一作

言陟彼崔嵬再言陟彼高岡又再言陟彼砠矣非混夷之境而何文王之身經歷及是后妃之心亦思念及是此序所由謂卷耳為后妃之志也卷耳即今之蒼耳采取其子也有迫求力辦之意故疊稱采采不盈頃筐頃與傾音同初非用以盛物者又摽梅篇言頃筐塈之塈為平義平而後傾惟量器則然意者頃筐固升之別名與升何以得筐名盖指民間縫合柳條以為升者言其材本筐不主盛主量因以頃筐別之不盈謂先時之約略其數有如俗稱大半升便足云爾正見采采之情迫惶恐務多而需時也其有取於卷耳者本草謂其子甘溫妙香浸酒服能去一切風氣補益則知山行者尤宜飲之在下二章言酌彼金罍酌彼兕觥正以此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后妃我文王也通篇我字並同懷與懷保小民之懷例看人謂混夷之人文王不用勦絕而事綏柔是謂懷人且文王之懷人尤必親入其境以懷之者夫混夷之境所至為崔嵬為高岡為砠豈周行比哉而文王不顧盡其承太王荒之之業而務康之罔不敢自康也是竟以懷人而寘彼周行矣寘彼周行則其陟彼崔嵬陟彼高岡陟彼砠矣有無不為文王經歷所及者於時后妃亦即思念及之而能無嗟乎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管見〕彼崔嵬彼高岡彼砠彼皆彼混夷也嵬與巍同齊風言南山崔崔可不用嵬字則此詩用崔字兼用嵬字其意以象山之重疊繞狀又起耳我馬我僕我皆我文王也虺蛇屬俗語有瀨如蛇之云瀨即隤之意也以周行之馬而陟彼崔嵬有陂無平有曲無直欲不虺隤得乎隤字實指馬言其隤如虺然是謂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罍為盛酒器其狀小口大腹如壺者皆得稱之非必刻為雲雷之象而後為罍也罍出於陶其質无用銅錫為之皆金之屬泥謂金罍為飾以黃金亦不必然无罍形圖金罍有形扁如鱉者途間人每用自隨則是詩所謂金罍當類此不然胡以便於陟彼崔嵬我姑暫詞細繹姑字必文王素不敢或能副而惡之故后妃如不得已而為是逞勸耶維保護之義言彼金罍有酒以卷耳子為酒之君於山行能辟邪惡我姑酌之可借以自維也永謂道長因道長而护憂為懷之為言與婦人孕子而未及分娩同篇中凡兩懷字義各有謂須辨之盖陟彼崔嵬非既陟而遂有不崔嵬者何其永哉永則馬不支而至於虺隤矣此病之機也人獨不憂致病而以永有懷乎惟以酌自維則雖覺陟彼崔嵬之方來而懷可解矣故曰維以不永懷讀維字當略頓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集傳〕山脊曰岡兕野牛一角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管見〕山脊為岡加高字則視羣山之崔嵬更為絕險矣以虺隤之馬陟之其病必不免故曰陟彼高岡我馬元黃也元黑意馬病有以黑汗稱者最危餘則黃病為多其辨凡三十六種治法有差非元馬而黃病極變色之謂我姑酌彼兕觥酌者貯以罍必舉以觥不可以一缺其觥用兕非貴之也利其與金罍俱載以行不致破碎耳維以不永傷崔嵬永高岡又永馬因之以病於人獨無傷乎惟仍以酌自維則雖因陟彼崔嵬之先永進而為陟彼高岡之又永有終不能免於懷者而傷則亦免矣故曰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管見〕爾雅釋山土戴石為砠按土山戴石在陟彼崔嵬陟彼高岡時所在多有於崔嵬戴石猶是崔嵬於高岡

戴石猶是高岡也詩人當略之矣乃復從末章特標出
以陟彼砠矣是陟砠之難必尤倍於陟崔嵬陟高岡也
然則砠之為山當指有石無土者言無土則無草木馬
不得芻人不得薪故總之曰我馬瘏矣我僕痡矣瘏為
馬病其狀如何字从者音塗借都之義通之都恐也人
也意者馬以傳水而腹脹其瘏之謂與何以明其然也
蓋馬之傑者雖陟崔嵬高岡而有草可齧猶不至過
僕也元黃病甚也及進而陟砠砠惟有水水且寒馬急
不自禁借以為飽則有病而瘏者痡訓病屬人言之亦
未詳病狀攷集韻有去聲普故切以為瘏病義當通瘀
腹內結痛亦稱結胸以山行而僕從之彼崔嵬高岡中
馬陟隤僕當縱之而隨馬元黃僕且舍之而徒矣其間
勞不遑食食不計時已知有不免於痡者至陟砠而無
從樵采不火食鬱氣隔不遂則結痛此瘏之為病所
由以必見也夫陟砠而馬之不病者亦瘏異固不痡自
維至僕之解自維其病者亦痡則實有所不暇維耳馬

瘏而馬必吁僕痡而僕尤必吁也馬瘏而吁者雖欲言
而不能言惡知其心之云何也僕痡而吁者雖能言而
復不敢言又惡知其心之云何也后妃因思念文王而
並欲下捋僕馬之情故終之曰云何吁矣按上二章言
陟彼崔嵬陟彼高岡皆未已之詞至此章言陟彼砠矣
以矣字斷則知陟砠以往便已入混夷之巢穴而文王
所以懷之者即與其人相遇不復更進矣不然其將何
而底止哉特文王懷人之事外事也后妃不預亦懸擬
無由故祗心度其行路
之難而深嗟之有如此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集傳 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君子自眾妾而指后妃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荒芘覆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管見 南屬火火屬陽凡木之向陽者皆得稱之樛木椒
木也唐風椒曰椒聊樛亦音聊樛聊並訓木下曲其為
椒可知椒多子聚生成房古以后宮稱椒房者殆為此
或謂用椒塗壁取其溫恐非本意藟集傳但言
葛類試以類求之蓋果贏也一名栝樓齊人呼為天瓜
然則與葛聯稱猶云瓜葛耳埤雅瓜葛延蔓相屬故屬
之綿遠者通稱瓜葛蔡邕獨斷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
者曾尚書官屬陛西除下今相沿呼瓜葛而竟忘其為
藟則亦莫辨所謂瓜者矣按此詩言后妃逮下皆作眾
妾言之故其詞即為眾妾以椒喻后妃以瓜葛自喻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荒之縈之也椒幹多岐以條見生
而向俯久益垂此葛藟攀附之緣故但取其樛以象后
妃之逮下而椒之名可隱又葛藟之於樛木始而牽引
上行為纍既上而旁行掩蓋為荒至旁無可行而自相
糾結為縈見者獨葛藟而已幾不辨木之為椒則不著
椒名而但稱樛木正有味非詞缺也樂只君子集傳定
為眾妾指后妃似不可易文王主修男教父道也后妃
主修女順母道也皆有合於君以君人子以子人之義
度當時眾妾之相語竟以文王為外君子以后妃為內
君子遂通稱君子與樂只二字平謂只為語助者非是
只哀樂於君子冠以樂只明其得之則樂失之則只耳
彼眾妾之托身后妃比於葛藟之纍於樛木荒於樛木
縈於樛木也其可一日靡有依哉福履蓋履之美稱猶
趾言王趾然豳風民之於君稱觥獻壽周南眾妾之於
后妃亦進履介福蓋皆當時所習然故於履稱福蓋人
之有履也立以之行以之終身以之其康彊不衰於履

可見其祈祥不虞亦於履難防以是衆妾之心每惓念於祭只君子之福履者一則祈其默有以綏之綏安也古之說綏之則輔其立而使安是實於立之時受其福於履矣一則祈其默有以將之將送也主行說將之則奠葬行而如送是又實於行之會受其福於履矣一則祈其默有以成之成不變也主終身說成之則永保其終身而不變是更實於終身之久受其福於履矣各章福履二字當一讀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管見序稱后妃子孫衆多蓋特就后妃所生之子及其子又生孫言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是可據以驗子之衆多矣其孫雖難一一指數以子之衆多決之當無不衆多者惟后妃子孫衆多初不妨於衆妾之子孫亦衆多故衆妾之於后妃樂其見在之子孫衆多者尤切願其後此之子孫益衆多也以是有螽斯一篇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集傳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集說方氏應龍曰振與繩易明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管見螽一字名所謂螽者即今俗稱蟳蟳兒是也斯析也與陳風斧以斯之之斯同義螽有羽當腰脊間纔長半寸餘不如羽之能飛但如羽之然斯三斯羽以斂羽對香及時斂羽者合而一之則斯羽者析而二之也首章曰螽斯羽羽之斯為鳴而然此蓋專指螽之壯者說壯者羽內有小鏡光斯羽則聲出故曰螽斯羽詵詵兮廣韻詵衆人言也謹語聲擾在商書謂之聒聒然則俗名螽以蟳蟳特明肖其聒聒之音詩寫螽以詵詵乃隱存其聒聒之意言有淺深而義則可通者二章曰螽斯羽羽之斯為交而然此則兼指螽之壯與牝者說牝者腹大主孕子羽尤短內闘不能作聲感於壯者之詵詵而羽亦斯　幾與死類故曰螽斯羽薨薨兮薨為死之別名齊詩言蟲飛薨薨螽即其一也飛亦狀其斯羽而已非作而飛之謂三章曰螽斯羽羽之斯為育而然此又專指螽之牝者說牝者與牡者交而孕子既足其身有長尾若針必棟堅土鑽之成穴子乃生是非斯羽而力有不入矣其入之狀極似人之盡瘁者矣以鞠躬然故曰螽斯羽揖揖兮揖音邑今行禮儀注皆以揖為鞠躬證之論語儀禮或稱揖或稱鞠躬似截然不可假借由是詩言揖揖則

知揖之通稱鞠躬者亦自昔有之按各章上二句皆后妃之宮人以時飼螽既老而令遺種也螽夏生至秋鳴壯鳴牝聽旋交而育子土中苟非宮人之務畜之何能歷言其詵詵薨薨揖揖若乃如繪哉螽遺種種可速之使冬出今　大內以煖窖催花即於其中速螽子冬出如夏時既止而鳴如秋時正旦擇鳴者置御裀下蓋取其聲為子孫衆多之兆云爾周之宮中閫其作古者因以是詩叙其事而申其意一曰宜爾子孫振振兮再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又再曰宜爾子孫蟄蟄兮宜為之兆也爾彼稱可作那字看猶云宜那子孫耳振振雖讀平聲當從去聲之義謂興起也已生者浸立浸行浸長浸成則見為振振總生者有伯有仲有叔有季則見為繩繩未生者夢熊夢羆夢虺夢蛇則見為蟄蟄也子孫之振振繩繩蟄蟄雖貴如后妃洵盛德如后然豈不待求豈能響應在宮人ゝ以螽為兆同同欲具螽祥昌後之如願而不爽焉合前章觀之則謂樛木為

后妃逮下謂螽斯為衆妾報上也可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管見〕致與曲禮大夫七十致仕之致同義蓋后妃之宮人以供內職各有事也及二十而笄必出嫁之則令致其事於代者故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集傳〕桃木名。夭夭少好之貌。之子指嫁者而言。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

〔集說〕徐氏常吉曰。桃之為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為言。○嚴氏粲曰。灼灼鮮明貌。○王

氏志長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集說〕羅氏願曰。麻實謂之蕡。○朱氏道行曰。有蕡其實彼于歸者必有子似之。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集說〕馮氏復京曰。案朱傳宗鄭義以桃夭為昏姻之候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為毛說者以秋冬為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為鄭說者以一月為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郊禖蓋元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氏之文愚請即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仲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司而會之若正為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近得其實矣

〔管見〕蕡麻子。當指胡麻子言俗稱脂麻桃之華既灼灼矣華發其蒂中即有實出小而前銳後圓與胡麻子相類故曰有蕡其實蓁蓁草盛之貌桃之華落實出而葉隨之其叢生簇聚之狀以況草之爭地茁者其盛同故曰其葉蓁蓁女子以之子稱象其委蛇有態耳蛇亦音時遮切虵屬委蛇行紆也。

首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此宜字謂好合無乖也以之子而比于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是于歸而能有色者因之男得顧于有室而女亦得所于有家矣豈不宜其室家也哉二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此宜字謂永終不敝也以之子而比於桃之夭而有蕡其實是于歸而能孕子者因之男與女共為家而有以承家亦女與男同居室而不出於室夫豈不宜其家室也哉三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此宜字謂保卹相維也人者賤稱指僕婢之屬以之子而比於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是于歸而能庇下者因之女始適男而有家其人便於室即女既從男而有子承家其入亦將便於室夫豈不宜其家人也哉按此篇之子本屬后妃之宮人說是即關雎所指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及于歸而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以為淑女則誠淑以為君子好逑則亦誠好逑矣然皆由后妃以時致之常恐之子之幽憂積懷於窈窕中也故見為無所不宜有如此何以明其然也蓋于歸者以時致之而不欠於幽則能有色如桃之華而之子之宜其室家可必亦

以時致之而不以久幽使中和發則能至于化材之實而之子之宜其家室亦可必且以時致之而不以久幽之中於憂思之積怨而生憤則能庇下如桃之葉而之子之宜其家人並可必也序稱桃夭為后妃之所致者此耶又按古者之昏姻以仲春為昏得時故詩中多及之觀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則知此篇發端於桃夭本即時物以言人事至豳風七月篇以有鳴倉庚起下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篇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起下之子于歸皆此意也若謂昏姻必於仲春之月則有所不可行蓋昏姻者有請期之禮期必吉於期諏吉固將擇所宜避所忌也今星家之言先計月之大小利其月之日又求合於周堂而後用之雖皆以為強生分別概置勿論然終不得謂仲春皆吉期也天下男女之當昏者多矣一歲中惟主一月一月中不過數日其能給乎馬氏復京取毛鄭之說而通之并論極允但其主荀卿之意為鄭特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而不以仲春為最得時無以發明詩人賦桃夭者與之言則其所未盡耳

兔罝后妃之化也

[管見]化與造化之化同義韻會天地陰陽運行自有而無自無而有萬物生息則謂之化又化字从匕集韻亦古作匕據此則后妃之化謂其能理坤生之道以廣文王之繼嗣也大雅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千古事也所以致此者其道實通於化兔罝所云固其一端矣攷本草獸類謂兔腦與血以及頭骨皮毛之屬製為丹散服之皆治難產其用與下篇芣苢略同故后妃每使武夫以且羅致其備先與遂令宮中無患難產者而衆妾之有孕浸以成百男之慶也所謂后妃之化蓋如此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集傳]罝罟也丁丁椓杙聲干盾也干城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管見]欲執兔者以繩結為罝高不過二三尺長則數丈緣罝上有網中拄以干其兩端高則繫諸橛罝地則必極固此所謂椓之丁丁也丁本音玎六書正譌丁蠆尾也象形凡造物必以金木為丁附著之然則丁音玎者同釘丁丁音錚錚者乃入釘之聲也兔罝之罝謙若入釘然故於其椓之稱丁丁耳肅肅與赳赳皆武夫也武夫有守罝者懼投罝之兔驚人而反走每為斂形匿聲棟而伺之可不謂肅肅與武夫自守罝而外則皆主於逐兔守罝者立逐兔者走走者與立者雖兩不相易異勢固連結矣縈以一其歸見則見為赳赳矣赳從走從斗斗音鳩即糾同義故只言赳赳武夫而肅肅者之亦為武夫即發赳義包得公侯干城公侯指文王之子言假樂篇稱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此周既王之後也文王未王而其子通稱公侯所曰然已凡公侯之有封國而出守者必有人凡於干城之扞蔽以衛其身彼赳赳武夫之執兔於罝蓋為宮中藉之以利產是公侯未生之時其武夫實有以衛其身而使無嗇無害也非公侯干城而何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管見]爾雅九達謂之逵只作必由要衝說蓋數終於十言其以一周九而道之為要衝乃見非必於數拘拘也按李氏迂曰兔自作徑路推其狡性所趨當不一途然廣為從隨終不無一交會處可擬於道之有逵者因見而椓之丁丁以施罝于中逵其赳赳之武夫逐兔使奔忽不知其入於罝而為肅肅者所得矣公侯好仇好仇二字須平看娛所欲而願求者仇所惡而思遠者以公侯之有好有仇豈不賴有干城自効之人與之同其好同其仇哉彼赳赳武夫之執兔於罝本為宮中藉之以利產是公侯欲生之時其武夫之為干城以衛其身而

使無菑害者皆將來吉曜之儲來而務凶煞之脅遠焉非公侯好仇而何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集說 許氏愼曰平土有叢木曰林

管見 不言中林不知中逵之所在故又曰施于中林耳公侯腹心即從上干城好仇見得蓋公侯倚人為干城以同好仇此皆腹心之任也彼赳赳武夫之執兔於罝實為宮中藩之以利蔽是公侯得生之時其武夫之為干城以同好仇者將衛其身而使無菑害即朔於吉曜偕來而凶煞脅遠焉虔彼切於憂患之懷以視上之矣脈脈以推置下之抱區區以獻納者不是過也非公侯腹心而何

芣苢后妃之美也。

管見 芣苢三章謂后妃宮中之衆妾固多進御而有子者其心皆樂之因相與采采芣苢聊為是難產之備耳百男之慶於茲兆祥矣可不謂美哉然皆由后妃之不妒忌致之故序歸美於后妃而曰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集說 陸氏璣曰芣苢藥中車前子是也主治婦人難產○輔氏廣曰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集說 徐氏鳳彩曰掇者芣苢之子在穗故拾其穗捋者芣苢之用在子故取其子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集傳 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三章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黃氏佐曰首章方去采時事也二章正是采芣苢時事也三章既采而攜以歸時事也○劉氏瑾曰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管見 兔與芣苢皆治難產但致兔者必罝以罝致兔者必武夫故后妃為衆妾代謀之也至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旁徒常時之采葛采荇萊往來所經皆習見其舉手可得者於是衆妾亦自為謀矣采采芣苢非一人也其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皆曰薄言者何薄意凡物薄者其質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言相呼相告也天下婦人之語聲初非得為男子之任其宏衣又宮中婦人之語聲亦絕不類林野之畦或田露可知篇中六稱薄言正見采采芣苢之人乃特指文王之衆妾有子者言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管見 序特於章內末四句取漢廣名篇見是詩為漢南之人西入於周而作也德廣所及德對威言南國類肆威西周特布德於是濱漢者不更南徙而專西向周之德不惟及周乃並及遠於周而入周者是豈不為廣所及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管見 南有喬木蓋指樹於社之木言社北向其木在南故言南有南有木而喬上竦之勢豈嘗無枝特其下為

神所依且主陰氣古者戮人必於此以是為不可休息也按以上二句蓋喻言漢之境上其君人者作威若神而專以戮逞民莫托其庇因如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云爾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與游民同謂其居無倚出無歸也以游作遨遊之遊解非是凡女之字者曰許嫁許者許人之求也求為聘之別名豈犯禮哉求思及下泳思方思思字並用倒裝須實貼心所許蓋言非無詞也游女本待求亦復易求思之未為過何憚而以不可稱耶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一身孑然而手足無措更堪聯妻有家以冀長子孫乎此所以言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明見在所居之地更無處可容入匿以遊其生耳蓋漢廣而泳之者惟魚而已人莫能為魚而亦思以泳自藏漢廣不救狹隘之生是及溺也其可乎小雅四月之七章曰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與此不可泳之意正相發明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又申含所居之地而他徙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因隨所至而依泊無所耳蓋方為小筏其心因漢及江而思方之是欲舉身之難為魚者不得已而作竹木之隨流以任所之矣然漢之廣會於江汀之永達於海以方自處而所之與江俱永則將趍於大壑而入無底之谷也其又可乎小雅小弁之四章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與此不可方之意亦得借以例觀也嗟乎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既無以為藏身之固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復無以為流寓之歸然則舍周將安適哉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楚荊屬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秣飼也

[集說]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

[管見]木之已伐者曰薪其薪參互積之曰錯至積之既高而出人頭項曰翹翹翹錯薪燎非不足供也於時特為采薪者言之使刈其楚與蔞馬二物質虛易燃蓋因昏娶而用為束炬耳若今之火把是已唐風綢繆東薪束楚東芻者與此同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秣其駒此兩言字亦昏娶者將以迓女而先令飼之云爾馬未及老皆得以駒名猶俗言口輕之謂豳風東山篇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可知以馬親迎北地之鄉曲類然矣按兩章前四句乃漢南之人西入于周即見周之隨俗昏娶者不一人其近沐文王之德實各慶其有家而卜他日之長子孫也故欣喜樂道如此以是而還念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其境界豈不天淵也哉此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有不勝其回首神傷而感歎再三者自是長為周氓無復言歸思復矣

汝墳道化行也

[管見]道之反為不道於汝墳而伐條枚條肄此民之為盜以犯公墓之地者不道也於時文王不急治之以釀亂而盜生其感亦遂舍不道而反於道焉所謂道化行者如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集傳]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

[管見]汝指今河南直隸汝州境言其勝負嵩高而介伊潁與衍之區也殆舊有公墓之地在焉是謂汝墳墳蓋

之高者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注冢人主王及羣臣之葬者封土為冢以象山頂之高貴者之葬也公墓之地謂地之屬於公者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葬於此又云冢人以爵等為卯封之度與其樹數既葬為之蹕墓域守墓禁注蹕墓域止行人不敢近其塋域也守墓禁禁止樵蘇不得犯其封樹也至此詩首章曰遵彼汝墳伐其條枚二章曰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汝墳為公墓之地非道所必經於此言遵則其中早作通塗為人所熟由矣豈復有蹕止其行者哉條楸也古以樹於墓與松並稱秦風終南篇言有條即指此楸也何以名條本草載其至秋則垂條如綫謂之楸綫此得名之所由來耳夫墓之有封亦有樹也封之勢於墳特隆樹之材至條罕比彼汝墳之有條先伐其枚而幹就摧更伐其肄而萌孽絕樵蘇者如此迭行無忌夫孰從而禁之自是而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條肄之不已甚且發棺暴骸以出其藏無所不至有不忍究言者矣未見君子既

見君子兩君子皆謂文王惄如調飢此以未見文王而恐其或罹憂不獲免於罪也惄憂意調當讀迢去聲史記秦始皇紀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注下令調斂也又前漢食貨志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闕中不足乃調旁近縣師古注謂發之也與此章調字並同按調飢者即下王室如燬之實也民飢而王室不為賑貸以救之乃急徵歛以調之狀其酷烈非天火為災不至是可不謂如燬乎以故惄之生於調飢者蓋憂其將死也至於以調飢之故迫而為盜固有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而不顧者以文王之為西伯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其威方輯強侯乃不能詰盜民與因是而惄焉有憂其憂君子之勑法以有罪死雖與憂王室之調飢以無罪死者不同然莫逃其死則一而已故曰惄如調飢舊注以調作輖訓重殊費解不我遐棄此又以既見文王而懷其德深幸不復加之罪也遐棄謂投之遠方若今之軍流是已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者復伐其條肄

則罪當論死而君子哀其為飢所苦且為調飢所激情可原而法宜貸也於是不論死並不議遣故人之得釋者先則惄然憂既乃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不我遐棄也不我遐棄此即所自慶為父母孔邇者與泂酌篇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南山有臺篇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並與此篇稱君子稱父母者可通觀矣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集傳】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王室指紂所都燬焚也父母指文王孔甚邇近也

【集說】張氏栻曰玩此詩則民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

【管見】魴魚一稱鯿魚其類有名火燒鯿者頭尾俱似魴而脊背更隆上有赤鬣連尾如蝙蝠之翼黑質赤華色

如烟熏以此當魴魚赬尾者正與下燬字闕合王室如燬須貼定首章調飢看調飢之令酷烈與火災同一切皆化為鳥有其人之呼譆譆出出而脫走者雖不死而被爇傷處重則黑輕則赤豈不類彼魴魚赬尾者僉稱火燒鯿耶難急無措則非心頓生此所由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條肄者亦知其犯法有罪要不得不出於此以求緩須臾之死也然商紂虐民逐驅良以為盜文王救民將縱盜以為良故其民皆曰王室雖則如燬而今之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固實成為父母孔邇矣民情若此勢將反其不道者以歸於道也豈非道化行哉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傳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于嗟歎詞○麟一角角端有肉

集說蘇氏轍曰麟仁獸也○謝氏枋得曰麟一身之間皆仁曰趾曰定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管見麟之定集傳曰額也按定之為額於他處無所據又額與角連角不觸則額不抵可知何侯多生分別為竊意定者指麟之口言禮記口容止止定也衛風相鼠之二章齒與止詞相冕亦其証矣又定有兩意不啞而斂口為定甚很而咬兵亦為定也凡獸之性猛不仁者率以趾蹄以定齧以角觸而麟皆不然可不謂仁獸乎振振讀平聲當蒙去聲之義作動而興起看公子公姓公族名則有三其實一而已蓋以為公之子者系公之妣所衍公之族則於公子稱公姓更稱公族也可彼其初稱公子而見為振振早幸述之能總作也再稱公姓

而見為振振旋度姬之將代子也卒稱公族而見為振振並卜本之自蕃支也夫何以振振若是實由公子之系公姓行公族者全體皆仁固有同於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耳但三章皆終之曰于嗟麟兮于嗟字兮字並似悲詞則胡為云然哉攷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惟發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徐孚遠曰伯邑考為紂所殺未必文王有意廢立武王為次弟其序亦及也按徐說必有所本從之足白武王之心而伯邑考之以空名傳亦有以自見然則此篇之三言于嗟麟兮而不置者蓋悲伯邑考之不容於紂竟以仁而早卒也夫伯邑考之為公子本係冢嫡則與支庶之別於姓以為氏即各因氏以自屬其族者不同故以公姓公族稱焉當伯邑考之未卒也莫不知其仁如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方謂文王之造周所為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皆於是乎係之乃一旦為紂所殺是殺麟也其相與以致其欷歔感愴者詎得已乎然其不得已之故因感於伯邑考之仁更由感於后妃之德而然也伯邑考為后妃所生之長子后妃備德而未膺福乃值長子伯邑考之極仁而適罹災閔之者其誰不悲此不勉而至不約而同之情有必應者其應以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具見於關雎故序曰關雎之應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集傳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堅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御迎也。

管見鳩當指祝鳩言蘇氏轍曰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嚴粲詩緝左傳五鳩脩見詩經祝鳩鳲鳩也四牡嘉魚之騅是已毛氏萇曰騅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宿之木也此鳩之德之可言者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兩維字當作思維之維看鵲與鳩本非偶之子歸諸侯為夫人則正配也何取乎鵲巢而鳩居之哉着兩維字固以為心之所思有然其言不得不然耳當是時也竊見彼于歸為夫人者實得其所則思鵲之有巢為若是之安矣至于歸之之子又本備夫人之德乃更不得不含鵲而思鳩也鳩性孝而壹於所宿之木夫人之德似之則豈不巢為鵲巢而其來居此以其有巢者固別見為鳩居之耶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主馬言非謂車也蓋馬以兩為對則稱兩百兩舉成數而已勿泥說且百兩之見於詩惟此篇及大雅韓侯之取妻云然殆以昏禮故也儀禮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禮記雜記納

蒂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一束十端也。兩兩合為卷。是謂五兩。八尺為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四十尺。今謂之匹。兩匹也。按匹。猶匹偶之云。兩取配合之意。一似無大分辨。何為合匹而稱兩哉。寔古之昏禮。諱集而利雙。致為詳審。匹雖本為合兩之詞。而人之口熟者每多假借於是。一帛稱匹。帛一馬稱匹。馬一夫一婦。亦稱匹。夫匹婦也。惟易匹稱兩。則其義有對。而無獨不得更假借矣。以故士之納徵者。帛五匹特稱五兩。諸侯之親迎者。馬百匹亦特稱百兩。與百兩御之儀甚盛也。他御女者皆不若是盛。以此著其為夫人耳。又按

詳見前周南桃夭篇。本女子之通稱也。彼諸侯之夫人初歸。而家人美其有德。不稱為夫人。而稱為之子。似非語氣。且南國諸侯之大人。雖在于歸之時。亦無妨通稱之子。而其有夫人之德。皆云后妃之化被之。亦疑不必。於事理近也。竊意鵲巢所謂之子于歸者。指后妃之女。嫁於諸侯言。后妃生丈夫子伯邑考兄弟凡

十人。豈獨未生一女子乎。惟后妃有女子。亦親承后妃之德。而有夫人之德。故當嫁於諸侯。而詩人詠之。亦不言諸侯之德。而但表夫人之德如此。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集傳] 將。送也。

[管見] 鵲巢形圓。圓為天象。天包地外而圓。地處天中而方。可知鳩居鵲巢而謂其方之。蓋借地道之方以明妻道之順也。夫人之德之為鳩。於茲益信矣。百兩將之。即前所稱御之之百兩耳。見其來則為御。見其去則為將。故及其既至而昏禮成。下章亦即蒙百兩之御之將之。而曰百兩成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管見] 鳩盈之。象蓋取鳩之乳子盈巢。以喻夫人之亦將有子云爾。百兩成之。成合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合好如何。凡人之稱好者。必以手作圈。故璧孔曰好。昏之合好。猶團圞之謂。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集說] 楊氏時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范氏處義曰。采蘩以奉祭祀。與后妃供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王氏志長曰。祭以自致為敬。后妃采荇。夫人采蘩。皆自致為敬之義也。

[管見] 不但言修職。恐詞略也。不遂言能奉職。又恐詞易也。故以不失見詳慎焉。夫人不失職。由夫人之德為之。則與上篇合看。並主后妃之女嫁於諸侯者言。可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集傳] 蘩。白蒿。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孔氏穎達曰。蒿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求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胡氏紹曾曰。凡祭豆之品。四菹之類七。示物咸在。詩偶擬一蘩耳。○金氏聲曰。公侯之事。公侯之宮。鄭重之詞也。○劉氏彝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廟是也。○曹氏粹中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桷。注。宮。廟也。

[管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五于字並訓往。蘩。白蒿。先百草生。以為茹。當與春韭齊佳。其備豆菹供祭品。宜也。攷本草集解。白蒿處處有之。分水陸二種。形狀亦相似。但陸生者辛。薰不及水生者。此美耳。

卜上右傍水之濱則沼沚澗中其地也水出山間為澗及流入平野而淵之名不改既稱沼沚尤必稱澗者澗為水之經流有澗而歧出為小渚則有沚因沚而迤入為曲池則有沼由于沼而于沚更于澗焉其臨涯牽綍總不出澗所盤回之外是之謂中采蘩兩言于明其非使人往而不自行沼沚澗中又三言于更明其非聊為親往而或有未至也如此則夫人之采蘩舍陸就水惟恐以辛薰雜於甘美矣其心云何以為是蘩也采之倫豆菹而供祭品婦人不與外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祭日從入廟門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謂是將助君以迨衣總孝也豈敢不致其誠信以盡敬哉按此兩承上二句用五于字並訓往詳著其往而采蘩下二句用兩于字亦訓往重揭其往而薦蘩也又按公侯聯稱此及周南免罝凡再見皆非稱君之詞免罝言公侯乃統稱文王之子宜公宜侯云爾公侯字平對此篇亦言公侯則采蘩之夫人以是祗稱君之祖考也其意重公字不與侯字平對須辨之證諸春秋凡諸侯之爵不及公若及卒皆稱公固末世之僭為私謚也然公之名有定分以尊朝廷之統未嘗無虛位以達臣子之情度周方盛時其諸侯稱侯不稱公在諸侯之祖考雖仍稱侯而臣子之情則為之加稱公侯以別之初非同於僭為私謚之丘稱公也其稱不禁遂相沿故夫人稱君之祖考者亦即蒙臣子之所稱以稱公侯與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集說】朱子曰公公所非私室也○謝氏枋得曰齊廬之類

【管見】此章四句分兩截看皆不就祭時說又每二句中文法並用倒裝殆謂夫人之將助祭於廟者其先夙夜在公則見為被之僮僮其後薄言還歸則見為被之祁祁乎被猶俗稱戴與著之意諸侯之夫人首服副身服

祇副戴於首褘著於身皆以一被字統之可也說文僮髲也於也前漢書衛青傳青父鄭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注僮婢女之總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穆公執晉君夷吾歸夫人請之亦自稱婢子然則此言被之僮僮者以夫人之辨在被及被之而持小童之敬儀與世婦以下之一一為婢子者等是謂僮僮夙昧旦未分夜昏暮已久舉夙夜則日中可該而其以時興寐之節亦非復尋常朝夕之所得同者在公在齋所也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據此則君夫人皆有齋所君在外為在公夫人在內亦為在公總明其非私寢云爾散齋致齋凡十日以齋所為公君在外夫人在內祭統特主致齋言則散齋之不在公可意推矣以夫人致齋三日而夙夜在公未嘗去被而如去被有覺其被之僮僮而深自抑損焉則夙夜之間固實見所為齋省之公侯亦在公也以云致齋不誠致齋也與自是而與君奉公侯之事入公侯之宮斯時也被副褘立於東房由薦盎以次薦豆而蘩亦在焉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聽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夫人殆與君同有不待言者故特終以被之祁祁著其薄言還歸之有儀而不懈也祁祁衆多貌大雅稱韓侯之取妻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此所謂祁祁亦以其從之之衆多為詞也即當蒙上僮僮生義諸侯有夫人即有世婦以下之人其人不一而統以僮僮概之則豈不祁祁哉惟夫人當夙夜在公之際未嘗去被而如去被以彼祁祁其數而得名僮僮者自處遂特成為被之僮僮焉此實頻忘其為夫人也至夫人當薄言還歸之餘似可去被而不去被以彼僮僮通名而為數祁祁者自隨又遂成為被之祁祁焉此尤不敢褻其為夫人也薄輕意薄言猶云輕言聲卜高而氣常肅耳還歸亦當蒙上在公說乃確公非廟

中則還歸亦非歸自廟中可知蓋夫人自公會於廟祭畢仍反於公已乃自公而反於私寢不妨有言是以薄言還歸也若即就祭畢時看歸自廟中雖於還歸字亦得稱之然是時之夫人方莫敢有言豈得謂無嫌於薄言乎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管見]草蟲一篇本言大夫妻能以禮防大夫也然能以禮防大夫者必先能以禮自防序故推本言之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集傳]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忡忡猶衝衝也覯遇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集說]陸氏璣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氏德明曰俗云蕨初生似鼈脚故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集說]陸氏璣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項氏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謝氏枋得曰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惙惙矣此夫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平氣和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

[管見]喓喓草蟲螽之壯者也與周南言螽斯羽詵詵今同今俗稱蝑蝑兒是已蝑蝑以其鳴之聒聒得名聒聒者謹語聲擾也故周南以詵詵見意焉周南言詵詵此史言喓喓者以其脊上當腰處有羽過半寸羽內有小鏡光斯羽則聲自腰間出因曰喓喓螽之喓喓者以草蟲稱狀其色青耳螽類不一有土螽草螽之別殆以其黃色如土與青色如草別之趯趯阜螽指牡螽說色亦青於螽類可通作草蟲看然不能為牡螽之喓喓有聲也惟腹甚大主孕子阜大貌觀詩中於馬之肥盛皆曰孔阜則阜螽之阜可推趯趯躍也感於喓喓之草蟲而然蓋螽之為草蟲者以阜螽為倡而喓喓以呼之為欲交故爾因是阜螽感於欲交而躍以相從焉則有見為趯趯者矣按詩之言此

至二三章一稱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再稱陟

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曰南山周南山也蓋即指終南言南山雜生蕨薇人爭采之雖取非其有而不可禁制故於彼南山非一陟而已初不畏人見陟而言采其蕨薇非一言而已並不畏人聞此又足為溺於飲食之欲而務貪求者舉似矣淫與貪皆大夫之有位為君子者所宜戒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殷之末世卿士師師非度其大夫而不為淫與貪者幾希故大夫妻之能以禮自防者幸其既歸大夫而大夫由禮乃追念其未歸大夫之先惟恐大夫之狥欲犯禮而深覺其難為心也如首章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二章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三章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未見則未歸大夫而為之妻也亦何所見而不釋於心乃至難為心者由忡忡而惙惙又不已而傷悲哉於斯時也必嘗側聞大夫之不免於淫有同於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者亦必嘗側聞大夫之不免於淫且不免於貪有同於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者淫貪之害身家并危

無貴其為大夫妻也以故始焉忡忡其驚悸頓生不禁憂從中來矣繼而惙惙憂益甚焉惙音同啜是含情而然泣也卒之傷悲並將出於涕泗滂沱而不復顧其憂尚可言乎所幸大夫妻之既歸大夫者以禮自防即以禮防大夫而大夫亦遂因以自防焉故首章終之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二章終之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三章終之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止已也猶見已覯已云爾故止為語詞見就初歸大夫時言之至覯之為遇與見字稍別蓋遇則有相視莫逆之意無反目相怍之情此大夫安於以禮自防之妻也於是大夫妻之心因大夫不怗於非禮其心則降因大夫馳至於近禮其心則説因大夫將終志於近禮而不復岐出於非禮其心則夷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管見此篇當與前篇合看序著法度二字意在繩大夫也故其詞稱大夫妻能循法度者正欲於言外見大夫之不能循法度耳法度在禮大夫妻能循法度是能以禮自防矣能以禮自防故其後並能以禮防失夫而使大夫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集説鄭氏康成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自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聚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孔氏穎達曰鄭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王氏質曰盛夏猛漲之水曰行潦亦曰黃潦

管見本草李時珍曰蘋乃四葉菜也根連水底莖細於莕菜葉浮水面圓濶寸許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相合中折十字俗亦呼田字草破銅錢夏秋開白華故稱白蘋其葉攢簇如萍故爾雅謂大者為蘋也又曰藻有二種水中甚多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陳藏器言馬藻生水中如馬齒相連者即此聚藻葉細如絲一節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俗名絲草又名牛尾蘊即蘊也按蘊从縕縕為亂絲左傳蘊藻並稱則知聚藻葉細如絲者雖藻類而實蘊也詩所謂藻指馬藻言荇藻訓不草水太深澗則難出故必采於澗與潦也澗在山夾陰幽流入於平野則為陽而明矣南屬火有陽象有明義以是稱南澗耳非必拘於方也行潦為溝渠之屬説文潦雨大貌禮記言水潦降然則行潦之名謂其地能受水潦之降而行之者潦由是行亦即由是積蓋非澗而類澗矣三于字並訓往其有所于者以采蘋且以采藻於是既于南澗之濱而亦于彼行潦也四句勿作兩開

詠語意乃圓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集説黃氏佐曰器不苟同別類聚也物不欲褻昭明薦也

管見此章兩于字亦訓往盛之謂舉所采之蘋藻摝擇其可者而盛以器也蘋藻異物其盛之宜異器故曰維筐及筥湘之為烹他無可考以糸部緗字通之緗帛淺黃色也釋名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意者芼蘋藻以為菹菹色微黃此適宜之驗故其字因烹之義而从水即借緗之色而从相與維錡及釜錡三足其足所觸處為之閭所以上受釜而下容燎者非亦釜也按筐筥錡釜兩兩聯稱不見於他詩蓋專設以為祭祀之用者筐筥雖竹器度當與籩盛果物篚盛幣帛之竹器相亞筐形方筥形圓其制亦當與簠簋之盛黍稷必方圓皆

見不可一缺也又周禮天官之屬內饔掌宗廟祭祀之割亨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亨人掌共鼎鑊注鼎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以此推之祭祀共鼎鑊必共錡釜鼎鑊以亨腥爛之物錡釜以芼水草之菹也故用兩維字以見鄭重之意維係也猶言盛之非敢褻也係筐及筥也湘之非敢褻也係錡及釜也其盛之湘之之器非平常造食之器則其盛之湘之所亦非平常造食之所非常所者必舍其常所以往故盛之曰于以盛之湘之曰于以湘之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集傳〕奠置也齊敬季少也

〔管見〕于以奠之于亦往也往奠之於宗室牖下也大雅思齊之詩曰惠于宗公集傳宗公宗廟先公也張子曰未追王故稱公據此則諸侯之祖稱宗公其祖廟則稱宗室邢昺曰宗本也天子七廟其廟號之不遷最尊者祖次曰宗亦通稱宗廟然則諸侯之祖廟稱宗可也單稱廟亦可也以宗廟聯稱則疑與天子無別此所由稱宗室與宗室有户當室中户旁夾以牖以蘋藻奠之牖下奠置也謂先置之牖下以待陳耳故下更言尸之尸為陳義乃當祭之時自户旁之牖下舉而陳之室中之几上也尸之者為有齊季女其為教成之祭可知齊即散齊致齊也凡祭者必齊再玩誰其二字語意知蘋藻之薦其先采之盛之湘之奠之皆有他女共其事而此有齊季女者特尸之而已其故殆以女將嫁而舉教成之祭其具物非其職也凡女之嫁者以先祖遺體許人通他族固必祭所出之祖而後及期而行也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平時教之至是以祭所出之祖而即托於祖之親教之是為教成及期而行父命之母及庶母並命之皆此意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按公宮宗室皆諸侯所立五廟之通名稱公者主爵號言稱宗者主世系言耳蓋古之昏禮諸侯之女將嫁必舉教成之祭於祖廟如此詩所叙即其事也而制是禮者又復由本及支由服內以及服外使凡女之將嫁皆得舉教成之祭於諸侯之祖廟故近者其女之祖廟未毀則稱教於公宮主爵號言以彰女之貴遠者其女之祖廟既毀則稱教於宗室主世系言以著女之親也至諸侯自嫁其女而舉教成之祭則於祖廟稱公宮可也稱宗室亦可無所別者此詩之有齊季女既稱尸蘋藻於宗室是諸侯之女也而序曰大夫妻則明指其所嫁為大夫矣以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為之妻而其將嫁之日能先三月而舉教成之祭以教成婦順如此可不謂能循法度哉能循法度是能以禮自防也以故既為大夫妻其並能以禮防大夫而使大夫循法度者如下羔羊篇所稱退食委蛇云云殆不強其然而然矣

甘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集傳〕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茇草舍也

〔集説〕陸氏佃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孔氏穎達曰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集傳〕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集傳〕拜屈説舍也

【集說】施氏士匄曰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王氏質曰說或為稅止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管見】蔽遮也芾音沸亦音弗沸即弗之音轉其義總與蔽膝之為芾同蔽芾甘棠謂於甘棠設之防為藩垣狀用遮樹身之下半正如人有蔽膝然耳甘棠集傳以為杜梨當從之梨之甘者棠澀者杜若是棠非杜則嘉果也在園中不在道左召伯之循行何由舍其下哉惟本非甘棠而以甘棠稱益見因人愛樹之意翦謂惡而去之以其或礙軌塗或翳田畝也莫甚於翦故三言勿翦伐者劚其枝以為薪也力禁樵蘇則以勿伐言然伐者不至而牛馬羊之屬或至亦足損其幹而敗之重閑畜牧則又以勿敗言未已也其樹無或伐之敗之而實成矣孩心好緣漫攀條以掇其實是屈而為拜也雖不傷亦在必儆申嚴童稚則尤以勿拜言按拜字當如降者稱甘拜下風之拜乃與上減之為翦侵之為伐撓之為敗三字義一串且得針對章首蔽芾二字盖設防以蔽特見其與芾同稱蔽芾雖藩狀而藩仍可決雖垣狀而垣亦可踰者豈比於高壘堅城之禦敵得無憂於翦伐敗拜也哉以故蔽芾既成尤不得不加之禁約以相戒有如此於斯時也人對所為甘棠者固莫不如親召伯矣再按召伯之稱伯當就文王時言周書立政篇云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在文王時以三俊當之或長或伯惟其所立則三宅皆可立為伯矣至牧之為常伯存三宅中獨以伯為定名可知三宅之宅乃牧盖無不竝為伯者故其後復言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於準人既巳從畧又筱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乃並不及常事而專意於常伯重司牧也當日文王之於召公盖嘉其善於司牧而命為常伯者故人以召伯稱焉召伯之為伯也其循行所至不假民居為館而以軍士之

慕從是之謂茇非久留不去特如行旅之倦而小休然是之謂憩及有事而聽之又不即行其先直若為此而來止者是之謂說召伯之所茇所憩所說寧惟此地之以此樹表者為可言乎而入之思召伯則幸得借為寄心之具且欲垂示後人以不忘也因相與目杜梨為甘棠而蔽芾之即諄戒以勿翦而又申以勿伐勿敗勿拜之無巳云

行露召伯聽訟也。

【管見】召伯聽訟盖於前篇所稱甘棠者今其下而聽之及其時以未嫁之女子貞而被誣即得出而訴之召伯召伯聽之亦旋執誣者與女子相質而訟遂理故此篇雖特著女子自辨其貞之詞及女子辨已而痛斥其誣者之詞而序則曰召伯聽訟也揭明召伯聽訟則知其前篇甘棠之矣召伯此正其實蹟矣盖聽訟者有司之事

而召伯則躬自聽之有司聽訟者亦公庭之事而召伯則舍甘棠之下聽之以是作有司之牧夫而稱常伯誠哉其為伯也可美孰加焉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管見】此召伯聽訟女子自辨其貞之詞也厭讀去聲謂惡之耳浥沾濡之意行有所適也以為女子不正而出於奔者每當甚蚤為夙甚晚為夜之時其於行之有露總不顧而為所浥焉我聞有是浥行露者盖厭生於心不復目之為人矣乃誘我者或云我於夙夜間亦不免於犯禮以行以我自覈其平時習勤於室固非敢為孺子之蚤寢晏起以求安也與寐之節豈不夙乎豈不夜乎而要之足不踰閾有守禮以居無犯禮以行者其不行之故謂何亦謂其行多露云爾盖我心厭彼浥行露之人而因而厭露遂若行之多露亦即有以免我者然

況其他哉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集說〕陸氏佃曰：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楊氏時曰：鼠無牡齒。○輔氏廣曰：牡齒謂齒之大者。

〔管見〕此召伯聽訟，女子辯己而痛斥其誣者之詞也。說文：雀，依人小鳥。蓋主瓦雀言之，今俗呼麻雀，性最淫。速，偪迫也。獄以繫有罪，殆訟之事重者稱獄耳。然非訟而獄不成，則亦得兼稱訟矣。從與縱同。曲禮言欲不可從，

其例也。於義為放自於，與放人義可通者。以為我嘗於鳥類見有雀焉，特謂其好淫耳，不謂其如鷹之有角而嘴利甚也。由今思之，誰謂雀無角乎？其作窠於我屋者，已穿我屋矣，苟不如鷹之有角而嘴利甚，何以穿我屋哉？又嘗於獸類見有鼠焉，特謂其好竊耳，不謂其如虎之有牙而口惡甚也。由今思之，誰謂鼠無牙乎？其鑽穴於我墉者，已穿我墉矣，苟不如虎之有牙而口惡甚，何以穿我墉哉？即如女之無行也，其習為淫而主於竊，是雀與鼠而已。乃其誘我以至速我獄、速我訟者，其嘴利甚，其口惡甚，則居然雀而有鷹之角，鼠而有虎之牙。其孰能料之？在女之誘我者曰：我竊覬其夙夜之行，是雖女也而實有家也。夫女以男為家，有家是有男矣。未于歸而先作人婦，世或有之，而我乃其人與？然女既謂女有家，閫之者將不一人，白之者當無一人也。誰謂女無家乎？誰謂女無家乎？此我今日所為情急路窮，不能忍之須臾，而必求伸於獄訟之一途者。若其先公論不泯，能證女之誣妄而謂女無家焉，則我亦可隱忍。穿我屋、穿我墉，而不屑與雀伍鼠牙爭矣，何以速我獄哉？何以速我訟哉？夫女子生而十年則不出，一旦以獄訟出，獄非細故也，恨莫甚焉。乃今之以獄出者，固由女以旁速我。凡謀誘人而至敗壞人閨閫，是豈無寘報乎？然則女雖速我獄也，毋得意也。我但誣女曰：室家不足已耳。男有室，女有家，使女自今以往，有男而無室，有女而無家，總不見有室家全完以稱足者，乃知口業之不可作。有如此訟，欲自鳴也，慚莫甚焉。乃今之以訟出者，悉由女以誘速我。凡謀誘人而至玷污人名節，又豈無國法乎？然則女雖速我訟也，毋恃強也。我惟劫女曰：亦不女從已耳。今日之事，欲滅我之醜聲，必定女之罪狀，非可從也。女不既為雀復為鼠哉？我怨深而讎結，亦惟使女如雀之在羅，鼠之被捕，雖百計求脫而無有解而從之者。女乃益知婦人女子之不可犯又如此。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管見〕功謂婦功，如章首皆以羔羊素絲為詞，即其所執以效功者。致與緻通。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以功致為上。注謂功力密緻也。序中功致二字義同此。按此詩本言大夫妻之勤婦功而功致耳，何謂鵲巢之功致哉？蓋鵲巢之夫人，即此大夫妻之所自出也。彼其勤婦功而功致，在采蘩言其不失職而已可類推矣。夫人之功致，於是出自夫人而為大夫妻者，以有所覯而功亦致，故特推本言之。又按前草蟲篇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采蘋篇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皆以常時有一大夫不正而見正於其妻也。其妻之正於稱有齋季女，見之及適大夫而能正其大夫，則如所自稱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則說、則夷者是已。至此篇復推本於鵲巢而明其功致。其功致者，乃至能效功於羔羊素絲，此其夙學女事以共衣服，必以法，故毋或差，

嘗毋有敢惰則亦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之為之也由是大夫於退食之餘自公而入於私室不禁其態之委蛇委蛇焉蛇虵屬亦音時遮切蛇行紆為委委蛇為女子柔從之狀大夫而然則因其妻之以禮自防而循法度於私室對之若親嚴師近畏友其柔從而見為委蛇委蛇者亦復以禮自防而循法度此有齊季女之適大夫卒得大夫之反於正乃自幸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則說則夷者與然序但稱鵲巢之功致以見此篇大夫妻之功所由致不指明為大夫妻亦不及大夫妻之能正其大夫正欲讀者以草蟲采蘋二篇之序通觀之而得其意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集傳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素白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集傳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

管見三章上二句乃合皮為裘之事言大夫之妻能勤婦功其於大夫衣服之屬以羔羊為裘者皆不以匠代而自為之其功致也羔毛淺羊毛深羔羊聯稱羔兼用之耳有毛曰皮其背則革也俗稱板子是已縫者縫其革而使皮合之謂縫必以線線用素以素與皮之革同色也稱絲當屬借名今人縫皮者線特用棉取其澁與皮之革相結而固久不綻絲非不韌於棉其質滑於縫皮獨不適用度古不能與今異也本棉而稱絲著其縷細如絲云爾如泥絲為線質豈古者果無木棉其女竟不知有紡乎不然素絲只作白線解可矣同不必線之

是絲而非棉也紽謂轉長線為統而紐合未解者統圍約周三尺許并紐如繩再屈而紐之纔及半尺亦它之狀故字从它它蟲之大者象寃曲垂尾形蛇也因紽而解其紐以兩手入統之圍左右分之中空四周如環可循是為緎緎同域音殆即假幅員為域之意約言之耳總讀平聲與緵同音當與緵同義大雅綱紀四方傳理之為紀所謂理別絲數治絲者理之為紀則既理而總之為綱矣絲一統必綱線一統亦必綱有綱以成其總故可紽而紀之使卷曲又可緎而解之使區分也至於將用以縫其剪統以斷縷縷皆齊不致糾結固並情此總之能約而已五紽五緎五總亦只作五統解統有紽緎總之分名就紽言則五紽就緎言則五緎就總言則五總也五得十之半以線備縫而統至五亦足見其多矣其取多者以合皮為裘有所必需故爾凡人以縫作生計至言合皮為裘皆不遽謂能也以大夫妻而能自為之功致則其他縫事之功無不致可知矣序於羔羊之功致者特曰鵲巢之功致明其有所受也有所受無所違苟非以禮自防而循法度能如是乎以故大夫之不足刑于妻者乃更以妻為刑如首章先言退食自公而後繼以委蛇委蛇是謂大夫之既入室有必歸於柔從則然其在私也似亦嚴於在公也至二章又先言委蛇委蛇而後繼以自公退食是謂大夫之未及入室巳早志於柔從則然其將適私也似轉肅於將適公也至三章仍先言委蛇委蛇而後繼以退食自公是謂大夫之凡將入室而未入室總自習於柔從則然其有常度於私也似尤熟於有常度於公也大夫至此豈不亦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哉雖然夫為妻綱大夫為民表於退食自公時覘其意象惟以委蛇為委蛇者受範於室人亦似無以自立也然士行不齊正樂得有賢內助矣大夫不範而能受範以視彼決裂自送將由惡終者與為人之賢不肖相去何如耶

殷其靁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集傳〕殷靁聲遑暇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管見〕序稱勸以義勸死事也意與誓師正同孰勸之詩列於召南意勸之者即召伯與名伯以何師將出而為此勸由詩中南山字推之蓋指文王伐崇之役耳南山謂終南之終南山見秦風亦但稱南山見小雅天保山之背為陰面為陽中為正左右為側頂為上巔為下於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指點分明其法意實在崇國以崇為今西安之鄠縣偪近終南故爾殷其靁者天之怒言在南山之陽之側之下而總不離乎崇之國所在焉是謂天實怒崇其雷聲之殷不已因有所欲擊也因復設為問答之詞以明天意曰何斯違斯斯析之離也靁擊物者有如斧以斯之斯即劈之別名諺語以靁擊為靁劈蓋以此靁何斯乎惟違天者斯之然則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崇國焉即有違天者之崇侯虎焉此惡可追耶大雅皇矣篇云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天固諄諄然命之哉此殷其靁者怒崇侯即如以其怒告文王也以故文王之奉天行

罰以伐崇者天怒文王亦怒其在周則莫敢或遑與寧居也自周之崇中間亦莫敢遑息無稽程也及崇而即伐之臨事又莫或遑處無需時也殆亦儼為靁之驅以應天之殷其靁矣按次章言莫敢遑息無或字蒙首章莫敢或遑來末章言莫或遑處無敢字蒙前二章莫敢或遑莫敢遑息來文從省而意自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此所謂勸以義也振振讀平聲當從去聲之義言此伐崇之役宜相與奮興以同靁之殷然震動云爾君子以位言之凡師中為率長者皆是舉率長則卒徒已該歸哉疊稱者蓋既以振振勗君子而尤慷慨諄復以視死如歸勗其振振也君奉天行罰臣為君效死皆義之所在而可無相勸與雖然勸以義者下之情係以仁者上之德也據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與皇矣之卒章先稱是致是附後稱是絕是忽者詞雖各出義實互相發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豈嘗急功之成而輕人之死哉知名伯之勸以義尤知文王之保以仁其道乃全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集傳〕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眾迨及也吉吉日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集傳〕今今日也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管見〕摽擊也三月梅可食則擊之有梅對無梅說四月梅黃熟盡落無可摽者故言摽梅而至頃筐塈之先之

見有其實七其實三者及丝固一無所有也凡果之初
實皆極繁漸大則十存其七既成則十得其三梅之在
樹者其實七其實三此時及可摽而不遂盡其有故然
至於頃筐墜之乃梅既盡摽而以器計所有也其在樹
之實則無有矣頃筐之頃音同傾義亦因之其器不主
盛主量今民間縫合柳條為之本筐之材故亦從匡名
而但別以頃也頃筐之小者升大者斗既量而以概平
之為墜墜平也借塗墜之墜為義耳按本草果類釋名
謂梅者媒也媒合衆味故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苟
梅字亦从某又禮記謂男女非媒不相知名鄭元注媒
之言謀也謀合異姓使和成也然則此篇所云蓋媒氏
以會男女為職惟恐其不及時故感觸於梅者若是歟
與周禮地官之屬媒氏下士二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
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其限以年者主最遲言非以前皆不得娶與嫁也
又云中春命會男女注中春為陰陽交會之月故順天

時以成婚姻然此亦就婚姻之最得時者著為令耳其
實自秋冬及春皆得會男女也惟入夏為不宜故當中
春桃始華之時轉而為季春摽有梅之時亦不久即成
孟夏摽有梅而遂無梅之時媒氏則速男女之須會而
能即會者使及季春猶宜會之時以訂會之之期如一
二章是已其男女之須會而未能即會者並使之及孟夏
不宜會之時以興會之之約如三章是已求我庶士庶
士者指星家言以其通文字故稱士然非媒氏之為下
士屬地官有祿故稱庶士庶為衆之概詞無定數在媒
氏下士二人皆得領之故稱我庶士求者使婚姻之家
各自求之以待次其吉之上中與得吉之近遠也加首
章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此梅實漸大於時為季春之方
始固知是月中要必具有數日之吉供節擇者然不宜
以漫心誤之故告之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至次章曰
摽有梅其實三兮此梅實既成於時為季春之將半固
知是月內不必定有二三之吉甚完美者然不宜以拘

心矣之故又告之曰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若末章曰摽
有梅頃筐塈之此梅實盡落於時為孟夏之漸炎因知
是月初已無更占何日之吉可合好者然不宜以
安心忘之故更告之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小星。惠及下也。

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衆妾。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集說 毛氏萇曰。小星。衆無名者。何氏楷曰。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總在晡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集傳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猶亦同也。

管見 彗嘒本字。帚也。彗从口从彗。殆謂以氣嘘物者其
出於口之狀有如帚耳。小星無名而三五參昴之有名
錯列其間。猶米之雜於糠也。觀者於小星叢中別識所
為三五參昴而不為所混。則如吹糠見米然。故曰嘒三
心星心之旁則房也。房四星危下有鍵閉一星屬房之
四星上梢曲合而為五可矣。毛傳謂五為噣。孔疏言五
為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云
柳為鳥喙。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
撥柳本八星不得稱五。疏特據元命苞為注脚。如他書
不合何哉。或謂柳八星於五數多。房祇四星又於五數
少。胡不舍鍵閉而言四耶。曰東方七宿亢氐箕皆四星
故因鍵閉屬房遂合而稱也。欲以別房於亢氐箕也。或

又謂亢上有大角星一氐外有天乳星一箕前有糠星一亦可各附亢氐箕之四星以成五似不獨房為然曰大角臨亢不相屬天乳離於氐且辭人無識之者糠雖屬箕其闕而難識亦與天乳同皆不若鍵閉與房之如貫可一望而知也且三五聯稱之意固以心之象樹房合於鍵閉之象豎一橫一豎作丁字相倚附同為東方七宿之中星故言三而聯稱五使心之三星備証於房與鍵閉合之五星即以識其處而不惑耶在東之東指天體東方之定位言非只謂初昏始見於東方之時也天體之東方蒼龍七宿驪馬故言在東而三之為心可知矧唐風綢繆篇詩於參亦稱三星也苟非以在東別於在西恐知三之必為心而不為參乎三以在東而定為心則五之亦在東以心旁之房合於鍵閉若實者蓋可決然不疑矣參本七星除兩肩兩足中則三星也故俗語候參心於夙夜間皆謂看三星云參心或稱參辰亦或稱參商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注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又公羊傳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注大火謂心星伐謂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故皆謂之大辰總之參心之迭見南人不加之意北方之耕者每據為節候之己其宵征者亦借作更興之驗是以此詩言肅肅宵征而發端於星前章首心後章首參也前章以心為主心三星兼言五者既以房之合於鍵閉同為東方七宿之中星矣至後章以參為主而又兼言昴昴七星小而成聚本不若參之昭布可與心敵也然參居西方七宿之末昴居西方七宿之中舉末而中不可遺舉中而末乃並見非泛及者又昴之七星其一隱難見亦或以為六星猶夫參之七星其四上下岐稍遠則常以為三星也維參與昴維宗須項上三五說來三五在東參昴在西一似兩不相涉然然三為

心為大辰參亦為大辰則於三之在東者請其與西之參相維可矣三獨為心五合房於鍵閉同為中星昴亦為中星則於三五之在東者謂其並與西之昴相維亦可矣維作緣聯繩牽之意看不得概為語詞肅肅謂斂容屏聲也以宮中之深嚴際夕時之寂靜其眾妾辨星往來則見其狀之為肅肅固宜征為行旅趨途之名宵行曰宵征者獨晦宴息惟征夫每失其常故以宵行之莫敢遑息比於征夫之征曰宵征夙夜在公由所稱抱衾與裯推之非進御於君所乃更宿於夫人所也眾妾於君所稱公於夫人所亦當並稱公其夙夜在公於寔以夫人所有閹寺居守於外必尤有眾妾更宿於內抱衾與裯抱擁也謂其夙夜在公時擁此衾裯以坐而假寐云爾衾裯雖異名而其為被則同兩舉之見抱者非一人也寔命不同寔命不猶命謂爵命如周禮大宗伯之屬典命所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之類是已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夫人之尊於眾妾者以其得從君爵之命數也寔說文曰止也徐注曰寔如此止如此也當時眾妾之肅肅宵征以更宿於夫人所者雖為夙夜在公抱衾與裯而夫人之惠下無所不及故皆以為我眾妾之異於夫人止此命不同耳止此命不猶耳若以夫人之惠我眾妾言之夫人蓋自忘其為夫人矣豈復見夫人之尊於眾妾我眾妾之絕遠於夫人哉

江有汜美媵也

〔管見〕江有汜之美媵以其從嫡夫人以歸而不見容乃卒能安之也觀首二章言其後也悔其後也處是於適怨而不怒觀末章言其嘯也歌是於已復哀而不傷矣豈不洵可美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集傳〕水決復入為汜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

〔集說〕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集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集傳〕沱江之別者嘯蹙口出聲以舒其憤懣之氣

〔管見〕正義江以南水無大小人皆呼為江按漢在江北亦稱漢江則於水呼為江者並可概之漢以南矣水決復入為汜決謂人決之如作渠引水者是小洲曰渚則以水中之土高上出岐水而為二也沱以它古佗字蛇也蛇行曲而疾人以溜名水之別出為支流者似之不必泥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沱看江正流水大以

喻嫡汜渚沱則旁流也水小以是為媵自喻矣江有汜汜之決者有時入江有渚渚之岐者有時合江有沱沱之別者有時并猶之嫡與媵之分雖本有正有旁有大有小不可以一視及其嫡歸而媵亦從之歸則將見嫡媵之長相依而不得析之離也

入歸而媵曰之子歸

之由來耳左右之為以一曰不我以再曰不我以謂之子立意疎之舍我如殘麼然總莫令其猶介側也許以從之出入為與一曰不我與再曰不我與謂之子实計遠之卻我如鬼魅然總不使其仍躧隨也不相問而經所居為過一曰不我過再曰不我過謂之子矢志絕之避我如冦讐然總毋俾其更目過也凡若此者以之子之歸但知今之遣為少女竟忘後之將為老婦故主於專寵因之多妒其有媵而不見容乃爾甚也然華落色衰曾不一瞬是以首二章媵之代為嫡計者曰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其字指嫡言其後二字並當一讀也悔與其字義相近也悔也處猶亦悔亦處云爾以為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今固不念我而或翻然悔矣為計其後設復有之子以爭妍進身則前之之子有屈而願為所以亦罔不以者自維往事專寵已成愛弛多妒徒為怨叢於此能不悔乎不悔者也悔蓋其後之以窮思返有是必至之情也特不及其時而不知耳處之非安其居乃幽之不令得出之謂以為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今固獨忍我而使予然處矣為計其後苟復有之子以負勢偪人則前之之予有退而求為所與亦固不與者羣指昨非輿寵難容敘御多妒合使閉門於此能不處乎不處者也處蓋其後之以睽致孤有是必歷之境也特不及其時而亦不知耳至末章曰其嘯也歌此其字則媵以自指而為身計也其嘯二字亦當一讀也歌猶亦歌云爾以為之予歸不我過不我過今之跡情絕跡固令我不免痛心疾首能為嘯而不能為歌矣然其嘯究亦無為也我見擯於今之之子之子又將見擯於後之之子不悔者也悔不處者也處悔已無及處則長然其誰欲過其誰暫過耶專寵報以孤寡多妒歸之禁錮天道好還人心大快言念及此而謂不可歌乎今不歌而後也歌蓋其嘯之由構極而舒散者有是必遂之情也然則我不必及其時而後知正可預度其時而持以自解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管見〕何謂惡無禮按首章曰有女懷春此女之淫者二章曰有女如玉此女之貞者女不貞而淫所謂無禮也女以貞而惡女之不貞而淫所謂惡無禮也舊解誤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集傳〕麕獐也鹿屬無角

〔管見〕麕鹿為淫女寫炤於麕一名獐本草謂獐喜文章故字从章獵人舞采則注視是麕為悅色而目淫者矣至更合諸鹿之喜交而性淫者並稱之其意固即以麕鹿目淫女而序其非人類也懷春蓋其微已麕鹿胡以死死於犬耶說末章言尨吠可見若其死自人致之鮮不執以歸者惡能聽其在野而使白茅包之白茅純束也哉夫麕鹿在林其為犬所齧而死於野者又何以故以其懷春此至此春取陰陽交而萬物生之義懷春謂牝獸以時思合子忽不自禁輒四出以求其牡也麕鹿懷春則腥臊嗷於野因是犬為踪跡其所在逐之遂齧以死然則此猶死麕死鹿當主牝麕牝鹿言之惟牝而後懷春故得舉以加諸淫女而辱之曰有女懷春也白茅為茅類之一種以其莖白根亦白得名於莖葉無與易大過之初六曰藉用白茅傳曰柔在下亦但因白茅特柔其在下為能藉而已非必於白取潔清也包之謂死麕沒入於白茅中有如包耳凡包之固者必束於死鹿更言束亦著其沒入於白茅中者有包之象尤有不解之象以是為束也可純讀如字絲也白茅亦稱絲茅故借絲能束之意而古純束白茅包之白茅純束宜乎麕鹿之死所人皆莫得知矣其卒知之者則以林有樸樕故爾本草謂樸樕即槲樕與樸為類木並堅而不堪充林止宜供燎故大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也棫為櫟之無實而心亦者樸樕與棫聯稱則但舉樸字樕字从省林有樸樕此求槱其者所必至也將入林因先適野將采樸樕亦先躡白茅於是死麕死鹿之在其中乃見為白茅包之白茅純束如此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士為男子之通稱吉士當與貞女同德蓋亦保身如玉者誘言女誘士非士誘女也夫郊外為野野有死麕白茅已之此以懷春致然者有女而為獸行亦復懷春其泆人以求苟合雖於吉士而猶誘之是吉士亦自無情可淫女總有情矣郊外為野野外則為林林有樸樕所列麕之在野而為白茅包之殆由求樸樕之樵者見其有也然又不惟是而已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此亦以懷春致然者有女為獸行而懷春別有女為吉士之行甚惡女之懷春其遠若逸已以無虧其昭質為求其似則如玉然是淫女之誘吉士為重自污而貞女之同德於吉士乃懊自貴矣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集傳〕帨巾尨犬也

〔管見〕舒開也脫讀徒活反離也惟開故離彼女之謝其懷春者以獨全其如玉者其狀與蟬之退甲及蛇之退皮兩者適相肖焉此所以稱舒而脫脫也無感我帨感獨俗言沾染是已其視懷春者之邪惡若時氣之不正而易巾人故曰感凡受感者皆身也於身外之衣衣外之悅而亦惟恐其受感焉犯之嚴矣悅為佩巾特主悅言者以爾時懷春之女實介乎其側故爾無使尨也吠吠雖犬聲然人之呼犬為狗者亦名吠為咬咬齧也是犬之吠即其齧矣也字與亦字義相近須聯下吠字讀以上二句蓋如玉之女之訂而脫脫者其有詞以絕淫女云然耳以為女之懷春與麕鹿無以異非人類也其腥臊逼人尨將異汝而吠之矣以我處此而我之身旁有悅焉其身旁之悅有懷春之麕鹿如女者感我帨焉不將俟尨之欲吠女者也吠我哉無感我悅兮無使尨也吠女速遠我而去之可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集說]嚴氏粲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為武王之女也武王之女下嫁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為文王之風

[案]此詩古序美王姬也毛鄭以為武王之女下嫁侯國能執婦道故詩人美之其傳舊矣至宋世學者以此詩稱平王齊侯遂有一二家指為東周之詩而朱子亦不能定於是更有為之說者曰莊王命魯莊公主齊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嘗讀而疑之集傳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夫春秋以前王姬之下嫁者當不少矣然無文爾茲就或說以考莊公十有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共姬妻齊桓公桓公名小白父僖公名祿父兄襄公名諸兒則桓公乃是弟詩何得云齊侯之子也且桓公三年共姬歸齊言侯則名言侯子則非又考齊襄公於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冬王姬歸于齊是紀魯莊公主王姬之嫁於齊襄公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僖公之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僖公而王姬嫁時襄公已為齊侯五年矣亦不應稱為齊侯之子也且襄公通夫人姜氏而醉殺魯桓公莊公為魯桓之子主昏嫁齊襄公春秋譏其忘親滅理故一書再書又再書如此況齊風南山詩以雄狐刺齊襄並刺桓公聖人錄之以示戒豈有二南為風化之本又入衰世之變風乎左傳載季札觀樂於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蓋以為王化之基也亦安得有所謂刺詩姒聖人論詩首重二南則以是詩為正風所以翼經而從聖他說可以存而不論矣

[管見]荀氏說曰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也按廢道既衰帝乙歸妹之訓亡矣誰復觀古陶唐釐降嬪虞之故事乎周武王始興而王姬下嫁其王姬又風承文王太姒之教有肅雝之德

故詩人美之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集傳]穠盛也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集說]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詞也○輔氏廣曰敬與和婦德之首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呂氏祖謙曰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

[管見]爾雅釋木常棣棣唐棣移與白楊同類江東呼為扶移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又名獨搖據此則移之蘂軟蕚華不闘其特稱穠也陸璣草木疏以唐棣為奠李當從之奠通作郁郁李實似李小而酢惟華粉紅色極繁知其以李類得郁名者亦以華穠故爾至小雅稱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韡韡光明貌而謂光明者未審的是何色及讀裳裳者華篇集傳謂董氏云裳古本作常常棣也其二三章稱其華色一曰芸其黃矣再曰或黃或白然則常棣當指棣棠言廣羣芳譜花類有棣棠藤本叢生一葉一蘂三月開華不香而繁亦甚圓如小毬黃如金宋梅堯臣棣棠花詩更衣入侍宮中貴韡韡芸黃殿後花芸為多意多而黃與金同色此其韡韡光明者與總言之唐棣為棣華色粉紅郁李也可單稱棣不必並稱唐如晨風山有苞棣其證也常棣為棣棠華色黃非郁李也應特稱常不得通稱棣如采薇維常之華亦其証也何彼穠矣二句為下曷不肅雝二句作襯語非比語也後二章並視此以為彼華之特盛者穠矣謂何為穠唐棣之華固其選也是豈不足喻于歸之好女哉乃今之下嫁者為王姬其分已最貴挾貴則不肅雝王姬秉文王太姒之德則曷不肅

觀乎人。見王姬之車而瞻其貴即於王姬之車度其必肅雝為有德矣。貴而有德此非凡為于歸之好女所可例也。彼唐棣之華之。穠。惡足比其特盛與。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集傳李木名。華白實可食。

集說嚴氏粲曰言文王之孫者以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

管見上章稱王姬王指武王著姬之冠以王者自今王始此章稱王之孫王指文王著王姬之可信其曷不肅雝者又不自今王始也以為彼華之並美者亦穠矣謂何為穠華如桃李匹其匹也是豈不足喻作妃之嘉耦哉乃今之王姬為王之孫其所下嫁者為侯之子王侯皆貴而分有等差王之孫侯之子亦因之矣然王姬為

王之孫。當其下嫁雖非本與侯之子平者。而王姬有肅雝之德。不以高而至亢則見為平王姬為王之孫其所下嫁者為侯之子。當其承王姬之下嫁雖亦非本與王之孫齊者。而因王姬有肅雝之德不以卑而至屈則見為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以貴相從者尤以德相洽此後非凡為作妃之嘉耦所可例也。彼華如桃李之穠亦惡足比其並美與。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管見釣維二字當聯看猶云釣綸耳綸以牽魚而繫之故曰維集韻緡彌延切音棉通作緜亦絲屬也絲與緡皆可作綸以釣因以伊字別之伊者彼稱以為釣之得魚有維焉其釣維何維必絲也非絲則伊緡也以絲合與以緡合其維之力並可以得魚是豈不足喻昏之合好而能有子哉乃今合者以王姬下嫁絕不挾貴而以肅雝之德昭焉自是以往其合好者惟見齊侯之子於王之孫而不見其不齊亦惟見平王之孫於侯之子而不見其不平也為度其有子其子固生而貴且將生而有德此更非凡為昏之合好而能有子者所可例也如鈞之維絲伊緡以得魚又惡足比其子之非常與其得子之有本與按前章主下嫁而初合好言故先稱平王之孫後稱齊侯之子此章主合好而能有子言故先稱齊侯之子後稱平王之孫

騶虞鵲巢之應也

管見此詩特美鵲巢夫人所從之國君而序不遺其夫人者欲以見國君之樂得有夫人與文王之樂得其后妃其外內相資則一也當日鵲巢之夫人有德如鳩其夫人所從之國君有德如騶虞以夫人之德輔國君之德而德施廣遂使其國中無一物不被君之德者人感於君之德施而有騶虞一篇此國君之德之應亦即夫人之德能輔國君之德之應也夫人之德見於鵲巢之稱鳩以故於其應曰鵲巢之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集傳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蓬草名騶虞獸名白虎黑文

集說陸氏璣曰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陸氏佃曰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

案毛鄭以騶虞為獸名歐陽修以騶盖馬御虞則山澤之官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嚴粲遂引爾雅不載騶虞為證然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而顏師古注相如封禪書

亦指引騶虞他見於經疏緯書者甚夥則不得謂無此
獸名矣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
前亦不得謂
始自毛鄭矣
管見曰葭曰蓬曰豝曰豵皆借作指點之詞勿泥看葭
為葦蓬則茅也衛詩乃謂飛蓬是已有秀名荼作白毛
茸茸隨風飄揚與葦秀相似但多少異耳葭生水濱蓬
生陸地最易盛彼水濱之茁者不獨葭也皆如葭彼陸
地之茁者不獨蓬也皆如蓬則植物之盛也此為至矣壹
合也統不一而總括之為壹發非發矢須作發育之發
看生也與上茁字對豝豵皆豕子之名小雅吉日篇豝
曰小豝則非大豕可知若據周禮夏官注以二歲為豝
豕生踰二歲猶以為小可乎不惟此也即稱一歲為豵
亦未為定論故豳風言私其豵注謂豵一歲說文曰生
六月豚一曰一歲則仍兩存之也再按說文辨豝豵字
義言豝者謂其能相把拏也豵者謂其尚叢聚也把拏

叢聚皆畜之息於兩五字亦略見發明獸類豕生子極
多度野豕與家豕同發五豝發五豵雖二章分言讀者
當合看謂既發五豝而又發五豵也以一手許之至五
而手成把更以一手計之至二五而手相從是殆豝从
巴豵从從之意與凡數以十終舉二五而成十則二五
以內可該二五以外亦可推差足著其多矣生子極多
者惟豕然在他獸非可概也乃生之者雖不多而殺之
者固甚少於是獸不必豕而總覺其生子者一切如豕
之發五豝而未已焉一切如豕之發五豵而又加焉由
植物以觀動物其盛若此而豈不至哉所由致然者以
何惟國君之仁自民而究於物其道一同於騶虞之不
屐生草然故見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而植物之盛已至
一又同於騶虞之食自死之肉然故見壹發五豝壹發
五豵而動物之盛亦至也自殷降大虐毒痛四海民生
索然違問物乎及茲而太和充盈庶類繁殖其君不世
出也因特以騶虞致頌其時不易逢也因重以寄嗟乎

致感矣于嗟乎三字當一讀勝下騶虞二字為句口
中略作停頓乎與虞自一韻相從似可不用叶音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二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邶

【管見】邶鄘衛即周置三監之國名也三監之監殷在蔡冲之命稱管叔蔡叔並霍叔而三史記無霍叔既不盡信孔書矣爲再觀康誥篇其詞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實武王封康叔於衛而誥之者據此可知當日三監之置管叔蔡叔分踞於邶與鄘而康叔則守衛也昔紂都朝歌畿內所屬西阻大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置三監使管叔蔡叔康叔居之則

其封紂子武庚以存殷後者殆割北邶南鄘東衛之餘地令處殷墟之西而偏太行耳及後武王崩成王立幼周公相之管蔡流言而武庚畔亂興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此足見東征之師未至康叔獨能守衛以阻邶鄘之南北通而因以西扼武庚也其功大矣東征亂定之後成王嘉康叔之功蓋蒙武王前封康叔之衛而更以邶鄘之先屬於管蔡以成三監者幷於衛以封康叔也由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變風始作邶鄘早幷於衛則詩皆衛詩故序並稱衛不稱邶鄘惟衛~~[illegible]~~三十九篇較他國爲多因以地別之得之邶者列爲~~[illegible]~~風得之鄘者列爲鄘風得之衛者列爲衛風且邶鄘衛之名並存亦足徵康叔之有國武王初封時則邶鄘衛猶列爲三成王再封時則邶鄘衛乃幷爲一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集說】蔣氏悌生曰此篇小序朱傳極取之然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爲害義亦安敢必其非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亦安敢必其非不遇於君乎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意集注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爲精密當從集注爲定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集傳】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微猶非也

【集說】輔氏廣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附錄】李氏樗曰仁人之所憂者憂國也不可以酒解也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嚴氏粲曰柏美材也以柏爲

舟義不在柏也

【管見】此章謂人之出而行樂莫樂於汎舟者以柏爲舟堅緻牢實此可以敖遊之具也今者汎彼柏舟人汎其流我亦汎其流未嘗不同也但白日汎舟行樂必夜來安枕而卧中無隱憂而後可我則耿耿然黑暗中常有小明目終未得闔是不寐也有隱憂也以此而與人行樂雖登柏舟以汎其流其隱憂之在吾心由同舟者覩之顏面之間雖不直謂真有亦將疑其如有也於斯時也人欲汎舟我願回舟無樂乎敖遊矣凡汎舟而不獲敖遊者或因無酒以合歡耳我之不敖遊亦以無酒故乎微我無酒以敖以遊也蓋酒本足供惟我之有隱憂終不能以汎舟敖遊得解無奈何者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集傳］鑒鏡茹度愬告也

［管見］此章謂我之隱憂既不能解庶幾有人能茹度之以道其真不徒得其彷彿而謂之如有乎然求人之能茹如是必使我心為鑒而後可蓋鑒之空明表裡洞徹我心為鑒則人之對我心如對鑒然其隱憂之實無俟於愬告而莫不能茹度也獨如我心匪鑒何哉此其不可以茹必矣但使不可以茹而猶或有往愬之地我心亦稍慰也乃再四思維人之最親者莫如兄弟我亦有之矣有隱憂而以言往愬其薄䘏之情況不能令彼喜亦必憫其不得志而哀之不致斥其詆自疵而怒之此其常也因其常而執以為憑者謂之據此可據乎不知其不可據而以言往愬雖不大言而細言不多言而約言細言約言特薄言耳初未嘗盡往愬之意以傾我之

憂而其不可據者固已不免拂往愬之情而逢彼之怒矣以兄弟之最親若此其他又何論焉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附錄］嚴氏粲曰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趣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心不可轉不可卷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

［管見］此章謂兄弟之因我往愬而不免於怒者蓋怒我之狃於方直不識時宜故人得選而已不與耳然則怒我獨非以愛我乎而究之終不諒我心也竊觀器用之屬如磨石碾石皆石也其體圓而可轉我心非如此磨石碾石之石是能方而不能圓不可轉也又如蒲席竹席皆席也其質曲而可卷我心非如此蒲席竹席之席是能直而不能曲不可卷也若人之務圓曲以求選者其心如石之可轉如席之可卷其威儀則棣棣焉我思內藏者為心因心外見者為威儀威宜可畏儀宜可象也若之何有威儀棣棣者木之有棣其華甚穠與婦人女子之以脂粉助艷悅人者為近乃人心不似我心其威儀所著此亦一棣彼亦一棣是不欲其可畏可象而弟求為可愛可憐今日之選殆非此輩莫屬矣然以是得選彼自以為頭等出色人我直謂其下流無恥而已惟盡舉而去之可也其可選乎我既以為不可選又豈肯以慕其得選忍而為此態乎兄弟之怒胡為者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集傳］悄悄憂貌慍怒意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附錄］鄭氏康成曰羣小眾小人在君側者

［管見］此章謂我之見為威儀棣棣者蓋羣小之狀也適中當世之選而我特以不可選擯之羣小不敢言而敢怒此必見慍矣以故我之憂心其悄悄然獨成為隱憂者徒以慍于羣小不容我之獨為君子耳回思與羣小並列以來彼之於我亦既覯止眉頭便皺若有所閔然其以我為眼中釘者不既多乎由是我之受侮即其覯閔之時強者注視懦者側目遇同朝若仇讎其情形使人不可耐者亦不少矣何能甘心也人生世上以言動者必以夜息息則靜矣我當靜時而自言不休竊舉所以去羣小之法而思之遂至耿耿不寐每於其寤而拊心其辟蓋有摽也何也思夫覯閔既多而覯閔者方與受侮不少而受侮者亦未艾乃卒無如此羣小何此所以寤辟有摽蓋直恨我寄身我身有手無緣得請於上竟操利刃以按法誅之耳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附錄】鄭氏康成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嚴氏粲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管見】此章謂羣小之不能去由其能蔽君使不悟耳今夫日往一日日之積為居猶夫藏貨務多而寖以增益也月往一月月之累為諸猶夫集人既衆而難於指數也乃其更迭以成此居諸者先明漸減晦塞加深竟如日月之薄蝕然是以迭而微也日月微則天地閉混混沌沌不成景象矣揆厥所由胡以致此哉君為日臣為月臣昧心以蔽其君而君以被惑不悟為日月微然則專蒙罪於羣小彼固無辭特以我亦臣也其與羣小並

列雖自獨為君子又何從別白耶每觀衣之有澣衣也亦有未可一概者何則澣之而垢汙竟去是澣衣也以與可澣而是之若澣之而垢汙不去非澣衣也亦即以其不可澣而非之今日者我以羣小盈廷而有隱憂蓋不忍不為君子而憂其君也遂而自問心之憂矣亦既至於耿耿不寐矣無如有憂而隱既使人莫由茹度又令我窮於怨告則欲自見為君子使不無於羣小涸濁之中難矣是豈不如衣之匪澣衣者便可說到一河水洗不清耶將謀潔身勢必出於奮飛而從可乃我於靜時自言耿耿不寐忘舉所為不克去羣小而有以自處之道思之固又有不能奮飛矣何以故朝無君子誰為君憂我以求自脫於羣小而決然捨去毋乃不仁甚也不然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我之於羣小特不免於慍耳要亦無如我何也又何所為而不能奮飛乎以故凡為禽鳥之不能奮飛者或為樊籠羈縶不則羽翮中傷我則幼無他故而但曰不能奮飛以其心有所不忍而不[illegible]自今以往惟以心憂我君亦即以矣殆我君而已更有何道以自處哉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妾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管見】綠衣四章序特指為傷已則可知其不怨莊公而亦無所仇於州吁之母也此莊姜之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集傳】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管見】此章謂夫人與妾之附於君其親切之至並猶衣之附於身然夫人正為黃衣妾非正則為綠衣蓋其常也乃今觀於綠衣而不勝太息矣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夫豈猶是綠衣之常哉蓋裏所以襯衣者綠衣黃裏則

是以正嫡為妾妾之貳而增其寵也如之何勿憂凡人有憂者必尋一了當之路而有所維今我還而自問心之憂矣其將曷維乎維其已耳人死則為已我不已而黃裏之自處難甘無復生人之趣且恐綠衣之相逼日甚彌增沒齒之羞以是而知生不如死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集傳】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集說】孔氏穎達曰前以表裏興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嬖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管見】此章謂嬖妾之為綠衣其反常者豈一端哉綠兮衣兮非只綠衣黃裏已也馴而至於綠衣黃裳矣裳下於衣則亞從正嫡下於嬖妾而承奉之視為之貳而加甚其憂益復難堪也於此更還而自問心之憂矣其又

号維于前者維其已兹亞維其亡也人死為已既葬則
以反而亡焉亡者死之久也使我蚤化為異物則雖不
見先之為黃裏以貳綠衣猶得免於今之為黃裳以下
綠衣也乃逝者日不知其幾天若獨忘我而不奪之速
歲月苟延竟成陵替縱使及今而死猶自恨其不蚤也
尚何以生為哉○按女子善懷陰性主殺維其已維其
亡逼真閨中情態也
舊解已亡字似泛一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一

管見女音同男女之女訧字从言从尤口過也此章謂
我以憂而欲已欲亡其如不已不亡何哉苟因心而發
於言其對問者或形為激懟則怨詈詛呪之口過將至
是有訧也而我竊有以自免矣今夫綠衣之質絲為之
綠衣則綠絲也然為女所治則其先雖染綠亦可以法
改染黃也故因綠衣而有感於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在

古人之由變妾而易為正嫡者亦如此綠之為女所
治矣今有人焉不安於綠衣猶不遂為黃衣則綠絲未
為女所治而我之為裏為裳仍自獨成其黃也以故我
心之憂雖至於欲已欲亡初未嘗遷忿於口以有訧者
我思古人之治綠為黃其為變妾同於今矣即易為正
嫡乃更甚於今則能俾我怨今人矣能恕之則可不至
怨詈之詛呪之又何訧焉訧不可有所以無訧不可忘
固猶計及於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竊自見其得力有如
此者一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集說嚴氏粲曰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
喻不逢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一
管見此章謂我口無訧我心仍有憂也其又何以自解
乎乃今由綠衣之外更念彼絺綌而有感焉絺兮綌兮

時至則適體時過則淒其也淒為水涼之意
絺綌而令人淒其者何以其時暑退涼生風實為之耳
至是而絺綌之為衣不可服矣今之見為綠衣者以變
妾而勝於正嫡其時未過尚不在棄捐之列我思古人
中有變妾焉其初昵愛其卒棄捐固有如此絺綌之淒
其以風者念及此而知綠衣之為衣其現在之甚盛由
目擊者實勞我心也云胡不憂綠衣之必至於不可衣
其將來之寖衰可臆度者又實獲我心也云何其憂然
則我前此之維其已維其亡幾縛於憂而無以自解則
猶見不到此也一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集傳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一
集說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
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
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事
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
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其志也○顧氏
夢麟曰案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
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年
公之四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
作則在君完被弒後州吁未殺先嘗春夏之間見燕以
託興一

〔管見〕燕燕雙燕也指雌雄成匹者言于飛而其羽差池蓋明其卽泥巢入尾者此出則彼入彼出則此入耶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于歸當就戴嬀從嫁於衛之初說非謂後之歸陳也之子于歸既來處於宮中矣念其獨勞於室之不違當不減於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其作也乃今者以反歸而遠送于野不獲密通宮中情何以堪乎凡宮中之人一旦遠適外野此有可聽聽之地也送之子于野而瞻望弗及竟如一物無所見者獨以見所送之之子而淒然泣下涕出不知其多少其狀有如雨然故目昏而視不明雖有可瞻望而弗及瞻望也蓋注瞻望為盼之子非是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集說〕何氏楷曰頡說文云直項也頏爾雅云鳥嚨也將持也

〔管見〕頡之頏之言燕之哺子也以口哺子必頡之而直其項亦必含吐以喉而頏之者之子于歸將求之子也亦既有之其鞠育之專力以視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共致恩勤者豈少避哉而今則于歸者反歸矣以送其反歸而遠于所于既遠便當訣別也又復將之而攜持不忍釋手將之者不再行亦難卽返則佇立之時也遠送于野亦佇立于野其時詎無可瞻望乎然而瞻望弗及者以佇立以泣猶然如雨而未已耳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集說〕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管見〕燕之子既成出巢之後返則繞屋自求處所然則入舊巢者只久之亦不復返則知燕燕于飛下上其音蓋因不得有其子而鳴不已耳之子于歸國當生子既成而立為君者卒乃被戕於變人之子所不獲終此其心之竊自悲咽求索無方以視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同聲若訴其悽急無異情也今者既不保其子于衛而復以其身反歸于陳陳在衛南於此而遠送之是遠送于南也所送者南送之者不得俱南當佇立以泣之餘亦姑忍涕言旋矣於是時而猶瞻望弗及者則非以泣故也蓋之子既去不在目乃更在心身不得與俱南心更不得不與俱南此則所謂實勞我心也瞻望者以目亦以心泣傷目而視不明我心勞而不注於目則雖不泣而亦視而不見也故弗及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集傳〕仲氏戴嬀字也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勗勉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纂〕史記州吁襲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諜因殺州吁于濮據史以論詩則戴嬀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遂而惓惓於戴嬀為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與

〔管見〕仲氏任只者仲氏雖婦人女子其擔當正使我嘆服也其心塞淵塞者心閟密而無隙可窺淵者心深沉而無底可測耳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亦卽見其心之密淵不可窺測處夫州吁能殺桓公而自立獨能忘時於

其自出之母仲氏而聽其歸陳乎。緣仲氏之塞淵終於溫而不厲且惠焉而能順之。安仇讐。於和易克完懸以矜馴其善自慎守其身如此。故得脫然歸陳以謀討賊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謂桓公非謂莊公也。寡即老而無夫之稱作寡德解擬於君矣。衞當莊公既卒子完立是為桓公至十六年而州吁弒之。故稱先君此戴嬀所不能一日去諸懷者。惟莊姜嘗以桓公為已子則當有同心也。故於遠送之時以為君討賊之事重吁寔焉其勗之謂何。以為在陳之事妾勉為之在衞之事夫人勉為之此別應須各努力也。卒之州吁死於陳其謀雖自石碏而能使陳侯必執州吁而殺之者出戴嬀之力必多然則莊姜之稱仲氏任只為不誣矣。雖然仲氏之能任莊姜知之石碏惡乎知之耶。度當日執殺州吁之謀石碏為之主戴嬀為之使莊姜則又於主與使之間兩為之幡於是莊姜知戴嬀石碏因莊姜而知戴嬀一心并力不數月而謀成仇雪矣可知莊姜所謂先君之思者。微仲氏勗之。而其日勗罔未敢暫寬也。

日月衞莊姜傷已也

管見 綠衣與日月終風序稱衞莊姜之傷已。其詞雖同而義各有屬也。綠衣作於莊公未卒之時雖嬖人上僭而媢妨莊姜之位耳。故始而憂之卒猶自排遣之。非傷已者特自傷而於人無深怨也。至莊公卒桓公立而被弑乃作日月以著嬖人之陰很至極。更作終風以彰嬖人之子州吁之強戾亦無倫也。然則此兩言傷已其於人不復能行厚遺獨傷已之無力以制之云爾。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管見 呼日月若呼天也。天體湯移而日月則懸象著明。滋不呼天而呼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言日之積有加無已是為居月之累為數甚衆是為諸此其照臨下土固已久矣。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如若也。之人指州吁之母嬖人言非謂莊公也。女子多稱之乎此言之人亦之耶。逝者死之別名不得作發語詞讀生不同時者為古如今人謂前之死者為作古是已處與居也。逝不古諺言人窮則反本於其將死而言善驗之乃若之人之使我太息者生為不祥之人死亦為作憂之鬼度其長逝之時其所遇於地下者不今而古殆猶不能相安以共處也只況我固與之同時並生而在今乎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則何也。有定當貼州吁之自立為君說寧非訓何蓋猶俗云安心耳。顧字承上日月之照臨來言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目然其照臨下土者即於下上之人無不顧之者也。今以之人之逝不古處如此而其子之自立為君又居然有定則益有所藉以自修大而

我之在下土中竟以其偏處而側足無所是日月之照臨其不於我垂光一顧之者幾若人之安心出此矣此在之人固實幸其然而究之胡以能然耶不可解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管見 上章言照臨下土對下顧字此章言下土是冒對下報字報為報怨之報非泛作酬答解其意以為日居月諸固從來下土是冒者苟因其高高在上之勢為下土之有怨如我而末由報者代為報之度其所施災沴可得降雷霆鬼魅可得驅也。今日者我豈樂有怨哉。乃如之人兮其於我視若仇讐而不相好者殆其身雖既逝而其心猶不死則現在之毒予不能不仰天惟心而有望於日月之我報也。無何之人之有子其自立為尤

者既有定矣定其子者苟有意則不為我報其母者竟無心也豈之人之力無不可逞志於我而亦能使下土是冒之日月竟從其所欲而無權乎非是而胡以能然耶又不可解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集傳]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

[管見]日月出自東方何待言內莊姜言之則謂我齊人也齊在東方日月皆自此出則照臨所及雖下土兵之於我似尤為親切也而已寧不我顧矣是忘我也然使忘我而不忘之人則日月之照臨於人之良者不蒙春注而人之無良猶莫逃其鑒察也乃如之人兮雖嘗聽其言為德音而其言之意總屬無良是口是心非也是

口蜜腹劍也下土中何地可容此滅理喪心者乎乃今忍其子之自立為君既有定矣定其子則於其母竟寘焉若忘矣以我與之人合計之日月之照臨寧不我顧我之善忘不足多固可忘也彼之人之德音無良其惡豈猶未稔乎而其子之有定以忘其母者則胡能俾日月之照臨也可忘耶此尤不可解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管見]再言東方自出則謂東方主生者也我實得從近於日月自出之齊受其生氣以生此必有所以生我者我自思之我固女子也女子有行必遠父母由今而痛念於父兮母兮其始雖欲卒畜我而不能矣既還父母而適於茲則宜使我從夫以有子也凡父有作者必承冀子以述我無父道而望其有子以述乃父者無兩心也今者之人則有子矣有子而自立為君則有定矣以於我逝不相好之人而其子有定其寧不我報者固然獨奈何不為我報又轉為人報我乎夫報我而報我而了我躬猶可言也乃衛人之子並不令我得以他人之子為己于是報我以不述也以之人之有可自立為君而有定以我無子而養入子又被弒於之人之子而不述相形之下使我瞻日月而欲問其胡以能然則蓋不可解矣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附錄]蔣氏悌生曰朱子以日月終風二篇為非因州吁之難而作令觀詩文所謂無良所謂謔浪笑敖等語又豈宜施於莊公若反序說而欲更置此二篇於燕燕之前孰若只從序說而亦無害於義乎

[管見]日月因嬖人而傷已終風因州吁而傷已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集傳]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管見]風之狂者烈者至其極則曰終風明其更無以加耳暴突起也其意以為州吁本鬱氣所鍾終風似之我欲謹避之者乃終風之中人既不可當而其始且突起而暴使人不及避之則我今日之不得已而見州吁蓋如是矣其見之如何維時彼不顧我則怒乃反顧我則笑焉知其笑非順也敖也何以知其敖以其言不正而謔其貌不莊而浪故有以知其笑之敖也笑敖之意何意乎蓋曰女以完為子而我殺之其如我何女向不以我為君而我今自立之其又如我何他無能為不過中心是悼而已嗟乎我誠無如彼何也亦果無他所為不過中心是悼而已也尚何言哉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集傳〕霾雨土蒙霧音戊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

〔集說〕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下上也○徐氏光啓曰蒙霧閉塞不開之意

〔管見〕此言終風突起之時必雨土蒙霧使人目不得張則既暴而且霾也今州吁之始來廹我以不及避而必見之既如終風之暴矣而其來之放蕩無忌則所謂浪也又實廹我以欲速避而不欲見之是豈不如終風之霾乎斯亦何樂乎其來也而彼則肯來夫我之於州吁嫡母也以彼為庶子而肯來亦似非敖而逆乃惠而順者然其肯來似惠而其不肯不來則敖也凡人有來則必往既往又復有來其端每不得絕今我之於州吁獨願其莫往莫來者竟自今至於後日之甚長而無異心則不勝其悠悠我思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集傳〕嚏鼽音求嚏也○禮記月令民多鼽嚏注云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

〔管見〕上章惡州吁之浪此及下章斥州吁之謔故其詞兩擧寤言願言以互勸之以為終風之暴能雨土亦能興雲則既霾而且曀矣何以有曀以雲興則蔽不有日故有曀耳今我之於州吁見其浪則已刺目聞其謔則尤為駭聽也何也以庶子而謔於嫡母此謗語所謂黑了天也能無因其謔而致歎於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乎其謔如何我不必詳擧以示人但於其小言者則以為譫語於其大言者則以為胡說而已今有人寢息在牀或當其寤而有言必不寐也乃州吁之言兩胖炯炯猶之寤言矣而其言竟如夢囈非不寐也有言若此非譫語而何又如有人寃抑不得伸囈呼籲於神而發願言則其氣激於鼻口之間而喘咳作聲是嚏也乃州吁之大聲疾呼以為言揚手擲足雖願言不是過矣究之無言不疾似難自主初非迫於不平而鳴則未見其嚏也有言若此非胡說而何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管見〕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兩其字當貼州吁說虺虺謂電光之掣如蛇也此承上章言終風興雲則不日有曀是固然已然使曀而未甚則雖不日而其光猶彷彿過之至於終風不已而雲之興亦不已曀而又曀則直使白晝如晦而為陰矣彼州吁之以庶子而謔於嫡母其不知上之有天與夫天之有日度惟此曀曀之陰乃州吁之所以成為陰者也非是而於其陰不以以故始之以終風而有曀見為不日耳未嘗遂有如靁者乃州吁之以庶子而謔於嫡母即敢於其謔嫡母亦示成於嫡母則又有虺虺之靁以成為州吁之靁者非是而於其靁亦不似盖靁之始作有電如虺又作隱作見而虺虺則其勢必壯彼州吁之謔其肆行無狀者之為靁乃至此是尚可明擧其言以示人哉亦仍即先之疑為譫語胡說者茲益信之而已夫人之寤言者必不寐更無他議也可知見為寤言而仍如寐者其為譫語無疑矣至若人之欲白於誓而有願言可於其始之驗之尤可於其後之懷驗之蓋願有盟於神而言則銘諸心也若乃有言如願言而卒之竟若未嘗言者是不懷也許惟病狂喪心者乃出於此則其為胡說益無疑矣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集傳〕土土功也國國中漕衛邑名

集說曾氏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何氏楷曰鄭在衛之南

管見鏜音湯金聲也謂鼓聲者誤兵即士卒之名非指五兵也土國城漕土即城功城亦土功互文耳言今治將用兵南行以伐鄭矣行既有期更聚其衆而試之擊鼓以進鼓聲蓋鼕鼕者於其擊之既緊而詘然止則鏜也鏜非鼓聲以節鼓而不疾不徐聽者正欲於擊鼓中得其鏜矣擊鼓其鏜今之兵將行而更試之如此豈謂用兵非得已故慎於臨行乎乃我見主於用兵者則踊躍馬飛揚浮動視我行猶兒戲然南行之兵危可知已我不暇為人計能不自計乎國之中有土功馬以完城也又因漕無城而以土功城之此雖不用兵以與築必用兵以守禦也兵有居者有行者我不獲留於國亦並不獲留於漕而獨在南行數中用之以行無奈何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集傳孫氏子仲字平和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集說毛氏萇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

管見伐鄭之役州吁自行故九月為陳所執由上章言其踊躍用兵推之其肯不自將乎集傳謂孫子仲為軍帥當不其然平陳與宋與字與上平字對蓋言助也不我以歸以謂以力挾持之耳此章言今之南行伐鄭以

宋為主而助之是與宋也而不獨衛與之也其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於時蔡於衛尚無嫌陳為州吁所弒桓公之母家則仇國也乃更結和以與陳平而因合之以與宋平陳與宋我閒其為孫子仲之謀也而州吁從之矣但宋君新立且由穆公出其子馮於鄭而立之者不數月而遂思伐鄭以求夫馮之國人其能用命乎若此者必是宋不可與也況州吁之弒桓公未幾而戴嬀歸陳又能一日忘其子之仇乎可知平陳而陳未可恃雖許合於衛以與宋窮恐其利宋之敗以及衛而使州吁自以身首授鄭軍也然則州吁此行能以我出不能以我歸矣以故彼方竭躍自意初無他志而我之憂心有忡則不勝其惶怖恇營無地自厝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附錄歐陽氏修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蓋為必敗之計也

總論曾氏鞏曰非獨爰居爰處之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詞一篇之意皆如此

管見猴屬有猨取其行能援木故字从爰又免不援木而捷足善行亦以爰爰象之則知此言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三爰字有如俗云趕緊之意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上于字訓往下于字乃語詞也謂夫我之南行其必至不我以歸者以其行之道里與戰之時日計之蓋不遠也軍行每日定有宿處是為居及頻易所居而與敵相望則駐而不行是為處此居與處之間在踊躍者之心以為我兵之行不按程而及其所居不可已我兵之居不刻期而及其所處亦不可已以是而爰居也爰處也若惟恐其取敗之不速者夫州吁之必敗我見其平陳與宋而知之州吁之必速敗我處其爰居爰處而亦知之也其敗之狀如何凡戰者步卒前而騎卒後至於全

軍盡潰則其馬以狂奔而喪有莫知其所之者彼州吁之用兵必至於此則是以踊躍而爰居爰處不亦即以踊躍而爰喪其馬乎以故我之不歸早已無可僥幸為家人約苟以予骨當收而往以求之平原枕藉中從何處別識耶彼地苟有林馬我必以其下為死所則求我者但曰于林之下不忘此大概而已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管見]契苦計反合也說與悅通喜樂也謂人之於人生則親切相契死則隔遠而濶無如何者以我與子之為夫婦合二姓之好所謂成也人有成而說者亦有成而不說者我之與子合好以來歡愛彌篤此成而說者矣說之至即契之至也猶憶前時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蓋期同至於耄耋皤頭而未艾獨成人之生相契而終無以死而闊也其願之篤摯若此而乃不免今日南行之訣別此情何以堪乎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集傳]于嗟歎辭也活生洵信也

[管見]信音訊不疑也此承上章言我與子期以偕老而適會此南行之從則望其相契而難免於闊矣于嗟闊兮我今日執子之手依然覿面也而已千里萬里不啻者生之數不及一死之分已逾九耶我豈不可活乎而彼踊躍用兵者乃不我活是此行生離之時即死別之時北與南之相隔即幽明之隔也不我活兮而豈不痛哉抑尤有可痛者人之不我活我知之而不忍不言之人雖或聞之而仍莫必其能信之也天下事惟洵然者為可信我與人一也奈何人之不信者即我所謂洵然者乎于嗟洵兮我之言從孫子仲耳然與子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其不我活者洵然矣可信也耶言爰居爰處矣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其不我活者亦洵然矣可並信也而在踊躍用兵者方不知其洵不自活而信之死安能知其洵不我活而兮之耶不我信兮我自是焉然生理矣其死不可避其怨何終極哉按擊鼓五章衛州吁必死於鄭之戰故從軍者不勝其自危卒之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何嘗有若詩所云云耶然衛州吁之必敗可料鄭之能戰不戰使踊躍者亦無所為而自還則不可料也豈得以慮敗為過計乎且州吁自鄭還而為陳所執遂死於濮則其敢於與宋以謀伐鄭者軍雖幸全而其誤於與宋而先平陳者身已不保是豈不仍在詩人所料中耶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案]序曰凱風美孝子也又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

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則以為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而不及其母之不嫁盡據經文而言而不衍述其事也然猶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則亦不盡廢古說矣夫使當日孝子自責不能感動其母卒致嫁去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為孝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集傳]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集說]李氏巡曰凱樂也許氏愼曰棘酸棗也陸氏佃曰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胡氏紹曾曰棗棘皆有朿音次棗立生獨高棘列生獨卑

管見 樹之幹為身外則皮中則心也棘心者言其初生時有莖如筋縷可以當棘之心耳棘非美材為棘心之小者猶未遂也其不美也故以夭夭稱焉劬勞蓋勞極而腰脊難伸之狀母氏劬勞非直懷其恩勤云爾如其意言我七人之在襁褓時並如彼棘心之夭夭然吾母氏之心獨患其子之不育不患其不令於是至於劬勞而有所不惜焉蓋謂令日雖我劬勞以養其小者他日即有報我劬勞而待其老者也豈復料其後之有子七人終以不得已而不安其室乃思去乎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集傳 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集說 劉氏彝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心彝氏槃曰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聖者明遠之稱

管見 棘心既長而為棘薪則不復見為夭夭矣人之養子者少則皆似為令子長則皆賣為不才子大抵是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則謂我母氏之於子非惟不忍撲撻怒呵亦不概見者何其善哉但人情溺愛則不明幾於愚矣而母氏之善則聖善其於我七人之同於棘薪而無一令人者皆如聖之洞若觀火然則知向之劬勞徒費非可藉以終身故不安其室而思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管見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爰者急求也有之義為得寒泉地下泉也浚即浚井之浚非衛邑名下極底也二句蓋七子之不得留其生母卧榻與痛哭其死父共以為我無令人故母氏不安其室而思去若使我父猶在則有藉以安我母也而今何可得哉假如人以不有寒泉而急求有之迫在浚之至於極底而下也不下則浚不深而寒泉亦不有故有謂寒泉為重泉九泉者嗟乎寒泉之所在我亡父之所在也其能復起於地下乎父死而母氏獨存使有子不多雖無令人而猶可支也乃今固有子七人在母氏既獨當其勞亦且不免徒勞罔濟而以苦終矣由是思之前之勞為劬勞不堪回憶後之勞為勞苦益復無聊又何怪乎不安其室而思去耶我是以念母氏而益痛吾父之不更生且深悼吾七人者之虛生而曾不早歿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管見 睍睆黃鳥謂鵙也鵙食母不孝故孝子如七子者借以自劾耳按本草李時珍曰鵙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鴝鵒目如猫目其鳴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前涼錄云張大錫言北方美物桑椹甘香雞鵙革響皆指此物也陸機詩疏云鵙大如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是已又按說文睍出目也六書故睆目圜轉也鵙綠色近黃故名黃鳥其睍睆出目而目圜轉者則所謂如猫目也曰睍睆而食母不孝之狀亦具載好其音者鵙本惡聲以食桑椹而改音須思樂泮水之卒章可證已載初也始也平時不好其音而今忽然於鳥為初變於人為始聞故曰載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言睍睆之黃鳥一旦而載好其音非特人不惡聞之也縱使鵙猶有母亦當不必樂其惡聲而惡其好音矣今者有子七人而使母氏不安其室而思去苟非同於鵙之食母何至決絕乃爾乎待念我七人之不獲事母其比於鵙者皆為睍睆之黃鳥匪已設使獲有一人焉能為鵙中之載好其音者則亦可以慰其心也乃七人中卒無此人而母心卒亦莫慰是並鵙之不如矣然則雖云有子何以為子雖云七人何以為人哉○按序以凱風為美孝子是必能挽

其母之去志者今即詩而度其情事如七子念寒泉以痛哭其父彼母氏獨不亦哭其夫耶此足動其不忍背死之心矣但婦人志既有他念子與行便不難砂漵以為矣也其去志能必挽手至若七子以莫慰母心而致傷於睍睆黃鳥之不如則非以空言自引咎止其心盖曰我七人至此不得容於有子之世矣母苟必行惟同以一死送之即相與見吾父於地下已耳以是而其母得留不去而七子以孝子聞

雄雉刺衛宣公也

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管見〕雄雉四章本為當時武臣之私鬪者作也而其故由於軍旅數起則衛之宣公實致之故序為探本之論使後世知武臣不足責而在用武臣之君不得辭其責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管見〕雄雉善鬪本可通喻從軍之人但下章稱展矣君子則此之從軍而比於雄雉志非指士卒言指將弁言也凡軍中有長以遞相轄皆受爵為若干其數可百故末章總計之又曰百爾君子夫君子之為將弁者以百計又羣萃於軍旅數起之時貪功戀賞必有以伎求之不遂而至於角爭相殺傷者故首二章兩言雄雉于飛謂軍中同為將弁之人其不忍於憤而闘則如雄雉其既至於鬪之很而解其鬪則如雄雉于飛也然雄雉以闘而飛先飛者敗也故其羽之既傷離披下乘不可收拾則曰泄泄其羽焉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懷者默計於心而不明言耳詒遺也送去之名伊與彼同義猶俗稱邪也路之窮者為阻其意言女今者以鬪而被傷於人其狀有若雄雉于飛之既敗者乃至泄泄其羽而莫能復振則身瀕於危雖終不死而必為殘廢自今以往皆無前路之可行者豈不阻乎以被傷於人而致阻在安必怨人書入思所以報人也一自我乎情度之我有公論懷於中而不可徑直為女告者恐以一朝之忿忘其身直是自家逕到那窮路上去此所謂自詒伊阻也於人乎何尤哉凡善鬪者必遇其敵惟戒鬪者能保其身以此內自訟同不難立斷斯獄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集傳〕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

〔管見〕雄雉以鬪而飛後飛者勝也下上其音則亦動物之有情而自鳴得意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則謂今以軍中所號為君子者一旦與同列相鬪居然兩雄雉矣乃彼也以敗而于飛既成泄泄其羽之狀以自斂伏此也以勝而于飛且為下上其音之狀以自矜詡於時豈不快於心曰我今者乃得為士卒長而不悔君子乎夫以武臣能鬪且闘勝而傷人展矣君子我不敢謂其非君子矣但女以是而快心而自我心思之如女之稱君子者惟身先士卒以殲敵人不有罪乃有功也若如今之以同官私忿而為好勇鬪很之舉以相誇傷人者不有罪乎故其事甚快女心而實勞我心也何也彼被傷者至於困殆而阻可憂也其傷人而有罪者又以旋就拘執而同歸於阻亦可憂也乃女方自鳴得意則我心之勞雖自見為實然亦仍不得徑直為女明告之矣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管見〕還字當讀去聲謂離而去之也此章言彼兩人之為君子一已至於阻一似不阻而實同歸於阻者何以然哉其故猶夫行者之爭道耳凡行者之不可爭道非直人也試思道列於地而人循之以行者地雖大孰如天之大乎人雖能行孰如日月之行乎今者瞻彼日月其行於天者自有天以來至於今無少息計其久長之不可極有不勝其悠悠我思矣但日月之行於終古卒未嘗阻於一旦豈惟待日月之能行乎我聞之日殆中道

序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九行則有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為九道也日行日道月行月道於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初無有阻而不來者若於日月之行即其道之從未嘗遠者而設云遠之或由日舍其中道之道而入九行之道以與月行或由月舍其九行之道而入中道之道以與日行月月之行並道則當其相爭而不能並行必爭道日月爭道而行其勢必有不於兩不得行而阻者此而仍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則曷能來乎是知行者爭道則阻不爭道則不阻于月之行固可隨時隨地一仰瞻而得之也且是說也豈詎與人同塗宜兩哉與人共事亦猶是矣有餘地以處人人即亦餘地以處已又何至如彼兩人之以君子遲忿遂不免即於窮路而俱阻耶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集傳朱氏公遷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

管見此言今者軍旅數起其以君子率茲有衆任事戎行者約略計之可以及百也夫君子而至百數亦安從盡覓有德行者以備員乎然則百爾君子殆不知其德行矣雖然不知德行何害惟自處以處人者宜有要耳大抵行軍所重功與賞而已有功則衆使有賞則衆求快求甚而爭鬬起不臧莫大焉若使不忮而於人之功無所嫉亦不求而於人之賞無所邀得是道也苟幸而與君子之有德行者遇彼亦不忮求而我用其不忮不求者與之相忘固宜終和且平而見為臧矣即不幸而與君子之無德行者遇彼不免忮求而我用其不忮不求者與之相遠又何有於彊禦多懟而見為不臧乎何因不臧則我之於世獨有所謂攸往害判而已無所謂此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集說鄭氏康成曰夫人謂夷姜○孔氏穎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伋為公所要云雄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案此篇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故泛指為淫亂之人第中云雄鳴求其牡則與泛刺淫亂者不同且古序與詩同時並出亦無以斷其必不然也

管見按衛宣公烝於夷姜亂其父弟公之妾也以為夫人生子伋為太子後為伋娶婦於齊而美公自取之即宣姜也生子壽及朔夷姜遂縊由此言之夷姜因為夫人者夫人翟衣蓋取其交有時別有倫也詩中言雉之意亦如此

雉鳴求其牡一語詩人可謂形容盡致矣乃序不云刺衛夫人夷姜而曰刺衛宣公者著淫亂之本而已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集傳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行渡水曰涉

管見匏有苦葉謂匏之生既有苦葉可驗則人得指而目之曰是真匏也待其成可佩以涉水濟有深涉濟當讀上聲水名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是已在衛境內其深而難涉人皆熟知其有而必信故特舉此而不及他也深則厲淺則揭厲為粗石磨者以之揭提也以力擊舉之名其意蓋言地有禁甚嚴而不可入若犯之得死罪其險殆如涉水之不自量也而在敢於冒險者則先有詞以自解似謂人句涉水以匏雖深亦可不没耳以我思之未可以為信也今如人畜苦葉之匏以備用而有深涉如濟者適當其前此可以嘗試矣於斯時也竊恐入水既深其身則如石之粗而為厲者拯之則必不極底不已也匏之力真可恃乎若使其涉不深而

以則我之厲踏實地實以其身揭匏而無所藉於匏之拯我也乃人卒昧昧焉奉此七尺之軀輕寄於一壺而不察亦獨何哉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集傳]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集說]羅氏中行曰周禮輈人疏迹廣謂之軌轂末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轊頭也轊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壁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張氏學龍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

[管見]按此章稱雉鳴求其牡隱貼夫人之淫亂言乃知當日之情事實由夫人以失寵不安竟敢別求私人於外以竄入宮闈也於時固有昏不畏死者捨身潛往故僭涉濟之險以狀其挺走不顧耳謂夫人情樂安而惡危奈何一導以淫遂大謬不然哉今有私相暱就之地其陷人本大可畏者究難以其地明言之則以為有瀰濟盈焉其地大可畏而其所欲暱就之人已如闕其罄懷相告而實甚可思者要亦難以其人直指之則又以為有鷕雉鳴焉夫濟之盈既有瀰矣是不為深涉乎而人之動於欲以犯艱危雖赴蹈湯火亦不計何畏於濟於是濟之盈我以為深涉人視之則如不濡軌然匏可用則用之初不慮其深則厲也至於雉性守正古者以為夫人之飾矣而其鳴之有鷕使吾知為雌聲者其時以失同類之雄而過非類之牡雖不得交而心猶戀悅求之也雉之蓋反常性而以禽求獸王此若為禽之從禽則鴟鵲相逖矣其在人也不既以定人之質婿婚家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子之人盡夫乎此所以使無行之士逖臭蒸穢雖以身殉而死不悔也

[集傳]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

[管見]鴈之德失偶不再配亦飛則有序而前鳴後和也故借以明夫婦之正者曰鳥有雌亦有鴈鴈之夜宿吾不知其果於何所每傾耳而聽之其雝雝以鳴都適當旭日始旦之時起何其早也彼夫婦之有定偶而不即於淫者當其嚮晦宴息卒不敢以戀衾裯而忘夙興益如此則見其有女而私於士士亦忘乎其非偶也視之竟如于歸之妻不勝宴爾新昏之慕

嗟乎淫亂之既成初

不料其毅然無所忌憚乃爾也○按男女之二姓合好取象於冰故以媒者為冰人也舊注泥指仲春為昏時遂謂請期當及冰未泮者非是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集傳]招招號召之貌卬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管見]上章申言雉鳴求其牡以明敢於自為淫亂之狀者絕無防閑如彼此章申言濟盈不濡軌以明敢於入從淫亂之人者又確有線索如此也謂夫人以有所為而冒險雖至涉深如濟之盈而視之若不濡軌蓋既恃匏之善浮亦實恃舟子之能引耳凡舟子而善涉便當自謂過來人以勸涉也但夫夫之為舟子因作意引人

以庇姦者此其惟涉是勸直若邀人為盜然不敢明目張膽言之也見其以手招招而已然雖如此深涉之不可涉我不信匏尤不敢信舟子故人則涉而卬則否也入涉卬否不應舟子之招招在舟子將疑我之至此必有故而不免微問之矣我則紿之以妄言曰卬亦欲涉特猶有同涉之友約而未至故暫須之耳於是而有子不疑我之不涉我得盡見涉者之蹤跡與夫招招舟子之根柢來歷也今試舉以告人豈非事之大可怪者哉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集說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管見序稱刺夫婦失道者通上下言蓋夫婦為人倫之始上失其道則下亦因之此谷風之所由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集傳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蔚菲根莖皆可食

集說孔氏穎達曰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

管見谷風為棄婦之詞婦之所得誇於其夫者惟生子為大故發端於此書以馬牛之牝牡相誘為風則知人道之感亦得以風言矣況谷風為春氣主生又於人道之以感而生子為尤切乎稱習習者謂谷風上騰之勢如鳥數飛耳以紙鳶驗之可見由有風而雲與則陰以成自是雨亦隨之文人於牀第之私每以其不雅而難言之

孫季昭示兒編黽蛙屬蛙黽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黽勉如猶之為獸其行趦趄故曰猶豫同心即從黽勉見得黽勉同則心無不同者以此黽勉同心之好成彼谷風陰雨之和斯時之樂不可知將欲終身以之者寧猶忍以怒失歡乎是曰不宜有怒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則其夫嘗設為衣食極困之恃以自明其及爾同死之意耳葑菲二物大概與虐菔同蘆菔音羅北采其莖葉及根而雜煮之可以療飢此不得米而以菜當之者其食之矣至於人之下身為下體所藉於衣者更切而亦無計以自完有境如此瀕於死矣而其夫偏欲借此以遺德音於婦曰及爾同死至是而婦之被棄不甘乃還以相質也謂夫昔者黽勉同心我度其不宜有怒不爾亦未嘗有怒也且更為德音以告我矣德音如許以

為我與爾夫婦相依苟使生計不窮樂莫大矣即不幸遭遇艱難食不給而采葑采菲將以飢死亦衣盡缺而無以下體將以凍死飢寒交迫夫婦有因以離絕者而我之誓不相遠則雖至於飢凍將死亦及爾同死也是不為德音乎爾傾心出之爾莫昧心違之也而今何人謬不然哉 按此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正是指明及爾同死之實境二句不一直說下而以德音莫違於中間作頓挫敘法不板語氣亦有所歸重須善詳之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集說邢氏昺曰荼味苦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陶氏宏景曰蘇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

管見行道遲遲中心有違謂令者爾既有怒而遂德音
我豈復強留而不即行乎然行道則遲遲者以中心有
所違而拂逆不得舒萬難忍而不言耳不遠伊邇薄送
我畿伊指新昏者言猶那人之謂薄輕也義與容易相
類畿字舊注指為門內非也按周禮地官小司徒九畿
疏王畿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內六服夷鎮藩
外三服統而言之則俗語所稱江山者乃正是畿字的
解以為我兩人之相依已久而茲乃更有伊非家之福
也治家者猶治國然嘗竊觀伊之來也在爾不遠伊而
惟伊是邇遂與我頓生離絕然則伊為狐媚之女爾則
比於無道昏君也執迷不悟便要輕送了我這江山矣
豈能保有舊業以成家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
昏如兄如弟本草李時珍曰荼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
呼為苦苣其實一物耳又曰薺生濟濟故謂之薺師曠
云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酒食以樂之者為宴在伐
木之詩曰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行

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常
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然
則古者宴之極歡惟兄弟為最故借以明宴新昏之場
情導欲如此請夫我有畿而伊送之我為爾成家伊為
爾破家是爾現在已喫其苦矣菜之苦者為荼甘者為
薺夫人能辨之也而爾之喫其苦而不知初不自謂伊
為荼之苦也而更有誰謂乎吾見其甘之者蓋如薺焉
何以見之伊為爾之新昏不遠之而邇之乃相與酒食
以樂之是宴也凡人惟兄弟宜宴惟其踈骨肉耳惟夫
婦不宜宴懼其長淫邪耳今者宴爾新昏以夫婦而為
兄弟之歡則是以男女而縱飲食之欲有宴如此豈得
不薄送我畿乎我之行道遲遲中心有違者蓋以此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集傳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
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
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
器而承梁之空
以取魚者也
管見涇比新昏者渭比其夫沚則屬其子言涇以渭濁
以者使也不我屑以以者用也目及之為閱我後謂為
之後者亦屬其子言謂爾昔者之於我黽勉同心又有
德音曰及爾同死可不謂明白耶及有新昏如伊者不
遠之而邇之遂至甘苦不辨宴之如兄弟焉則其昏迷
日甚是爾固如渭之本淸特由濁涇之入合於渭而以
渭濁耳有使之者也然爾雖昧其風心在吾子之天良
度必不泯則猶渭之正流已濁而渭流之別出為渚者
涇不得入而合之固猶然湜湜清也我將依吾子以終
身矣但將來薄送我畿之後爾若更來擾我以凌吾子

則不可何也今者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則我之竟為棄
物在宴之時用不着矣其式耽樂未幾遂成空匱則又
將從我處硬求活計也夫汝家非以漁為常業乎吾子
猶守此常業而有梁焉有笱焉此我所借以謀生者爾
或以甘盡而不堪其苦則必有時逝我梁發我笱以自
給矣我則先為爾作禁戒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夫逝梁發笱爾目前尚未至此也而我且預為言之者
亦以我躬卜之而已蓋我躬與爾躬為敵體當其宴爾
新昏則故人寘之不顧猶不能入爾目中而一閱之況
吾子之為我後者爾特以父之勢凌之將不遑恤之矣
逝梁發笱以父用彊而取其子之物以自給未有不以
為當然者但猶有我在則梁與笱當屬我吾子不得白
主也豈我畿任爾送之我梁我笱亦仍任爾逝之
發之乎此我所由不能默默而惟恐其不蚤白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

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集傳〕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集說〕劉氏瑾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泅也。○孔氏穎達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竭遽似之。故取忞

〔管見〕此章直是一段。漁人事蹟。蓋婦之薦其有子為後而得力如此。拔上章言梁言笱。而不及他。知其家之以漁為業自昔已然。為其後得婦有子。相與勤力。遂得小康。此二章。所謂我躬也。至是而有新昏者間之。遂不免有薄送我畿之憾。故特感念成家之難。而於其子之勞勤可憐。略心焉數之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其習於水者無施不可。初不擇地也。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亡指魚言。凡求魚於水者每易以有亡生躁心。至於其性能耐。不計其有亡而黽勉不休。則其就深就淺。所以方舟泳游者。無曠特矣。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喪字當作去聲讀。謂溺水者之瀕於死也。求魚亦既勤矣。乃尤切於拯人之危而恐後。故雖凡民之卑賤不相識者。而有喪焉。死生呼吸。亦匍匐於就深就淺。辨不惜方舟泳游以救之。是不以為無與己事。而有遺力也。婦有是乎。能使家道寖興而自身乃反被棄。則將何以服其心哉。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集傳〕慉養也。鞫窮也。

〔集說〕鄭氏泉曰。售謂物出手也。猶讀云賣去也。

〔管見〕此承上章言。言我之有子。其得力既可嘉矣。則以我與爾相依。雖不獲燕新昏之宴。而至今亦畜臣矣。與畜

厚犬。亦未嘗不媿心焉。足所謂慉也。我蓋不其念我子而我慉豈謂過乎。而爾則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竟有生不欲相見。死不願相哭之情焉。何其怪也。今試取爾之讎我度之。其於我未了之身。勢必置諸市而賈之。陳欲其在而用之。乃快爾心也。然使賈用而售。則爾雖我讎。我顧爾德。初不惜貨此身而以直歸爾也。但天下之愛新昏而惡舊姻。誰不如爾。既棄我人。又誰其售我哉。是我有行德之心。其以不售而終阻者。既有然矣。夫我之德雖有所阻而不行。而豈遂有所謂讎乎。念昔者予之從即謀所以育之。於時則恐其育之終之道。雖百方而或不免於窮則鞫矣。鞫則育而不言終不有其子而及爾顛覆矣。凡人不幸而不有子。當若老病難支。死期將至。則或顛仆而覆於地。外人不得見聞。竟無有舉其尸而斂之者。向使育子而鞫。則我之及爾顛覆。當若此。能無恐乎。乃由今思之。我顧生子而子既生。我恐子之生而不育。而子亦既育。則有以待爾之終身而免於顛覆也。此雖不足言德。亦豈人之所得指為讎與。而爾

之以我為讎。而必欲去之。則比予於爾身之毒。若疥痒癰疽之害爾身。欲不急去而有難須臾緩者。此則我所以求其故而不得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集傳〕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之潰者。其勢橫溢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管見〕此言我之於爾。無所謂讎。而其欲行德而終阻者。惟此身賈用不售耳。其他物之藉資於爾。夫豈少哉。今如我有所蓄之菜。旨固宜不肯輕出之者。然亦不得已而以御冬日之乏。無為故當我之始來而以賄遷其

私積猶之旨蓄初非不甚愛惜也乃其時值爾之窮一寒徹骨每廹令捜索所有以御之而無復留餘是亦猶之旨蓄以御冬矣可不謂德乎今者宴爾新昏不與我同月前之樂專以我御前此之窮是我與爾有德爾終以我為讎也讎之深則怒之甚於是其怒之勃起則加水涌而有洸焉其怒之横暴則如水決而有潰焉欺凌控辱無所不至使我憤不欲生而猶留此餘生者竟如木之既經斬伐獨存萌蘖之未盡然然則我其為肄矣我之為肄實由爾送到這地位矣是不為既詒我肄哉雖然怒亦何常之有使爾回念昔者之逼勉同心不宜有怒則雖至於有洸有潰亦可塈之使平也凡作垣墉者既塗之而不平必有物塈之而始平怒之待塈而平亦猶是矣乃爾則不念昔者以自塈及其怒盛不解反致伊新昏之人為余來塈焉彼豈真謂有洸有潰之不情乎本為樂其有覺之人而遂作此假為欲罪之狀故使伊苟不余來塈在爾之有洸有潰猶未必其既詒我

肄也伊余來塈而我心愈憤其欝悶之萬不可忍乃真至於既詒我肄而九死一生矣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嚴氏粲曰時狄已逐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管見] 式如俗云樣兒是已微衰也兩言式微者以為我觀於黎這樣兒固已微矣再觀於衛那樣兒亦未嘗不微也今者狄則既退可以歸矣於此猶欲借衛為大國之助以威狄不惜處此以待之彼之微一我之微無足賴者而胡不歸耶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非也故為變故之故即指被狄難而棄國言中露與下章泥中之中兩中字皆為身處其間而不能他去之意謂夫君可以歸而不歸在衛之待君猶得假館數椽以為庇也至於從君來者其士卒民人甚衆衛則漠不關心曾無宇下之可托焉是中處於露也當仰天而興歎矣然卒未有忍而去其君者以君之被狄難而棄國此非常之故皆欲相守以待君之出屯蹇而就康平耳若使微君之故衛非猶可仰戴之國也胡為乎中露而不辭露濡哉羈旅之苦於無所覆者晝則日而夜則露中露尤難於中日也君其念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管見]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此再言君不歸而衛之館君者上以瓦覆與露隔下以磚甃亦與泥隔猶可安也若士卒民人之從君於此衛卒無以措置之則其中處於露而難避者亦無所避於泥而見其中處矣是豈不無地以容足乎乃欲去其君而終有所不忍者以君之有故其國既棄其躬正無恙也故羣相依屬急欲奉之主社稷圖治安耳若使微君之躬衛之國非可仰戴即亦無足抑掣也胡為乎泥中以守此濁淖哉羈旅之苦於無所藉者晴則塵而雨則泥泥中尤甚於塵中也君其重念之

旄丘責衛伯也

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管見] 衛伯之伯主爵言至詩中伯叔對舉猶兄弟云爾也有謂序之稱伯以此者非是按史記衛世家言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至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則衛之不稱伯久矣乃序曰衛伯者豈以黎侯寓衛適當宣公之時國已衰而不振即用春秋之例以貶之與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邱云。前高旄邱。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旄邱在澶州臨河縣東。

管見按寰宇記稱旄邱在澶州。古澶淵也。名見春秋杜注。衛地。意當時黎侯寓衛之處。或近之。故其臣望助於衛而不至。因歎衛君之柔濡難決。亦如葛藤之不斷。然其言曰。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誕謂荒唐。可怪非訓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為弟伯為兄。此言黎為衛之附庸。其國之大小相繫。猶弟之與兄也。兄宜急弟之難。可一言而决者。兹乃久而不決。屈指已多日矣。則何以然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管見與為相助之意。以恃也。猶俗云仗着耳。此言凡君之有國。其得安於磐石。不至同於黎之出而寄於衛者

何其能處如是也。揆厥所由。必於國有係屬。如兄弟可以伯叔相次者。其救災分患。不惜畢力以助之。是有與也。有與而人之不處者。定則我之既處者。益長。然則衛之宜與黎。誠不待再計矣。今乃妄生葛節。至於久而多日。則何也。度衛之出此。當謂與黎而處不與黎亦未嘗不能處也。狄能迫黎。其能迫衛乎。於是恃衛之固大恃衛之去狄遠。其有所以者。固其必然者也。而豈知其失計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集說孔氏穎達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嚴氏粲曰。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己耳。不知脣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滎澤之敗。

管見狐裘蒙戎。蒙與尚絅之尚同義。戎即戎服。此句蓋形容狄人也。北地寒。宜裘。其狄之翹出者。必狐裘也。匪車不東。車所以遷物。非狄之所乘也。靡所與同。靡訓無。非本無也。有而棄之耳。所猶處所。方所之所。以為前時狄之入黎。其衆無數。中則每有人焉。衣戎服而以狐裘蒙之。狼奔豕突。豈可禦哉。吾見其志在剽掠血殺。盡衆黎之所有。而載以歸者。其車亦相牽而東矣。衛寔未之見也。夫黎在衛西。衛在黎東。狄之狐裘蒙戎。矣不至引車而東者。徒以黎為薇耳。今黎已受其追逐而不能處。狄若更來。則狄為無人之境。亦無所得以實其車。是匪不自黎而東馳於衛也。衛其有力以禦此狐裘蒙戎者乎。將見黎為弟之國為叔。衛為兄之國為伯。叔兮伯兮。其因恐深。出走不及。反顧使人款城郭。人民之會實為君所而至於靡所者。衛與黎固先後同之矣。是尚能以其國大而去狄遠。固自獨安其處耶。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集傳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充耳塞耳也。

集說李氏樗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睦乃四鄰。以至脣亡齒寒。而國亦不保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櫄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管見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稱子者。指常人言。非黎之自許。其可憐也。褎如充耳。褎同袖。衣袂也。詘之唐風羔裘篇可矣。舊注以為多笑貌。恐不確。此言今者衛方自謂能處而我逆計其靡所者。將與黎同。其誰信之。然我觀於常人中有流離之子焉。亦靡所也。而胡以致此哉。竊嘗思之。與人俱立。雖覺碩大無朋之不可也。而或其不大而小者。至於無足比數。則為瑣。與人同行。雖覺其丁前趾之不可也。而或其不前而後背。至於不可移易。則

為尾瑣兮尾兮吾歎其百不如人坐黎成業踰日前尚衛偷安其究必為流離之子也夫人之瑣尾者雖望克家豈君之瑣尾者獨有亨國乎今如黎之與衛可以兄弟之叔與伯稱則不得讓為蹤迹也乃弟以難告而兄之聞難者不揆臂起舞而束手無策也試觀其褎殆如充耳者之發爲以不能聽而斂退旁觀已也此其迹褎若歸賓由長狄如居可不謂瑣尾與設使狐裘蒙戎尋一且引車而東衛國依很無所之矣以視流離之子何異馬然則我之所云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者初非妄而不信衛胡不之察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伶官者樂官之總名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諸侯有樂正之屬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毛氏庭義曰伶官之名起於黃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黃鍾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於

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管見】簡選取也簡而又簡則加意以拔其尤者耳方將萬舞本以象功也王者功在萬國萬民故舞名萬舞至諸侯之有舞皆通稱之則借以侈其盛美而已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前猶目前當前之前謂至近也以為人苟特出以簡而愈顯今者一簡再簡非不欲其人之表見於衆也乃轉使我念此簡兮簡兮而太息者為其徒以方將萬舞欲得人以備用耳斯時也吾見日之方中昭融高朗有一別董越羣其人者簡之而欲諦視焉則令其在前若惟恐或遠也簡之而欲首數焉則令其上處若惟恐或混也可不謂鑑賞與特無如其以為舞為主而不及他圖則吾有雖已於太息者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集傳】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管見】碩人猶美人也觀莊姜亦稱碩人其頎可見蓋碩為豐肬之意故知其為美耳謂夫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何令簡之者矜貴乃爾以其時人為碩人丰儀甚美有日者見之都無旁矚直若其人之別於餘人獨俁俁而大然故其先以方將萬舞簡之茲則置諸公庭而用以萬舞焉而碩人之俁俁者益見然此其寄焉者耳未足額生平之能事也念碩人之為人其狀貌雖如婦人好女而其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偏使我頓生驚訝而殆身為俁俁者居然百夫之禦萬人敵焉其有武用如此而文事又不待言矣然則碩人不誠賢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集傳】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

【管見】赫如渥赭醉貌也而其實赧容為多公言錫爵公指衛君錫爵猶賞酒之謂此言碩人當公庭萬舞之餘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既罷而退也於時頗而之間暫見其赫如渥赭何以故為其先公庭萬舞公自試藪之以驗其所簡也卒乃特指碩人而言曰是宜錫之以爵度亦見其俁俁而物色之寵嘉之耳然其言錫爵者竟以其在萬舞中而視若俳優輕如近侍則公庭之辱甚矣以故受之者徒以迫於公言勉強卒爵殊不勝其顏變愧生而赫如渥赭也不然有力如虎豈不辭卮酒便云亦既醉止哉嗟乎碩人賢人也以無祿而寄食於伶宮當其簡之也日方中而在前上處既不足稱知己則其隨班萬舞效能籥翟以為隱於朝可也乃大庭廣衆中忽有公言錫爵之舉則將使之無地可自容矣能無念彼碩人以傷今思昔乎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集傳]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即今甘草也。

[管見]按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四句。初不知其起興何端而委懷安屬也。攷本草注榛之名曰羅氏爾雅翼云。禮記鄭元注言關中甚多此果。關中秦地也。榛之从秦。蓋取此意。又載甘草一名美草。殆以甘而見美也。號為國老。陶宏景曰國老帝師之稱。雖非君而為君所宗。甄權曰甘草調和衆藥有功故有國老之號。只榛為秦地之果而字从秦。秦在西故因山有榛而寄思於西方。苓之為草以美名而號國老。在昔西方有人焉。因位為國老者。而其美早聞於世。故復因隰有苓而寄思於西方美人也。所謂西方美人者。其究為誰。殆暗指周公言之耳。狼跋二章稱公孫碩膚。膚者人之膚也。其膚豐腴而美為碩膚。可知美人稱碩膚。碩人亦為美人。而同此碩膚也。周公之碩膚見於咏歌。則其人之為美。當不能有二。雖不見者。亦且熟聞矣。其思之謂何。思其能用賢云爾。史記稱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然則周公之為西方美人。實當小四方賢人之依歸也。使衛之碩人。生幸同時。豈復令其屈在萬舞中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蓋感慨之情與推崇之意。有兼致者。以美人為西方之人。則自西方而外。皆未之前聞也。此其有賢而不用。殆不知幾碩人之沉淪矣。可勝感慨也哉。自是而西方之美人。其使今之時後世之賢如碩人而待用者。皆不能去諸懷。則美人之繫於西方。固特成為西方之人。而巍然以時也。其推崇無有極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管見]衛女未嫁而父母先沒。故既嫁而未得一歸。其思之沉痛有如此。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集傳]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管見]毖謂其源難窺測耳。其以泉水與衛俗語云。女生外向。又或謂嫁女比於淇水。皆明其有往而不返之勢也。婉婉相依為孌。諸姬即羣婢之稱。蓋從嫁而供使令者。以為衛之有百泉舊矣。由茲念之。毖彼泉水。其與我之自出非兩地也。向者我以必嫁而不免終於衛。彼泉水亦不能不流而入於淇。入於淇則滔滔東下矣。以視我之既嫁而不得歸。何以異哉。但水本無情。我實有情。無情者不知懷思。其於所自出之衛。固冥然也。以我之有情而能若是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盡積之久而為憂也。有憂而謀所以寫之。誰實可與謀者。我思孌彼諸姬。其與我俱來而無由得歸。亦必不能忘情於衛。若將母同也。聊與之謀。雖亦覺其無謂。而猶勝於獨愁云爾。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集說]王氏應麟曰。地理志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泲。東郡臨邑有泲廟。

[案]諸姑伯姊。鄭孔皆以為指在母家者。竊考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宋戴有姑姊從。

滕者集傳以諸姬為姪娣諸姑伯姊即指所謂諸姬者然無文可證

〔管見〕泲古文濟字水名在衛境內地固有以水名者故集傳曰地名禰父廟也公羊傳隱元年秋七月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然則以詩中禰字為地名者誤矣按此及下章皆申言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之由來耳謂夫我當始嫁之時其自家出而就道也是夕之宿蓋于泲焉而其未出之先以酒飲餞則于禰飲餞者誰主之我兄弟也父兮母兮固已早逝矣維時父之廟有禰母不更立廟而同此禰我入而哭拜之以告出也而兄弟之為我飲餞者亦即於是禰焉夫人不幸而為女子女子必有行也有行則遠其父母兄弟雖難忍而卒不得顧焉斯已傷矣又況我之先不有其父母而獨依此兄弟哉嗟乎父母不可復趣我有諸姑我父之女兄弟也其尊與父等使我父不及嫁我而諸姑遣來見諸姑如見父是即有以處乎不見父也又有伯姊焉此與我同

母而母之愛之尤篤於我兄弟者也母不見我嫁矣猶望伯姊與諸姑偕來見伯姊雖不如見母亦猶有以處乎不見母也而爾時安可得乎於其行也獨向我兄弟泣告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此外無他言亦復悲咽不能言矣傷何如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管見〕上章言出始出門也此章言出始出境也干言集傳曰地名王氏應麟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手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按上二說皆未為確證王說似以干言為一山與詩中之分用既不合李說則竟作二山矣攷廣輿記稱干言山在唐山縣不言卜山言山又何所據以為二耶總之地名沿革古今不同又衛女未知果適何國亦難考據由出宿推之大抵初出衛境而有是地其名為干耳飲餞于言與上章飲餞于禰參看則言字亦不應作地名解夫女子不能飲餞于郊於禰為宜可知將出衛境而復飲餞之亦即當於國中貴族之廟也然則言蓋其姓矣載脂載舝載始也脂用以膏必量而偕之舝用以關必審而固之也出車既久何謂載以其頓思還車而云然耳不瑕有害瑕玉疵也舊謂瑕何古音近而通用者非是意蓋再言我之始嫁也其先別父母於廟為難堪其繼別兄弟於塗尤難堪也猶憶出宿于泲之後未幾出衛境而宿于干焉其先則兄弟之送我者復為設一飲餞之地我猶聞其地之主其姓則為言也斯時也飲餞行而車已駕兄弟亦將別我而歸矣念中情而若割計前路其何之遂忽忽牽我兄弟而痛哭疾呼曰我願與爾歸矣不欲嫁矣其即戒彼僕夫以載脂載舝也其即及茲中道以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也爾毋舍我去也已而兄

弟皆止我慰我而我亦還自度之竊謂我苟毅然以歸自誓不嫁則我身當許與玉同潔而不瑕矣豈不謂奇但女子以嫁為歸無不行者既出而中道反歸於禮不有害乎此何以彰衛之女毅而不父母詒罹也嗟乎言念及此兄弟不得不歸於衛我不得不舍兄弟而歸於茲矣可勝悼恨也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說〕孔氏穎達曰鄘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管見〕首章所謂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者謀所以寫憂耳故此章申言之曰我之以衛女來嫁也其道塗所歷今獨能記憶者一則出宿于泲再則出宿于干而已中間任其更出更宿而遂至於茲焉其於衛便長辭矣我思

泉之仁衛者其源之深隱則悲其流之充盛則肥也於其源之毖而念我之所從来必於其流之肥而念我之不復返之則其有感而歎亦不已而永歎者於兹固憂心如結矣今試謀所以爲之父母已相從於地下則所欲見者惟此兄弟之在須與漕耳以永歎而長思我心悠悠何日不往来於須與漕也嗟乎我之在於兹無望其歸矣我兄弟之在須與漕固猶不得禁其出遊也設一旦駕言出遊自衛而至於兹則我心之憂當以見兄弟而頓寫也獨安得其謀之終必遂哉○孩須漕非衛都而衛女特思之必其兄弟之有分邑而不爲衛君者故並望其駕言出遊而非過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管見］稱士者先有爵而奪之耳於此而復使之効力王事不得如其爲士之志焉是殆欲加之罪而非其罪矣故詩人作爲士自訴之詞以剌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管見］北門之詩由二章一埤益我三章一埤遺我推之蓋衛臣爲君所斥復令出修都外之城云爾攷埤與陴同城上女墻左傳稱守陴登陴可証已舊作厚字解恐非是所城之地在北故出自北門按衛之患莫大於狄狄處衛北則其城當以備狄耳終窶且貧窶字音同屨當指履言上从穴者有孔爲穴苦於行而履穿作孔此爲窶矣已焉哉天實爲之人死爲已猶罷了之謂稱天木即稱王言王之尊如天也謂夫衛之北境誚治城以爲備多使有罪罰贖者分任之也而我亦被議及此故今者出自衛都之北門其佗然在望者一埤一埤皆城也因城而度其工我之憂心已不勝其叢集則見爲殷殷矣竊計自今以往奔走劇而支給煩其終必履穿而爲窶且使家破而速貧者非不云艱然猶我之所知也推而極之其艱不以窶且貧而遂止乃因窶且貧而益生則一切苦難之雜投固尤有出我意外而莫之知者已焉哉我今出自北門殆不復入自北門矣誰實爲之耶是役也謂王命之王即天也天既以北門爲我返初之路是固無可逃者謂出則竟出已耳外此其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者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也○范氏處義曰政事祇前治之事也○朱氏道行曰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

［管見］周室既微諸侯皆不知有王矣獨至國有事而不便與作則曰奉王命而行之既不任怨尤得假威故衛事稱王事適之也適我使我之政事猶主事云爾左傳羊斟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是已一埤益我勤以修城也室人謂在外隨以入室之人即指當時工匠之屬通言室者所處但容膝無內外也謂夫我之出自北門有所適也而其使我不得不適者其事則直稱王事自有此適則駐足之期正少殆必至於窶矣未幾而衛之北境有總司城工號爲政事者則指一埤以示曰若宜辦此是適我已不勝其勞力而兹之一埤益我則又加之以竭財矣其能免於貧乎乃尤有甚艱者向莫之知而今則知之也何也我出而趨王事其往来於一埤間者在外爲獨多雖至於窶而不敢休矣一旦我入自外其棲息僅此室也時則有隷於政事之人以供營作者皆

相率而俱入於是室中之人以我之貧無以給也則交徧讁我而加之呵斥重以怨詈有求一人之爲恕詞而不得者已焉哉只此一埤益我已如就此一埤厚我矣豈政事實爲之耶政事以爲王事而王命之王即天也天既爲我設盡命之地而有此一埤是固無從卸者謂益我則竟益我已耳外此其又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說】陸氏德明曰韓詩云敦迫也

【管見】督催者坐守不去曰敦遣送來之名摧爲挫折非訓沮也謂夫前之一埤益我王事也有處此而敦迫者欲其功之速竣而驅遣任意既忘我之已爲窶矣無何而號爲政事者則又指一埤以示曰若宜更辦此是前之益我者未嘗卸去今之遣我者乃復送來斯又安顧我之實已貧乎於斯時也我願在外不顧入室矣何也不入室而以窶任勞其艱雖甚艱甚難猶不若入自外而以貧受辱其艱尤甚難堪也我今乃益知之矣我愈貧而室人愈凶交徧讁我者轉而摧我則將加之拳足重以鞭箠有求一人之無惡狀而不得者已焉哉一埤益我而生理絕一埤再遣我而死期至矣亦豈政事實爲之耶政事皆以爲王事而王命之王即天也天既爲我留速斃之所而有此又一埤是固無可辭者謂遣我則竟遣我已耳外此又復謂之何哉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集說】范氏處義曰北風寒涼雨雪雱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集說】謝氏枋得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於涼而已劉氏彝曰霏雪落急也○范氏處義曰北風喈然有聲雨雪霏然而下此威虐及人之喻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集傳】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

【管見】北風言涼復言喈雨雪言雱復言霏蕭殺之象極矣衛之虐胡以若此從來以威行虐者實以酷濟貪也上多誅求則下生寇賊故於與威北風雨雪中忽更及於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也而莫字只作無字解狐之羣烏之合盜象也其赤黑異者由雨雪觀之尤易見矣如首章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二章曰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此時詎不匝地皆白哉於白之中見有赤而爲羣者無赤而非狐也又於白之中見有黑而欲合者無黑而非烏也是非同於奸民不靖競謀入鄰城開府藏以肆虐乎其平人懼死於盜以故於其未發時各欲竄而之他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指恩言好則變也而與我對猶言汝耳攜手只當俗語帶一把手之意蓋其人欲行無力而有懇於舊索之詞如此以爲我之感恩而念惠於而與而之推愛以同好於我固自昔已然矣今者此行固猶待攜我以手而不吝同行也夫所謂同行者如何懼其無歸也則願得因其所主以同歸懼其無車

也。七願得公其所載以同車。非一端矣。此雖情其惠而好我之有素。能無鄙辭哉。故更言攜手同歸以紓行之。亡言攜手同車以計行之裝。初不憚一一婉商之也。先言歸後言車者。行必有定方。而始謀發塗。序固然耳。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邪音斜。集傳稱一作徐。非是。只且嗟歎聲也。三章並用二語作結。不易一辭者。蓋反覆以致告急之情。所以堅其攜手同行。而即以同歸同車焉耳。其意言今者上為風雪肅殺之威以虐。致寇於是。犂盎之為狐與烏者。皆相指作難。國之危不可支。如大廈然。吾見其根腳之不實。已處於虛。其間架之不正。已至於此矣。然使虛邪而未亟焉。則傾圮尚猶有待。不得已而於其字下可也。茲則其虛其邪。而復為既亟且久。稍延則覆壓之禍立至。有不禁只且而歎我命之難。亦即舉有力者轉而致之生地也。嗟乎。人心震動至此。衛之不逃亡幸哉。○按虛邪亟三字。取如易中言棟橈吝剝膚之象耳。詩人不明白指出。惡其淺而已。讀者細玩而其

字便有著落。

靜女。刺時也。

〔管見〕序云刺時。蓋刺當時富家貴族之女。而好遊耳。非淫奔期會之謂。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集說〕黃氏一正曰。搔首。人煩急則手爬其首也。踟躕。行不前也。

〔管見〕不動為靜。靜女之習婦功者。日夕不得安。難言美矣。女為靜女。則如唐詩所稱邀人傅朱粉不自着羅衣也。此其色艷而姝。固宜。俟我于城隅。我自於歸莫者之自我也。外野為必自牧歸。則應自城入矣。而乃俟于城隅。不即歸者。以前女亦自城而出遊於牧。已於彼牧見之。因度所見之靜女。必亦自牧而入歸于城。乃欲於此城隅再見之。故其言不曰我俟而曰俟我者。蓋以柔於靜女而俟之。固有莫能自主之勢耳。愛而不見。俟之久而不至也。料必見於城隅。而竟不得見。則疑怪之而不覺其搔首。已不得見于城隅。而猶冀其或見。則留戀之而不禁其踟躕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集傳〕煒。赤貌。

〔管見〕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孌。柔態也。以物送人為貽。此稱貽者。人先之而我得之。便如送耳。勿泥看為送。彤管。首飾也。束髮為髻。必假簪以為固。在世俗必有以管稱者。彤。赤色。管之質蓋以瑪瑙珊瑚之屬為之。所由不白不黃而彤然也。以靜女出遊於牧。其有柔態而孌者。於行步間尤見嬝娜。故其彤管之在首。亦不覺忽焉失之。

乃以貽於自牧歸荑者。必得之也。於時其人能辨管之彤。而於其彤然者。莫名為何物也。故弟曰貽我彤管而已。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則當俟于城隅之時。愛而不見。亦自覺搔首踟躕之無聊賴也。乃出其先所得之彤管而把玩之。以為我不復見女之美。猶幸得有此彤管矣。彤管不有煒乎。女之美寄於彤管。我之說懌女美。而如將見之。亦寄於彤管已耳。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管見〕荑當作荑稊之荑。香芳屬。草之可以飼馬。字从夷者。亦以其利於芟夷也。自牧歸荑。如俗語所稱打馬草者是已。蓋厮役之至賤也。洵美且異。美猶言妙事。異猶言奇事也。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女讀如男女之女。不音汝。貽即所得之彤管也。其意謂所者自牧歸荑管見彼靜女之姝也孌也。事之妙。竊謂無過於此。洵為美矣。

而豈知更有事之奇者賁出望外乎則洵美而且異矣何以為異彼女者我之以為美者也乃以我度女之心我之自牧歸荑當亦女之以為美者也如曰匪然也試觀此有煒者美人之物而胡以入吾手乎則美人之貽之也女不以我為美而肯貽之哉女既肯以貽我而歸不以我為美哉由此言之異乎不異○按女之好旋惟靜女尤甚蓋忙者樂聞閒者更樂散也刺之者既不得以淫奔相醜則欲正言其失而亦無以愧之故特假廝從手賤之口以嘲富家貴族之女一似實有其人其言如此者在閨中人聞之稍知自愛固應足不踰閾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集傳〕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鮮少也

〔管見〕泚與孟子言其顙有泚之泚同瀰瀰水滿貌燕婉之求公求宣姜也籧篨不鮮則極詆其求之之醜耳以為我竊觀於新臺有泚然汗出者自額顙而下被面交流宛成一片以視臺下之河水其瀰瀰然盈溢於水面者無以異焉何汗顏至此極乎蓋以公之要伋妻於新臺也時則欲其燕以合歡且婉而曲從矣而若人則皆不樂許公知其不可以彊得也於是欲求其燕婉而為燕婉之求矣求之如何作乞憐之狀正如短人中有籧篨焉其胸臃腫而不能俯也豈不怪哉而公之忍而為此態若方且被却於左而求諸右此籧篨也被却於右而更求諸左亦此籧篨也統而討之殆不可謂鮮矣以此思其有泚含河水之瀰瀰而能得共彷彿與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集傳〕殄絕也

〔管見〕洒同洗浴也浼浼水轉旋上章籧篨不鮮公求宣姜之態此章籧篨不殄宣姜怒公之詞也謂夫新臺之有泚者未終而通身汗下其肢體之痕折坳曲庭皆[illegible]不到則見其有洒矣以視河水之中游成溜浼浼迤轉於河身者又奚以異焉凡人之汗顏者亦未始不汗出沾衣也而以歡公之有洒乃獨與尋常適絕則胡以致然哉蓋因其燕婉之求不至於燕婉而不已於是若人之為所求者亦復恨而不能却乃切齒以詈之曰爾之為此態也與籧篨同醜豈從比於人數耶不可為人而至今不死天何不早殄滅爾也有言若此則公之有洒欲不同於河水之浼浼而不得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集傳〕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管見〕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鴻不亂偶宣姜謬以自目耳二句即承上章籧篨不殄以盡所欲言皆怒公而詈之之詞也意謂天下大矣其不顧其醜以漁色者豈少哉何至於爾而可怪若是譬如魚網之設特以求魚於水而已水中有魚天際則有鴻也魚易合而鴻不亂偶相去甚懸絕矣而爾之設為魚網也下既絕流於水上復彌布於天於是雖以高飛避患如鴻者亦離其中而不得脫此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也漁色如爾無復天理矣而謂天可貸爾不宜早殄滅爾乎維時公則猶是燕婉之求也 低首曲頸又如短人中有戚施焉其背傴僂而不可仰然耳然則公之求不得已公之態亦旋變固有舍彼籧篨而得此戚施者鳴乎噫嘻公為戚施而俯伏聽命在宣姜之以鴻自目者亦不復有他言則怒詈方終燕婉殆從此始矣

按戚本斧名施加也以斧戚人而欲施之其首當之者必畏縮莫敢仰視故人之疾在背而卷局者名戚施取其意也蘧篨之義未詳集傳謂今之編竹席爲囷者以之但囷之四周皆圓以視疾獨在胸之人其一面隆起者不合闕疑可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集傳 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管見 景日光也以所願告於神者爲願言養與癢同養養得其所欲而實快之也此章蓋思二子以刺宣公耳以爲昔者二子之乘舟渡河汎汎者其日之景也今豈異於前之日哉而二子則已同死於盜在人之思子者當謂盜已殺壽復殺伋慘莫甚矣而我之思子則不然竊計今之汎汎其景者日在斯日之神亦即在斯忽不禁對此而出願言曰盜已殺壽復殺伋豈得謂慘我公好淫之報應如是也何也壽之生由於公要伋之妻而納之至伋之所從出則又始於公烝其父莊公之妾也凡以亂道作死孽者不隕其身能免其子乎以故之齊一命始聞壽之禍其節以代伋行而盜殺之我中心養養也及伋至而言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而盜又殺之我亦中心養養也蓋深幸其報之之禍甚烈有實足爲千古好淫之炯鑒而生其懼者神其然吾言否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管見 逝水流也不瑕有害瑕釁隙害殺也與泉水篇詞同而義自別此章蓋思二子以刺宣姜耳以爲昔者二子之乘舟渡河汎汎者其水之逝也今豈異於前之水哉而二子則已同死於盜在人之思子者又當謂盜期殺伋先殺壽究莫甚矣而我之思子則亦不然竊計今之汎汎其逝者水在斯水之神亦即在斯復不禁對此而出願言曰盜期殺伋先殺壽豈得謂究我夫人工讒之報應如是也何也伋之死死於夫人之愬怨者必攻其瑕被愬者遂遁其害是固然已至壽之先伋而死初非有愬於公而欲中傷之者不瑕也乃公之惡伋而欲殺之壽不憚戾公之誅以告之告之不得而先斃至界與盜遇並不顧傷夫人之心而徒思血賊人之刃是不瑕而有害也嗟乎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此相報之當也茲乃謀殺人之子而已子固先自殺以償殺人之于則尤深訴其報之之機甚速有實足爲千古工讒之明戒而生其痛者神其亦然吾言否耶

按衛之二子爭死奇矣自詩人言之一似其慷慨致命者固由寔寔中有鬼驅策使之不得不然耳非其果有見義必爲之勇也故序稱思二子明其不美二子並不傷二子也然人之厭庸行而傳奇節雖知其不可訓亦卒稱道而褒加之惋歎故作者知此事爭之於人不得也特託爲願言以與神相告語而已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

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朱氏善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墻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置之鄘風之首宜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集傳 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之至矢誓靡無也諒信也

管見 共姜從夫諡稱共姜姓然則齊女也嫁於衛共伯共伯蚤死其母欲奪而嫁之必先令其歸也於時殆使人逼之以舟故自誓之詞特發端於汎彼柏舟也稱柏舟者言其舟之善與松舟同堅緻非疏理脆質如楊舟耳就舟言之不必牽合共姜守義之意中河猶言河中也兩髦之狀未詳彙纂載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注幼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左髦親沒不髦謂此也按此則詩中髧彼兩髦之云蓋明共伯逮事二親於成人始冠時為之昏昏未幾而旋死以是為蚤死也實維我儀維為係屬之義儀面容非謂匹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字當略頓也如也嘗之也須勝下天只讀凡婦之哭其夫者或曰天或曰人言與今俗同也只者哀痛之聲謂夫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我聞其突至矣一似將廹我以即歸者豈謂我夫既死其儀已復難追於此可無戀戀與然有兩髦在焉我取而懸之每疑睇而視之髧彼兩髦其於我所想見其儀者隱係屬焉是有以維既寂之形貌而使留也夫豈虛哉人自見其儀之速朽我自見其儀之宛在蓋實

維我儀也凡夫死而頓忘其儀者必背故人而求新人是有他也我則自是而之焉以至於死其自矢以告於夫之靈者亦曰靡他而已反是而有他則明神必殛之夫我守此而以靡他自矢獨不畏去此而歸乃漸以有他而不顧乎以故今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其將廹乎以即歸者謂吾母實使然也我則有詞以正謝矣猶恐我之未嫁時我父沒而母之哭之其天只者不能已也今我既嫁而我夫適亡則我之哭之而人只者又安能已乎天只人只之不能已皆激於靡他之志而然也可共諒也母不天只則宜不諒人只矣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母欲其靡他而顧使悲有他乎哉是必不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集說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許氏謙曰慝邪之匿於心者也一念邪思之萌亦誓之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

管見 特即寡之別名共姜自指也謂夫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我聞其久泊矣一似待我以必歸者豈謂我身未亡其特已成不偶於此無為鬱鬱與然猶有兩髦在焉我取而懸之每斂衽而對之髧彼兩髦其於我之獨處其特者明係屬焉是有以維無託之孤孀而使定也夫豈虛哉人自見其特之寡侶我自見其特之有歸蓋實維我特也凡夫死而劇憐其特者必矜貞心而生邪心是有慝也我則自是而之焉以至於死其自矢以告於夫之靈者亦曰靡慝而已反是而有慝則明神必並殛之夫我守此而以靡慝自矢又獨不慮去此而歸乃漸以有慝而不察乎以故今之汎彼柏舟在彼何則其將待我以必歸者亦謂吾母實使然也我則有詞以固謝

夫猶重憶我之未嫁時我父沒而母之哭之其天只吾
不能易也今我既嫁而我夫適亡則我之哭之而人只
者又安能易乎天只人只之不可易亦皆激於靡慝之
志而然也可共諒也母不天只則宜不諒人只矣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豈母欲其靡慝
而轉使我有慝乎哉是必不然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管見刺其上者統詞也公子頑通乎君母由其君惠公
紛不能防之由君之母宣姜不淑實致齊人強之又畀
由於君之先君宣公者好淫犯禮先烝其庶
母夷姜以敎之也故曰刺其上者統詞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管見書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茨以覆墻枳棘之類
本非蒺藜而名茨者以蒺藜藉地有刺行者不敢踐故
覆牆之物亦借蒺藜有礙於行之意以名茨也然則此
稱牆有茨猶言牆有刺耳以其與針木鐵鍋不同故舍
刺言茨中冓者牆內之居室為中冓當與構同義架木
也自中架木者何爲蓋有引入喻牆之物似若飛欃行
若雲梯者近之舊指舍之交積材木言似無味枝牆茨
以明別嫌之防制甚嚴喻言也中冓以明私通之行遂
絕詭亦喻言也勿泥看為是以為牆之有茨力禦其外
者固將以守中也若使人以有為私行不由門乃由牆
遂舉其茨而埽之如却塵土然此殆有所不可也何以
不可茨因埽而有不全有則牆為可踰我由是以出於
外人即因是以入於中其能獨取便乎以故今有牆茨
始埽而中冓旋興者度其中非不甚遂忽若自中為之
冓焉互待人之踰牆以相從也吾固聞有作為中冓之
言以道之者矣然而是言也不可道也若言為中冓之

言則鬬人帷薄之故豈漫然以為可道哉我取而籌之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凡言之醜者在家當為親諱在國
尤當為尊諱也一人矢諸口而一
邦盡蒙其垢可道與不可道與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之長也

集傳襄除也
詳言之也

管見以為牆之有茨不撤其外者亦仍借以守中也若
使人以快意私行不由門數由牆遂舉其茨而襄之如
除灌莽然此尤有所不可也何以不可茨既襄而有為
焉有則牆且易踰我由是以頻出於外人即因是以頻
入於中其能獨任便乎以故今有牆茨告襄而中冓繼
興者度其中非不猶嚴復若自中增之冓焉時速人之

踰牆以相從也吾更聞有推衍中冓之言以詳之者矣
然而是言也不可詳也蓋言為中冓之言則鬬人繼承
之故豈漫然以為可詳哉我取而籌之所可詳止言之
長也凡言之長者叙其遺休則作述同光溯其流惡則
前後同穢也一事暢其說而歟
世並包其羞可詳與不可詳與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也言之辱也

集傳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

管見以為牆之有茨復葺其外者亦卒賴以守中也若
使人以專志私行不由門但由牆遂舉其茨而束之如
縷薪芻然此更有所不可也何以不可茨就束而有不
復有則牆乃慣踰我由是以恣出其外人即因是以恣

入其中其能獨長使乎以故今有牆茨卒東而中冓此
興者度其中非不足防轉若自中假之書馬故縱人之
踰牆以相從也吾尤鬪有竊取中冓之言而讀之者亦
然而是言也不可讀也蓋言為中冓之言則闕人廉耻
之故豈漫然以為可讀哉我取而善之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凡言之辱者其父兄指為識史以戒子弟其孝長
序為禁書以敬士民也一時習其詞而而代遂盼以毒
可讀與不可讀與○按序稱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刺
其上者何為意蓋欲以教其下耳度衛之淫亂宮闕無
復開檢矣當時有文無行之士必將採援淫闢附會成
狹有如後世之傳隋煬武曌以流播國中者此天下萬
世人心風俗之蠹也故一曰不可道再曰不可詳三曰
不可讀其意念特深以視新臺偕老
鶉奔諸篇作者尤為有功名教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集說孔氏穎達曰。宣姜為淫亂故責之。○范氏處義曰
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失事君子之道。是詩繼牆
有茨之後故說
者以為宣姜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
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集說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
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馮氏復京曰笄橫於頭上
○毛氏萇曰。珈笄飾之最盛者。○孔氏穎達曰。言六珈
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為六。王
后則多少無文也。○郝氏
敬曰。委委如河。佗佗如山
管見謂夫為夫人者。必其君子能永年以至於老。夫人
因本君子以偕其老而從之。則所以覆首者為之副。亦
貫以笄。笄之飾有六珈焉。誰則以是為不宜者。而不惟
此也。其章身之具為象服。固已刻繪象翟之形矣。而其
雜采所施。則又有委委之象焉。有佗佗之象焉。佗佗者
象山則如山。委委者象水則如河。象翟復象山象河。皆
所以成為象服。以是而謂其與副笄六珈俱宜。亦無不
宜也。然其所以無不宜者。總以君子偕老之故。今如子
之德虧行敗而不淑。至此其忍殃速禍。延及君子。使不
得老。而予亦失所偕。則全彼副與象服。而易為衰麻者
其哭踊所云。吾不知其傷君子以自傷。當復如
之何也。豈得以未亡人而循偕老之常度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
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

集傳翟衣刻繒為翟雉之形。鬒黑也。屑潔也
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皙白也。
集說輔氏廣曰。其
者指宣姜而言。
管見曰。玼曰雲曰玉曰象。皆白色。言當日夫人居喪之
服有如此。髢非蓋髮。乃垂髮耳。曲禮斂髮毋髢是也。揚
與將上堂聲必揚之揚同義。且哭聲也。音嗟。稱天帝者
即揚且之詞。婦人哭其夫稱天。夫者婦之天也。夫人以
夫為天。即以君為帝。帝者天之神也。雖但稱天。亦猶之
稱帝矣。故天帝並言。須善讀之。謂夫今者衛不幸而君
薨。其殯在堂。夫人居次。此時蓋不象服。異日而喪服。是
宜矣。夫喪服之在身者為衰。象服之在身者為翟。吉凶
迥別也。乃茲竊觀夫入之喪服。則見有如玉光之白。使
我亟歎其玼兮玼兮者。雖本為其之衰。正不亞於其之
翟也。何也。潔素殊常。轉爭華於炫爛。固實能使人見衰
猶見翟矣。夫居喪而身服之見美至此。則宜其求詳於

首服而思稱之又一一可得言也夫不見其首之髮甚而美為鬒髮矣於時固有翟之以白而色如雲者此殆舍其象服之副而着喪服之髽也然如是者髮雖斂而鬜髻以垂其飾是之謂髽而夫人則不然其心蓋以髢君子之喪使我鬒髮如雲則已足何以髢為是蓋有所不屑也而不但已也其垂於耳則仍有瑱焉但取其白之略與喪服近而不嫌於用玉其加於首則尤有揥焉亦但取其白之並與喪服同而不嫌於用象也此何異於君子偕老者其象服之有副必求詳於笄與六珈以美觀乎於是而知子之於君子其殯在堂殆漠然無所動於中者雖不揚且可也至有時而揚且焉其自所居之次以達於外鳴咽宛如則聞其哭君子者曰天矣閒其哭君子者曰天而一如曰帝矣但居喪而揚且非惟其口之如訴而已其容必黯慘無色也乃我見揚且如子其見於而者且覺其與服之非映與鬒髮如雲之雲映與玉瑱象揥之玉與象映是獨成為揚且之皙也然則有哀聲而無感容其揚且者曰天胡然而天也其揚且者曰天而一如曰帝又胡然而帝也吾始以為夫人有君之喪當不知哭踊所云者如之何也而子之所云僅如是是其意中早若無君子矣縱令可與偕老而豈必其所願哉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集傳 展衣也蒙覆也紲袢束縛意清視清明也顏額角也展誠也美女曰媛一

集說 許氏慎曰瑳玉色鮮白○許氏謙曰案說文袢博侵及傳意袢字如絆字意是紲袢為連綿字共成束縛意也

管見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展衣字悞禮記作禮衣孔氏穎達曰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按禮之悞展既屬臆斷且禮記所稱一命及世婦者與諸侯之夫人無涉則又何必以展作禮恥為意夫人之象服惟翟衣而已所謂展者陳也當讀上聲攷喪服大記小斂君陳衣於序東大斂君陳衣於庭又曰凡陳衣者實之篋注云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又曰凡陳衣不詘注云不詘舒而不卷也然則衣之稱展蓋指此耳君甃斂必陳衣夫人甃當亦如之可知此稱其之展者猶云即是夫人之斂衣也謂夫喪服宜褒衣色白白奐勝於玉光既曰玼亦曰瑳也乃由今觀之有使我復亟歎為瑳兮瑳兮者夫人喪服之有衰其容然人誠於翟不可以二視也而在夫人之心則猶不以也哀服為宜服一若等諸斂服之陳其有取於不詘而展者雖用以着而非其身之本欲焉是則喪服中有其之衰誠不亞於其之翟而褒服中有其之翟又適肖乎其之展也夫衰有斬衰有齊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皆麤跡之甚若未成布然何以見為此復見為瑳耶以夫人之衰其質細麤直無殊於弔類之有縐與葛類之有絺故其色之鮮白可一謂玼可而謂瑳雖以翟視之而非過也乃夫人不欲服麤疏之衰亦仍不欲服細麤比於縐絺之衰吾見其蒙彼縐絺者不由於躬自被之而特迫於人之强為加之足殆如斂死以衣死者不能振領舉袖而結其衿獨賴斂者為之紲袢已也其得畏其言之不祥而不以為展乎夫衰麻不安其哭踊早無足觀矣以故始吾見其揚且也怪其皙也今而知其揚且之皙又有無足深怪者如子之額為顏而目與眉在焉使揚且之時無如其皙何惟是閉目低眉以圖自掩猶可言也乃子之目則如有所法而放然以清子之眉則如有所感而軒然以揚以是為揚且之顏也則是樂以其皙示人而尤借清揚以為足姊送婿之態耳於時言見之所心不可問者則點點白言曰女子中有國色焉邦

之媛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矣而世固有之人乎與如
之人兮不謂之國色不可也邦之媛也人之見子者欣
慕如此吾不審子之清揚其顔盼巧笑亦有心焉口無
得與人之見子同一欣慕者否也自今以往君子雖不
復起嘗不忠予
之無與偕老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唐蒙菜也一名兎絲沬衛邑也書所謂沬邦者也孟長也要迎也

〔集說〕蘇氏轍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附錄〕嚴氏粲曰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葑蔓菁也

〔管見〕兎善走曰爰爰故人之有爲而疾行恐後者亦曰爰也采喻訪求之意采唐采麥采葑則喻言所欲得之事耳唐名蒙菜一名兎絲兎絲附物蔓生寄空中而無根剗人號淡娘藤作兆稱事之慳者爲荒唐當即指此蓋荒即蒙字之義與爲菑荒之荒字通看可也衛之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之荒唐莫甚於此故以欲尋其端而稱采唐也麥中所藏者白麪與面同音采麥之云殆暗指淫女之傅粉爲白面者蔵於人所不見之地思有以踪跡其所處也至其言采葑若葑爲蔓菁根莖皆可食拔莖而出其根則本末盡得此蓋統指其身所探聽惟恐留餘後已也沬之鄉沬之北沬之東須分貼桑中上宮淇上言孟姜孟弋孟庸須分貼期要送言蓋其首言采唐而曰沬之鄉者明其始自邑出而至於鄉則桑中在焉此期淫者而使來之處有女孟姜以主之次言采麥而曰沬之北者明其戀自桑中進而至於北則上宮在焉此要淫者而使心之所有女孟弋以主之末言采葑而曰沬之東者明其卒自上宮轉而至於東則淇之上在焉

此送淫者而使去之道有女孟庸以主之孟姜主期孟弋主要孟庸主送皆互相聯屬以爲淫奔之媒者徒以其年盛長而善作合故統謂之孟耳稱姜稱弋稱庸其姓即其名也必求之列國系出所從來則鑿矣桑中淇上爲地名上宮非地名也料當同於近世女尼廟以供養菩薩爲名故稱上宮獨其時公室淫亂政散民流而在上宮之以女爲徒衆者因其僻居沬鄉之北亦縱弛而無守遂於國中之女有因寡因妒因棄而不得所欲者多方招接使其私通此其間不盡係寒微也由是而使不屬上宮之女如孟姜孟弋孟庸凡三人一主期一主要一主送令當時世族在位之無行者自沬之鄉而沬之北沬之東直若遊歷經過初無微逐之迹遂至往來信宿皆成邂逅之歡故人久而後覺也於是好事者欲以次推尋而比於采唐采麥采葑亦即自沬之鄉而沬之北沬之東急躡其後以潛爲聽聞記之也云誰之思以下皆探之而得其實之詞三章並同云謂人

之往淫者其心云然也美孟姜美孟弋美孟庸美字非稱其色稱其善作合耳如各章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三句乃正是點詰其所謂美者歷歷如此也按首章單言孟姜則宜重讀期我乎桑中一句以其主於期者孟姜也然有期而要者已具送者亦已具是孟姜之始其事有所備而期之固非但知期之而不知其他也次章單言孟弋則宜重讀要我乎上宮一句以其主於要者孟弋也然有要而期者已信送者亦必信是孟弋之成其事有所憑而要之又非但知要之而不知其他也末章單言孟庸則宜重讀送我乎淇之上一句以其主於送者孟庸也然有送而期者無虞要者亦無虞是孟庸之終其事有所戒而送之亦非但知送之而不知其他也總之孟姜孟弋孟庸雖分布為三實合并為一故三章前四句明其所以分布者如彼後三句又明其所以合并者如此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管見]詩本竝刺公子頑序特稱宣姜者既見宣姜之母道實虧不能端本以正其子亦並見頑之以子而烝其母罪大惡極但曰刺之非所以明罰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集傳]鶉鵪屬人謂公子頑良善也

[管見]按奔奔彊彊奔即奔走之奔左傳作賁於義恐不確彊即彊弱之彊集傳讀姜其音或承訛也蓋鶉之奔奔比公子頑之往從宣姜禮月令田鼠化為鴽鴽即鶉也本草謂鶉大如鷄雛毛有斑點其在田野晝則草伏夜則羣飛然則猶是田鼠之性常畏人見矣有不行行必出於奔也豈嘗有時不奔乎彼公子頑則直同於鶉之奔奔也鵲之彊彊比宣姜之跋鷙公子頑禽經名鵲為喜鵲本草謂鵲烏屬也大如鴉鵲鳴唶唶故謂之鵲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據此則俗語以鵲鳴卜客來非無因也度其性固愛客與又鵲雖能飛而不解翱翔獨枝頭屋角間多見其立而善躍是翩不為健而足之力乃至彊也彼宣姜則亦同於鵲之彊彊也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謂我君也本謂我君而但以我字作含糊語亦猶是詩尊之意云爾此章刺公子頑故首言鶉之奔奔下章刺夫人宣姜故首言鵲之彊彊也以為公子之與夫人一不顧而為鶉之奔奔者一則亦不顧而為鵲之彊彊何以有是夫人即有是公子哉是公子之為人固人之無良者而我君方以其本同父也而右之為兄初不知其通於夫人而為鶉之奔

奔者禽也非人也殊可哀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集傳]人謂宣姜

[管見]君主也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母之從父稱君本屬通義舊引小君為解者泥矣以為夫人之與公子一不顧而為鵲之彊彊者一則彌不顧而為鶉之奔奔何以有是公子偏即有是夫人哉是夫人之為人亦人之無良者而我君方以其是生母也而奉之為君絕不知其通於公子而為鵲之彊彊者禽也非人也益可哀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説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集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桐梓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管見營室謂之定特見於爾雅釋天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不載未審所據定之方中毛氏萇曰以中昏正四方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按營作宮室者必正方是固然已但正之以昏爲主不以晝爲主其時不可謂宜又四方之位正東西則晝取諸日正南北則昏取諸星何以觀其合而使不忒乎且以南北言之極星不移據以正北可矣營室獨於亥月昏中而欲因以準南方正午之位古人之法當不若是疎也故諸家解定之方中多不取毛氏而取記時鄭氏康成曰定星昏而中謂小雪時孔氏穎達曰小雪時十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曰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按營室爲北方之宿故稱水水昏正即定星昏中也但定星昏中於小雪時距冬至不及一月小有營作可畢也如衛之遷國而創修宮室定星昏中已日短而地凍雖一切降從簡樸不能速成也數月之功必待累年迭爲廢興而始得竣豈事之理乎論者徒以先時與後時皆妨農耳不知營作需匠與農無與即以土木瓦石之用役孔多其無恒業而食方者可以僱直招來也豈必借公旬之名以煩苦田家也哉總之營室謂之定定星昏中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皆不可執也劉氏瑾曰夏正十月建亥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必居

宮以戌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營室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信斯言也一似確有根據皆然及求之現在昏中之星而不合則又曰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試思當日文武周公皆大聖人豈於營室以一晷以歲差而頻移者前以戌月昏中而不加考稽後以子月昏中而莫能推步乎此有以決其必不然也又何至以營室之無定者而以定名且據是爲每歲營制宮室之候而著爲令哉竊意定者如今之羅經盤是已北針淺直子前直午一定不可移必卽古本以定名而後世易其稱遂無考耳定之方中方謂四方方中謂子午卯酉爲四方之中也揆之以日又如今之日晷是已鑿石令圓刻十二辰於平面中以鐵如箸長尺許貫之欵縣若鍼候日景以定時刻之初正盡瞭如指掌也營宮室者以正方爲始而締造之諏吉日尤擇良辰欲按候而用所宜非有物以準之不得也揆日之意蓋如此集傳謂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意蓋仍以定之方中爲記時故解揆之之以日爲正方也今卽以正方言樹臬之法詳在周禮注疏試倣而行之竊恐八尺之臬曾不如指南半寸針之簡易而有準也故古者可無泥於古矣楚宮楚室楚楚邱也大曰宮小曰室前曰宮後曰室中曰宮旁曰室其分別也大槩如斯作宮作室皆有借於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也各舉一事言者互文耳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蓋因作宮室而計及材木躬率國中樹之將以備用於他日也於兼收博採中舉名數種殆以他雜悉數故然爰伐琴瑟絕其木之既成以美之非於樹之時頭度其可用也榛栗取其實漆取其液皆可不伐者椅桐梓並爲喬木而材最良以有用伐之無不可也椅桐尤中琴瑟之選故特爲指出以明其重耳爰字與急字義相近猶俗云快也伐木爲琴瑟者四憶樹之之始去今

矣無幾時故曰爰伐琴瑟按此詩作於文公經國既定之後故此章言爰伐琴瑟次章言終然允臧末章言騋牝三千皆據其治功之可驗者為詞各章末句以上乃追叙其始遷之事以著所由來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集說 劉氏瑾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及此皆再三言之豈衛地跨冀兖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邱在冀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

管見 虛猶空曠也惟高處空曠無所礙故以登高為升虛也舊以虛作墟指漕之故城言者非是升彼虛矣以望楚矣下文即繼之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合而觀之知所望者楚邱而其升彼虛者即升楚邱北之高處以

身面南而望之耳何以明其然也蓋堂非邑名乃今地理家所謂明堂是已楚邱之南向其局正大者堂也因望楚而更前望之可同收於一覽中矣由是而復左右望焉則楚邱之青龍白虎也青龍宜高而左遶為山白虎宜卑而右遶為京左東也右西也其望之次第自東而西與日景相隨則山與京之高卑遶合其大較可盡觀也降觀于桑觀田也其地宜蠶者田中亦種桑成列始末章稱田曰桑田可証已桑田有桑而不惟田故降自虛以觀田者或行桑畦或立桑陰以是為降觀于桑耳但觀非觀桑而桑田之田則既有桑其土宜之蕃盛亦非下云其吉紀始遷之謀於鬼神而有吉占與其升降之時所得於望景觀而洽心當志者若符契也終然允臧則自後而驗所卜之詞蓋謂卜於始云然今則見其終之果然卜於始之云吉為臧今則見其終之果吉而允以為臧然則楚邱一隅豈非前之天造地設以待我公之復興墜業哉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集傳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馬七尺以上為騋

集說 黃氏一正曰靈雨瑞雨降而應物者也○鄭氏康成曰雨止星見○范氏處義曰謂戴星命駕○嚴氏粲曰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又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淵故能致國富強○劉氏瑾曰詩言終然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

管見 匪直也人人指國之人言不曰匪直人也而曰匪直也人字法倒裝耳秉心塞淵者閎容為塞塞則無隙不可窺深沉為淵淵則無底可測也騋牝三千馬無騋無良無牝不孳皆不可偏廢者故並稱之說于桑田以上

四句言文公之躬自勞以務農重本如此所以蕃育其人也而非特人也人蕃育而馬亦蕃育至於騋牝三千之多皆其秉心塞淵者務內而不屑外交致之故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按文公以魯僖元年立以二十五年卒其心稔知國雖新造有民足以自強於是專力桑田兼權騋牝楚邱既城以後他無所藉於齊桓者至戶口日增戎馬充溢雖以晉公子重耳之過衛而不禮焉皆竊謂發憤為雄因人則詘內謀者非涉於形迹外交者遂成為疏淺耳秉心若此可不謂塞淵與今考春秋所載竟文公之世大國無加兵者惟一書邢人狄人伐衛兩書狄侵衛而已然狄屢作難而衛禦之已無復有榮澤之撓邢與為仇而衛滅之遂不獲永夷儀之遷此足以徵秉心塞淵之明效大驗矣

蝃蝀止奔也 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蝃蝀之詩謂之止奔則國人有厭亂者矣衞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耻亦幾於惡無禮之氣象也○張氏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耻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蝃蝀下所趨向繫於一人如此

〔管見〕止奔止女子之奔也不當夾入男子說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集傳〕蝃蝀虹也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

〔管見〕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蓋北方用以開幼小之法也其於女子爲尤切如虹名蝃蝀爲天地之淫氣指之則必問之問之則必應之也設以女子指虹而問之曰此何物也必應之曰蝃蝀設又問曰何爲蝃蝀必應之曰天地之淫氣夫既爲淫氣則此後不可更問而亦不可因其問而應之矣故於其指之時而即禁之使其心畏之如神而有所不敢焉則斂手而退之餘不復有問竟可使淫之一字絕不入其耳而出其口也所以然者謂何以女子必歸於人其有行也便當遠其父母兄弟而去不可以卒留故凡父母之愛女子以視女子之兄弟爲丈夫子者其防護之心爲尤切蓋如此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集傳〕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管見〕虹亦讀去聲音絳俗語云東虹日頭西虹雨則知朝隮于西未嘗不雨也然淫氣實足以害和氣亦不過崇朝其雨而已彼女子之既嫁而有所私乃致見棄於其夫者徒以一時恣欲遂斷終身好合之緣是則淫之害私在既嫁之女子皆當於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借鑒也苟或不然而以牽於所私者為夫所棄則此身固將無所依歸矣何也女子之生身者父母其同胞者兄弟由父母而下念兄弟不忍遠也更由兄弟而上念父母尤不忍遠也而當其有行則不得不遠兄弟亦不得不遠父母無如何者但女子以有行而不可以卒留亦即以有行而不可以復返也使既歸於人而以淫被棄在兄弟疾其同醜即父母惡其貽罹吾未見有哀而收之者也其可不早為借鑒以慎守其貞哉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管見〕之人指女之奔者言按之字作三拆如蛇行之狀故俗語猶以行之迤逞者為走之字道也周南桃夭篇以女子稱之子亦象其意態委婉云爾至日月傷變人之有寵則曰乃如之人兮君子偕老刺夫人之不正則曰展如之人兮不稱之子而稱之人殆斥其女之既長而婷為妖媚也之人之之如何竹竿之三章言佩玉之儺可謂形容曲肖矣由是言之則此詩所謂之人即已為奔女寫照也舊注並以之字作是字解似迹懷昏姻者著奔女之心也禮昏義疏壻曰昏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去據此則奔女之懷之蓋不忘親迎合巹之前事長欲作新夫人以見新郎君耳如此豈復有人心爭夫人心以信為主女子之信以從一而終為主故當其有行也父母可遠兄弟可遠獨其夫子不可遠也乃之人以懷昏姻之故復生二心以遠其夫子而不

顧焉則非尋常之無信者比也故斥之曰大無信也大無信則人心絕而天理與俱亡矣夫天所賦於人之理命也以男子言之其道宜依父母而並親其兄弟至女子之有行者則不惟可遠其兄弟亦可遠其父母此非人之為之而天之為之也莫非命也然天之於女子有遠其兄弟父母之命無更遠其夫子之命命之所無而人有之是即天理所不容矣夫何之人之懷昏姻而大無信其所行竟沒天理亦不畏為天理所不容哉故更斥之曰不知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集傳 相視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集傳 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集傳 遄速也

管見序稱相鼠刺無禮者刺淫也主男子言當與前篇蝃蝀止女子之奔對看衛之淫風流行如桑中所稱雖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其國人可知矣淫之道以竊為能其形蹤夜行晝伏鑽穴踰墻惟鼠為黠似故以鼠刺之皮面皮也齒謂其口體則手足耳三者並指人言舊注以為鼠者非是皮為面皮儀則儀表之見於面者口有齒以利言而其容宜止觀禮記稱口容止可見手足具為四體其體之摯拳曲跽所以為禮者不外是也

按首章之意蓋曰彼淫者之面有皮人所有皮也以我相之直似以鼠而有人之皮耳何以言之有皮者必有儀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靦然人面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是人而無儀也本能有儀以淫之故而無儀則其無儀之皮安得不為鼠有皮耶夫人而有皮有儀則生無儀則將死也吾徵諸病者矣其面有口喎眼斜唇反之形亦或有青如草茲黃如枳實黑如炲白如枯骨赤如衃血之色皆有皮而無儀之狀即皆將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儀其面之皮不可瞻靚者雖欲不死固將何所為而得撓回窮跨之術哉其二章之意則曰彼淫者之口有齒人而有齒也以我相之又似以鼠而有人之齒耳何以言之有齒者必有止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喜談樂道皆尊常所不能出諸其口之詩是人而無止也本能有止以淫之故而無止則其無止之齒安得不為鼠有齒耶夫人之有齒有止則生無止則必死也吾再徵諸病者矣其口之閉目自言則為譫語亦或明目

而與人言則為發狂胡說皆有齒而無止之狀即皆必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止其口不可禁制者雖欲不死更將何所俟而有僥倖萬一之途哉其三章之意則曰彼淫者之手足為有體人而有體也以我相之更似以鼠而有人之體耳何以言之有體者必有禮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筋骸不束無能措持行於手恭足重之間是人而無禮也本能有禮以淫之故而無禮則其無禮之體安得不為鼠有體耶夫人之有體有禮則生無禮則速死也吾亦徵諸病者矣其手足之揚擲每至不寧而為循衣摸狀又或極甚而為上高而歌棄衣而走皆有體而無禮之狀即皆速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禮其手足不可收攝者雖欲不至遄死又胡能少緩而得苟延旦夕之命哉

干旄美好善也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集傳〕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管見〕序於干旄之詩不曰美尊賢而曰美好善者尊賢其文好善其情也文生於情故為探本之論耳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集傳〕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姝美也

〔附錄〕程子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轍曰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集說〕朱子曰都居民所聚也○何氏楷曰以前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在城之外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管見〕按三章首二句先言浚之郊次言浚之都又次言浚之城必其邑之大夫承文公之命往迓賢者以歸而因之自郊歷都自都入城也其與賢若所經過之處又皆有武人戎服設幟以遞迎諸道左故干旄干旟干旌又其孑孑者各隨其所在而歷歷可見有如此孑雖特出之貌稱孑孑知其數非一矣干為旗干旄則干首所飾之紅纓也其於郊獨稱此者以郊遠而曠其設防特如令之塘汎然人數無多而其旗以背負蓋幅小不足名也以旄表之可矣至於都為居民所聚必設弁主兵以鎮之則所領可以什伍成隊也故其旗之孑孑中有以干繫旟而為人所執舉者其文畫鳥隼以取其摯捷軍行之前設之此可以首數也雖亦有旌而豈得但表其旄已哉若大城為邑衛其戰與守必兩謀其備也則部分別而旗章各不同矣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是列而植之其所見為孑孑者非獨干旟也然凡旗之名雖異旌旆則其總稱故於城特言干旌蓋以概其軍容之盛云爾素絲者帛屬此大夫所用以達忱也其絲色以素為名著其先選材之良非徒以漆采為外觀耳紕字从糸从比蓋取經數加多[illegible]今之以綴稱者其八絲皆優於五絲也禮內則疏組紃皆為條似繩者為紃薄闊為組此稱組之殆以所將之為帛屬非一二端而已其外又用組以總束之也祝[illegible][illegible]禱之義壽之也字典以金帛贈人曰壽史記刺客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聶政母壽即此意也舊訓祝[illegible][illegible]字義牽强費解良馬備其出以為儀者前有導引馬列為二隊則四之再用一馬出其中如俗稱頂馬是已數五之也然猶不可無以從其後者則為更益一馬而六之矣四之五之六之若以駑劣充數於觀瞻亦不壯也是以有馬必良而後已焉

惟此尤為人情所寶愛故特抽出言之更用何以字以致驚訝之意耳畀賜也始以姝子為非常之物而大夫實賜之其寵茲賢人為特盛矣既而知大夫不敢以為賜而特予之則其重視賢人而輕視姝子又尋常所罕見者且予之則予之已耳乃大夫更進姝子而告之曰賢人為我所敬憚女謹事之毋忽也此其詳慎不苟不尤令人感歎難名哉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集傳〕弔失國曰唁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集說〕孔氏穎達曰夫人言所以思領如是者以衛亡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身驅而唁之

〔管見〕載始也猶啓行之謂載馳載驅言當即謀啓行以馳馬驅馬不可緩也我欲歸唁我兄衛侯矣按二句係夫人催促之詞謂其已就道者非是歸唁衛侯據左傳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衛侯當指戴公言然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則文公亦以是年十二月繼立矣至文公二年爲僖之二年齊桓始合諸侯城楚丘則其元年仍在漕邑由末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推之可知其許穆夫人之賦載馳實當文公元年之春所謂歸唁者唁文公耳左傳可毋泥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謂狄之爲難未已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謂衛之告難可傷也以爲今之衛侯乘國家破滅而君繼喪之餘而立於漕在狄人之驅馬而來其使人計其奔突之勢而悠悠以長者先已敗我懿公於滎澤又從之而敗於河懿公遂没其肆行豈不甚哉然猶幸其不遂渡河也近復有窺得狄人之意者言其將復驅馬渡河而至於漕焉彼蓋以我兄戴公之立不終月而卒遂敢凌我嗣戴公更立之兄而謂漕可乘勝滅也則今衛侯爲極危者夫不覩衛臣之自漕來而以難告乎其徒步奔趨竟以大夫而跋涉也是不必聞其言而只見其狀我心之憂則已突起

不能自禁矣况由大夫而得聞衛侯由大夫之跋涉至許而得聞衛侯之流離處漕其憂之傾集即可使我魂悴神傷而難爲心者又何可言也此馳驅歸唁之所由汲汲於懷而不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管見〕吉祥善事爲嘉不我嘉者疑其凶也反謂衛之復國濟謂衛之復國而更渡河也臧與嘉雖皆爲善義嘉主事言不嘉爲凶臧主心言不臧爲惡當細辨之遠者愚而失計對下章穉字閟者病而喪心對下章狂字意各有屬也謂夫我之即欲歸唁衛侯蓋一思之而確乎見其可歸唁也而許人之阻我称顧不我嘉而疑此行之甚凶以爲衛侯在漕先由懿公盡棄其國以至此不能旋謀反國也然第曰不能旋反則衛侯仍在漕矣我之歸唁何不嘉乎既不我嘉當亦不謂衛侯嘉也故以我視爾其心必有以懿公例我衛侯者不臧莫甚焉我不如爾之不臧則其思歸唁也雖使老成人代爲謀之無所爲不嘉也無不嘉而思歸唁豈得謂其思爲失計有同於穉者之差繆而不免於遠哉我思不遠我自審之矣亦我之卒欲歸唁衛侯又再思之而灼然知其可歸唁也而許人之阻我者終不我嘉而決此行之必凶以爲衛侯在漕實與戴公東從渡河以至此不能旋謀濟河也然第曰不能旋濟則衛侯亦仍在漕矣我之歸唁何不嘉乎既不我嘉當亦不謂衛侯嘉也故以我視爾其心必更於以戴公例我衛侯若不臧莫甚焉我不如爾之不臧則其思歸唁也雖以明達人代爲謀之亦無所爲不嘉也無不嘉而思歸唁豈得謂其病而喪心有同於狂者之迷亂而不免於閟哉我思不閟我亦自審之矣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且狂

〔集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

〔管見〕此言今者我欲歸唁而不得其鬱結殆不可療也人亦有言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此可以療女子鬱結之疾者但女子之善懷亦各有行欲比而同之不得也蝱之所能療者療之而愈蝱之所不能療者療之仍不愈矣今以我閔衛侯之難而有懷於歸唁也此非可例以女子善懷之常情者豈阿丘之蝱所能療乎其勢必出於歸唁而後已也乃許人之尤之則曰我思遠也是謂我稱矣又曰我思閟也是謂我狂矣然以我還自審焉我思不遠何謂稱我思不閟何謂狂稱且狂之名在許人尤我之衆舉以自暱可矣我實不任受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集傳〕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管見〕此章首四句乃夫人述許人之詞正見其稺且狂也我指許人自我言因仍也極窮也戊衛叼勺之爲因驅狄而遠之爲極百爾即君子之總稱不必作所思百方解以爲許人之尤我者皆大夫君子也何以謂其稺且狂哉今許人之詞曰衛之來告狄難者夫人聞其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是狄勢甚盛而衛勢甚微夫豈區區之許所能爲力乎度非爲之控于大邦不可也乃今者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正當春苗盛長之時其於戎馬乘忠之成師以出甚不便也許然則大邦亦無不然若不能待而以此時控于大邦馬雖一言衛之業已渡河而處於曹即當因之使可定居而不至失所其能應而因之者爲誰也雖再言狄之必將驅馬而至于漕即當極之令其反尤而無或留餘其能應而極之者又爲誰也是不可不熟思矣夫許人之衆口一辭如此當自託於老成明達以薄我女子之不諳外事也試思宗國告難而許人不忌其難其思詎不遠而爲稺閟而爲狂與要之非真稱也非真狂也乃真不藏耳我蓋有而言以還告我大夫君子矣但我本女子其言或以有激而過當在大夫大君子之聽之周即以女子諒我而無我有尤也其言爲何亦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而已並許之大夫盈廷所謂百爾君子也今以衛難故而有所思皆言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其審度於目前一似有謀爲於他日者然而其心之不可問則竊謂狄人之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衛侯之不保將不及麥藐矣控大邦而不即應姑爲是說以塞夫人之口耳豈其真僕野麥既發不惜爲之僕僕大邦以求因之極之

哉嗟乎此我所謂視爾不臧者也而何煩百爾之思爲也若以我載馳載驅而歸唁之其有所之也雖不能安衛侯於漕而郝狄人之驅馬不堇要其急兄之難實出我心之誠然以與衛侯同憂者因自倍其藏也以百爾所思而見爲不臧以我所之而見爲藏試憑心較之如乎不如乎然則衛侯之告難而有籍於許許之廷有百爾君子而如無一人有我一女子不其勝百爾者多多矣在大夫君子之聞斯言也其果不於我有尤否耶抑序以載馳爲許穆夫人作其於歸唁之非禮與越禮歸唁之無益豈不悉知獨以許之漢視衛難委宗國於狄人其心實不藏也力不給可諒心不臧不可忍也故特借歸唁發端以致許人之尤之即得因其尤之以轉尤許人耳不然夫人雖尊與太夫君子言安得以歸唁之私情不遂而憤嫉不平若此

卷二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三

慎齋羅典巖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集傳〕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君子指武公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諼忘也

〔集說〕毛氏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朱子語類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與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

〔管見〕奧讀郁義與燠同觀小雅日月方奧可見淇隈稱淇奧者必其地形窈曲避風微煖也此蓋武公之葬穴所在故人皆於彼淇奧而瞻之耳北方氣寒地之有竹者多以風勁不得繁息惟淇奧之得名以燠故綠竹視他處為特盛焉猗猗謂竹中之新者其競出而相附有然也於淇奧見之是足想見君子之少時矣其曰有匪者舊注謂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蓋據大學云爾攷說文匪如篚玉篇竹器方曰匪廣韻器如竹篋今从竹為篚篚字孟子注疏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正韻篚通作匪又鹿鳴篇言承筐是將注筐篚屬所以行幣帛合前說參之意者武公既卒卜淇奧為葬穴發喪之日國人見其櫬之行而不敢直言特以禮器之用匪以行幣帛比之也然則有匪君子猶云有方器如匪與而送之之君子耳觀章末有終不可諼兮一句尤見應證蓋終即死之別名指君子言讀宜略頓兮者哀感之聲詩君子則既終矣而其不可諼者則使人念之無有終止可勝哀感也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修身而成其瑟僩赫咺者切治骨磋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工之為此凡有小不如式必去之不肯少留也武公生而近道與刻苦以自修其身者如此此所以追念其未立為君之前其瑟僩赫咺之可見皆一一在人心目而生其哀感也按瑟僩當與末章寬綽對看赫咺當與末章戲謔對看舊注多不甚明竊思修身而有取於瑟者言使周身之筋脉其緊直皆如被絃之瑟然無或令其舒緩以寬也筋脉有力則胸背豎而氣樛雄又見其僩而有威貌也求其綽然優柔不得矣由是觀諸顏面之間則赫焉可畏使人望之猗神明不苟嘻笑而至於戲也至有時而言焉其聲宏正而咺者儼然鍾律之必中未開出以詠諧而為謔矣几此皆君子之以禮自防實深克治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得之者聖學之真傳將藉是以不絕也其可諼乎故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集傳】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管見】綠竹青青其質堅挺其色蒼深也此可想見君子之盛壯時矣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言武公之初立為君其冠飾如此會即會朝之會不讀古外反弁為冕之揔稱君集百僚而會之其弁曰會弁猶夫臣奉人主而朝之其冠曰朝冠也如星指會弁之旒言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按旒必用珠有星之狀藻以貫玉以墜耳古者諸侯亦有冕冕亦有旒則其狀亦有如星者矣夫充耳為瑱繫會弁之兩旁垂旒如星繫會弁之前後諸侯之初即位其服莫尊於冠者諸侯之有冠服其飾莫盛於會弁者故舉此而不及他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明其既立為君之後所自飭於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中者以禮為國仍不外於以禮修身其瑟僩赫咺之常度不歿尤令人一一存諸心目而係以哀感也言念及此君德之盛軌亦將因是以不沒矣其又可諼乎故復終之

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集傳】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

【集說】來氏彩曰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方能圓也。朱氏善曰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

【管見】簀亦竹之為之也淇奧之綠竹其稠疊交加加之則以歲久而蒙密也此足想見君子之老耄時矣金非黃金指鐵言之如金如錫謂其能剛亦能柔如圭如璧謂其能方亦能圓也蓋武公晚年德盛不假強持故其習安於瑟僩赫咺者未始不見其剛以方而其時出於寬綽戲謔者則又別見為柔而圓矣何謂寬綽於其猗重較見之按重較為坐具之可攜者若今所稱交猗是已下有兩木作十字撐支如爭較然故曰較左右各有兩木各為十字故曰重較猗讀上聲同倚謂依之也危坐如尸則不依安坐如假寐則依之君子之猗重較不危坐而安坐以是見其寬而舒緩不必於瑟綽而優柔不一於僩也夫君子猗重較之時即見其有戲謔之時也但他人之戲謔者嘻笑無度流為狎侮詼謔不經甚於怒詈此不免於為虐也其不善實甚若君子之戲謔乃自其赫咺中來則人所得承於猗重較時者固獨見其善而不覺其為虐矣夫武公之從事於聖學以懋修乎君德至於久而純熟其內養既定而制外之法不離去不拘牽者存如此故前二章重明其平昔之莊敬日強既曰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於末一章特表其後來之從容自得又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雖所稱之意象有別而其使人常留於心目一一難已於哀感者無殊情也此不必更言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而君子之不可諼固斷斷矣紀之淇奧之美武公作者特於其卒葬之日體國人哀感謳路之情為之故篇中凡用十五兮字皆不得泛作語詞讀過

考槃。刺莊公也。 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集傳】山夾水曰澗。永長。諼忘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管見】校考槃之槃即指令之水碾水磨言其槃以木為之轉以水不假人力故賢者退處亦得借之為生計也槃用以行碾磨必再三審察校試而後適此動彼應之宜是以槃曰考槃其在澗者山夾水則其勢疾而有力流之所注槃因以行碩人之寬寬闊也闊澗之兩旁而廣之使其中足以容槃也碩為豐腴之意稱碩人其儀表已與庸俗迥絕所謂邦之彥也豈復可令其退處以與考槃相守哉阿水岸也義見王篇集傳指為曲陵與此詩阿字不切邁與窠同音亦當與窩同義說文穴中曰窠字彙凡別墅獨處皆名為窩據此推之邁蓋草舍之在野而非可家者考槃之槃設於澗澗通水水岸為阿因阿架屋於澗水以置碾磨而碩人之業此亦時栖託其間此為邁也陸對水言不在水則稱陸耳槃有澗中之槃以動行碾磨此在水者也又有槃設於邁中而不設特規碾磨之行而承之則所稱在陸者是已邁狀女小水樓以板為地其承碾磨之槃貼板上穿中央作孔逕穿板之當槃孔者其為一孔所以受軸也軸亦用木澗之水槃依以立即因以轉水槃附軸以下轉於澗其受軸之孔引軸上出而以其端屬陸槃所承之碾磨使之牽於軸以俱轉故其器之利用不假人力乃實數倍於人力不啻也然雖如此而碩人之守此考槃以夜繼日其常出於獨寐者摹其情狀亦不易稱能事矣善考槃之行碾磨可徵夜不休故守之者恒獨寐也非夫婦居室之間為獨其坐而閉目晗如釋道家之從事靜功是為獨寐乃猶懼其逐因此以成寐也又時警醒而窮寐而有言矣其言為何言毋忘其所有事而至於諼也夫水之於槃激射如矢又自昏達旦晝不稍停而永矣此在獨寐之時一恍惚間而已不免於諼也惟其寤言者每因水之永矢而以護自惕則初時之於事未習而用心特勤固有見其能弗諼者總而漸熟所為獨寐猶是也而當其既寤則不以難必其弗諼而有言乃以德奉其弗過而為歌矣彼考槃之行碾磨也其守此者之慮其諼亦即防其或過耳碾出米必伺其可已而數更之磨出麵必伺其將盡而數增之不可過也碾而過者雖不傷碾而傷米磨而過者雖不傷麵而傷磨能無然乎過則歎弗過則歌故茲之獨寐而寤寤而歌者其於永之永矢實能按時而為之節制之數在獨寐中常覺其弗諼則亦常見其弗過也至於久而安焉其主於獨寐雖如故而又有可以不拘者盡觀其既寤乎其守此考槃也既幸其弗過而有時歌焉姑因以解獨寐之無聊亦信其弗諼而有時宿焉尤借以舒獨寐之久困矣夫考槃所受之水其勢則永矢也恐守此者以諼而至於過故必坐而待之有取於獨寐而不敢宿也茲玩寤而宿焉則易坐為臥得毋輾轉難覺必有待於人之告之與而不然也其心之弗諼者已定則其幸之弗過者亦定故水雖永矢而考槃之行碾磨有宜防其過者初不因偶出於宿而或諼則呼吸之際魂夢之交乃如常有鬼神告之而不待人之告之是弗告也亡念及此而碩人之退處其與考槃相守者匪朝伊夕亦將終身矣揆厥所由誰實使然耶

碩人閔莊姜也

【管見】莊姜之無子天也故閔之不必以莊公惑於嬖妾為詞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集傳】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褧襌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孔氏穎

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蘇氏轍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呂氏祖謙曰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

管見 錦褧衣三字當聯讀言其嫁時在塗之服以錦為褧之耳不得泥中庸尚之以絅解譚公維私維屬也屬在親之私者是謂維私按孫氏炎曰私無正親之言則知姊妹之夫稱私殆以其親無服故耳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集傳 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管見 手如柔荑象其指也茅始生未開葉者俗稱茅針狀類小笋色白故手之指美者比之蝤蠐木蠹蟲也穴桑及柳中身似蠶節長足短色並白可取其項以肖人之好頸者瓠之子稱犀義未詳螓如蟬而小其首黑有光與髮光可鑑之首近是以首曰螓首舊謂指其額廣方正者非是按此章言碩人其頎於容貌之美生則具備所願望者惟有子耳而茲獨缺焉是可閔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集傳 說舍也農郊近郊也鑣者馬銜外鐵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集說 程子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也

管見 敖敖謂久耐征塗之苦也自齊至衛閱日多而歷程遠碩人雖不習慣而難以倦告以是為敖敖也農郊為君所舍之處禮記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郊則知侯國之君必重農於農郊必立舍矣茲碩人之入衛曰說于農郊蓋因四時而以君舍作夫人之舍也既說而逆以車駕車者則四牡馬按四牡非兩服兩驂之謂夫人之車任以一馬足矣而此一馬之為牡者又實為既經齊色齊力可以乘計之四牡則從其入選之總稱以別異之可也有驕馬輕所任而欲逞之狀朱幩即車蔽也幩一讀彼義反音秘字从巾从賁周禮春官巾車注巾猶衣也易賁卦山下有火賁序卦賁飾也然則幩者所以衣車而為飾耳以帛為之色用朱故曰朱幩

馬銜外之鐵為鑣銜以控馬鑣以固銜鑣鑣指銜之左右皆具言蓋車之設朱幩者非駕以四牡之良於觀瞻不壯然有驕則恐其奔逸或於碩人之敖敖重致以不安也故既稱朱幩以表其車之鑣又於鑣之固御以控馬者見獨加審察之意而曰鑣鑣也逆之而至可以入見於君而朝之矣用翟茀者翟為翟衣身服也茀與[illegible]言婦喪其茀之茀同首服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皆翟屬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皆茀屬也君夫人之制如君子偕老篇稱象服者為翟稱副笄六珈者為茀其與王后同異之別雖莫考其詳要之不可一缺也大夫夙退蓋君行昏禮必有如祭祀誕辰之類或一日或二三日不聽政者此定典也無使君勞則定典之本意云爾非大夫各出以私衷也按此章言碩人之衣錦褧衣其在塗已然及其至近郊而說止乃復見其駕四牡乘朱幩被翟茀夫人朝君大夫不得以政勞君蓋重大昏以明齊侯之子[illegible]

為衛侯之妻也然大昏為萬世之嗣重大昏亦
重其將有子取而卒乃不獲焉是又可閔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集傳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
施設也罛魚罟也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朅武貌
集說孔氏穎達曰鱣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
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形似鱣
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為王鮪小者為
鮛鮪鮛音叔○郭璞曰葭即蘆也葦即蘆之成者菼薍
似葦
而小

管見河水洋洋於衛見之自衛而至齊北流活活則入
於海矣齊界河瀕海而魚鹽之富遂甲天下故以施罛

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實指之也魚類不可悉數鱣
鮪其至大者本草謂其行在水底去地數寸漁人以小
鉤近千沉而取之所謂施罛者殆如此濊濊水之深廣
處也施罛於濊濊中而鱣鮪在焉其觸罛被鉤以出遷
水跳怒猝難牽掣則見其發發也沿海之地多斥鹵他
物難生而葭菼則揭揭焉特賤植耳然煑海成鹽必借
之以為薪燎此其利之大有足稱矣庶姜孽孽庶士有
朅指齊女之貴不至夫人而能有子者言齊姜姓女以
為氏也齊侯庶出之女為庶姜其言孽孽者凡庶子稱
孽以齊之庶姜嫁於他國諸侯之庶子而又生子焉是
為孽孽庶士即謂庶姜所生之子耳其男者為士至於
生男既成巍然丈夫之雄以是徵其有朅也按此章言
莊姜之出於齊海邦饒裕非小弱也以是而齊侯之子
為衛侯之妻其妃耦誠當又齊之庶姜而有家者初不
聞其少子則以莊姜生自正嫡位為夫人所謂東宮之
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者也宜其必有子矣乃偏遇於

艱難而出人意外
焉是尤可閔也

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故序其事以風
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集傳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貿買也貿
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
管見通篇皆代為奔女自叙之詞氓之蚩蚩指所奔之
人言氓字从亡从民謂其人之新來徙而非土著耳蚩

蚩非鄙詞蓋於初見時度其餘於忠厚初非二三其德
者比也抱布貿絲布即布帛之布氓所販也抱之入人
家中以與女之蠶者易絲是為貿絲貿易也提出絲字
則三四兩章之引桑為喻並根於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言氓之因貿絲而誘以奔直如以交易作好合之緣
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述所謀之詞云爾氓謀於女若
曰淇之外有頓丘我所居也子能背兄弟而從我我將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以同居焉則各得所願也於時女
之於氓將就之姑卻之故其言曰凡將昏者必請期既
有期矣從未見有女子不行而愆期者人不愆期而謂
我獨愆期乎是匪然也我仍待字子無良媒則請期者
先未有人無如何矣夫良媒非不可得而子乃來曰媒
以即我謀其冒昧無禮我應辭予而有怒也然今者子
從此去我且不面絕之以謝子聊目送之而將子蓋深
見子之蚩蚩不可怒而轉可諒是以應有怒而無怒也
我為子約使我從子之謀則不能使我待子之良媒則

猶可也。蓋非初夏買絲之時乎。轉瞬而秋。不必汲汲也。以是為姒子。惟留意於良媒可矣。按將子無怒句。將者送也。與鵲巢百兩將之。燕燕遠于將之義相類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集傳】垝。毀。垣。墻也。龜曰卜。蓍曰筮。賄。財。遷。徙也。

【管見】復關。重門也。女之室在焉。舊謂男子之所居者非是。以為我昔為氓約曰。秋以為期。待良媒也。及期而良媒不來。氓則獨來。於是乘彼室外之垝垣。以望室內之復關。殆仍欲即我。以踐前謀云爾。我始惡其卒無良媒

而拒之也。為之何外關以蔽復關矣。乃氓之乘垝垣者則因不見復關。而不勝泣涕漣漣焉。我竊窺而得其狀。怪其蚩蚩者何至於此。又復憐其蚩蚩者竟至於此。此不得不去外關之蔽。而使見復關。既見復關。則見我而其泣涕漣漣者。忽而載笑載言。初不覺其淚痕之猶濕也。所笑而言者。謂何。蓋言我為爾卜。又為爾筮。鬼神之言。不欺人。亦不明示人。是不可不悉心以體之也。今體之而言無咎言。則我向者之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已謀及卜筮。而皆許我矣。不必待良媒也。維時我信爾並信卜筮。遂令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而我亦從之。此豈復秋以為期之本意哉。亦強全來。即我謀之前事而已。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集說】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

【管見】木之有桑。必伐其條。而取之。所謂落也。未落而其葉沃若。特寄焉而已。按此二句。蓋以喻言氓之抱布貿絲而來者。其衣服整飭可觀。有然而究之。非其自有也。既假借以飾其外。乃復時求甘美可啖之物。懷之使窮僻見小之女。貪其餉遺。而遂為所動。是又如桑之葉尚生葚。能引鳩食之而致醉也。夫豈知桑之葉如寄。葚亦如寄。有時落之。而代其條。則一切皆歸於烏有乎。此女之被誘於氓。而失身以從者。不禁念此。亟嘆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者。士女而相視而深戀悅之意。按正字通。耽與耽別。耳甚之耽從耳。耽之耽從目。易詩書本作眈。訛作耽。士之耽。女之耽。一淺可說。一不可說者。說。言也。謂淺漏其事以語人耳。兮豈士之好淫。而有所私。深者不說。淺者說之。怯者不說。強者說之。面熟者不說。顏厚者說之。惟女之私於士。以犯淫戒。則不至於官可刑獻之地。實不容有適情而終不說彼其心。固決然有以知其不可也。故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集傳】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爽。差。極。至也。

【管見】桑之落矣。謂於春夏間。因其沃若而伐取之。非黃而隕也。然以較諸秋冬之後。其以黃而隕者。正同。故曰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字即指棄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明其與抱布貿絲來即我謀之守大用懸心說之身斯比於已落之桑非復能濕則說之有家亦無物得如桑問可食之甚安在餘飽耶然頓覺財已至矣三歲食貧因未知之何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二句蓋說之誓詞謂女之見棄而復歸者非是以為今者送子涉淇秋水方盛其流則湯湯矣他日如相背違其車之經此必蒙於水使湯湯者即漸車之帷裳以及其身而不救也其誓如此女也信之故能至於三歲食貧而不爽仍情其當當也而士之慣於為說則含頓卸而他適是為貳其行矣行音杭俗語有謂行路為行者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欺斯也即指二三其德言二三其德者欺人為罔並鬼神而欺之是為罔極不然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此涉淇之誓詞而鬼神聽之者乃復貳其行而不顧心目中並無鬼神其罔豈不極乎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集傳】夙早興起也咥笑貌

【管見】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靡無也男以女為室無室者一旦而有婦則苦費支撐是為室所累也故謂室勞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有朝二字當聯讀朝宜何有惟食為急靡有朝者重明三歲食貧常見為無之朝未見為有之朝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說之言也遂為徑遂之遂猶俗稱隨口說出也因是而加之怒詈為暴此與女相惡所忍棄之之狀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所謂言之既遂而至于暴者莫甚於此其言之意若曰子之來已三歲子之兄弟俱在也不復求子我度人之見子兄弟者必心竊醜之而咥其笑矣所笑為何笑子兄弟之不修堤垣不謹復閾而令子與抱布者同類竟莫知其所之也子之兄弟豈不知乎知之而佯為不知一任人之咥其笑而不以為醜則子之不知醜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維時女聞之而盡傷心又卒苦於無詞以應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殆亦本其心之窮而必逐有不得不然者靜言傳息其言也口不能角而轉而自思彼試之謀則從其孰使女獨信其當當也至因其謀而約之其謂將子無怨秋以為期者本女所自約復成其謀而許之其令以爾車來以我賄還者亦女所自許然則撫躬內問其將何以自解而能不自悼與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集傳】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

【管見】此女之以躬自悼而憤不欲生也謂夫凡為士女者莫不以偕老為幸若我之與爾婚媾頓絕仇讐正深爾得不死我願速亡矣脫命數總不由人我猶能老而及爾偕老其老也抱長恨之苦無生人之趣不使我老徒使我怨耳竊計三歲以前其至茲頓卸者先由爾之送我涉淇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爾不於此且涉且誓乎既涉則有岸我登之矣自是而進焉岸之卑處為隰莫能使水雖甚漲而卒莫之浸溢者則有泮焉我再登之矣過此以往高原廣衍道里不復記憶惟期至爾鄉邨所居而止既至之夕爾則具酒食以為宴焉其宴曰總角之宴言我之與子當如結髮為夫婦者然也其笑極歡而牀第之私言笑因以無厭遂至每起常晏而見

為晏晏矣夫言笑晏晏之時即當日之旦復旦時也我以此時而念爾涉淇之誓亦安得而不信哉因言笑而信其誓言笑晏晏則信誓者已旦旦也豈乎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相好莫甚焉淇水湯湯漸車帷裳不祥莫大焉夫孰料其翻然易心竟舍其甚相好者而甘犯彼大不祥乎蓋不思其反也乃今者其反已如是矣爾既易心我則何能甘心也若令我前者既以過諒於爾而不思今者更以忘情於爾而不思他無可自遣也亦惟死期即至忽仰天椎心而歎曰已焉哉如是遂絕則我之心死矣不忍矣不然一息尚存有欲去詣懷而不得者此我所以躬自悼而無如何初不顧其非人情而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也答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管見〕序於泉水竹竿皆曰衛女思歸竊意衛女只一人思歸只一事耳惟作者各聞其事亦各體其人之意而

代述之其詞皆不可廢故二詩並存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集傳〕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

〔管見〕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乃衛女未嫁時與其兄弟相樂之事也當與末章淇水滺滺檜楫松舟合看樂莫樂於遊釣彼淇水則滺滺矣既有檜楫以行松舟而復持籊籊之竹竿以釣焉在閨中人時一得此固宜其既久而念之不忘也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爾指其兄弟言即往時所同釣于淇者致謂人不至而使之至也思之而莫能致之無如遠何其於思何哉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集傳〕泉源即百泉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集說〕何氏楷曰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嚴氏粲曰儺柔緩也腰身裊儺也

〔管見〕泉源即衛水之源下合於淇水泉源出衛州共城今衛輝府輝縣古淇水出相州林慮今彰德府林縣在泉源北南為陽北為陰曰左曰右猶陽與陰之謂替字也按此言泉源蓋為衛女自比淇水則借以喻他女耳以為我思爾而遠莫致之爾獨不我思乎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我不可再得爾猶足以自適也於時合於淇者不更有泉源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流泉源入而與之俱流我取而思之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其使我必行必還亦與他女同者即如是泉源之入合於淇水而流則俱流在左猶之在右矣爾亦思之否耶不寧惟是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本各為一水也及其流之既合則獨見淇水而不復見有泉源我再取而思之有他女而偏處於此焉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其呈妍送媚惟恐我之亦有以自見者又如是淇水之能弃泉源使人不見其一彼而一此有在右無在左矣爾亦思之否耶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傳〕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

〔管見〕此言爾苟我思則不同於我之思爾矣我思爾而卒不得歸爾思我而無不可來是毋亦云遠莫致之也盍仍念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時乎斯時也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此我所親見者水有舟楫陸豈無車馬與苟

其駕刺車馬而言出遊也則可以過我矣爾過我而我之憂可因以寫矣嗟乎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其離阻之憂已自難堪至於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則尤貽我以猜嫌譏賊之憂使之交集而不可解也顧安得因爾[illegible]寫適會此快然之一日哉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甲長也

[管見]本草載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與枸杞葉同也然則蔓生如芄蘭其支其葉蓋質弱而氣特壯者惠公初即位未及成人猶待有所依以立也而不免為悖權自大之擬故特以芄蘭之支葉比之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謂惠公以冲齡當國有如此幼泥佩說為是蓋觿以解結象君之臨事決疑韘以利弦象君之威人禦亂也此豈未及成人如惠公者所能獨任哉以故曰其君為童子而自負有力者一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乎言不我知而不能也再曰雖則佩韘能不我甲乎言不我甲而亦不能也兩能字當

作反詰語氣讀知主也猶乾知大始之知甲長也猶甲於天下之甲但知為明獨之號何以有主我甲本無介之名何以有長義耶觀易之取象如損益彖言損剛以益柔損之益上益之益下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足以借證矣蓋龜之靈為知其質為甲天生神物而人待其明以燭焉無不聽命者是即因其知以奉為主也又蟲之有介其屬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則人之聽命而奉為主者但指其甲言之而其長亦已著矣古之有國者皆以龜為守寶亦主之莫敢外求亦長之莫敢卑視則凡國君秉政其有倚為謀主而不可與爭長者皆無以異是又況惠公之猶屬童子哉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知而縱之為容遂而成之為遂帶者所以佩觿韘也悸心動貌其意蓋言爾童子也而不我知不我甲是無我矣然國中固有挾仇植黨內懷無君之心而不即發春徙以有我在耶若使我知而縱之是容之也方迷而成之是遂之也容兮遂兮則爾之垂帶以佩觿佩韘者吾恐一迫於人之恣肆無狀而悸然心動有不禁神喪色沮身戰股慄而不知所為矣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以此思之不我知不我甲能乎不能乎按此詩之刺惠公其詞極傲慢使人不能卒聽又誰實使然出諸口哉作者蓋見惠公之庶兄公子頑其心含惠公之蔑視已而不勝其憤也因為發其隱恐未白之私以見惠公之危而悲惠公之不知耳故序曰刺惠公也攷左傳閔公二年言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又史記稱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據此則惠公之始立必公子頑以烝於宣姜故而力為維持故惠公雖少左右公子雖不平而亂未作也詩中能不我知能不我甲二語所謂我者非頑之自我而誰至惠公立四年矣當亦覺公子頑之專而驕有不克

以庶兄事於而頑亦憤乃任左右公子之亂以更立黔牟而逐惠公則所云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者亦誠然矣而集傳則以此詩不知所謂為言其疑序未免過甚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集傳〕葦蒹葭之屬杭度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曹氏粹中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絶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嚴氏粲曰跂舉踵也脚根不著地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集傳〕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管見〕序稱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止其不止奈何勢必以死自期也死則游魂行空往來如雲飛飈疾河之廣宋之遠皆不得而阻之故其詞云然按自懿公敗亡於狄而衛東徙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於漕旋卒繼立文公文公女弟為宋桓夫人是時必猶未為桓出也夫人出於文公遷國之後衛在河南乃復興懷河廣者蓋思其父昭伯之靈之在河北耶非為逆宋言之也又按夫人有子襄公茲父而桓公初愛庶長子目夷意者愛庶子即為出夫人之由來與厥後襄公請讓目夷為嗣目夷逃襄公茲父從之桓公義襄公意卒召立為君是時夫人之於桓公可無恨矣故其北既與懷河廣而思不止衛更與懷宋遠而思亦不止者以遂闕其夫桓公既卒義不得歸莫由見其靈於宋耳亦非為念子襄公言之也蓋夫人自度竊謂死者長已矣北渡河汎至宋既屬其生不可得之事而其幽憂鬱結如膺錮疾是殆死期將至所以往見我父昭伯我夫桓公者可驗然任所之矣故首章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二章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莫言似強自解釋其心則悲痛無有加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集說〕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

〔管見〕按周桓之伐鄭與衛宣之從王豈云非義而非其時也周桓當微弱之時而伐鄭曾不慮敗衛宣當淫荒

之時而從上早辦一奔此不待繻葛之戰而後知也玩此詩首章四句便將當時從王伐鄭之究竟一齊指出故序於伯兮曰刺時明其詞雖為婦人之憂其夫而其傷心於此時者則所見甚遠非不知義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管見〕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為兄號婦人以目其夫者視猶已之兄也朅武貌但就其林質魁偉言故碩人篇於庶士亦稱有朅非必遂能戰也桀者凶暴之稱諡法賊人多殺曰桀邦之桀謂所伐之鄭也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可不謂桀乎三兮字無限感慨蓋言伯不幸而擐又不幸而遇邦之桀故有是從王伐鄭之舉而伯亦備戎行之數也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所謂殳者不當作五兵之屬看字典揚子方言僉宋衛之間謂之攝殳注僉即今連架所以打穀者軍有前驅中驅後驅為三驅前驅

即前軍也。言伯則竭矣。初不過執農家之殳以打穀云
爾。乃今以從王伐鄭。而為王前驅。彼邦之桀者不可於
則前驅必先受其
敗也。豈不殆哉。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集傳 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
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
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胡氏紹曾曰。
案衛人從王至京師。虜右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

管見 王之徵兵於衛。必曰將東伐鄭與。在婦人聞之。當
直謂伯之為王前驅。為之東耳。初不知鄭在衛南也。蓬
芽類中有莖出若木。顛其杪生白華。既成而飛。則其先
着乎之細莖。比於總髮絲然下垂。故首之髮不盡散而

亂者如之也。誰適為容之適。當音釋往也。婦人有所往
則為容。若親屬之不得已者。是至於雖不得已而皆已
不復作出門計。
是以言誰適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
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嚴氏粲曰。杲杲日已
明也。首疾。
頭痛也。

管見 願言。猶誓詞也。以所願禱於神而求得之云爾。下
章並同。甘心首疾。即所謂願言也。以為我自伯之之東
以至於今。亦有日矣。其一任首如飛蓬。不暇膏沐以為
容者。亦為心之思伯。常舉首而望之。即以冀其為王前
驅。猶來無止耳。乃我之私心默禱。直如人之以旱而望
雨。曰其雨其雨。頻呼籲其風馭雲驟以來。而其遲之既

久而不果來者。則竟成望雨不得而杲杲出日。於今日
然。明日復然。我之心殆不堪其苦也。計無所出。則不禁
禱於神而矢願言曰。我之思伯也。望之而不果來。我無
如此心何。不果來而仍不已於望。我先無如此首何也。
念今者首如飛蓬。首未疾也。首未疾而猶能舉。其能以
不望乎。設一旦我首疾矣。竟低垂不能舉矣。則亦當姑
忍於伯而不望矣。於斯時也。伯之不果來。未嘗有異於
以我首既疾不能望而不望之心。較之我首未疾能望
而不已於望之心。其苦必有間也。故首疾者人心之
所不止。而我則甘心於首疾。焉神其鑒茲願言否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集傳 諼。忘也。諼草。合歡。食
之令人忘憂者。痗。病也。

管見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即二人身之背。言蓋謂為
北堂者。非。是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者心迷亂不明耳

於病。唯癲狂之屬近之。以為我猶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不堪其苦。而求解於神。急不暇審之詞也。究之首疾
而心不痗。其以思伯而結聚為憂者。何能一日去諸懷
哉。我聞諼草可以忘憂。非不能得而謝之也。然當青蒸
滿前。終朝獨對。於我心之憂。曾不少減。則謂是可以忘
憂者。特空言而已。我思我身有背。背與心乎。我身有心
心之係在背。意者諼草而樹之背。即能通於心而憂因
以忘與。乃諼草之忘憂。人言之。諼草而樹於背。人未嘗
言之。則焉得此諼草者。而言樹之背耶。諼草無樹於背
之晞。是我之思伯而欲有以忘憂者。非心痗不可也。故
我以計無所出。而矢願言。始曰甘心首疾。欲神之使我
首疾也。今而知神之使我首疾。尤不如使我心痗之為
愈矣。蓋心痗則不知有我。何知有伯。不知有伯。何知思
伯。情緒綿綿中。不了欲了〻。了便了之法。無出於此者。
神亦鑒茲
願言否耶。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集說】郭氏璞曰梁即橋也○何氏楷曰厲說文云旱石也累岸石於水中踐之以渡

【管見】狐日伏於穴夜出竊食此盜象也其尾毛深長大行每安而不舉妥下而安也綏本訓安故云綏綏在彼淇梁自水深作橋處渡也在彼淇厲自水淺置石處渡也石麤悍者謂之厲在彼淇側則梁與厲之間其已渡未渡者各相待於水之兩涯以期畢渡也狐本山獸不能浮水故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今則淇梁淇

厲淇側人之從此渡者而狐之綏綏皆在焉則羣盜之肆行無不至矣其誰不憂憂盜者憂其劫人財賄尤憂其污人婦女也狐之綏綏善為魅一稱妖獸則國中多盜有如狐之所在皆是者必相與縱逞其淫惡也故三言心之憂矣而致歎於之子之無裳無帶無服耳之子無裳無帶無服然雖如此而聞者不敢聲張見者怯於救助是以特云心之憂矣而他無能為也其時之上無綱紀下干刑憲尚可問乎故序曰有狐刺時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徐氏曰瓜有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嚴氏粲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羅氏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陸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管見】凡物之相遺木果其最輕瓊玉其最重者故對舉以相形耳其三章分配之次第亦有辨果之屬為木瓜木李又小於木桃玉之類為佩之一端可以為器名琚則光氣發越不假雕琢而美白見者玖為玉黑色非本黑也字从久則以久而至於黑耳寶之者視白為加甚矣其意以為人之有投必有報不惟其物也如

以其物而已則雖投我者之瓶來不過木瓜也木桃也木李也而我之報人者乃特取諸瓊琚取諸瓊瑤取諸瓊玖不惜有加而無已計其所值何啻百千倍於所投然如此者匪報也所謂報者一惟在我與人之永以為好不相忤於生前尤不相背於死後也其物不足云矣按永以為好四字此當日齊桓創霸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所本也衛當渡河以後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明年又城楚邱以封之車馬器服贈遺甚富意蓋主於永以為好也其可美者在此衛文十七年齊桓卒未葬公子無虧立十八年春宋襄為齊桓之先以孝公為太子而爵之也以兵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無虧長孝公幼殺長立幼實緣齊桓多寵志亂使然而宋襄力成之衛苟不與其事不惟有以謝無虧也其於齊於齊桓亦何恨焉乃爾時卒合兵於宋以伐齊者豈謂齊桓既卒世無盟主自楚邱初定於今十七年其以時往來聘問奉幣納賄當亦足報齊桓之德矣乃茲隸兆三千車乘

三百姑試於齊以圖霸乎然人不謂孝公之立為正不
謂宋襄之納孝公為公則衛之從宋襄以伐齊者實為
負德興怨無復永以為好之意矣故序於此詩稱美齊
桓者正以明其不足於衛文也其不足於衛文獨為不
報齊乎非也伐齊之役齊敗於齕於時狄救齊冬邢人
狄人伐衛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然
則衛有邢狄之難自伐齊致之也向使永以為好而豈
有是哉可知木瓜之作其美齊桓而不足於衛文者謂
其無以報齊之德意在言中謂其因以致邢狄之難意
在言外不可
不熟玩也

王

管見 列國有風王城亦有風非云降也但周自成王營
洛鎬京稱西都洛稱東都又鎬京稱宗周洛稱成周初

無王城之名即平王以避戎東遷棄鎬京于秦西都失
洛不得稱東都亦仍以以足繼宗周而稱成周也夫何疑
於城之非稱王城而必名以王哉王城之名見於春秋然
則孔子特筆也東還以來歷平桓莊僖惠襄及頃匡定
簡靈凡十一王至景景王二十五年崩后太子聖而早
卒其母弟曰猛曰匄皆得立猛為悼王匄為敬王先是
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不果立其大臣立太子母
弟猛子朝殺之是為悼王明年晉人攻子朝更立太子
母弟匄是為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
王不得入四年晉人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奔攷景
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之二十有二年也春秋書曰夏四
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冬十一月王子
猛卒猛立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王
城即成周猛先居皇後入於成周正其名曰王城蓋明
是王城者實為王室王猛宜入非王子朝之所得據也

所以維亂也王猛卒敬王匄立敬王元年魯昭公之二
十有三年也春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於時子朝據王城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謂之東王其
謂之西王東王者亦人言云然耳若子朝之於敬王勢
不兩立豈復各為此號以稱之敵乎乃說者遂謂敬王
時子朝所據之王城為西周後敬王之自狄泉入於成
周又在王城而東為東周以公羊傳為証非也敬王四
年魯昭公之二十有六年也春秋書曰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敬王之入子朝
之奔皆一時事則知敬王不入子朝必不奔也奔者既
去王城而走楚入者即當復歸王城以有成周矣胡至
不居狄泉亦不至王城乃退而別求所謂成周也哉要
之春秋於悼敬之際特書王室亂者蓋由孔子親見其
事又與所聞前惠襄之亂於爭頹叔帶者更有甚也悼
自皇入於成周子朝實據之故特書王城以黜子朝至
敬自狄泉入於成周亦王城也敬王入而子朝奔則無

事特書王城自書天王入于成周可矣按王城之名既
足抑庶孽之倚寵妄爭亦可戢羣侯之恃彊思逞周室
東遷王綱不振久矣如詩所傳黍離而下十篇皆成周
衰世之風也於列國何所表示孔子處景悼敬之季以
上叙平桓莊之詩謂當日成周雖衰以今天命未改言
之固王城也因弁其首曰王蓋欲有以別異於列國耳
抑亦春秋之特筆也與至王風之次邶鄘衛張子以為
恐混於二南是固然矣要其可先邶鄘衛者以三監之
分國本在營成周之先又
其地屬殷之舊都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閔周室之
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
之東周○孔氏穎達曰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
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陳氏大猷曰鎬京謂
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

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上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處天下也遠○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大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既已見而憂之豈宜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勲齊籍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成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管見按本草云黍乃稷之粘者有赤白黑黃數種赤黍曰虋音門一曰穈音糜穈即虋音轉也白黍曰芑黑黍曰秬一稃二米曰秠六書精蘊言禾下从氽象細粒散垂之形許慎說文謂黍可為酒从禾入水為意也詩稱秬鬯一卣則黍之為酒尚矣白者亞於糯赤者秔粘可蒸食俱可作餳以菰葉裹為糉謂之角黍李廷飛曰五静黍米多食閉氣盍以其粘也又本草云稷與黍一類而二種也粘者為黍不粘者為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猶稻之有粳與糯也稷米出粟處皆能種之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農家惟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作飯不粘其味淡稷黍之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其粒如粟而光滑其色並有赤白黑黃數種赤者名虋白者名芑黑者名秬稷與黍皆同之今俗則通呼為黍子不復呼稷矣稷熟最早為五穀之長而屬土故祠穀神者以稷配社五穀不可遍祭祭其長以該之也上古以厲山氏之子為稷主至成湯始易以后稷皆有功於農事者云由此言之則黍離之閔宗周殆思其初開國之后稷也東遷以後宗周竟為秦有矣然有邰之肇基由来甚遠後之子孫可無敬念與生民之五章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六章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夫秬秠穈芑皆黍也即與稷為一類也任后稷之先豈必無此嘉種特以其穡有相之道則以為后稷實降之此所由受封有邰延及後裔以大啓宗周也故作者之閔宗周因行役而見黍因黍而念其類之為稷即因稷而念始生是稷之人之為后稷其言反復三歎足使棄宗周者聞之感然無以仰對思文配天之靈也按詩中黍稷並舉於黍通誦離離於稷則分言苗穗實盖並黍於稷為一類即為章末此何人哉一間立反射之所也離離紛弃散布之貌言彼黍離離其葉為苗皆黍之苗也其莖為穗皆黍之穗也其子為實皆黍之實也令人殆種黍而舍稷亦將得黍而忘稷矣然祭穀首稷不可忘也黍亦稷類又何能忘也故彼黍之離

雖皆其苗即彼稷之苗其穗即彼稷之穗其實即彼稷之實人或習而不察耳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中心如醉中心如噎此於黍之即為稷者不禁觀物情傷也行而遠為遠行邁當刻程期而乃靡靡焉不能自振者何以故以中心固有憂也其憂之狀為搖搖為如醉如噎用字皆從黍上賜會黍似蘆而質弱每搖搖不定者見之而中心之搖搖與俱不定此見在之象也故不用如字至黍之可以釀酒能令人醉其性粘以供食而不節亦致氣閉為噎是固然已乃今則猶然黍也未嘗為酒見之而中心已醉未嘗為食見之而中心已噎此不關其中於酒傷於食也則虛擬之象也故用兩如字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指途人之所見言夫中心搖搖如醉如噎者此憂狀也即其狀以知其心是宜謂其有憂矣若不知其有憂而即行邁靡靡以疑之人有遺物於道而求之不得者則亦然也是亦宜苐謂其何求矣究之不知者與不知知之者亦猶之不知

故獨仰呼悠悠蒼天而以此何人哉一問日明其心之所追慕而悄然以憂者有如此悠悠久長之稱此字當貼黍說稱何人者蓋暗指后稷而不明言耳其意以為此黍也即為稷也何非有以稷名官如后稷其人者何以至今見其離離而有是苗與穗實乎特其人距今千數百歲後世能開之困莫能見之也雖然臨之在上亙古如一日者有悠悠之蒼天在焉則當日后稷之自業嫄生之自古帝堯帝舜用之其穡為有栢之道者道在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其降嘉種之為秬秠糜芑者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一皆監觀所必思矣生民之詩豈嘗有虛語哉獨念后稷以農事開國稱可質郊祀克配之天宗周以戎難失圖不復收有部耆封之地其可閟孰甚焉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集說〕陸氏佃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管見〕君子在位之稱以為婦人目其夫者非是于役不得混作出使解謂往而為人役耳于役之輕者猶有期有期即有日月積而算之可也不知其期不日不月則今所謂軍流發遣是已曷至哉傷其所至之地惡也凡遠竄者必置之邊方蠻夷風沙烟瘴之地其惡非復人所居矣曷其有佸佸會也地惡既不可居而其人之非

類嗜欲不同言語不通雖令終日相對庸有合乎雞棲于塒雞棲于桀集傳云鑿牆而棲曰塒桀杙也未詳允否要以喻言君子于役其以拘囚之籠為之與有如此此其行而在道使之竭蹶難伸不得脫然於日中者也今日然明日亦然故一言雞棲于塒再言雞棲于桀明乎塒與桀之名有異而實則同君子之比於雞棲之囚無日不然也至于日之夕矣日而行者夕宜宿其宿之處則又以監囚之獄為之舍求可以喻言者羊牛下來羊牛下括此為酷以已楊子方言括關閉也羊牛之所止為欄則慮之入括則防其出雞分言之而要為一事也君子之于役行比於雞棲宿比於羊牛下來羊牛下括其幽之涸濁而夕不得息者殆靡一夕間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二字宜重讀以為于役之若雖小民之筋骨習勞艱險備歷當之猶不能堪也以君子而不免焉其在夙知君子者何以為心乎以故其于役也我知其為雞棲于塒者日中有是狀焉則日思之民又

知其為羊牛下來者夕間有是狀焉則夕思之於是而欲勿思如之何能勿思也我始焉思其所至而慨然曰曷至哉此既至而其地係人思也然猶其從焉者也念茲發塗之始其所由以至之况已不勝其往在引人長思矣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苟者聊且之意以為于役之苦君子而既不免則思其所難堪者又以飢渴為尤甚焉故其口中為雞棲于塒之狀者亦為雞棲于桀之狀不可以終日也無飢渴則猶可以終日其夕間有羊牛下來之狀者亦有羊牛下括之狀不可以永夕也無飢渴則猶可以永夕然豈能得此於于役之時乎為君子祝不敢望其絕無飢渴也飢渴而不至於死則謂之苟無飢渴而已足矣故我之慨然於君子于役也既曰曷至哉又曰曷其有佸思之所到殆無一遺今約而指之其所欲勿思不得而切切於懷者惟是使君子苟無飢渴幸不死於道路而得至于役之地焉則有佸可也不有佸亦無不可又何暇計及此哉由此言之則知序以君子于役為刺平王者必其時有在位之臣因觸王王怒命役之遠方其罪有不實其罰為過當也詩詞所云殆其同列相好不敢出送竊心傷其于役之苦而極言之而君子之無罪而罹於罰意在言外

君子陽陽閔周也

〔管見〕序稱閔周蓋閔周之官箴廢而君子有玷於位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管見〕君子與前篇同皆在位之稱陽陽陶陶故曰陽陽陶陶字尤為惡謔陶用以燒瓦器其火門有人守之連晝夜則彼陽陽者

皆一一類陶人矣乃此風大行方且懼有端謹自好者之異已如詩人也而不惜相與招之此其不加敬憚而加褻侮猶得隱忍不一言乎故作者既以陽陽陶陶薄其無品而復直述其非禮相瀆之招以示人也一則曰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再則曰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集傳簧管中金葉也以竹管植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本草禽類云鶯項有長毛十數莖毿毿如絲在陳風稱鷺翿者即指此於人惟冠上之飾似之史言漢中常侍皆銀璫插貂意即翿之遺制與凡君子之畜優伶者皆選俊妙子弟教之清歌以協其聲則有翿以助其態則有翿故執此而招之欲使人相喻於不言也其以左執以右招者人之一身耳目之聰明左甚於右手足之舉動右便於左耳我詩人自我也由房由敖由便也自之義當與廄通蓋房之尤深者有房與敖皆得便而恣由則君子之陽陽陶陶固早藉以藏納污垢而恣意為樂也然其樂如此於情已荒於數既極憂悲死亡不且隨之而至乎乃處此為樂者不能棄簧與翿而脫身以出猶將執簧與翿而招人使入是竟不知由房由敖之斷送君子者可為痛哭可為流涕也故兩言其樂只且以重哀之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

集說歐陽氏脩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彼其之子周民謂他諸侯國之當戍者也○蘇氏轍曰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集說王氏應麟曰史記呂尚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語云胙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皇輿表許今開封府許州

管見柳之反為楊水前柳則流前楊則不流也其不柳而揚者何有束薪束楚束蒲為之梗耶薪與楚蒲之在水亦可因水之流以俱流者茲乃交積於水而加束焉則如今之作壩者是已故水為揚之水而其束薪束楚束蒲欲以水勢決之使流而不得也夫天子當賜羣侯用命其下令當如流水之原也及周室微而令反不行則為揚之水矣於時豈不欲布昭王威即使列邦震懾以承流於下哉而在抗不用命者其勢積久遂雄牢不可破居然或為束薪或為束楚或為束蒲皆不能以揚之水流之也戍申之役兼戍甫許必平王有名發於侯國不應而王卒獨行故行者溯所由來而喻言如此彼其之子蓋斥指侯國武士之詞

音轉讀其則尤見挺

挺此習於行伍之狀亦局外無事漠然立視之狀也故戍申者憤其不與我戍申戍甫者憤其不與我戍甫戍許者憤其不與我戍許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懷抱也曷何也

今日不同出異時肯往代乎是使我所戍之地便成老家矣不還歸矣尚想到見而耶此其辭之極憤氣粗惡而情鄙俚古人能以文言道之後人殆不能以文言解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管見序稱閔周蓋閔其荒政不舉以致民之室家相棄若此其甚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集傳蓷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嘅嘆聲

管見按本草云蓷即益母草以其功活血宜於婦人也然藥物耳非可以濟飢饉者又云此草夏至後即枯故一名夏枯草據此則蓷之暵其乾亦不足以深咎凶年矣詩人何為發端於此而曰中谷有蓷耶故下草諸物

女人産難用益母草搗汁服之無新者以乾者一大握煎服亦可然則此草之名[illegible]又特表其善催生恭有若推之使下云爾細玩下文有女仳離句尤見應諺仳字从人从匕有合而為一之意故俗以孕婦為雙身人離則既滿厥月而將出於腹矣知此則仳離二字乃古人用以替胎産之辭正與上蓷字關會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凡為女者亦可傷矣而其間更有既孕而被棄之女焉會仳離之有期而獨求中谷之蓷以自救其苦更非他女所得同者故作者為之敘其艱難其聲情以重傷之謂夫中谷有蓷可資之以利産徼幸不必求諸市也但凶年之旱既甚蓷之生也不及長至而不先枯則已暵其乾矣雖乾者不敵新者之良取而收之不猶有裨與吾見有女仳離適當將産之時其於蓷之暵其乾而莫敢或遺者早不禁憂從中來而慨其嘆矣夫女之嘆者其情必見乎詞也茲既慨其嘆矣於意何云乎云我之不免於仳離非細故也死生呼吸幸則安不幸

則危是人之艱難也而今因遇之矣豈不殆哉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集傳]歗蹙口出聲也淑善也古者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管見]修治也謂治蓷使可用耳條長貌此則其歗之蹙口出聲者引之甚長而不即轉有難産之狀也謂夫中谷有蓷其乾者雖亦利産然凶年之旱實先暵之則恐其性不完也於是急加揀擇有去者有留者而蓷之被暵不慮其暵也業為暵其修矣夫用蓷以乳不修則仍恐不效欲用而安得不修恥吾見有女仳離遂當將産而難産之時其於蓷之暵其修而迫求有賒者正難堪痛久不定而條其歗矣夫女之歗者其恨必宜諸言也

茲復條其歗矣於意何云乎云我之於仳離而艱難乃至此非佳兆也命數杳冥吉者什之一凶者什之九見人之不淑也而今亦遇之矣尚可倖哉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管見]溼者欲煎之而沃以水之謂煎之即欲服之故下文言啜嗟字當為怨鬼索命之聲不知其為誰曰何及則已到門也謂夫中谷有蓷因其乾而修之本可以利産者特其汁之既歛早暵于凶年之旱而無復留餘則非沃之令溼欲以為飲不得也故當蓷之既修猶然暵之驚耳其以乾取不以乾用者則又見為暵其溼矣是豈不可因蓷之性盡蓷之功即使得而啜之者安全無恙與然亦未可恃也吾見有女仳離一當難産而恐不

得産之時其於蓷之暵其溼而依以為命者方自處救藥不可而啜其泣矣夫女之泣者其怨必形於詐也茲且啜其泣矣於意何云乎云我之於仳離而不淑乃至此極必非偶然也果報昭明結冤者自前身復仇者當此日我不知人為何人其以索命而嗟者固儼然來前也於茲為已及矣安所逃哉

兔爰閔周也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附錄]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周人將畀虢公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

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集傳 兔性陰狡雉性耿介離麗羅網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尚無為尚字作猶字解尚寐尚字作可字解若曰寧可如此云爾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集傳 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集傳 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管見 桓王伐鄭之役蔡人衛人陳人從之戰于繻葛鄭先犯陳陳奔蔡與衛人亦奔故篇內三言有兔爰爰者其意一喻陳一喻蔡一喻衛也爰爰音同援蓋明兔之狡脫善奔有若窮無復之攀援於物以自救然此急意非緩意也雉離于羅雉離于罦與罿傷王卒之大敗也于時鄭為魚麗之陳以待之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與羅也罦也罿也識酷似矣然陳蔡衛之甲皆奔而王卒獨戰則其狀之故闘輕死不為兔而為雉者因以取而離于羅離于罦離于罿也羅為網之總稱罦罿其別名耳按罦下从孚合也信也凡縣必設機発則俱應無或爽者名罦之意殆以此又按名罿以其機名罿當以其地也凡張羅者必相地其於而欲捕之物皆熟察其出入往來之衝以遮之故亦借衝音名罿盖字異而義通也我生之初尚無為又申之曰尚無造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又甚之曰逢此百憂逢此百凶此重既新鄭之興其來未久纔及一傳而其勢之往浮不足者遂至斯極也我詩人自我之詞周自平王東遷歷五十一年卒桓王立至十三年而伐鄭通計凡六十有四年亦壽者皆得親見之矣鄭由桓公死於戎其子武公拯矣從平王而東鄭之在西京者已亡其力未能有所紹嘗是無為也人以有為而其國創始者謂之造無為則無造矣國新造者即有民以供征役此為庸也猶是無為之時以未始有國而無造即亦以未嘗有民而無庸耳及武公憑周卿士之位好賢得衆因收虢檜之地并史伯所稱十邑者以自封以是而始稱有為有造有庸可矣曾幾何時而桓王十三年遣當鄭莊公寤生之三十七年其蒙武之遺業以恣為不順者竟敢抗王師遂敗王卒甚至射中王肩則鄭莊之為君曼伯祭仲原繁高渠彌視眮之為臣與其所帥左拒右拒中軍之士卒一國中皆以人而化為厲鬼故作者感其時變事異之莫

甚於鄭也曰我生之初其無為無造無庸者尚如彼孰料其有此百罹百憂百凶即我生之後則資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矣胡為乎未識夫厲鬼之厲有二其三者之各以類從為數甚衆則以百該之可也凡水火戎兵之戹其無辜而蹈禍者多矣此之謂百罹凡斷囚寃抑之故其沒齒而含憤者亦多矣此之謂百憂凡魑魅罔兩之妖其不若而為災者入多矣此之謂百凶百罹百憂百凶皆生人所不願偶一逢之者而我逢遭此犯義無法之會乃各出其殊形怪狀肅聚狂奔則是先天化日中不復可作人間世也我遂之我不樂其生我念王之逢之我尤不樂其生矣夫人不每夕有寐時乎寐可以當死而無如其復寤何也寤之狀或氣至而口之閉者忽呵是有吪也或神悍而目之闘者忽啓是有覺也或聲通而耳之寂者忽警是有聽也不死也不死而有吪有覺有聰則亦將以有吪而有言以有覺而有見以有聰而有聞矣無何今日之時今時之事其如

此百罹百憂百凶之充斥者皆為厲鬼亦非人皆非人而不知有王此猶恐言哉猶恐見哉猶恐聞哉則不禁自祝曰尚寐無吪無吪則不復有言再自祝曰尚寐無覺無覺則不復有見又再自祝曰尚寐無聰無聰則不復有聞也我之念王而無若鄭何其不得已而恨虛生之不如速死有如此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集傳]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

[集說]朱子曰葛藟枝蔓聯屬有宗族之義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丘云涘為厓郭璞曰謂水邊也○嚴氏粲曰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集傳]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昆兄也

[集說]許氏謙曰岸上而平夷而下為水洗濤齧入若脣也○李氏公凱曰亦莫我聞如不聞有我而不見親也

[管見]族之繁衍皆原於一本可喻言者莫彼行葦而外惟此緜緜葛藟耳在河之滸岸上也又下而近水厓則在河之涘矣至於見其夷上洒下而為在河之漘則又滸之既危而涘之已虛者周室東遷地濱河河岸土流善崩則其滸其涘其漘而緜緜之葛藟在焉非得所也一旦河流衝決其勢因將與岸土同崩有莫知其漂泝之何底止者矣故王族剌平王之不相保恤其喻言特取諸此終遠兄弟以下則又舉小民之流離無歸者以自許他日之不免同然耳謂夫人有兄弟而終遠之其卒不得反依於兄弟者必先由其兄弟之忍為棄擲也當其子然寡侶不得不結他人為兄弟矣結他人為兄弟者其於他人之父必亦謂之父他人之母必亦謂之母他人之昆必亦謂之昆也豈得以其本非父母與昆而或心疑色赧不能出諸口哉然人之結他人為兄弟者不惟恃此也有勢則聯以門第有利則邇以苞苴雖所挾之大小多寡不同而總無外此而有合者今如有人焉弟曰謂他人父而已別無可以致其父之必俯收之彼其父之子亦初不我顧也豈嘗因我謂其父為父而遂結以兄弟哉弟曰謂他人母而已別無可以致其母之必兼愛之彼其母之子亦仍莫我有也又豈嘗因我謂其母為母而將結以兄弟哉弟曰謂他人昆而已別無可以致其昆之必旁友之彼其昆之弟亦終莫我聞也又豈嘗因我謂其昆為昆而卒結以兄弟哉嗟乎流離之子之為窮人無所歸也吾見小民有然竊慨王族之不得屬於王其所以葛藟為飄萍之梗者當亦同此踽踽睘睘之依傍無門也可勝慨歟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集傳采葛所以為絺綌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

集說姚氏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後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

管見葛蕭艾喻讒人也采葛采蕭采艾喻用讒人之人也世有讒人又即有用讒人之人能無懼乎故序曰懼讒也葛蔓生多節旄邱篇云何誕之節兮誕為荒唐之稱則知讒人之言其妄為牽引者皆誕也有如葛矣蒿既老為蕭燔燎用之以其善引火耳凡讒人之言能令人怒怒者火性也有以引之使發焉於蕭何以異與艾之為人最痛炙處皆有迹如創瘢能撲之者鮮矣今觀讒人之言一或著於其身則所傷悉於肌膚為切近也此與艾不誠酷似哉由是而有用讒人者為之兼收並蓄惟恐一遺則見其為采葛矣采蕭矣采艾矣夫葛之與蕭蕭之與艾將欲采之必先欲得而見之此其常也乃若以周讒人而成彼之采葛采蕭采艾則其心之迫欲見此葛迫欲見此蕭迫欲見此艾者因又有異焉何也采葛必於夏夏有孟夏仲夏季夏凡三月猶夫秋之亦以三月為孟仲季之三秋也非一日之積也有人焉當是月而采葛而或至於三月不見則因時過而慮葛之無有宜也今彼以讒人之生為葛而必采之雖使一日不見亦如三月不見然此豈猶是欲采葛而思見葛之常乎可異也夫葛之采自夏蕭之采則自秋也夏三月秋亦三月是孟秋仲秋季秋之月雖但言三秋而其為三月可知也亦非一日之積也有人焉乘是秋而采蕭乃或至於三秋不見則緣候盡而慮蕭之無有宜也今彼以讒人之生為蕭而必采之雖使一日不見又如三秋不見然此豈猶是欲采蕭而思見蕭之常乎亦可異也至於艾雖每歲可采而其可用者在三歲之後則是艾之成成於三歲以視葛與蕭之成成於三月三秋者不可同年語也尤非一日之積也有人焉謀是歲于采艾而或至於三歲不見則驚閏積而慮艾之無有宜且也今彼以讒人之生為艾而必采之雖使一日不見且如三歲不見然此豈猶是欲采艾而思見艾之常乎益可異也夫讒人之生不絕於世操用人之權者雖使痛加擯斥投畀遠方其醜類猶將接跡而起也至於不棄之而采之而其靡日不思者尤汲汲焉常恨相見之晚有如此此實令人一形容一感愴也何也誠懼之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集傳菼蘆之始生也子大夫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集說孔氏穎達曰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集傳穴壙皦白也

管見此非淫女之詩乃棄婦之詩也棄婦為誰即周大夫未遇時之婦耳大夫未詳何地人固先有婦及入為周大夫而更有婦於是先之被棄者竟至周而見大夫於路以自訴其情懣焉於時周人必諱然傳之故作者代敘其婦之詞以刺周大夫也大車即今稱大轎者是檻櫳也大車左右皆牕琉有如房室之櫳故曰檻檻啍說文云口氣然則呵也大車有人前呵每兩聲相隨若倡和故曰啍啍毳衣如菼毳衣如璊指在途從者之有創子手言鳥毛為毳即其人所插之雉尾也毳同而衣不同或為純綠或為純紅純綠者如菼純紅者如璊故

谷亦稱劊子手為紅綠衣也儀禮疏凡名赦者皆以車髑尊而不自明之意周禮媒氏中春會男女其不備禮者為奔穀指大夫之祿言同穴謂以身殉葬也不得與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一例看以為我不見子久矣今子之出乃特乘大車其檻檻者雕文異類何其華哉而又有藉以為之衛馬其人飾冠以毳衣則全身以綠被之吾無以肖之也每見草澤間有葦生而莖特青者是菼也則謂之如菼而已是時也大車檻檻中有爾在焉猶是吾夫在也爾不我思我豈不爾思乎夫思之則宜近之直可不待指而明親子之而也然而若此者則為敢大夫豈容人之敢耶彼子之衛為毳衣如菼者皆執長緌為之衛具是將以縛人矣我苟不顧而出於敢爾則佯不我知而怒曰若為誰家婦顧藐大夫而其敢有然可即縛之我殆莫能自脫也可無畏與故凡女之有所敢者皆生於所押者也我則以畏子而不敢而不惟此也我之欲見子久矣今子之出已特乘大車其哼哼若

辟人於道何其壯哉而又有加以孟之衛馬其人亦飾冠以毳衣則全身以紅被之吾更無以肖之也每見田野間有禾生而苗偏赤者是瑞也則謂之如瑞而已是時也大車哼哼中有爾來焉猶是吾夫來也爾不我思我豈不爾思乎夫思之則宜歸之直可不待逐而潛入子之第也然而若此若則為奔大夫豈受人之奔耶彼子之衛為毳衣如瑞者又皆荷大刀為之衛具是將以殺人矣我苟不揣而出於奔爾復佯不我知而怒曰若為誰家婦竟褻大夫而其奔有然可即殺之我殆莫能自活也可無畏與故凡女之有所奔者皆從於所婦者也我則以畏子而不奔夫不敢與不奔皆迨於畏子則子之有室大夫之室也當更有與同之者而我無復望矣竊思大夫之貴有爵而祿隨之所謂穀也同室者必同穀人之頼托於大夫誰不如我乎今子以大夫而有穀精糠之茹苦應得有我釜鍾之食福原可無我也何異幸於同室為異室焉無不可者且子不有享穀既盡

而至於死之時哉死則大夫可畏之勢去旋將奉之出於其室以歸於穴矣子不幸而及此我度子之以穀而同室者豢養久而惜命重雖使感悼真切有臨子之穴而送之耳能同子之穴而殉之與我為子計房幃之共歡不屑有我泉壤之獨處正待有我也當其卜葬有日其穴已穿或我之身先入而子之殯隨之可也或子之殯先入而我之身隨之亦可也總期於同穴而已夫我之於子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足以曲盡從一而終之義於我亦並見子之同室者徒飽其穀而逃其死皆屬形骸具而性情薄也然而是心也是事也我苟黙然不言惟侯他時之捐軀見志子死之後將特知其異室不知其同穴矣其何能不早白也但我之悵慨見而真誠未見子或疑我有言不信耳然今茲出言之會在天者非皦日乎謂予而或不信皦日落我即與之俱落則但以為有如皦日而止不耐與子多辨費詞也嘻異矣此周大夫之婦也即其言菼言猶舉似甚熟殆村農之子

耳而其詞甚誇氣甚強豈真大車毳衣之屬所能生其畏哉其稱畏子不敢者明非大夫之肯顧不相見也其稱畏子不奔者明非大夫之出迎不輕往也至於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二語既與大夫同室者視若仇讎之不兩立而又不懦以死喪不祥之事為大夫痛加祝詛嗷日之盟特以無言不疾隨口指稱云爾非信誓也周大夫其何以待之

丘中有麻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管見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蓋遣之也有二子一女不令同行而以山居之素好者借為栖托故賢人將去而諄諄囑之為所囑者因叙其事而有是作也丘中猶言山中當與賢人之曾仕於朝對看麻穀屬子可食謂胡麻

也。一名方莖為稭。彼指放逐之賢人。言下二章同。子嗟子國。乃賢人之二丈夫子也。以一子病。而其聲吁嗟。是曰子嗟。將以手携持也。施施舒展之意。欲寧病身者。賴此詞夫我之邱中有麻。其莖以方而露隅角。有瘦狀以視彼所留者有子嗟焉。不絕呻吟。所存特為皮骨。其瘦狀使人見而憐之。殆與此麻等也。夫彼則行矣。乃留此子嗟。使不行者謂何。亦欲我以將其所留之子嗟以來耳。所欲將其來之意則告我以此子病甚。我不復能顧。子盡為我活之。他難悉為致力。能使任其施施以舒困頓。萬一不死。則幸矣。夫彼之子待活猶我之子待活也。則安得不將其來施施耶。

邱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管見】麥有白麪。與面音同。又其性補虛。久食能令人實體膚者。

有子如此。是稱子國也。謂夫我之邱中有麥。其為麪有實人體膚之功。則受氣為甚足。以視彼所留者有子國焉。狀貌豐腴。而瑩無寒乞相。其受氣之足使人見而欲之。殆與此麥同也。夫彼則行矣。復留此子國使不行者謂何。亦欲我將其所留之子國以來耳。所欲將其來之意。則告我以此子頗壯。我莫能相保。子盡為我畜之。所需匪直一端。但念此血肉具而筋骸未堅。苟得推之以食。朝夕得所資。由是而加長焉耶。又幸矣。夫彼之子待畜猶我之子待畜也。則安得不將其來食耶。

邱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管見】李有華甚穠。與桃相敵。應並可為之子譬也。象女子方少。其意態委婉。有婉故知此稱之子謂賢人。有必夫子二。又有女子一也。玖為玉黑色。蓋玉之舊者。謂夫我之邱中有李。其華時正及桃始華之時。而美乃各著以視彼所留者有之子焉。其大家中槩。止與桃俗迥別。其美自著。使人見而稱之。殆與此李類也。夫彼則行矣。更留此之子使不行者謂何。亦欲我為之子謀而有以貽我耳。其所欲貽我之意。則告我以此子未有家。我不及早圖。子盡為我家之。此身以外無長物。念他時媒妁通詞。不能無所據。以成姻好。維茲佩玖。敬附子襟帶中。從容擇所宜而行之。倘得了此願焉。則尤幸矣。夫彼之子待嫁猶我之子待嫁也。則安得忘其貽我佩玖耶。

鄭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

【集說】胡氏紹曾曰。鄭初封在畿內。風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為之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

【管見】序稱美武公。則非並美桓公也。蓋桓公為幽王司徒。死於犬戎之難。鄭已無國。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而後總為司徒。則此詩之作。作於東都也。於桓公何與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集傳】緇。黑色。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管見]孔子曰好賢如緇衣蓋千古僅事也夫好賢之名施於上愛下則安施於下戴上則不安然則此詩之美武公美武公之好賢非以美武公者為好賢也竊意武公為周司徒司徒掌邦教於時國學之士必其職所綜攝也所謂善於其職者匪直敬教而已其加惠特異常以是為好賢而美之耳緇衣士服也即今稱青衫者是衣之長短大小造稱其身為宜好則其製衣之質皆精良不惡也蓆為藉之義凡案之屬各有如蓆者以蒙之此用以藉衣而為之護惜者武公初拜司徒其於所領國學之士各為一緇衣以畀之豈不盛哉而猶恐

畀矣不必其宜宜矣不必其好好矣不必其蓆因於視學之日進士之受緇衣者一一諦視之周詢之如此未已也方觀其新早慮其敝方幸其已為已造已作早計及於改為改造改作數又明舉以告士使無憂其增耀目前後將不總也為造作三字義相近須承各章首句分貼看衣無常新而不敝者今已為而後又改為總求其宜今已造而後又改造總求其好今已作而後又改作總求其蓆也猶未已也士有肄業之舍為館館不一一館中所待經理者亦不一其必言適子之館者恐有司任事及工人效功之不誠故欲以次考其脩當非聅親不可尤未已也造館畢則當還矣乃復語士曰予之始叅已飭為子具粲入還當更視必事予將使人授子之粲予各以予故必盡飽可也待士至此武公之好賢無以尚矣以故美之者紀其竭情備物惠之溫語其感嘆不絶口實出中心之誠然也觀句終各條以兮字而聲情具見按鄭風首緇衣者見武公之從平王而東無

舅而有國以司徒創興好賢蓋其本[illegible]之說者乃謂因桓公謀及史伯之言寄帑虢鄶遂取十邑以有新鄭是不將使緇衣之好賢竟以千古僅事沒於陰謀也哉可慨也夫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集傳]將請也里二十五家所居墻垣也園若圃之藩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

[集說]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〇呂氏祖謙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廹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管見]序云將仲子為刺莊公毛氏以仲子為祭仲不可易也由此推之所稱我里我墻我園則暗指京邑所稱我樹杞我樹桑我樹檀則暗指叔段耳凡居之有里門戶各立以京邑為我里者明其與鄭不相讓也我墻謂我里之墻即對京之都城過百雉言墻以環室其外有圃為園稱我園者亦謂我里之園云爾下二篇兩稱叔

于田則邑外必設于田之地若居民之有園矣杞非杞柳乃梓屬蓋美林也初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莊公於叔段之生特鍾愛焉則其視為美材若樹杞者雖非其父之心而其母之亟請立之則實有然也桑供蠶特耐采伐以其本固耶彼太叔為君之寵弟在祭仲慮其難圖以為視蔓草而加甚則非再比於樹桑不足見其本之固也有弟如此為莊公之諸兄者豈不竊計京城太叔之不可動搖哉檀可以為車中輪輻力彊甚矣以觀叔于田之時其武用至於禮裼暴虎而不懼則其身之有力而彊更以樹檀言之又何以異焉此在國之人有相從於野藪間者固目擊而心傾也至其言踰里而折樹杞踰牆而折樹桑踰園而折樹檀則謂祭仲之心將自比於死士之為盜者奮身突入手執叔於居遊所在而剌殺之也為其事不可明指因為是隱語耶然祭仲之凶如虎鄭莊之奸如鬼凶者逞力奸者蓄謀故賊段為鄭莊之本心及聞祭仲之即圖之而又急止之蓋慮

事成而害去終難以自解曰非我也盜也則使人殺弟之惡名無所逃矣是以其心欲止祭仲曰恐仲之小不忍者勇於必行而不受命乃特稱將仲子今以致囑焉將請也仲為祭足之字今哀聲以君之於臣而言請且字而親之其聲若哀懇然何情之迫也凡情迫者其詞不得省故一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室也則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再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都也則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又再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田也則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凡若此者皆欲其多行不義以自斃耳本非有所不忍於段故言豈敢愛之但段之依於京猶然里之樹杞父母得私其材之美未見其美而易為惡也猶然牆之樹桑諸兄得其壯木之固未見其固而峙為蔽也猶然園之樹檀國人得誇其力之彊未見其彊而逞為亂也一旦受戕於盜罪不衆著怨有攸歸矣此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實亦鄭莊之隱情也夫鄭莊無父而有母姜氏母之尊與父等

耳其同好者雖止段為之弟而上無兄諸兄則仍然兄也有所觸於父母諸兄其不能無言必矣而不惟此也通觀國人亦有莫禁其多言者苟一切不顧而令仲子之事行段死之日父母之言當斥公大不孝諸兄之言當責公大不友國人之多言當議公大不仁以云可畏洵可畏也然鄭莊有是隱情而不得不罄情以告仲子者以安仲子之心而已夫仲子不惜為君推刃其弟以除害而公弟用退必惶懼不自安則生變若翻覆手也不盡吐以隱情其何由曲諒與然有以安之猶未有以結之也仲可懷以下三句乃又以思仲之德者並憂仲之難於任怨此其結仲為已深矣以為我有弟而避害無方貽患恐遠仲以干城之才竭好仇之諒托腹心之謀非惟我之懷之我子若孫亦當懷之是可懷也特以我更維父母之言更維諸兄之言更維人之多言在我洵可畏在仲子亦可畏也何也子為我殺段而段竟殺在父母諸兄之與國人雖以我為大不孝大不友大不

仁而無若我何也其或相與倡言於朝以迫我曰仲實殺太叔請得而甘心焉於斯時也我出仲與之以求塞其口則負仲我不出仲與之而強為之詞又苦無以應父母諸兄與國人也然則由我之可畏以言仲之亦可畏者豈不誠然乎哉夫是以我雖不敢愛段仍不敢不自愛亦仍不敢不並愛仲子也我計之稔矣今日之事勢度非待其多行不義以自斃總無道以免父母諸兄與國人之言者嗟乎鄭莊之陰狡至此豈復人之行耶逮其後段襲鄭而公克之其母姜氏雖遂寘于城穎而其言不聞彼死父無論已彼謀兄及國人又無論已仲子特不祥人耳其知烏足以及此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集說 嚴氏粲曰。首序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後序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非段

境京人亦歎之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集傳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適，之也。郊外曰野。

管見 里內之塗為巷。篇中特言巷者，蓋以叔于田、叔于狩、叔適野，其所率之徒衆，經歷其地也。於特不堪其騷擾，巷之居人皆杜門而謹避之。或有先為可飲之酒以沽於巷者，亦即藏之，莫肯出至於往來交易其巷，不少致貨之服馬，所以服人之勞也。又各閉廐相戒，而不至焉，則見其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矣。故下文申言其故以解之。一章曰：此乃巷也，夫豈無居人哉？特以叔之于田，不惟叔而已，若弟以叔言，在巷之為居[illegible]見之，以為是于田者，吾君之弟也，洵美也。而其至於[illegible]巷，又未有以于田之故，或肆虐於居人，以逆而無良者，可不謂洵美且仁乎？若從之于田之徒衆，則皆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矣。夫不美無足論，而其不仁以暴無良，率相與肆虐於居人，而叔莫能制，於是巷之人不敢近，而巷因以無居人也，其如此叔于田何？二章曰：此固巷也，夫豈無飲酒哉？特以叔之于狩，不惟叔而已，若弟以叔言，在巷之羣飲酒者見之，以為是于狩者，吾君之弟也，洵美也。而其至於茲巷，又未有以于狩之故，或放情於[illegible]酒以成惡狀者，可不謂洵美且好乎？若從之于狩之徒衆，則皆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矣。夫不美無足論，而其不好以成惡狀，共相與放情於飲酒，而沉湎莫能止，於是巷之酒不可售，而巷因以無飲酒也，其如此叔于狩何？三章曰：此仍巷也，夫豈無服馬哉？特以叔之適野，不惟叔而已，若弟以叔言，在巷之驅服馬者見之，以為是適野者，吾君之弟也，洵美也。而其至於茲巷，又未有以適野之故，或攘奪於服馬以壞軍紀者，可不謂洵美且武乎？若從之適野之徒衆，則皆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矣。夫不美無足論，而其不武以壞軍紀，類相與攘奪於服馬，而叔莫能問，於是巷之馬不得駐，而巷因以無服馬也，其如此叔適野何？按武字頗費解，攷左傳曰：止戈為武。又曰：夫武所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武有七德，然則仁與好皆以成其武耳，反是者為不武。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集說 嚴氏粲曰：兩叔于田，其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長篇者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集傳 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襢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

集說 毛氏萇曰：藪，禽之府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管見 田以馬為主，此統言乘馬，明齊力也。下分言乘黃、乘鴇，則並及齊色矣。馬之齊力齊色，皆以四為隊，於隊

中取其一馬乘之而亦以乘名盖從其入選之總稱以別異之耳非兩服兩驂之謂按此詩言兩服兩驂者喻言也攷會典載今大狩之禮其衆分左右翼斜行成列前為左右兩哨後為左右兩協各置旗以為表斗以比於車之以服引以驂輔者合言之皆得兩也兩哨馳而進則兩協以次蹤繞圍場蟬聯環匝由遠而近毋差池毋間斷則彼兩哨之為兩服兩協之為兩驂其所稱上襄鴈行齊首如手之狀亦具見矣舊注泥言乘字遂以兩服兩驂實之謂古者皆以車田與今異不知田之有車惟借以載軍裝歛獲禽而已若即驅之以犯卯陵阪險谷澗不可避其何以行之哉且後二章並舉兩服兩驂於馬數備此章不舉兩服但舉兩驂又於馬數不備則亦雜為乘字注腳矣竊恐執轡如組罝頂上乘乘馬言殆明叔之領中軍者其初出于田有然耳曰執轡則猶未執弓矢也與下釋掤忌弓鬯如組見其轡之柔與執轡之熟亦並見叔之初出于田者可無事於騁馬

疾馳也又與下磬控縱送異矣夫于田之時其衆分左右翼叔以中軍為之主既不可以言兩而其乘馬執轡領中軍以會於左右翼之衆有似於服而亦不言服於服為以勞自効之賤稱非所以喻叔也兩驂如舞此指中軍之在叔左右者其相輔亦如兩驂云爾與下兩騑鴈行兩驂如手主左右翼之兩協從兩哨者當分別觀之凡舞有佾數左右各分行定位交動而不亂謂中軍從叔之兩驂如此蓋象其自然嚴整也叔在藪藪即圍内之場其獸之被逐者皆薈萃於此以是名為藪云不得泛作藪澤之藪看火烈具舉集傳以為焚而射似太泥夫于田之衆皆兵也兵則獮火又聞今逐獸之聲同呼曰火火其故殆以焚林燎原實為獸所同畏耳當其叔在藪也環藪所布列其兵猶火並同呼火火於是被逐之獸各不禁倉皇奔突如避火然是豈不為火烈具舉乎圍之既合遇有虎則先獲之叔將以田市勇故有禮裼暴虎獻于公所之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則公受獻而偽為愛叔之詞也究其心之多忌有不可勝言者故次章及三章後四句聯用八忌字正見公之言不由衷非真慮其有傷於叔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集說】陸氏佃曰黃馬之上色明堂位曰周人黄馬蕃鬣言吉事乘此

【管見】上前進也襄猶懷山襄陵之襄盖自外包之耳鴈行之次其疾徐疏密無或差于田之兩服兩驂如此行列之法不外是矣火烈具揚是因具舉而推得風猛壯之勢也第以揚訓起與前舉字複叔善射忌四句忌者猜嫌嫉妒之名謂莊公之於叔有然也下章忌字並同此良御之御指馳馬言不指驅車言抑為使人屈服之意猶壓倒一時云爾磬控縱送皆良御中事與善射無關凡馳馬者臂後略帶偏左以腰輔之則身折如磬然於時馬將騁矣又勒而控之使不即騁所以激其怒勢也至於怒極而勢可乘然後置轡於馬鬣以縱之隨用兩膝緊夾鞍身手揮鞭而送之所謂良御者大抵同也而叔則矯然有以自見非尋常所能企馬以故公之於叔有不免於多忌者知其善射而已為可忌知其善射而又良御則尤為可忌矣凡于田者將期舍矢如破必先不失其馳也亦執不嚮於磬控縱送以自成良御乎而在叔之良御則有以致公之忌者以叔之磬控縱送揔不由人其於凡為良御之磬控縱送皆能抑之使不見苟良馬於是公以其抑磬控也而忌亦即以其抑縱送也而忌良御之為可忌蓋如此按舊注以忌字及抑字並作語助辭解殊欠體認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集傳 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阜盛。發發矢也。罕希也。

管見 于田之兩服始進而分馳爲上襄。既至而並立爲齊首。于田之兩驂始行而聯絡爲鴈行。既駐而環抱爲如手。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此足想見于田者之行圍而圍合矣。阜爲山類。火烈之象。由具揚而推之。彼其談之叢燄上炎。固有見其相并爲具阜者。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爲輕忽之意。馬慢謂馬之習于田。雖見虎忌而視若無有。無不敢近之獸耳。然若此者。皆由叔之良御致之。故公忌其良御而並忌馬慢也。至於叔之善射。其可忌

者如何。觀其當射而失發焉。有發必中。有中必斃。無輕發者。是爲發罕矣。惟叔善射。亦惟叔發罕。則公之因馬慢而念其發罕。其善射之可忌。亦復矯然有以自見非尋常所能企也。故更言抑釋掤忌抑鬯弓忌以申之。兩抑字義見前。掤與冰異。非矢筩也。其从手从册。蓋明射者左執弛右鉤弦。雙手齊分。從懷推出。其氣和力應有如此釋放也。射者引滿則釋。若今稱撇勢是已。前手撇勁向外握。後手勢勁向內抑。此所以遂矢也。釋掤不善。則弓力尚有留餘。而不盡出者。是謂不鬯。弓不鬯而矢亦稍弱矣。此射之稱善。尤必以鬯弓爲驗也。鬯爲韔之鬯。取其氣之畢達云爾。當同暢。不當同韔。然則以鬯爲弓囊亦非也。夫釋掤鬯弓。人苟能是。豈得不稱善射哉。而以觀於叔之善射。其以發罕而致公之忌者。又自成爲叔之釋掤鬯弓。而總不由人。則於凡爲善射之程。掤鬯弓。皆有以抑之。而使不足見其善矣。以故公於叔之抑釋掤抑鬯弓。而並有所忌者。猶其於叔之抑磬控抑縱送而並有所忌也。夫公於此而猶忌之。誣獨忘情於其襢裼暴虎而不忌乎。可知獻于公所之曰。公之詞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其言似可聽。其哀不可問世。就其所忌以思。害有惟恐叔之不傷於虎者。可慨也夫。

清人。刺文公也。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管見 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名爲禦狄。實欲逐克也。以故於其既至。陰令士卒散歸。使高克度其不爲君所容。計必出於奔耳。然國以師守。師以律出。因去一克而教衆以叛。鄭之師將不可用矣。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集傳 三矛。酋矛夷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

管見 清涼也。俗有以冷落人爲涼想者。高克將兵而兵皆去之。軍門之涼如水。故竊指其人爲清人。在河上也。就未奔之時言。彭腹脹之稱。謂清人在彼。其腹中氣脹不得洩。有如彭然。蓋憤極也。馬以四爲隊。故總稱曰駟。介爲甲之別名。猶介蟲之介也。駟介二字只作兵字解。以兵固乘馬被甲耳。旁旁爲兵皆橫行之狀。從蝌取彖也。二矛重英。英以毛爲飾。着諸矛首。言重者。於二矛之以首相鉤見之。此殆言當日河上之兵。其彼此暗卜牽掣。以旁旁橫行者。視二矛重英之以首相銜。無以異也。惟軍中具此器械。故卽借以見意云。河上乎翱翔。翱翔者。鳥飛欲去而不卽去。猶然久作盤旋也。彼駟介之旁旁相與橫行於河上者。其欲去不卽去。而久作盤旋。亦如是翔翔。馬斯時望之。則可見孰之。則不能。此清人之不勝其憤。而卒無道以藉爲發抒者。有不免於彭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集傳】矛之上句曰喬

【管見】消與麃通。後漢李通傳通素有消疾。注消消中之疾也。凡病消者食數倍於常時而飢如故。憂者似之。彼河上之清人猶在未即誅奔乃始而見為彭者總則見其為消此羞憤解而憂集忽不覺其中之怒焉如飢並非食所能療也。麃麃非武貌。本草載麞之大者為麃。麞性驚悍故謂之麞。又善聚散故亦名麕。則麃當同之。駟介麃麃此狀其紛馳不可禁制。匪直旁旁橫行已也。然亦皆不言而互為招引以至此。故又即之曰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喬即矛首所以其句出如橋而名喬耳。言重喬則其取二矛相鈎之意視重英更明。逍遥與前翱翔有辨。逍遠也。加逍字則影滅而望亦窮。其去益遠矣。夫翱翔猶在目前。逍遥已成天外。此其相率遠颺河上

之師豈敢自由若是哉。豈必君實使之然。於將莫能使不然也。然則為清人者不可以歸國矣。以故憂從中來不勝如楚之蒸爍其患有真同於消穀善飢之為消者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管見】軸之用主於轉。清人在軸謂其以憂成懼坐臥不得寧常於一室之內十步之間周環繞匝而行有如軸也。此時河上之清人身雖猶在心則急謀奔矣。陶為窑之別名。駟介陶陶象其各欲竄入以自藏匿云爾。猶是駟介也。何獨不敢旁旁橫行麃麃紛馳而出於此乎。此中軍也。軍有左軍右軍中軍凡三軍在高克雖共領之而中軍尤為切近。當其隨眾散歸即謂有所自來亦猶不能絕無忌憚之存者。於是中軍之駟介或欲逃於左軍而以左為陶。或欲逃於右軍而以右為陶。其人皆如穿窬之盜之行也。細繹下文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二句而陶陶之意如繪矣。左右指左右二軍言。周禮注好璧孔也。孔何以補好。凡人所謂好者每以指畫為圈罔則孔也。故此言作好即作孔之謂。夫無孔而作之莫善於匠之使鑽者。因文借其意以明作之之狀而曰旋抽也。匠之以鑽作孔必旋而後入。入既透而抽之則鑽出而孔成矣。旋抽字雖分貼左右言。然互文也。左旋則左亦必擬右抽則右亦必旋中軍之作好蓋如此。夫高克之將兵三軍皆具脫令左右軍去而中軍不去則猶有藉以自固而不遠奔也。至中軍皆逃於左右軍其比於旋抽以作好者左亦一陶右亦一陶則委清人於河上周將使之惻足無所矣。此所為懼而必奔且訃出奔之期與所奔之國其縈迴於心以致身之受轉而不休者真不殊於軸也

羔裘刺朝也

【管見】首序曰刺則不可以為美。孔氏穎達曰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殆其時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管見】此刺朝之好色也。羔裘即羊裘。蓋大夫私居之服。濡汙染也。稱如濡者言其羔裘雖本素潔以我見之則如有無數穢惡之物浸沾其上而不能脫也。此由即於淫故然。故下以洵直且侯肖之。惟矢最直。言直者即言矢也。侯為矢之的。着且字則非矢自矢而的自的。加洵字則真矢穿的而的受矢。所以肖其淫者至矣。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凡其字指人言之。以字形象人身骨幹之支撐耳。音韓為其則作勢更雄。在羔裘者之務為官樣以自尊大蓋如此。舍即舍生之舍不讀去聲。命即授命之命非指理言也。蓋內作色荒疾病深而死亡必至其無命不卜可知。而在彼其之子則其命可舍而所為洵直且侯者終不渝焉。有見其以身殉之而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集傳】飾緣袖也。司主也。

【管見】此刺朝之貪貨也。豹飾為羔裘之袖，其見為孔武有力者，則因豹飾而指其手言，謂其攫奪人物以自肥，衣袂中殆有不如豹云爾。孔字替俗語好字，凡稱好者皆以指畫圈為孔，故此言孔武有力，孔即好也，猶人言好兒、好狠、好利害而已。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直者買賣之價也。有人專司其事以作合，謂之司直，若今所設之牙行耳。司其直即分其直，為之名曰用錢，所過無一遺者。孟子云：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即此輩也。然市之司直，攫奪一方；邦之司直，攫奪一國，龍斷無大於此者。以此思其手之孔武有力，非豹不似也。其飾稱其手矣。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管見】此刺朝之者食也。於粲字見之，粲與緇衣授粲之粲同，謂供饌之物耳。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二句須一氣讀。時晚為饗。三英指羔毛言。清人篇曰：二矛重英。英以毛為飾也。推言之，則又之美須者亦可以稱英，美美須為英。其生順，左右各諸下答之，則得三也。然凡有三英者，其粲皆得言三英粲，何以異於人哉？惟彼之素裘而三英粲者，每數常晏，遂每食常晏，其粲之時不同於人，之常時則其粲之物亦不同於人之常物可知也。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彦美士也。致彦字下从彡，音還。廣韻：毛長曰彡。據此則彦之為美士，以其美須而儀表可觀，正如上三英數針，其意蓋言彼其之子若即其外貌以為君，目則當晏粲之時而見其三英，不得謂非邦之彦也。但臆中惟知書飽，他無一物，特一貲糞之囊而已。可勝慨哉！按此章刺意在三兮字中，兮者慨詞，詞不勝慨。

則其心之厭薄為已至也，須善會之。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集傳】遵循。摻擥。袪袂。故舊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

【管見】二章皆敘莊公送君子之詞也。送之而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其先蓋由君子怒而出走，公不及聞其行耶耳。大路不一，因君子所去之大路而欲追及之，是之謂遵。摻从手从參，摻執云者，猶俗語一把拉住之謂。於時君子之在大路，雖聞公來而掉頭不顧，故公之遵大路而追及君子，乃急進而摻執其袪與其手也。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惡讀入聲，指衣之不美言。衣不美則難待其故，意蓋從上袪字轉出。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與醜同，指面之可憎言。面可憎則難生其好，意又從上手字轉出。寁者，我稱衛人謂我為巧，鄭人亦謂我為寁也。言今者摻執子之袪，即牽子之衣也。子將愛子之衣，亦猶能視我同於子之衣否乎？大凡衣之惡者不足以章身，欲其服之無斁，以至於故，其道無由。子之舍我而去也，或久之而舉此袪以振衣，即因衣而計及執袪之我，其心苟以我視為衣之惡者，是我惡也。於是則棄我若遺，將不以寁為故而猶懷念舊之意矣。夫我惡而不寁故，則以此時摻執子之袪者，異時更欲摻執子之袪而不得也。子無忍而出此也。又言今者摻執子之手，即覿子之面也。子復靳子之面，亦猶能視我同於子之面否乎？大凡面之魗者，或嗤為如鬼，欲其相對歡然以成為好，其道亦無由。子之舍我而去也，或久之而舉此手以拭面，即因而悶如覩

執手之我其心苟以我視為而之醜者是我醜也於是則遠我若浼將不以寁為好而猶懷良覩之緣矣夫我醜而不寁好則以此時摻執子之手者異時更欲摻執子之手而不得也子無惡而出此也按君子之去本非莊公所惜特猶懼其終必怨已乃復趨送征塗間其別言轉極婉至要皆其譎詐之為之者故詩人叙之以著其奸而知君子之自是不復返也此序所謂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集傳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弋繳射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管見此詩盖為婦刺其夫之詞夫不說德而說色每好私交於外而不反於家忽一旦來歸又不覺其夜間乃顛倒於夢如此也凡人有卧而夢者亦有起而夢者有卧而自言以夢者亦有起而與人相問答以夢者其故不可解事則未嘗無之按章首稱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正為夢作繇擊也謂夫人之相喻以言皆有曰矣今者女曰士亦曰豈不其應如響哉乃取而較之女曰則如雞鳴急欲呼聽者使頻覺也而士曰則如昧旦殊不勝其明暗參半而不悟焉何其怪也即如子也先與我同寢而子忽興非興之時也於是我驚疑不定亦即與而隨之則見子出而視夜焉夜如何其夜未央也自我視之明星之明不滅正見其繁密而有爛距鷄晨為尚遠矣乃自予視之則已如旭日將升也因反顧我而言曰是時也彼鳧與鴈之宿者當乘是而將翱將翔也可即以弓矢與我我其弋此鳧與鴈焉稍緩則羣起翱翔有見其高飛而遠舉耳雖欲弋之其惡乎弋之子之初有言者盖云然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集傳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

管見弋字一讀女問士也其言加之與子宜之者則士之答女耳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二句亦同以為我初闇子之計及鳧鴈而思弋之不可解也於時我問子曰何為弋此子之言則曰此鳧鴈也我以弋加之行將與子孰烹而去所禁忌以宜之我盖君聞鳧不可與胡桃木耳豆豉同食亦食鴈者當去腎也於時我又問子曰何為宜此乎之言又曰宜之則可以飲酒也酒以合歡更得鳧鴈為飲酒之具則勝於他物多矣何也鳧主補中益氣鴈食之壯筋骨其肪久服能輕身耐老以此飲酒即得與子期於長生而偕老矣嗟乎安得此深情篤愛之言忽出子之口而入我之耳哉從來妻子好合者皆曰如鼓瑟琴盖象其房幃對語聲不喧而趣自洽也若我與子之不成好合當其無言則兩不相關時而亦言亦兩不相入從未見有如鼓瑟琴者夫琴之軸為軫瑟之柱如馬將鼓之而施絃於軫與馬是為在御至於雖在御而卒不鼓不鼓若不動不動則靜不鼓者亦不壞不壞則好琴與瑟莫不靜好則皆未嘗觸手以一發其音響之和也我與子之不成好合盖如此今夕何夕乃忽明明顧我有言且惠之以美言恥子言誠然則我非其人也其必誤以我為子所欲與言之人也然則于雖卧而忽起起而與我相問答固居然在夢中也何顛倒至斯極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集傳 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

集說 范氏處義曰雜佩或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或謂觽燧箴管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異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當以後說為是○孔氏穎達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管見 來之順之好之皆指其夫所說之女言謂夫凡人晝之所思即為夜之所夢今子之心有人焉無可用情乃至欲弋鳧鴈以為飲酒偕老之計是必縈懷甚切故令予不安於寢而有是夢也然宴息曠而神魂搖我恐聽予之顛倒以終乎特其人在子夢中我不能懸擬而知之此欲慰子之心而未由耳蓋或夢中人有應接迎

矣可以迓而至者是子之來之也我苟得知焉子來之而求快於今我且因子之來之而謀結於後則舉雜佩以贈之不惜手奉以用其儀也抑或夢中人有招邀不應必待往而就者是子之順之也我苟亦得知焉子順之而近狥以身我且因子之順之而遂通以意則舉雜佩以問之當猶靦而以達其忱也又或夢中人有周旋特寄實幸得所欲者是子之好之也我苟並得知焉子好之而念德難名我且因子之好之而竭誠相輔則舉雜佩以報之將同身受而生其感也然則子有難遣亦德何嫌何疑而不令我知乎夫不令我知則亦已耳獨念子之顛倒於夢者久而愈劇夢將為心疾釀成身患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有女同車刺忽也

管見 攷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夫齊侯請妻忽者再忽兩辭之其言未為失而詩乃刺之者以其心獨為齊女皆無色而不恥耳言似正而心則邪故二章並作為忽自鞠計之詞以抉其隱情如此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集傳 舜木槿也其華朝生而暮落孟字姜姓洵信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翶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集傳 英猶華也將將聲也

管見 兩言有女當分貽齊之再請妻言同車同行謂受室而載之以歸也舜木槿本草釋名曰槿曰舜蓋取僅榮一瞬之義女之顏如之非贊詞也當時齊恃其大而欲妻忽有女則已矣豈必計其顏哉故以忽自度謂前之欲妻我者女之顏當如舜華今之欲更妻我者女之顏當亦如舜英其不足稱佳麗彼此若一也翶翔佩玉此喻言其既歸而多乖耳泥指女之飾盛者非是翶翔為旋繞疾行之意蓋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既無可愛慕矣於勢必為不成好合而有互相角鬬之狀故以比於人之將翶將翔者足容失其重其佩玉瓊琚之在身不能安而不亂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亦無可稱羨矣於勢更為不成和鳴而有交相喧聒之狀故又比於人之

將翺將翔者履聲失其節其佩玉將將之在身不能諧而不奪也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按都為縣邑之合聚而大者此於人言都則借義以明其大云爾舊注訓閑雅與上美字複以為有女同車人必皆曰彼美孟姜也豈得知其顏如舜華哉夫顏如舜華我不直斥為醜婦亦云多怨已而在女方自詡為洵美其意蓋以我固齊之孟姜也取妻而得齊姜可不謂增光於鄭公子而見為美乎我思之我重思之彼以女而面慚非美猶或斂抑以居也至於強護不美而為洵美則其浮溢於膚草之表目覺彰然而都矣於斯時也我能反自垂手束身以務為避讓與此以知其互相角觸殆必同於將翺將翔佩玉瓊琚者覿安得漫言有女同車而不辭耶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德就有恩於人說以是見乎詞為德音視他篇稱德音者多作嘉言善論解此又一例也以為有女同行人亦必皆曰彼美孟姜也豈得知其顏如舜英哉夫頻如舜英我不明指為怨耦亦云有忍已而在女方藉是為德音其意更以我固齊之孟姜也下嫁而屈齊姜可不謂加惠於鄭公子而見為德乎我思之我重思之彼以女而舌出流音恒多再三以賣也至於嬌語有德而為德音則其常掛於齒頰之間不得置焉若忘矣於斯時也我能反自箝口塞耳以絶不還答與此以知其交相喧聒尤必同於將翺將翔佩玉將將者亦安得漫言有女同行而不辭耶由此觀之忽之兩辭請妻不受齊女異得自謀好女以快所欲耳彼其辨非耦而戒以師昏皆托詞也未可毋以寬其不言之隱情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

管見 按此篇之詩大要形容齊之欲妻忽而不得耳然忽之為人實比於狂且狡童而齊不知則嗤齊之易視忽而忽之可刺已具見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管見 山喻齊以山東之國齊為大隰喻鄭以鄭國地濟大河而遜於齊也扶蘇即今之蘇木本草謂其枝條長丈餘然則扶之為言敷也木可以染絳而無艷色非荷華之比故齊女之容不佳則稱山有扶蘇鄭公子之姿甚麗則稱隰有荷華也子都之都與碩人之碩皆豐腴之意殆為美男子之通稱非古有是人名子都也褰裳篇云狂童之狂也且且非語詞蓋以窮者之狡狂大吽為且耳子都狀美易親狂且狀惡雖近以齊女之為扶蘇者而請妻於鄭鄭公子之為荷華者是將倚齊之大而扶以必從也然鄭忽之浮貌為子都鄭忽之實相為狂且狂且豈得臨以勢乎故其使人見之而以女請妻也竊擬易親而偏覺難近為之舍浮貌求實相焉蓋為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也而齊人不之知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集傳 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狡童猶之小兒也

集說 張子曰龍是葒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葒草一名鴻藹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

管見 木之戾者為橋故有以人不和柔稱木強者山有橋松明齊女無綽約之態蓋如彼草屬有龍楚特焉其搖曳澤中為游之象隰有游龍明鄭公子具風流之度乃如此也子充對狡童言則充當訓實蓋男子之虛偽不生通名子充耳子充性慤可愚狡童性滑善脫以齊女之為橋松者而請妻於鄭公子之為游龍者是將用齊之詐而度其必售也然鄭忽之外觀為子充鄭忽之私隱為狡童狡童豈得市以欺乎故其使人見之而以

女[illegible]妻也。漫謂可惡而弃，乃善脫為之。略外觀，推私隱

焉。[illegible]為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也。而齊人亦不之知也。

蘀兮，刺忽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集傳】蘀，木槁而將落者也。要，成也。

【管見】此亦刺忽。蓋黜其被逐於弟突也。忽以魯桓十一年立，其年九月，宋人誘祭仲執之，脅以立突。突歸於鄭，忽奔衛。其事與懿父莊公之兄弟段段奔共者，若前後相踵然，故作者託為共叔段之意以刺之，而其詞之足戒，能使兄弟不相容者聞之，怵然心動也。木槁落者為蘀。蘀兮蘀兮，借言忽之林力詘而形貌傷也。忽猶蘀，突則猶風。風其吹女，風其漂女，則極形容突之逐忽耳。吹謂械其根株而拔之，見忽之既立而失位；漂謂捲其柄榦而從之，見忽之出奔而棄國也。叔兮伯兮，叔為弟稱，伯為兄稱，當實貼兄弟分上說。倡予和女，倡予要女，倡為開先，和為隨後，倡為起頭，要為數是也。兩予字皆作叔段自指言，和女要女，與上吹女漂女，四女字則皆為叔段之指忽也。蓋當時段自奔共以從，至莊公卒而段尚有固得見忽之為突逐者，是以詩之刺忽則直稱叔段之意，若曰：凡為世子者，當繼父為君，予意女忽必能安其位矣，而今何如哉？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是女以振於弟突，其有位而失位，則然，然不自女始也。女之與突，屬兄弟；予之與女父，亦屬兄弟，皆伯叔之次也。向者予以叔為蘀，女父以伯為風，但謂風其吹予云爾。乃今者女以伯為蘀，女弟以叔為風，又見風其吹女若此。嗟乎！叔兮伯兮，其以兄弟不相容而成為風之吹蘀者，由予開先，由女隨後，是為倡於予和於女也。人為之乎？天為之

乎公此殊可深慨已。抑凡為世子者，當繼父有土，予意女忽必能保其國矣，而今復何如哉？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是女以退於弟突，其有國而棄國，則非然，亦不自女始也。女之與突，屬兄弟；予之與女父，亦屬兄弟，皆伯叔之次也。向者予以叔為蘀，女父以伯為風，但謂風其漂予云爾。乃今者女以伯為蘀，女弟以叔為風，又見風其漂女若此。嗟乎！叔兮伯兮，其以兄弟不相容而成為風之漂蘀者，由予起頭，由女煞尾，是為倡於予要於女也。人為之乎？天為之乎？念此蓋可深慨已。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管見】此亦託為共叔段之意以刺忽也。篇中我字作叔段自指，其稱狡童稱子者，則皆為叔段之指忽也。維屬思維之維，故為變故之故，不得滑口讀過。按當時莊公之子突甚強，能執祭仲以盟，逐其兄忽而自立，故下褰裳篇特稱狂童。忽被逐出奔，每謀復歸於鄭而伺突之閒，此主於用詭者，直以狡童目之可矣。迨魯桓十五年，突以使入殺祭仲，事洩奔蔡，忽復歸於鄭。在狡童可不謂得詐與？然未幾而突入據櫟，忽亦遂為高渠彌所弒。此非常之故也。向使奔衛之日，早用自維，在叔段之處於共，亦衛地也，就而與之言以臨其衷，就而與之食以餌其口，決計舍國，終焉遠於難矣。而忽乃念不到此，故為此詩者，度叔段之久於外而安之，必曰奔共以來熟

思莊公之終不有弟忽突諸公子之終必爭國祭仲鬻
渠彌之徒之終能弑君是以老於共而不悔也忽奔衛
而若不知叔段之在共然不與言不與食但還其狡以
謀反國則不克自維其故一童子之無知耳何能不及
於難哉忽孰迷而叔段早悟即可借悟者以刺迷者也
乃為叔段作序忽憂忽之詞若曰予兄子忽蓋童而狡
者今被逐而來奔於衛方竊意其於共見我將以我為
同患而與我言也而狡童不然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我知其心所欲言非復歸於鄭不足言也然歸鄭之後
必有非常之故生焉不可不歛心以維之也以子之故
而子不自維共代維之其故之頓生殆將有盜起於白
盡而莫能先隋者於是時而當餐獨使我食不下咽而
已其能餐乎嗟乎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而子固無
害於餐則何也又曰予兄子忽實童而狡者今被逐而
來奔於衛方更奠其於共從戎將以我為同命而與我
食也而狡童不然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我知其心所

欲食非復歸於鄭不足食也然歸鄭之後必有非常之
故隨焉不可不悉心以維之也以子之故而子不自維
我代維之其故之潛隨尤將有我生於莫夜而莫克周
防者於是時而當息獨使我寢不成寐而已其能息乎
嗟乎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兮而子亟無妨於息則何也

褰裳思見正也

【管見】按孔氏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逐世子忽而自立
不正孰甚焉雖忽為狡童其失國固宜而突為狂童其
亂倫難恕故此詩惡其不
正而思見正於能正者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集說】水經洧水出鄭縣西北南入於洧水地理志洧水
出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汴梁之洧川縣地近鄭
州

【管見】魯桓十一年九月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
鄭鄭忽出奔衛此明突謀篡鄭因宋以劫祭仲而盟之
逐逐忽也篇中子惠思我以下四句即述突劫祭仲之
詞子指祭仲惠順也我突自我也褰裳涉溱褰裳涉洧
喻言冒險以入鄭耳溱洧而欲以褰裳涉之雖死不悔
此非易事也而突劫祭仲以必行一則曰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再則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蓋聲言同行則生
予不行則殺予也突之自宋歸鄭所以劫祭仲者如此

可不謂狂童乎就其狂而思之狂童之狂也殆已同於
病者之發狂大叫而為且矣其狂豈不甚哉序曰褰裳
思見正也其意正於斥狂童之為狂且見之按突不正
而惡突者思見正其誰思之蓋亦託為共叔段之鬧而
思之耳何也前篇以狡童指忽此篇以狂童指
突不臨以叔段則必有疑於名義之不安者

丰刺亂也

【管見】此篇蓋設為祭仲之詞以著其專耳在當日鄭突
之逐忽自立本由祭仲之盟於宋成之今詩中皆作祭
仲自解之詞而其傲慢無禮之狀罪露於四吻間所以
著其專者至矣有臣若此其誰能君君臣之義蔑如此
首序所
謂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集傳丰
豐滿也

管見此章予字指忽我字予字作祭仲自指忽貌美故
稱丰巷里塗也直為御的為恭其意以為祭仲之於忽
蓋曰子之丰兮其貌殊豐滿可不謂美獨何以怯懦畏
人若是哉當子之出奔而棄國人謂我實逐之然我當
入鄭之初適聞子之佞我者已俟我乎巷兮則是早辯
一奔惟懼不得脫也於斯時也予方欲念舊君之情以
送予已不及送矣能無悔乎由今思之悔予不送兮是
於子之破膌出奔求送之而末由也更安從近子而逐
之
與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集傳昌、
盛壯也

管見此章子字指突我字予字亦作祭仲自指突貌偉
故稱昌將當訓請與前將仲子之將同其意以為祭仲
之於突則曰子之昌兮其貌特盛壯可不謂偉獨何以
輕率失體若是哉當子之踐位而為君人謂我實立之
然我當入鄭之初適見子之俟我者已俟我乎堂兮則
是早據此位惟恐有與奪也於斯時也我方欲陸新主
之文：：將兮已不及將矣能無悔乎由今思之悔予不
將兮是於子之奮身踐位求將之而無間也更何黎樂
予而立
之與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集傳褧
禪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管見錦褧衣褧衣而錦者錦褧裳褧裳而錦者三字當
連讀蓋婦人之嫁服也以衛風碩人篇辨觀之可考叔
兮伯兮叔為弟稱伯為兄稱作祭仲指突與忽言駕予
與行駕予與歸予謂祭仲自予也接此二事其意以為
祭仲之於已乃曰彼二子者一出奔一踐位皆其自為
而人乃許逐之由我立之由我者徒以先有宋之盟耳
然其盟要盟也自宋入鄭之役我不欲行而以要盟行
殆如婦人守貞不嫁而強娶者必欲劫之以行於是衣
以錦褧衣焉裳以錦褧裳焉不容不衣不容衣而不裳
則亦不容既衣既裳而不行也我之自宋入鄭其始行
者若此豈得謂予本欲行耶其故實由二子之一以弟
為叔一以兄為伯叔而昌者謀逐其伯而丰者以自立
竊謂予不與行其志必不遂也乃於宋誘執予且聲言
殺予則予之不得已而與行儼然馬之既駕莫解其束
縛即莫禁其馳驟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予何不可以
其與行為大白於人哉且自宋入鄭之役我不欲歸而

以要盟歸真如婦人守貞不嫁而強娶者必欲劫之〻
歸於是裳以錦褧裳焉衣以錦褧衣焉不容不裳不容
裳而不衣則亦不容既裳既衣而不歸也我之自宋入
鄭其卒歸者若此豈得謂予本欲歸耶其故總由二子
之一以弟為叔一以兄為伯叔而昌者謀逐其伯而丰
者以自立竊謂予不與歸其事必不成也乃於宋誘執
予且聲言殺予則予之不得已而與歸仍然馬之既駕
莫解其束縛即莫禁其馳驟也叔兮伯兮駕予與歸予
何不可以其與歸
者共諒於人哉

東門之墠刺亂也

管見此篇蓋指厲公突之入鄭其於國之不附己者盡
殺之耳然詩著其殘而序稱刺亂則以誅戮之慘實肇
端於篡奪也鄭之亂突實為之
然則刺亂之為刺突亦具見矣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集傳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陂者曰阪。

集說 嚴氏粲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梁氏益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墠。町町，言有町畦。

管見 東門之墠，言社所在也。茹藘為茅蒐，一名地血。陸佃曰：說文言蒐乃人血所化，則草鬼為蒐者以此。古者戮人必於社，鄭為墠於東門之外。及突之亂，國而被戮者不可數。於是人死於墠，血流於阪，則見在阪者，初無他物，惟茹藘而已，皆人血所化也。慘不可言矣。然突之忍而為此，則以為東門之墠，茹藘在阪者，先皆人也，皆有室也。特以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實偪處此，而中懷二心，不使早化為異物，則其後將難圖也。欲生之而不得，又何貸焉。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集傳 踐，行列貌。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即，就也。

管見 東門之栗，此指社所樹之木也。論語云：周人以栗。鄭當因之矣。栗之下，其以突之亂，國聚人家室而識焉者，是不一姓。慶其鬼自為鄭旋戍行列其中，常有如街巷之通衢可踐者，慘益不可言矣。然突之忍而為此，則又以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者，當我入國之初，子苟依我以為主，我亦得借爵以為輔，夫豈不爾思乎？我爾思而子不我即，則將仇我而樹之敵也。自取滅門之禍，而因從之同歸於盡，以萃於茲。令死者而有知，又何憾焉。

風雨，思君子也。

管見 君子以位言之。凡諸侯之主國者，皆稱焉。風雨三章，何思乎君子？其時蓋以鄭莊卒，而祭仲專，恐不獲奉嗣主而立之，故急望其得立耳。此所謂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集傳 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夷，平也。

管見 風雨淒淒，言鄭莊病篤將終之夕，陰慘似之。雞鳴喈喈，則象其始卒時適有哀號之聲達於外也。於此雖望其復甦，特僥倖萬一耳。皆云險矣，不夷矣，殆何如哉。然猶有極殆者，慮公之厄不可度，而强臣遂生異心，將不復有繼世之君子也。若使其後無恙，猶得於定位之日既見君子，則公之命雖瀕險而不夷，且當作危難中之平安論也。云胡不夷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集傳 瀟瀟，風雨之聲。瘳，病愈也。

集說 錢氏文子曰：膠膠，聲雜也。○嚴氏粲曰：謂羣雞之聲也。

管見 此言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則其形容時之陰慘，與夫聲之哀號，乃益甚也。公於是竟以疾終，雖求反諸幽而無可禱祠者，皆云已矣，不瘳矣，傷何如哉。然猶有甚傷者，慮公之魂不得返，而强臣遂為逆狀，將不復有代起之君子也。若使其傳不絕，猶得於襲位之日既見君子，則公之身雖遂已而不瘳，且當作遠逝後之興悟觀也。云胡不瘳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集傳 晦昏

已止也

管見 風雨沉冥。白晝如晦。於是雞之鳴者。亦若忘晨既曙而不已。此借言公已衣卒。雖違旦而不勝陰慘其哀號相代。自是不絕聲也。國不幸而君甍。傷喪紀辨衣裳儼然在憂服之中。皆云凶矣。不喜矣。悲何如哉。然猶有深悲者。慮公之內未及寒而強臣遂行不軌。將不復有承業之君子也。若使其祚方長。猶得於踐位之日既見君子。則公之故雖遭凶而不喜。且當作禍殃內之言。祥解也。云胡不喜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案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蓋鄭之有學校也舊矣。鄭康成曰國亂人棄學業。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此詩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學校之說。而集傳定為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矣。

管見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篇中以不往為詞。蓋其時師長之責學子云爾。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集傳 衿。領也。

管見 青衿。即今稱藍衫者。是以青飾其領為青衿。曰青青者。言不一人也。悠悠我心。蓋以學子之青衿特為其身表異。而歸以重任耳。所由來甚長。故自今追溯於心而不勝悠悠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音謂傳喚之言。其頻數不已。為嗣音以為學校廢而子皆去之。縱我不能自往以相催督我之於子。寧不嘗使人諭以音乎。寧不嘗使人至再至三而嗣續以音乎。我之所能為者。獨此而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管見 自領斜轉至於腰。自腰直下乎行齊。皆綴以青。以上為青衿。腰以下為青佩。舊注謂玉佩者非是。悠悠我思。又以學子之青佩更為其步增飾而期以遠到耳。所由來亦甚長。故至今追囑以思而並覺悠然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謂我前之嗣音以速子之來也。為子計之。縱我不能於嗣音之後更自往以相催督。子之於我。寧不因其使人諭以音而來乎。寧不因其使人至再至三嗣續以音而來乎。子之竟自絕者。殊可怪已。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管見 挑與佻字異。不得作輕儇跳躍解。達訓放恣亦未安。且城上之屋。舊無以闕名者。泥觀闕之闕言誤益甚矣。按此稱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謂村俗下賤之子以拾糞為業。有如此。挑者肩所荷。達者步所遊。闕同缺。城下之賫所以流惡也。垢穢之物畢集焉。故欲得糞者於此挑。於此達。無不在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懼學子之嗣音而不來。其不免沉身汙行。即有同於挑達之在城闕者也。以為猶是人也。而獨隆以青青之衿。謂其所挑者必有異。當無辱此衿矣。猶是人也。而尤加以青青之佩。謂其所達者必有異。亦無褻此佩矣。乃今者我以子之不來而嗣音。子終不顧我之嗣音而不來。則吾恐青青子衿之所挑。與夫青青子佩之所達。不在學校。即與之城闕者為一流也。成就難而遲。敗壞易而速。然則我之不見子者。雖以一日作三月觀可也。可勝太息也哉。

揚之水。閔無臣也。

管見 此篇之閔無臣。其意特指祭仲之專。言魯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又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當是時也。鄭忽之復歸。必仍倚祭仲者。忽立而突旋入櫟。祭仲不忘突之先謀殺己。必將使忽報突。而有言。忽不安突之入據强排。亦將毋祭仲仇突。而信其言矣。然突不據櫟。忽然保有鄭乎。祭仲之不可為臣也審矣。故詩人閔鄭之無臣。特託為突告於忽之詞。以明兄弟當相維以守其國。若有人加祭仲者。其無良實甚。慎毋信其構難之言。以自殘骨肉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集傳〕迋與誑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管見〕抑之反為揚。謂水勢前高也。所以然者。由其下積楚與薪而束之。若今作壩以拒水然。故水因以揚耳。水為揚之水。則失勢而無力。其於束楚束薪之固。固不能決之而使流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維為互相聯屬之義。予作突自予言。女則突之指忽。云爾無信人之言。所謂人者。當隱貼祭仲為是。詩人謂突之於忽若曰。女今者亦嘗自諒否乎。每觀於揚之水不流束楚。在女之素弱。其無若强臣之為梗何者。既如彼矣。先君既卒。我兄弟雖有數人。慮其終之不保。當致歎於鮮兄弟也。所恃者予居於櫟。女居於鄭。予維女。女維予。庶不憂其孤孑耳。然能免於人之言哉。猶有予在。其為女言者必附女所圖。予也予為女計。女無信人之言也。人實迋女也。何也。女為揚之水。而若人乃為不可流之束楚。此非可恃以安。若試思女之初立。由若人立之。未幾女之被逐。亦由若人逐之。其行多翻覆。其言固誕妄也。以是而云人之迋女。實乎不實乎。女可就其身之所歷決之而不惟是也。予亦何嘗不早自諒乎。竊再觀於揚之水不流束薪。在予之不振。其亦無若强臣之為梗何者。又如此矣。終鮮兄弟。吾先慮於今必無可倖於後者。獨賴于二人。以櫟親鄭。以鄭親櫟。有以維二人如一人焉。或相待於久長耳。然能免於人之言哉。予與女為二人。其為女一人言者必而●而皆一也。予為吹再計。女無信人之言也。人實不信也。何也。予亦為揚之水。而若人仍為不可流之束薪。此非能易其姦者。試思予前之入鄭。由若人以毀許我。未幾而予之奔蔡。亦由若人以專逼我。神不能禁其矯誣。人安得結其忠悃。以是而謂人之不信。實乎不實乎。女更可因予身之所歷共決之」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集說〕孔氏穎達曰。縞。細繒也。綦者。青色之小別。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馮氏復京曰。案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此巾宜為佩巾。或以為婦人裹頭之巾。」

〔管見〕鄭之亂。不必言公子五爭也。只忽與突之更出更入。其間兵革之禍。亦云烈矣。於時國中之婦喪其夫者。所在多有。於東門之外。其塚纍纍。當祭掃之日。有女紛然以出。其衰服之色皆白。則見為如雲也。雖則如雲。匪

我思存存謂主時也於已亡而感念其生時為思存女之所由出東門而如雲者正以此而在見而鬬之之人以為彼女之如雲雖則有然而其不忘亡而思存者匪為我而思存則我婦之亦為女固不在如雲中矣蓋如雲者皆衰服以出其身之衣特用布其首之巾亦純素也而我婦則乃衣縞衣不布而繒更巾綦巾不素而青徒以我實猶存不至使之傷其不存而思存耳嗟乎世之以男女為夫婦者猶兩半相合而成員也以國亂而寡人之妻女之縞衣綦巾者曾不多得而我婦得之則相顧之餘聊樂我之尚員而已其不員者可勝道哉按員與圓同猶圓圖之謂亦音云者員字先呼云而後併圓音耳泛作語辭非是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集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者也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管見〕有女如荼謂其女各以竿數尺掛紙錢而執之將以表墳而為之標也標之狀如茅穗之擢長莖而首着白華然故女之皆衰服則如雲其各執表墳之標而孑孑者則又如荼也何以如此以女之夫既喪既感念其生時而思存益痛悼其死日而思且將往而哭之耳且音義同嗟哀戚之聲也亦讀且為疽者嗟入麻韻先呼疽而後得嗟音與上章員字同例舊作語助詞解亦非是夫女之如荼以思且也其見而閟之者以為雖則如荼而我婦不在其中則匪為我而思且也故今荼他女望東門而出闉闍我婦栖衡門而守閨闥入而相見綦巾不易也其縞衣之色且以茹藘為之服之吉者也女服凶服則悲泣而且女服吉服當歡喜而娛矣嗟乎以是而與為娛人生樂事豈其得見婦之縞衣茹藘而遂耶乃願與以國亂而寡人之妻見其女之思且不見其夫之與娛則我之得與娛者亦竊以聊可與娛自幸也此外之綦望固不敢以入吾心矣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管見〕鄭自莊公當國遠君子親小人延及後嗣忽突亹儀之亂垂二十年然則此稱思遇時者蓋暗指武公而思遇於緇衣好賢之時云爾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集傳〕蔓延也漙露多貌邂逅不期而會也

〔管見〕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殆因秋日悽愴之餘於野而謁武公之墓故即所見之草露而興感如此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祈武公之復起於地下也曰美曰清揚度武公當日非惟德善亦復貌好其後猶有得諸傳聞徵之圖像者故詩人云然謂夫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此中有我所欲遇之人蓋舊以美稱者而沒世已久無如何也設以此時而有美一人出焉謂是固自死而反生者其目之清眉之揚以今證昔一一皆婉然未有改則是泉壤猶可作也因之草露闇莫測其所自來而忽以邂逅相遇此正我所禱祀而求以夫為願者而冥冥中不鑒其願而償之此其暢然以遂意外驚喜其感念豈有極哉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集傳〕瀼瀼亦露多貌

管見野有蔓草零露多而凝聚爲漙零露多而涵濡爲瀼瀼也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異得武公之替人於現在也與上章正指武公說不同故於其人言婉如而稱之曰子耳臧善也謂夫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此中有我所欲遇之人固常以美傳者而極盛難繼亦復無如何也設以此時而有美一人出焉謂是由別體而同神者其狀之婉如以此憶彼合以目之清眉之揚而異肖則非衣冠徒外襲也因是草露附莫斯其所自始而忽以邂逅相遇我將進而奉持之曰國之待于久矣自好賢之風既熄君與臣之同惡其不臧實甚及今而遇子使我想見緇衣作歌時也何其臧也子臧而我得從子以與偕臧是將以同善易同惡之替而國之亂將已豈不大可幸哉

溱洧。刺亂也。

管見此所謂亂以男女之混而無別爲亂耳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集說陸氏佃曰韓詩曰勺藥離草也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也董子答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

管見溱與洧二水合也溱入於洧故下只言洧之外方渙渙兮渙風行水上也稱渙渙則必大風揚波其水震蕩矣此豈得言時之和暢可出遊哉士與女方秉蕑兮蕑音閒一名大澤蘭二月宿根生苗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其香能辟不祥者陸璣詩疏言新俗三月男女秉蕑於水際以自祓除蓋蘭以闌之蕑以閑之其義一也水方渙渙人方秉蕑士女之心芬志於溱洧初不畏夫衝颸怒激或將自薄水而巾人也於是女之在家而欲往者乃謂其夫曰秉蕑之會我欲觀之子能同之乎士曰既且答其婦以既觀也且者歎詞蓋心許夫洧之外洵訏且樂其口方歎而其詞未畢也故既觀而仍欲往即因女曰觀乎之問而許之曰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且字作再字更字解於洧言外自其家而指之云爾訏訓大字从言殆明其士女集而部喧闐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所謂樂者蓋如此維作思維之縱看洧之外其見為洵訏者士與女而已萃聚多而顧瞻亂其邪僻之姿心逐因以生於時女自有士以見他士之無數而維士士自有女亦以見他女之無數而維女維士與女樂不可名言矣伊彼也猶俗稱那箇其此也猶俗稱這箇皆指人言之此謂士

之縱女者樂極而與其婦相謔曰子不見伊女乎抑不見其女乎皆好於女者我將以伊女其女為之婦而女自令可離矣夫草之名可離者有勺藥焉士謔其婦以可離則如贈之以勺藥耳其樂至此是士先以無恥而亡夫子之義也非亂而何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管見鄭俗之士女其以三月並禊於溱洧者上章首四句明其至日而風不避此章首四句更明其至日而雨亦無阻也瀏字从劉劉殺也見者肅然則溱洧之清曰瀏其清當為雨後沉陰之積於水對之皆有寒色也謂

劉為深似未確殷其盈矣殷當音隱指雷聲說見其時雨雖暫歇而雷聲之殷猶未已也乃士女則既盈矣一似轟轟者之迷其畢至然豈嘗畏涉沱之復集哉於是夫婦中有女欲往觀而以問於士者即亦有士既往觀而仍欲往觀乃以許其女称夫不聞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乎何其各不自禁乃爾也士與女之既盈則洵訏矣往觀者而或維士或維女維之則亦樂矣樂極而謔因之則見士之於婦以伊其相謔者女之於夫亦以伊其將謔焉謔何以將以夫自招之也夫自招之則如迎婦因歸之則如送詔非將與其將謔蓋曰子見伊女獨不見伊士乎子見其女獨不見其士乎皆好於女者我亦將以伊士其士為之夫而女卧令亦可離矣夫草之名可離者惟勺藥也士謔婦以可離既如贈之以勺藥女謔夫以可離則亦仍如贈之以勺藥耳其樂至此是女尤以無忌而喪婦人之貞也非亂而何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四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 紹祁 校字

齊

集說 司馬氏遷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司馬貞注。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嚴氏粲曰。此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目為列國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

雞鳴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管見 後序定此篇為哀公時詩亦得但所謂思賢妃者即因哀公先有是賢妃而其後失之耳非思古之賢妃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君可以聽朝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管見 此二章。紀賢妃欲君之早起視朝而一速再速也。其初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豈果聞雞之鳴而始為是言哉匪雞則鳴也特以蒼蠅之聲觸於耳而蠅覺遂繫告於君有如此其再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亦豈果見東方之明而始為是言哉匪東方則明也特以月出之光觸於目而作疑遂復警告於君有如此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管見 蟲飛薨薨喻言也謂夜將旦而百蟲作者非是蟲指蠶及蠶蛾說二物以類交並張羽作飛狀見其生也及既交而偶各相屬每至二三日不解則雖生猶之死矣薨為死之別名故曰薨薨耳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凡寢之甚安者俗稱甜即謂有味而甘也兩子字屬君之指賢妃予則君自指者庶衆也就朝之既盈既昌而銳言之心之惡為憎殆不敢言而敢怒云前妝此章之詞乃述君為賢妃屢速其將起視朝而然語之聽如此謂夫宮中所育借以宜子孫則有蟲其又為衣之繭絲儲種則亦有蟲在若蟲之交者以相就而飛以相與固結而薨薨予每見而樂之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故心之所甘惟願與子於牀第間長半醒半迷有同於夢即亦有同於蟲飛薨薨者也而今如彼朝之既盈既昌何哉彼來而以時朝我出而亦以時會朝及時

而會或後時朝者以會覲君且以歸治事矣因官晚而歸遲能無謂予戀子不起而予憎乎又能無謂予牽予不起而並子憎乎凡百君子為數孔庶也以若是其庶者而予憎予能安也即代子受過亦可也以若是其庶者而子憎予不忍也且為予不白尤究也子殆將從子之請以起[illegible]以朝矣夫君之語賢妃若是其時雖幸辛不廢朝[illegible][illegible]淫怠慢之習已畢傳於口吻間後序以[illegible]及下篇並作哀公時詩還之首序曰刺荒也合此而內作色荒者亦外作禽荒度紀侯之用譜與周夷之加烹所由来皆以是也可哀也夫可哀也夫

還刺荒也。

管見 後序稱哀公好田獵明刺荒為刺哀公是已但篇中所云並驅非田時相與逐獸之事乃於不因時興言騁馬爭長之事也且其言並驅而對稱子我亦非田者彼此自為矜詡之事乃齊君之於田者忘上下而思快

其誇已陵人之事也以此言荒而荒為已極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集傳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集說 許氏慎曰峱山在齊地。陸氏德明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

管見 子作齊君指田者言我則齊君自我也竝驅謂竝馬而驅耳田以習於騁馬為能故君心既荒且欲與能者相校有如此從猶語云照依之謂與用比如字略同凡揖者皆以明讓揖我只作讓我者非必拱手以為揖也下二章視此齊君語田者曰子以還稱豈不謂其體之便捷能以馬驅而見為儇乎然非我與竝驅子將不

知驅者有所謂儇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則有峱驅險之疾莫如山之獸獸則有肩也驅不險不儇驅險不疾亦不儇儇固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遺我不於他所而於峱之間且竝驅者直若兩肩爭先於前我與子因其迹而從之然子於此能不瞠乎後恥我思子之還兮遺我乎峱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必非我匹也欲竝驅而瞠乎後則儇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處於不儇而謂我儇也揖我謂我儇兮子之還尚何以稱焉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管見 上章肩為豕屬此言兩牡及泰風辰牡皆不何獸殆牡鹿之通稱也按詩中稱四牡者皆為馬俗於牡鹿亦呼馬鹿意者鹿同於馬故牡馬與牡鹿並得通稱牡而不名耳齊君再語田者曰子以茂著豈不謂其力

之勃興能以馬驅而見爲好乎然非我與竝驅子將不知驅者有所謂好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既有峱驅險之疾莫如山之獸獸尤有壯也驅不險不好驅險不疾亦不好好又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遭我不於他途而於峱之道其竝驅者重若兩壯狂奔於前我與子接其踵而從之然子於此能不靡以衰耶我思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壯兮仍非我匹也欲竝驅而靡以衰則好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惡其不好而謂我好也揖我謂我好兮子之茂尙何以著馬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集傳]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管見]齊君更語田者曰子以昌顯豈不謂其狀之雄偉能以馬驅而見爲臧乎然非我與竝驅子將不知驅者有所謂臧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久有峱驅險之疾莫如山之獸獸方有狼也驅不險不臧驅險不疾亦不臧臧猶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遭我不於他方而於峱之陽其竝驅者更若兩狼急竄於前我與子躡其尾而從之然子於此能不沮馬喪耶我思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皆非我匹也欲竝驅而沮馬喪則臧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惡其不臧而謂我臧也揖我謂我臧兮子之昌尙何以顯馬

著刺時也。

[管見]此稱刺時。其事晰指襄公兄妹相通傳公爲之父而不聞也後序定爲時不親迎者非是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屛之間謂之宁。李巡曰者與宁音義同○李氏如圭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管見]俟我謂以伺守之事使我也國之外朝自著而庭自庭而堂各有俟於其處者蓋爲夜士持夜禁以幾非時之出入耳乎而乃巡徼斥人之聲斥人者皆呼威呼威之時或先呼乎而得威聲或先呼而而得威聲是曰乎而充耳爲瑱冕飾也攷周官弁師掌冕王之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爲斿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據此推之則篇中言素言青言黃卽指瑉玉三采說斿以是瑱亦以是也欲舉而進之爲尙瑉玉三采其素者非素玉而有素玉之華故謂瓊華其青者非青玉而有青玉之瑩故謂瓊瑩其黃者非黃玉而有黃玉之英故謂瓊英也然合之則一充耳而已於意何居而縷舉若此殆借以言僖公之嚮晦宴息徒悵其外朝能警初不疑內寢之無節而一加傾聽故其時有子襄公乃至淫乎其妹醜聲潛違而爲之父者猶昏昏在夢中也於是詩人托爲夜士持夜禁之言以刺之曰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以外朝言之竟夕有聲可不謂嚴肅與而君遂因此以安枕而臥雖有亂倫於內寢者皆不聞焉是則君之有充耳其采一以素而不必以素也以著之乎而而已且君之充耳以素必尙之以瓊華之素若然苟同爲充耳不必以素何必以瓊

華也亦仍以著之乎而而已君之有充耳其采一以青而不必以青也以庭之乎而而已且君之充耳以青必尚之以瓊瑩之青者然苟同為充耳不必以青何必以瓊瑩也亦仍以庭之乎而而已君之有充耳其采一以黃而不必以黃也以堂之乎而而已且君之充耳以黃必尚之以瓊英之黃者然苟同為充耳不必以黃何必以瓊英也亦仍以堂之乎而而已嗟乎著也庭也堂也使我侯之而不已於乎而將以懷人之聽反以塞已之聰將求外朝之警而嚴肅反忘內寢之無節亂倫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按東方未明之末章曰不能辰夜即此篇注脚也因是而襄公之從文姜不夙則莫其襄公之為文姜所從則又如下篇履我即兮履我發兮之云也合三詩言之序稱刺時刺衰刺無節即謂通刺僖公可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

【管見】此並前後兩篇皆為公子諸兒淫乎其妹而作見齊至僖公當國其時衰無節有如此然序於三詩或稱時或稱衰或稱無節者避詞複耳其實著曰刺時本病其衰此東方之日曰刺衰亦正傷其時也至東方未明又曰刺無節則所謂時衰者即此讀者通觀之可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集傳】履躡。即就也。闥門內也。

【管見】按詩中所云殆托為襄公之詞以道其妹文姜之從己然耳故一章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云了不俾早行已非女子之常然時當日升是旦也非昧也以妹而來兄之室何嫌而何疑乎乃東方之日兮一出再出不已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亦一至再至不已於是牽於我而效私奔之跡以履我其身之欲即殆有不可離者嗟乎履我即兮是固期自今以往獨於齊暮閒在我室矣且不願復見東方之日矣我之於後姝者子其將若之何二章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其不夙夜行亦見非女子之常然時當月上繼夜也猶之明也以妹而來兄之闥又何嫌而何疑乎乃東方之月兮一出再出不已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亦一至再至不已於是牽於我而效私奔之跡以履我其足之將發殆有莫能收者嗟乎履我發兮是更期自今以往獨於冥闇中在我闥矣亦不願復見東方之月矣我之於彼姝者子其又若之何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管見】此稱無節蓋易傳所謂失家節云爾。僖公有子諸兒有女文姜以兄妹相通而莫之能禁家政瀆敗非無節而何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

【管見】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喻言齊在東方至僖公之時雖明如未明然雖晞如未晞然

其意亦猶俗稱昏天黑地也所以然者謂何以公子諸兒之淫乎其妹公女文姜之私於其兄固不得謂照諭中可容有是矣即行事以求詭形狀其全反人道者不成順生乃同墜死是竟使項與踵相易而乖其常也夫豈不為顛倒衣裳顛倒裳衣哉自上下傾曰顛自下上翻曰倒首章先衣後裳指公子諸兒言次章先裳後衣指公女文姜言蓋衣尊而裳卑男亦有裳而尊等於衣故先衣女亦有衣而卑等於裳故先裳耳顛之倒之衣顛而裳亦倒倒之顛之裳倒而衣亦顛各承上文或先衣或先裳之意來非隨手作反復語也自公召之自公令之兩公字皆謂僖公呼之來為名使之從為令公子居外公女居內其得相遇者以公之無節致然然則公子之全反人道至以淫乎其妹而來焉雖謂自公有所呼以名之來可也公女之全反人道至以私於其兄而從焉雖謂自公有所使以令之從亦可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集傳〕柳楊之下垂者樊藩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管見〕此指言公之無節有如是耳辰即十二辰也辰夜謂日日入至於日出凡歷幾辰其宮中使人候之以驗時之早晚即以幾人之非時出入此為有節也而齊僖何以無節由前著之詩推之俟於著俟於庭與堂其乎而之聲不及於堂以內焉則辰夜之法踈矣無節矣故剌之者言此以明自公召之自公令之之不誣也曰我籬圃有樊而柳植其中或欲入而折之雖在強暴之狂夫亦猶瞿瞿驚顧而不無忌憚也今公之宮中豈直如樊圃乎公宮中之有女豈得如樊圃之柳猶可折乎乃狂夫之恣行不在外而在家不在異人而在其子其亂屠宮中以成兄妹相通者無復瞿瞿之意何其怪也揆厥所由以公之昏怠於夜不能申嚴禁令以辰夜故有女而其子亂之不起於夙則逆於莫耳夙與莫之間兄肆其欲以來諸妹亦遂忘其醜以從矣以是而謂其求也自公名之其從也自公令之夫豈誣哉

南山刺襄公也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集說〕朱氏道行曰錄齊風蒂見魯事合觀敝笱載驅猗嗟諸章有深意焉讀者不可沒言魯有頌無風而不一致思也

〔管見〕此篇惟首章刺襄公耳二章刺文姜之如齊以從襄公二四兩章刺魯人之不克為桓公以誅文姜也然文姜之無忌憚倚襄公之勢而然即魯人之無能為亦並由文姜倚襄公之勢旋至此觀篇中於各章末句皆用曷字作詰問語益欲使人推究其所由來而知莫非襄公之為之也此序所為特稱刺襄公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集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

〔集說〕孔氏穎達曰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蘇氏轍曰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

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

〔管見〕狐以邪媚而夜出詭行其尾毛深長大恒安而不舉安下而安也綏本訓安故云綏綏雄狐喻襄公其係之南山者山在齊衛則魯之北境也意者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其時固南山在望因指其崔崔者為衆見之標與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為除道之名勿作自然平易說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止之義為已歸止懷止猶歸已懷已云兩齊于在室襄公通焉及既歸魯而又懷之於是濼之會意不在桓而在齊子適見其為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也公之怙淫惡而不悛者何若是泰乎此其心之憑齊以逞視魯蓋蔑如矣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管見〕葛屨與草屩麻鞋同賤効奔走者取之其首有冠又復染毛羽絲絨為緌以加之飾摹其狀貌殆即今供役之轎夫耳五兩車數也將為葛屨者休其足力故戴以車必五兩而後能容則倫預多矣雙止之止作立字看非語詞也與前後各止字不同蓋以葛屨而冠緌皆皆兩兩為偶先於更代處立而俟之此所謂雙止與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古者賦民之力為庸齊子歸魯時其在道供役者無數葛屨五兩冠緌雙止乃其最著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從謂齊子反歸以從襄公也先歸於魯已有庸後復歸於齊而又有庸其猶是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者固不足令齊子借獨念如齊之日桓實與俱非齊子獨行也何乃逐雄狐以從之者竟敢以私奔之迹不憚公行若是哉度其恃所從之有於早可舉魯桓之命以委之齊矣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管見〕蓺樹也蓺麻者既成而剝其皮其仆地之稽悉倒亂相枕藉是曰衡從其畝詩之言此者謂何以齊子之從襄公而桓公薨彭生之難夫人與聞焉若使執法從事其罪當如蓺麻之剝其皮而後快也乃魯人無仲此大義者或以其為夫人而莫敢辨言故然然試思取妻如之何哉必告父母也前魯桓之取夫人父母雖沒亦布几筵於廟而既曰告止則今日以魯桓遇弒將問罪於夫人獨乃可因取妻告父母之文以行之與無何夫入以喪反曰而見之者又皆折腰而下不復能挺挺焉是則鞠也除不共戴天之仇曷又鞠止而以隱忍終乎意蓋以為能從桓公者必能庇夫人旋畏齊之威而容屈於無所歸咎已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管見〕克勝也其言析薪必以斧者謂齊子之罪不容於死既如蓺麻之剝其皮尤當如析薪之斫為幾塊而後大快也乃魯人無除此極惡者又或以其為夫人而不便拘執故然然試思取妻如之何哉匪媒不得也前魯桓之取夫人雖由贏之會公自求昏要不能不待人以通詞則亦以媒而得之者及夫人至而既曰得止得之於齊也今者夫人有罪在魯魯之人如恐不得獨不可徼取妻用媒之法以致之與無何大人有子繼立而安之各又聽其高處深宮儼然婦道母儀之主焉是為極矣處絕不為親之人曷又極止以啟後之效尤無已乎意蓋以為桓公之死造意者不可報亦安得問知情之夫人故魯之惡於諸侯特請以彭生除之已耳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集傳]田謂耕治之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集說]呂氏祖謙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凌嘉穀之狀○黃氏一正曰怛怛憯切貌

[管見]甫田新田也田甫田以冀其種多而收其子耳當日襄公廣其少子而新甫甚寡大類耕者之專事墾荒故以無田甫田為戒而字之曰維莠驕驕維莠桀桀也維防也田甫田非其宜家業未作而驕驕生正種難植而稂稊於美種不盛而驕莠盛可不防其莠之驕驕桀桀乎彼人君之後嗣宜填滿庶孽多傲害為不才子其狀殆無以異是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則正言公雖少子不必過為身後之慮也遠人謂繼世之人思遠人者或懷百歲不諱之日以深累葉無已之謀其勞心至於忉忉怛怛焉則常視有子若無子又離以為有子而懼子之不能更有子於是好內無厭於彼於此誠不滅於田甫田之所為也夫豈不畏敢類潛滋固亦如驕驕如莠桀桀乎故遠人亦不宜思惟是思之而勞心忉忉勞心怛怛則惑之甚者也可無出於此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集傳]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弁冠名

[集說]嚴氏粲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丱字之形○孔氏穎達曰周禮掌冠冕者稱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也

[管見]此章即為思遠人而勞心忉忉勞心怛怛者發其哉耳突竈突也古人以竈比父未識義何所取而其由來則已久故後世相沿又有以子過其父謂之跨竈者弁指二十而冠時言曰突而弁蓋明其先已有子為人父而後及於冠也以為思遠人者不過欲其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而已今有子於此婉兮孌兮總角丱兮非不猶然童稚也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則知丈夫二八腎氣盛即能有子當其易總角而為弁也則已儼然為人父而比於突矣故人苟非無子則子又生子初不患其少子也奈何思遠人者竟至勞心忉忉勞心怛怛長抱大惑而不悟哉

盧令刺荒也

[管見]此篇列南山甫田敝笱載驅之閒則刺荒為刺襄公必矣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集傳]盧田犬也重環子母環也

[管見]令令使也田之用犬必發縱指示以使之故曰令令繫犬以皮繞頸另以皮作帶牽之其相續處有大小二鐵環此為重環也大環套入犬項皮圈內中徑一寸其圍一面稍平鑿孔為之牝小環以納牽犬之皮帶徑圍約當大環五分之一圓外有牡長半寸牡端作圓核視牝身倍之牝牡入而孔懷其核環因以重斯殆所謂鋂與曰重鋂者其牽犬之皮帶又削木為長核三倍小環之孔以綴於帶端於是納帶於環而牽之不繫而固焉

欲使犬獲鈇掣其族以出帶於環亦不勞而解也其人美且仁其人美且鬈其人美且偲美謂狀貌可觀非徒洗比也人之良心曰仁其常存不死若果實之懷仁而有生性則德立而發行焉鬈本女子束髮為飾之名如禮記所謂燕則鬈首是已此稱鬈者蓋以象其束身之整肅如事鬈然勿泥髮看偲相切責也詳勉也从人从思六書總要釋理為思又謚法謀慮不愆曰思此其所由相切責而詳勉者叶音讀腮亦得蓋頰腮為言之自出借音以通其義可也夫天之生人各有材以為用而未可柱令其人既以美稱則狀貌絕俗已儼然足稱邦彥矣而且察其心則主於愷惻而為仁觀其身則歸於撿攝而為鬈聽其言則出於忠悃而為偲此在所當懋德而與守國以牧民者奈何抑之如奴隸厮從使同犬以供獵事乎揆厥所由蓋襄公之外作禽荒樂而忘返久矣其人美且仁必將以暴天物為傷愷惻也其人美且鬈必又以閒馳逐為亡撿攝也其人美且偲必要以詠盤遊為竭忠悃也由是君不勝其厭怒倘以其人為從禽之人而命之同犬蓋所以罪之也其荒若此國之為良臣為賢士者將安所側足哉噫此盧令之所為作也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集傳 敝壞。歸歸齊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集說 陸氏佃曰。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管見 笱之在梁所以防魚使不出者本非敝也以其魚敝之故此言敝笱在梁非刺魯桓之防閑不力乃刺文姜之決裂特甚也魚之能敝笱者莫如鰥鰥一名鯇於魚類為最橫此與文姜酷似矣將言鰥先言魴者魴方而身扁可為鰥用以乘笱之間此敝之之先驅也既言魴又言鱮者鱮好羣行相與亦可為鰥用以衝笱之孔此敝之之後勁也由是鰥居其中為之主其與魴鱮之屬相聚而喻喝呼哈即若有以命之先命之後而皆唯唯者然彼笱之在梁欲不敝也得乎亥無齊子之歸自魯而有所行其從既如此矣及其既歸而止於齊止其從又何如哉于時從齊子者皆欲使會齊侯以成其淫而已故以如雲如雨如水狀之凡人道之感每取象於雲雨更言水者雲雨以水為贊嵩散雨止而益之以來則復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而雲雨將無已如今謂齊子之從皆如攜雲以從之淫雨以從之久拒水以從之所以狀其淫者豈有加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管見 案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文姜凡會襄公者四其前之于禚于祝丘後之于防于穀皆春冬時也惟如齊師一會則于夏正此篇所云齊子發夕之由來也且二章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馬之身熱既如彼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河之流激又如此非夏時而何然則載驅之作作於如齊師也嗟乎軍中會淫不祥莫甚文姜固無忌也襄公於此亦復冒然不顧乎於時齊人之憂齊師者為是詩以刺之故序曰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管見 戒始也驅謂入之疾行有如馬然勿泥馬說薄亡
與薄伐之薄同謂迫而侵之也當曰文姜之會齊侯由
前南山所云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推之其所乘之與毋
以人行非用馬者而其趨途甚急則於始發之時即使
人比於馬而為驅馬故云載驅其載驅稱薄薄者對下
夕字看發之時不於晝而於夕正猶齊師充蔽旒令頻
仍一曰薄暮曰薄惟恐失期而不遑夜息也簟義適藝
蓋與中所藉以坐者非正指竹席言茀有屈折之意簟
平施而茀竪立二物相聯而中可屈折平施者臀所藉
竪立者背所倚也朱鞹即今香牛皮之屬簟茀皆以是
為之夫齊子之簟茀何為獨取於朱鞹乎以時當盛暑
惟此為宜故然觀下文言魯道有蕩齊子發夕非故以
宵征為樂也亦欲避炎蒸而逐清涼云爾然齊子得安
於簟茀朱鞹彼道中之載驅薄薄者竟夕不得休其孰
能堪
之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管見 馬之務力齊色皆以四為隊故或曰乘或曰駟特
從其入選之總稱以別異之非必四馬而後言四也陸
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非獨有取於
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據此則秦風特言駟驖孔阜
小雅六月篇特言比物四驪殆以馬之彊力無過之者
濟濟音際作渡水看轡不執則垂垂轡謂馬駐也瀰瀰
當讀弭去聲與下豈弟叶義同瀰瀰水遍滿之貌其意
以為齊子發夕時載驅薄薄刻不可停於達旦以罷極
行之馬其憊亦已甚矣試就馬中特健之四驪言之其
垂轡而立也如先臨深涉而努力急遽常恐不及而濟
濟馬追其被水登岸沛然淋濟則見交流遍滿而瀰瀰
馬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馬之與齊子發夕俱發即與載
驅薄薄同驅其以憊而通身汗下者何若是甚哉馬不
得已而受迫於人入不得已而受迫於齊子故當魯道

有蕩特見齊子之形為豈弟者每加惠於從行之
人使之勸於賞而無或少休耳馬固非所惜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集說 曹氏粹中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瑯琊朱虛縣
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
入濟說者主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嚴
氏粲曰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

管見 湯湯音鏜謂汶水新漲暴怒其沸如湯也行人指
水中漂流之人說水突發而溺者必多其浮尸皆脹是
曰彭彭耳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此不可即渡也然魯道
有蕩齊子之歸心迫矣暫阻於水而坐立不寧其周環
繞匝之狀以視鳥之迴飛而翱
翔者無以異也豈能須臾緩哉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管見 易湯湯而言滔滔見汶水之暴怒雖差而奔趨正
緊也行人謂舟渡者與上章不同儦儦字从麃音庖麞
屬善走故清人篇亦曰駟介麃麃也阻汶水之湯湯者
及其滔滔而已不能待則迫欲渡矣然未可徑渡也人
欲截流舟則順流猝難得畔岸之可依者於是行人之
以舟行儼如麃與麃之羣友相逐其去之迅疾轉瞬已
自渺然則見為儦儦也可不謂險乎然魯道有蕩齊子
之以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而翺翔者已難須臾緩矣至
於汶水滔滔行人儦儦則其乘是而渡也直若汎舟安
流可任其以遊以敖也又豈嘗因不得泊而稍生疑畏
哉

猗嗟刺魯莊公也

管見 案春秋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曰公曷
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

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特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時公不之知方且因從狩而講求於射將以自誇其能焉故齊人見而刺之如此一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集傳 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一

管見 猗當讀上聲同倚與衛風猗重較之猗一例看嗟太息也太息者心氣多鬱其張口出聲時每仰身向後如將有所倚然故嗟曰猗嗟鄭風子之昌兮傳盛壯貌此稱昌者蓋謂莊之肖其父桓公云爾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則桓公之謚所以著其武也莊之氣概雄偉似之此所由首以昌而其下特注射之臧以立言與頎而

長兮抑若揚兮二句一意抑揚只作屈伸看抑之不見為不長則亦同於揚之而見為長矣美目揚兮毋揚字指目光能遠及說巧趨蹌兮巧出於天然見他人之趨蹌難學步耳以上三者皆於其射時見之故曰射則臧兮蓋身之頎而長者雖抑而若揚以是而射其體勢已表異於衆矣而且美目之揚於射之持弓矢審固為有餘而且巧於趨蹌於射之進退周旋必中禮為適合豈不臧乎於射則臧此以從狩于禚固優為之矣亦識所從者之為讎焉否耶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集傳 清目清明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姊妹之子曰甥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同生即莊公也一

管見 猗嗟名兮訝莊公之名曰同也美目清兮清與昏眊反弱齡者大抵皆然狩禚之日莊公年十七特見其美目之清是猶未及成人也然觀其儀之表著則已儼然成人之狀故曰儀既成兮儀猶形容態度之謂其既成何以驗之觀於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之臧至此此雖成人之後旋以筋骨勁強穎長極者不是過焉可不謂既成乎儀如是其既成則洵足以從襄公而狩矣夫公之於襄公甥也襄公之好田弗反已可於盧令篇証之今公以從狩于禚而習射雖終日不衰其本性安野樂獸與襄公不幾同耶因思公之始生其父桓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狩本取於父為類之例耶由今觀之其同則俱同者並有通於茲云外甥多似舅之說而不誣矣此所以言展我甥兮而歎其名之恰合也但茲名之所係既使齊人曰展我甥兮則亦當使魯人耶誠吾君之子也乃今日之從除徒知以甥自處遂忘而舅之殺而父其將何以為人子哉一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集傳 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

管見 孌柔忍也詩中多為女子說如靜女其孌孌彼諸姬是已清揚之揚指眉言與首章兩揚字義各有屬婉與宛同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謂莊公之有柔態而孌翩翩自憙其眄瞻間目皎以清眉軒以揚蓋宛然一文美也舞則選兮承上射則貫兮起下禮內則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諸物皆舞所執樂記曰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魏

進退得齊馬舞之選其在是乎時莊公未遠學舞之年
當亦肄業及之也於是因其變以舞則自然如法因其
變而清揚以舞則分外動人謂非舞中所首數而選之
者與但舞之狀以手度勝不以膂力見也若使舞者而
射欲其貫也難矣而莊公不然用之以舞則見其必選
更用之以射則又見其必貫也所謂射之臧者豈徒終
日射侯不出正而已哉以此從付而出有發必中有中
必兢矣逮其狩畢而反也有四矢在箙留而不發者謂
何蓋以君反自狩當郊原不能周防之地懼有寇起以
為亂者故當狩而不盡矢特倣禮射每發四矢之數留
之所恃以禦亂也莊公於此亦致謹焉而狩禮之事固
始終畢具矣特其所肅心以禦亂者止在其身之不虞
而忘與父之旅賊則人所不能釋然耳可勝歎哉按
二章凡用十七兮字無限感慨刺之之意悉在句中

〔集傳〕魏國名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
獻公所滅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纂疏〕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
韓魏皆姬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葛屨刺褊也

〔集傳〕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
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
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
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管見〕篇中兩言好人蓋富翁之別名如今論人之家道
饒富則曰好故有甚富之人為好人魏之好人雖家擁
巨貲而其務多積以從省嗇一絲氣之不能自存者然
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其褊心蓋
如此糾糾繩狀也以葛為繩即以繩為屨趨長途者躡
之履霜當寒而早行也好人不安家居偏頗執鞭以參
利於奔走不避霜而安擇屨哉摻摻所銜反字从手从參
蓋謂女之初學縫而未熟其指相弗如握物惟恐失之
云爾裳指下體之衿言好人但求裳之完不計其縫之
拙有以課女手茁有以責婦功殆不欲使以縫為生計
者得沾毫末矣非褊心而何要之束衣以帶襋之緣衣
以領也好人之褊心者即懷與裳兩端而已損之至於
無可損則其衣之在身必以短為便以惡為安也短衣
者要之可也不要亦可惡衣者襋之可也不襋亦可乃
有一日焉忽見其必要之又見其必襋之此則其衣之
長且美者實為好人在笥之物其平時決不肯服而今
乃服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豈不亦楚楚可觀也哉
而在好人之不自適有以韋身轉無以寧體固有獨覺

其為刺者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集傳〕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
必左揥所以摘髮也用象為之
貴者之飾
〔管見〕按提提不見安舒之義又揥以摘髮非可佩者且
貴者之飾多矣特舉象揥屬之亦無謂竊思好人提提
宛然左辟佩其象揥三句總為下刺字曲盡形容耳蓋
上章言要之襋之好人服之非無為而加此飾也有待
之為賓者矣於時好人至而茫然無以自立其狀若木
偶戲以綫屬其腦與身而提之且頻數提之總使其兩
足無跡實地處此所謂提提與宛然身卷曲之貌左辟
辟象實也衆實以其為好人而相與存之好人遜謝不

逞而左辟其口閉塞莫能言亦欲頭頸必中而若於耳目無所加也特見其宛然而已宛然者既無容身之地及其推讓已定而身稍直其兩手之附於身不知作何措置則見其時而搔首不能自禁者直如以臂指為摘髮之象揥而佩之焉此時此際度好人之要之者帶也而于腰為之刺矣襋之者領也而於項為之刺矣要襋而服之者衣也而於周身上下為之刺矣其何以至此哉今為好人代維之蓋非他也是其平時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者早不勝其計較瑣屑而褊心如彼是以有時修飾邊幅猝見其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而其為累於厥躬有若芒頴棘端之若人為刺者旋見其為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如此也又何怪焉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集傳 汾水名。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集說 陸璣疏。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亦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集傳 一方。彼一方也。英。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集傳 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舃也。葉如車前草。

集說 孔氏頴達曰。郭璞云。水蕮。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瀉也。

管見 此篇之刺儉。刺國中在位者之儉也。在位之儉何可刺。以其因儉而貪。其辨地求者無遺地。而斂物用者無遺物也。惟辨地求者無遺地。故稱彼汾沮洳。彼汾一方。彼汾一曲。以明雖水波浸沒之鄉而必詳也。惟斂物用者無遺物。故稱言采其莫。言采其桑。言采其藚。以明雖水濱叢雜之産而必收也。蓋汾之沮洳有莫焉。不種而生。采之為菜。可以佐食。汾之一方有桑焉。不栽而生。采之飼蠶。可以供衣。汾之一曲有藚焉。不蒔而生。采之備藥。可以療病。此殆貧民之所取資為利者。而魏之在位固一一欲為已有。三言字。正其命令之關於下也。彼其之子。指奉其言以采之之人。說若令有司之用差役。然凡行文以其字屬人言者。謂字形象人身骨幹之支。詩耳音轉讀其則作勢更雄。以此狀而横據於汾。張大其言。揮斥以采。其誰敢近而犯之。美無度。謂彼其之子之采莫。其視莫之美為無度也。度就尺言。盡十寸。其積百分。今采莫而慕其味之美者。直如俗云好到一百二十分。則無度矣。美如英。謂彼其之子之采桑。其視桑之葉為如英也。凡華而不實者為英。不實之華。於華特盛。今采桑而見其葉之美者。直不減穠華之奪人目。精則如英矣。美如玉。謂彼其之子之采藚。其視藚之美為如玉也。玉之為寶。天下莫不貴。今采藚而重其品之美者。亦將私為難得之貨而寶藏之。則如玉矣。美如玉殊異乎公路。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殊異之殊。不當作語辭解。禮大傳曰。殊徽號。異器械。別也

異不同也別於衆而不同為殊異與平常對看可也公路公行公族按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子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行而為公行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據此則公行公族有着而公路無着集傳曰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其意蓋以人君之車曰路與行為兵車之行列者似可分掌又職司官同乃因左傳庶子為公行之說而斷之以為掌公路者亦庶乎於義雖可通但晉之官名不知其幾為何獨於公路公行公族指而目之耶此不可泥左傳為確証美竊意公為官之通稱路本道路之路公路即官道也經由其道為行俗亦有呼行為行者有公路即有公行別公行猶云官遲耳族字只作家字看路為公路行路為宜耘於以其人皆稱公族則本官家也由此言之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謂夫莫為菜以佐食豈不謂美然其

味不酸而近於甘則得以平常概之而采之者以為美無度是偏覺其殊異也而何以至此其故以彼汾沮洳先有公路蓋公族由是而行也於是見有莫焉即言采焉彼其之子亦旋來焉而莫遂為美無度矣然則莫之殊異也殊異乎公路也豈果殊異乎哉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謂夫桑飼蠶以供衣豈不謂美然其榮存沃而見為幽則並得以平常概之而采之者以為美如英是亦覺其殊異也而何以至此其故以彼汾一方適見公行蓋公族之出於其路也於是見有桑焉即言采焉彼其之子亦旋來焉而桑遂為美如英矣然則桑之殊異也殊異乎公行也豈果殊異乎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謂夫賁備藥以療病豈不謂美然其品主瀉而劣於補則終得以平常概之而采之者以為美如玉是皆覺其殊異也而何以至此其故以彼汾一曲頗瞻公族蓋公路啓而公行忽至也於是見有賁焉即言采焉彼其之子亦旋來焉而賁遂為美如玉矣然則賁之殊異也殊異乎公族也豈果殊異乎哉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集傳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極至也

管見殽豆實也桃何以為殽蓋收之作脯沈於菹醢耳棘有實似棗小而酢俗名酸棗雖可供食於果物中並非桃之匹也以桃為殽者儲之於盎其物殆不輕食以棘為食者登之於盤其品亦正欲參繇矣此小民家計細瑣之務士亦不屑為者乃魏之卿大夫其於園有桃也方謀以其實為殽其於園有棘也且謀以其實為食嗟乎是汾沮洳之采莫采桑采賁所由捜掄無餘亦即碩鼠之食黍食麥食苗所由吞噬俱盡也有心者能不憂羣生之無命與國勢之瀕亡乎於時有士焉其心憂之而不能恐乃不憚用以作歌又恐歌詞太文且務為質樸忠與里卷之謠相等故曰我歌且謠其歌為謠此庸夫淺識所能解非自號佳篇也聊以行於國中使之流播衆口只耳故曰聊以行國士之歌謠以行國者云何首章言園有桃其實之殽二章言園有棘其實之食

四句即其比事屬詞一倡百和之大端也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謂我士也罔極驕不馴也猶今稱情符之意罔昏而無知也罔極蓋糊塗冒昧之至云爾夫所稱不知我者其人為誰而乃直謂士驕且謂士罔極乎度爾日歌謠之行國亂誤責顯及至久而得聞必使其依阿附勢之私臣求索所從來也已而知其出於某士遂執而訊之乃謂之曰女士也為癈民表率當守身若處女然今者白丁藏舌而青衿肆口何其驕也此風豈可長乎又謂之曰女士也草茅不識忌諱亦罔其宜然國之法令昭彰匿名訕上當與妖言惑衆同科於此情何其罔極也其愚不可及矣然而士之心固憤然不服也因其指呵敢為唐突故兩稱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初不覺其氣殺詞戇挺挺還以相詰有如此彼人指殺桃食棘實者言子即面斥其謂士驕謂士罔極者何其之其狀其出言時施張官樣非語詞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兩章重複言此以終者盡深明其不屑置辨獨抱此憂民憂國撫膺無可告語之心以俟死耳及茲搖尾乞憐以求免其鄙夫也不可以為士也蓋字當依蓋棺之蓋立義亦非語詞以為謂士也驕又謂士也罔極士皆不可謂是矣然士之為歌謠以行國者一云園有桃其實之殺再云園有棘其實之食彼人之為之者則皆是哉如為之者可議則言之者固無罪矣乃子之謂我則曰士也驕又曰士也罔極其大聲疾呼何乃據床拍彙雄視而為其也是豈不欲作威以繩我之不是而加罪乎然我之進則有以自信而雖死不悔者竊思我之為士不在朝在官我心之憂則非涉一身一家已也至於無解於憂而特為歌謠以行國亦謂士以上書陳言為越分故托於庶人傳語以冀採聽也無何今之得聞者不借為彼人之箴規而執為士人之罪狀如子之不知我我親對之其他亦如子之不知我我意定之也肺腸自有夢寐不同其誰知之其誰知之非皆不我知則皆謂我驕矣皆謂我罔極矣謂我驕者猶之謂我作死耳謂我罔極者猶之謂我尋死耳衆論僉同我猶有生理與嗚乎噫嘻以我之欝欝難平觸今之昏昏如醉非從決舍其生而勿思也即於我死之後猶或以棺斂其尸而蓋之與否亦勿思矣所思為何但使我心之憂存於歌謠傳於國中自此千秋萬世知魏有是士焉則足矣他何懼焉雖然有士如此可謂聞道矣不可也時殆之也時實累士士不負時故序曰刺時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管見〕詩並念兄序特稱念父母者其本一貫情通念兄亦所以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

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集說〕張氏栻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鍾氏惺曰猶來者不敢必之詞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集傳〕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夙夜無寐無暇眠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集傳山
脊曰岡
管見孔氏頴達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按草木之有無於岵屺字義輾轉推求總難得其衍鄉惟陳氏鵬飛以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似為近之竊意山脊為岡此其最高頂也岡之外有山重垂繞山以固之者名岵岡之前有山步步崇降以次起者名屺耳步岵陟屺陟岡即其行役之所在也度必當時有大營作將取材於峻險不可到之區因之發徒入山刈期催督在行役者多憂其不保而其中有人焉常獨繫慾孝子不登高之戒以永矢其一舉足而不忘父母之心於是因念父母而念父母之念已並因父母之念己而及凡之念已其情深一往如見其形者亦如聞其聲焉用是作歌哀痛之音使人惻然不能卒聽也夙夜無已無已則無寐矣防其已繫其寐而有管攝之人以隨之是謂必俟也上慎旃哉上之為言極也行役於岵與屺屺與岡之間非平地可比是宜極慎者旃本旂屬其斿搖采苓曰舍旃旃字象其以為不然而搖手之狀此篇曰上慎旃旃字象其以為可危而搖頭之狀也猶衆無棄棄謂舍其家丂不來云爾

十畝之閒刺時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管見此稱刺時與後碩鼠篇同意皆刺重斂耳但碩鼠自言重斂之苦意止在身此為旁觀之詞則所傷者遠故不直曰刺重斂而但渾舉之曰刺時也閒古文間字與二章外字對看猶言內也讀同閑者非是桑者指為役以索賦之人說大雅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言厲王之蝎昧於下其剝削無已比於采桑也魏衰而事重斂在位之蠹蝕與蠶同則人之來令催徵以供蠶食其狀為桑者矣閑閑也閑隔猶俗稱不離門閾之謂行與子還及下行與子逝行字當一讀以為田連阡陌人所願也由今以思非貧無立錐不可何以言之每見人之苦於追呼者雖十畝之閒為數至少而其取給頻仍有桑者焉其於門之有閑固無日不自外而跨入其內則見為閑閑矣夫誰則能供乎至不能供而桑者則呼曰坐待終無益自是即行可也我之閑閑者其來豈不勞甚上之令疾若雷霆莫敢緩也而在子之逋欠猝難補償試思我自何來而能仍以白手還耶與子俱還庶得藉為反命之具而免我也我不能為子曲庇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管見泄泄委頓不支之貌逝與溘然長逝之逝同蓋死之別名也以為今之征斂横暴其在十畝之間已屬不堪其苦若復加多而至十畝之外則不獨民之困於誅求為無命也即以專司催科如桑者焉每以督其不加痛加比校其顛馬弛廢而見為泄泄者亦幾不可活矣然至此其遂已乎惟不得已而桑者則仍呼曰退惪安所逃早辦一行可也我之泄泄者其生豈得久延上之威活如閻羅莫敢犯也而以子之禍殃轉相波及試思我亦愛生而甘獨從黃泉逝耶與子俱逝且得引為同歸之伴而償我也我不能為子作替也

伐檀刺貪也

管見所謂刺貪蓋刺魏之素封而貪者耳若以在位君子言之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無足怪也以是為刺不已踈乎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集傳 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集傳 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集傳 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囷圓倉也。鶉鶉屬。熟食曰飧。

管見 凡人以手用力莫甚於作坎故伐檀而曰坎坎借其意也伐檀何為以造任載之車耳夫車之將以任載者惟輻與輪為最勞是以檀雖於車無不宜而其伐而為輻伐而為輪於二者尤專有取也寘之河之干河之側與河之漘者蓋就山而伐之即欲藉水以運之云爾河有水而水特清殆指魏之汾河來自晉陽者言所以别於大河之濁也其羣流爭輸為漣其迅奔如矢為直其迴旋成渦為淪皆河漲水急之時其狀若此此於轉

樣為獨便因乘以致先所伐而寘之之車也故曰河水清且漣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淪猗三猗字當讀上聲同倚猶伏其勢之謂自是車材畢未叔以造李豈猶不供任載而待求於外乎然便利所任計較無遵貪夫之用心就車言之而已畢見矣夫車之任載者何物蓋主於致所取之禾亦秉以致所有之縣貆縣特縣鷄而已當時魏有富人田連阡陌以貲諸人而取其禾者凡三百廛也一夫所居為廛取禾三百廛則與國中君子之食邑三百戶者等矣三百廛之禾當其刈之為秉慶公義一億焉殆為三百億也及其積之以翁廛谷稱一國焉實已三百囷也於是按廛之所出以取其租雖十妝其一而車之任載者已相望於道況復有加也哉至於其庭之有縣貆也縣特也縣鷄也亦皆三百廛之自供即守取禾三百廛之車所同任載者凡貲人以四取禾其丘也禾之外復爭致他物以益所恥則又其餘矣然瞻其在庭之縣亦曷勝指名耶攷貆一作貛與猯一類本草載其獸肥而味極美特者牡之別名周禮夏官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是馬亦稱特也俗又以牡麃之獨大呼馬麃意者此所謂特即指馬麃言之古者固有此通稱與獸舉貆特其他可謂於會獨舉鷄者以明雖至小而亦倚則大於鷄者可知矣乎其人居何等而所取既難量亦復所有皆彙集乎從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彼固未嘗居位為君子則丈小人之稼猶者與其狩獵者耳今乃不稼不穡是宜無所取也而竟取禾於三百廛取禾於三百億取禾於三百囷則胡以然哉亦復不狩不獵是宜無所有也而乃瞻爾庭則有縣貆瞻爾庭則有縣特[illegible]爾庭則有縣鷄又胡以然哉取之有之則亦將餐之食之飧之也以小人之宜因事而食其力者乃上同於君子之囷爵而享其稼者是不餐為素餐食為素食飧為素飧乎誅素者白也即白衣白丁之意素食素餐素食素[illegible]蓋肖其享用

過分之名耳然彼則不自居於小人也虐昔時豈於朝
者亦得納錢於官以買職銜此藉為豪强兼并之具也
鄉之富人亦然以故人怪其素餐也素食也素飧也而
彼則曰我固君子也身然詣守之責而名與縉紳大夫
為伍以是而取我當取有我應有以自奉不素餐也不
素食也不素飧也夫亦與以禄受禄之例從同所已何
多讓焉其不知量至於此固將泰侈無度日肆其貪而
莫可底止矣何禁忘之而太息痛恨與又安貌之重斂
於碩鼠見之由前篇十畝之閒所云曾不如無棄貧民
之為樂也何獨容此三百廛者之安享無饜哉可知上
為横征於下富將取償於貧故至富者益
富貧者益貧民不聊生而國亦旋滅矣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集傳]碩大也顧念德惠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

[集說]嚴氏粲曰碩鼠指聚斂之臣此章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耳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臣之表作用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可也

[管見]鼠曰碩鼠為重斂者顧以惡稱耳舊因傾與原齊
同即謂碩鼠為飛鼠說須附會而意義亦短蓋為上名
者以田之有鼠螟蟊之有鼠雖稱害蟲然其小者也豈
足盡人之食以奪其命哉乃今之重斂者以人為鼠其
狀甚大以人也在位者為鼠其勢又甚大則獨成為碩
鼠矣以是而求食於田黍其一也即遠類而及於麥黍
與麥其實包且也顧而及於苗靡不所至一空者其孰
能堪之故不勝其洪而告之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再
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又再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也
三無字乃掇而集之之詩言下盡云苟其不已民使乞
不干休耳禮記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仲夏之月農乃登
黍麥先登而美首及黍者黍曰薌合于釀酒供祭祀用
其品重也禾不待秋而早熟者惟黍麥二種而已他如
稻粱麻菽之稷孟侯秋成當夏之孟仲計之其但名為
苗則同也然重收者思以一歲而求三歲之入豈得不
以半歲而遠總出之供乎故以時急徵黍以同時急徵

麥是以非時急徵苗其目之為碩鼠者即如見其食我
黍食我麥食我苗螽螟之外又添此害今未有之災也
三歲貫女貫舊注謂預以三歲額征之數彙積而聯絡
之如錢貝之受貫然所謂重斂者其害如此向讀古患
反覆慣同似非本意貫女謂貫之自文也明其科條創
見志在必行盡之從來搭克類中且更其魁耳以若所
為殆必恐於取而為前也其肯一加儕察以審額乎亦
必恐於心而行叔也其肯稱為施捨以見德乎尤心恐
於口而思嗟也艾肯聊作嘆咻以奈勞乎此莫我肯獲
莫我肯德莫我肯勞存言之者不禁直哉亦無使我傳
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主樂土爰得我所非詐叢時
出而思以死逝重斂之之藝云爾近者死之別名言悉節
戕以畢命也樂土之主指埋葬之處言所則具擒身之
坎也爰音同援義亦從之凡援者有所攀附則情多迫
切故詩中用爰字者皆作急字看如俗云提緊是已以
為三歲貫女莫我肯一女不我顧我能復女使乎竊害

行其野而見有土焉穿之築之封之樹之冢纍纍以祠
比盡樂土也泉壤可歸徼命矣惜哉我其逝矣將去女
而適彼樂土矣然墟墓之間遍者衰生我獨以一抔為
樂土不已乎乎而非也我初念之樂土也再孰念之仍
樂土也何以言之人生世上非死之足慰死而不得於
所之患也以今之病於誅求絕無生倪若復苟延歲月
而不自義他時存暴尸道塗委骸溝壑無存見而收之
者及茲而違死焉雖不免於藁葬藏葬卒幸免於不葬
則已奚得我所也以是而不謂為樂土其孰為樂土與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些恨莫能乎
而思以死陳重然之狀云爾樂國之國猶地府之所主
言直則謂其枉之得伸也以為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女
不我德我能忘女怨乎亦嘗聞九地之下有所為國焉
盖樂國
也華胥可入序生安戀哉我其逝矣將去女而適彼樂
國矣然其此域中者猶復地醜鬼方闔黯鬼門戎獨號

指陰司為樂國不尤誕乎而非也我初念之樂國也再
執念之仍樂國也何以言之人道每無天理神道能行
天罰彼土其國者光明正大無所瞻獨則有
居神至死而得直者舍此其雖與歸我自得所之後骨
此歸於土其不敦之重則無所不之也由是魯象殺前
舉生時赴樂國門之隱曲痛哭訴涕而陳之當無不受
理者然則早辦一死又已羨得我直也以是而不謂為
樂國莫執為樂國與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
之永號此樂不可解而思以死逃重歛之報云爾樂郊
之郊指游魂之所在言誰宗即陷賍所指為碩鼠者非
不知而佯為不知故稱誰耳以為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女不我勞我能哀女苦乎亦嘗並閻冥王之國其外有
所為郊焉離地獄界得爭土界使人作巳度想作安養
想盡樂郊也別有天地人間何責哉我其逝矣將去女
而適彼樂郊矣然人當離憂愁苦魂魄離散每思借巫
祝以招之天地四方我獨早以下此幽都為樂郊不太

惜乎而非也我初念之樂郊也再孰念之仍樂郊也何
以言之因果報之不爽在冥王之國惟無罪者樂之
於郊其有罪墮惡道者則入諸地獄以苦之此足大快
人心也今我以死求直而得直其能使女獨安保無恙
耶
奐一切楚毒無有休
息則安得不永號也我以其時聞於郊乃趨視之曰適
怪永號之甚感而不知誰之永號也乃安也哉女殆不
料存今日也言訖而掉臂去竊竊不聞逍遙
無禩以是而不謂為樂郊其孰為樂郊與

唐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
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
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
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集說]劉氏瑾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
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
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
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獨唐見
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
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集傳]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有角翅或謂之
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瞿瞿卻顧
之貌

管見此章前四句詩人為僖公代敘其好樂之心欲吧外則自托於良士而以無荒進規也下二章同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舊注聿訓遂於其字語氣殊強按說文聿所以書之器也楚謂之聿秦謂之筆釋文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然則此稱歲聿猶云歲紀耳殆與治歷明時之歷音同而義亦相比與其特取蟋蟀以興者度當日僖公之荒惟是極舞于宮酣歌于室不復出與羣臣百姓相見正如蟋蟀之由在野在宇在戶而在堂也自堂而進之則雖見其入于牀下不復見其出矣作者借此為僖公感物自勤之詞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此足發其心之好樂而荒其莫以荒頹死即特與秋盡物盡俱不永者亦在言中以是為刺可也無已大康已對未言已大康則蕩佚不可收拾故欲及其未然而禁止之曰無也然空言禁止而不即其因職用思者一一陳警切以勞苦其心欲其無已大康得柔故此章曰職思其居二章再曰職思其外三章又再

曰職思其憂也職指分位之所主說門以內為居其城則齊家之事有以思之必求所以位置之此自宅於不康以防大康之一法也乃僖公之所思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是好樂而荒直自忘其居也如是者其居必不寧可勿戒哉然好樂無荒之戒君不知而良士之憂君者知之則竊比於君之近臣以代思其居其於居之前後左右皆不禁對之已動而驚顧嬖安也故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瞿瞿主目言於上居字切以居為嬖樂所可及耳按良士之稱殆詩人以自目也僖公荒而在廷之臣無進規者此不可謂有良臣矣上無良臣而下有良士則是詩所以作上無良臣而下惟良士則是詩尤不得不作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管見歲紀及莫則明歲將偪今歲而使去也故曰逝行之超越者為邁於日月言之其除以往來之遊則狀其往來之尤迅疾耳外所居之外也居為齊家之事則外為治國之事莫非職也有以思之必求所以施措之此又自宅於不康以防大康之一法也乃僖公之所思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是好樂而荒且自忘其外也如是者其外將不保可勿戒哉然好樂無荒之戒君不知而良士之愛君者知之則更竊比於君之使臣以代思其外其於外之東西北南皆不禁對之神馳而倉皇悲後也故曰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主足言於上外字切以外為道里所交錯耳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管見役車收納禾稼之車也役者服勞之義以車代其負擔如供役然故車曰役車休則農工畢也慆應與滔義近見日月若水之奔流更無刻可停耳彼滔之超越就人行言亦猶不免有時息矣憂字非指一事就其岾其外求之大概可知也家多難則其居之憂敵國構難則其外之憂以是二者之憂為已憂亦莫非職也有以思之必求所以戒備之此亦自宅於不康以防大康之一法也乃僖公之所思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是好樂而荒並自忘其憂也如是者其憂方日大可勿戒哉然好樂無荒之戒君不知而良士之愛君者知之則尤竊比於君之藎臣以代思其憂其於憂之業集行將身危殆而家國破亡皆不禁念之魂消而嘆維挽之無術也故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罷也休休猶俗呼罷了罷了之謂蓋不可奈何也此於上憂字切亦與前二章瞿瞿蹶蹶相當皆詩人自明所由作詩之意實有迫切於中而不能不宣諸口者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集傳 樞今刺楡也楡白枌也馳走驅策也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集傳 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考擊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管見 此篇刺晉昭公之被弒也史記晉世家文侯仇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侯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按篇中山喩晉都隰喩曲沃晉都主國曲沃其分封也高卑之本有定勢蓋如此但晉都為山而昭公特如山之樞也栲也漆也曲沃為隰而桓叔乃如隰之楡也杻也栗也此則定勢之所由易其主國者被戕而分封者將入而代之矣樞為楡類有鍼刺如柘不生莢生莢者名楡俗稱楡錢色白成串乾則隨風飄零故知首章稱山有樞隰有楡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務為

多藏而一文不舍則為樞初不若曲沃之有桓叔好行其德而萬貫輕捐乃獨為楡也栲為不材木爪之如腐朽字从考亦象其虛大耳杻以理之纏結得名或謂之牛筋亦呼為萬歲觧故知二章再稱山有栲隰有杻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因守財以失助而孤寡不支既為樞則易為栲又不若曲沃之有桓叔藉厚施以結人而虛梁浸長既為楡乃復易為杻也漆取其汁以竹筒承之先用剛斧斫其皮使脈不加惜也栗則用樹於盤護之以為社主古之戮人者皆在焉故知三章更稱山有漆隰有栗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由衰微以名奸謀而患生脈癈既為栲則終為漆尤不若曲沃之有桓叔慾厚力以來衆望而泰若神明既為杻乃至終為栗也合而觀之昭公之與桓叔始由施奪殊情因之強弱分勢又因之禍福異歸事為必至理實固然耳桓叔擇所利而為之昭公乃日趨於穴而初不自覺此所以享國繼七年而身死非命使人不暇哀憐轉成非笑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皆就其既死時說故下以宛其死矣申之而即嗤其所有之為他人是愉也子指昭公猶言你耳為此稱者從下他人字對面生出曳婁蓋以袂為容之意牽之使偏為曳兩手作合抱勢為婁婁與摟音義通也宛身卷曲不得伸之貌凡善終者肢體皆直昭公為潘父所弒以抱劍護痛而死故於其死而獨見為宛也他人即暗貼潘父所迎之桓叔言之桓叔有簒宗國之謀則絕其親屬之分而辨他人亦可也他人是愉者謂昭公留是衣裳車馬以待桓叔如恐既死而猶逢其怒然乃特借以邀其一盼而解顏耳回思未死之前其擁貲而靳不以施獨不惜於富衣裳饒車馬者固早作如是備豫已哉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此寫當日昭公之死其境象尤逼真也按喪服大記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疾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禮也昭公無疾而倉卒遇難則

不見其廷內不及洒埽其鍾鼓之在縣未徹皆如常時而但不鼓考者如是豈復成君釁之禮而得祧為晉細之主乎故曰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猶俗云看守之謂昭公已弒而所迎之桓叔將來廷內非可久居鍾鼓旋當備用是特假死者未遷之殯為暫時典司儀擬之人而小然則昭公之生而不振如寄身於國中者至於不免於難乃蕞見其無所依託有然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酒食謂其殯前所用以奠者非生時之供具也日鼓瑟則追稱舊事耳樂以導欲而特舉瑟言則取音不欲如鐘鼓之鏗鏘也從章木室字推看此殆房中之佳冶促坐清歌艷曲以相悅與他此無虛日而昭公之志已荒於時在廷之臣必有堪以曲沃桓叔之外憂方大其患當發在旦夕也而昭公則抑之曰且以喜樂事累急焦思無為也且以永日命在天明朝不問也其縱情咈諫如此故刺之者以為子之對酒食以鼓瑟非一日矣其以日鼓瑟而惟喜樂永日之

是圖幾不頻出於室矣乃今者飲食滿前皆為子設則何不因日鼓瑟之事蓋執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言以入此室處哉嗚乎宛其死矣子以弒而將出室他人即以迎而將入室也子殆不料堂堂晉都其不能保有其室者遂至是甚也雖然詩人之因變度勢當謂桓叔即并晉矣至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則又昭公身後萬一之幸非耶預卜者豈得謂詩人之言過哉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管見]此稱刺晉昭公者刺其身之被弒幾至其子孝侯平不得繼立以有國也史記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然潘父為晉大臣敢弒昭侯豈忘昭侯之有子乎敢弒昭侯而迎桓叔又豈令昭侯之有子終得立乎由是以思當晉人之攻敗桓叔而謀立孝侯也潘父之黨在晉廷者不少方恐孝侯不獲守昭公之殯以為喪主矣故爾日之周旋憂服中而以其死衛孝侯若於難定而為此詩以見孝侯之處境極危與夫謀立孝侯之成事為甚難也然皆由昭公之被弒致之則序以此篇為刺昭公固作者所未嘗明言而意則云然者與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集傳]鑿鑿巉巖貌襮領也

[管見]揚之水以喻孝侯非喻昭公也白石鑿鑿以喻潘父之黨非喻曲沃之桓叔也水之前軒反流者為揚王鄭兩風亦言之然彼皆梗於束薪之類耳此則見為石之鑿鑿巉巖矗立使水益失其勢矣其獨取白石言者

白字與下素衣之素字關合蓋其時昭公被弒國有大喪其廷臣皆服喪服此所以稱素衣與於同此素衣中有陰為潘父之黨者雖不獲逐桓叔入晉之謀而於昭公之有子平仍未帖然奉之為君也以故孝侯將立未立之時其惟恐攖患不敢出為喪主則如揚之水之弱甚而主退其為潘父之黨以雜處相偪者雖喪服未改猶然見其色之白而其茂視喪主各挺然不少居固如揚之水而見過於白石鑿鑿之截流橫踞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朱襮喻言也舊謂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不確子指孝侯沃與曲沃無與蓋以沸湯爛物之名與禮記沈肉於湯而謂之爛者相類亦喻言也爛音譖二句乃詩人自述其以死銜孝侯之詞所以述孝侯之出而使人得見耳以為為父後者必為喪主今子以疑賊黨在庭而謹避之有如畏與鏃然是謂其將沃子也然我則早計及此矣今日之出苟有奸人懷刃而志子之首者我願直前而以須受之使其血汙我素衣之領

且若以朱為之襮可也素衣朱襮其災豈得減于沃乎我擬以是而從子于沃則蹈湯之厄有投足於前者而子仍可卻走也又何懼焉其速之如此而從孝侯不得已而出其在廷之臣亦各因其出而見之故曰既見君子君子以位言之主國者之通稱也云何不樂謂昭公被弒國之凶禍莫大焉不可以云樂也然及茲而使孝侯之為揚之水者得出而明其為君子即使潘父之黨之為白石鑿鑿者皆相與面其出而為既見君子喪主在望繼世有歸則亦大凶禍中之大休祥也以是而云不樂則何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管見皓皓以色稱則石勢寖殺而不如彼鑿鑿矣然猶高出水面以見其白則於揚之水仍抗而不下也胥臣

於既見君子之後而未及帖然如此此所以孝侯之戚心莫釋卒恐潘父之黨之突起為難也然孝侯既為父後以成喪主豈能不出而令人之得再見乎故上章言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已於是日速之出矣及易一月而復不肯出則又從而速之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使之亦不得已而更出焉耳以為遇變雖宜周防有輔亦可自壯子始以賊黨未明而至疑於將沃子也其事已幸無虞乃今猶惴惴者豈不謂害非一端或且以子比於鵠而不免即為矢之中傷耶然我亦早計及此矣今日之更出苟尤有奸人懷刃而志子之身者我並思直前而以軀當之使其血被我素衣之幅五若以朱為之繡可也素衣朱繡其創豈得減於鵠乎我擬以是而從子于鵠則穿札之咸有為盾以蔽者而子仍可退保也又何多懼焉乎是孝侯不得已而更出雖未嘗有異於揚之水而其為君子者乃益昭然由是潘父之黨因其出而與廷臣再見雖亦未嘗有異於白石皓皓而共為弒見君子者乃益面之而不敢背矣夫昭公之弒已成不樂固非常也孝侯之立未定其憂不更劇哉今者赤成即位以肅朝班先奉為主以行喪禮則他日之於內事得稱孝子某侯某於外事得稱曾孫某侯某率以是次之當不至以孝侯之不獲主國為君子而憂之也故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集傳粼粼水清石見之貌

管見白石粼粼則石下於水而水之揚者將沛然矣於二章言此蓋明晉之廷臣雖不少潘父之黨由所畜既見君子而後亦皆知孝侯之為嗣主而帖然下之也我潤有命不敢以告人命指孝侯之命言以為人之竭忠謀國當利害難決之時惟以致身為主而已如我之言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再言素衣朱繡從子于鵠非無故

而為是危辭也以君之有命而我以是復其命耳於時我獨聞之而人皆不聞及今難定之後見其平康不見其艱險則君於事前而有命其使我一一闢之而慨然直以死許者殆深覺其驚心動魄而不敢出以告人也夫豈料其安然無恙有以濟君而並保其身哉由今念之重自幸還重自危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君子見沃之盛彊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集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朋比也且嘆詞遠條長枝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集傳兩手曰匊。篤厚也。

集說嚴氏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也。

管見本草載王安石字說云。松柏爲百木之長。松猶公也。柏猶伯也。故松从公。柏从白。然則椒之从叔。豈亦與叔義有合與。今湖南寶慶及江南安慶徽州屬皆有呼叔爲椒。椒者。雖不知所取義。亦未審晉俗同否。竊意詩言桓叔之彊而比於椒。非無謂也。其稱椒聊者。聊非語詞。攷爾雅釋木云。朻者聊。又云木下句曰朻。局也。屈也。朻音糾。亦音絞。糾絞兩音。與局屈兩義皆近。則皆木下句之意也。又集韻引爾雅朻者聊。聊音留。叶柳平聲。按聊與柳俱從卯。本卯字。音有釋柳者。謂其枝垂流。故名柳。以此仿佛推度。可知聊之爲言。亦只爲木之下句者。

寫其態耳。椒非喬木。叢生多條。此不以幹彊而以支彊者。支彊則下句而朻。朻者聊。故椒曰椒聊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蕃衍盈匊。皆舉其實以見椒聊之盛耳。觀下文言椒聊且遠條且。可見蓋椒之稱椒聊。以條名也。而其實之蕃衍於條者。各就一條言之。多則至於盈升。少亦可以盈匊。何條之遠而椒聊之盛哉。椒聊樹似茱萸。有鍼刺不可近。實性辛溫大熱。人食之。走氣分而助火。則於椒聊而言其實之蕃衍盈升盈匊者。乃正比桓叔之身彊難犯。而又出所有以養人之彊者。使爲衛也。故一章即繼之曰。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二章即繼之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當日昭公封桓叔。而將啓其後桓与乃謀昭公。而將絕其後。此臣子之所共仇也。直以彼其之子斥之可矣。其字本象人形。音轉讀其。則作意施張以成其碩大也。碩指氣體充溢。言其威望之巍然獨尊。爲大碩大無朋。則明其據封邑以凌晉都。匪直耦國。在屈身奉之者。皆以爲無朋也。碩大且篤。則明其務厚施以攜晉衆。非惟小惠。在傾心感之者。皆以爲且篤也。於是桓叔之爲叔。比於椒。桓叔之居曲沃。而以支彊。則比於椒聊之遠條。叔彊而娃將不立。叔以支彊而娃將不能以幹立。故再言椒聊且遠條且。以重歎之。兩章四且字。無限感慨。見昭公之後。其子弟孫之偪於曲沃者。當視桓叔之爲椒聊遠條。有日盛也。夫烏知其所底極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集傳綢繆。猶纏綿也。良人。夫稱也。隅。東南隅也。邂逅。相遇之意。戶。室戶也。粲。美也。

集說李氏樗曰。國語雖曰女三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管見綢繆束之。固也。束薪束芻束楚。即今之火把是已。古來昏娶者皆用之。近俗猶然。三星。毛傳以爲參宿。其說可從。在天在隅在戶。指旦見於東方言。故下文稱今夕何夕。蓋自其旦而溯念之耳。攷參星旦見於東方。當旻之五月。已明其非昏姻之時。又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然則此三星者。前夜伏於地。今始旦出而在天。前夜伏於地而自西隅。今始旦出於天而在東隅。彼昏姻之家。適見其

在天在隅者亦儼然在户焉當不以白虎宿之象主斬伐為吉曜來臨也以是為詞而亂之意見矣蓋國亂則民之室家皆懼不保是不得不於男女之未會者尤汲汲也以故不期備禮但求有歸所用者只綢繆以束芻束芻束楚此外可無計畫亦即不暇諏吉惟恐後期所值者雖三星之在天在隅在户此中復何禁忌與觀二章於見良人見粲者之閒特用邂逅二字其情事之急遽苟且已如繪也按此詩乃旁觀感慨三歎之詞謂男女之當昏而自道者非是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指女子說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子兮子並指男女謂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子指男子說其三用如何字並猶奈何云爾蓋憂之也彼男女必不解事只知拙成之歎牽未悉將至之離愁晉之亂生不夷國人如托危巢卧積薪耳風火倏忽流亡相踵以爾日而計今夕之見此良人見此邂逅見此粲者將共悲於後之永不相見而難為情且同悔於前之漫然相見而多此恨也奈之何哉奈

之何哉奈
之何哉

杕杜刺時也

[管見]唐風杕杜凡兩篇序於後篇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編之無衣之後則知此篇序曰杕杜刺時也其非刺武公之詩固不待辨矣然究之當何時也案史記晉潘父弒其君昭侯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由此推之則序之所稱刺時殆刺莊伯之先後弒君伐國以亂晉之際與晉亂而公族之在晉者因亂出走其情狀黯然可傷此杕杜之興感所由先有是篇也然序於後篇明言刺武公此不明言刺莊伯者曲沃至武公始并晉其前猶[illegible]封如桓叔亦不著其稱號以避晉也且曲沃之亂晉實由昭公之封桓叔啓之序並不言杕杜刺昭公者以前椒聊綢繆二篇可通觀而得之耳椒聊曰刺晉昭公綢繆曰刺晉亂則杕杜一篇其為昭公之啓亂以成此時所由來已歷歷也故序但曰刺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集傳]杕特也杜赤棠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集說]曹氏粹中曰說文云睘睘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

[管見]杕杜為晉公族之避亂言也杜為梨之酸者梨音與離同本草釋名梨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甘為棠濇為杜棠者餹也杜者濇也杜之為梨有流性有離音有酸味彼人為流離之子而抱酸心者其孤子無依日之以為有杕之杜可矣又賈思勰云梨核每顆有十數子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據此則杜之與棠其生一本其分植之後不同甘也晉與曲沃之公族所從出非有二本其得祥於曲沃者皆為棠之甘其為曲沃所偪不得相保於翼者則一一變而為杜之不甘矣杜不甘而其葉似甘故曰湑湑曰菁菁湑為醲酒之名酒有

甘棠是以蔽芾象之詩中於義特稱菁菁亦狀其茉芽而此云爾木之有葉猶人之有衣晉公族之因亂出走與窮約小民不同則其衣之在身猶然潤澤光美有如杕杜葉之湑湑菁菁也然行人耳而目之則或以此生盜心矣念晉之亂起於上弒奪相蹤於時下之奸民必有乘機攘竊雖白晝濟人而無問之者此在習慣之行旅猶懼不虞況公族乎蓋公族平時所徵逐私室公朝不過所父之兄弟及同姓之諸兄弟耳一旦發履亡命與行人相錯以行其顧影自危誠不能十步釋然也故一曰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再曰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皆切念其兄弟與其諸兄弟而不勝悽惻也他人即指行人說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戚胡不佽焉意謂行人之[illegible]我分不屬兄弟則難保其不為寇賊以虐我之獨行[illegible]此所以踽踽亦東昃睘視矍之時口不明言而心[illegible]疑惶懼固有如昇云也比為匪人私約入黨之攣[illegible]待也與伺同義蓋何人之獨行於路而以踽踽耿者首違又無兄弟貼同父之兄弟言二章以無兄弟貼同姓謂諸兄弟言不得親看以公族而有救獨行概無兄弟與俱又無諸兄弟相結彼行人之生旹心始而比焉戀而佽焉者見以為有杕之杜而不哀其窮乃見以為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菁菁而將琳所有也於此而欲其不比焉不佽焉胡能然哉胡能然哉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集說輔氏廣曰先生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為不敢强解此正得闕疑之意近世諸儒皆據爾雅有以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則居居究究之訓亦未可據也

管見羔裘即羊裘檜風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小國猶然則晉之在位羔裘亦常服也豹祛豹褎非二物而一再言之其意與鄭風所云羔裘豹飾同皆形容在位之貪者其手之攫奪財物孔武有力與豹無以異也但古人立言蘊藉只疊稱祛褎之飾不明說出手字便難索解人耳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此正指其貪之實也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居積蓄也貪者之務多藏則見其積之又積而所蓄無盡藏焉是謂居居究搜索也貪者之工析利則見其搜之又搜而所索無遺利焉是謂究究自從也我人猶吾儕之謂言彼羔裘者之居居究究皆自我人懷所有以為己有夫孰不於其豹祛豹褎而目擊心傷耶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維繫也言不能去諸懷耳故久戀也以為在位者多其謀自封而有事於居夫豈無他人哉而子獨曰居居者何蓋他人之居或由其後易操其先仍不屑焉非故也子則自其初在位以至今茲乎無日不有事於居則其經歷長矣故矣此所以維子之故而不能去諸懷固有獨覺其為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者且在位者多其患無賄而有事於究亦豈無他人哉而於子獨曰究究者何蓋他人之究雖使其先專志其後亦稍淡焉非好也下則由其見在位以逮方來將無日不有事於究則其眈嗜篤矣好矣此所以維子之好而不能去諸懷更有獨覺其為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者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傳]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皁斗殼可以染皁者蓺樹怙恃也

[集說]季氏本曰鴇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于苞栩之上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集說]陸氏佃曰說文云𠦒音寶相次也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𠦒〇黃氏一正曰稻一名稌〇

王氏逢曰本草注凡云粱米皆是粟類〇徐氏鳳彩曰黍稷稻粱非成熟於一時者而今皆不得蓺見從役非一日矣

[管見]鴇雖水鳥而不唼水中之腥物則黍稷稻粱其所求也鴇似鴈則性當同之故其有聲肅肅奮羽翼以成行相與集于苞栩苞棘苞桑者徒以求黍稷稻粱不可得各迫於飢而為是無所之之狀耳鴇似鴈而大巢鴇而鴈可該矣木叢生為苞如栩棘桑之分類叢生及雜糕叢生者皆是栩實橡子粿實酸棗桑實葚人猶矣食之則鴇之紛然來集殆急而思齧其葉與土荒而殼不生人無以食作者即物象之窮處以驗民情其善於形容乃至此王事靡盬王事即晉之事也周衰諸侯皆無復有王者獨主國有征役則以奉王命為詩既令怨可分任亦利威得上假當時盍習為成例矣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孝侯及子鄂侯當曲沃莊伯之時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弟晉侯緡當曲沃武公之時此詩與下無衣有杕之杜相聯彼二篇皆屬武公則此稱刺時殆即指晉之亂於武公時也武公之亂晉其先虜哀侯殺之並誘名小子侯殺之且無論已即晉侯緡之立由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而位始定自時厥後凡歷二十八年武公始并晉彼其未得并之先武公豈能安乎以此度之終緡之世晉固無歲不征役以備曲沃者有所謂發其名得蒙桓王命虢仲之已事以令其國人則晉事之為王事蓋有由來也盬之苦者謂之盬字从鹵作古與苦字下从古同例盖指盬膽术說亦通稱鹵水其苦有大毒能殺人靡無也王事靡盬此半截今糊語讀者須得其言下之意其意云何以為王事之苦靡有監也而其苦之不可爽則不異於盬之實能殺人是靡盬猶有盬也王事若此於是從王事者有行日無還斯少壯相繼出所留獨垂老之父母而已故耕作廢息一切黍稷稻粱之屬皆不能蓺也黍黍稷一類二種春

種夏熟亦可夏種秋熟篇中反復言之一曰不能蓺稷黍再曰不能蓺黍稷明兩時俱失耳至黍稷稻粱皆不能蓺不蓺則不生人絕食而鳥亦絕食此所以致鴇之反性木止而自救也父母何怙怙相保也言何怙盍度其必死耳彼蒼者天其行久而不息故以悠悠稱焉曷其有所所指掩身之坎言人死而得葬地為有所謂夫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此非有待更蓺亦或他有所蓺也我父母羸餒瀕死將求一扶持顛危者以相怙其何怙與然不敢冀其生猶望同穴得所其骨肉能歸於土也今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有不忍不呼者父兮母兮泉壞可藏卒無與為身後之托以云有所曷其有所乎諒非僅卧於室必且暴露於原矣可勝踊泣也哉父母何食言死後也檀弓云既葬而食之注既葬則有虞祭之食食所以為食者此章之言食殆指此極主之別名檀弓云壼主道也周人徹重馬注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又云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

然則禮以葬日虞既具食為食則易重而為主是即此章之上言食而下言有極者耳謂夫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此其失於更蓺並難他有所蓺也我父母以飢餒竟至死不獲斂首足形以葬於此仍欲踵既葬祔虞之制以供之食其何食與然鬼之求食弗克將始期削木為主置諸中以立經焉使精魂得所憑也今復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且有不忍不告者父母死曰考妣凡遂莫據無得瞻某甫某妣之存以云有極曷其有極乎自足雖為孝子總心且絕邸有祖廟祔日不聞矣可勝疏慟也哉父母何嘗嘗為秋祭如今俗以七月中祀其先人者是已曷其有常之常謂倫常也當貼子事父母上講謂夫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此非猶可更蓺亦卒也無所蓺也我父母以羸餒死敗逾時早不及斂而葬之既葬而食之則當霜露既降雖欲因悽愴之心以事於嘗其何嘗與然報本反始事有阻而心不忘方念子事父母生則養沒則葬既葬則祭用祭則時此千古不易之常道其經義當不終泯也今更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尤有不忍不問者父母愛子偏令無一不至子事父母偏令無一能至罪慝叢集莫由徵至情至性之恒以云有常曷其有常乎然則我生自父母如不托于毛裏我未嘗食父母實不減於梟獍矣可勝擗摽也哉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集傳]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

[集說]輔氏廣曰。安謂不隍杌吉謂無後憂。嚴氏粲曰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占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集傳]天子之卿六命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管見]無衣之美武公誰美之周僖王美之也王何美乎武公亦因以勸天下諸侯之歸賂而已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侯伯七命王之卿六命及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古之命數內減於外却內重於外侯伯七命只當王之卿六命也此六七並稱者周僖王之命武公使之出則列於諸侯入則比於卿耳六即謂七命六命也命之自王而王即以其其受命於衣之上則就衣而言七六之數皆命字亦可若出他人口中於衣之七命六命但曰衣七衣六則語意不完不如子之衣子指武公安且吉安且燠而安字謂心安也心安則衣之在身乃見為吉與燠矣夫章身以衣不衷則為災災則不吉反是者吉也燠對熱言不對寒言衣寒則加之熱則褫之惟燠則所加適稱不至以難勝而待褫也當武公受命之日必衣其命服以拜賜於王王於是言今之諸侯皆得侯者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諸侯之比王卿皆自卿者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夫何天下之欲其衣七其衣六者與子同而不向我以求安且吉安且燠者獨與子異哉嗟乎于之美武公而言若此非因以勸天下諸侯之歸賂而何君子以是知周之不復振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管見]前稱杕杜此稱有杕之杜為兩篇小示分別以避重耳前篇杕杜言故晉昭孝弟之間曲沃桓叔逼于莊

伯盡之以賂獻君代國晉公族之出亡其狀如此此為有杕之杜則指曲沃武公代晉之後言之史傳稱武公代晉二年卒子獻公立獻公六年桓莊之族偪八年士蔿說公謀盡殺羣公子其亡者奔虢是時尤有亡而幾於道死者以視故晉之公族其狀又甚有如此也夫桓莊奪宗武公三誅晉君以成之遂代晉不十年其子獻公畏偪效尤頓使桓莊之族殺者已作鬼鄰亡者衛餓莩何報應之速也惜武公不及見耳故詩紀武公卒後之事而意則追咎武公也序稱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者以此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管見】杜與甘棠同本而味獨酸其言杕然生于道左道周者喻公族之流離失所竟至乞食於路使行人見之皆不勝其顰眉蹙頞也凡言道左者皆以右為尊而讓之此乞食之狀周即周行之周道周謂道之通者此乞食之地也於何見之觀下文一稱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再稱彼君子兮噬肯來遊而噬字正為無可噬而求噬也君子以依言猶賁介華胄云爾中心好之承上彼君子兮說曷飲食之承上噬肯適我噬肯來遊說以為今有人而在道左道周者將不免於死而猶見其生直如有杕之杜之生于道左道周然彼何人哉非吾儕小人也乃君子也彼君子兮何因頓若此以其無可噬耳使我而供其所噬則君子將以噬之故而肯適我不憚輕身也且不惟肯適我而已即欲其來與同遊而亦肯焉方謂此間樂矣嗟乎彼固為君子也我之中心好之者殆以其窮無所歸而養至特念彼所為肯適我肯來遊之故他非所急惟噬其急則我之於君子必有以飲食之而後可今還而自計我獨無飲食以自供所噬又曷所資以飲食君子而供其所噬乎好之而無以飲食之心則有餘力則不給也有見杕杜之生于道左道周即聽杕杜之死于道左道周而止耳其孰使之然哉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集傳】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域塋域也

【管見】此篇之刺獻公刺其聽讒而殺世子申生也其詞則托為申生之婦云云耳何以見之首章曰葛生蒙楚

蘞蔓于野二章曰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其被讒而死之本末具見矣王風采葛篇序曰懼讒也葛何以喻讒以其生而多節在施卯以誕目之誕為荒唐之稱彼讒者之妄肆牽引亦如此楚棘皆叢生之物楚荊也古者刑杖以荊則見楚而痛心生棘一名酸棗樹實小而酢則對棘而酸心亦生也合而言之葛為讒狀葛生為讒興之狀葛生蒙楚蒙棘為讒興而使被讒者抱痛生酸不得自伸之狀此世子之所由以死也死而弃之于野其塋為域是斂其首足形而使人勿見者於野間域間而又見蘞之蔓生焉本草稱蘞有赤白二種服餌方少用惟斂瘡方用之故名蘞然則際野域而觀蘞之為斂之有觸於葬之亦為斂而不勝地下之悲也故首章總之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二章總之曰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而此字即指上野與域言誰與之與猶言伴也獨處獨息謂亡者耶息為寢之別名案此言誰與獨處誰與獨息及下誰與獨旦

並起後二章歸于其居歸于其室之意
見他人莫能與所與與者惟我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集傳 粲爛鮮明華美之貌

管見 角枕錦衾斂具也今為死者之枕皆以方布斜對折之縫作三角如菱狀所謂角枕者以此非生時所用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亡字與字解見前此則指此角枕錦衾言獨旦亦謂亡者耳亡者終古如長夜似無旦時然世子非罪彊死其精爽固神明也有息以同於夜度亦有興以同於旦者如後二章謂墳墓為居謂壙為室其不以亡視亡而以存視亡皆此意耳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集傳 夏日永冬夜永
居墳墓也室壙也

集說 程子曰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唐氏汝諤曰夏非獨思於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於夜但思隨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

管見 夏之日冬之夜只反復言之不更增一字覺後人寡婦賦極意鋪叙轉未免淺鄙也百歲之後乃平所言死之通詞非必待百歲之謂歸于其居歸于其室則予亡者之獨處獨息獨旦亟憂誰與而矢以身與之者其志遂矣由是詩所云千古而下當想見晉獻公之時世子死孝世子之婦死節蓋兩足不朽有如此

采苓刺晉獻公也 獻公好聽讒焉

管見 此篇刺獻公之聽讒蓋刺其聽讒而伐公子重耳於蒲也何以見之篇中凡三稱首陽孔氏穎達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獻公十二年以蒲邊秦而使公子重耳居蒲則首陽乃其境內山也伐蒲之命當獻公二十二年其時太子申生以驪姬之讒自殺於新城公子重耳及夷吾適來朝夷吾先居屈驪姬因譖二公子曰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公子聞之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謝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又由之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及退乃復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其侈口無忌蓋自恃其私於獻公亦早得陰附於夫人驪姬者當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之日內如驪姬外如士蔿必共讒二公子之歸保其城以起亂謀也於是獻公之伐蒲伐屈若不容已矣今攷史傳所載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翟郤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不如走梁梁近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遂入梁論者謂夷吾以不能守而盟有如可守將誰與校乎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此文公之所以霸也以是定二公子先之奔蒲奔屈而讒隨之在夷吾猶難自解在重耳則可白其無他也作采苓者之意蓋如此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管見 各章首二句皆即其事以為隱語即所謂讔言也求而欲得之為采采苓采苦采葑並用疊稱者欲見其急於求得而惟恐不得之意苓甘草在諸藥中為之君可知讔者首言采苓采苓喻重耳之即諫主國而不能歷於蒲也蒲有首陽首陽之頂為巔特係采苓於首陽之巔蓋借表其抗心之存以明妄耳苦非苦菜乃大黃也味甚苦其得苦之通稱而與苓連之屬別者以其功力有將軍之號可知讔者再言采苦采苦喻重耳之陰集壯士而有所備於蒲也蒲之首陽其巔崇隆其下正多僻與特係采苦於首陽之下蓋借揭其藏奸之所以示詭耳葑菜屬南北通稱蕪菁蕪音同無菁音近親借其音則為無親可知讔者更言采葑采葑喻重耳之欲

行大事而所將發於蒲也蒲在首陽下首陽當蒲城南其東則指繹特係采葑於首陽之東蓋借指其逞逆之方以告變耳然而是言也皆人之憑虛造設以為之者類以苟亦為詞而已苟字各承上采字亦字各對下得字以為苟其采之亦即得之其意危疑警動欲使聽言者注念首陽而制之於先發也其實所言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言有志於為君者其冒上如是一似已為情狀偪真而有信也而究之無信以其稱苟亦者固無信也信音訛叶讀伸所言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言有欲求可稱將軍者其名黨如是又似已為豪俠爭附而有與也而究之無與以其稱苟亦者亦無與也與相結識之意所言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言有甘於負名無親者其伺釁如是並似已為踪跡可按而有從也而究之無從以其稱苟亦者亦復無從也從指遮為告受之自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旃本旂類其幅常搖以人言為妄而舍之必樂手作搖狀如旃故舍曰舍旃耳且各章舍旃並

用疊稱當分貼苟亦二字說凡進讔言者雖事涉子虛當其陳說利害加苟亦二字皆足使人聽而然之所誤不小也故告以舍旃舍旃使於人言之以苟為詞以亦為詞者一切總無然也人之為言胡得焉得即指其所言采苓采苦采葑而得之者為得耳謂夫讔言易入而我以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告之此其間非猶有不可舍而猶有可然也竊思人之采物以得為期然非實乘之而卒不得亦並有實采之而仍不得者今言者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皆其人憑虛造設而為人之為言要不過稱苟其采之亦即得之是首陽有人其於苓也苦也葑也且不必其采之而又胡云得焉然則苟亦之詞終為無信終為無與終為無從者惟是舍旃舍旃不必疑其猶有不可舍惟是苟亦無然不必疑其猶有可然也夫何獻公之盡不舍之而盡然之遂不忘情於首陽而隨以師哉

秦

集說 錢氏天錫曰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惟秦獨駸駸乎始大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秦始僻遠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集傳 白顛額有白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

管見 初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子父大駱居犬丘屬今西安之興平大駱有適子成

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不果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虞時伯翳嬴氏祀號曰秦嬴地當今之葦昌隴西境亦不廢大駱之適子成居犬邱者非子之曾孫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遂滅犬邱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當秦仲之十八年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據此則車鄰之美秦仲蓋以受命為大夫而至周因至犬邱而傷犬邱大駱之族之滅於西戎也有車鄰鄰謂車之庶且多而弗駕耳車之狀比於屋弗駕而徒設之則猶屋之相次彼以此為鄰此以彼為鄰矣故稱鄰鄰有馬白顛謂馬之閑且馳而弗乘耳閑中以白顛為孝臉馬其忌其不祥與騏鼻之左足白者同今有馬而弗乘直如忌其凶然是未嘗白顛而猶之白顛矣故稱白顛舊注謂鄰鄰為衆車之聲謂白顛為名馬之稱的額者誤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二句須一氣讀君子指犬邱之族言傳由列服系本世家故統稱君子寺人之令謂往時君子之有寺人以為內小

臣也於其將出必先令寺人傳命以飭典司乘馬及為車馬之僕馭者乃今則未見我君子寺人之令焉於是非無車也有車而弗駕但見為鄰鄰而已非無馬也有馬而弗乘但見為白顛而已豈不哀哉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集說] 曹氏粹中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黃氏佐曰並坐者同坐非並肩而坐也

[管見] 阪高喻中邦之尊隰下喻西戎之卑其體統之有定勢固然但中邦如犬邱其族乃為西戎所滅而未有以報之則為阪有漆隰有栗也漆取其汁先用剛斧所其皮使開此在秦犬邱之族其以被傷而身無完膚者蓋猶是也栗樹於壇為社主古之戮人者皆在馬論語曰使民戰栗以視西戎之滅秦莫大肆凶殘而秦莫能加刃以傷其毫末者亦猶是也既見君子並坐鼓瑟謂往時犬邱大駱之族其以時燕祭燕相與並坐飲食者皆有樂以佐之也鼓瑟及下鼓簋舉一二端以該餘耳鼓屬伶人所可勿作君子自鼓看既見言及見其事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逝為死之別名耋猶易稱大耋之耋蓋老甚云爾不必泥八十曰耋解之以為君子之並坐鼓瑟此合族以相樂也於昔則既見之豈捨令獨忘之乎乃昔者樂而今者不樂則君子之以戎難而為逝者久矣由其生時之年齒加以沒後之歲月約略計算君子其皆至於耋也豈堪回憶也哉按西戎滅秦犬邱之族在秦仲三年及十八年而後宣王命為大夫則秦仲之至犬邱距西戎難作之時已十五年矣故言逝者其耋以深致痛悼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管見] 豳風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大雅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木之羅災患者莫是過矣本草曰楊柳縱橫倒順插之皆生易曰枯楊生稊又曰枯楊生華太之受長養者亦莫是過矣上章漆栗對稱與山有樞同此章桑楊對稱與南山有臺同其意亦以中邦如犬邱其族竟為西戎所滅而卒未有以報之故再言阪有桑隰有楊也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此亡字若就常解言之始死為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亦通但與前逝者其耋語意翻縮轉一層耳按當曰犬邱之族之滅也西戎盡舉其尸而投於河故蒹葭三章一稱宛在水中央再稱宛在水中坻又再稱宛在水中沚也宛與唐風宛其死矣同義謂其身被殺以抱創護

痛而死則皆卷曲不伸而見為宛耳宛而在水中央在水中坻亦水中沚此其投尸於河明矣以是言之則此稱逝者其亡蓋傷君子既死其骸骨不獲收葬想當化為鳥有是謂亡也嗟乎秦仲之言至此乃益不勝其痛悼矣其能一日忘西戎哉

駟驖美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集傳 孔甚也阜肥大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集說 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徐氏鳳彩曰駟驖孔阜齊色又齊力秦以牧馬開國其從猶大蓄息與○嚴氏粲曰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

管見 駟驖孔阜特指公所乘之馬言周禮凡頒良馬而養乘之然則毛馬齊色物馬齊力皆以乘計也四匹曰乘故良馬或稱駟亦或稱四此其與駑馬之不以乘計者有別耳如此章言駟驖孔阜乃一馬之稱不必其四而後稱駟末章言四馬既閑乃衆馬之稱不止於四而亦稱四駟四二字只作一良字活看可也舊注多以兩服兩驂當之謂古者皆以車出與今異不知田之有車惟借以載軍裝斂獲禽而已若即驅之以狩卬陂阪險谷澗不可避其何以行之哉馬之名無多於魯頌駉篇者然有驪而無驖意者同為驪而深黑如鐵亦堅壯如鐵故加驖名以特表為驪之傑者與六轡在手舊注謂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今按一車四馬而用八轡是以轡為靷也說文靷引軸也夫靷以引軸用革為之其大當如綍以皮靷大如綍者六一人之手惡乎執之且引軸者以行車也四馬八轡以為靷惟兩轡納車之觖而六轡在人之手則馬之力不及於車而全萃於人人將如車何又將如馬何哉竊意轡者馬絡頭也一轡之成其物有六如馬首當面橫施者為鼻梁絡頸下者為兜口上繞耳後者為搭腦口中銜者為嚼子夾銜繫長帶為扯手另有皮如帶屬銜左為偏韁六者缺一不可故轡稱六轡六轡在手亦特指言公之乘馬其於駟驖孔阜者施以轡而執之如此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媚子猶云幸臣弄臣耳蓋不必能狩者不必能狩而亦從之其他以能狩而從之者實繁有從殆不可勝舉矣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集傳 辰時也碩肥大也拔矢括也

管見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此殆言當日之狩有如今之哨鹿者牡指牡鹿言齊風還之詩言並驅從兩牡與此正同按詩中凡稱四牡者皆為馬俗於牡鹿亦稱馬鹿度古時以鹿之大同於馬遂於牡馬牡鹿並通呼為牡而不必名耳辰牡即哨鹿之謂獨其詞文而已辰如辰夜之辰謂守候也辰夜者惟恐失時之棐辰在辰牡者亦然公辰牡而以時其有從公以辰牡之人則奉公之時為時而謹承之是曰奉時辰牡及其辰牡而牡來矣有見為孔碩者此應謀所以獲之也但辰牡只二二人為宜多則不宜值茲辰牡孔碩非善射者與俱莫能獲乎而公之奉時辰牡者則於射甚善其射也牡自左來而右射之其舍拔則獲不足言也可異者牡不自左求而自右來公則命射者曰左之而其舍拔則獲與右之同射之善至此其技神矣按左射者今稱換手箭最為難工故詩人特於狩中之奏能奇妙者抽出言之此外皆可從畧也又拔者釋括之弦聲舍拔則獲猶應弦而

輦云爾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集傳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獫歇田犬名長喙曰獫以車載犬蓋休其足力也

管見按此章北園及晨風北林乃秦先世之邱隴所在也古惟帝王之墓稱陵則諸侯以下當通稱園也秦至康公時北園又稱北林林與陵字異而音同蓋其蕃侈為之耳遊于北園遊者因勞而休憩之意公之于北園以田獵至非以拜埽至故但以遊言然其遊於此者令一切從狩之田馬田車田犬皆整肅莫敢少縱此足徵其尊祖敬宗之心於北園未有失也公之可美者在此四馬既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注閑以木

為之所以防馬者公從狩之馬皆良選而以四馬稱其閑不在北園何云既閑耶於未閑而見為既閑所以斂其戢田馬者固有令矣輶車鸞鑣輶為輕義取其載少而行疾於從狩無稽遂也其引車之馬於銜外有鑣鑣之外無別置以鸞者蓋有鑣而復有鸞欲其以鑣控馬而容與有節得因鸞之鳴以為之度也小雅稱和鸞離鑣禮稱在輿則聞鸞和之聲皆謂此今從狩者車為輶車而其馬之鑣則如鸞鑣何以故以其地當北園各戒疾驅而事徐行於是不鸞鑣而見為鸞鑣所以節制田車者又有令矣載獫歇驕舊注並謂犬之短喙者為歇驕爾雅作猲獢說文但稱猲未審即歇驕否也按本草言狗類甚多田犬長喙善獵吠犬短喙善守據此則狩者惟用長喙之獫無取短喙之猲歇驕二字不作犬名可也獫以從狩而驕以狩畢而歇驕歇止也其稱載者獫之歇驕莫如載然行則栽之不行則否今至於北園而其歇驕者乃似當行而以車休其足力然是未嘗載獫而見為載獫所以約束田犬者亦有令矣夫公之遊于北園其於田馬田車田犬之屬各有令如此則在人之紀律嚴明雖近習之婚子長壯之射夫無或踰者他徒御不待言矣豈不洵可美哉

小戎美襄公也

管見小戎之美襄公美其能念伯兄世父也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並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邱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圍犬邱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其後遂不鬭蓋旋以病卒也於時襄公念世父之虜

而歸歸而病卒為甚切故詩人代叙其事以美之如此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集傳小戎兵車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游環靷環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管見此言世父之擊戎先以乘車不利而被虜也小戎之車世父所自乘非甲士用以戰者世父自將擊戎志欲破之蓋視戎為么麼無足比數耳故以名其車曰小戎俴从人从戔殆人之賤者與衛風稱倌人同即指主

車之僕馭言收謂其先世父被虜獨遺所乘之小戎其俴則收之以歸至今猶存也五楘梁輈輈車轅也舊注謂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按此乃北方獨轅車前用橫木為衡以駕兩牛者小戎用馬馬非如牛之有肩衡於何施耶駕馬之法度今所資夾板套包之屬皆一定不可易則知車用兩轅轅中特容一服馬古與今同之講家不解鄭風叔于田之兩服本以兩車之服為喻言於是車之用馬服馬只宜一偏云古者必兩因之服馬之駕車車轅斷宜兩偏云古者獨一其牢不可破蓋如此他不暇悉辨也細繹梁輈乃二物不得混看蓋夾車之左右直而長者為輈其短而橫施當車軫之前後以貫兩輈者梁也五楘謂梁與輈之木質美耳若南方濤木櫝梆木極堅勁而文理雜錯此為楘也楘取督亂祕目之意曰五者凡采色皆以五稱故借其數以明斑駁之至云爾游環脅驅陰靷鋈續二句言車之有游環皆為驂馬之靷設也游環以鐵為大環中徑四寸許又以小鐵環徑寸許者數枚聯絡成串下綴大環上續於轅端左右各一以分貫驂馬之靷靷在中觸之而環皆轉故曰游環驂馬各二靷前被馬身後係車軜其中必貫以轅端左右二游環者後以分靷旁出使不礙於服馬前以約靷直伸使有助於服馬及其驅也服馬惟一亦有靷而短纔尺餘即係於轅以駕轅其靷之力在車之端驂馬或二或三四皆可各有靷而長計丈餘並係於軸以挽軸其靷之力出車之脅是謂脅驅陰靷即謂游環之納靷也環外為陽內為陰故納靷於內為陰靷鋈續言游環續於轅端其與轅端之續具合二為一有如鋈也鋈為治金以鑄之名其續若鑄然此為固矣文茵暢轂暢猶俗云快也轂受軸而轉使車行如流水豈非暢乎合而觀之小戎之車制盡善至此更無可訾議者然當其駕之而擊戎則於人有大不利進求其故是殆精於造車未免踈於擇馬也故曰駕我騏馵騏為青黑

色以左足白而稱騏馵俗名孤蹄與白顛之為蒔喩馬者同忌不可用以駕也按詩之言此非真駕騏馵也特欲諱世父之被虜而歸咎於馬此立言之詩體耳泥看者非是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君子指世父世父當為太子以欲報戎而讓襄公為太子核其位德皆於君子稱也念謂襄公念之念為言念則提心在口念之至也公何以若此以君子之溫其如玉故夫君子將將兵擊戎其身之威靈氣燄當令見者偉為如火烈烈而莫敢曷也至言其不厲而溫之體段乃如玉馬則言念之時早懼其不克而或為戎虜矣其後果被虜而居西戎者歲餘此公所謂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也曲為心窮之深處亂者心無主而不知所為耳按此章可為車戰之戒世父之擊戎特自乘車以督戰非盡以車戰也然猶不免為戎虜將所難憑士卒安賴乎而論者猶談車戰不息無乃愚甚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集傳 赤馬黑鬣曰駵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千也

管見 此言世父被虜得歸之後戒於乘車之不利乃更習馬以謀身入擊戎也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指世父自乘之馬言凡須良馬而養乘之四牡謂乘之之良馬非必四也駟驖注孔甚阜肥大也俗於甚者皆稱好於好者皆作圈圈為孔象詩中每以孔字代好字孔阜猶好肥好大云爾轡為馬絡頭其物有六不可以闕一故稱六轡在手謂其執是以乘馬非御車也騏駵是中騧驪是驂中驂二字勿泥車看蓋借以喻中軍及左右軍也

軍有中軍其以馬擁世父於中者既如車之有服馬以居中軍亦有左右軍其以馬翊世父於左右者又如車之有驂馬以居左右此皆齊力不齊色故特指騏駵騧驪四者以見其大概如此龍盾之合鋈以觼軜二句俱就盾言以實用考求竊謂今之造滕牌者近是其狀取諸圓外畫虎頭為飾中徑二尺七寸執之者可以蔽身亦能繞身而舞以是使步軍分隊習之及其合也相與以舞而形勢不一有變化之道故以象若龍而曰龍盾若據古圖所載以革為之製方以長廣上而殺下雖差足為蔽而難用之以舞其合不生變化畫龍於表無所取義古人殆不為此迂拙之戎器也鋈與觼軜皆借名亦只詳龍盾之製耳盾如一大笠其內有橫木令執者以肘貫之於手指所近處又即以製盾之為大圈使可挽其圈如觼其以手指挽圈如觼之有軜也按軜非驂靷乃服馬之搭腰皮所以納之使負轅於車內者故名軜觼即搭腰圈以鐵為之如環非有舌也觼用鐵而軜用皮觼係於轅軜自馬身下垂入於觼而上挽之最有力故於盾內之圈非以鐵為而比於鐵般於手指之挽圈非以皮挽而亦比於皮軜之挽觼也鋈與篇內鋈續鋈錞三鋈字並以見兩物相屬之固與鑄成者可一視耳以盾言之有圈可挽如觼軜其圈之屬盾甚固而耐挽則有同於鋈也以上詳言世父之再謀擊戎其以馬軍分中與驂而躬率之主於伐又以步軍執盾前驅使之有藉以蒙而為伐之地也五章所稱蒙伐即指此言念君子溫其在邑亦公念世父也前言溫其如玉此但言溫其則明君子之自為戎虜而得歸溫其雖覺如故而其形容面目枯槁黧黑則而可以如下言矣邑謂犬邱也先在板屋而今在邑此足見其自戎而歸然既歸而不忘情於戎則不安於在邑者不安於在邑而仍在邑殆以君子如玉之身不復其乃甚也故公之於世父復不禁言念君子溫其在邑者不違他計獨惓惓以安養其身相勸勉而已方何為期胡然哉

念之則世父語公之詞而公述之者也世父何期期於殺戎王以謝大父仲其憤不顧身蓋久無我念矣故語公曰我由板屋生還以來其於邑中急謀馬與盾之有備方以何者為期而子顧不知之乎乃今特以我之溫其在邑而慨然念之苟非不知我之所期而胡以然哉此則我之於子有所大不解也其語公如是而公之述之當亦言念君子之時所不能忘於口而去諸懷者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集傳】厹矛三隅矛也錞矛之下端平底者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秩秩有序也

【管見】此言世父之再謀擊戎其備既具而疾甚將死乃屬其事於公也俴之說謂用薄金為甲以衣馬恐無此理凡甲之有鐵葉者士卒初不用之以戰則軍裝之虛飾也於馬設之不大可嗤乎按俴駟即夫馬之別稱俴駟皆人之賤者前言小戎俴收俴為主車之僕馭此言俴駟孔羣俴為嘗馬之廝役也夫與馬紛然叢集莫能舉其數故以孔羣該之孔寡好義羣為多稱孔羣即語云好多耳厹矛鋈錞非以白金飾錞為鋈錞也錞為厹矛受柄處柄與錞相入而甚固亦不減於以鑄而合之者是稱鋈錞蒙伐有苑蒙突冐也伐擊耕也上章龍盾之合鋈以觼軜此用以蒙之具步軍主之由是以馬車之為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者因俴駟之孔羣而執厹矛鋈錞以伐之其具與盾相助而乘以深入是固世父再謀擊戎之志也然溫其在邑之時其身已委頓而不振其志

將翳柳而難伸此未如其有苑何矣苑宜讀如蘊與小
雅我心苑結之苑同有謂蒙為雜伐為中干苑為文貌
者非是虎韔鏤膺虎韔韔名也若泥以虎皮為韔言有
不免用非其材者鏤膺之膺當貼世父之胸中也或云
韔膺亦云馬膺皆未確盖韔以虎名者其意以戎王為
犬羊之類惟虎足以噬之故其名韔為虎韔以視名車
為小戎尤足見其膺之所存非直破戎並欲手殪戎王
也鏤膺■銘刻其心之謂借虎韔以鏤膺則不殺戎王
殆有身雖亡而心不死者與交韔二弓交非二弓相交
二亦非■于弓為二也按交者依與云爾世父之膺早
於虎韔■之至於蒙伐有苑而其膺不遂乃舉此鏤膺
之韔而交于公故云交韔韔以納弓二而一者也當其
交韔亦復分弓不納於韔而與韔分而二之則二弓
矣弓何以強為二以其弓強而不張正為竹閉緄縢
以固之故不納於韔而二弓無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載
初也始也纔寢而又欲興纔興而又欲寢此言君子之

交韔於公於時病甚將死亦欲死而不甘其狀有然勿
作公之言念君子而自致不寧看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當與奄奄同義謂氣息奄微聊復遷延旦夕而已
良好稱厭厭良人傷其不可起也猶諺云好人命不長
之意德音即德言其言如何當世父之以太子讓公而
有言曰我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此音
猶古人耳可不謂德音乎及茲寢興靡定厭厭垂絕之
餘其主之報仇雪恥示公以德音者與平時無異則不
以彌留而或有謬亂
也此所以稱秩秩與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集傳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伊人猶言
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
下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
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集傳晞乾也湄水草之
交也躋升也小渚曰坻
集說孔氏穎達曰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
小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
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管見此篇之刺襄公蓋以[illegible]大卯之族之滅於西戎
者至襄公而並執其祀故刺之也按蒹葭族象也與大
祀稱敦彼行葦之意同以植物之同本蕃生者無過於
此蒹葭為族象蒼蒼色深青會族之際盛也淒淒清冷
之意喻族之會衰也采采則有與剝取之矣喻族之遺
滅也大駱犬卯之族本盛而忽焉遂至於滅此足以借
觀已白露為霜霜更白於露與上蒹葭之蒼蒼色深青
者正相映而愈顯也白露未晞晞乾也蒹葭有淒淒清
冷之意則生氣索然而萎葉乾矣於此而白露未乾其
為霜乃正繁也白露未已已為止義見蒹葭而至采采
以相為劉取是當靡有子遺而云已矣乃白露則未與
之與已未已而為霜之繁其日方長益不可以晞言也
詩之詠蒹葭而獨有感於是時者何禮記祭義云霜露
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人之追遠事亡有所不

能已於秋嘗者恒必由此故大駱犬邱之族之為戎滅其可哀而宜祀作者特借蒹葭霜露以啓襄公之忽忽若忘而生其悽愴也一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再曰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又再曰所謂伊人在水之涘伊人即指大駱犬邱之族言以為我言蒹葭蒼蒼正似謂伊蒹葭在水一方已耳而正不惟蒹葭也即我所謂伊人之同於蒹葭而可追其盛者亦復在水一方焉際此白露為霜能不因伊蒹葭以追念伊人哉我言蒹葭淒淒又似謂伊蒹葭在水之湄已耳而又不惟蒹葭也即我所謂伊人之同於蒹葭而當感其衰者亦復在水之湄焉際此白露未晞能不因伊蒹葭以感懷伊人哉我言蒹葭采采並似謂伊蒹葭在水之涘已耳而並不惟蒹葭也即我所謂伊人之同於蒹葭而宜傷其滅者亦復在水之涘焉際此白露未已能不因伊蒹葭以傷心伊人哉夫伊人為大駱犬邱之族其同盡於戎難者何云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也由甞卧西戎之逞虐盡舉其尸以投於河莫可蹤跡故下並言遡洄從之遡游從之而終不如因蒹葭之所在以求伊人之所在也遡嚮也嚮水之上流為遡洄嚮水之下流為遡游從之謂求伊人之所在而蹤跡之也遡洄從之是將以伊人問諸西戎矣但西戎之彊已久其雖欲過而問之不言不敢而曰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諱言之也水之上流自西戎地在焉故就水以徛戎地則宜求諸上流而稱遡洄其實以伊人故而遡洄從之將問諸戎勢必沓水而就道也道為戎人出度之處不可以周行稱故總以阻目之而且不許其程以為堅舍之分界則邈焉而長矣而且所至陟陀陟崔嵬也陟高岡也陟砠也常有事於躋矣而且地為鬼方鬼近陰陰屬右出於其路者為舍陽就陰是不左而右矣其道若此而謂戎可問乎夫固知遡洄從之而莫得伊人之所在也不寧惟是即令求諸水之下流而遡游從之大駱犬邱之族其為戎所滅而投諸河者事本倘真而所得傳聞之言或謂宛在水中央或謂宛在水中坻或謂宛在水中沚亦莫能確指其定在然則遡游從之要不過於其稱宛者想見伊人之被殺而死有卷曲不得伸之狀於其稱水之中央中坻中沚者想見伊人之死而葬於河又有漂泊隨所之之狀而已於此而求其定在殆終不如即蒹葭之所在為伊人之所在也差乎伊人杳然而獨憑蒹葭以寄慕為之族者當霜露之既降其悽愴之生於心虔視尋常為加甚而惟恐其祀之跡也獨奈何襄公之不然哉

終南戒襄公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集傳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黻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

管見史記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於時襄公受命歸國其勢遂已有秦而無周初不待其明年之立西時祠上帝而後見也故詩人作終南以戒之其詞如此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明終南之屹然西周周天子先世之陵多在焉其始之營基樹之表之封之皆貽昭至今者於何知之條為山楸此基樹也本草載其至

秋則垂條如線謂之楸綫故楸一名條陳風曰墓門有棘又曰有梅梅與棘並稱猶楸與松並稱也其為墓樹亦可知紀者立石表墓以紀其謚號功德也惟帝王稱紀蓋自古已然矣堂為封墓之名檀弓子夏述夫子之言曰吾見有封之若堂者是其徵也君子以位言主國者之通稱即謂襄公也至則已及止則不行至止言襄公之既歸其國非以過終南之下為至止也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殆述其歸國之時修然被命服以受賀樂酒耳飲酒濡首故其顏如渥丹非生而然者其君也哉其字指公其君謂公之君也以為周雖東徙而以岐豐之地賜公彼終南條梅中仍有其君宅焉正當瞻望寢園以恪守臣道也乃令觀君子之至止其為錦衣狐裘顏如渥丹者周自慶其即將有周而君之矣其於周先世之君猶是其君也哉黻衣繡裳佩玉將將黻猶論語致美乎黻冕之黻與芾紱通蔽膝也衣錦衣而又有黻是謂黻衣明其不獨以錦為衣已也以錦為衣與狐裘皆

上服以黻為蔽膝而增飾於衣是則與繡裳皆下服也故分配言之由上服而上之冠者其首因以得見其顏如渥丹之狀由下服而下之履者其足亦因以得聞其佩玉將將之聲也夫君子行則鳴佩玉於禮有之今其至止也有錦衣狐裘以為衣而又服其黻於衣以與繡裳相次其佩玉之在左右係者齊其黻垂者齊其裳不可謂不宜也所竊異者惟是君子之佩玉於身偏令人於黻衣繡裳間聽其佩玉將將而知實有不能已於行之旋則以心有所思而惓惓於壽考不忘云爾以為周冬復西矣我將有周地而君之者特願天假之年使得至於壽考則大事當定然莫敢必也念此其能忘乎不能忘而心之動者身自隨遂不禁往復迴旋而行不已有獨成為佩玉將將也雖然行不已而佩玉將將此足度其有所不忘而已其不忘之在壽考惡乎徵之是殆由若子顏如渥丹之會酒酣樂作不暇經心遂使壽考不忘之隱曲忽流露於慷慨歌肅而不自知與由斯志

也在君子獨恐命數偪人不獲卒收周地而君之耳至於終南條梅中其紀與堂之未嘗東徙而為周先世之君者固不以為其君而漠然忘之矣可勿戒哉故序曰終南戒襄公也然公之明年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而終南不聞展禮其於是詩亦何嘗加省耶作者之意固足悲已

黃鳥哀三良也 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 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說 徐氏常吉曰惟其才可以當百夫故願百其身以贖之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管見〕交交黃鳥與衛凱風睍睆黃鳥同。皆謂鵹也。本草名鵹鵂，大如鴟鷹，黃黑斑色，頭目如貓，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其聲如老人，初若哭，後若笑，所至多不祥，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其鳴主人死。據此則知鵹為黃黑斑色，故從黃鳥之通稱，在衛風曰睍睆，特狀其目如貓目，此又曰交交者，乃復指其鳴之雌雄相喚也。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就穆公葬地所有之木言。材似小棗，其實酢，此足令人生酸心矣。又俗云前門不栽桑，殆惡其與喪家之喪同音也。楚一名荊，古者刑杖用之，人之言痛為痛楚，蓋以此見棘思酸，見桑思喪，見楚思痛。葬地之木既一一切足深感傷，而復有交交黃鳥雌雄成偶，以惡聲相喚，或止于棘，或止于桑，或止于楚，則非地所在，殺聽呼喚不絕於耳，當此者皆驚心動魄，是國之大不祥也，而三良之從穆公亦遂遭其厄，所不可解矣。奄息仲行鍼虎皆名也，為欲存三良之名，故三章不得省一。或言奄息鍼虎為名，仲行為字，因取其韻而兩用之，試思為此詩者，其肯先定以韻而使良人之名為我遷就乎。維此奄息，維此仲行，維此鍼虎，維字並作思維之維看。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皆就名上生義，不事徵實，而所謂良者，已各不相掩，一若命名之時，先固有意以賁其為人也。謂夫從穆公者，有子車奄息也，即此奄息之名而維之，奄閉也，人之氣息為息，能閉息者，以靜著坐尸立齊，不苟言笑，用是為百夫標表，必皆欽容而下之，此不可云百夫之特與。從穆公者又有子車仲行也，即此仲行之名而維之，仲中也，俗多呼行為行，能中行者，以正顯繩趨矩步，非禮勿履，用是為百夫程式，必皆束身而從之，此不可云百夫之防與。從穆公者更有子車鍼虎也，即此鍼虎之名而維之，鍼刺也，虎最有力，能刺虎者，以勇聞，嚴猛哮吼所向無敵，用是為百夫摧壓，必皆望風而避之，是不可云百夫之禦與。臨其穴惴惴其慄，蓋哀三良者所自道耳。度當日從死之法，其人數先定，必甚閟密，及其下令，皆不適時而推之以至，如決囚然，故三良之與從穆公在良之者，翁皇迫促，乃至臨其穴而謀贖之計無所出，亦情不得已，有不勝惴惴其慄如此。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盡殺之也，入良人於百七十七人中而殲之，末由告於君，則以窮而呼天矣。按殲為盡殺，知從死者亦當殺之以殉，凡將殺之，必先罪之，如下文稱如可贖兮，苟非有罪，而胡以云贖耶。穆公之以人從死，而三良不免，其時必有欲滅子車氏之後者為之，故入於罪也。故入之罪本非罪，當其法之既定，雖不敢直言無罪，以云有罪而贖之，似亦無不可者，然罪論從死則不可贖也，故言贖而不言以金，乃言以人，言以人贖而不言一其身，乃言百其身者，既足見三良之實為良，而秦法之既定則不可贖，獨至從死為尤甚，亦並見矣。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集說〕陸氏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管見〕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此言康公之葬穆公，不止從死，而使三良亦蹈禍也。從穆公者百七十有七人，當其同日殲之，必多用猛鷙之徒以供揮斥，是與使鸇以擾擊鳥雀為酷似也，故曰鴥彼晨風。鬱為陰盛沉凝之狀。北林即穆公之葬地，與駟驖篇之北園蓋為一處，秦先世之墓皆在焉，故仍從北稱，其易園為林，殆欲借陵名而借其音耳。穆公葬北林，而殲百七十七人以殉，且有子車氏之三良與焉，其日氣色黯慘，陽光不舒，故曰鬱

彼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二句須一氣讀君子指康公欽欽恪承不違之意穆公之以人從死必先有命也康公奉其命而行之乃至殉以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亦與可不謂其心之欽欽乎然有父命亦有天命皆君子之宜欽欽者維天之命在好生也尤在福善也君子知此則欲奉父命以致心之欽欽不敢安也有易而為憂心之存獨欽欽以奉天命者矣乃今者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同悲子車氏之三良俱淪沒於百七十七人中而君子恬然安之則未見其憂心欽欽也如何如何卽奈何奈何之謂忘我實多我字作人已之統詞猶言吾輩耳故曰多也以為君子之心惟以死良人為可憂乃以生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負良人之質者而不惜以殉未見君子之憂心欽欽焉則國中之人其氣類相感亦復興嗟於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如我者此我所共引為良也而皆不足入君子之心為之生其慕而不忘是使我亟歎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可不計也其忘我者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悉聽其性命苟全以畢世與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管見〕上章言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刺康公所驅以從死者其人有三良此及下章言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苞櫟隰有樹檖則又刺康公所用以翊身者其人無一良也秦地所屬甲天下高者峻阸易者廣袤以山與隰該之可矣山生材隰亦生材材何地無材耶惟是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則不可誤謂材之良者本草言櫟為似樗之木高二三丈木堅而不堪充林為炭則他木不及以其叢生而稱苞固與柞棫樸樕皆薪燎之資也又本草言檀有黃白二種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壯與梓榆莢蒾相似俚語云斫檀不諦得莢蒾莢蒾尚可得駮馬駮馬梓榆也又名六駮皮色青白多駁駮也按六駮之六與陸離之陸同意蓋其木似檀實非檀之用中輪輻者比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謂康公之用人如彼苞櫟六駮之林皆以為良而心樂之未見其憂心間作或致疑於任使不勝而靡樂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以為君子之心惟以似良人為可憂乃以真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褒良人之貌者而相得甚歡未見君子之憂心靡樂焉則國中之人其成就不苟亦復興嗟於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如我者此我所共信為良也而仍不能入君子之心為之發其誠而不忘是再使我亟嘆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亦可不計也其忘我者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悉聽其本末不見以存身與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棣唐棣。檖赤羅也。

〔管見〕上章言苞櫟六駮以喻人之似良而誤君子者其狀為虛大至此章言苞棣樹檖又以喻人之不良而悅君子者其狀為諧媚也故下以如醉言之棣華甚襛名南以興王姬則女子之態也稱其苞而叢生殆猶鄉風之刺羣小而曰威儀棣棣與檖山梨野生之物人亦種之故言樹檖陸氏佃因其文細密如羅赤者文急白者文緩又埤雅云俗謂之羅錦然則人之修飾其身以美觀者類此矣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上章之宜憂憂其人之似良而誤君子將以虛大僨事此章之宜憂並憂其人之不良而悅若子且以諧媚敗德也乃康公不悟如彼苞棣樹檖其人者獨見其樂心之如醉有迷惑難醒耳固未見其憂心之如醉或低徊未解也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以為君子之心惟以非良人為可憂乃以是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為良人之賊者而利便其私未見君子之憂心如醉焉則國中之人其悃愊無華亦復與嗟於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如我者此我所共白為良也而究不克入君子之心為之邀其鑒而不忘是更使我亟歎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卒可不計也其忘我者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悉聽其形影自𢞵以避人與

無衣刺用兵也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

管見 序於前篇晨風曰刺康公也則此篇之刺用兵雖不稱某公而其為刺康公必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孔氏穎達曰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興師謂于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集傳 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管見 袍為長衣單袷者亦得名之不必襺也裏衣漬於汗而滑膩曰澤裳指下體之衿言人之需衣三者皆不可缺也及有事而用兵其兵之無衣者至於外而袍內而澤下而裳皆不具焉此不可以裸身從戎明矣而康公不討也故兵之有言以為今日者君豈嘗曰子無袍以為衣我即為子製袍而與同之不忍獨有袍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憂無袍之會而君第憂戈矛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事非得已有與為仇也可即修我之戈

矛以偕我其與子同仇矣又豈嘗曰子無澤以為衣我即為子製澤而與同之不忍獨有澤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憂無澤之會而君第憂矛戟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謀已先決所期勉作也可即修我之矛戟以從我其與子偕作矣又豈嘗曰子無裳以為衣我即為子製裳而與同之不忍獨有裳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憂無裳之會而君第憂甲兵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機當速赴利先發行也可即修我之甲兵以出我其與子偕行矣兵之相為噴噴若此用兵者將何說以自解與按師行則糧從以兵不念無食而特念其無衣又周禮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有九等征伐之法用以正之非天子而以敵國相侵必借是為名也故康公之興師亦稱王又天子出征皆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往則諸侯之被王命如弓矢鈇鉞之賜固其所奉以專征專殺者以是而往猶王往也古以往為于故康公之興師亦稱王于戈矛戈戟甲兵各以

二字相屬蓋常言之習稱已久者。鄭氏清人篇以酋矛
夷矛為二矛。則此言戈矛之矛當屬二矛之總名。集傳
云矛長二丈。孔頴達曰。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
四尺。攷國之兵用短。此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
非夷矛也。然酋矛常有四尺長二丈不可謂短。能用以
攻。可不令二矛而廢一也。至二矛之外。又有矛類可專
以戟名者。度小戎篇之厹矛近之。集傳厹矛三隅矛。考
工記冶人為戟。注今之三鋒戟也。然則戟即厹矛。特以
不與酋矛夷矛並稱三
矛。故又別言矛戟與。

渭陽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集傳】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渭。水名。路車。諸侯之車也。

【管見】毛傳曰。秦是時都雍。至渭南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也。孔疏謂水北曰陽。地理志云左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按秦之雍都屬今鳳翔府。自鳳翔東行不及今西安府五舍。皇為咸陽。西安即周鎬京地。東遷以後盡棄之以予秦。則秦之東境及雍都而外。以至咸陽為過半可耳。請康公送舅氏歸國。及咸陽止。不盡東境。非限於禮不越境也。於當日送之意未極。攷穆公先納惠公夷吾於晉。夷吾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此足借以料秦東境之所居矣。今自西安府東行百四十里。有渭南縣。又東則華州華陰。並以華山為名。是可知秦東境之所稱渭陽者。當指今之渭南為允。咸陽渭南並瀕渭水。北曰陽。以在水之左言。左為陽位。南亦陽。乎水北可曰陽。水南獨不可曰陽乎。路車乘黃。黃氏適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時康公為太子。其贈舅氏以車。非君車也。亦稱路者。蒙其父穆公之賜車。以明重耳。又周禮校人凡須良馬而養乘之。故馬之良者皆通稱為乘。非必其四馬皆黃而後稱乘黃也。陸氏佃曰。黃。馬之上色。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集傳】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念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嚴氏粲曰。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薛氏應旂曰。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此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管見】案春秋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則重耳之於穆姬。非同母弟也。康公無所嫌而奉為舅氏。其送之反國。情意周至。以為是其母穆姬生存之志。固然何以見其然也。史記穆公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五年。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則下穆姬之志傷矣。九年。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及荀息。此必穆姬所竊幸曰。是足以償吾弟太子申生之死也。獨太子不可作。而晉之二公子重耳不得入立。夷吾乃得入立。則又穆姬之志所未恢者。夷吾立六年。當穆公之十五年。距迎穆姬之年凡十二年。穆姬生太子康公。未審以何年。卒穆公十五年。夷吾有姊已復總為秦穆夫人矣。韓原之戰。穆公虜晉君夷吾歸。穆公夫人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

救以辱君命穆公許歸晉君夷吾夷吾歸晉質太子圉于秦穆公二十三年夷吾卒自初立六年虜而歸晉又八年合十四年子圉先自秦逃歸得立穆公怨之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當是時也不知秦穆夫人為夷吾姊者云何在康公宜慨然曰是固吾母之志也獨恨不獲令吾母親見其事耳乃其送舅氏文公于渭陽初不直白其隱曲而但稱悠悠我思者蓋由重耳為舅氏夷吾亦猶然舅氏也申生姊為秦穆夫人實康公之母夷吾姊復繼為秦穆夫人則亦猶然康公之母也將出其悠悠我思者以矢諸口有所順亦有所礙故含茹不盡如此然其情則已躍然矣此序所以特表之曰渭陽康公念母也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从敻敻者無尚土其質之良言瑰从鬼鬼者絕奇主其工之巧言明乎此則瓊而為佩則瑰云爾舊注泥諸侯玉石雜用說瓊瑰與下總稱玉佩不合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管見】夏屋殆指今之厨屋言以其舉火不絕而常熱故名夏屋渠渠喻食物之多其出入於夏屋者有如水之在渠來相繼而去不窮耳不承權輿承受也權輿舊訓始按凡制器者皆有始不獨權輿為然且謂作量必自權始作車必自輿始亦難執為定論也竊意權輿二字仍當蒙工食字說權蓋用以準肉輿蓋用以載粟輿為此詩者以康公之時有士負才而居貧其食無以給故不禁撫躬竊嘆有如此謂夫人必有食具食有屋我向時不自知其量方詡然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也曰之充庖者應不以是為靡乃今也每食無餘僅免不能而已何夏屋渠渠之可云乎夫乃知于食有福人之所承生前已早定也能承者養用三牲肉多則準以權矣我方黍雚是甘初無所用權是不承權之所準也能承者祿致千鍾粟多則載以輿矣我方升斗是求初無所用輿是不承輿之所載也于嗟乎不承權輿尚安事希心於人世之隆報也哉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管見】按集傳云簋瓦器又云圓曰簋與瓦器為類而形圓則今之燒瓷為椀殆即所謂簋耳但此言每食四簋用以食小雅伐木篇亦言陳饋八簋用以盛是簋以盛餅不得泥定簋盛黍稷說四簋之數無考按毛氏注八簋曰天子八簋亦不明所由來今閱

御膳每食用八椀蓋本八簋之遺也由此推之意者簋以兩而降天子八簋諸侯當六簋卿大夫當四簋與謂夫人必有食進食有簋我向時不自知其量且詡然曰於我乎每食四簋他日之當席者應不以是為侈乃今也每食不飽並非無餘而已又何每食四簋之可云乎夫乃知于食有福人之所承生後無可為也能承者養用三牲肉多則準以權矣我方黍雚弗充終無所用權是不承權之所準也能承者祿致千鍾粟多則載以與矣我方升斗弗繼終無所用輿是不承輿之所載也于嗟乎不承權輿尚安事縈懷於性命之苟全也哉

卷四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五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陳

集傳今陳州即其地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誅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而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宛邱刺幽公也荒淫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集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洵信也

集說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宛邱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

管見子指幽公此私議也故從子之通稱猶言你耳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二句須一氣讀乃得其意湯音鐺湯水甚熱之名對下二章兩夏字說言今方盛夏其熱若湯猶之後當嚴冬其冷稱冰也豈登宛邱之時哉而子則不顧試思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將謂志在高山人固有情如子者其洵然矣不得以為聊且寄意也但有情若此必謂從宛邱之上以望宛邱之下之道實有足稱遊日騁懷以供娛樂者今為設身處地計之在子則洵有情也彼宛邱上之所可望果安在乎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殊令我念子之犯暑以勤登眺惘然莫解其故

而不勝太息也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管見上章言無望謂無可望也故以此二章畢其說焉坎塟穴也所葬者不知為誰何之人擊鼓為送殯之樂此巫覡所有事也其再言擊缶者缶瓦器當為盆屬人始死皆置缶於殯前及殯出將行則擊而碎之殆忌其不祥也坎其擊鼓宛邱之下言已有挽匶之將至者坎其擊缶宛邱之道言又有發喪之方來者其同日而前後相踵蓋如此無冬無夏此錯舉以該春秋二時明其終歲無不然云爾值其鷺羽值其鷺翿值之為言遇也鷺羽鷺翿為凶服者舉似非舞器之謂蓋鷺之有羽潔白如雪一名白鳥彼衣衰者之純素與鷺羽正同又鷺頂有長毛十數枚毿毿如絲是之謂翿彼衣衰者復以麻結繩為首絰而棄其末則亦與鷺翿無以別矣其無冬無夏而皆值此者以陳之都城所在人烟湊集則死喪亦多其近郭之墦間與宛邱接故有坎其擊鼓而將至於下者即有坎其擊缶而方來於道者其被衰麻之人一一皆如鷺之羽與鷺之翿統計終歲間祁寒女冬大暑如夏殆無時而不相值也夫宛邱之下之道所值乃若斯彼宛邱之上者猶得以為有可望乎宛邱之下之道冬之所值若斯夏之所值亦若斯彼宛邱之上者猶得不以冬為有可望仍以夏為有可望乎審為無望則實無以稱其洵有情矣獨奈何當夏出遊初不避如湯之熱而惟宛邱是從也哉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集傳〕嚴氏粲曰。陳都宛邱之側其東門與邱之間乃國之交會

〔管見〕郡縣志。宛邱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是宜至宛邱者皆出自陳之南門矣何此篇所云乃以東門與宛邱聯稱耶按下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二篇所謂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語晤言者皆娼家子。於是有容信宿其間初不憚昏以為期而至明星之煌煌哲哲以故國中之行遊無度。不忘情於宛邱必取道於東門也由此言之。則東門宛邱之間人。宜望之。若浼。竊懼其有所粘染即莫能以自脫矣故為此詩者特借枌栩二木以指點其不可近有如此非泛及也本草載枌為白榆其皮濕搖如糊。粘物勝於膠漆栩即柞櫟有實名橡子殼可以染皂。謂之皂斗。然則就東門而言東門之枌見者即當畏其粘之。難自脫亦就宛邱而言宛邱之栩見者尤當畏

其染。之。難。自脫。也。獨奈何陳有子仲之子乃復婆娑其下而不顧哉子仲殆以字行者爵位不著先儒皆謂為大夫。蓋度其父苟非貴顯則其子之婆娑亦無足怪故云然耶子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婆娑為舞貌竊意正樂之舞中當無此貌也其字从女从波从沙欲舉其似若今所稱蕩子是已為是舞者以男為女狀行步且前且却如波之湧沙此其所以稱婆娑與彼子仲之子其由來在人耳目蓋華族之美少年也初非業為婆娑之人而其性之不免務外好遊每於東門之枌宛邱之栩為之徙倚流連於其下者詩特從而甚言之曰婆娑其下。固不謂其真為是舞也其詞意欲與末章對針故先着婆娑二字見子仲之子比於蕩子其他時受侮於穀旦之往有將掠之而為越以鬷邁者竟敢明致視爾如荍貽我握椒之惡謔則亦實以婆娑之蕩子辱子仲之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管見〕按穀稱嘉穀為美種為良苗皆有善字之意故集傳訓穀為善旦日之始也以善日為穀旦其名興而漸聽蓋巫覡家所撰設以集衆者耳若今俗於寺廟燒香多以神之誕期先後數日男女相牽率以趁會即此所謂穀旦與于往也差為失之別稱以子仲之子當穀旦而有所于其往為失足也失道也是之謂差南方之原指所于之地言東門之外皆原也而此則在南高為邱而平為原原與邱自別然宛邱在城之南而此原亦稱南方之原則當與宛邱相接者不績其麻喻言也其麻之不績者以其亂故爾是時陳之國中於東門之與宛邱至無常期行人猶有次也及其以穀旦而會於南方之原則見為紛紜雜沓其亂如麻之不績者是雖原也而儼然市也猶可入其中而婆娑不願哉乃子仲之子其於南方之原而婆娑亦以視東門之枌宛邱之栩之

下而未有改所故語其因穀旦而有所于。差者。猶。是原也婆娑亦未見其所于之差也今其原也婆娑而實市也婆娑則處不績其麻之會遨來越以鬷邁之謀此其所于之為差也審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管見〕于亦往也往而不返為逝子仲之子以穀旦往往而遂逝則不復反於家矣若是者何也以南方之原有越以鬷邁者耳越謂恣行而來邁謂疾奔而去越以鬷邁言子仲之子婆娑於南方之原而為強暴者所掠也鬷字跟上章麻字生出凡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曰鬷故借其要約之意以象掠人者之摟取牽曳有如此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其將掠未掠時先傲睨而為是凌虐之辭也爾指子仲之子我則強暴者自我也荍即蕎麥之蕎謂荊葵者非是本草釋名亦作荍李時珍曰蕎麥之莖弱而翹然易長易收磨麪如麥故曰蕎亦

曰荍。且與麥同名也。視爾如荍。謂其色與荍之華同耳。荍華白而淺紅。布地繁縟。亦穠麗而可愛者。椒性辛溫大熱。食之走氣分而助火。貽我握椒。此強暴者直若如荍之子。有椒盈握。猝投之而強使吞之。云爾言之肆妄至此。何不可為哉。越以鬷邁。蓋公行於白晝。稠人衆矣。非亂而何。然陳不之禁。故作者白其事以疾之。

衡門。誘僖公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僖公。孝幽公子。

管見此必僖公為太子時。有賢傅作是詩以節其欲。故曰誘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集說孔氏穎達曰。柳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也。

管見衡本稱物之器。人之懸之。必與眉齊。欲使目之視其平也。今屋之有門曰衡門。其意蓋言門之額與人之額相值。狀若懸衡。然非俯首則不可入。此門之卑者耳。故曰下。下卑也。為大屋者。必為高門。茲衡門不高而下。知門內之所容其隘甚矣。棲宿也。遲久也。棲遲二字。蓋為禽鳥伏卵於窠之名。於人言之。見衡門之下。其有取妻以育子。於其中者。亦復如是。未見其不可焉。是謂可以棲遲。泌之洋洋。洋洋指魚之遊行。說觀孟子少則洋洋句。可証。水之所在。莫不有魚。惟泌為泉水之寒冽。其魚之自生者。細碎莫辨其名。不足食也。然當飢而之食之時。或臨泌而見其洋洋焉。則亦以其可取為食而樂之矣。是謂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三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集傳姜。齊姓。子。宋姓。

集說朱氏公遷曰。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則凡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貴協矣。○熊氏朋來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特以食魚取妻言之。

管見此二章之詞。只作申說上章耳。以為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其樂飢者。以其將食魚也。夫食魚而為泌之洋洋。是固不得河魴河鯉而食之者。而亦既云可以樂飢矣。然則欲食魚者。豈其必河之魴必河之鯉而後食也。夫且以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棲遲者。以其既取妻也。夫取妻而為衡門之下。是固不得齊姜宋子而取之者。而亦既云可以棲遲矣。然則欲取妻者。豈其必齊之姜必宋之子而後取乎。總之食色之欲。不茍可而止。勢將無

所底止也。故知食魚而必河之魴河之鯉。則自河而外。凡江湖溪海諸水之珍味。是不一品。奚啻魴與鯉也。皆將求得而食之矣。亦知取妻而必齊之美宋之子。則自齊宋而外。凡吳楚燕趙諸國之佳麗。是不一姓。奚啻姜與子也。皆將求得而取之矣。其侈蕩尚可言哉。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集傳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紵。麻屬。

三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鄭氏康成曰晤猶對也○輔氏廣曰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詞彼自以為美自以為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許氏天贈曰晤歌與之合曲而歌也晤語與之相答述也晤言與之相言論也

管見按麻紵菅一類而三種也其單稱麻者則今之火麻是已亦曰黃麻一收子種之有雄有雌雄者為枲為牡雌者為苴為茡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與益母草葉相類五六月開細黃華成穗隨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其皮作麻先連稭漚之池中數日乃出而剝之筋粗析以為布不中衣獨任縫囊以盛物其材不若紵之良也麻之有紵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須歲種苗高七八尺葉似楮葉而無叉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閒着細穗青華有子茶褐色皮可緝布為衣以當暑與苧相埒故雖麻類而別以紵名不單稱麻也麻與紵皆宜漚但漚麻者漚而後剝漚紵者剝而後漚小不同耳其法視紵成可采時即于畝間用竹夾捋之去稭而收其皮漚之池中亦數日更以竹刀刮其表厚處得裡如筋者纖為縷雖極細而有力也又有一種麻長白如紵而力不及今名苘麻苘音頃此也殆古所謂菅也何以言之苘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大於紵而薄開華黃色亦當夏秋間結實如半磨形有齒子嫩青老黑若黃葵子以時刈為麻非漚不成其漚之池中數日與漚麻漚紵並同其漚之連稭而不去稭則與漚麻同與漚紵異也漚已出而剝之以濯於水其筋自解散不堪作布惟打索用之則苘之亦名菅其以是與蓋索主縛物其約束為管其維繫為綰管綰字从官菅亦从官同知苘有菅名亦即其用以取義也舊注謂菅葉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為索是指今之芒言但芒不宜漚漚之則腐故此詩之稱漚菅由前漚麻漚紵例推之所謂菅者乃麻類之苘非茅類之芒也小雅曰白華菅兮又曰露彼菅茅菅亦有以菅白者因上同於茅之所供者耳然必別之曰白華菅正見麻有苘而名菅本為黃華其白華之菅則以茅通稱之名耳自為類不可混也彼美淑姬蓋娼家子而人悅之如此彼美之所居皆在陳之東門池上出東門者見之舉以為淑姬無異詞焉淑善也何以稱善以其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云爾然彼美其果淑姬與度其巧作迹遮無所不可者正以人為麻紵菅之屬皆欲一一已則因東門而有感於池即因池而有感於可以漚麻漚紵漚菅夫亦恍然彼美之坑人斷送人如以非常之極刑加人其不善至矣而以為淑姬者猶然肥於可與晤歌而善之焉猶然肥於可與晤語而善之焉猶然肥於可與晤言而善之焉豈不哀哉按姬為婦人美稱師古以姬本周姓其女貴於列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晤歌晤語晤言即下篇所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明星晳晳之所待事也竟夕不寐如相對於白晝然故不曰寤歌寤語寤言而曰晤晤歌宜後於晤語晤言而此用例叙者以晤歌為晤語晤言之極歡而先及之特欲使彼美淑姬之善合耑易濺開口便道破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集傳楊柳之楊起者也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管見此與前篇之刺時同意皆謂人之惑於娼家子而不悟耳但前篇言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漚紵漚菅者借明彼美之心不善毋誤以為淑姬此篇又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肺肺者則並指明彼美之貌本惡非特不為

淑婀而亦不足稱彼美也本草云楊柳一類而一種楊枝短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長軟而垂流故謂之柳見柳有態而楊無態也陳東門之外人所謂彼美者見東門之楊而如見彼美則其體段之本然已無足觀而不惟此也即以彼美作楊言之其騈列於東門者猶非其盛長之時而皆當其摧殘變衰之時故一則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再則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也攷牂為牝羊羊性好羣而剛鹵足之所經其木葉可跂及者皆爭齧之意牂字偏旁从爿爿音牆殆取戕之義與羊亦有牡而畜羊利在孳息惟牝特多故舉其多者稱牂牂以明東門之楊其摧殘自人直如羊之得而爭齧其葉而牂不一牂也肺讀如字即臟之名肺臟六葉兩耳凡八葉色紫楊及霜降之後其葉以時變衰易綠而為祟皆與肺葉之色近故於東門之楊之各猶有葉者以肺肺概之見其葉之以一肺彼亦一肺也嗟乎東門之彼美至比於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其葉肺肺有然尚可以為美乎而人之樂與晤歌晤語晤言者猶然昏以為期而至明星之煌煌晢晢亦大可怪已按明星之明晢晢遲於煌煌蓋其光至於東方欲白而轉淡耳須辨之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濮氏一之曰斯莊子斯而析之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矣

〔集傳〕鴞惡聲之鳥萃集也

〔管見〕墓門指陳桓公鮑之葬處言棘與梅皆墓樹也其實茲酢足令人過之而生酸心古人多以植於墓如唐風葛生篇言蒙棘秦風終南篇言有梅可借証已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謂其時有雷擊棘而析為二也斧析薪者不必析之而克其於棘為墓門之樹未始斷為薪者不必析之而克也故只言斧以斯之使人知斧之力不及此而其為雷之威不言可知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惡聲之鳥其鳴主人死所至皆指為不祥今以梅生墓門而鴞乃萃止其上萃則非一止則不遷其為不祥莫甚也彼桓公之墓門棘有何眚以逢天怒乃致斧以斯之梅有何矣以興物妖乃致有鴞萃止乎天怒寄於棘物妖寄於梅所其應當在陳佗矣佗為桓公之弟乘桓病而殺太子免以已代之尊桓公五年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陳亂故再赴其日夫桓病而太子不保桓卒而赴日傳疑則佗之不良所為潛謀篡奪者事甚秘也然其迹則已暴白於衆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者賤稱不予其自為君耳序之直言陳佗亦此意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已謂其身死人手也以為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有必從其命而使即已亦如既莫逃國人之知猶欲僥倖不良之常存而不已此必昔有然而後可異其今亦然也試求諫往兼其亂賊而見容於國人者誰予夫人之所不容者天亦加愁而示以雷茲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蓋即以威不良而啓國之人以詩罪也佗而不已其何道以免焉天也不良歌以訊之歌里謠也訊謂究問非特告之而已佗之不良其謀代桓於病與卒之時國人之知之皆不親見其事而出於傳聞揣測則將斷斯獄而不得不訊之也欲訊之而猝不能拘執而訊之故為歌其事以揣於國中使佗得聞而因以自勘以是為訊之耳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訊予字當一讀予不顧猶言不予顧也顛倒問

身之象即前所謂巳也以為夭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之者子也徒訊之乎旋將與國人共誅之使之盲須絕付其身遂斷倒也乃不良者方謂不知誰何之人他無能為而特出於歌所從來又安事深求哉此其於予也殆悍然不顛矣予為取其顛倒之已日光計之罪循育知彼其惡極難捽罪大赦無所逃於亂賊之詐者寬自于驗以誠之始其能不一動心以思予也耶而在今且不子顧予一觀於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天之怒爲不良而勃生予再觀於墓門有梅有鴞萃止物之妖亦為不良而猝至也佗其即當已矣即當已而至於顛倒矣猶然以身據國一切若無覩以自雄與○按春秋魯桓公六年秋八月書蔡人殺陳佗佗殺而桓公之子厲公躍立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是舉成於蔡人亦正由陳人相與合謀以成之者㨾是詩為證可矣」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宣公多信讒

集說 范氏處義曰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傷人者矣

管見 春秋魯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即宣公太子也史記陳世家載宣公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太子不以有罪聞胡以殺是必宣公之嬖姬用讒以賊太子故太子殺也太子未殺之前而是詩作序所謂憂讒賊者即此其憂之之詞作者托為太子之母為宣公夫人者以立言故篇中謂宣公為予美予美者婦人稱其夫則然唐風葛生蒙楚篇與此正同」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集傳 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忉忉憂貌」

集說 孔氏穎達曰邛丘之高處故邛為丘○鄭氏康成曰所美謂宣公」

管見 防有鵲巢蓋宣公之夫人自喻其托身之危也鵲巢之棲木無根蒂而又當防上恃以壅水有潰決之虞此其不安甚矣邛有旨苕則以喻嬖姬之依宣公其固結不解有然耳苕即陵苕郭璞注亦名淩霄野生以纏數尺得木而上即高數丈年久者藤大如杯夫苕以藤繞木與鵲巢懸殊其所托又常土高為邛之林與防亦懸殊故見邛之有苕而羨其獨安者則不禁以吞作聲而曰旨也誰侜予美予美作夫人指宣公說侜字从人从舟其意蓋如舟人之使舟云爾宣公如舟之不能自主而嬖姬之使之一若舟人之使舟而無不如志此所謂侜予美也侜之者嬖姬夫人不敢明言故稱誰心焉忉忉則夫人以身之危而計及於太子御寇也夫夫人托身於宣公而其危乃如防有鵲巢者亦以嬖姬為宣公所寵其固結不解之狀直若邛有旨苕於是因寵

致讒而有以侜之故至此夫既已侜之則將何所不至哉蓋侜之而使宣公危其夫人者其防有鵲巢之象成並可旋誅破巢於防而取鵲之子以殺之是則因危夫人以及其太子御寇皆此侜之者之以讒行其賊也以是為憂能不心焉忉忉而若割與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集傳 廟中路謂之唐

集說 毛氏萇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

管見 說文甓瓴甓也六書故瓴牝瓦仰蓋者仰瓦受霤瓦所謂瓦溝據此則甓之為瓴甓乃瓦之當簷以行溜

者工於中唐見之故云中唐有甓唐為廟中路人罕殘之其寂寞至甚甓俯臨於中唐惟屋水每成行滴於旋宮公之夫人時不免於閒宮獨悲泣數行下誠可傷中唐之甓以自喻也巫於嬖姬之有寵於宣公方自與為所是長舌以貢其巧語花言則讒甚矣故史衆邛有旨鷊以資之所為名一稱吐綬雞項有紫囊內藏肉綬時取則向日摽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乃徐舒其領下之綬長近尺紅碧相間采色煥爛可觀大雅瞻卬之一章言婦人長舌維厲之階所謂長舌卽臨指鷊之綬言故上文先以鳥類著其厲而曰為梟為鴟也鷊本原含遂其性以居邛則益暢於時有人見其樂意而美之其言作旨聲亦不自禁此邛之有鷊與中唐之有苕並著旨苕以明其境象之美也夫人為防有鵲巢之危其[illegible]危而全寂無與語以自悲恭還竊比於中唐有甓至嬖姬為邛有旨苕之安其處安而得遂所欲吐以自樂之復鄙肖於邛有旨鷊此其進讒於宣公而例之長舌階厲獨妨夫人以自便乎必期速殺太子御寇以終立款矣然夫人憂之卒不敢明言嬖姬之侜之也則仍曰誰侜予美耶心焉惕惕與前忉忉小異忉忉憂其害深而隱痛惕惕憂其禍速而神驚也夫以母子相依之命至懷旦夕不保之虞則夫人之面彼中唐有甓而感且泣者且將同於積雨沉宮中唐無時乾其甓因長為淋漓而不休也讒賊之可憂至此豈不甚哉

月出刺好色也。

〔管見〕好讀上聲刺好色。蓋言刺夏姬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集傳〕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

〔集說〕陸氏德明曰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好謂之姣○蘇氏轍曰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皎

〔管見〕月出喻好色者之面美也蘇說得之月出皎兮為月光之極盛特欲借明夏姬之逞艷麗以動人有如此皎繼之曰佼人僚兮僚者同朝事君之名只此一字夏佼夏姬所與淫者都在裡許蓋夏姬之夫御叔與孔寧儀行父並事靈公所謂僚也而夏姬則皆私之此其於二大夫與一君不亦居然成為僚哉舒窈糾兮勞心從公舒謂夏姬之子徵舒也窈指地之靚深處言糾為察之之義彼夏姬之以佼人而有所私一如以御叔之倖為僚焉其子徵舒有覺竊於地之靚深處陰為察之是謂窈糾也勞為窈糾而夏姬之勞心於潛忖默度因亦不禁其悄然矣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集說〕王氏安石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管見〕月出皓兮佼人懰兮皓為白色其光視皎而有減矣懰音留字典載懰有懰慄悽愴貌按懰字从心从劉劉若殺之別名也佼人之僚雖樂得有孔寧儀行父之與靈公然恐其終不獲保而被殺則不禁念之而慄然懍慄此為懰矣以故佼人之色好與月出之光同其以懰而色沮者則覺其有減於皎而特見為皓也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懮音憂說文本作𢝊愁也人愁則形於顏而故从心从頁受者隱忍之詞徵舒有母而於窈糾之際得其私情其愁之結聚於心而形於顏面蓋有懮也然又屈於無可奈何不得不隱忍以受之夏姬於此固必料其懮之不終受而卽將動於惡也旦夕間患生不測殆不勝其勞心之慅矣慅心跳動不寧之貌字从蚤蚤齧人跳蚤也按上文言懰其慄而悽愴者心則寒矣已寒甚而戰亦必甚人身然人心亦然可知佼人之懰

其必因之跳動不寧而為恠固其宜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管見月出照兮照字當就其光之所專注者言勿泛作照臨下土看佼人燎兮燎與賁稱燎原小雅稱燎之方揚同蓋借火以喻佼人之怒耳以上二句謂夏姬之與月出爭之而好淫其心目間猶以其子之有所礙而常注之則亦照之也然照之而其怨勃生於心至於火之燃然其意殆欲早殺其子徵舒也故下文即申之曰舒夭紹兮勞心慘兮夭同妖短折也紹者繼嗣之意蓋夏姬之有徵舒猶若夫御叔之繼嗣所謂紹也於時從以窈糾之既深而優受之必發終當不遂其淫而無以全孔寧儀行父之與靈公則顧夏氏之失其紹而至於短折焉是佼人之勞心不已卧即有忍於殺子以自逞其忮性之殘賊者可不謂慘與按慘字當從本音讀七咸切方了得上文燎字燎為火之甚炎屬盛夏之陽慘為陰之至肅屬嚴冬之水陰始勝陽水乃勉火彼佼人之勞心不至於慘而其怒而為燎者惡乎熄之耶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集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范氏處義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預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張氏彩曰意當時靈公諱言夏氏而託株林以為辭故詩云然

管見胡為乎人問之也靈公之始出諱從夏姬不諱適株林也已而又適株林則並株林而亦諱之故姑為詭言曰匪適株林也然卒之仍從夏南則亦何適株林已耳何嘗舍此而他適乎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集傳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管見周禮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詩中言馬如鄭風乘黃乘鴟以乘字作良字通稱非必四馬具而後名以乘也且此章言駕我乘馬乘我乘駒駕主車說亦可不以四也乘主騎說又將安用四為耶可知乘馬乘駒只作良馬良駒看為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按說野二字就人君之勸農事取義若衛詩稱文公說于桑田是已今靈公之駕乘馬其使說野者特云說于株野非以為民而勸農事也然視農事之莫敢怠遑固無以異焉豈不怪哉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按朝食二字就人君之親戎事取義若左傳載齊頃公言滅此朝食是已今靈公之乘乘駒其期朝食者特云朝食于株非以為國而親戎事也然視戎事之惟懼遷延又無以異焉豈不怪哉

澤陂。刺時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集傳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集說孔氏穎達曰荷指芙蕖之莖菡萏指芙蕖之華

管見此詩三章蓋言夏姬因靈公被弒孔寧儀行父奔而思之不止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皆以喻夏姬耳澤衣納污之地著夏姬之生出於溷濁也於澤陂言蒲蒲滑柔而為席以藉人之臥夏姬之人盡可夫蓋如此其又因蒲及荷且疊及蕑與菡萏者見夏姬為溷濁中之一物彼則人盡可夫亦正能使人之於彼盡樂得為之夫也荷為芙蕖之莖其莖能任荷荷意故稱荷觀其承葉如盤可見勢上重易搖如立不定然此足象夏姬之體態嫋婀矣菡字从函函則未開菡字音同啗義亦從之啗者以將啓也以是名芙蕖之華殆特著其包初放時其色尤灼若而盛耳取以象夏姬之姿顏艷麗何以加焉荷

與菡萏為一物中忽以蕑間之則蕑字不當泥澤蘭說猶意蕑本香草荷與菡萏之香不可名特假蕑名以為之名亦即用象夏姬之頌澤佩帶間皆芬芳襲人云爾有美一人篇中凡三言之並與前防有鵲巢之稱予美同乃婦人為其所夫者名也美非目其貌目其好合之情而已首章曰有美一人就夏姬之心念靈公言靈公十五年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女二子曰亦似君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時夏姬聞公遇害而未見其傷之中也竟其驚疑畢集而曰傷如之何矣寤寐無為則竊計公之被傷身死兇無有銜烏起而生之而所謂有美一人者竟歸烏有以故為之潛哭於深夜不聞其聲而涕泗之交流則不禁其滂沱如雨也三章曰有美一人就夏姬之心念孔寧言二章曰有美一人就夏姬之心念儀行父言也碩大且卷碩大且儼碩謂二子之狀貌豐腴其又各稱大者指其平時之膽力壯而無復顧忌耳即如

與靈公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靈公而二子遂殺洩冶及其同飲于夏氏又敢出徵舒亦似君之司可不謂大與共碩可愛其碩而大則可情足行舒賊動於惡二子似當不為之沮喪也乃懼一旦靈公欲弒而孔寧之碩大者方且身縮如胃怵懼徵舒之念旨之所牽出其身則其狀成為卷矣其僕行父之頑大杏亦且月眩若狂常覺徵舒之笑來焉以人解其目則其象見為儼矣故夏姬之於二子念有美一人之碩大上卷更念有美一人之碩大且儼雖幸不與靈公但傷而其懾於徵舒者特甚勢必各辦一奔也於是宗寐中異得有術焉能舉碩大且卷者起其踊踦以伸之而仍言於無為也無為則死者巳屬長辭而生皆又難戀處潞泗滂沱之餘輾哀為忿頓有極不能平而中心悁悁者懷抱別有豈不謂世間不如意事此外更無比倫哉亦嘗寤寐中莫得有術焉能舉碩大且儼者去其驚悸以定之而卒苦〃無為也無為則於彼已卜終瞬而於此

又占同遯中心悁悁之含積忿生悵哭有大不能安而輾轉伏枕者床幃如故不幾憶疇昔得所願時此後竟難永夕哉

檜

管見檜為鄭所滅其君妘姓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後也所由來遠矣其國亡而詩猶存與晉所滅之魏同故孔子並錄之以存亡國之戒亦即使二國始封之名魏不沒於晉檜不沒於鄭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管見為此詩者大夫也不聿於大夫之可欲而去其君是為以道按篇中凡三稱豈不爾思所謂爾者非指君言指同為大夫者言也豈不思備云豈不欲耳而卒能以道制欲舍其同為大夫者而夫之大夫屬於君此才

將云以道去其去大夫
已欲云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管見羔裘羊裘也逍遙字義從飛鳥取象謂遠也去之極遠而影滅則其遠為逍遙矣羔裘逍遙謂縱遊於野耳從下朝字對看則野字便見夫惟野亦容逍遙亦惟羔裘適便於逍遙故曰羔裘逍遙也羔裘為野服狐裘為朝服亦各因其地以制宜然事君者不免縱遊於野則雖有時而朝特逍遙之餘而已非果能共其位以致於君也故去者指居者而言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爾則安此我豈不因爾而思共此特以裘之既具於章身固楚楚也至念裘所自來其勞心正忉忉矣心不寧者身亦必不寧矣何戀於爾之既羔裘又狐裘而思之
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管見翱翔亦從飛鳥取象此不遠舉而作意迴旋也羔裘翱翔謂般樂於室耳從下堂字對看則室字亦得室中特深邃非與野之虛曠者比故但言翱翔而不言逍遙羔裘為在室之私服狐裘為在堂之公服亦各因其地以制宜然事君者而不免般樂於室則雖有時在堂特翱翔小休之間而已非實能蒞其政以効於君也故去者更指居者而言曰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爾則習是我豈不因爾而思同是要以裘之既具在我身固都麗也亟念裘所自來覺我心實憂傷矣心不快者身亦必不快又何戀於爾之仍羔裘又仍狐裘而思之耶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集傳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管見此章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爾固漠然無動於心矣胡以勞我心者乃至忉忉憂傷若此哉亦謂裘所自來先皆剝民之膏以為膏之之具耳且無論狐裘也即以羔裘言其如膏者當日出之時而有曜我見爾之被以逍遙也翱翔也豈不亦爾思乎然如膏之光實本民膏之合聚而成之日出有曜乃正見之甚明也以此時而屬目於爾因不覺其外觀可娛已達成為中心是悼矣又況爾之羔裘逍遙者復為狐裘以朝爾之羔裘翱翔者復為狐裘在堂所裘之膏益甚中心之悼亦益甚於此而欲不勞我心以至於忉忉憂傷也不可得已以故我之於爾雖亦思之而卒以不顧者微獨逍遙翱翔本非素願所寄即及今有朝可登有堂可臨亦恐終無以事君而不惜決然舍去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管見檜之俗不行三年之喪已久於時有欲三年者亦為衆所迫不得已而除之故作此詩庶衆也素為白稱素冠及下素衣素韠即喪之服也但當就及期而未除之時看棘人猶牽制人之謂牽制人而令其隨俗以轉存不獲自由之勢是謂棘人欒欒也為取象於器物寫意於時紀中所傳龍尾車於人誠酷似矣其車長丈餘身形圓為輪附於車身輪外樹之齒又別為輪以發車身之輪名接輪輪外亦樹之齒及其設以挈水使兩輪所樹之齒其端得縱橫相入如棘刺之交錯然故轉接輪而車身之輪之受轉有見為欒欒者按欒與圝同音則亦[illegible]義也亞之曰欒欒始肖其圓而善轉云爾今世有以木為戲具者大如卵上平下銳置於地而鞭之則轉不[illegible]之狀不更可借証與其勞心慱慱云者思甚[illegible]有傾不遂而至於疑聚為慱慱也以為我行三

年之喪及期而小祥其冠仍宜素冠也而今之不素冠者固已庶矣以彼既庶者而適見一獨欲素冠者則恐其守禮違衆强立而不移也乃羣然若菻之叢於人以相牽制勢必使之欒欒而轉焉此其不獲自由固有不至與之同歸與之如一而不止者猶能聽其獨素冠乎以故我之愁然勞心思之不勝其苦乃頓使此喪欲三年之願之莫遂者為之凝聚以客於中焉則自覺其慱慱也其將誰與語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管見 鄭氏康成曰除親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素衣者謂素裳也孔氏穎達曰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故取衣為韻按素衣猶是喪服耳觀下章更以素韠言可見韠附於衣者也彼大祥之祭服不素衣胡為素韠乎且衣裳之定名以上下指裳為衣古人諒不假易至此固當正就衣

說為是以為我行三年之喪及期而仍宜素冠則其仍宜素衣斷可知已而今之不素衣者則已庶夫衣之制視冠為較大也以彼既庶者見之不聽我之獨素冠乃能聽我之獨素衣乎故當其庶見素衣而我心之傷悲其自慱慱中流出者乃遂激於不得終喪三年而大慟焉夫亦無如其棘人欒欒何也解素衣而易之聊與子之不素衣者同歸而已其能謀自脫哉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集傳 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管見 家禮喪服圖有布一幅長尺置當腰兩衽間名帶下即此詩所謂素韠之韠與非必以韋為者韞與緼同字典注緼字為舊絮亦為亂麻其義皆與結字脗合也以為我行三年之喪及期而仍宜素衣則其仍宜素韠亦斷可知已而今之不素韠者則已庶夫韠之制於衣實相屬也以彼既庶者見之不聽我之獨素衣乃更聽我之獨素韠乎故當其庶見素韠而我心之蘊結其自傷悲時縈積者乃遂牽於不得終喪三年而莫解焉要亦無如其棘人欒欒何也並素韠而易之聊與子之不素韠者如一而已其得區以別哉

隰有萇楚疾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集傳 子指萇楚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管見 舊注謂萇楚為銚弋即今羊桃殆非也按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恣者酷刑之名古者刑杖以荊荊即為楚稱荊者曰牡荊黄荊則稱楚者亦或曰萇楚與楚叢生罕能成樹其條瘦直而長萇字从草从長意蓋取此也猗儺其枝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字並當一讀音歎嗟聲觀齊風猗嗟昌兮可見又小雅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與此儺通皆盛貌也夫隰有萇楚實為箠杖之需似可不必生也乃生之偏盛如恐不足供恣者之所用然故見之而曰嗟哉此儺然盛者其枝其華其實也杖特用枝而其詞乃遙及華與實以其不至於華實而枝不成不可用耳枝生華華綴實此萇楚之既成而老也老則不夭然取萇楚者必俟其老老乃堅勁用萇楚

若必欲其夭夭乃柔韌也其不夭而忽夭之若如何則見其以湯一濆之又再濆之是為沃沃沃濆也沃沃則萇楚之堅勁復兼柔韌以是為錐杕可以行其恣矣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三樂字正見其恣須與上各章猗字對看人見萇楚之儺而猗然嗟懼為恣者所用也而在用之以行其恣者當夭之沃沃之時則不禁欣然以樂此其恣之所行尚何所不至哉首章曰樂子之無知知就諳其痛言蓋恣者之能忍於酷早若無知而不諳人之痛也則亦樂萇楚之無知者能致人痛而不白知實可用之以逞其扑擊矣三章曰樂子之無家家就所有之貫產言蓋恣者之酷其志本以濟貪是將盡奪人之貫產使之破其家而無家也則亦樂萇楚之無家者能致人之貫產蕩縱而不復惜其家正丁用之以肆其誅求矣三章曰樂子之無室室就同處之妻孥言蓋恣者之以酷虐貪酷甚而貪益甚是又將盡售人之妻孥使之空其室而無室也則亦樂萇楚之無室者能致人之妻孥不保而不復念其室尤可用之以窮其搜括矣其恣至此凡在國中者惡能以無疾乎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管見匪寇賊之別名匪風以威欲劫之人匪車以載所擄之貨總言之皆以為匪而已發音髮謂其風之勃興也飄為疾風之稱則更指其來之暴卒言耳偈與揭義通武貌字从人則人之武也匪車以人壯車之勢其見為偈者直若兵車之以戎事出特張其武以自耀矣嘌字與飄並从票則亦疾義也从口當就人聲看匪車之偈以人壯其勢而其人放口作聲使為勢益壯者乃復聞其嘌焉是又若兵車之士方馳敵而大呼特假其聲

之疾以先奪人矣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道為道路之道即匪風匪車之所充斥也聳懼不寧為怛哀傷相恤為弔夫詩作於檜則所顧瞻者檜之道也然匪風發而匪車偈匪風飄而匪車嘌其長驅以及於檜者所由來實自周始檜在東周在西地有兩而道無二是檜之道亦周道也然則顧瞻之間有不禁其中心怛中心弔者為檜怛尤深為周怛為檜弔尤重為周弔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集説孔氏穎達曰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

管見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與權概之概同音有平意則所謂溉之者言以水注於釜鬵使盡沒所亨之魚而見其平也不應泥定作滌字解説文曰鬵大釜按周禮亨人掌共鼎鑊注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又前漢刑法志有鑊亨之刑注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鬵人也今詩言亨魚而實喻亨人竊意鬵之與鑊殆二名而一物耳其符以鬵名者鬵音同燖燖一作爓又或作燂皆以湯沃毛令脫也據此會意可知大釜之以鬵名若今俗言湯鑊者近之矣以上二句言此匪風匪車者充斥於道挾法誅罪皆不容於死也宜盡執而亨之夫亨之用有亨魚而溉之釜鬵者魚無足翼易制耳今將以亨之強橫不軌欲如魚之就亨溉之以水而使汨入於釜鬵中合而為臨混而為羹檜之國小勢衰其誰能之乎是不得不仍望於西周矣故戀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西歸言自西而來歸於檜也懷猶帶來之謂好音好消息耳孰為好音惟使周之能亨匪人者一如亨魚而溉之釜鬵焉此則顧瞻周道時所翹企而樂聞者也然曰誰將則為未可必之詞亦安得有西歸而懷之好音者顛使中心之怛中心之弔為之一慰哉嗟乎匪風匪車之曰周衆周之先被之而莫能禦遂及檜是必當幽王之世哉

蘇淳與其醜先四出以爲篇故名是甚也以此言之則雖周轍猶未東乎而周道之自西而適於東者幾於哉之道矣檜之詩人遠際此宜其概然思之而有是作與

曹

管見 曹。即今曹州地其始封爲曹叔振鐸 余 詩曹次檜亦爲有下泉之思治可以終變風而擊反亂之機云爾故曹後即繼以豳

蜉蝣刺奢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傳 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

集說 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管見 蜉蝣之名蓋義取浮游謂其朝生暮死在天地間雖爲蟲屬於有無兩不可居耳羽就其始生言猶未飛也頃之而能飛則其羽可稱爲翼生之象於此方盛矣掘閱舊注未詳其義殆肖其將死有如此將死而羽翼不復動特以足爬行作爬狀掘即爬之別名閱視也足未僵者目亦未遂瞑猶然能視因即其視以稱閱與蜉蝣之羽蜉蝣之翼蜉蝣掘閱以喻人身非並喻人之衣也蜉蝣朝生暮死似與人百年之生不類然就其一日析言之其夙興夜寐儼然一日一生死也故人之及明而起其振作則如蜉蝣之羽人之起而當晝出行其游行則如蜉蝣之翼人之行既倦而嚮晦入宴息其困頓則如蜉蝣掘閱也嗚乎百年不可料孰謂今日不無我亦明日必仍有我哉乃昧昧者不知其身之易化而致飾於身之衣則甚奢是可刺也衣裳楚楚從次章采采衣服對看則此其純色者凡衣好爲褫裳當同之褫音楚鮮明貌故集傳通楚於褫而曰鮮明但楚楚字重亦有意蓋於奢者之衣上裳下特極摹其好之至鮮明之至云爾采采衣服衣裳之總名五色備之爲采采則有章也惟在位有章可知序稱刺奢固刺在位之奢耳又或者以爲刺君按之通篇詞意則不無過甚矣采已備色有疊言采采者以明人之有章者僅而奢者勝以多人之有章者同而奢者又炫以異也麻衣如雪是就其居喪而言衣之凶者有然居喪亦有裳衣裳可總名衣服亦可總名衣非遺裳也夫凶如麻衣已盡去

其采采而用素何所容奢乃麻衣之好其白而鮮明則如雪亦復楚楚以於無所容奢之處猶必致詳同幾幾易凶而爲吉即素以爲絢矣人生世上奈何爲蜉蝣之軀殼致傷物力若此乎故詩人之刺之見奢者爲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則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凡奢者爲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則曰心之憂矣於我歸息凡奢者爲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則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凡人出而動者歸而處此蓐時也暮則欲息息寢也歸處則歸忽矣歸處歸息時其衣裳之爲衣服者必解衣也彼務爲楚楚采采之人亦無以異是焉脫令死趣猝至一處遂不出一息遂不起則先之比於蜉蝣之抄蜉蝣之實者及茲已信其衣裳之楚楚與采采之衣服將安所施哉此在奢者之心不自憂而詩人代憂之其憂之也亦不必見奢者之歸處歸息而詩人可借其身之處與息以度之矣至末章言歸說舊注說音稅作舍息解與日鬲息養積按說當爲言說之說謂議論之也蓋衣裳實

楚采采衣服有因以爲奢亦猶無足深怪獨至麻衣如雪從表服中求爲觀美此其奢之無謂則不能默然無言矣出見之而歸說之猶是歸處歸息之時也於是時說其人之麻衣如雪卽於是時憂其人之亦歸處亦歸息者乃遂眞爲蜉蝣掘閱之奄忽以終也夫豈事之所必無哉奢者於此其亦可以悟而知返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

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集傳 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管見 按曹共公時其有三百赤芾者乃盛畜優伶耳以末章所稱薈蔚之南山爲喻蓋與唐之梨園弟子等也其地有禁設之守比於公宮故有候人候伺也主伺外之闌入者而禦之也其禦之之具則以戈稱何戈者以三百赤芾之子有居時亦有出時候人守其居尤衛其出守其居則植戈衛其出則何戈也何戈與祋舊注謂祋爲殳似未安攷祋字从示示爲神事又从殳不音殊與役同音役爲使人之義竊觀人之聚徒作劇者必製木傀儡爲之祖所至皆篋以隨相與神奉之意古時先已作俑而卽諱加之號因謂是神之靈能使人有摹皆肖而陰役之者故名祋與何戈何於肩何祋何於背皆使候人分職之何戈以爲三百赤芾之衛此當分列其前後者至於所何爲祋則神也三百赤芾者皆宗之而爲其徒此當出其中矣然要之爲候人所何則一也故總言之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兮者歎辭口吻間刺意已見彼其之子其讀去聲皆指人之挺挺作勢者說曹之小人以共公近之其自得而驕之狀有如此三百赤芾不得與他處稱赤芾者同解孔氏頴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據此則後之蔽膝

卽古之蔽前所謂芾者可作袴之通稱言矣赤紅也赤芾猶言紅袴耳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集說 孔氏頴達曰郭璞曰鵜鶘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陸璣疏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梁水中魚梁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集傳 味喙遂稱遂之爲稱猶今人遂意曰稱意

管見 維思也鵜好食魚乃安然在梁初不入水求食以濡其翼與味蓋有供之者也彼三百赤芾之子其豢養飽其所欲而惟事坐享者固無以異此則何修而得此哉此足令人一再思之而不能忘情矣不稱其服不遂其媾媾合也與易男女構精之構同二句言彼其之子皆男子也乃或令其以男而飾爲女則不稱其服焉亦且禁其以男而交於女則不遂其媾焉觀此而知三百赤芾者皆頑童也弄臣也共公之近之其狎邪之所至尚可問乎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集傳 薈蔚草木盛多之貌婉少貌孌好貌

集說 孔氏頴達曰南山曹南山也

管見 薈蔚兩字指南山薈兮蔚兮兩兮字歎朝隮也婉孌兩字指季女婉兮孌兮兩兮字歎斯飢也曹之南山爲三百赤芾者所舍有候人以戈守之此其草木薈蔚固宜朝隮何自來哉朝隮蝃虹也暮虹也暮虹見於東蝃虹見

於西其方有定故衛風曰蝃蝀在東又曰朝隮于西且朝隮之不東而西見之自西而已其先出於西之何所究不可知也今是詩稱南山朝隮南非其當見之方南山又非其從出之所然則喻言也詩何所喻以喻淫耳虹為天地之淫氣朝隮其一也曹以南山含三百赤芾之子不稱其服則男皆猶女不遂其媾則男可代女以故及明而望南山其薈蔚中直有淫氣上蒸為虹而比於朝隮者然共公若無覩也其近之之心早不容以御外變而睞內寵矣此所以彼其之子其為鵜之在梁者不濡其翼不濡其味幾於飽欲死而婉孌之季女則飢欲死也季女之飢以不得近使然故曰斯飢斯者稱之使離也與陳風斧以斯之之斯同解共公以小人為命而棄季女如遺何怪其一飽而一飢耶

鳲鳩刺不壹也

［管見］序稱刺不壹者為誰蓋刺曹大夫僖負羈耳初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反國反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貳即所為不壹也於是饋公子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後文公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然是役也晉文用先軫之謀而執曹伯以歸彼僖負羈之早自貳所退謀其家者則得矣如共公何哉惟共公被執之時曹廷中實有確守君辱臣死之義以自經者其子七人亦相與徇父以死故詩人作鳲鳩四章特別之為淑人君子以著其壹即以末章正是國人一語隱刺僖負羈之不壹也嗟乎微詩言而僖負羈之以貳稱賢且至今奉
為定論矣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集傳］鳲鳩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集說］嚴氏粲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

［管見］曹君子之死義者官司空故取鳲鳩言之鳲鳩羽物宜所在莫有定也篇中四稱鳲鳩而皆曰在桑桑音同喪有不祥之意蓋欲借明曹司空之得死所而不移耳其子七兮勿泥定鳲鳩說鳲鳩之子不必七而曹司空則實有子七人也其必舉其子七者見鳲鳩為司空在官之號亦正取其飼子之平均為義則所以自愛其後者必篤也乃共公一執於晉竟能舍其七子不顧數然守死而為鳲鳩之在桑焉此非凡為君子者所可同也故冠之以淑人而曰淑人君子與君子為在位之通稱世固有君子而不淑人者淑善也人之不淑為無良

若僖負羈之為家而忘其君是已其儀一兮儀面容也僖負羈之面能為容以面共公亦能改容以面文公而背共公則其儀有二也淑人君子不然是曰其儀一耳其儀一故當晉執共公在淑人君子之心其獨抱君辱臣死之義而不解者則如結也雖仍有子七人固不能要為鳲鳩之恩勤無已而忘守司空之職矣按次章言其帶伊絲正明淑人君子之死義其時則自經也故此章先用結字以見意謂心結於內因之帶結於外云爾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集傳］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采飾馬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

［管見］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梅實特酸甚也曹司空之死義已兮為鳲鳩在桑矣其七子繞膝而悲其父有見其

情之酸甚者比於梅焉則以是為其子在梅也然雖如此而淑人君子之終不顧惟必行其如結之心而已故為舉其自經之具則曰其帶伊絲也既曰其帶伊絲又因帶及弁而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者帶絲於項弁冠於首合帶與弁言之而其自經之狀乃益宛然矣伊者彼稱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管見〕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棘為棗屬有實皆赤心也曹司空之死義已竟為鳲鳩在桑矣其七子亦篤忠貞以致於君有見其在抱之皆赤心者比於棘焉則又以是為其子在棘也夫以淑人君子而有是子其如結之心有寄則當身死於義或以自經而形貌易常猶可即其子以彷彿乎其儀一之儀也然而淑人君子之儀人於

其自經之後觀之其儼然於帶絲弁騏間若與生前皆不少差是生為其儀一死為其儀不忒也其儀不忒則威靈氣燄之有凜凜在目以是傳諸四國國能使君辱臣死之義有以樹之標表而不作焉此為正是四國矣豈不偉哉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管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榛實多空故諺云十榛九空也曹司空之死義已獨為鳲鳩在桑矣其七子亦捐軀遂志從死父以報生君有見其既生既育而一一皆空者比於榛焉則又以是為其子在榛也夫誰則無子其子亦誰無兄弟而淑人君子之合門蹈義甘心就死固誠足以正是國人矣按上章言正是四國此章言正是國人則正歸到僖負羈說初僖負羈之貳於晉也受謀於其妻而以盤飧之璧私之是國人而賊者至文公入曹罪共公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令曰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魏犨顛頡怒爇僖負羈氏顛頡以是誅異哉以文公之偏務報施幾使僖負羈之國人而賊者等於大夫而賢者矣其誰正之逮共公為晉執而國之淑人君子既失為鳲鳩在桑以戕其身而為之後者乃更相牽以成其子在榛而與之同盡以是證僖負羈之為家而忘其君者直不殊繩墨在前而曲直莫能欺矣豈不足以正是國人哉正是國人則淑人君子之風其不愧君辱臣死之義以死而不朽者蓋自今至於萬年皆末由泯沒也浮生早若夢矣而禍患之來又每出於所備之外彼僖負羈之早自貳不過欲邀晉文無入其宮之令得緩須臾之死而已無何魏犨顛頡違令而事一炬其家已為灰燼自是以後即僖負羈亦不聞所在焉度皆死於火也由此言之為僖負羈

則求須臾無死而計偏左為淑人君子則求萬年不朽而券可操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故言胡不萬年為天下後世覺其迷也

下泉思治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集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蕭蒿也愾嘆息之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也○陸氏璣曰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蓍似藾蕭青色科生○孔氏穎達又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管見〕春秋魯僖公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執曹伯分其田以畀宋人冬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曹伯歸三十一年春魯取濟西田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東傳以濟盡曹地也據此則曹君雖復曹田竟分其分界未定時曹已數年不得耕有使沃土皆汙萊者故詩言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苞蕭苞蓍也按小雅云有冽氿泉易云井冽寒泉食冽為泉之通稱有寒意非無生意下讀去聲謂自上而落也此縣出之象縣出者爾雅謂之沃泉亦以其足資灌田云爾夫有田而受灌於冽彼下泉其浸無時涸則非專有待於陰雨者在國中正不多得於此而百穀不殖所浸惟苞稂苞蕭苞蓍而已能無傷之而愾然嘆乎愾爲嘆聲詩人自我以明其愾然嘆乃獨於寤言之者蓋有寐而後有寤且先於寐時得夢而欣然喜因即於寤時憶夢而愾然嘆耳凡人晝之所思者必為夜之所夢如昔日王都之所在或稱周京或稱京周或稱京師此四國之極也由今東遷之後以念西都由西都之衰時以念西都之盛時一念之再三念之不獲躬逢而但得之夢遊此所以既寤而愾然嘆每有不能自已者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集傳〕芃芃美貌郇伯郇侯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

〔集說〕孔氏穎達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于郇說文國在晉地○錢氏天錫曰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況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嘆於周京也○嚴氏粲曰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霸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滅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

〔管見〕此章言其念彼周京念彼京周念彼京師者以思境結為夢境當寐而未寤之交所見有如此也蓋西都之盛時四國皆重田功春月俶載南畝播厥百穀當先見有芃芃方盛之黍苗其陰雨從而膏之者矣然若斯者祇惟四國之自為哉四國有王王復使四國之伯往而勞之所以趨之昏作勸勤庸也於時有郇伯焉膺勞之之命獨顯名於四國固令人稱道弗衰也按百穀中惟黍以春種以夏登其熟最早故只言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而他種可以例觀又按鄭氏謂郇伯為文王之子當從之昔武王克殷平天下昆弟皆有封則郇伯之國於郇必此時也史記管蔡世家論言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意者賢如郇伯固亦成王所倚任因嘉其績而寵以伯與他績無所考惟奉命勞農一節所至之國皆傳之曹蓋其昔嘗戾止而有遺澤者故至共公時詩人猶得聞其事而致思也夫思之所到亦何所不通哉無不通則無不夢於是其寐也神追其事者必神交其人則適見有人焉竟稱郇伯勞之矣亦神交其人者必神往其世則又早見有世焉竟為四國有王矣且也神往其世者必神行其野則更先見有野焉竟成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矣及忽焉而寤心目間意象宛如求所為芃芃黍苗者果安在乎猶是苞稂苞蕭苞蓍之存已耳且是苞稂苞蕭苞蓍也其冽彼下泉皆浸之則雖有時陰雨究亦與下泉同歸者從何處得覩芃芃黍苗而快

揆厥所由衰以周室陵遲王政不綱其四國不可謂之有王故至此有王而無王則國弱者不立國彊者恣行以是晉侯之為侯伯也衆命之隆視前郇伯嘗更有加矣而其虐四國者於曹為特甚焉雖其君執而還復而卒於分曹田以賜諸侯而親其共曹四因是久不治遂使冽彼下泉之浸特以豐苞稂苞蕭苞蓍而晉不之恤王亦不能問也於此而欲從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卹蚌瞻四國有王而來郇伯之勞之者如此生不辰何哉不獲躬逢而但得之憂遊其慨嘆之不能自巳幾恨多些一寤而竊願以尚寐無覺終也鳴乎

陰雨之膏之恥

下泉之思治

其思傷矣

豳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集說】孔氏穎達曰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范氏祖禹曰豳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以無始也豳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朱氏公遷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立不與王風相屬與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陳王業也

【集說】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集傳】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此章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足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

【集說】劉氏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

○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孔氏穎達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范氏祖禹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嚴氏粲曰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濮氏一之曰耒耜可備農器周頌有略其耜畟畟良耜以趾主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鄭玄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管見】公羊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大火謂心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天下所取正北辰北極天之中也故皆謂之大辰按北極五星第二星則心稱東方之宿止三星之稱也參屬西方之宿七星中三星直北極出地上麗天不在於其最明之一星驗天樞之有定所辨之易心與參迭隱見

於昏旦間附天以行於其或曲或直之三星驗天旋之有常度辨之亦易故鄭民不讀天文志皆能仰而指其名也豳風前三章竝稱七月流火亦就人所共曉者言之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東傳注火以昏中而暑退七月流火九月內火則寒將至矣故定以為授衣之時觱為羌人所吹角發則吹之謂出其聲也於風之寒者稱觱發蓋角聲肖之耳莊子所謂呺角風殆即此與栗最宜薪栗薪見下東山篇積而燎之則火因以烈彼嚴寒之氣偏人其望而可畏與之同以此不徵形於冰盛而反備象於栗烈也舊注觱發栗烈似太漸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謂田畯至而同之耳田畯勤於其職見耕者而喜見饁者而亦喜喜之旋同之也說者不解田畯至喜為倒裝句便令同字喜字兩無着落矣何獨以南秭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長之養之此其義與農官以后稷為主田畯田大夫即農正也其下又有農師為上士見國語注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載始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祁祁衆多也公子豳公之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劉氏瑾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

【管見】懿筐以貯蠶之初出者藉以求桑者蠶神蟲惡不潔因是擇其筐之潔者用之故見為美而稱懿筐不得

以懿為筐之本名與頃筐例看遵彼微行微行音杭俗有字行為行者微行乃蠶初出而小動之貌彼指蠶言蠶於懿筐微行女執懿筐而依其微行之性定之謂遵爰求柔桑詩中爰字竝作急字解蠶微行則宜以柔桑飼之不可緩也春日遲遲與上春日載陽兩春日皆謂仲春春溫為陽其濕至仲春乃覺以是言載日短行疾日長行遲於孟春覺其已遲於仲春則覺其遲而又遲也采蘩祁祁蘩白蒿也飼蠶之物先百草發生不待種易繁衍故名蘩其根莖生熟葅曝皆可食蓋嘉蔬也但采之當及柔桑之時過則老不中啖然則蠶之采蘩以為蔬供啖耳為其嘉而爭采之亦恐其後時而急采之故見為祁祁如此祁祁者當與饁彼南畝之各同其婦子相類不指為女此亦言爰求柔桑亦非必尋由女子求之也若求柔桑而必女在下章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亦竝責之女子乎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就女之及期將嫁者言去親迎為極近故稱殆殆危

詞猶俗語差不多之謂其心傷悲蓋通情也古之婚姻非必拘於仲春而以仲春為最得時則是時之女因多許嫁於公子者以該其餘耶按前章言四之日舉趾則耕事已興至事念於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早為蠶計則春日載陽即蠶於四之日有鳴倉庚亦即為於四之日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固蠶與耕並治矣且春日載陽柔桑生而蘩亦生焉求柔桑以供蠶復采蘩以供人皆於此春行而春日則復遲遲初不患日之不足故見采蘩者之祁祁也至於有鳴倉庚其鳴為女之蠶候則有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者其鳴亦以女之嫁候則又有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者觀下東山之卒章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為之子于歸與蓋取倉庚雌雄雙飛同有似於親迎之男女同歸云爾此章於同歸而謂之殆及雖去親迎為極近亦仍未即同歸也特借倉庚以著女之嫁候故不言飛但言鳴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集傳 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緝也。元，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集說 毛氏萇曰：蒹為萑，葭為葦。○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既條取大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嚴氏粲曰：為公子裳，不敢言為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

管見 八月萑葦，集傳謂收蓄為蠶薄。月令季春具曲植蘧筐，注：曲，薄也。用萑葦為之，此其據矣。按萑葦可編蓆，亦利織蓆，薪得充薪，最切於民用，與蘩俱野生，其采之亦復祁祁，概可知已。於此獨指為蠶薄之用，似太泥云。詩意以蘩與萑葦之有資於人，不可略而勿論，故上章於仲春二月言桑之始生，即將蘩帶出；此章於仲秋八月言桑之代從復盛，又即借萑葦引起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斨，斤屬，俗通以刀稱，夫何條遠揚而以斧斨伐之？彼固非女桑也。及八月萑葦之時，桑之葉條早落，新條浸長，一一皆有向後之勢，而見為猗彼，則究然女桑矣。今歲之桑既摠，後初即來歲之蠶，又為有藉。其謀衣豈有既乎？至於衣之中，又有所為褐者，並之歲之慮所早及，則當七月鳴鵙而八月載績之功不能已也。玆鵙為伯勞，即左傳所稱伯趙是已。本草不著形狀，後之博物者言人人殊，惟楊雄方言云：鵙為鶪鵙，其說近之。鶪，蝎寒號蟲也，乃夜鳴求旦之鳥，其狀如鷄，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鵙與鶪則月令云仲夏之月鵙始鳴，仲冬之月鶪鳴不鳴。鵙與鶪鳴蓋一物而兩名耳。鳴以仲夏，不鳴以仲冬，已與左傳伯趙司至之言合。其夏鳴非寒號，則名鵙；其冬鳴為寒號，則名鶪。鳴當夏過而秋，乘時維七月，鵙之鳴猶是也。占是涼風至，白露降，鵙將漸易而為鶪，鳴之寒號矣。故豳人於七月鳴鵙即謀八月載績，誠有警於寒號而慮姑事之遲也。績者，績毛為褐，非績麻也。載元載黃而載宇與丁載績之載皆貴始之義。績貴始者，明其作之宜早，當與蠶並兼。元黃貴始者，明其染之初出，亦得與朱爭新也。我朱孔陽，陽為日精，朱色赤如日，較元黃為天池之色尤炯晃奪人目，故於此特曰我以珍之，又曰孔以豔之。夫三之不同而皆盛，此褐之最者也，旨最以自

飾哉其志皆謂是雖不敢奉公可奉公子雖不敢奉公之子為衣可奉公子為裳也此足徵愛上之情而其俗之忠樸亦見下章言取彼狐貍為公子裘意同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集傳】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集說】蘇氏轍曰十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朱氏公遷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焉

管見四月秀葽集傳但稱草名或據爾雅注葽繞遠志也遂以實之按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又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然則秀葽亦苦菜言俗稱苦蕒菜初生皆有赤莖白莖二種其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四月開黃花如初綻野菊此其秀也一花結子一叢子上有白毛茸茸隨風飄揚落處即生後六月食鬱薁言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所謂荼者即此而月令於孟夏稱苦菜秀又云是月也農乃登麥於仲夏稱蜩始鳴又云是月也農乃登黍可知此章言四月秀葽者以秀葽紀登麥之候言五月鳴蜩者以鳴蜩紀登黍之候耳麥與黍夏熟他穀皆秋熟故言八月其穫見凡秋熟之穀自是而始穫也穫以八月始以十月終則更言十月隕蘀欲明穀盡登之時即木之隕蘀時過此無復有穫者木葉乾為蘀蘀自高墜下為隕不必夾入草說二之日于貉于訓往為貉而往是為于貉貉獸名形如小狐毛深厚可為裘但不足稱輕細小民用之為多故此言于貉謂之日農事已畢乃往取貉以自為裘也至于貉而狐貍亦出其中則思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蓋早知為貢者所服而又樂與代謀之有如此攷本草獸類狐與貍分今詩詞主為裘說則直以狐為狐貍從俗之通稱而已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此因豳民于貉而復取豳公之以行狩習兵者聯類及之也武功與稱武事同武事之宜講木為畜與故以纘言稱戡者於義為謹其始蓋終歲不專行亦非歲終不遽行總始於一之日耳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言謂豳公之言其言稱同狩者亦得同獲即以豕為例豕小者為豵各私其豵可矣不嫌有所私也豕大者為豜但獻豜于公已矣不盡歸諸公也按狩之所獲不一類惟野豕其強敵眾聚獵豜言於野豕形似家豬但渡小腳長有大牙出口外其肉貴至二三百不能與虎鬭作羣行人惟敢射最後者者射中前者則散走傷人[illegible]冬能掠松脂與沙泥塗身以禦矢謂之掛中其待之善非他獸比也夫得獸者或利其突或志其肉殆上下各抱畏偷今觀一之日于貉斷民自為之其心則謀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下之不忘其上已有然及觀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斷公與其民共為之其命則為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上之不忘其下又有然其胡以能然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宇。簷下也。窒。塞也。墐。塗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管見 毛傳斯螽蚣蝑也與周南螽斯篇同陸璣疏蚣蝑幽州人謂之舂箕即舂黍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玳瑁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或說為是蓋周南言螽斯羽螽本一字名斯羽二字聯讀舊皆誤彼名螽此名斯螽必一類而二種也既未可以蚣蝑槩之即疏中廣其稱為舂箕舂黍亦難求其証據今但即見於五月而以股鳴者定為斯螽此最善躍俗稱跳八丈身纔及寸色如土稍黑不得言長而青故知或說是也其別於螽而稱斯螽者以其股之鳴聲與斯字之音似故爾又陸璣疏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按莎雞名不一証據亦難聞有俗稱蜊蝰蟲者其羽重色赤飛有聲與疏正合即是定為莎雞也可苐其振羽之時與斯螽截然分五六月則未暇深致耳莎舊音沙蓋亦肖其羽聲之過耳然也虫部有蛍字篇海云肖沙與莎同莎雞蟲名

今當從之以上二句特舉斯螽莎雞一似無與人事為求所以殆因二者竝類蝗蝗為沴氣所鍾若以五六月出始而動股既而振羽則為災害稼以故豳之田者先於五月察之見有斯螽動股焉此因其常也則幸無蝗之動股矣更於六月察之又見有莎雞振羽焉此亦其常也則益幸無蝗之振羽矣過此以往蝗可不生其田當盡穫至其因斯螽莎雞而及蟋蟀者以蟋蟀一名促織里語云促織鳴嬾婦驚故借以明豳女謀褐之心既因七月鳴鵙而思八月載績其績至夜分其績已而織亦至夜分於是蟋蟀之鳴當其七月在野去人猶遠已知其為促織而驚於心及八月近而在宇九月又近而在户轉而十月蟋蟀之依人至近者乃至入我牀下皆自載績以逮績已而織之際昬盡楚膏繼之以次歷歷於耳而覺促織之驚心久而愈迫如此則褐之觀厥成不言可知穹室熏鼠即頂上牀宇說豳之室陶復陶穴為多其室有牀則北地之煖牀也一名炕炕有窒則不

煖故取於穹穹从穴从弓蓋通其室以為犬道如穴然穴之曲如弓字然是謂穹室然有以穹室而鼠不去令其就中穿孔以積土則已穹者旋復室也以是言穹室而尤以熏鼠總之塞向墐户此由治狀而統謀治室也其治室之事止此則必為陶復陶穴之室無疑矣凡室之牖皆為向不必北牖糊之使明通而風不通亦可稱塞户為今人門面之概詞須活看若泥用以開闔之户言以泥塗之無此理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於十月言改歲舊注即指為周正之由來非也在首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據此則歲卒於丑月必改於寅月可無庸更生異議矣蓋十月以後禾稼納而場滌在婦子口中所曰者皆為改歲而已改歲猶過年之謂曰則其心想望及此也故家長不禁憐而嗟之以為自于耜舉趾以來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與出作者俱出雖嘗入此室也而要未遑寧處也今者曰為改歲此觱發栗烈中便當被衣披褐入此室處使婦子終歲勤動之身得借是改歲之餘閒以少休息矣則安得不穹室熏鼠塞向墐户早為此入處之宇謀哉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管見 集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按棣為郁李實小纔如指頂肉薄而酸澁無食之者今就李類求之竊謂鬱乃黃李之名六月熟其實特大色黃俗稱御黃李御黃一作玉黃御玉字與黃不切然則本名鬱而傳者訛耳草類鬱金和酒則黃如金是殆黃李之所由稱鬱與又蘡薁為山蒲萄度蒲萄一類其名皆得同之蒲萄一名賜紫

櫻桃則蘡之从嬰者以此薁从奥音於六反與小雅日月方奥側看蓋近熱之意可知謂蒲萄為蘡薁固以其與櫻桃同性濕近熱也實纍纍成叢六月不全熟有間熟者則以食鬱而及之也可至於葵之可茹古人種為常食今之種者頗鮮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為勝大葉小花花紫黃色四五月種者可留子六七月種者為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經年收採正月復種者為春葵然宿根至春亦生故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誠蔬中之要品也然性太滑利不益人熱食令人熱悶三月食生葵動風氣發宿疾飲食不消四月食之發風疾天行病後食之令人失明霜後生食動五種留飲吐水然則七月言亨葵者謂至是月而正宜非謂至是月而始有也菽為豆之總稱始熟以七月因葵及之而亦用以亨則就菽之結莢新而實未堅者言耳棗於八月全熟撲而盡落之則剝也以上三句其意蓋因豳人之為春酒以介眉壽特歷指其薦酒之具其先以時蓄之固有然者如六月食鬱及薁鬱為李薁為蒲萄以作果之乾者皆最佳七月亨葵及菽葵於蔬屬以美聞製為菹貯之可雜設果間為另一種也菽本穀類而鮮為飱爇之或潤或燥舉以為果之貳可矣八月剝棗棗亦果也收而曝之則赤曝而先蒸之則黑製法擇所宜皆可於口者備此數物以薦酒不亦居然羅列哉十月穫稻本草以稻專指糯言其性粘可以釀酒後人於秔糯通稱稻與下為此春酒不合須辨之酒曰春酒蓋特著其為改歲而設耳改歲之始為春春酒與後之稱椒酒同故言以介眉壽也崔寔四民月令云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却老正月之旦潔祀祖禰進酒降神畢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此即豳人為春酒以介眉壽之意與眉為壽徵以眉壽祝者其心願天之錫以年有加無已老者之身受之竟如介蟲之負介然既能勝亦孔固也大雅既醉篇稱以介景福介字義視此七月食瓜言始食也於

時壺亦可食八月斷壺以壺記瓜之將終也瓜繫於蔓絕其蒂於蔓為斷壺斷而他瓜獨不斷乎惟是瓜非壺則惟用以食故於瓜概以食言壺之狀短頸大腹至霜後質堅可為器令園家種壺每本揀蓄一枚待其枯有不斷而食之者因以斷別之壺之實盡八月而止他瓜亦然斷壺者以食所有餘析為條晒之與他瓜並藏為菜所恃以御冬者無踰於此九月叔苴說文叔拾也汝南謂收芋為叔叔蓋拾之轉音苴為大麻子可取油作炬煎熟以和菜亦滑若脂膏如上言瓜壺下言荼皆可用之叔苴自六月始其子以次熟按次手捋之至九月乃盡詩特即其盡時言也采荼薪樗荼與前之秀葽一物也苦菜本名荼以葽之秀而又概名荼耳蓋荼為茅秀鄭風有女如荼是已荼亦為亂秀後鴟鴞篇予所捋荼是已葽之秀卒為白毛茸茸隨風飄揚以視茅亂之秀略同故葽亦概名荼也采荼與上叔苴相承須貼定九月說當証諸村農知荼為苦菜根最深纔除復發生於春嫩時可食人采之其不經人采者至孟夏而秀是謂秀葽秀葽有子落處即生種之繁已甚又未秀者之被刈取及已秀者之遇芟夷其老根生氣不絕於夏秋雜生於粟豆業中嫩如春時而盛有加不再秀亦即葽也而稱荼者尤口熟矣及九月叔苴之時采之陰乾令可久用濟乏缺固瓜壺之佐也夫豳人御冬務畜菜之至不遺於野生之荼則園蔬自瓜壺而外凡葉與根之堪啖者或甕藏亦或窖藏皆不言可知樗為不材木薪之宜矣與采荼聯稱則是荼與薪樗並以采字貫與叔苴采荼聯稱則是叔苴與采荼薪樗亦並以九月貫蓋薪樗者既非采不得又非九月不時也食我農夫食謂炊穀作飯以養之耳食既具復早儲瓜壺及荼以供菜足以供且得因叔苴取油和之用薪樗為燎熟之以是而食我農夫此力農農畢之候也其與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者以共處衣褐完而饔飧亦裕當其偕奉春酒各伸以介眉壽之私老者蓋顧而樂之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集傳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

管見納禾稼者先登於場用碾不用築且場自場圃自圃亦無築圃為場之事築場謂於場築土作垣以蔽禾稼之露積而未納者因築場帶言築圃其意蓋以圃字總結上章而補所未及耳如上章言果物則有鬱有

奠有棗言草菜則有葵有瓜有壺皆圃所樹植以築設之防初基者創久舊者葺即因九月築場而並築之則兩事特一舉也納禾稼指自場而納於家說於十月必盡納之故下章更言十月滌場黍稷一類而二種粘者黍不粘者稷重穋集傳但以先種後熟後種先熟別之不名何穀按此當謂粱屬也本草綱目云粱即為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粱無粟可知矣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為粱細而毛短者為粟今則通呼為粟而粱之名反隱由是言之人且忘粟之為粱又烏知粱之為重穋哉嘗竊聞今所謂粟有黃色者以六十日熟其色白者兼而六十日為百二十日乃熟有重義是得重名穋一作稑音六意者粟之別於重而以穋名亦正因其六十日熟故與六同音與禾麻菽麥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春秋疏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是秋熟之穀皆曰禾如上十月納禾稼是已黍稷與麥並夏熟不稱禾麻菽秋熟亦無禾稱則禾惟粟與粳稻得稱之他穀有稱者皆借耳秋熟之穀以粟與粳稻為重故十月亦納麻菽而特以禾統之曰納禾稼重粟與粳稻也又粟為小米粳稻為大米已因黍稷而聯稱重穋為粟舉其類則以粳稻專禾之名可矣其粟言重穋从詳粳稻言禾从略者北方多粟少粳稻詳多而略少也麻之有子者名苴九月叔苴意主於收子故稱苴不稱麻此稱麻者為苴之初種而未成子故爾黍稷春種為最先首之重穋禾麻菽春夏之間以次種列諸中麥至秋始種無更後者以為殿是謂我稼既同稼以播百穀各有始即各有既者終義既同與於不既也不作同既用倒裝耳嗟我農夫公嗟之也於民人視若家人即於民事視猶己事故農夫曰我農夫稼曰我稼上入執宮功宮室字雖通與前入此室處合看詩蓋以豳民之居稱室以豳公之居稱宮不得通也執宮功者必待稼之既同上之令則早定下亦習為固然故當稼之既同即自下上入而執宮功有不呼自至

者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即指言執宮功之實耳而爾字豳公念民之亟而爾之讀晝宵字當略頓亟字通上于茅索綯言蓋豳公之居有屋雖與陶復陶穴不同然覆屋以茅次茅而因之則綯耳無他功也從容執之可矣而在上入執宮功者晝于茅窮日之力則已亟宵索綯晝日之餘則又亟由是而亟其乘屋以施此茅與綯焉宮功之執可刻日而畢是于茅索綯乘屋無不亟者夫何若是其亟哉蓋以我稼既同之後婦子望改歲農夫則望播穀望改歲者竊計入此室處之方長望播穀者已覺于耜舉趾之非遠故當其上入執宮功而田功之為所自執於其既穫百穀又將始播百穀者其時有待之心無待正以執田功之不可緩而致執宮功之不勝其亟也豳公竊得其心若此則知我農夫之勤我稼雖入此室處之候無減於于耜舉趾之時能無嗟乎按其始播百穀百對一言以名穀種之播一可穫百耳自粒數至石數皆得倒稱王氏應麟曰楊泉物理

論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
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似未確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集傳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集說陸氏佃曰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黄氏一正曰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又祭以羔韭也○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管見鑿冰者冰裂成塊墮入水而旋浮出因水涌搖此見為沖沖耳納者不出之謂二之日鑿冰沖沖即當藏之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乃得開之故三之日稱納于凌陰欲使固其藏以慎其開也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按朝覿即此所謂蚤也舊注以為春分之中奎星旦見東方似無着其蚤二字讀之須與上四之日續而不續與下獻羔祭韭斷而不斷乃得而露生物霜成物九月天地肅寒露為霜則農事備收於是築場以納禾稼至十月閉塞成冬水始冰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過此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是場以九月築以十月滌禾稼其盡納矣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此因滌場而為報賽祭蜡之事也觀饗字可見饗為祀神之名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康成謂歲十二月乃周之正朔建亥之月也孔穎達月令疏亦云凡蜡皆在亥月今當從之蓋蜡為年穀順成之報不應遲至歲終又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國之人皆若狂而孔子不許非重息民也若當夏之季冬是月也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視亟之始于一之日為更早以稱息民豈不誣哉酒者饗之具朋酒如次合錢飲酒之為釀然斯與陳風斧以斯之之斯義同以皆分字耳蜡神有八必分饗之然朋酒本合是分饗猶之分饗各得伸其報也羔羊言羊之肥盛與乳下小羊同亦[illegible]用小羊之謂正如郊牛稱犢其大亦與稱太牢者等特畜之令不得交長比於犢以是為貴誠也泥言小牛者亦非是曰殺告殺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其時豳民翟從祭蜡而豳公稱往勞農其說上之今雖非聽治之朝然公在則公堂也於是躋彼公堂為之稱彼兕觥焉殆即因朋酒斯饗之意行之其奉公若神明有如此者當其稱彼兕觥為之祝萬壽無疆焉殆茲因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意行之其親公若父母又有如此皆按此章分兩段看皆補前章所未及即前言書兩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此上入執宮功也然季冬猶有藏冰之令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故言二之日鑿冰沖沖至其鑿而藏之者尤致謹於非時不出亦出必以禮雖在[illegible]嚴之後亦當聯敘以備一事之始終也故並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前言九月築場圃即肅霜之時十月納禾稼即滌場之事也惟是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稼既同又即念所從來而報賽祭蜡之不能以已故言朋酒斯饗曰殺羔羊且其時答神之庥者亦感君之德君以嗟我農夫而衆勞之其農夫亦遂因其所舍相與舉酒而進祝之故又並言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

之閔斯

管見鴟鴞一篇集傳言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遺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云云竊按周公苟作此詩以鳥自喻以鴟鴞喻武庚可也至以子喻管蔡而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豈周公於其兄而為是不倫之言乎且通篇之為鳥言皆似告哀於鴟鴞者此使武庚聞之既不成詩賊之慨即復為王陳之亦絕不類出師之表所稱救亂者安在耶此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今反覆讀之鴟鴞之詩即當時所謂流言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懼公之將不利於孺子也乃流言於國而有是詩流言出而武庚畔其亂已成於是周公不得已而以是流言之誅告王即請為東征之舉以救之耳鴟鴞本草分二鳥詩合而一之蓋流言特創此名以指目周公也鴟為鷙鳥以善擊稱其屬如鷹隼與鴞皆是矣鴞類亦有二種大者名鴟鵂小者名鵂鶹聲並惡此鳥之不祥者鴟善擊對下取子說鴞不祥對下毀室說合鴟與鴞為名本無是鳥則其為流言特創此名可知其特創此名以指目周公者明周公將如鴟之善擊以危成王之幼沖即將如鴞之不祥以覆武王之大業也故託為鳥言以告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鳥言以喻誰之言蓋假武王在天之靈設言以告周公云爾取攫奪之也子喻成王室喻王室欲其無毀我室者即欲其因我室以育我子也故繼之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三斯字皆指室言恩主心即慈愛之名勤主力猶劬勞之義此望鴟鴞之取其子而無害之乃恩之勤之也於鴟鴞望其恩勤者何恃乎以其不獨名鴟而總名鴟鴞則雖於鴞之不祥實懼其凶而於鴟之善擊猶冀其仁也鴟之屬如鷹不擊伏隼不擊胎鶻握鳩而自暖乃至旦而釋之此皆殺中有仁者故特望其因仁以恩其

子於斯勤其子於斯也鬻售也無養義子非已出而售自他人者為鬻子閔哀憐之也言我有子而不能顧乃迫望於女之恩勤則不必謂為我之嗣子謂為女之鬻子可矣世之鬻子者苟念其子為吾所自生復念其鬻為惡知非有亦當閔之而致其恩勤也故我之於女其望有以恩勤我子於斯者但使恩勤之意生於閔心其閔心之生即以鬻子之閔為度也可然女據我室而我子亦寄於斯其果能視我子猶女子卒不惜其恩斯勤斯而為鬻子之閔斯否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集傳迨及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管見徹彼桑土徹去之也不訓取又桑土舊為桑根據陸氏德明曰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為杜按土與杜形聲皆不全合義難強通就令土可通杜而木中惟桑木最固鳥既無從出之而取其根且桑根見地上者名痛馬旁行出土者名伏蛇皆有毒殺人語見本草鳥雖不避其毒而有所用之又將何法以取之哉嘗證諸村民所見每有鵲巢墮地而不壞者牖戶間皆錯積細木枝初無他物然則以桑根為綢繆之說固非其實矣竊意桑土猶濕土云爾禹貢兖州有桑土指其卑下多濕處言則土之宜桑以其濕也故此詩言濕土即從桑字借其濕意而稱桑土與天土以藉巢在下章所云捋荼蓄租皆置諸其上以安身亦以乳子胡使至於濕而稱桑土哉惟牖戶未及綢繆先無以禦陰雨故也其必徹之者以有巢之鳥為鵲鵲喜乾一稱乾鵲故必築其巢中之濕土徹而去之是為徹彼桑土耳然桑土雖徹而陰雨終無以禦安得更有土而不仍為桑土乎此

所以卹討及於綢繆牖戶也細繹綢繆二字特極言烏之御禦以葺巢並比於蠶之吐絲以作繭其周遮曲蔽使不牖戶如無牖戶然總期將來之陰雨得禦而已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女作烏指鴟鴞說下民之下謂巢下敢忍爲之訶侮者厭怒之揮逐之也予屬烏之自稱蓋鳥有巢以爲室而鴟鴞據焉其見爲鴟之善擊者縱取鳥子而於人無害下民猶可共安至於鴟不足以盡之而又實成鴞之不祥則其入人家及入城邑皆爲妖而主死喪於是下民之惡其害已者方期鳥室之速毀以走鴟鴞矣其肯聽鳥之復謀葺室使爲鴟鴞作長久地乎以致侮鴟鴞而並侮鳥其忍爲厭怒之揮逐之有向實不然而今或然者按此章所云孟子引之末二語易女爲此易或爲曷自是兩意不得泥以說經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

未有室家

〔集傳〕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瘏病也室家巢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七月傳云薍爲萑此言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

〔管見〕拮音結義亦因之結之爲言束也据从居居與動反則其意爲不動矣故知此稱手拮据者謂其束而不動動如病痺不仁如有罪加械然也按此惟於人得言之鳥實借以自比耳勿泥鳥說爲是荼與租皆藉巢之具集傳訓租爲聚與上蓄字複亦與上捋荼句不對六書故云租田中禾稭也當從之鳥巢藉以上土上又藉以捋荼蓄租其安身與乳子並依之下文之稱室家者以此按此章首句當讀斷係總收上章語蓋鳥言以爲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則予有巢而未由近雖欲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亦苦於功無可施也以視人之有手拮据束而不動者殆無以別矣然予手拮据所阻補苴之今顧能忘締造之前事乎夫予之得有巢以爲室家者非易易也試取以爲女告巢之結構且無論已即於巢中之物有荼焉予所捋也有租焉予所蓄也捋之蓄之孰非由予口者夫捋荼蓄租此爲巢之終事也卒也有始而後有卒予口始未瘏而卒則瘏矣乃女之據其巢而忘所自來者則竟曰予未有室家也予何堪其回首而神傷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集說〕鄭氏康成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管見〕譙與燋同用以灼之木也雨漂之則濕不可用熱鵲之羽之惡濕適相似以是稱譙譙與翛與修字並从攸翛又修之轉音則其義可通修長也鵲立常向風蓋因尾長而避其搖耳尾長爲修因即其修而謂之翛翛也羽譙譙者懼爲雨所漂矣尾翛翛者懼爲風所搖矣至有室而翹翹高寄其於雨若承之於風若搖之一爲所漂則室中將等泥中一爲所搖則室處旋成露處用是心之自維纏綿往復既念前之艱難創業勤勞爲慮復謀後之陟降厥家憑依無所烏能忍而不言或言之而不疾乎故終舉其急切自鳴之意曰予維音嘵嘵予維二字當一讀維思也勿作語詞混過予維之云烏特言其爲身維而未及其子也然已不勝急切而爲音之嘵嘵矣又況撫身而予維者更不能不訴身後以爲子維哉〇按是詩爲管蔡之流言不審出自何人之手而結想奇鑿詞旨特哀厲動人播之當時不足使爲周公者權誕保之誠傳之後世實足使不爲周公者生顧

化之感故孔子刪詩亦錄此於三百篇中而不廢也異
哉以流言而得傳者千古未聞有而抑亦不能有而與

東山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管見按後序謂此詩為大夫作其說可從蓋以周公之東征三年中士有行路之艱而無死傷之患其全師而歸各得先後遂其男女室家之願故總叙之如此若必指為周公自作以勞士如首章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此言歸士在途適當夏月故見烝蟲隨地行將羽化也至二章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三章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驗其景物所觸為流螢為繫匏時在秋時過此則無有可知當日歸士之至家無及冬者乃末章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為來歲之仲春而見也豈周公於東征之士待其歸已數月乃誅有以勞之乎不然則預及之虛詞已耳士未有婦

而引以話新昏之歡勞之實以感之也何為然哉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集傳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

集說季氏本曰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嚴氏粲曰行役最以雨為苦又曰言獨宿思室家也

管見昔周公代成王攝行政管叔及羣弟流言于國遂與紂子武庚率淮夷叛則知東征之役其究必定淮夷

而乃戍淮夷與魯接魯屬周公封地頌稱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魯以山表也然則此詩言徂東而係之以山蓋就其後之涉魯地以定淮夷言之明當日之東征此去西為最遠者又東征凡歷三年矣如浪子行遊而忘反故曰慆慆制彼裳衣制檢束也裳謂下體之袴耳勿士二字當一讀士為士卒之士即兵之別名以其歸時不親戎陣與道中之行旅無異焉是言勿士行音杭語有呼行為行者枚字猶俗稱箇數可即今之計果屬驗之士於歸時而既勿士矣則前之成師而出以什伍聯屬者不必拘拘任其散行成箇數可也鄭氏注謂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忍行軍未必為此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本草云似蠶而在樹上食葉者為蠋至夏皆羽化為蛾按蠶不交化蛾而後交蠋生桑上食葉而墜於野其身蜎蜎如蠶度亦即如蠶之未化而不交有獨意焉故其字與獨並从蜀而名蠋與蠋有獨意則其烝在桑野有獨宿之意此所為士

之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者不禁觸物而生感也烝言其衆與烝民之烝同敦字與上烝字相蒙行以枚數多而疏散也宿以敦稱多而團聚也既言敦又言獨者著其皆未至家云爾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集傳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

管見鼠婦形似衣魚名地虱亦名濕生蟲室久無人則濕甚伊威因濕化生故在室也蠨蛸布網當戶雖果小

亦何足蜘蛛耳若俗稱喜子者名壁錢作窠於壁不布網當戶與在戶之意不符須辨之町畽蓋壟土分畦之名為舍傍隙地則其圃也鹿場本喻言勿泥作鹿至其場能鹿場以備狩獵必禁人芻牧於草特豐有閒而没於草至使町畽不可復辨則以為鹿場可矣熠燿宵行四字通指螢言熠燿其光宵行其狀不言螢而其為螢而知月令腐草化為螢以町畽等於鹿場草滿而螢亦多故連類及之也東征之歸士有所居久曠而荒蕪至此者以下章較之彼稱婦嘆于室洒埽穹室則此之果蠃菀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為可畏矣彼稱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則此之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矣然而歸士之心則不以為可畏也其於伊宇伊室伊戶伊場正一一見其可懷也何也回念兩歸未至時蛸蛸者塲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今之既至雖云獨宿者猶是也而其獨宿於家與獨宿於野豈可同日語哉故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集傳]鸛。水鳥似鶴者也。穹窒見七月。

[集說]陸氏璣曰。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鄭氏康成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于室也。

[管見]本草言鸛為水鳥其鳴可以候雨而不云食蟻然則鳴于垤者非蟻封也祇謂其洲際岸旁土高可立處耳我征聿至聿與曰通曰至猶先有口信之謂按聿通曰者聿為所用以書之器於義為述有所藉以書而述之非曰而何有敦瓜苦烝在栗薪瓜苦指苦匏言取為器物必經霜乃堪用則他瓜除架而此瓜猶懸也栗薪即其支撐為瓜架者栗當作櫟看櫟堅而不中於林人取以為薪其木極類栗又櫟音同栗故通用栗字而稱栗薪敦與烝之義已見首章但此處專貼瓜說瓜之苦者在栗薪之上統觀其團聚為敦於其敦而以數計之數衆則烝也詩即是以寫歸士行久感深之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噫嘻異哉瓜苦栗薪之相附霜秋獨懸亦復何與人事而歸士鄉園之慕觸處生情遂覺無情之物皆頓然親人有如此再按此二句點出三年並使各章慆慆字得實在注腳立言之妙又不獨為歸士傳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集說]孔氏穎達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駁赤色也。

[管見]倉庚雌雄雙飛故以飛喻親迎之意與七月言鳴不言飛單指嫁娶之候者不同倉庚色正黃而以偶相趁狀如兩點金其光欲此照耀故就于飛時以貌其羽亦與宵行之螢同用熠燿字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以馬娶婦北地鄉曲之賤者今猶類然如豳俗之古更可知矣親結其縭縭為蒙面之巾即俗稱蓋頭者是士昏禮曰母施衿結帨按衿與襟同衣衽也所謂施衿者當就舉嫁服以被之言結帨之帨即為縭用以戴非用以佩禮注指為佩巾無謂按結字亦屬借義蓋詞以結其首必令四隅垂而不動有如結然故以結為詞昭其覆也至於之子之于歸不車而馬則其親之覆以縭而有取於結於是為尤慎矣九十其儀九十數之終概言多耳其字指人儀即昏時所用旗物鼓吹之屬人之執者也按此章特詳娶婦蓋為二章歸士之無婦者補敘

子至稱其新孔嘉以幸其娶而得婦則又回顧三章歸士之先有婦者弗言之故終之曰其舊如之何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管見]斧斨二物乃匠人攻木之器下二章言斧而又及錡與銶者並同之舊注皆指為軍器非也攻木者析其正中為破利用斧削其四邊為缺一用斨也於斧言破而於斨言缺則斨當屬斤今之通稱刀者是已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兩我字謂四國之人自我也按毛注以四國為管蔡商奄當從之蓋其時淮夷雖與同叛而不足稱國又其後乃得定故此詩據其東征而先至之四國言不遂並及淮夷也四國是皇皇猶栖皇汲皇之皇云

鬧東征之初其四國之人以為周公率師討叛必謀殄滅而後已因將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有很而至於既破以斧又缺以斨者於是心甚恐而為窮蹙無所之之狀則見其皇矣四國以是東征而皇因不禁喬漸相耶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我人猶吾儕云爾斯為析之離此反念其徒叛之罪法當磔裂也據各章上文既破我斧二句求之則所謂斯者得矣孔字替俗語好字凡人於其甚者通稱好又於其好者每作圖可即圖以求孔象亦可即孔以見好意也好之甚者好之語云然詩亦云然如下二章言亦孔之嘉亦孔之休者是不好之甚者亦好之語云然詩亦云然如此章言亦孔之將及他章言亦孔之醜亦孔之邛亦孔之哀者是將為投人以物之名送也四國是皇之時未知周公之東征惟務綜來而不事斬伐故其自哀以哀人者則謂我四國遣叁大尼無望苟全即當縣首東身以自送於斧斨巾也豈不問於以物將乎以命將如以物將以我人無數之

命將如以我一人之命將統而計之亦孔之將也可哀孰甚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管見]攻木者將欲破之非斧不可故三章無異詞至於既破之而又缺之則其器不一故上章言斨此及下章以更言錡與銶也錡非鑿屬乃刀屬耳刀之曲者名剞以錡通剞可矣吪口呵也始寤之貌與王風尚寐無吪之吪同蓋四國之人以為周公之東征必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者其用斧必不易也既破我以斧而又缺我以錡固可度其與斨並行矣其很豈不有加哉迨周公至而四國皆訝其不然為之舉似直如先在噩夢懼夢中及此乃忽寤而吪也四國以是東征而吪則皇者皆定當其皇也以救死不暇而哀至皇定為吪凶禍解而喜

康來乍獲更生亦不勝感激涕零而哀也故其相慰之詞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也按五禮軍嘉並稱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注嘉善也因人心之所善為之亦誠嘉矣今周公之東征者軍也軍不暴萬民而親萬民使四國見其為嘉則非常之嘉也此所以言亦孔之嘉與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管見]銶从金不得但言木屬从求求有向內之意度其為器若今之鋒子亦稱錡鋤者近之四國是遒集傳謂遒為斂而固之於義亦得但當各就其人之身說蓋四國之人以為周公之東征必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者其用斧各相當也既破我以斧而又缺我以銶更可知為與錡畢備矣其很豈不既極哉於斯時也四國之人

之令此國當早有膽落魂褫靡然不能以自振者及周公既至而四國無患始而皇者繼而叱如夢初覺所如甦頓醒乃忽起其頹而為踴躍抃舞之不可以已則復見為道矣四國以是東征而遵彼其破涕為笑之情因相慶而有言亦歡欣亦嗚咽則曰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也休者太平無事之謂以自今以往即可卜其長亨治安之福而不罹兵革之慘非獨目前僥倖免死而已故稱其休之無疆而曰亦孔之休也

伐柯美周公也

管見 按此詩之美周公美其東征此刑除誅叛納降皆曲近人情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管見 柯即木之大枝舊以為斧柄似已克與尅同力能勝之也取妻必以媒此謂父母欲其子之得妻每先詐

及於得媒有然勿直作自謀取妻說伐柯如何匪斧不克猶今俗云法則法也知此則強梗者終叛必謹誅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猶今俗云禮則禮也知此則柔順者可降必招納之周公之救亂東征固有若斯之曲近人情者早既布於四國焉是可美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集傳 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籩竹豆豆木豆也

管見 木非一柯而已由此柯而彼柯其伐同是為則之不遠中庸作執柯以伐柯解自是另為一義不必拘牽也覯之子者當指舅姑見其婦言非夫見其婦也我雖東人自我而東人之婦亦在其中周南卷耳篇后妃於文王皆統稱為我則東人之自我而我其婦以一我字該之可矣籩豆謂婦見舅姑時所用者集傳以同牢而

食當之按昏禮同牢而食其實特豚合升言合左右胖以升於鼎夫婦各一此其食之大者詩不應略之而以籩豆為詞惟既昏之明日禮云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笄腶脩升進北而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疏曰一見舅用棗栗見姑以腶脩者公羊傳注云棗栗取其早自敬謹腶脩取其斷斷自修也故腶脩之成捶脯而加薑桂則知盛棗栗當以籩盛腶脩當以豆矣而禮特稱笄不稱籩豆蓋籩豆以笄重耳笄音煩疏言笄為竹器而衣者記云笄緇被纁裏注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也據此則籩豆以盛棗栗服脩其笄之為竹器而飾以衣又復藉以行籩豆者於是婦將見舅姑受笄而執之以次將棗栗之籩與腶脩之豆皆自門階升進拜奠先後者相躡以是為有踐也非行列之貌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猶今俗云遇桀紂起干戈也知此則強梗者同叛必例誅之我遺之于籩豆有踐猶今俗云遇文王施禮樂也知此則柔順者入降必嘉納之周公之救亂東征又有若斯之曲近人情者卒誠信於四國焉是蓋可美也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集說 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多獨行○毛氏萇曰鱒魴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魴非是大魚

管見 九罭之魚鱒魴喻武庚也武庚當誅故言魚以魚為刀俎間物耳爾雅注九罭今之百囊罟此說得之但

九非數目字義與糾同謂聚合百囊以為罟也罟以求魚魚為九罭之魚則其小者矣以武庚為可魚而又小之蓋極薄其無能為有如此然爾日武庚之叛竟以小而妄自尊求之魚類彼赤目而好獨行者有自尊之意而以鱄名武庚殆無以異是已及周公東征之師至而武庚懼誅先之為鱄者忽易而為偏身縮項之魴焉是則為魚同而其以小而妄自尊之狀與夫失尊而却自小之狀固於魚各有肖而不得同也我觀之子袞衣繡裳按詩中稱之子者義非一端大要皆以蛇取象如前篇伐柯之稱之子與周南桃夭之詩同蓋以明女子之委蛇有態耳委蛇之蛇一齊時遮切虺屬委曲也蛇行之貌惟之字足當委蛇二字因於女子之委蛇有態者稱之子至小雅車攻篇言宣王徂東行狩之事而其三章曰之子于苗末章曰之子于征者則以行狩之時其士卒左右分出各相引而為蟬聯環繞之形固亦有同於蛇乃亦即以其同於蛇者稱之子也若此篇所謂之

予則舉武庚之脫身以逃言之今俚語每以人之走匿與蛇之走匿竝稱之曰溜溜者疾奔之名武庚之因周公東征而懼誅其退而局促者既為魴其轉而伏竄者又為蛇故東人之觀之以為觀之子云之子而袞衣繡裳此足見武庚既叛即已自立為天子而被法服矣在上文以魚喻而有取於鱄正以此攻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儀禮覲諸侯天子袞冕負斧依袞龍衣法服也東人之觀武庚者方因其為蛇之伏竄而稱之子豈復能上擬龍之升騰以作天子乎此而衣彼袞衣次之繡裳初不憚僭竊天子之法服焉則蛇身而飾以龍章不似龍終可魚也夫魚亦有為龍者武庚特比於九罭之魚當其叛也不過妄為鱄之赤目而好獨行及其以東征懼誅猶且不免偏身縮項而却為魴從可知其變化所極必出於蛇而非龍矣此東人言我觀之子以著其實為蛇言我觀之子袞衣繡裳以喙其貌為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集傳]遵循也渚小洲也再宿曰信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集傳]高平曰陸

[管見]上章以魚喻武庚此二章以鴻興周公魚與鴻之聚處必為澤國則是詩之作固托於東人之偏近淮夷者以立言也按武庚先率淮夷而叛志將復為天子及東征之師至而為之子以悲訪不借淮夷為窟宅其又伋伋何所之哉於時周公姑不窮其所之而无究四國美之者遂有破斧伐柯兩篇則後之徂東山以臨淮夷更無西顧之憂矣然猶不憤淮夷之匿武庚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也惟是收東人之偏近淮夷希使之附已則如何泰山

之安失已則將為孺子之難於是淮夷所界人皆絕之不與通而淮夷危旦暮間殆即有謀出武庚以求解於周公者與故東人度周公之將歸而有感於鴻也一則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再則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天下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是可知西與北屬東與南會矣又鎬京在西實倚於北淮夷在東實趨於南則觀鴻之自南而北歸即借以興周公之自東而西歸也可南方江湖之浸其間土高而水歧者一為諸鴻自此而飛是舍渚而北向也然其飛自渚者前於每歲之春皆因其故地而遵此渚焉則得近指其所遵之渚以議歸時之有所矣若公之遺來而歸非頻來而歸者計其歸時欲同於鴻歸之舊有所則無所也以公歸之無所而心係之其能已於悲乎北方山原之互所在土厚而水深者通為陸鴻自彼而飛是舍陸而南翔也然其飛自陸者前於每歲之秋亦皆因其故地而遵彼陸焉則得遂想其所遵之陸以期歸後之必復矣若公之長往而歸

非暫往而歸者計其歸後欲同於鴻歸之終必復則不
復也以公歸之不復而心係之其又能已於悲乎於女
信處於女信宿女指武庚信處信宿猶俗稱暫住一兩
日云爾以為公將歸而仍未歸徒以女之子而衮衣繡
裳者未即就擒故淹留玆土也然女難終匿公亦不可
久羈則今之未歸不過信處焉而已信宿焉而已其於
公歸無所之悲與夫公歸不復之
悲固有早集於心而不能去者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管見〕衣尊於裳衆衮衣則繡裳可該無以之以與下使
字義略同所謂有衮衣者武庚也有武庚而公猶留不
有武庚而公遂歸故言我東人之於公不能致之信處
信宿也而於女衮衣者信處於女衮衣者信宿見以有
衮衣公我不顧其有也而其先固能以我公來而使我
心喜矣為兮之計有戀於公何嫌於女女以公來者無
以我公歸兮總期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可耳不然鴻飛
遵渚公歸無所我心則悲也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我心
則益悲也我公來與我公歸惟女以之則我公來而我
心喜與我公歸而我心悲亦惟女使之女使我心喜者
無使我心悲兮我蓋苦於心之末如何而激於悲之萬
難堪也嗟乎東人無計以挽周公之歸轉不惜長留武
庚以羈周公而使不得歸其失願近
愚而委懷乃益摯矣讀者須善會之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集傳〕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公周公也
孫讓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

〔管見〕狼喻紂子武庚跋躐也跋其胡言狼奔而人追及
之以足躡其頷下之胡使之莫能噬而可執耳載為受
之之意疐與嚔通謂氣激而有聲也主狼之後數言故
不以口狼腸直人跋其胡而狼仰以胡載之前鳴則後
竅俱沸以是為疐其尾與夫武庚之亡走如狼而其卒
為東征之師所得乃如跋其胡疐其尾以執狼則公之
功大矣然公固主於孫其孫之則以碩膚也碩豐肥之
貌膚體膚也碩膚謂人之美者衛風簡兮篇稱西方美
人即指公言之夫亦因其為碩膚者舊以美聞故爾東
征之從功成而歸公之孫以碩膚蓋謂我之形狀與白
面書生同稱碩膚可矣初非如虎有力安得以狼獻功
武臣用命我不敢冒也其孫之以此故於是時望公之
容者膚有碩象而碩無大象端凝整肅其坐如尸彼赤
舄之施於足不躁踞亦不跏趺以視所憑以坐之几直
與其前此而足着地而安重者同初觀之猶夫
几也久伺之亦猶夫几也豈或改其常度哉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集說〕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
頌者言不瑕即武王顯名不失之謂

〔管見〕狼以跋其胡而前鳴故後竅沸而疐其尾也既疐
其尾而更跋其胡狼之胡於人之一跋再跋皆仰而載
之其能勝乎頃之而氣盡前鳴者已後竅沸者亦息固
知不復疐其尾矣此喻武庚之既執而遂致之死也武
庚死而公歸其不有東征之功而孫之以碩膚為詞非
託以自晦也觀其東身而為赤舄几几此出於中心之
誠然矣故公之平日人頌其德而播之於音無美不備
亦異口同辭及茲以功下人其德盛者其禮恭有可味
歌無可疵議是公之德如玉不瑕而德音亦不
瑕傳之天下後世而實足為相臣之極則也夫

國風卷之五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六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雅二

小雅

集說孔氏穎達曰。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足正經之次。故錄之也。

管見論語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鄭聲淫。是雅為淫之反。樂記子夏與魏文侯論樂。謂古樂為德音。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樂為溺音。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義疏曰。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道古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然則可詩與古樂合。而使溺音無從出焉。及樂終而可以語可以道古。即復有得於修齊平均之理者。是之謂雅耳。雅有正變。正者皆作於成王時。此周之極盛也。其變則起厲而訖幽。故雖宣王中興。如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鴈庭燎斯干無羊及大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等篇。皆以美宣王也。為其處厲幽之間。適當周室大壞。則並以變例之矣。其雅之以小大分者。正小雅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四牡勞使臣之來。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故舊。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率。杕杜勞還役。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湛露天子燕諸侯。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此以恩禮盡羣下之情也。而天保之下報上。亦有以用其情焉。他若南有嘉魚之樂與賢。南山有臺之樂得賢。菁菁者莪之樂育材其樂之者何莫非其情之不能以已。與正大雅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棫樸。文王能官人。旱麓。受祖。思齊。文王所以聖。皇矣。美周。靈臺。民始附。下武。繼文。文王有聲。繼伐。生民。尊祖。此以論譔發先王之徽也。而假樂之嘉成王。亦所以昭其德焉。他若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又何莫非成王之德致然。且凡郁德若有嘉。以頌美必有戒以防閑。攷公劉泂酌卷阿。召康公之戒成王者。亦即附其後云。總之正雅之分小大。獨就詩之所指稟之。凡屬於羣下者為小。凡屬於先王者為大耳。至變雅之小大。有分其意則以作者之地分為之差也。變小雅五十八篇。序著其作者稱大夫十四。稱家父蘇公衛武公各一。稱諸公父兄太子之傳各一。稱微臣一。稱周人下國各二而已。家父亦周大夫。蘇公先為卿士。以失職故刺暴公。衛武公雖諸侯不在王朝則可與下國同列。諸公父兄殆皆王族之疏而不任事者。其

維不敢大夫。太子之傳宜曰傳也。幽王廢太子則傳必黜降而微臣及周人無爵。是益卑矣。據此則其他作者序皆從略。其人要不過自大夫而下。可無事一一悉指也。至變大雅十三篇。作者並見於序。曰召穆公。曰凡伯。曰芮伯。曰仍叔。曰尹吉甫。芮伯與仍叔一見。召穆公與凡伯三見。尹吉甫四見。明其皆勳舊重臣。實有係於周室之安危者。非大夫之匹也。以故同一變雅而分小大。亦以作自大夫而下者。從於正小雅而小之。以作自大矣而上者。從於正大雅而大之耳。惟衛武公為詩二篇。一質之初筵以刺時。刺幽王時也。既編變小雅中。以諸侯與下國同列。又其一為抑。以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作之在實之初筵之前。乃獨入變大雅中。而不困諸侯與下國同列之例。此不可以無說。按昔厲王虐而監謗。其莫敢言者。非直國人。自大夫而下皆然。故變小雅之刺厲王於有巧言篇。此為衛巫之居。徒不絕。特於幽王之世追刺之。非正當厲王時也。衛武公當厲王時。猶是

世子而未立為諸侯周室豈其憂乎顧乃如不得已而為抑詩以刺厲王亦以自警則是王朝大夫所共聦言者而諸侯之世子能言之矣此正武公叡聖之所由見端也以故變大雅之刺厲王名穆公作民勞作蕩凡伯作板芮伯作桑柔而武公之抑詩得厠其間至賓之初莚之刺時武公既為諸侯當幽王時變小雅五十八篇刺幽王者十居其八則賓之初莚尊從飲酒起譏以居變小雅中為尤故於刺幽王諸詩其特存諸變大雅中以著幽王之大壞者自凡伯之瞻卬召旻而外皆不與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管見〕鹿鳴所謂燕嘉賓者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鄭氏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先仕而今致仕仕則朝之公卿大夫是羣臣也致仕則朝之公卿大夫並為太學之三老五更是羣臣而嘉賓也其食之於太

學為燕禮記文王世子篇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又內則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以是為鹿鳴篇注脚詩與禮正互相發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集傳〕呦呦聲之和也瑟笙燕所用之樂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將行也周行大道也

〔集說〕李氏本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張氏栻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

〔管見〕鹿之鳴於五音近徵羽以為呦呦者意殆狀其清而耿耳然鹿行同旅食則相呼以鳴與食聯言之則其中亦有和意食野之苹毛傳曰苹蓱也鄭箋易之為蔌蕭按賴蕭亦蒿屬與二章蒿當從毛傳為是孔疏伸鄭之說謂鹿為山獸蓱生水中非鹿所食者此殆不然聞之鹿能別良草其一有水芹也何謂山獸不食水草乎大抵草可食者鹿皆能別而食之惟不可悉數故於水草舉苹於隰草舉蒿於山草舉芩皆以一該其餘也苹蓱並同萍季春始生凡野中瀦水之處皆有之一葉經宿即生數葉水草之易蕃衍無過此者鹿渴就水飲豈不亦因而食苹耶食野之苹則他水草之可食視此矣又按鹿以仙獸聞乃純陽多壽之物也詩言其鳴食之

自然樂性蓋以喻所燕之嘉賓皆羣臣之老而致仕者其平居之以言語鳴以粱肉食各得自然樂性有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謂養老之樂先登歌清廟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此足以徵登歌之用瑟矣吹笙則謂養老之樂既登歌清廟而又下管象舞大武也孔氏穎達曰笙人立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其意即以下管之管為笙管也或言管并兩竹而重於笙不必泥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二句借吹笙以起下乞言之意以為今者我有嘉賓既鼓瑟復吹笙就吹笙言吹笙者必鼓簧也有人焉或為巧言以進其鼓舌亦如簧矣不寧惟是言之巧以貨行而愈巧則尤有事於承筐是將者以是所謂為人之好我可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其合於德音之致既不若吹笙鼓簧之鄰於巧則我之拜貺於德音者以視承筐是將其相去固不可以分數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集傳 蒿菣也即青蒿孔甚昭明也

管見 本草釋名晏子曰蒿草之高者爾雅曰蒿菣也菣去刃反又音牽去聲諸蒿獨菣得單稱蒿者殆以諸蒿葉背皆白而此蒿獨青故爾蒿得春最早於野中卑濕地尤宜隰草之易蕃衍亦無過此者其類甚多雖有甘苦溫凉不同皆無毒宜皆鹿所食也本草又載鹿食九種草蒿居其二一白蒿一牡蒿別名齊頭蒿也菣不與焉而詩則以是首稱可知鹿固無不食之蒿也食野之蒿則他隰草之可食並視此矣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即嘉賓之言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實見其示我周行而豈不孔昭乎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左傳鄭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注視看待也恌者心輕貌周書立政篇言相我受民蓋以民者受之於天受之於祖也視民而能敬天尊祖用顧畏于民此之謂不恌君子指凡有官君子說則法也傚倣也言天子視民不恌則凡有官君子皆以是為法則而倣倣之嘉賓之德音孔昭其大要如此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旨酒醴酒也特為養老而設者式敬也書武成式商容閭疏式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嘉賓式燕謂嘉賓之當燕而敬者年高德卲莫不咸儀是力也以敖之敖當作去聲讀與拘同義如拘庚拘強之闔相違耳須緊項上旨酒言之蓋天子之養老其先必省醴固甚重此旨酒之設矣及將燕而舉之以修孝養寧惟求節文之終遂已哉其旨酒有而凡多必復致詞嘉賓以期修爵之無算也乃嘉賓之式燕但見其恪以守禮未見其順以聽命於是有勸之飲敢不飲祈其醉敢不醉者可不謂敖與然如是以敖其敖之時又隱然有一畔敢湎于酒之戒寓於不言中也固不徒乞言而得言灼見夫德音之示以周行者為孔昭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管見 按疏云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攷本草所載有黃芩山草也又莖粗如節葉從地四面作叢生類紫草並與疏不合此外更無以芩名者然則食野之芩芩當指黃芩言疏說存疑可也芩何以稱黃為其根色黃耳以充藥品其舊根名宿芩腹中多爛色外黃內黑有名子芩者內實色深黃乃其新根也凡物之新舊辨於今昔芩之从今其取新之意與芩取新則其生必多乃是以供采山草之易蕃衍殆亦無過此者野中有水有隰亦有山鹿山獸胡冷居士言鹿食九種解毒之草如甘草蘩范蒿葉鹿藥等皆山草也詩於鹿

指其所食乃獨闕山草不舉恐無此理故知芩當指黃芩言也鹿之食芩不見於本草然芩之苦平無毒而解毒雖不在九種之列以鹿之能別良草而謂其不解食芩可乎食野之芩則他山草之可食衆視此矣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首章但稱瑟此更聯稱琴者按登歌清廟義疏云聲莫重於升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節之文不具也據此則歌清廟者又有琴以和瑟不惟瑟而已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同沉沉於言樂惟解衣浴水之時其通體酣洽似之謂夫我有嘉賓方其登歌清廟也既鼓瑟亦鼓琴就鼓瑟鼓琴思之我嘉賓之老而致仕與其家人處其以刑于寡妻而妻子好合者如鼓瑟琴矣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兄弟既翕者亦和樂且湛矣夫非嘉賓私居之德行素著有如是哉乃今日之德音孔昭者則又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合而觀之具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道在嘉賓固皆示我以周行也燕之烏容已乎然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欵是將存罔敢湎于酒之戒而不以其旨悅於口也戒其若之何以故我有旨酒而用以燕其燕也亦謂以燕樂嘉賓之心或庶幾其好我無也即復示我周行無已云爾豈敢望其必飮必醉致使旨酒之敬設者無虛設哉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集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

[管見]四牡猶言良馬耳。馬以壯為壯。故稱壯。周禮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四馬為乘。所以齊色齊力也。故凡馬之良者皆從其先之以乘計而稱四。緜袤遠通。倭遲。指馬言。謂四牡以騑騑而行不止。其於周道中。不在行而迤行。則見其倭。不疾行而緩行。則見其遲也。至是而馬之意亦懷歸矣。況於人乎。故曰豈不懷歸也。王事靡盬。盬。鹽之苦者。俗稱鹵水。食之能殺人。靡。無也。靡盬乃半截含糊語。言王事之付諸使臣。以為有事而已。非有盬也。而使臣之勞於王事者。乃甚覺其苦之難喫。直如鹽之有鹵水。然是靡盬而有盬矣。我心傷悲。其傷悲之實。矣後三章所云不遑啓處。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是已。曰我心者。明其傷悲之默存。以王事故。初不敢以知諸口耳。即末章言作歌來諗。要亦輾轉於心而獨語如此。其歌果作。其來果以歌諗乎。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管見]嘽从口从單。毛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其義戰訓衆盛為長。集傳稱白馬黑鬣曰駱。程子又云駱馬強而耐遠。當合并言之。惟色與力兼。故言馬之傑者。可舉駱以該其餘也。夫四牡之騑騑。當其周道倭遲而行。仍不能止。則其以勞而嘽嘽喘息者。在駱馬亦然。他可知已。雖嘽嘽之時。彼駱馬獨能喘息而不能出言。度其意必不願更行也。總懷歸也。駱馬亦懷。況人之耐勞。嘗未必如駱馬。而豈不懷歸乎。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遑。暇也。啟謂跪時。處謂臥時。臥時目闔口闔。興時目啟口啟。故以興為啟也。且行者處。則思所其處所。即其臥所。是言處而其為臥可知矣。不遑啟處者。興則無節。必晝夜兼馳。以王事之苦若斯。夫詎非靡盬而有盬哉。心之傷悲。殆莫能以已者。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集說]毛氏萇曰。鵻。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宿之處。鵻性慈孝慤謹。○蘇氏轍曰。鵻。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管見]翩翩者鵻。未嘗不能飛也。然非善於飛者。故見其載飛載下。集于苞栩。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焉。四載字並訓始。飛便下。飛便止。其飛之始。即其下之始。止之始。始無兩時也。栩。柞櫟。乃木之不材者。所在山谷皆有。杞為枸檵。檵音計。本草亦因杞本字稱枸杞。生平澤及丘陵阪岸。雖木之類。惟陝之蘭州靈州九原以西成大樹。

他處皆不過高三五尺。非若栩之能高二三丈也。但詩中于栩與杞並稱苞。苞為叢生之義。木之以叢生言者。指其多。非指其太。可知苞栩仍是小木。其雜於苞杞中。未必不相等矣。苞栩苞杞。此鵻之宿處也。故其下而集止而集者。不外是。馬雖鵻屬。性拙不解為巢。而其所集之地。見有叢生之栩。又見有叢生之杞。雖只舉是二者。固可想其蒙密。雖分舉是二者。正當觀其參錯也。按此兩章之計。及於雜其意。從前兩章之感念。於馬轉出。如四牡之騑騑。其為使臣所驅以勞王事者。為行地莫如馬耳。至於當周道而倭遲不前。且有嘽嘽喘息之駱馬。馬此其疲於奔走。而卒自力。則亦忠之屬矣。若夫翩翩者鵻。雖能飛而不善飛。於是載飛載下。載飛載止。而集于苞栩苞杞中。是為壹宿。鳥既壹於所宿之處。遂得長依其所自出者。於宿之處。因之亦為孝鳥。馬屬忠而鵻屬孝。各不相燕也。然則人抱四方之志。為朝廷信臣。寔王事。劾馬之勞。以捐其也。固已不遑啟處矣。以此時而念草澤之夫。固有比於鵻之壹宿。以傳孝名者。無使臣之。王事而惟從事於人子。將父將母之事。豈可得哉。故一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再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心之傷悲。尤有是不能以已者耳。將為承奉扶持之義。商頌湯孫之將注。承奉也。小雅無將大車。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注。扶持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管見】四字總作良字解。牡辨類。駱辨色。牡之良者稱四牡。則駱之良者。亦得稱四駱也。駕為借義。不當正作駕車說。凡騎之行。恒疾於車也。今使臣本乘彼四駱者。徒以騑既久。其嘽嘽喘息之駱馬。雖以良而稱四駱。總不勝其周道倭遲而不前。於是乘彼四駱乃如駕彼四駱然。不見騎之疾於車矣。此使臣所由從而驟之驟者加以鞭策也。蓋嘽嘽之前可不驟之。既嘽嘽之後乃必驟之。至是。蓋無如其倭遲何耳。故云載驟。載始也。駸駸字从𠬶。以浸淫之浸。侵爭之侵。推之从𠬶者。皆取義於漸進。可知馬之行曰駸駸。其狀雖不倭遲。而亦不甚直疾也。載驟之而止於如此。此其乘彼四駱。不卒同於駕彼四駱哉。於斯時也。念王事之靡盬。有盬其心之傷悲者。雖不重自惜其不遑啟處。以懷歸也。亦豈不回首庭闈。實牽係於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懷歸乎。懷歸而不得歸。不得歸。而無解於懷。是獨抱為心之傷悲而已。然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則使臣之含意欲申。必有寄志於作歌以來諗者。來即指歸。說謂卒事見王時也。諗字从言从念。言在口。念在心。集傳訓諗為告。即陳情之謂耳。其來諗。特以將母言者。以作歌之措詞頗難。故然。蓋當其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其懷歸之心莫能遣於下。亦冀得聞於上。聞稱以為是用作歌矣。但作歌之時。自維身之不遑啟處分也。雖與馬同勞。敢告勞哉。惟王者以孝治天下。則舍身而言父母。其情猶可陳也。然使臣之馳驅王事。移孝作忠。正言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亦有礙也。或假鵻之猶有情。以婉陳已之未免有情。庶義不以涉私為嫌耳。然如是以陳情。亦仍有不能盡陳者。鵻本鳥屬。不必知有父。惟知有母。則人之假鵻以陳情者。苟自比於鵻以期歌之愬切動聽。亦不合於將父。惟合於將母。以故使臣之懷歸。其心曰是用作歌。未始不欲盡傾隱曲。至斟酌於可以來諗者。惟將母而已也。按此亦其意想之究竟。作如是云耳。其實使臣苟卒事而求既見王。即得將母。亦即並得將父。則其歌固未嘗作。且雖已作歌。而亦不以諗也。乃王之勞使臣者。早悉體其心之傷悲所及。而作四牡之歌。其詞之代叙。雖令使臣自為抒發。絕無顧瞻。亦復無加於此。嗟乎。君使臣以禮也。如詩言。而其行於禮中之意。又何其至哉。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管見前篇曰勞使臣之來勞者勞其有勞也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說文以勞定國曰功然則四牡勞使臣之來當與出車之勞還率杕杜之勞還役皆以軍事出而有勞於外故勞之非財勞此篇所遣之使臣也如程子以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此篇所遣之使臣蓋然矣豈謂不勞然與有定國之功以稱勞者不可同日語也其使臣殆有遣而無勞者與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集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懷思也

管見華對樸言謂使臣行色之盛非草木之華也華之至為皇皇于往也郡城而外可以原隰概之使臣則出此而于彼矣征夫指在路之供役者駪駪馬行争先之貌彼征夫之主於行以心而徒行也乃其行之疾則比於馬而見為駪駪者由使臣奉遣之初其于彼原隰時即有每懷靡及之心故致然耳及字須合上于字說有所往為于往而至其地為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說劉氏瑾曰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貴使臣之行也○輔氏廣曰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己意而通下情則為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范氏處義曰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貴詳審冀得其實也

管見以上四章大同小異而文不從省者其意欲具見四方之使臣耳役臣不一馬亦不一名自其乘之者言之則通稱我馬維者以其緒束之也駒與騏駱駰聯類并舉當總以色辨之馬青黑為騏白馬黑鬣為駱陰白雜毛為駰則此所謂駒者蓋指馬純白言如皎皎白駒見後又言日影者稱白駒亦差足証矣轡絡馬頭以御馬其物有六曰鼻梁曰兜口曰搭腦曰嚼子曰偏韁曰扯手不可一缺故轡稱六轡然是六者惟扯手握之於人其在轡中為之綱亦以韁名韁也繫之使不得出韁限也詩詠於轡每言執於六轡每言在手殆並指扯手之為韁者言此篇亦同凡物不乾而濡則柔如濡狀韁之柔也柔而韌則韁又以布而如絲矣沃澆也韁色以藍染特深青以其受沐多而稱沃若既均者韁之長廣厚皆中度也使臣為四方觀聽所係尚不見為皇皇者華則其于彼原隰將不足為朝廷光矣今使臣之有馬或維駒或維騏或維駱與駰馬不一種而皆良也至用以御馬之六轡其執之在手者總無不覺其如濡馬如絲馬沃若而既均馬轡之善可各舉其一端以互見矣夫使臣有馬已若彼則知其衣冠之屬當必稱之使臣有馬而用以御馬之六轡又若此則知其鞍韉之屬當亦必稱之也以此銜命而出可不謂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哉說文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載馳載驅載始也馬之走方馳而又隨以策驅之其馳之始即其驅之始無而特也使臣之遲馬於六轡者分途並進而其馳驅迫促之狀無不皆然此所由征夫之在路供役其徒行直與使臣之馬行同疾有不得已而駪駪也諏謀度詢如范氏略作分別便已他說或硬立注腳轉不確蓋使臣之職以咨為主咨訪問也咨有謂之咨諏者

有謂之咨謀者有謂之咨度與咨詢者總之只完倂咨字耳周訓備集傳得之矣與援同音而義亦相比凡援之情狀皆急王風以兔之速奔如有所援以自救故稱爰爰大抵詩中爰字並作急字解猶俗云趕緊之詭使臣之咨諏咨謀咨度咨詢者有周之意又有爰之意周之意欲其徧則惟恐其雖有所及而仍留未及也爰之意又欲其急則尤恐其雖無不及而不免緩及也所謂每懷靡及蓋如此此其各以馬之良者行各以六轡之善者御欲不同事於載馳載驅也得乎

常棣燕兄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集傳〕韡韡。光明貌。

〔管見〕按裳裳者華篇集傳載董氏曰。裳古本作常。常棣也。故裳裳譜有棣棠。棠華黃與郁李之類。常棣其華粉紅者。全別。彼裳裳者華之二章歎曰。芸其黃矣。則知此常棣者。乃棣棠。非常棣也。其華之韡韡光明。亦狀其黃色如金云爾。鄂與萼通。史記五帝紀。象鄂不懌。又前漢書霍光傳。群臣皆驚鄂失色。是已。鄂不韡韡。謂常棣之華團圝韡韡也。忽而鄂然。訝其不韡韡焉。此足喻今之人一旦富貴榮華。爛然未幾。而遂成消歇也。夫勢利所在。皆恒情所欲。結納為友朋者。然已盛衰倏忽。不可恃以久長若此。則其他無足戀慕之人。又無論矣。故直抹倒一切。以特伸天屬之親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集傳〕威。畏。懷。思。裒。聚也。

〔管見〕死喪之威。須重讀威字。蓋遭疫氣流行而死喪者。其傳染亦誠可畏。故朋友非不懷之。而不如兄弟之孔懷也。孔。甚也。懷根於愛。其愛心甚於畏心。是以朋友不至。兄弟必至。有同卧於死喪而不顧者焉。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裒字求字。並蒙上死喪說。所裒為何。謂裒死喪之人。所求為何。謂求死喪之事也。蓋原隰閒有尸相枕藉。而見為裒。此足以徵時會之大札。人人自危矣。何其威哉。而在兄弟之相維於死喪者。偏惜然犯其威。而以身殉。是本求並全。乃不畏求同盡也。俗語謂輕喪乃身嘗曰尋死。曰討死。尋討之義。與此求義同。孔懷至此。非其兄弟。而欲望之朋友。得乎。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管見〕脊令。原鳥也。就草土中為窩。其身不過盈手一握。毛如栗殼色。有黑斑點雜之。忽而飛自原突起。遂入空。其鳴聲與飛俱發。此小宛所以稱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也。題為額之號。脊令當飛鳴之時。額毛盡豎。以是而言題耳。兩載字並訓始。脊令之飛則鳴。其飛之始。即其鳴之始。無兩時也。北方以是鳥為叫天子。云度其飛與鳴之意。有急難之象。故詩以脊令之在原者。興兄弟之急難者也。急。謂急之也。非有罪而冤遭刑獄為難。兄弟有墮於難者。則必互為急其難。於時倉皇奔突。嗁籲望救之情。正與脊令之為叫天子同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按說文以況為寒水。則知此況也云者。狀良朋懼其難之及已。其聞而心驚。有如俗語曰發寒戰。身凉汗。冷水盆耳。以是而永歎。亦歎已而已。豈當不避難。以同彼兄弟之急其難哉。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管見]鬩从門从兒殆童稚相怡鬩之狀有鬩意非可云
鬩很也兄弟鬩于牆謂兄弟之同居者有時以小忿而
罝牆隔之使一宅析而為而見則雖未嘗鬩而有閒意
見于牆也外禦其務說文務趣也言趣起此事也外禦
為何如末句所謂戎者是已戎寇名當指强收之溢說
戎自外至而在兄弟之閒于牆者出而禦之其惟禦之
是務覺牆自分而人自合雖不幸而為戎所傷甚至於
死亦不暇計也每有良朋其人特主來寓於室而餘戎
至者言之若上章良朋之身在難外則仍處其所自為
家者也其稱有雖同而所有之地又不同矣烝也無戎
說文烝火气上行也大雅言烝之浮浮疏云炊之于甑
爨而烝之據此則前稱況也狀其身寒此稱烝也狀其
身熱云爾人之身熱者汗出霑衣其頭氣則如烝矣彼
兄弟以有戎而外禦其務勢必至此乃其時有良朋焉
其至於身熱則見其烝也而於彼兄弟之外禦其務則
未有與是不與戎相直而無戎矣無戎而烝也何為哉

以畏戎故遂舍彼兄弟之有戎者以逃其
駭走狂奔喘息不定之餘固實有此態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集說]蘇氏轍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
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
為賢於兄弟者

[管見]喪自天降亂由國生如前第二章之言死喪以天
之不平而降喪也於是有死喪之災故處其時者多不
免於死喪如前第三四章之言難與戎以國之無道而
生亂也於是有難與戎之患故處其時者亦多不免於
難與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寧亦安耳着且字見喪自
為喪亂自為亂時當既平人之不遭喪亦不遭亂固安
而又安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為泛稱與前特稱
良朋者各以意有輕重取之按此章所云非謂兄弟之

已經喪亂而後得安寧者其情之煩燮如此也[illegible]
憑兄弟之可恃惟值喪亂興而不獲安寧其迫於[illegible]
以及難與戎也獨兄弟為能相救在素稱良朋者雖有
者無亦極知也今之人莫如兄弟矣若幸際乎喪亂既
平既安且寧於死喪於難與戎皆從來所未歷則不禁
各私其酒食妻子之奉而與兄弟相乖其非兄弟而可
借其輝耀有如常棣之華之韡韡者並非可信為良朋
也倘不常締交以永其好焉是豈不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哉噫何
其蔽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集傳]儐陳
飫饜也

[管見]飲酒特醉耳有籩豆之儐則醉而且飽是以言
飫飫之大欲飲食其二也得此可不謂樂哉然使兄弟

不具念茲形影孤孑有當歡而慨然興歎者故曰兄弟
既具和樂且孺既具謂皆有而又無故也兄弟以具生
和如和生樂則當儐籩豆飲酒之飫其樂而忘憂者
且如昔之為孺子時他無足攖其胸懷期腹之屬歷以
從事於嬉戲焉和樂之樂能使
其樂之爛漫任真固有然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集傳]翕合也

[管見]俗自稱其妻曰妻子其意與稱內子同不必以子
字作下章帑字看好合之好當讀上聲禮記言昏禮合
二姓之好即此所謂好合也按璧中圓孔曰好好為兩
象凡構好者必作圖故圓孔曰好人以昏姻而有妻子
子如交親如以物之兩半合而為圓也故言好合以狀
其圓圖耳瑟琴兩物並列設鼓之其響細而相入妻子

女合者物第階靜聲對語情緒綢繆可作如鼓瑟琴則矣人之大欲男女亦其一也得此可不謂樂與然使兄弟不然際該骨肉參商有入室而戚然寡歡者故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字可以論語翕如者通之彼何人斯之七章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兄弟之唱和亦可取諧樂則是詩之言既翕意蓋欲其與瑟琴並奏也湛同湛於沈言樂當指浴水之最暢者言之兄弟以翕成和以和成樂則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其樂不可支者且如解衣就浴濆身於水以為湛由頂至踵通體融洽初無毫髮之不與焉和樂之樂能使其樂之淋漓盡致又有然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集傳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

集說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欲以發其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管見說文帑實也孔穎達曰因其財物充實曰帑則室家亦為其家充實之通稱此所以能償爾籩豆飲酒之飫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只言其實能快心於飫以既乃身然人之能供其飫者以有所憑藉為室家也兄同此室家弟亦同此室家並因和樂而釀生福致祥之兄則使室家可期長保而復方興未艾也是謂宜爾室家若夫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夫婦之道於是始成也馴而至於妻子亦子則為帑矣此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雖亦只言其實能竭情於好合以諧厥躬然人之有取於為合者以伉儷成而繼嗣出可合稱為妻帑也兄弟亦各有妻帑者妻與兄弟之妻帑與兄弟之帑並因和樂而興交孚同愛之誼則如妻帑既獲門前之娛而保無憂於後日也是謂樂爾妻帑夫安寧時之兄弟人所視為不如友生者也今一思夫償爾籩豆飲酒之飫其以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者又且因以宜爾室家焉今昔思夫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其以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者又且因以樂爾妻帑焉蓋無不見其然矣乃人心之飫之早錮於安寧也言者推闡至是聽者或不窮其意以究之言者懇切至是聽者或不味其旨以圖之則仍自覺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已此所為特言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欲以發其蔽而使之深省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集傳丁丁伐木聲。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

集說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

管見丁音玎者一同釘詩中丁丁疊用此乃兔罝凡兩見並音錚蓋入釘於木而力擊之則聞其丁丁耳伐木者與釘木者用力同其著諸木而出音亦同鳥為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為驚於伐木丁丁而相呼以遂之也按正字通倉庚黃鸝也以其鳴嚶嚶曰黃鶯然則葛覃言黃鳥于飛此言鳥鳴嚶嚶一舉其色一舉其聲皆不名何鳥而其為倉庚可知在豳風七月篇以倉庚與殆及公子同歸東山篇以倉庚興之子于歸為其雌雄

雙飛有夫婦之詩耳又其性好十百為羣於朋友之詩亦有合故此篇將燕朋友特借是為興而有感於嚶以求其鳴矣求其友聲也上既以嚶嚶肖其鳴矣於此復以嚶求友聲肖其情者謂泛指他鳥豈有合乎鳥之鳴而嚶嚶者本以其羣為友即能如友之同聲相應也此鳴以求彼友之聲彼鳴以求此友之聲是諸求其友聲者皆非人也人之倫友居其一也相彼鳥矣見其猶求友聲而有似於人矧伊人矣顧可不求友生而反不如鳥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神非鬼神乃心神也人之神藏於心非是則其聽不審所謂聽者指聽鳥鳴言鳥鳴嚶嚶人不徒以耳聽而以心之神聽此則神之聽之也如是以聽既神會於鳥之嚶其鳴者為求友聲而於人之不可不求友生亦因是聽而為之驚矣能無失於終和且平也哉和主情說平主分說平齊等之意情之和既極以至忘其分而為平率是以終則天子可以友匹夫矣天子之有友其終和且平者於何徵之殆莫如燕朋友耳燕以合歡禮不繁和之至燕之者為主燕者為賓貴賤不隔平之至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集傳]釃酒者沛之而去其糟也羜未成羊也於歎詞粲鮮明貌咎過也

[管見]上章言朋友宜燕之意本只借鳥鳴之求友聲為興也何為以伐木始哉由此及下章推之乃知伐木為釃酒耳酒之宜釃者先炊穀作飯以麴為君加醇置器中待熟更和以水盛用囊囊約長二尺有半以尺半為圍之周取生絹好者作之利其容瀝出汁清且耐壓也其壓具名槽俗稱榨身為箱形圓長中容囊可十枚欸之前梢俯於前作高架樹諸地極牢亦稍偏措行用以壓一端入槽腹空處一端掛石若繩之有縧箱乃既失囊如量瓶板覆之另有物三倍於板厚面上穀下寬高如其寬之底用則豎之以其寬履箱囊之板以具殺牡縣析豎枝兩端架與掛石之力壓具乃完製具亡需木故有取於伐木也因燕而充釀酒因醴酒而凡依木則知上章言燕朋友以伐木始正從欲為釃酒今具起義其言雖未及燕而燕之端見矣許許蓋伐木者口中之從聲近之以致力亦以噓氣云釃酒有藇藇字从草从與與之為言和也殆以草物取沛入藇中和之猶藝色用鬱金之意耳有藇則於所釃之酒得助其香色集傳以藇為美貌固亦未能詳其物因者其意如此按此章之詞似中分作兩段然前段首言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明酒具也後段首言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明酒具而燕設也酒簋及下肥羜肥牡並須會通活看乃得燕之室庭其因酒埽而祭然鮮明者使人乍見而以於歎之

則鋪張必極華非尋常之洒埽而已進食於尊曰饋簋即梡之別名秦風權輿篇集傳云簋瓦器又云圓曰簋瓦器而圓於燕詩用以陳饋則亦必若今之燒瓷最精者毛氏曰天子八簋未審所據以今御膳每食用八椀証之其來有自矣天子八簋每食皆然陳饋八簋於燕特設也既以優朋友故舊亦並見天子自為燕之主其簋必八故因以及朋友故舊而為是陳饋之數以優之也酒簋而外有折俎體解節折肥羜肥壯其大者也肥羜謂驤羊畜羊以羜為未成及其羜而驤之遂至於肥是曰肥羜肥壯謂穢豕食豕以壯為尤善取其壯而積之遂至於肥是曰肥牡肥羜肥牡並須經年乃成故兩稱既有明早備也以逮諸父以速諸舅逮款催也懼其有不來耳諸父諸舅諸字統句恤言序所稱故舊考指此不得牽合作朋友說天子嗣位天子之父入廟稱考稱先考為成終之義先為前昔之文故天子之父之同姓兄弟與異姓之內兄弟於嗣天子

為諸父諸舅者皆以故舊即之故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號天子以稱諸侯者必如成王之於周公太公乃為稱愜如曲禮所載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傳皆以為天子稱諸侯而親之之詞夫諸侯無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親而天子呼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以親之有是事乎如其有之是或周之衰時王室微夷天子特蒙同姓異姓而寵以尊稱其諸侯亦久而安之說者不察遂指以為禮耳不然未敢以為信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使人速諸父諸舅之來而投之以詞固有然者身之安和為寧適猶北方曰好與受用耳微小也輕也顧屬以目也亦念之也谷失其是也亦罪之也謂速者曰今者將燕朋友即同燕我諸父諸舅其不來者必假疾以辭之有疾則不寧適不可以強若或假之以辭則為身本寧適可以來燕而不來矣諸父中苟有如是

寧適不來者見必以我為小而輕之曾不於我顧目而念及我也豈非微我弗顧乎以諸父而微我弗顧我將感然無所容矣必速之來又諸舅中苟有如是寧適不亦若是而必以我為小而輕之且將罪我矣是而罪及我也豈非微我有咎乎以諸舅而微我有咎我益惘然難自解乎亦必迷之來嗟乎伐木之燕其設酒益也益以肥羜肥牡也朋友固與諸父諸舅同之矣由其所以速諸父諸舅者推其所以速朋友者本和平之意行之其自鳴其求之切又不知其致詞為何如篤摯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傳】無遠皆在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迨及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胡氏紹曾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言無遠立言之法○嚴氏粲曰設言縱使無酒猶當酤之下文言欲此湑知不待酤也○蘇氏轍曰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詞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管見】阪雖坡之通名由首章之言斲谷喬木者從說之則峻陂也是為木之藪伐木于阪取材多也以是為醜酒之槽則非特三五具而巳當其釃也其楷之前端近底處有縢着錫管以出酒埋器於地受之其漸注漸滿正如水之欲溢然故曰有衍衍水溢也遵豆以貳盈者劉氏彝曰簋八則籩豆倍之想當然矣籩豆與簋以次進先後若相連焉以是為有踐耳兄弟當合同父之兄弟及諸父諸舅之序皆屬於己為兄弟者言之其詔以

無遠有兩意一則令其來分燕之患故有民之失德以下四句一則令其來助燕之歡故又有坎坎鼓我以下四句失過也德主其生之性說如易傳言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可謂失德也此言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則以其儉德之過為失德耳乾餱須作兩物看乾謂肉脂也餱雖乾食如詩中稱乃褒餱糧或負其餱皆不用乾字然則謂餱為乾餱贊也乾餱並可收蓄久之不食必生蛀而自即腐朽此由民之失德致之賁人之愆也而乾餱無解於不可食則被懵惡而遠捐棄亦似代人受過然是謂以愆以猶取也其言此者以明含之籩豆有踐當早謀所以處之耳惟酒無量雖云釃酒有行其信足以供乎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則不患其適無益得暢然盡所有矣湑我為我湑酤我為我酤也猶丁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鼓我舞我亦云為我鼓為我舞也湑同醑酒之沛而美者正字通俗攝醑為頭酒醨為尾酒又從文醨薄酒也可知此言有酒湑我下言

飲此滑矣其於醜酒之時獨欲取其頭之美者舍其尾之薄者也如燕則以酤足之可矣斷不可以有酒不滑而漫云有衍也燕以酒為主其簋與籩豆為殺其肥疔肥社為折俎而後於燕之時設有鼓者彝者坎坎蹲蹲於於祭澗埽之間焉求其似則今所謂戲者是已人或疑三代以前不知演劇

則坎之从上者

彼以刃剁肉碎者然以杖擊鼓繁者

亦然矣鼓以節舞鼓豈則舞必鬧故特著其狀曰蹲蹲人身之作勢莫先於足以舞之有動容無常態而足常蹲蹲則其騰張猿跳虎蹈熊騰無所不至可知一一人舞而蹲蹲者自雄不為子都為狂且武狀也衆人舞而蹲蹲者相向不交王帛交干戈闘狀也鼓若彼舞又若此闘亦甚矣演劇者亦於是極矣其特以鼓我舞我属兄弟董之各以其時友或齊於為賓而興不作諧父諸舅及或仍於有年而興不豪云爾兄弟不倦於鼓舞亦勝酒

者為多故復以迨我暇矣飲此滑矣勸之迨及也言我暇時願必終日之燕乘暇也有酒滑我此滑並不待於酤者我雖不能飲樂觀兄弟之飲為兄弟約正當及我暇時相與無遠即期飲此滑者各盡醉以蔡所有無留餘也雖然伐木以燕朋友故舊豈燕兄弟哉獨以合兄弟之來共之既得分燕之惠亦能助燕之歡而後所以燕友生與諸父諸舅者其情乃極暢耳

天保下報上也。

〔管見〕下指民言報上報上之德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上天之神實鑒之丕眷佑之民被其德而可無以報哉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幾忘所以報者且民雖不忘亦不知何如乃足以云報矣故天保一篇之作非下之詞實下之情而序則直揭之曰下報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集傳〕保安也爾指君固堅庶衆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詩人嘏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王氏質曰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管見〕天保定爾保謂保其身定謂定其位亦孔之固孔字替俗語好字凡稱好者必作圖有孔象其固為孔之固則所謂好固矣曰亦蓋言天而不敢自執之詞非云庶幾也俾爾單厚俾使也天使之也單為獨意厚指其德言之德獨厚則福之在已者不自有而總以同諸民故曰何福不除如何除之以降之者除之也若下章言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是其實矣天之道損盈益虛單厚者何福不除則所除多矣多除者能受多益故既言俾

爾單厚明其使為德之主即聯言俾爾多益又明其使為福之歸也皆天也以莫不庶以因也因其俾爾多益則必實有以益之其益之亦必實見其多固宜莫不庶也若三章言以莫不興以莫不增興字增字並為庶字指點耳凡此莫非由天之保定為之可不謂亦孔之固哉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集傳〕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罄盡遐遠也

〔管見〕穀謂土田所播之穀非善也戩即刈割之別名罄無不宜高下燥濕皆穫也天子之祿出於土田穀即為祿而穀即為百祿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則天實予之天予實受之矣受天百祿亦足以慶躬膺多福也而以有

畏厚之德者處此則不自揥為天子人之多福乃反奉為普天之下黎百姓所同之源衍於足受之於天降之於民其所經綸於心以自維若各念民之日用飲食以穀為命度其所歲總覺終歲間無在不日浮於穀而有所不足焉故曰降爾遐福維月不足夫福一而已公之而為退福福之用數者以降而遐則福之自敘者即以降而降矣且其降之意獨維氏之日而謀其不足則不復轉維已之日而留其有餘也以是言降何福不除多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管見〕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以皆同也興上以莫不庶並謂因天之保定爾多福故莫不庶如此則亦莫不興

莫不增以成其莫不興如此興高起也饒下如山二句增添入也緣上如川一句不得混看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與賢說穀說乃得之蓋上章言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即謂舉其歲取之穀盡散而出之以裕只耳而天之俾爾戩穀磬無不宜竟率是以為常焉於是舊者散新者又積蓄者出新者又入其穀之徹備充裕倉庾駢羅則或以為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云其穀之輸將載途舟車絡繹則又以為如川之方至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已歷觀其積之庶乃既興者而尤未已於增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是尚不未能究觀其入之庶矣所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者不誠庶哉按山阜岡陵四字須以山字為主與下川字對易泥作四平看蓋山為統名山之大者有阜有岡有陵記之司通為一山也詩借以為莫不興之喻言故因山而聯舉之直如有無數山者然而喻意乃見山阜岡陵之所以異詳之不得了義姑闕之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傳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

〔集說〕劉氏瑾曰儀禮有饎爨注炊黍稷曰饎○孔氏穎達曰孫炎曰烝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司馬氏遷曰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司馬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盩音籌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

〔管見〕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以時致孝享也於穀中為其長而貴者則用黍稷以為饎焉然為饎而專有藉於是黍稷非饎亦不足用之為孝享者故此章承上天保定爾三章將以公與先王在天之靈傳天意於孝享之除首曰吉蠲為饎正明此孝享之不惟其物惟其德也蠲謂蠲租於民使無不足於穀以均享其福耳前既言何福不除又以降爾遐福申之其際自已者以其降其降在民者以其蠲也凡蠲皆以皆年穀不勢行之無年為凶則有年當為吉際被俾爾戩穀磬無不宜之歲總懷降爾遐福維一不凡之心是不闕凶免乃更事吉蠲也何德之單厚至此哉由是而以時孝享亦仍有饎黍稷其物也然物之磬升而德之磬興俱升則宜以吉享為饎矣區區烝稷惡足云乎其為饎者如是而用之孝寺則以時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在公與先王之來格也早知其吉蠲之德克當天心而入之保定將無窮極故依於以之為才而猶為之使致嘏詞其於端則曰卜爾

其壽無疆也。居者尊稱以為尸號尊其為主也天子亦宜立稱君然禮言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是尸之然君可以為天子矣君天子故得爾天子通篇爾字皆作尸體公與先王以代致嘏詞而稱天以爾之非凡為臣者之頌言所敢假借也萬壽無疆以祝後來故言卜又天實為主公與先王尊天亦只當云卜爾其致嘏詞而作先於壽極言之者為其單厚之德行於吉蠲雖已受天百祿如代為民受即更詒爾多福乃轉為民詒自祿多福皆不與則惟以萬壽歸之而期以無疆而已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集傳】詒遺。質實。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

【管見】此及下章並前首二三章皆屬尸致嘏詞也非直卜爾萬壽無疆一言而已若置吉蠲章於首以章末君曰二句為致嘏詞之端次接天保定爾三章之詞又次接神之弔矣如月之恒二章之詞則其為尸致嘏詞易明矣惟作者覺如此敘述未免平衍特以吉蠲章關係前後五章之中欲使讀者觀於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節勝然前之天保定爾三章皆從此引伸而出亦並知此神之弔矣如月之恒二章本與前之天保定爾三章緊接然於弔由卜爾萬壽無疆之故推闡以終其意也神謂天之神弔音釣愍也或讀為的音訓至殆為其不祥耳然下章不諱崩字乃忌弔字乎觀節南山言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周書大誥言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借之反証即知弔為詒爾多福之言由來矣不弔弗弔稱天天指在上之體言與人遠弔不稱天稱神神指監下之靈言其人近然此章弔言神前數章保定亦稱天者以保定不稱天則不知弔者之神即屬天弔不稱神則又奚見

保定者之天已降神也何以弔為愍其切於憂民故弔之天之神靡隱不察見夫先之俾爾戩穀罄無不宜是為受天百祿也然其降爾遐福若何福不除哉且既降而福除矣雖知為遐難信為足在其心之維日不足者方於民重有憂也有憂者以弔慰神之弔矣即因其除而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矣於是其興且增者見為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斯不既詒爾多福乎神亟以多福詒之受詒者終飲為遐福而降之而民亦遂無有日不足者乃恬然習於日之足以共安也故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謂無文耶多福之詒民得日用之以為飲食是憂民而為神所弔者受詒於神而轉以詒民夫凡以物詒人者將受有辭讓之文已受有拜謝之文而民之同受多福以處此日其用之飲且食而無不足者皆若固有而不知為誰之詒之則但見其質矣安有文哉然民忘於降爾遐福之力雖不見德神反不居詒爾多福之功方綏其民以歸之德此則所稱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也民之口數難齊以羣黎屬之黎為壯而頸黑則黃童白叟之所恃以長養也聚口成戶戶有姓姓以辨族百其姓者百其族也言百姓亦足該千萬億戶以迄於無算矣戶口之徧乃下若此周以其日用飲食之無不足也然惟有單厚之德者實永神所詒之多福以降為遐福福遐而德亦徧故有以足其日用飲食而致此羣黎百姓也天在上而神監下常亦默默許其徧為爾德矣因是而思保定之孔固能不欲使羣黎百姓永被其德也哉所謂卜爾萬壽無疆者卜之以此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管見】月有弦望晦朔之遞變似乎不恒然以他月及無數月証之如一月然可不謂恒乎如月之恒肖其夜息

時之寐與月之晦朔同終夜寤而不寐與月之望同夜深而始寐與月之上弦以前同夜半而平將與月之下弦以後同易中乾之九三之詞稱夕惕若其自強者以不息為恒是則如月之恒矣夜息時如月之恒因是而許其不為安起而為既興且無日不應時而夙興固又有以為如日之升者夫其不安於夜息而以夙興為期則何也將蒞朝以蒞天下也周都鎬京其前有終南山亦稱南山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此已然可驗者矣天于出而對之其荷天之係其身定其位而見為孔固者將使之自夕而朝如月之恒而無不恒如日之升而無不升則推其卜日之積以早卜萬壽無疆於方來叩可作當而指點之詠之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損也故閱于以為名按南山為所鎮之象弟以北言壽特似無為以祈長生而已故先取諸月之恒日之升以見天子之夙夜間不敢康寧正從亹亹勉勉以孫於大年非專事頤遠也其又言如松柏之茂者松柏即上南山生出雖可以喻壽然未可為萬壽無疆之壽喻也由下無不爾或承推之承為奉事之義臣道也南山苟無松柏則為章此言天子之萬壽無疆者既可如南山之壽則當其蓄朝而聽天下其臣之壽考且寧有如松柏之茂者無不於南山比詩之天子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以承之固其所必及也蓋一人不能獨理祝王之壽攷者並以老成耆碩之依為祈禱其輔益以隆其王耳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居。玁狁之故。

[集傳]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遑暇也此遣戍役之詩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管見]按周之遣戍役以備玁狁其前後相代之次程子謂其由今年春莫行由明年歲莫歸與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合當從之又此篇之遣戍役皆就後之代者亦言意益以為初遣特為之摹寫不能使戍役畢達其往來居守之情也其以采薇起興者薇生於正月長於二月盛長於三月入夏則枯故三章初言作次言柔次言剛特借薇以紀三春之候耳戍役之代者於季春三月行必以仲春二月遣之其備遣者不早於孟春正月計歲莫之歸者而警心焉故下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皆臨者之以事而備遣者不禁戚然念之也本草云薇即今之野豌豆其蔓作蔬入羹皆宜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謂苗生為作狀始蘇也止字即

作巳字有此及下一章六止字並同薇之生最早歲莫菜少人以薇之可食每計及於采薇采薇薇總未作也未幾而薇亦作巳是其月入初春矣彼赤之戍者會代至於時為夏出歲莫不而遂復留之備秋至過十一月而始歸則當其彼此而出曰歸曰歸而見歲亦莫已歸自歲莫則歸而來至亦止傳此初春而見薇之作也為歸洪追計其戍之日能之懷撫一往靡室靡家久矣豈誠不顧室家乎以玁狁之故會之也既會之而至成所其行者之情況或欲傳詣以啟室家之居者使之略白其概亦復不遑啟居焉又孰不以玁狁之故亂之耶今歲戍役之代者又將遠矣苟非得免於遣欲不嗟於靡室靡家不遑啟居也其何道能平玁狁以罷戍而歸哉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管見此采薇采薇當亦止作宗說柔猶言嫩也薇之始
生時則可食亡命同歸曰歸蔑貝在戍所忌然也此章
則正謂戍卒之歸至家其所聞有如此耶載飢載渴
受也末章亦同使歸縣征之使其歸聘者歸之於朝也
蓋以薇作而春菜之人異其得食而復與惜於采薇采
薇焉正待薇之漸長而柔也未幾而薇亦柔已竟可采
矣此仲春之月也彼戍者以期之歲莫而曰歸曰歸我
於初春薇作時計之征夫不淅滿乎及茲皆至於彼曰
歸於此亦曰歸先後實相踵焉則我之未戍者屬在當
遣之列身雖未行而心亦憂已憂心如焚烈烈有如
焚也火燄於中必發不勝其鬱鬱則覺其載飢載渴使
人受之有其難者其憂心胡遽至此哉以我之往戍在
遣之者今雖猶未定也亦旋當定矣加曰不定是罷戍
也必由玁狁之有使歸聘而後可我聞諸侯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此猶國相好之禮固然苟玁狁天誘
其衷使之悔禍其酋豬不來朝稱臣而以一介使為敵

國糾好之禮歸之聘焉則邊方寧輯戍卒罷我詎不免
哉乃今則靡使歸聘是我戍未定即可作我戍既定覲
之雖欲不憂
惡得而不憂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集傳]剛既成而剛也疚病也來歸也

[管見]此采薇采薇者人因薇之尚柔能供菜乃仍繫心
於采耳微柔可食剛則不可食也未幾而薇亦剛已復
可采乎此正春之既莫成定將行之時也曰歸曰歸乃
回憶所聞之詩歲之陽指夏時言取盛德在火為義謂
薇之作自柔而剛以此月春莫而旋以後即夏初枯矣
於此而念昨戍者之先發至家也竟不覺其曰歸曰歸
之我聞者猶在耳哉彼戍已而將來及薇之柔我戍定
而將行及薇之剛是往則陰盡夏則採小備未及陽而
亦陽已戍役之往代者期以夏至而初秋備秋也念此
而其行尚容緩與王事靡盬以下乃戍定將行而與其
室家訣別云然稱王事戍事也靡無也盬之苦者謂之
盬亦名鹵水食之能殺人啓處可借俗稱之晚解之暇
不熟而目常啓故言啓不設臥具以坐無所之坐處也故
言處者首章所謂啓居雖同用啓字其義又別凡書
致人者亦以從擧詩承上文靡室靡家而言不遑啓以居
則啓居正得作家書觀矣舊注於二章靡使歸聘句以
為聘問也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此意不
可少但聘字終須附會耳孔疚之孔當即憂心作心
孔說言我今日之戍定將行實由王以玁狁之故而備
之是謂有事而已靡有盬也而戍所之不遑夜以繼日
無望偃息在牀也非欲臥非臥暫作啓處之狀而亦
不遑寧則其覺其苦之難堪直加盬之六鹵水然夫詎

米蘗鹽而有鹽乎念頃者我戍未定其為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者亦云病矣及因我戍既定而深念於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則烈烈者頓減為死灰其憂之中心將深
入於心之竅穴以烈為孔之疚也孔疚如病飢渴之傷
而不死也尚敢僥倖生還也哉我自今行我殆不更來
者嗚乎靡室靡家此生竟從此長辭不遑啓居及早以
一言而
白已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集傳]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捷勝也

管見戍役有代將帥亦有代其將帥之新代者多不免
倖邊功而卒無成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以是乃至不遑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以是遂度不來也在戍役必羣目馬而心非之故此及下章並揣其意以繫所難言如此爾維謂武夫之呵猝維常之華此維字作係字看與上維字義別常為常棣解見前其華之芸黃韡韡如僉足為君子貴盛之象然質特柔弱不足稱將帥林也茲云彼爾維者為何乃係常之華馬所以鄙莊不武者甚矣路為道路之路斯與陳風斧以斯之之斯同謂析之離也呵者曰爾曰維所以辟人於道路斯猶云開道耳彼路斯者為何以將帥之尊別於小人而稱君子不如是呵爾惟以開道於君子之車不稱也按此所謂車當作驕說非下戎車之以馬駕者比或執古無肩與為詞覯齊風稱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非轎而何戎車雖為兵車亦不必用之以幾荷將有事於獵於自將帥而下皆藉之載軍裝器械以從則見為既駕矣四牡乃良馬之通稱指君子所乘者言莫即認作駕戎車之服騤也馬以壯為非故稱壯又曲禮云凡須良

馬而養乘之不以衆計者不良故馬之良者雖只一馬並蒙衆之名而稱四業業危狀此觀皐隰謨與兢兢騑稱可見四牡胡以業業其意蓋指君子而不敢斥言故爾彼君子者維常之華便於車不習於馬則因戎車既駕頻親鞍轡以乘四牡其身之不安而危者固同見其業業也為君子計獨安然尸其位以定居可矣乃其心之不完未覺其必難得志於玁狁也獨恐歛手坐鎮終無以塞責於王之使為君子於時雖欲少居豈敢定居乎以業業之身圖赫赫之功幾欲一月而三捷馬乘矜謀傒殆不惜盡驅其戍者以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集傳]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消也。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也

[集說]董氏逌曰案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嚴氏粲曰左傳亦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陸氏璣曰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管見]駕彼四牡喻言也君子不敢定居則必將成師以出矣於時身歷行閒合君子之車而用君子之馬固實乘彼四牡也乃其業業者控而不縱則如戎車既駕其馬皆受制於車之牽然是謂駕彼四牡也可豈曰乘彼四牡哉於就四牡言之四牡本騤騤也所共見為四牡業業者初不與四牡之不疆乃真由君子之不武矣玩騤騤之狀殆謂其馬皮幹肥而足翔張耳以之行行是因解有失足者彼君子常時依車其親戎事則依馬是

以四牡之足為足合衆蹄不行故曰君子所依君子以馬行小人則以足行衆所依也然當君子之四牡行小人必從之行是君子以四牡之足為足小人則以四牡之足之腓為腓也故曰小人所腓四牡翼翼左右翼也此夾君子所依之四牡以衛君子者弭皆飾以骨而此用象曰象弭服皆製以皮而此用魚曰魚服乃君子印束於身之戎器非小人所能辨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日戒用威令也懲一警百為戒以軍法從事必斬以御者至於無日不然則以欲求一月三捷之功固不得不恐而出此矣孔棘之孔作好字看與前天保篇同棘木之多針刺者人不敢近孔棘猶俗稱好難惹云爾玁狁孔棘君子維常之華其何以相遇乎既適玁狁而其業業者將愈甚知難而退幸目前不敗足矣旋慎固封守以備他門之不虞已矣胡云捷哉胡云一月三捷哉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管見玁狁孔棘則君子不圖一月三捷之功乃退而定居矣將亦定居戍役亦定居及代者以期至更相與備秋既而卒事則亦將曰歸曰歸於歲莫也然歲莫多爾雪行道苦之彼戍役之歸固又將有因時興感而不能已者按人心之感其謂見在難堪前此猶勝蓋往往而然已如彼戍役昔之往赴玁狁也雖當楊柳依依亦何所羨今之來反室家也雖值雨雪霏霏亦何所憎惟戍已而歸既辭徼塞之險獨念程塗之艱則就道言遂亦遂轉覺所行之昔勝於今為有說也今我來思思字亦宜玩前云我行不來蓋不敢作來之想矣及今而得生還其來時乃其思時殆謂苟不至今猶念不到此也行道遲遲須緊項雪說雪浮而滑舉足多而歷路少以是遲遲亦即以是載渴載飢也載並訓受受飢渴同而其所以受則又有異如二章載飢載渴從憂心烈烈來此

再載渴載飢從行道遲遲來一以憂之煎熬覓之一以行之勞頓受之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其傷悲者以道中苦於飢渴心汲汲行彌遲遲而彼雨雪之霏霏者又方盛未衰焉是可知寒凍與飢渴并非復身所能載正恐卒死於道而不果歸乃不禁其心之傷悲也哀為憐恤之意我哀非謂我之哀謂於我而哀之者就戍役指上之人言何以度其莫知我哀也蓋戍役以為今當歸時上之人知我之離玁狁而即室家其心欣喜愉快而已無所為傷悲也夫豈知歸日歲莫其為行道所苦猶未穩命竟如何而不勝其心之傷悲也哉莫知我心之傷悲則其莫知我哀固必然而無疑有不更冀其萬一熟察者再細玩此言莫知我哀與四牡言是用作歌正從即此而句中略見勞使臣與遣戍役之不可無誄耶不然彼使臣所為是用作歌者獨悽懷於其母豈嘗漢然於其父哉匪惟其父即還念其身亦正有所邂所欲訴矣又此戍役所為莫知我哀者獨胥歎於其來豈嘗

泰然於其往哉匪惴其往即既至其地亦尤有所躊而難白矣嗟乎此四牡一篇之勞使臣其歌特用代作乃更暢於使臣之役歌而自作抑采薇一篇之遣戍役其哀莫不先知總無待於戍役之自哀而望知也夫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管見出師者其軍裝器械非車不行故只言出車而士卒之出可知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令前軍先行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令後軍次行耳于往也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郊外謂之牧前軍于牧後軍于郊相距約及百里其發塗必不同日此出車時所藉以疏通之節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稱天子則命重稱謂則事

繇也言此以通諭出車之士卒亦即內使其僕夫側聞之矣僕夫謂率之家丁可從行供使令者勿竟作御夫看載指行李之屬工僕夫所專司也慎揀其人而指名呼之為名謂之載則又舉所載之物一一指數以告僕夫也名彼僕夫謂之載矣當即謀與士卒之出車祭相繼出矣王事多難王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辭於王事而明其多難見出師不得已耳邊歷不靖大為中國患非難而何曰多則渾言既有玁狁更有西戎也維其棘矣維防也棘木之多針刺者意謂王之設防於邊陲以為維也其狀早如人之既築垣墉而又以棘覆其上然不可謂不嚴矣乃不靖者猶不免犯之以與多難則今日之王事豈本王所得已而出於好事哉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

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集傳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元武也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

集說陸氏化熙曰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彼旟旐斯兼前後軍言之也

管見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將備四方以成各司其局之全局耳然活法也若師行而出車在道必使左右與前後並對待以具四方其何以行之哉且此篇言前軍在牧後軍止郊自郊至牧相去非遙而可及亦遙為前後而以糾察旐表之而已與曲禮言前朱雀而後元武即聯言左青龍而右白虎者其前後之遠近又有辨也設此旐矣建彼旄矣一此一彼當是兩物旐曰設旄曰建建字較設字尤鄭重若即指旐之注旐於首言下文旟不及旐不為缺乎且軍之前後別以旟旐不別以旄因旐而及旐之旄不為贅乎汝周書泰誓曰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即此可悟建彼旄者乃南仲所用以為率之旄耳率以行故建於後軍王建率率乃建旄士卒尊旄如尊率然故雖與後軍之旐俱設而必言建以別之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斯與隊風斧以斯之之斯同謂析之離也旟來前軍在牧旐表後軍在郊是析之離矣故口斯然前後軍之旟旐莊統於卒之旄旄建而此旐設彼旟亦與旐俱設則旟旐羅云斯也備之合也其胡不旂旆乎德亦結旌不尚赫奕武車綏旌正待飛揚也憂心悄悄當只則下僕夫說謂為率之安心者非是憂在心而恐人知為悄悄然率有人可儉者以其貌之況瘁耳況水寒也瘁瘁瘁病也毀也僕夫之懷憂心者其身縮有寒狀如澆以水然足為況其色泄有毀狀如苦於病然是為瘁僕夫之況瘁當所可知則其憂心雖悄悄小究何嘗不眙昭也哉

卒之自僕夫詞之戴則更無他事是特以卒之尊亦從非如士卒之同服王事即藉之以平多難也然猶夫人悄悄而見為況瘁名此彼士卒又何待言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集傳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

管見首章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是先時受方略之總要也其語之稱謂則人不與聞此章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蹤行專委託之大端也其詳之稱命則人所共聞矣王之有是命豈惟一言要其時意所急務則正得以往城于方一言蔽之城與周南公侯干城及大雅宗子維城之城同欲借其捍蔽云爾非如邶風土國城漕之城直指築城言也方雖朔方地界頌房則必本以十字名者按六月之四章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其意言玁狁之蓄為匯謀者整眾以居焦穫志欲侵我鎬京遂自焦穫而越境及方並將自方長驅以至于涇陽也由此推之焦穫為玁狁界矣為周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正以方與焦穫相直欲南仲之往以身為城實得借其捍蔽以扼玁狁也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言南仲既受命而與其在郊之後軍俱行其狀如此彭彭大貌後軍在郊其先亦出車及率至而車又自郊出則載率之威靈氣燄以行乃更覺其彭彭而大矣爾雅有鈴曰旂說文旂有眾鈴以令眾然則此稱旂旐央央所謂旂稱乃屬率所持以令眾之物與前章建彼旄矣之旄並重也若泥作交龍為旂看於曲禮左青龍則有合矣其獨還於右白虎者以何說解之旂所在即率所在旐所在即後軍所在言旂復言旐欲明率在後軍也又還之受命行師而自旄與旂者其旄先率出故前章

已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其旂隨牽出故此章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華不賁者曰英古音央萌初出者曰秧與英並从央英秧皆有色特鮮明則旂旐之稱央央以為色之鮮明也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令衆也看清上文旂字則此二句亦有根矣朔方通獵犹所與中國毗連之境言蓋南仲受王往城于方之命即於出車時以旂令衆曰王命我往城于方其揭言方之名者特以方為更基耳非使我坐鎮于方而不知其他也觀其特以我往則欲何我為城是方以東方以西其道邊為朔方者皆於一城字中責我以捍蔽必賜也豈非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乎命之重若此非衆志不成城也其恭敬王命勤亦喪武赫赫南仲獵犹于襄赫赫謂威震獵犹也于襄之于當訓往襄字難解按物之用緣者清彼邊而飾此邊其名曰鑲字从襄可借解此章襄字之義蓋南仲既至方其朔方沿邊一帶清潚並齊無德澌犹之迹是獵犹襄矣何以能寇以匈仲來而獵犹征合靡然于以歸

其境耳夫獵犹之襄以獵犹之于而襄之不徐南仲之加以王師而後襄此其赫赫者不過為從然一城之延旦亦方也哉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集傳]塗凍釋而泥塗也

[集說]嚴氏粲曰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管見]上章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所謂昔之往也其時則黍稷方華華與花同黍稷一類二種並春種夏熟月令言仲夏農乃登黍則其方華為夏初可知末章執訊獲醜薄言還歸所謂今之來也其時則雨雪載塗載始也與上方字對用義亦相比雨雪自冬時已來至是始釋閏入土而為塗則春日遲遲之倏也黍稷又因以種矣令我來思一思字思今之來又由昔之往以思今之來又並由昔之往而不遂來以忘今之來則有下王事多難四句也多難無獵犹西戎說首章念師之出多難宜準言此章計師之還則多難當明言矣啓向也居家也傳語以白其家曰啓居與前采薇篇一義但彼屬戍役此屬牽耳簡書即謂以紙書字也或泥古無紙迂矣竊意紙稱簡亦稱楷者以竹木皆可挫而為紙故簡字从竹楷字从木以著其林後之說者遂認簡為竹片則並日楷為木板可矣且紙字从糸亦只背其密緻巴平若設簡為竹片並目楷為木板不尤消執紙為帛幅乎況此章以簡字替紙字亦屬通用並不必謂簡為之林有別恐將定為竹而非木也再按上文言故居亦得借簡書以啓者簡書雖無異名加畏字則得辦其為王命矣此立八句並作南仲口氣說以為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中間已及一歲矣回計昔之以王事往為朔方獵犹之與西戎皆為難而多難也難多則事劇無論歸也即欲白其不得歸之故於簡書因以啓其家之居者亦不遑焉豈誠舍所居而不懷歸乎當是時也以我之謀啓居簡書未就王之命伐西戎簡書適來對使祇承天威不違顏咫尺如親命之道亦畏此簡書也畏此簡書則竟不遑謀彼啓居之簡書亦自是急移師西戎伐之既卒事多難得平乃及今而來也及今來又今思之我之躬膺王事其心亦皇皇亦兢兢以歷茲一歲者蓋如此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管見]此章言周人之偪近西戎者及秋而懼不免於難聞南仲率師于方成震獵犹王亦更有伐西戎之命西

是急望其來以已難耳按采薇之遣戍役総以備秋為要則玁狁與西戎之為難多在秋時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正秋時也草蟲為何今俗稱哥哥兒是已能鳴其音出身半當腰處故曰喓喓喓喓草蟲牡螽也螽有土螽草螽之異殆以色辨之土螽色黄如土草螽色青如草耳草螽之牝者曰阜螽不能鳴惟腹大主孕子每生數至九十有九故特別於喓喓而以阜稱阜大貌草蟲胡以喓喓為欲交也阜螽感於喓喓而躍以從之是為趯趯其交最久常二三日不得離召南之三篇亦以是訴大夫之好淫者然則周人之有感於此固即以為西戎之男女有人道之感而無禮義廉恥之防視此喓喓趯趯者早無以異也又況草螽阜螽適盛作於穄登之時而卵育此土其狀後同西戎之來秋作難四出滿野穉類繁滋于億難數哉此可知其覩物驚時所引領於伐西戎者切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而君子並指南仲言以未見既見為詞者蓋既聞有伐西戎之命王致簡書于方而南仲必來傳以急望其來而致慮於萬一不來故言未之兆也雖傳說遍共僉曰君子來矣我之憂心猶有忡忡不定者若其一旦既見羣相率以迎於道而幸君子之果來焉是乃使我心之忡忡得定也定則降矣不然憂未解胡云降哉已而赫赫南仲威震玁狁者進而薄伐西戎然後周人之患西戎而急望君子者亦既見止斯誠釋其憂心之忡忡以至於降也薄有廹義言薄伐謂南仲之師有如雷風之相薄然耳以是而伐西戎既見赫赫之有象即亦預知執訊獲醜之可決然無疑也西戎未詳所在按前言往城于方集傳曰方朔方即今靈夏等州之地竊意朔方見堯典堯都平陽周都鎬其北徼與玁狁接者皆通稱朔方故六月篇亦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也其靈夏等州之地獨樂以當往城于方之方也可方之所在定則自方而西以伐西方可知西戎所在殆即居今蘭州大河以外之西寧甘肅諸境上與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集傳】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黄鸝也喈喈聲之和也夷平也

【管見】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以上四句明南仲既伐西戎在周人之偪近西戎者其難既平一時境象煕然有如此若第為還率紀時只前雨雪載塗一言便足何須費詞哉遲遲指仲春之日言日長則行遲孟春已遲仲春則遲而又遲也卉木散處土田之隙地此而萋萋則其中春苗之方盛可見倉庚每雌雄雙飛其鳴喈喈此仲春會男女之候也當即有乘是而于歸者矣至於蘩生於春可以供祭當春日之遲遲而來蘩者遂見其祁祁焉凡見徵南仲之師自其來薄伐以迨還歸此祁祁之衆總無令與供行役而舍所事者為其苦於西戎而望拯難不得轉以師行貽之難也至於所獲之戎其有惡狀如鬼物者此之謂醜蓋戎酋也法不可縱之執之執縛也縛則當誅又訊之者欲使伏其辜而後加刃耳薄伐之時獲戎必多獨云執訊獲醜則所獲不以醜指目者猶不在怒恨深痛之列則無事執訊之解釋而勸戒之可矣由是戎畏威亦復懷德可成久安之勢不勞善後之謀則率心已無餘慮又執訊獲醜之後戎虜處分勦盡無復纍因載路以待管領在士卒之身亦復脫然故曰薄言還歸也薄輕意與前薄伐之薄其義不同凡物薄者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此于字與前言于襄之于並訓往皆謂玁狁之往歸其境耳前者南仲自鎬京往初至于方而未伐西戎也玁狁聞而怖之其于以歸境者既不敢侵邊是邊靖而見為襄今者南仲自伐西戎還歸必復至於方而後來鎬京也玁狁蓋聞而怖之其于以歸境者並不敢據險是又險撤而見為夷矣夫玁狁之夷亦以

玁狁之于而夷豈嘗更待南仲薄伐西戎之師轉以𨗨伐玁狁而後夷哉赫赫南仲既經薄伐西戎彌復威震玁狁乃至此則是王事多難一率南仲而幾於無難矣勞之鳥容已乎按上章指出薄伐西戎此章結出玁狁于夷蓋明其為一舉兩得之策也今憶南仲出師時其稱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者天子當謂玁狁與西戎實興多難今日之事非得已也但玁狁橫帶朔方重兵所駐雖以方為要塞他道可出沒者尚多防之如城則已毋輕用伐若戎當西之一隅非朔方北茍玁狁敘輯則移師以伐西戎可矣且既申討於西戎即借之以懾玁狁其勢固當不俱討而俱服也今往難以玁狁為大特命爾往城于方已耳伐西戎之舉動須相時至日當更以簡書通之厥後簡書至南仲薄伐西戎亦見玁狁于夷是特如前天子所謂矣但事雖合謀命由再降其節次不可略故此篇六章以城朔方伐西戎前後分敘中以昔我往矣一章托為南仲之自敘以總敘之既明往來之時即因時及事以明事之節次乃見前之城朔方後之伐西戎本兩事相為終始其實又一事有一事之終始也

杕杜勞還役也

集傳 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管見 出車勞還率此勞還役役即率所領之士卒也皆從南仲往來於朔方玁狁與西戎者故因其還而勞之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集傳 睆實貌嗣續也遑暇也

管見 此篇皆托為還役最後者之詞故有感於杕杜杕杜乃還時道中所見也雖以紀時亦以自比耳杕特生也還役最後者伴少孑然獨行亦杕之象杜梨屬與離音同古人托物見意如召南摽有梅篇以梅喻媒言會合男女則此還役之夫婦久濶者其以梨喻離皆俗情之通也梨甘為棠不甘而酸則為杜在還役以離憂而抱酸心於杜似之有睆其實六書故睆目圓轉貌梨以三月華杜亦然華落實出纔如豆至漸大比人目睛見以為睆則四月孟夏時矣且其用睆字之意又還役實自為寫照也蓋其還最後者孑然獨行夫婦久濶以離憂而抱酸心固早同於有杕之杜而其久苦於役面肉消落獨目睛炯炯圓轉又與杕杜之有睆其實為酷肖也故下文申其故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王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稱靡無也盬之鹵水為盬其苦能殺人繼對初時說只作後字看謂我之為王事役以為有事而已靡有盬也乃其初時有玁狁之事為日已復不少繼又有事於西戎而以後之日視前之日則閱日孔多矣故及今還日其睹此有杕之杜有睆其實以還念我者固甚覺其苦之難喫直如鹽之有鹵水然則豈不靡盬而有盬哉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三止字用皆已字以下各章並同陽溫也與豳風春日載陽一義春日載陽之日即春日遲遲之日於月為仲春日陽則月亦陽矣必兼月言者欲以別於采薇之歲亦陽止耳歲陽統夏時之盛德在火言所謂陽者熱也如還役稱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正當孟夏時有之是則歲之陽矣還役之在道自傷當歲之陽其還役有婦以女居其家者竊心傷其夫之為征夫而以卒事得遑則早因日月之陽而為還役傷之也出車之四章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此見南仲之伐西戎正於春日遲遲薄言還歸也於時歲亦陽日月則陽

已其女以是日月闕南仲將來者心其傷已所傷為何為征夫之先玁狁而後西戎久不得遑及茲而乃遑已夫以還役而轉計其女心之傷已若此則其因王事靡盬繼嗣我日遂至憊甚而還家後獨感懷於有杕之杜有睆其實以自傷於道者更不堪令人女心以重其傷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管見]有杕之杜其葉萋萋須承上章有睆其實來季春杜始華華時葉少至於有睆其實時及孟夏而葉始稱盛矣但其目為萋萋者非即指葉之盛言按萋萋本為水草貌水寒為淒草宿於水為棲故水草之貌曰萋萋杕杜木也生陸地乃以水草萋萋之貌狀其葉者蓋還役以孟夏猶行道中際季春時雨將降之後其間值雨

必多因以見杕杜之有睆其實者其葉於雨中被濡彙濕以陸生之木直如水生之草然故以為萋萋耳其言此者亦借明身之有衣猶夫葉而衣之為雨沾浸又實與此葉之見為萋萋者同也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所傷悲者當即就歸時之苦於雨說身不堪其淋漓心固難已於傷悲矣稱我對杕杜言蓋以杜本梨屬梨宜雨故俗稱水梨早棗當茲雨浸其葉我見為萋萋安知杜不轉為欣欣耶即不然杜本無心亦不解以萋萋而致傷悲也我似杜而實非杜則人也人則有心其歸時之苦於雨竟如此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而能不傷悲也哉然則王事之苦雖總無盬之名固終有盬之實矣卉木萋止須承上章日月陽止來日月陽為仲春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竊意此及出車篇所稱卉木即謂桃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而桃尤過之則其特以卉木名可不問而知為桃矣桃始華之時適值始雨水之時桃以華為卉木即以受雨水之潤見為卉木之萋也卉木萋已豈不獨是日月陽而歲未陽哉乃女心之以日月陽而傷者旋又以卉木萋而悲已何悲乎爾悲夫卉木之萋以雨水故雨水則不便於征夫之歸也而征夫達以此際邊固以此際歸已雖欲不悲惡得而不悲夫女心感於卉木之萋而悲此仲春之日月陽也始雨水也至征夫之心感於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而傷悲則孟夏之歲陽也時雨既降也及茲而念女心之悲其視前當益增者在征夫更有莫能名言者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集傳]檀木堅宜為車 幝幝敝貌 痯痯罷貌

[管見]北山謂朔方之山此還役所身陟者當陟之時而言采其杞杞枸檵也攷本草集說枸檵作叢生莖幹高

三五尺獨陝之蘭州靈州九原以西枸檵並是大樹沈存中筆談亦言陝西極邊生枸檵高丈餘大可作柱然則杞之產自北山其林固特異矣枸檵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六七月生小紅紫華便結實秋熟入藥補益人皆可采者但還役當杕杜有睆其實其葉萋萋之時則孟夏也杞葉既老不中啖其枝間未即着華從何得實可知言采其杞乃言采其杞之根耳枸檵根名地骨一名地仙一名却老一名仙人杖有根之異者則仙家所謂千歲枸檵其形如犬者也食之可長生彼還役之陟彼北山瞥見杞有大可作柱之異林當必有其形如犬之異根以為若采而得之是足藉以永父母之年而使不害於憂也故雖不必果采而心口相商則有言云然矣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正言采其杞時所痛念者檀車為戎車以載軍裝器械非用以戰也幝幝音闡字从巾集韻有去聲指為車衣然則以幝幝為敝貌當作車衣之敝貌言戎車雖無衣亦必

有如衣者以覆之其覆者敝則亦可云幝幝矣至其他
轃軫輪輻之屬有一敝則不行皆不得以敝言也四牡
只是良馬替字耳馬以牡為壯故稱牡周禮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故馬之良者皆蒙乘之名而稱四非兩服兩
驂之謂四也痯痯與管同音當即借管生義管外圓中
空為骨之狀馬罷則瘦瘦則露骨以是為痯痯而罷貌
亦偪真矣征夫不遠乃提心以致慨念之詞非因之自
慰也按前二章為還役於道中以男懷女而體其傷已
悲已之心此及下章為還役於道中以子懷父母而體
其憂已之心故其言曰今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我有
所欲得于杞者亦懼我父母之中於盬猝無以去其患
耳盖王事之苦無盬之名有盬之實征夫身受之父母
之憂征夫則心受之者無論先之以王事往也即今卒
事而歸其憂我父母者必謂車雖檀車亦當幝幝敝矣
馬雖四牡亦當痯痯罷矣我征夫不若檀車之堅四牡
之彊所日隨逐於幝幝痯痯間以共成其敝且罷者尚

可言哉計征夫之不遠我心愈迫不及待我心之憂益
急煎而莫能稍定矣夫王事之靡盬有盬不役我父母
乃實憂我父母若此北山之杞我之言采者亦徒言之
而已其能償我所欲得以貽父母使之雖為憂所苦而
終不以靡盬之盬
成不救之疾哉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集傳 載裝疚病逝往
恤憂偕俱會合也

管見 上章言檀車幝幝四牡痯痯是還役所用以載也
言征夫不遠是還役將因其檀車四牡以來也於時父
母之心方憂檀車四牡之幝幝痯痯者或至不能載即
亦重憂征夫之不遠者或竟不果來矣故曰匪載匪來

憂心孔疚孔字當蒙上憂心作心孔言載而來則既至
匪載匪來至不至仍未可知則父母之抱憂心其即以
病心者將深入於心之竅穴以成孔之疚也期逝不至
而多為恤正申上二句之意所謂期者本就卜筮所得
之期說特由下文始敘出耳而非虛字乃心痛而恐之
其口之作聲為而也凡憂生於畏甚者則以懼言生於
爰甚者則以恤言其憂為恤愛甚而痛亦甚惄焉如擣
慘然若割遂不禁其口有而聲且而多而有不絕於口
之聲也以征夫而期逝不至豈終不載而來乎而在父
母之恤而憂之其為恤也固而多以為恤此其憂之病
心有不至於孔疚者幾何哉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
還止三句總發明上文一期字當父母之以征夫不遠
即望其載而來也問期於鬼神既卜而又筮之則偕已
卜者有言筮者亦有言會其言而證之其言之示期者
皆近已由是而異征夫之至據卜筮之言以決其期亦
知其邇已無何期逝而仍不至鬼神皆難為憑父母益

滋之惑彼檀車四牡之幝幝痯痯以從征夫者雖度其
不遠其能信其必載而來也耶此所由不能已於而多
為恤有必以其憂心而致孔疚者與夫以還役最後計
女心之傷且悲女猶能勝計父母之憂心孔疚父母莫
能勝也至此益難自為心矣故
勞之者詞先及女後及父母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管見 篇中所言燕之盛者耳然其燕所以行禮故
序曰能備禮也禮字須重讀所以可美者在此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集說季氏本曰三章皆言有酒乃置酒之通名也

管見罶說文以為魚所留蓋防具非捕具也凡堰水畜魚者必有坐以淺水於其空設防令魚不得逸出是之謂罶又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易兌卦麗澤兌注兩麗連也周禮校人麗馬一圉注兩馬也又束帛麗皮注兩皮也史世紀太昊始制嫁娶麗皮為禮釋義偶數也然則魚麗之麗當讀去聲乃言魚之兩類連偶而旅行耳各章下文以鱨鯊魴鱧鰋鯉對舉正是麗字注脚集傳鱨揚也今黃頰魚頭似燕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鱨鯊對舉殆以身之大小異也魴小頭縮項而扁有方狀因得魴名鱧毛氏以為鮦疏曰鯇當從疏為是鯇一名鰀以其性舒緩也舒緩於禮近此亦稱鱧所由來與俗呼草魚狀與青魚類肉厚其身圓魴鱧對舉殆以形之方圓異也鰋額平而低偃故謂之鰋身無鱗多涎人多以鮎稱言粘滑也鯉鱗有十字文理又脇鱗一道自首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與陰數合其特名鯉者以此鰋鯉對舉殆以鱗之有無異也魚之類亦大略可該矣按此篇以魚麗于罶興人知其明以魚興物不知其中即隱以水興酒也蓋將設罶以防魚必先為堰以豬水水既積而魚亦因以繁此足興君子之有酒既如彼罶所遮闕之水而其不惟有酒又有物充殽以與酒俱具者並如彼水之有魚而麗于罶實見鱨鯊魴鱧鰋鯉之無不充物也魚與餘音同又其種至不一以與萬物盛多固含此不能他有取也君子有酒正點明禮行於燕之意燕以酒合歡有酒則酒行矣而其佐酒之物亦即以次進於行酒之時當燕之始也當其旨未見其多久之而羅列則以為旨且多當燕之中也所陳既多或未必其無一不旨及品嘗而美各見則以為多且旨當燕之終也腹果於旨以為至是當不更有乃欲罷而奉將未休則以為旨且有燕之禮何其偕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管見物其多矣物其旨矣物其有矣須分項前各章末句末三字說前首章曰旨且多二章曰多且旨三章曰旨且有玩三且字語意固各歸重末之多字旨字有字也維其嘉矣維其偕矣維其時矣維思也不當作語詞看蓋君子之有酒其先所以務盡物者皆一一盤回於必以致其思是之謂維三維字正為前三且字抉出所以然也有如燕者之於物先因其旨之頻來而致驚於且多物其多矣胡以既旨而且多若是蓋燕之始而有物先設以稱旨者必其嘉而貴美者也求旨於嘉豈若難得而不可多與惟設是燕者不維其嘉但使膳之為善適足以供啖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初不多也維其嘉矣則思彼水陸之珍即止此數有變通之法處之猶將化物之少而為多也又況所云嘉者固尚多乎以嘉而旨以維其嘉而旨且多此君子之有酒於燕之始而徐計其物不惟旨也旨且多也又如燕者之於物次因其多之具美而致欽於且旨物其旨矣胡以既多而且旨若是蓋燕之中而有物紛陳以稱多者必其偕而嗇萃者也求多於偕豈需濫入而莫能旨與惟設是燕者不維其偕但令殽之為淆苟便於充數而遂已焉故其物雖多轉不旨也維其偕矣則思彼水陸之品即非其倫有調劑之宜施之猶將易物之淡而為旨也又況所可偕者固自旨乎以偕而多以維其偕而多且旨此君子之有酒於燕之中而進詳其物不惟多也多且旨也且如燕者之於物卒因其旨之不盡而致詳於且有物其有矣胡以既旨而且有若是蓋燕之終而有物後登以稱旨者必其時而鮮新者也求旨於時豈阻博收而

不復有與惟設是燕者不維其時但期饈之為羞不缺所始嘗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要不有也維其時矣則思彼水陸之產即不及便有輔相之道行之猶將造物之無而為有也又況所為時者固仍有乎以時而旨以維其時而旨且有此君子之有酒於燕之終而究觀其物不惟旨也旨且有也由是言之君子之能備禮萬物盛多特其借耳彼燕之禮大矣其因燕而有酒因有酒而務盡物苟非君子之維之者一至再再至三何以統燕之始中終而能備禮至此哉惟其維之是以能之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管見 序稱樂與賢謂為此詩者叙燕特極盡情致非樂其燕也樂君子之燕嘉賓而與賢也君子謂周王與賢謂親賢云爾有此篇之與賢故有後篇之得賢豈不洵可樂哉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集傳 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罩罩非一之詞也

集說 李氏樗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郭璞曰今魚籗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籗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管見 大雅烝之浮浮烝氣上行也孟子若火之始然管子弟子職蒸間容蒸然者居下然燒也或作燃蓋後人增加耳烝然謂烝物者火然於下而氣上行也彼欲得嘉魚而罩罩汕汕者以情炎於中而致氣之勃興莫遏於此為達旨矣籗雖亦名罩然罩罩字重則主用籗以籠魚言莫即作籗之名看又俗語以水滌器曰汕則此稱汕汕者象水之中邊皆動盪不休實亂於用籗以籠魚者之罩罩也舊說以汕為樔一作巢謂即今之撩罟非是嘉賓式燕式敬也書式商容閭疏式車上橫木於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君子有酒其於嘉賓致敬以燕之曰式燕大學云有所好樂乃好之甚者易稱飲食衎衎傳曰不素飽則衎為樂其飽之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是惟恐其不得也人之耽於味而為樂者大率類此君子之嗜好豈嘗出於樂哉獨觀其有酒而於嘉賓式燕也則以樂盡不必是樂之心為與物之心而君子固有所未快矣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是不留其有餘也人之饜所欲而為衎者亦大率類此君子之頤養豈嘗期於衎哉至觀其有酒而於嘉賓式燕也則又以衎蓋不以是衎之情為進蓋之情而君子仍有所未足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管見 樛木椒木也唐風椒曰椒聊樛亦音聊樛聊並訓木下曲其為椒可知椒有秦椒蜀椒之別以蜀為勝蜀在秦南故樛木與前嘉魚其有皆曰南有也今秦地亦有蜀種與秦椒自不相混瓠匏也間有苦者乃一種而偶變耳道其常故稱甘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凡上能援引其下下因攀援其上遂至固結而不解者蓋如此至若君子有酒其於嘉賓式燕也在君子立阼階居主位賓入中庭降一等而揖之此亦不殊於南有樛木矣然嘉賓之飲酒者每見其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則安得有同於卝綏纍之者哉維時君子則有以綏之集韻妥一作綏音推安坐也其義與此章綏字極合且綏音雖者蘇回切音推者通回切亦無大分辨特取其安坐之義竟讀推音為雖音無不可者嘉賓不安於坐君子之綏之固使必安

其坐蓋先之式燕者以樂以行非徒求節文之終遂而已此所由燕之將畢猶必備至其綢繆必期求疑歡會也與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集傳]又既燕而又燕也。

[管見]首二章言烝然狀人之追欲得魚，此章言烝然狀鵻之追欲得食也。來思與下又思皆倒裝字，猶云思來思又耳。鵻性專一，名壹宿鳥，蓋常壹於所宿之處也。乃有時見其翩翩而來思者，其飛之氣作則如烝其中欲飛之情，難止息則如烝然來思，是固鵻之當宿而思食，因其思食急，遂不得不離所宿而來也。至若君子有酒，其於嘉賓式燕也，當其將畢，微君子之綏之，嘉賓之出也久矣。其後既出，出而歸，在嘉賓之心，豈猶有所慕於來燕，一如彼翩翩者鵻烝然來思之不能忘情口實哉。然嘉賓不思，君子則思之矣。思夫嘉賓之賢，今雖既燕，後當又燕，庶得長相周旋，益以締交，欣俱欲之歡，於無斁也。如是而君子所為與賢者茂以加已。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管見]細按詩中詞意，其得賢之可樂，樂其息事寧人，不搆釁於玁狁，有以成聖主仁愛天下之心耳。故各章皆兩稱樂只君子，一指賢者，言謂周臣也；一指得賢者，言謂周王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集傳]遐，何通。眉壽，秀眉也。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管見]南山北山喻周與玁狁之並峙也。玁狁橫亘於北，則周固當玁狁之南矣。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兩兩對舉者，其意以為周所生之人取玁狁所生之人較之，皆相形見絀，獨宜為備而不可與爭耳。臺，莎草，即香附苗，葉如老韭而硬，有鋤脊稜，以為笠，稱臺笠，見都人士篇，尤多結衣禦雨，在草屬亦為極勦。萊，藜也，嫩時可食，故昔人與藿並稱，乃灰藋菜之紅頂者，老則莖可為杖，是以草之性比堅於木也。臺豈萊之敵手？人生十年曰幼，童子行也，可以草之夭譬之。然周有幼者見為南山有臺，玁狁有幼者見為北山有萊，則知幼與幼已相形見絀矣。桑供蠶將，采其劉者，歲以為常，其木雖不死而多戹。楊為柳類，枝硬而揚起，縱橫倒順揷之皆生，不數年而挺拔計長於木，此為獨暢也。桑豈楊之敵手？人生二十曰弱，冠而成人也，可以木之條狀之。然周有弱者見為南山有桑，玁狁有弱者見為北山有楊，則知弱與弱亦相形見絀矣。杞，枸檵，作叢生，高三五尺，木間着子

頗多然細碎不足數李之為樹盈丈許素問以屬東方之果爾雅翼李乃木之多子者故字从木子其種近百子成枚計之小猶如彈大則如杯如卵多而大於木果中固其魁出者也杞豈李之敵乎人生三十曰壯有室能生子也可以木之實肖之然周有壯者見為南山有杞獵狁有壯者見為北山有李則知壯與壯又相形見紲矣栲即樗之生山中者爪之如腐朽人皆以其大而肌虛為不林之木杻一名檍其理多曲少直中為弓弩幹或謂之牛筋是木正名曰萬歲名檍亦取億萬之義也栲豈杻之敵乎人生四十曰強旅力方剛也可以木之材桯之然周有強者見為南山有栲獵狁有強者見為北山有柾則知強與強仍相形見紲矣枸枳椇也樹高大似白楊有子名木豢枝柯不直本草釋名枳椇說文作樲檖又作枳樹皆以其木之屈曲不伸言之楰鼠梓江東人亦稱虎梓樹葉木理皆如楸本楸之屬言楸者謂其木有行列直聳可愛也枸豈楰之敵乎人生五

十曰艾髮蒼白年齒高也可以木之喬例之然周有艾者見為南山有栒獵狁有艾者見為北山有楰則知艾與艾總相形見紲矣先王之制惟六十不與服戎則五十以前不得不與也周苟有事於獵狁其人得不一一彼已度量哉於時有君子而賢者知周之與獵狁南北之勢並峙而其人非敵獨宜為備而已不可以與爭也其君子而得賢者又於賢一心相與既不敢輕言征戰以與獵狁爭而其備獵狁以戍猶然用其民而惟恐傷也是臣賢而主則聖矣故皆以樂只君子稱焉樂只之只非語詞邸風曰既亟只且王風曰其樂只且只與且聯言哀聲也君子之於小人能使之踴躍抃舞為樂即復使之感激涕零為只言樂更言只愈見其樂之非常耳夫君者君人者也子者子人者也君子之名所以別於小人之無位至徒之以樂只則又別於君子之徒有具位而非小人之賴之者各章第四句皆稱樂只君子此賢而為周臣之君子也何謂邦家之基謂其不勤遠

略以肇固皇圖耳何謂邦家之光謂其不損兵威以顯燦王臺耳若采薇所云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又云豈不日戒獵狁孔棘夫非常華君子之倖邊功而卒無成乎先既無事自擾基則已搖後雖知難而退光乃不揚矣夫邦家受病其民早罹於殃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民安所逃哉而其先時自度則謂王事靡監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蓋逆知無命也夫殃民而民危於九死是為民之賊則不殃民而民慶其再生是為民之父母矣凡子之於父母皆亟願其享大年也又況君子者民倚為父母而在邦家之憑為基藉為光尤利其永終勿替與此固宜有以眉壽黃耇期之者眉壽之徵在先黃耇之徵在後自應作兩層說集傳曰遐何通遐本何加切蓋方音呼何轉入遐耳眉壽黃耇並以遐不作反決語者以為命降自天似不可必然有造於邦家與民天篤邦家祐天孫于民則賢君子之生不偶然矣其遐不眉壽又遐不黃耇乎惟賢輔聖惟

聖得賢各章第五句皆稱樂只君子此聖而為周王之君子也於賢臣期以眉壽黃耇於聖主之得賢臣者則以萬壽無期萬壽無疆祝焉期刻於歲月不可以歲月計則無期無期者為天萬壽無期祝其與天同長也疆分於道里不可以道里求則無疆無疆者為地萬壽無疆祝其與地同久也然以天地之壽為君子壽豈訣詞哉蓋知其德必獲壽耳德不可量於德音徵之德對威說德音對威命說將備獵狁而用其民誓告所及必依軍法從事使知有常刑有大罰不率則無赦也乃絕不聞威命之示威而獨頻聞德音之降德是謂德音不已夫德音之及民在乎時者亦豈少耶獨至備獵狁而用其民以為是宜德益加厚也而其音之根德而生噓和布溫固有以茂對時育萬物之象焉則又見為德音是茂耳德音云何所以撫其身者無論已至於感言保艾爾後民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爾謂民後詔民之子保者護之使不即於危艾者治之使不傷於病備獵狁

之役特用其民之身以戍非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乃因其靡室靡家不遑啓居遂殷念其室家之居者而尤惓惓以保艾爾後感言于民此其德音之茂宣德意而播德施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則安得不永永萬年有以享無期無疆之壽也哉

蓼蕭澤及四海也

〔管見〕蓼蕭所為澤及四海者主周王之巡守言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禮記王制亦同夫四方者以嶽為表以海為幅天子之巡守不必皆有車轍馬跡之存而其息肩丕播則盡東西南朔之所届而冀不均霑此所以言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蕭蒿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

〔管見〕野蒿之老者曰蕭以蓼稱狀其未及枯而猶然豐縟耳斯析之離也與采薇彼路斯何之斯同指蕭之不塞途言之蓼彼蕭斯喻周王巡守所至其野老夾道而迎也零露湑兮則又以喻周王之於野老凡夾道而迎者靡不有以降之澤矣沛酒而美為湑以言零露則之甘貌也按王制言天子巡守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其敬恤至此則百年而下耄耋老者必皆降澤優矣可知蓼蕭零露之喻各章並以此發端者其注脚只在二章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而句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君子謂周王見君子者既有以慰其望幸之情則各自我而快我心之寫矣燕笑語兮言其時有老而比於蓼蕭者其被君子零露之澤則有若斯之燕以飲食之又加之笑以和洽之且與之語以教誨之也是以有譽處兮處不行也巡守之舉於禮為吉行日不過五十里雖此外則宜處矣然君子處此則恐民有不安其處者不敢怨譽於何有而君子則有譽以隨所處焉以其地不受偆耳何以知之觀其燕笑語以優老者其視民重矣君子重視民而厚推之恵乃不重視民之地而任滋之擾有是理乎此足以得有譽處之所由來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集傳〕瀼瀼露蕃貌爽差也

〔管見〕瀼音同穰穰為禾實豐有蕃意故瀼瀼為露蕃貌龍者天子之象周王以時巡守由望幸之民慶其既見

君子為龍為光其意正如俗語所謂龍行一步草木生光云爾前章言我心寫兮寫以此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德謂德澤之比於零露者壽考老人之稱屬民說故各章言其被零露之德亦特以蓼蕭為比也夫君子為龍為光當其既見疇不被德哉而計其德之分數覺惟有過而邀者總無不及而差者是為不爽也何以徵其不爽以壽考徵之何以能致不爽以壽考不忘致之蓋君子降德於衆兆民固不欲令少壯或有一遺而於老而壽考者尤惓惓不忘焉是則不以壽考與少壯為一例而其德有加也有加故不爽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集傳〕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管見 水土和為泥泥泥讀上聲從平聲借義故以為霑濡貌孔燕豈弟孔字替俗語好字凡人於甚者皆曰好於好者必作圈圈為孔象故言孔孔燕猶好燕云爾蓋君子之壽考不忘即有以燕之也其壽考以殊榮而生感悚曰孔燕按此稱孔燕者即申首章所為燕笑語之燕也豈弟為樂易之狀亦正於其燕時之笑見之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則又指其嘗笑而與語之詞有如此夫人以壽考稱雖其上猶有父母其下實繁子孫不患其不歡洽也獨恐無以善處兄弟耳故特為之語曰宜兄宜弟有兄而宜其兄則恭有弟而宜其弟則友以友恭成令兄弟是令德此令德足以致福福先壽在老者固自有之然壽而不康寧則或不以壽為歡而以壽為厭矣故為宜兄宜弟申令德之報亦語不及他而但曰壽豈壽豈者壽而康寧也及其老而語莫是過焉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集傳 濃濃厚貌鞗轡也冄聚也

管見 [redacted]同醲厚酒也故以濃濃為露厚貌孔氏頴達曰鞗皮為之故云鞗革字典載鞗亦作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按鞗以皮為質而飾以銅鐵此特指轡之在馬首者言若人所執者轡也不名鞗亦不可用革故惟鞗稱鞗革耳沖沖和意鞗革周以控而與馬首不相戾則見其沖沖而和矣至和鸞之為鈴毛傳稱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孔疏謂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也陸氏佃云青鳳為鸞鸞雌為和後世作和鸞象之按和鸞當是一物鸞為本名稱和亦即肖其雝雝已爾若果為兩物而以在軾在鑣取其聲相應和如庭燎篇特言鸞聲鏘鏘載見篇特言和鈴央央胡為設一而廢一哉然則鸞不言和鸞即自和知必言鈴鈴乃為鸞也又鸞之設於車指為江鍬亦不可泥鑣為銜外鐵夾馬口兩旁其閒豈容着以鸞于竊意鸞亦稱八鸞見采芑之二章其制當如今串鈴之大者以皮屬八鈴為圜左右各四而繫於馬項無在鑣者若秦風言輶車鸞鑣亦謂轄車無鸞具鑣乃如有鸞之車之鑣耳非正謂鸞在鑣也至名鸞之義不畜所自以為象鳳鸞之音者似屬附飾姑闕之修革沖沖和鸞雝雝其馬與車不屬君子言屬從君子者言也巡守之時有以馬從君子者馬不逸而僕革裕如其沖沖既若彼矣有以車從君子者車勿驅而和鸞協應其雝雝又若此矣是豈復有不遵塗軌或至亡民闢土田禾稼者哉夫君子行而車馬絡繹相續既無致失道縱選及君子不行而處則其車馬之按部騎集必皆帖然安靜可知凡以巡守而出從君固當以為計也而其所處之地總無一滋擾於民而使受其殃者則見其有譽以嗟所處曰君子如天造福其從君子豈又何其皆為福星之滿路哉適來處此則吾儕所共慶為為福

攸同若也相率而敬迓之且不禁其承休恐後矣攸水行也攸同言萬福之來聚有如水行之周流灌輸無處不到○序稱澤及四海者正以此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集傳 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集說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黄氏

佐曰，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故曰醉。

管見 斯，分也，故亦之意。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蓋以喻夜飲而醉者必彌晨乃醒耳。厭當讀並涉切，音饜，入聲，與左傳將以厭衆之厭同義，謂饜也。天子之於諸侯以燕示慈惠，晝不足繼之以夜，又欲其旅酬喉其爵，有受無辭，互相饜以勸醉，此所以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管見 草生貼地，以綠縟滿野而見其豐，則受露為尤渥。有陽出而仍不遽晞者，彼夜飲既醉，及彌晨而猶酡未解，其狀又將比於湛湛露斯在彼豐草矣。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指宗廟，說載訓始，考之為言察也。當燕之時，在而天子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在諸侯聞之，雖姑以是為司安，亦豈不畏王臣之司儀者進而考其失以糾燕之與？天子知其然，故更為之詞以慰諸侯也。曰儐以饗為正，其制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此行於廟而在宗也。苟在宗而謀及於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考之者，殆矣，得辭其咎矣。至於燕之禮，行於寢，初不在宗，其制使宰夫為主，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是固不以其醉為當考也。厭厭夜飲，亦以醉為度耳，於禮無所濫，雖有執法苛細者，寧安所厭考乎？故知厭厭夜飲，惟當在宗而始考也，不在宗則不考。由此言之，可無事更多聽顏，獨相與以期不醉無歸已矣。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集傳 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蘇氏轍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

管見 杞棘蓋楸之別名。楸有刺，楸樹高大，皮色蒼白，上有黃白斑點，枝便開，多大刺，即梓之赤者，良材也。左傳杞梓聯稱，本草但載枸杞及杞柳，並與梓非匠，此外又杰所謂杞，然則良材如楸，本梓屬而色赤，芫乃為梓之匠。初稱杞，又梓本無柳，梓屬之楸為杞者有刺，故更稱杞穢與扶，梓為百木長，杞當同之，且道刺如旅人莫敢杞。則知此言杞棘之意，殆欲以比諸侯之先有武功而鼎穀偏人者。觀下文指出顯允君子可見。采芑篇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則顯允為軍帥之降稱與？出車之以南仲為赫赫，赫赫者，同也。顯允舊訓明信，是矣。何取於明信而以顯允目之？究其由來，猶令泰神若若敬。號為威靈有感應云爾。君子而能使人泰之為神，若然元。乃去之所謂顯允君子，與凡君子而以勇略樹望崇其氣，必甚盛。當燕而醉，非惟恐其失儀，抑且懼其亂德也。以於顯允君子而特表其莫不令德焉。莫不令德，則其因厭厭夜飲以至於醉者，正如湛湛露斯在彼杞棘，而非在彼豐草也。因雖醉猶不醉矣。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集傳 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集說 程子曰：離離猶纍纍。○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桐椅柔木。○黃氏櫄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僛僛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盛時也。

管見 此章不言湛湛露斯，蒙上章而從省耳。其桐其椅，非桐椅對舉，乃於桐中而別所為椅者，故用兩其字。蓋

桐不一種椅亦桐也則可概目之曰其桐然於桐中獨為椅也則又可別識之曰其椅攷本草陶氏謂白桐為椅陸氏謂梧桐為椅其名椅之義以為其材有綺文故名按陳翥桐譜云白桐文理粗李時珍言梧桐理細細於綺文尤切則陸說為是又下文稱其實離離若屬白桐言之似無謂白桐即今泡桐有實如巨棗長寸餘其外為殼殼內為兩房房內有肉肉上有薄片乃其子也輕虛如榆莢蔡實之狀殼裂則隨風飄揚故賈思勰齊民要術言實而青皮者為梧桐華而不實者為白桐非不知其有實以其雖有而若無耳梧桐以五六月結子大如胡椒待其成收之炒食味如菱芡則其實固有足稱非若白桐之實不足為有無也其先生莢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裂開如箕謂之橐鄂子綴於橐鄂上每片少者二三多者五六布列既明附着亦固離開也又麗也以其實之布列與其附着而稱離離形狀逼真非無謂矣其必兼言實者梧有子而材始成梧子落而

葉盡脫故即實之離離以証其材之而茂也其材巾作琴瑟青皮白骨葉特光滑多陰木之可怡悅者無踰於此則知此言其桐其椅其實離離之意殆又以比諸侯之威有文德而温雅宜人者觀下文皆豈豈弟君子可見大雅洞酌篇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則豈弟為君長之休稱又與南山有臺之謂君子為樂只者同也豈弟舊訓樂易似矣何貴乎樂易而以豈弟歸之究其由來猶今禮佛者皆切呼為慈悲救苦難云爾君子所能使人禮之若佛然是乃古之所謂豈弟君子與凡君子而以嶽柔有聲者其力宜少紬當燕而醉固不患其能德猶將慮其失儀也故於豈弟君子而特表其莫不令儀焉莫不令儀則其因厭厭夜飲以至於醉者正如湛湛露斯既在彼杞棘而又在彼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亦非在彼豐草也有同於雖醉猶不醉矣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集傳 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莫保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孔氏穎達曰為弓

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湛露燕以示慈惠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饗以訓恭儉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欽而已○黃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旅弓矢可知舉其重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集說 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也○謝氏枋得曰古人以右為尊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

既設一朝醻之。

集說 陸氏德明曰櫜弓衣。○徐氏鳳彩曰韜之於弓囊使其色常新也。

管見 形弓弨兮本其先藏之載之櫜之言也當賜之時不必弛而不張又前鹿鳴篇稱笙簧琴瑟此篇稱鐘鼓亦祇卽樂器之小大以別燕饗而已皆勿泥看為是言一朝者以饗行於廟用朝時也燕使宰夫為主饗則君自為主是尊賓而右之美醻報也竊意此饗禮之行君親獻以報有功故特用醻字欲使賓酬主人主人復飲賓而謂之酬者不得通耳再攷醻亦音導美酒也饗為盛禮而行於廟其或卽用供祭之酒以獻賓與周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夫秬鬯用以裸成王且舉以享周公則自秬鬯而外酒之用以獻者以將祀事亦以行饗禮概可知矣由是以思美酒之名頗多其獨存以醻稱者殆指此歟

醻字从去聲讀音導解亦通且與上好字韻協存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管見 樂育材之樂詩中皆體被育者之情以立言耳觀三我字自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集傳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

集說 陸氏璣曰莪生澤國沮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 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 中陵陵中也

管見 菁菁莪始生而僻之貌其生抱根成叢一名抱娘蒿陸璣云生澤國沮洳處李時珍亦云生高岡故時以中阿中沚中陵歷指其所在也按玉篇謂阿為水岸當從之阿為曲意水岸與水曲隨故亦以阿稱若泥大陵為阿解詩詞不應先阿而後陵也水岸為阿水中渦為沚此所謂澤國沮洳也莪之生於此為多故用兩章分舉大阜為陵此所謂高岡也莪之生於此為少故用一章帶叙又按菁菁者莪以喻不材非俞材也國家生齒日繁水湄山巔其後生小子之未離於鞠育顧復間者正如是菁菁者莪之為抱娘蒿也亦何在不有哉然莪之老而為蒿特薪燎之資耳不可謂林故前蓼蕭篇曰蓼彼蕭斯亦卽以莪老為蒿者喻民之壽考者也人生

世間而徒步野老後塵以不材終其天年其不幸實甚然則有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在彼中沚在彼中陵者為度其後之同歸不材亦良可慨已雖然人之材不材何常之有惟君子之育之耳未見君子則終不材而不於我既見君子則將易不材為材而不比於莪矣君子謂周王王之育材莫大於國學禮記有天子視學之文大昕鼓徵之餘衆至則天子至無不得而見者以是而言既見君子蓋深自幸其在此學而不在彼中阿中沚中陵也凡升於學之士其養必加優又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以屬大樂正者並不征于司徒云胡不樂儀面容也有儀猶俗語有臉云爾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與士齒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月入學以齒可不謂樂且有儀乎夫士以後選而升于學是造士也大樂正教諭之目考校之於時有士焉獨稱我心則喜而不明其故豈慮語哉一必心喜歡喻之和以易所

為道而弗牽強而弗抑者可以安其學一心喜考技之小成與大成其出論學取友以及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可以出於學也由是大樂正論造士之秀才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則一時聲價之增亦誠有不殊於錫我百朋者矣按集傳言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其說本鄭箋要亦蒙新莽所立貝貨五品而渾舉之前未有所考也詳見漢書食貨志五品之目一大貝二壯貝三幺貝四小貝五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為朋他皆為朋其朋各以兩枚計也以兩為一朋一朋定似可推以推百朋矣然貝之大與壯有差幺與小有差大壯與幺小有差於四者之皆得以兩為一朋將何所取以執為百朋積算之本乎迄於無據因不得不別尋注腳也攷字典之解朋字末引說文古鳳字注曰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的此推之朋者萬數之名也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以一萬為一朋殆於錢有是號與百朋乃百萬也錢百萬約當白金千金今人猶有藉以明聲價者錫我百朋之云意亦猶是乎或乃謂古者貨貝五貝之行亦由莽好依古興作而遂其貝之所數以兩即出臆斷至貨貝之有由來則已久矣錢制昉自周及秦乃專行未應遽舍貝而稱錢也不知貝之為物持以其有文所用充貨之一端而巳商書盤庚篇言貝乃貝玉以貝與玉聯稱其貨必梨蓄不利行者疏云貝水蟲取其甲以為貨若今之用錢然是則直謂貨貝為以貝代錢在商亦猶行古之道也而非也蓋古者自交易之始必有錢自鑄山出金之始必治鉶以鑄錢漢書食貨志本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以為錢亡初作試思古誠有貝無錢周有天下忽因師尚父之謀盍舉歷代公私所行之貝曰而過抑之錢法豈可立乎其謂立圜法者圜法即古之錢法非周創為之也或至殷之末世而法大壞周興更事整理是為立耳九府蓋指造錢之府言周禮地官泉府注或曰錢錢府取諸泉泉遊為川則知所謂九府者其即取諸九川之布四海為義也故錢之藏曰泉錢之行亦曰布後世經生考古總謂周之先不行錢行貝遂至於太公立九府圜法為非古轉以莽之作貝貨五品為近古於是釋詩中錫我百朋一語率就貝言朋就五貝之朋以言百朋究之朋之以兩可定其以兩為朋之為何等貝不可定亦只以為百朋之朋要不離乎貝之朋者近是也故為之辨貝且辨錢聊易一說以廣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管見木多可舟而獨取諸楊舟用以浮而先事於沉索解久不婦適京西村人來其居在渾河山隈因詢以彼地濟[illegible]言之悉乃知所為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者緣北方有[illegible]一種好生水邊沙地俗稱河柳不成大樹劇其榦輒柔條叢生俗亦以綿柳稱作器物甚夥亦可為舟渡河其法取條粗徑寸者若干數以繩為經編合極

密緻形圓深二尺許四面桐距約寬七八尺其量可容十人是謂楊舟楊柳屬人多通呼柳其實楊也舟具別有木橈如鍬狀一人立而執之以撥水其行頗疾特不若以板為舟之安穩而已故言汎汎汎汎之意猶搖搖云爾所以肖其動盪也又楊舟將用以濟其先時必沉於水浸之令透然後出而浮之水上則其縫皆緊實水不得滲入也此所以稱載沉載浮與載之為言受也用兩載字謂其先受水而沉後受人而浮耳按前三章並言義此意乃及楊者以為木類有楊楊可為舟似有別於義之不林矣然弱植不勝大用以為舟亦由窮僻之區用法假借而至於此非可以當通塗涉要津則歷思義之所在彼中阿也彼中沚也彼中陵也楊舟殆不能出其外而不在彼阿沚陵之中矣況其汎汎者載沉載浮亦不久而即於柘敗彼人之小有材而無以育之不為莪之無用亦僅為楊舟之有用者及其終也皆不可以林稱存概指為與草木同壽而已豈不悲哉若夫跋

見君子而庶育材之地又逮育材而材既成之時於木當齊杞梓於用宜供梁棟以視人之片於楊舟而凡汎也載沉載浮也其材不材之相去殆無算矣還自顧而樂之亦謂菁如是亦以已矣可以已之謂休故曰我心則休凡人之生有所不如人則其心不足不足則不休凡人之沒有所未得願則其心不死不死則不休休者心足也心死也以此言樂樂其至矣

六月。宣王北伐也。

【管見】六月之北伐王自伐之吉甫為之佐也何以佐之按四章言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玁狁地鎬方涇陽周地鎬周京地王陽周近鎬京地方周近玁狁焦穫地北伐之後王自鎬率師以備玁狁之來侵直其前當即待之涇陽之北道近不不用急在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

既成千三十里是騎明逕于出征之不用急也[illegible]自鎬率師衆王師為二更取別道以繞出玁狁之後扼其歸路勢窮乳趣近於焦穫之方乃得轉而南控玁狁之侵鎬及方者使之不獲長驅至于涇陽也其道遂不用急則不及事在首章白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文四章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皆明吉甫之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者用如是其用急之涇陽之北有王師玁狁既知有備不敢進僥鎬及退而反走方之南有吉甫之師此從不敢徙焦穫歸乃東渡河以走太原也至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謂吉甫之師堅操方之南以逆應王師佶玁狁而使之東由是而王師在涇陽之北者得因玁狁之東而逐之盡境乃還故即總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

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集傳】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戎車兵車也騤騤強貌玁狁即獫狁北狄也

【管見】鳥在籠而不安於棲曰棲棲人之皇皇者似之故言此以見用急之意戎車之為兵車特借以載軍裝器械如下文載是常服亦其一端非必用以戰於飾與勅同命令也命令無所不周而戎車謂大但言戎車既飾即可知其他皆飭矣馬以牡為壯故稱牡人用禮凡殊良馬而養乘之馬不以乘計者不良四牡即作良馬替字看初非以兩服兩驂為四也稱騤騤者故足部有蹊字音遠說文曲脛也借其義以解騤騤則翮為馬之強貌者其強當於足見之尤於足之行見之兵車之飭飭旍行也既飭而四牡則已見其騤騤是馬與車並旍行而士卒亦從之矣載是常服服如秦風曰袍曰裳曰澤是已勿泥作韋弁服說載之備更替也乎時之服為常

服謂舊成而非新成者胡為取於常服以其時戎車既飭四牡騤騤師行用急而其服不暇改為故然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我詩人為吉甫自我也以嚴玁為孔熾則其勢若火燎于原將撲滅之有刻不容緩者夫安得不用急哉按玁狁孔熾一句雖明言甫之師之所以用急亦並見王師之後吉甫而出者不可以已故既言我是用急以繳清上文即聯言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為下章引起也于字訓往匡為維義猶保障云爾王國即指鎬京言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此將還其孔熾之勢以逼近王國也王國為根本重地且宗廟社稷在焉王豈得晏然深宮獨以師捷吉所乎是以北征一舉吉甫之師用急特令遠出于方輕而南控玁狁以為之佐耳而王師之近出于涇陽狃者則重為王國危而親率士卒以匡之如下章比物四驪云云即于于出征之實也特不如吉甫之師之用急而已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集傳]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管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單言馬而不及戎車老戎車完善。則徐用而已。不如馬雖可用猶時需飼養者方也。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戎馬一物比者比其類也四家之之數良馬以乘詐稱求乃良四驪謂驪之良者耳馬黑色為驪其深黑背為驖見秦風陸氏謂驖之卜得取其色亦取其堅壯如鐵也驪與驖一類則馬之強有力治無過此種者比物四驪言比戎馬之物一一皆如乘之之四驪其力靡不齊也舊注兼齊色解非是閑之謂仍置誥庇也閑之則必網之是曰維則法也如圉師言夏序馬注床廡也所以庇馬使涼也又如趣馬言齊其飲僉注養之徒無飢渴欲其力之均也以滋月治戎馬所依以用維之則當不外此閑之維則則其馬未嘗驅以行也若前章稱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是由吉甫之師之用急而馬已遠行故士卒皆載是常服不及徐其新成之章明三于出征之師之不用急特先叙其致詳於馬者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馬猶維於此六月中而未嘗[illegible]以行則士卒之不棲棲急者得乘是時而僉其常服以製服矣故曰既成我服我我士卒也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于及王于出征之予並訓往其往在服既成之後則吉甫之啓行已有日又王師初發其日特盡一舍不越師行之常皆以已見其不用急也王不用急而吉甫獨用急者其意欲以已之神速佐王之整暇耶凡出師者有主必有佐北伐之役王于出征則吉甫之為佐以佐天子也佐出征事重佐天子之出征事尤重彼吉甫之心以為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者固先與王定謀而于所以佐之之事不敢誤為貳人作矣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集說]曹氏粹中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

[管見]四牡修廣指吉甫所乘之馬言其大有顒則心留乘馬之吉言其壯貌雄偉有如神之尊威耳易觀卦之彖辭曰顒若傳稱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知顒為神象顒若者如神之義也薄伐玁狁薄與雷風相薄之薄同迫也以奏膚公膚謂體膚身之別名公者不自私之謂奏上達於天子也吉甫之薄伐玁狁其自明其身之誥國不復恥私而有之者雖未嘗明言於王而其意則云爾矣有嚴如虎之威有翼如鷹之揚也共武之服服任事也與詩語言服其勞義同加共字共通恭則所謂鞠躬盡瘁者是也以是而佐天子則玁狁之為王國患既賴王于出征以匡之尤藉吉甫共武之服以定之也匡以備侵正防玁狁之來而王國戒嚴其時未可言定至玁狁來而前迫於王師後復迫於吉甫之師以窮橫恣舍涇陽而趨太原則王國之嚴解此為定矣所定而王所以匡王國之功乃成而吉甫所以佐天子之事乃畢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集傳]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鳥章。鳥隼之章也。央央。鮮明貌。

[集說]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殿。

[管見]匪冦名茹訓度即謀也匪茹猶無謀云爾如下文言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已焦穫蓋儼近界

地以[redacted]字名者古以一字名則周界之接玁狁而與焉獲相直者也出車之三章稱往城于方集傳以方為朔方指今靈夏等州實之按朔方見堯典堯都平陽周都鎬其北朔連玁狁之境皆得以朔方稱之則單備方者出車及此爲凡兩鬼必本以一字名在朔方特爲要塞也靈夏等州獨舉以爲方之所在可矣玁狁之冠謀整衆以居焦穫志在侵鎬遂欲自焦穫越界而及方即侵自方長驅以至于涇陽也涇陽距鎬京不及百里而玁獫之謀深入者此可不謂孔熾乎於時周採得其實伐之王獨以師出涇陽北待其來吉甫之師則更從別道北趨于方鋒據方之南以扼其歸路故王師不用急而吉甫之師用急則見爲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織文錦之別名見禹貢鳥章用繪借錦名以著其旆爛耳曲禮軍行前朱雀故特言鳥章與下以先啓行對旆旆旂之通稱白非西方之色謂旆之無文者爲白也白旆蒿帥所借以令衆者央央二字合織文

鳥章與白旆而共見其鮮明莫權指白旆說元戎帥稱指吉甫言之其十乘皆帥之乘與出車篇所云召彼僕夫謂之載者同非士卒所共也以先啓行爲用急致乃獨身先士卒以前驅如上章言其武之服此足徵其概矣當是時也在士卒之後之其爲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者文致不用急而致啓行之戎從哉再按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詩未言其逵何道地以玁狁侵鎬之道雅之鎬即今西安獫狁欲侵鎬而自焦穫及方方爲今之靈夏等州也由靈夏達西安者其道有二惟自東道南行歷今慶陽府此乃至于涇陽也若含之而出西道亦南行所歷屬今固原州者則不至于涇陽而咸陽矣東道多山險而僻不利車行玁狁實由此道以侵鎬故特指出所至之地以著所來之地曰至于涇陽夫玁狁之謀侵欲自方南指涇陽以入鎬者從東道來則吉甫之佐王薄伐欲自鎬北趨于方以扼玁狁者必由西述往也西道亦有山然非如東道之險而健

車可通行則只言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其爲西道可知不必更借地名以實之矣且詩言玁狁之來明言至于涇陽於吉甫之往不明言至于方者亦並見冠謀詭而易淺元戎之應變圖神速不可測云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集傳〕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

〔管見〕首章言戎車既飭飭啓行也至是而止之使不行則有見爲既安者其安如何凡車之駕者以馬負轅不則車平及說而不用前轅端着地而低是爲輊不則後轅端着地前轅端離地而仰是爲軒戎車之既安其止之

使不行者直若說而不用微故稱如輊如軒耳又首章言四牡騤騤耳馬與戎車並啓行而其強貌見於足也盖實足稱吉甫用急之心者可不謂既佶乎速其已至而騤騤者如致則仍見其既佶矣其既佶而且閑者閑與二章則之同謂於所止之處爲之庶以休其足力使與戎車之既安者並安而加之餌養也如是則既佶者乃有進而無減按以王四句明吉甫以師非趨行方既繞出玁狁之後遂於車焉屯聚與士卒堅據于方之南以扼其歸路有如迎於時王師在涇陽北其整暇不可動與吉甫之師王爲驚棲彼玁狁侵鎬之衆其志在掠非敢戰也前廹於王師不能遂後復廹於吉甫之師不能退苟非東渡河以走太原其將何所之哉因是而王師之在涇陽北洛乘玁狁之不戰而走以逐之彼於征之先比物四驪關之維則示盡其用於乎三十里也及是而驅之以追亡虜風行雷動所向無前既不憂玁狁之侵鎬至于涇陽乃共慶王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也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於玆不既定乎王國定而王特嘉
佐之之吉甫乃為之美稱以偉其功且重褒其德使布
告於天下諸侯皆承王命奉吉甫為法以佐天子同襄
中興之業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也所謂文者如末
章稱張仲之孝友是已以孝友為文對軍旅之事言之
耳其必冠以文者吉甫之佐天子定王國內懷薄伐玁
狁以奏膚公之忠誠又其外之有嚴有翼實能共武之
服以殫竭勞力此非夙從事於孝友之文德何由必其
自效於軍旅者克若時篤棐以有此武功也哉萬邦指
諸侯言由厲王出居于彘天子不獲保有王國萬邦無
復侯度矣新天子銳志中興欲使萬邦相與佐之不可
無以布之憲也欲得人以為憲凡征之佐如文武之吉
甫又何以加焉憲雖訓法而未盡憲字之義蓋吉甫可
法由王表之以為法乃稱憲也攷周禮秋官之屬有布
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
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王之所以表
吉甫於萬邦者大率類此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
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集傳]祉福張仲
吉甫之友也

[管見]燕喜因喜而有燕也吉甫何喜為佐天子之北伐
功成而身亦保其受祉為既多耳受祉指受於神言燕
喜之燕蓋因報神之酒醴牲饌而設之者來歸自鎬乃
即鎬京來歸於鎬而曰自鎬者何言其先自鎬啓行
有今之來歸故不得獨遙憶其來歸之自轉近遺其旋
行之自也合來歸與啟行並計之啟行之行也來歸亦行
也可不謂我行永久乎永謂道長久謂日多其行以北
伐行永久之中禍變難測乃今喜其功成而身亦保所

為既多受祉者以此徵之飲御諸友炰鼈膾鯉燕喜也
凡以飲飲人曰飲此章因受祉而報神與諸友燕以志
喜飲字當本神既說御讀迓與名南鵲巢篇所謂以車
馬迓之之也炰者為鼈又膾鯉而細切之其品並佳皆非
享神之物因燕增設故特為指出也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侯當就射侯生義不得作維字泥過言飲御諸友之
時就中有一爵列不閑而其克自表樹儼然射之有侯
者在矣吉甫對之蓋心以為日可望而難即力求至而
不中也其人為誰則張仲之孝友者是文德莫大於孝
友吉甫而取友若此其立身可知此所以稱文武吉甫
而不惟以武見也
萬邦為憲宜哉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集傳]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
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人馬皆可食也方叔宣王卿士
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試肄
習也率總率之也奭赤貌

[管見]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明方叔之南征用
也田法也凡墾荒蕪者必先事芟夷於草茅中有芑雜
生人馬皆可食是宜采也然軍士多不及詳偶辨之亦
不加惜矣言采芑者乃方叔涖止之時為軍士言之也
其言用勸諭不假威令是謂薄言薄輕意從言之營見
之以薄字替輕字為物之薄者必輕耳新田舊未有之
菑畝先已成田一待初闢一需更治也分彼此者以其
外逼荊蠻之也所彼之其猶內者則稱此方叔涖止謂

方叔身涖軍士而止於新田蓄斂以督眺也其薄言采芑亦於是時言之者舊以此句聯下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解非是又末章云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正點明所謂其車三千者皆炮車也於南征蠻荊用之易野少險野多其製若今單輪小車之以人運亦所宜者師干之干同杆使也四軍士各立此於最高處設守者為伺敵來即得懸表其上以告警也篇中兩言師干之試義小異此章謂其無事而先肆之耳若三章所稱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皆當有事而與師干應者亦試也然不早試於無事其可猝試於有事乎試之如何方叔率止也率為導引之義不曰率行而曰率止者師以起敵行以遇敵止此際關係尤重故為教戰者舉其要也以上七句皆就方叔駐師之處言乘其四騏以下則又追叙其自鎬發塗時也乘旂路馬之名騏馬青黑色與驪驖爲類其彊力當同之四乘數良馬以乘詩四騏謂騏之良者孰乘其四騏方叔乘之也乘之而馬上如飛則見為四牡翼翼矣翼翼從烏翅之左右各一取義言此以美方叔之習勞於道有如此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攷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則知車稱路車乃王車也方叔得此因由宣王念南征之役特優元老而賜之者其車之輪轅皆飾以朱以是為有奭云簟義同墊即今車中所藉以坐者平設又有莖施車後與簟相屬而可倚者則茀也蓋簟本席名與莞蒻彌臥者藉之以安故車中藉坐之物亦借意稱簟專攻籠蔽之鬣狀如弧作兩已相背形弧古茀字然則茀之為物在車中特用以倚倚者當背因取相背之意而字从弗與魚服見前采薇主矢服言此稱簟茀魚服則[illegible]異所形為簟茀者亦如矢服之用魚耳前集傳云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又陸氏璣云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存[illegible]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著論頗詳但不名魚為何獸未免

缺遼今求之本草集解有膃肭獸音骨訥一名海狗出登萊州其尾全似魚本魚類之異者以有兩足得狗名又為豕首則言似豬亦可矣身有短密淡青白毛毛上有深青黑點皮厚韌如牛皮邊將多取以飾鞍韉據此推之則魚之為矢服及依矢服為車中之簟茀無不宜者鉤馬婁頷婁音縷今俗稱兜口膺當馬胸則前繳是已其特舉是二者謂何蓋馬首之鞶具以結頷下之鉤而畢馬身之鞶具以結胸前之膺而畢也鉤膺並以革為質更刻金綴之革上則其革以鞗革鞗字典鞗亦作鋚字从金鐵也一曰轡首銅也鐵與銅雖各見總之為金其以金飾者既見於轡首則屬於鑾之鉤以及與鉤並設屬於鞦而為之膺皆必皆以金飾矣在大雅韓奕之二章言鉤膺鏤鍚可與此言鞗革合垂又按路車有奭三句須並見方叔雖得此於王而有遠嫌弗乘之意何以見之上文云乘其四騏則其不乘路車可知且馬行疾車行遲雖同塗而勢不相及上文既云乘其四騏又云四騏翼翼此不得謂路車亦翼翼也則更可知先之乘其四騏者後因絕無偶乘路車者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集傳〕中鄉民居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

〔管見〕中鄉即菑畝所在言此以見新田為軍士所墾其菑畝則民所菑墾而舍之者也旂旐央央指方叔之旂旐言爾雅有鈴曰旂說文旂有衆鈴以令衆方叔之率止正借此前軍建旟後軍建旐旂與旐聯稱以明方叔在後軍也然旂旐之央央鮮明特於方叔率止時見之則又每自後軍而出前軍之先矣此其虛設敵形以教

戒者非直練士亦自練也約軝錯衡盖謂輿之以八人行者其製如此有輿為轎用兩人加多則以大轎別之扼而者數至八軝音岐一作較與岐並从支則可當岐義解軝字釋名物兩為岐以此度之今大輈夾施長杆前後各兩端是有岐義而以軝名耳其杆每兩端而屬一絆用繩經合鉤紐為之則所謂約抵也於當約處玉木横貫兩杆端以勝約者為衡前後同衡上央各重上衡長倍之別為短杆四分着衡左右端與衡横前村絆其稱錯衡者以此由是以八人肩之其行比於馬之下疾不徐而其節徵於鸞也故曰八鸞瑲瑲鸞即令申絡之大者以左右各四於為八用革鋚之絡馬項馬行則聲出其行有節而蘇和若為瑲瑲也故下文言葱珩亦曰有瑲夫與之以八人肩者其與見為約軝錯衡矣及其肩之而行又如聞夫八鸞瑲瑲與在方叔元老來命南征亦其地分體統所宜然非若路車之為于車雖受賜而義弗乘也乃其自鑣發塗之先方叔則乘其四騏翼翼其於所為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者既來害乘之以涉傍矣後由駐師之處觀之雖捕其車三千之衆而以其事出入即如約軝錯衡之為八鸞瑲瑲希亦未嘗乘之以養安也則猶是乘其四騏而已不寧惟是如前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章再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且共見方叔之涖止有時並不乘其四騏而徒行也故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命服即當貽朱芾説朱芾本天子之服其為方叔之命服者亦由宣王特加寵錫而與路車並命者也路車可以弗乘朱芾不得不服爲示衆以王命之在身云爾斯皇與皇皇異文同義斯析之離也作別字有可矣別於其他單稱皇者曰斯皇非皇皇而何集傳曰禮三命赤芾葱珩孔氏頡達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按赤芾之上為朱芾天子服之禮稱赤芾自再命始赤芾葱珩自三命始其外不聞則可知其三命至九命皆無改於赤芾即亦無改於葱珩

矣方叔以元老奉命南征王特假之朱芾其葱珩則如舊也於此而云有瑲必其從事於徒行乃得聞之就車中及馬上言皆不合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集傳〕隼鷂屬急疾之鳥戾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

〔管見〕鴥矯飛貌集隼自集止人止之也曰爰止者爰如爰居爰處之類並蒙免爰之爰作急字解以為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仍不下[illegible]也然有寵罔設機以候者亦于其下集而急止之無能自脫則戾天之技窮矣又況鸞荆之來寇能為行履地不能為飛戾天頡將任其充斥而無以為執訊獲醜之謀乎故首二章言方叔涖止涖止軍士屯田之所以督昧此章言方叔涖止涖止蠻荆入寇之方以料敵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曰試曰率止對下鉦人伐鼓五句看則知此與首章並言師干之試者彼無事而先肆之為試此有事而初用之亦為試也試在臨時則率止亦因之矣彼前之言方叔率止雖如二章有旂旋央央之詞仍是虛設敵形以教戰耳非如此除之將與敵遇而率止也鉦人伐鼓征亦鑼之別名通指鐃鐲者非是又此句本喻言勿泥者其意須頂上師干説凡軍以鉦靜以鼓動彼師干之守者主靜是不同鉦[illegible]與止心司矣伐而感至則懸表於干上以示師師動鼓聲之謂以進衆不過如是夫不於為以鉦人而伐鼓乎陳師鞠旅師旅衆之通稱不必定屬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也觀下文振旅不稱師可知旅亦師矣又陳師鞠旅一句當作蠻荆來寇之衆

言之陣列也未嘗不有部分而其出於詭遝則今所陳者在隱顯出沒間皆作卷曲潛身之狀是之謂鞠彼蠻荊之陳師鞠旅豈不自神其用哉而不知方叔之設師干其有守如鉦人其懸表以相示如伐鼓者固早使其陳師鞠旅之蹤跡皆瞭然若指掌也顯允方叔顯謂明允謂信明信之合如何脩令奉神者號為威靈有[illegible]應耳人奉方叔如神故以神號為方叔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凡水深為淵者投以石則應聲如鼓是知鼓稱淵淵即會意作鼕鼕看可矣但此言伐鼓又須頂上鉦人伐鼓來其伐鼓本屬喩言是以無聲作有聲觀也則所稱淵淵者只言深而又深人莫能測以明顯允之方叔如神而其用亦神故不伐鼓而有伐鼓之用即見其為振旅闐闐也振當訓動不訓止振旅即動衆之謂闐闐音同塡義亦相近言滿也蓋顯允方叔之伐鼓淵淵者神其用於斯干故因之而振旅其車三千所得喩其無聲之聲以輻輳畢至也以是為闐闐耳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集傳〕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元大猶謀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

〔管見〕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大邦當即指蠻荊言攷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時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是以小邦而臣服於周者數傳及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則已據有大邦與周作敵國相讎之勢矣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然厲王方務專利且弭謗暇亦以國人畔奰出奔彘共和行政楚熊渠之後又歷數傳固不聞有與問罪之師以南征者宣王即位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而蠻荊之大邦為讎如故也於時方叔為周元老乃為南征之役欲衆吏屬以來之積衰而一振之故曰克壯其猶猶旁从犭即犬字與猷同六佀左右馬位耳集傳訓猶為謀因猷義也方叔之謀嘗見前三章大要先令軍士屯田使可積穀以濟餉即得藉之盤據其地作轉客為主以逸待勞之勢也至其伺敵之來以告警更特創置師干一法則隨守者之懸表相示而以其車三千掩擊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有必捷者此所以方叔率止直擣蠻荊陳師鞠旅之所在而其執訊獲醜若誠足以稱元老之克壯其猶也醜謂其惡狀如鬼物然此在蠻荊師旅中殆其斯已生禽之曰獲執縛也縛則當誅又訊近者使伏其辜而後加刃耳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嘽當讀黨旱切音亶字从口則人聲也从單單為盡意蓋大乎作喊聲者近之韻會焞火色又灼龜火亦為焞並音也此雖讀推當總貼火取義也夫以戎車而聞其喊聲之嘽嘽又於嘽嘽之時灼見其有火色焞焞者其中作如霆如雷之聲與人聲俱發此猶不足以徵其車三千之皆炮車也哉乃或謂古者火器未興有車戰無炮請以斗質之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按前六月篇即所謂征伐玁狁也篇中有吉甫無方叔亦蓋北伐之舉王自伐之惟吉甫別率一師先王師啟行號出玁狁之後旋其歸路於是王師之直其前者得乘其不戰而走以遂之遂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也此其事實相濟其功並不相妨故詩詞叙王亦可兼叔吉甫若方叔之與於北伐殆特從王師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從王則宜遊王此不得以名見矣惟共然而顯允之方亦在玁狁知之在蠻荊不知則有竊為陳師鞠旅以來威者威猶恐赫之意謂欲使之叔畏之即將入[illegible][illegible]之所田與其蓄畝中鄉而去也然

方叔不畏玁狁。乃畏蠻荊乎。觀於執訊獲醜。皆由[illegible]
之卒。止則是元老之克壯其猶。非直智勝勇亦與[illegible]
者。故章首稱蠢爾蠻荊。蠢字該兩意。以為蠻荊之[illegible]
周不可離而忘其義。以為離蠢也。方叔不可威[illegible]
勢以求威
亦蠢也。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七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管見　攻。擊伐也。同。會合也。車攻而馬同之。主行軍言。宣王為東都之會。其事在北伐玁狁南征蠻荊之後。故其詞暗承前六月采芑二篇之意。以發端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特紀中興之偉績也。於時師罷卒得休而馬亦息於廄。是謂四牡龐龐。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又說文龐高屋也。天子十有二閑。閑皆為之高屋。可知此稱四牡龐龐者。於馬息於廄見之。駕言徂東。亦正以其罷北伐南征之師。馬之息於廄者為可用耳。跨馬曰乘。乘而執轡以馭之曰駕。後數章稱駕言行狩。駕彼四牡。四黃既駕。三駕字並同此。勿泥作駕車說。言。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管見　此及吉日篇特於田車以好目之。度非善之通稱也。蓋田以合圍。圍為圍象。凡人於好者必作圈。故璧孔稱似圈者。亦以好名。意者田車以備合圍。因即指其可以合圍之意為善。故稱好。與四牡孔阜。孔亦為圓象。詩詞於其甚者多稱孔。欲以孔字替俗語好字。阜息為盛大。即肥壯也。其甚者曰好肥好壯。此之謂孔阜。又四牡孔阜句。特為上章四牡龐龐補出未盡之義。以為馬之息於廄而見為龐龐者。皆其孔阜者也。故當田車稱既好

矣頍兹四牡之孔阜即計及於東有甫草而以駕言行狩者與其駕言徂東並命也徂東指洛邑說即今河南府至行狩而以東有甫草為詞甫即圃田屬今開封府中牟縣境又在洛東相去凡三百數十里此不得不用兩駕言字作分敘矣按鄭箋謂甫草為甫田之草當從之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集韻圃或省作甫並音補是甫與圃同也單稱甫者以澤類本有四名田為公字可不並舉耳又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注萊除其草萊也由此言之可知所謂東有甫草蓋念承厲王之後王出奔彘共和行政諸侯不朝久不克徂東以行狩甫田之草因無復有萊之以待天子之涖止者又按宣王徂東以會諸侯也於會諸侯不明言於行狩特明言者蓋周自營洛之後王自鎬京徂東以會諸侯皆曰行狩耳何以言之天子自時巡覲諸侯而外皆諸侯侯自來朝者以洛為四方道里均而自鎬京徂東以會之天子徂會諸侯非名也攷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則知徂東會諸侯而以行狩為名是直以行狩往非為會諸侯而往矣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向使周之盛時非有以行狩會諸侯之舊事晉侯惡乎使之仲尼又惡乎書之使之書之亦以為古有行之者耳序稱車攻為宣王復古正以此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管見]之字委折如蛇行圍者以其選徒若干人分左右翼各以次隨彂牽聯環繞作長蛇狀故稱之子于苗于往也前章言行狩以為田之通名可矣此章又指出苗字夏田為苗明其遠以是時而行狩耳選徒謂鎬京之卒以徂東行狩而備之子于苗之選者囂囂衆口多聲貌與末章有聞無聲反對建旐設旄搏獸于敖二句即選徒之囂囂也宣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元武為旐於役軍建之單言後軍若以徂東之時王在後軍故爾覿其聯言設旐可見周書泰誓云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可知旄為王所秉其設之者將用以麾軍士也搏猶攫取之義搏獸只形容行狩之以選徒行如使鷹鸇執鳥狀然勿泥作徒手為搏說于敖之于亦訓往說文敖作敖从出从放遊也于敖猶云往遊而已盖選徒之以以為王之建旐設旐以徂東者獨聞其為來有甫節駕言行狩是固以搏獸往遊也不得謂非多此一行矣夫豈若前之北伐玁狁南征蠻荊皆有兩不獲已哉其置囂者如此此初隨王之徂東不知其以行狩會諸侯而非搏獸也故有聲云然耳又按搏獸于敖集傳曰敖近榮陽地名呂氏祖謙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說非無據但上章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不云東有敖也且甫之為圃田屬今開封府中牟縣境滎陽雖亦屬今開封尚東距中牟百四十餘里宣王之徂東行狩若未至圃田而先狩于敖是真以行狩為樂何謂復古況此章以搏獸于敖為行狩者所先至之地作一停頓其下不更轉出搏獸于圃田與上章回應豈遂自敖而及耶若然則先所稱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者其言又不信故知以敖作地名解雖誠有據要未可執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集說]孔氏穎達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鄭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illegible]語及此聯言之○劉氏彝曰赤芾金舃者服其命[illegible][illegible]

見王也。米會同之國
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管見首章曰駕言徂東。是未徂而先為是命也。至此
曰駕彼四牡。乃誠因徂東之命。而徂矣。於時王之行在
所有閑于徂東之命。既已駕彼四牡。即各以其四牡以
者。其騎集如恭之。布列黑白。相錯。則見為奕奕云胡
奕奕如芘。以諸侯之赤帶金舄。會同有繹。其四牡之
不絕於道。故爾。按赤舄見周禮屨人及豳風狼跋篇
舄無考。孔疏謂金舄即禮之赤舄。白上赤帶之赤例之
可矣。詩避文重。故易赤言金耳。至云赤舄加金為飾則
謂之金舄。雖似想當然之詞。然金質特重。於
足容有闕。以禮舄而不惜此貴飾。亦固其宜。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集傳 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右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同協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放弦謂之遂。詩詁云。韝左臂。拾其衣袂以利弦。故曰拾。

管見 佽。鄭氏謂手指相次比。當從之。蓋射者既著決拾。即先虛作撇勢之勢以試之。其手指相次比則有然矣。射夫。謂以勇力衛士。如虎賁旅賁之屬。而善射者。按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三句。皆就宣王之將行狩言。勿夾入諸侯說。助我舉柴一句。乃遥接上章語直從本章順二讀大便差。蓋王之將行狩也。身親決拾揉弓矢。而以射夫從之。其於禮之所載為乾豆以供祭。此其一矣。而祭之最大者。則舉柴也。王將行狩以舉柴而其時之諸侯所為亦帶金舄會同有繹者。亦即以決拾弓矢。與射夫相遂而助之。故設為宣王自我之詞曰助我舉柴也。凡修祀典謂之舉柴者。祭天之名。虞書稱至于岱宗柴。即此。或謂柴為去聲音恣。亦可以柴之切音先

呼恣。而後徐豺也。與邶風綠衣篇風讀分。鄭風出其東門縞員讀云。且讀疽皆同此例。至說文易柴作㧘以積禽解之則非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管見 二章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未行而先為是命也。至此章曰四黃既駕。乃正因行狩之命而行矣。四牡為良馬之通稱。其中有以黃而良者。則四黃也。王當決拾既佽。弓矢既調之餘。乘是四黃而執轡以馭之。是為既駕兩驂與鄭風大叔于田之首章同。皆喻言也。如王之行狩四黃既駕。則其先之所為射夫既同者。即各以馬介王左右。是王之馬可作服。觀射夫之馬可作兩驂觀矣。猗同倚。依也。相附著也。不猗謂其雖有射夫以為兩驂。初不伏其同之一。乃心并乃力耳。不失其馳。馳指獸之奔趨言。獸馳。而王之兩驂不猗者。獨騁所駕之四黃以射之。皆無失而不獲者焉。則共聞其舍矢如破而巳。凡擊物破者。其聲曰拔。釋括之弦聲似之。故秦風駟鐵篇曰舍拔。此曰舍矢如破。二而一者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在射夫之以射名者。當不是過。又况赤帶金舄會同有繹之諸侯。其射未必如射夫也。王不仗射夫之同。乃更仗諸侯之助乎。再按不失其馳句。在孟子引之。主御車不為詭遇說。蓋斷章取義也。不必詩之本義。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管見 馬當田畢而各歸其屯。求羣則鳴。求水草亦鳴。其大概蓋如此。蕭之為言肅也。馬鳴其聲峭疾。有肅意。故以蕭蕭狀之。旆旌只作旂旌之通稱看。勿泥定雜帛為旆。析羽為旌也。王之行狩。所在掌舍當為之帷宮。自王而下。皆夌禁從之。各為部分。表以旂。所謂旆旌若指此。其物色形製並可意為。不在司常所掌之數。回以搖揚

彌望而見為悠悠矣徒步行御使馬也有步行而比於馬之可使者曰徒御今賤走如皂隷任勞辱俗猶以小馬號之是蓋其遺意云稱不驚者說文驚馬駭也徒御以人有馬號故驚字亦從馬生出不驚非不讙講乃不狂奔耳前草行狩其谷需徒御以供使令者如斯役庖養之屬紛紜雜沓殆不可指數矣於時王來自田身未釋決拾弓矢即因所駕之四黃轉率射夫之為兩驂者指帷宮而休憩馬維彼徒御亦將延頸舉踵期以至卑得見至尊也則皆驕集為羣以錯出於蕭蕭馬鳴悠悠旅旅之間矣王不禁彈者亦各寂然故徒御惟屏息道旁無有同於馬之駭而狂奔者其斯之謂徒御不驚與大庖君庖也比王入帷宮其獲禽亦旋至於王所以禮言之如上殺為乾豆舉柴最大則宗廟所之矣王中殺為賓客知會同之諸侯靡不及者然外有諸侯內尤有公卿大夫也特詩中不並見耳且見於詩中者如射夫之門以兩驂從王亦每與頒禽之列王之於公卿大夫

雞不審客視之肯令不獲如射夫之邀惠乎中殺不足以下殺足之故下殺以充君庖與上殺之為乾豆及中殺之為賓客皆禮也而王又有樣於禮之通以廣仁者則卒見其大庖不盈有然按毛傳分別殺之三等謂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達右耳本者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膘音縹許氏慎曰膘脅後髀前肉也腢音愚陸氏德明曰腢謂肩前兩間骨髃音鶩梁氏益曰髃水髀也髀腰左右虛肉處此足據以揣殺之所中而不惑矣但射獸者皆自後逐之支左以執弛紲右以鉤弦矢之所向其勢便射禽右不便射禽左也若泰風駟鐵篇所稱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者此今之換手箭最為難工夫安得射之獲僉皆自左以達右乎惟孔疏因毛傳而申之以為上殺貫心死疾肉最絜美中殺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下殺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此論極允說者直以貫心遠心中脅為殺之三等可也自右達左以視自左達右河以異馬又按毛傳謂古者面傷

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取二十馬今以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與豳風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合皆所謂不成禽不獻也若已成禽而面傷踐毛即以列之下殺未得為過胡亦從不獻之例為然不獻於上則存私於下者無棄物也存此說以宏遠不之意亦可獨其定取禽之數統言三十似乎每等得十者從鄭箋以君之獵不宜詭種止取三十乃為之廣其意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集傳從之究亦未為確論蓋以田獲禽其多少總雖頂必田无禽而獲少但乾豆足供於賓客亦可從殺毋論君庖已若田有禽而推多自乾豆賓客而外君不衆以充庖而用以頒亦不患其無以處此故其擇人庖不盈者以後之分數多而不殺非以先之取數少而不盈也毛傳因取數為成額雖不免於拘猶從不盈立議至鄭箋方疑其取數之過少而廣之則似與不盈之本意相戾矣人君捐所存以恕忠中間安得容絲毫較量也哉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允信展誠也

【管見】之子與三章同卽選徒也于亦訓往征者遠行之謂先之于為于前其往有行狩之事也及東至甫草而行狩畢之則之子之有所于更無他事獨辨一西歸耳又凡行者之歸其心利疾故以征字別之曰于征且西歸之睎弟曰之子于征亦並見當時會同之諸侯王以行狩畢而令其歸國不令從行也有聞無聲聞如令聞之聞善譽也聲卽指前囂囂說蓋前之囂囂有聲者皆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也及是而于征則有須聲載道以彰其聞而已其囂囂之聲則無之所為有聞者云何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其所得於衆口一詞者矣何謂允矣君子君諸君人者也子者子人者也君人在威子人在德宣王之威於舍矣如破信之宣下之德於大庖不

盈信之盛德交孚同深元后父母之戴可不謂允矣君子哉何謂展也大成展開陳也猶俗稱擺出之意謂有目者皆見之非有所隱當無所僞展之訓誠蓋以此曰大成者明其中興之業為極盛耳宣王紹鎬京之舊崛起西都先既北伐玁狁南征蠻荊矣今復徂東行狩以會諸侯聲靈四訖海內乂安此其轉厲王之後衰以上復文武成康之遺業者非偏安比非小康例可不謂展也大成也哉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管見]吉日維戊戊屬土既伯既禱此將田而祭土神即以下文所稱大阜者為之主也禮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據此以推大阜帶漆沮以屹起中原為之神號當曰土伯也楚辭招魂言土伯九約其角觺觺注以土伯為后土之侯伯則略去荒唐之形容其名固可舉以奉夫阜矣周禮大祝掌六辭五曰禱天子以將田而祭土神其神為伯義不親祭特事遣官致辭故不以天子之命飭之而有事於禱禱為臣下之私盡從使神無驚除即將卒百靈以呵護天子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須帶前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說乃見今之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以田於漆沮有不可以已者但吉日之田其詩雖與車攻之田相次不審其果彼先而此後否耳苟徂東在先則謂以其田車四牡於既歸而更習之可也若徂東在後即又謂以其田車四牡及未行而早試之亦可也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從從之升也羣醜如前篇所稱之子及徒御者是已非指禽獸言之蓋民之有之子其為伍兩卒旅亦既衆矣而又有徒御者如斷役危蓑之屬紛紜雜沓不可指數當天子之以

田而升彼大阜也其羣醜亦必從之以升維土有神能無驚怖乎是宜前期告事以安之者又況天子為百神之主其出也方當致雨師汎灑風伯清塵豈及茲升彼大阜之時乘危躡險有非羣醜所能與力者而不克邀守土之神以為之呵護哉吉日之伯之禱之殆以此夫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差擇同聚也鹿牝曰麀漆沮水名

[管見]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馬指天子所自乘者言故雖素簡其良及將田而尤有事於差也其差以吉日庚午者詳於屬馬之日令有司祭馬祖而卜之吉乃取是馬以奉天子天子以田若使所為既差者但假人為區別而非待決於神彼沾沾於吉日庚午誠何謂哉獸之所同同字從會同之同借義於獸之所聚稱同猶之於水之所歸稱朝宗耳麀鹿麌麌麌麌大貌非衆多貌也凡田之獲獸以鹿為主觀易詞言即鹿可見鹿之類每一雄遊牝百數則麀鹿為多但鹿之壯者大如小馬俗以馬鹿名是則見為麌麌矣麀鹿常小於牡鹿而其大貌與牡將者亦復麌麌則何以致此以獸之所同其地為漆沮故爾大雅緜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沮漆二水名在豳地昔公劉始遷於此起不窋之衰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以興則其後之文作豐武宅鎬遂蹕駁為天子者固不獨追言古公亶父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為肇基王迹也豳之漆沮又在岐陽先其為天子發祥者久矣故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從即自也與稱由來同其由來為天子之所地鍾王氣則物產兆之盛此章言麀鹿麌麌緜之三章言堇荼如飴其為豳與岐陽作興王之徵應者皆不自今始也以宣王中興之私田於公

劉肇興之地能不慨然念之也哉按公劉居豳即今邠州其漆沮在豳地者不出西安屬之同官界同官有同川古漆水也近猶以其驛名漆水驛沮水在漆之西下流至耀州南與漆合入渭別有洛水出延安西北流入鄜州及中部至同州入河其上流與他水合亦有漆沮之名此不在豳地者也集傳釋此章漆沮與經異説不取入渭之漆沮在豳地者乃取入河之漆沮不在豳地者於是以從為從獸以天子之所為從獸之所義雖可通似迻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集傳 中原原中也趣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集說 嚴氏粲曰儦儦而疾走俟俟若相待

管見 大阜為獸之所同中原為民之所萃瞻彼中原自其升大阜時瞻之也則所見為其祁孔有者指民言之觀大雅述公劉之遷豳其二章曰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可知漆沮之涯有廣平與大阜相屬為原者其中皆民居矣祁訓衆不訓大其祁孔有四字只當祁祁二字看文法變耳蓋單言祁者猶未見其果衆至於其祁孔有則非單言祁者之衆乃疊言祁祁者之衆也如豳風七月篇及前出車篇皆稱采蘩祁祁祁祁亦由各見為其祁孔有而謂之祁祁者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此言獸之所同其先處大阜而無所迫促有如此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悉知也率領也左右謂田之卒徒分左右出以行圍者大阜之藏獸人跡罕到其居遊所在卒徒固未之能悉也彼中原其祁孔有之民以偏近大阜而悉之於是前驅為導相與率卒徒之左右分出者以出驅此其用率

之意直欲圍之既合盡殺此儦儦俟俟或羣或友之獸以為燕而燕天子也詠其供燕之具豈嘗足當鼎俎几遻之實也哉按几以食物享獻天子者雖極多品不得稱燕詩於此章特用燕字須作諧語看乃妙猶云至尊來借此作一大東道耳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醴酒名周禮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集說 嚴氏粲曰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本禮之重也

管見 小豝野豕子也凡家豬生子最多野豕當同之他獸無似此者故衆以為不成禽之例發開也放也古者不成禽不獻孔疏云惡其害幼小也宣王之田其於不成禽如小豝者以為後不當獻則先不宜殺綏而舍之可矣是謂發彼小豝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兕一角色青重千斤於獸中稱大亦罕有比倫者又陸佃以為兕善抵觸則出而侮人其害當視虎豹尤烈宣王於其田時則殪之主為中原其祁孔有之民除害也而又有所以用之者則曰以御賓容且以酌醴御與逐音義並同且之為言聊也天子饗諸侯於廟設醴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省醴所謂御賓客者此為最隆矣殪大兕而其肉不登於俎有角在頂文理亦可觀不可製之為觥以酌醴乎於無用中求其有用是亦其一端之不宜盡廢者按上章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非真燕之則弟出大阜之藏獸以充君庖而燕之意得矣然宣王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則未嘗以獲多為快故當其田也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其所發者皆視彼小豝牙既以不殺行仁至於義在當殺亦從而殪之則皆與此大兕等耳總無殺不以禮而暴天物者殺以禮用亦以禮觀其殪此大兕而計及於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其他孰不從禮起見哉宣王之田之可美在此

鴻鴈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集傳 大曰鴻小曰鴈征行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管見 鴻鴈于飛于訓往以鴻鴈而有所往所恃者飛耳故曰于飛肅肅其羽指未飛之時言肅肅竦起貌未飛

而其羽竦起則必見有低首縮項不能以自振者鴻鴈何以致此以不得食所病於飢欲爾宣王之時萬民離散為此詩者正借鴻鴈以著所由來也大雅雲漢篇叙宣王憂旱之意其詞曰天降喪亂飢饉薦臻是歲也其即此篇所為萬民離散之歲與鴻鴈雖水鳥獨不喫水中之腥物則與民爭粒食之餘以為活者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民無所得食鴻鴈亦飢欲死故此章言肅肅其羽二三章聯言集于中澤及哀鳴嗷嗷皆即物情之窮蹙以騐民情使讀者得以想見離散所由來也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之子目流民者象其飢不能行如醉漢之走之字路耳于征之于亦訓往至下文稱劬勞于野于字乃屬語詞鴻鴈之于以飛之子之于以征鳥恃羽人恃足也劬而腰脊卷跼之狀身不支足乃不任故之子之于征其始之出於野而見為勞者特曰劬勞于野明其非能征而強征也此何異於鴻鴈之肅肅其羽而猶復于飛也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中爰字皆作急字看及者得見之意矜人謂憐我之人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其心急欲得見一憐我之人以相收恤也至於既及所遇于野者非鰥則寡其孰為矜人乎對此鰥寡以自哀其窮有不知涕之何從者矣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管見 中澤指澤之中央有水處言鴻鴈宿水干而不遊水面以其不就水求食也今鴻鴈之肅肅其羽者不獲已而于飛求食乃見其集于中澤焉此求食孔急無所得于野乃垂其性以求于澤耳非得所也觀下章又言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可見之于于垣百堵皆作墻卑者曰垣所以周衛居室者于垣與前章于征並同于飛之于訓往也若上文集于中澤于字乃作語詞焉百堵就朴中聚居者之垣合并言之集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

堵今俗所謂堵皆不論板數所加之多寡則亦不必以五板限之可矣作起而行也前章言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此初出在途固無望於陌路之能收恤也久之而于垣庶幾矜人之可及乎乃計其垣則多至百堵闚其室則寂無一人是其起而行者先之于以于征蓋一作而無不皆作也有可駐足無可宅身以視彼鴻鴈之于飛而集于中澤者又何以異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安何也宅所托也之子于垣勢不能處百堵皆作之中矢心坐斃則舍此而他適又將于征而劬勞于野矣其劬勞能復堪乎然及茲自計雖則劬勞而非其得已也此生未了猶圖其究若徒以劬勞而徙徊中道既不能退又復不能進其究將何所宅以息此殘喘

與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管見〕此章之言于飛以集于中澤而仍不得食乃復有所往而飛也自時厥後則其羽之肅肅者將不能以復振有死而已矣能勿哀鳴嗷嗷也哉按俗語每以耐久為數嗷嗷字从敖蓋欲死而不遂絶其一綫纓綿之意即流露於哀鳴中有如此者彼之子之先以于垣而値夫百堵皆作也其地為野而非都邑則其家大抵田家其人大抵農人耳以故歲大凶穀盡則計無所出有相率而盡室以行者若當都邑之編户鱗次居人不猶奏集如常乎以之子而懷其究安宅之處勢必不惜劬勞以求至於此也既至而囚首喪面立則欲作臥則待僵以是於稠人中包一矜人呆吁呼不絶口有無異鴈于飛亦不禁其哀鳴嗷嗷者蓋不待言而可知矣雖然人則未嘗無矜則未之有也繼此哲人謂我劬勞云者以為若之哀鳴甚危也其由來傷於奔走是使筋疲

是使力盡命在旦夕不可動也急欲扶而去之則已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云者以為若之哀鳴無賴也其早時哥於遊閑是解撒潑是解放刁行無廉恥不可慣也行將呵而逐之乃已如是而之子之不見收恤與其先之于垣而百堵皆作者同一投告無門也豈嘗見其究之有所宅哉按此篇之詞必由宣王於飢饉薦臻之歲見流民載路而不可止乃曲體輕去其鄉之情以極道窮無所歸之況不憚屬衆而親告之且使其臣遠四方而播告之故詩人據以作是篇也是篇作而宣王之遇灾而懼所以籲天之誠見於雲漢八章所以憫民之切並見於鴻鴈三章矣故序詞推作者之意而曰鴻鴈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管見〕夜如何問夜之詞加其字明其驚起而坐問之、非卧問也

別有記基二音

子曰何其音基

故知此篇三稱夜如何其者正欲從其字見驚起坐問之狀是謂不安於寢若雖問而總在臥中寢則安矣又烏得其問之至再至三也哉夜未央及夜未艾夜鄉晨皆詩人紀其問之時以起下文庭燎三句非王之自語亦非承王問者答王之詩央中也即半之別名庭燎之光謂君子之至止者自君門而趨庭率使人擕燎以自照故其庭有燎之光也庭當從王篇作堂嘗前說者通看俗稱院子凡召門內之空聽當行道處皆是燎即今燭龍非他物也君子不單指諸侯盖合王朝之公卿大夫士而統言之至至君門也下文稱鸞聲

將將其意正欲清出至宇既至遂下車以燎入其內有庭庭之旁舍皆有以待君子之止之者自是而庭燎之光所在即君子之所在矣鸞鈴屬責其和故稱和鸞亦稱和鈴謂和鸞為兩物者非是將將主聲言而作聲之形亦寓將音漿者送也鸞懷核一枚動則轆轉相送以作聲故摹其聲者即依漿音小變而曰將將與接庭燎之光以下三句言臣之入朝也其至止當夜未央之時蓋惟懼其遲有出於過早者以此時度君正當安於寢矣而宣王之於夜未央也則已有夜如何之問即不禁其其而起坐焉何其勤哉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管見〕夜未艾夜當過半時也周頌奄觀銍艾與刈通斷割也有盡之意集傳訓艾為盡殆亦此晣晣同晢晢星

光也見陳風其庭燎有如星光之燦列而稱晣晣則君子之至止者不必見其人見庭燎可也以是度其所止而朝旣久矣豈尚有不至者乎就其至言固知後君子之鸞聲噦噦即與前君子之鸞聲將將有若蹤與跡以相逐者按將將象作聲之形噦噦又象吐聲之形也禮內則云不敢噦噫方書云有聲無物曰噦音於月反嚮有口以吐聲而所懐之核錮之不得出其口與噦之意彷彿則噦噦雖音呼會反其意殆猶本噦噫之噦以相比附與夫人臣之朝君莫不知其辨色而始入然自鳴鸞至君門去車隨以燎入止於庭之旁舍以俟當其稱夜未央而有不至止者當其稱夜未艾而無不至止者其心恐晚其時固尚早也以此時度君仍得安於寢矣而宣王之於夜未艾也則復有夜如何之問仍不禁其其而起坐馬何其勤哉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集傳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

管見曰鄉晨是夜雖欲艾而及晨猶有待也於時庭燎之晣晣者未嘗息光若星殘而烟如霧冷其煇光不必無及茲而乃見其有矣然鄉晨之會昧且未分能辨氣而言有煇耳豈遂能辨色而言其旂之可觀乎乃君子之以夜未央夜未艾而至止者則相與作而言曰是當即入入則可以觀其旂而辨色也有言若此其誰敢或後與按旂有物章備五色故辨色特主旂言又按旂當誤於王視朝之庭所謂堂階前也君子白其所至止之庭言之旂不在是則觀其旂之言乃意處耳夫人臣入而朝君自私所遏達公所猶患後時自公所趨入王所不患後時也而亦言觀其旂以提心在口者為夫辨色即在鄉晨之後不待日出也固宜早為入計如此若人君日出而後視朝當其夜鄉晨而苟不嫌於安寢焉則伺彼人臣辨色而入之時君乃興亦未必有綠於日出視朝之時者而宣王之於夜鄉晨也則尤亟有夜如何之問盍不禁其其而起坐馬何其勤哉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集傳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集說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

管見按沔其先分派多而行道曲耳書傳云。漢上曰沔地理通釋漢入江處謂之沔口又禹貢稱江漢朝宗于海然則此言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即指江漢言之特不著其名而已江漢為蠻荊地朝宗者來王之象也江漢朝宗而蠻荊乃不來王乎在釆芑之南征蠻荊也其三章曰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隼鷂屬疾而鷙此喻蠻荊之大邦為讎而來冠也所謂止者言人執而止之不作隼之自止說此章載飛載止之止亦同兩載字並訓始明其纔飛而起翔旋止而被執飛之始即止之始未有異時也由此觀之蠢爾蠻荊雖不效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以來王而其來冠以逆亂者比於鴥彼飛隼獨不可令其載飛載止而見亂宅乎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乎民憂寇而望治之切也友為善於兄弟之名邦人諸友猶云邦人之諸兄弟耳不曰諸兄弟而曰諸友者主其相善之意言而於父母乃並切矣念思也人存治極思亂之心即亦有惟恐天下不亂之心是為念亂如末章所稱民之訛言即其出於念亂之口者也莫肯

念亂與俗語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同意誰無父母盖於不獲相保之時計其無以處之而難為心者此為最切云爾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集傳】湯湯波流盛貌。弭止也。

【管見】湯音鐺者沸水也音小變讀傷則兼有沸而爛人之意水之惡至矣以沔彼流水而其流湯湯焉溯其湧難犯儼然以江漢作海勢也蠻荆之自王而抗不朝宗殆無以異此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揚通作颺與前章止字反對言蠻荆之不來王而來寇其衆有如隼者不見執之使止但覺縱之使揚耳兩載字亦訓始纔飛而遂至於揚而遠舉飛之始即揚之始亦未有異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此平民獲保而傷邦人死於寇之亂者多也蹟謂足蹟起行而不蹟惟鬼則然亦用兩載字者載總訓始欲見其起行之為新鬼非故鬼云爾故鬼易忘新鬼難忘則有心竊憂之而從事於弭者如周官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是有弭之道矣然邦人以寇亂而彊死枉死游魂無依共為淫厲則雖有以弭之總見彼不蹟者之載起載行而未已也此心之憂其謂可以弭忘乎如是則不幸而遇亂雖得保其兄弟父母亦怵然與鬼為鄰而無生人之樂也夫孰肯不望治而念亂哉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集傳】訛偽懲止也

【集說】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

【管見】隼為山鳥中陵則其所憑藉以藏身者率與領牽率同謂一飛而百從耳由前二章觀之彼蠻荆之來寇其比於鴥彼飛隼者早不獲使之之戚飛載止固惟是任其載飛載揚已也以故有念亂之民惟恐亂息每乘是而為訛言以駭衆曰寇來寇來遂覺其來之勢直如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然在閭之者殆靡不為鳥雀之以虛驚而散匿矣有民若此寧莫之懲乎懲治其罪也周禮秋官之屬士師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注謂造亂言以惑衆也別有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矯誣犯禁與夫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皆所謂懲也但訛言當懲其欲執訛言之民而懲之則有不易得其實者緝捕急而坐法嚴每至訛言之民終伏而讒言之民寇興矣讒者崇飾惡言以毀善傷良也民與民有隙或借告訐訛言以陷之於罪遂亦有無辜而被逮者故莫肯念亂之民皆懷身家莫保之懼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友字與前諸友之友同謂我相善之兄弟也敬者易其小心避禍無搆怨生釁以啟讒言之端云爾按此篇序曰規宣王蓋規具懲訛言以治念亂之民轉不免誤於讒言而及莫肯念亂之民也故規之之詞大要為平民白其畏讒孔亟欲宣王即加憐察以罷懲訛言之舉耳而又不惟此也如首章首四句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正見蠻荆之不來王而來寇其有罪為當問矣至二章首四句曰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並見蠻荆之不來王而來寇其有罪未嘗問矣以此言之彼訛言之民有借端以稱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者雖無解於妄而究非無因也在規者之意蓋謂懲民以禁訛言而讒言乘之以與何若懲蠻荆以滅訛言而讒言亦無自而興也哉今讀前采芑

之南征其得使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者殆由宣王有得於規者之意而為之與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集傳〕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蘀落也錯礪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管見〕鶴水鳥大澤中乃有之玉篇曰皐澤也然則九皐即作九澤言禹貢九澤既陂此概以九州之澤為九不著其名若必求有以實之如周禮職方氏所掌揚州曰具區荊州曰雲瞢豫州曰圃田青州曰望者兗州曰大野雍州曰弦蒲幽州曰豯養冀州曰陽紆幷州曰昭餘祁此九澤之名之最著者即依是以解此篇九皐可矣集傳本鄭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似太拘聲聞之聞讀平聲亦通爾雅釋水以小洲為渚凡所見處其水必淺詩言魚在渚者猶言在淺水耳與淵水之深對看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初學記有藩曰園則知園者民所藉以樹木也爰急意有猶云得也檀木强韌過於槐榆最難長於有園之始其樹木急得樹檀先未嘗失之緩則將安然收其用於今矣檀之即在農家頗多以為鋤柄耒身舂杵碓閑之屬皆極良

北方且不多有故略他材而特為指出也說文凡草木皮葉落陊地為蘀篇中與穀對舉則穀非木名乃稻粱之類耳所謂蘀者即指穀之稾稭言之蓋民有圃以樹木而納稼之場亦在焉故積禾稈之無實者而見其下維蘀亦積禾秉之聯綴者而見其下維穀也為錯謂為礪石以礲金而已不得兼攻玉說錯主磨攻用琢攻王云者石韞玉而攻之以出其玉耳按序於此篇稱誨宣王蓋宣王適遊於圃而樂之其從臣乃即圃中所有之鶴與魚樹與石以納誨也讀是詩者須從中間樂彼之園一句即看出對而有不樂此之圃一句來乃為得之樂誨王者以為樂也彼謂彼民民有彼圃王在此圃故從王於圃而納誨者以為此圃中固有鶴焉有魚焉王樂之乎我思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以此圃之畝即羈之而鶴必不樂也又思魚潛在淵或在于渚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則以此圃之池沼畜之而魚亦必不樂也物猶如此人豈能堪乎彼後王不德至有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者即茲鶴與[illegible]念之所驟不遠矣不寧惟是此圃中猶有樹焉有石焉王亦樂之乎以我言樂則不樂此圃也樂彼之圃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已耳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已耳蓋有檀以利器用有蘀以備芻薪有穀以供飲食民於是其樂矣王而樂民之樂樂孰甚焉若藉此圃以觀其所樹材收佳花珍果於檀不顧也苟見其下之苦以[redacted]委以穀不且以為穢而去之哉他無可置惟是歟[illegible][redacted]砥使人挽石以駢羅其下而止今以石論他山之[illegible]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未嘗無所取資也[illegible]此圃之石無一而可而樂之者方禁人之誤以代錯一不覺已之寶如積玉焉則何為出此也即大抵材有[illegible]工有巧總以切於民用為急古之聖王其號號於不[illegible]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者即茲樹與石念之而思過半矣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管見 集傳稱祈父與周書酒誥圻父同雖據孔疏祈圻古字通之說然偏旁不合附會頗難按祈父非官名乃人之字耳何以言之大雅常武篇為宣王伐淮北之徐方作其首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二章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意者此篇所稱祈父其即程伯休父之字與蓋程國之伯尹氏以王命策為司馬則稱休父者當是其名休福也福為人所祈故名休而字祈特取其義之相從有如此予王之爪牙爪牙二字替虎字為虎之嚴猛爪與牙其最著者伐徐之役宣王自行觀四章特言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此躬督禁衞之親軍以急擊也其臣以虎號則以為王之爪牙亦誠然矣由此推之序稱祈父為刺宣王蓋刺其歸自伐徐遂忘虎臣之功不克收其所宜加恤者以措之安全也但下之陳情必有所藉以達故其詞之若訴不敢直呼王並不遽呼大師皇父乃獨呼司馬程伯休父之字祈父者胡轉予于恤胡怪詞恤猶可憐云爾轉予于恤謂予從王伐徐與名公虎之伐淮同時其事猶在後也計先之有獵狁蠻荊兩大舉子皆及周旋行陳闇則是其用我虎臣者若使馬牛服磨礪而轉之未嘗見其駐足然以故予為王之爪牙向本闞如虓虎而可壯及茲筋力疲盡乃靡然比於瘠馬羸牛之可憐也此其轉予于恤豈嘗不記所由來乎予有恤狀王當有恤典無何爪牙之勢去而此皮骨空存之軀殼欲求有一所焉以為棲托之定處而不得是靡所止居也予惟是從倚市門長作流離之子而已以見思之胡轉予于恤而曾不加之恤不至此哉殊可怪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管見 單以爪著者鷹屬也常武之五章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與大明篇稱鷹揚義同彼虎臣為王之爪牙又得稱王之爪士是其爪為虎而其使爪之狀兼為鷹則直疑於虎生雙翼而非虎之常矣士之可壯豈復有加哉靡所底止底為究竟之地人於是止則其命畢時也與前章並稱靡所彼就止居說是謂無處所耳此就底止說則並謂無死所矣以為予以虎臣從王其蒙虎稱爪牙者似之而未盡也再用自狀予之為虎其飛虎與騰空攫網不可更從其爪見奇而稱爪士乎無何轉予于恤而爪士之生氣索然死期將至則念此身之有底止即欲得一所以為之底止也然予之恤狀早見王之恤典不闢生蒭軫其流離死孰哀其暴露是將靡所底止也予固不望委骸道路之會猶或埋而置楬以書其日月矣以是思之胡轉予于恤而竟不加之恤乃至此哉重可怪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集傳 亶誠 尸、主也 饔熟食也

管見 不聰者不能聽即聾之別名加亶字明其非特似聾直直聾也按亶不聰一語憤激包蓄中有不可明言者以為有戰功而王不問祈父亦不聞耳蓋自宣王用兵以來初遂獵狁有六月篇再懲蠻荊有采芑篇後又合定淮徐有江漢及常武篇其虎臣之以戎事奔走殆靡不至者此所謂轉予于恤也其師皆捷則皆不謂無功獨徐方之平虎臣之從王同力奮武功為尤著見常武之四章常武召穆公作也召穆領征淮之師以助王平徐與王師二而能為王師之虎臣表其平徐之功以皆為詩彼程伯休父之字祈父指同征徐之司馬也

於王師中。在虎臣列。乃卒安於置若罔聞。則直訴以亶不聰。亦何辭焉。有母之尸饔。由前言靡所止居。靡所底止推之。是其子不能自存活也。豈嘗有待以舉火而獨傷其母之親執爨乎。所謂尸饔者。當指為人家作廚下嫗言。尸之為主。神所依也。攷儀禮有饔爨之祭。禮器云。夫爨老婦之祭也。注指老婦為先炊。而稱其祭卑賤。則知饔之有神。初亦以廚下嫗終矣。後有母而主饔者。一若先炊之老婦。憑之以為尸。而不相離。則不特謂之主饔丘。以其為饔神之主。而謂之尸。饔可也。以虎臣為王之爪牙。又比於非常之虎而稱于之爪士。乃令有母不獲其子之養。轉為尸饔以養人。而因之聊自養焉。則誰能甚此者。故卒以是章以予覩祈父其見為不聰也。亶其然矣。雖然祈父亶不聰。又敢謂大師皇父之亶聽乎。亶聽者作元后。固獨冀王之察予恤狀。以施恤典而已。無何轉予于恤。則已甚。胥予于恤。則絕無予之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猶不足恤也。予有母而尸饔矣。是猶不足恤與。王者以孝治天下。竟使予有生雄兒明大義之母。衰老孤寡。莫由食劬勞之報。而延息於尸饔。苟非情切上聞。亦有不忍出諸其口者矣。以是思之。胡轉予于恤而總不加之恤。乃至此哉。尤可怪也。按宣王之平徐由名穆公伐淮以佐王。既定。穆公嫌於與事有勞。特歸美於王。以作常武。故末章頌之曰。天子之功。且合前此經營之所至而慶之曰。四方既平也。然宣王歸自平徐。微召公云云。亦猶自以為功。且謂自是而後。四方亦當無事矣。於是論功行賞。死事者猶或錄之。此外雖勞苦困憊之可恤。皆略不問。王旅蓋多怨辭也。其虎臣威殺而性不馴。乃更有明日張膽以傾所欲白者。厥後千畝之戰。王敗績於姜氏之戎。中興之業遂微。讀祈父三章。所由來亦昭灼已。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集傳皎皎潔白也。駒謂賢者所乘。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

集說鄒氏泉曰。一朝不可以言永。但於欲去之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集說何氏楷曰。藿說文云叔之少也。或以為豆葉。

管見馬。房星之精。又淮南子曰。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白駒之白曰皎。曉從星。月借象也。駒為今馬子之通稱。虔其初為此號。特以別名。種之不凡者。雖既壯猶蒙其譽而稱駒。亦可且如牡馬既騸。不成牡而仍以牡稱。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其乘之而皆稱為駟。亦不必其果四也。此類並當活看。食我場苗。食我場藿。我屬代人之泛詞。場圃舍之際地。苗穀草。藿豆草。皆枯稽也。特稱其未穫時之名以辨類而已。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彼賢者之以白駒去也。縣朝食則因之小憩。更夕食則因之就寢。皆不能舍野舍而他適焉。於是人食於室。馬食於場。則有見為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者。縶以繩為翦頭如纓狀。執馬使不得脫絆。則有綱繩屬籠頭。偏旁繫以繫於樁而結之。且令馬莫能解也。永者羈延之義。夫縶然以永朝夕。在趨逐以馬方類然。及茲乃有

縶維以食於場之白駒其白駒又特皎皎彼場閒之衆見而許之亦竊問之矣於時有能應者先知國之有賢後復聞其將去不敢直指其姓字亦〻得揔不合之事端則第聞其惜賢者之長往也曰所謂伊人於馬逍遙又或聞其幸賢者之暫過也曰所謂伊人於馬嘉客遙遠也加逍字猶俗云不見影耳又凡非其主所能致之字適來俗又每云請也不列則此稱嘉客者是已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管見賁然來思賁與虎賁之賁音義同疾走也稱來者自下章之空谷傳言之其實則去也思字貼白駒說蓋觀其賁然來者若惟恐其不即至於空谷然則是口不能言而心宜有思矣所思維何白駒之思殆隱谷於賢者之遁思而又爲賢者深長思也以爲爾若爲公爾若爲侯惟矢志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欲釋勞苦而親逸豫度畢生無此期矣今者爾從此遁維彼空谷其足供爾優游者千巖萬壑愈險愈奇但以慎處之則他無可慮也所難必者優游未幾轉覺逸豫之無聊則或易爾遁思復辭空谷以從公侯之後矣勉之哉爾之遁思今已不顧後當不悔也努力自愛可無念此勿忘與按此章云云大夫之於賢者其本意不在留行實主勸駕也特以搢紳易隱淪致詞不順乃借白駒之賁然來者指其有思且就白駒之賁然來思者指其有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之思可謂善於贈言矣然大夫獨不嫌其望人已厚乎由末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知其結契深而酬答久早與事不竭其忠告行藏之際尤商確不苟也大夫亦早有去志者未得告遂出白駒之後空谷之音招隱之書也於此惓惓所盟約亦概見矣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管見皎皎白駒此天閑上選也有以處之度如立伏中食二品料乃稱其材及觀其賁然來思在彼空谷正似槃與賢者偕隱故其所自歎者生芻也以束計之於芻人所刈特當其一束耳得長從於逸豫優游中並不必同先之食場苗場藿而待飽矣其馬如此其人復何如哉屣脫公侯獨懷遁思以來空谷要惟是食一簞飲一瓢已也此其不以皎皎之白蒙世俗之塵埃者駒得其色相乘駒之人得其與精則以爲如王可矣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音以言語寄將也道家所號爲真文秘錄皆以金簡玉字珍之金玉爾音之意實本於此合句終有遐心三字看便得蓋遐爲沖虛登真之謂有遐心則將托於遊仙以追赤松訪廣成求偓佺矣豈復於人間世眷懷舊侶不惜以一簡相問訊哉以毋致囑殆欲其爲空谷主人使後來者得憑消息以蹤跡其所在云爾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傳穀木名
旋回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管見〕黃鳥鸝也。穀一名構。葉多澁毛。木中白汁如乳。皮可擣為紙。亦以楮稱。其生最易。種樹書云以接桑則桑大。知其性與桑合矣。栩柞櫟。其子稱橡子。殼可染皁亦謂之皁斗。唐風鴇羽篇於桑與栩並以苞目之。物叢生曰苞。其所由亦以其易生耳。周南葛覃之首章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此穀也桑也栩也皆灌木類。故列舉以明黃鳥之所集焉。本草集解。粟與粱一類二種。苗俱似茅。有青赤黃白黑諸色。其穗小而毛短粒細者為粟。穗大而毛長粒粗者為粱也。黍亦有赤白黑黃數種。苗頗似粟而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春種夏熟與粟粱之春種秋熟不同。黃鳥所啄於穀屬止此三者。今人取而豢之以粟為主。故詩首言粟連及粱與黍者。粱則其類黍亦其似也。稱啄肯其觜利善鑽粒纔入口便已啖来遺穀耳。我粟我粱我黍為此邦之人代我也。其餘不

我復我之我。乃屬自指之詞。此邦之人。謂此邦有與我風通往來之人。非泛指其羣萃州處者言。其人為何許人。如下稱不我肯穀就穀字推之。穀即祿之別名。其人固有位於此邦者。此邦究屬何地。由序稱黃鳥刺宣王度其與王相涉之故。知此邦即指畿內。其莫我肯穀之人乃宣王所命以位而穀之之人也。凡人受祿於君即不必萬石千鍾皆得使所識窮乏者沾其餘潤乃茲之不我肯穀雖升斗之遺而亦靳之。由是不得已而再欲訴焉其不可與明者。早絕其啟口之端。由是無所之而暫欲留焉。其不可與處者。並窘其側足之所。亦何若是甚哉。蓋其有田祿於此邦也。以穀為命。會當南畝觀稼雖無螽螟鼠豕之災。而於黃鳥之集而求食者。對之亦不勝其懆。時則有曰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時復有曰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時更有曰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蓋儼然設之厲禁而猶恨言語之不必通莫能自為鷹鸇以驅除使盡也。嗟乎。黃鳥之啄無傷于穀且其來集之時將羣命侶有朋友之誼焉。先王之歌伐木猶將聽嚶鳴求友之聲以自矢於終和且平矣。乃今以穀故而厭怒黃鳥適遇之於此邦之人則知其處心積慮更無復有朋友之誼或生於感觸者。此所由不我肯穀亦遂不可與明而尤不可與處有如此。言旋言歸兩言字當作此邦之人之言看。旋與歸無異義。纔言旋又言歸。則當屬風行以命之而促其速去耳。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我諸父。此三句亦須各承上文兩言字說下。乃得其言之意。則與今所稱遞解回籍同。尚書歐陽說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族字兼同異姓言。此邦族之族當從之。諸兄諸父則其族人之屬乎。兄道父道者。無同異姓皆得通稱也。謂夫彼人之有言言旋也言歸也。殆刻不容緩者。然以我自顧其何由遷得旋歸也哉。乃彼人則尤有言矣。其言云何。以為為我言旋而不即旋。為我言歸而不即歸。則將有以復我而使之不得不旋歸也。夫我不有邦乎。有邦不有族乎。

有族不有諸兄諸父乎。彼其言復我於邦者。將使其有地之官收之因之。即復我於邦族之諸兄諸父者。且使其官勤能任之。親屬受而防之。其意獨欲令我終絕跡於此邦而已。雖然此邦非我邦也。我亦何戀於此而必舍其邦族之諸兄諸父為獨念此邦而有此人。本以怪鄙成負加之乖張用戾其遇戰之舊逆若斯所民何以堪也。此不得為王諱其用人之不審矣。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集傳〕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

管見各章上二句皆就歸時所感於物者以寓自傷之意下四句則轉敘其反歸之由有廹於人而無如何者所以重傷世之不古若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蔽遮也芾音沸亦音弗弗即茀之音轉其義總與蔽膝之為芾同蓋凡木之在垣內者其垣得遮木身之下半如人之有敝膝然故稱蔽芾本草釋衍樗似椿而臭不林之木樗一作楟字从虖其氣臭人可嘑之也行其野而見木有蔽芾者乃其樗焉是雖以不材為人所呼嘑而其蔽芾之狀高出垣外實托根垣內固未嘗不亨以畜之矣彼人以昏姻之故造門而言就爾居將冀其畜之也卒之亦徒怨於爾不我畜以聽其復我邦家而已此當行其野之時能無感於蔽芾其樗之猶有瘠以畜哉昏姻為二姓合好之通稱故訓舊謂其自矜以髻總角時已先訂耳言就爾居及下章言就爾宿之言以其人貧甚將待活於前守而未得娶之女家乃驀然至其女家言之也其言曰就爾居就爾宿作為無賴亦情理所不居但

此事不托於癡顛失常又何緣得啟口乎至其敢為是言之意亦自倚昏姻之故於義無可咬更當有不得已而即以為贅壻以乞之者夫孰知其大謬不然哉蓋其女之家以欲富故早有不思舊姻求我新特之二心是以不畜之而復之也復我邦家復我謂胥我使歸不當作自反說邦家二字分兩層將復之於家而必先復之於邦者邦有都邑都邑有官此丁許其言就爾居言就爾宿之亟輒即得乞假威令乘是而毀昏姻之故使其後更無可藉口以來僞也此目所以復之者謀而後行故下章言思復思謀也雖然謀之能必行乎曰必行蓋新特以富聞彼不思舊姻而求之者利其富則邦之長更以賄賂入亦可遂其骫法營私之判決也富之所通何所不至哉民風夫治若此宣王不得謝其責矣故序曰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

管見前章稱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者感於已之不如樗而見遂也故此章再稱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焉言采其蓫及後言采其蓄皆設言以見意非真采之也所謂蓫者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遂即蓄字今之羊蹄也按羊蹄屬水草與上野字不合又蓫即蓄之說亦出臆斷奉為確據者未免迂矣竊意蓫从遂本草有王不留行多生麥田中高一二尺其性走而不住釋者謂其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然則遂非他也盖本王不留行之以一字名者後人久而失考耳彼人以迫於復我邦家而行其野其走而不得住以意言之固於采其遂為適合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言歸使人以言勸之歸也言之而不歸則思復之復即前復我邦家之復與遂名異而實則同思以定謀盖出於不思舊姻之女家而其所求之新特亦與焉者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管見陸氏璣曰葍亦名當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攷本草萊類不著此葍蓄兩名未密所出按唐韻古音葍讀方黑切音匐據此當與葍同即蘿蔔也別名萊菔萊字又作來菔音正同復故行其野者以被逐言之則與采其遂之意適合以被逐而來復言之則又與采其葍之意適合矣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我為代人之詞非自指也特為獨名女寡曰特見鄘風男鰥亦曰特見本篇新特謂新喪耦而欲再娶者彼有女之家胡為不思舊姻而反求我新特乎以其富耳故終之曰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成亦二姓合好之謂與昏姻義通觀召南鵲巢稱百兩成之可見以富之以訓因至下言以異則所謂能左右之曰以耳異分也諺語稱

析散者是已與上成宇反對以為居今之時昏姻之成苟不因其高成之則有富者出而相鬭欲其不成而異也亦祇聽其左右之而至於異矣豈嘗有一不異而見昏姻之成者與蓋世有富者可以富易民之心使之出於不思舊姻而求新特即可以富假官之勢使之遂其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柰之何哉柰之何哉按論語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誠與成宇義迥別當是句法偶同非引詩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考成也○孔氏穎達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呂氏祖謙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集傳 秩秩有序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

管見 秩秩斯干指水之出於南山者言秩秩脈絡分明之意斯析之離也水灌輸其中而旁之而派自別是謂斯干幽幽即對下竹苞松茂說苞叢生也其意以為秩秩斯干人見為水而已而豈無其源哉溯其源則幽幽之南山也南山何以幽幽以其木盛耳為舉其大端竹之苞松之茂者非乎以是托於南山蓋亦有其本焉今者因秩秩斯干而計及於幽幽南山即因幽幽南山而計及於竹苞松茂彼水之有源一如此木之有本固不必分類觀之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由篤於本源之思乃重念其支分派別之屬在兄弟者也式訓敬書武成式商容閭疏云式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好愛而不悍也兄弟之間以愛相好又以敬行其愛則所謂式相好也無不有之稱即主無兄弟說相猶言相似耳凡人而無兄弟躬其求兄弟之情必切也有兄弟而式相好其用情之切以視無兄弟而求兄弟者適相猶焉此其期於式相好之不衷言之懟至蓋無以加矣按此篇特以感懷兄弟發端則知宣王之少室非自謀其身乃書充道以善處其弟也攷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乃得脫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乃共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二十二年封其弟友于鄭鄭世家云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由此推之宣王無同母弟獨有庶弟友耳厲王居彘共和行政中間歷十四年友為厲王少子則友之生生於彘也及宣王二十二年而後受封知宣王初立其自彘歸友於鎬者自雒兄弟兩人

皆生而遺難處之深宮殆顧注無少失矣後及既長嘗畜乃更營室授之故第三章有君子攸芋一句特絕挈娶妻生子之概其後六章又即因之以次指其事而暢發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管見 似肖也似續即儀禮稱象賢繼世之義言似續而先妣於祖者以先王之於庶弟不以其母賤而二妣之故有似續妣祖之詞使庶弟入廟展恍亟不上慚於妣蓋可不上慚於祖也築室百堵築主室之基言凡作室規模既定必先依式掘地如溝狀築之令極堅然後構造興焉此所借以久而勿壞也故作室特稱築室有四周皆待築百堵借明所築之丈數耳蓋為牆者以一丈為板就一板累而高之則為堵是堵之橫長仍一丈

也以堵數作丈數而稱百堵則謂室之四周合而計之其所築約百丈云西南其户明築室在王宮之左也王宮之左屬東宗廟在焉則此室當在宗廟之後矣西其户者内嚮王宮旁門也南其户者前直宗廟正門也自王宮入宮左之室先自旁門入然後轉入其正門以是言西南其户耳爰居爰處頂上築室百堵來見其方而宏潤足以設庶弟之似續妣祖者使長安其居處也爰笑爰語頂上西南其户來見其往來便利足以親庶弟之似續妣祖者使數同其笑語也居處起後君子攸芋君子攸躋君子攸寧三句笑語簾前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二句四爰字皆作急字看猶俗云趕緊爾廼求室成而卜還期是謂爰居爰處旋擬户通而叙樂事是謂爰笑爰語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

管見 約束也。作室者。築基既定。將立梁柱之屬。必先用架木以繩束之。作數層。如樓觀狀。此所謂約之閣閣耳。又凡梁柱之屬相以榫卯者。必擊之而後入。故言椓。椓為擊義。以大木槌為之。槌俗稱榔槌。按榔當作囊。象形也。橐橐一椓則其稱椓之橐橐者。矺以此自是依先所築處甃塼壘壁以為墉。至脊更施桷覆以瓦。而棟宇成。墉却風。棟宇避雨。是不既為風雨攸除乎。且其棟宇間及墉間工皆密緻堅實。鳥不得穿以為巢。鼠不得穿以為穴。是不又為鳥鼠攸去乎。去字當讀上聲。與下君子攸芋叶。芋音羽。即菜類所目為土芝蹲鴟者是。續博物志云。芋以十二子為衛。應月之數。則知此言君子攸芋者。謂其居處此室。上既似續妣祖。下即生育男女。其狀將如芋之魁宅其中。而有衆子以擁列其旁也。君于作宣王指其庶弟友言。下二章同。蓋君者君人者也。子者子人者也。自天子及諸侯卿大夫皆得稱之。友為宣王庶弟。下於王而得冠於諸侯卿大夫。則不待受封於鄭而王之稱之。從其通稱諸侯卿大夫者。固亦親之。欲其貴之意。與攸與由通。說文。攸。水行也。韻會。由。因也。爾雅釋詁。由。自也。取孟子水由地中行句。摹其境象。則攸與由之通得矣。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管見 自此至終篇。其詞皆為宣王叙其庶弟友之新昏耳。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注。主人。壻也。升自西階。道婦入也。疏云。賓客常從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道婦入也。按此章稱君子攸躋者。即指此夫君子以新昏躋階道婦入。其與事得不退避者。率趨足注目以觀之。故曰如跂斯

翼。如矢斯棘。業顛跂與蚑同。蟲行也。字从攴。音撲。說文。攴。小擊也。然則蟲以足行。必其長股能擊。乃稱跂也。凡蟲之長股者。大抵有翼。股作則翼必隨之俱作。故以人而翹足如跂。亦兼見其肩之竦起而為翼焉。是稱斯翼。斯即也。院頰之意。下三斯字並同。如矢。謂目光之所射也。注目者多。而其先之所射。遠叢集於一處。則又以為斯棘云。蓋棘多針刺。可以象矢之叢集。則可以象目光之叢集也。其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者。則屬君子所道入之婦言。革同虞書鳥獸希革之革。謂毛羽改更耳。但鳥以漸革。無一旦而革者。若婦當親迎時。其衣服之敝體猝然易。皆以為新。則又不同於鳥革之常矣。此所為別之以斯革。與鳥革狀所衣之鮮好。翬飛再狀所衣之斑爛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其一為褘衣。注。褘同翬。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者曰翬。王后之服。刻繒以為形。而彩畫之。綴其衣以為文章。按此則翬飛正當貼褘衣說。在王家之昏禮。其所納之婦始皆

得以后服為求嫁之服者翬之在衣作飛勢非真能飛以婦衣之及寢門而從君子之號以入其時暫不一離則以是驚為翬之斯飛也固宜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管見說文庭宮中也殖殖當蒙貨殖之殖借義謂女之嫁具百物皆備當其充塞宮中竟如市之列肆各主於貨殖者然也楹柱名覺為以言喻人之義於柱間求之殆與今之對聯同以昏時用此特取紅色其所作儷語並與納婦闕合此雖目不識丁者亦一望而知也可不謂有覺乎至所稱噲噲其正噦噦其冥語新昏褻事甚悉度聖賢亦必出此而不免為道學所諱究之古人行質直而文雅馴固無事不可對人言者今按噲為覺噲

小飲也以口頰作小飲之狀是稱噲噲其正之正音征射的也所以受矢噦噦見前庭燎之鸞聲鸞有口而懍核不得吐與人有不可忍而藏口出聲者適肖冥蕪地與時說其室窈冥其夜沉冥皆冥也君子攸寧寧者不以故驚擾之耳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集說陸氏德明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

管見莞簟皆藉以寢者莞屬於蒲宜寒涼時簟多用竹宜煖熱時下上乃去彼設此之詞作相重看者非是乃安斯寢乃汝稱安者習久之意斯此也指其室言下莞上簟其義與言裘葛更者等知其安斯寢也自此之新

寢至此時已變移可以問生子之兆矣故繼之曰乃乃興乃占我夢三乃字並同上作汝稱即我字亦非自指特代所為汝者稱我也蓋宣王之於庶弟從公稱之尊美者曰君子若自其私稱之而不文則曰乃至於私之至而其稱聯為一體並可直曰我矣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思也係也屬也以夢中所見之物一一思之而覺其係某屬某其言在虛實之間乃於夢為肖本草獸類云熊羆一類如豕色黑者熊大而色黃者羆也俗呼熊為豬熊羆為人熊馬熊各因形似以為別耳又集傳謂虺為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據本草所辨此則蝮也虺另為一種形短小與地同色俗呼土虺者是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管見周禮大卜之屬有占夢與龜人卜人簭人皆以中士掌之則占夢亦以人稱可也其長稱大其屬稱人統稱大人而知大為大卜人為占夢之人者據下占之二字點醒耳熊之大者為羆羆亦熊也本草釋名曰熊者雄也雄於物為壯則於人為男又丈夫出聲者亦謂之雄如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亦差足證矣然則熊羆為男子之祥繼以有合於雄之義而占者主之虺亦蛇類但短小耳蛇宿則蟠旋行則紆旅物無柔於此者女屬陰陰主柔此為有合又詩中於女子稱之子見周南桃夭及召南鵲巢篇然則虺蛇為女子之祥又繼以有合於柔之義而占者主之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集傳半圭曰章皇大聲也

管見乃生男子乃亦汝稱下章同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載並訓始子初生皆以寢為主故就寢言寢無不在牀者稱載則創設之其意固兼為食子之母計也禮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則國君以上可知又云三月之求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注貴人大夫以上也父為貴人將見其子皆特為衣服以致潔豈無所以衣其子乎其衣之獨舉裳者以先時亦有上服之衣至是始加以下服之裳故爾必服之上下具殆欲於男子微見其體備成人之意與弄戲也爾雅釋言玩也疏謂玩好也字从王王古玉字从廾廾本作𠬞音拱揀手也禮器圖云圭長方上銳璋半於圭按考工記玉人云璋邸射注頭剡出者射也其身邸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由此言之璋之邸為身身承頭之剡出則其博當倍於射凡圭博三寸璋之邸亦宜博三寸也但其長居璋之半則亦只當圭之半耳至於其射四寸冠於身而為頭之剡出則當殺於身之博也是可知圭首銳上雖與下方不同而皆博三寸璋則下邸之博得圭之三寸其上射一寸有半特分圭博之三寸而有其半與夫璋之邸長半於圭璋之射博半於圭主此二義乃古禮器所為半圭曰璋者與弄璋非禮器也有邸射而小以組貫之絡兒項垂胸臆間不過盈手一握可便其摩挈而已其弄之以此者玫玉之有璋其用非一在春官六器中王禮南方色尚赤蓋取黼火文明品物成章之象故名璋而字从章耳他如享幣及裸瓚之円璋但邸射合度而色不必赤亦以璋名大概皆蒙禮南方之璋而以文明為義也文明為男子之盛德故生男子者崇三月之末既得載衣之裳即從載弄之璋有如此按此兩載字與上一載字雖並訓始但上一載字衡為一時

其時在生之三日此兩載字同為一時其時在生之三月之末也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賈誼新書王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子生未能言故於其泣驗之喤喤集傳訓大是巳諧之周頌有瞽稱喤喤厥聲執競再稱鐘鼓喤喤其為大自可想見若以律求之殆非黃鐘大呂不足以言中也芾為蔽膝天子朱諸侯赤辨似甚嚴謂朱為純朱赤為黃朱可舉其大色以通稱朱芾者非是觀下斯皇二字何等鄭重分明也盖斯者分也即作別字看朱芾之皇實有別於赤芾之亦皇者以特見其皇是謂斯皇室家乃夫婦匹處之通稱天子為王加君字曰君王亦猶皇王帝王云爾總之只指王言也室家君王明其室亦王室家亦王家有不可以二視者如友為宣王庶弟至既昏而有室家則此字哀卷內托肺腑之依外基城翰之輔固比合於天子之君天下而為王者以成此室家也其親貴豈有敵哉以故於其所生之子屬男皆特假朱芾斯皇者以表異之諸侯總不得同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管見載寢之地此一載字當子生三日之時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此兩載字當子生三月之末之時與前章同地謂置牀之地內則云三日共子有食母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此非所謂地乎男子之寢亦有地則知女子之寢必有牀牀地分衆互文也且女子主於居內其為室以處之較之男子凡宜得地故於其寢特以地言裼為裼褻之裼不讀去聲禮記言裼以見美盡飾表衣也不略於衣則其必詳於中守銳如子以不褻體為最重其借以示意宜如此至於瓦亦言

弁度其質當與瑋俱用玉者瓦謂盾瓦非屋瓦也楊氏
鞞曰盾或謂之干陳氏道祥曰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
言之舞者或以配戚或以配戈也按盾狀長方上鋭極
似圭但大小異耳干扞也盾避也所以扞蔽其身使隱
蔽也於女子衣裼之初有玉如圭而背隆起作盾之瓦
狀者亦貫組絡兒項而垂之當裼前手可摩挲處為之
弄具則又儼然以保身遠侮之訓使女子早秉承於三
月之末矣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無非聽
從姆教不敢以為非也姆為女師女師為女所效法則
有儀凡作式以土曰型以木曰模以金曰範以人曰儀
也女子之於姆教其聽從者出於婉娩則奉女師之儀
而不自為儀是謂無儀議詳於辨說也內則稱姆教者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此皆曰所
觀執姆教女師而已無所用議也王其觀於祭祀納酒
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則行事有時目不得習姆雖一
一教之女猶必待王再王三以議之矣所謂唯酒食是
議者指此父母須預前章室家說人初昏而有室家及
其生子則得以父母稱也詒罹之罹作累字看無父母
詒罹亦帶收前章男子不專屬本章女子言莊子外篇
華封人祝堯多男子堯辭曰多男子多懼以此推之男
子雖不多亦不免於懼矣生男子而不免於懼況其生
女子哉雖然華封人亦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何懼之有按男子有職女子亦有職室家君
王其男子之朱芾斯皇者行將任以公侯之職矣至女
子亦以室家君王之故適諸侯為夫人此其職也雖不
獲加男子之不遠父母而其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早
承信其為夫人而不失職也生男子若彼生女子又若
此為之父母者固泰然樂亦男女之歡不復怵然懼存
男女之累以是
為無詒罹云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
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
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
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管見】羣从羊羊性悅羣則知羣主羊之簇聚言非羊而
稱羣者借名也爾雅注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犉七尺
又正字通謂義取醇色兩說合而犉字之意乃完按此
章羊曰三百為羣牛曰九十其犉蓋舉每歲祀典用牲
之正額也故有事於考考以核實其發端用兩誰謂字
者正以明其核之而得實耳爾羊來思爾指牧人前後
爾字同來思猶言思來此文法倒裝也以下凡稱來思
亦同蓋因來者必意動而後身與足隨之故於羊牛之
來並牧之來皆曰來思其角濈濈謂其羊盡騤羊也羊
騤則角自斂縮而小合三百為羣者統觀之其精氣之
運於角一望皆如水之不涌起而安平也以是稱濈濈
與其耳溼溼此言牛之養既成必以手揩其耳而柔濡
乃為充碩之極量也蓋此九十其犉者與羊並供祭祭
義稱毛牛尚耳鄭注以耳毛為上也郊特牲云毛血告
幽全之物也注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
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按毛取諸耳血亦當取諸
耳也耳不溼溼其足藉以告幽全乎哉再周禮言羊人
掌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郊特牲亦言用牲於庭升首于
室首也者直也注謂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
坐相直也據此則考牧者於羊獨言角於牛獨言耳始
又以角與耳皆在首即為祭時
之登首升首而專屬之意云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集說〕孔氏穎達曰蓑惟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

〔管見〕玉篇阿水岸當從之降阿亦為飲也但降阿而飲者為流水與池之瀦水不同耳按二句並指飲言於羊飲牛之食時不為缺乎非也羊牛齕草阿之間池之側皆草所叢生處曰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則未降求飲時食時矣羊牛由食既而飲由飲訖而寢由寢罷而訛其在牧地之順其性大概已盡於此集韻訛通作吪王風兔爰篇言尚寐無吪吪口呵也寢而既覺之狀舊注訓動似太渾爾牧之牧指牧人之徒役於牧人者說下章同爾牧來思在此章言其徒之以牧為事而晨出於牧也特自牧地言之則見其為來以出而來故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二句皆於出時切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此於牧之晨出而總計其牛之與俱出者有如此維繫之別名周禮牧人云凡祭祀供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又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繫養所謂維也物與物色之物同義如春官肆師之職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展閱也牢以繫牲職人謂充人及監門頒之使養其牲也又小宗伯之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大祭祀省牲注省視也充人繫牲小宗伯省之展閱省視則皆所謂物矣夫以牛為牲而必維之物之彼牧人之有牛豈以足充九十其犉之數而遂為牲具乎九十正額也其外必爾倍於正額故將用十犉則欲得三十犉使維之因而物之三十維物是每歲之牲為九十其犉正須二百有七十犉而後為牲具也於牧之晨出而總計其牛之與併此皆遂從而信之曰爾牲則具言具則既無缺數言則具則並不需時也而牛為極盛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集傳〕麤曰薪細曰蒸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羊有疾輒相染故曰羣疾○王氏安石曰不騫不崩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朱氏善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管見〕此章爾牧來思言其徒之以牧為事而晨出於牧者至是夕歸自牧也以歸而來故以薪以蒸以雌以雄二句皆於歸時切四以字謂憑其何與負之力取諸原而致於家也雌雄主禽言則已不必並及獸蓋久於牧者習為性如鳩鷹鵲雉之屬因將有以追捕而得之或烹食或飼養也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此於牧之夕歸而總計其羊之與俱歸者有如此矜矜肖其壯趾尚往而有滿態兢兢肖其銳首爭先而有競情也在集傳總訓堅強於大意亦自該括又集傳謂騫為虧虧與損一義故閔子字騫而名損羊善耗敗如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殆亦以其通會騫崩耳茲皆不然夫豈不足於共哉再按牛言九十其犉又言三十維物明九十者三也至羊牲之正額三百為羣若蒙牛之三十維物證之則所謂矜矜兢兢不騫不崩者其羣固九百也當其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卓知有時執以為牲牛具羊無不具有無事於買人之買牲以共者而羊亦為極盛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

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管見〕牧人官名屬司徒下士為之前二章單稱牧者則其徒之役於牧人者也於牧人特以夢言其意謂何按校人掌牧馬必祭馬祖之神豈牛羊獨無神以主之乎有神則有祈禱有祈禱而求神之來告是當憑於夢也至其言牧人之夢一則曰衆維魚矣再則曰旐維旟矣以大卜三夢之灋及占夢所稱六夢者推之於致夢思夢為近注致夢出於心思有所因而致思夢平時所思而夢據此則可以識牧人之夢之端矣蓋牧人掌牛羊而欲其阜蕃非豐年則芻豆無所出非室家溱溱則生產將缺於供此其所不能去諸懷者至於積思成夢亦平時思年之豐不免轉思於年之和必豐則有以致衆維魚之夢也衆謂人之交集維魚之維亦訓繫言衆之以罟罹執魚而使不得縱有如繫然故曰維衆維魚者其魚必饒凡饒魚之歲俗以為滂徵是固年未必豐之大較也以牧人而見於夢苟非思年豐而尤轉思於未必豐亦何因得發此哉且平時思室家之溱溱尤不免轉思於室家之未必溱溱則又有以致旐維旟之夢也禮軍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元武為旐建後軍其帥在馬師為卒之統攝有繫之義故亦以維稱明其有以繫前軍之朱雀為旟者而使之合耳夫旐旟本兩物及合之為旐維旟則時際行軍亦從事於征戰是既室家未必溱溱之大較也以牧人而見於夢若非思室家溱溱而尤轉思於未必溱溱又何因得數此哉然自大人占之則甚幸其思之足以致此夢也大抵占夢者以實為虛以虛為實贊罰形而取其意耳有如衆維魚矣其形於夢中見之雖實而仍虛也豈待執以為滂徵乎非滂徵則穫徵也於是而取徵維魚之意以決所從之各給其求其實維豐年無疑者貴維猶不實係係與繫音義同且如旐維旟矣亦為夢中實而仍虛之形以意取之下得正作行事以從事於征戰觀則可借作比民而成

於為都邑觀也以為室家溱溱又何疑焉溱有至義同孫从水盖取其如水之游至爾按室家溱溱但與上豐年對於豐年用實維字則知室家溱溱雖不用實維字在讀者當通觀之又按大人之占非為牧人諜特欲然以告王也占夢云季冬聘王夢祐吉夢於王王拜受之此詔聘問王夢而獻其兆於王以明天之祐也自此而推則雖夢不在王但有關於王之國事如牧人之夢希在大人必問之即用占之以獻其兆於王矣故宣王考牧牛羊而外其於牧人之夢大人之占亦得言之鑿鑿有如此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集傳〕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

〔管見〕山川者地之節也南山控制鎬京故以節稱其著節字之意蓋欲並見師尹之比於南山其赫赫者且能使幽王失其勢也下章同維石巖巖維為絡義嚴巖山絡石而嶔崎之貌也民具爾瞻謂民皆道路以目不言而怒之耳憂心如惔此家父自謂之詞惔从心心體屬火火上而炎則本心之病狀故於憂者曰如惔不敢戲談又重明其所憂者事關國計必須正言直詞不避怨而作誦也他如隱諷微識與戲談無以異其敢以國戲乎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既對國之先時言先如厲王奔彘國幾斬矣賴宣王中興以延之及茲而用尹氏共周之有國始而厲王末斬者既而幽王則卒斬矣何以言之凡君行則有守守曰監國昔厲王之奔彘有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如君行而有守以監國也其不至卒斬者正以此乃厲王猶能用周公召公而幽王獨

用尹氏尹氏能為周公召公之監國乎用尹氏是用不監也國之卒斬可早決矣有國者其何以出此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集傳 薦荐通重也瘥病宏大懲創也

管見 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南山有草木禽獸及寶藏之屬此其實矣猗音阿訝其多之詞上章維石巖巖既喻師尹之勢位崇隆其赫赫如彼本章有實其猗又喻師尹之貨賄充溢其赫赫如此也不平謂何言師尹之不可去猶南山之不可平王實為之民之具瞻者謂之何哉天方薦瘥喪亂宏多天之病民莫甚於飢饉飢饉薦臻即所謂薦瘥也因飢饉而死亡相踵是為喪因死亡而盜賊繁興是為亂喪亂二字不平惟喪乃亂故亂稱喪亂宏多言亂事說宏謂亂之地廣多謂亂之終衆叛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其言云何亦難前叛襲厲王之衆而共謀之以此為無嘉耳憯傷也猶稱可為痛哭流涕之意懲者戒已往之禍嗟者憂方來之禍也如厲王以國人之叛襲出奔彘此宜懲也而王莫之懲遂以不悛而用尹氏迄茲民言無嘉知國人之叛襲又將作也夫可嗟矣而王莫之懲者亦莫之嗟此豈不可為痛哭流涕也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集傳 氐本均平毗輔弔愍師衆也

管見 氐與柢同尹氏大師周之氐係焉係亦維之義故曰維其言氐者對首章軌字生此周之氐固而國乃不卒斬也何以維周之氐為其秉國之均者以大師而兼大司徒耳攷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地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斯乃所謂秉國之均也四方是維此維字作思維之維看如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四方無不在其經畫中此為維也因之復辨其邦國都鄙制其畿疆而封溝之則是天子正位王國而四方環列以為之輔故言天子是毗毗从田从比田之相比雖有分界而阡陌聯屬初不成為離析也毗之為輔殆取此意與其又稱俾民不迷者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夫孰有至於迷者哉若夫凶災時至大司徒更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凡以懼萬民之為我師者於此不為之聚則旋見其空也乃今者天方薦瘥喪亂宏多其民不見弔於昊天矣而在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其平時不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且勿具論也際茲不弔昊天以薦瘥而降喪亂是實國有大荒而仍不欲一舉荒政以聚萬民則豈不使我師靡有孑遺而空之耶國以民為本空我師則周之氐絕欲期國不卒斬難矣以是還問之王宜與不宜無不立辨者其能為尹氏強解也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集傳]瑣瑣小貌膴厚也

[管見]弗躬不視之如一身也弗親不視之如一家也以是處庶民而庶民將弗信矣弗信者離心離德之謂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君子與下小人對稱指賢能之人說非謂王也賢而備咨訪為問能而任職守為仕罔與網同釋文取獸曰罔今文加糸旁勿禁詞言王有君子而弗問弗仕獨聽尹氏之進用小人小人與君子不兩立必謀以罔盡之君子固躬親庶民以結其信者也有謀罔君子者而王不禁則君子之類滅矣國何以立乎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猶俗云様兒耳夷陵替已喪亡未遂至此而大局早定是謂式夷式已也蓋一觀於庶民弗信而昭然若揭矣豈不殆哉於斯時也惟是君子體國各有岌岌不能終日之意若小人之無良漠不關心固無有見以為殆者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此於小人中特舉尹氏所尤私暱者以告王欲王之痛加擯斥以全君子也攷儀禮疏曰男以昏時往女因以來為昏姻則知昏姻成其女之親屬通稱姻矣此特別之為姻亞亞次也蓋指尹氏之內寵皆有父兄子弟攀援而來者言之膴本肉名禮註大臠也說文無骨腊也有肥美之意仕曰膴仕殆謂好官之多得錢者尹氏大師前章言其秉國之均是兼大司徒矣此復著其姻亞之皆膴仕則又必以大師兼大宰也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而尹氏皆專之故既使王之於君子弗問弗仕其心猶欲因而罔君子也至於所私暱之小人雖屬瑣瑣姻亞亦皆能以膴仕歸之矣嗟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彼膺膴仕者豈復一念庶民乎況乎不念王之庶民亦即於王之國漠不關心

也王苟度其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在尹氏之瑣瑣姻亞則無以尹氏故而穩其膴仕矣蓋膴仕之小人不去則弗問弗仕之君子無所容有終罹於罔而俱盡亦自是夷則竟夷已則竟已雖與憂其危哉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集傳]鞫窮戾乖屆至也

[管見]傭今僱役於人而受直也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代天工則天之傭也至幽王時而天之意如不欲其代之然是為昊天不傭矣不惠亦承不傭說在舜典稱亮采惠疇傳云亮明采事惠順疇類也言明亮庶事以順成庶類也昊天不傭則事理亂而物性亦違不又見為昊天不惠也哉鞫訩大戾並歸尹氏以惡稱也爾雅釋言訩訟也此義得之以訩字从言从凶耳曰鞫訩蓋窮奇之別名鞫窮一義奇同奇衰之奇訓詭窮奇猶云至詭也其用必徵於言之不祥而為鞫訩矣皆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其人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此非鞫訩而何又大戾者亦檮杌之別名也正韻檮音稠刪木也杜注春秋傳檮杌之檮音亦從之集韻杌木短出貌凡人負質不和柔者稱木強強亦戾也至此於檮杌之刪木而短則人力終莫能屈而獨成為大戾矣昔顓項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其人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此非大戾而何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闋空也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殆謂室之中霤所在開其上以納明者耳室有闋以納明他如窔竈之宅火亦有闋以洩氣也於民心言闋意義取諸洩氣云夷與前章夷字雖皆為平義而各有所指

彼以平見王國之陵替此以平見君子之徒之同謀戕也違者拂逆之謂蓋昊天降此鞫訩大戾之尹氏亦使君子弗問弗仕而尤欲罔之民心之惡怒甚矣心之懸怒為天火之氣必以闕洩故今月者君子如得腹罔之忿身去而有所居焉則俾民之惡怒稍抒而其心為有闕矣猶不至違之以重其惡怒也然君子能得此於鞫訩大戾之尹氏哉其勢必將罔君子而誅滅之以歸於悳也君子如其至是是則於民之惡怒所蓄不俾其心有闕而惟是拂逆以違之已耳夫惡怒之心亂心也其可以終違乎尹氏不顧王當怵然念之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集傳]酒病曰酲。卒終也。

[管見]前言不弔昊天。承二章天方薦瘥喪亂宏多說此言不弔昊天。籠下文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說亂稱喪亂者。以亂始於喪故兼喪言之亂之既興則含喪而單言亂可矣亂生於天月亦生於天故借其象而稱式此式字又如俗云照樣兒耳月有生亦有死其生自朔而弦而望則增盛其死自望而弦而晦則退滅今亂之靡有定者惟是式月斯生而不式月彼死則其薦瘥之由喪以致亂宏者益宏多者益多其勢將何底極哉以是而傷不弔於昊天其不弔為尤甚矣於斯時也以王用尹氏而猶俾民不寧焉故家父念之有不禁憂心如酲者不寧猶對章末勞百姓看蓋有大興作以起徒役也如是則直為亂民招羣聚侶激以難堪之困憊而遣大亂矣在憂心者念民之不寧不敢舉首對之正明目而視之夫安得不如酲耶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然王之用尹氏大師而兼人司徒者既並兼犬宰以納小人而盡去君子矣而其於人司空亦並兼之遂以勞百姓而俾民不寧也凡國之勞百姓其興事任力大司空掌之而君受其成是為秉國成矣政主也與左傳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同所主為何主於作也次司空不敢專成亦不敢擅作當其作也夫非秉國成者自為政以主之哉秉國成而不自為政則大司空將為政而擅作矣如今之尹氏大師兼大司徒並兼大宰又並兼大司空者值茲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之時其百姓萬不可勞而卒勞之以俾民不寧若此是豈無有秉國成者乎而奈何不自為政也此不得不為王咎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管見]四牡只作良馬看。馬以牡為壯故稱牡。又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以四計。故牡稱四牡而後為良也。項。馬頸。領者。牽率之義。四牡項領。謂夫駕以服騑驂而行者。有笄旁膺於項以領之耳。凡人之履以視為先。易中履卦之言視履。正以此。彼四牡之項領旁偏不令其得以目視。於是行物以蒙其目而瞻靡焉。故其行蹙蹙。惟於一碾磨所現之地周環繞匝而已。此外欲有所以遂足之能騁。固靡有是所也。我家父自我之詞。對人言不對彼四牡言。其意以為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有靡其瞻而致蹙蹙靡所騁者。度惟瞽而無目之人似之。我固雙眸炯炯四方在望能瞻也。非瞽而無目也。而亦比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直廢其瞻以成蹙蹙靡所騁焉。其將何以自處哉。按此為家父獨居憂亂坐立不得安每有身無靡其行次且之狀。而又義不可去末由遠適以避患全身故其詞如此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集傳]茂盛。相視也。懌悅也。

管見方茂爾惡惡疾很也茂與盛怒之盛同義相爾矛矣謂相爾於茂爾惡之時其狀有如矛耳矛以鉤致人之命茂爾惡者其惡之加諸人若有顧得而甘心之遠則直見以為矛也可既夷既懌夷字對上茂字看茂盛也自盛而衰其意亦為平故與前式夷如夷同用夷字懌與惡相反此則惡之全釋也如相醻矣醻同酬報也就物之贈答言若國風木瓜篇必先有投而後有報則知此取報義而曰如相醻者正欲著其先之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非欲鉤致人之命獨欲鉤致人之賂耳賂入而既夷既懌當亦即如投則必報而有所以用其醻者所醻為何若前四章所稱膴仕是已由家父言此而尹氏所由負南山維石巖巖之勢以成有猗其實之積者其作為之情狀蓋如繪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管見此言不平謂不平其亂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則是亂宜平而不平也於時猶有俾民不寧者焉王籍民以立可知民不寧而我王亦不寧矣為今之計但使昊天悔不平之禍頓使所降之鞠訩大戾如尹氏者自是能懲其心而無或覆怨其正焉則我王之不寧猶可致於安也乃茲取尹氏言之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其心之情權驩貨曾不自懲以易其非此固情其大戾之性而難回也至於其人為君子而正者尹氏則仇讎視之如有怨而未報然於是必謀覆之不至周君子以至於夷而不止此又復逞其鞠訩之性以肆毒也尹氏若此彼昊天之不平惡乎已而我王之不寧安所托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集傳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陳氏曰尹氏厲威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家父未必是一人也

管見字典云怨謗亦曰誦左傳襄四年臧紇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又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亦怨辭也此言家父作誦正謂作怨詞以明怨其正之尹氏耳故曰以究王訩王訩又鞠訩之別名王尊無二上勢自此窮也亦鞠之義但用字不同而已究極之也王訩之為鞠訩是窮其訩以至於極者其覆怨亦誠可畏惟家父迫於憂心如惔不敢戲談乃直作誦以發其訩之至極者而極之固挺然出其身以為尹氏覆怨之歸也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此所謂式言所作之誦揭其罪以宣於朝亦如懸法象魏之為式云爾訛與王風尚寐無吪之吪同覺也寐而覺有化之意故集傳訓化爾爾尹氏也尹氏之不懲其心實為大戾家父

作誦正為尹氏立一懲之式也亦庶幾其大戾之執迷不悟者得因是而或訛耳訛則其心有覺固當知日前之任其大戾以卒勞百姓者先宜急諫轉而畜萬邦矣萬邦即百姓所在畜雖養義此特指息其勞以為養言蓋當日之患莫甚於亂靡有定式月斯生猶復卒勞百姓以俾之不寧也勞則民不寧畜則民寧以畜與勞作反對字看乃見所云畜萬邦者其言緊切於救亂實得下手所務先云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集傳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尊說曹氏粹中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陰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呂氏祖謙曰凡講說為幻以罔上惑衆論皆謂之訛言

管見 經以三月穀雨為斷霜之候至四月純陽為正陽霜不已且繁是由王寵褒姒陰道勝國之刑殺多邪故喜穀傷天耶我心憂傷我所序所稱大夫者自指之詞屬中我字並同其心之憂傷則重以為民也故下云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夫訛言之罔上惑衆周禮有禁暴氏掌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故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也幽王之時布訛言興而懲之民之無辜被逮者至衆不得自其命皆送之訛言中以是為亦孔之將云將為送義孔之將言好送也凡人於其甚者多稱好又於其好者必作圈圈成為孔則可以孔之形見好之意矣念我獨兮憂心京京獨無子之名是惟子然一身已也而其憂心之在民則不可勝數故曰京京凡民既億兆稱億十萬也十億曰兆則百萬矣至於十兆曰京此以千萬計者又不獨曰京而曰京京則猶稱千千萬萬云爾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小心於何見之言者心之聲也如六章所稱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其心之小可知然即繼之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則大夫之以言遘患亦與彼民之訛言者同即於幽囚死喪也此所為竊自哀其癙憂以痒耳按癙為鼠病則以痒為羊病亦可鼠病不出穴幽囚莫解之象羊病善敗群死喪相繼之象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管見 瘉雖訓病然謂父母生我而使之然則指其天性之所稟不能調劑以順時保身者為病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父母之生我非其時而其俾我瘉者適以見病我其生之實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此正所傳我瘉之實也好莠二字當讀斷皆借作善惡替字指人說按莠害穀為惡而穀有好名如大田稱既堅既好生民稱實堅實好其証已好為善故與莠對稱為善惡替字也然喻人之善惡而特取諸此者何以當時善惡混淆如穀之好而害於莠然此即憂心所由積也憂心積而癡作必求所以解之由是於人之好者必言之自口以明其為好而後憂心為之一愈焉於人之莠者亦必言之自口以明其為莠而後憂心又為之一愈焉愈者病差之名愈愈猶云稍稍此言自口之得以圖爽快已爾不必其言之有益而惟其口之得伸夫非其天性之所稟因有是病必不能善為調劑以順時保身乎所謂俾我瘉者如是故亦自度其居今之時遭今之人之難以告無罪也乃即不諱病而自於人曰是以有侮有侮如俗稱得罪人之謂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集傳 辜罪并俱也

管見 周禮疏無兄弟曰惸以此解末章惸獨之惸為正義此言憂心惸惸字疊用則其借義也須承前有侮說蓋其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者有仵於今之人遂以成孤立無與之勢故先之憂心愈愈未使仵我者遂意後之憂心惸惸乃使念我獨者益危也夫今之人豈可侮哉有侮則為所侮者皆屬仇仇方其謀為虺蜴以擇其毒矣故當憂心惸惸即亦念我無祿則竊自度死期之將至也凡人以食生食即為祿無祿則食盡非死而何曲禮稱士死曰不祿其義當與此同又按此章念我無祿係大夫自指末章民今之無祿係大夫指民無祿即

不祿也大夫與民皆得通稱然則不獨屬之士矣民之無辜以下因自念而念民也幷其臣僕其字指于亍之幷爲王之臣僕則非實造訛言之亂民比也以昜足白其無辜已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人斯猶言斯人當作倒裴字看民生於三而君食之則臣僕皆從人主受祿也民今之無祿其將于何從祿也哉早夜自維獨鶩心於禍至之難測而惶怖以卜之耳故有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之情焉按烏一名老鴉其向人家啼者俗皆以爲不祥也誰某稱當時以訛言成大獄濫及無辜故民瞻烏之爰止遂止于誰之屋不必更聞其聲而凶已甚不必遂及吾廬而害孔偪有如此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集傳]中林林中也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管見]侯薪侯蒸侯本的名此作虛字用蓋以替俗語端的之的字也中林爲薪蒸所自出瞻彼中林端的薪矣端的蒸矣以故稱侯薪侯蒸大曰薪小曰蒸取薪蒸者必以斬刈行之其興言及此則何也亦謂民今方殆並以訛言羅災固將同於中林之薪蒸有無大無小而皆歸於斬刈者此在無辜之民能無窮而望救於天也哉乃民之視天者不見爲明明而見爲夢夢則於民之殆曾不在其監觀中矣於是而訛言之誅之及民也其獄之成既克有定則其所欲加之罪固靡人弗勝者夫民實無辜惟其所定亦孰能勝而卒之皆誣服焉則以定者有不可動搖之意即使勝者有不能已於任受承招之情也嗟乎有天則有皇矣上帝之神也上帝胡以稱乞亦大其好生之德而皇之耳上帝好生必將矜殺有如伊之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人莫如之何獨不念有皇上帝之憎之乎然則云然也當其有定早不復有上帝在其意中雖使其果憎之而亦不畏也又況今之視天夢夢者已不覺其天體之明明在上又安覺其有皇上帝之天神猶然赫赫在下也哉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集傳]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管見]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此爲王懲訛言者之心謂然也故下文即著其詞之甚恨者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山字從前章定字生出蓋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則獄成而案積如山矣乃定之者方謂山爲統名卑者亦得稱

之第以山言積猶卑而不足云也有積之至於爲岡爲陵而不能已者何以不能已以民之訛言有人敢於造作即有人敢於傳說寧能聽其流布而莫之懲乎自是盡法窮治其名而訊之者皆出尋常意計之外故曰名彼故老訊之占夢故既死之稱彼老而死者苟欲名之猶將鈎致其魂況生者乎至其訊之也則又與占夢同是豈必果得其情哉凡一切子虛烏有之事皆可以意斷之矣具曰予聖具成獄辭也既具而謬誇其名訊之能固有自號神明而曰予聖者此於今茲之正殆其雄與雖然曰予聖者稱羅不曰予聖者遂爲之雌而逐於雄乎非也以其爲厲而通觀之其皆爲不祥之人則無可分別者知烏不祥而雌雄雜辨人亦不復辨之蓋以其開口則凶禍及人初未覺雌之與雄此中猶復有其奇不甚也則以烏類一視之而已故曰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集傳】局曲也蹐累足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局曲身也○許氏慎曰蹐小步也

【管見】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作者身為大夫固當有斯言以憂民亦即用是自憂也維號斯言維者由繹之義起下有倫有脊號者痛哭流涕之詞起下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耳周禮攷工記析幹必倫倫木理也於人身則筋脈之屬皆其倫矣脊為背間之脊骨有倫有脊就言時說所以昇其小心也凡言出於口必根於心心有筋為之系其脈起於心中上出心系是為倫人心之系屬於背正當背間與膂骨膂是為脊言者未出口先挈其心之筋脈於背而見為有倫有脊則其言皆出於小心也茲如大夫之有言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用是自維斯言之自出亦誠有倫有脊以致其小心矣乃人之欲中傷大夫以報前之有侮者不指為小心而詆為肆志遂以斯言為民之詆言所由以沸騰也謂王將懲民必並懲大夫於是亦在名訊之列而致瘝憂以痒之大患焉擬其肆毒之惡與虺蜴無以別而今之人實為之此所以言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劇自傷其以小心而攖大患有不能已於號者虺蜴舊作兩物對舉非是虺蛇屬毒最烈蜴為蜥蜴似蛇有四足不螫人非虺之匹也稱虺蜴者謂有蛇而毒烈如虺又有四足如蜴耳為求其似則本草諸蛇中有稱千歲蝮者是已其狀似蝮而短頭尾一般大如搗衣杵俗名合木蛇有四腳形如蜥蜴居樹上見人則跳來齧之齧已還樹垂頭聽聞哭聲又或自作聲云斫木斫木故一名斫木蛇又名望板歸皆言其中人必死之意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管見】瞻彼阪田有菀其特阪坡也菀草名備藥物為其根柔菀故以菀名本草有二種紫色者名紫菀白色者名白菀白菀一名女菀入藥以紫菀為良凡人之良者以特稱見秦風黃鳥篇此言有菀其特特之挺出乃卓然丈夫之意則不得比於別號以女者之為白菀矣故有菀而以其特表之初不必名稱紫菀而其是紫非曰可知且有菀其特須看實阪田之田字乃得下落蓋言菀者謂其生於漢中房陵山谷此固阪所在也於阪而繁以田必由人墾阪地之宜菀者種之以取其材故爾菀自生於阪或良不良相雜以田種者無不擇其良也此所以稱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與按有菀其特之為紫菀斗門方謂之返魂草有纏喉風痺不通欲死者用返魂草根一莖洗淨納入喉中得取惡涎出即瘥神效其治法蓋傳之自古者然病苟不救非藥所能為也如下文稱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即指喉痺之甚而難解者言之扤當與扼同義以手扼持人之喉而致其命也病喉痺則是天之扤之矣凡用扤者人有不克天無不克也至言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則喉痺之不遂欲死雖復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因不得倚之為返環草而冀幸更生矣按以上四句蓋作者借喻已之為以言得罪不後能辨其誣而屈抑以至死耳故下文更正言以申之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即下章所謂令茲之正是已蓋獄吏也則為刑書之成法執拘如其仇不一人曰仇仇以為國有刑書此問罪之則也彼云民之詭言等莫之懲有可引據因不容稍從末減至於我言之有倫有脊非詭言也而亦欲文致其罪以麗於法焉則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存惟恐其比照輕而核議緩者苟求而得之亦復既克有定靡入弗勝也豈容有

所剖分也哉其尤可哀者今人之為虺蜴以肆毒於我皆由怨我昔之有侮遂相與為我仇仇也仇仇之口崇飾惡言其孰能堪之勢必有待於質証者然我之仇仇皆欲所視約親暱也惡肯明其告訐之誣而執之乎執我仇他亦不我力合兩造而憑一面欲解免而末由象嗟乎𠀤是訐及於頰攖喉痺不可救藥之時其致傷嫩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者何以異焉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集傳〕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

〔管見〕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憂宗周之將滅也其憂不可解曰結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正士師之屬此章正字當從之厲訓厲鬼也左傳昭七年子產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足証已當時訛言之獄其正之聽之者一皆如鬼之為厲則斯民必無倖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縱火以焚為燎更有風自中鼓之為揚方揚則其燎彌壯非把水所能救也何以滅乎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宗周為帝京為天室王靈布昭莫不震疊其赫赫蓋如此烕無氵旁乃火化物之名非若滅旁从氵之為以水魁火也須辨之又按上言燎之方揚燎象幽王之威虐揚象褒姒之蝡動也正為王用王為褒姒用則其燎之方揚之不可滅直若使赫赫宗周以一炷為焦土者褒姒固其造禍之首矣但此章指出褒姒似於以上各章不是對針因竊思民之所謂訛言者必實指王嬖褒姒為詞也在宣王之時已有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則當褒姒入幽王宮中而王嬖之其民之訛言雖不關於後世大抵蒙先代之謠為本而又加甚耳以

故王憤極而使其止為厲以懲之褒姒則時時陰激怒王以成燎之方揚之勢遂使其民之無辜而就死地有共悲其亦孔之將哉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集傳〕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

〔管見〕前章言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則其勢必將遷成周矣然觀於後之平王東遷先由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將兵救周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即申國共立之元年遷都於東都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則謀遷亦非無所倚藉者故此及下章其借車行立議蓋謂幽王之不保宗周並無所倚藉以遷成周也終其永懷終謂宗周既烕之後永指道之長言永懷者以宗周無所容身乃謂出就長道以遷而之他也又窘陰雨又字頂上永字說永則不能即達而陰雨不時必又有以窘之行路之難此皆其所固有永懷者能不念及到此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此又設言途中之人其主以有故去其鄉車出而僕之將車者不堪於陰雨之窘乃有意覆車之所載而委其主於路以去蓋如此輔支車木車停則用之今單輪而入轍者類然夫車以僕將則其輔亦屬於僕棄爾輔者以不能屢顧爾僕而僕棄之也棄輔則車之窘於陰而傾欹不能立以是而輸爾載是為載輸爾載非行輸爾載也行輸爾載猶歸咎於陰而未當行時而載輸爾載則非僕之有意覆車而棄其輔不互此且玩下將伯助予句亦由僕輸爾載而遂逃去故爾凡兄之長者為伯將伯助予此情急而呼不知詭何之人也其所謂伯只與俗以大哥作口頭通號同辟呼伯而將之能必應予而助之乎就令來欣其棄哺

無從更得既欲復其載於車而不可又況載輸爾載者必致折傷其輻而卒廢也僕亡而車又廢其何以行之哉夫不獲已而播遷雖人君不免以幽王之無所倚藉一旦欲去宗周而遷成周當其窘於陰雨勢必有如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者故其後犬戎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盡取周寳賂而去王至於驪山時以辟難而出走也同之寳賂王行豈不收為輜重以隨乎遂犬戎至而幽王授首其所有亦盡奪之者正以幽王貴同於行客之以車還蕭喪其僕貞僕霍車亡亟以覆亦廢遂獨守其所輸之載於陰雨中盜來有聽其惟所欲為已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集傳］婁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管見］按無棄爾輔已承前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作轉語然又不直接不輸爾載而曰員于爾輻者欲預透下文終踰絕險之意耳員與圓同輻居輪內以持輪員象也無棄爾輔則不至以輪之傾欹折傷其輻是足保輻之分布而成員者使無一缺也故曰員于爾輻舊以員訓益似太渾屢顧爾僕者視其所苦而憐恤之也言屢則復頻仍無少間矣主屢顧僕僕亦屢顧主是雖窘於陰雨其車之既載者豈肯棄爾輔以載輸爾載乎不惟此也無棄爾輔車因以立既知不輸爾載矣至於其棄爾輔即已員于爾輻則車仍得因以行也有可決其終踰絕險者絕險當指途中寇盜言蓋陰雨為行客所不利而冠賊奸宄實利之固將伺其窘以謀殺越人于貨也念此可不謂絕險哉踰過也始窘於陰雨恐因以忽與盜遇遂不能踰此絕險矣而乃終得踰焉則以屢

顧爾僕而得僕之力其無棄爾輔有以員于爾輻者固能不輸爾載即得終踰絕險如是也是可意也嗟乎安得幽王之心亦能取是而意之乎意者預度於先事也播遷為人君所不免以深居之時意之知老於行客者主僕相依則當不獲已而播遷其君臣同患以濟於艱難之道倉卒中猶能辨也曾是不意是將一步不可行矣又豈待後之坐困於驪山下而後知其無所逃哉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集傳］沼池也炤明易見也

［管見］魚陰類喻褒姒也處幽王宮中此為在沼之象又幽王方嬖之則褒姒樂矣而曰亦匪克樂者魚之在沼不可謂藏身之固也故以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申之厥後犬戎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並虜褒姒驪山行在之宮中亦一沼耳犬戎求索而褒姒之為魚其將安所逃哉然褒姒初不自度其所終也方肆其陰性之好殺者以使王為虐於其國焉於是今茲之正既陽順王旨即又陰以悅於褒姒則見其相與為虐皆如鬼之厲以聳聚國中其見而憂心者直覺此身舍人世而入幽冥之界無復有天日之開其晝闇沉翳也國之為虐境象至此亦何慘慘乎亦何慘慘乎故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集傳］洽比。洽合也

【管見】昏姻孔云。儀禮疏。男以昏時往。而女因以來。是昏姻孔為好義云則其語是也。蓋彼有旨酒又有嘉殽以洽比其鄰者。必正當昏姻之時。故其鄰以昏姻而歸之好語。凡其所云。皆可作圖。以成孔。以是為孔云耳。合我獨兮憂心慇慇。獨即無子之名。慇慇則其憂心所寀有迫急難緩之情也。以為昏姻之孔云者云何。誠善頌禱。大抵必主有子為詞。然令以念國之為虐者。轉而自念。我固無子而獨矣。止此子然一身。而不勝其苦於虐我之憂。心從此作。一歸結之路。不望苟延。但求速斃。方不禁其慇慇待命之至焉。於此而猶幸有子。復憶彼昏姻之孔云者為入耳之談乎。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管見】此人為佌。蓋男子之無名者。佌佌謂一縣。乞兒也。彼皆無家而今乃有屋。屋何自來哉。蔌菜茹之總稱。蔌蔌謂一班賣菜傭也。是皆無田而今乃有穀。穀何自來哉。蓋以國中無賴之徒。有籍為令。茲之正之胥役者。當訛言獄起。遂於召訊之時。各以威力脅民。而致其所有。故至此也。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此正指訛言之獄言之。夭當讀上聲。同殀短折也。椓為擊。義為施刑取象耳。以為民今之無祿。並以無辜就死。其視天降大札以夭民。何以異乎。然夭夭以札。而今則是椓。是不夭於天之疾疫流行。而夭於人之考掠深酷也。彼佌佌蔌蔌者。皆承其正之為厲以用椓。椓之所及。夫亦孰不可窮糾。其間有富人焉。有惸獨焉。富人竭貲財以相賄[illegible]能被。非家以充佌佌者之堂。能售其田以供蔌蔌者之穀。亦未嘗不稍受其毫末之酬報矣。至於惸獨之民。身以外初無長物。則舉性命之不可知者。援之而止取而相救。豈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也哉。玉篇。哿嘉也。字从可而

有嘉惡善惡好之名。又按惸獨並稱。謂以惸成其獨也。獨而不惸。則仍有兄弟在己。雖無子。亦得繼以兄弟之子。不為獨也。故獨曰惸獨。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集傳】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

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微。虧也。

【管見】十月之交。交字內便包有九月在。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有當讀去聲。同又。謂九月日已食之。十月日又食之也。亦孔之醜。醜之為言不臧也。如二章稱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者。其應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焉。此其不臧甚矣。以是為醜。可不謂亦孔之醜乎。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即承上日有食之說。彼月據今十月而指前九月耳。其月之日既以食而微矣。未幾而及此日。此日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也。而其日之日又以食而微焉。日食疊見。則其他災異亦因之。如三章稱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其降為下民之摯者。懷莫甚矣。憯甚則哀亦甚。此所以言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與。按詩詞每以孔字當俗語好字。解見前篇。

孔之醜猶云好醜孔之哀猶云好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管見] 凶但指日食言告天告之也日月告凶謂於其日某月天以日食告凶耳周書洪範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黃道也九行則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並黃道為九也之與日會由此其或因月會於日而日食亦由此故歲中有日食太史皆能預測之以定其日月者此日食之用其行也至於日月告凶日食矣而究之不用其行是為不當食而食其由來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致之政主也四國以王為主若幽王之時以豔妻褒姒之煽方處遂侵王而使莫能自為政焉是無政也因是而皇父得用為卿士且相牽而用番與家伯諸人亦誠無一良實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王之見侵於豔妻者固至此且為日象其豔妻並后為月象以此徵諸月侵日而為日食幾何不使食時之日月固有告凶不用其行者哉彼月而食則維其常篇中維字並作係字看彼月九月也其食為用其行之度有常當食而食無所為不臧也此日而食則屬十月之朔日非同彼月而食之為用其行矣不用其行非常也不當食而食也其不臧固無大試就不臧言之苟非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其于何而有是不臧乎臧為善不臧為醜天下之大勢莫醜於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也所謂亦孔之醜蓋知此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集傳 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山頂曰冢

[管見] 爗爗獨形容電光則其稱不寧不令者止申上震字震為雷雷不收聲是不寧也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聲以十月而猶不寧非不令而何按爗爗震電不寧下令此地氣不下降而為是欲動之徵耳故下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四句皆實貼地震說百川謂衆流之來滙於深谷者其氾濫為沸其踴躍為騰沸騰則百川之脈絡盡亂乃坼高岸而僨與以為谷焉山冢謂危巒之屹立於高岸者其崇積為崒其傾圮為崩崒崩則山冢之形勢全頹乃塡深谷而阻塞以為陵焉地動之狀若斯在今此下民之莫逃於沉沒覆壓者其憯殆不可言而豈不為亦孔之哀乎所尤可哀者下民之孼匪降自天由今之人若皇父輩實以不良召茲災異也其貽患於下民亦已憯矣雖然苟念其憯而還自懲焉安知天心之不悔禍而憯亦稍舒哉乃其雖憯而莫之懲者曾無一人猛省以深其罪諉是宜以為無與已事耳有忍而腆視其憯而已劇念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而重哀之今之人之憯莫懲者殆莫解其不良之何以至是極也故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哀字意念在民勿粘下今之人一直看所謂今之人者具見下章如稱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其姓氏爵列皆赫赫在人耳目間而此特曰今之人人者貶詞也憯同慘說文云痛也从心朁聲較訓曾為確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集傳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美色曰豔豔妻即

褒姒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其番棸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

管見攷左傳言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以鄭伯怨王則周之以卿士為都官總六卿兼攝此官足以証巳按皇父之為卿士也如六章稱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六卿與其屬之進身大概可知夫六卿首冢宰即次司徒二者職為最要彼番維司徒豈知所謂掌邦教數五典擾萬民乎徒以其為九州貢賦之總會足以衡利權耳至於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班在司徒上非其人不任也時則家伯冢宰與番之任司徒番相伯仲亦獨利其八柄之馭羣臣有以操其爵祿廢置生殺予奪而已他如仲允膳夫以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日近王此實屬於冢宰家伯其即寄之耳目以伺王意皆與若內史為中大夫雖本宗伯之屬而其掌王八枋之

灋以詔王治掌書王命則與冢宰通特令聚子內史是尤家伯之所藉以握樞於中禁者也別有趣馬屬之夏官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此其職矣至師氏之見於周官者掌以媺詔王以德行教國子居路寢門之左王聽治則從此於趣馬之後敘之似不倫按周書立政以虎賁與趣馬聯稱虎賁氏亦夏官之屬領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則詔之師氏也可夫趣馬及虎賁氏之為師氏皆侍御之官王出則從之當其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王之起居及將發號施令自皇父若番若家伯無不聞者一念及於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其從王以出類皆不正而決皮皇父之勢傾朝野並其徒番之朘民家伯之嚮官無戊行聞於王者矣以此言之謂非不用其良而能用不良乎然皇父者何以得為卿士皇父之為卿士者又何以遂使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也以其時王嬖褒姒其為豔妻煽

方處者王莫能自為政而褒姒為政即其身為四國[illegible]政焉以是而不用其良耳夫褒姒本妾而王嬖之[illegible][illegible]以豔稱豔妻欲著其並后也煽為以風揚火之名謂褒姒從去所憎而令王怒者如此方處二字殆睹[illegible]柱石為辭方則不員處則不動非柱石而何有人而然此王之老而王籍以宗者然褒姒為豔妻其心方謀黜申后而廢太子則有方處如柱石為王老而守王者皆其所憎也憎之故煽王而令王怒以去之此讒口囂囂之所以不名而來亦投之即入也皇父蓋以工讒得為卿士者自是而番與家伯而下並以不良爭援皇父而陰附於褒姒則其廢不用者殆皆以多藏進身又皆以讒口噂沓即位者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集傳抑發語辭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

管見抑此皇父豈曰不時抑按也就其實處而揣摩云爾時字殆借陽鳥之以特來居以時去其居為義也蓋皇父以天變頻仍地動甚竊知宗周將亡遂有作都于向之意則是日前所托特如寄耳此其遠患全身而早為之所豈曰不時乎似其恃強熱并夷然謙非其有以自益者殊可怪也於時作者序稱為大夫而亦不免故下文明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六句皆自道其身之被脅不甘以著皇父之橫恣若此三我字屬大夫自指我作謂迫之舍其牆屋與田以遷而之他也徹與徹席徹縣之義同就牆屋言之則皇父欲廣其第宅而移此置彼耳牆屋既徹因之復棄田以為圖圃於是下者卒汙高者卒萊而皆為所不顧矣按大夫之有牆屋與田蓋本以向為之家者緣皇父作都于向而遂令之作不更即之謀焉大夫當

此其能以無言乎而皇父則曰以予之力苟欲戕人則將使之身命不保也又何牆屋與田之足云哉今若不用戕以加害但聽其自作聽其退自為謀獨以是牆屋與田之區區者畀予而止是予之用禮則然矣如以違處人而人不知予轉而用戕人其能堪之否耶嗟乎以此言責大夫其於民又何如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集傳]孔甚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亶信藏蓄也徂往也

[管見]孔好意聖者先見如神也孔聖猶俗云好神見耳夫宗周將亡而仍未亡也乃皇父之知時者特預謀一

藏身之地以作都于向可不謂孔聖乎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主皇父之在王朝言非自擇其都之卿也按周書立政篇以常伯常任準人為三事其在位者以三宅稱其待次補三宅者以三俊稱然則擇三有事謂先擇其俊以備宅之用耳亶侯字用替常語真的字者亶為信義故得替真字侯為射質故得替的字擇三有事必欲其真的也而皇父之欲其真的者則獨於多藏加之意焉於是王之有老居三事有年皆儼然作柱石之方庭以守王者由皇父得為卿士而成艷妻煽方處之謀則皆不欲令在王所而期以所擇多藏之人為之代此所以言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也憖當讀上聲同憖憖與儆通戒也致憖字从狀說文犬張斷怒也此亦有警之狀則从狀加心以為人之能戒可矣宗周莫重於王宗周之將亡莫危於王之無守皇父豈不怵然動心以憖而遺一老使之為方處於宗周以守王焉去者舊而寧辭遜懸貴位以專重聽故其日有尊孳惟是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博收多藏者之積以轉還於私庭已也書皋陶謨云懋遷有無化居注居積貨也此居字同皇父作都于向豈得不以居徂向哉向在東都非車馬不行於有車馬者而必擇之以所居之物重則其用以徂之此馬不得輕也固宜不惟其有而必加擇焉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集傳]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

[管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須貼三事之老說其老位三事故各從其事也至於黽勉不敢告勞是則雖老不衰並矢志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守王矣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罪辜一義但罪歸自人辜負諸己耳以王之老

而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此繼未獲效功績於王亦何緣得加罪辜於老哉乃讒口之囂囂無罪而為之罪無辜而為之辜總以成皇父之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而後巳焉故今者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既徵變於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矣因之而爗爗震電不寧不令遂至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其中沈沒覆壓之慘有實見為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者夫孰不謂孽之降自天乎然匪降自天也以為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而巳說文噂聚語也此多口之狀其多口之沓來為噂沓沓从水而訓合訓重水洊至貌也背憎帶褒姒之為豔妻煽方處言褒姒居王之後宮據王臣之面王者指之工之背則褒姒也所憎為何若王老之位三事而方處者是巳其煽之亦以其憎之也有褒姒之背憎因而皇父之徒之而譏者其口囂囂皆噂沓於王前以與王後之背憎者為之表裏故著其噂沓之非無因而曰噂沓背憎乎職主也競爭也主於爭者觀於射與博弈不見矣

彼人之噂沓以附背憎其用譏而逞其口囂囂以有職競之衆蓋各欲如射之務中博奕之務勝然幾何不使方慶之老迭無一遺耶以此言之彼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由於而人也豈得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由若而人也豈得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以至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由若而人哉則信乎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也特無如人之莫之懲何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管見 我里。大夫指宗周僚友之居同街巷者言。此為最近矣。乃忽見其悠然而遠。則何也。由章末稱我友自逸

推之。逸與左傳馬逸不能止及乃逸楚因之逸同。謂奔亡也。先為我里。而今皆脫身遠去。以此故悠悠耳。孔好意海之為病。為屬喪心言。亦孔之痗。蓋直斥其嬖寵也。按此云我里。下又云我友。則其人不與皇父為黨可知。然並為大夫。不務蹇蹇同患。惟以悠悠逃死。皆無良也。以為亦孔之痗。亦復可說之辭。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所欣幸為羨。其處為居。居宗周而值日食震電之餘丙之地動。遂至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餘照四方有地。不動而得安其居者。不可羨乎。乃大夫以守王。故獨居宗周。是為不顧其身而居憂矣。又何計夫四方有羨之果否耶。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民之逸正因四方有羨。遂相率而散於四方也。休者。去宮之詞。大夫非民之比。若綰綬於安常。而掛冠於急難。此猶徙有人心也哉。故居憂之時。非不自危。要獨矢志於守宮以守王云。不敢休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言今之逸者。豈惟民與。如我出之同僚同我友也。而其悠悠者民逸而其友亦逸。其孰使之逸乎。若自逸也。自逸為何。亦謂四方有羨。其居憂為不知耶。然人之禍福死生有天命在。天命之杳冥。雖竭聰明。工術數以測之。然身內洞達其本末。以至於徹也。天命不徹。大孰知憂之所在。逸者果能避患。而居者必終罹害乎。故我之守宮以守王而不敢休。其永此居憂之意者。終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獨委身以聽天命而已。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 官之長為正。周禮八職一曰正。二曰師。兩以師名。則亦可以正名矣。雨有正而謂之無紀不雨也如有稱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下文即以降喪饑饉薦臻其意正為雨之不降云然耳。故序詞偶用變例。特取其發端之意以名篇而曰雨無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管見 天曰昊天。爾雅注言其氣皓旰也。詩又冠以浩浩字者。浩浩為大水貌。瞻仰昊天而境象若此。則以其心目間特注意於雨故。爾德澤也。即指雨言。雨有正。是主於行雨者。其行宜周徧廣淵。故用駿字以著其大。又即於大之中寓有行之義焉。不駿其德。是詠昊天行雨[illegible]為大澤而其正不行也。序稱雨無正者以此。雨無正則旱魃為虐。夫非天篤降喪而使飢饉薦臻乎。降喪饑饉。四國之死亡者已多。而其時又有戎焉。乘饑饉以為寇賊。肆行劫殺。直若取薪蒸之。有事於斬伐。然此則天之降喪饑饉。猶恐其未盡喪也。更假手於戎之斬伐四國

而盡喪之矣夫天曰昊天亦曰旻天蓋以其能仁覆閔下也乃值茲饑饉之交加以戎之斬伐而天怒方盛天心不悔卒未見有仁覆閔下之意此所以既傷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而又重有傷於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也與天以雨為德即以雷為威駿狀德之大行疾則著其威之迅發也然則疾威之云蓋象迅雷耶義耳天怒豈不盛哉凡人之盛怒者當其心悔則慮與圖生焉以昊天之疾威而慨然覺其弗慮弗圖則天心之未有悔可知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此正見其弗慮弗圖也蓋慮則知焉而明圖則處焉而當今觀於昊天疾威於彼之有罪與此之無罪罔不加察非弗慮而何於彼有罪之伏其辜與此無罪之淪胥以鋪亦卒不相易非弗圖而何舍音捨義與俗稱撩開同所謂彼有罪者暗指凡百君子言即其不畏于天而罪莫大矣伏者隱而不發之謂此無罪為四國之民訴也淪為水之旋流其轉如輪凡遂梗之屬漂者至此皆沒故淪有沒義此從人之遭溺似之胥訓相太渾攻滑字从胥亦音胥主醺酒說其器為木醡沛之出其汁務盡故胥有盡義此又於人之被壓似之淪胥為溺與壓之狀若如前篇言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其死於溺與壓者不可以人數悉指而其狀為淪胥以鋪也茲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亦猶是已嗟乎此四國之民固無罪也乃獨見其淪胥以鋪若是彼凡百君子之有罪者奈何舍之而使伏其辜以終也哉以為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亦誠弗慮弗圖矣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其賢宗族如正長也臧善覆反也竊見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曰周宗者乃敢正言王也所為止戾之處凡詩中稱戾止者皆訓至止二字臨為一義此又作倒用稱止戾則止自止戾自戾也按以上兩句乃言正大夫之離居者其心謂然耳以為今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天不祚周固將滅其宗而易姓也我苟不早為之所周宗既滅則非其宗而為正大夫者欲仍其居於周而靡所止欲別求居以去周而亦無所戾存從之俱滅而已噫正大夫之心謂然夫安得不乘其末滅而離居也哉正大夫者殆即前篇卿士之別名周以卿士為都官緫六官之事六官卿各一人即上大夫也緫亦得通稱大夫則卿士之為都官國凡為大夫者之所取正矣以是別名正大夫云正大夫為卿士則正大夫之離居者必指皇父以皇父固作都于向也向在東都與王都離皇父前既作之後遂居之蓋以稱病乞假去耳莫知我勩我勩我屬作者自指勩从貰貸也於義為借合力字言之則勩為借力之詞其稱莫知我勩者謂不知我所借力之人之為誰也故下文更按其狀而數之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三事見周書立政篇其名則常伯常任準人蓋六卿之兼官也卿本上大夫兼三事則稱三事大夫亦有以別於中下大夫而為正大夫之貳矣然當時之擇三有事壹侯多藏此不得望其失心匪懈以事一人也則見其莫肯夙夜者將躔正大夫之跡離仍未嘗離居而猶之離居有如此禮記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內亦謂之諸侯者以三公之祿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耳據此則正大夫之貳有三事大夫並為卿固天子之縣內諸侯也不稱邦君邦君諸侯外諸侯也自外至而見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朝夕與朝汝音義通當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之時猶殆邦君諸侯之身在外者其心固不在王室也乃有時

入覲一似將不令其反國逝炎炎不可以終日寧則又見其莫肯朝夕為以效正大夫之尤雖心決於離居矜猶懼不得離居有如此庶曰式臧式之為言則傚也如皋陶謨稱俊乂在官百僚師師是殆式臧之謂與覆出為惡出字內包有入字在言彼離居者與夫莫肯夙夜朝夕者既入焉無以竭忠盡於工亦猶莫其出焉有以布嘉德於民也乃就其出而觀之不式臧而反為惡則將於饑饉斬伐之中不惜其誅求恣其威虐矣由是以思今之凡百君子為王卬且為民賊其就為我勤哉忽忽莫知有不勝回顧而心傷者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集傳]辟，法。臻，至也。

[管見]如何昊天閒其所以舍有罪也？辟言不信辟謂八辟見周禮秋官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議者請於王而議之也其辟皆待議故辟曰辟言夫辟言之行雖復原情豈當廢法哉乃今有有罪而貴者若正大夫若三事大夫若邦君諸侯皆當議辟而其言未聞是則辟言雖有議貴之辟亦涉於虛而不信矣辟言不信則見罪人之不得直若彼離居者與夫莫肯夙夜朝夕者並以通亡遁跡總莫尊其究竟之地也故繼之曰如彼行邁則靡所臻雖然辟為邦灋實為天討邦灋隳而天討遂不行乎凡百君子皆有罪者也念現在之疾威若姑舍之此不可以私意強解計向後之疾威終不舍之此正當以小心謹備也故其言各敬爾身者特為危詞以生其怵惕焉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相畏者以人畏人也如秋官司寇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其人亦在凡百君子之中司形百君子實畏之是相畏也一至於今而辟言不信其不相畏固然矣然猶有天在胡以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豈因司寇失職而不相畏者亦遂不畏于天也哉作者詰之以此彼凡百君子之有身誠不知其何以自處而泰然乃爾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集傳]戎，兵。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瘁，病也。

[管見]戎寇名即首章所稱斬伐四國者也戎之斬伐成於饑饉故前則先言饑饉後言斬伐至戎之既成斬伐之禍尤烈於饑饉之成饑也故此章言之又以戎成先以饑成後與前不同退為數從減之義戎成則相聚為

羣暴掠者所在蠭起是云不退遂為物生出之義饑成則不樂有子孕育者一時歇絕是云不遂耳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曾當訓末左傳云曾臣彪將率諸侯而討焉注曾臣猶末臣此詩曾字同又周禮天官之屬有內宰掌宮禁之事下大夫為之今作者自稱暬御序則目之為大夫知其人必內宰也憯憯色之哀感特甚矣至以是而日瘁則其形又復毀瘠異常此惟有大故而痛不欲生則然夫何暬御之憂傷乃至斯極哉亦以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其罪皆在凡百君子之不式臧而為惡也獨無如王之莫肯用訊何耳訊者鞫問有罪之名莫肯用訊故議辟有成法時則辟言不信以致彼有罪者未嘗無定居時則如彼行邁則靡所臻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二句見王之於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所由來蓋以此何謂聽言為其自偵候來也如小弁稱耳屬于垣是已故與譖言對舉譖讒也公羊傳注云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聽言則答者然其所聽之事而答之譖言則退

者擯其所諮之人而退之也如是則王之是非予奪盡顛倒於聽言譖言中無罪者莫肯用察而有罪者遂更肯用訊矣其如王何哉彼暬御日侍王所而獨抱憂傷固亦必有至於憯憯日瘁者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集傳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

管見哀哉不能言為同官諒其隱而哀之也於時王於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屬在王臣有欲援辟言以訊有罪者王必反罪之故知人之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也出讀去聲其義即與去同維思也瘁者皮肉乾而骨露之狀匪舌是出是視其舌而尚存矣而乃不能言者盖自維厥躬一或以言被禍縱令不死亦不勝其瘁也

因是斂舌而以不能言終耳哿矣能言哿為予詞故王篇曰嘉所謂能言非指下所書說以為今於不能言之中而忽有一能言者出焉予心嘉之亦竊許其哿矣但通曰者惟是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也能言而非巧言如流之言其何以俾躬處休而得免於瘁哉由是以思彼不能言者之維躬是瘁亦誠有此災患而非過慮也夫又安得不諒其隱而哀之巧言謂以聽言譖言入者皆行之以巧也如流肖其阿順云爾按王篇謂水岸為阿說文云順从巛會意川流也水之流惟阿是順則人之阿順可以如流肖之又按說文言休在木部人倚木則休爾雅庇蔭曰休會止木庇息意其說並於躬之庇休為切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集傳于往

殆危也

管見維亦思也維曰與孟子之稱其心曰同于仕出而仕也孔棘且殆指當時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言孔為好詞好為訝其多之詞棘木名周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可不謂孔棘乎斯亦足徵仕者之多矣但仕者雖多而皆無救於國之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則殆甚也孔棘且殆是崇班無一社稷之臣又何羨乎立人之朝而維曰于仕哉按此章首稱維曰于仕則必未仕而為民者也以民而致之於外朝以詢國危故致嘆於孔棘且殆然詢之而已其民卒不能北面陳詞以衆輔志而弊謀焉此所以言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也攷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然則幽王之

時仍聽小司寇得舉是職民庶幾其率顧以盡所欲言乎乃其忌諱之甚則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使任用也彼所使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其因正大夫離居而皆莫肯夙夜朝夕者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此其不可使明矣然國之辭言不信固由王於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而然王不訊而民乃訊之乎云不可使坐以謗訕可也有必得罪于天子者雖然畏得罪于天子遂將貴媚于天子與有所萬難阿順故復為之轉計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怨謂為惡者之作讎也怨及於民而以民自言其屬吾儕小人則指為朋友可矣凡調人和難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則令其讎辟之今怨及朋友者為君子下不敢言復讎上亦無所事於辟備則是我與朋友獨隱忍以成王之莫肯用訊仰芯無得罪于天子已耳若夫等為惡於式臧而亦云可使夫豈慮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者之少哉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管見〕外朝之制左右各九棘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上章言棘不及槐者以幽王時之三公獨一正大夫其三事大夫又非所為三公也故正大夫離居而三公之位遂虛謂爾遷于王都謂作者傳以語也爾指正大夫遷于王都初不必果能供職亦聊以示不忘王耳曰予未有室家正大夫之難其遷者云然則其詞遁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鼠穴獸善竊且畏人持兩端一前一却正大夫之離居其狀類此故有感於鼠而思之因鼠思而泣血哀王都也禮記注云無聲有淚者血出之不由聲曰泣血哀王都益憤正大夫則泣血之餘有無言不疾者矣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此因曰予未有室家之遁詞而轉詰之也所謂疾言者即此按前篇之五章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言皇父之作都于向即作室于向也合此篇而通觀之前著其離居而復詰其作室兩兩對針則正大夫之為皇父無可疑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按小雅大雅之名篇自一字始至二字三字四字止小旻小宛小弁小明除小字則皆以一字名篇者旻明字大雅同用故旻曰小旻明曰小明欲其與大雅之大明召旻有別耳至宛弁亦以小稱此為大雅之一字名篇者如緜如板如蕩如抑與宛弁同故於小雅稱小宛小弁即以見緜與板蕩抑之在大雅者皆為大也其他名篇或二字或三四字以一字為例可矣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集傳〕敷布。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

〔管見〕爾雅秋為旻天釋名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疾威解見前篇即迅雷替字迅雷為天之怒象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則無所為疾威也以此見為仁覆閔下而謂之旻天耳夫秋為旻天雷收聲矣乃復見其疾威之敷于下土則何也其意蓋謂當時之戎成不退所以斬伐四國者方為回遹之勢而未嘗稍沮有如此謀猶回遹謀退戎也退戎必以兵前采芑稱克壯其猶鄭箋以猶為兵謀再証之大雅常武篇其稱王猶允塞亦指乎徐方言則古人恭於兵謀謂之猶也曰謀猶明所謀為兵謀云爾回遹本迅雷之狀此特借之以喻戎也按雷一作靁象回轉形遹从矞類篇矞驚遽貌又从辵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遽貌有迅之意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也言所歷盡破折也遹音同歷當亦即與歷義通夫戎成不退直使四國見有回遹之勢焉此所以作為旻天之疾威以敷于下土也彼謀猶者因回遹而謀猶戎之回遹勢甚壯將藉謀猶而沮之使退其以何日斯沮乎是急賴有謀之臧者而王實從之也乃謀猶之謀有臧亦有不臧蓋臧者能沮其回遹而戎退不臧者不能沮其回遹而戎不退也而王則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是王固震懾於戎之回遹而有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之懼也雖謀猶亦何裨哉故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我屬作者自指下章同邛訓病非果病也謂其自處於沮有如病耳夫謀為謀猶必使王赫斯怒能奮厥武以張皇六師也乃視之而獨徵其亦孔之邛則是戎之回遹者不為王而日沮王於戎之回遹而謀猶者轉為戎而日沮矣奈之何哉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集傳〕訿訿相詆也具俱也

〔集說〕朱氏善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言此章指小人言

〔管見〕兵以靖戎聖王亦不得已而用之如前篇先言戎成不退次言饑成不遂蓋明戎之禍尤烈於饑也於時王與諸臣謀必有以靖戎為亟亟者苟其從之而使回遹之勢稍沮寇賊不至充斥洊饑民雖流散固弊而無所藉以從亂乃有以為招集賑救之地也謀實臧矣而王則不從於是王之諸臣遂有潝潝訿訿亦孔之哀以具違之者訿同訾曲禮疏毀也訿訿字重見衆口相非之意其又冠以潝潝字者須對下亦孔之哀看說文潝水

流貌則知以潝潝行其訿訿蓋皆痛哭流涕以致詞各不勝其目液之潺湲也可不謂亦孔之哀乎其哀若此此可見謀之其臧則具是違非直王之不從而已若夫王所覆用者乃謀之不臧者也以王之用之而又見其則具是依是實可哀而不哀矣夫王與諸臣謀以戎之回遹而謀猶也乃王以謀猶而獨成為亦孔之邛諸臣復以謀猶而共成為亦孔之哀則皆懷一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之懼也彼回遹者何日斯沮乎回遹者無日沮則謀猶回遹者有日敗也如五章稱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其敗為淪胥其淪胥以敗如泉流是則不知其所底矣故曰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伊彼稱即指潝潝訿訿者言于往也底為究竟之地于胡底言其無死所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管見〕此章蓋述王之謀臧不從者有如是云云耳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兩我字屬王自指周禮大卜掌以邦之八事命龜一曰征又云國有大師則貞龜猶為兵謀固宜先之以卜矣其言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謂我先卜之而如神既厭兵其兆之所見固不肯如我之兵謀而告之也按此乃王之托詞其意欲違人謀乃借從鬼謀以伸其說耳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夫兼臣與國之民言故曰孔多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此其所以發言盈庭也集為會合之義咎則龜兆之與休相反者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得者得諸所謀之人也道路岔以為今日之謀為謀播我龜既厭之而不我告矣然如此之謀夫何哉古之謀者自卿士以及庶民皆謀之欲其謀之僉同以至于集也今綜而計之龜一而已謀夫孔多

則各出已見固宜與龜之所兆有不能一致者又何須以龜所不告而亂於謀夫之所告乎且龜之不我告猶實厭之也龜厭之而我從謀夫所行之咎不免矣然則以謀夫孔多而發言盈庭試有為我設身處地以決此不集之謀者其又誰敢狗人違龜竟執其不休而咎之兆以自遂乎我早定之矣彼行邁者之欲得于道必須問之過來人也若就匪行邁者而與謀焉彼身所未歷雖彷佛言之亦不悉其委折也以是為得于道可乎故今者謀夫則孔多矣觀其發言盈庭大概皆強作解事耳先之進而謀之其卒以不集者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所由來固大可見矣即是以思謀且多事而又惡乎從之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

集傳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經常也一

集說姚氏舜牧曰先民即出大猶之人一

管見此章蓋述王之諸臣所為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者又如是云云耳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開手著一哀字正與前淪淪訿訿亦孔之哀遙接先民只作前人字看則古之聖賢亦得從此通稱所謂先民之大猶者謂何猶為兵謀征誅革命之事如湯放桀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此為大猶矣至於是程是經殆有若宣王之中興者北伐玁狁南征蠻荊時稱允矣君予既之大成亦庶幾乎先民是程大猶是經耳彼王之諸臣欲於謀臧者誣其為猶之非不假此持論而胡以成其是哉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兩維字並訓係係為著實之詞曰邇言者以其出於國之民而通之也當發言盈庭之會國之民皆若於我之回遹而有言蓋殆望其有以沮而退之矣於是有謀之臧者其為猶與國之民合則先深納其言而聽之以冀王之從亦且力辨其言而爭之以正王之不從也而在淪淪訿訿之諸臣固相與泣陳於王前謂其聽且爭者總係邇言而非先民之大猶則其謀之所主必以戎方回遹若疾威敷于下土其能使之遽沮乎設從邇言而輕用兵其不加度量直與暴虎馮河事竊恐無救於四國之斬伐而京邑之倫轉虛可哀莫甚焉故特欲王以靜鎮處之且力排國之民之發言盈庭為徒亂人意也乃引喻以終之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所以通往來將求廣其第宅而築室于茲則道塞不行豈衆志之所欲乎然有力者為之而成特以斷自我不謀諸人已耳若以築室于道仍有所不安而必謀之我欲定其居人欲便於行固亦否不能卬決以觀其成者水之決曰潰故以潰字特決字且潰為怒參見卬之谷風篇則知于決特稱潰者蓋悍然不顧以決之也一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集傳聖通明也

艾與乂同治也

管見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乃特申邇言出於國之民者有可聽有宜爭也國對朝言朝植木以表位位有定此之謂止周禮朝士掌外朝之灋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國則其野也非若朝之設有定位以為止者是靡止矣又周禮注膴大臠無骨也天官之屬其外饔掌割亨有膴祭祀而外亦共賓客之事則[illegible]傳引周語云燕有折俎膴其是已國之有民也朝不上則膴不與既靡止亦靡膴者然雖如此而豈可忽哉夫生蒸民有物有則其其秉五行之性以成五事之德者即謂或聖或蓋不能必其果有思睿作聖之人取而度之稱聖則否也亦猶或哲或謀而為視明聰聽之人馬再取而度之稱聖則否也亦猶或肅或艾而為貌恭言從之人馬此可決其必有者然則何敢虛奉先民侈談大猶竟謂國之民無足比數其言為邇言悉屬淺末有不必其聽且爭哉乃今者王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工之諸臣又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是反乎聖而為蒙也是反乎哲謀而為豫為急也是反乎肅艾而為狂為僭也其名敗者大矣故即戎之回遹窮其凶禍以為戒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淪沒也胥盡也沒則不出盡則其遺敗至此而其勢之不可止固將如彼泉流有莫知其所于之胡底者按如彼泉流之云且為淪胥以敗作形容訴文用倒裝耳知此則無字在下句即並包得上句也一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集傳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管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此戎之回遹也。有謀猶而戒者。欲以兵靖之。而王不從。工之諂臣具違。此其畏戎自沮。固各懷一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之懼矣。然兵不可輕用。亦有時不得已所用。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二而一者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類而推之。是徒知兵之事。而不知戎之患切矣。試一思夫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之時。不有令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哉。獨奈何以戎之未遁。委四國而狃京邑之苟安。遂昧焉不加察也。

小雅卷七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八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絡祁校字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 通篇皆大夫念昔先人之詞。蓋以其心迫於憂傷。遂悔前之出為大夫。不能固守父母吉康之迹。為鄉里善良。以終身耳。初無一語及幽王者。而序曰刺幽王。刺意即從憂傷之傷字見得。謂大夫之憂從中來。以傷之者。至也。幽王實包之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

集傳 翰羽。戾至。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管見 鳴鳩。見禮記月令。布穀也。三月穀雨後始鳴。俗有肖其聲為割麥插禾者。以鳴時可為農候。故於鳩類特稱鳴鳩。宛說文以為屈草自覆貌。此於鳩之不能為巢切當從之。又張華禽經注云。仲春鷹化為鳩。仲秋鳩復化為鷹。故鳩之目猶如鷹之目。按宛彼鳴鳩。非如鳥之善高翔者。其曰翰飛戾天。蓋指其化鷹時言之耳。以上二句。乃作者自喻。今之列在大夫。先本守拙蓬蒿閒。後乃因時變化。致身青雲之上。有如此。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傷。毀傷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子之心當然。大夫懼及禍而憂之。故撫今念昔。於先人篤不忘也。曰先人。則非其現存可知。明發不寐。念之至也。昧旦之交。陰陽爭終夜不寐者。及蕤目當一闔。於明發時言

不寐則識不寐矣有懷二人懷與論語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同此念昔而及生初也其云有懷二人
之意猶云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耳又按章首以鳴鳩
起興鳩性慈孝有子道焉正與大夫之憂傷而念昔先
人闕會且鳴鳩亦稱鳴鳩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此有合於父母之愛也而大夫之明發不寐念其有懷
二人者其感觸
亦有所從来矣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集傳聖通明也克勝也又復也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使無彝酒也人之齊聖齊與論語稱見賢思齊同謂欲為之徒耳聖之反為狂能念

人狂者酒為甚也故有志於齊聖其飲酒則温克焉克
之為勝蓋剛制于酒之謂其克之以温而不見其剛是
為温克禮記王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
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是可據以求
温克之狀者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攷左傳言札瘥夭昏
注未名曰昏疏子生二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
月而死也彼後生耽飲取醉懵然以酒狂亂儀威之忽
忽彌命者何以異於是壹合也酒誥有曰聾似又禮記
注曰合錢飲酒為醵其斯之謂壹醉與日富與稱年富
及富於春秋一義謂壹醉者皆少年耳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各畀詞欲介與壹醉日富者相遠也敬爾儀則為
温克指其用力之實馬天命不又乃深戒其同於彼昏
不知之自感其生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用燕喪威儀惟荒腆于
酒厥心疾很不克畏死酒之能致人命必矣彼昏不知
壹醉日富是豈不仍倚其日富哉夫孰知其同歸於短

折若此嗟乎死者不可復生也命則已
斷天之造命者其能為若人再造乎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勸敦孝行也禮記云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謂之孝則知此稱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特
以明庶人之孝固不必期於三牲與千鍾祿耳按菽為
豆之通名人皆種之今指其有之處曰中原不曰中田
則野生者矣所謂藿也其苗葉似綠豆而小引蔓生生
熟皆可食三月開花結莢子大如椒子黑色可煮食古
之貧者采之本藿也以藜為類則聯稱藜藿其采而食
之亦菽也以水為類則聯稱菽水云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
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攷本草

正誤多謂蜾蠃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
然非木空中亦負他蟲封之非必桑蟲也是猶說之小
異者至云蜾蠃本自有卵如粟乃捕蟲置房中塞口以
待其子大為糧或破其房驗之卵則實有色白而微黄
亦如粟所負蟲都在子下又或子已去而蟲存空殼或
蟲成蛹而子尚小蓋蟲終不壞至其成蛹子乃食之而
出信斯言也是蜾蠃自有子而自化矣祝變之說豈不
大謬不然哉今按詩詞本言螟蛉有子則螟蛉乃是母
也蜾蠃負其子而解者皆作負螟蛉是非負其子矣螟
蛉為何物以有子求之蓋蛾之別名耳凡木上食葉青
蟲如蠶者桑蟲亦其一也先皆不母而生老則並蛻為
蛾蛾喜赴火有冥昧獨行之意故螟从冥謂其冥昧也
蛉从令謂其伶行獨行也知螟蛉為蛾蛾交乃布卵是
為有子蜾蠃之所負為已子者即此故其房中先有卵
如粟既負蛾卵為子乃更負他蟲未為蛾者為其子糧
泥封而祝之如曰類我類我七日化非有誣也但負卵

人不得見負他蟲人得見之遂以其為子糧者為其子而物理失實於詩詞亦茫無歸着如此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式穀作敬養替字看式本車前橫木有所敬則憑之故以式為敬名穀以養人即可借為養義如甫田詩穀我士女其証已以為中原有蔬庶民釆之將以是為敬養之兵而致孝也敬養之謂式穀我思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令爾上有父母而下亦有子其可不作則於身以教誨爾子乎盖爾之於父母能式穀則爾子之於爾其所為式穀者亦將似之矣彼夫螟蛉有子蜾羸負之本非其子也猶以祝而使之相類況其子固為爾子其教誨不當於祝而有不似之者哉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集傳 而汝忝辱也

管見 此大夫念昔先人之戒勿興謗也故以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衆奔翅之情狀焉題為額之號脊令際飛鳴之頃額毛盡竪以是而稱題耳兩載字並訓始其飛之始即其鳴之時無兩時也脊令似鶺而小喝色棲於原黎明時遇天晴霽且飛且鳴直上雲端其聲連綿不已一名吽天子彼人以有故而謫於官其奔翅之倉皇呼顯大概類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訟之既成搆結不解剖決需時我為牽率於而則日斯邁焉而為迫激於人則月斯征焉是不既疲於逆路哉且其征邁之時當夙興及夜乃寐我莫能安於此於明動晦休之常而亦不暇顧庭闈昏定晨省之節此其於爾所生固有貽之大難堪者不寧惟是人亦有言刻木為吏期不對畫地為牢議不入懼有辱也凡為人子者苟或詘體受辱易服受辱因之闕木索被箠楚受辱甚至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又甚則毀肌膚斷肢體受辱由所自生皆痛念之顧其家聲時聞戮笑有醜面目視人罔極蓋不勝其忝也爾慎之哉作事必謀始有不能乎而勢將遑於一往者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集傳 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

管見 此大夫念昔先人之警不昏作勞也本草釋名扈有九種皆以喙色及聲音別之如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此別以喙色之屬也其喙微曲而厚壯光瑩並好食粟桑扈乃扈之在桑間者喙獨淺白如脂故名竊脂陸璣謂其好盜食脂肉呂祖謙謂淮南子云桑扈不食粟非是率循也場有粟者靡不到是謂

率場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為度其狀並似俗云以一張白嘴與人白食也彼閒民之不服田畝罔有黍稷獨以亦手餬其口者則亦然矣此豈可恃為長計與故下云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乃所以深曉之寡為少義須眼上欠粟字說家無餘粟日謀取他人之有以補其缺乏此所謂塡寡耳塡寡非很不為功世所指為很者有二焉其一為河邊渡子也則宜岸其一為牢中禁子也則宜獄矣但以此塡寡其所收之粟即云能穀要實成為人之無良焉念茲不誠可哀乎雖然塡寡有術人亦不憚為之獨患其不能耳不能而坐困或有計及於握粟出卜之能穀者則又不得已而為乞人之所為矣凡一手所把為握握粟一把粟也是為沿門所求施捨耳舉數之約乃爾出指適異地言將與丐為術行至於賤父母之邦因無地自容也其出必以卜盖為東西南北莫知適從當於市中日者問所向而聽命焉然既卜而出竟得憑藉握粟之能穀乎流離之子

迺道死為餓殍有所至而皆窮者以云能穀自何
能穀哉然則治生之有本業此長計也不可失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令學為醇謹也溫溫只猶俗云無火性耳故得因之厚自抑損而為恭人如集于木狀其恭也致恭則身之傴僂而俯與集于木正同矣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又分就其立時言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又分就其行時言之要之莫非恭也即莫非恭如集于木之身之為之也有人若此其在後生小子苟自負雄才偉貌倜儻不羈當曰笑為迂拘無能為矣作者列在大夫豈早歲無以異於人哉乃其先人之訓言初不勗以取富貴立功名為門閥光惟是使無彝酒也勸敦孝行也戒勿興訟而警不昏作勞也既於寒微

之地分毫末無如而其卒令學為醇謹者特舉一溫溫恭人形容曲盡以作守身之則蓋稔知周德既衰于仕者殆不欲使其子出身以嬰世網也大夫之先人其賢矣無何大夫將與禍會由先之一念稍差不安哉促遂以究彼鳴鳩翰飛戾天而患之不測者隨之於是憂傷之時思脫身以歸先人能盧奉先人邱墓亦不可復得五夜捫心言猶在耳則安能不念之而明發不寐也哉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管見]鸒烏屬烏小而純黑小背反哺者慈烏也一名孝烏似慈烏而大腹下白不反哺者雅烏也是為鸒斯本完名音沭弁在首即弁以見周廻俯睇之意故變汴音而讀盤斯分也言鸒雖於烏羣腹下白與純黑之教烏不同猶可望而知之耳歸飛提提拱為攜義指母將其子言烏之屬雖慈烏之子得以孝稱雅烏之子不得以孝稱而於歸飛之時母之將之者固各有相攜之狀以是而見為提提云按當日幽王黜申后廢太子宜臼必命其母子異宮也王宮有鵜其多然數中有鸒並朝出而幕歸故太子之傳為太子作詩設身處地乃即借嶪發端而言其歸時之母子相將者以寄慨焉民莫不穀我獨于羅穀者食養之名言彼民雖賤亦莫不有存活之地以遊其生而我之產於帝王家為太子以被廢不寧其居竟如置身於籠檻然是則雖云能穀而其穀獨于羅矣夫豈不轉遜於窮簷編戶之民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辜罪一義但辜負諸已罪如自人耳所謂天者代申后指幽王言以夫為婦所天故也伊彼稱謂褒姒心之憂憂母申后也云者欲有

所訴於王之詞其意以為我母申后所天者為王而王黜之黜之誠何辜也亦惟伊褒姒實為之祟而已伊罪我母我能不罪伊乎然王方寵伊伊正恃王我欲罪伊將於何而罪之罪伊不得其心之憂我母者終欲有所云以訴於王也雖然心之憂矣亦迫欲云矣有所云而王必聽之以信其無辜與且使伊得聞之而竟不謂我罪伊與以此而思所云固有不知如之何而後可者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集傳]周道大道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管見]踧當音蹴踧踧義蓋與蹜蹜同言衆足狹數也鞫身卷曲之貌周道之旁茂草生焉有人踧踧以行於周

道而舉足狹數旋又為鞠之狀以身卷曲於茂草中其鞠也使人見為茂草而不見其身則是鞠為茂草矣按此乃指竊盜伺行旅而謀擊之者言之觀下文稱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可見傷謂戕害怒亦作惄法意說文擣手椎也禮記內則云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擣反側之所謂如擣者蓋如此此其傷之中人忽竊發於周道茂草中苟非若今

之說何以至是甚哉詩之言此蓋謂太子自度行因發出奔而求脫於罹必將有陰令伏賊要諸路以立斃之者故心之憂其被傷不禁怒焉而覺其如擣也以上四句太子既憂身之無所逃以下四句太子更憂其母遭黜而幽之別宮者所處尤不能終日云爾假寐永歎當作實寫申后之憂看憂甚則寐常不成是以假寐憂長則歎猶不足是以永歎維憂用老維為思義太子維之也老何所指乃太子之於母申后其常稱則然憂用老謂老者亟須孚適而憂偏若驅役之以令其假寐永歎也太子以是維之其心之因于憂用老而為老憂者亦惡能已於假寐永歎乎故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疢雖訓病特主害於憂言心體屬火以憂而鬱不得舒與之謂疢孔氏穎達曰疾首頭痛也人而嬰此則低垂之態呻吟之口罔有見其假寐而鬪其永歎者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集傳〕桑梓二木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離麗也辰猶時也

〔管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此言父母雖沒猶將隨在感觸而不能忘也維亦為思義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梓棺二對桑與梓而維之維其先之作主制棺者即為是物則必

肅然生恭敬之心止於其下而不能遽去焉蓋子之於父母雖死亡如其生存以故靡瞻匪父瞻桑梓而睹父之情寄之靡依匪母依桑梓而依母之情亦寄之也豈其父母具在毛裏一體顧忽焉忘所瞻依而至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也哉毛對裏言則毛其表也裏對毛言則裏其心也毛生於皮膚腠理間而出其外擧毛而表乃無遺勿只泥毛說裏與稱中稱內同皆謂心也觀樂記情動於中及好惡無節於內可見蓋心為君主之官從統稱曰裏以尊心耳也臟腑之屬非得因此例者不屬于毛謂與父母之肌體其痛癢與所歸也不離于裏謂與父母之神明其喜戚與所與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指其生之年月日言內則載卿大夫之生子生三月名之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謂藏於家之書府又春秋之法諸侯適冢始生即書於冊如魯桓公六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世子其生之年月日為其辰者必書於冊而藏之其藏之所在亦必有王家之所為書府概可知矣故詩人以申太子反本之意曰人無父母猶必恭敬於桑梓而常切瞻依我有父母乃或不屬離于毛裏而抑絶瞻依此非盡昧其身之自來不至此試思天之生我非從天降也其於生我有辰豈遂不知書而藏之者之安在乎知其所在則我生自天實生自父母必瞻父必依母也即今日者我父黜我母因以竄我我獨得依母也而仍不得不瞻父也蓋終以我辰之所在為瞻依之所在已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集傳〕蜩蟬也嘒嘒聲也屆至遑暇也

管見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柳垂流而柔宛。故稱菀斯。分也。指其條之成縷言。此蓋之美者。以比王宮。蜩為蟯蜋。轉糞丸入土而化。蓋借以醜褒姒也。嘒嘒字从彗。掃也。謂蜩之鳴者。於蟲類能掃一切鳴耳。褒姒之被寵於宮。聲聞于外。有如此。有漼者淵。萑葦淠淠。水滸決而圻壞於物者。謂之漼。是為褒姒陰浸而長之象。知其勢必將滅周宗也。萑與葦一類。大雅以行葦比王九族。謂其同本而叢行云爾。是皆生於下濕陂澤中。不生於淵。有為水所漼者。向非淵而今成淵。於是先生之萑葦。獨見其末之採於水面而淠淠焉。則不久而歸於淪沒也。褒姒之滅周宗。於茲可想見矣。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傷王也。周宗既滅。王之漂泊無所依。殆無以異是者。於時太子雖廢。猶得以瞻父之心。切屬毛離裏之憂。則念王之安枕而臥。溺於褒姒以棄其宗。亦即不自為之所者。固宜終夜徬徨。竊獨成為瞖無腐其行歟。且已也。故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隹句。

管見 此章前六句。皆言褒姒處心積慮之不良。有作如是之借物以指事者。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鹿斯謂鹿之孕子而將生耳。斯為分義。與產者之稱坼副同。爾雅釋獸。鹿其跡速。是本善奔。乃或當奔之時。而其足如有所係然。此為維足。維亦訓係也。伎伎。蓋人蟠腹而股開張之貌。有不利於奔。若鹿斯之奔若此。殆恐其子墮耳。以故雖被逐。情急不憚捐身以護恤之。褒姒度申后之欲免太子於難。亦有是心也。斯既不能忘情於申后矣。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攷本草集解。雉交不再卵。褐色將亂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食其卵。以此言之。雄雊食卵。似不欲有其子者。然當雌之避雄而潛伏之。維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及其雌之既有子而未嘗仍欲念也。彼褒姒度幽王之黜申后而廢太子。於申后不成恩絕。亦或有是轉而求之之心也。太子其終廢與。此其不能忘情。又以無若幽王何。而專屬之申后矣。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音怪。凡物不自敗而毀之曰壞。疾急也。用使也。壞木者。不急使之無旁出之枝。今雖壞。後仍完矣。疾用無枝。則非遂謀絕其根不可。彼褒姒之於申后以及太子。正恐其黜且廢者久之所復立。故其心之進度所終。苟亦置申后太子於死地而所為不能忘情者。迄無已矣。雖然褒姒之不能忘情。隱情也。蓋欲人莫之知者。由太子念之。固未嘗不了然於口焉。豈其轉不了然於心乎。心之憂矣。夫亦既知之矣。乃知之而不直以知言。却以寧莫之知。作還自問語者。以是存警懼之意云爾。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集傳 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

管見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兔之所投。投逃死之地也。然有出其前而先之者。則安所逃哉。如巧言之四章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犬能兜兔也。或字即暗指犬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攷周禮秋官之屬。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則埋而置楬焉。是必封之以為塚也。茲不曰封之而曰墐。墐之為塗名。以是為埋之法。乃寇盜瘞所殺傷。以滅其跡。欲使至其處者若平地然。初不知其中之有死人也。則此或字又即暗指寇盜言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謂幽王。維者欲君子之係思也。其字指太子。宜日忍之言。太子將忍於伯服而誅加之害。正以上

六句乃褒姒之讒言云然以為將使其子伯服出避太子相彼投兎尚或先之太子乃不能陰令伏賊以要於路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伯服苟為賊要於路而立斃之我猶能得其死所乎出避無策而令長恃君子是恒君子之秉心常維太子為忍人有必忍於伯服黍而後伯服乃相保也君子苟去諸懷禍不可測矣言記涕隕如而以冀王之必信而王亦不能不必信者故太子因其讒言以想見其讒狀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按褒姒之隕涕獨為太子必謀戕其子於外不可令伯服一日離君子耳乃其所謂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何取喻之深切著明若此蓋其所以謀太子者即用是法故亦了然於心以了然於口也由此推之則太子之言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固因褒姒實有是謀以戕太子而太子覺之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管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讀授音與下究字叶當從音導之義作美酒解謂讒入而王信之如中美酒以自醉耳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惠對咸言不惠則惟見其咸矣咸之齊為舒咸齊而退加憐察為究乃君子之不惠為讒所使而以信為主則有不舒究之者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凡牽其足而仆之為掎伐木者斷其着地近根處而木身以顛與掎之用同故於伐木亦言掎詩緝杝以手離之也按析薪以斧其有斧半入而可離以手者如破竹之勢之易是以有杝名故於析薪特言杝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彼指申后自君子而彼之也佗音駝即與駝一義前漢趙充國傳云以一馬自佗負就人言之俗亦謂背負為佗其稱佗之意太子欲被罪於身而[illegible]上及其母耳以為今者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予之罪以廢已哉雖然予何足惜即從罪大不可解初取予而斬殺之見為伐木掎矣再取予而分裂之見為析薪杝矣此亦無可逃者乃君子之心則猶深咎予母后之既黜者曰彼有罪也嗟乎君子以為彼有罪予孰以為彼無罪乎獨與君子舍之而以所稱彼有罪者並移之以為予罪是則予母有罪而以予佗也予之佗矣予猶得借是以伸屬毛離裏之意而畢予依母之事矣其他復何望焉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管見]匪山喻褒姒之地分卑微也幽王欲益其勢而高之終不是山故以莫高匪山止之匪泉喻褒姒之本原汙濁也幽王欲揚其清而浚之終不是泉故以莫浚匪泉止之君子無易由言即上兩莫字之意君子指幽王

由言謂言之得自由者如褒姒匪后而立后特由王言之巳也是何異於匪山而欲高之為山匪泉而欲浚之為泉王苟有言而亦無不由王也哉然若此者皆易也夫君子之於由言正須以不得自由之心主之則無出之以易而後可耳屬于垣領下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四句蓋謂宮中之人有竊聞褒姒之以言脅幽王者如是云云也數我字並屬褒姒自指水之所在為梁施笱特以制魚而已於梁言逝逝長往也於笱言發發大開也其逝其發須並貼魚說魚逝梁而梁莫之限魚發笱而笱莫得完則魚將以恣意於水矣俗以人道之感比歡於魚水可知所稱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恭殆幽王求歡於褒姒而褒姒拒之耳以色事君即以寵要君其情態往往有此閱為顧注之義恤則惏而保護之詞後者子之別名謂其所生伯服也夫褒姒已立為后而猶曰我躬不閱褒姒之子伯服已立為太子而猶曰遑恤我後此其所求於幽王之閱之恤之者何

所底止哉然則洪加害於申后以及太子宜臼無足以塞其望者王為君子操爵祿之柄而以予奪廢置行之又佐之以生殺莫不由其言之出於口也一易則無所不用其易矣可勝慨與

巧言刺厲王也

管見 此篇之刺厲王刺其以衛巫監謗也其叙列在幽王詩中者以其作於幽王之時故耳何以有此作觀末言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其意固為衛巫之徒流傳不絕仍寵尊其術以行於世在厲王之貽禍為甚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集傳 悠悠遠大之貌

管見 厲王虐國人謗王此章即其謗詞也當時民無若王何乃謗王於悠悠之昊天以王國昊天之子而昊天之於王則所謂父母也既曰父母乃不能止其子之虐乎故特稱且以仰致呼籲之情焉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罪者顯麗於法辜者隱疚於中也亂謂迷亂指謗王言憮為怪愕之詞以有所不平而然耳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已宜訓止謂威之消歇泰宜訓舒謂憮之解散也以為今之不免於罪辜而實無罪無辜者竟至相率以謗王是豈不同於病狂喪心之為亂哉夫亂生於憮憮極乃亂而茲則亂矣既如此其憮矣所由然者何也蓋以用威之道其甚盛而得加於王者惟昊天耳乃王之威方恣肆而未已昊天之威則消歇而自己是獨聽王之逞志以為予罪也由予自思予本敬王而慎者慎則無罪無罪而王實為之罪在昊天之已威者其可以終已乎且昊天之威行於怒其因王之不克當心而有所為憮者度亦循夫人耳乃我國人之於王其憮正猶紓而不泰昊天之於王其憮則殷散而為泰是猶任子之懷憤懣而無解於王之予辜也由予自思予亦本敬身而慎者慎則無辜無辜而王又實被之辜在昊天之泰憮者其可以終泰乎嗟乎讒王為亂亂亦罪辜也然雖慎而不獲免罪辜於王則不若舍慎而亂猶得明其無罪無辜於昊天矣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集傳 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

管見 亂之初生其亂但指國人謗王說僭始既涵謂厲王之虐嘗有以威楚遂包為得計而施於國人耳史載厲周夷王崩子胡立是為厲王紀公譖齊哀公於厲王王烹哀公元年楚子熊渠畏其伐楚乃去其所僭王號

夫楚之僭已久早非周天子所得包舉而涵之者至是而始懾於厲王之虐去其所借王號以下於王則周之於楚為既涵矣於時厲王恃其虐乃謂欲令國人震慴而與我此道得也已而民不堪命遂亂而謗王故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明厲王之誤於所恃蓋知此亂之又生若下章所稱亂是用長亂是用暴亂是用飫皆是其生由於得衛巫以監謗以是而言君子信讒耳晉書天文志卷舌六星中一曰天讒是主巫醫則巫之為讒象審矣況衛巫之妖誕又其甚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予如祉亂庶遄已此即衛巫始至其進讒於君子云然也按周語言國人謗王召公以告而王怒故讒者即借是以發端曰今者王怒甚不可不怒也君子如怒在謗者必因是而殺其勢焉亂雖不已亦庶乎其遄沮矣雖然循有借力於神之道在神為君子用而以其福歸之所謂祉也君子如祉則祉之所在神與俱焉有亂而謗王者王不必怒而神將怒其肯不除以告王而盡殺之

乎於是而期亂之遄已亦庶乎其遄已也遄沮云爾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集傳 屢數也卭病也

管見 史記言厲王三十年好利近榮公欲用為卿士芮良夫諫不聽則此所稱君子屢盟者結榮公也東遷以後周與鄭且交質以盟不貳則前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覲禮廢嘗有與其臣盟而至於屢者厲王近榮公欲示以信故踵而行之然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芮良夫之言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彼榮公復何辭焉乃君子方屢盟以信之是為君子信盜矣榮公之專利為盜而其以是教王則有盜言王聽之而學專利其可哉此芮良夫之所由不能已於諫者雖然忠言逆耳與良藥苦口同固知不敵盜言之孔甘矣以故王不聽卒用榮公為卿士用事由此言之亂之初生罔人謗王者召公以為民不堪命蓋不堪其虐於不堪其好專利耳至王得衛巫巫以其術進之譏王信遂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時則厲王之三十有三年也其亂之又生者國人莫敵言乃敢謀敵讎之作一若王與榮公之用又讎斂實遵之先路然則見君子屢盟也而國人之亂亦盟盟有長是用歃血告神羣推一人以為之長君子之屢盟以信盜也而國人之以亂盟亦主於為盜盜以暴逞是用卒起如風雨相與積勢以行其暴且君子信盜信於盜言之孔甘也而國人之以為亂有言亦復覺其孔甘今食物中有餅餌焉是曰餤人皆甘之亂言而不甘孰與其亂是用言之津津得如所稱波波磨磨者適乘具飢之欲食而遺以餤亂之又在若此此所以厲王監謗之年諸侯不享又三年為厲王之三十有七年王遂以國

之畔襲流於亂也故諸侯之享王所以致其不來宜則此共矣止共而王已知勢不振矣然又非直此也更取王之因畔襲而流於亂者維之彼其沮喪無恥有卭之狀蓋比於病矣回首昔日之虐其威靈氣燄頓消驕於何所哉匪其止共維王之卭作者殆追感其已事而悵然俯仰以相譏也觀此而是詩之刺厲王其作於幽王時從可知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集傳 奕奕大也秩秩序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

管見 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廟之有寢所以安神也其奕奕而大特出於營造而非因其舊是曰作之厲王用以慮衛巫而使參其神者蓋如此秩秩大猷指王言謀周書大誥及多士多方並稱王若曰猷猷謀也明乎告雖王意而實與衆共謀之耳故猷為王言之通名其大之者取諸偏也厲王虐國人謗王於時王苟不怒將下詔罪已而與聞過大申庶人傳語之文俾得隱喻於事君旃諫無訟之義夫豈不為秩秩大猷哉以是已謗在王之廷臣如召公芮良夫之徒處皆善於辭令而能達斯旨者無何有衛巫出解監謗王得之而奇其術遂至號為聖人於是衛巫亦自以為聖人也乃謂監謗得予王獨恭默以望治而已曾何需於秩秩大猷之多事為故曰聖人莫之莫勿也即彌必之謂攷楚語論方巫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以若所云於聖人何多讓焉厲王之號衛亟其意殆本諸此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衛巫謝其監謗之能雖在不言而腹誹者猶莫逃其洞察也苦亡有

何以遂又不足論已。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躍躍讀與[illegible]亦通。此衛巫計及監謗而得謗之時。王當明於物理之相制。以為捕逐者。但多畜賤走而遂無從役。脫也。至於發蹤指示之不差。又可不必論已。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管見】荏染柔木。於木類當指無患木言。其木子獨著名。故本草但稱無患。子光滑如油。亦正黑如豎。古人蓋名荏染子耳。其義則以荏可取油。染得成堅故也。按荏染子特堅可為念球。木極高大。而不聞充棟梁之用。是固以其柔矣。然而荏染柔木。即為無患木也。人亦有取[illegible]崔豹古今注云。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為器用以厭鬼魅。故號曰無患。俗亦名鬼見愁。據此則人之欲倚以無患者。因將樹之矣。彼厲王患國人之謗。而立一能監謗之衛巫。以為無患之主。是豈不成為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也哉。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行言塗中之言也。此往來相遭者所時有。至於心焉數之。則相與喻於不言而已。周語所謂道路以目。意亦猶此。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俗稱長蟲。紆行曰蛇蛇。猶稱委蛇云爾。人之偶作游行。其行容類然。至於蛇蛇之時。而呼人與言。不假名稱。而微格以聲。使之覺而相就者。其音近碩。是謂碩言。蛇蛇碩言。在衛巫之嚴於監謗外者。有人屬之耳目矣。能無殆乎。試就蛇言之。蛇之舍其穴而行。以常不聞其口之出聲。有聲則欲蛇其蛻。必自口始。此有以知上舉出自口者。身亦必出自口。彼夫蛇蛇碩言。既比於蛇行之。有聲一或為相從監謗[illegible]所得。雖不死。皮則必脫。將亦同於蛇之蛻而出自口矣。又[illegible]人告則殺之。更有甚於是哉。巧言如簧。指為謗言以引人者說。為監謗以衛巫。為至而此其使耳。凡管因簧以鳴。謂巧言者如[illegible][illegible]知。

勤於巧言者皆如簧也。顏之厚矣。顏只作外貌字通看。厚為好洽忘形之詞。以為蛇蛇碩言。亦從與其所厚者相告語而已。其誰不畏監謗之衛巫。而敢以一言涉王也。乃其時有巧言如簧者。每從旁乃為謗言以相引[illegible]。其顏若平時本甚厚。然遂成一見如故。而不復相倚。則於應答問聊為附和。而其言亦誠降於謗矣。於是彼顏之厚者。頑然為惡。指為謗。執之以告。莫得自論。殺則無赦也。嗟乎。衛巫之監謗。受其術以為之使者。轉以造譖。行之巧言如簧之為禍烈矣。故序以巧言名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集傳】水草交謂之麋。骭瘍也。腫足為尰。

【管見】彼指衛巫。斯為分義。凡身為讒之枝。枝分自本。河人斯怪詞也。謂不審其穢胎孽種之由來云爾。居河之麋。著衛巫之得自衛也。衛濱大河。故稱河麋。雖水草之交。當即作衛地孟諸之麋看。左傳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是神也。殆即居河之麋之衛巫所早依附者。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用以擊。此見勇之一端。無拳謂其非有徒手搏虎之能也。其與勇已足徵矣。乃且職為巫者倡地天通之說。而有所摔格。其有力以及於民。一若為之階以引之。而能實與上天。實抑下地。然於是惑其術者。泯泯棼棼。以即於[illegible]。以是言職為亂階耳。既微且尰。微指脈象言。氣之盛衰。驗於氣口。氣口兩手拳後寸脈也。無拳則氣口之脈象。蓋其微者。不必診之而後知矣。又脾脈耎而散。當病足胻腫若水狀。以脾虛不能制水故也。此所謂尰是已。說文注。下濕之地則生此疾。彼居河之麋者。宜有之。既微且尰。是既不克徒手

特此以見勇於拳亦且莫能徒步馮河以見勇於二也及觀其識為亂階傾動一世則必非大有力者不至此故又作怪問之辭曰爾勇伊何伊訓彼與此對我孟勇有其狀者亦必有其具取而對始之一此彼敵然矣伊何云者見此而不見彼也為猶將多為猶與猶優孟衣冠義相近屬王流亂衛巫已不知所終歷宣而斷其貌衛巫以為猶者尤將日起而多焉是固實繁有徒也河之麋其居未泯衛巫於是憑依嘗即為其徒之所萃為淵藪者昔猶崇奉其人今復拱向其居轉相授受數十年派衍支繁若此故念之而尤不勝怪歎也其詞曰爾居徒幾何爾居二字讀宜略頓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集傳]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

[管見]彼指暴公於章末始明點出斯析之離也可作分字看几身為親之枝枝分自李何人斯怪詞也怪共以人而生鬼蜮云爾鬼蜮之生若據其而目求之鄭亦慎然人也故特指其心曰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illegible][illegible]公往也梁乃人之氏為暴公之徒者此其一焉而[illegible]公亦我之我其並屬同朝而巳伊誰云從伊即指上暴[illegible]氏者說云為言之別名從則為其言而不違之意蓋[illegible]從謂於誰之言而從之略作疑問也維暴之云維字[illegible]係訓屬此則賓指而堅答之詞矣暴何[illegible]云亦欲為禍於蘇公平梁上阿暴以遂其為禍之謀所從者亦因暴之云為主故[illegible]並勝滋以德其為禍之於所逝者[illegible]指謀之門為歸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集傳]唁弔失位也

[管見]二人此蘇公自謂我與暴公也從行主其同為卿士之班次言於時蓋蘇公為首而暴公亞之也暴公所不能安而必為禍於蘇公者正以此乃其始固從行甚謹略不見有嫌忌之隙則蘇公之被罪失位竊揆於禍所自來欲遂指為暴公紛之而不得也故曰誰為此禍然卒之有所疑於暴公者以為我之禍暴公不能救亦當唁之胡於我梁則逝焉而其逝之時亦竟不入我門以唁我哉不唁我者其心之所云蓋不我可也不我可則將以禍為應得即亦有所不必言矣然回憶二人從行之始豈嘗云不我可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則今之唁我者固不容已也宜唁而不唁是可知始之從行特暫為浮貌而今之不我可乃夙抱深心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管見]彼何人斯胡逝我陳逝亦暴公往也既逝我梁而復逝我陳陳與梁並人之氏為暴公之徒者此又其一焉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此以斥暴公之於彼梁而此陳者固相牽以為鬼蜮也凡鬼能為屬亦每有聲人或聞之說文所謂魏魏不止是已魏音儒亦音髯蜮非射工乃鬼彈也攻射工為蟲屬雖稱含沙中人影成病然博物者能詳形狀何云不可得哉鳥彈溪毒之類也葛洪肘後方云溪毒中人一名中水一名中溪一名水病似射工而無物春月多病之初狀頭痛惡寒二三日則腹中生蟲食人下部漸蝕五臟注下

不禁雖良醫不能療也又南中志云永昌郡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可渡餘月則殺人其氣有惡物作聲不見其形中人則青爛名曰鬼彈其斯之謂蜮與鬼蜮之為害無人心亦無天理然不與人為類故云不愧于人亦實為天所生故云不畏于天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集傳]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

[管見]暴公之稱暴當與前之稱梁陳者同為氏也彼何人斯其為飄風飄風特暴而以觀於暴公之為禍其對而後發勢惡至不可當蓋與飄風等也亦適於其氏暴為恰合矣夫人之為飄風者世豈少哉就鎬京言之北

有玁狁南有犬戎其來皆如飄風之暴此固有以灼見其所自也而暴公乃以鬼蜮行其飄風使受之者莫由踪跡即亦不勝其驚詫矣故曰胡不自北胡不自南也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言彼陰行其暴以禍我者果如飄風之來卒求所自而莫得焉我心亦忽忽以終而已豈必有疑於暴之先實從行者乎乃無何而彼之逝我梁也使我之有心不能釋然於不入我門即蓋不能釋然於不入唁我我之疑暴實自此始是固有以攪我心矣無解於禍而祇攪我心我正不願知其逝我梁之不測以逝者之不容已哉至於既逝我梁而復術其跡所以攪我心者益甚此其下弱知之史不待言矣」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集傳]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管見]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舍謂止息之所安行而不遑舍此謂暴公之過其門有如引而在途之憊耳豈能入哉爾之急行遑脂爾車蒙上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轉出則遑脂爾車為反決語謂不遑也亟行而不遑脂車此又謂暴公之過門不入有如避於追躡一之辭以亡命耳豈能復唁我哉壹者之來壹為合其不一之詞為暴公之徒者若梁與陳非一人而暴公之合而一之實為絆約之首是稱壹者其於則以有而欲之逝而來也云何其盱乃蘇公度暴公之來知其不入我門者必尤過我門而張目視之此有以用其盱矣其盱也見禍之及我門為已定而又得使我之閈門徐罪欲尋禍始而終莫測其誰實為之此其自為得計固不知其私心當復云何也言念及此而其不入」唁我又不足介懷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管見]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易為轉義否與不通以為爾之初逝我梁也爾不入我門以唁我所並逝者梁之外厥性陳焉亦殊也攪我心矣攪而漸定竊謂為此禍者必爾也若使爾之於我其繼不入及還而仍入此其掩飾更周孔艱者誠難知矣不斷令我心之摹擬所定或及茲而頊易乎至於既逝而還而其不入我門以唁我者與逝時同此由爾之實為此禍能非我而陰謀之卒難面而強解之也如是而爾心之孔艱初固以為難知而今則否矣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以來字據還時見之與上章之見其來於逝時者有辨祇音支前祇攪我心之祇亦音支但彼祇訓但此祇訓敬義各有取耳其有取於敬而云祇則何以故為此祖

也。以為爾之私比。梁陳以為壹者。既來而逝。亦來而還跡。其從行之舊誼終乖。遂覺孔艱之本懷畢露。然則我之不免於禍。固為怨有所歸。而仇亦不遠矣。此而莫如爾何。勢將聲其罪於神。以詛爾也。爾使我不得不詛。即使我不敢不祇。我自是其齊明肅戒。以從事焉耳。復何為哉。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集傳】伯仲兄弟也。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

【管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喻暴公之徒之為梁陳者其兩人之聯屬。異姓若兄弟然。蓋梁為伯氏。而陳即為仲氏也。至於兩人依附暴公。各竭其口之能。以深惬暴公之聽。此唱彼和。不約而同。則又若梁為伯氏以吹壎。而陳即為仲氏以吹篪矣。壎篪對舉。與他詩鐘鼓及笙磬之對舉同例。其特取壎篪者。土曰壎。竹曰篪。土與竹之為樂器。皆借人口以出聲。故特取此為合志陳辭之比也。及爾如貫。爾指暴公。貫錢貫也。暴公欲為禍於蘇公而有所云。以示梁。梁從之。故首章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於時暴私於梁。而梁復結於陳。其忩為商確。思所以復暴公之云。而忩有所云者。出於梁陳之口。而入於暴公之耳。罔各見其傾心容納。直與錢之有孔以受貫無以異也。諒不我知。我屬蘇公。自指。不我知。猶云我不知乎。如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在蘇公亦初不之知也。又何怪暴公之諒之哉。諒者以心懸揣而自信不疑之謂。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即謂壎也。篪也。貫也。此三物者。實曲傳乎三人合謀之情狀。則出而陳之。以為詛之具。可不必更假辭說矣。斯與彼何人斯之斯皆

訓祈之辭也。而所指又有異焉。於召南云。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所謂斯者。言靁之擊人。有如斧以斯之也。此章斯字。當從之。鬼蜮為禍。人莫如之何。而以詛請神加罪。苟非臨以旁空。破裂之威。其能勝乎。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集傳】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管見】視人罔極。視效也。與書稱視乃烈祖同。罔訓欺誣所以行其詭也。罔極為詭之至。至詭者。古稱窮奇。窮即全義。奇即詭義也。昔高辛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亂人之罔極者也。暴公於此人之罔極者。視而效之。則雖人也。而與鬼蜮類矣。然如此有靦面目何哉。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以其真鬼蜮也。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此則非真鬼蜮。而為似鬼蜮者。豈亦不可得與。古之窮奇。舜得之。以與渾敦檮杌饕餮為四凶。並投諸荒裔以禦魑魅。一至於今。而可謂並不識其面目也耶。國法不止仿徘佪。況六誅。故前章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欲其獲罪於天也。天容鬼蜮而不容人之為鬼蜮。暴公安得不畏于天乎。天誅未果。且當借學人言。故此章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欲其見正於人也。人避鬼蜮而不避人之為鬼蜮。暴公安得不愧于人乎。按好歌與惡聲相反。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故以是詩為好歌也。反側指其心言之。正直者。心與面目同。不正直而反側。則有面目當前。其心罔不免於或左或右者矣。以是為反側作。

巷伯。刺幽王也。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管見 巷伯寺人之長即周禮天官所屬之內小臣也以奄人為之官上士餘奄與官故作為此詩者稱寺人孟子序又省四字為兩而以其為寺人稱巷以其為孟子稱伯二而一者也蓋孟與伯皆長之義孟子只猶今俗呼頭兒云爾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管見 按水寒為淒草宿於水為棲則萋為水草盛貌也其以盛貌作文貌言者蓋從藻取義藻水生而布水成文或稱飾為藻飾詞屬明指此稱斐為萋斐詞屬暗指耶又貝為水中介蟲其文以錦名而其稱萋斐者即以水草之布水成文著錦之意亦見取譬不遂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巷伯何為言此細玩兩兮字及成字中其意殆謂彼譖人者儼然萋斐以成是貝錦貝固有口也而譖人之口亦猶是矣噫是言也

詆之不疑於大甚乎而非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蓋非自以其口為不至此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管見 哆張口貌口大張則其勢為侈也箕四星二為踵在上二為舌在下踵狹而舌廣有哆與侈之意嚴氏粲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觀月令定昏旦中星皆據南方之午位則嚴說可從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巷伯之言此又何為也意蓋以為箕之見於南其狀若蹲踞然人而成是狀者屬在如廁之時為多其後竅因是以開而穢濁出焉彼譖人者之口亦猶是矣誰適與謀適主也以譖人而有謀其竅欲宣諸口以為快者正同於如廁之以滿腹而思泄之陰自為主而已此所以明其謀之闕而曰誰適與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管見 緝緝對下謀字說謂其宛轉綢繆若蠶之作繭然其緒常相續而不絕耳翩翩疾飛向下之貌度推鷹鸇之逐鳥雀有如此其急而才中之意正為下欲譖人三字寔照也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是固飾虛為幻而不信者矣苟其言傳合不密不猶有疏罅之可指乎而不然也彼其謀之時則早設為旁觀之詞以致其叮嚀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蓋必欲其譖人而無譖之迹使聽者以為攻訐出於忠誠而後機無虛發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集說 嚴氏粲曰女能譖人人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

管見 捷戰勝之名謀譖人者如武臣之志於克敵務求全勝故曰捷捷幡同翻此就掀書葉說以謀譖人而欲為譖言者如文人之好學多閱覽務採擬其精要故曰幡幡捷捷幡幡某欲譖言是固有橫被口語而受之者

矣然復仇需怨由來不可以已夫獨不轉思媒蘖其短使先之出乎爾者既而反乎爾哉而不然也彼其謀之之時則又早設為旁觀之詞以重致其叮嚀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蓋必欲其譖人而絕譖之患使受之者甘蒙醜黠莫反行其毒螫而後雖為怨府而有恃以無恐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管見 驕人王所寵也有寵則不期驕而自驕矣凡寵為譖之媒驕人即譖人也好好狀王於驕人之譖言寔心悅之耳禮記注壁孔曰好以孔為圖象其稱好者必作圈也至有言而愜心當志此即所謂好好與勞人蓋人之有功者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注謂勤勞足以立事凡功為詔之招驕人之所詔即詔

此勞人矣草草狀王於所譖之勞人削去其籍而不顧也草主屬文起草言其塗抹必多於勞人而草草則任意以作一筆勾消而已按序稱刺幽王正從此二句中見之蒼天蒼天用疊呼者既欲其視彼驕人而降監有罪尤欲其矜此勞人而垂念特深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集傳投棄也昊昊天也

管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重舉者欲以正其譖人之罪狀自為主而非出同謀更無可諉卸耳至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以下乃由轉念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而為是深惡痛絕之詞其詞中所舉以目譖人者則謂其為天子之狗以狗之吠所怪而狂噬於譖為適肖也按本草獸類世傳狗為豺之舅見狗則跪又云虎食狗則醉狗乃虎之酒也譖人者為狗故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又晏子使楚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效狗國見五代史稱北狗國則知此言投畀有北即謂北狗國也在契丹地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娶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與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見其家物必銜歸則不能追矣據此言之可知狗國亦欲中國人也惟譖人好哉類而不可同羣則有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者投畀有昊有昊天也北狗國曰有北昊天曰有昊舉名從省此行文之例固然有北有昊實字省虛字不省亦例也推之國稱有夏有商天稱有皇有命可見所投畀有昊之云何所取諸蓋以麗於有昊者有狗國四星在建東南又有狗二星在斗魁之前天狗七星在闕

卯南狼星東北此其下視譖人而為天子之狗者蓋其如也維有昊實為之宰其誰不聽命焉以是而取彼譖人投畀有昊在有昊之心苟因其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使能受者受之如狗國四星之為國則既能受之矣若有昊之心並因其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而使能食者食之又如狗二星天狗七星之為狗則亦能食之矣如是而豈不遂除天下之極惡哉夫安得人有欲而天必從者有然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管見楊園之道猗于畝卯楊當指今俗稱河柳者說其木不成大樹但作條叢生北方以編器物甚夥人每種之凡種木之地通稱圃不必拘有藩曰園之說楊園之種楊有行列是為道作道路之道言者非是猗盛貌畝為田名卯為里名畝卯合稱此居民聚落之所在此以楊園之道之分數其猗然盛者正於畝卯之閒各見其條為器物所資夫豈不人人欲得而斬刈之耳詳對音皮哉彼譖人者之攖眾怒蓋如此惟是敢怒者多譏音者少故巷伯不憚大聲疾呼以盡盈庭之繆紛而激之也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蓋寺人已腐早不齒於人數雖其稱孟子者以內小臣宦上士非得與朝士同列屬從公卿大夫之後也一旦出其所為詩以期凡百君子之敬聽夫孰能堪之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谷風

【集傳】谷風東風也

【管見】按篇中予女對稱作申后之於褒姒壹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喻褒姒初入宮而王寵之因以孕子伯服也習習狀谷風之上騰有如鳥數飛之意也以紙鳥驗之可見書稱馬牛其風入道之感亦得以風名之又谷風為春氣主生於孕子尤切維者連絡相因之詞曰及雨及字中包有雲字在不雲胡以雨哉因風而雲因雲而雨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由天地以觀男女其意象蓋同將恐將懼謂褒姒孕子伯服及月辰居側室慮不免有坼副菑害之產難而恐懼也維予與女此維字與用係屬字一義乃指實之詞也其身之於人引為一體而助之刁與此在欲分娩者藉此為尤急故末章以大德稱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安樂就褒姒既生伯服以後言棄則申后自指其被黜云爾黜申后者幽王而褒姒實為之媒蘖故不曰王而曰女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管見】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孫氏炎曰迴風從上而下曰頹此喻褒姒之將生伯服時其作而感動之勢有然也將恐將懼寘予于懷集傳寘與置同處也懷指胞胎之在腹言以為女以有懷而具維風及頹之勢其自處以恐懼固宜而予之與之者亦復不勝其恐懼是予本末有懷而女實寘予于懷也不然予何為自處若是哉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集傳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管見】山之崔嵬草木生之胡以無不死且萎哉以其如前十月篇之言山冢崒崩故然蓋崔嵬本有崩勢可崇上章維風及頹看來風言頹則於山之崔嵬亦主頹言可知頹即崩也按當日褒姒之生伯服必其產難甚矣於不保故言維山崔嵬以喻其身之殆哉發發亦即黜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並以喻其身之藏象所微於色骨毛髮爪以為之榮華者一時同歸於消歇也此恐懼之實也於時申后極力調護而後伯服生褒姒亦得全可不謂大德乎乃還而自計有大德仍未免於有小怨試為何玩篇中三稱習習谷風正見王之斃幸褒姒共申后能無沮之以正與此其有涉於褒姒亦不可謂非小怨矣然自褒姒言之以為彼恐懼之交終於愛莫能助此安樂之際方將妒不見容則其視申后所謂大德并並非德惡乎不忘且視申后所謂小怨者乃真怨惡予不思恥如是而褒姒之棄申后固有至於如遺者知而王又卒成其意以黜申

后轉立褒姒為后奈之何哉

蓼莪刺幽王也。

【管見】刺意見末二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集說】嚴氏粲曰釋草曰蘩之醜秋為蒿釋云醜類也

【管見】莪雖可茹不足稱美獨取其抱根叢生者名抱娘蒿於子之始生得近倚其父母為有合耶集傳蓼長大貌則知蓼蓼者莪是及秋而將老矣蒿屬在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則皆呼為蒿匪莪伊蒿傷老也老則近死乃以身之會有歸期而益切反本之思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凡言勞者殆莫甚於劬劬从句大力也則用力

睽有腰夯不得伸之意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集說何氏楷曰羅願云匪莪伊蒿蒿猶有子者匪莪伊蔚蔚則無子。蓋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瘁通作顇顦顇也劬勞而至於瘁勞苦見於貌也

管見蔚牡菣。蒿之無子者。則牡之名蓋以此。我不以牡稱是能有子必矣。乃前言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此又言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傷老而無子也。老而無子則為獨乃以身後之無與總承而彌廑溯先之痛曰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劬勞勞瘁須合看惟其勞為劬勞故因勞而至於瘁耳瘁之狀榮華消落所存獨皮骨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集傳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管見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二句就其家之空匱言之缾罍只作俗稱罐兒罈兒看藉以貯米糧蔬菜皆可勿泥為酒器也缾小而罍之大不言可知維為思義因罍忍之而有罍之恥者恥其虛設無用殊不似我應有之器與耳如是而何以為生乎由恥興憤遂不禁忍而絕意於人世也故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之為少計生之分數耳民為人之通稱其甘心於死不曰及今而死可也乃曰不如死之久者以今既長貧先猶少孤當父母早世之日已不知有生人之樂故復追念其往事而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也父尊處外於其子之出能保之使無所虞是為怙母親處內於其子之入能引之使得所依是為恃出而失怙則銜恤入而失恃則靡至銜恤者憂戚哀也少孤之情此為曲盡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集傳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無極窮也

管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字須從鞠躬之鞠會意指其在胞胎時言鞠之既彌月而後所以受生者至此乃生也拊為以手輕擊之名亦稱拍畜與易卦大小畜之畜同止也拊我畜我殆拍之以止其啼云爾兒初生則乳之既而能食或口哺之亦或手飼之此則所謂長我育我也久之學立學行既加之瞻注以致防又試之再二而不厭顧我復我之所指其在是與出入腹我腹字舊作懷抱看顧以懷抱不正當其處為疑攷字典有

衣名抱腹上下有帶抱裹腹上無襠褸今稱兜肚者近之又論語云襁負其子蓋即因抱腹之制為之襁用以絡小兒於背而負之也襁似抱腹抱腹之用在腹故此本欲實言襁負我也而但曰腹我其意亦具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猶言恩也總括上六句其言父母之德事皆不出其幼稚時以其本少孤耳少孤者生不獲左右父母既欲報之而無從則庶幾於身死之後得從父母之靈之在天者以報之也乃言念及此而復致傷於昊天罔極若不勝其懸絕難幾及然則何以故由前章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由後二章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嗟乎是將死於飢餒以墮幽卻為餓鬼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發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餓鬼氣不盛其能有精爽至矣神明而為游魂之行空乎於時子在九地之下父母在九天之上瞻望弗及此恨何了期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管見〕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謂其時鎬京之寇賊滿野有如此南山乃其聚藏之窟宅也其朋比作奸燄甚盛若燎然則見為烈烈其渠魁也勢從號令嚴明若治軍然見為律律由是出而攻劫縱其所如莫之敢遏也因以飄風飄風發發飄風弗弗肖之發當音髮說文射發也於飄風稱發發此著其直突之勢大雅言以弗無子弗訓祓除也於飄風稱弗弗此又著其橫掃之勢耳民莫不穀穀為養義與甫田穀我士女之穀同斷王之世民不聊生遂憑鎬京所面之終南山四出為盜以資口食所謂莫不穀者即此須各與本章上二句合看我獨何害我獨不卒兩我獨宜一讀獨字本作實用謂老而無子也正為前匪莪伊蒿匪莪伊蔚發明喻意何害不卒可作一問一答觀之言我之老而無子獨者也豈遂不願歲月苟延以為王之民哉然而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所早覺為鮮民之生者不能自穀而又不敢同於今民之莫不穀為竊維此生其必罹於害者果何害乎害於不穀也凡人之考終命者為卒我以害於不穀而死是不得其死也不卒也父母生我而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以及玆辰其何道以處此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管見〕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注大東極東也此[illegible]取二章大東字為名蓋幽王之東巡齊魯至于海邦[illegible]其所至騷擾莫能堪一時皆如被兵寇然豈非亂哉故序曰刺亂刺之者後序以為譚大夫或傳聞有自[illegible]鄭氏康成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illegible]秋傳譚國在濟南平陵縣然則譚大夫之作人東[illegible]齊為幽王東巡故徵求於譚而譚病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集傳〕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履行小人下民也潸涕下貌

〔集說〕孔氏穎達曰禮之通例簋盛黍稷鼎實羹肉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輔氏廣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

〔管見〕幽王將東巡東國發民除道其徒役之用力多故就其食時以觀有不可以尋常例者此其計口而日給之蓋難也簋瓦器形圓與盌略同特其中容斗二升用黍稷為飧實之令浮起簋上而為饛焉以祀神也徒役之以盌盛食有務取其大而滿者亦如此故曰有饛簋飧捄从手从求說文一曰捊也又曰捊引取也此義為是匕本匙之通名可合箸而並稱之但棘匕其狀為又似畢星故下六章亦云有捄天畢也棘屬為陽子云木理細而堅重可為車軸及匙箸等物以祀神之吉禮而用為匕雖義取棘吉同音與喪祭之用桑有別賓則[illegible]其鼎肉而升於俎其引取惟是為能勝耶彼從役之以箸取食有不禁其作勢而有力者亦如此故曰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惟除道以待天子時然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指幽王小人謂東國之民既為君子除道所履之道使之如砥如矢矣而尤相與守其分界以[illegible]護之使無或有害其如砥如矢者則所

謂視也。視之之若。見下二章。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凡韻之以者其目為所牽係。亦時念於口而不忘。是謂睠言。集韻。潸雨貌。則知於出涕言潸。固狀其涕之如雨也。按二句之意。特為所稱望幸者作反語耳。王篇。幸。天子所至也。蔡邕獨斷。天子車駕所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食帛。民爵有級。或賜田租。故謂之幸。此足想見周初時邁之盛軌矣。若幽王之東巡。其在東國之睠言顧之。豈嘗不勤於望。乃及其至也。不足云幸。反有見為人感者。則不禁其潸焉出涕矣。觀後東人之子以下至箱私。非皆其涕出所從哉。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集傳 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

管見 小東小稍。稱對大東之為極東看。所以著周道之起訖耳。幽王之東巡。始自鎬京。以向成周則稍東。更自成周以指齊魯。至海邦則極東矣。杼柚其空。喻言也。杼柚以持受緯經。其織既成則下之。豈不空乎。彼自小東而大東。其周道之如砥如矢者。聯綿不絕。又如一匹布之下於機而牽引以鋪於地。然正可從杼柚其空時想見之也。糾糾葛屨至來。乃小人之視周道者不能禁公子之往來而懷是悒悒之詞。糾糾。繩狀也。以葛為繩。即以種為屨。但期藉足而已。非能使不中寒而皸瘃者。然他未有替。則當有汝早行。即以之屨霜。亦無不可。小人之地之賤固至此。若夫東國之華族少年。則所稱公子者也。時或以游行出行。非馳輕車則走駿馬。觀其佻佻猥利。直若軟塵而飄舉焉。此所以處其足者。亦最壹矣。乃其行也。猶必行之君子所優之周行。以利其如砥。知矢之安。初不願其從此往也。無何而既往。更不顧其從此來也。無何而既來。既往既來。在小人之視之。其對此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周行而難為心者。已。亟。病其無以止。公子之行也。亦重病其無以待君子之歷也。故曰使我心疚也。

集傳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尚。庶幾也。

管見 凡泉必寒。故以有冽稱氿泉。劉氏熙以為流泆而長如車轍。按此意為切。今道中有沮洳不可行處。皆由此。維時幽王將東巡。其除道者觀有冽氿泉之下流。或經於道。必尋其源以法堙之。而後於道之沮洳所在。藉以穫薪而築土其上。彼氿泉之流已斷。則亦既無浸。是穫薪以壞道者矣。契契舊作憂苦解。於字義無着。觀大雅稱爰契我龜。契為灼龜之木。亦謂之楚焞。借其義以通之。此言契契。謂小人之視周道。通夜燃炬以守之。有

如是其契契。以繼契也。故不得寐而常寤。亦即對此契契者而寤歎云。其寤歎也為何。蓋哀我憚人也。憚人。謂所畏之人。當主東國之循行以祭於周道者。言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此寤歎時之心口較論有然耳。以為薪是穫薪。非腐朽比。又氿泉無或浸之。以是藉周道而為君子所履。雖非實為土也。亦尚可同於土之能載也。又何所慮。而必令視之者之夜以繼日為。乃我憚人之心。則惟懼我視之疏也。每於契契中卒然夜至。竟可不就寢而息焉。我憚人不息。則我終當以寤待之。哀哉我憚人也。以我言之。亦可息也。胡為徒事擾震驚若此哉。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管見]人者賤稱於人中而別之為子蓋必有名位而肯者東人之子如下所稱百僚是已職勞為徒役之事以王之東巡故而縉紳士大夫所司若此憊不已甚哉然以在西人之子見之其不念其勞者固未嘗或招之來以稍加慰藉焉是為不來西人之子亦百僚也其從王而東詎不請勞所何勞也蓋莫不見其自奉者之粲粱而哀服亦各充然矣粲與鄭風授子之粲同凡稻粱芻豢之精潔者皆是粲粲字重著其備云爾此皆東人之子之所出以共給也既遂其食飲又有所用為投贈之物若皮若帛皆無算則令懷之為衣服之資固靡不受而不報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此則於同屬西人之子之中揭出兩種言之以明其接遇之難在東人之子謀所以歸之絲染衣服者又非其他也大雅公劉篇云何以舟之舟帶也此稱舟人之子有亦為帶義謂虎士之佩乃及弓矢以夾王者熊羆是裘喻言耳熊羆不可裝而虎士之如熊如羆則儼然以是

為裘馬其嚴猛不可近矣至於私人之子則奄寺之為內小臣者也東巡之從王行後宮必從則宦官實左右之此其於東人之子之為百僚者得所欲則功之於王拂所欲則罪之於王而王必聽也夫豈不百僚是試哉試考也與虞書考績黜陟幽明之考同其所閟於百僚非細故也疇敢不畏敬而奉承焉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集傳]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

[管見]或以其酒不以其漿以用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享天子膳用犢貴誠也其在天子亦必有燕以示慈惠自

諸侯以下及百僚燕禮殽烝於俎一獻之後皆坐而飲酒以至醉此所謂或以其酒也或者泛指古王之詞至無王東巡而此典缺非特不以其酒為燕也即望其以漿致飲亦不以其漿矣以其漿可作今之賜茶肴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璲之為瑞不在典瑞所掌之列非王器也竊意天子車駕所奉有為銀牌以賞者老及兵丁者即是物耳因其式與司恒取火之金璲同故謂之璲又人之受而榮之以視諸侯新命寵膺圭璧之五瑞亦無以異故謂璲為瑞也佩璲懸之當胸非如左右佩之屬在腰者說文鞙大車縛軛軛也今俗名瑒紼蓋軛著於牛肩別用繩縛軛以絡牛項下是之謂鞙璲為佩璲先皆有組貫之使得者即能施諸肩項一一有如鞙然故曰鞙鞙佩璲也至幽王東巡所此典亦鞅其時豈誠不有此鞙鞙而長之佩璲哉惟有而不用於是夾周道而望思者亦卒莫緝而佩之矣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維為思義因幽王之澤不下究而思之也漢之與天俱行以

河猶是為澤象乃其氣之為金色之如銀藍亦有光而旋未光是為澤不下究之象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者合力而成之也七襄蓋古之織名凡織必先為寬帶績腰以伸經而後行緯以織之時兩目不停顧兩手不停挽兩足不停踏並腰為七故織曰七襄再七字似臥力字織以緯合於經亦襄之義其襄用橫力以是而言七襄語雖涉巧亦通按織女亦名天女在漢旁與漢俱行天喻王漢喻王之澤則織女之麗天而與漢俱行是喻後宮之從王而常近其澤者也其從行則日中故主日言七襄之云亦只明其從行以車其車中之坐而不得寧其身有如織耳故下章更以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二語中之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集傳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天畢畢星也

集說毛氏萇曰河鼓謂之牽牛又曰庚續也○劉氏彝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

管見章錦之別名章成而有以酬七襄之功是為飛然天漢之織女本非果織則以後宮之從王於車比於織女而覺其為終日七襄者亦非正言其從事於織以效婦功也故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目出貌牽牛三星明大如眸子之炯炯外見以是而言睆又牽牛之於織女隔漢相望特用睆字亦有意服箱即駕車之稱御者掌之彼從王之車中人皆後宮也其主車必以奄寺若前所謂私人之子者固其長已至於他馭僕之屬雖願為之執鞭不令得近此所由借明關防之嚴而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金主西方而行附日此又正與西人之子之從王而行者為有合矣其行之先後或最早發逐則子如東有啓明日未出啓明已出或極遲就舍則如西有長庚日已入長庚未入要之皆不離於王也而尤有不得即於王者則觀於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而知之天畢作又形與棘匕適肖故亦曰有捄載施二字須平看蓋天畢共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口承上六星其六星曲為兩行着柄之星上張其口載即柄承之義施即張其口之義也行指二星言天畢亦黃道所經黃道為日之中道彼金星之為啓明長庚也其行雖附日不由黃道而出於黃道內外以自為道則如有捄天畢載施之行之有以止之矣彼幽王之東雖其周道之如砥如矢獨王與後宮出其中而西人之子之從王而行者皆出其旁蓋如此按二章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見王未來而小人視之之難也此章則言王之既來而為君子履之之時所共見為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者其誰敢有越思焉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集說朱氏公遷曰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為踵在上二為舌在下○劉氏瑾曰此斗謂南斗

管見箕斗二星相近南斗自南見之箕又在斗南而斗乃在箕北也四維字與前維天有漢之維同並訓思所思為何蓋因幽王之莅行在所與後宮俱其婦內無厭之聲滿路議者雖不見其事猶得仰觀於天而為是想當然之詞廣雅挹酌也箕口以舌稱載翕其舌謂箕之似臼耳載為受翕為引受而引之者惟臼之待杵則然人星旁有四星曰臼亦如箕其杵三星直其上有載翕之意以斗南有箕而亦載翕其舌焉是不可為箕之簸揚乃似可為臼之用以舂矣至於箕北有斗魁四星柄二星其魁常下覆於斗之以挹酒漿不類也而柄之西向者獨反而高揭其將何所用之彼箕下有杵三星橫列無勢而斗之有柄以二星西揭偏翹起而有勢是則其之載翕其舌比於臼之待杵而斗之西柄之揭即比於杵之待臼也不幾見為挹酒漿則不可而舂糧乃獨可乎吁此象之見於天足令思之者怪之此象之應於人尤足令思之者醜之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集傳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管見四月維夏維防也知有冠之亂而防之也凡冠警多在秋時故前采薇篇之遣戍注有備秋之名今幽王之時京邑以四月戒嚴則其設防以維之者乃維夏也以視彼戍邊之言備秋此非其常矣六月徂暑徂之為

往訴甚亂而離也其徂不始於六月而六月蓋不能止徂者難徂暑者為尤難故只主六月言之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大夫之矢志不徂獨奉其身以待死耳固奈道神也匪人謂治之為亂者胡以言乎神祭不分息白與病狂同寧以言乎膽橫無所疑懼與衆心同是為匪人肆其戕殺以恐於人之狀彼因四月維夏而有事於六月徂暑者將祭道神以除險難則有祖矣此其禱祀而求夫孰不望免於匪人之恐予哉而大夫則曰人徂暑以逃死其先有祖之事予不徂暑而待死其先亦有祖之意所祖如何惟是祖匪人之胡寧而能忍者不果來則已若來且無忍於人先忍於予可也予固不願長存樂得假手於匪人以忽忽畢命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集說呂氏祖謙曰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

管見卉為草之總稱百卉則禾之專稱也其取義於百者蓋從穀稱百穀之例耳具皆有也腓為足肚百卉何以具之言具者正欲於一腓字中寓無數匪人也時當秋日百卉將登其民不及穫而奚為匪人之以去則此百卉之無腓而起豈不即憑匪人掠為腓而靡不具哉自是而野空如掃所共見為秋日淒淒者又不獨關涼風白露之以候告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離字與下適歸字合看謂其民離此他適以求得所歸也在前章言六月徂暑其徂之意亦同此但彼為求亂而先離此乃當亂而後離耳故著其離之危急特甚曰亂離則瘼訓病而字从莫莫蓋膜之省也凡皮裏肉表為膜是知以皮肉消減而膜病者是稱瘼云爰家語作奚非王風於桓王伐鄭之師以祭衛之先奔比於兔脫故其三言有兔爰爰按爰爰字與兔稱之即可悟此言爰其適歸雖單用爰字亦如稱爰爰者並取象於兔之疾走以避患也所之為適所至為歸其適歸為究其適歸乃見此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之時其實偪於亂以離者倉皇迫促更非如彼六月徂暑之尚容休暇也以是而云瘼矣夫豈不誠哉其為瘼乎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管見冬日何以烈烈是蓋以狀匪人之縱火行劫耳凡火以得風彌壯而匪人則為飄風此其發發者實有以揚烈烈之燄矣然特見於冬日則何也由前章稱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時則田野為墟故其後遂入都邑以訪聚居之室廬有如此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穀即指禾之實言莫不穀謂其務多藏也我獨二字當一讀明乎此身以外無長物耳害非一端此應主遭焚說與上言烈烈者對針何害不有害也詞用反決故稱何按此章二句一似不咎匪人之肆虐無法乃轉咎民之擁厚實者咎鄙隱人以自恣然民固不宜有穀哉為度其意夫夫殆諭指同朝貪黷致寇者謂借民以見端云爾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集說范氏處義曰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

管見據此章主匪人之發掘陵寢言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臺樹也陳風墓門秦風終南皆以有梅稱其為慕樹有徵已栗雖不見他詩然藏主用栗見公羊傳是取以入廟依神也謂其與梅同為墓樹亦因其所卉草之總稱木亦稱卉為蓋與獸亦稱禽之例同何言嘉卉嘉其貢之凡供祭品耳周禮籩人掌饋食之籩其物有桌有乾蘇桌古文栗字乾蘇鄭注乾梅也以是為嘉卉故於他如楸之屬皆不悉及云兩侯字集傳訓維初不解及於侯求之侯為的其維之有綱維為係屬之義夫乃思得俗言的係某的屬某者皆從侯取象也察為殘賊莫

知其尤几忝正與修相反。匪人舉其前所營置者而敗壞之知墓樹而外宮觀垣墉必一切傾圮也。因是而為殘賊其夷冢決隧鑿棺暴尸以攫其藏有不可明言者此非罪大惡極實為匪人之尤哉。然其時國亂民離無復冢人蹕域守禁之事則有廢為殘賊以作匪人之尤者方莫得而知之又孰從而究之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管見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對下穀字說則因其水以為之田也。相者遂矚之詞而載字並訓受泉水之所及或因以為田則見有益之所澤者受自天是為載清又也有加之糞壤者受自人是為載濁而穀因以生矣夫泉水率自窮巖絕壑來也會際亂離豈無於此中匿跡躬畊苟全性命者哉而以大夫追感曩昔則謂我苟能穀不待出為大夫以受穀是早得卜宅幽遯沒身食力不有茲日之構禍矣我日構禍正以前之不能穀也及是

而謀脫身以往舍其從大夫之後者而問道於農夫以云能穀曷云能穀乎此有以決退藏之無術以自存矣按構禍之構本為木名其木有白汁如乳能黏物故集傳以為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集傳 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謂經帶包絡之也。

管見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夫思楚之據地偏安不服亂也。攷史記楚世家熊渠當周夷王時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且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自時厥後雖有宣王南征之役於楚無所損早不克陵滔滔江漢猶所國之紀以控楚矣然則有大夫而遭遇幽王以構禍而不免思遯又不能穀將欲事君舍楚其孰為仕國乎而

大夫則曰我如是以求仕所異幸者惟是矜哀其匍匐來奔形容面目間枯槁黧黑有盡瘁之狀故不誅其畔而納之尋視其舊所職任命之位是為盡瘁以仕也然仕則仕矣先嘗為大夫一旦去中國而入蠻夷舍王朝而歸僭國背舊主而拜新恩有一於此皆不如死死而後周不有我周得有大夫也周不可不有大夫則以為寧莫我有而已。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集傳 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

集說 陸氏德明曰鶉字或作鷻○陸氏佃曰鵰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邢氏昺曰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布翅翱翔○陳氏鵬飛曰言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范氏處義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管見 爾雅以女桑為桋當從之山之有蕨薇也既可采以當食而隰復有杞桋焉杞為枸杞桋為桋桑並有子久服令人不飢而耐老然則不能穀者不轉可借是以辟穀哉而大夫以為我君子也與方外脫世網者不得同上天下淵無所置吾身獨效死守官以成君子食焉不避其難之義亦可哀已然山與隰之間仍有蕨薇杞秩也無以自明而日夕遇害在他日之問朝臣者或求我而不知所終不將以為去從赤松子遊欲假其辟穀之法以求長生與若然是直以我為笑而卒莫知我哀矣故今者我及此微命之尚存而作歌其心之有所維非有他也亦欲悉是以告天下人之不及於難者使知我之備位君子其遣變不幸有死無二之可哀蓋加以歌即指是詩說維之為言思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集說]謝氏枋得曰。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管見]北山謂朔方之山。偪狄境。亦交涉戎境。其大夫蓋因從事於此而身陟之也。杞枸檵之一字名。攷本草集說。枸檵作叢生。莖幹高三五尺。獨蘭州、甯州、九原以西枸檵並是大樹。沈存中筆談亦言陝西極邊生枸檵高丈餘。大可作柱。然則杞之產自北山。其材固特異矣。言采其杞。對下憂我父母說。乃言采其杞之根耳。枸檵根名地骨。一名地仙。一名却老。一名仙人杖。有根之異者則仙家所謂千歲枸檵。其形如犬者也。食之可長生。彼

大夫之陟彼北山。嘗見杞有大可作柱之異林。當必有其形如犬之異根。以為若采而得之。是足藉以永父母之年。而使不害於憂也。故雖不必果采。所心口相商則亦言云然矣。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士子猶稱兵丁云爾。偕俱也。大夫偕士子而朝從事。亦偕士子而夕從事。故偕偕字重曰從事。則知領士子者有主帥。而大夫屬之在偏裨之列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王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稱。盬為鹽之鹵水。其苦能殺人。靡無也。以為今者我之為王事役。亦謂有事而已。靡有盬也。乃還念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而固甚覺其苦之難喫。直如盬之有鹵水。然則豈不靡盬而有盬哉。其尤可痛念者。王事之苦無盬之名。有盬之寬。我既身受之。而其以憂貽我父母者。則又使之心受之。庶將而不救也。夫我則已矣。我父母則何辜乎。北山之杞。言采者亦空言耳。其能得此長生之物歟。父母以靡受而介不害於靡盬之盬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集傳]率循。濱涯也。

[管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須對下章經營四方句說。蓋言有王土王臣。而因有王事耳。溥分土徧也。王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此其溥於天之下者。莫非王土也。濱之為涯。主海言。凡中國之土通稱海內。則其幅員之環合。不必皆盡於海。而可以濱明所極也。率謂人之沿邊而居耳。所居雖荒徼。而皆隸版圖。則其率乎土之濱者。莫非王臣也。於此而或循四方不靖。欲以侵犯陵暴上王土而臣王臣。王安得無經營四方之事哉。經營四方之事為戎事。王不行。卿專事。大夫則從事也。大夫之從事宜均。均者

權衡其事之少多輕重。以量人授任。協力程功也。而幽王之於大夫則不均。故北山之役。其大夫自言我之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有比於盬之獨苦者。而在王之初命之。其詞則有所不顧也。但曰我從事獨賢而已。嗟乎。王事非一手一足之烈。故有卿之專事。不能無大夫之從事也。從事不均。而獨以踣死而無益於事。所謂獨賢者。其將何以報稱也哉。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集傳]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旅與膂同。

[集說]錢氏天錫曰。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許氏慎曰。膂脊骨也。○呂氏祖謙曰。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衆

汞曰靡有旅力。奉菅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謂衆力
方愆猶可也。如奉菅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
得解為
衆也」

管見 馬以壯為壯故稱壯又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
乘之。乘以四計故於良馬稱四牡彭彭盛大貌須以馬
與人之乘馬合言之其意謂在朝之大夫平時策肥以於
道。顧盼自雄則見其四牡彭彭矣及王事興而欲以大
夫從事則皆逡退不敢直前殆如人處稠衆間懼中立
之太顯而自匿於左右畔也以是而言王事傍傍耳傍
與旁通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即申
言王之所謂我從事獨賢者以此將訓奉訓助方將謂
其正欲奉身以助王於事不傍傍而挺挺也故以為難
得而鮮之於力方剛承上未老說按未老之詞必幽王
因大夫已老而壯之故然則所指為旅力方剛者亦
少誣矣經營四方則又幽王謂大夫方將之意直欲於

邊陲所界之四方出其力以經之營之而使完固也按
經當為經脈之經營當為營氣之營此所藉以保其身
者於四方而言經營從明保其國之無虞亦如彼旅力
方剛之身耳然北山之大夫雖不避事未嘗不量力豈
敢意為僥倖漫以經營
四方為自効之地哉」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
于行。

集說 劉氏瑾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
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管見 燕鳥名以其雙栖稱燕燕人之居息有如此則有
事於成大廈營華屋也盡瘁須暗貼馬言與上燕燕反
對凡効勞稱馬論勞稱汗馬所謂盡瘁者殆無以加矣
王事亦國事也以盡瘁事國之事則於受命之日早亡
其家尚可與於燕燕居息哉居息之息息於坐息偃之
息息於臥也牀臥具不已于行者晝行而夜亦行則以
此時求一息偃所亦猝不
可得牀之有無又何論焉」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
鞅掌。

管見 此大呼號痛也。或傳聲於大夫所欲其知之必其
冤抑待伸者未此而不知其時蓋由作樂演劇有如伐
木篇之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故致喧闐充庭此外漠
然不知也其導歡豈不極與若夫慘慘劬勞者以身之
憊成顏之感殆不殊叫號之聲不絕於耳以勞重增其悒
悒矣栖遲宿久而不起也於栖遲之所在而又見有偃
者向下仰者向上此其事為何事乎為指其事俗有比
之於乘馬者按馬之頭組曰鞅即今之扯手也持之則

馬惟所使是謂鞅掌。[illegible]以王事[illegible]騑騑周道正鞅掌
之實也其與栖遲偃仰之[illegible]鞅掌者詎可以一視哉」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
不為」

集傳 咎猶罪過也」

管見 王事為我事者咎則不可警畏而慘慘畏之。當不
得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如[illegible]得酒亦不飲矣況
湛樂乎。風隱詞議正詞出有嫌則避入無嫌則議出入
風議者謂何謂工事之可不為也而北山之大夫則迫
於王而靡事不為當夫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苟非不能
恐於父母亦吞聲茹苦以終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集傳】熲與耿同。小明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管見】詩言無將大車。序謂[illegible]小人。以大車喻小人。為其任重而遠出。本專謂外之[illegible]而為大將也。特動多鈍躓。迄無能為。則一傳分四夫之門耳。非小人而何。將助也。前若引之。後若推之。旁若翼之。以助御大車者也。御大車為主帥運用之象。將大車則偏裨協贊之象矣。然大車豈可將乎。故一曰祇自塵。一塵借言冠之不靖。而揚土。埃冥將大車而祇自塵。言便見有不克清冠。塵之意。不惟此也。冠黃率大衆來[illegible]有見為其塵冥冥者。白晝如晦。大車將不知所往。何以將之。故再曰維塵冥冥。維為防義。言不可以不防也。凡以所防究言之。尤有其甚焉者。故又再曰維塵雝兮。雝澤也。與周頌于彼西雝之雝同。蓋塵雖冥冥。大車不致陷溺。猶可將也。至於塵會於水而成雝。則汙泥濁淖之中。與塵迴異。冠若設為此險以待。是為大車之止所矣。將之者得不防及此哉。然既已將之。悔不可追也。獨決絕以至於死而已。此所以疊言無思百憂。與憂之之緒多端。可以百該之。其取一而並思之者。惟人當垂絕之時。凡屬生平所未了。不免一一纏綿於心。是不能捨而長逝也。若一切不顧。豈不不視死如歸乎。祇自疧兮。與下不出于熲。及祇自重兮句。並申言所以無思百憂也。疧臂病。臂名骶。則骶病為蘇可知。若此者不能坐。自疧則以思百憂而致坐之不安也。非真疧矣。陽氣盛而瞑目為煩。若此者不能臥。其病由衛氣留於陽不入於陰。故然。然則衛氣不病。不留於陽。和入於陰。不亦出於陽哉。而在思百憂者之妨於

臥。其目不瞑而為煩。爾可。出于熲而自不[illegible]也。將之白疧與自重而已。凡病肝虛腎虛脾虛皆能[illegible]人體重[illegible]。此者不能行立。至以思百憂而額焉。自[illegible][illegible]足不可動。而行立乖常。其重也。乃自為之。豈由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骨四支。而不舉哉。然為此態者。徒以思百憂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一死耳。究之自疧亦祇自疧也。不出于熲亦祇自不出于熲也。自重亦祇自重也。死可逃乎。大丈夫平居而會數窮猶當委心任運。況職官死事於外。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偏裨與主帥同也。以所從事者非其人。而勢將同盡。其敢懲廉無措。而不慊慨就之也哉。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集說】歐陽氏脩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誌別爾。

【管見】亂世謂幽王之世。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集傳】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荒遠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毒言心中如有毒藥也。共人。僚友之處者。懷思。罟網也。

【管見】詩以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發端。[illegible]前三章兩為畏此罪罟。畏此譴怒。畏此反覆。蒼[illegible][illegible]天。即末二章兩言神之聽之。神亦上天之神也。上天有[illegible]必有視此稱照臨。已先為聽字補出視字之意。[illegible][illegible]西至于艽野。艽藥名。以其出秦中。故名秦艽。艽野[illegible]西徼近[illegible]土不毛。惟艽滿野而已。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遠行之

謂日初吉謂初旬之吉日也戴訓沿離訓麗以大夫徂西而至艽野其征途之身麗於寒暑者獨謂自二月首路之初吉以始明以後不能悉數耳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小之對不必讀泰大苦大黃也在毒草類以色稱大黃以味稱大苦皆大之者特因性駿快號將軍故也不服大苦而其毒乃同於大苦則何以然為其離寒暑而病下利至艽野之後未嘗受事於政事者先不勝其困頓有如此念彼共人共敬也與恭義同即後靖共爾位之共也其人蓋大夫之所謂正直而引為知己者涕零如雨指共人說謂二月之初吉羣哭而送大夫之徂西也大夫念之而豈不懷歸乎然雖懷歸而初不急望於歸者則曰畏此罪罟此字指上天大羅網而召旻之刺幽王篇中皆言罪罟乃上天以下土之有罪而降罔以收之也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不嘗罹於罪罟而不畏哉畏此罪罟則其出在艽野而以寒暑致病所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者毒之貽害轉不足論其心已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集傳 除除舊生新也臨衆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

管見 日月之除指歲首之正月言此二月初吉而轉計正月其除未久故日方除日月方除此距歲莫為尚遠也及其往而至於艽野因離寒暑而被毒與大苦同其時以病告猶未受事以云還也乃云其還乎病中忽忽遂已歲聿云莫矣說文聿所以書之器也楚謂之聿秦謂之筆釋文筆述也述其事而書之也然則此稱歲聿猶云歲紀耳與治歷明時之歷殆音同而義亦相比與歲聿云莫此閉塞成冬之候也病下利者不死則當已故大夫之計及於歲莫亦謂至此而日月又將除病得與之俱除也病除則有換之以事者矣大夫能勝其事乎事可勝我事孔庶則難勝我獨而我事孔庶九難勝也乃大夫之徂西先由幽王惡大夫而遣之邊地不合僕從得隨而欲其親執一切勞辱之役此所以大夫之之受事即不禁其念我獨兮我事孔庶也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畏也何憚乎不暇其意以為寒暑之毒暫辭而元氣未復不堪重以勤劬云爾念彼共人睠睠懷顧亦念前二月初吉其共人之相送各含如雨之涕以顧之者實切於懷而不能決捨則獨見其睠睠有然豈不懷歸畏此譴怒再明雖懷歸而仍不急望於歸者非不念共人也此字亦指上天譴怒為罪罟所由降下土有罪罟則譴怒早見於上天矣以前十月之交之刺幽王証之譴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怒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不至干於譴怒而不畏共畏此譴怒則其羈居艽野以身之獨任事之孔庶而云心之憂矣憚我不暇者憚之用患轉不足勞其心已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集傳 奧煖蹙急詒遺興起也

集說 孔氏頴達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也

管見 奧煖也非暑也暑由此漸生又方奧則猶未與困知餘寒尚存矣首章稱離寒暑即從方奧二字見得其憶昔之方奧者為值後之又方奧耳於時正以身之獨任事之孔庶以云還也曷云其還乎特心憂於不暇而

擇之已矣乃其地有能自為政而號稱政事者主合悟艽野以授辜刑惰恐大夫之假而威之並因大夫之惶不服而愈威之其何以堪此政主也義與左傳嬌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同前章歲聿云莫謂至艽野之初歲此章歲聿云莫謂至艽野之再歲須辨之采蕭穫菽蓋大夫特就歲莫之時明其所謀蓄以御冬者如此即以見他時之苟且自給更不堪具陳云爾蕭老萬采之以積為薪懼歲莫無從得薪也菽非大豆當以藿言之藿為野豌豆禮記啜菽飲水之菽即指此穫之以備為糧亦懼歲莫無從得糧也大夫固借是以延艽野之日月焉則念身之獨而身益危矣更何堪以事之孔庶而致政事之愈戚哉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即承上政事愈戚說伊為彼稱謂政事者戚斧名儀禮云天子設斧依注言有黼斧文所以示威彼政事之愈戚斧戚也是王實詒伊以戚矣然大夫之被其斧戚固由出身不慎仕於亂世致之則伊政事者之戚非王詒之乃大

夫自詒之也悔何及乎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亦念前二月初吉其共人之番弟送已而睠睠者以懷益顧以顧益懷會當分手反歸而猶不忍乃復相與興言印其共出而至於所宿之地以同宿可矣興言猶發言倡言之謂送大夫而興言出宿此情何以加諸以故大夫之念共人總言豈不懷歸其欲也明雖懷歸而卒不急望於歸者亦非不念共人則究言其畏此反覆也此字並指上天反旹翻反覆謂何謂譴怒之象已垂於上天則變畏之紛至沓來即有以致下土之反覆耳再取十月之交之刺幽王証之共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亦誠見其反覆矣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不遵淪胥於反覆而不畏哉畏此反覆則其終淹于野雖政事愈戚之偪人已甚猶得以采蕭穫菽苟延餘生內悔之萌所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者戚之為戚判不況怵哉心已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集傳恆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管見君子大夫指前送已而涕零如雨睠睠懷顧興言出宿之共人說處者自外而反於家息者向晦而宴於室安穩也無恆猶言不久耳蓋幽王之世亂世也上天之罪罟欲張譴怒方盛反覆將作大夫居艽野而畏之因即遙念共人之居鎬京而嗟之嗟其危在旦夕故言不久安處不久安息也舊以無恆作戒詞非是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靖共二字不平靖者亂之反大夫度所謂共人者於世之亂不能靖於方寸之亂則早自靖也以靖致共以共守位則艱也之際節義挺挺惟引二三同志之正而不欹直而不足者以身相與以心相好而已若是則君子將不免於死然死而不朽死賢於生也故初則用嗟卒乃易嗟而為去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首章稱明明上天形體也而其主宰則為神故上天居高而聽卑非直照臨之及於下土已也神何所聽聽人言也蓋大難之摧傷無分於正直其亂既定人之類不絕而公論自彰上天之神殆將聽之矣式敬也其穀之將以敬者指黍稷言祀神之物也君子生而正直其死當為神以事上天之神也式穀之馨香含共人而誰膺其報哉上天之簡畀有歸此大夫所由決言式穀以女而不疑與介從介蠱之介借義謂被諸其身而使負之也易云于食有福況式穀之為薊合明察者乎可知君子以正直為神

其受式穀之享於下土實由受景福之錫於上天也福何以為景福景光也君子得有式穀以隆廟祀其正直遂與日月爭光常炳然於明明照臨之內此其何上天之寵以無隕墜者可不謂介爾景福哉然大夫言此於共人可無嗟矣還顧荒野此身終當為鬼荒塞如使鬼猶求食不其餒而至此而其自嗟者固無極也夫大夫之與共人合志同道仕於亂世之悔皆有不免至於各以命殉而計其身後之可嗟不可嗟又相懸絕誰實為之耶

鼓鐘刺幽王也。

〔管見〕按橫渠張子以為淮水為害而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此正刺之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集傳〕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也

〔管見〕周禮春官樂師云凡大禋祀肆享祭示與太祝詔來瞽皐舞詔訓告皐同嗥皆謂呼之使入也何以呼之樂師又云樂出入令奏鐘鼓則知鐘鼓者乃其所以詔與皐之具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以鼓徵學士是則樂之入入於奏鼓在周禮已有證矣至此詩四章發端皆特言鼓鐘鼓為擊即亦樂師之徵樂入而令奏鐘也舊注遂指作樂時之動以鐘言非是將將與鏘鏘同明乎鐘聲鏗耳鏗以立號有號令之象此於徵樂人之入為切合矣然考大司樂之職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是言廟中當祭而亦去樂也若夫路寢常縣之樂為王說其有時必去者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已何謂大哉謂水火也罰[illegible]言水如春秋書宋大水之類則此淮水之湯湯者非其類而何乃幽王初不弛縣而仍欲樂人以入固獨聞其鼓鐘之將將焉是直以大哉所產外置之知有身之樂不復知存民之憂矣憂心且傷傷痛也指當日被浸之民言被浸則田廬婦子皆至不保此其憂之中心而心痛不已傷乎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君子為有位之通稱王其首也君子有不淑人者故特標淑人以別之然他詩之頌君子曰樂只曰豈弟非云不淑也而此必正目以淑人則何所取諧耶其與樂關涉云爾淑善也樂記言先王立樂之方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則淑人之為善亦淑於樂也末章之言樂特詳臥即為淑人君子著所本興允之為言信也平也須貼上淮水說易傳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又經云坎不盈祗既平所謂允者蓋如此當淮水湯湯之時其在淑人君子以是為懷而不忘焉是亟欲其流之盈者旋復不失其信以歸於平也而幽王則漠然無關已矣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管見〕喈喈為疾呼之義故周南言黃鳥鳴鄭風言雞鳴皆取之於鼓鐘亦稱喈喈則何也以幽王之徵樂人而鼓鐘鐘鳴其為詔與皐以嗥之使入者因甚疾焉斯乃亦稱喈喈耳淮水湝湝湝音諧說文注以為衆流之貌此義得之蓋淮水合西北之汝潁而東會於泗沂其人概也他所容納尚不可悉數則知此湝湝云者謂其經流張濫而旁之衆流從之因有以取其沸騰之惡勢也時則被浸者之憂心其傷若割即不禁其泣涕之如雨矣故曰憂心且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德指息施言迷大裁者必顛有大澤也回之意為迂緩不回即從上

文淮水湝湝，借象所以著淑人君子之德之下究，亦復沛然莫能禦也。而幽王則惟積重於上已矣。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集說 劉氏瑾曰：周禮地官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注：長丈二尺。

管見 伐鼛喻言也。幽王之鼓鐘以欽樂人，直與伐鼛以作從事同，則其入不踰時，而其呼之使人亦總無虛日矣。淮有三洲，集傳以為淮上地，固然。然無可指實，並當作喻言看。今據禹貢求之，西河惟豫州，淮則豫之南境。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淮又即為徐之南境，而並以為揚之北境也。綜厥始終，攬所縈帶，夫不為淮有三州乎。及是而水之湯湯湝湝，所在被浸，一似彼三州之為豫為徐為揚者，其不盡歸沉沒，並從水中淨出，然則謂為淮有三洲可矣。憂心且妯，妯者，鳴咽之狀，明其悲之聲淚俱下也。音讀抽，為胃息上行，字从女，以婦人善哭耳。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相若也。如上文言淮有三洲，亦仍有水所不及之處矣。而淑人君子之德，其因大哉，以降大澤者，先有不回之勢，為之數播，於是水所及及之，水所不及亦及之，無虞或濫，而惟懼未周，則民之被澤無涯。以其被浸者較之，而有濫量也，以是為不猶耳。而幽王則並靳其逮下之常分已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集傳 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管見 欽欽，此鼓者之意，與鐘聲無涉。蓋先王之制樂，所用以行禮者為最多，而聽之一皆以崇德，故樂師之鼓鐘以徵樂，入其心固至敬也，以是為欽欽耳。敬之至斯和之至，故當其樂入而樂具奏也，必更鼓鐘以動之，而其早見為欽欽者，即能有以充諧眾器，而使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也。與何謂同音？周語云：鐘尚羽，琴瑟尚宮，石尚角，匏竹利制。注云：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鐘聲大，故尚羽；琴瑟聲細，故尚宮；石磬輕也，輕於鐘，故尚角，角清濁之中。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以此而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則由鼓鐘而及琴瑟，由鼓瑟鼓琴之有音，而及笙磬，其音皆得同於鐘音，以成和之至也。音有八，不及竹與草木者，匏得兼竹。周語又云：草木一聲，無清濁之變，則從略焉可矣。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籥指周官籥章，說其職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名官曰籥章，謂其主龡籥以為詩章也。作如此看，方與上雅南一類。不僭云者，非言雅南籥之奏為悉協，乃言鐘與瑟琴笙磬之器，以其音奏雅南籥之詩，則不失其正耳。如大司樂之職，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所謂僭也。而其僭之故，則由於不雅不南不籥而已。以雅以南以籥，而豈有所謂僭哉。三以字宜重讀，蓋君子所由得成為淑人者，樂其本也。周之樂備矣，如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分而序之，以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此六樂者不容有僭，則君子之不僭，不於是徵，至於饗食賓射之用雅南，與夫逆暑迎寒、祈年祭蜡之用籥，君子皆謹循前制，而毋或差忒焉，其不僭之可言若此，則官竊燕私之地，先於淫聲、過聲、凶聲、慢聲之同為僭者，其必力嚴其禁，使得攝心於以雅以南以籥之不僭，亦從可知也。是豈不有以成為淑人君子也哉。若幽王之嗜音忘倦，用僭為常，則不以行禮，惟以適情，不能崇德，惟能導欲而已。

楚茨，刺幽王也。

附録蔣氏悌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辭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禄者之詩盖以甫田歲取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内六卿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宜更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

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集傳 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

管見 序稱刺幽王意具首二句謂其不籍千畝其田無黍稷獨有茨耳茨蒺藜本草謂長安最饒則其土宜也故周鎬京之籍田荒特以楚楚者茨狀之蒺藜初生葉如皂莢葉整齊可愛是為楚楚抽者拔其本而出之為取子也子皆有刺其名茨名蒺藜亦取其刺傷人甚疾而利之意故以棘刺為比而稱言抽其棘云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是今之不然也我屬我先王之詞下同所蓺得蓺黍稷於黍稷之用又特明其為酒食以饗祀妥侑其為王千畝之籍可知我黍與與我稷翼翼黍稷一對二穗黏者黍不黏者稷與與舒貌狀其結子成枝而稱散也子盛則攏没不可見有覆蓋之意故又以翼翼與與翼翼以黍稷對舉互文也我倉既盈倉謂神倉周語言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者是已我庾維億為既盈指其實也以虛稱既盈或未必其果盈耳甫田曰歲取十千盈之數大概如此倉之入數以十千計則庾之遠莖露積者其數當以十萬之億計也不可量以必度之故言維億維訓思猶想當然之謂以為酒食酒專用黍食則兼用稷須辨之酒食之饗有不為祀者言以饗以祀則明其饗之為祀矣以妥以侑皆以事尸尸祊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於尸之陳者而安侑之則如下言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具醉止皆於妥侑中云協接之矣以介景福介從介蟲之介借義介景福猶云祐景福耳至下福稱介福介字又借義於介蟲之長以言壽與此有虛實之別景先也凡凶咎徵於豊蔀而休

祥兆於昌明故以福為景福景福通名也若所云報以介福及卜爾百福介之意以明起萬壽之意則知百之數又實陰指百祿之數矣介福百福各有主名故以景為通名也景福之來並由神用以酢而工祝承致以賚之其孝孫之俯躬敬受則為介以字與上五以字一串須歸到黍稷上說言昔先王之蓺黍稷以為酒食也黍稷之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也黍稷之為酒食以饗祀妥侑亦即以介景福也奈何今王之不籍千畝竟使蓺黍稷之境皆就荒而為楚楚者茨言抽其棘也哉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孔甚皇君也孝孫主祭之人也

管見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穆穆如天皇皇如日君象也又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濟濟如百川之循道以會於海蹌蹌如羣鳥之為朋以趨於鳳臣奉君之象也天子當祭時以敬先祖而奉神保蓋吉者為之皇尸在廟門以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共儀之表著轉不見為天子之穆穆並不同於諸侯之皇皇則獨有合於大夫士之濟濟蹌蹌而巳絜爾牛羊絜結也約束也即繫之義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養牛羊曰芻疏云卷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以往烝嘗以往指飾牲入廟言之其止及烝嘗者承前章黍稷之既登倉廩說來是適當其時耳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解也兼豚解體解二獻祭之朝獻有腥有爓豚解而腥之但用剝體解而爓之則用剝更用亨也禮運所謂腥其俎孰其殽者是巳肆將與剸亨連稱則肆之為陳以及將之為進只作薦腥爓爲勿從說祝祭于祊祊齊方周禮司馬之職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按主祠即祝也四方即祊也祭禽于四方則宗廟可知故此章言祝祭于祊者欲見牛羊而外又有天子秋田之禽其品物無不備也祀事孔明此謂國之大事祀其一馬而祀享有義孝孫非直能其事乃實有以明其義云爾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其德感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祀事孔明義章矣先着此句以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乃見其有事於祭而敬不為皇君也孝孫之濟濟蹌蹌其儀與大夫士同則不自為君而奉先祖以為君矣神保蓋主之別名祭有尸必先有主如先祖自其始沒既虞則

埋重而易以主祔于廟藏于祏室其神即憑是以至今長存可不謂神保與以故孝孫之饗先祖亦含神保而更無所以用饗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三句蓋據其能饗帝者以深信其能饗先祖耳如孫當孟冬嘗則季秋也而月令言嘗先之以大饗帝是孝孫將饗先祖其時固巳饗帝矣慶帝休也報為答其饗之意凡福稱介福者當指壽言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其長不名而但以介稱也可龜稱介而特壽彼人之獲福有壽者不可借是以稱介福哉但其言萬壽無疆則又由介福以推其至耳惟天無期惟地無疆故地與天同壽也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帝實宜其饗而因報之以介福焉則自今至於萬年其壽豈不合於地之無疆以順承乎天之無期也哉孝孫之有慶若此則其因饗帝而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者固可必其以饗而格亦即見為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集傳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炙皆以從獻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格來酢報也

管見執爨對下為俎孔碩或燔或炙言則饔爨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即其人巳踖踖字从足當自行容求之从昔昔亦作籍藉也蓋行者足之所履如有物以藉之不至觸地而成聲是為踖踖按此惟女之行容則然如執爨者亦有饎爨周禮屬地官掌凡祭祀共盛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奚

亦官女為之其踖踖不待言矣王饔饔之主於內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人徒百人初不同於饎爨之用女而其執爨之時行容亦復踖踖為歛約至此非敬而何哉為俎實俎也其實之並極豐美為孔碩燔炙以供從獻於酳尸用之酢尸在尸實之後則知此稱執爨踖踖為俎孔碩者謂先之剝亨肆將既有朝獻以薦腥爓矣至於饋獻薦熟又復為俎孔碩以設尸正食食已而酳其從獻之燔炙亦靡不畢具有如此燔炙二字一義証之夏官量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注以脯屬饗賓燔屬祭祀是祭祀從獻之有燔可不言炙也有以燔炙稱者明其燔為近火而炙之非如燔燎膻薌之燔遂以入於火耳舊注指燔為肉炙為肝太泥蓋從獻之用燔而首肝亦正以肝可燔也肝與肺心並為氣主祭者貴之而惟肝多血臭味盛故尚臭則制祭取以燔其燔為燎尚味則從獻亦取以燔其燔為炙也燔有以燎稱者亦有以炙稱者豈得謂肝之是炙而非燔哉儀禮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燔字特主肉言亦以主大之從獻用肝故知其為肉然肝不言燔而知其為炙肝者又實以主婦之從獻其肉必燔則主人從獻之有肝其亦出于燔可知炙肝出於燔燔肉亦惟用炙如內則蓋有牛炙羊炙豕炙即燔肉也肉不得專燔名肝不得專炙名矣其以燔炙字拆用者示不一物耳與下文宵客字拆用同例賓客不一人故言為賓為客以總括之非賓自賓客自客也攷少牢酳尸禮尸左執爵右兼取所換于鹽注兼者肝兼羊豕也少牢兼羊豕則太牢兼牛羊豕矣更以肝例肉其於牛羊豕必亦靡不兼者肝與肉異物肝與肝肉與肉又各異物因是稱或燔或炙以著其不能悉數云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君婦者后也有尊於廟中王對先祖稱孝孫則后從孝孫稱君婦君為主義君婦猶主婦也則亦降從大夫婦與士婦之通稱恭莫莫盡不敢出聲而為揺頷拂手以自禁禁人之詞

為豆實豆也不及籩者籩之實省於豆其薦又次於豆故以豆統籩就豆言之朝事饋食之豆為后之自薦固已即以加豆薦于內宗羞豆薦于世婦其總主者亦惟后也可不謂孔庶與然皆自莫莫中為之以云清靜而敬至亦誠然矣為賓為客獻醻交錯賓客本即諸臣使肬祭則臣也而賓客之醻讀醻當從音導之義乃美酒名也如春官司尊彝云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注祼用鬱齊朝踐用醴齊饋食用盎齊此皆得以酳該之者獻莫重於祼次朝事亦曰朝獻又次饋食亦曰饋獻更徹之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是則絜爵牛羊以往烝嘗者之所舉以獻醻矣祼獻朝獻饋獻凡二節每節獻醻者三初皆孝孫君婦並亞之其三則賓客以次相問是為交錯錯與四時錯行之錯同猶言更迭也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此又撤開君婦賓客專為孝孫之祀事孔明指其實也禮儀謂獻醻之容度主思說孝孫於齊之始夫既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矣當祭而禮儀之致愛致慤益有以用其思此之謂卒度與獲為有得之名孝孫齊時所思之五者惟笑語為最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故於先祖之笑語始思之而求得者亦終思之而未嘗有不得也以是而言卒獲耳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則是孝孫之神保是饗者非直饗之而已饗之而必期於來格也神保是格而及其既格也如之何維時孝孫有獻先祖之憑於皇尸者則有酢矣酢者所以報也其報之者先祖豈能有所私於孝孫哉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以孫之饗帝而有慶若斯也先祖即奉帝之報孝孫者孝為報而於酢時歸之故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攸水行貌水之行必有自來而其行之無阻則又宜於順而導之可知酢稱攸酢一攸字中便包得先祖奉天之意益孝孫之膺報於介福萬壽天為所自來先祖將其順而尊之者也再按尸酢孝孫與嘏孝孫為一事介福萬壽

不亦嘏辭則當酢之時必皆由工祝致告以徂賚孝孫者故知此章但言尸酢下章乃言工祝致告正須合并觀之然同一嘏詞而作兩章分敘者嘏之義為長為大介福萬壽申長義百福及時萬時億申大義詞既得詳並見行文有化板為活之法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 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匡正敕戒也

集說 輔氏廣曰徂賚孝孫鄭氏以為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

管見 我我孝孫也熯火盛貌孔熯蓋狀其以筋力為禮身勞而生熱耳禮莫重於祭孝孫之有事於廟以昭國典彰王度廟中之人皆承式焉是曰式禮式禮莫愆懼有愆也意謂孝孫當孔熯之時其心尤惕然加謹有如此莫字作不字看便差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此因酢而嘏之辭也其詞稱介福萬壽而外又有如下文云云者矣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卜者預決未來也百福須貼穀祿言之既與報苾芬之飲食為類而百字亦有着人君以穀為祿穀以百稱故天保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又易稱于食有福是食祿即其福也詩天保於受天百祿又申之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多即百之渾稱也幾之為期謂心所希望須跟上福字說福應念而至此之謂如幾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式為成數之有定者於福言式又宜跟上百字

說非特始於一協於十長於而百福之數定於百矣不得更希加溢亦不願轉有退減也惟既見為知幾而其福之應念而至即為百福之盈量而至以是而稱加式與夫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祭統云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卽茲既齊之義耳又云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于神明故齋曰齊明叫所稱既稷者其意亦欲借指其明而已齊號惟稷以所稱觀曲禮稷曰明粢可是且儀禮士虞禮明粢一作明齋齊之音轉為齊其字形亦全用齊則當與齊義關涉是又不獨取明齊之明為有合於齋明之明已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享先王當亦如之據此則既匡云者王之受教諫既教云者王之戒百官戒百姓也永為勉孝孫以克終之詞錫爾錫厥庶民也極與洪範皇建其有極義同但宜槩粢祀事上說蓋孝孫之苾芬行之以齊稷匡敕此庶民之極也國語言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日月會于龍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此不有以錫之極乎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故祀以昭孝亦以息民言能昭孝養而使民蕃息也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齋肅恭敬以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攝固則生殖而民息矣時萬時億即指此民之生穉而蕃息言雨時若王從上永字生出永者不一時也永錫爾極則其孝孔昭而民亦由是蕃息有可必信其將而萬又時而億於嘏辭及此民之生既殖則設之也

蓋疏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卜戩穀之謂宜也更得時莅時億之民以成之則百福之誕膺德何意計之能測而分數之可量哉如是而所以嘏孝孫者莫大矣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集傳 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也。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諸宰非一人之稱。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親骨肉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氏穎達曰。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註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所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官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情慢故以疾為敬

存見 禮儀非直文也。以情體之如前言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又言我孔熯矣式禮莫愆是之謂既備祭有禮必有樂。上數章未之及故炎叙於此樂不一器可舉鐘鼓之大者以該之於禮儀稱既備要終也於鐘鼓稱既戒原始也。戒謂先期而告之與儀禮戒賓戒上介宿戒尸之戒同。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其縣與展同皆有以戒也。前夕而戒則行事之時其樂篩之應於禮儀以同為既備不言可知已。孝孫徂位祭畢而復入廟之初位也。初位在阼階東西面故不指其處而但以位稱則已。工祝致告告利成也。利為賜之別稱舊訓養以饗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百順之名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孝孫能上順于鬼神如思齊之稱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此所謂利成耳。神具醉止即工祝致告之詞止已義醉止醉已也。蓋中凡兩言神嗜飲食則醉飽兼之單言醉者以人之歡推神之樂醉尤易見也。神具醉止以稱利成不誠利成也哉。皇尸載起皇君象故此稱皇尸天保直稱君也。載義為始載起是而始起也。鼓鐘送尸鼓鐘只作考鐘看金奏肆夏以鐘為主也。神保聿歸左傳莊十四年命我先人典守宗祏疏云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歸者歸於祏也。聿為書器能述人言故與曰通但曰有聲而聿無聲又當分別觀之。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膳夫主

徹王之胙俎不患其遲故特就餘俎之司徹者而及諸宰先諸宰後君婦蓋徹俎與徹豆籩之序固然先者猶恐或遲況其後者乎惟君婦主徹豆籩故稱君婦以歸重所主而九嬪之贊可從略云廢罷也禮成而罷則徹及徹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徹以歌為起止是則可以言不遲矣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言孝孫之言也將舉燕私之禮乃於諸父兄弟遂一言之而無或有忽遺是為備言耳其必出於備言者謂何蓋孝孫之心以為我苟不言既恐諸父兄弟視燕私為曠典或至前行而今止我苟不備言又恐諸父兄弟目燕私為具文亦免此留而彼去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集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漸燕私之事。燕祭不得同樂而二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也

管見以綏後祿綏安之也後對今言諸父兄弟今皆以王族有祿者惟孝孫有以安之而使自今至於後日祿可長享則所謂綏後祿也以字緊頂上樂具入奏說因燕私而用樂其入奏者必皆戒傷殘勸親睦也是不有以充身保家終列在王族以長享其祿哉爾殽既將必作孝孫之自將言乃得詩意周禮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文王世子公與族燕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為君尊而賓不敢敵故不酌酒親獻也以此推之王祭畢燕私並無賓則於諸父兄弟其無酌酒親獻之禮可知然酒不親獻殽乃自將者孝孫欲於禮所限制之外有

以竭其情也莫怨具慶。怨有勝莫怨有隙而自解也矣有喜具慶有喜而相賀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所以綏之者亦正欲其莫怨具慶以同歸於好耶。諸父兄弟固聲音之詔告。亦有所動於心矣。至於爾殽既將孝孫又身致其殷勤款洽以示之則焉以故諸父兄弟之在燕者其心或計所怨而悔之則矣於莫怨其心又或計所慶而樂之則期於具慶也莫怨具慶是諸父兄弟終將不相讎而相保固早使孝孫有以灼然見其後祿之界綏者既醉既飽小大稽首。此燕畢而諸父兄弟相率以親嘏孝孫也。故少牢饋禮上嘏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燕私而諸父兄弟之親嘏孝孫有其禮矣故其嘏辭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與饋略同。惠澤之別名惠時之義亦當從祭之饋求之饋禮記作餕祭統云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餕為惠燕私亦惠又曰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惠之必將至為時餕有昨。燕私亦有時。已即本詩証之燕私為惠在燕者以醉飽稱則孔惠也廢徹不遲知燕私亦不遲者是為時矣而孝孫更於諸父兄弟備言之則惟恐不及時也是為孔時維之為言聯給也綢繆也大傳於合族以食謂為綴之以食而弗殊祭之燕私亦復如是則此章維字當與大傳綴字合看維者孝孫所以屬於諸父兄弟之情也有以竭其情曰盡之情之竭必徵於文如上文稱爾殽既將即其竭情之微已蓋所謂爾者爾孝孫也當燕私之時其諸父兄弟於敍見為孔惠於殽之將見為孔時即於孝孫之以殽自將而賓見為維其盡之之維字从糸維其盡之之狀者繫之吐絲然有必舉其中之欲達以繫於外者替衰歇也勿替則引而長之矣意具上句蓋子又生子孫又生孫其子孫之昌盛繩繩不絕是即所為勿替引之也按諸父兄弟之於孝孫其燕畢而親致嘏辭先言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者。正見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早由先祖酢之工祝致告而徂賚之。不能更溢一辭故念玆燕私之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其嘏辭所及亦不復更從孝孫之身致祝而祝其子孫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集傳南山終南山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畝壟也

管見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是南山為鎬京之表也而幾內地名如禹貢稱五百里甸服國語

稱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巳南山所在即鎬京所在去雅文王有聲之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鎬京之為甸服人信為武王實甸之耳然洲所由來鎬京為雍州地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固自禹治水功成荊岐既旅而其所旅者更起終南及惇物以至于鳥鼠而後使原隰底績也以是謂武王之卜鎬京先由禹之旅終南以基其始焉其又誰敢不信哉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昀昀訓墾辟於字義得之但此乃暗指后稷之教稼穡樹藝言故下稱曾孫曾孫之名周得祖后稷不得祖禹也美禹平水上原隰底績由齊命后稷播時百穀夫乃見為昀昀原隰也故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而曾孫亦以后稷為纘禹之緒云田之之田即作乎楚讀蓋昀昀而原隰為田今與昔未嘗有異地也自后禋封於有邰以農事開國其後之曾孫如公劉居豳度其隰原徹田為糧矣及古公亶父至于岐下又因周原膴撫

有疆理宣畝之事焉亦越文王伐密度鮮原于岐陽渭將以外繼復伐崇邑于豐豐在南山下近鎬其於民日旻不違者惟是卑服即康功田功也迄武王有天下定都鎬京指南山以包舉原隰自有邰而豳而岐而豐悉在畿內為甸服之田對此昀昀原隰以反古溯初其總歸功后稷者如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雅頌具在固無從生其不信也則更不必以信言亦然不信其實維后稷也則更不必以后稷告矣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剌幽王則此兩我宇我周初之王也其當神遊成康之際乎疆理通甸服之田言之所以致力於民者如此劉氏彝曰疆謂有徑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通之按此說分貼最確若如集傳云疆者為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大界在滿塗之外是以幅員言疆非田之疆也若就田論如三四兩章稱疆場翼翼及疆場有瓜亦於原隰為之界者豈得盡含其小而專舉其大乎又黍苗篇稱原隰既下即聯稱泉流既清以田間水之宣導必有法也故工記言匠人為溝洫又言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則知以定塗為疆定溝為理於字義皆有着落矣疆理所以致力於民而其中又有特致力於神者則天子自為之藉田獨南其畝並以達於諸侯使各為之藉田一皆東其畝也據禮記祭統祭義天子親耕于南郊為藉千畝諸侯親耕于東郊為藉百畝所謂南東其畝者指此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雰雰雪貌　霢霂小雨貌

[集說] 彭氏執中曰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陸氏佃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

[管見]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積於土者既優則入於土者既渥渥以優為準也益之以霢霂和於土者既霑則受於土者既足足以霑為度也生我百穀主初播種言百穀為種穀之嘉號蓋祝其種一而穫百云爾自粒數至石數皆得稱之我我曾孫也其生百穀為曾孫之稼已暗與下章曾孫之穡對針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管見] 下章言疆場有瓜取以證此章疆場則集傳只作疆畔解為是畔即疆之兩旁也翼翼為覆蓋之意可借

生民鳥覆翼之以得其似焉須與下黍稷或或合看蓋以或或之時可辨黍稷不復可辨疆場耳其單舉黍稷者為其為籍田故然或或文貌此於邃實之既成見之黍稷並有黄白赤黑數種夫豈不布野而成文哉於時可穫以供祭故曰曾孫之穡以為酒食也畀我尸賓衎尸賓畀我云爾畀之義為賜予尸神象也明日繹以賓禮禮尸則知此篇尸稱尸賓者以當祭尸之繹祭又賓之也壽考萬年即末章萬壽無疆之謂畀之者先祖之神也神隱而尸陳故因尸傳神意命工祝承致而畀之即以為尸賓之畀我曾孫也可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集傳〕中田田中也祜福也

〔管見〕中田之為田中謂南畝籍田中也有廬非民居乃王所舍者其制殆特從簡樸故只隨民居而稱廬觀周書無逸篇言君子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所賴有是廬者豈小哉疆場有瓜亦謂籍田之疆場有之也周禮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蓏屬王獻之固場人共之也而郊特牲又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屬瓜與華天子必樹之者蓋特以為寢廟薦新之物如月令言羞以含桃及此言獻瓜皆與麥黍及穀與稽同重因亦推親耕之意而自樹之也惟樹瓜即在籍田之壟場故獨白前之言黍稷而聯及瓜耳瓜何所屬採下是剝是菹以推殆指今稱黄瓜者言攷瓜類惟此最早出可生食剝之去其皮用鹽捋箏則為菹也製他瓜者同剝不同菹則知剝而菹之其於瓜必屬黄瓜可不待明言矣但黄瓜俗名也或謂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即此當從之蓋薦新以瓜必取其最早出者於其最早出而

特著之曰生則是名瓜以王之義亦正因天子是剝是菹以薦新寢廟故爾一瓜也經稱王俗乃稱黄者以王黄音近而訛世多有之又黄瓜一稱胡瓜黄本胡光切呼者及音之半而止則黄成為胡此與土語呼風得分呼員得云之類同例亦無足怪者乃本草指為張騫使西域得種因名胡瓜其說不免近誣矣再按本草釋名以胡瓜與黄瓜合為一謂月令稱王瓜生與此異物即鄭元月令注別取草挈當之亦辨而未審也因特著王瓜係以為是土瓜云攷草挈本草作菝葜其莖似蔓而堅強植生有刺葉團大光澤秋開黄花結紅子如櫻桃與瓜不倫鄭樵通志云其葉頗近王瓜故名王瓜草撲此則草挈之本非王瓜明矣鄭注誠誤也但本草正之而定以土瓜為王瓜則仍有待商者攷土瓜即今之赤雹子三月生苗其蔓多鬚葉圓如馬蹄而有尖其面背澁並生淺細毛刺六七月開小黄花旋結子生青熟赤視彈丸稍長此具瓜體而微者李時珍曰土瓜其根作土氣其實似瓜一云根味如瓜故名土瓜也土瓜即月令王瓜王字不知何義觀此則釋名者之以土瓜為王瓜亦早缺所疑矣且月令王瓜生繫于孟夏瓜類皆熟至孟夏始生苗者則生字即作成字看謂至是而有瓜也土瓜似瓜而其成以六七月於孟夏不合此與鄭之誤以華挈為王瓜相去曾幾何哉今據本草之胡瓜即黄瓜者為是詩之言剝菹作注腳即據是詩之剝菹而獻皇祖者為月令之稱王瓜作注腳只此而瓜之種辦生之候應王之義亦明博物者可與更為異議也獻之皇祖此皇祖特謂后稷與末章先祖是皇之為統詞不同為徵之生民篇其言后稷之就口食也既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而復以瓜瓞唪唪終之亦足見曾孫有瓜其剝菹以獻者因皇祖后稷在天之靈之所式臨也以故獻瓜之禮於祀典非其甚盛而其因是獲福亦有足以卜曾孫之壽考者壽考為天之祐曾孫何以必得此於天哉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天之

祐皇祖能自天致之是以曾孫能因皇祖而受之於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集傳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膋脂膏也」

管見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凡涚新之也祭以清酒以明與新而謂之清耳從以騂牡從謂迎牲之時君執紖卿大夫從也他如士執芻及牛人之徒共互與盆簝以待事者亦皆在從之列矣以是而享于祖考其時當殺牲則見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莫非曾孫之親之也鸞刀當如雞彝鳥彝之類但刻畫其形耳鸞鳴中五音其聲和假以刻畫于刀亦足寓聲和後斷之義乃孔疏曰鸞鈴也謂刀環有鈴其音中節也泥矣至何休謂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更蒙孔疏鸞鈴之說而廣之度皆出於臆定非有本也啓為告之別名毛以告全故曰啓血亦以告幽則知同為告者皆得以啓言也乃詩詞畧啓不言特以血與膋合而稱取其血膋則何以故蓋上言執其鸞刀固實於騂牡有所割而取之也毛之薦亦取以薦毛之取不必以鸞刀取故但曰以啓其毛至於薦毛時必隨以血亦祭血後尤繼以膋二者取皆用割也此所以騂牡之享于祖考在曾孫有必執其鸞刀者」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管見是烝謂其臭之升有如烝也須承上章膋字說蓋曾孫之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既取血又取膋者為將臭而祭脂也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郊特牲亦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所以求神于陽也按二篇所指特一事耳考禮者或謂燔燎有二一在朝踐之時一在饋食之時非也蓋祭義之言報氣即郊特牲之言求神于陽也燔燎羶薌見以蕭光與蕭合黍稷焫蕭合羶薌初無異物一祭兩用之何所取諸其本合而誤分者由少牢特牲饋食禮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皆祝洗酌奠以奠于鉶南因疑郊特牲之言既奠當與前二禮之祝奠同時乃遂謂周人之祭尚臭其蕭合羶薌必既奠然後焫之亦在饋食時也不知所稱既奠者奠灌器云爾再觀諸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夫周人先求諸陰而後求諸陽則蒙既灌而稱既奠即謂奠器之盛鬱鬯而柄圭璋者可也由是而焫蕭合羶薌使臭陽達于牆屋豈不如烝氣之上升也哉故曰是烝按此猶屬朝踐也於是烝而聯言是享斯則其因朝踐以及饋食與烝升臭享進味而再觀諸祭義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以報魄也此享之義也合而言之烝升臭以報氣享進味以報魄其朝踐饋食之間有不見為苾苾芬芬者乎然此亦猶祀事之固然耳祀自有事亦有義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此祀事孔明則內曾孫之德盛而志厚志厚而義章也義章者其祭必敬以是而先祖是皇其為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者因可決其必憑尸賓以畀我曾孫矣先祖自后稷以下皆是其親若考者可不言而該之皇為日象日為君象前第三章祖稱皇祖蓋特取日象以著其於昭在天也至此章言先祖是皇則又因日象為君象而借以尊先祖于廟耶曾孫本屬君也入廟門則全乎臣故於其不自君而奉先祖以為君者曰先祖是皇介福主壽言萬壽無疆則曰介福而推其至也在曾孫有必膺其報者蓋其祀事之孔明凡祭必敬亦凡祭必穫福故其先疆埸有瓜是剝是菹

獻之皇祖皇祖之報之亦猶使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之又況今之先祖是皇者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固實徵曾孫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也哉先祖以皇祖為尊皇祖以天為主介福之萬壽無疆即天之祜也報曾孫者皇祖得之於天先祖即得之於皇祖故推其報之所自來則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而指其報之必將至則曰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也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集傳倬明貌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

管見倬彼甫田甫當訓始蓋以遥溯始有足田而稱甫田耳意正為下文自古伏根至於倬為明貌亦謂以分而念自古田猶是田往時之甫定回仍宛在目前也倬彼甫田之田何指指籍田說故曰歲取十千十千舉石數也祭義天子為籍千畝凡一畝之入在民間者大槩以三石有奇為常於王籍盛言之至三倍於常而合為十石亦無以加矣是以本此積算而謂千畝之取萬石焉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兩我字蓋曾孫謂我先祖之詞攷國語言耕籍之舊事有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其廩亦名神倉每歲共齍盛之所餘則其陳也取此以食農人其農人只作掌於甸師以耕耨王籍者看乃為得之自古有年著先王之為籍千畝惟農是務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由籍田推之其屬在農夫之田亦無歲而不慶有年蓋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此有事於籍田而自道其以時徇耨者即可攷而見以驗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之將不誣云爾國語言耕籍後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注大徇王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此適南畝而見農之或耘或耔焉則其行為徇耨必矣再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可知籍田千畝固以其在南郊而專稱南畝也且齊盛之共特以黍稷為主禮所謂薌合明粢是也此不及他穀而獨指黍稷以表其薿薿者亦正以其為籍田故然薿字从艸从疑艸最易豐黍稷之熟早其滋長亦較速故因肖其易豐者疑與草同而謂之薿薿與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為將舉祀事而用以助祭耳大雅棫樸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其助祭之証已烝我髦士之我及下章五我字乃正屬曾孫自我也攸水行貌髦士之行有合於禮之行不舉足而齊如流者故以攸言介止亦從水取義蓋水之行為攸行而有分岐則為介行而有歸宿則為止惟髦士之悉嫻於禮當其

行也固皆不舉足而齊如流矣及觀其隨逐之行列秩然不紊更觀其進趨之分限截然不踰則亦猶夫水之有分岐有歸宿也以是言攸介攸止而見髦士之將助祭為甚宜焉烝進也其所以進之者蓋欲先事而恧試其儀之攸介攸止也時則有以作其强力而消其倦怠故於其進而稱烝說文烝火氣上行也人之氣作似之烝字取火象猶之攸字取水象已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明纂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

管見齊同齋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故齋曰齋明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犧為別異之詞也而羊之稱犧羊蓋因之矣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謂王社祭法天子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孔疏謂大社在庫門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也方主中央土言作四方者非是月令云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張氏虙曰相傳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黄者中央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據此則黄帝后土之異名其屬中央之帝以為土神者一而已又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謂黄帝炎帝同在南郊按同在南郊之說非同兆也炎帝之兆于南郊當與東郊之帝太皡西郊之帝少皡北郊之帝顓頊分立為四兆者至黄帝之亦兆于南郊黄帝即后土也其南郊之兆則籍田之王社是已是可知王社之神非他乃中央黄帝之神之為后土者耳后土亦稱方方為渥舉之名亦以見中央之於四方有統攝而無分屬之意故是詩之言社為王社而必及其神之為方者以后土之為社從之通稱而后土之為中央土則別於東西南北之四方而專以方稱也觀下大田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騂黑犧牛也籍田以犧羊祈更以犧牛報亦於其社報之者乃其詞不言社但言方則社方之不可分而二之益信矣再周頌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王社主后土之稱方者而亦未嘗不置稷也然自大社以及王社皆獨以社名則社可該稷矣他如句龍為配其次及又不待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我田謂籍田其既臧則於黍稷薿疑見之農夫當推開說若前所取陝以食之農人只作掌於甸師以耕耨王籍者看與此有廣狹之辨矣慶者慶其將有年也蓋由我田以度民田其農夫所耘耔不惟黍稷而知其黍稷亦從薿薿其他亦復同此黍稷之薿薿則無不既臧而將有年也夫豈不為農夫之慶哉

以上五句蓋追敘前之春耕籍者有祈於社方而今已著有年之象如此耳夫籍田之有祈於耕時祈社方於耨時更祈田祖也彼佽介佽止之髦士先固將事於社方矣至於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是及夏而徇耨也而又欲更試其佽介佽止以黍我髦士者則為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其復有所祈亦正待之將事故然田祖先嗇也郊特牲之言蜡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為神農司嗇為后稷此以徇耨於夏而有所祈雖不徧及蜡之八神豈得遺司嗇之后稷乎其獨稱御田祖者與前春籍田而祈社稷詩但言以社以方完號於土神而不兼及穀神之稷同為宗所主云爾當祭迎神曰御於可祖可推社方矣且齊明犧羊琴瑟擊鼓分舉之實互見也凡祭必齊齊二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此明之徵也不齊明而可以御田祖與至社方之用犧羊為其是祈而非報也御田祖者亦為祈則其同用犧羊無疑載芟為春籍田而祈社稷之詩序不可易則當以社以方樂章具在也以是比音度亦惟諧諸琴瑟而擊鼓為之節焉耳其特指言琴瑟擊鼓者明不用盛樂也蓋御田祖之所祈下文首以甘雨為詞則其祭當為雩祀之屬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先則云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鄭氏康成曰為將大雩帝而習樂也大雩祈於帝禮大故用盛樂非大雩而御田祖以祈之甘雨本自帝降特欲憑田祖以達所祈於帝也設祭之意蓋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為一類非大禮烏得用盛樂哉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讀者須見得御田祖之樂章其大意云然乃於上琴瑟擊鼓緊合中央土其味甘又洪範稼穡作甘傳言甘味生於百穀則知雨之能滋土穀以成其甘者始特以甘雨稱焉亦為分晰之義稷黍一類二種其苗相似至遂實成而後可別識也且稷黍之有遂實於二種中又各自為故稱若亦焉厭[illegible]為芑黑為秬一稃二米為秠并見大雅生民篇

此不於其成觀之，亦復何所據以為別識乎。於其甘雨而言介我稷黍者，即謂稷黍之穟實各有成，固一望而犁然不紊也。如是則洲直如今之南畝耘耔時見其薿薿而幸我田之既臧矣。士男稱連言女，若見農夫之屬於士，得女為婦，即因之有子，一皆仰食於農夫而資其穀也。穀字宜實貼來章黍稷稻粱說，蓋籍田以黍稷為主，農夫之田則黍稷稻粱靡不具，故特該以穀之通名。穀我士女云者，謂夫甘雨之介我稷黍，豈不亦介農夫之黍稷稻粱與。然則甘雨之以雨其實，即所以穀維士與女，因同被甘雨之賜也。以是為祈，則所指為農夫之慶者，若祇由今之黍稷薿薿，以為我田既臧而田之亦必無不臧，為可慶此時之農夫，猶是見苗而未見穀也，慶固更有進焉者矣。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集傳 饁，餉。攘，取。旨，美。易，治。敏，疾也。

管見 首章言今適南畝，或耘或耔，本指王之徇耨說，此更摹敘其徇耨之情事有然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南畝為南郊之籍千畝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是愛之先祖者也，故王之徇耨而來止，特稱曾孫。下章言曾孫之稼，曾孫之庾，兩曾孫之義視此。以謂左右之，是以有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之事。田畯至喜，言於曾孫來止之後，然則非正指田畯，乃借喻曾孫也。試思婦子之饁，豈敢出曾孫左右哉。乃曾孫則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知其心必實喜矣。夫若是其喜者，惟田畯之至則然。今觀於曾孫之來止，其至而喜也，與田畯何以別焉。至於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在農夫之便粗糲而安蔬素，曾孫更欲憑饁者以偕悉之矣。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禾與前之稱穀同，並該黍稷稻粱言之。但穀指其實，禾指其苗耳。易之為治，謂耘耔也。長為不可竟之詞，農夫之田與籍田毗連而延袤者，未始不在南，而特目之曰長畝，所以別於籍田之專稱南畝也。善即臧義，田之臧其始，為之禾，其終為義。禾易長畝，始則已善矣。因是而計其終之善，南畝之取十千，惟茲黍稷，至長畝之求千斯倉萬斯箱，又合并為黍稷稻粱，禾易者穀豐，不且於此實見有年之為有與。曾孫不怒，謂其平日之居深宮，臨斧扆，頒色必溫，雖有可怒而不怒也。今以時徇耨，適南畝而並歷長畝，其農夫之或耘或耔以易之者，不必盡得以克敏稱也。維彼田畯有時至而喜，亦必有時至而怒，固藉以督農夫之克敏矣。然曾孫之於農夫，則何嘗出此，惟見其同於田畯之至喜者，隨所至而皆喜，固仍安不怒之常也。而農夫之克敏於耘耔，則雖使曾孫果怒而

農夫亦即震動恪恭於曾孫之怒，其克敏亦不是過焉。此則所由見為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者與。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 茨，屋蓋。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卯也。箱，車箱也。

管見 曾孫之稼，謂親耕於南郊以共齋盛也。如茨如梁，則下大田篇之稱既穜者是已。攷之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注謂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又地官舍人掌平宮中之政，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注謂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云歲時者，從納禾始

伹二即所之以至春獻之按先種後熟為稚後稙先熟為㯃辨糧者以時為大故籍田之主黍稷其以稍儲種不慮其不分黍稷也特欲於黍稷之各有先後以愼別其為穜稑耳以此合觀則禮言種稑即是詩所言重穋矣黍稷之種不落其于而連葉為束與縛茅為屋蓋同是曰如茨如梁之梁為屋梁皆其種之由畝師以歸合人也欲使風氣燥達縣之后宮此其高而橫列非如梁而何周語云野有庾積史記注在野曰庾然則曾孫之庾固即以庾為廩於籍東南之廩名也以是而狀其鍾而藏之之事則又有見為如抵如京者蓋將收籍田之入必先納稼于場場之平猶夫水也彼黍稷既刈必於是暴且暵焉其布列厚近尺可作水中之高地觀此為如抵矣至於碾且暴之所得奮華崇積以成尋丈之勢則復以水中之高地忽改觀而為地上之高卬也其斯之謂如京與夫籍田歲取之數為曾孫之稼計其蓄為種者必如茨如梁焉為曾孫之庾詐其登在場者必如

抵如京焉此豈不切望有年以足十千之取哉而在曾孫之心又不獨求斯籍田之倉之賦是十千也乃求千斯倉以為民倉又不獨求斯籍田之籍之載是十千也乃求萬斯箱以為民箱此則其御田祖祈甘雨之時既思介我黍稷而即欲穀我士女之心也夫農夫以士儷女即以婦育子人皆待食食皆需穀天之生黍稷而復有稻粱也亦足以供特斯於有年耳至於千斯倉萬斯稻曾孫之南畝富於黍稷農夫之長畝並富於黍稷稻梁則所謂有年者誠有年矣以斯為農夫之慶又何以加詩然是千斯倉萬斯箱者實自曾孫求之求之誠斯應之必此自古有年之所由來也亦可知今之黍稷稱然其為農夫之慶者皆沐曾孫之施矣農夫有心亦何能不求所以報曾孫也耶報曾孫者他無可言惟壽為福先在工祝所承致與臣子之拜稽首以是為詞故農夫之於曾孫有早夜禱祀而求以申其報者亦宜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介福之為介與前言攸介以介義又

引古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其長不名而但以介稱也可芄蘭篇曰能不我甲甲長也亦從龜取之則介之借意於龜為有証已凡龜年最長有壽象故人之獲福非一而獨於壽為介福焉但不可執此以言曾孫之萬壽耳萬壽者無疆之壽也惟地得稱無疆見周易坤卦彖傳中如是詩之言曾孫亦貴厚德載物而與地之無疆合也固宜其報曾孫而稱壽者特本介福以推其至謂自今迄於萬年可與地同體安敦而並極悠久有如此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九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絡祁校字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管見）大田謂籍田籍田亦稱帝籍以帝能包舉羣神而獨大也大田之所以為大其義蓋本此稼兼耕耨言之周官有甸師掌帥其屬以耕耨王籍王之籍止千畝也而甸師之屬府一人史二人而外胥既三十人徒乃至三百人此豈不謂多與然以大田而多稼則正禮之所謂以多為貴者非可少也既種如周官言舍人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內宰以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是已既戒如國語言先時九日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是也既備乃事備先具也事謂祭之事國語亦云及籍農正陳籍禮注農正田大夫主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召南言公侯之事易震卦言億無喪有事皆不問而知其事之為祭也況此章承上大田多稼既種既戒而言事其親耕之事又見下文則非指農正陳籍禮言孰為禋備乃事哉按前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即載芟所為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事也有載芟之春祈社稷亦必有良耜之秋報社稷其事固相因者是可知比篇末章之言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正謂秋報社稷也但以社可該稷故甫田特稱社方方即社神故此篇直稱方而並不及社耳夫祈為報先有末章言秋報之事正宜首章不忘春祈之事也獨其事為已事又詳見甫田則以既備乃事渾衆之可矣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此乃正敘天子之親耕南郊也覃從本音讀為是國風葛之覃兮大雅覃及鬼方覃訓延晉書夏侯湛傳楊雄覃思於大元覃訓深廣耜之以次發土與延義合與深廣義亦合故耜稱覃耜張衡思元賦簡元辰而俶裝俶猶俗稱收拾耳觀幽風言九月叔並說文以叔為拾徐鍇曰收拾之也此足以互証已俶載之載即月令所言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也籍田之千畝在南郊故獨以南畝稱百穀為猶穀之嘉號意蓋祝其種一而穫百云爾自粒數至石數皆可例推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為堂階前之平處此借明南畝之耨已而壠盡平其畝間不稂不莠之地臣有如庭也碩為豐腴之意以禾之善官固即其穟實所

由見為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者但詩中碩字亦每以目人觀衛詩稱碩人俁俁及碩人其頎可見據此求之既庭且碩且字與上既字語一串則碩字當與上庭字義相關也大抵庭從室取象碩即從人取象以為和身之豐腴而碩者竟如美男子美婦人之充於庭望之無不愜心而當志也以是言曾孫是若而若之意境亦宛然矣若順也順為從其所欲之謂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管見）大田亦籍田也籍田以黍稷為主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語不明指何穀却正為黍稷摹寫也蓋所謂既方皆可黍稷之穟出如麈尾耳麈大鹿羣鹿隨之皆視其尾所轉而往則古必有號麈尾為方者而今失之阜阜

斗也。稼實之房，其狀刓剜象斗，可以染皁，故曰皁斗。周禮稱皁物者，即此。彼黍稷以縱而賣，並疏散成核，一子一蒂，蒂間有房舍之，其粒不全露，此視橡之綴實，雖大小不同，而其各有皁斗為房以包實之半者，同也。以是為既皁。云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此既堅之義當取之。孟觀黍稷於實時，其初含漿，有水始冰之意，則及其漿合而固，亦即有冰方盛水澤腹堅之意也。玫工記云，璧羨尺，好三寸，以為度。注，好，璧孔也。孔為圜象。凡稱好者，必作圜，故璧孔為好，所以狀其圓美也。當黍稷之作實，有成，因其中之漿合而固者，蓋充其外之稃合而勻，此不蒙璧孔之圓美特著以稱，既好其又何以狀之。稂童粱，一作董節。本草以狼尾草當之，狼尾象其穗形也。許慎說文云，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謂之董節，其秀而不實者，名狗尾草。狗尾亦象其穗形也。李時珍曰，即莠也。按稂音同狼，莠字从秀，此足據以信其不妄矣。不稂不莠，由先之見為既庭者致之。大田之有取於

多稼，正以此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集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按蟊之害苗，未有食心而不並食葉者，恐螟螣不可為兩。又蟊賊之蟲，賊不从蟲，何以知其主食苗節，亦與食根之蟊同為蟲類，而相率害苗也哉。故月令云，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仲夏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能。據此，螟螣分見，似難合而一之。然春秋書螟者三，無書螣者，又蟲災不見於春，則知月令之言蟊螟於仲春，著其以旱煖為發生之也。來耳，非遂為害也。李巡云，螟从冥，言其姦冥冥難知，此備以明先之無形而沴氣伏藏可矣。至於仲夏失和，而蟲螟之為害者，俱作，是謂百螣時起也。螣亦音騰，為神蛇，無足而能飛。之名然音騰者，徒登切，音特者，徒得切，其出口之分別無多，義當相從也。可知蟲螟之改稱百螣，亦即因螣蛇之螣，借義轉音，以見其起之勃焉而已。由此斷之，螟螣一詞也，可單稱螟，可加稱蟲螟，可分稱蟲螟百螣，亦可

合稱螟螣也。螟螣之為蟲何屬，若今呼蚄蟲者是已。蚄音綿，似蠶而小，旱煖積雨下，日中則附苗成質，絲網葉上，食葉盡而化為蛹。甚者與蝗類也，而蝗為尤甚。其即斯所謂蟊賊與。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賊。蝗螽類，春秋書螽者十，又書蝝若一。蝝即螽之始生者，皆蝗也。蝗蟲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羣飛蔽天，其害稼所至一空，不以是為蟊賊，而蟊賊將安歸耶。且証之他詩，如降此蟊賊，及蟊賊內訌，蟊賊蟊疾之類，或正言，或借喻，無兼及螟螣者，亦以蟊賊為蝗害稼莫甚於此耳。豈作大田而以去蟲害為詞，乃轉不去其太甚而脫遺此種乎。穉非幼禾，乃嫩實也。螟螣蟊賊之害田，多在既方既皁而未既堅既好之時，故曰無害我田穉。夫田之不稂不莠，此多稼之所能為也。回思既庭且碩之餘，因之而既方既皁，更因之而既堅既好，其致此之由，非直使之不稂不莠已也，必復有以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焉。此豈多稼之所能為哉。人力不得與，故特推尊於田祖有神，神功亦不可誣，故更昭揭其秉畀炎火與。田祖，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神農為赤精之君，與南方之帝曰炎帝而神曰祝融者同德，則炎火固其所得用以有功者矣。秉，總也。畀，遺也。言總以遺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管見】前甫田篇既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則此篇之言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當承上田祖有神來。說文以渰為雲雨貌，渰从水，雨意已具。集傳但指雲言，以偏且

以弇弇為覆蓋之義特用渰字并欲見雨之所被者遠也作如此看而下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句其意亦一齊攝入矣萋萋指禾之被雨而盛言按水寒為凄草宿於水為棲故凡水草盛謂之萋萋今當有渰而禾在雨中觀其處陸而盛猶夫水草之處水而盛也以是為萋萋耳自下而上之謂興是只言雲耳矣曰興雨者以其所興之雲非不雨而雲之雲比也祁祁仍當訓衆為走凡山林川谷卬陵之能出雲而降雨者其神靡不効靈則豈不祁祁而衆哉雨我公田我我曾孫也遂及我私我我農夫也禮記籍稱帝籍則其田當為大田周宮籍稱王籍則其田又可為公田矣籍田為公田自籍田而外凡農夫之受其地以出租賦即得世其業以長子孫者皆私田也若集傳所云但據孟子井田中公外私之說太泥彼有不穫稺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彼謂彼田此謂此田當只項上私田說四有字須活看意皆以為不有而如有耳稺亦嫩實與

前章田稺義同但此於穫時言之雖無蟲害亦終不成穀是則有不穫稺矣其旋蓋由雨有不足農夫無能為力也天為之也集韻以穧為積禾此初穫未束以次布諸地而待風日之燥達者積之過時而聽其散亂焉則所謂不斂穧也其斂者束之為秉秉有或遺廢如葦載之所脫漏與其所墮墜者皆是夫有不斂穧者亦有遺秉者其旋總由田畯失職農夫忘其所有事也尺為之也王於穗曰滯穗必其穗漬水染泥欲束之為秉而不得故見以為滯耳滯則其棄之亦有若遺者此而不免有滯穗焉其故又實由雨涅不止農夫亦苦無如何也天為之也若大田之思古在爾時則何嘗有此哉然不有而如有者以農夫之田為私而農夫之田之利亦得公之為寡婦之利則未見其獨私也於是寡婦之因以為利者其取之無禁也則如彼有不穫稺其收之不顧也則如此有不斂穧其捃之甚便也則如彼有遺秉其舉之方般也則如此有滯穗寡婦得此實非所敢望於

農夫也是惟伊農夫者因曾孫之惟農是務以受上帝百神之賜既各幸婦子之寧止面即以共憐寡婦之無告故其有以貽之利者於彼於此其心皆不言而同然也伊屬統指農夫之詞讀宜略頓寡婦之利之字作是字解語意便圓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集傳】精意以享之謂禋

【管見】國語言耕籍後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徇耨見前篇之三章其稱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與此章同但此主徇穫言之耳按作者於曾孫四語不嫌重襲正欲見先王之耕籍更有事於徇耨徇穫皆

宜躬親非直以春擇元辰得告成於一撥三推遂云備禮也以是而知詩之所係大矣田畯至喜亦當作借喻曾孫解蓋曾孫以徇耨不色而徇穫其來止則既至也維時農夫之婦子前為耨饁者今更為穫饁則見彼南畝中婦子饁如旋曾孫以之亦如故以之固實喜之而此而再庶其來止之既至即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而不勝喜者以視田畯之至喜其又何以別焉來方禋祀方為王社之神說具前篇王社在籍田非如大社在庫門之內故於其禋祀曰來亦從南畝而見其來耳來方禋祀之祀報祀也報用犧牛此所為以其騂黑與凡犧牛以黑為主特欲其黑如紲不黑如涅乃加騂字以別之指騂黑為二色者非是以其騂黑與其黍稷兩其字並指曾孫謂曾孫之騂黑黍稷也求騂黑所從來尚須他有引據如本篇所稱大田多稼黍稷之薦靡不出於此者當其始事之時以我覃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豈得不於曾孫有專屬哉祭義云古者天子必有養獸之

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此足補詩所不備。又云。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此足證詩所已及矣。夫無不歸於敬之至者。是為禋祀。故知來方禋祀之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也。不輕看騂黑黍稷四字。尤著眼而其字乃為得之。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享祀謂享祀上帝也。若仍蒙上來方禋祀說。則贊矣。介從介蟲之負。介借意於人。猶云荷耳。景天光。景福即天福也。不言天者。以天之降禍為晦冥否塞。天之降福為顯爍昭融。故於福稱景福。景福自天。即可知其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者。其享祀為上帝矣。蓋籍田之為大田。固為上帝之齊盛由是出也。月令季秋之月。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大饗帝。其犧牲既告備於天子矣。而大田之入。先由播之而既庭且碩。即亦旋見其為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者。黍曰薌合。稷曰明粢。上帝之居歆由之。曾孫之受祉亦由之。故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即是以推介景福者因享祀。其享祀則大田之黍稷也。而王社之方神實主之。然則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曾孫所以報之者。烏容已哉。按方即社方也。社方有祈亦有報。則田祖當同之。不並舉者。蜡祭之報成萬物。主先嗇。先嗇則田祖神農是已。以其報不同時。故略之與。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遂為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而以君子至止為言。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集傳　泱泱。深廣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奭亦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

管見　瞻彼洛矣。洛謂洛邑。其地本北界大河。而洛水之出其南者。合伊與瀍澗以迤趨東北與河會。故曰維水泱泱。維為環繞之義。君子至止。指周先王之會諸侯於東都言。福祿如茨。謂洛邑之水其泱泱者。君子見其土田之得資灌溉而多穀也。按天保言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是天子以穀為祿矣。又易稱于食有福。則受祿者乃其福也。故福祿聯稱。福祿為穀。則如茨為多穀之比。求之詩中同辭者。惟甫田於曾孫之稼曰如茨。亦足證已。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言其至止而行狩也。蓋周既營洛。王自鎬京徂東以會諸侯。特以行狩為名之正耳。故春秋於溫之會。晉侯以臣召君。孔子以為非名而正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集傳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

管見　釋名。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此於上飾分別甚明。當錄之。有珌之有。宜讀去聲。同又。見備飾之意。觀公劉篇但稱鞞琫容刀。不及珌。詳略之間。等差已犁然矣。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為戎服。尚威武也。熊氏曰。戎服韋弁服。按此詩上章稱韎韐。亦用韋。其異者。以韎韐有奭足以見天子朱芾之制。故特表之。至於弁服之用韋。可不必言。再此章稱鞞琫有珌。應天子當獵之時。不必佩用。偏使人執挾以從耳。舉此不遺。以其弓矢之用以獵。天子屬橐鞬以佩之。而自為執挾。若

亦可不必言矣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天子以天下為家冢屬通稱別於後之家邦曰家室此特指鎬京言之蓋名邑之為東都實鎬京之門戶故謂鎬京為家室也昔武王既克商乃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是卑為鎬京計是父矣厥後成王命周公召公卒成之如武王之意及商之中葉可患已見豫州土疏岸善崩獨洛邑背山故雖北界大河無河患轉得收洛水之利以生殺穀多此即前所謂福祿如茨者也既不慮無藉以禦備待矣且洛都既定必設兵以為重鎮如前稱兹豁有爽以作六師謂作洛之六師云爾非來自鎬京各凡大于之西皆稱六師以數拘拘則迂甚其六師駐於洛西由大于至泉都以教獄而後振旅如戰之隙故曰作耶夫以鎬京之門戶所寄其地之糧糗不漕而足以供必復困之克詰戎兵張皇以修其備使後之子孫率由勿替則豈不萬年保其家室也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管見〕福祿為穀則所謂既同者當與豳風我稼既同一義既同乃倒裝字猶言同既耳同既則如茨者乃備收而無敢不收也按此正與月令季秋乃教獵之義相符蓋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並存其名允以舉於秋者為正秋又以舉於九月者為正若農事之畢而畋亦遠興不免以馳逐犯土田禾稼是乖樂福祿而要諸途泥也其可哉故是詩言君子之至止於洛以行狩也既著洛之野皆饒沃宜穀之野曰福祿如茨尤著狩之時適欲獲登場之時曰福祿既同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王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則得稱家邦以統攝之東都洛邑於撰宗之意西為門戶於大小侯服之環列於四方則為之腹心也君子至止其福祿既同者業告秋成遂行秋獮因是作六師而振旅奮發亦因是會諸侯而王靈赫奕也其誰不震疊哉以此言保其家邦君子之身雖不萬年而其身之貽謀於後則無不可以萬年者獨頼子孫之率由勿替已耳如宣王承夷厲之衰銳志中興韋攻篇敘其駕言徂東甫草行狩而諸侯之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者皆從之以助舉柴卒乃頌之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蓋周初之盛幾於再覩矣故序以車攻為宣王復古也宣王復古至幽王乃不復古此所為特思古以刺之而有是篇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管見〕此亦思古以刺幽王也何思乎古亦蒙前章之徂東行狩而思其有章耶古有章幽王不克繼宣王以復古則無章故思古以刺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管見〕常棣之華有但稱常之華者見前采薇之四章華最繁其色正黃如金只稱裳裳者華本即指常華言由下稱芸其黃矣其繁猶未有改至再稱或黃或白則其華變為間色不正非常也禮記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此易常言裳之意歟裳裳字重疊變色者之不一華也何以至是為被而耳由下文其葉湑兮今看便得之湑醲酒之名其葉湫湑如添彼美之被而豈不甚哉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皆詩人自我之詞覯見也思古而云覯者古雖遠宣王之復古未遠據德古者以思古固將親遊其世而如或遇之之子與前車攻篇同義指行狩之人言蓋之字委折如蛇行狩者以逐徒若干人分左右部各以次隨發叢而環繞作長蛇狀故稱之子但此

篇首二三章発端皆於常華之黃取象則其因行狩而稱之子虔惟王之虎賁近侍得服黃色短衣者是也維時從王於道適值零雨沾衣使之有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之狀則當其處也能無遂入居人之室廬以滋擾乎不能及靚之子而未嘗有是則其心有疑之子旲之子不能以釋然者皆一旦傾輸而無餘矣故為俗稱放心作替詞曰心寫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處為止舍之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王自鎬京徂東掌舍當計程以為帷宮設旌門是王之所處也其之子茇舍以從守王閑如守王宮雖有時為雨所苦初不求室廬以便其處而使居人有不安其處者以故按其所處計之無滋擾以作怨遂不禁須聲之緣延載路也其斯之謂譽處與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管見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多貌此芸其黃之芸亦同以喻之子之從王而服黃者多也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為防閑約束之義其維之之禁令條列宣示把則以軍法行之此所謂有章耳如是則之子之服黃而濡於雨其一簇相追雖見為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夫孰敢有越思焉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者幸詞前章譽處譽之子此章有慶慶王也之子從王覯之子豈不亦覯王哉覯之子而維其有章則王之以之子徂東行狩其得覯者實足以慰東都望幸之情也以此而云有慶固其所不自禁者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管見於常華而稱裳裳者華意正為其被雨之時葉不變而華則變有見其為或黃或白耳彼服黃以從王之

之子其衣之被雨色變亦然故因衣以及其馬曰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周禮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良馬通稱乘亦通稱四也四駱謂駱之良者玉篇白馬黑鬣為駱按黑鬣者其馬不純白今皆以青目之彼之子胡以獨乘此哉乘其四駱喻言也謂其時遇雨於道衣黃者色變而白則所乘之馬雖固純白也以雨故而銜泥附塗使皎皎者受汙亦皆同於白馬黑鬣之良號稱四駱不得以白見獨以青見而已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轡為馬絡頭其物有六鈌一不可故轡稱六轡詳見前秦風駟驖篇但轡之六物以俗稱扯手者為綱所謂轡也詩中每言六轡在手者以此在手之轡率用布為之帶其染色受汁先既沃矣而今又與沃相若者亦以為雨所漸漬故爾如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華變矣葉固不變也自首章言之既於雨之淋漓稱其葉湑兮自此章推之亦得於雨之漸漬稱其葉沃若者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管見此章專申上維其有章之意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指合圍之左右兩翼說左右字重者今合圍之法以旂四桿分左右之兩哨兩協即鄭風所稱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又稱兩服齊首兩驂如手者也左有服有驂故一言左之再言左之右亦有服有驂故一言右之再言右之君子謂王也王以之子行狩此自為中軍而不旁雜於左右翼者乃左翼之左之左之謂是之子宜之已耳而君子亦復宜之右翼之右之右之謂是之子有之已耳而君子亦復有之蓋之子之宜有而皆有其真也君子之不宜有而亦無乎不有則其似也其似之如何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云爾彼之子之防獸其左之左之右之右之而惟恐其逸出者亦所以為維也其用維之法

亦所以為章而其章則自有也之子之維獸有章而君子之維之子亦如維獸然則其所立之章得其兒為維其有者以視之子之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總不令其獸之逸出或決維以亂其章其相似豈不誠然乎哉

桑扈刺幽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

管見 幽王亦諸侯不朝桑扈之思古思古昔諸侯之殷見而王燕之也但詩之言王燕諸侯審矣其必知為殷見者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殷見曰同注王十有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故稱殷殷眾也以詩中所云萬邦百辟者推之其為殷見無疑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集傳 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祜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集傳 領頸屏蔽也

管見 桑扈大如鴝鵒蒼褐色其喙微曲而厚壯光瑩或淡白如脂或凝黃如蠟故古名竊脂俗名蠟觜觜靈人畜其雛可教作舞鶯亦然鶯黃雀也小於蠟觜亦舞之時於身之動用羽於首之動用限其大巽已交交桑扈非鶯也而曰有鶯其羽有鶯其領則借以明桑扈之能舞云爾君子樂胥君子指王言樂燕樂也觀末章稱兕觥旨酒可見至樂曰樂胥舊以胥為語詞非是考禮記文王世子云胥鼓南鄭氏康成曰南南夷之樂旄人掌教夷舞則大胥以鼓節之孔疏東夷之樂曰昧南曰南西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旄人掌教夷舞又有鞮鞻氏掌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焉據此則知所謂君子樂胥者謂君子之燕諸侯以為樂其樂自中朝雅奏而外尤有取於胥鼓南之舞其夷樂也但周官稱胥者注皆以為有才智之稱則胥鼓南之胥不必如鄭說泥指大胥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蠻夷閩貉戎狄之諾言者以象稱亦可加胥字以象胥稱即謂胥為統稱梵人反鞮鞻氏之能事何不可哉且象胥屬總名分而言之東南西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之不同也而總取南方之象以為總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南總之若其例為一此尤足為孔疏堅其說矣南統夷樂胥敘舞其夷樂之人故此篇將古君子樂胥而首二章發端之詞特有藉於桑扈之能舞以為興至受天之祜明君子之樂胥其時適甚盛也凡禮賓[illegible]由北殺禮札畏殺禮福戩殺禮至云受天之祜則一切非休祥者不見也而禮可從隆也以是燕之而樂胥同宜不寧惟是就所燕之人言則又皆其重有賴者惟天子撫萬邦建侯樹屏於殷同之歲合其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蕃王室誠所謂萬邦之屏也有以燕之尤有不能已於樂胥者矣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集傳 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戢斂難慎那多也

管見 屏即指墻說故因屏而及障土成牆之翰耳其及此者以二章言萬邦之屏既明百辟之君萬邦其為保障者儼然牆矣然牆以幹成所謂翰也進而計及於萬邦之屏之翰夫豈百辟之自為哉蓋君子創制顯庸舁存版法之比於翰者實為百辟布之憲焉而百辟因以為憲故爾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則述君子會殷同之際有以終勝訂辟為憲之心者其詞如此夫諸侯之殷同以王不巡狩也夏官職方氏主辨九服之邦國王將巡

侯則戒以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何其嚴也至殷同而為王親命之其辭嚴者亦敬貌其稱雜者亦戒心然不明言不敬戒而渾舉之曰不戢不難其意已多蘊藉矣若其本國有大川之注疾以屬轉移為受福不那之微婉而溫其立言有體此尤寓雷霆之威於春風和氣中也訓詁家拘於字句欲見真詮得乎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集傳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敖傲通

管見前章意在憲字重期諸侯之奉法此章意在交字尤厚望諸侯之睦鄰也其以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為詞者乃君子所燕饗所用以飲之物寓勸戒耳蓋兕重千斤最有力然吉日篇曰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則取其角以為觥也舉兕觥而回思其在頂之時觩而上曲剛不可犯也而今安在哉即此為戒則諸侯之恃強好觸忤以成其敖者可以返矣且非直此也彼兕觥之所酌為醴醴為旨酒就旨酒以思其飲之而可吞者何其柔哉觀烝民之五章曰人亦有言柔亦不茹則吐旨酒而思其柔凡柔者皆可惻然動念也此尤足勸諸侯使不相忝率因之矜恤慎懾而以交求其好與攷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司儀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恭交之道大概如此其或不交是敖也則又有掌交者業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舉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凡皆示以教不明長而令共自已耳蓋以教馮陵與國滅壯不順命於王所則必恭當朝而敢不來若先王之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自求禍也以攷諸侯之出有交入有朝兩事而實一心彼交之結侯雖敖則此朝之順命亦匪敖矣當諸侯賓來天子者之前之禮樂胥其燕也因是而賜車服更用是而加地進律則其重邀福於萬福攸同之天子不識若採之紫哉此所以君子樂胥之時其樂兕觥其觩以戒戒即指旨酒思柔以勸交者率復申明所由勸戒之意曰彼交匪敖萬福聚求萬福謂福之駢集耳如首章言受天之祜祜即福也君子受之自天則其多稱萬福自是而萬邦百辟之來朝皆從君子求之斯莫不受之矣

鴛鴦刺幽王也

管見此亦思古以見幽王之不然是為刺耳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管見鴛鴦為匹鳥可喻匹夫匹婦于飛之于訓往鴛鴦于飛其狀則如夫婦之以有故而相攜他徙也又是鳥本鳧屬于飛所歷能侵食人稻粱殆與流民之苦飢而行竊於路有適肖者畢之羅之畢形如叉而施羅其上與于飛者不相及蓋罝諸所治田中以戚之使得不下集耳攷周官有野廬氏掌達國路至於四畿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則其守涂地之人皆如設之畢罻矣夫豈令有比於鴛鴦之于飛者或至犯野禁而相翔為盜乎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君子謂先王其身不萬年其法之貽從王以及後民則實可以萬年也福祿謂指穀言蓋以天之降畀為福人之食養為祿云爾周禮大司徒以上宜之瀉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此所謂宜之也其宜之以阜人民豈以飽寇賊哉故君子為萬年計其念福祿之所從生而地濟詳者野禁田之亦冀今猶得即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以想見其概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集傳石絶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

管見鴛鴦之為匹鳥與鳧皆水禽梁當水際則知鴛鴦在梁其先必于飛固乎是而得所想也然猶不著其卧則交頸乃以戢其左翼者見在梁而不敢遂安集宿焉則其驚乎畢羅之心仍未已矣彼人之他從者其倚寄之處有所驚懼若此豈復慮其為奸宄之潛匿乎獨其所由使之終或若又以先王之處羈旅實有不可易之成濟以施之患耳故曰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按地官遺人掌凡委積之事其於羈旅則以野鄙之委積待之此因地以制宜也由是而使遠方之人得仰資以食其福可不謂遐福與不言祿者蓋宜其遐福則君子之施惠羈旅民不使之衰其子不從承而無祿也祿即在福中也羈旅食福初不至以無計存活生非心而蹈法網則當其來止而過見為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者有終身以歸於馴伏已矣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集傳綏安也

管見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此所謂乘馬在廐也摧秣二字舊謂摧同莝主斬芻言非是蓋養馬於廐者每歷旬餘必使人象以蹴踏長途及汗出而上谷御壓膔以是為摧似切飼馬以秣本就斬芻而加之穀曰為是名舊復專指秣為食馬穀者亦非也按此二章言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乘馬在廐秣之摧

之其意殆謂先王之養兵有如是云爾古者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之屬皆有祿以代耕又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於衆庶之守為之分其財用均其稍食可知大司馬之令賦以地與民制之既籍其可用者為兵勢必有以給其養也此其不耕而食與乘馬在麾之秣之不同且兵之背手足便詩械不衍於法律非一倅所能致然如蒐苗獮狩之振旅教戰此視其成之奏也三以平時之勤校閱以練其才申禁令以柔其志射視乘馬在廐之必將摧之不惟秣之方事秣之旋復擁之者固無以異矣如是而先王之養兵當其無事初不至以強哉病民也故統思先王立法之不忍病民者何若于萬年福祿艾之艾音礙蕭藥可療病是以艾有治義焉福祿為穀君子之掌於廩人倉人及遺人者皆是也而其立法之可永萬年則每因人之賜貧窮振之絕恤韜侲養老獲待凶荒是悉有以治民之病而為福祿艾之也又豈歟以國家不可一日不備兵之故遂不免令其為民殆以病哉如是而先王之養兵當其有事亦不至以驕動擾民也故復統思先王立法之不敢擾民者曰君子萬年福祿綏之此福祿當指民之穀言民無穀君之輕[illegible]巳之福祿以艾之忽歷擬也民有穀君子深惜衆之福祿以綏之望盈寧也綏之之大端知何蘇安也而其主法之可永萬年如時當盍春則曰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及季夏則又以是月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此其為民之穀計而保其積稱若貴有以殺之而惟恐擾之矣又豈或以國家而時不得已而用兵之敵卒不免勞其恐民誌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公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集傳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

管見有頍者弁弁為冠冕之通名不必定指皮弁說孔氏正義曰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illegible]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猶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說文頍舉頭也从頁支聲又云頁頭亦六書故以頁即首字按玉藻云頭容直頭頸必中則知有舉頭而頍者其弁當後何莫能正是足明幽王君道之不立矣其君道之不立以嬖褒姒之故故溺褒姒所內求而不勝其怪也曰實維伊何維為思義伊字與下文豈伊異人之伊並暗指褒姒言何者怪辭蓋褒姒之生由厲王末夏后龍漦之積漦流於庭不可除丁使婦人不裸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生於為后而生伯服按其實而維之固皆甚惡而不可解者其於伊謂之何哉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即末章所謂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也爾與君子皆諸公雖燕王之詞其時之以酒殽宴樂樂此者惟褒姒之兄弟為故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異人云者言褒姒之於

王族皆以其不同已而曰為異人耳然褒姒日王族為異人王轉目褒姒之兄弟為非異人乎夫褒姒父龍漦而母童妾以妖被棄為鬻器應童謠者於亡命時收以及褒既長而褒君入之是惡得有兄弟耶無何褒姒入而兄弟遂發適焉此其托體分形之妾猶所木之褒生堅是而[illegible]得託締之無根所生耳是為女羅矣乃王不知察德令其附椒房之寵為施蔦之纏固是勢伍王族王族異則有見為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者字說松柏為且不之長松猶公也伯猶伯也故松从公柏从伯王族之寄者為公其次為伯本支百世與國久長視松柏何以異焉所謂施者寵蓋之意以纖莖高倚而得勢則能延喬柯皆下抑而失勢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奕即舉奕之名諸公蓋托局外之明而憂心於局中之迷故稱奕奕字重欲見其一誤再誤之不已云爾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說从言懌从心其言入而心解為說懌此諸公急欲得間陳詞有以覺其迷而正其誤也然褒姒日王族為異人王目褒姒之兄弟為非異人則亦以王族為異人矣其孰從而見之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集傳時善具俱也臧善也

集說輔氏廣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管見期謂國運何期危其詞以問王也蓋有頍者弁君道不立而亂將作矣按其實而維之是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之期也而王亦知之乎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曰具則其兄弟不一人而已然王族之

兄弟有公亦有伯而褒姒之兄弟則皆駕於公而上之伯又不足言是直可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不必連類及柏而云施于松柏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怲亦音病病亦从丙則知怲為病之中於心者怲怲字重著其甚云爾彼幽王之嬖褒姒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故為王憂心者不禁其怲怲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藏按藏亦與臟同前漢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五藏又藝文志有客疾五藏狂顛病方然則藏之為善蓋取義於五臟之和耳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藏之道也苟得見之而有以發其病而藥之不庶幾怲怲者之或瘳乎然王族者王亦目為異人者也以常情推度人當舉綦不定而以不同已者指其道又人當抱病方深而以不同已者主其亦一則必疑其給已一則必疑其害已有謝之恐不遠者其又孰從而見之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阜猶多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盛則大雪矣

集說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

管見在首之首乃諸公自指其頭顱言蓋有頍者弁君道不立王必及於難王族安所逃哉按其實而維之其在首者不可明言也由下文重以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其自哀意固以為首屬於領勢將不保首冠於身勢將異

處矣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爾雅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褒姒之兄弟具來以伯服遇之則為甥舅究之仍匪他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集亦雨貌雨者雨自天集者集於地也兩字雖分用而義則可通維當訓係謂先集者乃係霰云指實之詞也若前之三稱實維後之一稱維宴維義並訓思與此有別按雪霰之喻為欲明褒姒之必滅周乃據陰氣當時用事之常以占其變耳幽王三年王嬖褒姒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至十一年而幽王滅綜其變之始終皆以王嬖褒姒故爾嬖褒姒遂至亡國此陰之盛積而無陽也雨雪之象也然前時之以地震而三川竭岐山崩有早見為陽失其所而鎮陰者亦實成先集維霰之象矣以是約觀十年之變豈必待數紀既窮而後指為果驗哉當幽王九年之廢申后及太子也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子宜臼奔申太史伯陽父又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於時鄭桓公為周司徒亦以王室多故懼及謀所以逃死問諸史伯史伯者殆即太史伯陽父也其論王欲終去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必不守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此即諸公所為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之期與見謂見君子言無幾則始之以未見而憂心仍以既見而庶幾者及茲益殆哉岌岌不能須臾緩矣而王則何知乎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惟是引褒姒之兄弟與伯服為甥舅者相期共此酒之旨以及殽之嘉且時時且阜而已亟圖今夕之樂詎懷明旦之憂故知君子之有所維蓋以宴故而維其嘉也維其時也維其阜也宴之外固漠然無所動於心者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集傳]舝車軸頭鐵也孌美貌逝往也

[管見]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閒同間觀魏風十畝之間可見謂中也車之舝所以為關而其關正當輪轂之中是於其閒而關之也故曰閒關按此言車之在道必設閒關之舝以行乃借喻幽王將致新昏之女當其在道必設關防以同於舝之閒關而後行耳女為謂氏即褒君姁所納之褒姒也是有色而無德只稱孌季女便與召南之稱有齊季女適別逝者自褒而入於周也逝為往義亦為往而不返之義特用逝字殆謂褒姒之於周非耦於褒亦如寄不稱之子于歸之目並不得有歸寧父母之期也思字貫至篇末蓋於褒姒之為孌季女者綜其逝之始終而思之而是詩之刺幽王遂不能以不作矣其作者序稱大夫當屬褒大夫之有命督關防以送褒姒者觀末章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其叙送時之情境逼眞比至褒姒入而後送者之大夫乃脫然如釋重負曰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則先之在道必有其心如結而不禁其慨焉太息者故此章發端二句末皆着一兮字正遙為慰字反對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飢渴幽王欲褒姒之情也而匪爪不若定飢渴斷句而與下德音來括作一氣讀乃得解意盡謂其欲之而如飢如渴者皆非感於德音而為是來括也音與聲義通女之令德素有聲者是為德音括同囊括之括收入也有女入於王而深宮固門關寺守之此不復出矣非括而何夫褒姒特一孌季女耳豈嘗以德音聞哉由褒君借以解罪而幽王之來括遂與飢渴同其切焉其本懷大可見矣故代為一自解以送其私之詞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按友為兄弟之總稱前沔水篇云邦人諸友諸友諸兄弟也又云我友敬矣我如我兄弟也皆以兄弟之宜於友而謂之友耳又禮於夫婦未昏之前皆稱兄弟曾子問云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使人弔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注夫婦同等於義可以兄弟稱亦所以親之也不曰夫婦者未成昏謙也據此則新昏之女未至親之以兄弟則稱友又善其有德音而來嗣為兄弟則稱好友也燕與宴同其酒殽歌舞之有司存供備者皆有定式是為式燕式燕亦足樂也而其時且有新昏之喜樂益不可支矣故幽王之心以為今之宴爾新昏既破人君不再娶之例而得此極歡女苟有名而知其為孌季女矣則所願既得而尤必求好色之有德音以成好在亦何逝而使造物之無憾竟能善矣美具諸此哉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集傳]射厭也

[管見]鷮雉屬似鷂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性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雪則岩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餓死常時夜宿亦以其尾倚木而恐傷之此所謂依彼平林有集惟鷮也按此以喻褒姒之初入宮其不可輕動有然耳辰彼碩女辰為候夜之名見齊風不能辰夜仰為於夜候物之名見秦風奉時辰牡又即為夜中有候於人之名則此章辰彼碩女是也碩女與碩人同總謂其美而已不必有令德也而褒姒之為碩女其不可輕動乃如依平林之集鷮然在幽王亦始辰之矣長之既久而或動之彼褒姒之斥幽王周有聞其以令德來教

若教之如何盡歟其無德而來與云覯下章雖無德與女幽王之婉詞作如是致辭則其令德之教大要可知也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式燕為新昏設酒被遣將歌舞更作即可用為長彼碩女之藉也無何幽王欲成其式燕之喜而碩女反怨其為令德來教者徂譏譽幽王可也以是而答褻姒亦因其宜乃幽王於式燕中且從而譽之曰美哉是誠好友也夫爾為碩女我之好爾固門爾以令德來教則我尤當永於好也又可因是而有射乎好爾無射其自今至於後日謹受教焉已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集傳 旨嘉皆美也

管見 上章言好爾無射幽王得通語於褒姒矣因是而狎昵淫邪之私遂無不見乎辭者則又如此反下章所云也燕曰式燕此統言酒殽歌舞之合陳為有式耳若析而言之如周禮酒掌於酒正之屬殽掌於膳夫之屬歌舞掌於大司樂及太師之屬又莫不各有其式矣雖幽王之酒殽歌舞誠不知其何如要亦必取其合於為之式故皆以式稱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方假合卺而酳之文先勸褒姒以啐酒也雖無嘉殽式食庶幾又蒙共牢而食之文中勸褒姒以嚌殽也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則復後其能掃除禮不用樂之文卒勸褒姒以逞顏歌舞也此其辭之狎昵至矣未已也浸而淫邪其有辭亦復何所不至哉與女之與其義猶夫婚合配偶云爾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集傳 陟登。柞櫟。鮮少。覯見也。

管見 高岡為山谷之表特言陟彼高岡則山谷之皆遠可知因是而析其柞薪柞不堅不堪充林以為薪則也木不及所以壯火也至於析其柞薪其葉湑兮湑為釃酒之名是只想見柞葉之帶雨淋漓其濕不壯火而祇以生烟矣按此為幽王喻言昔之博求婦女皆不濟其欲則然故即借以歸寵於褒姒而殆就之口鮮我覯爾我心寫兮召南草蟲篇既見與既覯作兩層說則覯有相得甚歡之意非特見之而已我覯爾三字聯讀鮮以言乎佳人之難得而會合不偶然也寫訓傾輸其象焉取諸水觀周禮地官之屬稻人掌稼下地以澮寫水此其証已以上二章作者於幽王之初得褒姒叙其辭之先狎昵而後淫邪亦形容盡致矣其孰從而聽之大抵色荒之主無復避忌如小弁之卒章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梁發笱意主縱魚於水說無為禁詞此他日幽王之求歡於褒姒而褒姒拒之也牀第之私也於昨昔存耳屬乎垣者遍傳而及太子之傳用為詩歌則茲於式燕時而有所聞又不足稱秘密矣且大夫以褒姒入為褒君之有獄也幽王嬖是女而後獄得解此中消息更在能致左右暬御之有以通之雖然幽王不擇所云大夫乃更代其口可乎覯篇終結言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大夫所欲得於幽王若此耳及得其覯之之歡而一一用以自慰遂不竟喜談樂道無所羞於辭之猥褻有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 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慰安也

管見古褒國即今漢中之褒城在棧道中故迹旋然之
六夫所歷自高山始也其望而登之為仰止則書其所
令之處云攷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長塗之布所止大概如此故其自褒入
周先由棧道而歷高山其於高山仰之者曰仰止後出
棧道而歷景行其於景行行之者亦曰行止看兩止字
乃見高山之仰止而又仰非一仰而高山遂窮景行之
行止而又行非一行而景行遂盡也景行之行為道以
道為人之所行故可以行稱亦猶室為人心所居即可
以居稱耳景日光也行曰景行正與上高山有別蓋以
深林鬱菁之陰晦不得同於平原曠野之陽明也四壯
騑騑六轡如琴馬以壯為壯故去北而壯特名又周禮
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為四教故於馬之良者皆
業先之乘之而以口壯為通名馬騑騑行不止獨於時
高山景行其道不一而馬之行者初駕使進之意亦其

良之所見端也轡為馬絡頭其物有六詳見前皇皇者
華篇稱六轡著其不可一缺云爾其如琴者謂何鼓琴
之有法在左手者惟一名曰按執轡在左手而有取於
機轡徐行則與琴法之左手用按同此之謂如琴也六
譬如琴則不聽四壯之騑騑行不止矣所以然者大夫
土送褒姒其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閒遲疾不由大夫
豈得由馬哉覯爾新昏謂褒姒既入幽王有新昏之喜
是日之式燕其覯之而相得甚歡已竊聞之而能道其
詳也自是而褒君之有徼幽王當遂置之在褒大夫之
受命入如其由高山景行以日覯於四壯六轡而輿其
有成事者今而後乃得定
矣故終之曰以慰我心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樊藩也
君子謂王也
[集說]陳氏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
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呂氏祖謙曰營營青蠅止
于樊行且至於几
席盤杅之間矣
[管見]營營周廻求索之貌明青蠅之慕肉食猶小人之
求膴仕也小人進則讒言興其造釁生變正如青蠅之
能放蛆專事鑽營以成敗壞故詩人以是為興耳止于
樊樊圃之樊也凡圃必有扁以貯糞青蠅則糞中蛆所
化成者於其初能飛而曰止于樊既足徵其出身於溷
濁而其因以逐氣爭香欲急遂其營營之性而不終止
者亦非樊之所得限矣為進思其來乳肉中而蟲為蛆
以視讒言之粵杳何以異焉豈弟君子集傳謂君子為
王則幽王也豈弟舊訓樂易古人以貌至仁至不忍而
為是詞此於幽王而特以豈弟君子稱者由其心之憂

讒言為甚深於是望王之無信讒言為甚切遂不禁奉
之隆號以致禱求直如今俗之呼阿彌陀佛而急欲其
大發慈
悲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管見]前章言樊此及下章言棘與榛蓋其為樊之狀囿
累土為短垣而有棘榛叢生其上耳棘小棗田野間多
有之高三二尺於樊為宜營營青蠅讒人之象也見其
止于樊之棘焉棘多針刺其參互錯迕不可理則又儼
然有交亂之象矣故因以思讒人之罔極而著其為交
亂四國有如此罔訓欺誣所以行其說也罔極為詭之
至至詭者古稱窮奇窮即極義奇即詭義也昔高辛氏
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以此求之則知讒人之稱
罔極蓋蒙窮奇之意而變其詞為交擾至四國只作俗

名江山看交亂四國謂其擾亂江山不太平云爾按此詩與下章構我二人合言之我我君子也君子謂王我王之二人為誰其一則申后其一則太子宜臼是也彼讒人之罔極特以讒言構我二人者即以交亂我四國焉是變起於宮闈而禍遂延諸畿服也然則讒言豈可信哉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管見 榛低小叢密不成大樹於樊亦宜營營青蠅止于樊之棘者亦復止于樊之榛故榛可為笄喪服用之見于檀弓又蜡祭亦有榛枝與素服葛帶同取義於送物之因終喪之設也見郊特牲故詩因青蠅以念讒人亦即因所止之為榛更有觸於讒人之危后與太子以成國之大戚也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架也斯干篇云約之閣閣者是已詩蓋取以象讒言之憑空結撰耳舊訓構為合於義不盡按此所稱讒人殆指虢石父言之史載

幽王九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是年亦載虢石父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然則青蠅之刺幽王刺其用虢石父之佞巧善諛為讒人也其好利又實與青蠅之營營合王之用之殆以其能與廢后及太子之謀故爾此則所謂構我二人矣當是時也太子以母后出自申奔申周之史伯嘗謂鄭桓公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諸申而伐之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者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其後幽王十一年申繒西戎果伐周而周不守讒人之交亂四國豈嘗有不驗哉獨無若王之信之何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二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集傳 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孔甚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

管見 此章據下稱大侯既抗則當主儀禮大射言之諸侯之大射必先行燕禮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儀禮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疏曰不用公卿為賓者恐偪君也大射燕禮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按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無加席此章言大射之燕禮有加席也而亦祇稱賓之初筵者儀禮於筵席本通稱不必其筵之非席又燕禮及大射燕禮惟君設加席公卿皆無之則大夫可知矣至於以大夫為賓燕禮仍無加席而大射獨有加席則祇稱筵而不稱席亦借以存不偪君之義也司宮右秩秩左右據賓筵而分之也卿席賓東東在左小卿賓西西在右大夫繼而東上及東面北上者則皆賓西而在右也秩秩之序於右為尤著矣籩豆有楚殽核維旅籩豆謂所薦之脯醢記云薦脯用籩醢以豆是也其整列為有楚殽折俎也其物有體名如內癸之辨其體

名足為核旅同脊脊骨也大射之燕禮君賓及公卿皆言折俎疏云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又獲者之俎脊脅肺臑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脊脅肩肺君俎亦用脊脅臂肺而卿俎蓋用分脅臑折肺也夫三俎之體名有難知其物固宜核矣及既核而脊之言物皆先他物則他物其屬於脊者也凡折俎之有脊其必帶骨而可以旅名之故以他物之屬於脊曰絲派絹之為言屬也酒既和皆所謂和者如月令言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并用六物無有差貸此足以証矣惟和故旨但他詩言亦稱旨而此必並著其和者所以別於元酒也大射儀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皆元享酉仕北注同皆元尊者二者皆有元酒之尊重木也禮運云元酒在室又言元酒以祭注謂太古無酒以水行禮王尊之名為元酒每祭必設其貫不用之以兩也據此以批則燕之有元尊實以示非如酒之兼朋

六欸無有衆飲而可以和稱則主人之酌以獻與賓之举之所告旨者惟酒而已元尊非設之所和飲也飲酒易代餘同也君最尊而與其臣公卿大夫燕君以下公舜嚴尊而亦聽大夫為賓獨與主人對奔以成燕飲酒知先可不謂孔偕乎鐘鼓既設既設謂宿縣也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夫鐘有鑮鐘鼓有建鼗其為器獨大又鑮鐘之有笙鐘頌鐘建鼓之屬有鼙鼓鼙鼓其為器亦獨多知此稱鐘鼓而不及他亦舉其大且多者云爾舉醻逸逸醻同醻舉醻即舉旅也指君言攷大射之燕禮初燕旅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

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於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於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於公公許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辨受酬如受賓酬之禮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復位君再舉旅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於篚一人待於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

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爵降奠於篚夫君初舉旅答拜者凡八不已勞乎及再舉旅皆如初又答拜者凡之不重勞乎而君皆不謂勞也故進見以為逸逸焉大伏既抗大侯熊侯也與天子熊侯同故加大以別之諸侯大射得用三侯首大侯次參侯又次干侯參讀為糝雜也豹鵠而麋飾干讀為豻豻鵠而豻飾也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將射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不獲是熊侯之為大侯君侯也於此言既抗而大夫之參侯與士之干侯可該矣弓矢斯張張謂張次以納弓矢也蓋大射於請射後命有司納射器性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納者挾之三耦及卿大夫以下之弓矢皆不挾

鵠以納於次而俟射者取之鄉射無次位取弓矢於西堂故此於大射之弓矢而特以張言者所以蓍其有次也其張之時即在大侯既抗之時彼抗則此張是曰斯張射夫既同大射儀司射初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初射畢請射於公公許命賓御於公是為侍射侍射之名不敢耦君也則自君而下雖賓亦皆在射夫之列矣司射命賓訖遂命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則以耦告於上大夫則降位而後告大夫降立於三耦之南司射比大夫與大夫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合而言之初射比三耦再射命君之耦告公卿之耦並告大夫與大夫以及大夫與士之耦卒之乃比衆耦則塵不既同者獻爾發功爾爾射夫也凡射以中為獲意蓋比於田之得禽獸戰之得囚俘也然則謂獲為功亦可矣獻謂獲者與釋獲者獻之也初射惟三耦而已獲者坐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再射以三耦始君與賓及公卿大夫之耦皆如其儀以射又有衆耦繼之乃釋獲設中置算卒射司射視算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至三射用樂奏貍首閒若一三耦卒射賓待於物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從卒射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司射視算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亦如初也曰是而從君為大夫舉旅卒請徹俎安燕立人乃獻士久君為士舉旅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立發中三侯皆獲注云唯欲亦命賓及諸公卿大夫之屬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從人心也疏云唯公中三侯皆樂王此臣與君同是和於爵多尚歡樂也按此章終以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正於君命復射時明非若之取耦以射其詞有如此蓋先之再射三射釋獲者以上下射分左右其勝不勝各就其左右通計之或中少而在勝黨或中多而在不勝之黨則欲求中以辭爵其勢不盡由我亦安得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乎至於命射唯欲于必其取耦亦唯欲也斯獨以彼此論勝不勝故欲射者即於其所欲取為耦者當射位而先語之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為求謙若不敢自必而期於神助乎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集傳]籥舞文舞也衎樂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也又復也

[管見]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禮記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習舞即合舞也舞有文武武用干戈文用羽籥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而亦兼學戈則羽籥之得該干戈從可推已又周禮有籥師無羽師並以籥該羽也故此言春合舞而但曰籥舞再大胥秋頒學合聲禮記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習吹即合聲也義疏案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之所謂笙吹也象舞有籥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此其習吹之大概矣頌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亦不別出管詩則知笙足該管也故此言秋習吹而但曰笙鼓鼓字與上舞字對言當作吹笙鼓簧之鼓看樂既和奏謂吹笙樂也月令於季春月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冬亦命樂正入合吹而罷方氏慤曰於大合吹不率諸侯公卿大夫以不若合樂之備也陸氏佃曰季冬所謂大合吹者即季春之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案謂陸說與方說相反而方為正蓋以文論則統言樂必有吹可知單言吹未見其必備樂也以義論則冬之氣尚閉藏不若春之氣皆和暢也據此而樂之和奏宜屬季春大合樂言無疑矣既者已事之詞以樂之春習舞秋習吹季春大合樂皆舉歲著為令也矣樂以行禮禮莫重於祭祭莫盛於烝烝冬祭也烝衎烈祖其衎之為樂雖主冬祭之庶物盛多言亦由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其聲究之合實有以衎烈祖而樂之也烈者著其有功安民而光昭後世耳於廟中嘗屬太祖之號惟太祖不遷舉此則羣廟可該矣以洽百禮謂因烝而行蜡也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然則所謂大飲者蜡飲也蜡欲而繁以烝蓋因烝舉於孟冬取庶物盛多為義即兆足以徵年之順成耳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京邑為四方之極必無以易此以故大飲為蜡而其得舉大飲則以烝也烝能備物而後能備樂周禮荒政十有二九曰蕃樂蕃讀藩謂閉藏樂器是據廟中祭祀亦藏去樂器而不作也反是以思若此章特稱篇舞笙鼓樂既和奏所為烝衎烈祖者既不以荒于恭樂則其因順成而致庶物之盛多可知矣雜記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按蜡報秋成由孟秋及孟冬約百日歲蜡為百日之蜡而其禮亦曰百禮稱洽者謂蜡之澤在一日欲使國之人靡不沾濡優渥云爾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亦及也既至言既及百日而可禮於是來也壬

與任同任之義為負蜡以勞農而休息之爾日之紛紜并孫在田夫無論已其幼稚未能行者皆負於背以來則見為有壬其婦女相與出者各奏其茂以立則見為有林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將各奏爾能此宜承上烝衎烈祖說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如楚茨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此大義也嘏兼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於嘏亦稱純嘏錫由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其錫之時則尸酢主人主人拜受尸爵之時是飲酒為受福矣又祭有燕私之禮並見楚茨其辭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再徵之坊記亦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合之賓一事耳夫於祭末而飲諸父兄弟及宗族以烈祖臨之則皆得以子孫為通號者湛本浸物之名酒猶水也飲之既醉而不嬉近於濡首酣身之無節焉是之謂湛其湛如是者何亦曰此諸父也兄弟也宗族也有莫怨具慶之情以相與樂之故不禁其極歡至此耶豈耽酒而有所溺乎因是而情至者禮亦不廢燕畢更謀致嘏於君其小大稽首而言者先皆以神嗜飲食為辭則見其為各奏爾能矣小大不一人故稱各以言上達而稽首將之是則奏也祭義云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而後能饗焉彼烝衎烈祖者因將莫不信其神嗜飲食矣以是用饗而可不謂能哉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此宜和上以洽百禮說百禮為百日之蜡蜡飲有賓如禮運言孔子與於蜡賓其證已載滿也指酌酒以實爵言燕禮賓不獻公而膝於公其行之在安燕之後蜡飲當亦同此故下文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二句合賓與室人之入者以通訖之手字宜活看檀弓云子手弓而可公羊傳云曹子手鉤而從之所謂手者並謂以手執器也仇為怨獻當從本音讀為是蓋賓之酌彼康爵已云載矣而其訖之以奏爾時者致敬盡歡與如親仇之甚力而惟恐或夫哥故曰賓任手仇室人請射外而入於室之人也凡屋

慮得統名為室如禮記言晢劇文子成室詩序言宣王考室亦其證也人為無位之稱其入則躋堂之民也賓秋手仇賓之在室安燕既有以勝觶於公矣而其後復有躋堂稱觥以相率而入者非室之賓而室之人非賓載手仇之舉而亦有賓載手仇之儀則因蜡飲之慶時康皆有事於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也爵曰康爵非爵之常名以蜡名耳蜡舉於年之順成此時之康也故其爵特稱康爵而賓與室人之入所為執爵以奏者亦於此時為獨重焉奏必有辭奏時者頌今歲之有以祝來歲之宜其大端矣燕禮用大夫為賓知蜡賓亦大夫也臣也臣與民之祇陳於君並稱奏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集傳〕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貌

〔管見〕酒以行禮如前二章所云一為大射飲酒一為大蜡飲酒其儀皆與燕禮通度古之行燕禮者雖當徹俎後坐而安燕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然不至於亂也鄉飲酒義云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夕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此凡據以進推大射大蜡之飲酒矣但其禮為大非強有力者弗能行至武公時而古禮之節文所簡棄不知其幾也飲酒而不如禮其安燕能無亂乎故知此章至末皆就當時之簡棄古禮飲酒以至於亂者言之賓之初筵

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以上六句其意特欲於坐而安燕之時敘出不安於坐之態故下文接言舍其坐遷也坐猶不安則當賓之初筵有獻有酢有酬其間升降洗酌受送拜興之儀委曲繁重皆立而從事也豈猶能安之而不多所簡棄也或溫溫只於其未醉止之面容言其不至赫如渥赭則巳其恭亦從威儀反反見得儀為貌之通稱至公卿大夫之儀有使人望而畏之者則皆得以其儀為威儀也威儀以恭為主反反頻自顧而加檢攝也以是見其恭焉則先為身所不習可知故當其坐而安燕其未醉止猶能威儀反反也曰既醉止即不禁其威儀幡幡矣止者極手醉之分云爾幡幡所以狀其身之搖動不寧此正舍其坐遷之所由來也舍其坐則不欲復坐故其起而還者即因之屢舞焉其飄然軒舉之意僊乎倦乎殆將冲虛登真以遊於汗漫乎自是而其恭不可見所為肌膚之會筋骸之東初以反反還自約者一皆縱弛而不顧矣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為強自按抑之詞指舍其坐遷以前說蓋飲酒而未醉止雖至不安於坐亦仍覺舍其坐遷之非禮故抑之又抑欲舍而未遂舍欲遷而未遂遷有如此曰既醉止威儀怭怭稱怭怭者以字形求之其从心从必殆肯其志之果敢自遂以成酒悖耳內經藏象篇曰酒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比於勇士名曰酒悖據此則上言舍其坐遷既不復能抑抑矣而即因之屢舞僊僊有飄然軒舉之意者此酒入胃中而胃脹氣上逆滿於胃中故使之然也至肝浮膽橫其時比於勇士則更覺其志之果敢自遂於威儀而見為怭怭焉夫豈不因酒之慓悍以成酒悖哉故下文復以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申之左傳云委之常秩謂官班之有定序也在首章稱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亦凴是為不可紊之位次矣以既醉而遂不知其秩焉則當舍其坐遷既為屢舞僊僊以自旋旋當為屢舞僛僛以怍人也謂是者酒悖其

也夫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集傳】號呼。呶讙也。俄傾貌。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

【管見】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載滿也。謂其充溢於筵閒者此號與呶之聲耳。亂我籩豆。以屢舞僛僛而亂也。僛僛字从欺欹。有陂偏之義。於屢舞而見其然。則號呶之中矣。於提擧奮臂而欲毆矣。其籩豆能無亂乎。按以上六

句。由前章言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乃進推其衍悖之狀若此。至下文。又言是曰既醉。不知其郵。而繼以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斯則卒觀於酒悖既衰。而著其狀之有然矣。郵步傳名。不知其郵。言醉行之忽忽。雖如國中野外闊塗甚廣。而郵通焉。以彼罥身其間。亦復茫然也。側弁不正。至以側之甚。而將傾足為俄也。其頭頸不得正矣。傞傞當讀蹉音。與蹉跌之蹉同義。謂其先之屢舞僛僛以忤人。人必去之。以遠其酒悖也。彼夫側弁之俄。由首之低惡成之。亦正以無所施其僛僛故爾。然其屢舞之勢未遂已也。則見為傞傞者。手空挈而足亦跌倚失據。身其數欲作矣。以是而行於道。豈不誠然不知其郵哉。郵且不知。則於堂階庭門之間。隨步異形。其不知也必矣。是猶能既醉而出。而無至於醉而不出乎。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於是而後燕禮成。夫燕禮之受爵於君而酬不隆。君之賜而以為福者。當其既醉而出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先之。而卿大夫隨之。斯不為竝受其福與。若夫醉而不出。則亂也。鄙者從焉。蓋以酒為之兵。而用伐矣。故切指其是謂伐德焉。伐德則其身獨受酒之禍耳。以何得稱受其福哉。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維為思義。此武公自言其思古之心。每縈迴不能已也。凡以燕禮飲酒。在周官大宗伯之職。本屬嘉禮。以維之。而賓見其嘉。故以孔嘉稱焉。所維為何。維其飲酒之儀。為令儀耳。如首二章所云大射大蜡之飲酒。其儀皆與燕禮通。燕禮之儀見儀禮。蓋先王斟酌盡善。而為此節文也。令儀也。儀為令儀故。謹循其儀則孔嘉。不謹循其儀則不臧。有不得頗為委曲繁重。而以其意簡棄者。然古之儀具在也。苟非若武公之維之。實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孰奉為令儀。以成燕禮之飲酒孔嘉也哉。

【管見】凡此飲酒。總承前二章。而謂當時之飲酒者。或醉或否。否不醉也。其不醉為誰。即指下文所稱監史言之。燕禮有徹俎安燕。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注謂立司正以[illegible]監者。執禮之成式。以察儀也。司正主此則蓋以監[illegible]司矣。又燕禮有史與祝。立於門東北而東上。監以[illegible]於旅也。語有司正以察儀。即有史以察言耳。所主[illegible]同。而皆有監之意。故於司正為之佐焉。既立之[illegible]之史。本欲以成飲酒之孔嘉也。乃賓既醉止而令儀遙爾決裂。則不藏甚矣。復何孔嘉之足云。彼醉不藏。不醉反恥者。燕禮安燕之時。主人獻士長。不薦司正

辨獻士而薦之。亦薦史。司正為監而史佐焉。皆薦則皆獻。亦飲酒也。而非君所命。曰無不醉者。此足以知不醉之為監史矣。反自反也。彼醉不臧。監史之譖。何是有不得恬然者。其引以為恥。亦固其宜。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此推言監之恥也。式為定制。燕禮有之。謂告也。怠與敬相反。大怠猶云大不敬爾。燕有君在。彼醉者之不臧。即將無禮於其君。可不謂大怠與。夫燕禮之有式。此正為之監者所持以繩大怠之具也。將有以禮謂之。而無俾大怠。大典之昭垂。豈不足供其正色直詞哉。然無如其醉何也。雖欲謂之。烏從而謂之。如是。則監不稱。可恥孰甚焉。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此耍推言史之恥也。儀禮鄉射記古者于旅也語。禮記文王世子有合語之禮。注云。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見於養老者。曰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又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

言有善則記之。謂之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然則古者于旅也語。有言而善。必命記之。其記之者。則史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是又史之記言。而期為惇史。故先為之戒。詞若此。由謂所行也言其所行。則非虛語矣。由醉之言。此由字與上小異。只作自字義解。謂其言自醉中出耳。如前章稱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則所言之罔有畏忌。大概可知。豈復見立於門東者。固有史主記言。以糾其非法哉。夫此所謂史者於周為柱下史。在秦漢出為侍御史也。著法冠以鐵為柱。名柱從一。名獬廌。獬廌者。如羊有角。一能觸邪。亦謂之神羊。然則羊之而其角者。且不足比數。又況無角之為童羖者乎。攷神羊之所自。說者謂黃帝時有神人遺之。亦可信。自有史職以來。其為之法冠而命以名蓋早取詩獬廌觸邪之為神羊者矣。燕禮有史以佐監合語之禮。是所專司。無何由醉之言號呶亂聽。其為之史者蘄執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之戒詞。以正之。而卒附於醉者之難析焉。則是法冠不改。其於獬廌觸邪之美未見有以用其角也。夫豈不使神羊隱而童羖出乎。如是則史不犧。可恥孰甚焉。羖羊之無角者為童羖屬。壯羊有角。驟之。則角不出而為童羖。非世所必無之物也。再拜以上推言監史之不醉反恥。所以懼醉者耳。蓋監史皆執法以維禮。有不稱而恥之行。將自引咎以勑入而請誅其非矣。彼醉不臧。能無懼乎。故武公於篇終綴以二語。欲使凡飲酒者。用以自箴也。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其必退者。以為卒受三爵則既瀕於迷亂不識矣。矧敢加多於三爵之外。而又受之也哉。飲酒者作如是自箴。庶幾無以不臧而貽監史之恥與。識知也。即當作平聲讀。如前言不知其秩。不知其郵。皆可為不識作注腳者。

魚藻 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集傳】藻。水草也。居。處也。

【管見】各章上二句。喻襃姒也。前正月篇云。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與此取義同。魚陰類。故以喻襃姒。藻生於淺水。而魚在焉。此見襃姒之處王宮。不可以為藏身之固也。在在字重。蓋言者危之。遂不禁其心忙而口吃若此。有頒其首。頒在頁部。頁即首。字旁又从分。分為別異之義。古殆以出頭為頒也。非大首貌。又有莘其尾。舊訓莘為長。於義亦不允。蓋莘者草名。即細莘藻。帶亦取此。以象魚尾之色赬耳。夫魚之在藻。或以

萄昂路首亦或以後軒見尾此動而不居持也若有時居而不動以得所依是則魚之戢其首尾而為藏身之藻也乃就所依指之曰依于其蒲蒲有數種並生於池深淺水與藻荇一則有欲魚而求捕得者魚將無所逃矣厥後犬戎難作竟虜褒姒去視此魚何以異焉詩言褒姒用命言王又用正各章下二句是也其言之亦為危哥故皆作心忙口吃之狀而曰于在在鎬其豈與凱愷並同軍勝而作歌以樂之則名王未嘗有戰功而指其樂為豈樂蓋欲形容王之娛內不衰以刺其嬖褒姒云爾夫作色荒者必復泆沈湎於麴蘖故言豈樂飲酒亦耽酣宴者必益縱淫泆於房幃故又言飲酒樂豈如是而王之不德不可以久也豈復能保有鎬與鎬為王居而不保則災炎有動搖播越之患是謂有那其居那之為言移也以訓不安非安之謂有以有其人言特因其伏而未發不可遽為指目耳至他時申與犬戎入冠戎殺王於驪山下褒姒亦由是被虜鎬京遂亡則知有那

其居一詔用識之東
作者既辨之早矣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管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與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其詞意所指皆如禮記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耳菽非大豆乃藿也其苗葉似綠豆而小生熟皆可食子大如椒子黑色亦可資食然詩中通以菽稱惡知其非大豆哉按小宛指其地曰中原則見野生之藿非出於田者此篇又於其采之繫以筐筥亦自與發菽於田之器有別則其是藿而非大豆皆不待辨而自明但本章將言君子來朝而先及此則何也蓋其心欲謀有所錫予以報諸侯乃重念諸侯之來享考亡如孝子之揚力以來其親固有事於采菽采菽筐之筥之也以异而言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實不禁其歡然於中而早為名賜若此所名而問之者度不外大宗伯及大小行人之屬故其稱禮以對之詞曰雖無予之路車求馬周禮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又典命云上公九命其車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車服皆以七為節據巾車典命合衮之同姓雖為侯伯固不因七命而封以象路異姓苟為上公亦得於九命而封以金路也來朝錫予之路車視此矣親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四為馬數與此言乘馬可互証也又何予之元衮及黼是則再問再對而其詩云然攷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則元字當指冕言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則冕衮而其餘可該矣衣之章殆莫重於衮故王職借稱衮職裳之章殆莫重於黼故負依特為黼依也再覲禮有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重賜無數注曰重猶善也所加賜之物多少由恩也然則此詩一言何錫予之再言又何予之正慮無物以稱重賜無數之文而已豈不知有車服之定典哉乃對者於其初問不過曰路車乘馬於其再問亦不過曰元衮及黼其意蓋以重賜無數惟天子之用恩者以睿慮獨裁非臣下之所敢妄參已耳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集說 梁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陸氏佃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

管見觱為羌人所吹角其出聲之口紉上檻泉之沸起上出有如觱然故曰觱沸檻本圈名所以閑虎豹犀象者於泉稱檻蓋欲狀其湧突之勢若實有以逼之云爾芹為菹以實豆見周禮醢人是生水涯而水有積汙停惡者故思所以致潔而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焉言者未采而先自商也按此與前章首二句詞旨一例合觀之總以見諸侯之朝王而役志于享者既如孝子之養有事於采菽以將其深愛亦如賢者之祭有事於采芹以將其至敬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此言字乃王為來朝者而有逆賓之命也周禮掌訝若將有國賓至與士逆賓於疆國賓諸侯也又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曰逆之曰逆而勞之苟非王言其將安所稟令哉觀其旂正為逆字傳神也於未至而逆之利用觀其觀以遠而可見者為表則非旂莫屬矣旂龍旂也觀覲禮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乃朝朝之旂然則當且來朝在道而旂亦無不然者其旂淠淠淠从水又大雅言

淠彼涇舟則知此於來朝之有旂而見為淠淠者惟是道平若水故使旂之行有如流也周禮大司徒之職大賓客令野修道掌訝亦戒官修道並可於其旂淠淠徵之鸞聲嘒嘒鸞即馬項之串鈴嘒从口从彗本謂以口噓物而去之有如彗之掃耳至嘒嘒字重則又可借以衆氣激而喘不定者於鸞聲何以言之蓋鸞在馬項馬徐行則但有鸞之鳴聲馬疾奔則並有馬之喘聲也詩詞互以馬聲合於鸞聲是稱鸞聲嘒嘒與按此當屬逆賓一邊說如行人之屬有行夫掌傳遽之小事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有徒八十人徒皆在官以供趨走者掌訝屬訝士亦有徒凡四十人時當逆賓於畿疆未至必先以其徒越境偵伺若今所稱探馬者使之往而得實即還白其遠近之程期也實以旂為表故言其旂淠淠逆賓以鸞為信故言鸞聲嘒嘒耳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屆主君子之入郊及就舍言覲禮侯氏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謂郊勞者大行人也侯氏用束帛乘馬以儐使者使者以左驂出注謂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授其從者於外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侯氏又儐使者以束帛乘馬乘馬四馬也凡二馬為麗加左右驂則乘馬矣乘亦稱駟驂與駟本合而詩分用之曰載驂載駟者欲以著君子之再儐使者以乘馬云爾二載字並訓始始對終言夫君子之來朝也以擯使為始以享王為終故見其始而驂者為乘馬而用驂也驂具非假束帛將之以儐使於入郊之時是為君子所居矣又見其始而駟者為乘馬而成駟也駟列仍假束帛將之以儐使於就舍之時是亦為君子所居矣至於入覲於王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來朝之終於享王以馬行禮其數更有加於驂與駟者於時天威不違顏咫尺非先之所屆比也而其享之多儀惟其志不惟其物蓋不待悉言而皆可想見已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管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此言諸侯之先嘗以兵事覲戎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其間王與諸侯之辨殆莫著於朱芾赤芾者如瞻彼洛矣篇特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為欲表天子朱芾之制也故此章以辨諸侯則曰赤芾在股邪幅集傳曰偪也如今行縢所以偪束其脛自足至膝也按內則之偪與幅字異左傳稱帶裳幅舄幅讀偪則以邪幅之幅作偪字看亦可及考之禮器圖偪之幅固正也惡乎得邪名哉然則謂邪幅為偪亦未為定論矣焉意邪幅與正幅相反其在下則裳也正幅本為君子制服之裳則邪幅乃為君子戎服之裳

耳為求其似在今之稱戰袍者是包其製欲取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上為橫腰以綴左右兩幅通幅皆邪是蓋古者韠弁服中之舊式後人沿之而忘所自來與不享性是詩詞特言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必其君而于見不掩於上服也以此知韋弁服之服其屬在上者及將而止短衣也世儒或疑先王之作服於衣之尺度未始有此迂已彼交匪紓彼謂來朝之君子交則其與國也匪為殛之別名在周初盛時若采薇之言玁狁出車之言西戎其大者矣紓之為言紓難也紓禍也左傳莊三十年闘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僖二十一年成風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據此以言匪紓之紓則惟匪之難得解而禍不紓是謂匪紓耳王於彼交匪紓夫乃見君子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以兵事親戎服者實篤於邦交以成大小相維之勢使之有分土無分民各得轉危急而措之安全也是豈不為天子所予哉周禮大冢宰掌王之八柄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注言予者爵祿之外別有所賜也出於特恩故曰幸然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此予之數也亦仍不能外爵祿以為隆施矣故下文而言樂只君子所以表其有功德於民也其言進律則稱天子命之其言加地則稱祿祿中之耳樂只之只非語詞乃哀聲也當與樂字平看何為以樂只稱蓋自彼交匪紓其民得從危急之中獲安全之慶則念君子而不勝其歡忭也是樂為樂亦念君子而不禁其感激涕零也其舞只矣春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云諸侯有功德則加一命為八命為九州牧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所謂命之若蓋如此申重也須蒙上命字說言既有進律之命而又申之以加地之命也加地則土田益而穀之入必多穀即為祿多穀而祿豐則行當為五福之一曰祿稱福祿云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管見 維為約束之義柞不材獨可充薪而已維柞之枝而其葉蓬蓬此生縛者也詩蓋取以喻君子之獻俘於王耳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如前章言彼交匪紓此君子所以綿諸夏親暱之好而距戎狄豺狼之患也有四夷之功矣因是而舉纍因獲醜以獻於王其生縛之狀有如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然足不足以警四夷而伸威於中國哉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殿字蓋本家室字而壯言之瞻彼洛矣篇曰保其家室此本自洛而指鎬京為家室也即天子之邦也至念茲樂只君子而天子之邦又若為之改觀者以其於天子之邦為邦之基則家室之奠麗益宏以其於天子之邦為邦之光則家室之煇煌增盛也故特摹象於殿而曰殿天子之邦殿本屋高嚴之名其借義則如所稱堂哉皇哉云爾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萬福主天子以及於民者言萬盈數天子曰萬民其斂福以敷錫於民為斂福萬福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以期其必至故言攸攸水行貌攸同當與禹貢灃水攸同例為雍州大河以西之水莫如渭灃水攸同以渭為主而會合於渭也則知此稱萬福攸同者亦謂天子之邦其民待澤本以天子之為福為主而在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又皆有施澤於民者為之福以會合於天子之萬福耳平平左右左右謂左右軍不稱中軍者殆以入在天子之邦嫌於當尊而省之匪直此也古者軍容不入國況天子之邦予不稱中軍而稱左右軍亦循以觀兵為嫌故並省軍字所只稱左右平平即從蒲明切之本亨聯讀亦得蓋制軍亦所以禁纍戢兵安民和家救患分災討罪也以樂只君子用之罰無往不見其平斯之謂平平與亦是率從是字指天子之邦說率

俘也。從。隨也。如前章言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明君子之以兵事親戎服。則知其平平左右已於彼諸侯之邦率之以從矣。至此章言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又明君子之有功而獻俘於王。則知其平平左右亦於是天子之邦而率之以從也。為度其率從所至。在先之彼交匪紓。所謂平平者。已徵其實。則君子之左右。豈不誠哉其為軍乎。及是而以禮獻俘入王都。所率從者猶然左右軍也。乃使言之者亦稱平平。以著彼交匪紓之功。而其左右軍之統於中軍。言率從而止。既無中軍之名。言率從左右而止。並可無左右軍之名。此足以觀周初盛時之軍禮矣。

汎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管見]汎汎。維浮而便人往來之貌。楊。河柳。不成大材。但作條叢生。每歲一刈。人以編器物甚夥。其莖粗如巨指者。且綴合為舟。用之渡。是曰楊舟。楊舟可不用楫。特為紼以行之。紼。大索。其索必與河身稱。故用纚連也。連之而使長也。乃置橛於河之兩岸。以索之兩端繫之。令極固。此為維耳。紼以纚而長。以維而固。人於楊舟中執紼而挽其前。纜其後。故不楫而自行。有見其為汎汎者。此不為通途要津之所需。而於窮僻之地實賴以濟。是只言詩之卒興懷於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蓋以喻樂只君子之於此。雖在荒陬絕徼。靡不經略有方。以期斯人之安。以此其視彼交匪紓以殿天子之邦。其功德之在民益宏以遠矣。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只君子為福祿膍之。周禮典瑞。王搢大圭以朝日。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終葵。椎也。疏稱齊人謂椎為終葵。按大圭朝日。其首銳名椎。必無從方言以名終葵之理。蓋終者大圭之末。葵乃其正名也。葵向日。並與朝日關合。以為首。亦因其宜。因是以推。則知此樂只之君子。實由天子舉以冠六服群所之前。故曰葵之矣。夫圭以矣為言之意也。至是而天子之命之者。其進焉以益其爵之等。無以加矣。說文。膍。牛百葉也。於福祿言膍之。正其百之數以為福祿之數耳。天保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此以穀為祿。而又因之為言穀以稱百祿也。百祿亦稱百福。如楚茨四章之言卜爾百福是已。彼樂只之君子。其受此福祿之以百稱者。一如膍之為百葉。其數自天定之。而未始有一缺焉。以是而言膍之也。夫君子自天子之命之日。即已福祿畀之。而有加之地也。夫夫君子自天子之命而即豈其既集。傳以膍為厚。又何以使土田之入。數總有盈而無歉。乃天子加之地也。天子既加之以膍。而天學德何以加諸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至也。止也。是指前二章之言君子來朝。說蓋自三章赤芾在股以下。若此章福祿膍之以上。皆追敘君子平日之寧外安內。以致其得台。于王以受其寵嘉者。有如此及時。

言來朝君子又以不敢怠違而有是戾。其戾也。有小行人逆勞於畿。郊王復使人皮弁用璧勞。勞者勞其在道之勞也。其就之得謂不勞。而以來朝為優游哉。然作者據此王之時觀之。戎狄不靖。王室多艱。因為烽燧大鼓以徵諸侯。何操之迫急至此。況用之而不信。又以欲博褒姒之笑。不恤無故而舉烽火。菀柳之刺幽王。固傷心於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而不能忘也。以是而諮古君子之來朝者。則當為之欣然慕。慨然歎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尚何勞之足云。

角弓 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集傳]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胥。相也。

管見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牲牛也。牛無善於騂者。牛選善而後角良。故主騂言之。但騂之為牲。以北牛充騂己而其身視南牛差小。角短不中為弓也。若使合兩騂之角為一。則得與南牛之角敵。以是重用騂字而曰騂騂與。考工記言弓人相角以為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與此言騂騂角者義例皆同。夫角為弓體。蹷者而張之。以取其疾也。引者不如法而反則其往體之疾去難收。直若鷙鳥之矯勁翩以突飛。然故稱其翩以為反之貌耳。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謂幽王之太子宜臼與子伯服。雖異母而同父。天屬也。太子宜臼為兄。出於申后。子伯服為弟。出於褒姒。其申褒之附於申后褒姒而為外戚者。則昏姻也。於時幽王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后立伯服為太子。此其兄弟斥姻之胥遠者各逞強戾以行其乖忤以視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殆無以異也。然角弓反張人之病狀有之以兄與弟之間昏姻與昏姻之交其怨而出於胥遠者有如同中賊風惡邪而為此態。是孰為兄弟乎。骨肉成參商也。是孰為昏姻乎。親暱成冦讎也。其倫類將於是乎息矣。奚可哉。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管見爾謂王。彼兄弟昏姻之胥遠。豈無因而出此哉。其遠也。實王有以教之也。故直言爾之遠矣。若於兄弟昏姻轉爲與焉。又申言爾之教矣。若使兄弟昏姻不得已焉。能以歸重於王耳。夫王作民主而爲之表。君子也。民屬焉。王爲小人。亦誰不有其家之號爲兄弟昏姻者乃王之有宗也。其人或比以爲兄弟。或聯綴爲昏姻。王固[illegible]善以遠爲之教焉。以遠爲之教者非民彼詡時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見王如是以率民亦如是以遠也。即可決其民胥[illegible]矣。子如是以熱民亦如是以教也。並可決其民胥然矣。民胥然民胥傚此其[illegible]之必應勢之大同蓋不

使天下之兄弟昏姻盡變而為參商冦讎不止也。此時之民尚可問哉。如六章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反是以觀可知。君子無徽猷。小人將不與屬也。民不屬王。王將[illegible]托可憂莫大矣。而要以無徽猷致之。然則王為君不若無徽猷而以遠爲之教。即使民之爲小人者旋見其胥然胥傚以啓不與屬之漸焉。此不可以不早辨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集傳瘉。病也。

管見此字承上章之詞。令。使也。即。教之別名。幽王之有太子宜臼。又有子伯服。是二子者兄弟也。兄弟不相能而申褒之以昏姻攀援得近者。因從而黨之。故於此只言兄弟。昏姻則從略焉。綽綽有裕。讓徽也。交相爲瘉亡機也。作民主者宜于不一人而列爲兄弟。其款之而令其讓。爲則寬然有餘地以相容。是爲綽綽有裕也。以此而民胥然矣。民胥傚矣。不亦善乎。若教之不讓而爭。以至於亡焉。則岌岌然有不可立之勢。而因之同盡。是謂交相爲瘉也。以此而民胥然矣。民胥傚矣。何其悖哉。然則教者宜審之以善其前。以遠爲之教者尤宜速悔之以復反其初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管見民之無良。此民字指民之子言。民有子而其子自爲兄弟亦民也。故通以民稱其所謂無良者。謂其兄弟怨不友云爾。書康誥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爲民彝大泯亂也。可不謂無良乎。然揆厥所由。大抵皆以庶孽之不忘情於嫡長致之。故曰相怨一方。一方偏隅也。庶孽所處之地[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能安。而與嫡長之正室爲門戶者敵。苟非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心不快也。以此而相怨。弟弟克恭厥兄。兄亦

兄不友于弟亦遂至於無良矣民而無良則其兄弟之交相為瘉有必亡而後已焉者王於王有子而其子亦自為兄弟苟或以無孽而侵適長則將見其受爵不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注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孔疏引特牲禮言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也按上嗣受爵文王世子以言諸侯之禮耳其禮意則為尊祖之道儀禮士之嗣舉奠解者以為將傳重累之也夫尊祖孰如天子傳重孰如天子之適子乎雖士之嗣舉奠大夫以避君而無其禮不應君之上嗣受爵天子轉以避諸侯而無其禮也以是詩之言受爵者實之可矣不讓爭之也庶孽之侵適長其大端殆不出此然受爵與舉奠同實為尊祖傳重之所係弟宜讓而不讓兄宜不讓而乃不不讓耶兄不得以受爵讓則於弟之欲受爵而不讓者亦即有以成其相怨一方也以相怨而無良民之為兄弟然王太子王子之為兄弟亦莫不然此其交相為瘉當不滅於婦人之為酖毒與鬼物之興禍殃中之皆無復生理也故度其能已之日必其俱亡之日曰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管見　莫勞於馬既老則不能勝矣反為駒者不憚勞而勉竭其力也是豈不有所進無所退乎故曰不顧其後按此以喻幽王之作色荒亦已虛羸不支及衰如入而變之其於房室之勞不少休乃益壯焉意蓋矢以身殉而而終不復回首也夫生人之大欲男女與飲食等故復於淫昏而例以饕餮一則以為如食宜饇然初不知其屬饜而已方期一飽欲死也一又以為如酌孔取然能不明於盡歡而罷竟願長醉不醒也食字讀入聲音飤乃與下酌字一例饇訓飽飽生脹滿於人亦有不宜者何以言宜內經云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蟲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而廉泉開涎下噦出此其宜饇之狀與孔甚也取之甚者莫如爭然則孔取二字只當俗稱一搶字耳瓠葉篇云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讀言酢之酌言醻之未嘗不取也茲特以孔取稱為度其狀蓋無獻無酢無醻惟是自獻自酢自醻而已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集傳　塗泥附著徽美屬附也

管見　據本草釋名猱狨也狨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猱字亦从柔也似獮猴而大長尾作金色輕捷善緣木能越數丈又猨屬有果然白面黑頰多髯而毛采斑斕尾長於身其末有岐雨則以岐塞鼻喜

羣行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卹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古者畫蜼為宗彝其義亦取其孝云夫猱與蜼皆林居亦皆能升木而惟猱之特以升木著者實成其為跋扈跳梁之狀故不可以為教也教之則不孝幽王之於子伯服當慎諸此以是而言毋教猱升木與如塗塗附上塗字以塗之為塗如書稱塗塈是已塈平也凡塗者以塗泥為塗之用必以塗泥之附著為塗之成此其手摩令平有至於反復再三者彼幽王之子伯服其於太子宜臼或有故而不能平則所待於齒王之搖臂拂掌以止之必令其帖然而後已者天嘗如是也如是則既不導以不孝而亦有以禁其不友此忌于之徽猷也猷與謀雖同義而猷為大謀以猷類稽謂其謀不為一身家之計而為天下之計耳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非即以美行為徽猷也哉[illegible]為君子而有嚴猷則民之為小人者必因之而有善俗蓋靡不觀型於孝友也小人矣孝友以事其父兄豈

但不懷忠義以報其君長乎至是而民之離畔者寡矣故曰小人與屬由此言之彼以遠為之教者君子無徽猷也其民之胥然胥傚君子當憂其無良以亦當憂其不與屬矣而何幽王之終不悟耶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集傳 晛日氣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集傳 流流而去也。

管見 禮言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相須而後成者也幽王中后當之矣及褒姒入蔽王遂侵后使日月之象皆失則其陰氣之盛積非雨雪不肖故以雨雪言之瀌字从麃是大獸名無所取取其音耳蓋麃之音為泡

俗稱物質不緊者音亦云然以字實之殆即此雨雪瀌瀌之瀌與夫雨雪之狀初曰瀌瀌者以為同於絮之受[illegible][illegible]輕飛也就散落時說再曰浮浮者以為同於棉之[illegible][illegible]而高起也就積聚時說其意總為下文見晛曰消[illegible][illegible]曰流作引起之詞晛為日氣日為陽精陽有待助[illegible][illegible]之理是猶日之與月也然則既有幽王正不可以[illegible][illegible]后矣陽亦有克勝於陰之理是猶日之與雪也然[illegible][illegible]有幽王竟不可以去褒姒乎而獨無如其莫肯下遺何耳莫肯云者非力不能而心實不欲之謂下貶也遺棄也幽王之於褒姒固應出此因即為之說法曰式居婁驕式以言乎如其法而行也婁謂婁豬其未定為驕此即易稱羸豕孚蹢躅之意羸豕母豕也畜之者不以供肉而以孕子故不免於羸羸與婁蓋異稱而同物云北牡之合謂之孚求孚未定乃蹢躅而以足擊地其[illegible]狀固有然者但易之處此曰繫于金柅而此則曰居以居之惟足置於牢而謹其閑則婁雖蹢躅而驕莫由逸出其用與繫于金柅一而已居婁驕之法即可借為居褒姒之法下遺者式此可也然幽王其肯乎哉莫肯下之一若實有勢難使之下者然則既見為如蠻矣莫肯遺之並若實有義難恐於遺者然則又見為如髦矣蠻謂蠻荊楚自夷厲以來僭號不朝宣王南征之役賦采芑所謂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者其勢[illegible]矣他來有其匹也至幽王得褒姒而嬖之申后以黜此觀褒此直與荊之以蠻稱者等蠻方抗周早視偏近之申茂如也於是申后之出於申以蠻之勢臨之則無不敢下褒姒之出於褒以蠻之勢耦之乃獨不敢下其莫肯下者為如此禮記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首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總以髦稱者人於妃匹之際重言貴舊或稱總角之宴或稱結髮為夫婦皆此意也彼幽王之嬖褒姒黜申后而立褒姒為后直行其以妾為妻之私薄若改從於新不間舊之義故當褒姒之來以髦時遂不相及而其相視猶總角也猶結髮也於是申

后之先為后有髦之義而背之則無不忍遺褒姒之遂立為后無髦之義而托之乃更不恐遺其莫肯遺者又如此我是用憂我屬作者自指即序所稱父兄也是字跟上如蠻如髦說以是用憂固獨為幽王不明褒姒之寵方因[illegible]而其於家弗能有好於國見此則使兄弟昏姻之胥遠濕甚而民之胥然胥傚益潰不可止此恐于終不有傚猷小人即將悖而不與屬也父兄為王室至親老成洞達其憂不能已亦無所不到我是用憂之云於篇中所雜忍於口而無復忌諱希蓋一時交集矣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集傳 柳茂木也 暱近 靖安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集傳 愒息 瘵病也

管見 柳垂流而柔宛故稱菀有菀者柳指表道之木言之此行者所因以息也愒與憩同說文尚曾也不尚息焉不尚愒焉猶云不曾息不曾愒耳按兩章首二句蓋言幽王欲博褒姒之笑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而諸侯之將兵趨赴有如此即章末所稱予極予邁也夫褒姒不好笑以是始笑王之喜必可知已而上帝之監之則有不勝其怒者故言上帝甚蹈上帝謂天神警以目王非是蹈者以足蹋地也其有時而甚則人之怒狀蓋然天雖高高在上而其神之陟降固日監在茲也有陟降豈不猶人之能蹈乎其陟降時或監之而怒生又豈不猶人之有怒而為是甚蹈乎無自暱焉無自瘵焉暱同昵考工記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黏也主膠屬言又說文瘵勞病勞一作癆此國語所謂近女而惑以生蠱者彼幽王之於褒姒特以能博其笑則喜早不禁其自暱而自瘵矣然竟不顧上帝甚蹈者之於王實有怒與故言無自暱無自瘵以重致其警醒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四句正為上帝甚蹈指明所由然耳以為王有烽火之設以徵兵先固謂一旦有寇則使予諸侯相與靖之也而其後以不得褒姒之笑故乃無寇而舉烽火於是予諸侯之以兵應倉皇於道心之窘則極行之疾則邁固有莫敢望菀柳而思息愒者比至褒姒果笑斯時也王因褒姒之笑而喜之上帝監王所以博褒姒之笑而寧不怒之哉上帝怒而上帝甚蹈矣上帝甚蹈而王之溺於褒姒以自暱自瘵者亦當惕

然知懼矣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管見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雖訓近不過曰本乎天者親上耳其實去天仍遠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彼人謂褒姒非謂幽王臻至也至於天也與傅義有別如幽王欲褒姒笑萬方故不笑乃忽無寇而舉烽火徵諸侯以博其笑在幽王亦可謂異想天開矣以是而度褒姒之心其恃寵而驕傲王以不笑使王萬方而莫得其意念之所及者苟非上至於天之無窮而胡以荒唐怪誕若此哉曷予靖之曷字解當與何必同言王之設烽火其憂寇而俾予靖之者可以已也居以凶矜說文矜矛柄當從之夫矛為鈞兵柄以遂矛之用凶器也故曰凶矜按此蓋以喻褒姒爾王自褒姒既入變之其自暱則膠之固誰能別離其自瘵則蠱之深不可救藥固有不驚心於上帝甚蹈而卒以身殉褒姒者是褒姒之能鈞致王命與凶矜無以異而王之居褒姒於深宮直可云居以凶矜也試思寇之不靖禍雖及王豈遂切近若此哉乃居以凶矜者莫夜有戎莫之恤惟是戒畿疆之不虞而謀靖之烽火之設縱有備於外而不能衛王於內也是亦不可以已乎故自諸侯言之毋論後之予極予邁並失俾予靖之之意即其先之俾予靖之要亦其計之左者

都人士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管見 無常謂俗尚之多變也故詩中皆稱前人近古之風以刺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

[集傳]周、鎬京也。

[管見]凡男皆為士士曰都人士者猶下女曰君子女皆加號耳又按都人即君子之別稱君以君人子以子人由其君人子人而謂之都人也都為總義人不可散而無紀故有君子以都之狐裘黃黃主其在鄉為蜡賓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蜡禮下達於鄉其勞農以休息之必任職如鄉大夫之屬者為之主也於時即有屬民飲酒之禮見周禮黨正其詞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言不齒為席於尊東則蜡賓之位也此章六句首既稱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而復稱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為以致仕之老而興於蜡賓可知矣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故疊用黃字曰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容謂面儀不改者念其未出身以前不在官不在朝其容與今同也章為言之定則如既仕則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是已至於以時歸休其出言不患鄙而患夸所稱有章亦曰不在官則不言官不在朝則不言朝云爾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曰行明其得謝也其行而歸者自周發塗是謂行歸于周耳萬民周民也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其望矣彼行歸于周者先實仕周周為京師師衆也以人衆故稱萬民指為萬民所望而其先之表男以士特舉都人為加號者正於茲見梗概焉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集傳]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管見]此及下二章以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對舉者其兩合者可使士女之倫皆有所視傚也但士為女倡彼都人士亦即為彼君子女之倡故首章不用對舉專稱並欲見刑于有本之意焉臺屬莎草可結衣以禦雨亦編為笠為賤夫所須故亦名夫須士冠禮始冠緇布之冠示不忘本也冠畢即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昔之未仕時其首服亦猶與賤夫庶人同而不務華飾也彼君子女則指彼都人士之婦言蓋對夫則稱婦對士則稱女耳凡士既受爵有位所得以都人為加號者以其小人與屬於分為君子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於女之貴為命婦者而加以號即得因所從之士之為君子而曰君子女云綢直如髮綢字當从檀弓綢練設旒之綢讀吻注韜也內則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縰以韜髮故此詩即蒙韜義而稱綢直長也禮圖言縰以緇繒為之廣終幅長六尺蓋髮之多少長短大概如此其斯為綢直如髮之謂與夫女為君子女而其從士於未仕時所以飾其首者惟是可言是早與彼都人士之臺笠緇撮同為樸質自安若將終身矣豈非士與女之極則哉而當時殊不其然故曰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不見謂予生也晚徒得之傳聞而已有慕於前而心說之有感於今而心固不說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集說]蘇氏轍曰充耳瑱也。實塞也。

[管見]充耳冕飾也。石似玉為琇諸侯以石大夫當同之。實為塞義言琇以塞聰而使不外聽也按此又追言彼

都人士之初昏迓女有如此士昏禮親迎攝爵弁注爵弁元冕之次若大夫以上親迎則冕服也又士之親迎乘墨車墨車大夫車也士乘之以為攝盛也由此以推則知說迎之以冕服凡舊為大夫之家其後之人雖未受爵命得用之以別於士亦攝盛也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故聘義云孚尹旁達尹信也應氏曰尹當作允允亦信也士昏禮納采問名後繼以納吉其吉以歸卜於廟而得之此在昏者蓋靡不謂然矣豈必盡驗之而信哉至於吉為尹吉是則信乎其吉也於何徵信若上章先就其于歸之後言之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若下章更從其在室之先言之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女儀之逅古亦良可宗矣以覲迎者而得是女則回思其納吉時所為加諸卜而占曰吉者可不謂之尹吉乎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蓋慨當時之士不蔽而親迎多鉄亦女不教而納吉為虛耳集傳云苑猶屈也積也此為鬱象亦緣心之不說以成結不解也有不謟者以拂然於中總無可說者以差強人意則其心將鬱而不解矣是為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管見】彼都人士垂帶而厲此更追言其為童子時也凡帶之垂者為紳童子之有紳見禮記玉藻其紳之名義注疏云重也在童子尤藉是以徵其不佻焉此所為垂帶之有取於厲與厲與礪同內則言戊人之佩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諸佩之垂其物殆無重於礪者礪為磨石大雅公劉篇於磨石一作厲故此言垂帶之有重意者則稱垂帶而厲明乎帶也而可以厲視之耳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此亦追言其在室而未許嫁則然古者女子許嫁乃笄未許嫁雖二十而笄□則鬈首燕常時也鬈首謂仍分髮為髻紒也按分髮為髻紒者必先就所分之髮總束其本本下更編為辮至末乃卷而上之以為髻紒故特以如蠆稱蠆蚤蠍卽今之呼蠍者是其身圓大而扁則髮本之麗於首有其貌尖身後屬以長尾有節可屈疊數之亦正與攢狀椎鬟尾末捷然能曲上及身此似鬈之既綸而可慈為髻紒者皆大段彷彿也我不見兮言從之邁邁之為往謂人往也彼都人士彼君子女非今古今女故稱邁然有不從之邁者亦曰人之生不及百年風之遘可師百古已耳乃自今觀之彼都人士彼君子女既言邁矣而未所為垂帶而厲卷髮如蠆者亦復言從之邁焉則以彼都人士之垂帶而厲今之士早厭其拘而以放為有數彼君子女之卷髮如蠆今之女早鄙其拂而以巧為獨雖然至此此孰非其心所不說而因以苑結者哉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

見兮。云何盱矣。

【管見】伊□稱兩伊字即指前彼都人士彼君子女言匪伊垂之帶則有餘謂今之士亦嘗以童子而垂帶矣但非同於彼都人士垂帶而厲者之垂之非惟失垂帶之定節也且將因之加以佩而不顧焉故曰帶則有餘由內則記之童子之帶間容臭而外無他物若衛風芄蘭篇云童子佩觿童子佩韘所見為有餘者此其概已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謂今之女亦嘗以未許嫁而卷髮矣但非同於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者之卷之非惟失卷髮之亦式也又將因之加以笄而不櫛焉故曰髮則有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青青雀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古蓋以是三者皆取鳥類故亦從鳥隼之旟以通稱旟耳爾雅云錯革鳥曰旟郭璞謂為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首而以此禮之載青旌鳴鳶飛為者實之此章之所謂旗當即从此蓋於髮言有旌如

後世作叙子者其叙頗多為鸞雀之形與郭璞釋爾雅之癡狀遑相似也叙子即笄之遺製則有旟止以喉其有笄云爾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盱者張目上視貌羨歎俗尚之無足觀而為此態也前之人言遺而前人之風亦卽言從之遺則所見於今者皆其心所不說與其心所施結者也固不禁其出於盱矣以盱之時而計所云其心將云何哉有不說而待宣之有菀結而待發之無言不疾亦無言不讎斯蓋有不能直出於口而使人聽受於耳者

采綠刺怨曠也。

管見此怨曠者殆指幽王之宮妾宦官言之耳由幽王內作色荒遂使所侍各不勝其情欲之感如篇中所云其□怨曠之狀亦誠可刺也然於怨曠者無詠所以歸獄於致此怨曠者豈淺鮮哉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綠王芻也兩手曰匊

管見終朝云者以言日有孳孳耳固非自旦至食時而已即指為終竟一日亦猶泥也綠王芻與忘憂同音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此怨女訴其日求忘愁而不得也歷語也予髮曲局指屈髮為髻紒言禮之雜記稱鬐首者即此女子未許嫁其首飾則然薄言歸沐薄輕意凡物薄者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薄言之取乎輕謂聊復云然獨從口邊說過耳古者婦人謂嫁曰歸以歸而沐則將服次以待壻之爵弁而親迎也次者次他人之髮為之亦異其名曰髲鬄嫁時加此首飾則豈同於未嫁時獨使予髮曲局也哉然怨女自分以宮中老無緣得歸又何緣得為歸沐當其握髮自傷但以薄言作生平之事所實有而其憤極矣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集傳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

管見藍染草可以成青青與成親之親音亦同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又怨女為此隱語以訴其日求成親而不得耳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期為昏期詹同占謂並而詹其期之吉也昏禮納采問名同一日納吉一日又次以納徵一日又次請期一日凡四日請期則有期矣然以當親迎之日而後其期實至是謂五日為期皆以詹先之詹則有期不詹則終無期者故怨女念此而尤不禁其憤極也曰昏禮以五日為期女之有待而行也我則何所待乎無論至期且不詹其期也無論五日為期而不詹即六日為期而亦不詹也自今以往其卒以宮中老者竊自卜其死期之將至已耳他復何望哉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集傳理絲曰綸

管見之子為女子之通稱周南桃夭其例也惟此篇所指曠夫為閹寺是無人道故亦以之子目之之子于狩之子于釣于往也此喻之子之日與內人遇雖無人道而男女之欲尚存其淫心之作固有比於嗜味求食者之或以狩致禽或以釣致魚也于狩而言韔其弓明其未嘗有矢耳于釣而言綸之繩明其未嘗有鉤耳彼閹寺之無其具而縱心於近女其情狀有如此者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管見此章只主釣言何也以禽最驚人而魚或狎人于釣者雖不能得之猶可臨流而羨之也但理會下文觀

字而義自見。其鉤維何。維魴及鱮。維謂心之所思。木草
釋名。魴其狀方也。腹內有肪美可知已。鱮亦肥腹乃美。
又好萃行相與。則美所叢多也。鉤者之心今此復何維。
予然而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則雖維魴及鱮。今非能鉤者。
乃薄言觀者而已。彼宮中之有怨女無所歸宿。
其閽寺抉曠夫之情。以目淫之。何以異於是哉。

黍苗。刺幽王也。

管見 刺意見大雅瞻卬之卒章。其詞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按先王受命。由幽王大壞而猶前宣王之中興言。召公謂穆公虎。卽此篇所稱召伯也。其言曰辟國百里者。宣王得召虎經營四方。微我疆土。以大振營謝之功為尤著。故後之不忘。特有是黍苗五章以詳言之。但瞻卬之思昔。其因以刺今者。詞皆直切。此則含蓄不露。惟篇終作結語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意謂宣王有是心。故能用召伯以卒成營謝之功也。言下便

見幽王之日蹙國百里。若求用昔臣如召伯者。不必無之。特其心非宣王之心耳。是詩之刺意蓋如此。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集傳 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

管見 黍熟最早。初墾之地多種之。如召伯之營謝。末章言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要必其地初墾。芟榛莽而疏畎澮。乃見其平且清也。自是而樹蓺焉。惟黍之早熟者為宜。故想見其芃芃之時。黍苗方盛。而陰雨又從而膏之。其營謝之成功。正於此徵實也。然非召伯則何以致此。當其自周向謝而南行也。凡從之南行之衆。幾同於水之悠悠。有往而不歸者。蓋卽用以屯田於謝耳。以時召伯之勞之。躬親董勸。必使之同力以昏作勞。而忘其勞焉。此所由謝之改觀。忽從蔓草荒烟中而有此於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也與。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集傳 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

管見 南行為屯田也。資裝器具皆隨之。此有待於任輦車牛矣。其聯用我字正有意。蓋任輦為我所能勝。則任其力。卽可事耕。又車牛為我所得有。則其物卽可助耕也。以是而南行之衆。至則如歸。有不覺其行之為出。而非歸者。故曰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是集有止義。亦為萃止之義。至謝者先行後止。先散後萃。止於集字獨切。蓋屬擬定之詞。與大學言雖不中不遠矣同意。云猶孟子所稱其心曰也。如歸非真歸。只稱蓋云。是為得其情耳。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管見 說文。以御為使馬。則絡以鞍轡。手轡與策而乘之。亦使馬也。不必泥定使車中之馬而後為御。又徒御合下師旅言之。徒則步卒。御則騎卒也。師旅亦戎行之通稱。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之數。執然則固矣。蓋南行屯田之衆。無事則為農以耕。有事則為兵以戰。故其言我徒我御我師我旅者。皆自指平時之早祓簡稽。而嫺習於軍伍耳。以是而南行至謝。原隰泉流間相與以耕。生穀不轉盼。而為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矣。至於一旦有警。徒御師旅。兵藏於農。耕者皆其戰者。亦不患寇來而無以為抔禦也。然則南行屯田之衆。雖曰出居於謝。以視歸處於周。何以異焉。此所為再棠如歸之意。而申之曰。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集傳 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管見史記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楚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正義曰劉伯莊云鄂地名在楚之西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謝邑在今鄧州南陽縣宣王封申伯以前守此土者不闕則知自夷而厲周益衰謝以偪於楚而無力圖存早空其地以為墟矣及宣王中興有方叔南征之舉見前采芑篇按采芑之首章曰于彼新田于此菑畝二章曰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則方叔之克壯其猶亦正以屯田為主也因是而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實有以用之而威蠻荊此時謝得不遂入於楚矣但夫竟營謝之功使誠然收其原隰泉流之利以作周之封國耶然謝功豈易營哉以人自處未敢信有方叔之不又蠻荊之強大曾不少損則念之而神貌其列有不禁其肅肅者故言肅肅謝功以見營之之難其人焉惟召伯能總方叔乃更起而營之其營之之法仍踵方叔屯田之法則見其悠悠南行者任輦車牛相望於道此其征也而召伯之以衆征其先固皆籍之以充從御即編之以成師旅是則衆之名目更無事多作區分特總號之為師可矣所征為師而征師之南行至謝又實見有如火烈烈莫我敢遏之勢以此知召伯之營謝功其氣燄甚盛亦必為方叔之克壯其猶也豈復望楚生畏或至肅肅若寒慼之來撲不免斂身以却避哉故謝功初不易營而召伯則敢營之營謝功終不易成而召伯則竟成之也

讀詩管見　卷九　黍苗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集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管見召伯之南行營謝用屯田法則烈烈征師非以求軍功也以故田功也嘗謝邑之為墟田之汙萊久矣至是有召伯營而成之原隰既平則田不萊泉流既清則田不作一篇首所以特言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也召伯之營謝不於是徵其實有成哉但功成於召伯[illegible]有成若則宣王也蓋宣王之銳志中興矣於方叔南征克壯其猶而後雖得召伯以任營謝之功彼將成[illegible]之際王之心豈遂寧乎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是王固無日不除心於謝功亦即無日不同心於召伯也以是而謝功得成於召伯耳不然天下未必絕無召伯其人也胡以宣王之中興則可圖而幽王之大壞遂不救歟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集傳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難盛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讀詩管見　卷九　隰桑

集說劉氏彝曰沃謂光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集說孔氏穎達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

管見史載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隰桑之所刺正指此凡桑宜下濕隰固其所而桑土惟阿尤善故曰有阿阿邑名秦李斯傳言阿縞之衣注今東阿縣繒帛所出按東阿自漢始稱以前無東字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則縞即繒也又師古以繒為帛之總名則言繒不言帛可矣夫阿之產繒聞於古自今驗之猶然蓋隰桑於是為得地也故表其葉之特美者初言有難再言有沃又卒言有幽耳君子謂王既見君子謂褒

知也褒姒好聞裂繒聲好之則樂之者先之在褒能供其樂乎及入於王而既見君子彼阿之繒出於桑柘王得早徵其服貢以充內府取而裂之固裕於供矣為思其樂其樂如何耶雖然王富於繒而或斬於發褒姒乃不樂也乃一既見君子而王務有以適其意則正情阿之桑實出繒者可為褒姒增服貢之入先不惜令內有嫠其所藏知其發繒之數總視裂者意之所至以為度矣以云不樂云何不樂耶且王之於褒姒所為發繒裂之以適其意啻寧只謂阿之宜桑出繒不窮亦德其裂而以發總之則遂已哉豈竊聞褒姒之既見君子也其自王悅以德音而見為孔膠者則固實有以導其樂而又雖恐或淫於不樂矣德音只作思情好語說故特言孔膠以肖其至昵焉按周官攷工記云鹿膠青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此足據以證孔膠之為至昵矣

其所稱德音則末章是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集傳]遐與何通謂猶告也

[管見]遐通何者遐本何加切故方音呼何而轉入遐耳

按此章正為上德音孔膠樂其實也蓋王於有命發繒之時猶慣褒姒之不安乃自竭其曲徇之情而為之詞曰彼裂繒有聲子好聞之其為心乎愛矣與疑也但此好非人心之同子不察以謂我有末由意揣者識還就予而微問之遐不謂矣必非無故也豈在子之心亦猶重視裂繒而難形諸口與我思繒出自阿其桑如故既不患無所取資則謂我而發繒裂之易辨也此而不謂不轉令我求其故而不得哉且不謂則中心藏之所愛不能去諸懷也固將有繒不裂而如聞其聲繒偶裂而邇切於好者其以何日忘之乎無日忘耶無日得愜所愛而有其樂特無日不謹所愛而有不樂耶予之心其傷矣豈乎王之悅褒姒以德音若此謂之孔膠誠哉其孔膠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說]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為索

[管見]菅亦有黃華者蕳也以為索利於漚見陳風東門之池蓋此所謂菅與白茅聯稱則菅乃茅屬也亦可為索漚之則易腐與黃華之菅不同故言白華以別之白茅似菅而短小春生芽布地如針入夏亦開白華至秋則實已成秋為白華之菅之華特故言白華菅而白茅則不言其華也之子之遠之子指幽后遠者謂其志之生自童妾懼而棄之耳俾我獨兮俾之為使天使之也我屬作者我童妾之詞不夫而育為獨以獨為嫌故棄之但史傳不傳棄之之狀由是詩稱白華菅兮白茅束兮然後知當日之棄之者於其野包以白茅而攬白華之菅以為白茅加之束云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管見]幽后之生而被棄在菅茅中其卒得不死者以其時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其事亦史傳所缺而是詩獨存焉者按幽后托始龍漦雲蓋龍之應也凡分至占雲以白為喪其非祥徵可知而有見為英英者何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據此推之英英即花節替字其成象而上覆亦有不減於作華蓋之靈昵若特其雲不五色而白耳露字須活看謂有露以露之初不知其與雲是一是二也列星圖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則凡露皆得純之以英英白雲而露彼菅茅露

上即天乳也幽后之棄於菅茅中得露即於菅茅中得天乳矣以是不死而夜號遂有為弧服者收之以逸而幽后竟入於褒豈非天哉故曰天步艱難也步猶云度耳艱難即指其在菅茅之厄言之子不猶不猶即不同之謂不同者異名也神靈之生有異妖孽之生亦有異故幽后托始於龍漦異矣而及其棄之也又復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之異者不可以常理解者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管見 滮水流貌所謂滮池者由其稱北流及浸彼稻田推之北指今寧夏之渠言其法蓋不[illegible]漢唐始也渠可以池名者穿地通水與城塹之為池[illegible]而其池又主於滮不主於潴則其為渠較然矣其言此者謂夫水之淫溢為害莫甚於河然亦有一隅之資其灌溉以為利者試就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觀之不將知河之利而不知

其害乎彼幽王之於褒姒則亦然矣嘯歌傷懷嘯大叫歌長吟嘯歌聯稱則兩者交并而為狂狀也懷屬胷臆之間心位在焉心主喜喜傷心心傷則神亂以至於狂故觀於狂者之嘯歌知其心之中於喜無節而傷懷也念彼碩人念謂幽王念之碩人指褒姒其念之而不去諸懷固即有同於嘯歌傷懷者著其得碩人而喜欲狂耳惟恐勝喜有喜而無恐則褒姒龍漦之化幽王以其為碩人而相得甚歡正如水土之合而為塗泥也此當不以其身為稻田而受滮池北流之浸哉然龍漦之禍於自此而流毒海內有令人怵然於神州之陸沉矣幽王固念不到此矣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 樵采也 煁無釜之竈

集說 郭氏璞曰今之三隅竈也

管見 樵彼桑薪析其幹也本草言桑薪灸瘡能拔毒生肌又凡補藥宜膏者皆當煎以桑薪此其用矣卬烘于煁烘屬三隅竈而無釜烘具也其上必為之圍以聯三隅即因以肩物而烘之肩舉物者為卬義也蒙上桑薪推說此又以焆桑枝以出其瀝云爾桑瀝主治大風瘡疥生眉髮其用亦本草所著也按桑以飼蠶蠶實出繭胡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初不惜戕伐而銷鑠之特以供不急之用哉是蓋周人因褒姒之好聞裂繒聲故憤極而出於此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碩人亦指褒姒維以明乎思之縈迴不絕也誰實維之則序稱周人者是其所維之事若褒姒之好聞裂繒聲其一端也勞亦傷義但內經云喜傷心又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所由來正自不同也如前章稱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所謂喜傷心也幽王中之此及六章並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所謂憂

愁思慮則傷心也周人中之矣再按周人之於碩人其維之而勞心者為其好聞裂繒聲也既可於上文樵彼桑薪卬烘于煁二句推之至下章復總之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四句又指褒姒之善怒而不好笑其卒乃以舉烽火徵諸侯為笑也此皆其維之所必及而靡不見為勞心者故知此章言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申上之卬以起下章也

第六章與此同訓意亦猶是矣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集說 何氏楷曰懆說文云愁不安也陸德明云愁不申也

管見 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海島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吼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云按此製必周已有之固當知是詩之稱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特以喻褒姒之善怒其吼者

蒲牢耳與後世稱獅子吼取義正同念子懆懆念用人念之也子謂幽后懆懆若其以善怒讎為長愁其中有所大難安亦復萬難中也因是而褒姒獨以不好笑聞矣視我邁邁視指褒姒之視言我則周人我諸侯也凡行之趣越者為邁其有事於趣越而更無所容其悋息者是為邁邁以諸侯而然則何也由幽王欲褒姒笑萬方故不笑乃忽無寇而舉烽火徵諸侯以故諸侯之悔興奔趣有出於邁邁者斯時也褒姒視之笑知其懆懆則稍解矣獨不知諸侯之無因而邁邁者何以堪之以周人而念及此此與褒姒之好聞裂繒聲事雖分見而其縱彼碩人之時則交集於心也以云實勞我心抑亦誠有難為心者矣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鶖禿鶖也梁魚梁也

讀詩管見　卷九　白華　卅三

〔管見〕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陸氏佃云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舉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鬭則當其在梁鶴能與為伍乎浮邱伯相鶴經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於羽族之宗長也茲不在梁而在林盍以偪於鶖而失其所故爾彼褒姒之入為后而申后黜視此無以異矣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其意亦申上文而起下章上文喻言褒姒之不容申后下章更正言褒姒之不終事幽王也周人之所維又德有此二者交集而其難為心者豈不誠然乎哉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集傳〕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

〔集說〕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也

〔管見〕鶖與鴛鴦皆以在梁稱其得地一而已但上章欲明褒姒入而申后黜則見為有鶖在梁此章為明褒姒入而幽王變則又見為鴛鴦在梁也然鴛鴦之為匹鳥其交頸相歡安樂同之至於有所警備則主於戢其左翼而以右相為衛焉是亦有以不違於患難矣故鴛鴦之夫婦實為物情不泯之良也若幽后者化自龍漦感於童妾不夫而育已育而棄其生之本不明是太始有天性安得有人心乎其為之子無良必矣就其無良而究言之非惟能忍於申后也即之子之事幽王其身必將二三其德有不能以從一而終者厥後犬戎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去是幽后未嘗狥幽王以死也安樂中有夫婦患難中無夫婦不誠鴛鴦之不若哉然周人見於事先而幽王則沒身昧昧無奈何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讀詩管見　卷九　白華　卅四

〔集傳〕俾使疧病也

〔管見〕扁不圓之謂石有出於析之離者為斯有扁斯石可用以壓也而又有人立石上以履之則有以助壓之加矣然有取諸卑者何蓋先使股膝下蹲以作踊躍之勢此視血立之身為卑乃視血身以履之力為獨大耳詩胡以及此其意以為昔者棄幽后之日亦依此法壓之固當立斃也安得夜號以聞於路即使為弧服者收之以逸哉無何之子之遠獨見為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乃亦遂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使得脫艱難以入於褒亦卒之入於周馬則今日之忠訴國以之予不撫其冥興中實使我棄幽后者詐疎於倉卒以賂此後患也故曰之子之遠俾我疧兮俾之為使亦謂天使之也此我予與首章所指不同前我童妾此我童妾所使棄幽后者疧猶病借明後患之意云爾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隅。角。憚。畏。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發則夕極於魯國。

管見 緜蠻黃鳥。謂鵯也。蠻見惡聲之意。其惡聲之連轉曰緜蠻。以毛色黑黃。故通稱黃鳥。是常盛千不見物夜則飛行。止者。言其晝伏時也。丘為塚埜之聚處。阿其曲也。隅其角也。側其旁也。總之不離乎丘而已。其發端胡以及此。為爾時幽王有事於東征。其武人如云。國之禮哭於墓而後行。乃適聞此緜蠻黃鳥相逼而止于丘阿丘隅丘側焉。其不祥實甚。有不禁痛念此行之不復生還者。自是而周天下之亂不可以已矣。故序言刺亂。東征之役。見下漸漸之石篇。彼稱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與此言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正可互証也。蓋山川為道之所經。山川悠遠。則其道之遠視此矣。云者。身雖未歷其傳說所有心也。維為思義。我勞如何。正由有以維之。乃畏其勞之不可名言若此。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二章行字。承首章遠字說。憚者。憚於遠也。末章行字。承二章趨字說。憚者。憚於趨也。遠而熏程。為趨趨而近。敬為極。畏與憚一義。畏不能趨。非人不解趨。仍以遠而窮耳。畏不能極。非道無終極。仍以癒而窮耳。幽王之遠事東征。漫以速得志為期。故當[illegible]只憂變。於跋履。遂以無命。他若戰歸殺傷之苦。皆其不遑訃。及者。馬飲之食之。方奠有以救其飢渴。而與同甘苦也。教之誨之。旋奠有以怨其違犯。而不加譴怒也。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並奠有以哀其疾病死亡。而無委棄於草莽也。凡皆不克自為謀。而求得顧於有力者。此正序之所謂微臣也。夫惟下情至切而難白。以故其心商口祝。亦不嫌於一至再。再至三云。又按此四句。在各章中雜然。及亦須識其意之所主。如首章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者。其飢渴又如何也。此宜重讀飲之食之。二章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不能趨者。亦即不能無違他也。

此宜重讀教之誨之。末章曰。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不能極者。又由不能免於疾病死亡也。此宜重讀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章法與鄘風桑中篇正同。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 瓠葉之刺幽王。大夫為其同列作也。觀篇中以君子稱。其非出於自叙可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集說 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為菜。

管見 作者所稱君子。亦大夫也。此大夫者。蓋失位貧甚。又遭時大侵。其心不忍廢祀。而以薄物行禮。有如此。舊注謂與賓客共之。非是。幡幡瓠葉。言當歲荒。瓜不成。其瓠之瀕枯者。及秋而凉風至。白露降。氣乃復甦而葉生。

則見其幡幡然各反於初之遂長而一旦改觀也以是而采之亨之蓋欲借以代歲事之豆菹云爾大夫少牢饋食禮牲俎既入主婦薦韭菹醓醢葵菹蠃醢以厭神也獻尸即因之及祭畢有司徹以禮儐尸主婦更薦韭菹醢及昌菹醢此定制也今大夫為主人者不克備牲俎而以有兔斯首當之其主婦又何能為故豆實之缺無論醢也即韭菹葵菹昌菹之屬亦不得已而以鄒葉之采亨為之代焉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君子大夫也其少牢饋食禮有酒亦復有食如主婦薦豆後更執金敦黍稷各二以次坐設是已此但言有酒則不必其有黍稷以為食可知且禮之設酒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甒有元酒必備若此所謂有者獨云不至於無已耳豈得備哉酌擬所以用之而未遂酌也於時有事於筮日戒尸則有言特其言為自商所可非必能一一待決於筮者嘗秋祭名古者天子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此君子者本為大夫而所言獨及秋祭之嘗蓋以不能時祭故降從於士庶人之歲乃祭云嘗之之字指君子之祖考說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管見 少牢饋食禮其牲用羊豕也大夫取資無所放從省而用兔兔小於諸獸非必有力乃能致之人曲禮稱兔曰明視入祭品以是存牲之意亦有說也斯為解脫其皮之名猶言剝耳為剝者必自首始故以斯首稱焉有兔斯首此既不同少牢禮之刲羊擊豕必分主於司馬司士矣且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其掌割端屬饔人饔人亦掌亨主饔爨饔爨在門東南有羊鑊豕鑊此設之以共亨者兔復何所需此哉有見為炮之燔之而已按燔字三章同用若其以燔為主不事亨也其合炮於燔者謂倂攷內則八珍三曰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據此則炮之从火从包蓋象其祭身用燔耳其所取之豚若牂必小若少牢禮之羊豕大者也其肉物若羊燔豕燔而不必其皆燔此與炮異狀矣惟兔體特小而不可分析全身用燔是則因炮之法以為燔之法者故曰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於獻時稱酌已酌也酌而有言其為祝之言乎祭雖薄必立尸與祝尸為主祝以告也將獻之時其祝必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某氏配尚饗但不得云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耳獻者主人升兔於俎主婦亦賓鄒葉於豆先後設畢夫乃洗爵酌酒拜送也其助獻者庶惟主婦亞之殆不敢更辱外賓以充三獻矣獻之之字指神之悉於尸若說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集傳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

管見 燔有以燎稱者亦有以炙稱者燎入火炙近火此稱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欲見其燔非燔燎乃燔炙耳日其指出炙字又別有意存焉少牢酳尸主人拜送爵賓長羞牢肝牢肝者炙肝也正俎而外此其從獻矣今夫大以充為正俎其燔用炙則合併以炙之而已豈復可別其肝為炙肝而用以從獻哉君子有酒酌言酢之酢者尸酢主人也此所謂酌當作祝酌授尸尸解其示亦祝之言耳少牢於酢時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薄祭者告孝之言不敢盡告慈之言不宜節也於時尸亦並酢主婦但於禮不嘏是有酌而無言又不在此歟矣酢之之字專指主人說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集傳】醻。導飲也。

【管見】少牢禮。獻酢畢。祝告利成。尸出。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尸俎。注云。埽堂。為儐尸新之也。攝者。盖整頓之。燅。温也。先温於爨。之後乃升尸於鼎也。今大夫之祭。既祭在首章。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所以饗神於尸者。既如此。則至是而不廢儐尸之文。亦仍曰有兔斯首。燔之炮之而已。先因無所用。其後復何所用。燅哉。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少牢儐尸。有主人。賓。爵酬尸之禮。乃此章所謂醻也。醻同酬。其醻如何。禮云。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於篚。辭尸。對。卒洗。尸升。侑不升。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於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

坐奠爵於薦左。夫儐尸有醻。因醻而酌。其言為何言哉。盖儐尸之有侑。猶祀神之有祝。皆不可鈌者。以將醻而識。侑戒。侑亦不能以無言矣。再少牢之儐尸用酬。其先亦自有獻酢。其後又復有酬賓及旅酬也。玆獨舉醻以言酬尸者。見大夫君子之祭。以薄物行禮。當其儐尸。於尸禮具。有事於醻。則無鈌於獻酢。可知於他禮。不具。所謂儐尸者。至醻尸則已。不復能推之以酬賓。更推之以及於旅酬也。醻之之字。專指尸說。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管見】此下國見幽王東征之師。而度其不還。故刺之。其刺之之意。則以下國而為上之京國念也。其後蓋東征未已。而犬戎之難即已作於西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管見】漸言矣。與禹貢東漸于海之漸。所流入也。凡水台山出。而其溜之所經。土以盡滌。惟存受其沚。別無時。或已其斯為漸漸之石。與維其高矣。維為思義。以是禁迴於必亏不能絕耶。篇中維字。並做此。大於石而維其高。則意中既見有山。於漸漸之石而維其高。則意中既見本山。而復見有川也。漸漸字正為川字溯源。須辨之山广忠遠。緝其勞矣。按所稱悠遠者。於義為遠。然則當日東征之縱。謂爾事於征遠也。其地名亦已隱躍示人。但讀者不於東征求實地。又不於東之山川悠遠求東征之實地。則茫然以終而已。凡軍之行。有功亦以勞名。誌實也。維其勞者。慶必無功而從疲於道路云爾。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禮記檀弓稱皇皇如有望而不至。又稱皇二如有求而弗得。此詩皇字雖異。取義當因之。不皇謂其下起望不急亦也。朝對夕言。武人之東征。並以山川

無遂而勞特甚。當兵亦而小休。竟欲長夜。浸漫也。如後顧見。兒心之既殆。蓋不皇朝之意。蓋如此。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管見】漸漸之石。此水之始出。於山則然。有始必有卒。維其卒者。謂水之下流成川。其卒即以入於海耳。遼本濱海東征之門戶。猶是山與海夾合以為之隘也。則以紺之而及此。亦固其所。曷其沒矣。曷怪詞。怪其所至。背以虛無一人。故稱沒。此亦維之者。有以知遼之謀。困周師。必退匿以誘之深入。且盡收其畜牧蓋藏以去。困糧於敵之藉也。至是而武人東征。亦誠不皇出矣。出者。舍其東征之遼。轉而指西歸之鎬云爾。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

東征不皇他矣。

[集傳]蹢蹄。烝衆也。離月宿也。畢星名。

[集說]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管見]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擾。四擾者馬牛羊豕也。東觀漢記朱浮責彭寵書。其詞亦以往時遼東有豕為喻。則其地之畜。此而宜可借証。巳白為空義。白蹢猶言只空蹢耳。今俗於人之空脚者稱赤脚。赤與白取義正同。故稱人之赤手者空手也。赤手亦稱白手。烝訓衆。則其多成羣。此主貫人之販豕。自遂而合。以驅入內地言。涉徒涉也。豕性能水。故其濟以白蹢亂流。不假舟載而揖行之。波為烝涉之象。由豕之激水而成。不得泛作稱水替字看。洪範星有好雨。謂畢也。月離于畢占者。蓋以為大雨之候。故曰俾滂沱矣。漢書天文志。昴畢為冀州分野。禹貢之冀。兼職方之并與幽。則分野當同。之時值月離畢而滂沱。徵度在冀之境。有必應者。今東征實當其地。彼漸漸之石。既以山多逆水。水各瀉而為川。而復有星象之感。集滂沱以增其漲溢。維此武人其[illegible]盡為豕之白蹢以烝涉乎哉。不能為豕。尋當為魚矣。[illegible]是而從山川悠遠中。望洋與嘆。其相與隨遂川流。以[illegible]沱東海。知東征之歸宿。盡此一途也。他更無可敗遷。[illegible]故終之曰。武人東征不皇他矣。若前章維其作者。[illegible]從水之究竟處為武人辨死所。[illegible]與此章結語正見對針。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管見]前二章閔時之無君。後一章閔時之無民。也無君無民。時不可為矣。大夫其能終日乎。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illegible]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集傳]青

[illegible]

[管見]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多貌。此詩芸黃華爾。亦狀其多耳。本草言苕以夏秋二時華。一枝十餘蘂。多矣。又言其春初生枝。一枝數葉。深青色。葉青而深。正與華之芸黃映襯。故再用青字曰青青。以明此為特深也。大夫何感乎苕之華。感彼褒姒之有寵於幽王云爾。苕蔓生。依喬木而上延至顛。因名凌霄。此其高既無以加矣。而附托又甚固。蓋日見其纏結糾繚。而不可解也。乃幽王之於褒姒。其以寵極而為所牽係則然。故大夫為幽王危之也。曰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維為牽係之意。正從苕之纏結糾繚。取其象以形容褒姒也。其字指幽王。傷謂幽王之積患於身而不自知。其蓋褒姒為苕。而幽王為之喬木。為苕之善維者。華色不衰。落為喬木以受其維者。質幹將枯槁矣。豈不傷哉。於時大夫心憂之。而莫如何也。故復不勝其憤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知我乃大夫感思而私其君之詞。如此即承前章所謂傷者說。蓋欲求幽王之不傷。非期褒姒之速死。必無幸也。然褒姒方為苕華之芸黃。而葉復青青焉。其誰能死之。以是而大夫憤甚。劇念幽王之先實知我。願自殺以報之。而不忍與褒姒並亡也夫。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集傳]牂羊。牝羊也。罶。笱也。

[管見]羊類牝為牂。牡為羝。畜羊雖千百為羣。羝羊不及十一。其餘牝皆為牂羊。即不牝而牡者。亦騬之使不為

羝羊則牂之牂羊也。故只以牂羊概之。墳本封土為塚之名。羊之性寒眠愛散暑。卧好壓會。蓊崩之歲大抵傷溫熱惡邪。其騎首就死。率多簇聚。成堆以是為墳首云。故此亦非正言羊也。為當時疫癘中人。原隰哀矣。故借牂羊墳首以明狀焉。不寧惟是。時遺大札者亦遺大荒。土田場圃所在皆空。以計窮而為川澤之求。日不足。繼之以夜。亦獨傷於三星在罶已也。三星指魚龜鼈之三星。說魚一星。龜五星。在天漢中。鼈十四星在天漢旁。以象麗於天。影落於水。而見為在罶焉。豈得以當魚龜鼈之可求哉。人無以食。而人遂相食。以常心論。則獸相食者人且惡之。固亦以為不可也。一至飢不得食。則將有所不顧而忍於人。故曰人可以食。鮮讀平聲。與虞書鮮食之鮮同。生肉也。夫謂人可以食者。或聞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是仍未嘗以為可不必食矣。然當飢欲死而求一飽。則其忍而甘人之肉。又何能更待火食而不思鮮食耶。故曰鮮可以飽。嗟乎。民至此。其無命矣。以大夫自願上無益於君而下復無救於民。則先之憂君傷而欲報知我以死者。其志已定。雖後能自給以食。自謀其飽。亦惟絕粒以與無之民同歸已乎。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管見 序詞與前漸漸之石同。蓋皆主幽王東征之役言之。但彼為悲武人所以刺出師之不戢。此為傷征夫所以刺轉餉之從役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管見 何草不黃。黃與下[illegible]何草不元。元黃字乃作者用易乎。其血元黃而嵛血字耳。血本赤也。乾則或變而黃或幾而不其常矣。若就草言黃則可通。元何以解乎。但易稱其血元黃本於龍戰于野。是戰血也。此稱何草不[illegible]何草不元則。謂匪民之為兕虎狐者從人於路而其血消行云。方其感心於何草不黃也。知前日之行。則前人之將皆不免於過害矣。而今之道途絡繹又從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也哉。將齎送也。為武人之東征致昔遑也。戍以經營四方指其事焉。四方為邊境之通名。於其一隅也。經以理亂於外。營以周衛於內。幽王之有事於東征。斯亦其意之所主者。

何草不元。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管見 行者將者皆人也。何人不矜。矜音古陵切。隷蓋上重感心於何草不元也。知前之遇害者。采還而飾亦不知其命在何時。故靡不踈然而矜有不勝其項縮而肩舉者。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為穿當讀去聲。匪民為疵所之民也。如後所指為兕虎芃狐者是已。夫征夫之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本為經營四方。而如是行。如是將也。乃行與將之際。其周道之棧車。盡為曠野幽草之匪民所敺。是則其何日不行者。非為經營四方以行也。獨為匪民行而已。其何人不將者。非為經營四方以將也。獨為匪民將而已。可哀孰甚焉。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管見 匪兕匪虎。謂匪民而為兕。匪民而為虎者耳。此其尤也。當必更有徒以為之從。故以率言。說文。曠。明也。與幽為反對。率彼曠野。著其逞兕虎之勢。能令人見而生畏。亦不畏見人。其白晝恣行有如此。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朝日出。故野為曠野。此點醒本章。夕日入。故草為幽草。此即帶起下章矣。朝不暇而以日出行。既有兕虎之率從曠野。而征夫之勞可哀者已見於本章。夕不暇而以日入行。彼亦芃狐之率從幽草。在征夫益不及防。可哀者又見下章矣。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集傳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

管見狐亦以言匪民也其視匪民而為兕虎者強猛不及而姦宄有加焉芃草盛貌此正於曠野見之於時有狐不敢出而實伏其中故詩詞合草與狐而統言之曰有芃者狐使人見草如見狐不能別其是一是二也率彼幽草幽夜色草至夜而色闇不明是謂幽草狐之出正以其時其相率者亦復先之後之以為羣也有棧之車所行彼周道說文以棧為棚當從之車而有此亦足見陸將之物為東征急需不賒則栗也以車載可不以棧戰乎由是而征夫之行于彼周道自朝及夕而有[illegible]不於焉哀哉征夫其如此匪民何也朝有兕虎之[illegible]不免芃狐之竊發卒然相[illegible]其車曳其牛掣其[illegible]剿彼草間之宿血先既元[illegible]雜錯及紛更存[illegible]然以亦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說嚴氏粲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集傳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帝上帝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管見在上猶升遐之意周謂岐周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則周之名自此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乎周以命之新而顯矣乃文王之有周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惟是終守周邦之舊而不顯以故帝命之新新自文武而其受命為天子則猶在於武王十三年之役以是為不時耳然其受命作周實開王業故今者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亦皆敬仰文王之陟降存帝左右也陟降從明堂言之較有據左右者配上帝之位存焉作如此看乃與章首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二句不複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集傳〕令聞善譽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管見〕亹亹與棫樸之稱勉勉一意。皆主文王之服事殷言。其有以維商之畔國。則曰綱紀四方。其有以終周之臣節。則曰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即舊之異稱。錫者予也。與魯頌天錫公純嘏之錫同。哉當訓始。書言哉生明。蔡其註已侯爲爵名其孫子倒稱以替他詩言子子孫孫四字耳。蓋子重爲孫孫重則爲孫子也。皇矣篇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則是太王舊時之安天錫其始在周所以肇基王迹也。豈欲其後世之終爲侯哉。乃亹亹文王之在周。獨守其邦之舊。不覺其命之新。轉若錫之之意。惟是侯文王以及其孫子。其於文王孫子。雖至本支百世。亦皆不失爲侯之孫子而已。曾何見爲肇基王迹。或有易侯而王之機者。此文王所以有周而不顯也。周邦不顯。而周邦之士亦不顯。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邦以興王而顯。邦之士以佐王而顯。獨惟文王之亹亹。矢心服事。要惟令聞不已。總使大勳未集。故周邦終文王之世而不顯。周邦之士亦復終文王之世而不顯也。世字須則文王說。文王享國五十年。壽九十七。此其世矣。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集傳〕猶。謀。楨。榦也。濟濟。多貌。

〔管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其所由至于世之既久而不顯者。亦屈于文王之亹亹以服事耳。夫豈不能佐文王以成王業哉。故以厥猶翼翼表之。猶之爲謀。軍謀也。觀采芑稱克壯其猶。及江漢稱王猶允塞。可見翼翼從膚揚烈。象蓋大王有欲爲武王之燮伐。則周士之佐文王者。既爲尚父之猷功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懷乃言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又言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故皇皇猶栖栖也。則皇爲急義。思皇謂其心有所不容緩耳。須臾上厲。猶翼翼說。以爲多士皆膺揚之材。其各懷征鳥膺奏之思。以表持擊于中原。則不勝其皇然也。棫樸言左右趣之。趣音此苟切。催促也。正與此思皇者可互相發明矣。王國謂岐周舊邦。以其肇基王迹。故稱王國。如皇矣篇言王季。亦曰王此大邦也。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費誓云。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注謂楨榦爲築墻之木。題曰楨。旁曰榦。則是榦以楨合也。多士維周之楨。其必有以成城而爲之保障可知。濟濟字从水。此衆流歸向之象。多士之趨赴文王蓋如此。寧。安也。指文王之能脫於太難。言昔崇侯虎譖文王於紂。紂怒。囚之羑里。於時閎夭散宜生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乃赦之。是文王以多士而寧也。夫王國之生多士。內有以固其國。上有以濟其君。則雖世之不顯。而厥猶翼翼之藏於中。未得覩其事集。而實灼見其思皇者。可據此而信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集傳〕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也。

〔管見〕文王之有周而不顯。以不顯其德也。故穆穆於緝熙敬止。緝熙爲續其明。於何徵之。易傳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照於四方。繼明者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已。文王之有明德。則然。然不見其皇皇而顯。乃轉見其穆穆而不顯。則何以故。以其敬止也。召誥言王敬作所。止則止其所耳。非語詞。大學言爲人臣止於敬。文王之敬止。此其大者。以敬止效其服事。是又易傳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故只見其敬止。而不見其緝熙

獨以穆穆稱焉。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假，借也。可據以解此詩假字。如當日紂因譖西伯者崇侯虎也，文王既而赦之則已，乃復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夫賜之則假之矣。紂何以責是命？蓋天命也。而周之殪戎殷者由此。即殷之既喪，仍得有其後裔於周者，亦由此。故曰有商孫子。有者，不與紂俱亡也。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侯。及成王即位，武庚以叛誅，復封微子啓以紹殷後。則周之所以處殷，其善體文王服事之心，以保其後裔者，即在此有字中矣。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易傳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皆附着之意。書言不克開于民之麗，注謂麗者民之所依以生也，如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則麗字非數。稱億者，進扑也。侯即侯伯子男之侯。服即六服九服之服。言周之有商孫子，皆使之有所麗也。孰為所麗？殷王既徙，有一侯于周服者，是其麗矣。然商之孫子，則不敢億也。以上帝既改殷之命，以命于周，則尺地莫非周有。如紂誅而武庚得侯于周服，豈敢億哉？至武庚既叛，而微子復得侯于周服，又豈敢億哉？其麗不億，而靡不得所麗，則商之孫子將與文王孫子並得卜其本支百世，而文王之受命作周者，亦適所以存殷也夫。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集傳 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承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

管見 侯服于周，獨謂殷侯之受封于周者，亦非獨指邑之孫子也。天命靡常，雖為商之侯，服于周，申說詩於周之言，蓋于殷亦較著矣。殷士，殷侯之臣屬也。膚之謂美，若禮運稱膚革充盈，身之肥也。此其狀與。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而況於祀事乎？故有取於膚為而敏。其敏為疾，可取曲禮、玉藻之言蹌蹌翔翔以証之。如是而殷士之走在廟者，一皆有須力之容，而無或類於已慤矣。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故只主祼將言。考禮者謂祼與朝踐、饋食，皆王與后及諸臣各一獻，為九獻。殷侯於諸臣為賓，其得與於祼可知。周官小宰之職：凡祭祀贊祼將。注謂將為送。又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將瓚祼。注謂將為以時而授王。據是以推，亦足見此稱祼將，乃殷侯以次當祼，而殷士將之以授殷侯。云爵厥作祼將。常服黼冔，作起而親祼將之事也。小雅采菽篇曰：玄衮及黼。此既以衮該衣，亦即以黼統裳，則集傳謂黼冔之黼為黼裳，未為無據。但彼以衣裳並舉，此獨遺衣而及裳，已覺無辨於備。且其特言常服者，以為時王不敢變是矣，獨何能亦謂黼為殷裳，使得合於冔為殷冠也哉？然則黼字不得泥看。攷冬官繢人：白與黑謂之黼。殷尚白。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則亦不必純用白也。以斯言殷之衣，其衣尚白，或亦同於染衣之用緣，而緣則用黑，故見其白衣而黑緣者，有合於黼，而以黼稱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藎臣謂殷侯。藎，草名，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者，以染黃色極鮮好，故名黃草，一名王芻。其謂之王者，蓋亦從黃色取義耳。昔黃帝作冕旒，為元衣黃裳，元法天，黃法地，此用黃之始。自後天子之服色尤以黃為獨尊，其定制亦非自三代以下也。是以藎為黃草，即亦以其色屬諸王，而以王芻目之。殷侯為周臣，周禮之如賓，以其為王從也，亦猶藎之稱王芻者。其由來所繫之名，不得遂沒，故以為藎臣云。爾雅疏：念，常思也。釋名：念，黏也，意相親愛，心黏著不能忘也。爾祖為同

祖之統詞不專屬文王說以爲彼王之藎臣守侯服于周之分效祼將于京之誠以云助爾祭則有之以云念爾祖則無之也蓋藎臣之有祖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皆天所丕建以保乂有殷者徒以天命靡常後王弗永寅念于祀天難降時喪而其祖遂因以替耳其實顧茲常服之黼冔命然統承先王以修其禮物也此而欲其作賓王家竟以合其祖以念爾祖豈非情之所固有者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集傳 永長配合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不易言其難也

管見 無念爾祖在王之藎臣蓋然王固不必於祼將中乃深求耆出也要惟是自念爾祖以聿修厥德可矣聿爲書語能代言故聿與曰義通但曰爲有聲聿爲無聲耳修厥德者在心之默自提撕不惟口說故不稱曰而稱聿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當從下武大明二篇立解昔太王世德作求及季歷生文王昌有聖瑞此天命也時太王則有言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所謂永言配命者指此又如文王爲西伯因譖而囚羑里卒之脫大難而受方國專征之任是爵多福矣而其由來則以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致之可知其聿懷多福實亦自求多福也向使文王厥德不修而多福未由倖致此無以成太王世德作求之願亦何以徵太王永言配命之符哉天命靡常設其較著者也故即爲王綜其一代興亡之故言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澤謂澤民此爲克配上帝之實亦即其所以未喪師也又云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後嗣王紂也殷之宜鑒在此而駿命之不易亦昭灼矣書言大命此稱駿命駿本馬名也春秋考異郵曰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旋其宇以玉爲馬也按此與駿命之駿合當從之名誥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駿命之不易蓋如此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集傳 遏絕虞度儀象刑法孚信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

管見 無遏爾躬集傳以爲無若紂之自絕於天正與前章宜鑒于殷句緊合宣昭義問問作詢問之問解呂說爲是義問於義民義德之人問之也周書多方云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此言桀于義民不能用以至於亡耳傳謂義民爲賢者夏亡有義民商亡獨無義民乎武王釋箕子之囚訪于箕子得洪範九疇爲治天下之大法是義問之前事爲有徵者又立政云武王率爲敉功不敢替厥義德傳謂武王率循文王之功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而以虢叔閎夭散宜生之徒實之若此類者蓋武王所稱民獻亦即成王所稱考翼者也名公成洛邑作誥因周公以逆成王其詞有云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此其以義問勗之亦實見其棐廸之篤矣何謂宣昭發之以問使若導川然是爲宣宣出也窮之以問使若觀火然是爲昭昭明也有虞殷自天虞之爲度其在不好問而自用者類如此人不可度

丕殷則虔之如西伯戡黎祖伊奔告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則心之有虞殷嘗自天而逞其聰矣然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可虞予戴訓事事何所指多士曰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割殷門帝事也而其有命則何嘗有言以諄諄者凡人之言以辭氣稱辭則有聲氣則有臭天之有命無言也是爲無聲與臭矣以故殷方有虞而其不虞者已隨之殷遂喪可與鑒與儀刑文王刑者奉文王之典以爲法也以儀字冠之儀爲容稱謂其心目間常若有文王在焉亦猶爵之慕莊而見諸彝牆云爾如是則所謂刑者乃實能不愆不忘以率由舊章也萬邦作孚須正貼文王說以終受命作周之意嘗時文王未能君臨萬邦自虞芮質成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是則萬邦作孚矣作有感而興也文王能使萬邦作孚則後王之儀刑文王者由前之建侯樹屏以有萬邦其作孚之必有以應固皆見其身雖在外取心固不在王室矣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所為邀天之純佑以延於有永者總在儀刑文王以致萬邦作孚也夫豈若殷之有虞自天也哉故上文言宣昭義問似與鑒殷及儀刑文王爲三事然惕以鑒殷正以勗其儀刑文王也至於鑒殷而殷之有虞自天儀刑文王而文王之萬邦作孚皆成王所不親見則必有待於宣昭義問者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管見]大明名義見小雅小旻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集傳]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管見]明明赫赫並指天言說明從日月得參赫赫從雷電得象在上在下互文耳言明明在下則亦稱大監在下上帝臨女非人之無憑而見其昭察言赫赫在上則下稱燮伐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稽以行其威怒矣忱誠也斯析之離也忱斯爲開心見誠之謂如漢書鄒陽傳云被心腹見情素是已但忱之斯也必以言人有言天無言故曰天難忱斯也舊注脫斯字非是易如易姓受命之易以爲自古有天下者二帝而後則維王然唐虞禪而傳賢易也夏殷則繼而傳子不易也易而不易雖王實自爲豈得謂非天心之誠然乎哉特以天難忱斯未嘗有言以諄諄命之耳天位殷適位猶立也紂爲帝乙之元子而天立之勢已不易矣乃今者使不挾四方而以周易周之易殷亦猶殷之易夏夏祀四百殷祀六百蓋皆天心主於不易卒乃不得已而易之也豈之御然哉故此章而下歷叙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之事欲以見殷之易而爲周其章命自武王始其受命自文王始所由來者亦已久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集傳]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嬪婦也京周京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

[衆說]李氏樗曰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是時周未有天下而言京則詩人追稱也○王氏安石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而言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

[管見]摯仲氏任摯氏不審所在其任姓則本夏車正奚仲之後亦卽與湯時左相仲虺爲之族者自彼殷商明

仲氏任之自出光由王姬歸於摯而生之耳特者攸商字欲見其後築之發祥竟似獨令以女生女遂至奕嫁于周以爲周作興王地也曰嬪于京曰者有聲之詞如思齊篇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任之徽音此爲載著美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按此即思齊二字注腳維之爲言思也祭義稱君子之齊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以此推大任之思齊可不謂維德之行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及其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然則殷商之辛易爲周自大任生文王而端巳定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管見 維此文王維亦訓思猶緬想之謂小心翼翼小心者敬也維敬則恭恭莫著於手容其兩手曲肘擎拳張拱端好有如鳥之左右翼然故稱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文王有明德者正在此盡德徽於行行成於事文王之事亦無一而非維德之行也下之可昭布於下民者上之即可昭告於上帝事昭而無隱事則德明而無昧德可知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聿鄭箋訓述因古之書器稱聿耳故聿與曰通但以爲出聲聿爲藏聲義各有取須辨之懷與上言有身同意謂實受亦陰受也懷多福蓋爲蒙大難作反語云昔者崇侯虎譖文王於紂紂怒遂囚諸羑里此非所謂蒙大難乎然譖者以言周上受其譖者不以言白衷而卒之得釋轉以蒙大難之憂虞而有懷多福之慶幸焉是爲聿懷多福矣後漢盧植傳云可加赦恕申宥回枉注以回爲屈則是詩稱不回者言不屈也蓋文王雖以德受譖及紂將釋之且引譖西伯於崇侯虎也以是思厥德之不回雖以聖帝

明王爲之抑邪曲而抗正直豈復有過此者哉不寧惟是於時更命文王爲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其受方國者亦以此非多福而何其國曰方國者如皇矣篇稱萬邦之方云爾詞意即指受命爲西伯言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集傳 監視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

管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集者命之下降也可從烏集于木會意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當讀去聲受也命集而文王受之其狀有如車之載物然矣在洽之陽謂水南非水北也若莘在洽北則洽南之距渭者非莘地又安得云在渭之涘哉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周禮春官以昏禮親成男女皆得從嘉稱也惟文王則由天作之合而使大邦有子焉以是言嘉而嘉爲極其至故曰嘉止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管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妹爲女之別稱故易卦有歸妹即歸女也俔字从人从見蓋望意耳相望於天者附月與日對之時則知此稱俔天之妹者猶易中歸妹之六五特比象於月幾望也蓋易稱帝乙歸妹是王姬之以貴行此洽陽渭涘之子雖出於諸侯而亦以大邦姝閏其盛不相遠故取象亦同但易稱月幾望此改稱俔天亦聊異其詞以爲別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文謂占兆之詞定決也卜以決疑不疑其

不祥則有以定祥矣祥吉意禮疏云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并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即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按此說非是蓋為浮橋以渡今猶以利民涉孰為天子之例且以渭論其上游如爾雅之言造舟可為梁也若因其制以施於莘之渭涘水濶數里許雖天子無能為之力何況文王亦為厲也予嘗又謂渭屬莘之南界故言在渭之涘渭涘非周界謂文王以親迎故越境為梁以與於天子造舟之制益不然矣爾雅有不足據者須更詳之竊意此詩造舟為梁而事也文王親迎于胥非及渭遂已必將至莘以文王之來親迎而於界逆之則造舟焉造新之也不必初作既渡渭其所由以至莘之道有小水非渭比者則又為之梁焉凡皆以逆文王耳為與造同意亦新之也不必創修於舟而文王至莘矣為處其昕之王所親迎者既稱大邦有子俔天之妹矣豈不如月幾望之顯其光乎及文王親迎禮成而大邦之子因以于歸轉若此俔天之妹不為月幾望之顯其光乃更同於月始蘇之不顯其光焉此其黜滿盈以去驕抱虛沖以示順亦足徵大邦有子女教素嫻而文王之親迎誠哉其為嘉止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集傳〕纘繼也莘國名篤厚也右助燮和也

〔管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此文王始生時也及茲既娶而復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傳者不復去矣何以知其

然也以天作之合者既以莘女為之婦而其使之有子則又篤生武王耳于周于京指大任說即因二章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而省其詞也惟大姒能繼大任故曰纘女維莘維訓係指實之詞長子維行維亦係義行屬列稱其意蓋言天之篤生武王其為文王之長子者與爾伯邑考即係剛列云爾特詩人以此句倒裝在上讀者遂莫得而辨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申篤生之意保者護之右者助之於文王只稱命於武王則稱保右命者何哉蓋以文王之得莘女大姒初生伯邑考是為長子變伐大商之命將於此乎屢焉乃一旦為紂所殺在天亦似重悔其保右之育不至矣以故其篤生武王者則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所以明其不為紂所殺卒將有燮伐大商之舉而使紂自殺也燮之為和主理陰陽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由紂擅大商以亂天下世帝濁而不清明陰陽失和則必伐大商以理之故伐以稱兵而稱肆伐亦代以撥亂而稱燮伐也觀末章盛言肆伐大商辛以會朝清明結之清明二字乃是燮字真境象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集傳〕如林言衆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貳疑也爾武王也

〔集說〕毛氏萇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蘇氏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武王是為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也

〔管見〕此章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二句蘇氏作為殷商之旅其心云然最得解當從之但中間字義尚有未盡疏剔者蓋如林雖狀其衆實狀其不欲戰耳以木之會而成林卿卿人所伐不解伐人故取之矢之為陳訓自誓

以白其衷曲也。殷商之旅。亦既維予侯興矣。猶謂武王之不大白而有貳於心。乃共以矢解其貳焉。維字以思言。所謂侯者。武王也。周人見殷商之旅之所思其心獨維予侯之興而已。則其即維彼王之喪可知。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集傳】檀堅木宜為車者也。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上曰燮伐。厲主德調劑。此曰肆伐。厲將帥奮庸。○彭氏執中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曀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

【管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指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牧野無陵谷之阻。其寬平有如水。然故曰洋洋。此戰之地也。檀車有旗物之陳。其光燿有如火。然故曰煌煌。此戰之具也。無其會如林。雖衆而不欲戰。初不見有一馬騰躍一人奮擊者焉。若乃武王之師既陳。士卒用命。且無論論其將之以身。先者將有馬。馬則駟騵也。駟騵彭彭。既當觀其騰躍而争避矣。將有人。人則師尚父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亦當觀其奮擊。而皆驚矣。周禮校人凡頌良馬而養乘之。故欲著其良者。稱乘黃乘鶬見鄭風乘為四數。故小雅改稱四黃。亦例稱四騏四一作駟故秦風稱駟驖。此章復有稱駟騵者。要之皆蒙乘義以著其良也。檀弓云。周人戎事乘騵。騵為騂馬白腹色非盡合周尚。殆因師尚父克殷之利而取之耳。維師尚父維字訓思。其思亦就作者之緬想說。與前言維此文王之維正同。至若時維鷹揚。亦並用維字。又當訓係也。凡欲指實者皆稱之。但此與前長子維行之維。其詞復為指

其處而似實者。以武王本非長子之行。而師尚父之鷹揚。亦以鷹為借象耳。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按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鷹乃祭鳥。天地始肅。則涼風至秋氣也。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注達通也。達秋氣者。欲以除過時之陽暑也。然則秋氣之至。至於涼風涼謂涼將除過時之陽暑而行儺以達秋氣。亦即所以達涼風之涼使即以大至焉。則涼音得轉為涼伐大商之擧所以行秋氣之肅也。在師尚父之鷹揚。既於月令之涼風至鷹乃祭鳥。不憚出其身以應之。故知其奉武王以肆伐者。又如為天子行儺以達秋氣也。達秋氣之謂涼。是曰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蓋大商昏濁。正猶過時之陽暑。不解炎氣。天下煩冤鬱悶。無由見秋氣之清明也。以師尚父之鷹揚而涼彼武王。其實為天子達秋氣者。儺其見端。而肆伐大商。其充類者也。會朝清明。可從涼風火至。炎氣頓解之時。想見其象矣。再按古之儺禮。禾王者燮理陰陽之事。故肆伐之有合於儺者。亦以燮伐稱。爲儺之近於戲而不可輕於茲蓋信。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管見】一本無由字。當從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集傳】大曰瓜。小曰瓞。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陶窯竈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語倒如此。○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

【管見】緜緜柔貌。瓜瓞以大小二類分名。謂瓜之近本者帶小至末而後大。於物理不確。緜緜瓜瓞狀民之柔。不

能立無大無小必有所依附而生惟得君乃得地也故繼之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按沮漆在今陝西之同官耀州界公劉之初遷豳蓋定居於此故小雅吉日篇明周之王業所由興豳在岐先亦只稱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輿地志以今邠州爲古豳國邠州在涇西涇在沮漆之西則詩詞以豳之水界指豳土界固不應舍涇而及沮漆矣土沮漆者公劉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后稷在堯時爲農師播時百穀其阻飢者乃粒此厥初生民之所爲作也由夏后氏政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后稷之業衰矣既久而公劉遷豳以主沮漆乃復修之務耕種行地宜其可徵者如篤公劉六章七月流火八章後人爲之因文考事可不謂民之初生此其自手但公劉之遷豳雖能復修后稷之業以幸民之初生而其土沮漆者自公劉而下凡九世及古公亶父乃於殷王小乙之末年自豳遷岐以不域於茲土也豳土多山谷其民率窟居與窯竈同是爲陶矣

陶復陶穴則其開鑿之最大者此特指古公亶父之所居言非謂民也復爲重義由外以入內非一陶而已故稱陶復毛傳闕雖注以窮究作深宮看其意可於陶復會之陶復則天光隔而不通必竅其上以取明因又有所謂陶穴焉祭法五祀有中霤注中霤主堂室居處中爲中央霤爲雨霤則亦即本陶穴而爲之說者陶復陶穴豳居也由古公亶父念之豳居雖非不窋始竄之故地而后稷有邰之舊封周至今不充復也以此爲未有家室云厥後岐下胥宇偪近有邰之家室而得古公亶父之所爲家室焉此亦足上承后稷之遺緒而下並爲文王之與開厥先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集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宇宅也

管見來朝走馬據前後各章文義求之初無有如孟子所稱避狄難者然則古公亶父之岐下胥宇初非遂以豳委之狄也如謂不然叙豳之立國有公劉篇叙豳風之開王業有七月篇其陳戒成王者周公召公靡不言之鑿鑿豈謂其地失已數世而徙托諸空言已哉按來朝走馬之來爲爰及姜女耳與下聿來胥宇來宇一義姜女惡在在有邰也有邰爲姜姓后稷之母姜嫄出焉姜女必其後之爲一族者初堯以有邰封后稷則姜姓必失有邰及夏時而不窋竄有邰非后稷之家室矣夏來公劉始遷於豳當成湯代夏雖祀棄爲稷亦不聞樂前所封地歸之公劉以廣豳焉知姜姓之苗裔必有後據有邰而不可動者暨古公亶父生自豳大王厥配正與后稷之母姜嫄同出有邰之姜姓是爲姜女爰及姜女云者謂古公亶父俶其父公叔祖類當國方爲姬世

子而來說有邰以俻厥配也惟來故及其來以旦至於時爲朝將暫止以綏來之勞可矣乃古公亶父之乘是來朝而走馬者則見其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不惟以天立厥配之有歸而思爰及姜女也有皇然如恐不及之心則默承乎上帝之西顧與宅以聿來胥宇爲貢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大河以西之水渭爲大澧自南注之涇自北注之漆沮自東北注之則惟渭爲正西也故此稱率西水汭不言渭而渭可知姜女出自有邰有邰屬今之郿縣一云武功縣並濱渭岐在郿與武功之西亦濱渭故自有邰而率西水滸即得至于岐下也舊注以水滸爲漆沮之側率之與西異向迹其所至極於滸地當濃涇下于岐下相距遠矣王風於兔之善走疊稱爰爰則爰爲急義與俗語提緊意同走馬即其狀也來朝走馬據胥宇時說而來朝爲及姜女之朝其及稱爰及知其來亦走馬矣以先之及姜女者今於後之胥宇者統覩之同

此一來同此一走馬則爰字須貫二句立解乃得鄭箋
韋訓述其所取義蓋因韋爲古之書器耳或謂韋與曰
通亦以此但曰爲出聲韋爲藏聲又不能無小別也此
於古公亶父之來胥宇而稱韋固正謂其不言而存諸
心者有然胥从定亦音胥足也然則胥之爲拊必親履
其地而相之乃以足之所不遺定爲目之所可信矣再
按上章言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胥宇之所
由來也然不謀復有邰之家室而別於岐下思立室家
則姜女之必出於有邰正可從茲得間蓋有邰故爲姜
姓之國自后稷肇封而不窋失守未審以何時侍使姜
姑還有之入國之日將謂長存后稷之母家亦謹以奉姜
嫄之祀不廢此足據以世享矣至古公亶父而又以妥
女爲配重之以昏姻則肇基王迹之永圖不苟安於哉
亦不希心於有邰岐下之周原固自別開一境以創業
垂統也成功而後彼沮漆之土陶復陶穴之居公叔祖
顯未卒古公亶父外輔之既卒遂治之總於公劉克篤
前烈之遺維
特不衰矣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集傳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
原膴膴肥美貌荼苦菜飴餳也

管見 膴本肉類周禮內外饔皆掌之則膴膴之爲肥美
其意可想見矣堇即爾雅所謂苦堇也故與荼連稱今
之早芹是已不種而野生其莖可茹葉亦苦食者摘葉
之啟草曰苦堇孔疏謂內則云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
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
人呼爲堇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
達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
如飴若是並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則堇是烏頭

也集傳從之誤甚故烏頭辛溫亦曰苦辛大熱有大毒
其苗雖有堇名人無食之者取根煎汁晒爲毒藥傅箭
射禽獸十步即倒中人亦死故晉語之堇與鴆同也以
此爲荼類而謂其如飴矣可哉但堇之爲苦堇見爾雅
若堇之爲旱芹見綱目人卒知其甘不知其苦者弗思
耳列子稱鄉豪嘗芹蜇口慘腹蓋草莽雜糅未得食芹
之法故然今人能知去留得食芹之法咬莖之甘轉忘
葉之苦遂不解爾雅之所謂苦堇是非漫不經心而何
苦堇與苦荼並野生堇含葉食之而甘本草又謂荼即
苦蕒菜家栽者呼爲苦苣其實一物但野苣若五六回
拗後味反甘滑勝於家苦蕒則食荼而亦有可以甘言
者特此稱如飴則其甘更甚而周原之膴膴異於常矣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爰義見前章始作初也即指肇基
王迹言說文慮難曰謀歧下偪近混夷亦不能不思患
而預防之文王有聲之七章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
龜正之武王成之以此而謂周原之卜在古公亶父實
作之先可矣契龜之法未詳集傳契所以然火而灼龜
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刃刻龜甲欲鑽之處按
周官卜師云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華氏掌
共燋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則前
說爲近是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兩曰字謂所得於契龜
之錄詞大要云然耳以止告明不可去以時告明不可
失也神之意蓋即欲其于茲岐下之周原至則遂止亦
並乘此時之適會急謀築室于茲以成胥宇之意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管見 集傳云慰安止居也周原有混夷之患民之新至
者必多懼故須慰之其止未有屋廬蓋皆爲茇舍之法
耳左右爲使民執事之名其狀如身之使左右手將之
使左右軍然疆理宣畝則執事之實也凡建國統規四

周畇員之廣袤是為疆條析中間道里之縱横是為理

〔集傳〕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按或說為近之許

公劉之遷豳也既云逝彼百泉又云觀其流泉則經野

國以水道為最要者田隴謂之畝畝修則可使周原膴

膴堇荼如飴者浸漸而歌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矣自西

徂東當屬古公亶父說先之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此自

東而徂西也胥宇既定而卜又應之將於周原而築室

焉乃復自西而徂東矣東謂有邰非豳也豳在岐東北

不當言東而止蓋有邰為姜女所自出在古公亶父本

以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故亦即用有邰之民以執事于

周原也看定東宇乃知上文慰止而左右之者其民皆

居有邰於豳無與耳周爰執事周即謂周原也爰執事

之義詳二章從當與三章數爰字作一串說以為古

公亶父之在周原既定所止而尤恐後時其即自西徂

弟以率東民而西者使之執弭理宣畝之事亦

如先之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靡不取諸急云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集傳〕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管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曰召則使之自豳來也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謂其因地林而為之版屋耳如八章言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則知岐下之林菁深屋密其木塞途大抵皆棄諸無用也西戎之俗有所稱板屋者見秦風古公亶父之立室家遂依其法置焉板片木一作版版之片解用鋸齒而必先界以繩其繩則直與縮版為正得其用也禮記檀弓云古有冠縮縫今也衡縫注謂縮為從從即直之別名合繩與版言之繩之施主於直而不能曲版之判又主於直而不可橫以繩之直成縮版之直是豈不為正得其用哉載始也版屋以版為主其事於此而其餘可無悉數矣立室家之制屬在司空之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則廟在其中而於禮獨宜先之故又揭言作廟也翼翼非謂廟之嚴正乃謂作廟之趣疾耳蓋其時司空營度既定而司徒之率民以趨事赴功者其相興奮興之狀骨騰肉飛有如鳥之布翅以騫翔然此其所由稱翼翼與翼翼字正為禮記先字設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集傳〕捄盛土于器也五板為堵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

〔纂說〕輔氏廣曰言治宮室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固乎外舉此則其中眾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

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管見〕說文捄捊也捊為引取之義則謂盛土於器者得之陾陾字从阜从耎山無石者曰阜耎同軟合言之則柔土也築者之所引取蓋如此以心揣之曰度種植者利土之發舒則欲其活版築者利土之堅實則欲其死此所以言薨薨與登登非築聲謂築者之所升益高耳削主除版內之黏土說凡脫版而更升築之必加削不然則不平馮馮與憑音義同乘也依也惟乘而後身出版上惟依而後手入版中削之勢有必然矣又如是者不厭再三故言屢說文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版長一丈其高不過二尺積五版而堵以名是其橫長仍一丈也計土功者即以堵數為丈數則百堵猶之百丈云爾又牆以堵稱指一面言廣之而以百丈稱百堵亦一面而已其他三面當稱是固可不言而知興之為起起而築如其間有鼛鼓以鼓役事當百堵皆興之時但聞築聲

幾不鬬藝哉之聲以是爲弗勝耳勝讀書
蒸切當蒙詩證切取義謂加也優過之也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集傳]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之名也

[管見]引聲而告之曰皋歸聲而答之曰應郭門之名皋門其意蓋取上令之得宣正門之名應門其意蓋取下情之必達耳皋門有伉伉之爲高就門問之入處言其不入者見其與應門相直自外而內皆豁然洞開也應門將將將將當與蹌蹌義同謂有自皋門入者其趨而集於應門各欲其行步之有儀蓋如此冢土非大社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以古公亶父之未王而於社稱冢土以當王之大社豈名也哉不寧惟是如五章所云將立室家而獨表作廟之宜先其意蓋即以廟例社非遺之也此亦足推立社之不宜後矣若使皋門應門並先社而立於禮何居攷周官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封謂封土以爲表則此所稱冢土者是已爾雅釋山冢山頂山冢見小雅十月之交又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注言封土爲邱壠象冢而爲之象冢云者亦謂象山頂之冢也然則封土爲表而稱冢土蓋據封土之既成其狀有如山頂而可以爲表言之戎醜攸行戎謂混夷醜即其族類也攸水行貌蓋由其道而安流者稱之古公亶父之立冢土以表

驩制其地域而已無厲禁以藩塞阻路故周原亦有式醜之行即行也而其時有見爲攸者則嚴然水行之貌莫不由其道而安流焉是以水行有攸稱而戎醜之行皆比於水行以行者即亦以攸行稱耳初何以必隸其行念戎醜亦有宅詐當以交易通其有無卒何以必保其攸行度戎醜不無寇心早以約束防其能暴也而安內寧外之大端具矣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管見]肆爲市肆之肆驚物之處也前章言戎醜攸行其行皆爭趨於此夫混夷僻處豳岐周之初亦實古公亶父所不快於心者是爲厥慍然此種其可殄乎將與並生於天地之間必謀其廣其衣食之路不然不能安也故有肆焉其見爲戎醜攸行者獨有如司虣司稽之屬掌其禁制巡察使之不至生患以結爲心憂則已初不欲舉厥慍而殄之以期絕迹於肆也故曰肆不殄厥慍肆字與下問字須平看肆以綏戎醜問以結戎王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問視聘爲小此主與混夷通好言殆只從禮之小聘以聞之已耳凡問以從行從奉命而往問禮成皆反命可於聘禮證之儀禮諸侯使之聘其反命之辭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注再拜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其君而已不辱命也問禮皆反命其辭當同於時使混夷者以問禮行既致命亦實有以見其拜受之敬而得藉爲反命之辭是則國有問禮而重之以君命其使之期於不辱匿亦卒能奉承而無失墜矣故曰亦不隕厥問亦字用作轉捩並借之脫郤也蓋上言肆不殄厥慍所以默明前章戎醜攸行之意至下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則皆承不隕厥問以

申其所由然耳柞徐也其實爲皂斗一種不結實者木心者則所謂棫馬柞棫並不堪充材獨其新條斬伐以道苴固宜然因其叢生易盛又芟其萌蘖使盡是與出其根株同歸也故以拔言如是而道之通者可不復翳行遂行於道也即指問使之行道說兌自說義訓逕當謂心之寬舒作而險難忘乃得之馬疾行曰駾混夷而然以聞使入其境或來迓或還報云駾者戎醜維其喙者乃我王也綏言之則皆爲混夷說文以喙爲口其喙謂周從之家綏則戎王混夷維之維毛以言蓋使至而以口致僉言語不通必有待於象胥之譯說者然當其喙之初答在戎王混夷聽求雖木能旅悉於耳而有儼若恩之狀則固於此用其壬之維也若既經論說而使結其寔者亦達其辭則可知以敬承問苟自有問禮之再拜後乎拜當不敢不拜中欲使之因反命以明不辱命者問禮卒事能得也於混夷其爲不隕厥問信矣拔此章只主大王之事言之序稱文王之興本大王者本此而已可不重叙也故即於下章結言文王之興以終焉再按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可取以足此及下章夾縫文接之義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集傳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管見 攷今山西平陸古虞國芮城古芮國並屬解州其間有鹽池於池旁耕地沃以池水每得南風急則宿夕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是亦得以田名矣河東自然

之利莫大焉傳稱虞芮之君相與爭田者蓋猶此也進疑事毋質少儀毋身質言語則質之爲正伸撕則以存其是也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工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所謂成者與今稱定案同彼以爭致訟或聽其辭而判決之亦曰成成以言乎一成而不可變有力者爲之亦不必其皆允協矣虞芮質厥成以久而不平於蓋厥成先定於商都後乃適周以求質平自是而歸者四十餘國崇侯虎之譖遂囚之而文王乃有羑里之囚以是爲蹶厥生云蹶爲蹉跌之名其勢亦足以傷生者文王作易至明夷以六二自處特取夷于左股之象意亦猶是矣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予我稱作者我文王也予曰爲閈宇作曰予看便得之蓋言曰我文王耳其曰爲誰實云然謂崇侯虎之爲譖辭有如此疏附地遠而心邇也如四十餘國之歸其明證已方文王之囚羑里也閎夭散宜生之徒周旋於大難之間必釋而後已其先後豈得之諸事者乎奔奏之奏告事也如他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苟無奔奏者爲之速達文王之赫怒整旅亦將緩不逮事矣至武臣之折衝上於禦侮齊太公呂尚歸於周號曰尚父其後著膺揚之烈想當時無過之者以此言之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在崇侯虎之譖辭皆曰我文王有亦實有也故紂信之而怒囚文王於時文王當耄老之年一旦蹈茲不測可不謂蹶厥生乎然及其既釋轉因是而爲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其以蹶而興非惟無傷厥生亦且誕受厥命崇侯虎之譖蓋實述之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管見 所謂能官人者非惟能盡其才以成作周之功亦且能載其志以終事商之節也觀篇內詞意自見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管見芃芃草盛貌於木稱之欲以狀其易盛耶棫樸皆木名也樸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其名曰棫其木心亦如下旱麓稱瑟彼柞棫是已又召南云林有樸樕即栩檄也與樸相類結實亦有斗但短小耳二者木雖堅而不堪充材取以供燎則他木不及也薪之槱之鄭箋主祀天神說當從之孔疏云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宗以共郊廟及百祀之新燎此引證薪字不可易又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祀亦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謂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此引證槱字亦不可易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字从於此百川會海之象辟君也君者羣也羣下歸心也王天子也天下歸往謂之王文王宜君亦宜王其爲羣下所歸心者即爲天下所歸往以視百川之會海何以異焉故曰濟濟辟王也序詞稱文王然官人左右即其人矣趣集傳讀此苟切攷夏官有趣馬掌催促養

馬者趣有催促之意故言趣之以見人之左右文王者其心皆欲文王遂爲天子以舉薪槱之祀使天神得憑以格饗也蓋不禁其觸彼芃芃棫樸而情殷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集傳 半圭曰璋髦俊也

管見 攷工記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注半圭曰璋其剡出者射也其身卽邸也素功無瑑飾也祀山川則用之然則此稱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謂文王祀其封內山川而人之左右之者奉璋以從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峩峩爲山貌攸則水之行貌也玉藻言君子之立容曰山立注如山之凝然不搖動也奉璋而見爲峩峩者正以此君子有立容亦有行容玉藻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其齊如水之流以故本璋之髦士既峩峩而山立及其行也又與水流之以攸稱者適合焉則未見其峩峩或宜而攸有不宜也是曰攸宜以此左右辟王而祀山川山川之神其誰不效靈以鎮撫其國峩然就上章左右趣之以推人方欲文王遂祀天神即亦欲文王遂祀天下名山大川之神矣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猶是玉人所謂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者也不可以爲璋瓚古者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璋瓚裸焉再徵諸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注大山川用大璋其文飾備次山川用中璋其文飾稍殺小山川用邊璋但飾其邊而已然皆非素功也頭剡出者曰射圭黃金勺言三璋皆齊齊故有勺以盛黃流必黃金爲之青金外者以青金飾其外也鼻龍頭其爲一寸衡爲勺之徑其廣四寸也纅即藉圭之纅天子巡狩所過視山川之三等而用三璋以禮之其宗伯

太祝之屬則以此前馬而致禮也由是言之若使濟濟辟王誠得有事於天下之名山大川則如大璋中璋邊璋之爲璋瓚者左右皆得而奉之矣亦安往而不見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也哉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集傳 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管見 此章蓋言文王伐密之時其左右趣之徒有如此者密人侵阮徂共阮共即今涇州地在從之伐密若遂因所見以起興焉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意固以爲此舟楫者自涇以出渭即由渭以入河可順流而下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六師之勢銳矣苟遂移其伐密者回指殷都朝歌以長驅馬河即其界也豈慮遠而不相及哉故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集傳 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通。

管見 倬訓明大。从卓亦有高義也。天官書漢者金之精氣。其本曰水。埤雅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雲漢之爲章于天。其長自坤西南抵艮東北。下之應其象者厥惟河耳。雲漢一稱天河。箕斗二星之間有津在焉。雲漢有津。河亦有津也。觀前章之詞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知爾時之人心。早願文王有孟津渡河之擧矣。故其復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者。蓋欲爲河津寫照耳。此于邁之前路也。而獨無道以致周王之果于邁焉。夫是以卒自白其趣之之不可以已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壽考非祝詞。乃危詞也。是時文王蓋逾九十矣。大耋堪嗟。大勳未集。生年不滿百。尚可從容以俟時乎。故言壽考以危之。遐本何加切。闕中呼何

音轉。遐此遐與何通之由來。與遐不疑而訶之之詞。作人謂作六師。莫誤看。文王伐密伐崇。其人之可用已見。若復作之以爲身後牧野之肆伐。其鼓行而東者。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耳。夫孰不踊躍以從哉。乃入實可作而周王則不作人。此有以生其疑訝矣。其又安得而不趣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集傳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勉勉猶言不已也。

管見 此乃極申文王之服事殷也。服以職言。與書無替厥服同。故以勉勉稱焉。勉勉爲馭僕輸力於其主之義。文王之服事殷者。奉紂爲主。而勉勉以日輸其力。其狀有如大馭之掌王玉路。又如齊僕之掌王金路焉故也。爲玉路金路。略其名而詳其制。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相共也。可作交弃字看。言玉路主飾玉。亦未始無金。金路主飾金。亦未始無玉耳。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凡結網以繩大爲綱。細爲紀。綱屬紀以總挈。此天子主治之衆。紀附綱以分理。此諸侯輔治之象。綱紀立而四方皆從。欲矣。至紂爲不道。諸侯叛之。綱不振者。其紀因之亦紊。起視四方。豈復長爲殷土以受其控制哉。惟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於是殷王之都朝歌有玉路以祀。幾不能爲祭主也。而我王乃如大馭之掌玉路。以致其勉勉焉。則得使之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亦有金路以賓。幾不能爲共主也。而我王復如齊僕之掌金路。以致其勉勉焉。則得使之朝侯甸子男以爲共主。此豈不綱紀四方。賓有以維商季之土崩瓦解也哉。

旱麓受祖也。

管見 前篇棫樸爲文王能官人。後篇思齊爲文王所以聖。則此篇所稱受祖。謂文王受諸其祖大王也。篇中豈

弟君子凡五見。並隱指大王。君子爲有民之道。稱以豈弟別之。則特明其至仁至不忍也。大王之於民有然。而文王爲之孫。其於祖之豈弟。有已事焉。其所極不忘者獨著爲是篇。蓋其述事大王之時所親見其心。即欲求以終身而傳之。無窮也。故曰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集傳 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

集說 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托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

管見 通篇皆作文王頌述大王之詞。其事則謂大王之卧旱而禱雨也。如此章稱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謂不

雨作山名者誤麓爲山足其山當指今郿縣之太白言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關中諸山莫高於此上有湫池池面常放異光人虔叩則應否則無池爲雲霧籠罩不常見曰封池禱而後見曰開池謁中遇旱則登山取湫然山既高寒登者多死是宜聽之於其麓矣麓與土田相接旱則俱旱故稱旱麓云於彼旱麓而有所瞻盖望雨之降自山耳周地圖記太白山半有横雲如瀑布則潤雨人常以爲候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晴者瞻此而已濟濟訓衆多謂瞻彼旱麓之人也榛楛乃喻言勿泥有榛灌木本草釋名左傳云女費不遇條栗棗脩以告度也則榛有榛二之義又羅願爾雅翼云鄭元禮記注圖中甚多此果闊中秦地也榛字夕秦盍取諸此楛木不見本草注稱楛似荆而赤本陸璣疏無可互證以決其必然按楛字从苦盖苦樹也本草木類有秦皮其釋名則言樹葉似檀無花實俗因味苦呼爲苦樹稱秦亦以本出秦地故得秦名耳由此推之乃知詩意之

借象於榛楛盖謂此人羣之濟濟者皆於麓是榛與楛之有榛義同皆以旱爲苦與楛之有苦味同又皆屬秦地之人與榛楛之産於秦而名係之亦同也或疑周初不必遂有秦稱攷之說文秦地宜禾釋名秦津也其地行沃有津潤也禹貢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集傳黃者土之正色故其田非他州所及然則雍之别稱秦者着其宜禾而田特美所由來固已久矣逮周宣王始封嬴氏邑之秦其名亦因舊而非創爲也周禮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是穀即爲祿矣旱傷穀而祿無所出則禱雨以濟旱正所以干祿也其干祿以豈弟此特明大王之爲民而禱於神皆本至仁至不忍之實意非直虛文而已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集傳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降下也

管見 衛風瑟僩之瑟傳曰矜莊貌此篇兩瑟字義當同之凡人之矜莊者其一身筋脉皆直若絃之被諸琴瑟故稱瑟以彼玉瓚而黃流在中將用祀神固宜對之而肅然致敬有如此玉瓚當指璋瓚言周禮鬱人凡祼玉濯之陳之注祼玉謂圭瓚璋瓚是可知圭璋雖别同用王則得通稱玉瓚矣考工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注謂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春官大祝王過大山川則六祝用事焉按太白大山也以旱故而憑以干祿將求禮之稱者必用大璋以灌則王瓚黃流是已但太王之有周地特諸侯比耳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盖統璋瓚言之者孔穎達禮記疏以爲未賜圭瓚則用璋瓚夫璋瓚同稱祼玉其祼皆以鬯若諸侯不待賜而自用之將

爲鬯乎抑仍資鬯也爲之既不可而資之又不必得則所稱用璋瓚者卒不用卒無用也此有以決其爲臆說矣史稱王季事殷帝乙以有功多賜之圭瓚秬鬯大王時未之聞矣既不有圭瓚即亦不得爲鬯矣顧安所得璋瓚之稱瓚瓚者實之以鬯而見黃流之在中乎而要不藉乎此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以是干祿亦有不必其福祿攸降者夫惟大王實爲豈弟君子其干祿特以豈弟爾時之福祿攸降乃獨見其應之不爽矣上章言干祿末章亦言求福則統稱福祿可也干祿爲禱雨福祿攸降爲得雨攸水行貌雨亦木耳曰攸降者正以水行之貌爲雨施之貌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集傳 鳶鴟類戾至也遐何通

管見 杜詩有夏日歎詞曰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昨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此旱中所見也反是以觀則此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正爲雨後旱解氣爲境象矣物情猶然而况於人乎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作者謂福祿攸降之時人人皆踴躍抃拊初不知其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集傳 載在尊也備全具也

管見 清酒騂牡之享祀報祭也乃伸之因是報祭而介景福者既解今此之旱而復永弭後此之旱則享祀之介說竟如卽以報爲祈然故用三以字作一氣說下也介謂景福之加諸君子有如介蟲之負介然常不去諸身也景福與旱哉反景光也既醉以景福爲胎賜又申之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融謂日高朗謂月令終謂歲時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此所以爲景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集傳 燎爨也勞慰撫也

管見 瑟亦矜莊貌與二章瑟彼玉瓚之瑟同瑟彼柞棫謂大王之因旱禱雨厝身於積薪之上而竦起致敬也夫柞棫不堪充材是爲民所燎矣在大王瑟彼柞棫之意云何蓋以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爲民祈福而無效將搆火以自焚也所稱干祿豈弟者其實如此以視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敬之迺於神孰爲至哉頃之而福祿攸降故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者慰撫其心之至仁至不忍身自蹈於苦難以求有救於民之苦難也以故神於報祭之時歆其清酒騂牡之享心乃遂介以景福終不欲有旱哉之再見者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管見 莫與幕通莫莫字重以分屬葛藟可矣條枝也本草載其至秋則垂條如綫謂之楸綫是楸亦得有條名矣此墓樹也觀周南汝墳及秦風終南篇可見枚木幹攷陝西通志岐山縣有大王陵在岐陽鎮北俗云幽王陵按明一統志幽王陵在臨潼北二十五里幽王死驪山下陵在臨潼者爲是舊志言鎮內有大王廟而志無太王塚太王始遷岐下塚在岐陽無疑據此推之則知此章泝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蓋本文王在周以時祇謁祖陵而徘徊瞻觀者故其作旱麓以頌述大王也於篇末言墓樹之有條枝見大王之沒已久卽於條枚而言莫莫葛藟之施之見民情之於大王既沒終係屬而不可解有如此所以然者以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平時之爲民至深切耳蓋前之因旱禱雨爲民干祿卽是爲民求福也凡求福者以懼其或不可得而生轉念是

曰惟大王之求福至於瑟彼柞棫以求之如其不獲則以民所燎者爲身燎矣其中豈復有轉念哉以此而求福不回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經四章首章是其所以聖二章以下是其聖之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集傳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集說 毛傳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子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

邪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
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

管見謀慮不愆曰思諡法有之故思齊思媚皆徽音也徽音者美號之謂禮惟祭有齊夫人與事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統云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手足不苟動此齊之儀也惟大任雖非齊時而思之所屬則常以齊爲體焉故爲之徽音曰思齊耳以是爲文王之母其母道何以加諸然大任於文王爲母於周姜則爲之婦也若惟以思齊見莊嚴威儼儼非所以事親此於子道未爲盡善而謂其宜於婦道乎乃當日大任之事周姜爲京室之婦其婦道亦早無以加焉則又先得以思媚爲之徽音矣禮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愉而然此足借徵大任之媚而媚之別於齊亦有見其和懿以思者婦以將愛思則所以成其愛之深也大姒嗣德音則百斯男嗣續也謂文王由大姒而得百男繼繩者人大任之徽音亦自是故長耳舊解遂作大姒能嗣武任之徽音以稱賢妃大誤蓋大任獨生文王而已若使具親迎而後洽陽渭涘之予歸而不姙娠而不男男而不多未見昌後之詳豈不亦應大任之徽音或終以歌絕予乃其時大姒則生十男又復進御衆妾使各得生男以成百男則皆謂爲大姒之男可也而大任之徽音因是以蕃此豈大姒之所能以哉其本蓋由大任之思齊思媚實有是徽音而天必命有以副之以故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亦育不期然而然者矣細玩則字自見又斯者析之離也斯男即作生男責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集傳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集說張子曰。夫適王故稱公

管見惠于宗公集傳惠訓順是矣攷祭統言祭必受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能備而後能祭然則惠于宗公惠之爲順自宗公見之而推其所本則於君親之間先固無往而不昭其順矣知此而下文之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所謂刑者即刑之以順也寡爲少義諸侯自稱曰寡人避天子之稱予一人耳舊謂謙言德之不足非是蓋邦君以寡稱自天子以制其數而强臣並植之釁可弭邦君之妻亦以寡稱又本諸侯以制其數而內寵匹適之漸並可防矣夫寡妻主修婦順其兄弟之數尚友恭亦以去逆而效順也故知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正由惠于宗公之順德以刑之於文王之妃大姒賢者也文王有以刑之而文王之順德斯大太姒能承文王之刑之而大姒之順德斯至矣又文王未有以同母兄弟之閒者然旁治之道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所爲兄弟正多也而文王順德之刑自寡妻以推其所至固一至而無不至後不覺其神以速矣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神謂外神不得連上宗公說且詩意所屬雖通以神稱其實專號神之不在祀典者言之不在祀典則必其祀常秩故或見爲怨亦或見爲恫云祭法言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illegible]以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此蓋謂物異之能爲利菑者耳山林川谷邱陵言神所在之地非即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有是神而不獲祀雖戒於祭非所祭其祀爲墓然就其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推之彼力能怨則固必有時焉爲之興水旱癘疫之患以縱逞其怨矣又王制言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謂其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既無主後者以爲之祭則在正

祈若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如注所謂九皇六十四氏之屬亦足謂已有是神而不獲祀雖皆度其未有功烈於民於祀爲非族然就其撫旅國之墟而無主後者推之此心實恫則亦必有時焉爲之憑疾蔑巫卜之妖以泄發其恫矣夫方望之事本亦無所不通惟文王能於不在祀典之神實皆有以妥其靈而使罔時怨罔時恫焉則於神所憑依之境而有此家邦其即有以已民之怨恫者亦猶是耳故下文爲之究其施曰以御于家邦御音馭治也鄭箋爲是家非門內之謂謂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世國是即以邦爲之家者有邦則民從之稱家邦亦見此御字所指只言文王自御其封內之民已也以爲衆此加彼之意神有怨恫民亦有怨恫惟文王之事神不使有餒而求食之神斯文王之治民亦不使有窮而無告之民也如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在孟子言文王之發政施仁書無逸言文王之懷保惠鮮皆不越此則知御家邦者必至是而後其民罔有怨恫也故讀以御于家邦句須頂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說來以字乃得貫脉而於御于家邦亦復梢窺其實際焉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集傳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保守也

管見 雝雝肅肅此在宮在廟之常儀也而文王之聖則在宮亦如在廟初不見其雝雝而惟見其肅肅也故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按此二句當以抑之詩爲注腳彼曰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則當若有臨之者矣豈得謂爾室屋漏是在宮之晏處非在廟之有事哉又繼之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神格於在廟者可度神格於在宮者不可度也不可度則無在不格即亦無在可射矣按射字亨石者主發矢言變音稱亦當與迭義同特謂其手滑而不知矢之何之耳心之稍縱即逝則然故有取於無射無射而猶恐其射乃更悚厲其心以保之曰矧可射思保者守而勿失也此則總莫得其雝雝在宮以綏敬獨長成爲肅肅在廟以戒疎已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集傳 殄絕也

管見 肆戎疾不殄戎寇名指文王之仇崇侯虎言崇在岐東南即今之鄠縣其仇不遠故曰肆戎肆爲陳義謂其列在目前云爾疾惡也文王雖疾崇侯而伐崇之舉在文王崩之前一歲則其先固不亟亟詢仇方而誅殄之矣烈假不瑕假讀上聲只作借字因守看瑕爲釁隙之別稱此正當日虎所妄指以譖文王者商紂暴虐焚

炙忠良虎亞文王於紂怨遂因諸羑里其禍豈不烈哉而文王下假是以思譖者之求其瑕而期於不瑕焉則於脫身大難之後不銳情於報復而惟急意於修省矣故其聖功之劼毖視平時而加甚在作者亦苦費形容也今率其詞以揆其意一則曰不聞亦式此謂風雷之震動不可求諸形象故獨得以聞稱聞而式是風雷明示以聲不敢安其居也而文王則雖風雷不作常若有無聲之聲以起其竦立焉蓋不聞而亦式矣竦立之謂式一則曰不諫亦入此謂鬼神之啓牖亦所以正過失故並得以諫稱諫而入是鬼神來告以言不恥去諸懷也而文王則雖鬼神俱寂常若有不言之言以告其敬聽焉蓋不諫而亦入矣敬聽之謂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集傳 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譽名髦俊也

管見 罪字亦爲陳義就本章求之即謂此成人小子之列在目前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須指文王之百男說見文王惟聖故使其百男亦皆賢耳古之人無斁所謂有德有造者正於此徵其實云蓋以德言之知莫盛於古之人也其成人之踐修皆奉古之人以爲準又馴致於習熟而無斁焉則可以爲有德矣以造言之知莫易於古之人也其小子之志趣皆坐古之人以爲的又浸生其慕悅而無斁焉則可以爲有造矣以故文王之作人其王國正多髦士而此百男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亦得譽以髦者與士析之使離以成對待之勢初不見爲士之多而百男之少也故曰譽髦斯士說文斯析也爾雅斯離也陳風言斧以斯之此則其義之最著者

皇矣美周也。

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集傳 皇大。臨視。赫威明也。監亦視也。此謂岐周之地也。

管見 皇訓大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大正於民見之臨下有赫赫怒意與下王赫斯怒之赫同何以有赫蓋臨下而見下之受民者皆不能體生民之德以丕冒其民故不勝怒而有赫耳此其所以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與莫與慕通帳也取帳幪之象中庸於天稱覆幬亦猶是矣維此二國及下維彼四國此維與宅三維字並訓思所謂此二國者指公劉所遷之豳地及未還而爲不窋是所竄居之地言按公劉篇著遷豳之意曰思戢用光是啓行所由初非有偪處以爭此土者然則既還以後豳一國也而不窋之舊基仍得保有以成二國矣公劉數傳

而及古公亶父史稱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又稱古公亶父能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則當太王未居岐下以前上帝蓋觀四方求民之莫微斯人其誰與歸所惜者未得地耳故曰其政不獲政與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義同主也書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此即其政獲之証也古公亶父足以爲政已實在上帝監觀之中而所居之地爲豳豳土以公劉之國而蒙不窋之國此二國者一則以竄定之先自耕於戎翟之間僻矣一則以遷拓之後仍局於漆沮之所隰矣其何能憑藉以作民主哉以是爲不獲也維彼四國四國當貽殷都說乃與上周之二國正對而彼此宇亦不落空此者內周之詞彼者外殷之詞在上帝之維之其心蓋別異如此攷書疏謂湯都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至盤庚遷殷殷即亳故地是計遷則五邦而其實止四國也商既復都亳易號曰殷則知囂相耿

之地必統歸都內故以殷都爲四國云史載盤庚元祀遷殷至二十有八祀崩弟小辛立小辛元祀殷道復衰至二十有一祀崩弟小乙立小乙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始自豳遷于岐據此推之則太王居豳正當小辛小乙之數十祀間也而殷道復衰之狀無聞焉今玩是詩爰究爰度一語亦見其概已爰爲急義疊用見王風有兔爰爰狀奔也他多單用然一語而爰字兩見其意猶之爰爰耳究者窮極捜取度者計莫收蓄此明殷都四國之工聚歆而諜封殛也至一再稱爰則無厭之詠求乃更惟日不足矣彼殷王爲政之都正此亳與囂相耿之四國也而其出於爰究爰度乃爾是安望其能爲民之莫乎上帝耆之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更推之王制一云六十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再云六十歲制言漸老則漸迫死期當預爲送終備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合此以參者之語意亦謂上帝之心稅

本甚怒其於彼四國之為政者佐則民主德非民莫且姑聽其以人為役日飽其肉以待盡榨之斯已耳未見其可憎也至有事於爰究爰度非惟無益於民亦且大肆虐於民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而上帝則不能不憎也其憎為憎其式廓者式與稱樸樣一般楊子方言張小為大謂之廓當從之蓋彼四國之爰究爰度以後民生者非為厲以示威則攫奪不行於是身之裝作模樣特張小以為大竟加一皮囊而鼓以氣彭其外空其中徒具人之軀亮絕無人之心理也可憎孰甚焉憎惡也惡之則怒之此上帝之所以臨下有赫哉乃眷西顧眷謂天意屬之西對東說彼四國為殷都在東此二國為周邑在西上帝於彼曰國之在東者既憎之乃轉而於此二國之在西者特眷之至是不復他顧矣此維與宅此宇頂上西字來天眷西顧因即於此西土思與之宅焉遂啟為其政不獲者剔啓一肇基王迹之土也自時厥後太王始有遷岐之舉矣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在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集傳】屏去之也灌叢生栵行生者也檿山桑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即混夷配賢妃也謂太姜

【管見】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謂木之死者槐稽縱橫先舉而棄遠之也小雅于此菑畝疏云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則知菑有災義於山求之野火能爇亦或推自飄風皆其災矣翳為掩蔽之名林深則木能妨木遂有以陽光露滋之不及而就枯朽者修之平之其灌其栵此才不堪充林宜加削治且待一切令除也蓋灌之叢生

質本多條而少幹至栵之行生成列既錯雜不可區分亦末由俾其有成矣啓之辟之其檉其椐啓辟當指以器片解木林言如令之用鋸者是木有旁有中先解其旁曰啓次解其中曰辟辟同闢集傳云檉河柳似楊赤色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按河柳好生水旁及沙地不宜於山樻為靈壽杖有宜處未必凡山皆得生之然則檉椐竟無確指矣竊計山木之不植自生其材大堪任啓辟者惟楓與楮耳即此言之檉蓋楓之別稱椐即櫟之異文者乎本草謂河柳赤色今楓亦有赤者至霜後葉丹色尤特著檉音赫殆借以存其赤之意也又爾雅翼云天將雨檉先知之起氣以應乃木之聖者故字从聖此謂河柳也若就楓論任昉述異記南中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蓋癭瘤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以雕刻鬼神可致靈異譚景升化書老楓化鳥羽人無情而之有情也孫炎爾雅正義楓子鬼乃攝木上守生枝髙三四尺生毛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其神視河

柳為有加矣檉字从聖是不為尤合與至若椐之為櫧証以杉作檆柟作楠之類不一而足又詩稱日居月諸兩字聯用椐櫧之通可知前緜之五章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此叙太王之立室家而作廟非指築土為詩乃揭言其始事之片解木材也若然則茲檉本為楓椐即為櫧者皆甚堅而難腐正其選已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攘爭取也惟恐得少則似焉剔如解肉然以去其膚而收可幹之質也周官攷工記弓人為弓取幹之道柘為上檿桑次之蓋有不得一遺者以上八句即周頌所為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其荒之謂何以岐地逼近混夷將有以懷來之而先通其道耳道通而太王之明德又實足以懷來混夷故繼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太王世德作求因之世有哲王哲即明之徵也後章其德克所謂王季予懷明德謂文王皆太王實先啓之串夷即混夷按混亦同渾串亦通穿蓋以狀夷俗之無別固然而又似嫌於直指之故混夷取渾意而音昆串夷取穿

象而音憒天作篇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此路之所在也載路非避太王而去乃感於太王之明德而來耳再徵於緜之詩其七章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立冢土者謂太王之封土以表彊其狀正與山頂曰冢同也戎醜謂混夷彼稱戎醜攸行此稱串夷載路一而已矣天立厥配厥配謂太姜自天立之故太王能生太伯王季王季復生文王而明德傳之無窮也夫豈不受命既固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集傳〕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篤厚奄字之義在忽遂

之閒

〔管見〕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補前章所未及耳柞棫民所燎不堪充材以視其菑其翳其灌其栵者何以異焉斬伐為薪炭以通其道固宜其言拔者借義也頻芟其萌蘖即與出其根株等耳蓋是木蘩生易盛苟非有同於拔豈不慮道之通者尋復塞哉松柏於木材最良其國之需此又實出其檉其椐其檿其柘之上是當培養以供他日之梁棟若兌為說意就行道之人見得以松柏雖處道中不礙道以生往來之梗且能蔭道以為憩息之庇總使行道之人其心說之也斯為析之離可即作別字看柞棫別於松柏而利用拔則松柏不宜拔矣松柏別於柞棫而見為兌則柞棫難言兌矣帝作邦作對對與配義同謂帝既作邦以遷明德而其作對以立厥配者亦即使之受命既固也故下文自太伯王季八句上由明受命既固之意所從來為自太伯王季之生太姜乃其自也維此王季維亦訓思特屢作者細想之詞耳下章同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因心指王季兒時之天眞自然言是所謂明德也及既長以後太王將舍太伯而傳之位焉王季乃更貊其德音以為太伯地於時亦為庭之此友其兄之心猶是兒時之心之無虛假亦即見兒時之心之無間斷則誠所謂其德克明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由是而聖人復生聖人其聖之生也且有聖瑞故曰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篤者積之厚慶祥也即貼生文王說生男子者亦有祥況於生文王而聖者哉錫光正繫承慶字申言之載始也錫為天界之名王季生文王時有聖瑞是之謂光錫之光而以載稱欲見自茲乃始其錫不偶其光正新也史記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戶此蓋聖瑞也又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然則捺其實有奇表亦足信其確有異徵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如不寶之失官其前事也至于太王

帝既作邦而遷之使有其土以為祿王季嗣受之再傳於文王而無喪焉則其後武王之王遂至奄有四方庶不由此也以是而思帝之作對以為太王立厥配者非直自太伯王季而已有王季之篤慶以致錫光而文王興武王亦因以啓此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不誠足徵當日之受命既固哉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管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者度其心之慮為父所欲立而因以曲致其友于兄也貊其德音正其友之實矣德音即德言之謂貊一作貉西北夷號也王季能為德音而亂於貊以自晦與左傳偪衛出公之效夷言同然

則他小大伯之去居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在王季圖作之先矣其德克明從帝度其心見得蓋貊其德音人莫見其英華外發而其德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帝實鑒其篤實肆光日新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太王有明德帝始遷之至王季而其德亦克明焉是象賢也故曰克類以是而受太伯之讓則王季雖以季稱而其克明克類初不滅於太伯之以伯稱者可不謂克長乎主器者莫若長子王季以季而克長則太王之欲傳位季歷而君之亦正見其克君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謂王季事殷帝乙以有功多錫之圭瓚秬鬯得專征九命作伯邦至是大矣而其後之奄有四方以王天下亦因之其有功如何史載王季伐始呼翳徒之戎俘其王而歸是專征而克順也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與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誥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遂方於此章順字合再此章比字亦不得泛說周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

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解克比者當據此史載殷道之衰曰諸侯或不動又曰諸侯莫朝其復與也則以諸侯賓服為詩可知諸侯之比與否興衰係之王季當帝乙之時以九命為侯伯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意殷制大略亦然論王季之功既以得專征而克順豈不即以九命作伯而克比哉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比于集傳訓至于是矣其以靡悔言德者文王嘗蒙大難若使其得罪不必無因悔也文王又迭著武功若使其服事非誠有卒亦悔也故言靡悔而後見文王之德之純而後見文王之德之至既受帝祉即指其美里得釋而復磨弓矢鈇鉞之賜言施猶言蔭庇云爾子孫非倒用叶韻乃以當楚茨之子子孫孫四字也蓋子又生子為子子只言孫可矣至計及於孫又生子而以孫子稱則孫字具子子之意孫子而字乃並其孫孫之意也如是而文王之以德歟

祉豈在下及其子武王而使奄有四方已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集傳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文所言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

管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明文王以譏被囚而不求倖脫也凡囚人於獄者必先執之於其家其家皆周以垣是為畔於畔而有所援蓋欲從此踰越以事遁逃耳人然而文王無然則束身以俟其囚而已歆為神降之名

無端而忽羨之有不勝其希幸者為既因而已無能為人復不能極乃切禱於空以期救苦難也人然而文王亦無然則又安命以終於內而已誕先登于岸誕為怪義以文王之德而忽有美里之因正與平地風波等可不謂誕乎當時紂以文王及九侯鄂侯為三公此同舟共濟之勢也一旦九侯殺鄂侯膊而文王亦因將謂惟譬以況耳豈料先登于岸哉乃其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既履險而若夷亦竟入水而不濡以是而見其先登于岸焉其因可怪其因之得釋亦可怪故特用誕字以統括之密人不恭以下皆帝謂文王之詞因其釋自美里而遂得賜弓矢鈇鉞故以伐密之事啓之不恭謂不謹侯度也敢距大邦大邦指周邦說距為自此至彼係屬其中則有相隔而逆為對待之意此密人之不欲係屬於大邦也其不恭由是其侵阮徂共亦由是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王赫猶言王威其威赫然故稱旅此雖不怒而亦然王怒則有軍旅以飾之而其見為

赫者乃益甚斯分也禮言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即分之義矣文王受賜於紂則是從王威之赫分其怒以為怒也其何可令密人之侵阮者徂共而未已哉凡詩中爰字皆訓於文王之整旅以按徂旅不得更緩故言爰以速之按本音與當從之謂興師以討其罪耳改音遏不必與孟子兩解可也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何謂篤周祜自太王遷岐以造周王季既以九命作伯得專征至文王而後受命為西伯亦得專征此周之祜也然不可以無功觀前言王此大邦克順克比王季之作伯專征共功豈不盛哉若文王能繼之而有以戢諸侯之不恭者使無以侵害和是亦克順克比之功也世世有功則將世世為侯伯以專征周祜之篤篤以此矣何謂對于天下亦曰不愧于天下已耳凡不愧于人者然後能對人推之天下猶是也今以密人逞其不恭以侵人國天下聞阮共之遺患其憤當同於時有文王為之西伯受命專征乃不能怒而整旅以按之與何以不愧于天下哉故知伐密之功其必期於成以追王季之王此大邦克順克比者將以是徵周祜之篤固已而以言對于天下抑亦非是而無以對與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管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京非周京乃豳京也如公劉篇曰于京斯依是已依因也在京者何其旅也京為豳地文王之整旅侵密即因其京之旅而整之旅不自岐興非密人所料且其整旅以出亦由密人之用侵而還以侵阮之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以故及阮疆而徂共之旅已驚去文王即自阮疆而侵密焉比至密密人不敢抗故叙侵密之事不如伐崇之詳且爾時文王

按之密人既服侵阮阻共之罪並自陳境外之眦連者為周先世不密之故地皆毫無所犯以是求免於誅而文王德躬親勸之如章內言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此驗得其實之詞也密人緣是得覩而國亦不亡或謂文王伐密即作程邑而徙都焉據周書文王作程寤程典云然詩中無此意不必牽引按密國屬今寧州不窋城在今慶陽而地正按壞也慶陽多山水其臨舉高岡陵阿泉池地形固然周自后稷封有邰而後不窋失官遂竄居於此故文王循省所至自高岡以及陵阿及泉池皆一一視為已有而我之非私也無矢我陵言未敢入獵無飲我泉言未敢就牧耳矢即弓弩之矢但須活看如發矢為射之意則得之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無矢我陵而阿視此矣水原曰泉停水曰池無飲我泉而池亦視此矣鮮音仙凡肉鮮者必肥美取以名原與周原之稱膴膴一例膴本肉類亦正為肥美作形容也夫鮮原為高平沃土最宜種植昔不窋數傳而及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其亦稱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者當於是乎在矣文王度之蓋校量其界域之猶舊否耳及既度而無他詞則其不沒於越畔而耕者可知自是文王振旅而歸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周雖舊邦也而其見為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亦足徵其命維新矣攻周在岐山之南則當謂山南為陽將者送也導渭自鳥鼠同穴其水之東注如委輸然故曰將耳方從方明取義周禮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以方明加於壇上乃以載詞告焉儀禮記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曰春官大宗伯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

其本而著之謂此則可知萬邦之方云者謂萬邦之於
文王尊而信之一若會同而盟之主之為方明也神稱
明亦方明之明文王稱方謂方明之方二而一者也然
於神則稱明於如神者則稱方而不兼稱明焉所以避神
號耳此立言之體也正
顧天下歸往謂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集傳〕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則法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

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紂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管見〕按太王之明德以綏人為大於串夷在路其徵之是猶離之繼明照於四方也至王季之明德以友其兄為大於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徵之文王之明德又以忠其君為大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徵之是並循明夷之用晦而明所以貞不息之明於一身也然其為明德與太王原本自合此下武所為統稱三后而曰世有哲王與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革宗須本周易革卦言之水火相息曰革息滅也長夏乃火之極盛將以水革之必須甚雨甚雨必起於怒雷是為大聲怒雷又必隨以赤雹是為大聲以色然究非火之已印也革之象通於革命商紂暴虐下室如燬而文王不行武王之事其斯之謂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乎不識不知蓋終見為臣

罪當誅天王聖明耳順帝之則只就為人臣止于敬總天地定位卑高以陳帝之則於君臣為尤著也其帝謂稱予亦稱咨者如周書康誥稱武王稱朕稱我而其詁詞有曰不察在王命又曰亦惟助王宅天命則仍得自稱王矣所以然者於天稱帝於天子稱王人本有是尊奏之公詩則為人代稱国亦無嫌於自稱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一章而帝謂兩見者前謂文王之不伐紂責兕亦臣道之從後復罰文王之不伐紂若並不伐助紂之崇侯虎亦無以遜其為西伯之望也詢為問其罪之義嘗與前以安但旅之後運觀之崇為文王之仇方帝特揭言之者欲其去法致詩初不得以擬怒為嫌云爾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作二車名本從毛說但臨為自上臨下衝為從旁衝突其用似不可易恐無此車制也雖孔疏言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所謂兵書其自來多屬文人偽撰又未必非蒙詩傳而強為附會者故周官車僕掌輕車之萃注謂用以

馳敵致師若古之車戰非數則即指臨衝為輕車之別名可矣臨衝不分則與上鉤援對舉皆兩字名亦正相配再按鉤援臨衝混看亦無味今只言文王之發其趣旋能登城者為鉤援其果毅能陷城者為臨衝乃於伐崇墉更見實切不惟其具而已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集傳〕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肆縱兵也忽滅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管見上章兼言鉤援臨衝此章乃不及鉤援者蓋文王伐崇若使鉤援之旋奮臂一呼則崇墉立破其勢將使奔從之衆殄無辜而被殲故先謀致之來附而令得苟矜全也如是而文王之伐崇墉匪惟於有鉤援咸罹羅欲試而未得送逞即其旅之不習乘陵而敢於突入者有臨衝焉其臨衝亦闕閑矣閑本檻名號臨衝皆類皆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因為自閑以制其橫逸亦畜其威怨耳崇墉言言屬語有不祀則修言注云言號令則知此言言者以崇侯虎率衆保墉申嚴禁戒嘗三旬不降之日皆如聞其聲也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史記尉佗傳其相呂嘉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注有連者連姻也連連之意當視此蓋伐崇而及崇墉或執其人而訊之是為惡矣乃有訊必告有告必誠則皆以惡而問於婚媾也夫豈不見為連連哉攸水行貌戰國策云楚襄王流淹於城陽注以流為走而自匿攸然流解書同爾雅釋詁馘獲也是則不必殺而獻其左耳乃得稱之攸馘讀逸因耳則項上所執訊之人訖迫執訊而見為連連此正可借為致附之媟也以是而縱之使去亦不得謂非逸因故以依馘稱然與自為詭脫者不同詭脫者允哉危哉則以縱之使去者為安安可矣是類是禡須興下句串講乃得言類禡之時所禱祀求者惟主於是致是附非必期其是伐是肆是絕是忽也四方以無侮與章末四方以無拂雖以分設結詞其實當合并作總結看侮者慢也不恭之謂拂者逆也不順之謂臨衝茀茀崇墉仡仡茀為治草之名見生民篇茀茀謂此臨衝勤旅其於崇之不可致附者必盡殺乃止有如農夫之台草然一切芟夷所蘊崇之也仡仡字从人奉誓以為勇夫之日則非指崇墉言乃指崇之保墉者言矣崇侯虎負墉為固又特其墉之有仡仡者為黨此其同惡相濟罔有悔心及文王因壘而降之際仍不出而面縛請死無一非渠魁也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因有需於臨衝之茀茀者夫四方諸侯以崇之侮而不恭拂而不順為尤最也既伐于崇則四方以之無侮無侮則恭是不從尋詩時不恭之密人矣亦四方以之無拂無拂則順是將因歸茲日順帝則之文王矣周之可美至此亦越武王雖欲不奄有四方豈可得哉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

集傳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亟急也

【集說】服氏虔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劉氏瑾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與

管見攷周禮眂祲及馮相保章氏所為察天象以敘時修政者大要皆以日月星為主日月星謂之三靈見揚雄羽獵賦其稱引必有所本此足據以釋靈臺之為靈矣孟子作民實謂之取其成之速有如神焉則是經始之時止名臺不名靈也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豈思無臺而待文王之始之乎惟靈臺自文王始故曰經始靈臺靈字之義不必泥孟子可也靈臺之位次方面廣狹崇卑經之則已定矣而又曰營之者何按軍壘曰營謂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也由此推度蓋於靈臺周見之隙地復繞以垣墉是謂營之下章所稱靈囿即指呼非必如齊宣之言方七十里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此為上工當從攻金攻木攻皮之屬而稱攻土不日不刻期也文王經始勿亟之云其非涉空言止以此庶民子來如玉藻稱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此予來之狀也以庶民而若斯則其句亟首轉甚故攻之而遂成之不日而未嘗有虛日亦

不至於然後耳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集傳〕麀牝鹿也濯濯肥澤貌牣滿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

〔管見〕前章曰營之臺成而囿亦成又築城則得隍築臺則得池上成其高而下亦成其深也非由兩舉故囿山獲有沼云囿沼並以靈稱蒙靈臺之本義耳王在靈囿王在靈沼兩在字並訓察與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在同且在之為察當作王自臺上而俯瞰此囿與沼說非舍臺而更遊於囿臨於沼也蓋臺成而王登之

其於十煇之濛五雲之物十有二風之和即其時以仰觀於天橫覽於四方者不具論論其俯瞰於臺下之囿以及沼焉皆得因王目之所注而稱在矣乃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象之效順以供其俯瞰者若此則元象之昭示休祥必當亦以答其仰觀橫覽者可據此而推之按麀鹿攸伏一句謂麀鹿之率羣而自至耳攸水行貌伏者竄入也其竄入於囿之狀有如水行之趨鑿然是曰攸伏言此則麀鹿非由逐捕所致而其見為濯濯者亦不以域養成肥澤也白鳥不正指其名據翯翯字从羽从高則白鳥蓋指鶴言埤雅鶴形定而色白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則只稱翯翯而形神畢現無俟正指其名矣又鶴之與鹿並有仙號而能壽雖本異類而同羣聯言之非不倫也但麀鹿之濯濯先則以攸伏者其由來至於白鳥翯翯及下於牣魚躍所由來不更悉言者鳥能飛魚能徙其不既人力之羅捕而應時驟集只從麀鹿攸伏例觀之可矣

二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集說〕孔氏穎達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

〔管見〕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據此則章內所稱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蓋由文王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賜樂設學之命亦因以有加耳至首章靈臺之作雖無明文可徵要必受命為伯者固有此規制也不然胡為而經始哉虡業維樅虡一作樝从虛殆取植木而虛其中以便懸耳虡與業聯稱其懸當指編鐘編磬言二者各十數枚虡間橫置上下二栒乃能懸之其栒之懸處皆有小柱排列如鋸

齒故以業名若鏞鐘特磬在虡間既未嘗有二又鏞鐘之懸專借栒力柱不可施也惟懸特磬者可施柱於栒然亦一柱而已於業字之義無着樅本木屬柏身而松葉樅葉一稱松毛其附枝攢生成簇有相從之意故得其葉者以樅名也茲於樂懸稱樅為樹羽肖其狀耳解樹羽者皆謂染羽為之然就此詩之狀以樅言樅葉特如松毛之相從無羽象則可知樹羽之羽其實固用毛也攷之地官之屬有羽人無毛人攷工記鍾氏掌染羽不言染毛蓋統毛於羽故然則毛之得以羽稱猶以夫羮之得以禽稱云爾樹羽之狀為何其使之能樹則以其有所維也故曰維樅維訓係於何係之則所謂崇牙者是已樹羽在兩虡外知崇牙之為樹羽所係當在虡上栒之兩端而稍橫出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按崇牙之標以牙其形必為龍簨以仍夏制乃別為樹羽以納龍口使銜之故異其稱曰崇牙耳周之制亦復仍殷特加璧翣以冠樹羽之首此

其小異者故周頌有瞽篇亦只言崇牙樹羽則已至此稱維褫又畧象而存其意蓋崇牙用以維而樹羽則見其縱然也夫樂之在縣莫多於編鐘編磬既以寘業維縱表之而樂器有獨大者尤不得不正指其名也故總之曰賁鼓維鏞賁鼓周縣鼓也縣為高置之義言有物自下承之亦如足鼓之以足支楹鼓之以楹柱耳舊謂縣之荀虡非足攷工記梓人為荀簴有鐘簴磬簴無鼓簴又韗人為鼓鼓㪉同賁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此欲為之荀簴以縣在梓人不幾窮乎再攷鼓人為六鼓一靁鼓二靈鼓三路鼓四賁鼓五鼛鼓六晉鼓六鼓之用於賁鼓獨曰鼓軍事亦似不掌於徐官者然路鼓鼓鬼享晉鼓鼓金奏軍事亦用之矣大司馬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非其明証乎是可知賁鼓鼓軍事之說讀者不可以執一也且賁鼓也大撰韗人成式觀之既非若師帥執提旅帥執鼙之便注疏又稱路鼓為四面鼓晉鼓長六尺六寸於軍事皆

難用以鼓也其用之並以執稱殆省殺其規度而名義獨完者與若然則鼓人之掌教賁鼓節聲樂者其本和軍鼓者其借也但賁鼓之與路鼓於軍事用之惟王執路諸侯不執路而執賁其等戚正因以鄭亦足悟此詩之言樂其獨舉賁鼓者備以若西伯之為侯抹也鏞大鐘鄭璞曰亦名鑄其縣用枸虡鍾與賁鼓有異而於上文虡業維縱句特以編鐘與編磬合言者總不得混入亞賁鼓與鏞其大固為一類又韗人為鼓皋氏為鐘並云六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闢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闕此成罶之齊量亦有合也故春官之屬鐘師掌金奏凡桀事以鐘鼓奏九夏鑄師掌金奏之鼓皆不別立鼓師而鼻鼓與鏞之而器相屬可想見其概矣相屬之謂鏞賁鼓維鏞維亦訓係也於論鼓鐘論者辨說之詞鼓鐘之鼓作擊字看莫謂即上賁鼓也獨論鼓鐘者何鼓為草音周語云草木一聲無清濁之變是則可以不論惟八音亦金鐘又宮聲為五聲之首故周官典同掌六律

六同之和以為樂器於鐘特著十有二聲為其詞曰乙鐘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笮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以此論之其辨說已一弊難竟又況因以齊量他器而為之引伸也哉故論曰於論所以著其論之非常論耳論者為證據下辟廱之地以求其人主其教者樂正也然則太甚鼓鐘必自樂正誶之矣樂正之論鼓鐘於辟廱為非常之論而文王之臨辟廱闡其論鼓鐘者而樂之亦樂為非常之樂故曰於樂辟廱辟廱與靈臺皆在郊而文王之樂嚮自辟廱見之彼靈臺之下有靈囿靈沼亦始不足樂也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又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則知圍沼之樂文王國不以為樂矣辟廱之義毛傳謂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按此說太拘水之所宅其中不必為作利邦而水適旋之又安得其圓如璧哉然則必假人力之修築引鑿而後成也究其意則徒為節觀者設之先王當念此勞費

矣再徵之禮記疏云辟明也廱和也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竊謂斯義為近之為有合於廣樂以成其教之義耳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以大司樂掌成均之灋蓋皆因教成於樂旅如樂記詩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於明與和之義亦並具矣但樂主於和加明字似鑿放辟與闡通開也則謂其以開太和而名辟廱可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集傳】鼉似蜥蜴長丈餘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管見】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後說者謂文王之於辟廱非特聞其論鼓鐘而樂非常也於時史有所聞乃適同於鼉鼓逢逢者是則矇瞍之奏公也而文王之樂亦非常矣奏進也與書數奏以言之奏同公即指文王言之矇

瞍而有奏於公如周語所謂矇誦瞍賦是也蓋鼓未聞其制蓋辟廱警眾之鼓有此名耳解者遂謂以鼉皮冒鼓非是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大昕為初明之時將徵之而以鼓警恐其嗜聽故然物惟鼉嗜曦恒閑目擊之則醒因號警眾之鼓曰鼉鼓逢逢鼓聲之通稱不必以和別之矇瞍奏公其誦賦之警聽亦如鼉鼓逢逢之警眾所竦其聽然此常情所聞之而不樂者而文王之於矇瞍常其因論者之方巳而以奏來所聞則誦也賦也而其不稍逆於耳而大快於心克以鼉鼓逢逢之奏與論鼓鐘齊觀焉則總見為於樂辟廱巳矣文王之所樂若此豈復計及靈臺之下有囿沼哉

下武繼文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武王善繼善述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文繼伐二篇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奉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集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管見]武與五章繩其祖武之武同義述也按前文王篇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訪落篇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從此互參陟降其武也陟降在天為上武陟降在家庭為下武耳維訓思謂武王思之周岐周也三后之在天者其昔啓在周下武乃其陟降於家庭之迹而武王以是有所維焉則何嘗不神遊於周也哉世有哲王即指三后之相承也皇矣篇言帝遷明德謂大王其德克明謂王季子懷明德謂文王哲王之哲實本明德之明故此章稱世有哲王下章遂稱世德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之京字須與首句周字對看周為岐周京為鎬京三后之靈雖在天矣而其下武則仍不泥於周也今于身之所居為京而王心之所維為周是即欲綿世有哲王之緒使三后可以四也然則京雖非周而王之能配三后則于京亦正與周無所隔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管見]王配于京配謂配周之三后則其以次為三后紀其實恭不得略也此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蓋特指肇基王迹之大王言之作求之作只當為字看謂大王之所求於後人者獨求其世德相承而已此外固無所為求也永言為其計長久之言耳配當也命天命也其言便可作天命數而其永乃孝無以易矣永言配

命之言為何言如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者是也若他有所言惡見為永即他有所為永言惡得概稱配命哉說文孚卵孚也左傳子西曰白公勝如卵予翼而長之法今撫育人曰卵翼言如鳥孚卵也此章孚字當蒙此立解蓋大王既得撫有王季王季復得撫育文王統言之皆可以孚稱也而周之世有哲王即於此孚觀其成焉是謂成王之孚於時自大王顧之世德作求之願已遂知非已意所能俾邀也天也因是遂欲傳位季曆以及昌而有永言蓋默承乎天之意以為言者此非配命而何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管見]成王之孚須重讀王字王大也君也天下所取法以是為下土之式耳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屬大王其孝思則屬王季孝思維則此特揭王季其勤王家之政要云方大王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也有永言矣及

大王卒王季立則終身奉其永言以孝思焉按孝曰孝
思指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用心說若先之左
右其親稱孝則已添思字似贊王季之孝思所至如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其得承大王之統以不愧象賢固已
但大王本有長子大伯亦賢者也獨因欲及昌而傳季
歷此其含長立幼大王豈不亦慮無以處大伯哉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
喪奄有四方見前皇矣篇論語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非論語而泰伯
之讓不著非皇矣篇而王季之友亦不彰書云惟孝友
于兄弟則王季之篤念天顯善處大伯以康大王之心
者皆其孝思之所至矣以故由大王之永言以推王季
之孝思彼永言之言由口出命而即有以配天之命此
孝思之思因心作則而即有以維帝之則也集傳式則
皆訓法亦通但則為帝之則又王所本以為下土之式
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聰則亂則立則治是在乎有

以維之也維為扶持保護之意何以維之天理散在人
心王道開於皇極無以為下土之式則驗有以為下
土之式則則立矣其維則屬孝思者則統百行百行莫
大於孝思睿作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集傳 媚愛也應如丕應徯志之應

管見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此詩文王誕受多方三分有
二其一時臣附之情有加斯者媚雖訓愛而不啻愛也
於愛文王而特以媚稱欲見所以將其愛之意惟毗畫
志而渾忘迎分耳茲此也對彼而得之曲禮天子自稱
曰予一人文王之時所謂一人者商王受也周書立政
云其在受德瞽注謂瞽為強暴故其施至於毒痛四海
若無逸之叙述文王詞曰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則此所稱順德者之發見也以商紂為王而有強暴
之背德以文王為像而有徽柔懿恭之順德於是天下
背彼位所定之一人為媚此意所奉之一人初不覺其
不應王所應侯志為非亦不覺其移所以應上者應侯
之為過則惟侯之順德感人最深而民之因以應侯之
順德亦遂極其至也侯字著文王之本爵正與上一人
字相對生養順德即孝德耳祭統言上則順於兄神外
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是謂無所不順即可知孝
以順為主矣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服與康誥衣德言之
衣所其體所行之意固以為不可斯須去諸身也蓋自
大王有永言而王季承之以孝思嗣王季者文王是已
文王為王季之嗣而服行其孝思以事王季亦如王季
之致孝思於大王然是曰嗣服其服之事為何若禮記
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監曰安文
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
膳宰曰末有原然後退又祭義言文王之祭也事死者
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
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以此推之文
王之嗣王季所為服其孝思以成順德者昭哉若日月
之照臨固實顯于西土而光于四方也其有以致媚茲
一人之應固宜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集傳 來後世也武迹也

管見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二句乃正言武王之繼文也
茲亦訓此所以別於彼之詩來為後世其於後世有所
期與曰來許周本紀載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此來許之謂也然大王之來許許昌當興豈自昌比

哉。來者未定。則許者正長矣。但自後人以世計之。武王雖亦在來許之中。然來許有見為彼者。則文王之事。而文王昭之來許有見為此者。則武王之事。而武王兼之也。昭之為言。欲以明來許之不誣乎。如上章言媚兹一人。應侯順德。而文王之興已大著。則只結言昭哉嗣服。而其纘緒大王。有以昭彼來許。繩其祖武者。從可知已。惟武王又復昭兹來許。繩其祖武焉。祖武者。大王之武也。王季及文王之武。亦因之。故首章稱下武。可統言三后。而此則並歸於大王。以獨稱祖武。亦不為偏舉也。繩所以為直。由之則中正。不由則偏邪。本祖武為繼。蓋不敢一毫有所出入云爾。彼文王之順德。上承王季之孝思。亦繼以成大王世德作求之願。則固主於繩其祖武者也。至媚兹一人之應。以侯之順德應之。有興王之勢。此既足彰名昌之義矣。武王名發。蓋又蒙昌義而引係之者歟。詩詞亦即因文王昌之衆克昌者。充極其義。以美武王。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斯為祈之辭。即可作分

字用。凡計年者。雖取十百千萬之數。以分紀之。亦不可謂不多。至此稱於萬斯年。總以萬計。則其年竟為萬萬年也。他千百十之數。皆不得參矣。以此而卜受天之祜。其為克昌厥後。豈復有窮期哉。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集傳]賀朝賀也。佐助也。

[管見]祜雖訓福。而與估同音。估為父庇其子之名。則所稱受天之祜者。當如時邁之言昊天其子之而後為祐矣。故以四方來賀証之。來賀。賀武王之初即位為天子也。故不但曰來朝而已。四方來賀。是共卜為大君之宜吉邪。即同聲以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吉其為受天之祜。夫復何疑。但其因得天之厚。以推受祜之長。曰於萬斯年。則人或以遐疑之。遐遠也。然而不遐者。以其有佐故爾。佐之為助。仍當頂上天字說。惟地無疆。惟天無期。人以於萬斯年為遐。天不以於萬斯年為遐。世能不替。則天之佐世德亦不衰。豈得謂今有佐而後乃有佐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

[集說]黃氏櫄曰。下武言繼文。文王有聲言繼伐。惟其能繼文王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管見]此章當實貼武功說。故下章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二句作總上語氣。又伐崇之役。亦統括在此章。皆武功也。為欲指出作邑于豐之由來。是以特言伐崇。然曰既伐于崇。既為已事之詞。則所謂有此武功者。已無不有

矣。文王有聲。聲者。聲其罪而致討也。禮乃言師必有名。與此有聲同義。遹。从喬。類篇。驚遽貌。又从辵。行貌。合言之。是為其行之驚遽貌。作速字解可矣。駿者。善馬之稱。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傳命者。馬速於步。於馬選駿則尤速於置馬。所稱遹駿。蓋取此。夫文王之有聲。其見為遹駿有聲者何。凡以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耳。按春秋傳稱武之文為止戈。又復推其德曰。禁暴戢兵。安民和衆。文王之來寧。當不是過矣。求寧而遂以寧則成。如武王稱寧王以武成。成者成其功也。周書曰。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戊。柴望大告武成。成者成其功也。使文王求寧而不觀厥成。何謂有此武功。興再按書仲虺之誥云。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易既濟之九三爻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傳曰。三年克之。德也。然則文王之求厥寧。觀厥成。皆有取於遹者。一則惟恐或後。一則早懲其德云爾。文王烝哉。說文。烝。火气上行也。篇中聯用八

烝字殆以象文武皆有勃興之勢。而周家火德之王門
於此徵之。史記太王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夫
文王名昌。武王復名發。昌發
之意。惟烝字爲最妙形容。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集傳〕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管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受紂之命也。然而天也。史載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之羑里。卒乃赦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且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豈非天哉。文王之武功。伐崇最後。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既以拓居遠之舊。亦即以開遷鎬之先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管見〕築城伊淢。指武王之作鎬京言。茲下言作豐伊匹。伊彼稱。淢同域音。其義當相近。度域从土者。以土爲界局。淢从水者。即以水爲界局也。鎬京屬今關中。戴延之西征記。關中八水。一涇二渭三灞四滻五澇六潏七酆八鎬。則所謂伊淢者。非鎬京而何。自豐而指鎬。則於鎬稱伊。從自鎬而指豐。則又於豐稱伊也。匹宗。宜頂上築城說。謂武之築城以作鎬。正與文之作邑于豐相配。無不應。而過制者。周禮冬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此其概矣。文武皆謹守矣。虔不得已而作邑。敢干先王之制乎。故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此推作鎬之由。實爲殷王邦遠戎狄以光影也。

爲侯伯之緒耳。鎬西爲戎。北爲狄。是皆非類。於稱匪其以匪相聯。適如棘刺之叢合。然固將有所覬覦於伊淢也。是曰匪棘其欲。武王於此。苟非築城伊淢。胡以弭其越志哉。來孝。猶父之孝云爾。父爲身之所自來。故以其孝爲來孝。昔者季歷事帝乙。以有功多錫之圭瓚秬鬯。九命作伯。得專征。遂伐始呼翳徒之戎。俘其王而歸。及季歷薨。文王嗣立。是爲西伯。方羑里之囚。釋不死於紂。並得受弓矢鈇鉞之命。以有武功。是非能繼伐於王季以成其孝乎。武王未有天下。其十三年中。所以嗣文王者。依然西伯也。故說書者。或以西伯戡黎爲武王。追士以心追溯。即以身追步。言其必加適宇者何由。觀上章稱文王之武功。以適求厥寧。適觀厥成。則武王之譽於匪棘其欲。即思追身所自來之孝。俾得以武功繼伐於文王者。亦猶文王之繼伐於王季。夫安得不期於適哉。再按適追來孝語尚渾。從何見得必有武功。不知上言匪棘其欲。意與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於義當伐。

惟武王能伐之。是謂繼伐。是謂適追來孝也。特自下章王公伊濯句。乃大著其武功耳。不知辨此。則本章所云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只可以爲繼文王之作邑而已。於繼伐無著。王后烝哉。王后。謂武王。懷其以諸侯而追爲天子稱之。至於文王以后爲西伯。本稱又以其追王而稱王后。亦無不可。但於前二章已疊稱文王。此忽改稱王后。無此文體。蓋文與武皆謚號。卒乃定之。惟於武王初稱王后。以存諸侯之舊。次進稱皇王。去后字。則著有天下之光烈也。然後從其卒定之謚號。而稱武王以終之。論行文之次第。其體合然。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管見〕王公當屬季歷之別稱。季歷爲公季。以追王稱王季。則謂之王公也。可伊爲暗指戎狄之詞。即上章所云

匪棘其欲之匪耳濯訓蕩滌謂武王之有武功能使匪之棘者解散而其欲不得少逞伊減為之一清有如濯也以此視王公季歷之伐始呼翳徒者其武功何以異哉故不正指武王曰王后伊濯乃轉借王季形容武王而曰王公伊濯也然羣醜絶跡及此宜為他時闢入之防昔者文王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武王遂師其意以築城伊減作豐伊匹此為鎬矣夫鎬之所在雖似與豐分土實則與豐幷勢以人之居例之豐其室鎬其垣也故曰維豐之垣不寧惟是彼匪棘其欲者欲鎬豈不欲豐欲鎬與豐豈不欲四方乎鎬屬豐之垣亦即四方之垣也以此而見四方之攸同焉攸水行貌同為六服盡朝之名謂歸駿非歸周也夫武王之有武功出於適追來孝其見為王公伊濯者使戎狄不留其濁亂之污既如水之蕩滌然則知武王之有武功亦出於適求厥寧適觀厥成其見為四方攸同者使華夏不失其朝宗之義復如水之貫輸然矣由此言之以武功作鎬得稱維豐之垣豈不得並稱維四方之垣乎凡垣以翰成豐之垣王后維翰四方之垣亦王后維翰也於豐不言翰於四方不言垣互見耳翰幹也乃為版障土以成垣者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集傳〕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指武王也辟君也

〔管見〕此申上章四方攸同之意豐水自南而北流及渭乃與渭東注及河乃又與河東注向非禹之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渭定亦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而河定豐水胡以得東注乎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維之為言思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言文王作豐武王復作鎬皆率商之畔國以服事殷其攸同之狀正如豐水之自鎬合渭又合河因之東注以縈帶紂都朝歌而盡其境於海也皇王為武王即周頌稱於皇武王之義維辟之維作係屬字看與上文維字不同辟謂四方之君於皇武王實有以係屬四方之君使畔者仍得備之服事故攸同若此然則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其四方攸同之有合於豐水東注者抑又當維武之續矣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集說〕呂氏祖謙曰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

〔管見〕辟廱見前靈臺篇乃文王始立學之名在豐邑此云鎬京辟廱意謂武王之鎬京能維四方之辟亦如文

王之辟廱能維四方之士耳喻言也故總之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服其鎬京之作維豐之垣即為四方之垣非私天下也不然四方之辟能畔紂而忘順獨不能貳周而謀討撲乎此有以知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其所以維之者實使天下之心思文王而服亦思武王而無不服其服事之志所由來者久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集傳〕考稽正決也

〔管見〕考卜維王王謂紂非謂武也若謂王為武既言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又云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詞複矣今以詩補史所未及蓋武王之作鎬也相宅以告於王王考於卜而吉乃定宅是謂宅是鎬京而築城伊減之築

亦自茲始也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玩一成字正申明作鎬為奉王命武王特繹營以成之非敢專擅雖不言作可矣獨是王聽命於龜武受命於王詩人但稱維龜正之而王若不與者以紂之昏亂其命有時不足憑龜之靈明其命則從古弗克違也如是而武王之宅是鎬京明可以對君幽復可以質鬼神即亦無不可以大白於四方之辟者此其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管見］此章言鎬京之成自武王非惟不敢偏主以不利於紂亦且留意存亡以加德於崇也而西東南北之四方其辟益復無思不服矣豐因崇地作邑以水名而豐水則有芑焉芑即今苦蕒菜其莖中空折之有白汁葉碧開黃花如初綻野菊一花結子一叢叢上有白毛茸茸隨風飄揚落處即生此不收其種而遺類不絕有滋長於豐水之上者詩之言此蓋以喻豐邑之因崇地崇侯虎雖身死國滅而其後猶復有人且甚苦正猶豐水之有芑耳武王豈不仕此武王謂湯非周之武王也如商頌稱武王靡不勝及武王載旆是已仕謂爵人於朝如湯革夏命之初猶用夏之士而使有位故周書多士猶懷其舊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也以此言之昔有湯稱武王者豈嘗不以仕錄勝國之遺乎今之武王與湯同德則觀於豐水有芑而念崇侯虎殞生鈇鉞其子當以同惡有罪從誅至於再世之孫有未盡泯及者散在草莽荒穢間其苦仍可收恤於是為之詒厥孫謀使之以燕翼子焉孫謂崇侯虎之孫有孫則又將生子而武王詒之謀者以為他鳥巢林而燕獨處堂非惟安其身而且翼其子為其無惡於主人故然為罪人之孫而能以燕翼子則庶幾知所以自處而亦無復永絕厥世矣其詒之謀若此苟令無廢厥謀而復邁迹自身以幹前人之蠱啓後嗣之賢令之武王所為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以仕之者豈遂不如昔之武王成湯初無所嫌於革命之處哉

生民尊祖也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集傳］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履踐武迹育養也

［管見］民指羣黎百姓言生謂有以食之於生民而溯厥初意與書言烝民乃粒同生民者本由於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而詩之發端欲推稷所自出故以於稷之功為姜嫄之功先作渾舉之詞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至生民如何以下乃叙出姜嫄感生后稷之事以申明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集傳謂祀于郊禖是矣按郊禖月令稱高禖蓋後世因郊禖之神自高辛肇立乃易郊為高以示不忘本耳高辛胡為而立郊禖意者其為次妃簡狄之生契乎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據中候契握及殷本紀文簡狄行浴見元鳥翔水遺卵而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感生也豈非天哉天於命降之際必更有神焉以作之合此高辛所為神之而號為禖且位其神於郊而號為郊禖與考高辛凡四妃其三為陳鋒之女曰慶都生帝堯其下為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後皆総

高辛即位則先之生早而長可知於時上妃姜嫄及次妃簡狄並無子也至元鳥發祥而生契簡狄有子高辛因之立郊禖此郊禖者在唐虞夏商之書無可徵而月令特著於周實為盛典其詞曰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高禖即高辛所立之郊禖也太牢之祠歷數代不廢祈嗣者率由是焉豈姜嫄為高辛上妃久而無子親遺簡狄吞卵娠契之異乃轉以郊禖為不神而不亟將以禋祀乎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其特有取於精意者為尊內而貴少耳禮器云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予是以君子慎其獨也能慎獨而後其精意以享者直將欝而上達溉若燔燎之烟熅烝是之謂禋周禮稱禋祀昊天上帝見大宗伯又稱禋亢五帝見大小司冠可知禋祀之名本特為天神有帝號者設之祀至重也舉此者不禋則祀虛故於姜嫄之祠郊禖隱揭其當祀而克禋乃明指其不虛禋祀而克祀耳弗訓去訓祓義亦通究之作不字解似更直切以因也謂姜嫄先無子後以禋祀而不無子則於后稷之生已從言下透出矣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帝謂郊禖之神尊其號為帝故為兆於郊而用禮從禋祀也但祇以帝稱須知與下章稱上帝者有號上帝昊天也是為尊無二上者家語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帝郊禖者殆據此以例之以其於昊天上帝實為之佐也乃鄭箋不知郊禖有帝號遂謂此帝為上帝孔氏作正義又以此上帝者特主郊禖之祠且不用騂犢用太牢必非昊天上帝也於是以蒼帝靈威仰當之靈威仰獨見緯書其不盡可徵且無論試思所謂蒼帝獨非木帝太皞也哉是仍然五帝之一也而跡之以冒上帝之號則欲求近是乃更大非矣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可知武以行步為名非必其有迹在地也敏為敏皇之欽謂亟疾乎說文歆神食氣也與饗義同敏歆當取末章之言居歆互證之居安其位也不安其位而颯然來者即復杳然去以是而稱敏歆就人之赴招求之居歆此於晝歡而罷敏歆比於塞意而退也當日姜嫄之祠郊禖其克禋克祀以其悅惚以與神明交固實見帝武之敏歆若此乃不禁從而履之以躡其後云攸水行總攸介謂本行之分岐此以象帝武所施以左以右而可識其行列也攸止謂水行之中斷此以象帝武所底若滅若沒而得指其分際也在姜嫄之履之者亦猶是矣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四載字並訓受正謂受娠而有身也震指戒於雷而心常警動說月令祠郊禖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維姜嫄受娠之初則時凜此天威焉故曰載震說文夙早敬也大戴青史氏之記王后腹之七月就宴室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也緣此推之知姜嫄以正妃受娠腹之七月猶是未彌厥月也而其致謹於胎教者則惟恐後時焉故曰載夙已而彌厥月矣姜嫄之受娠有子從禋祀來初固未嘗有之者此其先生也以先生而如達絕不聞其坼副而出或有橫逆人道之常焉故曰載生既生則宜育乃姜嫄受娠而生又有疑於不育其子者則嘗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冰矣然菑害頻仍而冥冥之呼護卒有以曲致其安全焉故曰載育也時維后稷不指其名而特著其宮者后稷主播百穀而棄之為后稷有相之道固實能濟黎民之阻飢而生之者也不有后稷何有民不有姜嫄又何有后稷故姜嫄未嘗生民而得以生民歸之也曰

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集傳]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

[管見]此章而下凡八誕字各當一讀誕為事不經見者冠以此而嘆其奇耳周禮云卜人占坼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坼副之為裂審矣帝王世紀稱簡狄剖背而生契是所謂坼副也高辛之立郊禖實始於此郊禖為專號帝為通號姜嫄以無子而禋祀郊禖乃至履帝武敏歆而攸介攸止焉則其得娠后稷實亦郊禖之帝為之所由來與契同也然當其彌厥月也見為先生如達不坼不副又與簡狄之剖背而生契有不同者可不謂誕乎惟人最靈而后稷之生又為神靈不誕不足以赫厥靈也雖然后稷以先生如達見誕豈不轉遜於契生坼副者之為尤誕哉以故后稷之生亦既不坼不副矣而其靈之獨鍾於上帝者若使既生而後竟爾無萬

無害以赫厥靈惟是育之而已在上帝降生后稷之心固乃然不寧也上帝不寧彼先時所為帝武敏歆以臨姜嫄之禋祀者非郊禖乎郊禖儕於分主五行之帝以佐成昊天上帝之化而聽其命者當亦必因上帝之不寧而不康矣寧康雖皆安歆然寧主心言康主身言須辨之蓋上帝之所由不寧欲使后稷憑菑害以赫所靈也如下章言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無往不形其誕而所以赫厥靈者乃有以異后稷於人而寧上帝之心則是菑害所伏若隘巷若平林若寒冰郊禖皆當從止而陰柏之也以云不康亦誠不康矣夫何以必至不康若是以姜嫄之生子固由於禋祀耳今觀於男有室女有家所以居也此雖不禋祀而亦生子焉則以彌厥月而先生如達者縱不盡然而豈不或然哉如是而姜嫄之以禋祀生子要亦只加居者然矣居然生子未得明昡禋祀之應郊禖之不康惡得已覬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集傳]字愛覆蓋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

[管見]按章內敘后稷之生而被棄將以赫厥靈者其端當自郊禖受命於上帝而為禋祀之姜嫄默啟之第爾時佚人一寘再寘三寘姜嫄何以能必得之於高辛乎夫高辛者立郊禖者也簡狄之生契為已事矣又姜嫄禋祀之初所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者亦實信而不誕則當既生后稷由姜嫄白郊禖之啟我曰是子成名於衆先當寘之死地而致之生在高辛耿謂予欺也哉且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則

知所以寘后稷者不惜使之輾轉於菑害中亦即本其卜之之意以行之而已凡地形險塞者為隘其間有道以巷稱謂其纏如里中之巷云爾隘巷為郊野之阻路其國之牧人貫人或驅牛羊而過之蓋千百為羣也以后稷之初生寘之於此能堪其踐踏乎而是時牛羊則腓字之腓於人為足肚有不忍以藉吾足者則變腓踐越以推之憐愛焉是為腓字牛羊不如人之有腓乃忽能同於人之腓字亦何誕哉既而又寘之平林矣平林以淑遠之勢而延叢茂之觀其實為猛獸所窟宅可不待言而卒之援網援蓁之類無有近后稷者則以人之會伐平林也會為聚聚之義人會則勢衆伐平林而物之憑恃乎平林也者遠矣然其含也同於不約其伐平林也至以無因亦何誕哉不寧惟是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有子終十月務生正當冰月則復舉而寘之寒冰焉於時元鳥歸矣而又則有鳥以庇后稷於寒冰之害則從而翼之且非特一鳥已也一鳥翼之衆鳥同翼之其

身之上下左右蒙蓋比於覆然則獨見其覆翼之可迅莫解夫鳥之運集於此適從何來也亦何誕哉自時厥後不復寘之而將收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此驚訝於寒冰上者及其既收而奉之以歸后稷之呱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若自鳴其近罔羅害曾無損於毫末者焉斯亦足以赫厥靈而非復居然生子者矣如是而郊禖乃康上帝以寧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集傳〕匍匐手足並行也蓺樹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也

〔管見〕孺子手足並行為匍匐其稱實匍匐者猶言是實孺子云爾岐為丱角之狀指十五成童者言嶷為峩冠之狀指二十成人者言就者即而近之須以口食乃說口自口食自食其在匍匐待哺者蓋有然矣過此以往或見為岐而以十五號成童焉或見為嶷而以二十號成人焉計切養口而力堪諜食乃能使口就食而口以得食即能使食就口而食以入口也后稷則不然豈不誕哉據詩詞細推之前章言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是固非與人之亦呱者同也必當生而能言此章更言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是亦非與人之必匍匐者同也又當生而能行矣蓺之荏菽以下五句著其就口食者天性自然無施不可實由上帝之獨鍾以靈以為生民開厥初也蓺字貫至章末荏菽大豆也以其可取油與荏子同故稱荏菽旆旆本旒垂貌旒之數或九或七或六或四皆下垂在荏菽之結莢多少各自為旒而亦靡不向一而垂者蓋似之禾為黍稷稻粱之總稱所謂役者其指稱子稱字从卑謂是為禾屬之可賤惡者耳例之於役正宜穟穟秀之爭出也稱卑為役而役之穟穟每轉盛於禾故此欲言禾之盛乃借稱卑為役者以形容其易盛焉曰禾役穟穟讀禾字宜略種凡穀類無禾稱者荏菽而外厥惟麻麥豳風七月之六章云九月菽苴苴蕡也其下章又云禾麻菽麥則麻當屬胡麻不得更指為蕡以與苴複矣或謂古者中國惟以黃為麻胡麻出自西域由漢使張騫致之其他物凡有胡稱者率多採此殊為不經攷粉曰胡粉釋名胡餬也按餬為糜煮米使糜爛也从省作胡以目粉蓋以狀其膩耳粉膩油為更膩即可知胡麻之有胡稱謂其磨以取油置釜中加沸水攪之其狀之黏滑有如餬也為求其類若枲耳亦名胡枲薹菜亦名胡菜並以是二物者子皆可以取油故然此稱胡之一例也他又各有取義豈可執哉麥分來牟二種來小麥牟大麥亦可以麥概之此與黃麻胡麻之可概以麻一而已但本章麻麥

聯舉特以幪幪明其盛則須識得麻以幪幪盛者專指胡麻而不及黃麥以幪幪盛者亦專指小麥而不及牟也蓋黃雖麻類不專充口食其用在皮或畜以取于亦不若胡麻懷脂之香烈牟雖麥類不常供口食其質為來或磑以成屑亦不若小麥出麰之柔甘故自生及成性皆能酥而不受災其盛較易不足據以言麰之之功也惟麻之有胡麻偏使霧得中之中則生蟲如蝨然久之霧更集乃出翅飛去俗祝曰去為死遂有霧生霧死之說麻於是其傷矣至麥中若小麥者亦獨有沴氣相僊北方為之名其音曰丹撿字書未得所屬惟黑部有黷字義為大污垢黑音丹上聲姑借為平聲以當之黷之降或黃如麴塵或黑如烟煤人出其間色皆着衣履也俗尤苦黑色之害酷遂又有黃黷收黑黷丟之說麥於是其亦傷矣惟麻之傷在霧麥之傷在黷故詩詞纂冩麻麥之盛獨有取於幪幪焉幪為帡幪之幪屋薉也在旁曰帡在上曰幪麻麥之生皆有如屋薉者以覆其

上而見為懷懷此霧之所莫能中而難之所不得使也其盛可知矣瓜瓞並為口食所兼賚穀之佐也月令戒王瓜生豳風稱七月食瓜信南山稱疆場有瓜是剝是蓋獻之皇祖則瓜為菜茹之首也舉此而他可略已說文唪大笑也按唪字从口从奉以大笑者每自捧其腹也此驗諸腹既果時尤易見之蓋腹果而笑劇必牽於腹而腹痛故急捧以手而恐傷也瓜瓞中空而實以瓤與子此猶人之腹果然其腹苟傷則馴而至於瀆貶因就人之大笑而捧腹者取無傷其腹之意以為瓜瓞傳神焉其詞則云瓜瓞唪唪一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集傳】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栗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一

【集說】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陸氏德明曰邰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劉氏瑾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何氏楷曰此章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

【管見】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不稱穡主成功言郊特牲云主先嗇而祭司嗇注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嗇與稷同后稷他日之神號亦祇稱此則是詩不為偏祭矣相相上帝也茀厥豐草茀之為治謂芟夷而蘊崇之此為䟽萊而使土剛亦即可糞而使土化也故曰種之黃茂焉此種字當讀去聲黃為稷偯其莖葉將同遂於衰殺枯槁而子則豐登是與他卉木之為黃萎黃落苗不得齊觀因以黃茂稱耳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連用十實字明其教行於當時而法可徵於後世云方者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也周禮地官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方之義具於此矣又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則所謂苞者亦正可以栘而主之木當之苞為本固之意棄官后稷佐堯治天下地雖一隅不辨方而能教播種乎又祭法稱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揉此則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功雖加於前人所由來亦不可沒於是為田主而樹以木有見其本固而苞者藉

之依神求即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法也種為穀母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其屬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又夏官之屬有職方氏稱揚州荊州穀宜稻青州宜稻麥雍冀宜黍稷五種之穀幽宜三種兗宜四種豫與并並宜五種凡此皆種之不可忽者度后稷亦猶是也夫褎與袖同衣袂名此狀其教民播種時躬親所至常揮之以褎使民率由其道而不疑也發謂禾之然生其直上者以橫出例之有如矢在弦間雖極力挽之使留而其勢總若抽耳禾穟獨以秀稱秀之為言綉也綉即繡字攷工記云五采備謂之繡然則禾色正青其種之以子別識即如下章秬秠糜芑之屬或黑或黃或赤或白皆各不相換則亦可同於繡之五采備也而要必白其穟始故早卜其將為繡壤繡野而特以秀稱與堅義當與月令水澤腹堅之堅例看蓋總之省

子其初含漿也有如水始冰然及漿之凝合既固則正可借水澤腹堅以見意焉禮記疏璧孔曰好孔圜象凡稱好者必作圜故璧之有孔以好名欲特著其圜美焉爾璧以中空稱好穀又以中實稱好皆自人而見其圜美稱意故詞不妨同穎若也穀華子無數其端並有芒如針長者至於兼寸短者或不及分此稃之結口處也受氣之足正於穎驗之粟本采名禮記國風每與榛同稱榛子多空者故諺云十榛九空而粟則無之然則此於穀稱粟集傳以為不秕得之矣即有邰家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守國之君不附則必無功德可稱者也堯能以天下與舜豈不能封后稷於邰以代之乎是則亦無俟於或滅或還矣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集傳 任肩任負背負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以歸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

管見 誕降嘉種嘉字須與下恒字作反對乃得解嘉者殊異恒者平常其等次似有定分由后稷之祭穀首稷言之則人所早視為恒種者竟如天實自今而降之嘉種誒欲不驚為誕得乎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四維字並訓係指實之詞秬秠穈芑本黍稷之通稱而此但主稷說本草集解稷米出粟處皆能種之今人不甚珍此農家惟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只堪作飯不粘其味淡此所以后稷之時亦皆以為恒之秬秠恒之穈芑初未見其嘉之至后稷是穫是畝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特舉稷為穀之首乃專祀之然後稷之為嘉種乃大著矣稷與黍一類其種並有黑黃赤白數色爾雅云秬黑黍則稷之黑者亦秬也又云穈赤苗芑白苗稱苗而不泥指為黍則稷之亦赤苗亦白苗者其皆為穈芑從可知已惟秠不別若其色以為是黑黍之一稃而二米者後人稼爾雅而求其實不能得於所見則謂此種蓋稀有之詩疏引郭璞之言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果爾則秠之稀有為不誣矣在是詩下文胡得與秬為類概言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哉乎羅願爾雅翼乃謂一稃二米惟麥為然遂以來牟當之其說尤非是蓋秬秠穈芑四名獨黍稷有此他穀不得假借且此言恒之秬秠恒之穈芑其意專指粢盛不熟及黍為黍粘而味厚推其用以之釀酒作餳之說裹稼皆極可人是本為嘉種而不得以恒目之耳恒之為言也方以別於同類之黍又可混以異類之麥乎況麥實中有折痕雖似判而二之究其實小麥並不成米大麥米惟一亦無從得二米也其觀物殊不審矣按土爰稼穡中央土其色黃此視他色為尤重也將祭穀首稷而以色辨種既謂黑為秬赤為穈白為芑豈得轉遺黃哉不得遺黃則直以黃為秠可矣一稃二米之說不必泥以歸肇祀祀穀神也毛傳鄭箋謂郊祀集傳謂祀

宗廟羣神與上文詞意所指皆隔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集傳 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蕭蒿也脂膟膋也羝牡羊也燔傅諸火也

管見 誕我祀如何我者親之之詞此章言后稷之祀姜嫄於有邰也故代后稷我姜嫄而曰我祀或舂或揄揄本音于引手也執杵以舂須屈手為之則既舂而抒米出曰其有事於引手可知或簸或蹂蹂从足从柔蓋踐泥令熟之名米既簸而更舂之其必期於精鑿與蹂泥異事而其求熟之意則同也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叟叟

為淅米聲俗稱淅為淘是必以手挼挲故有聲如此以上四句只主為食言之無為酒之義又前章肇祀祀穀神也五穀不可遍祭祭其長而已故只用稷而不及他此稱我祀者為祀姜嫄當依四時薦新之禮如月令稱孟夏嘗麥仲夏嘗黍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皆先薦寢廟后稷蓋早作之先矣載謀載惟謀卜日也不必筮引擇士惟以思言如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是所謂惟也凡薦皆當有以諏日之吉而體散齊致齊之意行之者而載字並訓始著其隨時而加謹耳又月令天子以彘嘗麥以雛嘗黍以犬嘗麻與稻則知先薦寢廟之所用牲必矣凡用牲以達臭為先故只言取蕭取脂脂何所屬即下所謂羝者是已羝為牡羊惟祭不用牝因以羝別之其實亦羊也更據月令類推天子嘗新以彘以雛以犬而不以羊羊蓋特用於薦新寢廟者是足以信取蕭祭脂即祭羝之脂也詩中詞分舉而義實互證亦如此但

言蕭下乃見燔烈字蕭即所著以為燔烈也且祭脂不言祭然非惟避複亦以存其祭義云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羶讀馨謂脂膋向非詩中膋見信南山脂又特見此篇矣何不謂羶之為馨必將盡以牲體附諸燔燎哉取羝以軷以下當與取蕭祭脂以上作兩截看以上為后稷薦新於姜嫄之祀以下為后稷告行於姜嫄之祀也混而無辨則難通矣軷為祭行神之名而此云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則軷是借名非正祭行神也蓋稱燔不已而以烈伸之凡為燔燎與燔炙有別又兩載字亦訓始見燔烈雖亦取蕭祭脂之事而前之薦新既有終事此之告行復有始事也禮記注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為山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神曰累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大夫酒脯又周禮犯軷注山行曰軷犯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祓軷之用牲諸侯羊於取羝亦合而其載燔載烈亦有事於取蕭祭脂者則非軷禮所有故知軷是借名非正祭行神也曲禮凡為人子者出必告曾子問篇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禰然則后稷之行以告於姜嫄之廟而後行故有祀其祀之而行之際即復邀福於姜嫄以期行之無險難焉則亦祭行神之意也故於后稷告行之祀而曰軷以興嗣歲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其於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教則既興矣然猶恐其歲更而漸替或至歲久而將廢也故其教道躬親以興嗣歲歲者總欲歲無窮而教亦與之無窮焉如是而有邰之家室除姜嫄無曠祀而外后稷之寧處者寡矣此所為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其告行之祀有不與其薦新之祀連類而並及之者朱氏善曰此后稷義起之禮後世周禮皆本此以責飾之夫述者莫能之異則先之作者乃獨見其奇矣故章首亦以誕稱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集傳】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

【管見】卬高起貌與小雅之于簋飧稱有饛者意同粢在器曰盛敬粢盛每聯言之他祭品之在器皆不得互稱盛以稷粢號也若看差盛字則下文香字臭字皆全無著落矣豆薦菹醢登薦太羹皆非所以祀上帝也上帝為昊天之神祭以騂犢用特他太牢少牢皆不與則知掃地而祭雖近古如太羹亦未嘗設之又何論於豆登也哉惟五穀首稷稷號明粢奉盛以告此為特重也因有取於卬盛于豆按此章言周之祀上帝也其祀有感而特見為卬盛于豆焉于豆則既不於虞之敦不於夏之璉殷之瑚並不於周之簋矣而充必以于登別言之

者為豆為通名木豆曰豆瓦豆曰登登是㧕於瓦陶質質之義云爾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有臭故然得時故香也胡作上帝之心歆之寧作上帝之心信之詩人設是想當然之詞為居歆曲盡形容而其香之升乃更不可名言矣周有天下其郊祀上帝者至於加此以為庶無罪悔亦實有可信於今也然能忘昔之后稷肇祀非祀上帝而有所以祀上帝者貽之今乎如六章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麋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祀穀神也祀穀而以稷為長則稷尊稷尊則可以祀上帝故今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所謂臭者即秬秠麋芑之臭所謂時者即穫畝任負之時以此而庶無罪悔夫豈不由后稷之肇祀以迄于今哉尊以配天固宜

大雅卷十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一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行葦。忠厚也。

[管見]此篇以燕族人，故獨有取於忠厚。忠誠也，厚篤也。誠篤則情之所至，而文生焉。故詩中所序次，有飲禮，有食禮，有燕禮，有射禮，有養老禮，而所以曲盡其燕族人之意，則更見為諸禮之所無，而此獨有之者。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集傳]敦聚貌。行道也。體成形也。莫猶勿也。具俱也。肆陳也。[管見]行葦燕王族也。葦易繁累，生同根叢，此以喻一本九族云爾。牛羊成羣，亦族聚之象。葦為行葦，而牛羊勿踐履，是又為王族不見侵於他族之象。方苞方體，苞亦作包，如禹貢草木漸包是已。說文包象人褱妊，此正與下體字訓成形者意一。中以狀求之，苞謂葦之有萌，其萌猶在根，曰方苞；體謂葦之有幹，其幹求解葉，曰方體也。維葉泥泥，維有防義，以葦生不支，而葉皆抱莖若護持然，故特用維字耳。泥泥露貌，觀蓼蕭稱零露泥泥可見。又湛露之燕諸侯也，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彼以露興燕，則此稱維葉泥泥，正欲借葦之霑露以起下文燕王族之意也。禮記大傳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單盡也，親盡曰戚。單可知此疊戚字稱戚戚，謂其親之至也。爾字義見。儀禮之燕禮，諸侯將燕，既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公升即位於席西

卿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與邇同近也謂揖之使近也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其卿大夫必待君之爾之則其先之不敢遂進固以遠守定位之等矣也公與族燕則與父兄齒王當同之此固必無父兄北面而王南面而爾之者又父兄之兄特為王所與齒則惟末章號黄耇者當之若此章戚戚兄弟雖亦有兄稱其齒大抵與王若非黄耇行以現與父聯稱特為王所與齒以明孝弟之道者正相縣也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臣有貴者以齒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推之當王與族人燕而有王所指為戚戚兄弟者其貴蓋不待言而入立之位次亦終以不踰父兄而與王遂也乃茲之言莫遠則以為之戒而其言其爾則又佐之各相招者王之意亦欲我戚戚兄弟相與進而執事於堂於是或肆之筵焉亦或授之几焉皆求有以致敬於父兄而後已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集傳]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醓，醢之多汁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亦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

[管見]燕禮惟公有加席賓及卿大夫皆無之王與族人燕既肆筵而又設席者為黄耇之父兄也上章欲使兄弟兢其事只稱肆筵而設席可謂但加席几為兩事相從合之乃見所以致安厚之意不得舍設意而言授几所以授几而外又有緝御之介乎其側以視其他加厚几者不同故蒙上章肆筵授几而連類申之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有緝御者以何以此加席几之父兄或將有所獻焉即或因獻而受其酢焉凡獻必降洗爵且受酢卒爵必以虚爵降奠於筵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或獻或酢父兄為政而其洗爵奠斝則有緝御為之代也夫獻酢不親洗奠既免降階反登之勞則堂上送受之交其儀節之興立坐拜所從省者蓋多矣授王之燕族父兄獻酢其爵特用斝有不可沒其名之正者故洗奠本一物於洗曰爵從通稱明斝固非也是亦爵也才奠曰斝存尊稱明爵自不同是乃斝也禮記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禮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則斝為天子之器矣其用奠以妥尸亦以酢而致嘏詞焉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亦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謂斝當作嘏必易字者以為周獻用玉爵不用斝耳竊思明堂位言

殷曰斝其飾畫為禾稼儀禮載少牢嘏詞曰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又其時尸以摶黍授主人主人奠爵受黍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内以此求之嘏之致福禾稼為大斝之飾取此雖本殷制周何以易之或者周特用玉故以玉爵稱其實則玉斝也又卑雅大夫以上與燕享然後賜爵以彰有德故因謂命秩為爵從可知名爵之意以位為主而名斝之意以祿為主也凡人祿盡則死則王燕族之父兄而卒祈其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者皆於祿之永長致意知其具獻酢之爵特取諸斝亦惟欲借以歸之祿而見醓醢以薦以者王以之為欲尊禮父兄而親設也故所薦不及他獨一醢醢醢為豆實與菹並陳周禮總司於醢人是統菹於醓而菹可不薦矣又醢人朝事之豆有醓醢加豆之實亦有醢醢一物而兩用之則重於諸醢可知此所為醓醢之薦其以之亦正非漫然也夫王舉醓醢以薦記他豆當有膳宰之屬從設之而析俎亦隨

以入矣但折俎為正餕其體名肉物皆有數量無可言惟後之庶羞有加其中有可揭出言之者則曰或燔或炙嘉殽脾臄燔炙一義稱燔不待亨也稱炙不入燎也庶羞見公食大夫禮亦見內則其膷與臐膮及胾膾雜陳而片有牛炙羊炙豕炙無燔名以炙之出於燔也故少牢饋食禮羞羊燔豕燔是即羊炙豕炙也若饋食者得用太牢知亦當羞牛燔而有所為牛炙矣豈得謂單以燔言而遂不知其為炙哉乃詩中如下鳧鷖篇則合并苾苾芬芬特明乎有物用燔而以炙為度也至此篇及小雅楚茨復折開稱或燔或炙是又明其有物非一此宜燔而待炙彼更有取於炙以成燔也嘉殽脾臄須紫貼燔炙說乃得脾有主名入知之惟臄字未有確義毛傳臄函也說文函古也又云口次肉也服虔通俗文口上曰臄按特牲少牢禮牲舌與心皆入肵俎為之於鬱自鑊而升諸鼎與燔炙不合若以口次肉當之雖可燔炙亦無以証其為嘉殽也再集韻云取脾腎寘腸炙之曰臄其論仍未安蓋經文別於脾而言臄則為臄字索解更不得引脾以合諸腎腸矣且以腸論取脾腎寘腸當寘其中也牛腸太寬羊腸太細雖家腸似適於中然涸腴也君子不食惡乎取以燔炙而號稱嘉殽哉為求其合脾之類肺心不入燔炙之列惟肝腎宜則謂是二物者以臄為之統名也可臄从豦劇之省也劇義為甚艱惟筋骨實勝其苦肝主筋腎主骨則蒙劇義之甚艱而統以臄名非無謂矣或歌或号号聲鶩号也當燕而歌弟如禮所稱升歌間歌之屬安得有号而駭聽者出於其間合歌号求之今世俗之樂使優人安雅而歌亦或蹈厲而号蓋古者早解辨此小雅伐木篇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此正不歌而号之狀也可取以証之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集傳 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賢射多中也句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偏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

管見 敦弓之敦當讀都昆切取不動之義考工記弓人云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是之謂敦又云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以為是弓之敝者敝與堅反既別敝者為句弓豈不亦表堅者為敦弓耶舍矢既均是謂拾發以將乘矢耳拾更也與其耦更發皆乘矢故曰均儀禮鄉射及大射釋獲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勝者飲不勝者不勝者坐取豊上之觶立飲之此所謂序賓以賢也禮記投壺禮魯令弟子之辭曰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之辭曰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若是者浮常爵常行之罰爵浮者罰爵之滿而浮也此所謂序賓以不侮也按鄉射大射及投壺禮皆有賓黨故得言序賓亦並有主黨而不言序主者欲以賢與不侮歸之賓也又王與族人燕異姓一人為之賓以膳宰為主人與賓敵此外族人之聚莫適為賓主也當燕歡而射度與大射之復射同其命射惟欲欲者則射不欲則止矢性壺發而已此獨與其耦論勝不勝非如正射之以黨數籌而曰右賢於左左賢於右也然其以勝者飲不勝者則猶是本序賓以賢之意行之至投壺之禮其樂賓雖與射相從而實兩事也魯鼓薛鼓之節投壺用卜而射用全猶得取射禮不鼓不釋以大概証之若魯薛令弟子之辭其以戒侮而申明罰爵者求諸射禮無文也然則苟非射不勝彼豐上之觶賢者固得而辭之矣乃王之燕族人則又有說其意蓋欲使與於射者不勝欲勝亦不免於飲而後快也故謂今者族人皆在臨以

黃耇之父兄則同屬弟子耳弟子而憮教而借立監言
是為侮彼射而勝者忽不知其出於此矣投壺有禁而
謂射可已乎賢與侮與不賢同罰其常爵不可易而當
序者亦不容少減也則遂並蒙序賓以不侮之意行之
主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皆借以
勸飲也燕至此可不謂極歡也哉」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集說]孔氏穎達曰含人曰老人
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管見]曾孫維主維係也指實之詞稱曾孫則所謂主者
謂其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而執匕鬯也是為尊無二
上矣及燕族而三與父兄齒且即奉觴以為父兄壽則
見其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焉醴曰酒醴盎欲

別於以酏為醴之非酒耳酒醴之醴以醹稱必內則之
稻醴也俗稱稻為糯米醹乃需其穠之省與亦用維字
指實慎其別也大斗猶巨觥云爾攷工記梓人為飲器
其量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他器皆以升計而此獨以
斗計故曰大斗以祈黃耇祈者為黃耇頌禱也如下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祈之之辭
云然黃髮色耇面容此其見者也因是而推所不見其
背之有文則台背也舊說謂黃耇老台背又甚非是且
詩之必及其背者以背為台背則養力既憊當必食穀
少舉身日重故祈其以引以翼焉引道引也莊子注服
氣法曰道引道引可不食穀也翼指羽化言之此以肖
其身輕者有飄飄欲仙之意也說清引翼字下祺字乃
得解其字象人身骨幹之支撐故為指人之道詞又从
示作祺祺與吉祥為類乃特就人身以明其康彊也壽
考者每難得此至於黃耇台背而以引以翼則非特云
壽考已也其壽考乃係康彊而祺者也故亦用維字曰

維祺一指實祺字下介字乃有着落介景福猶言何景福
耳介从介聶之負介借義既能勝亦孔固也景謂日光
人與氣化相通凡災禍之來其象欲為否晦
則休嘉之集其象發為昌明也故福稱景福」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集傳]德恩惠也君子
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管見]楚茨之五章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
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其六章云樂具入奏以綏
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
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則此篇首言酒殽醉飽総復指出公尸嘉告其為祭畢
燕私可知一德惠之別名祭統云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

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又曰祭者澤
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
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餕為惠燕私亦為惠楚茨於在
燕者之醉飽亦稱孔惠則此所謂德可無事另尋註腳
矣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介為加諸其身之義如介爾之
有介然準其能受以為施也說文景光也如下章所稱
略明是已景為太平境象則景福
者乃太平之福也序詞正指此」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集傳]將奉持
而進之意」

[管見]楚茨之燕私稱爾殽既將謂孝孫之自將也此篇
同周禮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文王世子公與族燕
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為君尊而賓不敢敵故不酌
酒親獻也以此推之王祭畢而燕私並無賓則於諸父

兄弟其無酌酒親獻之禮可知然酒不親獻殽乃自於
者孝孫欲於禮所限制之外有以竭其情也故此篇以
盛時紀事在其炎前其特為揭出正申言上章既飽以
德之云雖則殽也而殽之中有爾之自將者焉則當其
食之而飽一重念於爾殽既將彌益不能忘其德矣君
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與易傳之稱草昧反草昧為也
難為不寧則昭明
為景福為太平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集傳 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嘉
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管見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則可
謂昭明矣此太平之境象也有融指日言說文注融銘
也按銘為化物之名淮南子大文訓火氣之精者為日
白虎通云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然則

非日不足以言有融矣但有非穢辭乃驗實之辭也周
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鄭氏衆曰
煇謂日光炁也鄭氏鍔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為
祲十煇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
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雖徵見不同而總為祲
類有一如此眡之者豈得謂有融哉高朗不指月言月
無光得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以日之
有融而致月之高朗則當於望月矇之禮斗威儀曰政
太平則月圓而多煇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
朓朔而見月東方謂之朒亦謂之仄慝月有盈有闕於
盈見為高朗則於闕不成為朓朒可知令月令時令也
積十二月而四時成曰令終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陳氏祥道曰陰
陽之義配日月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又有薄
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
生而已矣夫月光因於日得繼有融而言高朗則時和

徵於月亦得本高朗而言令終也昭明為君子之景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則一年之景福於是乎介矣而令
終者又有俶始也終則有始將無窮極是豈不萬年
介爾昭明又以俶成萬年介爾景福哉公尸嘉告此頌
君子之有本而非誣耳按公尸之於君子稱孝孫所謂
嘉告只言萬年介爾景福則已頌君子者由景福推出
昭明由昭明推出有融高朗而以令終紀年更以令
終有俶行之至於萬年猶是公尸嘉告之本意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管見 其告維何云者究公尸所以有此嘉告之由非進
徵嘉告之辭也公尸嘉告為君子告也其克修祀事在
君子之自盡不必言故特就君婦之助君子者稱之曰
籩豆靜嘉按籩豆以盛葅醢少牢饋食之禮號稱嘉薦
則是籩豆之實嘉其專名矣又小雅楚茨之三章云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凡籩實較豆為省而其薦又次於豆

故以豆統籩非為豆不為籩也君為主義君婦猶言主
婦耳賓豆籩於房中乃其專職莫莫謂清靜而敬至亦
可知此言靜嘉蓋明君婦之助君子其籩豆之實則嘉
所以實籩豆之實以成此嘉薦者固本於至敬也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攸求行貌水行不息有久義攝撿也所
以生敬攸攝即當久敬字看此朋友之道也乃君子之
於君婦其平時刑于之化竟如朋友之攸攝然則事見
其久而敬之矣儀為容之通稱望其容而儼若乃更加
威字以別之攝之以此君子敬矣而其攸攝者又早貞
此敬以至於久然則籩豆之嘉以君婦之莫莫而靜致
之而要非君子之久敬以夫婦而為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又何以必得君婦之靜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集傳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
祭祀之終有嗣子舉奠盥[illegible]也

【集說】劉氏瑾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吿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飮之。嗣子卒飮。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

【管見】威儀孔時。指舉奠之嗣子。說故下云君子有孝子。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柯氏尚遷曰。保氏小學之教也。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是王子之威儀。固由蚤諭教而服習積貫者。非一朝夕之故。故曰孔時。君子有孝子之孝子。孝子謂嗣子。孝子不匱。孝子謂君子。勿混看。孝子之孝思純篤。為不匱祭之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皆所謂不匱也。永錫爾類。類為象賢之名。惟君子自為孝子之不匱。故君子之有子。亦皆得稱孝子。而有以見其永錫爾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管見】室家之壼。所謂壼者。當指王后生太子之晏室言。作宮中之巷。解。太泛。古者胎教之禮。王后腹之七月。就晏室。注言晏室亦曰側室。賈子新書作蔞室。於時太師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太僕持蓍龜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於門內。據此則其稱戶左戶右堂下門內。皆可為壼字指點實地也。又云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也。注自七月以後。凡三月也。待王太子。謂所腹生子將為儲君也。按儲君乃得稱胤。觀虞書言胤子朱可見。祚福也。與胙阼同音。曲禮踐阼臨祭祀。疏阼主人階。天子祭祀升阼階。說文胙祭福肉也。合言之。胤為祚胤。言王太子生自晏室。即早卜為主器之長子。能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故上言室家之壼。下即繼之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永長也。錫為天畀之名。前章稱孝子不匱。是君子亦孝矣。至於永錫爾類。而嗣子亦克孝。則有以世其德。此章稱君子萬年。是君子壽矣。至於永錫祚胤。而胤子亦膺祚胤。又有以世其福云。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管見】天被爾祿。所謂祿者何。天子以穀為祿。故小雅天保篇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也。按三章言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太平之境象。其見諸日月四時者。加此究之。只完得一景字。由此章天被爾祿一句思之。乃知日月四時無易。百穀用成。天因被君子以祿也。以是而得景福之實矣。不然。成周之太平。豈只盈所言境象。此哉。攷前漢食貨志云。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經所言必非無本。據此則祿之為景福。與景福之為太平。文序亦可都成一串矣。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萬年主君子之獲壽言。亦合君子之有胤言。其祝頌乃不涉於今僞。景命謂永錫祚胤之命也。其錫有命。其命特曰景者。景亦光義。天文。北極前星及心之前星。皆曰太子。天生祚胤。前星必騰輝放彩以應之。是稱景命耳。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則僕乃臣之別名也。有僕謂天之景命既生祚胤。亦並生輔茲祚胤之臣也。為有君子在於祚胤之有臣。特從家臣別於公臣之例。而稱僕。夫景命以有胤也。乃有胤者即有僕。驗於今之皆有。則可度其先之皆命矣。如是而以僕輔胤。以胤承君子。在天之被爾以祿者。雖自今至於萬年。總可必其長享於無窮也。豈復虞於天祿永終也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集傳】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

【管見】釐之為予。猶錫也。自天錫之也。天為君子而生祚胤。其景命之隆。既有僕以輔其外。又復資爾女士使得

方之配以輔其內則亦僕之類而可以及名故曰其僕雖何釐爾女士僕乃臣之別名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謂邑姜也邑姜婦人以臣稱則蓋女士之為僕類從可推已夫女士能為其肩輔內治亦即有以昌君子之後使自今以往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故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君子以祚胤為子了又生子則稱孫其所謂孫孫者亦只言孫不止子耳故此以子孫二字倒用曰孫子而子子孫孫四字之義已具

鳧鷖。守成也。

【管見】成即首章所謂福祿來成也至末章言無有後艱則長保其福祿來成矣是為守成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集傳】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馨香之遠聞也

【集說】陸氏璣曰鳧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陸氏佃曰鷖鳧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

【管見】鳧鷖在涇涇水名即涇渭之涇不叅渭言以濁故此為燕公尸之酒興也鳧鷖並水鳥生東南江海湖泊間每數百為羣涇在西北非其盛處而乃剏言在涇又即涇以遞推沙渚潀亹之無不在則物之希有者皆舉聚矣此又為燕公尸之殽興也其公尸來燕凡用五章疊稱者以為曾祖考四親廟合諸始祖之廟為五每廟一尸則五尸不敢從畧云爾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陳氏祥道曰以周官隸僕五寢掃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廟也此證最確但其雖二祧者主王肅所云一為高祖之父一為高祖之祖則仍非定論耳蓋親盡者為遠廟以祧名之不如始祖廟及四親廟之有尊號則自始祖而下四親廟而上當並列二祧廟中豈得尊屬諸高祖之父祖哉公羊傳曰大祫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注言毀廟謂說過高祖毀其廟藏主於太祖廟中陳者就陳列太祖之前也夫親過高祖之毀廟其主若皆於太祖之廟藏之則七廟之有二祧不為虛設乎且成王時四親廟止於太王其始祖則后稷也中間十數世歸功德不盡彰歸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且遷豳以作太王肇基王迹之先亦同侯諸三年大祫始申報享安乃已踐揔之遷主皆在二祧至大祫合祭乃同入太祖廟也常時與太祖廟依高曾祖考四親廟合為七廟雖不月祭而享嘗時祭必及之時祭有特有祫王制云天子特礿祫禘祫嘗祫烝度此稱祫之義又與合食於太祖廟之大祫有辨蓋時祭之於七廟不兼祭二祧為特其兼祭二祧則為祫耳不然時祫亦合於太祖廟是四親廟之設獨為一礿祭矣礿薄也存物未成祭品鮮薄也

此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祠夏曰礿祠為品物少文詞多之謂則其於時祭不為獨盛又何不可與三時之祫同歸於太祖廟乎以是而知時祭之以祫稱謂二祧既不月祭其於時祭獨缺於礿而已至三時之禘嘗烝存必同時各祭於其廟者七廟同祭而二祧無尸故當祭則七廟而明日之繹則惟是五尸也或謂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此又何說焉攷鄭氏康成注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孔氏穎達疏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於太祖后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由此求之鄭於后稷之尸既稱登餘則正為旅酬率先也何得不言七尸孔惟蔡廟無尸之說為允但以附會六尸則又非也蓋毀廟卽祧廟王之七廟除祖考廟及二祧廟則惟四親廟已耳亦無從着六尸也且使周之旅酬六尸果實是詔祀與而曾子以為猶醵亦似擬於不倫殆後人之偽託

者然則不若執是詩以為五尸之證矣公尸來燕來寧特牲少牢禮祭日迎尸入祝主人皆拜妥尸謂拜之使安坐也賓尸不拜妥尸故直曰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周禮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此用以獻神非人所當飲嘗飲者為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賈公彥曰對言則齊與酒異通言之五齊亦曰酒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鄭注五齊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然司尊彝職醴齊縮酌盎齊涗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酒綿涗也醆酒即盎齊涗齊謂新也於醴縮而泲之於盎涗而新之是齊酒亦得號以清言又丹論三酒已殺謂俎實馨為香之遠聞必如生民篇所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乃是遠聞之意故尚書稱馨香者以丕顯于天感于神明為詩也此章酒清殽馨並主先日之祭時說則今日之繹而賓尸其有酒與殽以供其飲者乃得因是而次第指之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小雅天保以戩穀罄宜為受祿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若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則受而藏之是天子之祿非他也穀也天官以八柄詔王二曰祿以馭其富富為五福之一見周書洪範故祿從示福祿來自天來也天以年之順成而致百穀用成是則所為福祿來成矣詩言公尸燕飲卒乃歸到此者何穀梁傳曰大侵鬼神禱而不祀孔子對齊景公曰凶年祭祀不懸祀以下牲然則凶荒殺禮錄於祭祀猶減其賓尸之從省可知故結以福祿來成乃見公尸燕飲之所由能備禮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管見]沙水旁謂涇之水旁也以下曰渚曰潀曰亹並當蒙首章涇言說禮器云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

之役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素言喪凶祭言各有其則大賓小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此公尸來燕宜祭禮燕賓禮因特有取於宜而曰來宜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少牢儐尸之禮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設尸俎注燖者益整頓之燅溫也疏燖猶整也疏也謂因正祭之酒更添益撓攪整新之也燅者先溫於爨之鑊後乃升於鼎也據此以推天子之賓尸如酒正以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味齊酒不貳鄭注三貳再貳一貳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杜子春曰五齊以祭不益三酒人所飲當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嚌之視然則此云既合主而貳言矣少牢儐尸燅尸俎司馬載羊俎為正俎又有羊肉湆俎注云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為尸加也疏云正祭之鼎直升牲體無湆今儐尸增俎實為尸加故有湆也凡肉在鼎有汁在俎無汁故先進羊匕湆然後進羊肉湆見此湆為肉而有因在羊肉湆前進使尸嘗之下注云齊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也按少牢禮有此則天子用太牢者其賓尸亦必有肉湆為加矣而又先以肉湆進也於時尸坐祭嚌之以明尚味之義則所稱殽之既嘉其謂斯夫公尸燕飲福祿來為為讀平聲書言弗為而成為字與前成字正一串為猶造也天稱造化造物蓋無為而無乎不為者福祿之來本由天造故曰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傳]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管見]渚涇之渚也公尸來燕來處少牢饋食禮尸正食後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皆酢主人出祝告利成則

尸謖護起也至侑尸於堂其獻尸而尸酢祭者此同
亦祭有主人酬尸尸酢主人因而遂之尸酢下爲祭酬
尊爵則尸不能以尸遂尸定矣太牢之賓尸爵雖鉃其日酬
以及旅酬無算爵所以序殷勤於尸而爲其歡心者當
有加無損也其能以屢起乎不遂於尸者其來燕亦來
處耳爾酒既清爾殽伊脯此當就君婦故於是獻君尸
則亦並稱爾酒爾殽可矣用禮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
人奚三百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者也婦人以爲酒人聽其役也夫酒人役於世婦之則世婦
役酒人以爲酒亦以贊君婦是以酒是而知之既奔祭尸君
婦爲之又君婦餌豆籩亦其事籩以進也少牢賓尸
禮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各四豆籩以脯箸進以薦首自
黑未嘗有脯及主婦獻尸先以兩籩糗餌一醢以一鉶羹剝
以兩籩從之實糗與腶脩糗餌也腶脩一脯肉之一臑也
於此乃有脯以與糗同爲獻二物相較殺者豕胾豚而
爲脯並嘉脯當遂之矣至於工禮賓尸在君婦亦必獻

尸也以獻而薦籩雖不知其與少牢盡合否亦其實
要必有脯則是詩爲可徵已曰伊脯者舉一以概餘亦借以
亦見珍之意公尸燕飲福祿來下者下字正點明福祿
來來自天可知其來自天而後知前言福祿來爲福
祿來成者天爲之天成之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集傳　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集說　許氏與曰潨小水入大水也

管見　涇水大有小水入而會之是爲潨矣公尸來燕來宗宗主也此少牢儐尸必議侑於賓以異姓則知太牢

禮當亦同之衛之義爲佐爲相是公尸獨爲主也故於
其來燕曰來宗既燕于宗謂賓尸之先日以余畢而燕
於乎如小雅楚茨篇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即其證已燕私在廟之
寢總之皆廟也廟只稱宗例見鳧鷖在宗載考句其曰
福祿攸降者欲見瀍用足供不當以荒殺禮之時是以
燕私先賓尸而舉也降字承上章來下說至降曰攸降
攸字有實義爲也下文又用攸降曰來崇崇字亦有實義須
審之攸爲也行德其福祿之降者如川之方至以莫
攸則所謂攸降也攸降言其引之長來崇則又言其積
之厚蓋崇爲山高貌其福祿之自攸降來者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以莫不興斯乃所謂來崇也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集傳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集說　毛氏萇曰亹山絕水也

管見　按潨爲水會涇之所在多有不可以其處言至亹
爲山絕水之稱非有指實則虛語也今考通志云涇水
東南逕淳化縣出九嵕仲山之間謂之谷口谷口在淳
化淳化距京百數十里則常日詩人所謂亹者當屬
此公尸來止熏熏後漢趙壹傳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
歡而去則知熏同曛謂日入餘光也公尸之來止燕飲
竟日幾與黃昏偏故度景而入將及之辭曰熏熏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欣欣取酒以合歡之意而暢言之
少牢儐尸禮主人酬尸後皆升進乃羞宰夫羞房中之
羞司士羞庶羞注言庶羞則羊臐豕膮皆有胾醢膮
者臛也不言炙按公食大夫禮庶羞設腳臐膮牛炙
臐又有牛炙牛胾牛膾及羊炙羊胾豕炙豕胾醢胾協王牛

之賓尸較公食大夫為尤重則庶羞之有炙必可知矣稱燔炙者以炙必用火耳非燔自燔而炙自炙也芬芬訓香固已然必多而香其義乃稱內則注腳臐膮三者皆香美之名則言芬芬而其與燔炙同羞者亦得而該之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是皆所為艱也今無有而後亦無有則其即公尸燕飲以慶福祿之來成者自是可長保矣長保福祿之來成曰守成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集傳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皐陶謨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

○輔氏廣曰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

管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假與由禮假爾泰龜泰筮之假同因也樂指周時之太平言之成王宗成有所因之享太平之樂故曰假樂君子猶云蒙前人之休之君子耳其令德非他即君奭所謂嗣前人恭明德也明有顯意其顯顯字重者則以著其令德之明無遏佚前人光而亦不忝乎文王武王之宣重光也宜民宜人德之令於此徵實而其受祿于天所由來亦昭揭矣書皐陶謨言安民官人已傳引為兩宜字注腳極確祿者何穀也天子以穀為祿故小雅天保篇特言俾爾戩穀磬無不宜也惟講家不看穀字遂令祿字終無着罕落以上二

句亦須蒙假樂之意說如周頌之言大武告成曰綏萬邦屢豐年所謂樂者豈是過哉假樂之君子假此而已故其言宜民宜人猶是綏萬邦之功言受祿于天猶然屢豐年之慶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成王以幼冲即位則於天之命之特加保右字正非泛說申者明其保右命之之非始受命耳前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篇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至於成王而又見保右命之自天焉是之謂申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集傳愆過率循也

管見干祿百福干求也屬民人為君子求之言易泰卦九三爻詞稱于食有福則知能受祿者以其福也君子

既受祿于天矣而民人之有所干方禱祀而求君子之受祿以其福者自今幼冲以至於耋耄期頤享國百年而其福為百福也子孫千億亦蒙上干字而願其綿序之延長耳十萬曰億千億者萬萬之名君子享國百年稱百福則於君子之子孫以千億為詞亦年數非人數也夫民人之情若此者何哉以君子之穆穆皇皇與有文武氣象固實見為宜君宜王也穆穆如天皇皇如日凡為君王者皆得以此崇奉之獨是篇之嘉成王其取義所從來尤須識得按前文王之詩之四章曰穆穆文王明文王之同體於天也取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章合看便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嗣而受之有武之詩亦見周頌其章首曰於皇武王此猶周書洛誥之稱光烈考武王也知文王同體於天而武王即復同體於日矣於歎詞於皇與於穆文法同蓋單用穆字皇字而各加於字以見不盡形容之意則於穆正可作穆穆觀而於皇亦正可作皇皇觀也文王穆穆武王皇皇而成王

得並徵為穆穆皇皇焉此於文武之氣象不既其乎而何弗實見為宜君宜王也哉天立之為君宜君上當夫心也人從之為王宜王下治人心也君王不必皆宜而成王之自處則獨宜君宜王以故民人不能各適其宜而成王使之有以自處則共賴其宜民宜人也宜民宜人以令德為本而其措施之用則尤在於紹聞衣德言此成王所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與舊章何指在周書顧命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則知此所謂舊章者乃文武之大訓也嗣守為率由之義不愆即無敢逾不忘即無敢昏云爾讀而不字須着力一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管見〕儀為貌之通稱其有位臨人者之儀能使人望而畏之故別之為威儀也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則成王所為檢身以制心者惟是威儀是力而非幾之無自而萌則見其為抑之又抑也是稱抑抑說文抑訓按遏止之義又周書立政篇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此所謂德音也其成德之彥為三有宅三有俊是皆有常秩故以秩秩稱焉明其不一秩耳秩者官之職司也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二句蓋言成王雖即位猶然樂循世子之法有如此無怨謂親其師無惡謂安其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是為四輔按倍二為四四字又似合兩匹字而成之匹二也以四輔分言師保為匹疑丞為匹也兩匹合則為四輔其人備皆一日

不敢離世子有羣義其是之謂羣匹與受福無疆指四方之受福言東西朔南其體國經野不可以無疆也受福取其同有疆則將以達通小大生別異矣四方之綱謂成王也受福者四方所以斂是福而敷錫於四方者實自一人是豈不猶網之有綱也哉綱為借義必求有以實之再徵之顧命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於四方之綱大要已見而於四方之受福無疆其景象亦究然也一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集傳〕解惰也一

〔管見〕結網以繩大為綱細為紀綱馭紀以總挈此足象主治之天子紀附綱以分理此足象輔治之百辟卿士由四方之綱而念四方之紀君子之宜人者有可言矣人為有位則百辟卿士是也而乃先云燕及朋友意蓋以補為襯耳按朋友二字聯稱不得取書言友邦冢君及太史友內史友為證周禮注同師為朋說文同志為友則天子所稱朋友當指為世子入學時所與齒讓者言禮記王太子入學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將以其同師同志為朋友矣燕為饗燕之燕非直訓安燕朋友之證觀小雅伐木之首章可見朋友未始受位而燕及之則所以燕百辟卿士者其無缺典而有加禮可知外諸侯大小不一莫非辟也以百稱而大數已具卿士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曰皇父卿士是為都官總六官之事則於內舉卿士而其屬亦畢該矣媚于天子媚字當蒙前思齊篇之稱思媚周姜取義蓋謂百辟卿士之於成王以臣事君如以婦事姑獨有事於將順而無待於匡救云爾以故凡茲有位之人君子宜之而宜將因是而圖所以告教厥后不得也

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謹相與不解于位以乂我受民而已如是則四方之綱既振而四方之紀亦張起視斯民其為君子所宜而更無不宜者有周太平之運方自此長也故以民之攸墍終焉攸水行貌書梓材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塗泥飾也摩泥令平為墍故墍有平義就水言之則攸墍為水平之義民循水也其安恬可慶其洶湧橫決無可虞遐際太平之景象實至於此此足見君子之假樂樂莫大矣即並徵四方之受福福亦莫大矣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集傳]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集說]陸氏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董氏逌曰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詩云迺埸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為之大界然則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嚴氏粲曰餱乾食也糧米食也○何氏楷曰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云奉一橐粟是乾餱盛于橐糧米盛于囊也○謝氏枋得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

[管見]惟厚載物言篤則公劉之君德著矣其稱名也蓋亦從臨文不諱之例耶不然詩作於周豈得泥商以前兼諱禮哉匪居匪康者以不窋之故地本在戎翟之間戎翟非族故曰匪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戎翟

安之其居則不動其康則不擾初雖匪也久之盡為良矣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謂戎翟俗多鮮食由公劉始修后稷之業而後羣知辟土田利稼穡也迺裹餱糧于橐于橐思戢用光戢和聚也以為此居康之衆可扶之以別成都邑耳於是而用還正念不窋失官以來當乘此一改竄居之蓋為前人光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斯分也受弓以韔受矢以永施於身之左右腰間如附翼然曰斯張毛傳謂戚為斧揚為鉞孔疏以斧小鉞大別之按王制鈇鉞釋文鈇亦音斧則與斧異文同義可知故史記周本紀亦作斧鉞斧鉞一物也若令小大有別周禮夏官大司馬云右秉鉞注稱以為將威儀禮親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注稱有繡斧文所以示威大豈將之威獨取於鉞大天子之威乃轉取斧小耶戚即鈇鉞之別名解者以為戚慼也斧以斬斷見者慼懼也然則猶是戚之意矣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三代之飾斧雖以色殊而戚鉞之合無可疑者又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謂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玉飾柄而仍以戚稱謂其是斧可矣謂其是斧而必非鉞可乎蓋揚之為言舉也與上句張字一例看舉戚為揚舉干戈亦為揚如周官方相氏稱執戈揚盾盾干一物揚盾者必執則執戈者必揚互文也啓行二字只見前小雅六月篇乃知主行師而先告於衆說特明告之曰誓密告之曰啓此為有異耳爰為急義如六月言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惟用急是以必先也方作比方之方看凡師之必須啓行者既以爰為主是即見其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矣在公劉之還國其密告方之啓行其用急而爰亦得方之啓行固也但從之以還者裹餱糧而外惡有所為弓矢干戈戚之交錯於路哉然率衆他適將為之慮必隨以枝梧之材將因是而營田必不舍耒耜錢鎛之器此其爰方啓行即並得方之啓行者之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已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集傳]胥相也。巘山頂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

[管見]于胥斯原。于往也。胥从疋亦音胥。足也。然則胥之為相。必親履其地而相之者。斯亦訓分。斯原言不窋故地之外。適有是別開之一境。其高平正。彌望也。公劉於先時嘗往相之。是以既反而謀還耳。豈漫然哉。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三句。並指未還以前說。乃得之。庶謂成家之壯丁甚衆。繁謂滋生之幼稺極多。此未免有人滿之患。不可以不還。又其人之順於公劉。若子弟承奉於父兄。然惟命是聽。公劉乃以利用還之說。家喻而戶曉之。是之謂宣。永。道長也。憚於遠適。則歎生。無永歎。是樂從之以還而已。陟則在巘。復降在原。此言公劉初還時其在路之躬親跋履有如此。山行最難。巘又甚焉。故於茲陟降者特表之。他皆從略。陟巘以原始。降巘以原終。皆在原也。先在原而後復在原。中間實隔一巘。則所歷為阻且長矣。再按此原字蒙上巘字說來。只大概作山麓看。初非遠至所還之地。與章首稱于胥斯原有辨。莫混為一處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為佩刀之狀。他物不得假借。故大東篇有舟人之子。謂佩刀以從王者。維義為係此。正指其束身之帶。言其帶間著玉及瑤以為飾。而鞞琫容刀於是乎屬焉。夫乃引為舟之矣。書疏稱王肅曰。瑤美石次玉者。從之可使此章及字有著。蓋以玉飾帶。不一枚。當不一色。亦事理也。瞻彼洛矣之二章云。鞞琫有珌。琫上飾。珌下飾也。惟天子盡飾。諸侯則有琫無珌明矣。毛傳謂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孔疏以為未知所出。然則以意定之。非有成文也。且公劉自定遷以後。適為衆所推戴。乃得比諸侯而為君。故四章曰。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也。不然當夏之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官。竄居。再傳及公劉。從何時得列為諸侯耶。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蓋有邰后稷之遺物。而不窋傳之以相授者。然則公劉遷豳之日。其不去諸身也宜哉。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集傳]覯見也。京高邱也。師衆也。京師高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

[管見]緜之詩曰。自土沮漆。則知豳之定都以水為界局也。沮水出今宜君。漆水出今同官。其源之所在。意當時豳境皆得域而有之。故以泉言。二水見禹貢。非細流也。泉之所滙多矣。以是而統稱百泉。逝水行疾貌。夫百泉之為沮漆。其逝也先分而後乃合。一西一東。皆南趨。則實溥于豳之原矣。溥訓數布。考从水可知主水之數布說。正屬溥字正義也。攷雍州之水。沮漆與渭涇每兩兩合稱。渭涇源並遂。流亦甚長。則詩於沮漆曰百泉。曰溥原。只四字而源流具舉。固無事正指其名。而其有別於渭涇自見。夫公劉之於逝彼百泉而必瞻彼溥原。并將欲因之以定都也。若但自原瞻之。則不得其界局綜會之處。故曰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南岡。岡之面南者。陟其上而南瞻焉。沮漆之間。有京可都。至是乃云既觀矣。按豳之定都於京。皆公劉于胥斯原之日。一齊營處訖。以

上數句特追叙耳作來遷以後解者非是京師之野師衆名其初至皆集于京已儼然成都矣之往也之野則各求所以宅其宅而眡其田于時處處者以此至於不及稍遷而其來稍後是可以旅目之而先至者即得因其廬以為之主焉則復見為于時廬旅矣若夫此處處而廬旅者又側聞其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則以相聚而有所謀也所謀如何蓋謀共置公劉以為君耳事見下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集傳〕依安也。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以豕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宗尊也。

〔管見〕于京斯依斯亦訓分與持對據者意相近禮六十蹌蹌大夫濟濟如儀人臣奉君之象則然筵几為公劉設君位也俾之為使則由蹌蹌濟濟者使之耳於時共擁公劉欲其進而登筵公劉不得已而既登又欲其坐而依几公劉亦不得已而乃依也所謂為造曹即槽之从省者所以釀酒作如此看然後執豕于牢以食之爽酌之用匏以飲之並得有其物矣公劉初不為君至是乃以羣從而作之主故曰君之且君之之意並欲其後之子孫世世為君即奉公劉為不祧之祖故又曰宗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管見〕公劉得有豳之遷地是謂既溥公劉亦得並有本窮之故地是謂既長也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此指設日晷說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灋正日景是已春官馮相氏掌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鄭氏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按春秋致月鄭言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所謂景者必仍求諸日也蓋土圭之致日景而辨分至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二至之中曳之則知二分亦說見於義疏案柳視也焉相氏取濕高視慈之意則其景必於冏固宜景之中暗者為陰其外明者為陽相亦相此而已觀其流泉此句與三章逝彼百泉聽彼溥原最易混須辨之流泉只當作轉水看其水之利轉必清冽故稱泉公劉既景迺岡而相之乃即因以觀其流泉之為轉水者此由進測日晷又從退而求

詳於挈漏也周官有挈壺氏鄭司農謂縣壺以為漏賈疏云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箭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若取倍二十四氣也易氏被曰挈壺之制不可改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書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據此則大司徒土圭之灋及挈壺氏縣壺為漏之灋相補而行不可一缺所以揆人時秩田事也公劉當夏禁時遷斷其地必屬中國所棄戎翟亦適虛此以藉之基依京作君以來王之正朔不及乃規摹古制以自為歲月日時之紀有如此然立國以農為本尤以兵為衛公劉綜國人而定之農居三之二兵居三之一故曰其軍三單單之為言一也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徹訓通是

已所謂通者即應頃上隰原說孟西土多以原為上地說皇矣稱鮮原緜稱周原膴膴皆不及隰則知隰步於原大概然也由公劉度之使凡受田者率隰與原相兼不得專有所據是為通義是曰徹田徹田即均地之別名耳一田定則賦出國用資之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又念戎之經費較多於祀故只言為糧則已糧軍食也豳之制其軍三單不有以給其食其能軍乎变其夕陽比盖就公劉省稷時言凡稷者必以陽暴必以夕收於是時度之適得見其各有露積即可信其總無曠土以足而言豳居允荒也與治荒口荒猶治亂曰亂云爾謂荒為大者非是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集傳】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鍛鐵

【管見】于豳斯館斯亦訓分以館為客舍與豳之處處者不相雜也渭為大川之阻向般欲至豳而涉之者今則為亂以待也則是渭之與豳之館同時並其矣公劉之為此則何也為欲招來外之攻石攻金者以為居人矜器用耳觀下文言取厲取鍛可見厲麤石鍛生鐵皆產於山尋常如碓磨臼舂犂耕釜甑之類統在所必需取之取之正賴有若而人矣基謂厲鍛所根柢凝結之處擇是而止焉以治其事曰理理為有倫叙之詞則其厥繫亦各一道也爰為急義而爰字即衆上理字說盖理之而急取厲者求厲取鍛者求鍛不已衆乎且理之而急取厲者得厲取鍛者得鍛不既有乎自是而又其皇澗適見止旅迺密焉因相與遡其過澗因靡々尚淘之

即也皇過盖澗之別異有足兩通名耳其取義則幸本部湟過于而从省云郭璞江賦稱潏湟水流漂疾之貌楊子方言湟佅也玉篇佅古文溺字元包經大過舟佅於承說文注佅沒也合參之澗以皇稱為其水流漂杖而能蜀沒故爾有澗字則湟字水旁可省夾其皇澗秒使也厲鍛為石與鐵質重難還惟水乃能載運故舍是莫止焉其止者非受地以為豳之上著足則旅矣至於止橫夾岸形居於皇澗成對待之勢可不謂密乎實顧過水回也澗在山間其水屈盤不得遂即可因回義而稱過矣者水旁作過亦以其有澗字也遡其過澗似乎為澗尋源實則入山內求厲鍛耳芮鞫即取厲取鍛之事按本草有石龍芮生於石上一名石能是殆以其根能入石而稱芮與金部有錯字解與鍛同則芮之从內有鐵入之意取厲者非鑽入不為功可知芮土取厲言之鞫玉篇問鞫也爾雅釋言鞫究窮也此正於取鍛有合管子云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則取者可據上而問其下又精蘊云山產鐵於其陽者慈石產其陰郭璞慈石贊慈石吸鐵母子相戀也然則取之者更得憑毋而開其子矣及夫穴山出礦土紀羅別挖不盡其藏不已以視鞫之窮究者何以異馬再查金部有鑿字集韻日同鍋音乎宏切是殆不然竊意取厲取鍛皆用其其具必皆以金故有錯字又有鑿字詩从省作芮鞫亦猶上湟適字只省作皇過而已即就也進皇澗而過澗入山既涉乃於茲可施芮鞫惟其遡之是以即之也又按豳土沮漆沮漆之上流皆得以其出山奔湧者為皇澗即皆得以其在山曲轉者為過澗也致沮水出自中部西北子午谷南流還宜君縣唐書地理志稱宜君有鐵若所產之較貴者雖有石不足云矣然則止旅之取鍛當夾沮之皇澗而遡沮之過澗以取之漆水出同官縣之北高山視沮之來自宜君者為近同官不聞產鐵石非所少也石賤於鐵惟近宜然則止旅之取厲又當夾漆之皇澗而遡漆之過澗以取之矣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管見】此篇須合周書名誥讀之乃得所為戒成王之意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集傳】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君子指王

【集說】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管見】洞酌彼行潦洞或从冫作泂寒也行潦為雨水赤聚初時未受日氣與泉同寒及是酌而挹之雖染汙濁性未變注於器以待澄潦清如故用之無所嫌故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可以濯罍濯溉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則饎只主食言罍為尊屬此乃由食及酒而指其盛之之器云又周禮罍與尊有辨不必泥如尊有山尊夏后氏之尊也亦名山罍則此單稱罍者以為尊之通名亦可溉謂溉器曲禮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少牢饋食禮司宮摡豆籩爵勺觚觶注摡通作溉合而推之則知於祭而言器之溉者罍之外豆籩爵勺觚觶即其物已夫行潦經挹注之後即以餴饎及濯罍濯溉而可焉

也後何所不可哉按召康公之言此意蓋以猶殷之頑民雖身畀不獨而仍存自新之路獨賴成王之能善於轉移耳夫以四海永清之日頑民未同是猶水之有行潦然於時周不忽疾于頑而還之洛邑則有得於挹彼注茲之用若及成王初營洛作大邑太保名公先周公相宅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周公至達觀于新邑營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其說使頑民幾同友民也以視行潦之可以餴饎可以濯罍濯溉道在轉移一而已矣今卒觀召誥所陳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太保取幣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此同於殷民極不忘也又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殷御事殷之臣也猶欲王以敬德服之使之迪善以漸於殷民豈復操之甚急乎故又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夫王為君子其小民之淫用非彝可懼者莫殷民若也惟是疾敬德而毋敢殄戮用乂此之謂豈弟此之謂民之父母豈弟為至仁至不忍之稱猶今號如來者曰慈悲然量云爾君以君人子以子人作元后亦即作民父母也然惟豈弟克有實德而後父母不為徒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即誥所云民若有功耳攸水行貌攸歸如小雅稱泂彼流水朝宗于海此足徵其象矣又書梓材篇稱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塗泥飾也塈泥令平為塈故塈有平義洸水行言則攸塈者謂其以滔滔作朝宗之象更不見其以海海作震蕩之象也攻蔡傳釋民若有功以為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過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借以釋詩可悟此言民之攸歸以明若也言民之攸塈以明功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集傳 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言。矢，陳也。此詩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也。

管見 有卷者阿，謂周之岐山也。卷同鬈。觀小雅卷髮如蠆可見。內則言男子未冠者總角，齊風亦稱總角丱兮。總角則髮必卷丱為兩角，貌有岐義。岐山兩岐，故名岐。則象總角之狀而稱有卷者阿，斯其為岐山可想見矣。飄風之飄，只作風行之憑虛而至，說爾雅回風為飄，不必泥。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成王方幼冲，名康公以豈弟歸之，蓋見其生稟有合而即勗以卒成之終云爾。所歌為何，如上文言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固即其歌之借以起興者與。以矢其音，以，因也。矢訓陳，當加直字作直陳，於稱矢之意較完，於戒成王之意亦緊合。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集傳 爾，君子，皆指王也。

管見 伴，侶也。說文喚古通作奐，呼也。凡人不樂於獨游，而於其侶呼之使從，是為伴奐。今成王之來游，有從之游者，適與伴奐相似，故曰伴奐爾游矣。至於人當游時，而或隨以能優，此之謂優游也。優，戲名。有聲樂其游祝仰與，為尤美矣，豈不休哉。今成王之來游而復來歌，其心之特以是游為美者，亦適與優游相似，故曰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俾，使也。彌當讀上聲，周體春官小祝彌災兵，彌通作弭，止也，息也。性指氣稟食色謂。可借孟子動心忍性之性證之。益此所謂彌爾性者，即是戒之以忍性耳。性之當彌者正多，伴奐爾游，休游爾休，即其一也。若使彌爾性者以一游而飾其餘，則今雖幼冲弱而至於耆老，亦得康強不衰，故曰似先公酋矣。何謂酋？按前漢敘傳稱說難既酋，與遒義同，勁健也。正字通亦云遒通作酋。先公謂文王。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亦九十三而終，其獨舉文王而稱先公酋者何？周祖文王而宗武王，廟號之最尊惟祖，則不及宗可矣。或謂先公為統稱，安知不兼太王王季而必屬文王乎？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於太王王季只總言克自抑畏則已，若文王者既乃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公之酋此丕乃尤昭炳乎。且其似先公酋者，在彌性，彌性莫大於戒游。於無逸之言文王者，亦實有可互證也。蓋周公稱文王卑服，傳言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以此彌性，何性不彌。

後又特言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即因之以致戒云，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亦可知召康公之言彌性，即以成王當以之伴奐爾游優游爾休為彌性之大者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管見 土，地域。其天形之覆冒有以周地域之四垂，則為宇矣。昄章承上宇。宇言章，天文也。周官大史之屬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天星兼經星緯星言，如恒星不見或動搖，五星有陵犯或失行，此其變動也。日月之變動，謂食暈摩盪之類。又馮相氏司天文之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亦屬於大史。禮記月令云：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為常初者歷家推步之舊法也夫舊法必以籍存籍為版版旁从日而同版音是謂星辰日月之為章于天其象並昭明如日而其絕無變動失常之躔一皆與舊法之布在版者適相印也亦孔之厚承上主宇言星於日月有變動山陵川谷亦有變動如小雅十月篇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其甚者矣土孔厚則奠麗安宅以為常惡有所為變動者哉以上二句蓋名康公指言有周太和之運其為天清而地寧有如此成王嗣位適際其時土宇既已晏然獨使其能彌性者終當得似先公之酋在先王之永有依歸固已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即足以知百神享之靡不受職也故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可見百神不無宗廟說不曰主百神而曰百神爾主則非但言天子之事守而已蓋百神即其共司土宇者也主祭百神遂能使百神實以為主則撫茲土宇豈

不藉其靈爽之憑以長見為眅章孔厚也哉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管見 武王末受命成王以幼沖嗣之故曰長受命長者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蓋懼其不康也康謂身安惟康則彊是得卒似先公之酋矣然其本在於彌性故以茀祿告之生民篇稱茀厥豐草茀从弗取拂義謂除去也天子以富有四海為祿身得有之而身不敢竟享之若舉而除去者然此為茀祿茀祿則自奉簡約初不至於務修徇欲以災厥身也豈不康哉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彌性即頂上茀祿言嘏自天錫者稱純嘏見魯頌牽合上章百神不得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如楚茨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此大義也嘏兼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以純嘏稱焉純嘏爾常云者常即長義是特從純嘏中抽出言之欲見君子之以茀祿彌性其因康而致壽者又得以受生養算之長實成其受命踐阼之長也周公作無逸言商自三宗以後立王生則逸以耽樂之從而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是不常也反是為常常為克壽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集傳 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

管見 此言成王雖踐阼猶當同於世子之就學耳凡教世子者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所

謂馮也當成王時召公自為太保又得周公同列為之太師則其予以所馮固已有足深恃者王太子入學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選皆造焉夫非為之翼者乎且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是為于其身以善其君亦即欲其翼之必有益矣有馮有翼有人也有孝有德有法也周官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三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也夫孝為行首本官揭出又昔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問安寢門外內豎曰安乃色喜其有不安節則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是成王之於孝尤爲篤

敎有自不可以不中也但孝為德之一端仍須稱德以足其全耳其又言以引以翼者為欲成王之勤於習敎學心如此蓋就學而以馮翼為成之之人人不我代以孝德為教之之法法不自行也得不勤於習乎禮記月令言鷹乃學習謂雛學數飛也論語時習法从此小雅桑扈篇云有鶯其羽又云有鶯其領可知鳥之飛者必皆先而身隨之此稱以引是前出其首之領也此稱以翼是爽振其身之羽也而習守之義具矣按此章先言有翼後言以翼翯注都不分明蓋有翼者借其輔以翼者自為奮也豈可混乎夫以成王就學既有馮有翼以備其人亦有孝有德以示之法即復因之以引以翼而責勤於習焉則孝其德必成故終之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則看刑其德也蓋德為總名孝即在德中其馮翼者亦皆相助以成其德也周書召誥云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斯即四方為則之意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集說]輔氏廣曰令聞聲譽之美令望表儀之善也○朱氏公遷曰綱者衆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耳○顧氏起元曰為則有師道意為綱有君道意

[管見]說文顒大頭也小雅既稱其大有顒又顒字从頁音顒亦指頭言蓋古所目為非常人者每於其頭特壯之卬通昂故漢書食貨志稱萬物卬貴卬為起也就人求之當於肩得其形似矣夫以頭與肩之間見為顒且卬焉此尊之至者也度惟與神為體之尸象則然至顒卬皆用叠字則以此例彼之詞此顒同於彼顒此卬同於彼卬正與下句用兩如字一意獨其文變耳必變文者亦謂顒顒卬卬正以成其如圭如璋也二語宜串看則立言不得作板對矣圭璋以玉為器非磚所得比其特達不以他物儷之是又非天下莫不貴者乎然為之究其實在尸之尊尊以敬在玉之貴貴以德則召康公之稱顒顒卬卬以比尸即聯稱如圭如璋以比玉者亦猶召誥篇中直稱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云爾能敬歟德則必有令聞令望實足係四方之聽睹使之附屬而不解也自是以觀四方之成理夫豈不若綱在綱也歟故曰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按豈弟訓樂易似與上顒顒卬卬之見為嚴正者不類不知君子惟敬以持已然後無敢得罪於羣臣百姓而與下以和也非敬則和不生故此章言顒顒卬卬以著其敬下二章兩言藹藹以著其和理實一串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集傳]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

[管見]首章稱有卷者阿岐山也成王時岐山有鳳凰至與文王時同故成王自鎬而來游耳春秋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鶡冠子曰鳳鶉火禽陽之精也然則首章稱飄風自南殆即言當時鳳凰之至其方則南其所憑則南之飄風與翽翽旁从歲與噦濊同音噦象鸞聲濊象水多就二字借意則知翽翽其羽謂羽有聲而聲復多耳蓋鳳凰之飛羣鳥從以萬數是即合羣鳥之羽聲以為鳳凰之羽聲也豈不多哉作如此看正得與下文王多吉士映合亦作爰止亦難詞後章同初戢羽而下曰集止則將巢於此而久不去也於集止之間着爰字爰為疾義見其瞥然來或亦翻然往耳乃鳳凰之集見為爰而終於止則可常在其國而以為畜也此本屬近畿所

難得而於今亦既得者為有以致之耳何以致之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則有以致之當依所稱藹如藹然者取義於樂易即係前數章豈弟之皆字耳貼王說維思也由吉士之心維之也通篇君子皆正指成王但君子為統名雖諸侯亦得稱之成王天子也奉天子者具嚴天威乃當日之多吉士各就其爲君子使者而維之其藹藹樂易無時不見其豈弟焉以是而左右嚴勤血如婦之事姑然有可將順無可匡救也故曰媚于天子肅思齊篇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在此章媚字可借證已按豈弟君子仁主也鳳凰仁禽也仁主多吉士以供其使而其情若媚則亦猶夫羣鳥之從仁禽矣故此感而彼應於是有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也豈無因而致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十八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集說 謝氏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

管見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跟上章集止之後而言其傳于天則是從國中起翔于伋覽九州觀八極以流示德輝也此又本屬列邦所難得而於今亦復得者要莫非有以致之耳何以致之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則又有以致之上章言君子使受任於內也故下曰媚于天子此章言君子命從事於外也故下曰媚于庶人維者維君子之藹藹樂易思降德于衆兆民其命實載豈弟以俱流也以故銜命而往其心之每懷靡及務有以宣上德而達下情則見以爲媚于庶人焉此章媚字殊難得其似老子曰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四時纂要春景曰媚景據此求之則所謂媚于庶人殆如春之煦物然皆樂親之盎柔曾不狎狃于嚴厲與按羣鳥之從鳳凰從之於集止之時亦從之於傅天之時皆得以衣鳳凰之爲仁禽也今王多吉士以任使者復多吉人以承命彼其媚于庶人亦實有以昭豈弟君子之爲仁主則鳳凰將感是而應之矣故又有見爲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者夫孰爲無因而致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集傳 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集說 孔穎達正義曰梧桐柔脆之木不生山岡朝陽之地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

管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高岡為朝陽之地鳳凰鳴於從即棲于彼矣然鳳凰非梧桐不棲是必使梧桐之生於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十九

朝陽而菶菶萋萋乃可得鳳凰之鳴自高岡而雝雝喈喈也按名康公之言此意謂梧桐性質柔脆以屬乃岡朝陽非其宜木也惟是豈弟君子之藹藹者能於造物台太和之氣以爲有周締太和之運於是高岡不以高而燥朝陽不以陽而亢焉然後朝陽之梧桐生而菶菶萋萋其滋茂堪棲鳳凰因之高岡之鳳凰鳴而雝雝喈喈其發響亦常出梧桐耳不然今雖幸其集止也傅天也過此以往將有致感於鳴鳥之不聞者可勿戒哉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管見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此即指成王之來游以致或耳閑訓習如周禮注云校人既服而乘之趣馬又贊助校人而正之恐其有弗良也是之謂習蓋天子來游其從車亦既庶矣非不足供任載也

然又必有廣為備豫以過其常者時則見焉既庶而且多天子來游其供馬亦既閑矣非不習於步驟也然又必有取諸迅疾以務為騁者時則見其既閑而且馳車焉若此於人復何待言斯亦足傷豈弟之德漸侈諛諂者無以徵太和之翔洽也甚宜戒矣乃爾日成王之來游者即復來歌歌卷阿也歌南風也亦並歌鳳凰之集止而傅天也殆不勝其伴奐爾游優游爾休云爾初何嘗知戒也哉此召康公所由不能已於矢音與矢音不必詩而乃為詩矢詩可以多而不多則何也亦曰維以遂歌而已維亦思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詩則可歌以詩進不久而後歌又不至久而不歌是為遂歌蓋矣詩而遂歌者為其不多耳不多則歌者易聞聽其歌者亦入耳而不煩自所使人日誦於其側而永以為戒也召康公自明矣音之時其心之所絕蓋如此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召穆公即召虎也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皋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奔彘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太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晚事宣王平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愛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者能之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管見〕召穆公之作民勞戒同列之號仲耳史載厲王十一年淮夷入寇命號仲帥師征之此篇二章曰無棄爾勞所謂勞者即指此又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戎亦夷號蓋實昭淮北之徐戎言故以小子稱焉子爵名子稱小子與侯稱小侯一例春秋莊公二十有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嬴姓昭公四年楚人執徐子則徐蓋子爵也據此推之戎係以爵而稱小子其為徐已可概見矣屬他戎固未聞有以爵係之者周之初魯公作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其不靖有徵矣及穆王時西狩忘返徐子作亂僭號偃王得造父御以歸與楚連謀伐徐徐子走死然止後不絕久之且益張也故當厲王在位徐子之為戎雖屬小子而其式之宏大有敢於為寇者於時號仲先有征淮夷之勞徐戎與淮夷接境王必復以號仲征之召穆公憂民之不堪命也既大諫王乃更以是詩戒號仲焉夫厲王之虐至於民不堪命豈惟起兵動衆已哉度乎時之大興作其驅役殆無已也故肯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凡言止則無可更進此為極義汔與幾同解不見迫切說文一曰汔下當從之蓋因民之勞止而念其可以小康此時之情狀實堪流滌耳康从广音酸上聲屋類是殆擬其初反於家而身得底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字即頂上康字說以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而遂使之康則惠也後數章並倣此四方如荒服之東夷西我南蠻北狄是已與下四國不得混看綏四方以惠中國為本即章末柔遠能邇之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此揭言當時衛巫之監謗其肆虐中勤以視徐戎之列在四方以為寇者勢尤岌岌不可示即圖也陰佼巨測為詭以詭隨人在衛巫所使以監謗之徒其蹤跡類然此輩豈復有人心乎概以無良審矣[illegible]與擒對無縱欲盡行收捕也如是則得使之不能遏

故舍徹言謹至衛巫主於監謗以告則殺之其心
之曰賊險狠無復忌憚絕不知上之更有天與川者是
□脩不畏明矣憯同慘虐至此於冠何以別乎彼四氵
冠尚綏此中國之冠已深則過之使止乃徧急所當
禁也曰式遏希式為法稱先王之法執左道以亂政殺
說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誅不以聽然則將過衎
巫之為冠虐此其式之可此類者柔遠能通以定我上
於遠曰柔正見冠在國中須嚴以治之冠在四方終當
寬以撫之也然柔遠在於能遍則仍是惠此中國以絲
四方而已舊注謂能為順習殊貫解若蒙上柔宇串㬎
以為能柔遠者必先能柔通亦通左傳鄭莊公曰吾子
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從也佐吾子柔遠之
柔亦撫柔耳是何嘗獨宜於遠而不宜於爾哉定謂定
其位屬王後以萬民弗忍相與畔褻王王出奔彘此不
定之明驗也
反是為定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集傳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

集說唐氏汝諤曰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休取手足閒而得坐地為義惠此中國以為民逑逑匹也凡國中之民總稱匹夫謂其人各有耦耳以使之休者惠之不更勤兵於遠則名免於鋒鏑死亡而室家相保將見婦得夫女歸男矣豈不以為民逑也哉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正謂惛心不明也說文怓亂也又怓音同呶呶訓喧為摹其狀殆病狂

丧心不自知其言之亂者為惛怓與彼以人之真民而
詭隨監謗其反而來告之言直知俗稱胡說者是已斗
惛怓而何式遏寇虐無俾民憂骨語文王在母不憂迷
謂憂為孚病此章憂字當因之蓋監謗之時人人自危
其胸中各有一衛巫而不能去諸懷者正似此夫安得
不謀式遏寇虐以期無俾民憂乎若近舍衛巫而欲遠
有事於徐戎民不堪命由號仲師之以往大懼其表師
而辱國也故戒之曰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夏官司勳凡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號仲嘗有征淮夷之功其勞
不民幸矣若及茲而為徐戎陛協前勞不足贖又於錄
乎是謂棄之耳大司馬之職師不功則厥而奉主帅禮
記軍有憂則素服而哭於庫門之外聆其戚也知王之
戚而其所謂
休者可推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息就得其寢之常說與易傳嚮晦宴息及小雅偃息在牀之息同四國即中國也首章言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究之亦不遷為綏四方計故二章言以為民逑見民為四國之本惠此中國正欲以惠其民者綏四國耳然四國之極在京師將綏四國得不自京師始乎故此章復言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罔訓欺誣所以行其詭也罔極為詭之至至詭者古稱窮奇窮即至義奇即詭義也昔高辛民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即人之罔極者也罔緣為窮奇之別稱故復取以狀詭隨監謗之詭為至詭云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周禮地官之屬土訓掌道地慝

凶曰若庸蠱也癉癘氣蠱毒物衛巫之為民作慝如此曾之民心各懷一作慝之衛巫而有憂如彼也然則有寔式過寇虐其無俾作慝者即以無俾民憂斯已矣至於徐戎之不必勞師如號仲者皆無所用故衆敢慎成蒙以近有德告之威儀只大概作號仲之伏說言儀亦苟容之通稱號仲能將兵其望之可有威可長豈不亦儀其也哉然貢征淮夷之勞其素不免於趾高氣揚可知又王將討服徐戎號仲必有含我其誰之意時亦為之顧盼自雄矜張武力以示可用矣此乃為抑以敬慎使得蕭然自歟即復引之近有德從而靡然自屈也與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左傳稱忨歲而愒日忨一作翫愒與忨皆貪其生而思以慢忽終耳上章言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四國即中國也而其所以綏之亦惟在有以惠之則仍稱惠此中國可矣又二章言無俾民憂在其憂在王之寵衛巫此章言俾民憂泄其憂在王之伐徐戎各就上又推之可見泄不積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近厲為厲鬼稱醜厲者以鬼貌惡故按詩詞以詭隨監謗為無良為其無人心也乃以為狀之有悖敝象之然人之病亦有時已至於周經之為窮奇則生而凶者矣是尚得以為人乎故更斥之以醜厲焉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正敗指正人之不敵言衛巫執左道而假於鬼神其為不正人亦大著矣王以其能監謗以而任之當時雖正色立朝正言諍主如召穆公者亦不能奪況其他乎此正敗之勢也將期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悖王易為力蓋欲去一衛巫誠公磨無足歟且而王乃不悟方期逞志於徐戎以武臨之其

能以必克哉故特危之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稱子徐從戎號稱子宜史載徐地方五百里不為小以但得稱子而黜其地之大則稱小子亦宜然雖如此而其式則有異焉式猶俗稱模楳云爾昔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遂僭號旋至諸侯朝於徐者三十六國以昔之式例今之式益有若彼其宏大者又徐偃王假行仁義穆王征之徐子不恐闕其民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以此言之徐之後嗣後強豈不深以行仁義為迂豈不重以賴文德而不明武備為鑒哉亦足知戎雖小子昔之式宏大征之猶可克今之式宏大征之則不必能克矣奈何不一度量也邪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安安者有定處而計方長也是又非獨以愒自寬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而已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有殘承上章憂泄來蓋國之民有憂不泄則積積而生忿必將以殘逞焉觀其後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必求殺太子召公代以己子乃得脫是可不謂殘乎無縱詭隨以謹繾綣繾綣謂衛巫之徒為無良為惛怓為罔極為醜厲相與詭隨監謗其勢聯絡其情固結也式遏寇虐無俾正反正反指正道之全悖言道之正亦多端對監謗切求之如召穆公之諫詞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可擇是以為正矣乃厲王初不之聽蓋欲大行衛巫監謗之道遂以大沸天子聽政之道而正反正可反乎是

終有望於王之式遏寇虐無俾正反也然而王之[illegible]方征伐徐戎伐徐戎之任方將屬之前伐淮夷之鏃[illegible][illegible]召公於此雖嘗諫監謗而不聽僅茲伐徐戎之役[illegible][illegible]可以不聽而不諫也因即以其事示號仲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按注以玉女為寶愛之意是已但玉字須合上王字串看王之玉有大圭鎮圭此當屬鎮圭言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者取安鎮四方之義天子執之以視大圭之搢在紳帶間此為尤重然則所謂王欲玉女者蓋謂厲王以號仲於淮夷有勞因復使之從事徐戎是欲寧以為鎮圭而有取於安鎮四方云爾而不知其付託必不效也可無諫乎曰大諫者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無可逃當不能已於顯諫矣又厲王奔彘召穆公匿太子靖且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仇而懟怒乎兩取而證之大諫顯諫也亦驟諫也然卒無如王何乃復為是詩以戒號仲戒號仲者總以王欲玉女之心終不回於大諫耳故序不曰戒號仲而曰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管見】按周書呂刑曰鰥寡無蓋則知此稱板板者蓋象也說文癉勞病厲王之虐召穆公有民勞篇其為下民卒癉可見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然其時監謗甚嚴莫敢告無辜于上帝此其有以蓋之豈不見為板板也哉遠久之而民弗忍則其倡為嘩囂之聲見矣故曰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然是也其出話不可為是既驗聽敢覆述乎猶本指軍謀言如采芑稱克壯其猶常武稱王猶允塞其較著者至以出話不然之民而為猶則罔褻之亂謀也其地密邇其期亦浸及以是言不遠耳所由然者總以監謗之衛巫成之故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致楚語論古巫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以若所云於聖人何多讓焉厲王之奉衛巫蓋以為聖矣管管即如稱管中窺豹及以管窺天之意老子之所謂察察也靡無也無有聖而管管者彼衛巫之監謗以察察為明聖云乎哉不寧惟是稱古巫者以為知能上下比義聖能光遠宣朗明能光照聰能聽徹此因夸誕無足信王其取諸民之精爽不攜貳而以齊肅衷正為期是亦巫之本量宜然乃以是觀衛巫則尤見其不實於亶焉亶亦有但音從之與下諫顓正叶然則亶即膻之省文也素問膻中者臣使之官王冰曰在胷中兩乳間朱肱曰心之下有鬲膜與脊脅周回相著遮蔽濁氣是謂膻中也膻中即可作胷中看亶同膻言衛巫不實於亶即其胷中之心精爽不攜貳無復齊肅衷正之存並不可以為巫矣衛巫之為巫不克以精誠通神之靈乃復以監謗防民之口則民之不獲呼籲上帝而見為板板者非衛巫而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未遠即不遠也言以衛巫監謗故而致民之出話不然猶曰是特其語而已至更念其為猶不遠其猶為何謀耶其不遠為何地為何時耶猶之未遠天下殆哉岌岌乎是不可以不諫其諫也又不可以不用大諫者大諫顯諫也亦驟諫也詳見前民勞篇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集傳】泄泄蓋弛緩之意輯和洽合懌悅也

管見此章卽所謂大諫也難去聲禍變也卽昭明也
三說此由天之牖民使為之故曰天之方難憲法也厲
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是為法外之法因以
憲憲稱焉無然憲憲欲其速更也否則有以起其難之
發矣蹶謂顛蹶指王言如後之出奔於彘雖幸全其身
而已墜厥命夫不可作蹶觀乎天牖民以作難卽其不
欲恥王而使卽於蹶也以是而思天之方蹶有不得
王諱者泄泄如末章所稱戲豫馳驅是已天欲民之人
雖以敬防之猶懼其不免也而況狃於戲豫馳驅以蕩
心佚志哉故急以無然泄泄戒之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正言令無他圖惟卽除監謗之
令猶可以安民而已耳輯和洽合民之自和自合也
監謗之時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雖親戚交游對告之
若不相識其能洽乎故惟使之辭輯而和得以羣相
語則見民之洽合有靡不伸其聯屬之情者如是而民
之於王前以監謗而怨今以不監謗而悅由其出話騐

之其辭之以悅而懌者豈復猶是出話不然哉辭懌則
怨解雖嘗為猶以興亂謀至此必自相戕止而不復逞
也民之莫其謂是與
莫者搖手禁之之狀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嚻嚻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集傳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卽就也

管見上章既大諫王矣此及下章又轉而深斥衛巫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言古者民神不雜我為王臣爾為
王巫以職司論其事則異矣豈得謂同僚乎然雖如此
而王之用爾則使假威於神以監謗於民居然抗於縉
紳大夫之列是不得以我之異事謂與爾不相及也殆
可作同官為僚觀矣我卽爾謀聽我嚻嚻以為我與爾

既似同僚則有相為謀之道但我之卽爾謀其言實人
所當與嚻嚻讙譁者等不能自禁制也爾可息心聽
之其毋驕我言維服勿以為笑服職也書稱無替厥服
此義同此於時凡伯盖為諫官有言責也故云其言卽其
職耳笑者心非之也此直探衛巫之隱而抉之意謂王
令弭謗能保其口以我之大諫為謗已乎且其以監謗
任爾將欲以防民之口也而我口乃獨嚻嚻又能不白於
王而謀所以防之乎是必謂我之暗於時務陰指其惡
聽速禍者以為笑也然而我言維服我終不忍不言以
貽厥服有所難免我不用是獨愁爾無念兹竊笑可矣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引以正監謗之非也先民只作
古之民看不必號為賢人亦得芻供芻飼薪給炊薪是
為斯役之屬民之至賤者也周書呂刑稱皇帝清問下
民傳謂皇帝為舜則知此詩稱先民者乃舜時之民耳
先民往矣而有言傳之至今曰詢于芻蕘蓋謂皇帝之
清問虛心以詢其於下民雖芻蕘之至賤無所擇也惟

其芻蕘亦詢是以緜宴無蓋此實帝王萬世之極則有
終不可泯沒者王不知務此而轉為之立法以監謗訊
之衛巫所從
來可得聞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集傳謔戲侮也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

管見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虐者降禍之酷烈也如下稱
熇熇不可救藥則其實矣周禮注云巫與祝通言以是
推衛巫之妖妄其為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者直如戲
談之憑任其口而已此其獲罪於天尚可逭乎故以謔
謔目之而戒以無然也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借喻衛巫
之閟言不信有如此老夫屬所尊之通稱不必年之長

爲者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亦設爲老夫訑小子之狀也灌灌即就提耳取義灌注也耳有竅而以言入之則如灌至於一再不已即得以灌灌稱蹻蹻字从足从喬蓋輕儇浮動之貌是在不率教之小子類然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匪謂聽者之心以爲耄也人生八十九十曰耄此憍忘而知已衰其言或不能以悉中若夫老夫灌灌言提其耳非耄也而在小子蹻蹻者見爲輕猥浮動則必心非其言而以爲耄矣故凡伯之於衛巫謂我言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其力爲警覺之意正與老夫灌灌同也而爾則匪我言矣豈嘗以爲是哉此則不咎爾聽之不聽轉鄙我言之不知固將以耄例之乜耳其視小子蹻蹻何以異焉然爾不得仍泰然也急當以謔用憂何以故吾見爾之謔謔者亦孔多矣天之包含宏大能容其謔不能容其謔謔也苟矯誣之罪以多而貴盈其何所恃而不用憂也哉告編計爾之

爲巫崇飾左道必有其術之邪者以自救必有其方之幻者以自藥是其藏身之固殆非人之所得戕也而獨不見夫火在天上行以雷霆者乎劈空一聲炎欲則焉熇矣以是加虐於爾一瞬間便焦灼爲炭燼斯固不可救藥也然則及茲天之方虐而用憂焉救猶懼爾之必及又豈得匪我言耄竟以無然謔謔爲不足聽耶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集傳】師衆也

【管見】厲王之虐一則以衛巫監謗再則以榮公專利故此章並及之也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

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

據此推之凡伯亦以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故爲致警曰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按‥字从心从齊與調劑之劑施濟之濟同音義當兮則可知天之方懠謂天心深惡榮公之專利而並以是教王即當導利而布之上下使其民皆將取焉耳觀下章稱如取如攜攜無曰孟方極言王之不保所有而況榮公乎夸義爲大爲修貴極之狀毗義爲益爲厚富溢之狀榮公說於王卒爲鄉士吏有以遂其好專利之私其爲夸毗可想見矣儀屬容之適稱其儀有威可畏則別稱威儀卒盡也榮公爲卿士而以夸自逞豈不嫌赫乎爲民所具瞻耶而民之怨其專利以爲盜耳不復以爲卿士故雖以威儀

臨之一節若狂若癡絶不知所畏焉是曰卒迷善人謂其人安妖無恙云爾不得泥德行言榮公夸而毗亦自快莫居移氣者養移體也可不謂甚善與怒當其閑與節而來則共指而目之曰是實載尸蓋民之怨其專利以爲早正絶其命而疼之土壤也何爲至今無[illegible]忒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此並見民方怒王榮公又不足言矣致軍行後曰殿再課功居後亦曰殿然則殿者後之替字耳素問於二陰特稱前後後即臀也臀从殿亦後之義此殿屎之殿蓋取後義而指臀言之屎木音紊一音饗从僖音也皆糞之謂饎熟食口入之而臀泄之即是物矣故屎从饎音與其字从米並著所從來也殿屎屬上厠時說蓋自古即以出恭爲名故於民之不忝而褻越其上可借以見意其必取諸此者欲以明勢貫役之不得不然也猶夫人雖以恭自持至於殿屎亦誰徑能强致其恭也哉葵本植物爲亦屬以向日特瀾日名象葵向日民恭於君之象也莫我敢葵若我謂戈上

虐其為巳酷烈巳甚民止見其可畏而絕不見其可使故欲以葵自處而向之皆有所莫敢云夫民莫敢為葵以效恭則將敢為殿屎以咨然於不恭矣其何以愁榮公若彼而怒王又若此哉亦以榮公之教王專利總不惜其民耳故特就時事之可哀者切陳之曰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云漢言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喪亂無不起於餓饉者喪謂死亡亂謂離散資為藉賴之具所以救死亡而保離散也其無之盡則稱蔑惠以澤言周官荒政十有二以散利為首此其患之大者曾莫惠我師則惟知專利而已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集傳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

管見首章言上帝板板則民之為其所蓋者固皆欲見天而不得也若一旦天矜於民而於板板中啟之牖焉則天心通於民心將見天之方難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懠民並得秉是以相與興事矣故一念於天之牖民而知其有倡無不和也則曰如壎如篪焉其勢既合則畔襲之衆操挾戎器以入闕庭直若諸侯之以璋享后以圭享天子靡不違者是不可云如璋如圭乎於斯時也內帑所儲恣意攘竊視徒收其寄物而拄以踰者無以異焉故以為如取如攜也更因是而計其所藏其中不有瑰奇珍麗為世所無者與而攜之之意則曰久苦征斂今得償其所出以是為我加之息焉可也所謂攜無曰益蓋如此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易輕易也兩辟字皆為君稱謂夫民為天之所牖其共樂大事若兒戲然亦孔易矣何以孔易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以萬計君則一而已耳天下不少為之君者豈非民之多辟乎多辟則亦患其無君也有而民自廢之不以

為辟則非辟無而民自立之奉以為辟則亦其辟矣以云孔易不誠孔易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管見价與介通擯介之介為副義藉以輔也介胄之介為武貌示難犯也據此合參之則所稱价人者指王侍衛之虎賁氏言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亦足見其維藩矣藩周樊編竹木為之又夏官大司馬之職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此所謂大師也其衆集勢厚而布局寬故曰維垣垣墻也質用土所以環宮室而為之防者曲禮云軍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度其前後左右之周完而維垣亦允天子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使邦國大小相維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故王室之有藉於大邦則維屏也周書康王之誥言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與於維屏之意具矣縣外蔽也大宗謂同姓之位尊有重望者當時如召穆公虎其首推巳惟大宗能保宗子以是稱維翰云其此意須與下文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合看蓋城以築得完翰為障土以築之板則城之所恃以無壞者在此懷德維寧此完言欲靖國人之亂之不可他求也懷取懷保懷來為慕德對威言不虐之以威而懷之以德民乃寧非是則不寧也亦可知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有莫能保以止國人畔襲之諜者不然他時胡為不免王之出奔彘哉宗子維城蓋凡伯知厲王必當失國而猶冀大子靖之終能守國也太子嗣為父後即得以宗子稱無俾城壞欲王獨致念於大宗維翰以卒保太子靖耳觀於後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欲殺太子

以公代以巳子乃得脫然則非有大宗之名公組析袪
衣子靖之以宗子而維城者不幾於壞也與無獨斯畏
猶以無子言之謂太子靖苟不保王雖幸免其身亦已
然為獨矣是時欲不怵然生畏得乎然而獨斯畏則不
至於獨而仍不知畏也其畏為已
晚其獨亦無救是不得不先戒者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集傳 渝變也

管見 所謂天之怒者甚惡其板板也所謂天之渝者欲變其板板也怒已不可解變已不可止計惟是承之以敬謂聲伎實淫自是無敢戲豫焉謂遊獵誠荒自是無敢馳驅焉亦猶降從於閈門者過東身待罪之意以庶

幾其不絕於天也天之怒與渝者如之何上帝板板則下民常在陰霾中雖有開霽之日不得以為明也昊天則怒其不明而欲渝而明矣上帝板板則下民常在昏夜間雖有昧爽之時不得以為旦也昊天則怒其不旦而欲渝而旦矣按此須項前天之牖民說王於民為之板板而天之於民則以其板板者為之牖是不可以口明曰旦乎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王讀平聲言出王若盂先見其不得已於奔竄耳易渙卦之九五曰渙王居无咎傳曰正位也則王之不居而出其為失位可知王野之平曠者為衍游流也國語於厲王之奔竄亦曰流左傳昭二十五年童謠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此可以得游衍之意矣出王游衍當昊天之曰明曰旦則及我念之慼然不能以終日也尚何敢戲豫馳驅狃於泄泄而不激與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管見 不曰刺厲王大壞而曰傷周室大壞者憂國運之將終也名穆公當厲王時正似殷之末世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卒無如紂之不鑒於桀何故篇中七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皆代述文王當日抑鬱無與語而獨語之苦衷也殷自是遂亡若以殷例周周室至厲王而大壞名穆公懼亡方不能必後之宣王中興也至於再更幽王大壞而仍得有平王之東遷以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運則益不敢知矣傷何如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集傳 辟君也
烝衆諶信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即商之事故

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管見 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注云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生機動為蕩則知蕩蕩云者謂上帝之大德生生而不已耳如下文稱天生烝民即是蕩蕩注脚下民之辟言撫有下民而為之辟者必有同於蕩蕩上帝之好生而後可也但辟之所由立其先皆上帝之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是則不得盡為蕩蕩上帝之命之矣疾威為迅雷之震怒中人輙死此時之上帝固獨見其赫赫而不見其蕩蕩也乃受其命以為辟者亦多有焉下民其何以堪多辟言不一君也讀辟同僻者非是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所謂命者指命下民之辟言何以匪諶以蕩蕩上帝之疾威上帝亦命之其間每有見為辟不辟者蓋自陶唐有虞而降夏有歷年商有歷年夏之初命禹商之初命湯此實本於蕩蕩上帝也亦誠下民之辟矣無何夏則終之以桀商則

然之以紂苟非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而胡以有是哉以
是而觀於周文王始受命亦禹湯也馴而至於厲王之
辟不辟與桀紂無以異然則夏商以來天生烝民而有
命以立之辟其命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不謂之匪
諶不得矣名穆公傷周室大壞其觀
往以驗今而知其無可奈何蓋如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集傳〕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集說〕范氏處義曰賢者愛君不能自已以文王為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猶冀厲王聞之翻然悔過蓋用意深矣〇曹氏粹中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

〔管見〕曾經也曾是曾經如是也四句疊用之以為彊禦掊克之在位在服本夏后桀之前事及殷紂時而若身親見之云爾彊禦掊克皆取盜以立名說文以彊為弓有力則威因之禦之言止須與論語禦人以口給之禦例看所謂彊禦即猶盜之在外把風有以嚇禁旁人而制其聲張也漢書注手把土為掊把音爬與爬通克以能深入為義如左傳言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借觀矣所謂掊克即猶盜之入室搜贓有以逼脅主人而抉其藏寄也在位指王朝之公卿大夫言無國故只以位稱諸侯有國國多不可悉數則以在服該之以服為侯甸男釆衛之通名也按下章曰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則此章在位在服宜分項上彊禦掊克說在位者近王彊禦在位則能使義類屏其氣以塞上之聰而掊克乘茲肆從在服者近民掊克在服則能使寇攘得所求以滔下之有而彊禦藉是分肥也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彊禦掊克其人皆下流故以滔曰之德者

得也天下之人得之以有為德矣惡不妨同謂如戕賊殺德命德亦或稱凶德惡德也女謂殷紂以下流而使之在位在服是為興矣加力字則所以興之者又將為之九遷官三錫命而不愛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集傳〕而亦女也懟怨也

〔管見〕義類指在位之正直者言取禾盈把曰秉紂之於義類其執而刈之有如此是謂而秉義類也彊禦多懟懟之者誰即義類是已義類自不孤而有鄰豈不謂多然彊禦之於義類則為流言以對亦正不畏其多懟也對敵也與禦字正相發明非應對之對流言即出自彊禦之口而入於多懟之耳者其間有藉以達而使之聞

之故曰流言流言之言若何多懟者義類即當假紂之秉義類以為言謂將執而刈之也此足以歆多懟者而怵其心矣夫彊禦之於掊克皆相與為寇者也寇盜名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則有彊禦之言而義類莫敢言也是不猶盜之在外把風有以嚇禁旁人而制其聲張乎因是而掊克恣行寇攘式內即亦實猶盜之入室搜贓有以遍脅主人而抉其藏寄矣攘奪也式猶俗稱模樣耳內室中也寇自外來而其攘奪財物迄無一遺其模樣與室中人無以興蓋莫不知其收蓄之所在者多懟怨彊禦也彊禦在位則其同在位之臣義類怨之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亦怨也其怨獨在掊克以掊克在服則共同在服之民實不堪其寇攘式內而怨之矣侯射的儀禮注侯象人形作杞立也即謂繫侯於植而張之祝忝祭侯之詞周官梓人云祭侯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倨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躬女注謂侯之為物捍外蔽外有謂侯之象故因祭寓意以戒勑

其諸侯耳夫侯之作於抗侯之地作之非其地則不是之意也而茲則如無地而不作非靡屆乎亦侯之祝於祭侯之時祝之過其時則已是有究也而茲則如無肯而不祝非靡究乎彼揞克之在服皆諸侯也而民之怨其冠揀式内者為特甚則並如創設儀象使常在目前而肆口以訕咒之其斯之謂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也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集傳 背後側 傍 陪貳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陪貳則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管見 女炰烋于中國女當从男女之女讀指紂妃妲己言炰烋字並从火炰同炮炙肉也正韻烋熏也熏為灼義與炰一類史記言商辛八年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熨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天下顧怨此所謂炰烋于中國也斂怨以為德凡從愛之可感者以德稱炮烙之刑天下皆知有蘇氏之女為之是以其身為怨府而斂怨也而妲己之意則謂欲紂之德已不任天下之怨而所以見德者不足言也乃不憚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焉妲己見德於紂紂亦欲見德於妲己故即繼之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明者欲使妲己見其德也當其不明而思有以明之於時紂之後宮填溢以視禮稱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數當幾倍而皆不令有德行在背侍立在側者以混妲己則專房之寵亦大興自矣然日習為常仍不見德以是而授使之與政於外朝以示恩私也外朝有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參與天子以陪稱其三少為孤卿並六卿而九所以佐治也紂則惟婦言是用使公卿皆為虛位夫亦自以其委心聽命為妲己貢媚矣此其憂於德之不明而卒思有以明之者豈復有加也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管見 天不湎爾以酒集傳湎飲酒變色也乃天之生紂雖飲酒而色不變此所由荒湛而為長夜之飲與不義從式示侍飲之依於禮者耳禮記玉藻言侍飲於君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又言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故左傳

亦稱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君臣有義主於敬從式者敬以行禮是乃義也而紂則不謂然矣既愆爾止靡明靡晦止與趾通昏禮布袵皆有枕凡止足其趾包差失也言紂之飲酒未見其湎而色變而定之所指則既愆矣蓋以酣身無好步也有見其終日昏昏照明罄之晦耳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以其不義從式則有非所式而式者昔夏桀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所謂號呼當指此號令也呼火故反同孟子嘑爾之嘑咄咋也以鼓令之號其號佚人牛飲有咄咋之意則為呼而紂因之式其號式其乎焉於是廣沙邱苑臺大聚戲樂於沙邱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倮而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考要云紂為淫樂以百二十夜為一夜謂之長夜飲車行酒騎行炙忘其日長甲子是非俾晝作夜而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

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管見]蜩蚱蟬螗似蟬而小有冠乃蟬之在旋不蛻者至秋又出而化為花自頂中出也蜩螗一類滿屋蕩羮屋食亦從其類而舉之如蜩如螗狀民之怨聲哀囂而滿長如沸如羹狀民之怨氣鬱勃而難解也小大近喪入尚乎由行小大指民言無小無大皆瀕於九死是為近喪行音杭與音蘅者同義謂伉足而前也人有行亦有止非可以自由者由行惟吾所欲行云爾尚矜尚也方自為得計之意尚乎由行則其無所不至可知令借證於商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多寡罔詔此其近喪之實矣由是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其甚者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人復何所忌憚而不尚乎由行也哉斯時也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而其用又讎斂又實名敵讎不怠則見民之敢於為敵以讎其上者遂不覺殷都中國之人皆怨同於鬼方之鬼矣故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在殷都者為內奰字上从三目下从大孔氏主怒而作氣說得之此蓋敵讎之狀亦如鬼狀也為敵讎以內奰者其人未遠於中國其人而為鬼則既遠於中國是不可謂及鬼与乎及者近詞覃雖訓延但與他處虛用不同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箋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按懷州即今懷慶地其名不可沒惟懷曰覃懷則正著其為平地也曾氏說於懷字落空却於覃字得實矣宜懷底績底致也績功也由今懷慶歷衛輝以達彰德為漳在焉此數郡延袤太行之外為古河內平地則皆得以覃稱不獨覃懷之為覃也故自覃懷底績而遂至于衡漳耳昔殷都朝歌西阻太行北踰衛漳東南跨河是禹貢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即其界矣所界皆平地如覃懷之覃則可知是詩特用覃字即本禹貢以為殷都畿其概也所謂鬼方者如易稱高宗伐鬼方其意即以鬼曰遠夷而鬼方名然遠夷之國因又有實為鬼所憑者則同名鬼方而所指為鬼若北稱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是矣左傳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又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夫单稱魑魅亦兼稱魑魅罔兩是鬼屬也而其禦魑魅者在四裔圖魑魅罔兩者自遠方此足以証鬼方之名亦得正指其為鬼所憑而名之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集傳]老成人舊臣也

[管見]匪上帝不時匪非之也言紂因上帝之生已雖為元子而後於庶長之微子啟則以是為不時而心非之耳當時箕子嘗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以是多忌又自負其資辨捷疾聞見甚敏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於是殷有舊人而皆不用也微子曰吾家耄遜于荒箕子答微子曰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蓋播棄無有遺矣然斯時也有王子比干者與微子箕子同在朝文王不及見其以諫死而知其必將極諫紂亦必大怒而殺之故猶冀王子比干之得免也乃為止紂之辭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老成人當暗屬王子比干說無蔑視也紂之智足以拒諫則有毫不覺其以厭見憚者典刑為國之常刑其不敢屏棄而敬念之為有此方怵心於延及平民也豈至逞其怒以賊虐諫輔哉尚庶幾其能然也蓋無術以回紂之拒諫獨期有以免王子比干而不遂殺耳曾是亦謂曾經如是也與二事

夏后桀之前事者意同莫聽即不聽也以言語諫言之昔桀為不道其臣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修靡者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於是成湯伐桀敗諸鳴條桀奔南巢死夫桀嘗自言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是豈不誇詡其身之命為大命乎然以莫聽關龍逢之諫怒而殺之而其傾也忽焉斯亦炯戒之迫懸者矣故末章更申言桀之既傾以危紂之將傾也而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厥後文王既沒王子比干卒以諫死其諫也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諫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以視關龍逢何以異焉而紂亦莫聽乃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視之則比桀為尤酷矣武王聞紂之暴虐滋甚乃徧告諸侯謂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東伐紂會於商郊牧野商師潰紂反走登鹿臺自燔

而死轉憶西伯戡黎之日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夫亦自以其身之命為大命固終有可依倚而不至於傾也及王子比干與關龍逢異代同心皆死於諫則見桀之大命先傾於南巢乙卯之奔而紂之大命亦即後傾於牧野甲子之走以先者為鑒以後者鑒之是兩人猶之一人耳豈嘗有可別異也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集傳 揭本根蹶起之貌鑒視也夏后桀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管見 按人亦有言為夏后桀言之者其言不見他書而賴是詩以存之蓋夏之人有言如湯誓所稱則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此見桀之大命未傾一似真有同於日而人莫如何者其言怨言也及成湯放桀於南巢而大命傾矣則怨釋而轉為非笑之言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謂桀方自比於日之得天而不悟其忽為長木之甤遂無地可容自立也木之有本有末王篇末顛也說文顛頂也木末為頂故稱顛孟子言沛然下雨又言若決江河沛然誰能禦之則沛之从水从市傾象也以木之顛而沛然有傾象當其傾也上仆則下掀本因以出是為揭矣其必舉其枝葉未有害者欲以著桀之殭死耳史載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則身死之日非疾非衰其生氣豈嘗前有傷之者哉本實先撥實字當指本所托之土言以土之厚積者為實也何謂撥蓋發其土而分徙於他云爾如是則實者虛其本不固而顛沛之揭隨之矣夫木之托於土與君之托於民可例觀也彼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不有民何有君此其殆哉岌岌之勢以視木本之實先撥者無以異焉夫安所冀幸於大命之不傾耶人之有言如是此在夏之人出之本為夏后桀言之也然在殷

之人猶傳之則即以為為殷紂言之亦可也如史載紂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是與桀同殭者而其敢行暴虐以殘害于萬姓使殷民罔不欲喪則其大命之必傾即當與桀同其殭死矣以是為之喻言若所稱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豈復待易一辭也哉以故殷於夏后之世相距六百有餘歲不為不遠而有畢肖其形以為殷之鑒者則桀之洵有合於紂也凡鑒取相對初不可以遠言雖誠遠亦當作不遠觀是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管見 厲王時武公方為世子就學其睿聖之姿靡不洞達因感於時事之誕淫厥泆弗克迪畏天顯小民乃重念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敢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故特假師保之喻教以為是詩使人日誦於

其側也其詩詞固有正指厲王言之者故序曰刺厲王但詩之本意又非主於刺厲王故序即申之曰亦以自警也亦字不是輕帶語詞須重讀自字乃得

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集傳隅廉角也哲知庶衆戾反也

管見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儀為容之通稱若玉藻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是謂威儀以其齊遬則見為威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則其斂持廹促以屈於所尊故然此為抑矣至於不見所尊而亦常如所尊之在望者齊以抑抑稱焉又玉藻於立容特曰德應氏以

為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如三章言顯覆厥德德不立也德之立者存於心必形於身則徵諸立容為較著此足知威儀之可以見德矣其謂為德之隅者隅字當貼玉之廉角立解聘義言玉之德廉而不劌謂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劌於物也抑抑威儀木為砥礪廉隅之事而其有以飭已無犯於物者直如玉之廉而不劌焉是則君子於玉比德而有是隅也故曰維德之隅人亦有言謂此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在誨人之人亦未嘗不有是言以諄諄也而小子之聽之者皆不免於藐藐則見其為靡哲不愚矣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正申言靡哲不愚之意也天下愚人多故稱庶凡職皆有專司不得踰即可借作只字用之疾為怨疾學記稱疾其師乃此所謂疾也如後言匪用為教覆用為虐是已其愚至是殆無以過之故曰庶人之愚亦職為疾戾者不信其道以安其學也即貼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說是固不能親其師矣而其究之

疾其師者亦將匪用為教覆用為虐焉此與庶人之愚何以異哉彼疾者之戾不必言此戾者之疾有必至然則哲人而戾所為靡哲不愚之故正無俟他求也故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管見下章傷今則此章思昔也其所言蓋在成康之際乎周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當時牧野之役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為無競及成王以幼沖嗣位值武庚叛興師東征布大誥于天下卽克終勝殷遏劉之餘緒則亦得以無競稱矣而其所以無競者則維人其人如何史載周公歸政於王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於左輔

天子之意召公常立於右拂天子之過史佚常立於後承天子之遺忘是所謂四方其訓之也因是而慮無失計舉無過事則見其為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矣四國謂四裔之國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是已順者莫不來朝也而其由於有覺德行則何以徵之成王立數年天下大治交趾南有越裳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盍是來朝夫聖人為德行之歸至使德澤不加政令不施之越裳其黃耇皆有覺焉遂不憚重譯來勸以效其順則四國之順之從可知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徵慎威儀維民之則此則言成王將終而又有命以告康王其要歸則以治威儀為主也周書顧命荷王曰嗚乎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

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悖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謂審訓命汝即所為定命也惟審故定恐不獲誓言嗣而乘末及獨留之時以告之以是稱辰告耶齊風辰夜及泰風辰壯皆惟恐後時之意訏謨文王之謨也如奠彪陳數則肆肆不違者是已其謨若為文之大訓則以訏言大即當從大訓之大見之柔邑稱克壯其猶江漢稱王[illegible]充塞皆以猶為軍謀則知遠猶為武王之烈所云用兌達殷集大命者即指此其猶為烈而亦著為式之大訓訓以垂遠則達猶之為遠就訓言也究之訏謨亦衍言遠謨以其見為大者無非訓遠猶亦得言訏猶以異貽為訓者無不大也雖對舉而宜過看猶之定命辰告亦一帝事而於訏謨遠猶分說亦不得執泥乎其必本訏謨遠猶以為定命而辰告之者以成王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故即欲以文武之大訓為康王訓總見宏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在文武之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也至成王之嗣守無敢昏逾其一身行力只在自亂于威儀故於言終而以已意致拳拳焉亂當也何以治之非敬慎不為功能治其威儀則不至冒貢于非幾非幾不善之幾也不冒進于不善之幾則與於受中以生之本體克全矣是不可證諸天生烝民之有物必有則哉故曰維民之則然敬慎威儀不即切指為君之則而通觀以為民之則者既見理之大同亦以見作極之不可以已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管見】今指厲王時言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所謂刺厲王者即此同書無逸云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酗于酒德哉迷亂由於酒而其害且於政此殷王受之弗克亂正四方也及武王克殷封康叔於受之故都作酒誥其詞有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是周都初無迷亂于政者作之先也自成康嗣服承保而後越昭穆而共懿以逮孝夷雖其次亦浸衰矣而以言乎迷亂于政則實自厲王興之孟允其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與殷王受無以異則直舉周之西土易而為殷之妹邦也名誥云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元首也人首曰顛顛覆為首下仆之狀以是象德元之不克樹立耳湛當讀持林切與沈同謂以身漬水也荒於酒者濡首為酒酣身則為湛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此則所以自警也荒湛于酒者以湛為樂在周都西土前未有此而今有之是為興丕於殷之故都如衛者其湛樂雖由與自周都而與之[illegible]興而殷故鄰之遺風則不患無可因襲是為給矣厥[illegible]謂湛樂之人從者其身適相際非其得已念則心常係之蓋有見於湛樂之實為樂耳從而弗念是以從為誤以而不更從之直與厥紹之習於湛樂者相戾也然雖如此而不知數求先王克共明刑亦安所得法戒之昭斷者哉罔不知也數為陳義敷求罰敷陳簡冊而求之當即貼酒誥說酒誥為武王之大命其中推本文王之教固已而又稱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東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illegible]曰其敢崇飲則一歎求而周之先王與殷之先王盡靡不儼然在目者共同拱共明刑為敬迓天威之意多士云天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盡今終于帝威在天為明威致罰于殷則為明刑矣酒諸稱殷王受之荒腆于酒弗惟德馨香祀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念[illegible]明刑

貢為大監其敢不以共而祓逐者凜於天威也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集傳 弗尚厭棄之也 戒備作起逷遠也

管見 肆皇天弗尚此亦當指厲王之流於彘言。肆取肆中鋪陳百物之意謂其列在目前云爾尚貴之也昔殷王受之迷亂一惟酗于酒德酗者以酒為凶也於是厥心疾很祇保越怨不易則以觀於厲王之虐亦猶是矣夫皇天尚仁而厲王尚虐因之遂流於彘則由萬民之弗忍而畔襲之即知皇天之弗尚而厭棄之也夫豈其事猶在隱見之間使人以意揣而不可以目遇哉如彼泉流以下則自警之詞泉流謂衛地之百泉即衛水所自出者無淪胥以亡淪胥為沒入既盡之義當承上文作及流之趣合他水說泉流至清所謂亡者失其泉流之本體也如邶風稱涇以渭濁可備觀已衛濱大河河至濁周時河猶北東入海則衛水必入於河河大則只言泉流之淪胥以亡而其為入河可知猶之只言泉流而其為衛水亦可知也河大而至濁以喻厲王之有昏德可矣武公生於衛其利於有明德則當如彼泉流其不利於卒入厲王之昏德則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也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攷禮記內則惟孺子蚤寢晏起他則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曲禮少儀並載為長者糞埽之禮而管子弟子職尤詳其詞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

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糞適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此先王設為小子之方法其行通於天下夫非維民之章也哉至若武公為衛世子世子有君道非民之四方其從事於斯則尤當有推而廣之以見其大者故從之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弓兵謂軍器弓矢而外如矛戟戈殳皆是也將自車馬以及弓矢戎兵皆欲舉而修之此其惟日不足固亦有待於夙興夜寐者矣戎作之戎為冠名應以狄言其蠻方則正謂楚耳衛境北有狄春秋時狄入衛遂徙楚邱則其先世不靖也是不可不戒其作矣楚自夷王不振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在衛之南雖相去猶遠而不得更使通近也故有藉於逷焉逷一作逖夫戒戎作而逷蠻方是使四郊不擾而國中之麾常嚚即亦得以洒埽廷內例之也然則所稱夙興夜寐洒埽廷內者雖曰維民之章在世子又可忽乎哉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集傳 質成也定也虞慮話言嘉善玷缺也

管見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又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故歲之將終質平其一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然國用之數必質於上制國用之數尤必覆天下故曰質爾人民蓋如是而後穀以之四年數耕為得實所以制國用者乃蔗審耳謹爾侯度亦節用之意易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此三子之度也侯度書視此矣敢不謹與所以然者則用惟草行不在每歲經費之中不可以不備用戒戎作用過[illegible]方豈直修爾車馬弓矢戎兵而遂足以戒不虞哉必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乃能使國用不匱緩急皆有以應之用戒不虞此為尤要矣其奚接言質爾出話者惟口出好興戎故即叢用戒不虞之意而聯及之眞之當如何欲弟防諸出話之口不得已亦總以敬爾威儀為主耳蓋人苟能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亦即必有見為口容止着止則能慎而其出話無不柔嘉矣惟口出好好則嘉也而慎其出之時則以柔是稱柔嘉如玉藻詳列齊遫之容於坐如尸之下室以燕居告溫溫蓋以上稱口容止而於言貌未之及耳其有取於溫溫即柔義也就燕居說則見君子之舒遲猶然其於齊遫蓋可知矣按柔嘉二字正與下白圭耿合白圭與白璧並可作美玉之通稱從禮器圖求之則泥聘義鄭注云玉色柔溫潤似仁曲禮稱玉曰嘉玉著其無瑕也以故言之柔嘉可例諸白圭而即因以其玷為之重戒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何以不可為曰惟口出好亦惟口興戎其與戎之實如下章所謂無言不讎是已言柔嘉而出好則齊於美玉若以失其柔嘉而至於興戎則頓使美玉易而為凶器也尚可為柔乎蓋白圭為眞質斯言似白圭為借象眞質不泯而借象易亡故欲出話之無不柔嘉而惟懼其或不柔嘉者所以保斯言之玷較之保白圭之玷而謹凜有加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特並云承奉也

【集說】嚴氏粲曰由言為自由之言也

【管見】言何以得自由如下稱朋友庶民小子非其所尊則見之無事齊遫此而有言亦得以自由者其出之尤易故復特以無易致警無曰苟矣苟誠也謂嘗慎爾出話而以為誠能慎則其所不慎者即謹之蓋齊遫之谷於口見為止則於其舌若或捫之也由言則不然故凡言非柔嘉是謂不可然以莫捫朕舌遂不覺其出於口者已駟不及追蓋莫禁其逝矣讀言不可三字[illegible]頓韻無言不讎繳上半章無德不報起下半章二句乃通章轉語耳須各分看備同仇言之得自由者雖能使人受之而莫敢反之然其言實不可也夫豈不讎之而積怨於中哉德即惠也言亦足以見德但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則仍只怵心於無言不讎而已若夫德之及人非空言也則人將無不思所以報者惠于朋友庶民小子頂德字說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頂報字說也周禮注同師為朋說文同志為友則世子所稱朋友即指入學時所與齒讓者言世子未為君惠不得他及故特主朋友言其朋友有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即有國之後選為庶民之小子者而其惠則無所不及是其德矣報之者如何世子於父為之子於祖即為之孫子當繼父孫當繼祖此繩繩不絕者也然則世子雖未為君而有君之道矣於是庶民之小子被其德者其庶民思所以報之而又他未有[illegible]報焉則見其為萬民靡不承也天子曰兆民則侯[illegible]之庶民得以萬民稱之所謂承者奉之猶夫君耳當官厲王之虐國人畔襲王既流於彘其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欲殺太子以此取証萬民靡不承所以報之[illegible]豈淺鮮哉夫惠及庶民之小子而庶民報之若此則[illegible]受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卿大夫元士之報之又[illegible]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集傳 輯和也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厭也

詳說 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又言持敬之功當如此恐其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間斷不免乎色莊也故極言之

管見 視爾友君子以位言如衛之卿大夫士是已不曰臣君子而曰友君子正見是時之武公方爲世子也輯柔爾顏即溫溫之意其是之謂玉色與玉藻云立容辨卑無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據此則五章以言之無不柔嘉比象白圭正惟有是輯柔爾顏者爲之言貌耳顏色也言音也輯柔爾顏其色爲玉色則言之無不柔嘉其音爲玉音矣夫溫溫恭恭人也觀於輯柔爾顏則其敬爾威儀可知以是而求不愆于儀庶乎近之近於不愆則雖有愆而亦不遠故曰不遐有愆遐遠意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爲省其私較上視字尤加意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屋漏當室之白此即其顯處矣覯惟訓見義不盡如召南稱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本作兩層則知見而相酬酢如友君子之時乃以覯稱也觀主人言爾室屋漏中人所不在而神在尸因即是以戒其有愆而使終期於不愧也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字音石若發矢之名其變音稱亦當與逸義同是世其手滑而不知矢之何之且心之術縱即逝此然三思字非話詞神之格以思逆

之不可度以思嚴之矧可射以思保之也竊謂古人之常惺惺其真實念頭正在此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集說 何氏楷曰童以角爲言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

管見 辟刑也昔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其用撻者即虞書所謂扑作教刑也以教刑加之是曰辟爾其施之雖以威而實以成其愛其受之不當怨而應以感其恩是曰辟爾爲德何以爲德蓋辟爾者以其不臧不嘉也而即俾爾之不臧者臧俾爾之不嘉者嘉此非以爲德乎臧嘉皆善意而兩舉之者以扑作教刑爲夏楚二物皆所以進人於善則言俾臧俾嘉以見二物之不可一缺耳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謂使之收斂威儀則此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義亦從之止古文趾字足也昏禮布衽皆有枕北止即其證已淑爲以善自治即有得於俾臧俾嘉之教者其淑以慎成故稱淑慎就爾止言之則足容之重爲山立爲持行此淑慎之實也按玉藻叙舉齊遨之容特以足容重先之可知敬爾威儀必托始於足容燕後自見以上皆相因而不愆于儀有與爾止同於其淑慎者王制凡入學以齒惟次其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此爲不僭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七年視論學取友樂之取之則惟恐傷之此爲不賊諸侯之世子入學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世子不僭不賊則凡入學者解不以爲則矣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特以口食互相餉耳其在同入於學之小子亦常有之故助借爲不瞥與其焉桃李微物而以投報稱皆爲其雖非行禮而有生

之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知此可以不偕矣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是則欲其不賊。而卧為未免於賊之
名。作形容語也。而女稱與彼字對看。角主於觸。有成之
甚。後童女角則將為小子之雄。而謀有以逞雄於小子
矣。故曰實虹小子。凡虹之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
闇者為雌。雌曰霓。因以虹字替雄字。欲見其存慾色氣
陵之僭。人如此。衛風言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亦見雄霓
哿借之以自鑒。而所為戒其賊。以自成不賊者。又豈外
是
哉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集說 眞氏德秀曰。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

管見 荏染柔木。於木類當指無患木言。其木子獨著名。故本草但稱無患子。子光滑如油。亦正黑如堅。古人蓋名荏染子耳。其義則以荏可取油。染得成堅故也。木桂高大。而不閒充棟梁之用。是同以其柔矣。子特堅。言緡之絲。是合其木之柔。而用其子之荏染者。為繩以貫之。曰緜緜材也。以是為言。其殆釋家以無患子為歎來者言之與。或旋周不得有釋家。以佛法未入中國也。攷周書異記。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至穆王五十二年入涅槃。又列子稱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置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王甚迺中天之臺以居之。居無所謁。王同遊。王執化人袪。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精喪。既寤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與王神遊耳。形奚動哉。據此則有化人為之先導。是從必有復奉西方聖人之教。以煉至者。何至緣於周不得有釋家耶。釋家之來。皆於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不曰無患子。而易其名曰菩提子。梵言菩提。猶華言正道。蓋亦取於不下帶而存焉云爾。其為道。主於和柔忍辱。而以護持威儀為戒律。此為溫溫恭人也。將因是以絕精流。欲滋善根。而開覺性。夫非維德之基乎。善教者無不可教。善學者亦無不可學。如彼溫溫恭人。釋家也。亦嘗有詁言。宣說契如來付囑。以開衆生信心。令試竊取以告人。而可異其聞而有得者幾何哉。故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行與心於德之見乎外者為行。威儀之則。本受十於天地。則於溫溫恭人。而切指其維德之基者。以溫恭為德之行。非溫恭自溫恭。而德自德。故即其外之所流。而知其中之所積也。順德之行。既無所拂逆。亦與俟藉資矣。豈必待染柔木。言緡之緜。與釋家為從。而後得為溫溫恭人乎。

僭字亦衆告之話言。說話言有不得過之分。而告者過之。則為僭。民各有心。所以指其僭也。民即人之通稱。德為心理。故謂人各藏其心。而不可測。溫溫恭人。焉知其非浮貌。而遂信為維德之基耶。且如釋家之於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但目為溫溫恭人。則似之矣。若其德之在心者。烏乎測之。夫告之話言。而謂其僭。如此亦何嘗不有所見。是固非本愚者也。然首章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足以徵其戾矣。因哲生戾。因戾成愚。則直謂之愚人已耳。豈得如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者。固實可以哲人稱哉。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集傳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管見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嘆其未知小子之臧否也蓋教者心冀其有成而難遽信之詞至下文借曰未知乃正屬小子之未知說不得混看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坑兩則此亦本分兩層是手攜之時固仍有不盡以言示之事者言示之事其言下面命之命同皆諄言也若言提其耳之言則非示之事而警之使必聽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度其必當知也然民之靡盈者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是雖小子也而老成之狀已具其有夙知而莫成者誰乎乃小子之臧否今猶使人未之知焉則將不克有成矣此必以盈自抑雖既抱子而仍不可以知言也能無慨然興

嗟與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集傳夢夢不明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

管見四章曰肆皇天弗尚末章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所謂昊天孔昭者如此際斯時也於生人之樂何有故曰我生靡樂意蓋以為不若速死之為愈耳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夢夢對上孔昭說孔昭為昭之甚是謂昭昭昊天昭昭而小子夢夢可憂孰甚焉慘慘當讀七感切音黲為已善謂我生靡樂已慮其不遠死者

小子之夢夢者為日方長距死期為更遠其勢必將與艱難遭會故念之不勝其痛而至於慘慘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為夢夢指其實也用與以義通虐者作威之名在上章稱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可不謂諄諄乎而聽者乃藐藐焉雖云聽實不聽也於是而誨爾者必將辟爾此古所為扑作教刑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又豈得謂作威以為虐哉乃夢夢者則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虐故言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以明其終於夢夢也未知與不知義有別不知者無望其知未知者猶將冀其進於知也故人而未知必不當其知之時亦既抱子則時已過矣人而未知必仍露其知之機亦聿既耄則機已絕矣聿本書器書以記言故詩中每與曰字同用但曰為有聲之言聿為無聲之言此又不無小異耳如小子當抱子之年與耋時不可同日語也乃其未知者終當不知直如已及八十九十曰耋者然則人不明曰既耋而亦隱以既耋歸之矣故稱聿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集傳舊久也庶幾悔恨忒差也

管見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舊止猶陳迹云爾舊對新之詞亦陳也凡既過者皆為陳不必果以止古文趾字詳見前八章趾有迹意此即指厲王之已事言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謀者所以宏濟于艱難也能用之乃為能聽又曰聽用大悔如下稱喪國是已天方艱難其降僭已[illegible]於厲王之流彘流彘則不在鎬以是曰喪厥國而豈

有以自解也哉在武公適當其時取譬於此亦誠不遠矣前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欲武公之鑒於厲王而獨稱取譬者以鑒屬彼此對待之詞不若譬字為適同無礙耳昊天不忒謂天之艱難初非無因卒亦末由俾脫者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即不忒之証按回遹從辵雷取象蓋藉以形容暴虐也雷一作雷象回轉形遹从矞類篇矞驚遽貌又从辵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遽貌此迅之義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也言所歷盡破折也適音同歷當亦即與歷義通德字美惡同詞可即於前篇酒德見例棘本木名叢生多針刺人莫敢攖如厲王前篇是為回遹其德於時萬民弗忍遂相與畔襲王王流於彘其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復圍之夫豈不見其大棘也哉小雅稱玁狁孔棘孔與大皆以明其甚耳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大棘即天之艱難所奇也然則俾民大棘若誰實使之惟帝不畀怵我下民柔為蓋天實使之矣此猶不足以儆昊天之不忒與

夫厲王已不可為其舊止實為覆轍有舉以為小子告者益之以謀而不見聽用大悔將不免焉此其情亦孔迫矣如十章稱於乎小子為感於未知臧否既不禁其長太息至此章稱於乎小子為驚心於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則更不覺其痛哭流涕也然是詩實武公自為以小子而代師保立言正恐當日為之師保者亦更無可喻教然則睿聖武公之號尊待既沒而始定哉

大雅十一卷終

巽園讀詩管見卷之二十二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 紹祁 校字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集傳]菀茂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倬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謝氏枋得曰捋采以手捋之采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斯以伐遠揚并枝葉盡取之矣○胡氏一桂曰塡滿也積也倉兄塡兮言悲悃積滿於中之意

[管見]菀彼桑柔菀柔宛貌可從豳風猗彼女桑見意其下侯旬爾雅疏下者自上而落也木曰落侯字取的義為定辭桑之落定於旬日以有捋采其劉者故然此芮伯愉言厲王之用榮夷公以專利因即總之曰瘼此下民瘼訓病而字从莫莫蓋膜之省也凡皮裹肉表為膜皆知以皮肉消滅而膜病者是稱瘼云下民至此正可譬桑之捋采其劉想見其狀矣不殄心憂謂其心獨憂天之不即勦絕其命耳愴怳作倉兄與愷悌作豈弟同惟心之體有竅心竅之所托有腔子以倉兄塡之無復聖人之樂身瀕於九死而心不待死故平時以殄為憂

此際則反以不殄為憂也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倬為明貌從卓義求之亦為高貌矜者弔其心之憂也不我矜猶小雅稱不弔云爾玩寧字語意以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今於天而期逑續乃命馬其不我矜亦宜至於以不殄為憂獨呼籲以求天之勦絕其命而已而其不我矜者亦將忍而終古也哉嗟乎下民之情困及是而窮無復之矣欲不出於亂得乎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集傳】夷平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

【管見】前章刺暴斂此章刺黷武厲王時之民不堪命斯二者盡其大矣四牡為良馬之通稱以校人凡頒良馬

而養必乘之也騤騤字从癸六書正譌謂癸為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其義同準據此則騤騤者指馬行之無失足言馬之用在足其足騤騤則其身彭彭可知然皆廣此下民以養之者亦聽彼四牡而不勝其奔兄矣旟旐有翩屬軍行在路說旟表前軍旐表後軍前朱鳥而後元武也武車綏旌尚赫奕綏者舒散若垂綏然而豈不有翩乎翩為飛貌旟旐有翩則旟旐之所統皆下民也亦安有不從而翩翩者禮言六十不與服戎此雖虐加厲王亦無以易之則所籍皆黔首也下文稱民靡有黎正從此句見得厲王初立用紀侯之譖烹齊哀公以虐闘於時楚子畏其伐楚自去其僭號則厲王知兵之足以逞矣故小雅巧言之刺厲王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號仲征之有功未幾而復欲以號仲伐徐戎召穆公作民勞篇諫之王且以戒號仲一曰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再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卒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其意總主於惡此中國以

綏四方也若不知此而以兵逞則亂再月生矣然厲王能用之乎自是諸侯不朝王益虐亦遂見其亂生不止靡國不泯也國謂四方之國如淮徐荊楚之類是已康誥云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芬芬則泯為昏義就國言之是以其不知有王為泯也苟國不泯則靡國不亂亂之生胡云夷哉不夷而以兵夷之四牡騤騤旟旐有翩皆見其出而不見其入則無加亂國何徒以聚殲其黎民而使無孑遺也故致怨於民靡有黎而以具禍以燼重傷之胤征言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左傳亦云兵猶火也釋名火化也消化物也火之所經滅者為灰其餘者亦為燼禍莫烈焉曰具禍明非一身一家之故耳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禮記軍有憂則素服而哭於庫門之外是當有哀獨至於民靡有黎具禍以燼而有哀則非直小有挫衂乃潰敗不可收拾之勢也國運其將訖矣不少延矣可勝痛哭也哉天造曰運其行不息國之歷年以運稱亦以步稱者蓋指其齊

於天行則為運指其從於天行則為步耳頻同瀕水厓也人之行者至足而止有盡意再共頻字从步从頁頁音纈頭也則頻之為言即猶俗稱行到盡頭之謂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管見】國步蔑資資用也民所籍賴以生之具其無之盡可稱蔑板之五章曰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亦指其東必之教王專利言至此篇首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則王為蔑資之由來備極形容也圖步及此不能奉天保民豈能奉天伐罪哉故曰天不我將將奉也謂奉天也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周書多士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若厲王之以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遂致民靡有黎具

謂以盡事不亦曰將天明威也耶夫天罔有將之者而
若以我將也我謂我王靡所止疑靡所二字宜略頻謂
不得其所也頂上國步蔑資說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止
丐疑則民身雖宅于茲而其心早自貳矣疑音宜僭弓
言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
忠信誠怨之心以泣之雖固結之其不解乎然則疑與
畔相因當日國人之畔襄厲王止以疑生鬻也內憂方
剛則外患猶其後矣云徂何往即謂其四牡騤騤旟旋
有翩之失圖也按書言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徵幽風言
我徂東山皇矣言侵阮徂共義軍行多以徂言云者以
師之所指命之君子實維秉公無競君子為有位之通
稱非虛致尊崇也君以君人子以子人至於以天后作
民父母此其極矣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維
當訓思圖度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則君子之憂國貧每於其
蓄之實以心維之而不能去者獨欲藏富於民而非與

民爭利也是曰秉心無競取未盈把為秉蓋藉以當俗
稱爭定之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隱斥榮夷公也厲主
害民言之其有加無已則階之象耳王生以虐聞死以
厲謚只其用榮夷公為厲之階而王之謚早定矣初榮
夷公教王專利芮伯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
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據此求之則梗之為言正
謂不能導利而布之上下耳夫貨稱泉貨取流通之義
專之則為梗梗塞也以木材塞水使止也王風揚之水
三章一曰不流束薪再曰不流束楚又再曰不流束蒲
此謂以薪與楚蒲之屬交積於水而加束焉如今之作
壩然也解梗
字當本此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集傳辰時覯見
痻病圉邊也

管見凡憂之在心有緩急曰慇慇則其勢有甚急而不
可緩者念我土宇諸侯有國為土其以國為家則宇也
此芮伯自指其封國言故曰我書序注芮伯周同姓國
近畿內所謂我土宇者蓋以此芮伯為畿內諸侯世在
王朝為卿士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
也顧命同召六御芮伯在焉成王時也而此芮伯適當
厲王之時因以念我土宇而致歎於我生不辰逢天僤
怒焉僤音憚俗稱動曰動僤殆即此字也於天怒稱僤
怒借動意耳與書稱動威義同夫生之辰有其吉者曰
天喜逢天僤怒則與天喜不相侮而今之憂心慇慇殆
自生初所已兆矣以是為不辰也自西徂東謂自鎬京
而適其封國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當鎬京之

東靡所定處所即民之處所也從徂時逐路覓之求一
定處者而不得則其情皆蠢動不寧矣多我覯痻孔棘
我圉覯以目遇也痻訓病而字从昏殆指其心之情懂
云爾若是者多則不一人矣此言我自西徂東之時其
民之靡所定處將為大難乃多於我覯之而以為痻焉
蓋竊謂我為茫然不覺也然而民情大可見豈難知哉
我未嘗有怨於西民及見其多我覯痻西民之與市將
於我土宇之在東者亦謀肆其殄殲則孔棘者在我圉
矣以此而推王畿所界寧猶有與幸克全者乎此所以
憂心之作實迫於危亡旦夕而不禁慇慇也語詞於其
甚者多稱好故詩以孔字替好字爲言好者必作圍圍
為孔象棘本木名本草云棘字从束束即刺字按兩刺
刺比於畝之相殺為適肖周禮夏官以田教戰亦曰徒
三刺是足証已孔棘猶人於殺之甚者稱好殺耳毛氏
云曰圉垂也垂為自上總下之形孔穎達曰於屋則簷
之為宇於圉則四垂為宇是圉之為垂與上上宇之宇

王柏發例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管見為謀為毖毖密也幾事不密則害成且下言亂況斯削其謀實造亂也盖不能以不毖矣水之寒者為況或曰寒冰則況為肅義削析也以刃劚木皆稱之則削為殺義凡亂者莫不為之詞曰吾以將天威也天之威惟肅殺故必至於水寒冰壯使人生其慄慄而從木之摧傷剝落都如以刃劚之也此亂者所由蒙天威惟肅斯殺之意而曰亂況斯削與告爾憂恤誨爾序爵盖糾合亂人之言耳以為為亂而不成身家夷滅亦誠可憂恤者豈能斯爾而不以告哉若其事既成論功行賞則同在序爵中也此又爾所不知而必舉以為誨矣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則復慮閒亂言者其欣於序爵之心終不勝其惕於憂恤之心故從而申告之如此史記稱真人者入火不爇白虎通稱至人神矣焚而不能熱則熱與爇得通用皆謂傷於火也逝為死之別名濯指以身潰水說其意盖云凡濯火災者或急而以身潰水則毒入於腹必不救故宜以死守之期於逝不以溺也然遘茲火熱得脫身於炎燄中負創狂走其能不亂於中而有以自執者誰乎能執則不亂不能執則必亂矣王之虐如火熱我不堪王之虐而以亂自救是猶當火熱而以濯除之也執熱死於火不執熱而以濯又以狀火而死於水等之死也如必欲同執熱者之逝不以濯惟恐於王之虐以死而不出於已之亂以死則終有所不能者以此言之我之甘蹈於憂恤豈得已哉並舉以告爾其情亦可以共諒矣淑與愚反見周書集韻載舟車運物也此稱載胥及溺則正主舟以言載者胥相也盡也其所云則就亂者為姦盜是乃愚

矣不亂者為善良豈不淑哉然焉將柔有以自淑則何能淑也夫吾謂甚毖今者告爾憂恤且因之誨爾序爵則爾為與聞其謀矣獨不慮其將漏泄與大事未舉亦不遂爾殺計惟盡取爾室而載之以舟於中流沉之使胥及於溺而無一得脫耳事勢至此正不得復為小不忍之仰貽伊戚也然則爾所憂恤出於從亂者猶在後出於不從亂者更在先矣爾實念不到此夫安得不盡言以告即待爾之還自決哉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集傳遡鄉僾唈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風唈人氣故不能喘息

管見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遡鄉也鄉風者與風逆从辵則是逆風而行為遡風也僾為唈氣甚之曰亦孔之僾僾甚則風疾可知民之閒亂言而有肅心者其瑟縮不取出聲之狀盖如此肅寒意肅心猶寒心云爾荓云不逐荓草名爾雅荓馬帚即荔草也以根可為刷故名馬帚月令仲冬荔挺出鄭元注馬薙也蒴以葉得名耳高誘云荔挺出荔草挺出也講禮者不識呼為荔挺誤矣夫以仲冬之氷盖壯地始坼而荔獨挺出初不覺其肅毛及觀於民有肅心其身率慄慄戰懼皆未見有能挺言者以此視荔草之為荓亦云不逮矣所由然者為其民稱為好是稼穡有與為之徒則亦力民代食已耳獻[illegible]之夫每樸重無非分之恐固不若游惰無歸之易為[illegible]戚也好是稼穡此民之有業者其無業而親稼穡之[illegible]為力民周頌稱侯彊侯以集傳能左右之曰以太宰[illegible]謂開民轉移職事也若令之傭力聽主人所左右者[illegible]食謂力民代主人執事而困以自食其力也稼穡亦

以求食稼穡者好之力民以代求食則非好是稼穡而然不欲代也故以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申言之以見民之秉肅心者其意云然耳按此正因亂黨之轉相糾合者及鄉野亦皆啗以誨爾序爵於是莫之應者乃黠反其所云而設是想也蓋有爵者既豐於食必將收取難得之貨此為寶矣若夫好是稼穡菽粟之外豈有他哉菽粟可食而珠玉不可食則所寶在此不在彼要惟好是稼穡而已雖有好爵奚好焉至於力民之代食其勤苦特甚所得飽者粗糲耳如使受爵而祿隨之有美食得以好稱也乃力民則正以粗糲等於膏粱雖惡而亦好是直與好是稼穡者相守以老田間也詎望登朝以拜爵哉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集傳恫痛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

管見自此至篇末凡十章皆亂者之言與前為謀為毖章同但謀以是始所言猶恐人聞至此下為謀之既成毖者已發則其言固彰明較著而無所忌憚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始畔以其先在位故稱立王滅謂天將滅之其有可信於天者則以其降喪亂為之徵也死亡相踵為喪盜賊充斥為亂如是則所稱立王者將墜厥命能無滅乎喪亂見於民而天何以降之觀於降此蟊賊稼穡卒痒而喪亂之象減矣蟊賊為蝗之別稱辨詳小雅大田篇蝗蟲一生九十九子既作能羣飛蔽天其為災特甚故稼穡卒痒也周官疾醫稱四時之癘疾夏時有痒疥疾痒創也與瘍同身傷曰瘍彼蟊賊之害苗亦癘氣所生正當夏時因[illegible]借人身之傷以象禾身之傷耳按此特謂好是稼穡者每以稼穡維寶至於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所寶失矣猶能不舍其所好而他圖哉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哀恫二字宜分項上文喪亂言有喪者而不勝悲憫則哀有亂者而怨歎疾怨則恫具謂田器月令云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足以証已贅虛設也具贅則中國以哀恫之不暇而無心於稼穡矣豈不卒荒也哉荒者蕪穢不治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旅膂骨身之力也是以生故力稱旅力按此又謂力民代食者並以代食為好夫苟有可代以謀食無所擇而以好稅之亦何遽不然獨值茲具贅卒荒之時求有代而不得安從得食自是而謂為力民者亦靡有旅力矣當其病莫能興於人無可望救獨垂首以念穹蒼已耳穹蒼其能加之憐察耶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管見按五章曰誨爾序爵非空言也周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然則當日國人之畔必先推一人為之君即亦遴選數人為之相者故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思也惠以澤言上有大澤則民夫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瞻者望澤之意采芑稱克壯其猶江漢稱王猶允塞皆謂罪謀為猶也以其猶布諸文告為宣猶然亦有事於秉心焉謂惠君將期沛恩必先伐暴滅我立王在天心已文乃灼又允民人所瞻亦不勝其心之迫急也惠君悉天心人心以定其心則不敢仍有所搖惑矣周書大誥曰遂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考翼謂老成敬事者則此稱耆眞即所謂考翼也秉心宣猶惠君為主而其相之輔又皆老成敬事之人則非以輕舉圖僥幸矣維彼不順請屬王也以其虐戾拂人之性是稱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獨本歇名猨類猨鳴三獨一鳴即止謗曰獨一鳴而猨散以其狀似猨而大能食猨故爾獨夫盖取諸

此自獨自以其身為獨也為之而不畢肖不可謂工俾或云者必使其工也工則善善則為臧凡鳴皆上出於肺凡食皆下輸於腸獨之鳴與食總主於殘其類是其肺腸同然也而彼不順者之自獨俾臧專肆毒於民人以實成為獨夫夫亦自有獨之肺腸矣豈復猶是人之肺腸也與俾民卒狂說文狂猘犬也猘亦作瘈左傳云國狗之瘈無不噬也上以獨倡之為獨夫則下以狂效之為狂決此民人瞻其惠而不得遂皆迫於喪以為亂有如斯耳然則此惠君之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不實有以應民人之瞻也哉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管見 甡甡字从兩生宇並當指鹿之角言本草云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筋次之骨最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鹿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至二十餘斤計一日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無速於此雖草木易生者亦不及之此於甡甡字義合且詩詞之於鹿特就其角而指之曰甡甡又不獨謂鹿角之易生而已鹿一名斑龍見瀹寮方釋名者謂乾寧記云鹿與游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之得稱龍者或以此大鹿之角易生而此更生異角然則瞻彼中林而謂甡甡其鹿者必指其有異角言之其借興之意殆以榮夷公之悅於厲王王寵以卿士其狀有如鹿之與游龍相戲而生異角云爾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譖加之誣也周禮注同師為朋說文同志為友榮夷公為卿士亦必有此舊素之在下者胥相也合同之意穀祿稱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祿之則得穀矣非出於一人之私此所謂胥以穀耳周之卿士為都官有祿之而得穀者其定論以告於王必當主榮夷公乃其性好專利凡所登進舍賄賂無

由得階故其時有朋友焉在榮夷公近之若不相識然或為之論其林則先譖於王所使並論終不得入豈嘗見有相為論定而至於祿之者哉如是而其不胥以穀在譖之之心其於朋友已忍而斷之矣又況不為朋友者乎彼中林之鹿有其性也行則同旅是為朋友之象食則相呼是即胥以祿之象矣然鹿之大者為麈羣鹿隨之皆視其尾為準此其行之獨先已不可謂同旅又豈於其食時仍事招其類以相呼耶夫麈有異尾而性亦異可知矣能之有異角而性靡不異者性異則行不同旅而食不相呼此與榮夷公之朋友已譖不胥以穀為適肖矣人亦有言謂有言以劾榮夷公之罪狀者其人則諫臣也進退維谷此特喩人之以言取禍即置身於絕地死地而莫能自脫耳谷字對上中林生出彼人之不能已於有言蓋實感於甡甡其鹿之有異角而思折之也然其角之異以與游龍相戲而生之是鹿角猶龍角矣鹿角從可折鹿角猶龍角其可折乎中休之托

既深而其間多谷以陷人而有餘也吓可畏已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管見 上章稱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榮夷公之在朝既有以箝諫臣之口則當日厲王怒國人之謗而以衛巫弭之必亦榮夷公為之謀也於是不堪命之民亦盡有以洩其口矣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隱指衛巫監謗言楚語訢巫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以若所云於聖人何多讓焉厲王之奉衛巫盖直以聖人目之矣衛巫能監謗者以告巫即為瞻言即其所告也如是者雖遠至百里皆可收之坐照而隨時入白於王可不謂聖人乎然民勞篇曰

無縱詭隨詭者惟狡叵測也以詭隨人在衛巫所使以監謗之徒其蹤跡類然曾何見有瞻言百里者哉被爲又曰靡聖管管管管即如稱管中窺豹及以管窺天之蓋老子之所謂察察也靡無也無有聖而管管者彼衛巫之監謗特事詭隨是以察察為明耳謂之聖人不亦悖乎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則終奉以為聖人而實信其瞻言百里也愚人謂厲王狂為虐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則自為得計而虐狀益彰故見其為狂以喜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能行也言為行地召公諫弭謗之詞曰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謂王之匪言不能也又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此謂民之匪言不能也集韻畏惡也廣韻忌諱也王制言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疾日弭謗者視誨如子卯之疾日畏而惡之其弭之使不得言則又如先王之名必忌而諱之是胡以至斯耶夫亦知王欲事行不悖與欲民之行善而備敗因皆匪言不能者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集傳]迪進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

[管見]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所謂良人即臣之良者當時若召穆公及凡伯皆以愛君憂國而用大諫洵哉其為良人矣夫大諫者務引其君以當道即日望其知之而允蹈之也而王則弗求弗迪焉求迪從行遵取義求為覓路迪為適塗也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榮夷公教王專利以賊其民是人之無良者可不謂忍心乎乃王之悅之者正如人莫知其子之惡以溺愛而不明也故見其是顧是復焉顧復見小雅蓼莪芮伯嘗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即大難之將作也貪為愛財之本名上貪利則下貪亂故即借用貪字以見民之非無因也荼為苦葵無毒荼毒乃暗指鉤吻言本草謂鉤吻即胡蔓草今人謂之斷腸草嶺南衛生方云胡蔓草葉如茶其花黄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自戕者或服之民之貪亂焉以不聊生而猛拚一死耳是曰寧為荼毒寧者安心之謂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集傳]隧道垢汙穢也

[管見]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此假地震之象言亂象耳蓋大風之行其見為有隧者以所經之地皆連延而震故風去而其隧實可求也風大震必甚於是地或坼裂涌泉則當其隧而有空大谷矣空音孔韻會小補秦人謂土窟為土空至其空為大谷則其敗城郭壞民室屋壓人者可勝計哉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即令天下不寧皆同陷於死亡者勢蓋如此於時朝之臣有良人焉必欲以身殉國不欲苟全此何以處之使之廟祀以流芳百世可也故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死者不可作為之式穀則如可作矣式敬也其穀之將以敬者指黍稷言祀神之物也良人生而正直其死當為神以式穀之馨香報之不仍死有餘榮也哉至若其君之虐戾不顧明恣宜於興師以正其罪即將因是而遺臭萬年也哉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湯放桀武王伐紂如是者為征以

之而桀紂之穢德乃益彰聞此即所謂以巾垢也中冓之其間耳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殘忍損義爲紂被名以況垢莫甚矣彼不順者而以中之天下之惡皆歸焉不將死有餘辜也哉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集傳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

管見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類謂榮夷公之徒也與貪人爲類皆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國必敗故總以敗類目之聽言則對對者唯諾之而已非有言也其有言則爲誦言誦同頌爲誦言者率如稱觥獻壽之言則使王之聽之亦不覺其中心如醉矣若良人者獻可以替否亦雖莫而不忘規也豈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哉乃王

之用人惟於貪人敗類之忍心者是顧是復則皆匪用其良也我不忍於是而相倡以成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無解於悖矣其孰使之然哉彼貪人敗類之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是猶予之狃於顧復不畏陷親不義而獨主於阿意曲從也順也彼固罷以爲順而反使我與人離以爲悖悖者臣弒君子弒父衆合於一也悖之名且可居乎以是而痛念於覆俾我悖有不能忘情者當此大風有隧之勢已成即將以有空大谷盡坑若輩可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集說劉氏瑾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管見嗟爾朋友爾謂厲王朋友謂衛巫蓋厲王奉衛巫爲聖人不敢臣之而以朋友處之故曰爾朋友也嗟者數其妄耳予豈不知而作予屬亂者自指之詞作動也周書大誥言武庚之畔曰越茲蠢傳云蠢動而無知之貌則是不知而作即蠢義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此衛巫欲恐動亂者而爲是言以使之聞之也飛蟲本通稱從弋獲求之弋爲射名則飛蟲指射工說射工長二三寸形扁背負甲硬而黑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鈚鏧象頭有尖角如爪六足二在喙下四在腹下或時雙屈前足抱拱其象正如橫弩上矢之狀以氣射人影中者多死是爲飛蟲之時亦弋獲矣集傳之往也玉篇幽無形深難測謂之陰女女亂者也蓋衛巫之許稱有術以爲如彼飛蟲之爲射工主於中心而其時亦弋獲則不皆虛發也又況我道通天河神不富茲既有往而陰伺女者其因而狀之非且等飛蟲之弋獲而已女能無懼乎然亂者二闡是言則曰是特於予來赫耳天下惟蠢者可赫蠢者不知而作者也予豈不知而作哉予非蠢者也而反予來赫亦見其妄矣以聖人爲王之朋友

竟至計窮而出於此可嗟孰甚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集傳職專涼薄也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

管見罔無知也民之罔至於貪亂直若病狂喪心矣豈不謂罔極乎而其由來則以貪人敗類致之故曰職涼善背職爲官之別稱所以司民者也因職有專司是以字文職號亦借用專義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天地始肅彼貪人敗類之主於涼是有秋之肅而無春之溫者忍心也又加之善背其心本當胸臆之前乃獨轉而向脊脊之後則所以行其忍者尚可問哉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不利莫大於破其家爲者造生事端也欲專

其利而不為民之不利利何由而得專乎克能也至於
欲為之而不克雖未嘗直白其隱而口吻之間亦微露
焉時則有民之回遹者代為之而其職競用力亦遂無
不克矣回遹從迅雷取象雷一作靁象回轉形遹从矞
矞為矞驚遽貌又从辵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遽
貌此迅之意前篇言回遹喻暴君此篇言回遹喻暴民
也縱之使主鬭爭曰職競此其構釁首禍以為民之不
利在回遹者探上之心而用其力焉則安有不克者哉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管見 戾止也民之未戾謂貪亂之心未止也書康誥云今惟民不靖未戾厥心是其證已職盜為寇言貪人敗類之專利主於盜而其又甚則為寇耳左傳言兵作於外為寇寇之肆掠無所遺又不猶盜之行劫有所擇也

職盜為寇如何為之亦以職涼善背為之而已民之回通職競用力此其罪在回遹者也而貪人敗類之心則樂得其為民不利乃於為回遹所暴之民以涼戚懾之覆以善背垂完抑之其涼也不求其情而但厲聲呵之曰不可其意以為競則競法無曲直之可分者呂刑云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即此曰不可之意也至於其事顯白雖誣或其民情急而不甘於默則即見其善背焉何以善背亦善詈耳曲禮云怒不至詈則詈甚於怒矣先之曰不可者其怒已見怒而至詈為惡聲為大罵拍案狂呼怒若雷霆之赫豈直涼之令人毛寒也哉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匪予謂以匪人目予也其意以為詈者無所不至而其以匪人目予是謂予為無良也然所謂匪者其孰加於職盜為寇哉爾匪予予實不為匪則還以匪奉爾可矣故爾之於予曰匪無如爾何也然雖如此而予之以匪奉爾嘗其詠未嘗面叱今則既作之歌以藉為傳達也爾復如予何哉歌諸辭俚而能叶音

者即是嗟乎厲王之用榮夷公以專利亦恃其能弭謗耳豈知國人將畔遂至大肆其口若此哉芮伯次列所聞以刺厲王蓋欲厲王以後之用為大鑒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仍叔周大夫○孔氏穎達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集傳 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

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梓慎曰漢水祥也漢實水之祥而兩者水之施也

管見 此詩以雲漢發端有三意小雅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謂其為水精而不能成雨耳又雲漢以夏見而秋明則其昭回于天正當登穀之候至於宣王憂旱不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而以雲漢之昭回為詞亦實見其瞻卬昊天固有達旦不寐者矣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如後稱靡有孑遺此其喪之勢又稱散無友紀此其亂之情也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濂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濂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旱旣太甚天旣滌不已而至於饑饑不已而至於饉則
民將饑饉之不已而至於滌與大侵也薦臻之義蓋
如此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二曰索鬼
神索之言求謂悉求而祭之是雖不在祀典亦不得謂
之其廢之莫敢舉也故曰靡神不舉凡凶年祈以幣玉
不用牲惜物力也是為愛至於索鬼神以舉廢祀則仍
當用牲而不取愛者為其常時在所闕耳故曰靡愛斯
牲致春官之屬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
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
示物鬽以襘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鄭氏康成曰猶圖也
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王氏安石曰明
星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示各以象類從
焉故三辰之灋可以猶而辨之夫以神仕者能猶鬼神
示之居而辨其名物在荒政之索鬼神所憑以索者當
不外是矣其常時雖以冬夏日至致天神人鬼地示物
鬽以襘凶荒然曰致慶不成為祭者至當旱而索鬼神

其徧舉而祭之有靡愛斯牲之言此於禮固大可觀
也但思鬼神示之居與名物以猶以辨皆本三辰之灋
則其祭必當求三辰為之主耳三辰者日月星也春官
典瑞及攷工記玉人並云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知此
章特稱圭璧既卒正指三辰言之圭璧用以祀既卒者
祀畢云爾寧莫我聽寧猶俗稱安心之謂薦圭璧必並
陳祈禱之辭此春官大祝之所司也因旱請雨情廹切
而聲哀厲於此而不我聽則神之漠然無所動非安心
而何

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集傳】蘊蓄隆盛也殄絶也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
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斁敗也丁當也何以當我之
身而有是菑也或曰與其耗斁
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管見】蘊隆蟲蟲喩言也左傳言農夫之去草芟夷而蘊
崇之崇即隆義此腐草所在也於蘊隆中有草離見為蟲
者其為螢可知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言禾稼之極
故幽類化為明類云旱既大甚其被野為螢亦如草
之蘊隆蟲然皆欲腐而化為螢焉以是言旱之境象
不誠大甚已哉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殄絶其類也如下
章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已懼其殄絶而以禋祀祈命
不殄是為不殄禋祀言此禋祀者因旱而為民請命
興常典不同耳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但
指郊說郊祀昊天上帝其配之者惟后稷也自郊徂宮
宮為父母先祖之廟雖仍奉后稷為太祖不得以上文
禋祀統之上下奠瘞於郊宮然於郊宮以外之神亦然

故逆聯言靡神不宗也奠瘞皆謂幣耳曾子問君薨而
世子生執束帛告之既告奠幣於殯東几上此可借為
奠幣之證禮運聖人列祭祀瘞繒注繒帛也繒之言
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此足據為瘞幣之徵矣奠幣
者升薦於神所是為上瘞幣者幽埋於地中是為下其
獨指幣言則何也蓋由凶年祈不用牲特以幣玉又禮
神之玉具見典瑞及玉人自天地四方日月星辰山川
嶽瀆而外皆未嘗有之則惟幣為同用者且幣玉之薦
必非兩事可以觀禮之東帛加璧推之是稱奠而玉亦
該在幣中矣再推之觀禮王惟受幣璧則仍還侯氏可
知禮神畢無論有王無王而所瘞者惟幣耳舊說或言
瘞玉嘗不其然宗之為尊本神號故總稱則有大宗六
宗專稱則有幽宗雩宗至於神無宗號而一皆以宗之
意承之則敬恭之至也上章靡神不舉其神無常祀故
至興廢而言舉此章靡神不宗其神有常祀故取致尊
而言宗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祭莫大於郊周人郊祀

后稷以配天又頌稱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苟不殄之禋祀上帝臨之則所以解此蘊隆蟲蟲之旱者后稷必能得之於上帝也后稷不克則以上帝不臨故斷從祀於郊者此在他祀又無論已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集傳耗二說按或說為長寧字又如俗稱情願之謂寧丁我躬自責以為罪在朕躬也語意恰與前言何辜今之人針對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集傳 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

管見 推者推測也周禮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注雨禱雨也旱既大甚則開兆眡占皆有所不驗是謂不可推耳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兢兢悚狀也有動不能禁之意至業業字从木則又有近於不敢動者是擬狀也畏之甚固每出於此穀梁傳曰電霆也埤雅霓或謂之電淮南子天訓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及掩丁此章霆字當从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集傳所詳正如俗稱不留半个云爾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即承上黎民靡有孑遺說宣王實撫此黎民者靡有孑遺則將有君而無民故曰不我遺也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二句是倒裝語猶云先祖于摧胡不相畏耳摧為挫傷之詞謂黎民之遺凶折夭椓也蓋黎民異於垂髫之弱黃髮之衰特以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遂一旦使之同盡是為摧矣然黎民為周餘黎民周不自今始則此黎民者固本先祖之愛養生息以延之至今者也故言昊天上帝之摧與黎民則固不我遺矣亦不為先祖遺孑不我遺而我之于摧焉不勝其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誠畏之也不為先祖遺而先祖之于摧當合九廟在天之靈而相與畏之矣其獨任我之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已哉我畏之而無如何有先祖相與畏之固猶得請於昊天上帝以庶幾乎雖摧而不殄也而胡以不然耶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集傳 沮止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者也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管見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乃宣王躬親禱雨特自言其急之有進而無退即以申前章所稱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特畏旱哉之摧民非畏旱哉之摧已也赫赫火色炎炎火勢總以狀旱時烈日之難犯如此云我無所云為陳說之詞其云者伊誰當時之大夫君子是已所與行在所之所例看言此赫赫炎炎之中無地可容蔥衆之身宜厚自珍惜也此沮之者也然宣王之心以為耗歎下土寧丁我躬既不[illegible]為身計若使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便當遂以身殉於是直犯赫赫炎炎而止於其所且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極明其不可沮以為沮之者告也止為已義即死之別名瞻顧者畏死之情狀也壘公先正則不我助以助言是求有以借其力之故獨就古皆之以人而神者酌舉其職號而不他及耳家語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

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亦曰帝。從其號。云云五正者。五行之官名。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等故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上正。昔者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為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稱五祀。不得同帝。所謂羣公先正者。指此。當其禋祀於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其在羣公先正。固以五人官而配五行之神也。一或越而相助。度雖五人帝之配五行而從帝號者。亦得遁其力以為助矣。夫豈不獲遡上帝之臨之乎。而卒以不臨。故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不我助者。羣公先正之恐也。至於父母先祖。亦復不代之求助。獨非忍乎。此所以言胡寧忍予。實不勝其痛念所從來耳。胡何也。寧亦安心之謂。同首章。以為予今者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此雖羣公先正能忍之。父母先祖當不能忍也。不忍予而代之求助。豈必羣公先正之哉。

不我助哉。獨何以安心忍予。一任其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曾不少加憐愛也。予亦惟是抱此不可沮之志以俟命焉已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集傳 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畏也。熏。灼。遯。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

管見 滌滌。當云山無鳥獸。水無魚鱉。如滌而去之。然民雖欲求解食。亦不可得也。集傳。惔。燎之也。按玉篇廣韻並曰。燎。放火也。則似有心縱之。惔字從心。殆以此。焚為火壯灼物。是則其勢既縱而無敢過抑者。旱魃之為虐蓋如此。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言當此赫赫炎炎。云我無所以是質之我心。豈誠不知憚暑。然劇念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是則其憂從中來。遂覺虐燄之在民者。我心實皆受之。固不禁其如熏也。憂心勃興。則憚心退聽。其矢志於不可沮。有終之以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已耳。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謂聞於上帝。此助之實也。不我助則不我聞。是不得復有望於羣公先正矣。今竊自忖度。獨敢告於昊天上帝曰。旱若不救。雖令大命得延。寧使我遯于荒野。以待有德。不可使我復反於朝宁。以重有罪也。寧字亦情願之謂。同二章。遯之為逃遯去云爾。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集傳 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前郊宮上下。是方旱時祈禱之祭。此祈年方社。是平日祈報之祭。

管見 黽。蛙屬。蛙黽之行。勉强自力。故謂之黽勉。去。逝也。亦死之別名。蓋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此黽勉之本心。實期有濟於旱之大甚也。然使方待黽勉而忽然以去。不將委遺黎於旱魃而聽其肆虐乎。是又有所不敢也。故曰黽勉畏去。去字不頂上章遯字說。胡寧瘨我以旱。胡寧語詞。解見前胡寧忍予。字彙補。瘨與顚同。倒也。倒則去而死矣。畏去者不敢死。而値旱之大甚。則其黽勉亦大甚。至於力盡而瘨。是實瘨我以旱也。然則雖不敢死

而仍幾不免於死矣此在瘨我者之心何以安然若是耶憯不知其故憯與慘同彼旱魃之為虐如惔如焚可不謂憯乎此必非無故而然者獨苦於不自知耳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方謂五方之帝其神尊故與社聯稱而得先之周官大宗伯言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祀黃帝亦於南郊也以故周禮言祀五帝禮記只言祭四方可矣孔夙不莫本一義其詞亦輕重小有辨焉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即承上文祈年方社言之虞度也以為祈年之典如孟春元日之祈穀其神為昊天上帝是則不得以我虞也雖云孔夙其敢內度我之無悔即以仰度昊天上帝之無怒乎至於孟冬祈來年於天宗以及歲中方社之祭凡皆有所祈以望有年者於時亦孔夙亦不莫此其敬恭明神一一內度之我宜無悔即一一仰度之明神宜無怒也其可自我虞者如是則於今之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究何嘗得知也哉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集傳】鞫窮也疚病也趣馬掌馬之官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管見】友與孟子出入相友之友同義對章末里字言里民居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五曰聯朋友所以合和異姓也並以是為禮俗之根本所在而聯之則萬民以安劉氏彝謂安者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則民各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而適於他邦所謂友紀當據此旱既大甚民以饑饉薦臻而散則於聯朋友之本俗蕩然矣故曰無友紀耳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此於敬恭明神而外歷省其瘨我以旱之故也其臚舉亦似倣成湯之以六事而所指不同並主自責作分咎於臣下看便非又自責為追覈平時如集傳趣馬不秣云云則歲凶之故事於經意尚隔鞫謂鞫獄凡刑官之鍛鍊羅織只着一哉字聲情俱戚此其干天和為最甚故首及之王制云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謂正為士師之屬今致之秋官卿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皆士師之屬則皆正也故稱庶正疚哉宜王自數其疚之叢集也易傳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然則非中正光明自冢宰而下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足為履帝位者滋長從繆以成其疚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必三公兼之三公有燮理陰

陽之責兼冢宰又屬天官而為天子之相苟非其人則百官四海皆不獲就理王之疚豈不大哉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此其職也師氏屬司徒者掌以媺詔王並以德行教國子以後於趣馬而今稱之似不倫按周書立政言用人常伯常任準人而外獨聯及於虎賁綴衣然則師氏謂虎賁氏耳與趣馬並屬夏官虎賁氏宿衛王宮領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則謂之師氏可矣夫秣馬養兵本傷民食至趣馬掌王閑之馬虎賁氏為師氏掌王禁衛之兵此其耗蠹彌甚揆之天心之生穀以為民亦不勝其疚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屬天官冢宰左右似為通詞由膳夫推之當指立政所稱左右攜僕言孔傳謂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器物與衣服為類書明稱攜僕則不兼綴衣此但拼左右則綴衣攜僕統之矣按膳夫於王之膳不會庖人於王之膳會不會酒正於王之飲酒不會外府於王之服不會司裘於王之

公與其皮事不會，鄭氏以為優尊故然。至於器物之品數無定，惟所用之當期不缺於供，則並在不會之列，可知此其所有不疑於暴殄天物者乎？以是為疾，蓋有不可收舉者，又況鞫哉庶正，念之驚心，尤獨先於冢宰以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也。彼其共干天和，亦豈得指為庶正之疾已哉？然則瘼我以旱之故，當不出此矣。但其故可知而已，無救於旱之大甚，則有致傷於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者。人以民言，周之為救賑貧也。當其靡人不周，在周者雖罄所有，而人之為所周者亦卒苦於無，無則散之勢成，其可止乎？以是言無不能止耳。讀無字當略讀。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荀子議兵篇上足卬則下可用。注：卬，古仰字。下託上曰仰，則知稱瞻卬者，日注之為聽心託之為卬也。凡民居所聚，大曰都，次曰邑，最小曰里。值茲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雖以里計之，屋仍相比，人自絕蹤，以云里也，則何里有如是者。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集傳】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

【集說】陸氏佃曰：言旱久而繁星備見。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姚氏舜牧曰：有嘒其星，應首章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句。

【管見】彗本帚名，彗星之出如帚，故稱彗。此嘒字偏旁从口，度出於口而有彗狀者，惟噴水為然。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其着於物也，以亂落成點狀，特繁碎叢密，故得為星，皆象而曰有嘒其星也。太

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此宣王特進群臣而誨諭，以綏刑宥罪為汲汲耳。觀上章云鞫哉庶正，此章復言以戾庶正，其旨得矣。假，感也。能達於幽以感之曰昭假。贏對縮言，是為有餘之義。其昭假以無贏者，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方氏慤曰：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者，命有司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理，如此用心之仁可知矣。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為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按此稱瞻卬昊天，有嘒其星，正與篇首稱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相應，是適值秋之始肅也。以其不可贏而無贏，應時欽恤，克符天道好生之德，夫不可藉是為昭假于大命近止。此言孟秋用始行戮，則凡有罪

當刑者亦不過於囹圄桎梏中苟延旦夕已耳。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又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雖共失明慎，而其刑於市而棄之，則實棄於獄之成，而更不得待矣。然又何不可待也。故為戒其嚴急曰：無棄爾成。凡獄之成，必先自庶正成也。鞫哉庶正，其能事者率主於不阿不撓，是必有以戾之。戾者，遂拂其議以轉旋其意也。戾之如何？宜王以為冷日者赫赫炎炎云我無所，是爾大夫君子之心，實求有以為我矣。然而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我則不敢自為也。大夫君子則又何求為我哉？若使移此為我之心以為民，彼其大命近止，其必不能靡瞻靡顧者，即當無棄爾成，而有以戾鞫哉之庶正矣。所謂昭假無贏，豈如此然奉是為昭假，其將必有明應乎？未也。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喪者不可返，亂者當使寧也。夫寧之之道

惟惠而已救旱之惠大抵以賑貸為主以緩刑宥罪為輔者乃兹之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是賑貸不能使之寧矣於此而加以緩刑宥罪一戒以無棄爾成則竊異人心之悔禍也而旱之大甚則如故其散無友紀之民亦仍是亂而不寧耳二者而外更有何惠得加於此而望其寧哉總之大哉大惠非惠所能解常兹永夜務從度惟是瞻卬昊天急求易此有嘒其星者以降滂沱之豐澤焉庶有濟乎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集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翰榦蕃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李氏樗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

【管見】中嶽之名崧其 爾雅曰嵩高為中嶽釋名嵩字或為崧 稱嵩高者亦以是詩為本耳究之詩言崧高維嶽亦謂凡山皆得言高而崧之高則維嶽正未嘗以號中嶽者圓有是崧高而宗名也駁為馬之美稱行地莫如馬凡山鎮皆有來處其脈絡綿遜有可追尋者若馬跡然故言駿極主也山勢之奔赴及豫州止而為崧之高居四方之中央是非極宇星經曰塡星主嵩山豫州塡同鎮土星崧嶽當地之中央中央為土位在天之塡星實主之則所謂極著其形郵附地其精實麗天也故曰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廣與記載申伯為谷入甫侯在申伯之先同姜姓則其亦出於洛不逆推矣故降神主嶽言生甫及申非嶽也天也如下篇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此其証已天之生甫及申實由崧嶽之駿極于天者奉天之命以降於其家而生之所謂維嶽降神蓋如此生甫及申及宇下及也謂鍾毓之方長有前之生甫又值後之生申維申及甫及宇上及也謂盛美之克繼在後之生申猶夫前之生甫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並追叙甫侯之相穆王有然而申侯之能及甫侯者意在言外周謂鎬京與下四國四方作三膚看翰藩版也為法以布憲於斟則周之翰矣小雅桑扈曰之屏之翰百辟為憲本篇七章亦曰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此皆以翰為憲象也今周書呂刑為穆王時甫侯所作其哀矜明練之兼至孔子存之周禮秋官之屬有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可知憲莫大於此者甫侯之崧周他有斟定皆不傳即刑

憲言之豈不足稱維周之翰乎四國謂四方之國若公侯伯子男是已其單稱四方不稱國者乃四夷耳而于字並訓往或政行或身至也蕃通藩義宣主揚言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以為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夫由邦內邦外以及侯衛此中國之界所謂四國也於是祀享或有不供其修意修言修文未嘗不有以宣之而卒之以其不至而修刑則或以刑罰或以攻伐或以征討皆將防其僭叛而使不得逞也是為蕃矣至於豐鎬

戎狄之屬四方有不貢不王者以修名修德來之此本有事於宣也及其不至而從修刑之例亦惟是以威讓文告布令陳辭仍以宣為主若如是而又不至則亦增修於德而已不勤兵於遠是與四國之有事於蕃其不能已於刑罰攻伐征討者不同也始終一主於宣耳彼甫侯與祭公謀夫同事穆王穆王去成康之時未遠先王之制與先王之訓其賢臣固能舉而行之然則甫侯之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雖無實蹟見於紀傳可以祭公謀夫之諫詞推見之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集傳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召伯召穆公虎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

管見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亹字一音門見前鳧鷖篇荅水流峽中兩岸對出如門也夫東水如門水厚倏負勢以爭趨之有勉勉不已之意此亹亹疊字雖音尾在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以遠稱則亦從於取象耳上章言維申及甫所以知其能及者事雖未著可於其亹亹決之又上章言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敘其先世甫侯之事也維申及甫其亹亹者貢足以仕事故王使繼其先世而曰纘于邑于謝上于字訓往南國是式南國指楚言小雅四月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証已式謂使申伯憑謝邑以撫綏之楚自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括地志古楚西鄂在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是與謝偪也於時熊繹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兕為越章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及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既卒及熊勇六年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是後楚復不靖故小雅采芑稱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也宣王中興而命方叔南征楚復戒已謝之從蓋偪楚之西鄂而據其要衝以瞰之茲乃所謂南國是式與南國是式而必邑于謝者由召穆公虎親往相度以定其宅而後申伯出封得因以為宅焉故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升陟也知鄘風言升彼虛矣以望楚矣篤公劉言乃陟南岡乃觀于京可測觀已南邦亦指楚言楚疆人莫敢近其界故召伯之能登為其功也曰世執其功者謂其能繼先之召康公奭耳執為守而勿失之意按江漢之三章亦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此因穆公出伐淮夷而於外命之也其受命在江漢之滸則知前之所謂登是南邦以定申伯之宅者於楚境蒐收過半距謝為已遠矣又四章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

公召公謂召祖康公奭也穆公之事宣王有功伐淮在後營謝在先江漢之有王命時穆公尚未及淮故勉之以召公是似肇敏戎公至營謝為成事當其申伯出封王固極不能忘穆公之登是南邦以定宅也則直美以世執其功而已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管見虞書曰奮庸奮起也作義當同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則應指民功說民功曰庸見周官注以法施於民責之禮記言法施於民者首舉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可知民功曰庸其大者在土田也徹土田以召伯營謝之事謝與鄰荊偪則謝人

嘗不敢近土田久為墟矣方叔南征時以兵屯田故采芑曰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因是而蠻荊得定然謝功猶未成也小雅黍苗篇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其徹土田之驗若末章稱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及首章稱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是已但其衆以任輦車牛相隨以徒御師旅相聚則仍是以兵屯田為且耕且戰之計其南行者皆周人非謝人也謝功既成謝人得集於是封申伯于謝以鎮之故土田屬之申伯而其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初不能以召伯之既徹土田而遂無事也徹通也均也究之不通無可均既均無不通者然則只言均可矣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注五物謂五地所生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據此則知徹土田者猶之均土田云爾且詩召伯營謝時言規模初就亦惟不失乎徹之意耳迄可不必太泥王命傳御還其私人傳近也御侍也傳

御乃近侍之名當指天官所屬之內小臣說內小臣以奄為之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申伯為王之元舅故王命之以遣其私人也私人猶內人之意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御妻稱女御亦曰內人以此推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自夫人而外以私人統之可也王命傳御還其私人彼為申伯之夫人者其必別邀寵命不言可知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集傳俶始作也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管見申伯之功指下文寢廟言召伯是營兼營也有俶其城俶字宜活看謝城不必盡無舊址召伯以王命營之雖增修猶之殺設故言有俶以狀其堅完也禮諸侯有正寢聽政燕寢安身所以祀其先者又得立自考以上凡五廟此宜申伯之自為之其得謂非申伯之功乎而召伯則為之兼營蓋亦以王命耳夫是以有俶其城即得聯稱寢廟之既成與藐藐遠貌寢廟之成在謝邑其去周為遠故言既成藐藐以起下文王錫申伯三句錫馬為欲使申伯暫往入謝以觀其成也馬以牡為壯又校人之頒良馬而養乘之乘為四數故四牡為良馬之通稱蹻字从足从喬此當因其步驟馳騁以為詩其即聯稱鉤膺者明其錫馬而馬之飾亦與俱錫云爾鉤馬婁頷婁音縷今俗稱兜口而膺馬胸前則鞦是已凡馬首之鞴具以結領下之鉤而膺馬身之鞴具以結駒前之膺而畢舉是二者而銜轡鞍韉可該矣物久賒則色減濯濯新色也水彰五色故因水借義王之錫申伯者如此由是暫往入謝以觀寢廟之既成即無雖引千里而致之目前矣豈復見為藐藐也哉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集說孔氏穎達曰寶瑞也○徐氏常吉曰南土是保欲其保障一方為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

管見王遣申伯遣蓋行禮之名以遣禮施於申伯故曰遣申伯也如下云路車乘馬不以親贈又云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王亦不親命皆遣人致之以是為遣耳按此章文義當以覲禮推之覲禮侯氏享天子畢就舍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注賜車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屬賜

驂則哀鶯轟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璽猶善也所加賜之物多少由恩也按王遣申伯既有路車乘馬則必有賜服隨之亦必有所為重賜無數者以加之詞不備舉省文耳又春官巾車掌五路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至典命則云上公九命作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樊纓九就其一也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加一等然則申侯稱伯當九命其路車為樊纓九就之金路必矣非復限以同異姓之別也乘馬即覲禮所稱四亞之也其數四匹與上章四牡為良馬之通稱者不同覲禮天子賜車服必有命書大史述之故知此我圖爾居以下皆王命書之詞也且覲禮命書必加於篋服上則此只言路車乘馬而有命書者其為有賜服亦可知矣介圭之介與介景福之介同義皆從介蟲取象以見其負荷於身者重大而長久也蓋介蟲之負介者每有餘於身其重大之象足見圭之錫實當欽承介蟲之負介者亦不去諸身其長久之象足見圭之錫亦終不褫奪也往近王舅近字讀音記作語辭不審所謂今按从本音解亦可通周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申伯之出封於謝其賢既如甫侯而其親復為王舅以是知其身往而心近有無俟更為諭勉者南土謂周之南土也若前稱南國南邦並指楚言不得混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集傳〕峙積粻糧遄速也

〔管見〕力行為邁不緩程而兼程也凡兼程者必逐路剋期故邁曰信邁王餞于郿舊注指今郿縣言殆非也孔

氏穎達稱自鎬適謝塗不經郿是時宣王蓋有視岐周故餞之于郿又曹氏粹中引祭統云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郿近岐此之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冊命於先王之廟此王在岐而飲餞于郿也夫省視岐周其名本屬聽定至謂先王之廟在岐而鎬京竟無廟以賜爵祿則亦於事理未見其允且申伯既受命於岐周王即於岐之境餞之可也何為而于郿哉郿非遠鎬之孔道申伯之信邁亦不當經郿也攷郿縣屬有郃故地乃后稷之始封周祖后稷而乾易其名乎其易名考或東還之後平土以岐西之地騶泰襄公秦從而易之未可知宣王之時必無以有郿為郿者扶春秋莊公八年冬築郿是邑之名郿邑亦者之不獨周也郿當與湄參看爾雅釋水水草交為湄釋名湄眉也臨水如眉也小雅居河之麋麋亦通湄郿獨不可以通湄乎然則王餞于郿從鎬京之近郊求之府者今所傳之曲江是其地與陝西通志稱池水曲折故名曲此於眉義彷彿又云其地本秦隑州隑音祁卬綺切謂曲岸頭也曲江地泰名隑州安知周不名郿邑乎隑取曲岸為義郿取曲水為義二耐一者也存此以侯役之博雅更正之申伯還南南為所封之謝本往也而曰還則何以故在四章言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此因名伯之嘗謝有倣其城寢廟既成王使申伯先壯省之也先之往省為往則後之往居得為還矣謝于遊歸此就其在途說于則正言往也凡在途不便於在家其便者曰如歸今申伯之還南而指謝以往者信邁之日所不皆忘其為道里之廬室館舍焉以為如歸豈不誠然乎哉所以然者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故於申伯之還南有見其為謝于誠歸耶衛訓通均其貫通亦所以為均辨見前徹土田謂均地就徹土疆謂均道里也如周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其徹土疆之大概也乏

王命名伯之意則又有加焉所謂徹土疆者徹亦治所經畫之土疆非只徹申伯所控制之土疆而已糧即飲食委積之屬曰峙則務從豐贍也如是豈不足以遄其行哉而尤統飭之以式式者敬詞蓋欲其於申伯之行各以稽遲為懼亦並各以草率為戒云爾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集傳〕元長憲法也

〔管見〕書秦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是番番本老貌也申伯年不高而德則劭其為國之倚重實不殊於老成壽考故曰申伯番番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御使馬之名小雅黍苗稱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則知徒御即師旅也徒步卒御騎卒嘽嘽字从口其衆多於聲驗之周邦咸喜周巡歷也不指鎬京言申伯之所屬伯為方伯其所屬之邦多矣既入謝則當按歷所屬而周之是謂周邦其咸喜者如何為之徵其詞則莫不曰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戎兵也若上文徒御是已徒御嘽嘽而申伯皆能戢之使奉法惟謹焉以是為戎有良翰也翰本築版其質木木材善為良則借意稱良翰可矣凡神之感靈赫爍曰顯不顯謂申伯本非神也屬為王之元舅則共知其不同於人之實在此及觀入謝之後承南土是保之命而先事周邦非特邦之文臣能明於法而常奉其法者惟申伯是憲即以邦之武臣不盡明於法而每亂其法者亦惟申伯是憲焉邦政莫大於戎戎有良翰而憲已戴壽靡不奉之若神雖不顯而實顯矣夫豈得謂申伯之不同於人者獨在王之元舅已哉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集傳〕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也

〔集說〕許氏謙曰史記謂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

〔管見〕上章於申伯特言戎有良翰又總言文武是憲其所為翰者即憲也彼甫侯維周之翰亦豈能外文武是憲而別有所為翰哉至此章復稱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則並見甫侯之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在申伯亦無多讓也所謂維申及甫者蓋如此惠順也柔惠為文德直則其武德也萬邦統四國四方言萬邦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者則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申伯可以柔惠之文德治之至於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申伯又可以直之武德治之也此皆主治萬邦之失於順者故取矯正之意而曰揉揉此萬邦是足以有甫侯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功矣因是而得與甫侯齊名則有聞雖四方遠不可知於茲四國固有可早信之者又況能著功國而聞必達於四國亦能宣四方而聞必達於四方也哉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左傳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肆極也好為美稱以之義訓因言孔碩肆好因贈申伯而得之也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其功能揉此萬邦以是述於言而為詩夫安得不甚大哉其名能聞于四國以是播諸聲而為風又安得不極美哉若使非申伯而贈他人度其功名初不甚盛則因之為文辭亦不足觀也已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集傳 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管見 按此章發端四句須與下五六兩章人亦有言合看乃見着落蓋仲山甫之事宣王只一不畏彊禦必在朝有忌之者是惟民有恒性其公論則大同耳物則祇就洪範所稱貌言視聽思求之不必更推開說天監有周監猶眷顧之意謂有周雖經夷厲之衰而天之照之則尤欲宣王之中興也昭假于下即指生仲山甫言假與格同神降之名有以見其非誣則為昭如前章言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不為昭假乎廣輿記載仲山甫與申伯皆洛人則所謂昭假于下者亦仍是言崧嶽之降神也特其詞有詳略耳保茲天子

讀詩管見 卷十二 烝民 三八

生仲山甫其保之之大要若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是已言外便見城齊之役不必仲山甫之往可也而遣有此行焉雖由宣王命之其時必有忌仲山甫者陽為推重而實陰致其疏間在宣王亦不之覺故爾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集傳 嘉美令善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也

管見 禮記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又云燕居告溫溫據此以推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其柔嘉當於舒遲見之夫舒遲異於齊遬亦不妨於齊遬是不過其則也故曰維則則即上章有物有則之則雖訓係屬指實之詞儀身容色面容也玉藻注舒遲閑雅也其為令儀可想見矣又注燕居告溫溫謂私燕所居色而和善教人使人之時惟須溫溫不欲嚴慄而謂令色令溫溫無以肖也按令色亦可該在令儀中容既舒遲閑雅色又烏得不溫溫和善哉然見其溫溫者於告之時為尤著故玉藻另言之而是詩亦由令儀而及令色與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言仲山甫之入朝而見天子其衷動恪恭有如此君子見所尊者齊遬而況於君乎翼翼如鳥之竦身欲舉然故為恭敬之貌古訓非泛言即貼下威儀說玉藻著齊遬之容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此其訓盖自古已有之式者式此而已今威燕居之儀威儀朝廷之儀也天威不違顏咫尺[illegible]於天威以慎飭朝廷之儀其是之謂威儀耳古訓其在非強有力者弗能如式也故以力稱焉夫古訓之有威儀在朝廷者君與臣皆就範也惟仲山甫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宣王亦因之不能不式不能不力斯豈非天子是若也哉明命謂天之明命賦禀受也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則可知天之生天子者[illegible]天子之德與保天子者之德皆由明命使之禀[illegible]以之身所賦焉則君臣同德也故不獨臣順[illegible]君而君亦順其臣有共見為天子是若耳

讀詩管見 卷十二 烝民 三九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集傳 式法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管見 百辟諸侯也式法也王為之而命仲山甫奉行之故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其式如何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王命之詞亦即所謂式也戎以武功言百辟之祖考其初皆以有功受封而武功為尤顯故專言戎而不及他也且宣王之中興如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等篇率著其武功則安得不期百辟之纘戎祖考耶纘繼也

古諸侯有功書於王之大常其册藏於天府其報之則祭於大烝周書洛誥云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謂功之尊顯者然則舍我莫屬矣既作元祀以慰荅功臣而又勉其受命之後益厚輔王室以益久大之業則豈不望其後之子孫實有以纘之乎王躬是保自王言之即與弼予一人同意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出納二字須借下章將字作注脚謂奉其出於王之口者以納於百辟之耳也王命仲山甫命之即無異於王之親命之以是稱王之喉舌耳惟仲山甫實能將命因得使百辟皆無廢命故終之口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周禮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制兵也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獨戎政謂之政若用兵征伐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也于訓往外屬對中之稱謂蠻夷戎狄之在四方者宣王北伐玁狁南征蠻荊東安平徐及淮賦政之自中而于外此足以徵矣於時百辟之於四方其因王之用師而有徵令靡不隨其方之所指以應期而發焉是曰四方爰發爰急義禮記王制云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謂發為師旅之役王將出師為發則知王有四方之事而百辟以師應王亦同一出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是非百辟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絕無敢廢命而不愆遵其式者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集傳】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管見】前章言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其命在諸侯入覲天子之時此章言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其命只在天子出巡諸侯之時也周官職方氏云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可不謂肅肅王命乎又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者先王所從之道居前帥巡前日所施戒令察其從違也從為順有若否則違而不順以與若反是為邦國若否矣否音讀缶亦通夫肅肅王命欲以達於下則將之邦國若否將以告於上則明之也斯實職方氏之專司耳而此乃稱仲山甫將之又重稱仲山甫明之其將之者仍見為王之喉舌而其明之者則復見為王之耳目矣夫不可即是而信其既明也哉然就仲山甫之明而統觀之第以為明未盡也則既明而且哲焉哲以折有能飭而取其中之義固當指察於事言之者非獨以保其身已也然人未有不能保其身而可漫云保茲天子者則保身實在所先不得以私為嫌而没之矣至其保茲天子則又止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是非無藉於明哲也惟天子稱明王哲后保茲天子者其明哲皆歸於天子當不得並以明哲稱焉夫天子以一人而綜萬幾仲山甫保其身以事之既明且哲則內可贊謨夙夜匪解則外能衰任此尤總見其為王之心膂與王之股肱也仲山甫之保茲天子其有可遞推而見者殆如斯夫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管見】人謂民也此及下章共十六句並敘人之有言如此耳曰亦有者見當時在朝之臣未始皆有是言至求諸民之公論則仍覺同聲一詞也茹與吐對稱若禮運茹毛孟子茹草是其義矣維仲山甫維訓思即人之言者思之也像於民心故宣於民口周書洪範云無虐甇獨而畏高明論君道也此詩言臣道則云不侮矜寡不

是禮禦意雖相比而詞則有輕重矜寡與煢獨一例不
侮又慎於無虐矣高明謂位之尊顯者彊禦則不惜其
位已也蕩之集傳曰彊禦暴虐之臣謝氏枋得曰彊禦
梁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何氏楷曰是妙貿矣能
矜故言彊禦多懟以此推之其可畏豈高明之比哉然
二章稱仲山甫之德其燕居則為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斯即不侮矜寡之本其入朝而見天子則為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斯即不畏彊禦之本也人之有言
如此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其一徵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集傳]輶輕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
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
[管見]德輶如毛毛指屬於人身者言民鮮克舉之舉字
說文一曰輿也按輿之為舉必就其能載取義身者戴
德之輿也凡載重則克舉者鮮輕則不克舉者鮮矣如
人之有身衆裹莫備於德其表則莫多於毛有毛而乎
克舉之毛態故也無人而不毛亦無人而不德在赤子
已各全而是之夫豈不德輶如毛乎然是德也雖赤子
無不全受惟聖賢獨能全保以觀於民其所以終吾生
者毛不去諸身德則常去諸身是為民鮮克舉之矣我
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我有言之人自我也儀德之容
圖度也德不可見以德容度之即其英華外發足以知
其和順之中積矣如二章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是由內而推其外此章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即是由外以見其內也儀
與令儀令色之儀同儀可該色不並見亦非欲也身能

戴德之謂舉愛莫助之雖項上文說却是為下文作警
語耳言我愛仲山甫欲助之修德而莫由裨其萬一者
仲山甫之愛王則助之修德而必期其卒底於純全也
故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按二章言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其愛而助之者與將順其
美同至此章言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其愛而助之
者則與匡救其惡同也人之有言如此所謂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又其一徵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集傳]祖行祭也捷
捷疾貌東方齊也
[管見]失言仲山甫出祖者見其受命於王而遂行不足
於家亦見人皆於其出祖而後知有王命先固未嘗聞

之也所以若此者為東方之告難其來實迫急異常故
申之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為良馬之
通稱非兩服兩驂之謂下皆同前雲漢篇以兢兢與業
業聯稱業業字从丵狀人之悚息不敢動也就馬言之
適當疾奔力盡而初休其狀亦正類此征夫自東方來
者郵程莫捷於馬稱捷捷則視尋常程限有加矣每懷
靡及征夫惟恐或後之心也至於既及而捷捷者得如
其期彼四牡之駐足以定喘安得不見為業業哉於時
卒告難於王而王之命旋定仲山甫之受命亦遂行故
即見其出祖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此二句又指征夫
之還適東方者言八鸞即今之串鈴左右各四連以戾
於馬項繫之彭彭大貌鏘鏘大聲征夫之四牡彭彭人
莫不見征夫之八鸞鏘鏘人莫不聞其見且聞者所知
仲山甫之出祖即亦同信工命仲山甫實足城彼東方
也城為借名與築城無涉且當並作人之有言如此者
語意以為王不命他人而命仲山甫其得保障東方以

無虞者是即此然一城云爾按後篇有常武以美宣王之平徐其出師之名必因其繹騷齊境以齊與徐方撓擾也宣王先命仲山甫徂齊以保之然後自將征徐又別命召穆公虎以師伐淮夷之附於徐者自是徐與淮皆平而齊亦保此正宣王之命詞所謂三事就緒者與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集傳 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

管見 騤騤字从癸六書正譌謂癸為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其義同準據此則騤騤者指馬行之無失足言馬身彭彭馬足騤騤其壯盛亦各見矣鸞實為金故其宜鏘鏘也改稱喈喈則又以象八鸞之鳴則俱鳴耳故以

二句蓋預度仲山甫之遄歸固有是征夫之復自東方來者以先之也齊在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亦當並作人之有言如此看此於四牡之騤騤與八鸞之喈喈雖不即得之見聞實早已托諸想像也式敬之別名言仲山甫之歸宜遄其逐路之供給者不應稽遲亦不容草率云爾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國語言清風戒寒物理論曰秋氣勁其風清以真清風也穆肅意吉甫作誦以美宣王之能用仲山甫即因以歲在朝彊禦之有忌於仲山甫者故曰穆如清風蓋彊禦又甚於高明有矣赫之勢則非清風不足以收其咸作誦之大意以為仲山甫者天寶生之民皆好之夫孰敢忌之也哉此在彊禦聞之足令脊脊毛寒亦誠穆如清風也已且吉甫之不能已於此者為彊禦多懟以妒賢疾能為心仲山甫不畏彊禦彊禦必反畏仲山甫此於徂齊之役先利其遠出以為疎間之因必卒利其不得遄歸以徐啓虞遲罪誦之漸也惟吉甫深知仲山甫之徂齊其心亦不免

於以永而有懷焉故並假是誦以慰其心耳永謂道長有不能去諸懷者彊禦也蓋在朝之彊禦近則不宜畏之遠則不得不畏之也所謂慰其心者指此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集傳 梁山韓之鎭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虔敬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禹貢梁岐在雍州○李氏樗曰其後屬晉爾雅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也○班氏固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梁氏益曰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不趨走於庭故討其罪○輔氏廣曰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

管見 奕奕梁山與下章四牡奕奕合看則奕奕非言其大言其長也陝西通志云梁山延亘甚遠自郃陽西北又迤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古博戲有奕其子聯絡不絕梁山之長勢蓋如此故以奕奕稱焉維禹甸之句者治其地使可田也禹之先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則冀與雍皆受其浸者禹功既載壺口遂治[illegible]以及岐韓城之可田其為禹甸之者夏書固章章矣[illegible]思也禹不可見即奕奕之梁山思之其功豈不長存

也哉有僃其道朱子云此韓侯之所朝周以受命者也按倬字从卓並有久義蓋其道為大道亦為古道大道易知則明古道未改則久是為有倬纘戎祖考以下王親命之之詞也戎謂武功如末章言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彼祖考之武功特著故欲其纘戎祖考矣麼朕命亦得如先祖之受命於先王也夙夜匪解一於勤虔共爾位主於敬此雖似通用之辭然於韓侯之以世子初立為最切且其出自宣王亦實即位以來所奉身以行之者朕命不易易改也世子以士服入朝既為不敢專命亦豈不懼有改命哉曰不易而後韓侯得纂其先世之爵命也所稱受命此為其實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是又以纘戎祖考為韓侯重叮嚀也蓋韓北之追貊百國先王時來庭而其後乃為不庭方者亦實由無以榦之凡樹木旁生曰扶木根曰榦命韓侯以纂不庭方蓋欲其以韓之一國而維屬追貊之百國即如木之枝得附於榦耳辟法也周禮夏官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九伐即戎九伐之灋即所謂戎辟也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宣王所望於韓侯之佐戎辟者蓋如此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笰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集傳〕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鏤刻金也鞹去毛之革也

〔集說〕黃氏一正曰介圭乃其先祖為州牧所受者

〔管見〕四牡為良馬之統稱其行逐羣而聯絡不絕故亦曰奕奕孔修且張就其奕奕而充塞於道言其直勢則孔修其橫勢則且張也按儀禮諸侯入覲至郊王使人勞之侯氏儐使者乘馬賜舍又儐之乘馬及入覲享以馬一馬卓上九馬隨之禮畢有賜命儐諸公賜服者四馬儐大史亦四馬則覲禮之用馬本多又韓侯之行其僕從供具不得省並以馬行以是而瞻有倬其道夫豈不四牡奕奕孔修且張也哉韓侯入覲點明上二句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正言覲禮以起下文七命也命圭稱介與介景福之介同並從介蟲之負介取義以明加諸身則重大亦終不去諸身則長久也傳言韓侯受命乃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示不敢專也據此推之則其以介圭入覲者乃韓侯奉先祖所受而傳之瑞玉以致於王亦示不敢自專之意非直合信而已淑旂謂常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取其恒照也王建大常秋官大行人亦云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同名常其文必以日月斿其斿數有辨而不稱大常耳由王之大常而有公侯伯子男之三常此蓋必以王命錫之而侯不得專設者其常之為淑旂於何知之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殆欲表其與日月同光云爾然則使諸侯有常亦即欲令有勳者得自銘也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常之為旂也以銘功亦必稱美而不稱惡故曰淑旂淑善也有美而無惡綏斿垂貌斿之或九或七或五則其章也簟笰為車中之物簟義同墊即今車中所藉以坐者平設又有竪施車後與簟相屬而可倚者則笰也善簟本席名與莞聯稱臥者藉之以安故車中藉坐之物亦借意稱簟再攻黼黻之黻狀如亞作兩已相背形弜古弗字然則笰之為物在車中特用以倚倚者當背明取相背之意而字从弗與錯衡明其賜車以人肩

不以馬僨耳凡肩輿用兩人者其杠端着肩處皆有橫木是曰衡更以兩木直施與橫者相錯為十字形是曰錯衡即今之四人輿也車無安於此者元衮赤舄按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則元字當指冕言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朱氏公遷疑韓為侯爵不當服衮殊太泥賜物示恩其有加亦不必盡如命數也赤舄見周禮屨人及豳風狼跋篇賜元衮而並及赤舄此為益隆矣鉤膺鏤錫以下當並指馬飾言觀禮王賜車服亦有馬但言馬飾而馬可知矣鉤馬婁頷婁音纓今俗稱兜口膺當馬胸則前鞦是已其特舉之是二者謂何蓋馬首之䌙具以結胸前之鉤而畢馬身之䌙具以結胸前之膺而畢也錫蓋赤金之別名銅也本草云銅與金同故字从金同又云其氣稟陽故質剛戾然則以銅赤金為錫可矣鏤錫為飾鉤膺也鞹當作馬鞹看障泥也俗名韂用被馬當膂處左右周遮故字旁从弘鞹每以鞹為之而此更稱淺幭者幭為覆蓋之意有淺毛覆

蓋于鞹上為淺幭然則非鞹為之也其質蓋魚皮耳小雅采薇稱象弭魚服謂以魚為矢服也按魚為膃肭獸見本草集解一名海狗其尾全似魚本魚類之異者身有短密淡青白毛毛上有深青黑點皮厚韌如牛皮邊將多取以為鞍韂其是之謂鞹鞹淺幭與鞗革即頂上鉤膺鏤錫說玉篇鞗亦从金作鋚鋚者銅也鉤屬轡膂屬鞍皆以草為質則其鏤錫以飾鉤膺之革固得總稱鞗革也而不惟此也又有金厄馬所謂厄者蓋鞍頭也鞍韂為鞹鞹淺幭其鞍頭復飾以黃金而特稱金厄馬則又非直鞗革之鏤錫而已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集傳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按

箋蔌筍竹萌也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

管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道祭行神也經文反亦如之雖似只承所告者言然諸侯適天子於祖禰社稷宗廟山川出告反亦告其於行神事必乘出道反不道者此韓侯既覲歸國仍以出祖禰為屠即杜也或說當從之梁氏益曰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此去鎬京未遠韓侯之出朝[illegible]即宿于屠哉殆因顯父設餞於此意甚盛不待送行故耳天官酒人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言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又久於昔酒可知酒久益清清為益美也其多至百壺者餞在郊備宜裕矣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蒲非蒻乃芰

也芰本蒲類故稱蒲生水中根白甜美如筍按炰鼈餡魚之與筍蒲乃西北所不易得故及之且須活者細玩三維字可見思之展轉再三者曰維顯父之餞有酒則有殽蔌非率爾而具也皆一一有以維之維之如何其殽之嘉必皆求如炰鼈鮮魚而後已其蔌之美必皆求如筍及蒲而後已也殽蔌對言於蔌邊有兩維字作一問一答看語意更明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維字與上同解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乘馬路車王之錫韓侯者如此在顯父欲贈韓侯之睎其心之維之者亦念及此則舍車馬無以為贈其尋常充數之卓馬亦不取周以贈也籩豆有且侯氏燕胥此亦指王之燕韓侯言故詩稱侯氏按二句雖不用維字蒙上文乘馬路卓一串說則皆顯父之心所籌及者也觀禮於命賜之後饗禮乃歸饗饗也禮謂食燕也饗在廟燕在寢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上下之情惟燕為最洽也諸侯燕禮

先薦脯醢記云脯用籩醢以豆則王之燕當同燕禮小
臣戒與者大夫皆在則王燕諸侯可知矣是皆有籩
豆以薦脯醢故曰籩豆有且且詩詩其多也籩豆多
則與者之多也見而不惟此也王於侯氏之燕則尤有
旨以樂之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旨鼓南鄭氏康成曰南
南夷之樂旄人掌教夷舞則大旨以鼓節之孔疏京良
之樂曰昧南曰南西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
樂皆教之也按旄人掌教夷樂又有鞮鞻氏掌其聲歌
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
焉據此則王於侯氏之燕而有樂自中朝雅奏而外必
有取於旨鼓南之舞其夷樂也但周官稱旨者注皆以
為有示於舞之稱則旨鼓南之旨不必如鄭說況指大旨
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蠻夷閩貉戎狄之語言者以
象稱亦可加旨字以象旨稱則謂旨為統稱旄人及鞮
鞻氏之能事何不可者且象旨屬總名分而言之東南
西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之不同

也而獨取南方之象以為總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
南總之者其例為一此尤足為孔疏堅其說矣南統夷
樂旨統舞其夷樂之人侯氏燕旨正與小雅桑扈之言
君子樂旨同意凡此皆顯父所親見者於已之誤從韓
侯而無不心維之則雖不得云籩豆有且如燕禮之與
者備官而於綸紼陪位無可者雖不得云侯氏燕旨如
王燕之舞者備樂而於俳優雜劇必足供也餞之
盛至此此所由韓侯出祖亦只出宿于屠也與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集傳]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

[采說] 孔氏穎達曰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
世有黎比公莒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嚴氏粲
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
鄂侯鄭叔段居京城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謂之共叔
其皆汾王之類乎○輔氏廣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
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
子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韓侯迎
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

[管見] 韓侯取妻在先歸國在後此章補叙也如首章已
言王親命之次章乃及韓侯入覲即其例已孟子言帝
館甥於貳室是壻得謂之甥也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二
句當串看言韓侯所取之妻乃汾王所謂為甥之蹶父
有是于耳韓侯迎止迎字下着止字非詔詞也蓋韓侯
之往為遡至迎禮畢而韓侯先反以俟於門外是為止
如下言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承迎字說不顯
其先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承止字

說于者以迎而往也其儀有馬夾道皆為對故以兩稱
舊泥車言非是孜昏禮入幣亦以帛之兩端為兩是車
不得專兩名矣百兩見於詩者惟此篇及召南鵲巢蓋
為諸侯重大昏冕而親迎故特侈其盛如此但昏主合
好既諱隻而利雙即亦避孵而取盈可知於馬稱兩於
兩又稱百者要不過就多以舉成數正不必其果百也
彭彭大貌其言八鸞鏘鏘亦正為彭彭作形容語耳凡
鄭傳之疾者用馬有串鈴緊馬項左右各四為八鸞聞
其鏘鏘則行者必皆避路茲韓侯之于蹶里以迎故雖
云百兩率按轡徐行則已而行者之見其彭彭遂皆避
路如遡傳然則直以為實有八鸞鏘鏘可也易詞言帝
乙歸妹取月幾望之象明乎女之以貴行者其光盛也
韓姑為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亦以貴行而有月幾望之
先矣其以不顯稱則何也亦曰諸娣之從之者其祁祁
有如雲耳月以雲從則其光雖不盡揜亦不可云顯也
祁祁只當作衆多解言諸娣者莫詳於公羊傳詞云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以娣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羅氏中行曰妻之女弟曰娣劉氏瑾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挾此說不必泥凡國君之女皆貴又屬在同姓夫孰甘以其女往媵者且其以娣姪從必女弟必兄女亦難具備此恐諸侯一娶九女絕無能充其數者矣況蹶父為周卿士不為諸侯韓姞之諸娣從之其所自來亦不得如公羊傳所云也竊意諸侯娶一國而二國媵之皆於外間求得好女為備其餽遺與貨賄同非必已女也媵之即為娣姪不必分女弟曰娣兄女曰姪皆卑稱媵卑故假卑稱以名之亦不得泥以為實也且女之媵者可並稱娣姪亦可單稱娣觀易詞言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可為是詩証矣諸侯一娶九女以廣繼嗣示不再娶也其嫡以君稱君不可二則諸娣為九女數中之八女耳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門當指寢門言昏禮親迎婿先反侯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道婦入也於時韓侯在寢門將道婦入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韓侯顧之有見為爛其盈門者爛字須頂上如雲立解尚書大傳曰舜時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卿雲慶雲也呂氏春秋曰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為慶爛者五色繽紛之詞則所謂如雲者謂其如卿雲之為慶雲者也雲爛如是故韓姞之以貴行雖為月幾望之甚盛而有不顯其光者矣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集傳】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

【集說】呂氏埜中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河韓名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輔氏廣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姞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成矣○許氏謙曰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

【管見】蹶父為周卿士而以孔武稱必兼領禁衛之軍如常武言宣王親帥虎臣以平徐方蹶父當從之至有時巡狩諸侯之國其左右皆藉虎臣則蹶父亦必從之也於是宣王之所到者蹶父靡不到矣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擇可嫁之所而曰相攸者攸水行貌女子有行既行則不宜反故以攸稱焉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謂趙太后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此可為攸字之了義矣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此言宣王嘗至韓韓侯之父為韓先君者聞請王觀魚於水復獵禽於山以為樂蹶父亦並從之因備述其所見有如此月令季春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於天子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天子之於漁獵本所宜舉其或省方在外亦得隨其地之宜而舉之者玉篇訏張口鳴也據此則訏訏當作口聲喧閧看乃漁師大集漁人於川澤遂以陳魚而觀之故覺川澤之有聲若是耳甫大貌甫甫字重分項上魴鱮說可也鱮好羣行故其字从與川澤之魚甫甫固統見其為大美若大而不美不多無為貴甫甫也今則甫而美者則視魴甫而多者則視鱮魚之盛豈不極哉凡田之獲獸

以鹿為主觀易詞言即鹿可見鹿之類每一雄游牝百數則麀鹿為多但鹿之牡者大如小馬俗以馬鹿名是則見為噳噳矣噳噳與麌麌同義大貌麀鹿常小於牡鹿而其大貌與牡相埒亦復噳噳則於牡又毋論也本草辨獸熊羆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也俗呼熊為猪熊羆為人熊馬熊按下章特稱黃羆以色異則羆大於熊黑者為多不必泥黃白為羆之說爾雅云虎竊毛曰虦貓虦音棧竊淺也本草雖於虎類附載其說亦未遽信其實有按貓者犛牛也犛音狸本草釋名犛牛野牛也狀及毛尾俱同旄牛旄小而犛大有重千斤者汲冢周書作犛牛顏師古作貓牛是犛牛得稱貓矣又有香狸曰靈貓狀如狸其陰如麝肉可食然貍類也與熊羆虎疑於不倫則以貓屬犛牛為允由麀鹿以及熊羆貓虎獸之盛豈不極哉所謂孔樂韓土者孫其實矣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令美稱左傳宋向成謂孟獻子美其室國語智襄子為室美令居即美室之別名既終竟也為令居而觀厥成曰既既則慶之慶賀也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發者諸大夫發禮往賀也燕為處堂之鳥譽屬美人之詞按此二句喻言也以為孔樂韓土如美室告成之可賀而韓姞之歸韓土為韓侯之妻則如以燕而巢其室也蓋有不能已於譽者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集傳】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也

【纂說】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為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至於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

【管見】韓城控百蠻故曰溥召公奭以武王時封於北燕則稱名稱燕皆可也在成康時並以太保居京師佐王未始就國是知燕師所完只云召公以師至韓而完其城耳非謂自燕起師也完者因其舊而作有之使不至為百蠻竊據其時雖加繕修亦豈得並築城為完義哉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玩以字語飭與上文聯屬其辭蓋云名公既完韓城而韓之先祖以是而受命其由來實為召公所推衆也禮記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

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莫非因也然則韓先祖之受命其居韓城以控百蠻只善用其因而已無餘事矣王錫韓侯王謂先王韓侯謂韓之先祖與二章王錫韓侯不得混看王何以錫之以其伯錫之也王制云州有伯八州八伯周禮春官云九命作伯注謂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王之錫韓侯而以其伯則何因也以韓侯之因時伯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實有功德當受加命於是王之錫之因以其伯也其追其貊二句屬倒裝語猶云奄受北國其追其貊平北國有追貊二號百蠻屬焉至以其國來歸有歸則有受奄覆也大有餘也其受百國之勢有如此溥彼韓城斯誠見為溥矣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籍戶籍也不指稅言聯用四實字者謂北之追貊二國本各高其城深其池闕其土措其人由畧地之時要之靡不實者非小弱也惟韓侯能奄受北

國因是追貊之裘莫不來庭其享王之物所獻不可枚舉岺其不多見者則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而已爾雅釋獸貔白狐亦云貘白豹求之本草獸類獨有貘而無貔大抵貘即貔也爾雅之分見不必泥貘音陌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能消鐵消千斤其皮溫燥陸佃言其為坐毯臥褥能消膁外之氣故字从莫省文此於獻皮亦正切豹本赤黃特以赤稱必尤有異也黃羆辨見前按羆雖以黃異其皮之用不聞與赤豹聯稱不曰獻皮則謂獻之為畜獸可矣此章正為韓之先祖錄舊勳也至宣王時韓城雖仍完而溥之勢已失在北國如追貊者皆抗不來庭矣故宣王於韓侯之入覲而親命之則曰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集傳 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蘇氏轍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管見 此章當與下常武合看。平淮平徐一役也而以徐為主宣王自將伐徐其師自周陸行淮夷服屬於徐為徐之興因別使召公率師伐淮其師自漢入江而水行也淮與徐並伐徐勢孤故一舉而平平功莫大於平徐又王實自將宜功獨歸王故尹吉甫之作江漢於召公之平淮初不謀及也按此章所云乃召公將率士卒以趨江漢而先告之之詩為北人不習於水或生疑畏故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憑舟楫以凌歷延跋險也匪安也深也匪遊也然以王命而淮夷來求庸可遊乎且其[illegible]行之與水行似異而實同試思既出我車其與險[illegible]惟行神是賴既設我旟其主擊夷者惟鳥隼是比則如水行匪安陸行亦匪安水行匪遊陸行亦匪舒也所以然者以淮夷來鋪亦有王命皆不敢以稍後耳鋪字指下篇鋪敦淮濆說謂王師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集傳 洸洸武貌庶幸也

管見 洸洸亦就水取象說文曰水涌光也[illegible]可[illegible]白[illegible]驗之水之怒勢也故詩風言怒亦以有洸稱焉四方不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言經者清釐內境營者外防邊界也如人身之有經脈營衛然皆將調攝之使不亂耳義

寧之載訓始按此章亦召公告其士卒之詞蓋欲江[illegible]中期其奮力以平淮夷也以為江漢之浮浮者望亦復湯湯矣我武夫順此滔滔以至淮滸生波紅不又見為洸洸乎與淮夷相遇其發憤當如此水之[illegible]執而後可蓋王心之屬志恢復惟欲合四方無事於[illegible]士國也初既北伐玁狁南征蠻荊[illegible]乃有事於東南[illegible]徐馬則止此一役而經營四方之事可以告成于[illegible]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于心載寧此今日江漢之行其勢必欲使東南郡[illegible]也脫令餘此一方而[illegible]未竟是告成無日而王國何不定王心終不寧其[illegible]亦遂長不得休也可不勉為洸洸以速淮夷之平而去共爭也共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illegible]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集傳】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

【管見】滸水涯江漢之滸當指今漢口言江漢合流始於此王命召虎蓋王親征之師由陸行發在後及斯又從人追及江漢之滸而降以命耳於時召公率其師水行方自漢入江而趨淮也不得遽作平淮以後說式辟四方以下皆命詞語意蓋明親征之不可以已也春官太史之職大師抱天時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賈疏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之有法式也王氏應電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若夏官承六師王出征伐也可知天子親征而後太史抱式以從則此稱式辟四方式字中正寓親征之意左傳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注以疆為竟界則是疆上者猶邊土云爾徼與徼狙徼縣同義謂取去亡疆土與四方壤接係以我則本所自有至於四方不[illegible]每為叔經侵土取之以去是為徼我疆土矣其得已[illegible]式辟四方也哉易傳稱履帝位而不疚則疚與侈可遷觀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式辟四方為有徼我疆土若許然則兵端非我肇之是曰匪疚棘本木名本草云棘字从朿即刺字按兩刺相比於敵之相克為適[illegible]又夏官以田教戰亦曰徒三刺是足証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國雖大好戰必亡式辟四方只欲徼我疆土[illegible]各安其業則已初非必行擊刺以求多殺傷也是曰匪棘王國來極來謂流傳自昔者文王有聲稱遹追來孝與此章來字解正同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在此章極字亦須依是[illegible]解乃得之益謂我王國之統攝四方所從來皆有極[illegible]即以南言今雖蠻荊柔服得由江漢出師然取王國[illegible]舊圖按之昔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是則南之以海[illegible]極乃其所從來也豈若今之域於江漢已成淮處江漢北蠢茲淮夷方且據其地以黨於徐不乘此式辟而其

徼我疆土者將無已雖江漢亦不得寧平淮夷正以[illegible]江漢也詎無故而起兵戎或忘好戰必亡之戒與此[illegible]匪疚匪棘亦可以大白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集傳】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也

【管見】此章及下章自召祖命以上皆王命召虎之[illegible]與上章命詞同時降於江漢之滸以命之者詩用[illegible]故而稱王命召虎耳來旬來宣須對下欲戎公說[illegible]為兵事替字其事為兵事人臣當受命之日不知有[illegible]故曰公句與狗同義夏官大司馬教戰羣吏聽誓於[illegible]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狥行示也必[illegible]其徧如十干之布諸日總以旬計則省狗為句可也其狗之詞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即所宣之大端矣曰來旬來宣者自內命之曰往自外命之則曰來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凡為墻者以板障土而築之是為翰翰能障[illegible]則不潰築之成墻則不敗就戎公言能保其不潰敗[illegible]有翰象矣召公維翰於何徵之亦不外於旬宣而已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文之受命當自伐崇時言之召南十四篇有殷其靁序曰勸以義也誰勸之詩在召南則召公勸之矣其詞三稱南山即暗指崇國為崇屬今之鄠縣地近南山故[illegible]以殷其靁發端者著天怒也文王奉天伐暴而有崇之師在召公之勸以義者一言莫敢或違再言莫敢遑[illegible]又再言莫或違處而皆以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易之[illegible]振讀平聲亦如去聲作振興解歸取視死如歸為詩[illegible]其句宣為已至矣然則文王受命有崇之師可不謂[illegible]公維翰乎至於武王伐紂有牧野之師是武王之受命

也大明之卒章特稱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召公之[illegible]不著然史記載文王崩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及克商之後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即是以思其先為之[illegible]師其後之受封為功臣謀士則當尚父鷹揚之日左右王之旬宣豈後遂於殷其靈之勸以義哉從可知武王受命有牧野之師亦實得稱召公維翰矣召公維許此召公奭之敏戎公也宣王欲召公虎之充纘其舊故言之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似如斯干似續妣祖似敏如論語敏則有功之敏凡前人之成烈為己事後之繼美正猶遵迹自身然故稱肇敏戎公亦於宣也此篇首二章皆述召公命其士卒之詞則其敏公以來旬來宣者固早與王命實相副矣用錫爾祉

義詳下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集傳】釐賜卣尊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集說】爾雅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也

【管見】上章用錫爾祉即指此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也[illegible]福也字从止蓋以安為福耳說文安靜也以[illegible]有止之義書洛誥周公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寧綏之也綏亦訓安亦言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王禮上公再祼禮侯伯壹祼禮子男亦壹祼殆皆鬱鬯努之意以隆其禮而寧之耳周公以相宅而在洛邑成王亦[illegible]之以秬鬯則召公以淮夷而及江漢之滸宣王亦[illegible]之以秬鬯可互証只以特假明禋而致休享非常之賜故以用錫爾祉為策命告于文人當屬周官內史之[illegible]別稱告者王命作策也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illegible]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策謂以方策書王命贊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之也賞賜大則司勳為之賞地小則王府內府賜予是已末覆舉內史者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夫之有命皆由內史親受而書之則以文人為內史之[illegible]稱亦允錫山土田土田兼山言之著其廣耳于周受自召祖命于往也周謂鎬京舊指岐周非是時召[illegible]命於江漢之滸猶未及淮故命詞以為釐爾圭瓚秬[illegible]一卣爾可即於江漢之滸受命矣而予小子則又告文人使為錫山土田之命是命也則俟爾既克[illegible]

而于周以受命且明爾之召公是似肇敏戎公必自[illegible]祖從享於先王之位而命之也如是而王之於召公[illegible]以勸其敏戎公者先事之優異已莫可名則見虎拜稽首之餘惟是仰祝天子萬年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集傳】揚稱。休美也。

【管見】此章虎拜稽首乃既平淮夷反而于周以受錫山土田之命也對揚之對為奏對之對謂承王命而有所敷陳耳於時但揚王休則未敢引以為己功矣必欲辭錫山土田之命故然作召公考王命也召公[illegible]指召穆公虎說考為以書記功名洛誥曰記功宗曰丕視功載功宗謂功之尊顯者功載謂記功之載[illegible]

也以是藏於天府雖歷久不忘無稽故名考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戰功曰多義疏言六等之勳當賜地[illegible]司勳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為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勳則其作召公考亦仍告于文人而使作之耳但上章告于文人知召公必能平淮即令預擬錫[illegible]土田之命以待之其敘召公之勳不得遽詳及茲又申告于文人而言作召公考則欲增入江漢之來旬來宣以及入淮而淮遂平之本末使其勳特顯著也如是而王於召公之敏戎公其極為褒美於事後者總不欲辭其對揚王休之讓善矣此於錫山土田之命亦安得終辭哉則復見召公受命之時既稱顧天子萬壽而尤[illegible]陳久安長治之大要以竭其悃款也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明明當與赫赫對奇赫赫為雷霆之威天子之武功象之明明為日月之光天子之文德象之武功文德皆有以成天子之令聞也然[illegible]不可常行日月為能久照天然則天子亦然故惟[illegible]德稱明明之天子者其令聞為不已也夏官司弓[illegible]矢取流星為名釋名齊魯謂光景為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耳文德如日月之明所光之所射靡不[illegible]者故特着矢字洽和也合也徧也四國指中國之[illegible]伯子男言與前經營四方及四方既平並指夷蠻戎狄言者不得混看周禮大行人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諸侯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王國與四國總相洽之事詳哉其言之矣至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而四國之自為洽其大端亦無外於此者夫王國與四國總相洽而四國又自為洽則彼夷蠻戎狄之列在四方尋常各有以洽之也自是而四方之經營可無再舉其既平

若亦永終不變矣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管見〕以常武名篇著宣王之親征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又夏官大司馬之職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注大師天子親征也致謂聚眾王親御六軍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眾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據此則常武名篇其為著宣王之親征者無疑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集傳〕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戎兵器也

〔管見〕赫赫明明係總冒通章語王奮厥武赫赫如雷霆天子之功明明如日月日月為常司勳於有功者亦銘書於王之大常則知其篇名常武正從此赫赫明明取義也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則周以卿士為都官總六卿秉政其職尊矣小雅十月之交亦稱皇父卿士當幽王時彼不及其先也而此特追敘之曰南仲大祖則不必是一人矣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夏官制軍王六軍若王不親征當無號六軍者司馬九伐之灋亦稱九戎見於官掌交修戎修九伐之灋以行九伐之威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玩兩既字是舉皇父之已事所謂南國當指蠻荊言惠順也蠻荊不順而有以順之是曰惠此南國按小雅采芑之征蠻荊雖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其從事者當必不遺南仲大祖之皇父矣敬戒字

於親戎行切於佐主將亦切且即以采芑參觀之其卒章言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六月一篇此宣王北征之詩也其中有吉甫乃無方叔當亦以從事有功而不著其名耳方叔征獫狁之功不見於六月而見於采芑則皇父征蠻荊之功不見於采芑而見於常武可例推已渐民朸得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亦定亂持危當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謀國事矣然雖如是若皇父初無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之成驗亦豈得以南仲大禍而信兵勝任也哉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集傳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集說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濮氏一之曰程畿內邑在豐。陳氏鵬飛曰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務。寺言徐戎也

管見小雅六月稱文武吉甫尹氏之武已見於北伐玁狁矣其文之表著則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篇可徵也周禮內史一官掌書王命前篇所謂文人者指此則以是為尹氏兼官亦可非必獨任內史也且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吉甫亦得以口傳之必主作策言亦泥凡王之親征稱大師則大司馬掌其戒令故以左右陳行戒之師旅命之其必言左右摩行者以此衛定率彼淮浦之式耳淮浦有北有南王以軍分左右使左亦率自浦之北右者率淮浦之南雖相應不相混也其命以此著河於時淮實黨徐王先命名公以師自江漢入淮欲以孤徐之勢也乃自以右軍之率淮浦南者應名公入淮之師使淮夷不得求援於徐而淮必平又左軍之率淮浦北者與右軍之率淮浦南者互為表裏能禦徐夷之援淮即亦使徐夷不得恃淮以為援而徐亦必平矣故為誑徐之詞曰省此徐土言其特如省方之常至則徐土皆帖然耳不留不處以為是役也啓行速凱還亦速初固不得以還延後期卒亦不至以持久老師也三事就緒或指三農說似涉迂遠接烝民之七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為保齊也徐土南接淮而北近齊淮附於徐則下章所稱徐方驛騷者獨齊受其援矣今宣王常武之師以征徐為主而名虎亦同時平淮則蓋有以成仲山甫之城齊也豈非三事就緒也哉緒緣端也得其端而理之則不能三事皆理亂之事也徐偕亂淮乃助剛而齊因受亂宣王皆有以理之以是為就緒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集傳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管見赫赫與首章同天子挾雷霆之威以親征豈不赫赫也哉業業每與兢兢聯稱字从荼則當就侍從之森竦為衛言之人見天子之赫赫即亦見侍從天子者之業業焉故曰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舒寬緩之意作興造也禮記月令云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又都邑之城曰保按周禮夏官量人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康成謂軍壁為壘質疏軍行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以備非常保之義具於此矣王氏應電曰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為衆兵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

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凡安營皆然擾此則知軍壘為保保之作宜汲汲從事也而宣王之命程伯休父者已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則不恃保作以為固乃不嚴為催督而歸之以是言王舒保作[illegible]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則是天子之居游宮可[illegible]稱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則是天子之巡列邦[illegible]以遊稱今王出而用師既匪紹也亦匪遊也其保作似不可舒而王則直以為可舒蓋其不留不處之早有成謀固必速得志於徐方也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其繹騷之為連絡擾動謂徐方嘗鳩眾以侵犯鄰疆耳於時被其繹騷者亦復震驚於徐方而畏其威矣如烝民言仲山甫之徂齊王實有城彼東方之命則其凶繹騷而致震驚於齊亦足証已豈得謂徐方為可易哉然一臨以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則同如雷如霆也而徐方已為之震驚矣蓋震驚之狀屬在聞雷霆者則然徐方繹騷非雷霆之威則其震驚徐方亦惴於虛聲而已至於王師壓境如雷如霆而徐方之震驚者固實破膽褫魂而不知所為也因而擊之亦誠與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之命若符契然而又何疑於王舒保作也哉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集傳]進鼓而進之也鋪布也敦厚也

[管見]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震義與上章震驚之震同訓震怒字並須向行師索解士處危地則震將用忿兵則怒震者欲博危以為安怒者欲逞忿以為快其勢皆勃發不可當也王之奮厥武者固早見為如震如怒矣即安得不並見為如霆也哉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虎臣如夏官虎賁氏之屬是已闞為作威之意其曰如虓虎者謂虎臣雖只名虎為之貌其實則與虓無以異耳本草載狻猊為虓亦稱獅出西域諸國狀如虎而小銅頭鐵額鈎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每一吼則百獸辟易爾雅言其食虎豹據此求之虓狀如虎則稱虓虎可矣以王之進厥虎臣而其闞如是則視徐方繹騷之眾雖有號稱虎士者將不足食其餘孰敢不為百獸之辟易耶鋪敦淮濆仍執醜虜王師有進者亦有止者其止者由聚不動為敦敦曰鋪敦謂布滿淮濆也濆與浦小異音同濆可以浦之土高處當之夏官環人掌宗軍慝謂察其懷詐以潛入我師者當此鋪敦淮濆而有醜虜被執非軍慝而何仍守宜玩語意先有疑於不得執一層蓋上章言王舒保作是於軍壘未嘗棄也故只言鋪敦淮濆而已然有醜虜以為軍慝亦仍得而執之則可見人自為保雖不作猶之作矣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此名公江漢之師入淮而淮平亦遂以其師合於鋪敦淮濆之師乃申言王師之率彼淮浦止以戒成淮浦也

截彼淮浦淮與徐不得相掖則淮徐之平即可一舉而得之矣此淮浦實為王師之所也夫豈更有一地焉可為扼要者哉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集傳]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管見]王旅嘽嘽旅為士卒之統稱嘽嘽字从口从單蓋喊聲也為大呼以集勢軍中每然王旅必以虎臣為首領虎臣闞如虓虎亦當吼如虓虎也則知其嘽嘽者王之虎臣為倡而王旅和之耳在三章言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此足想見其概矣至本章又言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亦明師律

也當據曲禮解之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說文翰天雞赤羽也翰有赤羽之義則如飛如翰正指前朱鳥言禹貢漢水至于大別入江是江漢之合大別為之表矣其山絶似龜形今多稱龜山蓋自古已然也可知如江如漢借明後元武耳元武為龜苞者草木叢生也言苞則其山之深可見說文虎為山獸之君是當以苞為宅又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然則如山之苞如川之流亦為右白虎左青龍作勢形容也漢書司馬遷言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乞憐楚辭言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螻蟻之所裁是則狀虎之猛不若稱山之苞狀龍之神不若稱川之流矣緜緜謂王旅之前朱鳥而從元武者雖相距而實相續翼翼謂三旅之左青龍而右白虎者雖相峙而實相輔也不測不克則本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而渾衆之招搖北斗第七星置招搖於旗首以象斗之回旋旗之所指則伐之是無亦體可執宜其不測矣急迫之也繕修也怒所以威衆急則一鼓作氣矣又加繕之則不至於再衰而三竭是欲尊其懈而擊之無有也豈非不克也哉濯征徐國濯義同洗此總言王旅之征徐國其聲嘽大呼以集勢於直欲使徐國掃蕩一空有如洗也云爾按常武名篇意在獨推王猶之允塞以明天子之功此章所云就王旅鋪敘亦實只為常**武**之作總也蓋軍行之前後左右以朱鳥元武青龍白虎**畫**之於旗象四方之宿又於旗上置招搖取應天體運動之機如是足以致天討矣朱子曰招搖者冬夏有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也有冬有暑其以月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大常軍師所以為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以此言之則夫濯征徐國雖待伸咸於王旅賓先制勝於王猶此下章所為推其允塞以歸功於天子也與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集傳〕允信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管見〕小雅采芑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猶字屬軍謀說此章同塞之為言充也謂王之經營四方靡所不至耳何以言允王北伐玁狁南征蠻荊今復東南平徐淮經營四方之事於是告成可不謂允塞與徐方既來來即下文所謂來庭也其又曰徐方既同者以徐方來而淮夷亦與之俱來耳淮夷服屬於徐故只以徐方統之平淮之從在召公豈謂無功然皆王猶也則皆以為大子之功而已如二章言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四章言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此正名公發明王猶允塞其籌畫東南者徐與淮實兩扼之故自度江漢之行以王命旬宣比之一時從事諸臣不過如皇父之整六師以修戎耳不過如程伯休父之左右陳行以戒師旅耳亦執得引以為功也哉四方既平名公告成于王也四方惟徐方不庭徐方來庭則環視四方亦足以稱既平矣來庭之庭當就王之行在所言軍亦有朝朝即其庭也徐方不回回轉意人身正則面轉則背徐方先不庭而忽來庭獨不慮今之來庭者仍轉而不庭耶乃王則有以定之矣因其來庭之誠即以得其不回之隱於是王曰還歸命班師也其於王旅之嘽嘽者雖知其有濯征徐國之威怒亦不令其盡逞矣以此言之王猶允塞有經營四方之大略即復有撫綏四方之大惠可美孰甚焉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凡國伯爵

管見板之詩序言凡伯刺厲王此篇及下名旻序又並言凡伯刺幽王大壞其所稱凡伯當是一人史記厲王在位五十一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合之纔一百八年耳凡伯更歷三朝先值厲王後值幽王皆周室大壞之時此篇末章曰不自我先者以其先值厲王而恨我生之早又曰不自我後者以其後值幽王而恨我死之遲也至孔疏言凡國伯爵亦當活看凡伯世其國稱凡無國而以國為氏亦得稱凡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伯其本爵由凡伯之方壯任事以及垂老退休其爵不除則其稱伯者亦不易矣但詩列大雅凡伯之爵當與九命作伯之伯同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

集傳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屆極罟網也

管見荀子注卬古仰字下託上曰仰則知稱瞻卬者目注之為瞻心託之為卬也爾雅釋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凡伯作凡篇及下篇分稱昊天旻天大抵此篇作於夏下篇作於秋耳爾雅疏昊者元氣博大之貌李巡云夏萬物盛壯其氣晧旰故曰昊天於物如此人當因之惠仁之愛也皐陶謨云安民則惠安寧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此有以知昊天之不我惠矣我公詞孔字讀切音則為窟籠蓋虛而能容之處此稱孔填填滿也是則指壑為孔矣其舉而委之於壑者既滿故以孔填稱焉如是而猶不寧則死喪頻仍孔之填者亦復不能容之豈非昊天之不我惠而降此大厲哉史記稱民不天厲此厲字同曰大厲者猶周官稱大札云爾札疫瘥也小疫曰瘥說文疫民皆疾也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故降此大厲亦非就天之作災正言之以為當時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與大厲無以異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須貫貼下文四句說三言靡有意一串蓋邦之賊有定也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則何定之有亦邦之決有定也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則又何定之有說文瘵勞病此傷之象也靡有夷屆靡有夷瘳兩夷字與易卦明夷之夷同並以傷言士民之瘵由此矣士為男子之通稱觀周頌有依其士可見於民曰士民則何也當時之蟊賊蟊疾罪罟不殄者皆婦寺為之三章婦寺二字不平對蓋宦官與宮姦為伍疑於婦矣豈復成為士哉故以士目民以婦目奄所以貴民人而賤寺人也蟊即螟之別名辨詳小雅大田篇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羣飛蔽天其害稼所至一空故一言蟊賊再言蟊疾甚之也疾為速義夷傷也以上民之財言傷之而有止境曰

夷屆以士民之體言傷之而有平時曰夷瘳然士民有昧所以傷之者見為蟊賊蟊疾則其勢必將無已是靡有夷屆也士民有體所以傷之者見為罪罟不收則其勢必將不救是靡有夷瘳也其瘵為何如哉士民之淪胥以亡有見其孔填不寧已耳茍非大厲之降實由昊天之不惠為之則胡以至此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集傳反覆收拘說赦也

集說輔氏廣曰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丘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管見 舊注因人有民人一句不得解遂人諸侯而女玉非名也按今者士民言吻指婦寺言耳士民之與婦寺何莫非人但人有民人與寺人迥別寺人[redacted]形[redacted]身論宮中之掃除在闈闥之中可月以婦不可目以士盖無足比數者若民人之籍士民均士田而任之是實邦本而王以為寵也周官所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小皆書於版孟冬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大府至其獻土田之數拜登於[illegible]如之此豈寺人所得何哉乃今者民人受土田而力耕寺人不受土田而坐食此易所謂頤頣也於公亦必遇矣而在寺人則有大謬不然者彼其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殆不盡舉民人土田之所有而奪之不能已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是即所為罪者二收靡有夷瘳矣何以收之爲欲奪其所有耳何以說之為既奪其所有耳有罪無罪又誰復加察耶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集傳 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階梯也寺奄人也

管見 哲夫哲婦似創名與愚夫愚婦對看則其所由來亦是按哲字从折从口单訓知其義不盡蓋折玉能留口主出言則必有以用其知也夫義秉在哲故哲夫必能保家推之保國當亦然是足以知哲夫之成城矣婦以順妨在哲故哲婦必將喪家推之喪國當亦然是足以知哲婦之傾城矣懿厥哲婦懿與厲相及哲婦傾城不以為厲而反以為懿而美之此正指幽王之嬖褒姒言知是則幽王不為哲夫之成城褒姒乃為哲婦之傾城矣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illegible]猶是近擧家之不祥已耳若哲婦傾城之見凶于國[illegible]不祥莫大是則為梟為鴟也[illegible]草栽惡聲之鳥二種其一為[illegible]文頭如鴝鴒之目如猫目其名[illegible]主人當去其一為鵂鶹[illegible]故得鵋名身黃黑斑色[illegible]出鳴則雌雄相喚其[illegible]死入室則室空入城[illegible]之大不祥庶幾近之[illegible]取象陳風防有鵲巢之[illegible]囊內藏肉綬睛明則向[illegible]舒其領下之綬長[illegible]此稱婦有長舌者[illegible]不懿厥哲婦哉然[illegible]其惡聲則為梟為[illegible]之象厲之所由積以以[illegible]大者可借觀矣亂匪降自[illegible]生自婦人亂對治言民等為治不寧為亂孔填不寧[illegible]亂奚若也揆厭所由始[illegible]昊天不憖適以降此[illegible]者降之亂耳而不知非也婦人長舌維厲之階是矣固生自婦人矣降者由上而下生者由下而上由下而上者升也非降也於天何與焉陰是孔填不寧之亂是為大厲似非一婦也人是以隨之然而有婦人即有婦寺有婦人以生亂即有婦寺以跡亂也此輩無人道莫[illegible]之後則其心有悍然不顧者故為欲其[illegible]於助亂之[illegible]而指之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小宛言[illegible]詩爾子式[illegible]以之又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將[illegible]可知人[illegible]有子亦猶懼自作之草遺禍於不才之繼種耶至[illegible]無慮後人雖窮凶惡匪[illegible]詩也或蒙[illegible]顯報盡此一身焉已以是因亂生為助成[illegible]不悍然不顧也哉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illegible]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集傳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慝惡[illegible]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illegible]蠶[illegible]之業

管見鞫人王鞫獄者鞫人而忮害心深故無罪讒[illegible]鞫人而忒變心巧故有罪能說之也譖始竟背[illegible]罪言夫無罪而收之其端必自譖始乃鞫人之[illegible]譖之興事捕逮得行則於受譖者之被誣終背之[illegible]向之總不欲叫告訐之非實此其拘繫無將解矣[illegible]將說有罪則又有可言者呂刑稱屬于五極謂五[illegible]施皆中正之極也然以鞫人之忒者堯此於有罪而[illegible]之雖實不協于極而其言豈曰不極哉則且爲有罪者[illegible]代爲解免之詞曰伊胡爲惡慝爲惡匿於心之謂[illegible]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乃惟[illegible]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皆鞫人所可借以行其忒者故言伊則誅有罪並適爾非故也[illegible]詼可以爲慝乎然使不服罪而盡誅其情亦猶然慝也而今既道極厥辜則欲就伊而裁所爲慝又以何爲[illegible]乎是當從宥過之例而說之伊[illegible]則見其去極[illegible]興乎人人等矣然鞫人之忒[illegible]此則何以故爲[illegible]以奪民人土田之所有耳呂刑言[illegible]入人罪之[illegible]三曰惟內四曰惟貨五曰惟來[illegible]要之[illegible]曰如賈三倍[illegible]亦所以通貨也故即來之[illegible]言之則曰[illegible]子是識更即內之通貨言之則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凡皇皇求財利者既知農不如工工不如賈至於其息三倍則所獲尤過望也其孰如之然有君子是識者則如之矣君子屬有位之通稱即當示上鞫人者若于是

識即呂刑所謂來也傳以來爲干請干謁則識君子因是爲之招納賄賂而中分其肥夫豈不如賈三倍哉賈不必能三倍則知君子是識者並當薄賈而不爲也不事惟是婦無公事而亦有與於公事者又呂刑所謂內也傳以內爲女謁是當以婦行之婦無所緣以識君子猶無所緣以識君子之婦乎識君子之婦猶之識君子且或勝於識君子也此其懷挾苞苴關說公事以視不休於蠶織而從事婦功者其孳孳靡有朝夕所獲殊眇末無足云雖欲不休惡得而不休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管見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此主天之能降大厲言儀禮士相見禮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刺猶剗除之也札喪之威民靡子遺正如剗而去之然故借刺草之象而稱刑神者天之使其神無所不有是爲富耳蓋神主於生其能以天之福降也固已至於天降大厲而以刺行殺則又有厲鬼之莫可名狀者爲之驅役是亦得從神之通號而曰神然則天使之有神其見爲富者亦復何所不有哉舍爾介狄則又言今之降此大厲匪自天而仆王也舍字當讀去聲作授館以爲之居春介甲名狄北夷也狄而介意欲何爲殆相與謀入中國以行其冠議耳今王以寵婦人故婦人遂結婦寺婦寺復結忮忒之鞫人於是收無罪說有罪思盡奪民人土田之所有則皆得以介狄目之不可與同中國矣乃芳而人者復早布滿於王之宮府內外各見托身之甚因焉夫非有介狄於此不爲驅之使去乃反舍之以定其居也耶維予胥忌維訓思胥盡也忌取是日之義正與下文不祥對釺忌日爲親死之日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文王忌日必哀檀弓亦言忌日不樂故凡伯之憂

亂至此以為是含爾介狄者即其降此大厲者也不祥莫甚焉今竊就予而自維之日之有忌君子怵然動心其非忌則復常也乃茲之覩不祥而弔之者每覺予之無日而不哀亦無日而能樂則直疑於無日而非忌也巳奈何王之不弔不祥固實見其威儀不類哉儀容稱將弔不祥必以喪容處之玉藻以喪容與戎容對言詞曰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二者正相反即可知是詩稱威儀不類所謂威儀者蓋專作為戎容以逞暴戾初不易為喪容以示矜閔也非不類而何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正為不祥之可弔指其實也人情好生而惡死苟非亡之勢既亟則其口猶不云然至於邦國殄瘁萬無生理則人之獨歎與人之共嗟亡之外他□所云矣周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殄病也絕也殄字從此會意亦恰與上文軔字脗合瘁義當同憔悴之悴病此者不必遂亡惟瘁為殄瘁亡無日矣以草推之萎可再振亦枯可復萌也獨至如稻人之殄草雖不旋就泯滅夫豈得而久存也哉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管見〕此章言邦國殄瘁由於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其禍視天之降罔為尤甚也罔同網與罟為類天之降罔大厲是已維其優維其幾則猶冀幸於不亡耳兩維字並訓思按中庸稱優優大哉則優有宏意以天言天之德至宏其容無外是為優大厲之降有必概其滿者亦仍必有留其餘者入掀有數安知不在疏漏之列乎以是而維其優人猶不云亡也至於人之云亡以邦國殄瘁故則其勢將無遺類此則結為心之憂矣其憂莫解於心而以口淺之固有不云亡而不得者國語文王在母不憂是憂者孕病也憂之象於茲為切又按玉藻稱御瞽幾聲之上下周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幾有宗矣以天言天之明至察其入無內是為幾大厲之降有必歸之禍者亦仍必有佑之福者吉人邀祖安知不在解放之倫乎以是而維其幾人猶不云亡也至於人之云亡以邦國殄瘁故則其勢不顧殲良此則激為心之悲矣其悲不忍於心而以口宣之又有不云亡而不得者說文有聲無淚曰悲或曰心非為悲心之而以非則悲矣此於悲之由來亦大白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集注〕觱沸泉涌貌檻泉正出者鞏固也

〔管見〕觱為是人所吹角其出聲之口向上檻泉之沸起上出有如觱然故曰觱沸檻本圉名所以閑虎豹兕象矣故泉稱檻蓋欲出其趵突之勢若實有以逼之云爾然猶未盡其意也溯所由來是當維其深矣維亦訓思思下之蘊鬱厚積則可知其上之勃然濆涌非無因也□以上二句乃凡指自明是詩之作其辭氣甚憤當與觱沸檻泉等似乎可怪然就觱沸檻泉而維其深亦足見□心之憂其以久而深者皆如是鬱而必發焉則罔□殊不得已耳又何怪哉故申之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今謂幽王時非自今則並及厲王時也周室之亂以厲為甚凡伯皆身歷之乃重慨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以見憂非自今而尤於今有深憂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其憂之實矣藐藐忽易貌見抑之詩謂幽王不歌昊天於災變之謹告若罔聞知耳史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伯陽父以為陽失其所而鎮陰則指褒姒言亡徵甚切而幽王

不戒。其能保乎。鞏指西周地形之固，言在後之論者稱余哉千里天府之國，此其所由來矣。以師攻而勝之曰克，何以無不克。如三章言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即可知西周雖鞏，自王寵褒姒而傾之勢已亟，有欲克之則無不克者。不然，幽王末，犬戎之難，被殺死驪山下，西周是亡矣，戎何揚而得志若此。虞書言否德忝帝位，忝等也。皇祖謂厲王，幽王為宣王之子、厲王之孫，以廟號言謂厲可謂幽王所奉為皇祖者也。式敬名與上藐藐反對，後之得此所總賴昊天耳，敢不敬與。後專主嗣子說是實能為文後者。昔厲王虐萬民，弗忍，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代以己子，乃得脫。王崩於彘，太子靖即位，為宣王，是能救其後也。至幽王寵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欲殺之，求之於申，申人弗與。王有後而欲殺之，者不義矣。卒以申侯弗予，王不得殺太子宜臼，亦旋偵戎幾殺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晉文侯、衛武公、秦

襄公將兵救周，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即申國共立故太子宜臼，都於洛邑，為平王。周猶幸其後之得救也。向使不救，則是臣其流離而自崩。其後仍得宣王之中興。幽王之遭驪山而見殺，其從正無平王之東遷矣。死而有知，將詒無而日以見先皆王之在天也。即以所奉為皇祖知厲王之所虐者，亦何能對之而無忝哉。夫犬戎之禍，幽王死而平王立，凡伯蓋不及見之也。老成洞達，料之如神，則逆知其身之必不救，而獨冀其後之猶得救耳。故不曰式救爾身，曰式救爾後。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管見]末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先王非文武，乃宣王也。召公非康公，乃穆公也。凡伯與穆公同時，穆公得佐宣王之中興，而不及見幽王之大壞，思召公，正以思宣王也。故小雅有小旻，此不稱大旻，以別之，乃特稱召旻也。蓋以召旻名篇，則其言凡伯刺幽王大壞者，即欲見凡伯之思宣王中興也與。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集傳]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

[管見]爾雅秋為旻天，旻義為愍，謂仁覆愍下也。疾威即迅雷之別稱。月令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秋為旻天，旻不收而發，發月迅，是則疾威之行，不見其愍，乃見其怒矣。此上下章所云天降罪罟之先幾也。夫罪不在民，其罪罟不為民降，而民之不獲全其生，固已見為天篤降喪。瘨我饑饉則何也。蓋欲使之濟耶。篤生為慶，皆厚意降與，亦稱篤者，猶好醜本相反，好為甚詞，則醜之甚者在恒言亦稱好。醜我，謂我民。瘨音同顛，義當因之顛仆也。人有不臥病而忽仆地以斃者，是為瘨，與民之喪於饑饉殆莫不似此。夫安能忍而不潰乎。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即四章所云無不潰止也。我謂我王，居圉二字須串看，如云我王所居之圉耳。此總就西周鎬京區畫之界切言之。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宅其中為居，規其四周則圉也。荒謂土蕪不治。朱子曰：甸，治田也。然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此言居圉卒荒，則何甸服之有。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管見]天降罪罟，謂天欲於王朝之虐民而有罪者，將以一網盡之也。蟊賊為寇稱，增禍訌亂也。按訌字从言，則其亂必以言倡之，寇之定謀糾黨，蓋如此。然蟊賊之訌其意專於內者，何王之所居為內，圉為外，所居之圉卒

荒則野曰無所有故不志其圍而志其居欲直入都城開府藏以恣其攘奪也商書盤庚言不昏作勞昏為彊義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注椓攻擊之也以瀆攻擊是為昏椓靡侈靡也戰國策云事淫逸侈靡左傳言敢不共給共同供靡共與周書稱惟正之供反對蓋於正供之外因侈靡而責民之共給者此其居積無算彼蟊賊之內訌其為昏椓而以彊攻擊工此物也水決防曰潰潰潰字重則一潰無不潰非可救之以塞者於是水之衝突砰磅動地聲若雷霆故以回遹稱爲回遹與上疾威皆迅雷之別稱雷一作雷象回轉形遹从矞類篇驚遹貌又从辵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遹貌有迅之意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也言所歷盡破折也遹音同歷當亦與歷義通彼昏椓之以彊攻擊者其勢至此則旻天之疾威將假蠢賊之回遹以行之周然猶是空中之殷轟但屬虛驚而非實禍也天網恢恢跡而不漏邦之有罪盡牢籠以付昏椓者之手而已故曰實靖夷我邦說文靖立淨也蓋謂速清其瀾亂耳易卦明夷之夷為傷周官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則其義為誅滅無遺類矣致幽王十一年犬戎入周蟊賊之內訌已信因是犬戎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姒并殺鄭桓公友盡取周寶賂而去夫王不能私褒姒而守其寶賂王以下可知其時廷臣被殺獨鄭桓猶以名見自鄭桓而外不足指數者又可知以此而言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又豈不誠然乎哉但凡伯慮患於先其言天降罪罟亦獨於旻天疾威卜之此章乃似實指犬戎之難言之鑿鑿則何以昭灼若此蓋周室大壞犬戎本為切近之災又當時降喪饑饉所稱民卒流亡者他無所之殆相率而入於犬戎耳如下章皋皋訿訿正謂流亡之民有以煽動犬戎也至因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兵與賊皆無所資莫為之備犬戎者誅入周只以流亡之民為向導自圉而及其居如入無人之境矣此凡伯所由揣時度勢而不禁其痛切直

陳也與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管見〕春官樂師詔來鼓皋舞注皋告之也禮運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注皋長引聲之言也然則皋之為呰號而告之也如是者不一曰皋皋訿與訾同訿毀也如是者亦不一曰訿訿此言流亡之民入於犬戎者其各訴已之不堪其命則皋皋其即各訟王之不蹕於行則訿訿耳曾不知其玷玷指言之缺失言見抑之詩謂皋皋訿訿之民惟欲借犬戎以報怨於王豈復顧君臣之名分與夫夷夏之體統也哉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則逆計犬戎難作之時而深為王危之也蓋犬戎難作其為蠢賊內訌昏椓靡共者有潰潰回遹之勢是則如雷如霆也王安得不兢兢業業而畏之因是而請夷我邦相與遏其昏椓以成天降罪罟之厄則有見為孔填不寧者孔填之義與坑同始皇坑儒項羽坑秦降卒可借証其死傷枕藉之象於是而猶不寧則其意仍不忘情於王也王以其時兢兢業業於孔填不寧之中直子然一夫耳豈復成為天子萬乘之尊也哉故曰我位孔貶我謂我王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管見〕春秋傳云民逃其上曰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欲民之同於旱草雖饑饉而不流亡耳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蔾也旱不能戕則茂其名為蒺藜菜音同疾蔾音同離疾離則有不舍其故地之意是草之

不潰也民苟如此而復何責乎乃幽王之有民則大木
然故更即草之有潰象者喻言之曰如彼棲苴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呂氏春秋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廣韻苴履
中草所以藉履也鳥以巢為棲人以床為棲草藉履中
則是以履為棲矣故曰棲苴此在賤而有足力者常施
之然則草為棲苴固將日隨履之所至而莫止其所
是不可以作潰觀與民卒流亡固皆如彼棲苴也則
此邦之無不潰止有致歎於居圉卒荒焉耳潰止之止
可作巳
字看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集傳]疚病也替廢
也兄怳同引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箋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
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
數也

[管見]此下三章皆凡伯以死自期之詞兩維字並訓思
周禮天官八柄二曰祿以馭其富祭義殷人貴富而尚
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則此稱維昔之富者以凡國有
始封其伯爵亦早游歷乃追念其食祿之由來為已久
耳但昔之富不減而昔之時已易日蹙國百里天下治
哉疚乎雖復千鍾萬石其粟惡得而食諸是謂不如
時也集韻疚久病也釋名疚久也在體中也凡伯歷厲
宣而幽為當時之舊人於國老蓋其百年者矣以此還
致念於貞疾恆不死焉固不禁有維今之疚之云與然
即以為不如茲者漢書五行志賦斂茲重蘇間澀加焉

也於疚言茲若周書稱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是其義矣
時害方溥哉必及躬則何如疚之以茲而甚忽不覺其
彌留而弗興弗悟哉彼疏斯粺胡不自替疏為糲之麤
粺亦非如鑿與御之精不過舉其可以供食者而已斯
此亡對彼之稱自替承上疏粺說謂廢食也蓋疏粺足
供亦仍因於昔之富而其時則不可以安享矣若猶偷
食以待今之疚作而至於茲其何日之與有是非矣為
粒米不入口以自替焉不得也故以胡不反決之職兄
斯引職即指其伯爵言職當憂國故兄兄同悅詩不作
悅而作兄者兄字上从口口象下从儿音仁足象此章
職兄斯引引義本兄字下半生出主足言下章職兄斯
宏宏義本兄字上半生出主口言凡人之將死必其足
先亟是為引然人之氣有未盡猶須臾無死則有見其
口之大張者此為宏矣斯即也在凡伯之心以君我撫
其職而兄宏兄者必頓足以致恨也我頓頓足之時而
足斯引焉即同於人之將死而其足先亟矣亦兄者亟

啓口而興歎也我願啓口之時而口斯宏焉即同於人
之氣有未盡猶須臾無死則有見其口之大張者矣其
以死自期如是故此章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既言絕穀
而廢食下章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更言絕水
而廢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
害矣職兄斯宏不烖我躬

[集說]范氏處義曰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
由其涯之踈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也

[管見]頻與瀕同故曰水涯說文瀕本作顮集韻頻古作
顮可互証已禮記鄉飲酒義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
中者藏也水之源曰中亦此義耳池以鍾水泉以發水
皆竭則無所取飲矣池之竭自頻泉之竭自中不云自

竭不云自中然則池與泉外果竭也以凡伯之不得不入
書者既失志於粒米不入口即亦失志於勺水不入
如瘍及其視疏糲則雖有若無而其視池泉後雖盈若
瞽與薄斯害矣如二章言天降罪罟將以蟊賊之昏椓
靖夷我邦斯害豈不溥哉而凡伯之靡食並靡飲者既
殺因職兄而斯引即欲因職兄而斯宏於是足之引伸
而不復屈口之宏開而不復合則亦不有其躬矣死矣
然由於自替而死非死於烖也故曰不烖我躬蓋凡伯
之意以為我躬有職必當有以善處其死職兄斯引職
兄斯宏此其以躬死職亦庶乎大白矣若待溥斯害之
既及而遇其烖是將與孔填者同忽忽以
就職耳夫孰能於哀積中辨為我躬也哉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集傳辟開
蹙促也

管見幽王時宣王已入廟則得以先王稱周室至厲王而大壞宣王中興四十六年亦當特表其於道之隆而言受命也中興之臣若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荊以及仲山甫之城齊申伯之入謝皆其較著者何以獨言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哉按前板之詩作自凡伯民勞及蕩之詩作自召公則凡伯與召公嘗並事厲王其同辭為最先及厲王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代以巳子乃得脫因是與周公共輔太子理國事號曰共和厲王死於彘乃奉太子靖即位為宣王以此言之昔先王受命在召公之佐命有功無出其右矣襄中興恭立君為大辟國即次之而召公之營謝平淮則又於輔定宣王之後有以徵其日辟國百里營謝見黍苗詞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平淮見江漢詞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此視他篇六月采芑崧高烝民之為諸臣紀績

尤為盛偉夫封周叔而補記功宗以功作元祀[illegible]之辟國百里與今之蹙國百里皆以日言者猶[illegible]蓋凡浸漸之事總自日起故闢且百里大數亦絕長補短移彼合此言之不得泥一處說幽王以犬戎內侵諸侯外叛至於日蹙國百里則宣王中興之治既衰而暴王大壞之亂又作凡伯言垂此蓋逆知西周之必亡矣雖王有太子宜臼不得比於厲王之太子靖其朝臣惟一鄭伯友又不得比於宣王之有召公其念昔傷今之意殆並不敢料有後之東遷者故決計以死而不勝其痛也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尚猶也其產蓋言義以世臣更歷三朝不能如召公之以功驗而其死獨後召公則以為今之舊人可耳人惟求舊義不死而有舊也而今已矣我不可以更不死則猶尚有舊而不得矣豈不哀哉

大雅卷十二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三

愼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䌐祁校字

頌三

〔管見〕頌者所以美其德行功烈也祖宗子孫皆有德行功烈則皆可作頌以美之

周頌

〔集說〕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

世之和樂成功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不謂其後不復作頌也

清廟祀文王也

〔管見〕清廟之祀文王武王祀之也在克殷時即以定制至我將曰祀文王於明堂乃成王即政時之所行其制則出自周公者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集傳〕於歎辭穆深遠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濟濟衆也

〔管見〕穆曰於穆與穆穆疊字意同猶皇皇亦稱於皇耶老子曰天得一以清文王與天同德故其廟特稱清廟肅雝謂文王之德其德之降於國人有以克相上帝是爲顯相康誥言文王不敢侮鰥寡肅之至無逸言文王用咸和萬民雝之至以故上帝主於陰隲而文王則實能顯相也顯字對陰字生出濟濟旁从水蓋於川之匯海取象明多士之同歸文王耳文之德即指上文肅雝言文王以其德相上帝多士秉文王之德則又以相文王之相上帝也周書君奭篇周公告召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觀於此而多士之秉文德亦概見矣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謂文王既沒其靈在天其主在廟而多士之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亦猶是秉文之德而不失耳對字當一讀可參書

思對命之對立解越者心之有所適也將入告而對武王於在廷乃不覺其心之有所適而越於在天者蓋其對之時一惟秉文之德故然是多士固自謂其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而已駿奔二字亦當一讀駿為善馬之名駿奔與大明之言鷹揚為一例正謂武王伐商而多士戮力以從在軍也乃復不覺其同於執事以走在廟者則亦以駿奔之時總不忘乎秉文之德故然是多士又稔知我西土惟時怙冒早以帝休而受大命殪戎殷也大不顯又承無射於人斯射字與上秉字反對國執之謂秉射字音石者為發矢變音讀亦當與逆通謂手滑而矢縱其執不固也故曰與秉字反對也斯為析之驗見陳風斧以斯之即可作分字用蓋文王之在天其於昭于上於顯也多士之對為對命於武王於時非必奇文下之自天而陟降于庭也此為不顯文三之在廟天襄祀事於下者來也多士之駿奔為武王之燮伐大所云駿奔焉於晞蹕戴王以行罪事竝懲刑非此於趨

蹌廟中也此為不承夫有顯有不顯有承有不承則人以析之離者斯之而射之間即秉以生是可知其射也射於人之斯也而多士之秉文德則無是蓋隨處皆見其在天雖不顯而亦顯隨處皆見其在廟雖不承而亦承夫安有類於人之斯之者以致或不免於射哉無射者以斯多士之秉文德其心無間如此而文德之純其使多士服膺而有以綿歷其心於無間者從可推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集傳〕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

〔集說〕程子曰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

〔管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陰隲下民也自文王之承保受命民以克相上帝者對陰隲言則為顧相而要

其肅雝之德之純渾然一天則亦於穆不已也不可以顯言也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按前言不顯不承其不顯者就文王之神隱而未見時說與此同辭而義終不混亦以各有上下文之可求耳如文王篇言有周不顯又言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所指皆較然分明夫何嫌於辭之同哉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集傳〕收受駿大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

〔管見〕論語加我數年史記作假假即加之義也凡數既滿而有羸者曰溢我作武王之自我言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武王夢帝與九齡乃文王言之則武王之年九十也九十得敷之盈是未有以溢之而文王乃曰吾與爾三則其有以溢之者實假自文王也故曰假以溢我論者或謂修短稟氣於生初文王豈能減已之年以延其子哉然上章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是文王一天也文王之言一天命也文王九十七之數已信則武王九十三之數亦不敢自疑故克殷之時作清廟以祀文王武王年八十七既度夢帝之非妄而文王之假以溢我者亦還自驗其可以庶幾曰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愛之所施為惠駿訓大與大雅駿命之駿意同天命為駿命文王之惠為駿惠亦特著其與天同大云爾篤之為厚亦頂上惠字說蓋謂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是文王之駿惠我也而又非惟及我而已自我以後有永厥世以稱曾孫者其在駿惠亦之文王更有惠以及曾孫而傳之無窮此則文王之惠於我見其駿者於曾孫又見其篤也何以篤之有文王

之典在蓋自肇禋迄用有成固實見其維周之禎矣以斯為惠而豈不篤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集傳〕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

〔集說〕徐氏常吉曰文王之心在法即康岐之政是也始祀至今隨試而輒效是爲文王之典安天下也非禎而何

〔管見〕維當訓思清天也緝熙爲日月之代明耳即此思之天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文王之德同於於穆不已而其肅雝顯相者宜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故文王雖沒而其典之昭垂於後則實覺其天不變而文上之典亦不得變也肇禋迄用有成肇禋指文王之初沒入廟時言自肇禋以迄武王之觀兵孟津

爲太王載以東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代商有天下可知十三年中推是用文王之典以治周而周之王業已有成矣然則後之曾孫將欲守其成以無墜厥緒又豈能外文王之典也哉如是而文王之意下逮曾孫固實有以篤其慶篤其祜矣故曰維周之禎禎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吉之也然能用文王之典皆得曰厥其永孚于休無或更曰其終出于不祥有休否無不祥禎即此而在亦何事他求符瑞爲按前維天之命乃正言文王之德至此復特舉文王之典言之詞意一串而皆不可缺度當與清廟合祀爲一而於祀文王之義乃完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管見]按此篇成王之告諸侯不若後訪落之謀於廟與小毖之求助有多難及後患之云必其時尚無武庚之事則知序稱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者謂成王之冠而即政諸侯助其朝於祖之祭耳史載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周公之制所以示有君也將冠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衰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玩祝雍頌辭皆與即政合蓋成王冠則即政與王在而冠王世子者不同故不曰冠而曰即政也士冠禮行之於廟以重冠也無祭於廟之文禮記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則其冠而即政固必有朝於祖之祭可知於時葬武王於畢諸侯皆至是宜靡不助其祭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管見]載見稱休有烈光烈文即烈光也謚法有功安民曰烈成王即政其助祭之諸侯皆佐周以定天下者觀下章指出戎功正是烈文注御周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銘書則有文銘書於王之大常則其名與日月同光矣辟君也諸侯皆有君道故王曰辟王諸侯亦曰辟公五等之爵公為冠從其尊者以為諸侯之統稱耳祉字从止蓋以享其安為福也以為烈文辟公其受封所由來皆武王告於文王之廟以錫之者自辟公言則為錫茲寵命自我之賴於辟公言則為錫茲祉福也蓋前王之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以烈文辟公而布在列邦四方無虞俾予小子永綏在位則前王之錫茲祉福豈不惠我無疆也哉且諸侯得世其國但德烈文辟公之序因而勿替我子孫亦得藉之以寧是則前王之錫茲祉福在今之惠我已覺其無疆而尤有甚惠我子孫即復保之以綿歷其無疆者抑又卜方來之更長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管見]凡積土而高者曰封有大象集傳靡汰侈也位不期驕驕則好大祿不期侈侈則務奢然則封靡即可作驕奢替字看蓋此烈文辟公者先以著有戎功故各得分茅胙土以有邦也其或不保其終皆倚勳藏天府遂不免於大而侈耳因以無封靡于爾邦為之切戒與維王其崇之崇謂尊王維者心之所係屬也以維王者尊王則是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矣以此而驗前王之錫茲祉福其為惠我無疆不誠見其大耶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戎功武力也其稱烈文者正以此念之則常覺戎功之成非由僥幸也不可以致禮敗度自即於罪戾而畏之是乃居寵思危罔不惟畏亦誠不至封靡于爾邦矣繼序謂辟公之後之世其國者有以揚前人之

光而使之益顯曰皇之即頂上戎功說倬公有赫顯其
繼序者亦亦戎功則辟公稱烈文而其繼序者亦得稱
烈文也此非所以皇之也哉如是而前王之錫茲祉福
不得專美與顯而於子孫並有以保之其見為大而且
長者亦足識
具非虛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乎前王不忘

管見曰畫乃成王舉其所以自勅者告諸侯也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指前之武王說武王之武功如收野陳維
師之日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不可
謂無競乎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足以徵所謂之
維人矣然武王之無競者其烈而執競者其心則不待

在人而忘其在己也觀其間道尚父尚父陳丹書曰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于几于鑑于
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戶牖于劍于弓于矛各
為銘焉則其前後左右之四方不皆有以訓之也哉不
顯為德百辟其刑之指前之文王說文王之德如前
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所
謂不顯維德非文王其孰能與於斯但文王之德其
之在中者不顯其化之在外者則又甚顯也當文王
為西伯時虞芮二國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
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
其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日以與彼百辟之於文王其皆有以刑之亦既見矣於

乎前王不忘前王云往故感而興歎曰於乎幾於聲與
淚俱也不忘非以人不能忘言之即閔予小子篇所謂
繼序思不忘耳在爾曰祝雍之作頌辭特終之曰
念爾祖考永永無極成王其即善體斯意也夫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管見曰按此祀先王先公當從貫氏指祫祭言先王自太
王以下先公自后稷以下周以后稷為大祖其祫祭又
在后稷廟中則知是詩之作蓋謂周之王業既成成王
之得祀先王既自武王而上至太王為四親廟其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即得後由太王推而上之以及於先
公后稷奉以為大祖者所由來不可不知故於祫祭時
之祀先王先公而舉以告成王也
舊謂以是詩祀先王先公者泥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集傳荒治康安也徂險
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集說輔氏廣曰治荒謂
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
管見天作高山高山謂岐周之山與混夷聯屬者非即
指岐山言以岐山無所事於荒之耳作為邦也天何
以作而山為后稷之後當王即周是以基王迹故使於
王西遷岐以荒之皇矣之二章曰作之屏之其菑其
賢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
其具柘此荒之之實也至三章又曰帝省其山柞棫
斯松柏斯兌而帝之作邦於是成矣然則太王之荒
之其代天以作之者彼作矣彼彼高山也文王康之
康去淑夷為大其事見周南卷耳篇卷耳之作后妃
以子不在而思念之君子何在在嗟夷也然曰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懷人謂懷來混夷之人也寘舍也文王身蹈混夷之地而懷之故舍周行而陟彼崔嵬陟彼高岡陟彼砠矣凡太王所荒之境與混夷聯屬者文王寔有以康之而使即於安也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彼亦彼高山也岐周以山名地故其稱岐者即謂岐周非正崇山名也彼高山岨矣而皆麗於岐當其太王荒之行道兄矣混夷駾矣及今猶為有夷之行與太王時無以異則由文王之康之者並足以承天作之意故爾按此以太王與文王聯稱中間不及王季者昔文王之生有聖瑞太王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下武所謂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也將以徵世德之應則不得遺王季將以證配命之符則亦得獨舉文王耳子孫保之子孫雖似統詞其實須隱貼武王成王說蓋武王為文王之子成王則文王之孫也作如此看則其言保之者既得不略武王亦正覺其歸到成王矣保字卽須上康字說蓋能康則能保也以康之者保之奉文王之謨以無忘太王之業是乃於天作高山以大周而報后稷者有以永承而勿替也在武王有成績以夫成王嗣之可無勖哉故是詩之作即因其祀先王先公而叙所由來以致勉云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管見] 此因嗣王誦之郊祀天地而推其所由得郊祀者由文武二后也以是告嗣王誦耳非即為郊祀天地之樂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集傳] 二后文武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於歎辭靖安也

[管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則二后即以受其成命而稱成王矣蓋以成號者自成湯始書傳武功成曰成謚法安民主政曰成二說須合看而義乃完禮記祭法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皆有功烈於民者據此則昊天之有成命亦命之以武功安民主政云爾湯放桀而以成號至文王之受命殪戎殷武王丕承厥志以耆定爾功是所謂于湯之光者故特指昊天之命為成命即復指二后之受成命為成王也豈得定為成王誦哉至成王誦之得謚為成蓋亦以其能總二后之為成王而守其成耳則執是詩以為後日定議之本可矣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基字從地之承天取義宥如在宥天下之宥其宏與也道之博厚同密如退藏於密之密其靜與地德之寧一同此其所以能基命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以豐民之財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以令民之命是為宥矣且此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熟蓋而極其誠非密何以致此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耳文王昭明于天下武王亦昭明于天下是即成王之顧命所稱宣重光也故曰於緝熙緝字從糸緒言熙字從治象言與他篇緝熙字有殊單厥心者其心如何若上文所云宥密是已單為一之別稱謂二后之心惟一心耳此正緝熙之所由以緝也臣即為緝熙申言其熙之實曰肆其靖之肆因市肆借義非語辭凡民之居惟市肆喧囂雜沓有難靖之意周禮圖全肆之制四方環列為肆者二十每肆四而皆有坊巷相通中間十六肆地則為思次介次之所一肆之制四方列屋二十中間十六屋地為二十屋之庭思次市師莅焉胥師賈師莅於介次大司徒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一人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司市之治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

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財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如是則豈有不靖者哉惟文武之和恒四方民居師所以靖之者可得其概於肆以是而言肆其靖之耳四方靖則地得安其貞而有以基天命於有永矣周之所由得郊祀天地者以此嗣王誦其念之哉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集說 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管見 明堂以祀上帝所由來已久。故只言祀文王於明堂則其以配上帝可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集傳 將奉享獻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以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管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公制也。於定制之始為是篇以告成王使之有所秉以主其祀耳非即為祀之之樂歌我將我享兩我字當屬作者我成王之詞不得泥為成王之自我看將享即指下羊牛說禮器云太廟之內君親牽牲此將之事又云君親制祭及君獻割牲此享之事也祀太廟然則於祀明堂亦必然矣維羊維牛兩維字當訓繫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國語楚王曰芻豢幾何觀射父曰遠不過三月注謂遠為三牲則牛羊豕皆當繫而芻之此不言豕者少牢首羊太牢首牛耳至其以羊與牛聯稱則欲以別於郊之用特牲故特獨也止一牲不用太牢少牢此祀明堂與郊禮異宜不及羊而獨稱牛不幾疑於特牲也哉維天其右之此維字為思維之維與上兩維字須分別觀之祭義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謂中心鄉之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此非其心之維之又惡乎為其心之鄉之耶以此推聖人之饗帝帝者天之神也即天也其心鄉帝其心實維天矣右之之右與下章既右饗之之右同謂即本其所以祀文王者祀上帝也然但曰右之者蓋不敢以為能饗而期上帝之饗之耳何以言右少牢饋食禮將祭主人即位於阼階東司宮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注曰筵几者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為右及迎尸安坐尸隨祭訖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右之注曰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當尸前之南便尸食也不言稷文不具耳據此則知祀上帝者其將享必布陳神坐也以是而設几於筵上亦當右之祀上帝雖無尸而其所將享者羞羊牛必薦黍稷如生民之言豆登升香其證已此其爾諸筵上以便神食又安得而不右之舊注解右字為尊義似迂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

[管見]奉文王之典以爲法曰刑以儀式二字冠之者儀屬容稱式爲敎象如見文王之陟降庭止而自將以夙夜敬止是爲儀式本是以刑文王之典而後可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有以實踐其能刑也日靖四方此章莫宇當以圖久安言之盖周自文王以來四方亦已靖矣觀前昊天有成命篇可見日爲歲月之積無已之辭也須從明堂布政說乃得實攷明堂以祀上帝即爲天子布政之宮禮記玉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注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孔疏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也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周公制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本以尊文王也而成王亦即於此聽朔以布政則其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丞得因是而加協矣伊嘏文工伊之言彼彼工祝也祝傳神意以致福於于人爲嘏祀於明堂者上帝爲主其致嘏則上帝也而伊祝不能傳上帝之意惟文王在上帝之左右乃能傳之且祀上帝無尸則文王之配上帝亦不當有尸故明堂之祀在伊祝之有嘏即默體文王所能得於上帝之意以傳之丞不由尸之有命也既右饗之既右二字當一讀祭義於祀帝曰饗帝祀親曰饗親爲祀者皆欲其神之饗之故祀通曰饗既右所以致饗也然惟自盡其敬而已豈知神之所饗哉故必至於饗之而後謂之能饗但此章雖言饗之亦與前章止言右之一意盖謂祀文王於明堂而欲其饗之者惟是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而後伊嘏文王當其既右而饗之也不然則雖云既右亦右之已耳既右不得謂之能饗則因右之而求有以饗之不敢必於天其又可必於文王乎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集說]輔氏廣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蓋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姚氏舜牧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矣

[管見]周書成王之顧命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大訓即典也是知儀式刑文王之典必以畏天之威爲主矣至康王既承顧命乃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治亂爲亂亦靖也即丞則日靖四方要惟本其畏天之威者以終耳然而敬迓天威成王逮其將終乃敢信之之敬忌天威康王當其初服正不敢信之一皆以能者之難言也由斯以推其先武王始崩成王以幼沖嗣立豈遂得自度其能以昭告於明堂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恥故此章我字亦屬作者我成王之詞不得況爲成王之自我看大雅思齊篇曰無射亦保則~~此~~所謂保者保其畏天威之心于無射也時指夙夜間之十二辰說明堂聽政以月言而此詩則以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一月中已無閒日至此章又以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一日中更無閒時以此敬天法祖其復何以加諸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管見]按篇終言允王保之保爲守成之義則時邁之有事於巡守當屬成王無疑矣孔叢文謂王將巡狩必親告於祖禰是爲告祭不得混入柴望說如此詩首章稱昊天其子之與柴以祀天應二章稱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與望秩于山川應至末章稱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則與告祭於祖禰應也而序特先言告祭者乃巡狩擧禮之次第固然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集說]廖氏剛曰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時邁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上以順天之道下以

從人之欲而已」

【管見】時遹其邦。集傳謂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不若廖氏說與時字合。昊天其子之。其子當時指成王言。有天下者曰天子。武王崩而成王立。則是昊天之於成王固有以子之矣。虞書言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其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亦可知天子之初即位必有事於巡狩。此定制也。故此詩言成王之時遹其邦。即特指其受命之新。以著所由來曰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集傳】右。尊。序。次。懷來。柔。安。允。信也」

【管見】實右序有周。謂時遹其邦之邦類如此。粘昊天說非是。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入右所以趨東階也。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阼階即東階。由右入則知此稱右者。謂天子以巡狩適諸侯。諸侯尊之以為主耳。何以言序。此又因天子而尊其從行之臣。其禮之等差皆有定也。秋官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其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是足証已。但右序亦其文也。當不獨有周為然。故復加實字以見諸侯之右序有周。靡不出於誠者。郊特牲亦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由膳推之。總以貴誠為主。則何不實之有。此所由巡狩所至。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與薄言怪言也。凡物之薄者必輕。故以薄字替輕于震為雷。象見周

易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以是為言。可不謂震之耶。然謂為薄言。則又有發於是矣。如小雅桑扈篇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此為諸侯殷同。而天子親命之也。其稱戢者。亦敬貌。其稱難者。亦戒心。但不明言不敬戒。而渾舉之曰。不戢不難。其意已多蘊藉矣。若其本國有大刑之直疾以厲。轉移而為受福不那之微婉而溫。則其言雖實震之。而其見為薄言者。亦猶雷之隱隱有聲。初不盡逞其威怒也。豈嘗至於震疊哉。疊為重累之詩。則雷有殷轟而不已者。是謂震疊。乃薄言震之。不震疊而亦覺其莫不震疊焉。此則諸侯之極其欲戒即若各摩於大刑之將至。故爾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懷柔字柰貼諸侯分上言之者。如上文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即其徵也。乃百神之受職。亦如諸侯之修平乃守。攷乃職事。因並以懷柔稱焉。百神。舊注謂自昊天而下。盡未之審耳。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按祭法所謂百神。即應從上山林川谷丘陵求之。乃於下諸侯之在其地與亡其地者。合山林川谷丘陵總之。皆山川也。為其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而皆曰神。皆者。不可悉數。亦無大區別。故統以百而謂之百神耳。百神為山川之神。而川莫尊於河。山莫尊於喬嶽。此於百神中為獨著矣。然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皆得以其受職而稱懷柔也。故懷柔有及及焉。允王維后。王謂成王。說文。后。繼體君也。允之為信。言百神及河與喬嶽信之也。成王能為繼體之君。而百神及河與喬嶽皆信之。是安得不與諸侯同歸於懷柔也哉。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集傳】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管見】明曰象其入於地為夷其登於天則為昭易以明夷當有商之末造而詩以明昭著有周之昌期可互證已式序在位式指車中所憑之木言昔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容而復其位以此言之則所以序在位者或未及下車或下車皆即於其車之式間早定之矣自是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此所謂載戢干戈也戢為止義其又聯稱載櫜弓矢者當時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雖貫革之射息豈能盡舉弓矢而櫜之蓋按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文王為西伯紂賜之弓矢得伐密及崇武王繼為西伯遂因以戢黎卒克商有天下蓋至是而殷之賜弓矢可舉而櫜之云爾我求懿德也于時夏此其所以反商政也我屬作者我武王之詞同書立政云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夫德之言得美惡不妨同辭別之以懿德正與暴德逸德相反於此求之即欲其同于所邦厥政以奄甸萬姓也夫豈不肆于時夏哉於何徵之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從召師尚父而問焉師尚父為陳丹書卒曰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又武王既釋箕子之因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王氏柏曰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為最明其義理為最密其功用所關為最廣其歸宿樞機為最精觀於此而武王之求懿德以肆于時夏亦大略盡已允王保之王謂成王允亦訓信但此為諸侯之信之耳惟王之能保諸侯告之於其因巡狩而右序有周者亦時以誠而廉不

實也保以保天下言即謂保天命亦得惡乎信其能保如此稱我求懿德肆於時夏武王之垂統善矣至成王之初即政而諸侯助祭已見前烈文篇其卒章以其所自勅者告諸侯曰於乎前王不忘此其必能率由舊章以守成也亦較著矣允王保之允以此夫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集說】何氏楷曰執競以德之剛言敬勝怠義勝欲純守此心如執持而不失者然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烈木火猛之義功之光且成者亦以烈名之

【管見】凡言競者皆求有以勝之執競之競何氏據丹書敬勝怠義勝欲立解不可易矣語武王之德則執競語武王之烈則無競者蓋自勝而不求勝人人亦莫得而勝之也史記稱陳師牧野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戰此為無競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綏萬邦曰成屢豐年曰康左傳曰周饑克殷而年豐則是上帝之於周其欲因武功之成而降之康年者當王師之遵養時晦而衛不顯矣然上帝之心則因是不顯成康而更不能待乃實有以述之也故曰上帝是皇蓋皇為急意與檀弓稱皇皇義同何以見之見之於周饑耳周不當饑而上帝轉若借以警其不克殷之遏附欲憑是震動以適觀其克殷之功可不謂上帝是皇也哉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管見】自彼成康彼以時言與昔字同解奄有四方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曰奄有則知武王惟冒丕單稱德非以力征經營天下者其稱無競維烈正以明此為有以綏萬邦也而上帝之欲其成者顯矣斤斤其明則又長

武王之執競當其既成而尤慎於保其成耳斤斤即當作平聲讀其義蓋取諸權漢書律曆志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斤居其中則舉中足以該之且此稱斤斤者上斤字為銖兩之積下斤字為鈞石之推不並見五權之兼舉無遺哉天下之大勢在詩衛故曰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此之謂斤斤其明也與史載武王克商紂自焚死[illegible]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之乎夫所重在仁賢所輕在貨色皆由敬勝怠義勝欲之心權之而出是足見為斤斤其明固有一切不可欺以輕重者此其奄有四方而執競靡已夫豈不足長保其成也哉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集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

〔管見〕鳳之九苞八曰音激揚黃帝時天老特稱其小音金大音鼓然則於鐘鼓曰喤喤者蓋比象於鳳音之激揚也非直泛以為和而已鳳屬有鸞瑞應圖謂其鳴中五音為鳳鳥之佐是則磬筦之合於鐘鼓亦猶鸞之與鳳出其鳴中五音者以相和焉夫乃見其翕然以集而謂之將將與按以上二句非論樂以喻時也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為其干天地之和故武王之武[illegible]以綏萬邦是稱無競維烈而成周太和之運啓焉大樂與天地同和因即樂之和以喻時之和耳時和則年豐故前言奄有四方而上帝之欲其成者顯矣此稱降福穰穰而上帝之予以康者亦顯矣禾實豐為穰其穰穰疊稱則欲以見其屢豐年也証之商頌烈文篇其三章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則知以穰穰訓多總宜緊貼豐年說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管見〕此又重表武王之執競當其既康而尤慎於保其康耳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民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券書也史記田敬仲世家蘇秦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據此則知此稱降福簡簡即札名其簡簡字重即本別之以為券取義語意蓋謂降福穰穰武王之獲屢豐年者若操券而得云爾然雖如此而其不敢即安固常凜於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是則見其威儀反反矣反反頻自顧而加檢攝也殆深懼夫天休滋至惟台小子弗哉也與至其愛惜物力以承帝命率育之意則尤凜於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也飲食為人之大欲而武王以為既醉既飽則其欲已勝義即不免於天之棄我不有康食也而福祿之來者反矣周禮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是祿為穀之尊稱從統偁則曰福亦可今并稱福祿但二字不平須以祿為主與前穰穰關會乃得福祿之降為來將降而忽不降是為反自彼成康其以綏萬邦而致屢豐年者人將信其收責於券然故以為簡簡也而武王則常以來反懷不可必得之憂惕焉此其於降福穰穰而執競靡已又豈不足長保其康也哉

思文后稷配天也

〔管見〕明堂稱上帝郊稱天曰后稷配天則其配於南郊可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集傳〕文言有文德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

〔集說〕鄒氏泉曰思文裁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也○段氏昌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天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

〔管見〕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二字並諡法所有則皆謂為頌后稷之德可矣於下文求之其義亦見凡人生則立死則作大雅推后稷之功曰厥初生民故此尊之以配天亦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極者奉以為準之辭生民之五章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六章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夫穡自神農已始后稷因之而其道克相上帝遂使恒種皆嘉有如初降然此皆其思之所存者神故能因心作則用敷錫於烝民以為之極也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貽謂后稷貽之郊祀祭天以后稷配時維冬至在野者獨來牟而已故只就目前作指點語耳天之神為帝命者命后稷也昔帝命后稷播種以育烝民非惟來牟而即以是來牟為率則皆烝民之所藉以育者烝民育則能立而后稷之承帝命以育之據茲來牟之貽以推他穀之靡不貽在萬世天下之烝民有不奉以為極者乎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常謂日昃易傳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禮記哀公問篇亦云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皆以明其常矣又祈物有常王是之注謂取日月常明之象以是借証亦可也陳者弗列顯明之謂按虞書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又分命羲仲宅嵎夷平秩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分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乃復總告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日月為常則知陳常于時夏當以合歷明時[illegible][illegible]也

惟后稷之教稼明農即能體帝堯敬授人時之心以為訓其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化其準既定農乃不惑故亦以陳常于時夏稱焉夫農事至樸而神農以之頌神則后稷之總先嗇而為司嗇固有以陳常于時夏者其思之經緯所周實彌綸於天地以成其文也農事無廢時而思文后稷之顯於世亦即同於日月之亙古為昭也夫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管見〕諸侯適天子其歸國蓋不敢自專必待天子命之是曰遣耳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集傳〕臣工羣臣百官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

〔管見〕此章使諸侯歸而慎刑也民命至重是宜進臣工而告之有不勝其嗟嗟者嗟歎也釋名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重之口丂嗟則其意益餘於言矣敬爾在公爾爾諸侯也下句爾字同名南言退食自公公為官所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欽以勉諸侯非正戒臣工之詞其敬云何如虞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是其大要已王釐爾成成雖成法應專指刑言禮記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秋官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又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是則所謂成者亡實有以釐之矣然諸侯之敬爾在公雖使臣工謹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汰也故曰來咨來茹咨者以其所信而期質正茹者以其所疑而求審量耳秋官之屬有訝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焉四方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者告曉以麗罪及制[illegible]之本意有來於士謂讞疑辨事造者先造請訝士乃讞之於士也士為士師在士師之職主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然則訝士之諭罪刑於邦國皆本士師之所受於司寇而致之者用初之定制其令諸係不得專決以總紀其司政典獄蓋如此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集傳〕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來牟麥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

〔管見〕此章使諸侯歸而勸農也民食孔亟是宜進保介而告之尤有不勝其嗟嗟者嗟嗟見於聲而有其意寓焉前於嗟嗟臣工而總之曰敬爾在公以明意在敬字中焉於嗟嗟保介而總之曰維莫之春以明意在維字中也禮記月令言天子躬耕帝藉以元辰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天子躬耕而有保介者保以衛天子之躬介以助天子之耕耳其名為因事而設無專官以參乘者兼之故稱參保介云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此之謂參乘與義踈稱虎賁之屬為虎士徒之强力者也旅賁以命上為之且世職焉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故夾王車之左大祀先後於尤親且近矣係此則天子之躬耕當其義耒耜以田即以旅賁為參[illegible]其先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舉三推之典亦即以旅賁參乘者為保介也至諸侯亦有藉田其出而躬耕以九推為準雖從者不得以參衆衛而其近而襄事則亦得以保介稱焉又周語言天子躬耕事畢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illegible]者師公卿大夫親行農也王親徇則參保介之衍王[illegible]與躬耕時等即可知命諸侯以嗟嗟保介亦正欲諸[illegible]之躬耕事畢即當有事於親徇耳維莫之春維為思[illegible]之維非語詞豳風言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莫[illegible]為從咏也故常維之而不敢亡諸懷焉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亦者謂既命其旅以徇而亦親徇之也親徇而菑墾之田既易此外又何求其於時慮有土不備墾者則求之求之而得遂使之為新畬也易曰菑畬小雅采芑曰菑畝此稱新畬然則菑畬總為治荒之通名以一歲二歲分之

者泥矣如何之云正今耕者之亦有不能亦勢有不暇亟謀所以代為措晃耳非只省其頤治與否空假稷官辟在司冠之疵以咸之也於皇來牟凡皇曰於皇皆不盡形容之辭與得皇皇意同其於來牟言之者就其被日光之明以猶象景貌也故即將受厥明周禮注日者天之明本草言麥性惡濕徧久爾水潦即多不熟故卜來牟之將熟即因其受厥明而見為於皇者卜之夫明為日象以昭而見為於皇在來年將受明之矣而又不惟來牟巳也故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明昭二字宜一讀上帝二字須貫下迄用康年解用上帝用之也康年者風雨節寒暑時明昭獨日之有馳耳上帝何以迄用為康年哉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鄭氏衆曰煇謂日光焉也鄭氏謂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為祲十煇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晝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雖徵見不同而総為祲類有一如此豈得稱明昭也哉明昭則日之

十煇不生由眠祲辨之有祥無妖有吉無凶而康年所
是成矣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寡者為人上者
也衆者為人下者也諸侯稱寡人則謂諸侯之民為衆
人亦正與王畿之民有辨錢氏天錫曰錢以火土用於
耕鎛以去草用於芸銍以穫禾用於穀說最直截但耕
本用耜而以錢異稱必其耜之利治新畬者錢从犮通
殘廣韻傷也二戈豐加有賊傷之象又錢同剪音剗蕆
為殺為滅新畬即菑畬菑災也始災殺草木也是足以
證錢之利治新畬矣孔氏穎達曰釋名鎛鋤類也鎛迫
地去草以芸苗也銍穫禾鐵按鎛見良耜篇曰其鎛斯
趙以薅荼蓼銍見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疏云禾穗
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然則鎛與銍不異常稱亦
以新畬所用無所區別云爾說文庤儲置屋下也則知
庤乃錢鎛蓄謂用訖而撿收之其措損有如此者緣檢
收其耕器耘器而即偏見其共親穫器是為奄觀銍艾
也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則奄觀為彌望之勢而所稱
銍艾者雖新畬亦在其中矣穀梁傳一年不艾而百姓
饑注謂艾為穫則艾刈當通其必使諸侯申是命者以
衆人或疑治新畬之無益而
不知其值康年之畢登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
以祈穀實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
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
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集傳 昭明假格也

管見 噫嘻成王成王謂武王也按武篇曰於皇武王無
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
爾功故昊天有成命篇以文武二后並稱成王然成以
奄有四方而成在執競篇特明言之是又得以成王為
武王之專稱矣鄭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此實形
容極肖但噫為其聲嘻則其出聲之狀須辨之嘻本解
頤之謂與噫不同情而其有所多大而噫則口必張故
即其狀而稱嘻也莊子言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呿張口
貌以証嘻字可矣既昭假爾謂既於爾而昭假也爾為
作者爾其王誦之辭下兩爾字竝同爾王者以武王臨
之於辭為順耳何言乎既昭假也如訪落篇稱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此嗣王繼序不忘
之極思而亦其皇考武王所不能巳於顧綏我沖予若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此特述武王在位時其於春夏祈穀之間既躬
耕帝籍即亟亟於大徇以趨農功有如此躬耕意只在
一率字中時是也昔之農夫即今之農夫是巳百穀為
種穀之嘉號祝其種一而穫百耳駿善馬名乘之以發
於塗曰駿發此指其大徇言之小雅大田篇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公田謂王籍其稱我私者皆民田也民業
之以長子孫曰我私王籍之以收賦稅是亦爾私矣疇
私有之自昔不始於今則武王之駿發以大徇者田無
異土即爾私而可驗也周禮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三十里明其駿發者盡三十里而後宿耳如是則識內
之界有不為大徇所及者幾希武王之大徇既勤之至
於時農夫之服耕亦勸之至也曰爾耕者與上稱爾私
一意田無異土耕又悉有異事是皆無令昔之截然可
辨矣數紀於一協於下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薦就三十
里而計以十千維耦亦大要不過是也按序稱春夏祈
穀於上帝是為祭法君子於祭豈惟法而已亦有義存
焉大宗伯掌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者精意以享

也然則以祈穀而祀上帝亦非若武王之務農重穀歟
天勤民之勤為精意以享哉此作者所由因祭法而恭
祭義以告
嗣王詞與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集傳 鷺白鳥雝澤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客者敬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所尊敬特謂之客。李氏樗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賓從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

管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振與飛解同則詞複竊意振舉起之意猶振鷺者當指出於鷺之類者言非即謂

鷺也本草載鳥有鵁鶄陳藏器謂狀如鴨而大長項赤目既嘴毛紫紺色如鵁鶄色也李時珍辨之言三輔黃圖及事類合璧並以今人所呼白鶴子者為鵁鶄謂其潔白如玉也與陳氏似鴨紫紺之說不同白鶴子狀白如鷺長喙高脚但頭無綠耳姿標如鶴故得鶴名林栖永念近水處極多據此則振鷺為似鷺之白鶴子即鵁鶄也不正指其名殆欲著其潔白如手者有以別于鶩而儷于鶴與兩于字並訓往禹貢稱灉沮會同灉為水名又大雅靈臺稱於樂辟雝雝亦於環水取義則謂雝為澤大抵是也明其在鎬故曰西彼為外之之詞自都城而指其郊野耶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戾至也以其來言止所並包其助祭時說挾此章專及殷後下章乃兼及夏後也殷尚白故以振鷺興其容焉其先專及殷後者何後有客篇稱微子來見祖廟也則此所謂殷後仍是武庚耳武王猶及其初封而置三監則當成王以幼沖新立彼其偕夏後來助祭者周固宜於特注意而為

之曰
矣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管見 此章雖兼及夏後然亦是帶言其詞意仍專為殷後發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彼謂殷此謂周在彼謂夏在殷在此謂殷在周也斁訓厭俗以厭惡聯稱此雖分屬可作一例看史記殷本紀湯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雖始封者失其名又終殷之世夏后之或封或絕皆缺不可考然至武王克商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杞則由夏后之在彼殷者殷初無惡於夏故六百祀以至周而仍有存也周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傳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也商於夏士如此況夏後乎此又以證其無惡矣至殷後之在此周由武王封之以續殷祀試思武王克商之日聽紂自燔

死則已而於其子武庚實為暴主遺孽乃貸其誅而封之土以是驗周之絕無斁於殷豈不較著也哉總之武之存殷與湯之存夏異代而一心故只觀夏後之在彼殷者殷無惡於夏而夏之存遂至今即可以諒殷後之在此周者周亦無斁於殷而殷之存又當自令始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者兼詞夙夜即當從助祭察解助祭則必齋三月宿七日戒此其夙夜閒以恭敬致其精明與常特異矣以永二字須聯上句說言此際之夙夜雖嘗助祭既畢及助祭畢而歸國總宜以是永矢勿諼耳譽美稱也以何為譽如夏之久衰與殷之遐終大命周敬存其後而不純臣之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於其永助祭也特尊之曰我客其稱可不謂美乎是則譽矣而譽之能終要在以其夙夜者永之則惟常抱此助祭之誠而後作賓王家以承我客之譽者斯無已也不然彼武庚亦在助祭中而後不免於叛是不永矣將今之所謂我客者至一旦變移而為我寇其譽何以能

終也哉。

豐年秋冬報也。

〔管見〕前噫嘻篇序稱春夏祈穀於上帝，此但稱秋冬報。陳氏鵬飛曰：不言上帝者，省文也。按豐年之降福孔皆，總為上帝之賜，不得他及。陳說當從之。秋報，季秋享上帝於明堂也。冬報則指祀天于圜丘。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為報有明徵矣。但作者是篇之意，以豐年始，以降福孔皆結，言下正謂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雖云報之，而惡乎明報哉。要惟是秋冬有事於上帝，竊滌體乎禋祀之精意，以享庶幾得達其欲報而未知所以報之誠也夫。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集傳〕烝，進。畀，予。皆，徧也。

〔管見〕黍稷一類，稷之黏者為黍。稉稻一類，稉之黏者為稻。稌，稻也。黍稌皆春種。黍熟最早，稻熟最遲。觀月令天子以仲夏嘗黍，以季秋嘗稻，可見。多黍多稌，則他穀之熟在黍後稌先者，亦廷徵豐年之畢登矣。集傳第分高下燥濕寒暑，此不獨黍稌為然，其何解於二者之偏舉乎。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周語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又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是則公家之藏，特有廩稱耳。至於豐年，而民間之儲積乃亦有之，則不必有廩之名，而有廩之實也。廩之實以充滿而高，故曰高廩。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兆見書稱兆民賴之。京見小雅正月篇憂心京京。以此居億秭之間，及宇究有著落。至秭外又有疊加焉。以証姑置弗論可矣。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醲酒之甘滷而不涉者為造作也。此特蒙首句黍稌生出。盡黍稌性黏，不可充饔飧以供食，專宜釀酒醴以供歆也。其他亦或藉之蒸餴粢粽，並細碎典足云。烝之為進，詞酒醴之獻於祖妣。畀之為予，謂酒醴之酢，作祖妣耳。特牲少牢禮皆有獻必有酢，則得以烝畀作獻酢者字辭矣。按此只于庶人之祀其先言。楚語謂日月會於龍豵，豵音闢，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其斯所謂烝畀祖妣者與。百禮謂蜡禮也。雜記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蜡舉於夏正之冬，約計自孟秋以及孟冬，月以索饗神之有功於秋成者，百日，故蜡為百日之蜡，而其禮亦曰百禮。蜡以饗神，即

以勞農而休息之，于是乎有蜡飲饗與飲，皆有需於酒醴者。子貢觀於蜡，以為一國之人皆若狂，蓋罷其醉甚耳，而不知是為一日之澤，在文武之道固然。但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所以謹民財也。豐年則其蜡廉不通者，因是而蜡之澤在一日，即使四方皆得同其沾漬優渥矣。夫豈不足以稱洽哉。降福孔皆，須項上，亦有高廩說。豐年之福，自上帝降之，以至高廩為君之有，而其亦有者，見之於民，則孔皆可知。

有聲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管見〕合以合樂言。然其合也，即有以徵先祖是聽，則明與幽為無間矣。故不曰合乎廟，而曰合乎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集說〕鄭氏康成曰：樂官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孔

疏瞭目明者也相謂扶工。○朱氏善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

管見祭祀云祭有三重聲莫重於升歌貴人聲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衆工屬焉太師之職大祭祀師瞽登歌命奏擊拊小師之職登歌擊拊是足知此稱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者謂其將登歌而納太師小師以稱集衆工於庭也按登歌以擊拊導之丕總以人聲依琴瑟詠之用樂時此屬瞽者專職故此節只舉樂人而其樂器之為琴瑟不待言猶之下節只舉樂器而其樂人之為眡瞭亦不待言耳蓋瞽者主教堂下之樂如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鄭注皆謂教眡瞭也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賈氏公彥曰眡瞭三百人以其扶工之外無事兼使作樂故掌凡樂事然則大祭祀之用樂自登歌而外瞽者蓋不與云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集傳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何氏楷曰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

管見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業與虡聯稱其縣當指編鐘編磬言二者各十六枚虡間橫置上下二栒乃能縣之其栒之縣虡皆有小柱排列如鋸齒故以亦名若鐻特磬在虡間既未嘗有二又鑄鐘之際專倚栒力柱不可施也惟縣特磬者可施柱於栒然亦一柱而已於業字之義無着楨木為虡一作樝从虡殆與樝木而虡其中以便縣耳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按崇牙之標以牙其形必為龍首以仍夏制乃別為樹羽以約龍口使銜之故異其稱曰崇牙也周之制亦復仍殷特加璧翣以逍樹羽之首此其小異者故亦只言崇牙樹羽則已崇牙為樹羽所係在虡上栒之兩端稍橫出樹羽在兩虡外垂之樹羽之制皆謂染羽為之按靈臺稱虡業維樅樅為樹羽取象也樅本木屬柏身而松葉松葉一稱松毛其附枝攢生成族有柎從之意故得其葉者以樅名樅葉特如松毛之相從無羽象則可知樹羽之羽其實固用毛也攻之地官之屬有羽人無毛人攻工記鍾氏掌染羽不言染毛蓋統毛於羽故然然則毛之得以羽稱猶夫獸之得以禽稱不詞應

田縣鼓應應鼓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已舊以大射禮之應鼙當之証之春官所載樂器惟鐘師掌鼙鼓以和縵樂是鼙輕於鼓在諸侯之樂稱應鼙者在天子之樂則稱應鼓非無辨也又大射禮應鼙與朔鼙對稱朔始也春古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音引以引鼓也與朔義亦同但不稱鼙稱鼓與應為一例朄以引應應以應朄則言應而朄得該之集傳田大鼓其說可從蓋田即路鼓也大師樂言路鼓也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以鼓人所謂以路鼓鼓鬼享也又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遂以蒐田則是路鼓通於田矣故亦得以田名應與田二鼓皆縣因特指為縣鼓欲以別于下之鞉亦為鼓而不縣也縣為高置之義言有物自下承之亦如足鼓之以足支楹鼓之以楹狂耳謂縣之以筍簴者非是鞉磬柷圉大射禮鼗倚於頌磬西紘紘編磬繩也以其倚於磬而廢弛懸磬則與柷圉之為類舉亦無以異矣既備乃奏簫管偕聚既備

之謂備縣也。備樂之備，備作也。簫管為竹音。在儀禮搢
猶以蕩蕩在建鼓之間倚於堂。周禮一管注貴人氣也。
賈疏云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人聲為貴故在堂上。
先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
故在階間也。按本節臚列堂下樂器特以既備乃奏頡
從然後另提簫管作結亦是此意又竽笙篪遂皆竹音。
其止及簫管者猶之官稱笙師與樂稱下管
其標目並從簡括初不嫌於有及有不及也。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集傳〕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管見〕喤喤厥聲肅雝和鳴二句從鳴字索解不專粘定上文樂說乃得之。說文鳴鳥聲也。周書君奭篇周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謂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蔡邕琴操周成王時鳳凰來舞於庭。樂叶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然則周之始作樂而合乎祖鳴鳥其聞於廟與。鳳之九苞八曰音激揚。天老謂其小音金大音鼓。此則所謂喤喤厥聲也已。鳳屬有鸑。尚書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鸑鷟見。孫氏瑞應圖謂鸑為鳳鳥之佐狀翟而五色以文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歌舞。一本曰心識鐘律鐘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是又可知周之始作樂而合乎祖鳴鳥閒於廟而喤喤厥聲者即復有鸑相從以為之和也。以是而聯稱肅雝知鳴也。夫先祖是聽我客矣止永觀厥成與虞書益稷之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同意但成為樂闋闋則觀止可以能永則何也為其時鳳鸑之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迺使虞廷所為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其盛事闕之自昔而茲乃目見之以故樂之既闋猶復留連周廟之庭而不能遽出亦不覺其永焉耳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管見〕薦獻一義必異文者以詩詞側重在春獻鮪故不同用薦字。使讀者易音不得滑口直下而側重之意見矣。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集傳〕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

〔集說〕孔氏穎達曰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充肥故冬薦之也○陸氏佃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

〔管見〕猗與漆沮猗與倚同漆沮二水歷合耀州亂山而合流有相依之義故曰猗與乃歎辭歎其潛有多魚也水之深者為魚所藏是謂潛集傳並收或說亦疑以潛為槮槮屬積柴養魚其中不足以容鱣鮪耳鱣鮪一類春薦鮪者殆以鮪該鱣非必取鮪而棄鱣也鰷鱨鰋鯉舊以為指日多魚總無解於掛漏玩其辭意蓋言有鱣有鮪其出為浮陽有合於鰷其名特以黃著有合於鱨其行在水底去地數寸有合於鰋其神能變化為龍有合於鯉也鰷小魚一作鯈荀子謂鯈為浮陽之魚浮陽言魚好浮水上就陽也鱣鮪並岫居至春三月始出逆水而上遡謂之浮陽此為有合於鰷矣鱨為黃鱨亦名黃頰身[illegible]與似小鮎腮下有二橫骨腹下黃背上青黃

故得黃名也鱣以脂色黃如蠟稱黃魚鮪脂不黃肉純白而其狀似鱣亦統稱黃魚類篇鞏縣西北臨河有周武山武王伐紂使膠鬲禦之鮪水丘相傳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故曰鮪岫然則鮪之與鱣洞自昔統以黃稱者此為有合於鱣矣鱣即鮪也說者謂以其偃額名之殊未允攷埤雅廣要鱘其性沉沉為低偃之義故名鰋耳彼鱣鮪之广陽不行於水面而行於水底其性亦沉此為有合於鮪矣鯉最為魚中之主其神變乃至飛越山湖而以仙人琴高乘之道書以鯉多為能故不欲食鱣鮪亦有神本草並謂其逆上龍門能化為龍此為有合於鯉矣鰷鱨鰋鯉魚之常有者至於有鱣有鮪而亦見其合於鰷鱨鰋鯉如此可不謂潛有多魚也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自獻此無享亦稱享有不專為祀者故必言祀以別之按此只承春獻鮪言以鮪屬大而美時至而後得之又其薦即以祈麥於禮亦其重者耳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齋案言禮食麥以魚魚希麥之肥故薦魚以祈麥鄭氏康成曰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高氏誘曰進此魚於寢廟祈禱祖宗求麥實也所謂以介景福者即指此介從介爾之負介借義介景福猶云荷景福耳景天光也以日為主日無侵象其明乃昭前臣工篇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蓋麥為五穀成熟之最先即一歲豐稔之占也福無大於康年者而要上帝之降之一惟本末年之受厥明以驗其明昭焉故福稱景福爾按周都鎬京近則有渭遠則有河皆大川也而獨指漆沮以言多魚者漆沮所界其舊本豳地則知此篇所云蓋謂公劉始遷於豳水族畢饒雖鱣鮪之大以時出於大川者亦入於漆沮可與鰷鱨鰋鯉參觀以求其命其至本前之所未嘗習見也因得取之以享以祀亦即見之以介景福耳自是相傳而周之四時薦祭既於季冬薦魚乃復春獻鮪焉蓋遡本為舊典之不可易也

雝禘大祖也

管見 大祖后稷也禘為大祭之名出本篇二節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推之此成王告東征之功於廟而禘太祖正禮記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禘也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此大禘也若雝之禘太祖既不在時禘之列而其以為大禘者亦不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又與大傳有不同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集傳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

管見 卷阿曰雝雝喈喈則此稱有來雝雝謂有鳳來而其鳴雝雝也不疊稱喈喈而義亦具孫氏瑞應圖曰鸞為鳳鳥之佐狀如翟而五色以文鳴中五音肅肅雝雝亦可知此稱至止肅肅謂有鸞以從鳳及至止而其容肅肅也雍雍與雝雝同鸞佐鳳以和其鳴則略其聲之雝雝而但著其容之肅肅可矣周初之盛鳴鳥時聞其因廟祀而感於樂以應之蓋如此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辟為君號天子稱辟王諸侯則稱辟公五等之爵公為兼辟公從其最尊者以為尊稱耳辟公為相則天子為主天子之主者穆穆則辟公之相者其為諸侯皇皇亦互見矣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集傳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綏安也

管見 朱氏公遷曰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故不同也

管見 於薦廣牡廣牡指牛言牛曰一元大武元首也武足迹也曰一曰大謂其元頭武皆視也牲之中度者為加廣耶故以廣牡稱焉相予肆祀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義疏案鬱人掌鬱用之以祼記云獻之屬莫重於祼則肆獻祼者祭享之隆禮肆陳也又大也太祝職云肆享雝詩云肆祀皆有大義焉前言相維辟公此以相予肆祀實之即宜頂上薦廣牡說薦廣牡者納牲於庭也肆獻祼之禮祼畢既設則君出迎牲祭統云君執紖卿大夫從紖牛鼻繩君牽之卿大夫從驅之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牽牲入繫於碑及殺大夫用幣以告神此定制也至於辟公相之則其從騶者與奉幣者又不惟是卿大夫所也故二句冠以於字於為敘辭歎其薦廣牡而辟公相之其肆祀為至隆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假者有所遺之謂其意即對下綏字言綏訓安是謂遺之以安耳皇考者武王孝子者成王也其有所假以綏之則如之何昔成王以幼沖嗣位值武庚之畔興師東征作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又曰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又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又曰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自是而誅武庚平殷亂雖先惕於身之遺大投艱而卒以圖功攸終無毖于恤其斯之謂假哉皇考綏予孝子也與率是以推則知此篇之禘太祖特薦廣牡以舉肆祀者其時實為成王告東征之功于廟也他如時祀及間祀之有禘皆與此肆祀不得混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管見 宣哲維人指太祖后稷言宣者旋之歟所以斡物也后稷教民稼穡為農師是之謂宣哲者事之宗所以於務也后稷播時百穀有相之道是之謂哲表記孔子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言其不以仁聖自居特自謂為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故此稱宣哲維人明其有以立人之極而不後以仁聖為辭亦宜后稷之自謂者以尊奉之耶文武維后文謂文治武謂武功作后之則者於是乎在矣祭法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則知此稱宣哲維人而即聯稱文武維后焉以明太祖后稷而乃宜祖文王皇考武王也燕及皇天燕稱燕喜燕譽之小雅天以不可質言自人心推之可矣此正謂太祖后稷之宣哲維人其足以立我烝民而實當乎帝命率育之心者蓋如此以是而太祖之有厥後皇天為之生今皇祖文王皇考武王其丕顯丕承之謨烈亦共欽其文武維后焉大非克昌厥後也哉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集傳 文母太姒也

嚴說 呂氏祖謙曰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管見 此承前節克昌厥後而申之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我作者我文王也即貽下烈考說綏亦訓安義貫下句不專指眉壽也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禮言文王九十七而終可不謂眉壽乎但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則是以奇表為壽徵又與眉毫秀出者異矣介從介蟲之負介借意謂加諸其身耳祉為福稱从止則特以身安為福也正與上綏字關會繁多也昔文王以崇侯虎之譖囚于羑里卒之既脫大難並受弓矢鈇鉞之賜得專征伐以其履危而安得安而又益之尊榮者夫亦誠為繁祉也已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之號以昭有功固

不得為一王之專稱但本篇既以皇考為武王於文王不稱烈祖而稱烈考此似與周書洛誥之稱光烈考武王無以辨也然配稱者為文母則烈考之為文考自見右與佑通凡詩中言保佑者佑皆作右上文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皇天所以右烈考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謂文母之篤生武王耳篤生武王而必曰右文母者何文母初生伯邑考為紂所殺其次為武王大明之六章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命武王而必加之保右者蓋皇天之眷命其意即以武王當長子伯邑考之為元子而又惟恐武王復若長子伯邑考之不獲終為嗣子故特加之保右云爾武王為文母之子保右武王而其所以右文母者在是矣其克昌厥後若此凡皆太祖后稷之燕及皇天有以貽之也然則今皇考之綏予孝子所由來豈不遠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管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儀禮注疏覲見也受之於廟則知此稱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以行覲禮言之何言乎始見蓋謂成王既免喪而後行覲禮耳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論者猶謂未葬以前當使冢宰或宗伯攝之則其他吉祭王皆以喪故不與矣於祭如此於朝可知覲禮即朝禮其義係乎君臣之分此在為之臣者雖不敢廢而君得以有故止之亦足見成王未免喪之先其以時與諸侯相見猶未嘗有行覲禮於廟中者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

有鶬休有烈光

管見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毛傳載訓始正與序合當從之辟法也王創法諸侯奉法皆所以君天下故以辟為君稱又此篇諸侯稱辟公王亦必稱辟王者欲以辟字起下章字耳蓋載見為始行覲禮受之於廟天子衮冕負斧依侯氏入奠圭及三享將幣其見之之儀大端如此事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注疏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得罪於天子之事然則此稱曰求厥章舍覲禮無以證之蓋章為刑憲之名矦氏右肉袒以告聽事亦於曰求二字得其實焉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冦難曉蓋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承上載見辟王說於龍旂曰陽陽者謂其建常耳攷王建大常公侯伯子男亦建常但以不稱大為異秋官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是即所謂龍旂也而通

以常名者殆亦以其文有日月故爾司常職日月為常取恒照之意日光屬陽月借日以為光則猶是陽也此足以稱陽矣至其有別於大常者蓋既以斿之或九或七或五與天子之十有二斿不同又其旂雖稱龍王制三公一命卷朱子以為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然則龍旂之辨諸侯與天子異者當亦爾也小雅夜如何其篇但言鸞聲不言和若和鸞取其相應豈宜舉一而遺一哉蓋以鸞名鈴者其意貴其聲之和故亦稱和鸞不得遂指為二物也彼曰鸞聲此曰和鈴文法雖變而義則相通以聲為鸞聲聲當和鈴為和鈴鈴必鸞耳央央須聯下鞗革解乃得之鞗革即韓弈所云鉤膺鏤錫也鉤馬婁頷今俗稱兜口膺馬帶當胸者看前漱是已鏤錫蓋刻亦金以為飾也銅為赤金本革著其性秉陽故質剛戾與錫義正合玉篇鞗亦从金作鋈轡首銅也掾此推之鉤屬於轡膺屬於鞍皆以革為質者於是有鋈錫以飾之而其革乃別之為鞗革云鞗

革之爲鈎者在馬頷下爲之置和鈴於其中馬鞗革之爲膺者在馬胸前亦爲之置和鈴於其中焉央之爲言宋也盖謂央央則以和鈴有而而皆居鑾革之宇用自是而馬行則鞗革動鞗革動者和鈴遂同以鳴乃復開其有鶬也不然八鸞鶬鶬見商頌是鶬之爲鸞聲不可易其鸞即和鈴也若舍和鈴之央央而泥鞗革求之從何得其有鶬也哉再按覲禮言諸侯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車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得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衣曰韣教氏謂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則知此稱龍旂陽陽即屬儀禮載龍旂弧韣之文矣至其聯言和鈴央央鞗革有鶬則復明諸侯之乘墨車者幸制雖從降屈而馬飾不必肖減是又以補儀禮之於所不具也休有烈光承上曰求厥章謚蓋辟公之載見辟王者既以告聽事而曰求厥章矣於時辟王亦必辭於辟公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寧安也歸寧則爲依由是

出自屏南適門西先之肉袒者襲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勞者勞其道勞也則蓋有以見其休矣然皆由辟公之告聽事而無事故然大有事有爲罪罪與功反烈功也今辟公之有烈光但見其功而不見其罪以是徵其無事盖非尤大彰明較著者哉烈光與末節烈文義一串周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諸侯亦有常辨詳上文龍旂陽陽句常非大常並蒙日月爲常之義則謂諸侯有功皆得自銘書於其常耳銘書則有文是稱烈文銘書於王之大常亦自銘書於常則其文與日月同光也是稱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集傳昭考武王也

管見常祭當徧羣廟此獨主昭考言其非常祭可知攷覲禮之於諸侯饗禮乃歸饗行於廟成王覲諸侯在武王之廟則其饗諸侯亦在武王之廟矣惜是將饗諸侯及觀其先必祭武王而使當饗之諸侯從之此之謂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耳禮缺度當與月祭薦新之類同皆不祭也必先祭而後饗者覲天子視學養老先聖先師在焉亦必命有司與秩節而祭之然後適東序行養老之禮說者以爲激所本也然則此言成王之饗諸侯而有事於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其爲欲所本之意可推見已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管見天子燕諸侯則膳宰爲主人不親獻饗禮重必天子親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是謂成王之天獻諸侯既祝之而即有以勑之蓋如此壽不可臆度徵信於眉故每稱眉壽介從介蟲之負介借意謂加諸其

身耳有所恃而用之爲以其中已含獻酬意在此成王初爲諸侯祝也永言謂訓辭以其可久故曰永永言能使諸侯藉以有終豈非保之也哉永言之言爲何言言思皇多祜也思爲心之所念皇與幽風四國是皇之皇同恐意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毋敢不敬戒國有大[illegible]其詞嚴矣至小雅桑扈王燕諸侯而親命之則不[illegible]毋敢不敬戢而自不戢不難不曰國有太刑而曰受[illegible]不那語皆蘊藉則立言之體固然其實戢亦敬貌難有戒心不受多福則即於大刑也於職方氏之意未始有損若此所稱思皇多祜者又當饗諸侯於廟之時視燕爲尤王言復從簡而義亦該括蓋思皇者即戢與難之心所遍積而成祜亦爲福多則所以稱那也獨蒙桑扈之擧言者轉而正言之耳此成王卒爲諸侯勑也秋官大行人職云王禮賓於廟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illegible]賓酢王也則饗禮之有獻亦有酢可知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

于純嘏是又謂諸侯之酢成王既頌之而仍有以勉之蓋如此多福即下純嘏是已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如小雅楚茨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此大義也嘏兼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以純嘏稱焉嘏之長大皆福也以純得全豈不謂多乎哉綏訓安當據周書大誥之稱綏予曰立解謂以言安之耳而其安之則以多福此諸侯初為成王頌也前言昊天有成命篇曰於緝熙字從世緒言熙字從治象言謂周有穆考之丕顯復有昭考之丕承是為宣重光也至此篇稱緝熙者屬諸成王則亦期於繼序其皇之實有以覲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耳緝熙自王純嘏自天緝熙之於純嘏理實相因則作王使緝熙有常而其於純嘏亦靡不有常者故曰俾緝熙于純嘏俾之言使其所採當如之何更於昊天有成命篇求之曰不敢康曰夙夜基命宥密曰單厥心肆其靖之則緝熙之所由來在是而純嘏之所由來亦在是矣此諸侯卒為成王勉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管見〕武庚以叛誅商無主後於時商之先祖自成湯至于帝乙其主必遷於鏑別為廟以罷之周素知微子賢先紂未亡而行遯至是乃使人於其遯所求得之將封之宋以續商祀故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謂商祖之廟作周說者非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集傳〕客微子也

〔集說〕何氏楷曰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

〔管見〕下章乃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則此稍有客有客者蓋於其將至將使人迓而勞之故不覺其辭之丁寧如此亦白其馬言微子守其殷尚白之舊如衣服之附在其身固以白也雖馬亦必然則將有馬不白而皆不欲苟於乘者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萋為草棲於地之象此借言微子不安其居而藉草以處如遺喪然耳喪禮寢苫枕塊苫編藁為之草也春秋傳又云寢苫枕草是用草者枕亦有時同矣且與鄭風匪我思且之且一義哀聲也即哭之替字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又云有火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厭冠喪冠也先人之室則宗廟是巳此微子之來見祖廟以商之淪喪至使武庚封國不得少延其祖自咸湯而下皆無主後而借憑依於周此豈只國亡大縣邑與夫火其先人之室之比哉喪冠不巳而加之寢枕用草以同於喪次閭其宜也以是而將之以哭其涕淚不可止矣又何三日之足云此之謂有萋有且也與款當

讀去聲音對天官九嬪贊玉齍注玉敦受黍稷器以玉飾之敦亦有瓦敦見士喪禮此稱敦琢琢者治玉也則其不為瓦敦而為玉敦可知禮器圖敦有首有足其中為容則身矣太概有人象焉故借以喻其旅又其旅皆在廟亦於物取諸廟器為獨近耳旅屬微子之從者言稱旅不一人也廟時微子初入周未始封宋其恭不得以細大夫目之然取象於狀琢者謂其旅一皆亦白以崇殷尚並如廟器之有敦特琢玉以為飾而其色白云罽猶鄘風君子偕老篇一曰玼兮玼兮再曰瑳兮瑳兮並以玉色為衣色作形容語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集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管見〕宿不一宿信不一信此微子之既來得見祖廟不能忍而去之也前章言有萋有且即在此宿宿信信中

矣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是又於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之後轉叙意之求微子於遯所恐其卒莫肯來而以閒他走耳言為肯命使者之言縶其馬若度微子之不習從行並雖行而不遠終可追也何以必授之縶慮臨時無可求索亦計事之周固然授不必親令取諸校人之屬而與之可矣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管見】縶其馬而微子復行故追之小雅出車六月篇於伐稱薄傒是薄為行師之名皆惟敵是求之意彼追之者之懼失微子其情則然故曰薄言追之耳追之既及則從而左右綏之綏慰止也不直其前而於左於右使者之謹蓋如此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是則於綏之之時撮舉其致詞之大端也吳語令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注以淫為僭周書大誥稱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又稱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著武庚之僭也是謂淫矣天道福善禍淫周不敢閉於天降威用興師東征夫不既有淫威也哉然威之所加只一武庚其餘若頑民之為殷庶者不得謂其是善而非淫也周不救而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於洛使皆得以宅其宅而畋其田則其降福亦孔夷矣夷平也甚之曰孔夷所以象其廣博云爾夫綏之者既表周之矜念殷遺不以威逞而受其福者實多言下便見微子之賢而不入於周其不為身求福可矣至商之祖廟在鎬將以無主後而不獲祀亦能不為先祖徽福於周乎自是而微子乃來以欲見祖廟而來也序辭闕其微也

武奏大武也

【管見】大武成而奏之此特總叙人意以明武王之武功要亦本文王之文治耳春秋傳即指為大武之樂章者太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集傳】於歎辭遏止劉殺也

【管見】於皇武王無競維烈皇為日象加於宇者不盡形容也武王之烈周書言光烈言大烈其光大亦如日然可不謂於皇也哉無競如牧野之役殷淡倒戈其明效已至其所以無競則又非肇自武王而實以丕承文王也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未嘗無武功者大雅文王有聲之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非其尤著者乎然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則其武功亦歸於文治夫乃益知文王之為文者允矣其文也勝殷遏劉即無競注觚以競勝者多殺傷其劉不止無競而勝殷則兵不血刃有不禁其劉而劉自止者矣耆訓致殊費解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則耆者指使之義而讀則指音即以明乎定爾功者惟其所指無不如意亦可也爾彼稱謂其功之無競若彼耳以此言之則武王以武功顯四方猶夫文王之以文治為武功也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實克承厥先矣作大武之本旨斯其概與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管見】廟為統辭曰嗣王則其朝于廟者特指武王之廟言之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則成王可知矣故武王既沒成王非以祭薦而入廟即象生時之朝於寢門者名之曰朝耳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

克孝

〔集傳〕予小子成王自稱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管見〕閔予小子說文閔痛也遭家不造與下訪落小毖之稱家多難一意皆暗指管蔡言造訓作訓構昔文王肇造區夏此為厥考作室既底法矣管蔡亦為文王之子乃不若武王之率為救功以並受此丕丕基是則厥子乃弗肯堂也矧肯構乎後莫肯構則前之肇造為徒作耳故云不造嬛嬛言孤也父沒則子孤小雅每稱憂心孔疢則以居憂為在疚可矣成王未免喪而遭管蔡之流言倡亂故朝於武王之廟而自痛其孤如此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其意正以武王為管蔡作反照也蓋管蔡之世未終而孝先竭成王有不可明指者只以永世克孝歸武王而今之遭家不造其為管蔡自見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集傳〕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

〔管見〕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申上節於乎皇考永世克孝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此起下節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維之為言防也武王念茲皇祖而即得見其陟降庭止者要以夙夜敬止為主故其因成王之紛示之防以維之亦惟曰夙夜敬止而已兩止字非語詞陟降庭止止而不去夙夜敬止止而不遷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管見〕皇王只指武王言之成王為元子宜嗣武王是稱繼序然武王未受命而沖子屬當承此無疆大歷服則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也故每思之而不忘耳何以見其思不忘如上言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忘成王即得體其繼之之心而有以默然之矣乘於此[illegible]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言外亦見管蔡之不能與武王同一心也及嬛嬛在疚而朝於廟固終望武王之繼序思不忘者為之保明其身也已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管見〕嗣王謀於廟者謀東征也何以謀之謂卜耶周書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又云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謂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矣也此成王所由決於東征也與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集傳〕訪問悠遠也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

〔集說〕許氏愼曰汎謀曰訪徐氏鍇曰[illegible]廣問於人也○孔氏穎達曰上言昭考下言皇考皆斥武王也

〔管見〕訪予落止率時昭考凡室始成則落之以落成得定其居是為落止其義蓋蒙前篇遭家不造生出造者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乎如是而落止將無日矣成王弗敢棄基而訪之所以謀於人也而其時則雖有舊人為考翼者亦復以艱大而不無異議故惟主於率時昭考而已率循也大誥云寧人有指疆土指定也言率循前人之功當有指定疆土之理是所謂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悠从攸从水行貌其遠義取此大誥亦稱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不能不有於乎悠哉之歎矣曲禮五十曰艾方言凡尊老謂之艾人爾雅釋詁艾歷也言長者多更歷也然則朕

未有艾即諸予惟小子耳將予就之就訓即訓從言可訪之人以將即而從焉以圖共濟不欲俾予坐歎莫為於乎悠哉已也繼猶判渙則固有不終就之者大誥言肆予告爾友邦君越爾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夫吉卜而欲違之是不以卜斷而別自為斷也豈得謂非判與然如是以判乃皆以為不可征而不欲從征其就之之心不固亦遂見其渙矣何以判渙成王知其所由然者總以朕未有艾故爾乃遂揭其隱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維思也判渙者旅之也雖作於外而覺端自家兆之則其難非出一途故特以多稱說文堪勝也度其未堪則雖不直謂不堪亦終疑小子之未有艾即欲幾於艾者之能堪而猶未也彼心之所維若是夫安得而不判渙哉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紹庭為統稱祖廟之辭以其纘承有緒而謂之紹

耳厥家對廟言之人君沒而後入於廟則生時之亭寢為其家矣上下陟降並屬皇考之靈說蓋成王將有事於東征欲皇考於紹庭而上下之得以受命於祖即復陟降於厥家而以其受命於祖者默啓予小子也序稱嗣王謀於廟其謀正從此二句見之休矣皇考休與難相反大誥言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則知皇考之承休者已久又言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則知皇考之延休者正長也豈以家多難而遂不克敉寧也哉以保明其身以與倚義近猶俗稱憑仗云爾大誥言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則有頼於皇考之保其身者既切又言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則有頼於皇考之明其身者更殷也以皇考保明其身是東征之役所得信為我有大事休者即藉皇考之休以為休惡得以小子之未有艾所疑其未堪耶敉寧武圖功亦彌矢於不卬自恤可矣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管見羣臣謂王朝之臣即大誥所稱尹氏庶士御事是已其進戒者非他以殷之蠢動而王欲東征則皆與其庶邦君同稱艱大而不可征耳詩屬嗣王答羣臣之辭序稱羣臣進戒嗣王者著其所由來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管見敬之敬之勗羣臣也大誥之有事於東征曰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又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是乃成王所自為敬之敬之者故即舉以為羣臣勗使得易其艱大不可征之戒心耳天維顯思維屬也猶眷注之謂顯思者何如大誥一稱永思艱再稱朕言艱日思皆成王念天下之鰥寡可哀即欲成

寧考圖功以期弗棄基也豈若殷之逋播臣特事下腆紀叙之陰謀哉殷為陰謀則周為顯思矣陰謀誕而不軌顯思恭以行罰可知為天所屬而得邀其眷注者不在殷而在周也命不易哉易為更易之易大誥言天休于寧王克綏受茲命是明定命之不易也故亦即為成于艱大不可征者指其迷曰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陟降但指羣臣進戒者之陟降于庭說非謂天之下臨也羣臣不兼言邦君則所稱厥士即大誥之庶士多士云爾按大誥於邦君而外或稱尹氏庶士御事亦或只稱庶士御事不稱尹氏或稱多士尹氏御事又或不稱多士尹氏只稱御事則知此以厥士為羣臣統稱其亦於尹氏御事無不得該之者厥士之陟降以進戒而陟降於庭庭不即茲而是耶以茲而仰天天似高高在上矣然天之光萃於日日監在茲莫非天監在茲也惡得曰高高在上乎拔成王之言此亦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非取必於杳冥莫可

窮極之域也天之降監于小子蓋常目在之矣乃群臣之進戒者獨凛然於艱大不可征是直以畏人而忘畏天也可乎哉敬之敬之群臣其共勗之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集傳 將進也仔肩任也

集說 嚴氏粲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

管見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此維字訓思以還自圖度言成王顧命稱在後之侗侗愚也與此稱不聰一意止同趾觀昏禮布衽皆北止可証又顧命云思夫人自亂于威儀亂治也玉藻之九容以足容重先之則敬止正其得力處矣與不聰朕稱者成王以為予小子之不聰不免於侗特夫心於敬止得不失為侗而愿愿而恭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先明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此言就將就即謂其就外舍就大學也至於將之為進只觀由小藝而大藝由小節而大節亦漸見矣日月字雖分貼以合看為得日就則無間日月將則無虛月其就將如是所謂敬止者於學徵其實也以故日月之光明相繼而生為緝熙其學之日就月將亦因日月之緝熙以漸即於光明是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耳至此則所謂不聰者以敬止而就將不已亦由學之有得以庶幾於達與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不佛學記云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佛並與拂同戾也大誥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是謂佛時佛字不讀弼訓輔亦通又大誥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不卬自恤

是謂仔肩明乎佛時為天之闘遠乃亦實我成功所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此詩示字亦主天說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其在人隶之為德而見於行者稱顯德行天於何而示之成王以為即此佛時可驗矣蓋佛時為民不靜之時是當念天下鰥寡之可哀也即為示我以仁佛時為有大艱于西土之時是當即欲成寧考圖功以期弗棄基也又為示我以孝仁與孝非所稱顯德行乎此不敢不仔肩以承天道之至教者夫安得因翟臣之進戒而坐誘於艱大不可征哉按成王之子肩亦正由敬止得來就茂處求之人固未有立脚不实而其身能負荷者又前言顯思與此言顯德行其義互相發也蓋不知德行則其思必曖昧而不明惡乎顯若不知有思則其德行並歸於忽忘而不覺又惡乎顯哉

小毖嗣王求助也

管見 毖為慎義見本篇然曰毖後患則必東征告成事之時也周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喜可知已乃成王於東征告成事之時特云予其懲而毖後患以是能處大功以小心也故序加小字稱小毖解者須以周禮所稱大獻作襯始見本篇詞旨有着而於序加小字稱小毖者亦得所由來矣至小毖之為嗣王求助並須善會之一泥看便失本意其說詳詩句中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集傳 懲戒毖慎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

集說 郭氏璞曰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陸氏佃曰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

桷如鉗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剌襪然故又一名襪雀

[管見]昔成王以殷畔用師序於前篇稱羣臣進戒嗣王者戒其艱大不可征也及是師將大獻其先時進戒之王羣臣必復相率以上賀矣故成王以為此東征之役克協吉卜以奏教寧予敢喜而居今功乎予其懲而毖後患耳而羣臣方以為賀夫予所求者惟是予懲而羣臣亦與共懲予毖後患而羣臣亦與共毖以此助予可矣何賀為詩詞發端之意盖然可知序稱嗣王求助亦主於求助也為不受羣臣之賀因轉而求助云爾毖為忌後患則其懲為懲前患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此喻言所當懲也荓本荔草名根細長可為刷俗稱鐵掃帚故於從去蜂者曰荓蜂取掃有除之務盡之義本立載蜂王無毒有似君德窠之始營先為一臺以居王羣蜂擁之如衛王然王所在蜂不敢螫類遵法也若人其王則衆潰而死亦幾於能守節義矣自求辛螫即謂有荓蜂者而失其王其衆因以潰死有如此故成王借明武庚之畔盖以予周衆之從王比於蜂因即為荓蜂之謀而欲使之自求辛螫以俱斃也今雖莫予能然而一還念周邦之經此大艱人其可以不懲乎予其懲矣羣臣豈得不為之共懲以予助乎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則為宜毖後患作喻言耳桃蟲為鷦鷯其以善巢穎巧固已本草又言小人畜馴可教作戲舞也拚以拚本字音卞宋書何承天傳歌拚就路注手舞貌人以手舞鳥以翼舞是知於桃蟲言拚飛即指其能戲舞言之爾時亦足信其畜之既馴矣所謂肇允者以此然桃蟲之實維鳥也凡鳥羈則附縱則颺在今之拚飛雖似聽命於人豈遂忘拚飛之維鳥其性終不能以依人而不背哉故成王復借以明殷之頑民遷洛邑者非不覺其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要亦桃蟲之拚飛而已其翼不可翦卒難定其拚飛者之不思奮飛也一旦不靜即復於周邦為大艱人念茲後患其可以不毖乎予其懲而毖後患矣羣臣又豈得不為之共毖以予助乎予恐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此復於所懲所毖之外還自傷其遭家不造辛莫能為親者諱之也故稱又焉本草言古人種蓼為蔬故禮記烹雞豚魚鼈皆實蓼於其腹中而和羹膾亦須切蓼也後世飲食不用人亦不復栽性辛溫無毒孫思邈曰黃帝云食蓼過多有毒發心痛然則此稱集于蓼者殆以集為過多之象其病當發心痛因即借以明其未堪耳盖成王以為東征之功雖成究何解於家多難哉如殷之小腆誕敢紀其叙既知我國之有疵矣即武庚之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焉此予實念之而心痛有與集于蓼無以異者其何以堪之興言及此在羣臣雖甚愛予固莫能代予心而分其痛也夫豈若彼懲者可共懲毖者可共毖猶得求羣臣之助以寬予乎夫羣臣愛莫予助以是弔予可矣慎無倡言賀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蘇氏轍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管見]祈社稷序上春籍田說下則蘇氏指王社言當從之春籍田而祈社稷古之所以重農事也頌意只在篇末振古二字振者能奮起而無廢替云爾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集說]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粹中曰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者○嚴氏粲曰專言新墾之田其用力尤難故也

管見國語王耕籍畢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則知此篇首稱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正以明土之備墾也兩載字並訓始澤澤即讀宅音亦通國語太史告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注膏潤澤而其動潤澤欲行也土至是乃可耕又小雅信南山言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則是耕事之方興本以土膏動而潤澤欲行復以先冬積雪方釋及春初之始雨水亦應其時於是天膏合於土膏而潤澤益欲行矣故見其耕之澤澤云夫載芟載柞此前臣工之所謂新畬也而其耕若此則凡久絕闢治者可知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集傳耘去苗間草也畛田畔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

管見人惟一不得稱耦有兩則稱之至於千亦通稱之非必以二千人為千耦也且千之數亦大概指其多言以為必無贏縮猶失之泥集傳耘去苗間草也是矣但須識得此所謂耘乃耘麥耳麥稱宿麥多於隔歲之秋種之故月令云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夫既於隔歲秋成時勸種自當於今歲秋耕時趣耘詩與禮固互相足也徂隰徂畛此正言麥之當耘其有雜於千耦附以徇而趣之者蓋如此原高平之而隰下濕徂者既不以下濕而有遺矣至於野之境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千夫有澮澮上有道百夫有洫洫上有涂皆視畛為加廣乃徂者之徂隰無異於原而其徂畛也亦即無異於路與道涂矣豈嘗有遺也哉按國語言耕籍之典稷既徧戒百姓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此似專為耕而期土之備墾也然同此一徇時則並有為麥趣耘者焉故是篇既言載芟載柞其耕澤澤亦遂聯言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也與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管見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即謂徂隰徂畛以徇之者主伯亞旅次其官彊以則在官之徒從耳非其耕其耘之衆也侯本射的當徇者之來其為主伯亞旅以及彊以衆皆能辨之而注曰馬此正與射者之視的同故聯用侯字國語言民之大事在農故后稷為大官其徇也后稷在農師農正之後當其三注云后稷農官之君君為主義是稱主者以屬后稷耳至其自四徇以及於九則有司空司徒太保大師大史宗伯師保係公位冠於卿是當為卿之長司空司徒宗伯在六卿分職之中各率其屬則為事官教官禮官之長太史雖下大夫屬於宗伯以掌稽天道亦為史官之長然則於官之長者一皆以伯為總稱可矣亞旅見尚書亞貳也旅衆也農官以后稷為主農正農師屬焉故農正先后稷而再徇農師又先農正而一徇也國語注云農正田大夫后稷之佐是貳之矣所謂亞者指此又云農師曰為上士士視大夫為衆則知稷既徧戒百姓乃命其旅曰徇即亦即以是農師為旅也主伯亞旅之徇必皆有徒從其徒之盛者平時率為武夫前呵夾道而疾馳則得以彊目之以所左右也天子之左右攜僕皆分爵秩則公卿大夫之有從雖本賤並得因侍左右以增其光耀也而所以亦大著矣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徇者之徂隰徂畛嘗至饁所不令其輟食而驚起也則見有嗿其饁或放飯或大嘸皆不復有所瞻顧耳士為男子之通號以婦配言則與稱大婦等矣其婦行饁其士即

在有嗿其饁中也何以言乎思媚其婦哉以婦不習見達官貴人故因徇者適來而謂其婦無畏而避之但依我而已是其心之竊自圖度特欲為蔀屋裙釵宏以朝廊縉紳之大觀也非思媚而何於是其婦如其士言則亦有依其士矣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集說 鄭氏康成曰實種子也其種皆成好含生氣

管見 此四句專指籍田之播種言禮記天子親耕於南郊為籍千畝故知詩中稱南畝者皆籍田也有略其耜非耕具乃播具耳其器如丌字丌音姬以木為之上横者與人腰齊其下兩柱着地端皆有鐵長四寸許若足之着屐然柱間為木箱盛種子箱下作為角形岐出類魚尾角杪皆有小孔着柱搖之則子自孔中依柱落以

牛牽之每牽一過其柱端鐵前銳能劃土成左右兩行與耜之用同故稱耜但以其耜與墾土之耜較之此為用於少而入土淺因特言略以示別焉俶載南畝俶如俶裝之俶整也所以理其器載以容受為義即指其器之有箱以貯子言所為播厥百穀者如此百穀為種穀之嘉號祝其種一而獲百云爾實函斯活斯為析之雖分也若甲坼是已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

集傳 綿綿詳密也麃耘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厭以饜足為義○何氏楷曰木過人者謂之傑故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於衆苗也

管見 行之通為達以驛驛稱蓋謂徇民田者如國語所言農師一之以至宗伯九之其先後之相踵於道有如

置郵而傳命然也於時民曰之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亦與南畝之為籍田者同而其苗之既生即早覺其機之不可遏是則見為有厭其傑矣厭字重著其各足也當苗之長已齊於人則若儕任相埒不復有傑之可言矣此又當有事於耘以視前之及春耘麥時異而功則一也故以綿綿其麃總之按麃本獸名麞類麢膽白性怯人心粗豪者服之能致小膽此於耘為宜蓋以耘主除草一涉粗豪則足以傷苗耳耘之以麃為異稱者殆為是與又按前言千耦其耘指人說此言綿綿其麃指事說人與事相須雖分見亦互足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集傳 積露積也

集說 何氏楷曰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廩自有次第

管見 載穫濟濟載以車載也小雅甫田所稱千斯箱者即此濟濟流水貌載穫者車如流水故以為濟濟云有實其積凡穀之露積必聯稾僉主之積稾多子少則虛而不實也此當以有實別之萬億及秭風俗通云十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則及字所該者兆與京耳為酒為醴酒甘濁而不泲曰醴為造作也有以釀酒醴則饔飧之給足自見烝畀祖妣烝訓進謂酒醴之獻於祖妣者畀訓予謂以酒醴之酢自祖妣者特牲少牢禮皆有獻必有酢則得以烝畀作獻酢瞽字觀矣按此只主民之修嘗祀言如楚語觀射父曰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其斯所謂烝畀祖妣者與以洽百禮百禮謂蜡禮也蜡舉於夏正之十月以索饗神

之有功於秋成者計自孟秋以及孟冬約百日故蜡為百日之蜡而其禮亦曰百禮蜡以祭神田以勞農而休息之於是乎有蜡飲饗與飲皆有需於酒醴者何以言洽以四方年穀順成八蜡靡不通則見蜡之澤在一日而其沾濡優渥者備四方亦實足徵其以洽百禮也已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集傳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管見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亦蒙前酒醴說。但一本其穫自籍田者為之耳。籍田千畝之入。為酒為醴。其一也。以供郊廟百神之祀為主。是固不待言者。言其餘之用以燕享賓客。共養耆老可矣。飶蓋蜜字之別出者也。必從蜜省。其偏旁作食。亦與餳飴一例。其為蜜無疑。後人有七字句云。不放香醪如蜜甜。是足証其與酒醴合矣。又本草言蜜以蜜成。故曰蜜。作蜜者蜂。蜂有禮義。故謂之蜂。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是矣。夫地處於密而其合集者。復有君臣之禮。則於燕享賓客之象。亦彷彿遇之。固不獨以有飶其香為酒醴作形容也。其曰邦家之光者。天子以天下為家。故稱邦家。夏官掌客之職。凡禮賓客。凶荒殺禮。殺者從省約。不求豐飾。則惟禮之有隆而無殺。是為先矣。崔氏四民月令云。正月之旦。潔祀祖禰。進酒降神畢。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輕身耐老。則此於酒醴稱有椒其馨。已與下文胡考之寧關會。非通詞也。胡考胡字。當從黃耈黃字索解。蓋黃本胡光切。方音有止得其半而呼胡者。詩中以黃字易兕耈字稱黃耈。以所字配考字。稱胡考。乃文法之變。固然。禮記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不惟飲也。然先以饗燕而後食。食亦以佐飲而致其養耳。鄭氏康成曰。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養道備。而所謂寧者。乃益信也已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管見 匪且有且。兩且字宜讀疽音。作歎聲解。有與有年之有同。夫穫時為農夫之慶。不當歎也。何以且為。故曰匪且。但當其穫多而有為大有。則不圖有之至於如茲。也乃轉以慶之。至而歎生焉。亦不禁其出於且矣。故曰有且。匪今斯今。斯字與前實函斯活之斯。在本句各有指屬。而其取義於分則一耳。昔者周飢。克殷而年豐。酌之二章稱綏萬邦屢豐年。所謂自古有年者。此其實矣。不可概於今也。故曰匪今。然今之承古。可云自古有年者。亦可以云自今有年。則是今與古分正。復各見。而不稆掩矣。故曰斯今。振古如茲。振字說見前。古之時。王事惟農是務。春藉田而祈社稷。所由來亦足徵矣。其在於今。能力行以修先王之緒。而無棄其大功。是謂振古。夫有以振古者。即其春藉田而祈社稷。固已忠於民而信於神。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而神降之福。亦可必其

穰穰而簡簡也。故匪且有且。所以如茲。其有者以振古則如茲耳。蓋振古則今猶之古。古如茲。今亦如茲。此其所以匪今斯今也夫。

良耜。秋報社稷也。

管見 前篇言春籍田而祈社稷。則此稱秋報社稷者。亦主報籍田之社稷言。古之人有祈必有報。其因農事之成。以答神貺。早立常典。於不易也。故周之因秋報社稷而作頌。頌其有以續古之人耳。篇末結語。正作者之意所在。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管見 畟畟良耜。載芟篇有略其耜。一器也。於播種用之。畟畟字下从夊。夊。楚危切。音衰。行遲貌。說文。夊。夊象人

兩脛有所蹕也彼播種之器以木為之其狀如丌字則兩柱猶之兩脛柱端着地處有鐵長四寸許類足之蓋屢然以為有所蹕亦正合也然則此稱畟畟良耜殆以其字从夊有足以月其形故爾且夊上从儿字頭以由田著其地之所資其八字分岐並與柱間承子之箱以丁為兩角者同也良為善稱善其播種之莫便利於此至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說見前篇按此從籤田之稱南畝者發端而其百穀之既播則生已如此則民田卒猶足矣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集說 許氏慎曰周人謂餉曰饟

管見 或來瞻女女當為男女之女即載筐筥以饟者瞻省也省其饟也國語言徇農於耕曰農師農正后稷曰

司空司徒太保太師太史宗伯凡九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小雅甫田稱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又稱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曾孫者王也於藉田之饁者如此則其大徇民田可知以此推王以下之徇者遄出其因女之載筐筥以饟者而來瞻之固其所必有矣特不能專所指屬以為稱名故曰或馬載筐及筥器不一則女之饟者亦不一矣其饟伊黍黍為稷之黏者與稷之有稻同以供口實但於蒸餘衰稷為宜非常食所具其饟有之者蓋黍熟最早春種及仲夏則登故特借饟指出見民田之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與藉田同時並生者距今未久而其新登之黍已先入筐筥為之饟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集傳 趙刺也 薅去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荼織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又釋草云薔虞蓼孫炎曰虞蓼澤之所生故為水草

管見 前言其饟伊黍黍登矣黍稷一類固當於仲夏同登也其他穀皆秋熟如月令言孟秋登穀天子嘗新及仲秋嘗麻季秋嘗稻是其定候矣中間惟季夏之月析事畢穫事未興農似可以少休而正未得休也月令言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則此所稱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據月令解之矣糾為合藪指呼集其侶言伊彼稱於彼相糾而以其笠自隨主於擧纂亦並為大雨備也鎛鋤類所糾者率載笠而荷鎛以出其用鎛時不相代亦不相擾故稱斯凡詩中斯字名作分字用之趙一作趣肖从削之省耳集傳趙訓刺者以此儀禮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注以剗除為刺此正所謂薅也荼即苦菜之野生者屢見國風可不必從釋草所指委葉以亂其名又蓼類非一孫氏炎專屬虞蓼亦泥益其謂虞蓼生澤中為水草者亦非鎛之所能及云且余蒙燕雜之地必屬本不可墾故薅之其用將變以水火即於來歲之糞田疇美土疆為先備也不得誤作耘苗看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管見 前言以薅荼蓼指今之初薙者說此言荼蓼朽止指昔之久化者說須辨之列子周穆王篇饗香以為朽仲尼篇鼻將塞者先覺焦朽是朽有去聲同與腐氣也據以讀此詩朽字則下言黍稷茂止朽與茂韻亦味止為已義朽止茂止猶言朽已茂已也已然者有可驗求然者不可預必乎至其穀不及他而但擧黍稷此特憑籍田以例民田切指薅荼蓼之宜乎汲汲耶籍田以黍稷為事如小雅楚茨稱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信南山稍

黍稷或或甫田稱黍稷嶷嶷皆以籍田為也是足取以証已發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並承上黍稷言挃挃字从至从手即俗稱到手云爾穫意也一作挃明所穫之物為禾一作銍明用穫之器為全合并觀之其義皆可通者生民篇曰實穎實栗栗本果名中實故取以象穀之不秕也凡積皆連藁子未脫其中絕無秕者相雜以是為栗栗耳與前篇言有實其積當同獨文法小變而已崇為積之而使高如墉云者如彼溉之先作基而後成者雖高而不危也集合之謂比以有次則見積雖連藁而藁不亂一如髮之受理於櫛然故言如櫛以貌其整焉以開百室百室謂甸徒之居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徒三百人又其人皆有婦子見本篇以此通計非百室不足以容之并百室以耕耨王籍黍稷其首種也首種登則他穀將以次登是不為神倉之斂開其先乎然計及於百室其有待於盈者亦即自是開其先焉故於此曰以開百室而下即

總之曰百室盈止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集傳]盈滿 寧安也

[集說]何氏楷曰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

[管見]按甸徒三百人聚其婦子以居為室百百以身屬甸師而耕耨王籍所入皆歸於神倉則百室必授之於田也不然其盈止何以稱焉盈止盈已也前著其盈之方肇則曰開此著其盈之有成則曰止於時農事備矣當季秋之月月令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則婦子之寧止可知寧止寧已也及兄而其報社稷之祀嘗舉矣故時犉牡有捄其角此正序所據以犧秋報社稷者天子社稷皆太牢故用犉牡爾雅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犉七尺又正字通謂犧取醇色並於犉字合當從之舊指為黃牛黑脣似泥小雅大東曰有捄棘匕又曰有捄天畢捄从手从求就棘匕之載牲體於觜取意也其能載以有义狀故畢星如义亦曰有捄此牛首戴角其狀分張與义無以異並可以有捄言之毛傳謂社稷之牛角尺孔疏引王制賓客之牛角尺為証雖非正文而其說近之蓋以此稱犉牡者苟非其角長尺則亦不見其為有捄耶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似肖也續纘也其意與儀禮所謂象賢繼世同人非象賢不可以繼世故然似而後能續也禮記祭義禴於先祖一作先古則此云古之人者即指其先祖言報祀社稷之典不始於周而其殺時犉牡有捄其角則自周有天下屋勝國之社稷而創罡之乃於籍田中亦有是秋之報祀也

絲衣繹賓尸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天子諸侯禮又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管見]繹思也如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已按祭之致其誠信忠敬總以思為之始終故祭前有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於是當祭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若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則謂之忘本是足知祭之明日而為繹祭正欲有以用其思於祭之後矣但祭不

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體此以舉繹祭雖求神之心無已要不敢更瀆室中之主也故祭於祊耳祊因廟門外而名之賓尸亦自入門始故將賓尸而先求神即於門外西塾為虛位設饌而祝以為神無所不在而思於是屬焉此之謂繹其禮蓋極簡既畢則徹之以此日主於賓尸非正祭也且賓尸之時尸入則其思即移而屬於尸如篇首稱絲衣其紑載弁俅俅作本先日正祭象禘之狀而思之猶覺其儼然在目有如此故知序不但曰賓尸而曰繹賓尸者明乎祭祊為繹賓尸亦為繹也云爾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集傳〕載戴也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

〔管見〕禮記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純或讀緇桑言絲由蠶出則純服斷為絲服讀如字無疑又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注謂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五冕與爵弁服以祭而用絲則知此稱絲衣者可作冕服言之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注言弁者古冠之大稱疏謂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並云夏收殷冔周弁皆祭冠也則冕亦得稱弁故云古冠之大稱是又足知兩絲衣而及其弁者可作冕服之冕言之矣春官守祧之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稱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言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探是以推詩於繹而賓尸其發端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謂其思先日之正祭尸服先王先公之袞冕鷩冕以象神有此狀耳紑同罘音罘亦从不絅屬也唐風言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衣不安則其身有如紾之者然與網意相比故曰紑絲衣為先王先公之遺衣服因祭欲象神而使尸服之固宜有不安於身而以其紑見也弁不曰戴而曰藏幾疑於皆莫能勝亦不安之意以其弁為衮冕鷩冕皆遺自先王先公故爾俅俅字从人从求左傳三將求於人必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則集傳以俅俅為恭順貌於字義正合但須從載弁而不安以想其恭順乃得解以上二句正見祭祊之與賓尸為兩事而統名為繹則所以用其思者同也故於尸雖賓之而仍神之其所見與正祭時不少差耳不然賓尸則尸為賓其象神之服以當祭授自守祧者至祭之明日必已歸諸守祧而藏之矣烏覩所謂絲衣其紑載弁俅俅也哉自堂徂基堂廟堂也即賓尸之處觀少牢禮所見舊因祊在門西遂謂堂為門塾之堂者非是少牢賓尸禮有司徹埽堂注云為賓尸新之也大夫賓尸與祭同日猶有事於埽堂則天子之賓尸在明日其必埽堂可知堂之前為門門有基即來有埽堂而不埽基者埽說當以告而在天子尤欲親視其所以新之也則見其自堂徂基矣又少牢賓尸既埽堂司官攝酒乃挾尸迎卒揖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初雖言大夫賓尸即用正祭之牲天子禮大則明日又別牲牛人職共享牛求牛享獻也所以祭求索也所以繹也夫天子賓尸用太牢既別牲則必有為之視牲以告充告備矣乃天子亦必加之親視此則所由繼稱自羊徂牛也大牢牛羊豕皆具不及豕者少牢首羊太牢首牛耳必兼羊者郊用特牲有牛而無羊犧羊牛乃見其為太牢也士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褻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可知天子賓尸之別用牲者既[illegible]視牲亦即因之親視牲鼎矣以故自羊徂牛而其徂之所以更由鼐鼎以及鼒也周官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謂牢鼎九陪鼎三牢鼎為正鼎則以正者為大

陪者爲小可矣但周官亦從鼎之通號其鼐鼒異名不見他經無可證意者天子之正鼎以大稱鼐其陪鼎以小稱鼒諸侯而降皆不得同與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此乃就其視壺濯言亦天子徂而親視之也有壺則有對禮若圖稱儀禮特牲記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及觥則觥之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例其質用兕其容七升其用主罰又五爵之有角疏云角者觸也觸罪過也然則此於諸爵獨舉兕觥正爲其主罰耳且觩爲角貌必就角形容而曰兕觥其觩者其中亦寓觸罪過之義以明罰之所由來也周禮春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觵同觥罰爵則古者行禮之庭皆設此以爲不敬之戒亦可推矣許氏慎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也此聖人制器之意一覽斯過已不嘗立之監而佐之史如是則只言兕觥其觩而戒意已著不待思矣至於旨酒則思其柔者凡酒盛以壺壺有禁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足高三寸禁者酒戒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蓋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平大夫之棜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其意若不爲戒以優尊也然即是以思旨酒而柔柔則易竊將溺於旨而以醉失儀也雖廢禁而戒亦嫻然矣夫天子將賓尸而親視壺濯獨有觸於兕觥之用罰亦留心於旨酒之有禁焉則所以預懲不敬而惟懼失儀者豈不至哉以故當其行事其先繹適中乎繹之禮則特見爲不吳至以繹而賓尸亦適中乎賓尸之禮則統見爲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也集韻吳元俱切音愚虞古作吳當從之蓋虞與娛通樂意祭義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義疏謂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必分離故必哀也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然則繹祭爲哀以送往非樂以迎來也故言不吳以著其有合於繹焉不敖指賓尸

說賓尸爲燕禮天官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氏衆曰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蓋則天子之燕賓不親獻矣然以此賓尸則爲敖蔑尸在廟門外則全乎臣在廟門內則全乎君繹祭與正祭猶是心也於賓尸時必親獻不以膳夫代之初未嘗有君不敵臣之嫌以是爲不敖耳胡考而有以寧之曰休胡考之休喻言也明乎繹而賓尸其繹不吳而其賓尸亦不敬者禮意與天子之養老正同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所以教孝養也義疏案周人修而兼用之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但云春夏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則猶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與疏所引夫于享諸侯來朝來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者特用其名云然否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袒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於老致敬如賓如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欣懽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據此則休字得實而其例賓尸於養老以稱胡考之休者亦得想見其概矣

酌 告成大武也

管見 告成大武而以酌名篇明乎酌之祭器以告之也祭統稱銘之義云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明示後世者也注謂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則知是篇告成大武序特名之曰酌正欲著其酌之祭器使讀者無作大武之樂章觀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集傳於歎辭遵循熙光也蹻蹻武貌允信也

管見金之在鎔曰鑠其象惟日光似之王師能轉時之晦而為時之純熙則猶日之懸象於天以照四國也故曰於鑠王師時晦謂殷之末世文王作易以明夷當之於時守其艱貞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其所以養時晦也武王帥而行之十三年以前不敢有易焉是為遵養時晦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純為不雜之義純熙謂氛祲全消而光華獨著為上晦字作反對之極辭也天所以啓明昭有周者其時蓋如此介分畫也彼於鑠之王師當其遵養時晦未嘗用之及夫時純熙矣乃因是而用焉則王師之廓清昏亂者景運肇開昌期正永此其境象截然初非比於夜之及旦陰之為晴但屬天道之小變已也故以為大介云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我作者我武王也龍神物說文言其能幽亦能明易象著其能潛亦能飛然則武王之遵養時晦及純熙而用大介者其猶龍矣受之與孟子所言歸斯受之意同須合下造字六事看商書云其有衆咸造周官云凡四方之賓客造焉造訓詣訓進則知此稱受之者受其造之者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由此觀之則大武之告成武王不亦重有賴於熊羆之士哉矣士而號為熊羆其行貌之雄彊傑卓則蹻蹻也所皆自矣歸於王之為龍者以同作不二心之臣焉即共見其蹻蹻之所造一惟王之造矣之字作是字用明所往未嘗有異向云爾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此須據周書洛誥解之其誥辭有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蔡傳丕大也視示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按載用有嗣載即功載之載其於功必有載者何用使有功之子孫並得傳之以勿替耳是為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維之為言思也爾彼稱即指所載而彼之其公亦從丕視見得蓋可以使衆人見者其所載必公也師與教異名而事則相因不有教何有師乎至其維曰實維師曰允師實與允皆謂出於中心之誠然也如是則所見為蹻蹻王之造者熊羆之士莫非不二心之臣矣其大武有不告成者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集傳綏安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管見綏萬邦大武其告成矣屢豐年則時之純熙亦見豈非天命也哉但天之命武王以其執競之自彊不息而命之是命其匪解也以故桓桓武王其處綏萬邦屢豐年之中總永貞其執競之心而未敢少解耳桓桓即須蒙上匪解立解易屯之辭曰磐桓此碰象也俗謂之磨磐為碰石而其中有心以木為之所以司轉其是之謂桓與觀桓字从木从亘可見桓亦同亘亘古作亘从同亦轉義也按人心之匪解而常不得寧者盖似之故曰桓桓武王史記言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以此揣其心不誠桓桓也哉於時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實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夫名民者名賢也殷不能用而武王皆能知其數豈不欲其臣附於周乎所稱保有厥士當謂此盖有曰保有保

者不合其從殷之淪喪也此足以知厥土之非周土矣武王又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為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耳于往也以四方者以之定洛邑之中也洛邑為天室而即是以營周居故以厥家稱為其後成王時周公名公卒營之以成武王之志則其先之定厥家者亦誠為克亡矣夫武王之作丕基計深慮遠莫大乎營周居於洛邑故更承克宅厥家而申言其所以定者曰於昭于天皇以開之於昭于天謂日也皇為日色之昭于天而被于地者開之指土圭景說周禮地官云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非皇以閒之也哉開者景之分有以別乎地之四方而得其中也夫武王之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實見為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如此此洛邑所由稱天室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集傳 應當也時是也於歎辭

管見 此言大封諸侯而武王命之有如此但似當指殷之舊諸侯說乃正與下稱時周之命合史載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克殷之月雖不必盡仍其故封當能不加措置以使之有土哉故知武王之大封諸侯其可考者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此為追思先聖王也又如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叔處於霍康叔封於衛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其皆不在此命之列與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作武王自我者周書無逸稱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夫非勤之徵乎止為已義文王壽九十七厥享國五十年其勤蓋死而後已者是曰勤止受之謂文王沒矣而勤止常不忘焉我當奉以終身無敢失墜也何以受之如前章所稱匪解與勤止正相承矣敷時繹思敷謂分土繹思即求定之心其思周於小大庶邦遠邇不總是為繹耳蓋其稱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者以求定也三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亦之勤不能悉至心之數則畿不畢至故當大封諸侯而曰敷時繹思明乎分以土者即實分以心所以易其我祖維求定也我祖謂我諸侯之往就國於成王自我而亦我諸侯蓋親以一體而即欲其維求定者之同為一心耳求定為武王之繹思維求定之維亦訓

思此為諸侯之承其敷時繹思者期於各有以致思而卒無忘其求定也時周之命於繹思言周以別於殷以所命皆殷之舊諸侯故然其復舉繹思以終者謂我之為是命特以敷時繹思是載其心以出非直文辭之宣自口而已又加於字曰於繹思此則見繹思之所由來實本敬體文王之勤止而受之者故其感念之深情於命之始以言傳之及命之終而不更以言傳其聲則從傳之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集傳 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

集說 黃氏櫄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

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鄒氏泉曰上三句本言祭告事然於此而祭告百神即於此而朝會諸侯蓋不言朝會而朝會之意已在故下數天二句遂承上而推言其朝會之意也

管見皇日象皇曰於皇與皇皇疊字同於皇時周猶稱明昭有周也若前所謂純熙大介者是已陟其高山監山喬嶽陟字貫二句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注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陳氏櫟曰虞書柴岱宗即其禮以此推之可知舜崩蒼梧之野詞稱陟方乃死其陟方特以巡狩之大號耳宜據是詩以互証焉高山謂中嶽嵩山也大雅作崧其曰崧高維嶽者謂崧山之高維嶽云爾崧字不勝下高字為山名何指曰嵩高為中嶽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按崧或為嵩白虎通就中央說高義其論極當但嵩字从山从高則稱嵩而已具中嶽之意更加高字曰嵩高不為贅乎故知中嶽本名崧或稱嵩以著其為高山即復稱高山以著其為嵩一而已星經曰塡星主嵩山豫州史記天官書曰塡星之位曰中央然則成周之為土中正以嵩之為高山者立之極也凡巡狩所至因名山升中於天以是而陟其高山夫不既至於中嶽而存舜典所未詳哉隨讀情音義當從之蓋山大而綿亘者不以立勢顯而以眠勢顯故稱隨山此當即指王屋太行言之王屋在今垣曲地太行在今河內地並橫帶成周北與嵩之特峙者相向而異勢焉別之為隨山而狀自見故於王屋太行之名亦可不巫峯也其必及此者何史載武王渡孟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是興周之瑞於茲集矣又淮南子曰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注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山也此於營周居於各邑實憑籍之則當陟其高山以旅中嶽亦即有事於王屋太行之為隨山者因宜喬崧亦高也獨崧嶽稱高山其四方之泰華衡恆則亦稱喬

嶽殆自古所以徵寔尊中之旨與舜典言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嶽西巡狩至于西嶽朔巡狩至于北嶽則周之因名山升中於天其於喬嶽之列在東南西北者一皆從陟其高山之例與中嶽無以異矣允猶翕河允之為信神信之也前時邁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謂河嶽皆信王之維后故百神受職而皆同於諸侯之懷柔也此猶允猶翕河亦謂高山隨山喬嶽之允王維后者猶之翕河耳其言允與時邁為一但時邁河嶽平說此用串說又丈法之變固然河曰翕河何所據昔武王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取以祭河旱效祥其為翕亦較著矣至河外仍有大川以河為統可也河不統嶽而高山隨山喬嶽之允已猶夫翕河則凡大川之統於河者其允亦猶夫翕河又何待言哉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此敷謂敷布與下周之命通看乃得實言以共命布於天之下也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其所數之命蓋如此舜典云輯五瑞乃日覲四岳羣牧是之謂裒又云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此則其裒時矣對者承王問而對也王將巡狩職方氏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注謂巡前日所施戒令以察其從違然則王至必問職方氏亦必對豈惟巡之已哉夫數為布命對為反命故倒作點醒之辭曰時周之命言周亦以別於殷也見殷之命不行於諸侯者久矣若以上三章宜合於燮章為一篇其總名曰酌皆酌之柰[illegible]以告成大武也舊分為四而以綏萬邦至此三章曰桓曰賚曰般似不必泥宗序者請共詳之

周頌十三卷終

疑園讀詩管見卷之十四

慎齋羅典緻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魯頌

[集說]陳氏傅良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從於周。○洪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聖人思兩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國人尊之。聖人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

[管見]魯頌皆僖公之詩，據序以求諸詩信然。

駉頌僖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說]毛氏萇曰：駉駉，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臧，善也。○孔氏穎達曰：坰者，迥廣之義。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曰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集說]毛氏萇曰：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孔氏穎達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此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為青黑色。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集說]毛氏萇曰：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孔氏穎達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駵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駵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

為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駵白駁下乃引易乾為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是駁也其字定當為駮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集說毛氏萇曰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孔氏穎達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又云彤白雜毛騢郭璞曰彤赤也今據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瞷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脚下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騽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

管見駉駉為腹幹肥張貌其力具矣各章皆無異詞蓋屬戎馬之齊分者言之在坰之野此自國中指其牧此耳凡牧地必為之閑以養馬薄言駉者薄與左傳浴薄而觀之之薄同義謂偪近其閑也於是而為之指設日為之品目則有言矣按此必其職主於考稽炎事故然否則其誰復過而問之有必侍於薄言駉者哉周言司馬之屬有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illegible]圉師圉圉人乘馬分為四圉而周師一人主之養駒以乘頒則校馬亦必以乘計故當薄言駉者而雒驂馬色首章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次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駵有雒末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魚皆不出乎乘之四數也至於馬之為駉者每乘[illegible]同而其色之無不有則每乘各異是亦以齊力而不[illegible]色乃爾也而其為戎馬益信矣馬色十六種孔疏獨諸黑身白鬣曰雒不知所出然毛傳不闕疑者大抵即認以通雜耳白馬黑鬣曰駱而絡亦从各與駱一一奇必皆

具有白黑之色或者彼白身與白鬣彼黑鬣此黑身故只以字體之从各从馬為駱从各从隹為雒者小下分別與以車彭彭以車伾伾以車繹繹以車祛祛以馬以之也車有輪而不自行出馬之締以行是曰以此篇馬屬戎馬則其車皆屬戎車非泛稱也彭為人之騎滿就將出車而駕以馬其氣皆甚盛則見為彭彭矣伾从丕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為負已有大任之義此更加偏旁作伾而義更明彼馬之服其車以行者既得其外之彭彭不尤頻其中之伾伾哉揚子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軍行有行列當其馬動車隨其以彭彭而伾伾者一皆挈然若絲之有理而無亂以是為繹繹耳祛遣也逐也散也彼車馬之相屬彭彭伾伾師壯矣而其繹繹者又為紀律之師是將所向無旆靡不卻之使反走者非祛祛而何君夫師徒之有騎卒亦需於馬而此不及者為馬之勝車雖勝人易耶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徂推原末四結之意此篇之頌僖公其殆隱刺公子慶父以歸美於僖公者與春秋書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所以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及閔公皆遇弑及僖公立乃誅慶父然則駉之特詳於馬蓋自慶父主兵以來其借是以張其弑君篡圖之勢者固如此然陰謀不執莫能逃地天日月鬼神之鑒察故慶父之弑子般使圉人犖賊於黨氏慶父之弑閔公使卜齮賊於武闈而卒之圖篡不成奔莒亦無以自脫逐死於密是則先之悖主兵而務多馬獨遺以為僖公立國之藉而已夫直不徒勞心力也哉

稱無疆者指地言疆分於道里地不可以道里窮知其稱無期者指天言期刻於歲月天不可以歲月竟知其稱無斁者指日月言無斁為不已之意日月東西相從加不已知其稱無邪者指鬼神言無邪即正直之名鬼神聰明正直而壹知其稱無邪者指鬼神言思也思天思日月思鬼神是則無敢有越厥志而欲以橫行逞者固

之為國講大事修邦政思馬之臧而馬斯臧思馬之才而馬斯才思馬之作而馬斯作思馬之徂而馬斯徂也不然慶父恃主兵而務多馬其身不救僖公因之為立國之藉何以遂威行於戎狄荊舒徐淮南夷猶能有以盡馬之用哉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步屬神為災能害馬者春夏秋所祭祭之以祈福冬所祭祭之以禳災也有福而無災是為臧矣才者良稱與駑馬對看駑者為劣則良者為才可知作振起也夏官大司馬教戰如聽誓於陳前及中軍以鼙令鼓所以作車徒也而馬亦由之矣且教戰之法初鼓行則車徒皆行再鼓趨則車驟徒趨也又再鼓進則車馳徒走也曰行曰驟趨曰馳走皆所謂徂馬固在其間者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管見 僖公之為君得公子友以為之臣故能卒除慶父之無君而不臣者以寧魯難此序所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但詩詞三章皆稍指慶父言之而其頌僖公君臣之有道意在言外

有駜有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管見 有駜有駜彼乘黃毛傳駜馬肥彊貌許氏慎曰馬飽也二說合看於義更完其言此者非喻臣之得以勤勞自効乃喻臣之習於驕橫難制也意特為魯之慶父寫照耳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乘為良馬之通號但乘黃及下乘牡乘駽皆特以駜顯此重稱其力也其為良亦徒名而已陸氏佃曰黃者馬之上色明堂位稱周人黃馬蕃鬣注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又月令云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張氏虙謂黃者中央之色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於稱君也然則黃色中亦寓有君義此詩以馬之駜喻慶

父而首取於乘黃蓋以著慶父之欲代莊公為魯焉也左傳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則叔牙而若亻知莊公之有子然而慶父之篡勢成矣夙夜在公詳叟父之居要樞權未始有間時云爾在公明明明明與易稱月幾望者同意凡君為日象臣為月象月借日以生明至其與日對而幾於望則見為明明也彼慶父之盛滿其狀則然振振鷺鷺于下振振只作驚動看有飛意未即是飛鷺為白鳥通身如雪于往也其集曰下於也指莊公薨時其舉朝不得居處衎衎一皆哀服以趨就殯所有如斯也鼓咽咽舊注讀同淵淵似未合漢隴頭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咽作一結切音噎此咽咽疊字疑當從之謂鼓聲有若人聲之哽塞而悲耳鼓何以咽咽亦為魯有莊公之喪故也周官鼓人職大喪則詔太僕鼓夏官太僕職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此屬天子之禮在諸侯亦得通行故此節稱鼓咽咽就莊公之薨時言下節再稱鼓咽咽則就莊公之葬時言也醉言舞于胥樂兮檀子云猶斯舞注猶當為搖謂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而足蹈手揚此足故以證醉言舞之舞矣大雅韓奕曰侯氏燕胥是燕有以胥為樂者故小雅桑扈亦曰君子樂胥何謂胥文王世子稱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旄人掌教夷舞則大胥以鼓節之孔疏東夷之樂曰昧南曰南西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旄人掌教夷舞又有鞮鞻氏掌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焉據此則天子之燕飲酒自中朝雅奏而外必有取於胥鼓南之舞其夷樂也但周官稱胥者注皆以為有才智之稱則胥鼓南之胥不必如鄭注泥指大胥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樂夷閑貉戎狄之語言者以胥象稱亦可加胥字以象合稱則謂胥為統稱旄人及鞮鞻氏之能事何不可者凡象胥屬總名分而言之東西南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象曰寄曰狄鞮曰譯之不同也而獨取南方之象以為總

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南總之者其例為一杜左足為孔疏堅其說矣南統夷樂而統舞其夷樂之人燕而郎有旨以為樂樂復何以加諸魯以禘禮祀周公亦得郎其夷樂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胥之舞其夷樂者魯得用以祀亦得用以燕可知但爾時有莊公之喪燕之禮不舉又何至因燕用樂而及胥耶乃慶父處此則見其醉言舞者樂甚矣于何者而樂至是于胥樂也念兹于胥樂而特以兮字致慨蓋深痛其正當莊公之薨時雖得子般初立夫固無如慶父何耶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管見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夏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特謂牡馬所以備仲春之通淫也掾以解此章乘牡乃合乘牡然注駜則其淫益甚詩復以是喻慶父者為慶父之謀篡亦緣通於莊公之夫人哀姜故爾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沈湎與肙色為一串事此於慶父之飲酒指其地曰在公又先於慶父之在公指其時曰夙夜則句中巴伏通於哀姜之意與上乘牡之喻胞合矣振振鷺鷺于飛抑此指莊公葬時其舉朝仍不得居處衍爾一皆哀服以從至宴所有如斯也殯在堂故于趨就殯所者取萃此之象曰鷺于下宴在野故於從至宴所當取遠舉之象曰鷺于飛喪大記凡封君命無諱以鼓封注封讀為宴言君下棺時令衆人無諱而擊鼓以時繼捨之節大夫卑不得擊鼓則諸侯之葬用鼓亦可徵於即此而推始薨之時其為有鼓以戒必矣故奇之莊公始薨用鼓及葬亦用鼓其鼓聲總若人聲之哭衆而甚已則背以為鼓咽咽云醉言歸于胥樂兮歸指自公工反於家說前章稱醉言舞用舞字者明莊公之殯在堂而慶父不哭其靈此章稍醉言歸用歸字者明莊公之塗在野而慶父不送其喪也春秋書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閔公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時閔公止八歲其經不入慶父使之也然則送葬公之喪士大夫中豈復有慶父哉士大夫送而慶父歸且見以為醉言歸樂亦甚矣于何者而樂至是猶是于胥樂也念兹于胥樂而重以兮字致慨蓋於痛其既慼莊公之葬時雖得閔公繼立要亦無如慶父何耶

一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集傳青驪曰駽鐵驄也詒遺也

管見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駽名鐵驄以色在青黑之間有如鐵也更即駜以徵乘駽之力其堅勁不可屈撓當亦得以鐵肖之詩於卒章及此蓋喻慶父之敢於謀篡非直倚於內通君夫人也亦且外握兵權有以增其彊梁跋扈之勢耳春秋書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曰於餘丘郲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按此足以發明本章取喻之意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燕亦飲酒而有胥以為樂與單獨飲酒者不同載燕始燕也何以言始燕蓋慶父之事莊公當其專國而亂於夫人其共指為在公明明者亦共傳為在公飲酒於時猶未嘗燕也及莊公卒而慶父之謀篡慶將有成事矣故及是而始燕耳其燕也殆與君夫人哀姜同之者至慶父之醉言舞醉言歸見首二章皆以燕故乃各用倒點語作結曰于胥樂兮明乎之乃燕之

不得以為飲酒而已自今以始歲其有此慶父自幸其即當得國及茲即位改元雖視莊公之初立為已逆而其享國方長慶當謂莊公之三十有二年為已促也舊說解歲其有皆泥作祝豐稔說非是君子有穀詒孫子君以君人子以子人在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得稱之此章君子係慶父自謂從統稱者以為猶是魯卿也示即以為居然魯侯也亦可周官天府獻穀數必先祭司祿是穀之為祿策傳所收或說為允孫子倒稱以協他詩子二孫孫四子耳蓋子重為孫孫重則為孫子云于制諸侯世世世國天子之大夫不世爵猶世祿也至諸侯之大夫不世爵亦不世祿彼慶父之稱有穀詒孫子者其辭竊附於世祿而其意則並擬於世國總以謀篡之將有成事既自幸其及身而尤預卜其身後之無窮有如此按前稱辭言舞酢言歸不知其何言也故特於此章自今以始二句指出又其言因醉而言言之時則舞言之後則歸總屬在公載燕而有是言矣燕者于胥樂也僉茲于胥樂而卒以兮字致慨蓋劇痛其遇經莊公之薨時葬時子般初立無如慶父何而子般旋弒及閔公繼立仍無如慶父何也而閔公亦將弒矣厥後弒閔之賊與前黨尸之賊迭興成季以僖公適鄰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咎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慶父乃縊此莊公之統所賴以不絕也然則僖公君臣之有遺議可頌已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管見]魯故有泮宮豈嘗不修蓋自魯之既衰在僖公以前者皆不得謂之能修也能字須重讀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集傳]泮水泮宮之水也芹水菜戾至也

[管見]泮宮諸侯之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故泮宮有水稱泮水者以芹及藻蘋之屬生焉即是采之乃有以供祭菜之用而實徵其新潔云爾鄭注謂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夫大學在郊水自有之但地形之方面或與水勢相左每至疏導亦窮則泮宮以半水名說太泥至王制諸侯曰頖宮泮作頖字不从水鄭注又謂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孔疏以為頖是分判之義似乎近之然意在附會班字亦未見其豁然按泮與頖同判泮散也邶風匏有苦葉篇迨氷未泮又通判史記陸賈傳自天地剖泮未治於有也據此則謂泮宮為明道解惑上賢簡不肖之地於名義為允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二字貫至章末非只就泮水之采芹言其事之可樂已往而常不去諸懷是為思耳後二章倣此薄不厚也凡祭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則無牲釋菜並無幣故以菜行禮而先采之特以薄稱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有芹菹此可用以薦之證也本草言芹有水芹旱芹水芹生江湖陂澤之閒旱芹生平地有赤白二種二月生苗其葉對節而生似芎藭其莖有節稜而中空其氣芬芳並堪啖薦菹用水芹不用旱芹觀小雅采菽係諸觱沸檻泉此係諸泮水可見魯侯戾至謂君親視學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鼓徵擊鼓以徵召學士也秩節謂常禮即釋菜之文以此推魯侯之因視學而戾止也必興秩節以祭先師先聖則上稱薄采其芹非無所用之又視學之日必於大昕以鼓徵學士使先至焉則當魯侯之將戾止其學士之先至者靡不伺之甚謹故下稱言觀其旂也旂為君表雖遠而可見是宜觀然又恐屬目之或踈則不禁其提心在口而有言矣其旂茷茷鸞聲噦噦此乃正謂魯侯戾止也左傳云分

彤杈以綪茷斾旌疏謂茷即斾旗尾也錢氏文子曰茷茷草葉多貌斾下垂如葉之多也攷明堂位云魯用天子之禮乘大路載弧韣斾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諸侯載旂旂九旒魯侯得用十有二旒因特以茷茷著其多也旂載於大路大路有鸞觀其旂者旂至而鸞聲亦得聞矣噦噦為鸞之出聲肖以形耳方書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噦鸞有口以出聲而其中有物作聲總不出於口非噦噦何以似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于往也說文邁遠行又尚書注與勸通取勇往力行之意以是處之其從公者非其臣乃其民也民曰小民君曰大君小大之辨於定分則有及其忘分則雖有而不與矣蓋嘗時公之視學盛事肇興民之來觀者聚公亦不令辟人於道於是從公于邁者幾不知已之小而公之大也在魯侯戾止之先其見為可樂已至此如之何勿思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

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管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藻之可用〃薦如昏義芼之以蘋藻名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其旨也本草載藻有二種水中甚多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陳藏器言馬藻生水中如馬齒相連者即此聚藻葉細如絲一節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俗名絲草又名牛尾蘊即蘊也按蘊从緼緼為亂絲左傳蘊藻並稱則知聚藻葉細如絲者雖藻類而實蘊也詩所謂藻指馬藻言魯侯戾止其馬蹻蹻蹻蹻當讀渠嬌切音喬蓋馬立不動之貌其義則以架木為橋橫施者猶馬身直挂者即猶馬足云爾其馬蹻蹻方自泮宮之外見之其音昭旋自泮宮之內聞之蓋魯侯戾止於其學士皆有以教也因即明其教之善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載承也謂學士之承其教者即靡不承其色承其笑耳伊彼稱彼敎有以怒行之者如孟子言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是已而魯侯此教以色笑則非出於怒而有同於彼敎也在魯侯戾止之時其見為可樂者復至此如之何勿思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管見 朝事之豆有茆菹則其可用以薦並得蘇周官醢人以為證也集傳茆鳧葵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本草集解云鳧葵荇菜也荇與蓴一類二種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蹄而圓者為蓴葉似蓴而小夭長者為荇是又有當辨矣再食蓴者取其莖之柔滑則為菹以薦宜亦同之正不得略莖而獨詳其葉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鄭箋貼養老語極是文王世子天子視學適東序養老事畢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老之口反養老於東序則諸侯之視學必遂養老可知養老當道饌省醴周官酒正注醴猶體也成而滓汁相

將如今恬酒則是醴為養老特設也故此言在泮飲酒下更加旨字曰旨酒欲以別其為醴耳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難老蓋指百年者言之曲禮疏戴氏謂禮經養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絕無僅有之謂難難老不與東序之養故當既飲旨酒養禮方成而錫典亦旋舉矣錫難老何以言永度亦當如今之置坊以表人瑞一自君之錫之其難老祿慈羅命即得借以永世無窮耳不然若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要亦終老者之身而止不得以為永錫也順彼長道長字當讀上聲祭義云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長其長為弟是弟道即長道矣順之言循可實作遵天子之教而行之看屈此羣醜屈為服狀觀後稱准夷攸服則羣醜之為淮夷必矣醜字从鬼以准夷從鬼方之屬而試其惡陋耳謂醜為衆與羣義何以

別乎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以受成為定兵謀於何定之必於所養之老定之也故魯侯之順彼長道蹊得養老於學則其伐淮夷以屈此羣醜亦即得受成於學總無外此飲酒之泮宮者在魯侯戾止之後其見為可樂又復至此如之何勿思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集傳 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管見 穆穆猶大雅思齊之言肅肅耳於在廟見之二字已龍起下文昭假烈祖大意敬明其德則推原魯侯所以穆穆之由來也敬在心而因以檢其身此之謂慎儀屬容之通稱其儀之有威可畏則特以威儀別之言魯

侯敬慎威儀而敬之實際乃見周書成王顧命云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所謂亂者治也何以治之非主敬以致慎不為功能治其威儀則不至冒貢於非幾非幾不善之幾也不冒進于不善之幾則其於受中以生之本體為無蔽矣是不可證諸天生烝民之有物必有則哉故曰維民之則維與稱係屬同義則即德也魯侯之敬慎威儀以明其德詩不切指為君之則而通觀以為民之則者以恭理之大詞亦正見作極之不可已耳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德有文德亦有武德明其德者無不備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集傳云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此足以徵德之兼備有文德以敷文治即亦有武德以成武功矣而允字訓信並以魯侯之敬明其德信之假威也能達於幽以感之曰昭假凡祭黍稷非馨明

德惟齊敬明其德而見為允文允武夫豈不昭假烈祖哉謚法有功安民曰烈則烈以武功為主史載周公佐武王克殷以功受封於魯及魯公伯禽已就國會成王時紂子武庚率淮夷以叛周公作大誥奉成王命與師誅武庚寧淮夷東土於時徐戎並興黨淮夷魯公率師伐之作費誓遂平徐戎陳子龍曰淮夷之叛周公率上師伯禽因魯從父子同其功也然則集傳定為魯之烈祖不可易矣昭假烈祖則烈祖而下可知故即總言之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王制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此稱靡有不孝是不干天子之法而來紹爵之祖遹矣夫不即為祜哉祜福也謂祜為飾祜若伊彼稱就魯侯所求之祜而彼之以為此耳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其斯以為自求伊祜與按前章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是謂魯侯之克淮夷能於泮宮養老因有以受

成於學也然受成於學必先受命於祖故特從此章補出作者之意蓋如此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集傳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管見 明明猶小雅黍苗之言烈烈耳於征師見之二字亦已龍起下文淮夷攸服之大意克明其德則又推原魯侯所以明明之由來也克為能勝之義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凡言競者皆求有以勝之執競之競[illegible]以丹書敬勝怠義勝欲實之勝即所謂克也語武[illegible]之德則執競語武王之烈則無競者蓋以自勝而不求勝

人人亦奘得而勝之故爾史記稱陳師牧野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戰興為無競據此推之魯侯之克明其德亦猶幾之意而其伐淮夷若雖不能以無競而仍無不允矣故當其既作泮宮適見魯侯之克明其文德以敷文治允矣其文也因是而淮夷攸服即見魯侯之克明其武德以成武功亦允矣其武也水行之由其道者為攸於淮夷之服曰攸服則後稱孔淑不逆及來獻其琛都可從一攸字會意須玩之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古賦整輕關而思矯矯飛貌虎臣如虎而復以矯矯冠之則直以為如虎傳翼矣非通號虎臣者比也說文淑清湛也按淑字偏旁从水行文亦有以清淑聯稱者則可知淑之訓呰吳以不失其清之本體而蠹之同書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皇帝謂舜清問處心而問也舜之士為皋陶虞書舜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於時皋陶之作士亦實能體舜之德威德明而布之使下民之鰥寡皆無蓋焉度當日虞廷之論即共以皇帝舜之問為清問所皋陶作士之問為淑問與不然淑問為通辭何以獨係之皋陶哉如者如其淑問亦不必得色如削瓜之果形似也又所獻之囚皆罪在不疑必當先訊而後獻之則此在泮獻囚不得恭作在泮訊因說淑問如皋陶者訊曰若也使之訊即使之獻囚猶是四則事非異事耳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集傳〕廣推而大之也東南謂淮夷也

〔管見〕濟濟為衆水合趨之象喻列士之從魯侯以伐淮夷有如此前章克明其德克字與稱克己同此章克廣德心克字與稱克敵同皆有以勝之之義特自勝與勝人有別耳然魯侯之自勝以說此明其德之心也因是伐淮夷而淮夷克其自勝者即有以勝人要亦廣此明其德之心而已難非敵哉易也之辭曰磐桓此礎象也俗謂之磨磐為礎石而其中有心以木為之所以司轉其是之謂桓與觀桓字从木从亙可見桓亦同亙亙古作亙从回亦轉義也魯侯之運籌於心以決勝於淮夷蓋似之故曰桓桓于征于往也當即作魯侯之自行看狄謂北狄淮夷地在東南以視狄之橫亙于北若其勢十不及一而魯侯之桓桓于征則直以東南之淮夷比於北之狄焉故曰狄彼東南明乎不敢以為易克靡不廣其德心之一於欲者以從事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此乃正指多士言之說文烝火氣上行也重之曰烝烝可從大雅烝之浮浮見意彼多士之奮威武

其作氣魯不少衰是宜以烝烝稱焉檀弓言顏丁善居喪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其皇皇同辭者則與博雅所釋孜孜汲汲相通彼多士之殆吳殺其求敢惟恐失之是又得以皇皇稱矣吳為泰伯始封地釋名吳虞也泰伯讓位而不就歸封於此虞其志也虞同娛爾雅江南曰揚州疏李巡謂江南其氣燥勁厭性輕揚故取名焉夫吳國以虞其志名是其土固樂人必偷至揚州更以厥性輕揚名生官使然遂成風俗將動六衆其詐足悸焉魯處濟河間屬兗多士率以專質信謙闢非吳與揚比也故以不吳不揚別異之訩與洶呴字通用廣韻衆語也則軍行有相聚而讙議者是為訩矣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注謂告讀為鞫鞫為讀書用法如其義則告字即从古祿切音谷亦得周禮秋官之屬有銜枚氏掌司囂軍旅令銜枚則知有訩若以干軍禁必以軍刑加之此其有藉於讀書用法非直以服有罪之心也將以警衆所謂告於訩者豈得已哉乃魯侯

之多士各歲其訟安所用告故論告于訟之法初未嘗無而求告于訟之事卒未嘗有以是言不告于訟耳何以致之然也蓋由魯侯之桓桓于征狄彼泉好廡不廣其德心之一於欽者以從事焉於是多士藹然其濟濟者亦烝烝亦皇皇既有以壯其不吳不揚亦即得以幸其不告于訟也不告于訟則多士皆不有罪而皆與有功亦同見其在泮獻功已矣按前章言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是即所以獻功也但獻之云者惟魯侯釋奠以告則亦惟魯侯得稱獻功耳然魯侯之獻功在泮多士之從魯侯以獻功亦無不在泮則其先之得與有功而不至以有罪推本並得歸魯侯以獻之是雖不自獻而仍無不獻矣故稱在泮獻功可不嫌其為通辭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管見】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此正言克淮夷之事即為前章所稱烝烝皇皇不吳不揚者指其實也觩義為曲而健只就角弓之角言之弓材用角角取諸牛特以觩為角貌者驚異之辭放獸類有兕似牛重千斤絕有力其角為世所珍以此推之小雅桑扈及周頌絲衣獨稱兕觥其觩而此復稱角弓其觩其同用觩字意蓋直以牛角與兕角齊觀也束矢謂以箙盛矢而束於腰耳搜索也取獵之義公羊穀梁傳皆稱秋曰蒐祭義曰放乎搜狩蒐作搜並與搜之言索一意也搜為田事征淮夷為軍事彼操角弓其觩而束矢以臨淮夷者乃至得以其搜日之是則從軍事猶之田事使人見其不心懼而心喜有若斯矣博局戲名楚詞箟蔽象棊有六博分曹并進遒相迫些音娑蔽音庇注云箟蔽博著也以象飾棊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曹偶也遒亦迫也○其臨局交爭與戰鬭同故以為戎車之喻曰孔博者甚之也昔稱博徒之象一擲數萬可不謂甚乎徒步卒御騎卒也何言乎無斁蓋以徒御之征淮夷所共周旋於戎車間者其狀如入一大博場而持以決勝求成初非日夜飽飫之所能閒亦誠哉其無斁矣凡名斯者可操以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之實而淮夷之莫敢承亦勢所固然也又安得而不克哉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孔亦甚辭淑善也其人無寇賊姦宄之心則淮淑因亦卒無變夷猾夏之事是為不逆矣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申言所以孔淑不逆耳式猶俗稱樣兒之謂固者堅持也小雅采芑曰克壯其猶大雅江漢曰王猶允塞猶字皆指軍謀言此章固爾彼稱爾猶謂彼克淮夷之猶也克惟勝之而已獲則必將取之是非得其長而籍其地有不可以已者蓋魯侯之克淮夷多士皆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其式如獵之有搜焉如戲之有博焉豈惟能克之哉若使魯侯既謀克而即謀獲銳意力圖牢

不可破是則固爾猶以期始之克者其卒必獲也而淮夷之卒獲庶亦即如搜者之獲禽伏竄無所如博者之獲注攬收一空矣此猶有謀其卒獲而卒乃不獲者乎惟淮夷適見其式之必至此也無救於克而猶冀免於獲於是稽首肉袒服之盡亦誠見其孔淑不逆然以故魯侯之於淮夷貳而討之者服則舍之亦不復固爾猶以期淮夷之卒獲其師遂還既至獨以克獻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集傳】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傳曰。桑黮甘香。鵄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輔氏廣曰。凡貢物。龜為前列

故先
及之。
【管見】水曰泮水林亦曰泮林皆因其在泮宮而例稱之。本草載鴞即幸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鴝鵒目如猫目。少美好而長醜惡。據此則取鴞以喻淮夷亦與前指爲羣醜之意合。懷我好音懷我使我懷之也。鴞貌惡聲尤惡是可惡者。以食桑黮而易惡聲爲好音。則亦有可懷矣。憬字从心从景。景光也。是其心有如夢之頓醒者然。可不謂覺悟哉。元龜象齒此所獻之琛也。元龜即大龜。易稱元亨。傳皆作大亨解。則元與大一義。禹貢九江納錫大龜。九江在荊州。蔡傳云此大龜者所謂國之守龜也。以非可常得故言納錫以重之。又禹貢於荊揚二州並稱厥貢羽毛齒革。齒之入貢象以外無聞。是荊揚地産亦有象矣。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雖梁山不注所在。本草集解云世傳荊蠻山中有野象皆青黑亦爾雅之證也。但近時絶無古仍有之。要非若交廣滇南及西域之成羣者。大賂南金。南金不爲琛故曰賂不曰獻。元龜一而已。象齒則得雙亦足。惟南金數較多。因以其賂爲大賂耳。南金即荊揚所謂金三品也。見禹貢。淮夷舊屬徐。禹貢亦以蠙珠暨魚著稱。此殆必有取以充大賂者。以國之所有不爲貴。遂從略云。按淮夷之獻賂當其旣來魯侯即於泮宮受之。故章首翩彼飛鴞四句以明自玆以往淮夷之終於孔淑不逆。可於物理觀其通也。再此篇總論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詞也。此論極允。蓋僖公之克服淮夷。如前稱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未稱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豈得盡作子虛烏有觀耶。春秋不書。殆以僖公倚齊桓霸主之威得志於淮夷。故不欲以因人成事爲國之寵歟偉績耳。然又不得竟成抹煞。因借思樂一詩以存之。雖有溢詞出自臣子頌禱之私。於義無所妨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管見】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是作頌之本意。詩篇之長更無過於此者。故序爲之揭其要焉。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集傳】閟深閉也。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

【管見】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此謂簡狄之生契坼背而出。其狀有如斯者。大戴青史氏之記王后腹之七月就晏室。晏室以産所腹之子。指爲閟宮於義順。侐字从人从血與恤同音。可想見坼背而出之狀。實實枚枚背象也。背肉厚並不若胸之有乳腹之有臍。則見爲實實。且背間脊骨爲膂。上起項下至尻。按之凡二十四椎。是又可指爲枚枚矣。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姜嫄帝嚳元妃也。無子。其次妃爲簡狄者以行浴呑燕卵孕契。及生坼背而出。當時姜嫄必目擊之。夫豈不赫赫哉。赫赫驚愕失色之貌。蓋事之偪人特甚與夫人之畏其偪而不勝駭。皆得以赫赫稱。不嫌同詞也。德指其心之至誠者言。故不回。蓋姜嫄雖因簡狄之生子而不免於赫赫。而其禋祀

郊禖以求有子初不慮其亦同於簡狄而或生傳念焉以是為其德不回耳上帝是依依為順從之義莫尊於上帝一似無為姜嫄何而有必如其所求者然言至此而其德不回之究竟乃見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又言上帝所以處姜嫄者較簡狄為加篤也簡狄之生契坼背而出天乎人乎其為災害亦甚矣而姜嫄則無災無害焉不寧惟是又復見有彌月不遲者彌月終十月也周本紀稱及朞孔疏固不謂然不遲即大雅生民之言先生如達是已降之百福降字須合上生字一串解后稷自姜嫄生之實由上帝降之者也因是所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穀者人之祿也故百穀稱百祿見天保福且穀之為祿人受之即其福也設百祿又稱百福見楚茨篇以此言之上帝之降一后稷者不即為天下降之百福也哉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此即申言所為降之百福也黍稷以類二種粘者為黍不粘者為稷與粳稻之新同凡穀之春種者以黍

稷為首其他或先種後熟為重或後種先熟為穋皆從黍稷以次布之可不待悉舉矣菽麥亦有春種者此於黍稷重穋之下先著稙穉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為秘稙者特加分別耳故菽類有號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號名又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當刈此方稙他穀至秋已老此方釋也奄有下國集傳指封于邰說不可易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史記言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於是封于邰夫天下大矣天下之民衆矣俾民稼穡則功蓋天下此正是奄字實象也其封于邰以有下國固宜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社謂后稷之俾民稼穡生既封于邰沒尤配食于社耳稷黍稻秬就配食之祭具言祭有食食以黍稷故不及他穀又祭穀神獨以稷名命宮亦如之因復定稷而次黍也祭有食者亦

有酒食之用黍當如內則六飯之丹黃黍白黍不用秬秬黑黍以為酒名秬鬯郊特牲云汁獻涚于醆酒涚泲也醆酒盎齊也秬鬯中有[illegible]鬱又和以盎齊摩掌而泲之出其香汁故門十畝涚于醆酒盎齊見天官酒正之五齊之一酒正主五齊三酒其酒林以月令秫稻必齊秫之秋粟之糯者稻粳之糯者北人謂粟為小米粳為六粢則舉大以該小可矣祭法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凡社必有稷統稱社者以土穀本合故爾后稷配稷神以食於社而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其尊幾同於社矣社為后土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以是而言后稷之配食於社夫豈不奄有下土哉昔后稷封有邰其子不窋值夏后太康去稷不務失其官及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弃然則湯伐桀之時禹之緒絕湯以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於殷則稷亦以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於殷社矣商祖契周祖后稷周之王雖在商後

而后稷之食報於商不有天下而猶之有天下者國與契同歷商祀六百而其後又方興未艾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集傳】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管見】大王為後之追稱加實字者欲以明其不誣耳何以不誣居岐之陽是為肇基王迹也雖不為翦商而翦

旁實出此詔在後之追稱為大王者大豈誕哉而實宇上下意一串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居之言至岢之致而至者命也文武纘大王之緒而武王實終翦商岢其興師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爲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夫非天命之己至哉以為武王無以致之而其至轉無悪以為武王卧有以致之而其至乃必應矣于牧之野于往也無貳無虞乃商之旅自白其傾心武王者如此正是下文敎字注脚蓋鄙則專一何貳之有亦敎則牝誠何虞之有其又謂上帝臨女者因武王致天之居而命有攸歸故倚是以明無貳無虞之所由然耳其意謂上帝臨女救而貳安虞安焉是所貳上帝虞上帝也其敢乎以此而云敎膚之旅亦信乎其許矣故當武王于牧之野殷遂克其克也由彼敎旬之旅皆倒兵以戡而周師從之則克殷之功莫非其功者故曰克成厥功自

是而周室定武王遂封周公于魯則亦有以定周公之宇矣維時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元子伯禽亦從成王修世子之法未嘗侯于魯也及武王崩成王踐阼於是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洊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此以知魯之始盛惟魯公克宅周公之宇也然則當魯之後袠豈不重賴魯侯能復周公之宇也哉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集傳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

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忒過差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集說章氏謂郕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管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自成王錫之視前武王之封周公子魯其所界為加廣故上章曰大啟爾宇禮記明堂位亦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徐氏言諸侯有食田稅之外餘不歆過而問焉考之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太府掌之以待喪紀九州之川濼山數職方氏實掌天下之漏而諸侯鼎所隸馬至于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殊異恩非可以例觀也孔疏稱田木封人者謂之開田此土田上承山川下聯附庸一串說即當作開田者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又鄭注大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背有也然則魯公之侯于東別加以士田而更使有附庸屬之亦與錫之山川所錫而並為異恩矣至僖公為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距魯公已十餘世其先周公從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盖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義疏王氏炎曰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書交能同姓諸侯建之常有十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令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縿以十有二旒蓋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故此亦只稱龍旂承祀云六轡耳耳揚其乘大路言周禮太馭職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案言工奏肆夏則路行緩而鸞和之鳴疏工奏采齊則路行疾而鸞和之鳴數馭者使鸞和之聲與樂聲相應則行趨各得矣即無樂之處而鸞和之聲亦與有樂爾以此言之馭路者

之六樂其不失驚和之節以有協於肆夏采薺之樂聲不即隨在以司聽之耳寄之也哉耳有對缺一則不審故用重字曰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秋之享祀即專指魯侯之郊禘言之蓋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見本章下文至下章稱秋而載嘗牲用白牡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明堂位以為舉於季夏六月不在秋可據是詩以正其誤郊禘於享祀為最大非强有力者不能行是有取於匪解匪解則以我孔熯矣式禮莫愆白陽夫亦足徵其不忒矣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此春之郊祭也郊祭天天稱上帝亦稱后帝曰皇皇者從日得其象耳天神不可見而日則懸象著明故即郊之大報天而主日以稱皇皇由是以推皇祖之皇亦謂其於昭于天而已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此享以騂犧之本意又魯郊以后稷為配同用騂犧魯禘以周公為主特用白牡則亦有必當分辨者是饗是宜饗神歆之也何以言宜儀禮少牢嘏辭曰使女宜稼于田與此

詩宜字同魯郊以孟春本從天子祈穀之郊也以宜為宜稼于田皇皇后帝宏率育之命皇祖后稷彰司嗇之功所稱降福既多者不於茲更得其實哉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言魯侯之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春郊之言事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既受其福矣及夫由春郊以舉秋禘而復有事於周公皇祖則亦靡不受其福者信公之於后稷周公並嘗以皇祖稱然於后稷則先稱皇祖於周公則後稱皇祖蓋欲微存世系遠近之辨耳亦其福女亦其二虛字文用倒裝作其亦福女看則順而易明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 嘗秋祭名楅衡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特騂犅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犅

管見 秋而載嘗嘗秋祭名特指出秋嘗二字者明魯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於此秋嘗之時耳不然將言時祭既不若天保之稱禴祠烝嘗又不若楚茨之稱以往烝嘗於義不已疏乎集傳謂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按牛性極順未見其角之觸人如或有之雖施橫木於角以為偪束之具其力不能勝也攷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閑也有偪束之義是必橫木為之與令之圈略同所謂設其楅衡蓋指此又芻之三月一時節氣成秋而載嘗夏而楅衡亦正包有二層意在白牡騂剛騂剛即指上章騂犧說謂享周公以白牡雖與享后帝后稷之騂剛毛色有分而先之設其楅衡以為牢繫而芻之三月則白牡與騂剛固可以一視也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皆所用以禘祀者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此但舉犧尊言者蒙上大白牡騂剛之為犧而噗及之以為有犧牲亦有犧尊可舉以概尊之屬耳將將當讀資良切音漿將之為言助也尊有中尊犧尊其一矣他如象尊及山罍之為山尊皆在中尊之列則以是為助犧尊可也有將義至灌尊之用黃目特別為上尊以上尊灌必更得中尊以獻犧尊之於尊為中尊則又以是為助上尊之灌尊無不可也亦有將義讀者思犧尊

之有將及有所將而尊之屬已該不嫌偏舉矣毛炰胾
羹亦即騂白牡騂剛仍一串說下意盖以犧牛槩他牲
也小雅信南山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此毛
炰之義禘周公以白牡與騂剛同重牲入是必毛以告
純者因是而以血膋合黍稷爇蕭以燔之則為炰同
炮周官太祝九祭三曰炮祭注燔柴也此可以例觀矣
曲禮言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犧純毛也諸侯但取
其肥則不必犧可知至燔燎升陽特以炰稱與炮祭之
燔柴為一例是毛炰為天子之禮而魯用之也胾羹雖
屬通名然出自毛炰之牲是亦其不盡同者食禮庶羞
十六豆並有羊胾豕胾則以牛胾該之可也又庶羞牛
有三品一牛炙二牛胾三牛鮨特舉其中亦得且曲禮
云左殽右胾貫疏殽骨體也為正饌胾為切肉則庶羞
與曲禮之於庶羞獨以胾與殽對稱則知此單舉胾非
臆取也盖胾羹二物聯言古亦當有不可易者管子弟
子職其饋饌之儀曰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胾

胾中別是非其猶見以徵者與食禮云太羹湆不和實
於鐙祭言此以牛為上牲則牛汁也又宰夫設四鉶于
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是所謂鉶羹矣
其和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夫太羹既以牛湆則羊豕
當不與鉶羹雖兼羊豕而其東上先牛則亦尊牛也籩
豆大房食禮太羹實于鐙鐙為瓦豆亦豆之屬但此以
籩豆配稱籩則周官籩人所掌豆則周官醢人所掌也
以為朝事饋食加羞之用鐙不在數者又籩豆非泛舉
之辭觀其與大房合稱可見明堂位云禘祀周公為用
玉豆雕簋俎用梡嶡又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
豆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夫[illegible]
即籩也殷為玉豆則其籩必為雕簋又殷周之制豆有
辨而籩不閑則籩之同為雕簋亦概見矣周公有工禮
其俎用虞夏之梡嶡與用殷牲白牡一意而詩以大房
名之是則見其不異於房俎也俎為大房彼籩豆之與
大房俱陳者其用殷之王豆雕簋亦襲無以異於周之

獻豆雕簋又何待言哉萬舞洋洋著魯用天子之樂也
舞以象功王者功在萬國萬民故舞名萬舞若諸侯之
有舞在邶風亦以萬舞稱此借以夸侈其盛而非實也
至魯之禘祀周公得用天子之樂明堂位云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
廣魯於天下也洋洋正廣魯於天下之象孝孫有慶
為福降自天天之幸辭蓋以僖公之為孝孫其於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則已徵其
有慶矣以故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非有所私於孝孫也
即因孝孫之有慶而致之嘏辭焉曰俾爾熾而昌俾爾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熾火盛貌故借為昌字作形容語昌盛
也壽仲虺之誥曰邦乃其昌與此詩昌字義同臧訓善
其有合於壽者臧亦與臟通前漢王吉傳吸新吐故以
練五臧又藝文志有客疾五臧狂顛病方然則臧之訓

善其本義固亦取於五臟之和耳惟壽者之能節宣其
氣而後有以致之保彼東方承上熾而昌說魯邦是常
承上壽而臧說小雅十月之交刺幽王也首章曰日有
食之三章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以是知虧崩震騰固有相因而並至者不虧則日常盈
不崩則山常固不震則地常靜不騰則水常平斯正熾
而昌之象所以保彼東方者此耳莊子外篇云上壽百
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左傳注上壽百二十中壽百
歲下壽八十解三壽者取一以為證據皆可說文注古
文屬作匐象形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然則朋者萬數之合也蓋積上中下之三壽而算之亦
數百歲而止惟行之以作朋至於萬則亦可云如岡如
陵矣山脊為岡大阜為陵言岡陵則山阜亦得該
也所謂壽而臧者固如此夫豈不魯邦是常也哉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集傳】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于閉。以繩束之。此云縢。亦為約之以繩。○朱氏公遷曰。綬綠也。○王氏應麟曰。春秋莊十年書荆。僖元年始書楚。○范氏處義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耆而艾。則言僖公也。

【管見】公車千乘。明乎不減元功之舊賦也。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其證矣。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此謂魯侯之有矛與弓耳。凡朱勝於亦如朱芾赤芾之辨。其大者也。以是推之。則朱英及下朱綅朱字。皆別異之辭。宜重讀。縢以約弓。孔疏據小戎竹閉緄縢解之。見已。但縢不必綠。此取綠者。與朱英之朱配稱。亦以著其非常也。並重讀綠字。乃得。考工記戈戟皆云重三鋝。矛證不闕。亦當有以權之。二矛謂一矛而與兩矛之壺也。制當三鋝。倍而六之。則可作二矛觀矣。又矛當指矟言。釋名。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也。左傳云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以其力之有加也。弓無定力。故此不用二字。用重字。總[illegible]其力有何。特不能以聽定耳。公車皆有矛與弓者。而亦自有矛與弓。非置於車者可比。則朱英綠縢。非虛飾也。只討其

矛為二矛。弓為重弓。魯侯固自具有乘[illegible]之勇。以勝此矣。以徒三萬。徒為士卒之統名。步與詩[illegible]得讀之。魯之軍賦至三萬。亦為極數。若泥司馬法以[illegible]之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豈能具從。後世以古用車戰為必然。是亦宜加度量矣。貝胄朱綅。貝介蘚其甲有[illegible]采。因即用為矜之㫖。稱非以貝飾胄之部。且其不稱[illegible]胄。稱貝胄者。以其甲胄為具文。故爾為貝衣。揚州稱厥篚織貝。織貝錦名也。貝文可織。獨不可用以織乎。相貝經云。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曰紫貝。赤質紅章。曰珠貝。準此而用綫。非朱無以為之。夫魯侯既具矛與弓矣。而復為之貝胄。以自表於公徒三萬者如此。此皆欲於平時便習戎行。而期臨事之以身率先也。以次其衆之可用。則共以為蒸徒增增云。說是蒸大氣上行也。當其一鼓作氣。是為及徒國之而。其氣動不可遏。初未見有再而衰三而竭。六共豈不增增也。豈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膺本胸名。凡以維力卻人者。必懲出其胸以感之。則膺之。詩取此意。考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二十六年春公伐戎。是戎嘗侵魯也。僖公為莊公子。繼閔公云歷三十有三年。無以追戎伐戎書者。夫固有以膺之。所使戎不敢偪矣。至狄之不靖。春秋書僖公八年夏狄伐晉。十年春狄滅溫。十三年春狄侵衛。十四年秋狄侵鄭。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二十一年春狄侵衛。二十四年夏狄侵鄭。三十年狄侵齊。不聞及魯。惟僖公卒。後至文公七年夏。乃書狄侵我西鄙。然則終僖公之世。苟於狄不肯以膺之。何以使其肆行他國者。獨於魯常不敢偪。而與戎患其邪也。蓋名陵之。從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於師。左傳稱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度爾時魯師之壯。蒐乘於千中選。使於三萬中。頌之自歸。挺朱英之二矛。手綠縢之重弓。彼其貝胄朱綅者。以從事。此其烝徒增增。當亦延於諸侯也。在屈完觀之齊師而外。足以懾其心者。非魯師乘以是言。懲亦

於盂為夸矣。懲猶警飭之謂。舒為楚之與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取非滅也。故僖公以後猶有舒蓼舒庸舒鳩之屬見于春秋。然舒以楚為庇。而僖公之會齊桓以伐楚。勢能陰折楚使屈完於觀師之際。使卒受盟。舒須伐恃而不恐耶。故由荊及舒。其為懲則俱懲必矣。於戎狄曰膺。於荊舒曰懲。皆主不戰而屈人之兵說。故謂莫我敢承。耳承受也。如稱受師受敵者是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蒙上章之嘏辭而推闡之也。盖前稱熾而皆熾有時衰。故再稱昌而熾。則後之盛不減於初矣。不減於初為昌而熾。更有加於初則為昌而大也。大字即頂前熾字看出。又前嘏辭之稱熾而昌者。中之曰保彼東方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此特就氣逆徵之。至本章所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人事也。所以保彼東方者。又實見為昌而熾。昌而大矣。要之昌而熾。仍是一熾昌而大。仍是一昌。蓋氣運為人事之主。人事乘氣運之數。因當相因而並至也。至嘏詞稱壽而臧者。中之以魯邦是常。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此則有壽而富之意焉。富如富於春秋之富。蓋臧者能壽。既壽則終慮其去日多而來日少也。是有取於富矣。黃髮台背之指壽者言。故曰壽胥與試。胥相也。試驗也。彼人而黃髮亦或台背。此實為壽而臧。即可必其壽而富矣。以魯侯為壽而富。因早有是黃髮台背之壽者相與以驗之。夫豈不信也哉。且壽有驗之人者。亦有可驗之已者。如六十曰耆。亦壽也。其年為耆而其貌如艾。則六十猶之五十矣。以此卜壽而富。其富非常。則當萬有千歲也。即以此成壽而臧。其臧亦非常。則當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故嘏辭之申言壽而臧者曰三壽作朋。朋為萬數。不啻三壽之積而已。然猶以萬為不足。而以如岡如陵終之。則非萬有十歲眉壽無有害。豈足以盡其義哉。兩有字上去聲。義同。又下如字。按天子稱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則如嵩呼萬歲皆三乃稱之。此只稱萬有千歲。避天子也。又其壽但主眉言。曰眉壽。謂其徵壽於眉而已。並不必有黃髮台背之狀也。而壽之臧益見。有害如晉侯夢二豎子亦其一也。他皆類是。無有害。正臧字實際。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集傳】泰山魯之望也。龜蒙二山名。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曹氏粹中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李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張氏彩曰。荒者經畧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管見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即泰山也。詹為卜而仰之之辭。謂魯之臣民以泰山巖巖為魯之望。即以魯侯與泰山齊觀。於是卜其保彼東方。魯邦是常。而有以信嘏辭之不誣耳。奄覆也。大有餘也。奄有龜蒙。是為泰山巖巖之勢。而魯侯之遂荒大東。其勢亦有然者。此正上文詹字之意。大東自鎬京指魯言之。非自魯而指魯東之盡界說。海邦即謂淮夷也。以其濱海曰海邦。以其本不屬魯。固以至于字別之。淮夷來同。如思樂卒章之稱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其証已。莫不率從者。南夷也。觀下章可見。魯侯之功。一篇歸美僖公。亦用以點清上文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集傳〕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

〔集說〕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氏應麟曰。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管見〕保有鳧繹。保即保彼東方之保。指魯侯說。徐在淮夷北。與淮夷黨。觀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所由來久矣。徐之東境不濱海。故不稱海邦云。淮夷為海邦。而徐實宅其北。界接於魯。魯侯不荒徐宅。亦無以至于海邦。而使淮夷來同也。其曰淮夷蠻貊者。謂淮夷為蠻屬而比于貊耳。貊北狄。非東南淮夷之所能匹也。乃淮夷北有徐以為外蔽。而內又有南夷。以爭附之。是為蠻而貊矣。然則思樂篇之言征淮夷者。曰狄彼東南。豈過於

矜慎而云然哉。及彼南夷。由淮夷之蠻而貊者及之也。上章言莫不率從。即隱斥南夷。故於此章申之。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南夷之率從。蓋如此。何以言諾。蓋魯侯之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是以師誅之也。至淮夷而外之南夷。不勤民於遠。而以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收之。至于布令陳辭。而南夷莫敢不諾。皆於魯侯是若焉。則獻賂當與淮夷之來同者。接踵而至矣。魯侯之功為何如哉。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傳〕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為莊公之妾。甍於文公四年。

〔管見〕天錫公純嘏。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嘏兼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以純嘏稱焉。如下文言眉壽保魯。即長義。又聯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即大義也。以是為天錫公純嘏耳。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許許田也。按此雖以常作嘗。而謂嘗即薛邑。然莊公末年猶得築臺于此。則魯固有是地。其揭言居常無謂也。公羊傳謂許田為魯朝宿之邑。繫之許者。近許也。然則單稱許。字與許國混。未見其必為許田。又許田自桓公時已入於鄭。未嘗復歸于魯。此與居常合稱。亦何據乎。蓋居常。即承上保魯言。魯為周公之宇。是則居也。所謂居常者。若前稱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是已與同。予賜也。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豈嘗有成

王與之。而天下或不許之者乎。以為可曰。詩二章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爾爾周公也。則自魯公而後。所得有其山川土田附庸者。皆周公之宇矣。其言復者。由居常與許觀之。則有以復其廣魯於天下之規模也。自三章稱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皆以此句總束之。魯侯燕喜。以有功而燕也。前特言魯侯之功。正與此相應。小雅六月篇吉甫以佐宣王伐玁狁有功。亦稱燕喜。其燕曰飲御諸友。則知稱燕喜者。皆私燕也。故此亦祇及令妻壽母云。壽母壽字須活看。謂魯侯有令妻聲姜。能因魯侯之燕喜而壽其母。成風耳。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即壽之之辭。宜者。善處之也。昔成季之生。卜人決其在公之右。聞於兩社。為公室輔。成風聞其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卒立僖公。即是以推成風之於大夫庶士必皆有以宜之。可知。有與無反。邦國以饑饉為無。以豐稔為有。春秋僖公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

月雨穀梁子曰一時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其有志乎民謂何凡以求邦國之有耳庶成風當下亦誠以是為切急而與僖公同其閔與喜也故復著其有志乎民如此宜大大京十無得縣於羣臣而已至於邦國是有則其造福為善大故曰況多受祉祉即福也從止是以亨其安為福者漢書食貨志云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可知邦國惟有而後安也而其祉不外是矣受祉者在邦國可不謂既多乎哉黃髮兒齒此乃正以壽成風也凡詩中言壽微者黃髮為遐稱兒齒獨見於此其立言之例蓋以黃髮台背稱男子以黃髮兒齒稱婦人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萬民是若。

[集傳]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路寢正寢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

[集說]王氏蘇曰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管見]斷者採於山也將用則度之懼枉材耳尋以量長其分寸之間則需尺凡工人皆同之者說文椽方曰桷桷之密比而下無如松枝之為偃蓋然故曰松桷謂以松為桷者非也有當讀去聲音又舄从碣之省柱下石也舄屨名舄字从舄蓋以柱足之屨石礻如屨耳然則去偏旁而義益著路寢孔碩為廟樂似也廟雖有寢然以路寢稱者路寢為君之止寢居中廟在其左常制不必能與路寢埒也今廟制之孔碩直可作路寢觀故並不用如字其文法與上松桷同新廟奕奕新廟謂莊公之廟以其未久而稱新耳奕奕大貌其大之實象已於所云路寢孔碩見之矣曰奚斯所作者蓋詳廟已在前此廟追記亦不必其奚斯之仍舊也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碩大指上徂來之松新甫之柏言其材若此不能無借於民力以致之以萬民稱明通國皆在所役也而爾時率翕然從事有不見其徵令之擾攘者是為若矣其若也夫豈奚斯所能得此於萬民哉惟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則僖公當作莊公之廟萬民之若其以此與按此篇末二章因僖公而及其母成風且父莊公非無意也春秋於僖公八年書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成風也或風為莊公之妾僖公舉大禘于太廟立為夫人則崇其母稱國必創其父廟蓋一時之並及著又此篇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如三章但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一若不知莊公以後猶有閔公之在位二年者然則他日文公之躋僖公由夏父弗忌議之而滅

文仲繼之亦肇端於此已矣

商頌

[集說]陳氏傅良曰闕以親陳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保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小謀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邾鄭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陳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日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已美事

有適然而無足疑者

管見 商頌五篇皆為高宗之復興而作說詳各篇序中蓋高宗以前未嘗有所為頌也以為有而亡之者懸不足據

那。祀成湯也。

管見 此頌為湯孫作頌其因祀成湯而先習樂耳習樂之事詳篇中而序只言祀成湯者著其所由來則已不得便作歌是詩以祀成湯也於樂則必用大濩則其先事而習之亦當擇吉日以大合樂而天子親往視之矣於時湯孫即因以思功成作樂之原而並為執其事之人昭之訓辭焉故作者叙述而為是篇也湯孫當屬商之何王殆非高宗莫屬耳按那及烈祖其末並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是本一時之作其作之亦出一人之手非成湯廟祀後便有此那篇中宗廟祀後獨為彼烈祖篇也且那於湯孫奏假稱綏我思成烈祖於既載清酤稱賚我思成思成云者思烈祖成湯之所以成王業也自非恭默思道之高宗則於其奏假也見為有樂而止雖告以綏我思成而漠然不動即亦於其載清酤也指為屬酒而止又能自謂賚我思成而灼然不疑哉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集傳 那，多。衎，樂也。烈祖，湯也。

集說 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草以為鞉鼓鞉以兆鼓者也搖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鼓管之時已先奏鞉可知矣

管見 按後稱庸鼓萬舞此成湯之大濩也故當其習之而初禁樂人即為數其盛曰猗與那與猗同倚依也謂其詩鼓者依懸舞者依位上因是而於懸閒位閒為鼓之舞之者綜觀其數則那之為多亦見置我鞉鼓置始創也鞉鼓不起於商其作為大濩之樂而以鞉鼓先之則實起自商矣大濩以鞉鼓先則統舞以聲統聲以鞉其可也且鞉亦鼓屬下云奏鼓簡簡則並以鞉而統於鼓亦無不可奏為作樂之通名鼓不曰擊而曰奏則見其因鼓而備舉者如後所謂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都於一奏字中已得簡為擇義擇之至審為簡簡以於奏鼓之先而慎選其人也於鼓若是推之管與磬之皆屬庸鼓而以合於萬舞者其奏之之人庶不出於簡簡可知衎我烈祖申所以簡簡之意以為此奏鼓者即所用以奏假也來假則來饗是實藉以衎我烈祖矣夫安得不簡簡也哉按易辭曰飲食衎衎小雅曰嘉賓式燕以衎則知此稱衎我烈祖明乎聲音之號者以致烈祖之來饗然後知味之成有以致烈祖之來饗也來假來饗而其衎乃可徵矣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集傳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

管見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集傳解奏假字義是矣但當言奏樂以假于烈祖與上章緊接不得泛指祖考謂綏我之我我湯孫也蓋以奏假者奏大濩以假之此為湯孫所以衎我烈祖亦即得為烈祖所以綏我湯孫何以綏之為其可因是以思成乎夫樂者象成者也大濩之樂在烈祖成湯之號為成不外是矣於其奏而思之是思成也思成即守成之本我湯孫不忘烈祖創業之勤而其卒得永綏民以永綏在位者又豈外是哉鞉鼓淵

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似只執樂之音言而不知樂舞之節即寓焉樂記疏曰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為之作濩武能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為之作武湯武同功則大濩之舞不傳可因大武之舞證之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注云備戒擊鼓警衆也病憂也疏云憂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則加此言漢樂而首及鞉鼓淵淵亦備戒之象矣備戒者利其衆之沉前而不浮動故於聲中特見為淵淵耳子又以武問賈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注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事戎事疏云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長聲而嘆其音連延不絕欲待衆之至也是又可據以求濩樂之稱嘒嘒管聲矣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疏云笙入立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夫象武之曲奏之以管為主則奏大濩之亦主於管必矣

嘒嘒小雅以象鳴蜩今借鳴蜩為管聲衆似所稱嘒嘒者不亦誠為長聲而歎其音連延不絕也哉故知此言嘒嘒管聲在濩樂之本意與武之咏歎淫液而恐不逮事正同不寧惟是子之與賈卒論武也曰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孔子不然其說而正之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注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言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孔疏云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之志武舞之坐象周公名公以文止武也夫周以管象象而舞大武當其發揚蹈厲其管必有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也至於轉而和平是當在武亂皆坐時矣濩樂以象湯之伐桀其舞固有不能已於發揚蹈厲者則[illegible]嘒管聲之應之豈得一於和平也哉故此言既和且平既字前一層便包有此意在也和平只從管聲見之而以為依我磬聲者磬聲當與上鞉鼓之聲對看蓋管聲

依我鞉鼓之聲則因革之讙以立動而激越生焉此不得以和平言至管聲依我磬聲則因石之磬以立辨廣寬裕形焉此乃得以和平言矣既和且平依我鞉鼓起是末之下管象舞大武皆豈不在發揚蹈厲之後而垂際其武亂皆坐時乎總之樂記言武亂皆坐謂武舞之將終如是也而其合於舞之管聲可於此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摹其概此言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謂發樂之將終如是也而其合於管之舞狀亦可於樂記之武亂皆坐摹其概云再按依我磬聲以磬為堂上之主若看亦是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注簜竹也謂笙簫之屬紘編磬繩也以此推之殷周之設樂當同位簜為管竹成器則以管名夫堂下之樂有鞉有鼓有管有[illegible]明

管聲之和平特別於鞉鼓之聲而指之曰依我磬聲所謂磬者乃不即據堂下之笙磬頌磬而必取諸堂上之玉磬胡為然哉於赫湯孫於歎辭赫驁驁盍樂以象茲而湯孫即能因視樂以思成故當樂之洗爾遂不無其歎且驚有如此穆穆厥聲謂爾時之湯孫所又有言以勤樂人耳如下自庸鼓有斁至於篇末是已凡言皆出於聲故曰厥聲其見為穆穆者觀大雅稱穆如清風及國語稱清風戒焱則穆為肅意穆穆即肅肅之意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管見】此下皆湯孫飭樂人之言即上所謂穆穆厥聲之出之者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庸指功言周官司勳以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民功注以濟施於民言貫疏謂六者皆[illegible]文[illegible]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是戰功亦曰勳也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周公有大功勳

新勞者也。據此則庸亦可為功之通稱矣。庸鼓之鼓。宜活看。與孟子令王鼓樂於此。及小雅鼓瑟吹笙鼓鍾于宮。一例。王者功成作樂。是謂庸鼓。樂不稱樂而稱鼓。解之舞不稱舞而稱萬。意得則文不具亦不通。說文數也。厭也。證以周南服之無數。及大雅古之人無數。周頌此無數。皆與說文同。未聞有盛義也。舞以象功。王者功在在萬國萬民。故舞稱萬舞。奕即博奕之奕。凡奕者之局中最多誤。則亦不可以為有次序之喻矣。我有嘉客。當據小雅鹿鳴我有嘉賓解之。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謂此嘉賓者。先為朝之公卿大夫。是羣臣也。今以致仕而立為太學之三老五更。則是羣臣而嘉賓矣。其燕之禮。見文王世子。以用樂言。登歌清廟而外。又即為之下管象舞大武。則由是以推。殷之養老。其燕之有樂。固必用湯之大濩可知。亦不夾懌。夷平也。懌悅也。意不能平則不悅。平乃悅也。蓋湯孫以為今之庸鼓萬舞。非烈祖之樂乎。將以衎我烈祖。必其執事有恪也。苟或於庸鼓而志意不齊焉。則是有數以比於慢矣。又或於萬舞而行列不正焉。則是有奕以疑於亂矣。此不惟無以衎我烈祖也。我國家養老之禮。有所奉以為嘉客者。其於修孝養之事。必將命有司。作大濩以樂之。使爾時而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見我有嘉客。亦必以執事之不有恪。而不夷懌也。又況期於衎我烈祖乎哉。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管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自古。謂自黃帝以來。在昔。則專指烈祖成湯時說。觀後殷武篇稱昔有成湯可見。先者先之也。民即羣黎百姓之稱。作謂作樂。黃帝作咸池。以後帝嚳作六英。顓頊作五莖。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及湯作大濩。此古昔之可徵者。何言乎先民有作。樂記曰。樂者樂也。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溫恭朝夕。此謂學樂之士其平時之服從於樂教者。當如是耳。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斯言也。雖不獨指學樂。而學樂無外此者。執事有恪。以用樂之時言。如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亦所以懲不恪而使之有恪也。然不裕於夙藝。要非當境之威戒所能齊。故特先以溫恭朝夕教之。執事若上所為庸鼓萬舞是已。庸鼓而不有數。則有恪萬舞而不有奕。則有恪。對看便明。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將。奉也。

〔管見〕前節兼言先代之樂。此則獨注成湯大濩之樂以作結也。顧為還自念之辭。以為今者顧予之烝嘗。以舉祀禮。而樂亦同以樂焉。蓋由湯為烈祖。子以不承基緒。屬為湯孫。謹以將之者。奉而行之。毋敢失墜。即期有以衎我烈祖也。在職司是樂者。其可不由溫恭朝夕以成執事之有恪哉。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其聲之所發用。昭為訓辭者如此。

烈祖。祀中宗也。

〔管見〕此篇非即祀中宗之樂。乃因祀中宗而述之。祀者之能盡志也。據篇中所云。殆非恭默思道之高宗。亦不能當祀而用心若此。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烈祖。成湯也。秩。常。申。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

管見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嗟歎也釋名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重之曰嗟嗟則其意勤飾於言矣哉之為常典常也祜育同怙是以荷其保佑為福者更哉中宗元祀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缺與王其修德中宗從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夫一和由烈祖之成憲而物象之災異頓除是則有秩以遺後人而其受天之祐者固即斯而在矣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謂引而長之使不已也錫字跟上祜字說無疆本屬地系詩中每稱萬壽無疆祝其同於地之久也則知此申錫無疆即指中宗之壽言之洪範五福一曰壽可見祉與兒於此矣爾謂中宗臨以烈祖故得爾中宗也周書言多歷年所蓋據年之太歲在其而以為所中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

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豈不一一有其所哉又周官義疏云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歲星木星也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亦無與於歲星也年之稱歲本於太歲波太歲之在十八十二辰之次固其所矣商自烈祖成湯而後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可不謂多歷年所乎是非可倖而及斯也故蒙烈祖之有秩斯祜而推所由累曰申錫無靈及爾斯所錫本天錫其申錫者亦本自天申之也然高宗元祀感於祥桑以大修先王之德自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亦惟奉烈祖之有秩矣以無咎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則是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雖實天之以其祜中錫之也即謂烈祖之以其祜中錫之亦然不可令此得樂嗟嗟也哉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

集傳酤酒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和成平之謂也

集說何氏楷曰酤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王氏安石曰賚與祖賚孝孫同

管見既載清酤清酤蓋元酒之別名秋官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水明水以明水為元酒也郊特牲云貴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是清之與明義可

通前按明水既以酒名或當有法造之使微與酒近亦如說文所謂一宿酒之易成者非直水也故元酒曰清酤此特以尊盛之與鬱鬯及齊配設不用以祼獻乃只言載而已哉清酤猶之尊元酒云爾賚我思成賚賜也言我以清酤共神即以神以清酤賚我其賚我維何賚我以思成也以為望人制禮反本從朔此清酤者即為元酒其當祭必載以示思古而不忘耳夫一酒之成猶不得忘其初又況前人之肇造以成王業者乎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此烈祖成湯之所以號為成也不可以不思矣大思成即中宗湯與之衣祀中宗者乃於既載清酤而有見於賚我思成則亦欲踵中宗之後而期於復興也篇未湯孫雖統稱微出宗其誰與歸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亦宗蒙上既載清酤既字來戒戒褒鬷也行禮以羹定為節不敢後亦當不敢先也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則平為和之則矣其及此

者亦有所以用其思耳如高宗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是固亦相而為此喻言也周書君奭篇周公曰其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則中宗之諾臣亦役成有一德矣夫不可即和羹以思其美之意濟哉鬷假無言時靡有爭鬷本子紅切毛傳訓總陳風越以鬷邁孔疏云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此於總義有說從之可也凡大祭祀其與事有職司者實繫六卿為其屬之總其屬又各有徒亦即各為其徒之總當其王假有廟皆得從在趨蹌之數以亦其誠是不為鬷假乎無言即謂鬷假者之無言也玉藻列齋遬之容一曰口容止再曰聲容靜又再曰氣容肅只無言二字可以該之時謂中宗之時爭訟也靡有爭與論語稱無訟意同於時蓋刑措不用亦誠有如中庸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於作祀中宗者思之御得由祭時廟中之象以想見中宗時壇內之象布如此縱我眉壽黃耇無疆二句須一氣讀綏安也我我中宗也

於上文而言我中宗之綏民至于時靡有爭則是而天之於中宗其使之永綏在位者亦遂至于眉壽黃耇無疆也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始而於眉徵壽則而徵其壽於黃耇此在臣子頌禱之私其以萬壽無疆稱者意願亦期至於是耳是足知前章之言申錫無疆固即以此眉壽黃耇為無疆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集說】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來

【管見】約軝錯衡謂與之以八人肩者其製如此軝音歧作軝與岐並从支則可崇岐義解軝字彝名物兩為岐以此度之今大轄夾施長杆前後各兩端是有岐義而以軝名其杆每兩端而屬一絆用繩纓合鉤紐為之則所謂約軝也於當約處有木橫貫兩杆端以勝約者為衡前後同衡上更各重以衡長倍之則為短杆四分着衡左右端與衡横直相錯其稱錯衡者以此由是以八人肩之其行珌於馬之不疾不徐而其節徽於鸞也故曰八鸞鶬鶬以上三句與小雅采芑無異辭惟瑲瑲作鶬鶬耳瑲瑲从王殆狀其聲之解則流鶬鶬从鳥殆以狀其聲之鳴而過也義雖小別為八鸞作形容語無不合者按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此般祭天之事也以馬駕之其初之定制取其敬不取其安中宗當眉壽黃耇之年必有雖於乘大路者然其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於祭為尤重故郊祀大典必身親蒞之不使人也則見其約軝錯衡八鸞鶬鶬雖不充乘大路之繁纓一就然於郊之祭也以假以享固終其身未嘗不親蒞焉唐氏汝諤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我

受命溥將我亦我中宗也受命受其綏我眉壽黃耇無疆之命也溥為皆[illegible]將為助義言我中宗之受命天既綏之諸神亦皆助之也將之為物有左右扶掖之意於中宗之祭天而得見其默致百神之溥將若此所以雖及眉壽黃耇猶能從事於以假以享而無或隕越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即謂其祭之受福也故下以來假來饗申之既云自天降康則其來假來饗者知為昊天上帝矣上帝因假之而後來假因享之而後來饗故上文以假以享雖似祀事之統稱正專指郊祀之說洪範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天子之富在百穀百穀之當在康年是降康即降福矣曰無疆者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此所為申錫無疆也而其以祭受福盡中宗所歷之申無不見為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則是其降康以降福者實與其壽之申錫無疆而俱長矣故曰降福無疆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管見〕顧予忝嘗湯孫之將顧祀中宗者自顧也將以衣
言與前溥將之將同文而義各見此一句之意以為今
忝由細思中宗之以假以享而還自顧焉無論郊祀也
即以予之忝嘗論之惟是湯為烈祖予亦以丕承基緒
屬為湯孫當忝嘗之時謹以將之者秦而行之安敢失
隳乃耳丕不敢必予祖若考之來假來饗也又况郊祀
禮天予何修而得此於中宗之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也哉

玄鳥祀高宗也。

〔管見〕祀高宗者即於定廟號之時祀之故特作頌以
明宗有德之意初非正用是為祀高宗之樂歌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集傳〕玄鳥鳦也宅居也殷地名古猶昔
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
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自
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朱子語類問玄
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
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
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
殷商並稱○黃氏一正曰宅殷
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
〔管見〕殷土景亳也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
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按偃師有河洛之間其地最宜
穀故曰芒芒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芒
種稻麥也然稻麥有芒其他黍稷粟豆之屬亦各有芒
特長短不同耳如為末傳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何所謂祿若穀也穀為百穀故祿稱百祿殷土芒芒
止可於百祿是何時驗之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正
域正邦畿之封域也度四方以求地中建王國是曰正
域彼四方蓋商之亳都即周之洛邑也周禮地官大司
徒之職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
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
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所稱
正域彼四方者莫詳於此亦可知周既宅鎬而
尤嘗洛邑以為東都所由來卽權輿於殷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
丁孫子。

〔集傳〕九有九州
也武丁高宗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
高宗○徐氏常吉曰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
曰孫子也
〔管見〕方命厥后方主中央土言月令中央土其帝黃帝
其神后土張氏虙曰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
領四方故稱君小雅甫田曰以社以方大田曰來方禋
祀所謂方者即后土之神也別於東西南北之四方而
渾以方稱所以著中央之為后土主於統攝而無所分
屬云爾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是則帝之命厥后有
取諸方神以命之而與后土之為后同也夫豈不奄有
九有哉奄覆也蓋包舉之意凡四海之內九州其一
王畿其八侯服也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其山鎮其澤藪其川其浸其利其民其畜其穀皆得舉
其名物數要此九州之所有也中庸稱富有四海之內
以九州為九有蓋言富耳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元后謂契也箋云曰大命元鳥降而生商則契之受命已為湯咨其緒至及湯既放桀即位改元十九傳而及武丁以前月歷四百四十餘年中間自太甲太戊[illegible]盤庚而下[illegible]稱商道之衰諸侯不朝者數矣若以[illegible]統[illegible]之起而說桀癸更十七傳通計四百三十餘年而止則商之先后其受命以開後人之丕基者[illegible]武丁孫子[illegible]侄前有夏隧厥命之時也豈不殆[illegible]而不殆者夏之[illegible]亡[illegible]於桀癸其孫子務句絕先后[illegible]如之何商之後興在於武丁其孫子能自為先后[illegible]有顏也凡孫又生子則以孫子稱雖至百世皆可通與詩中稱魯頌者一例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集傳]武王湯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之粢盛惟黍稷耳糦字从米故知是黍稷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

[管見]有武功者曰武王武湯是已今武丁孫子之為武如後殷武篇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夫非其功之最著者乎此而亦以武王加之初不覺武湯之號武能勝武丁之號武而遂有所不勝也故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者當此而適稱之意龍旂十乘指諸侯來朝說周之覲禮侯氏禘晃乘墨[illegible]哉龍旂弧轡乃朝此足以偕諸矣鄭氏康成曰十乘[illegible][illegible]一州之大國此按郊特牲云天子存王之後循[illegible]贊也尊賢不過二代此據周封夏殷之後言之右所前為夏稱王更前為虞則稱帝於二王之義不協王所指八州之大國必州伯也攷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又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二伯八伯皆為諸侯之長以屬諸侯其制蓋因殷也然則龍旂十乘既以二伯命於八伯爵數之十亦可具止及此者以其長該亦爵耳且如春官之[illegible]殷見曰[illegible][illegible]為六服書朝大抵其長紫來所扃則有孝有不來者[illegible]得泥指乘數以為[illegible]同之恒例武大龍是[illegible][illegible]謂諸侯因來朝而此祭也是言若諸侯之朝王必次祭於廟而後遣歸其歸故周頌有臣工肅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禱同饎秦稷之遠名特稱天著益明肅特所助之祭即為後篇長發之樂大樂鼓於糦亦別之為大糦云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集傳][illegible][illegible]肇開也

[管見]邦畿千里殷土也湯之先以八遷而始都此湯之後以[illegible]遷而例稱此故曰維民所止耳維與稱係稱屬之

一義[illegible][illegible]彼四[illegible]肇域肇邦畿之封域也猶是殷上而武丁之[illegible]興[illegible]與湯之創業垂統之功是稱肇域如二章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固實謂武湯之正域彼四方其[illegible]是奄有九有者先后契賴之至後之孫子已承先后契之[illegible]命以纘緒於武湯既若前有夏歷年[illegible]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能延而紛替則惟武丁之武王靡不勝亦[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稱以丕擬奄有九有之宏業也可不謂肇域彼四海乎前言武湯之正域於時未遂奄有九[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大勢曰正域彼四方與言武丁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九有也乃特實指天下之畫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彼四海[illegible]商人稱殷自盤庚始為盤庚之復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肇域歸武丁者武湯之正域正域于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肇[illegible]肇域于彼四海言之皆有以[illegible]其居[illegible][illegible]外之[illegible][illegible]為甚遂非第宅是殷上以為邦畿千里[illegible]民[illegible]是[illegible]也後盤庚之遷殷猶稱民不適有居則雖[illegible][illegible]厥[illegible]豈[illegible][illegible]武丁之徙此以朝諸侯亦龍旂

[illegible]是[illegible]也[illegible]二十有[illegible][illegible]淳[illegible]求似哉且盤庚之祟
[illegible]弟小辛小乙繼之而殷道之
則武丁之興[illegible]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傳 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員與[illegible]武[illegible]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員同[illegible]河大河也[illegible]言景山四面

皆大河也何任[illegible]春秋傳作荷

[illegible]也如前言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所謂

[illegible]眾殷[illegible]者各欲徼福於商祖自契以

[illegible]以求[illegible]得[illegible]佐之助祭初無與於己

獨[illegible]不至[illegible]已也故作者特著假字並著

[illegible]之際不盡其誠信忠敬有如斯耳景
[illegible]說是矣但以河專指大河則猶失於
[illegible]水無大小俗皆呼為江可知江以北
[illegible]為河也然景亳言之大河為河伊洛
[illegible]乃得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
[illegible]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
[illegible]嶺至河南鞏縣東北入河澗水出
[illegible]西北之穀城山至洛陽縣東入洛
[illegible]縣東北之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
[illegible]之偃師以景山為表彼山之四面
[illegible]山之四面以為之維若則皆河矣故
[illegible]係屬之義亦可用為縈帶之義也如
[illegible]維水之於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illegible]其[illegible]最宜殷耳王[illegible]之宅都即周
[illegible]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illegible]與首章所云宅殷土芒芒之

長發大禘也。

傳 長發之大禘太祖同既云禘太祖則其為大禘[illegible]敘序[illegible]更加大字既云大禘則其

[illegible]是[illegible]發明也[illegible]宜[illegible]務於[illegible]
[illegible]百祿[illegible]大百祿與本篇之自[illegible]
[illegible]何稱一意蕭蔡之言盡亦成也以為受之自[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月盤與後改國號曰殷則武丁之自
[illegible]為殷受命也君前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殆[illegible]
[illegible]可見商之受命浸衰於久而殷之受命受命久
[illegible]也哉惟武丁自商改為殷之際而受命受命[illegible]
[illegible]以故景維河其水之為灌輸之源分而委合切
[illegible]為崇而底晉[illegible]潤以宜稱於田則實見其白
[illegible]以是畏四海之諸侯其誼不欲何茲百祿者
[illegible]而[illegible]是為嚴[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假而[illegible]之心也夫
[illegible]不言[illegible]

[illegible]禘太祖之所下[illegible]序不更加[illegible]
[illegible]殷武[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宗則[illegible]之祖字
[illegible]必[illegible]高宗何[illegible]以之介其間而稱
[illegible]實[illegible]大禘如本篇言商
[illegible]由[illegible]東烈[illegible]海外有截
[illegible]相王[illegible]鉞烈如火烈[illegible]
[illegible]武[illegible]王[illegible]有截篇皆謚讓其
[illegible]功也[illegible]載[illegible]有後截篇首章曰湯
[illegible]彼[illegible]有在有截其所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旅[illegible]
[illegible]孫[illegible]宗武王[illegible]不勝也[illegible]
[illegible]篇[illegible]觀[illegible]子[illegible]伐[illegible]楚有功[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祭以告成[illegible]周頌之禘太祖其
[illegible]稱[illegible]皇[illegible]王告[illegible]之禘太祖其
[illegible]辭[illegible]大[illegible]惟[illegible]征之功也[illegible]
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同[illegible]已[illegible]至
[illegible]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illegible]也[illegible]又有[illegible]同[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大
禘之太祖而名同[illegible]禘其祖之所自出[illegible]可[illegible]大傳[illegible]
[illegible]禘[illegible]祖之[illegible]但如

解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說 毛氏萇曰有娀契母也○孔氏穎達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娀契母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

管見 哲為明知之稱濬與書言濬川濬畎澮之濬同義取於開導也有以開導天下之顓蒙而生其明知是為濬哲濬哲維商猶云濬哲維契耳契封於商而其後既王國號仍曰商則稱商即稱契也虞書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夫司徒之職不外乎敷教而其為百姓敷教者即能為百姓濬哲則功

莫大焉長發其祥發字須以生商生字為本如前篇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即其祥之始生也由生以推其發在相土亦既發矣久之而有湯之易侯而王至于又久則武丁復興是大禘之祭主也時則轉商之既衰為殷之初盛由此觀之則其祥之徵於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者前之生既不偶而後之發亦未艾可不謂長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此言禹之濬川濬畎澮以平水土雖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其有憂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猶夫昏墊之災也則重賴有契之敷教以助之其濬哲亦與禹之濬川濬畎澮同矣凡穀食皆有芒詳見前篇洪水治而百穀成熟則不見為湯湯蕩蕩浩浩也惟見其芒芒而已禹貢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以辨九州而定其方也觀周禮夏官三百有主辨九州之圖地者稱職方氏其所屬又從稱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則九州之以方名亦足証已外九州之外也虞書益稷篇禹曰予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是即所為敷下土方之事也又曰外薄四海成建五長傳云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孔疏言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則是五長之國皆得以大國目之錢氏總有曰五長內布中國之政教外通蕃夷之職貢則以捍中國撫蕃夷為職也所謂大國是疆者其概當不外此疆為竟界掌守其竟界亦曰疆也幅當與副之音福者義同副剖也判也裂也故亦音逼而與劈疈字通據此以推幅為布帛之幅可剖判而裂之亦具副義則亦未嘗不得與副音逼者並通於劈疈也隕一作殞殁也昔簡狄生契坼背而出背坼則其剖判而裂之直可作幅觀矣契以是生而簡狄遂以是殁故著其殁之狀曰幅隕既長云者自契為司徒之時而轉計之則簡狄之因坼背以殁其日為已久耳將送也須頂上隕字立解今俗每以隕身為送命則此將之

為送以斷送言方謂幅隕之初蓋簡狄之生契帝實主之故契母為有娀氏方其為生子而以命將也帝於隕其身之日即立其子而有商一代之本根於是基焉是生契即生商也至契長為堯司徒此當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然後因其敷土以敷教而成濬哲之功也其距簡狄之幅隕為既長矣夫豈待是時而乃膺帝命啓商祚哉故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集傳 元王契也元者深微之稱或曰以元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達通也率循越過也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

隱退或說解元王木前章元鳥究為有據當從之易也之辭曰磐桓[illegible]象也俗謂之岩磐為礎石而其中有心以木為之所以司轉其是之[illegible]桓[illegible]觀桓字从木从亘亘是桓亦作[illegible]亘古作亘从同亦轉義也禮記檀弓顏柳曰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注輴殯車也撥可以引輴車所謂紼也或疑棺當用[illegible][illegible]撥為紼者非是蓋其制不一亦大約藉以撥引輴車使之易轉當與紼之用同撥[illegible]之為磨中有木以司轉其外又必有木以為轉之之[illegible]是則撥耳俗名岩中之木為磨心即更以磨外之木[illegible]磨之其於撥字从手之意亦得何言乎元王桓撥意蓋以契為司徒主敷教其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欲轉之[illegible]從於觀旋一如[illegible]撥之轉礎然初無所御逆以成[illegible][illegible]旋也桓撥之用其實安在書曰敬敷五教在寬[illegible][illegible]亦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illegible]以徵矣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受即[illegible]其受轉於元王桓撥耳受之者合小國

[illegible][illegible]言之邦畿而外民之所止當不外此達為通義言百姓曉然於五品之教而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達則其哲生矣然以前不[illegible]及是乃無不達夫非有以濬之也哉首章稱濬哲取濬水之象此章據桓撥取轉石之象惟是元王桓撥其施教之法善用溥者初不慮民質之須有如石以故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其成教之機利於導者實有以見民性之順有如水也左傳賜我先君履履為四至之竟此詩履字同蓋契始封商其國亦有東西南北之所居是為履矣率履不越謂契之子若孫皆因沿舊封而[illegible]啓疆拓地之意耳然雖如此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祥至是而存發之勢焉故曰遂視既發視通示猶古呈露也於何知其既發若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者非乎相土事蹟無可考據後稱武王如火烈烈及九有有截[illegible]求之則知此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匡著其有武功也海外字勿泥看凡中邦之域以四海為極亦大勢云

然如禹貢言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何嘗必得四方之悉瀕于海哉又海內海外之分亦謂中邦為內四夷為外已耳自禹奠九州惟東南近海如冀有島夷傳稱海曲曰島以為在海之外可也至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其地仍在海之內則亦但以不隸中邦而外之矣相土居商卯即契始封之商也故上文曰辛屢不越或以商為商州之商洛者非是商卯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豬之野於洛與地直東海與淮夷特近魯頌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淮夷之邦得以海[illegible]其言至于以別之亦因海邦非魯所屬而以為外也相土為契之孫纔三世其為夏諸侯當不出夏太康仲康及夏后相之時者太康以后羿謀篡失國不得歸遂亦陽夏後崩羿立其弟仲康仲康嘗令九侯征義和而於羿不能訏權盡歸羿中邦之亂至此彼以海邦在外如淮夷者其能以自戢乎淮夷入旣[illegible]先[illegible]商卯於時相土蓋以師擊之而淮夷大創奠

敢復[illegible]斷以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與及夏仲康崩子相不得立為羿所逐徙居商卯蓋亦以相上烈烈海外亦截而來依也史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是特其旁國之可[illegible]者而已相居商卯八歲寒浞殺羿代之及二十八歲浞[illegible][illegible]滅斟灌斟尋而弒帝相於商卯度相土已前沒矣然[illegible][illegible]而相后緡之娠少康實自商卯則夏之統賴以不絕至浞之纂夏能使澆滅斟灌斟尋而莫能並滅商卯則可知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者於相土徵其既發尤將於相土以後共卜其方長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九圍九州也

[illegible][illegible]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齊之為言備也謂凡順帝命叅詩得[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至于湯之不違則見其無所不順足順之[illegible]常者[illegible][illegible]以齊稱焉接此義當從禮記祭統非之化云贊皆之祭也以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illegible]而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之[illegible]者不泥於示而獨取順字及備字為此帝注脚則於可謂不遠所[illegible]齊者得矣湯降不遲言湯之為代夏[illegible]生早[illegible]帝命也昔契後二世為相土相[illegible]又十世為主癸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當夏孔甲之一十七歲孔甲三十一歲崩子皋立皋立十一歲崩子發立發立十九歲崩子癸立是為桀也於時湯生之三十四歲矣是不足徵湯降不遲也哉聖敬日帝指湯之欲[illegible]事桀言蓋商自主癸薨而湯嗣之在桀亦化以乔而暴其暴方日[illegible]是不可以為民王矣乃湯之德以聖而敬其敬且日躋則惟懼失其為人臣焉以故昭假遲遲也何謂昭假如湯誥云肆台小子將天命

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是已然湯之放桀自桀之初立計之當商主癸薨桀立既三十五歲及湯嗣主癸又事桀十八歲而後放桀是桀之享[illegible][illegible]後共五十二歲而湯之距生時則歷八十八歲矣[illegible][illegible]請罪有夏之衆夫豈不遲而又遲哉回思湯所不[illegible][illegible]貴帝命何然矣而湯之以昭假將帝命而不違者乃[illegible]不勝其無遲焉則胡弗早為奉若也蓋湯之欲[illegible]書桀[illegible]見為聖敬日躋者人謂其惟桀是祇而不知其賢[illegible]上帝是祇也何以言之為桀雖不德而於夏之末造斷立為天子以臨御天下是即帝命式于九圖吳湯之心以為如是則未嘗度帝命之在已而獨凜然[illegible]帝命之在桀以故其聖敬日躋志欲終事桀而其昭假遲遲初不遠稱請罪有夏者一皆湯[illegible]上帝是祇以自致其不違也此其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夫非與所不順之謂備乎惟順乃[illegible]遲惟備則齊哉曰帝命不遂至于湯齊也式為秉中[illegible][illegible]之物特備以為臨御之

[illegible][illegible]耳其訓法者當易為一義國語王者規方千里[illegible]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周官大司徒之職制其畿疆而[illegible]溝之曰畿曰[illegible]曰封海則九州之稱九圍蓋以此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集傳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何荷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

管見所言受小球大球及下言受小共大共皆謂湯為方伯時也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是其證也球美玉名大戴禮云諸侯相朝各執其圭瑞圭瑞即五玉也可以

[illegible][illegible]戚[illegible]曰各款則有小大之別矣又大戴禮云諸侯制朝君湯致贄[illegible]還圭饔食致贈郊送夫圭有受而後奉遊即[illegible]知各款其圭瑞者當其行禮於廟賓必授圭旅主君[illegible]若[illegible]受圭於賓由然則湯為方伯而諸侯朝之是不有以受小球大球也哉為下國綴旒於諸侯指為下因據宗之在上為辭蓋前章帝命式于九圍猶是諸[illegible]言之著[illegible]勇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至桀不務德而衰[illegible][illegible]姓百姓弗堪則其諸侯之靡不畔必矣於時湯旒方伯猶得為[illegible]係屬之使不絕焉則於旗之有繼以綴旒者為適肖也繆與旒總之為旗猶方伯之與諸侯諸分長屬要亦是侯而非上耳綴旒當即就諸侯之能旒取象蓋龍旗九旒正與九圍數合何天之休休反[illegible]咎見周書洪範所謂休徵者雨暘燠寒風之時也其徵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百穀即百祿也故章末指其休之[illegible]曰百祿是遒何以何人之休以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

說文𤔡競為剛之過則絿為柔之過矣蓋絿字从糸音急紈絲也所號為絿指非爭即此又从求左傳云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則欲取柔不能亦之意豈更有過此者哉洪範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傳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云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不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揉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柔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次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無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孟子言湯執中仲虺言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誠其有合於洪範之人用者其剛克之善不揺以剛克柔非競也即至以剛克剛仍非競也其柔克之善處能以柔克剛非絿也並可以柔克柔蓋非絿也此所以民德之不皆正直則剛柔可指至於湯之於民將悉化其剛柔而使歸於正直則其德惟中而已中豈復有剛柔之可指或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於是其數政優優者凡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一皆協於陽以舒之陰以斂之以故感名祥和使而暘煥寒風之時畢應則其有以何大之休固實見其百祿是道也百祿是道即謂百穀用成耳百穀成於秋鄉飲酒義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揫也揫斂意蓋天地始肅而義氣行物之成者皆因是而揫斂其斯之謂道與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集傳小共大共 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駿厖董氏曰齊詩作 駿駹謂馬也戁恐竦懼也

管見周書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云文王為方伯所統率州諸侯常供春秋貢於方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以此推之湯為夏方伯當有受庶邦之常供者庶邦兼小大言供通作共故曰受小共大共也為下國駿厖駿為善馬之名厖依齊詩作駹董氏說可从但與駿字聯稱則雖省去偏旁亦得又字典無駹字獨有駹字蓋省偏旁則作厖不省偏旁則作駹耳王篇駹馬黑白毛也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鄭注白馬黑鬣曰駱孔疏謂夏尚黑故馬黑白相雜而鬣黑然則此稱駿厖即夏后氏所尚之駱馬黑鬣也駿厖之馬色為夏所尚在當時之諸侯朝王必皆用是以行享者故周之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猶特也一馬特上而九馬繼也是蓋自夏以來之行享其馬數固然也[illegible]功力於人此臣事其君之家諸侯之統於王亦臣[illegible]象為宜至方伯為諸侯之長而或率其諸侯以朝則觀於覲禮之行享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完然具其象哉按隨者九馬與九圍數亦合是可知前稱為下國綴旒謂湯之事業有以維諸侯之外畔此稱為下國駿厖又謂湯之事業有以致諸侯之入覲也總見帝命式于九圍之在業而祇而不違耳何天之龍龍即謂其行天而降雨者休徵見於雨暘煥寒風而雨為言以水為生穀之本故又抽出言之將龍字看實乃正與章末百祿是總[illegible]應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敷布也陳也以政總於民與以奏達於君皆得稱之可即虞書敷奏以言為証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固賴其勇以行之矣有當用師則先舉以入告是為敷奏史記殷本紀湯曰吾甚武則敷奏之時其心實以救無辜伐有罪為己任也是不為敷奏其勇乎震當從雷借意動而從風借意書金縢云天乃雷電以風

示賞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是足想見用師而民攝服震動之勢似之若湯師所至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則何震動之有又小雅小旻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則喻言戁竦者之畏葸終莫取於用師也而湯師之初征自葛卒至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則何戁竦之有不震不動與前不競不剛同用不戁不竦與前不絿不柔同用則是湯之數奏其勇亦優於其敷政優優無所妨也以故感召祥和於彼既統見為何天之休者可徵諸百祿是遒於此又特見為何天之龍者亦可徵詩百祿是總不從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顧安得而穀用成者每有以觀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也哉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本全曰總也章總字同志其穫言按史載湯有天下之後大旱七年向每用是為疑如孔子作易傳並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心武王之伐服也春秋傳言周既克殷而年豐周頌告成大武言綏萬邦屢豐年何以湯之先武而代

夏者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乃致天災流行之不已或由是詩以推其七年之旱蓋於桀將亡之時見之耳然湯雖遭此而安於商都不害故上章言何天之休謂其獨不受旱以成災也乃排本於湯之以寬治民者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而後以百祿是遒為天之休若其聰既有如彼至本章言何天之龍謂其有以濟旱而去災也乃更推本於湯之能除其虐者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而後以百祿是總為天之龍著其德施有如此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集傳】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悉數之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

【管見】武王載旆載當訓始殷尚白蓋自是而始以大白之旆為表也旆為旂旐之通稱曰載則包有易色之意不必著其色可矣有虔秉鉞為主誓師也即指商書湯誓言之蓋武王載旆以伐夏桀為主韋顧昆吾特為其同惡而師亦及之故此詩稱苞有三蘖猶用帶敘而湯誓則從略也按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乃謂之有虔至其末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此則所由以秉鉞也蓋鉞用以誅于誓師必秉之觀周之牧誓亦稱王左仗黃鉞可見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小雅黍苗曰烈烈征師則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固宜以此此之莫我敢曷曷從集傳通遏為得言韋顧昆吾之業夏桀皆莫之至為救援或謂此如火烈烈者之猶可撲滅也苞有三蘖有字當讀去聲同又易否之辭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以桑本極深固雖歲加翦伐恒不死故桑以苞稱解是詩苞字當據此夏祀四百自始興以來更十六王而傳於桀桀生最有力能巾鈎索鐵既踐位歷五十二年而後亡此正於苞義合祝融之後八姓有章氏顧氏昆吾氏祝融在帝嚳時為火正則其後之在夏而黨桀者以三蘖目之是謂祝融之肄耳作與桀同本看則非左傳稱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注夏肄杞也肄餘也是斬而復生之餘也與此蘖字一意

物生出曰遂漢書郊祀歌青陽開動根荄以遂月令季春之月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遂與達義相近其兩稱若一主苞言一主葉言耳何以莫遂莫達苞與葉之不絶加以火之烈烈則生意必盡也九有有截此句是本章結語蓋必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因之而後可云九有有截也作者用倒裝此文法之變耳九有與九圍雖同是九州之別名然前言桀之末失天下則稱九圍此言湯之初得天下則稱九有圍字虛明乎諸侯皆畔桀獨撫其地域之封疆有字實明乎諸侯畢歸湯得納其地貢之財物也又前元鳥稱奄有九有此稱九有有截皆就湯之初得天下説而意亦相足蓋奄義為覆蓋已見中國之悉歸統馭至截義為整齊則兆見蕃夷之無敢侵踰矣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雖紀當時用師之序然中間只着一伐字而兩句語勢後湊迫言下正得想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集傳葉世業危也允也天子指湯也卿士則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集説鄭氏康成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管見葉字中从世則有世義可知論語注三十年為一世商自主癸薨湯嗣位遷于亳歷三十年而崩是為一世得以葉稱中葉即謂此三十年之中耳有震且業指桀囚湯于夏臺言之史載湯嗣主癸八年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湯出田命去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况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己名之囚於重泉夏臺此其威怒殊甚故曰有震震

者言其如霆如雷也湯當此際方且不勝其業矣業即兢兢業業之業蓋懼因之於夏臺將遂殺之於夏臺也其卒釋之使復為諸侯猶不敢料又豈敢料後之必為天子哉允也天子猶稱王者不死之意屈後桀奔南巢轉以不遂殺湯於夏臺而悔之初不知天既生湯又復生伊尹非偶然也因更指出佐命之臣為其眞主之有天命者作旁證焉曰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降如維嶽降神之降以其生言予同與賚也高宗稱夢帝賚予良弼亦此意小雅言皇父卿士左傳言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此在周為六卿之都官任最尊蓋本殷之官制固然實為虛之對兩實字正相應謂伊尹之爲卿士核其阿衡之號為不虛正以核其左右商王之功為不虛耳其左右之實如何蓋湯之先囚於夏臺而得釋及後之造攻自嗚條而遂以王若皆伊尹之左右之此亦足徵其實維阿衡矣按本篇之大禘高宗為之祭主首章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一長字巳自契後三十餘君而歸到高宗至篇中詳敘湯之代夏為天子末復結出伊尹阿衡其意蓋欲陰美高宗之能得傅說耳昔高宗恭默思道夢帝以良弼賚之名曰說俾以形旁求得諸傅巖之野因即以傅說名爰立作相而置諸其左右此與湯之於伊尹豈不前後相類也哉

殷武祀高宗也

管見元鳥殷武之祀高宗並於定廟號之時祀之其作頌以明宗有德之意者有此二篇蓋不有元鳥則於高宗元世之統不著不有殷武則亦於高宗及身之業未詳也必合觀而義乃備又殷武六章前五章皆就元鳥所遺緒者為之發明至末章陟彼景山乃復正言祀高宗以作結是亦前元鳥所未及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

其所湯孫之緒。

〔集傳〕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

〔纂疏〕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樗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畔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

〔管見〕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撻字當二讀觀虞書撻以記之及周官閭胥掌其撻罰之事皆謂朴也於彼殷武而曰撻者若賈誼過秦論云執搞柎以鞭笞天下此義可借證矣按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蓋用師之道翦滅之則為殛威震之則為撻耳商自盤庚嗣立已改國號曰殷高宗承其後而有武功故特稱殷武與元鳥之稱殷受命一例又高宗之德與以武為言而亦不獨武也以本篇二章以後不皆以武言則宜用彼字以別之

奮若奮厥武也罙入其阻裒荊之旅阻為險隘所在必有旅以守之至罙入其阻則荊楚之門戶奪而師徒失所據依其撓亂之勢有甚於前以裒荊之旅也裒為死傷相枕藉之象孟子稱言厥臣裒矣與此裒義正同有截其所謂以是截取其淨地而使之永守其舊疆有割之以為界之地謂不得更容尺寸踰也湯孫之緒緒字偏旁从糸蓋與易傳稱君子以經綸皆取治亂之意耳湯以治夏之亂而始王是湯之緒至高宗為湯之孫又以治荊楚之亂而後興是則湯孫之緒也湯與湯孫其緒不相掩乃正見其能相承矣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集傳〕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

〔纂疏〕孔氏穎達曰氐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管見〕維女荊楚居國南鄉繼思也主以今思昔言國謂殷都殷都在河洛之間是為地中即五章所謂四方之極也以荊楚為居國南鄉則氐羌之為居國西鄉可知矣且如下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上節一一自字及兩莫敢不字其意亦並將荊楚夾入以為令之殷都即商之商都也於時有成湯在上自彼氐羌以至女荊楚而商遂遐荊屬初未聞有不來享不來王者是則彼氐羌矣[illegible]荊楚亦莫敢矣夫何今之不然哉曰商是常[illegible]古昔之來享來王耳湯時國號商高宗時國號[illegible]而來享來王之禮非必有殷之新制也亦惟循商之[illegible]而已高宗當荊楚之既克而有命以中戒其後者[illegible]以云[illegible]彼殷武不誠有以盡是

之思哉按前元鳥篇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此以上二章正指其事以實之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集傳〕來辟來王也適謫通

〔纂疏〕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所謂述職也

〔管見〕元鳥曰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又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此諸侯因來朝而助祭也既助祭則當遣歸其國而於廟命之觀周須有臣工篇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illegible]亦足証已故知此及下章作者因元鳥既言諸侯助祭乃更補叙高宗之遺於廟其命諸侯之辭固又有足[illegible]者云凡諸侯皆得稱辟王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

諸以分公侯伯子男可不謂多辟乎其多辟之所由來
蓋自中古唐虞始是亦莫會天命實然有不得不奉若
亦在昔伯禹作司空書益稷篇云禹曰予荒度土功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
此言之天命多辟其因而設都者豈不于禹之績也民
然禹之績在設都而其所以設都之意則一以養民為
主如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藹氏謂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
數禹以其為民食之烝[illegible]別而附之此所以高宗之命
諸侯既推原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亦即談多辟之
蓋此都者各知穀為民食之急而時惕於懷也曰歲事
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適通譎有同用者見孟子人
不足與適也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四曰野
荒民散則削之灋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
不能有也是不為禍適乎季氏本曰稼穡匪解則能安
民而諸侯之職舉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
稼穡諸侯免禍之心而言按此看予字着實於詩為得之
蓋欲諸侯之稼穡匪解由天子懼以禍適又不若諸侯
自懼而求免於
禍適為尤切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集傳 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

管見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二句須一氣讀使降監下民
四字相從乃得之天命即頂上章天命多辟說天何以
命多辟為下民耳下民莫急於食故其降監于下民者
將以徵多辟之稼穡匪懈與否於此獨覺其有嚴也嚴
為不稍寬之意不僭賞不及淫人不濫罰不及善人此
亦所以欽崇天道而安下民也而尤有不敢怠遑者則

仍歸到稼穡匪解言之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傳謂爵賞刑
罰乃人君之政事則知此稱不僭不濫亦足明政事之
不廢矣然雖如此其初亦不敢以苦於政事之當勤而
於稼穡則從其怠其率亦不敢以樂於政事之有間不
於稼穡亦克其遑以是而樂稱不敢怠遑耳怠違則解
匪解則有所不敢也而高宗之申言稼穡匪解乃更從
不僭不濫中指出不敢怠遑來以云匪解則誠匪解矣
命于下國亦即前天命多辟也掾天之在上言故稱下
國封建厥福如周官司徒之職凡建邦國正其幾疆之
封此之謂封建二字與前禍適字反對古凡命于下國
而受其封建者必是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而後封建乃
其福也苟或不能即令歸於不僭不濫以舉政事而於
稼穡則敢有怠遑者是不足以云匪[illegible]當其歲事來
辟雖於爾辟之禍適庶可俾免然一祇忌於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所將見人之禍適即避之矣其亦有可俾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集傳 商邑王都也極表壽考且寧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管見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高宗之復興大
局已見元鳥此史為之推闡其盛也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高宗所都猶是湯之毫耳雖國號改商為殷而殷之
邦畿千里乃得以商邑稱翼翼敬貌須貼高宗說就說
命恭默思道之言求之其為翼翼者可概見矣商邑為
地小其維民所止者本為四方之極而高宗之於商邑
翼翼實為懋敬厥德其有以肇域彼四海者亦得以為
四方之極也赫赫厥聲從迅雷取象高宗之奮伐荊楚

其得威震南鄉者似之濯濯厥靈從時雨取象高宗之稼穡匪解其能膏澤下民者似之再按說文以赫為火赤貌公羊傳注電謂之雷光則其稱赫赫者謂雷電皆至也惟下聲字專屬雷與月令雷乃發聲例看猶之濯濯謂雨亦包得有雲在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起疾者即日雨風土記仲夏六月雨為濯枝雨又夏時大雨時行以此論之則雲與雨皆可以濯言其雲之疾與雨之時行又皆可以濯濯言也至其但以靈稱而知其屬雨者可即衛風靈雨既零證之壽考且寧跟上翼翼二字來蓋敬則無逸亦惟莊敬日強周書稱高宗不敢荒寧乃正其所以壽考且寧也以保我後生跟上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二句來蓋高宗之威震南鄉膏澤下民實有以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後嗣之生者所賴以長保無患也又豈獨壽考且寧得共倚其享國五十有九年之安治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集傳 景山名商所都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於

集說 徐氏常吉曰斷是斷之於景山之上遷是遷之於造作之所。劉氏瑾曰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管見 魯頌閟宮之卒章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碩大即指徂來之松新甫之柏言其材若此必資民力以致之而爾時則萬民是若若者順也惟順則易固將不覺其孔曼且碩矣至商頌此篇稱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按丸丸為喻言即包有萬民是若之意蓋陟景山而取松柏亦當孔曼且碩也乃斷而遷之其民之視此松柏直若物之圓而易轉者然則以為丸丸耳故下言是斷是遷兩是字即項上丸丸說此非萬民是若之靡不順何以其易至此哉方斲是虔斲削也虔敬也其斲之之虔比於方故曰方斲是虔儀禮記諸侯會同之禮為壇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彼實奉以為神則其先之斲之有必虔矣此將立廟而其斲者之致虔有如是夫復何以加諸松桷有梴說文椽方曰桷桷之容比而下垂者非也又說文云梴木長也與松桷聯言當如今檐之四隅有木橫出以為之爪者旅楹有閑旅同膂膂骨名脊骨為背所夾彼楹之有墻壁以左右合并者則以旅名楹稱爲閑為防義謂闌也此設於檐下之階際在旅楹之外寢成孔安安妥也所以妥其靈亦安者不遷也其為百世不遷之廟亦並見焉

商頌十四卷終

〔清〕李詒經撰

詩經蠹簡四卷

清單偉志慎思堂刻本

李五星先生著

詩經蠡簡

慎思堂藏板

傳　　　　石桐先生撰

族子經字五星少孤與弟綸賈以養母其父門人王寧焯勸之學始從余學詩受唐人主客圖及六家詩抄苦吟數歲輒能工性孤僻喜孟郊賈島爲人而詩肖之比余游粵歸經業益進六經而外儒家之書旁及二氏靡不窺瞰好邵子之學於人借皇極經世手錄之不務矯飾少言論唯寄興於詩故詩益富余嘗擬從游數子爲役四靈今宋四靈不足擬經以所詣者厚也經羸弱端坐竟日無惰容接物和易人愛敬之與弟綸友愛糟糠不給相對怡怡經族兄夢錫先生之仲子

詩經蠡簡

高密李詒經

國風

周南

此及召南共二十五篇雖非出自一手皆是明文王之德化或就此事說或就彼事說或本人自己所作或他人借以立言條條件件各不相同篇篇章章體製迥殊而按其作之之意未嘗不同歸一致也學者若能熟復精思融會貫通直可作一篇文王行狀讀也　孔子謂不爲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固以其所言切近亦以其詩有善無惡篇篇皆可興起其善心而前進無已耳

關雎

此即后妃之德以明文王之德也就后妃直贊其德不妙故就文王求之說首節先言其可求以發端次節言求而未得以作開三章言求而得之以作合文有用議論體者首章是也有用敘述體者二三章是也以下俱可類推與有稍滯此意者此章是也亦有不滯此意者下兩章是也亦可類推關關妙不用以說其情而用以形其聲耳　通篇無句不是贊后妃之德而實指其德處祇窈窕二字而已餘皆以文王之憂樂虛贊之窈窕者幽深玄遠之謂即衣錦尚絅之意以窈窕配文王之穆穆眞眞是好逑也君子好逑言天之下地之上祇有此女足爲君子之好逑此二句下兩章未得之憂既得之樂已經虛含在內了寤寐求之五句俱是指文王說言其應當如是也下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然　或疑文王大聖乃爲一女子如此憂樂何殊於常人不知常人是爲色而然文王是爲德而然心中的種子一差便天淵之別矣孔子曰好德如好色此即其眞形耳　夫婦胖合文王不得后妃與半邊聖人無異矣再者齊家爲治平之本而比治平爲更難不得

后妃則治外治內並謀兼營大是棘手既得后妃則無須齊家而治平之本自立文王而不爲天下國家計則已文王而爲天下國家計則當夫未得既得之時其憂其樂焉能不至於此極哉　以輾轉反側四字形容徹夜不寐極編湊却極工妙後人再不會如此寫法亦再不會如此煉法　琴瑟友之不過寫其好合之情然而文王與后妃之盛德俱可即此而見矣　此不可知誰人所作其中所言憂樂等項情事不可看滯了謂之有所傳聞也可謂之想當然耳亦可大概詩人作詩直說其意皆嫌無味既不直說其意則必生發意匠幻化情景以說之此等乃其生發

幻化之意匠情景耳豈可鑿以求之乎以後俱可類推

葛覃

此卽后妃之節儉以明文王之德化　此篇全用敘述體說后妃節儉說其衣澣濯之衣耳以直說不妙故如此說法耳此篇以害澣句爲主因澣濯推出服之來因服之推出爲絺綌來因爲絺綌推出刈濩來又推出采葛來因采葛推出見黃鳥之驚飛集鳴來此是一篇之層疊　因澣衣推出言歸來因言歸推出告師氏來此是一章之層疊采葛刈濩告師歸寧等皆烏有之事乃憑空結撰幻化出如許情事代后妃立言耳若認做后妃自作全失其妙

代人立言詩中慣用此法皆可類推後不盡批　寫葛生之盛不說葛而說黃鳥且不但渾說黃鳥而已又說其飛又說其集又說其鳴令千載下讀之之人皆如采葛者親見其形親聞其聲者然用筆之妙匠物之工眞堪與化工競能也服之無斁渾含其辭生起下章此所謂引法也衣澣濯必就歸寧說者見歸寧且然則平居不待言矣此所謂加倍法

卷耳

此卽后妃之忠誠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直贊其忠誠不妙故就其思念君子說之舉一事以概其餘也通篇是比而間以賦句四章十六句有千言萬語不能說盡之情思其憂思之切情味之長莫之與並　首章不曰思之之情如何篤而曰無心采卷耳下三節不曰欲往省之不可得而曰登陟而馬疾僕病等托興之妙不可思議　不盈頃筐下本應直接置彼周行句却將嗟我懷人句着在中間一隔便令人反覆諷咏越咀嚼越有味矣唐人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洋二句平時歎爲絕調及與此詩對看亦不能不覺其淺薄　首章爲一氣下三章爲一氣二章三章作開四章作合　陟彼崔嵬與上章語斷而意連言懷之之切如此不得不往省之　高岡高於崔嵬玄黃甚於虺

隤傷甚於懷然病者惟馬而且馬病倘輕故倘可酌以解憂迨至馬瘏僕痛則寸步難進必不能往省矣故曰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雖已結住倘似有無限話說未曾說畢者然奇極

樛木

此卽民人稱願之詞以明文王之德化　三章作三人之言講卽三人以概衆人也君子二句指文王說爲是不須委曲講解當抛却序說直作衆民樂文王之德講福履綏之謂天當令有天下也　凡各章畧換幾字以叶韻者乃反覆咏歎以盡其情致耳故有有淺深者亦有無淺深者

無甚關係故不盡批也

螽斯

此卽侍御者贊后妃逮下以明文王之德化　直贊后妃逮下不妙故託螽斯以立言上兩句言衆妾之獲進御者如螽斯下兩句直指后妃說乃上比下賦之體耳　螽斯曰羽則詵詵薨薨揖揖似當皆以聲言而有大小之殊耳振振謂振興不已也繩繩謂相續不斷也蟄蟄謂如物之紛紛起蟄也　此以后妃不妬忌爲主却祗說進御者多便應該子孫繁庶不妬忌意到底一字不提筆法奇極沒頭沒緒突下螽斯二語旋卽以宜爾二句接着說后妃

忽喻忽正忽物忽人令人捉摸不定行文妙極　第二句與第四句以疊字相叫應

桃夭

此卽之子之宜室家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　直說文王后妃之能化不妙故但就之子被化以立言以下俱可類推不盡批也三章桃夭作三時說之之子却不止三個人蓋言凡此三時于歸之女子無不宜其室家也言外見所以皆能如此者以其被文王后妃之化耳贊文王后妃之化是作詩之正意贊之子是行文之託興乃詳言其所託興而正意却於言外見之筆法奇極

兔罝

此卽兔罝之賢以明文王之德化　筆法與上章同妙但男女各別耳椓施逵林及干城好仇腹心俱是一層深於一層也　三章是三個人以三人概衆人以兔罝概不兔罝者文王之化就兔罝說是用降等加倍之法也

芣苢

此卽婦女之采芣苢以明文王之德化　祗就采芣苢之婦人畫出一幅太平無事安居樂業的景象來以形文王之德化眞是化工之筆　通篇三章十二句共計四十八個字其實祗十四個字耳却能以此十四個字將六層景

象寫得詳盡無餘而且莫不入微入畫眞乃絕世佳搆豈是鄉村內挑采婦女所能作者乎采有掇捋袺襭六字一層深於一層如何煉來卽芣苢之多亦可見物產之盛也

漢廣

此卽漢女之不可求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　欲寫女子之不可求不得不說男子之求之行文之法必應如是若疑文王之化畢及女子而不及男子豈可與言詩哉以興作首以比作尾比興別樣而文境更空靈情韻更濶大　三章層層加倍說首章是知其不可求而不求下兩章求秣其馬駒而不得是加一倍說馬是之子所乘不得

秣可也駒隨其母與之子無涉而亦不得秣此又是加一倍說　不可求是自己戒禁之詞謂不可去求之也秣馬秣駒亦是自己心裏打算非眞會去秣而見拒於漢女漢之四句首章是從上順下下兩章是從上折轉文勢雖然不同而妙處却是一樣以秣馬秣駒寫其愛好之情唐詩中見之屢屢皆原本於此也

汝墳

此卽行役者之婦人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　上二章一開一闔寫自己之情末章設喻頓轉慰藉其夫之情伐條枚條肄者記其相思得見之時也不必定是自己親伐作見人伐說亦可也　惄如調饑比喻妙極思人之情急與思食無異也　遐棄謂死亡也不我遐棄傳喜幸之情狀活現上章調饑正是恐遐棄所以乍見其歸此語便銜口而出矣　末章四句乃用三個比喻奇極　久從征役形容必應改變看魴魚二句是那樣的憐惜德化被久自曉大義看雖則二句是那樣的慰藉　此章看上兩句紂之政治可想看下兩句文王之政治可想此四語不用作男子之語而用作婦女之語亦是用加倍筆法也　父母孔邇是感恩無極之語此固由於平日之沐德澤想必行役之時文王亦更有以處置之也

麟趾

此卽公子之仁厚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先說麟趾仁厚再說公子之仁厚似之然後歎息着說世皆以麟見爲祥瑞那裏知道這些公子便是一羣祥麟耳　贊公子仁厚却拉了麟來說意匠奇極突然下麟之趾三字又突然以振振公子承之又突然以于嗟麟兮結之行文又奇極

召南

鵲巢

此即之子之堪為夫人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贊夫人之德就于歸之時說與贊后妃之德就求之之時說命意一樣　以鳩無德而居鵲巢與之子有德宜以百兩御之為諸侯之夫人也御與百兩作兩層講言之子之德不但宜以尋常之禮御之宜以百兩御之也　不實說其德如何而以宜御虛寫之用筆之妙與關雎以文王之憂樂寫后妃之德一樣　后妃之德是窈窕之德之子之德由於后妃之化料想亦是窈窕之德然其窈窕雖同而亦不能

無異也后妃是性之之窈窕之子是反之之窈窕也御就男家說將就女家說成合兩家說御就去時說將就回時說成就回到家時說兩頭一脚而一線串成之格局也

采蘩

此即諸侯夫人奉祭祀之敬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　上兩章就采蘩之時言其敬謹末章就祭祀之時言其敬謹采蘩亦是幻化之意極不必定有其事也　上兩章一彼一此相對末一章一上一下相對用之兩聯非述其口中之言也述其心中之念也可謂微至不說其人如何敬謹而說其被如何形象筆法奇妙　僮僮形其薦豆奉脯醢等項惶悚趨走之情狀也祁祁形其祭畢而歸舒氣解顏之情狀也以祁祁反襯而僮僮之精神益顯　上聯與上兩章虛實先後相對此聯與上兩章首尾起結相對公事公宮在公還歸層次井井

草蟲

此即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其夫之為大夫與否無明文也　此篇思念之眞誠與卷耳一類其憂危慮患之深切又與汝墳一類　首章就在家時說二章三章就在外時說言其無時無處而不心在君子也正文是未見以下五句嘤嘤二句無關緊要亦必寫得

活現可見古人著作但凡下筆未有不全力注之者也亦旣見覯還是虛說蓋言縱得常通音信不能解憂必須見覯心方得降也　降猶俗語所謂放下心去也夷謂心平氣和也蓋未見之時千思萬慮放心不下乍得相見心纔放下憂危之時固不能平即歡喜之極亦不能平以說次降以夷次說體會入微三則字俱作纔字講

采蘋

此即季女之奠宗室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當從毛鄭婚禮教成之祭講贊季女齋敬就教成之祭說即一事以概其生平也通身十二句以末兩句為主以前十句為階

級上五聯皆用一詞而末了二句各加變換以爲五聯之歸宿音調天然　上五聯絕不指明其人又絕不見齋字的影直至末了方纔一句全點出來通體明亮結構絕妙

甘棠

此卽南國之思召伯以明文王之德化也贊召伯不就當時稱之者說却就後人思之者說說思之又不直就召伯說却就愛護甘棠說是加多少倍用筆也　每章三句上兩句戒其勿傷下一句明其所以戒之之故　一章十二個字而情味之長千回萬回咀之不盡若將召伯淪肌浹髓之德政條條畫出者然奇極矣妙極矣　須知此詩之妙全是末句安揷的好若將此句着在首句之下次句之上則開首旣無突兀之勢末了亦那得淵永不盡之情致乎　敗輕於伐拜又輕於敗以退爲加倍之法也

行露

此卽守禮拒婚以致速訟之女子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詩人托爲女子父母之言非出自女子之口也　其情事雖無可考然細玩其辭意必非無端而速獄訟豈嘗通媒妁未行六禮另字他家以致然與　首章言其平素守身之嚴謹以見不可以非禮相干下兩章明其獄訟之沒情理而決絕以拒之　首章爲比下兩章爲興豈不二

句言他人豈不有夙夜出行者而此女却謂行多露而不然也謂行句跌下誰謂其勢甚緊四誰謂俱作誰料講不料其無角牙而穿屋墉無室家之禮而速獄訟也承上作轉捷疾異常警策異常　先將室家不足句駁之然後以亦不女從句拒絕之聲色畢現此兩句俱先用雖速句頓跌之分外出色　此篇詞嚴義正固由於被化而然亦以其性情之剛決耳

羔羊

此卽在位之節儉正直以明文王之德化也三章指三人說舉三人以概其餘也說衣服說容儀而所以說衣服說容儀之故却一字不肯說破妙不可言　以上二句形其節儉人人一目了然以下句形其正直須犯思索蓋心中有私欲者不能委蛇心中有欠缺者亦不能委蛇反是以觀其正直可知矣首章與末章下二句顚倒相對次章與末章末一句顚倒相對此無意義不過換韻重言以盡其贊歎之致耳然其反覆配對之法亦不可輕心掉過也

殷其雷

此又卽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此與草蟲題目一樣而命意各別彼是懼其顚危此是念其勞苦蓋緣其所役不同故情思殊致耳　因在家聞雷

而念君子行役此興中之帶賦意者也後可類推　首二句興起正意中二句念其行役末二句望其還家意思極尋常然寫的雷如履其地而聞其聲人如見其形而聞其語則絕不尋常矣此所以修詞行文不可不專心致志以用功也　殷其二句勢極寬緩何斯一接迅速捷疾有令人驚心動迫之致振振二句則引領極望長聲注念矣一章六句而文勢三變其覩率然命筆一氣直下者何啻天淵也　何斯句句法與論語斯焉取斯畧同豈夫子亦嘗字比句擬以學人乎　山陽山側山下雷不一閒而思無二致其情之專篤可見矣

摽有梅

此述有識者諷其國人婚姻及時之語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不惟非女子之自言並非其父母之言乃諷者之口氣耳而且諷者是向男家說話並非向女家說話也

三章爲三人之言婚姻以在春季爲及時諷者之意蓋以春季將盡迫其家長速爲完婚耳乃不就時日說而以梅落爲詞更有景色更有情致詩之不同於文者於此等處看之求諷者自求之也我謂我國人也庶士謂通國當婚娶之士也　摽七摽三謂此樹七彼樹三也是已然之事頃筐墍之謂樹樹皆然也是將然之辭吉就婚嫁說今就時日說皆謂春季也謂之謂遣媒妁說合也總承吉今說

小星

此即諸侯妾御之安命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詩人述衆妾之語以立言非衆妾所自作也兩章是兩人之語舉兩人以概其餘也　肅肅句上着小星二句情景更妙此句就作去時說夙夜句就將回時說以此兩句跌寔命句其妙方出也抱衾與裯比上章又加上了一番勞苦給下句又添上了一層頓跌不同不猶俱是半邊話有夫人在對面也　此章是贊美衆妾下章是贊美夫人兩章對看筆鋒迥殊也

江有汜

此即嫡之悔過迎媵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謂媵之自作也可謂詩人托媵語以立言亦可　每章兩開兩合首句開次三句轉合第四句又開末句又轉合上三句是開中之開合下二句是合中之開合　兩不我句上句用作上截之合下句用作下截之開講法一樣而語氣迥殊矣　兩合俱是怪而異之之詞上截是惱怒之怪異下截是喜歡之怪異情致雖殊而其傳神之妙則異曲同工也能悔方能處能處方能嘯歌　嘯歌謂嫡與媵相同嘯歌也　悔是能處之由來嘯歌是能處之極致必須說到嘯歌

方爲極量也

野有死麕

此卽女子之不可誘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昔日淫女化爲貞潔詩人作此以戒往誘之人也首章就昔日可誘說次章就今日不可誘說三章乃虛擬女子拒之之言也　死麕死鹿借餽贈以往誘之之物也言昔日托餽贈以往誘其女懷春故得而誘之今者再如舊以往其女則貞潔如玉矣設若誘之則彼必曰舒而云云矣　舒而三語拒之雖嚴而其詞不峻厲確是被化改行之語與行露章詞意逈別矣　首章次章相對說次三章相承說

何彼襛矣

此蓋東周以後之詩其爲錯簡無疑平王不必強爲之解齊侯亦不必指明是褒是僖姑就詩詞講解可也　贊美王姬祇是肅雝二字首章就其出嫁說次章就其嫁齊侯之子說末章就齊侯之子娶之說首章作冒下兩章相對一頭兩脚之格　言如此肅雝乃平王之孫嫁齊侯之子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是驚其罕見之語氣也不直曰王姬肅雝而曰王姬之車肅避正面也詩人用筆往往如是以王姬之貴而下嫁齊侯之子尚能肅雝如是此其所以可贊也贊一人正所以勸勉他人也　東周以後王姬猶能如是文武德化之深遠豈尋常所可及哉

騶虞

此卽物產之蕃庶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一發五豝謂一發矢而可得五豝也乃形容過甚之詞不可鑿以求之也　一發而五豝可得其獸之多可知以初生之葭內藏獸如此之多其葭之盛可知而況他處之葭豝尙無窮他物之類於葭豝者尙無窮乎則其物產之盛爲何如哉　吁嗟乎騶虞是歎後語是疑而未定之詞言騶虞足爲祥瑞乎如此物產之盛方爲祥瑞耳　吁嗟句與吁嗟麟兮相似而不同熙甫謂吁嗟乎當作一句讀騶虞當作一句讀

甚是　兩章是兩處田獵言此處如此彼處如此以見處處皆然耳

邶風

柏舟

此受侮羣小者自敘其悲苦之情狀以冀感悟其主也無論君臣夫婦皆可說去直言破解不能入耳故但以憂不可解而可解爲詞通篇以憂字爲主一章二章言其憂不可解而又無所控告三章四章言其自問無過而乃得受侮覯閔之憂末章言其憂極難堪而又不得逃免如有隱憂憂心悄悄心之憂矣一首一腹一尾一線串成汎彼二句似是興體以柏舟得所與己之失所有憂也隱憂謂隱微不可告人之憂也微我二句言其憂非飲酒遨游所能寬解也

却祇說半截留半截在尾後作藏鋒妙極　覯閔受侮由於主人怒之主人怒之由於羣小之慍而譖之然而正面上却祇說羣小之慍主人之怒乃預先敘在往愬之時令人不覺妙極　我心章與憂心章是一頓一轉若作兩平看則憂心句之神氣全失矣靜言思之謂尋思解憂之法下句不言沒法可解而以寤辟有摽接之傳神入畫　日居二句言日如何會與月迭微也聲情活現　如匪澣衣比喻妙絕以清白之身而妄蒙過惡之名不得湔雪猶以潔淨之衣而污染穢垢不得洗濯也不能奮飛猶俗語所謂插翅也飛不能出去此及上句是承上章末二句說言屢屢尋思既不能奈何羣小又不能插翅飛去也不結之結餘味無窮無盡

綠衣

此莊姜見莊公優寵嬖妾日甚故作此以諷諭之也　亦是不可直言破解故託衣裳以立言此篇以俾無訧兮句作主前兩章憂莊公令其有訧後兩章欲莊公使其無訧每章俱是上比下賦又俱以衣裳作比黃裳甚於黃裏其亡輕於其已甚之於輕雖然相反却俱是比上章進一層說綠兮絲兮二句言綠本爲絲而女治之成衣也下兩句言思古人之於妾御皆能使之無訧也　絺兮二句以絺

綌之易於招風比妾御之易於有訧也下兩句言思古人之待妾御與自己所見相同也　實獲句妙言實獲我心矣尾後尚有未知獲女心否一語作藏鋒也　此篇風神淒惋情韻飄逸凡作詩文皆有肖乎四時之氣此其肖乎秋氣者也

燕燕

此莊姜送戴嬀去後佇望之作也明述其情無味故但以痛哭渾括之前三章言其離別之痛切末章言其所以離別痛切之故如此痛哭是爲戴嬀其實還是爲自己也讀此篇末有不歎前三章之妙者豈知妙處全在末章末章

與上三章絕不配色而情致音節亦迥不相似然三章之後加上此章則文境更深遠倩味更淵永無此章固然減色卽有此章而不着在末了亦無意味也泣涕如雨是近望不見之時佇立以泣是遠望不見之時實勞我心是久望不見之時所以漸漸收淚而思前念後也實勞句興起下章來莊公有何可思而戴媯以爲朂莊美稱其朂兩人之賢然莊姜稱其然兩人之賢皆可見矣此章明戴媯之賢人人知之殊不知上三章之泣涕亦是明其賢也

日月

此及下章俱是託莊姜之言以刺莊公此刺其不答莊姜也單說正意不妙故以日月興之作開合　前三章就望其報說末章就得其報說以末章爲主前三章皆其階級也日月有君與夫人之象故以之立言　照臨下土言其繼明照臨萬古不易也下土是冒言其往來覆冒彼此相濟也出自東方言其出由正路也東方自出言其始終自東方而出也章章對針下文俱是興體也不古處由於不相好不相好由於德無良胥胥我到根上去甯不句言豈是終身不然乎　俾也可忘謂使已忘其舊日無定之情狀也父兮二句乃痛哭流涕之言蓋前猶望其更改至此無可指望故作此絕望之語也然雖已絕望究竟心不

能死所以又望其有定直至以不述相報而後已焉耳假人立言若能肖其口吻便爲工妙此乃字字句句眞若出諸其心臟者然安得不令人反覆吟諷贊歎不置哉

終風

此刺其狂惑也單說正意不妙故章章設比喻以發端上兩章言欲不見之而不得下兩章言欲不思之而不能上兩章一句比下兩章兩句比風與雷比其狂也霾與陰比其惑也曀則兼比二者也且霾承風暴說且曀承暴霾說曀曀承且曀又曀說一線串成顧我二句所以報我不述也惠我二句所謂胡能有定也比喻六句所謂德音無良也中心是悼單就來時說悠悠我思兼來與莫來說皆言其見之則攪亂心思也願言願言不願思之而不能也則嚏言一思之便如其風曀之意則不能不嚏矣則懷言一思之亦如其陰雷之狀置之於心而不能去諸懷也每章末了俱是就莊姜口中爲莊公寫照却没會形容莊姜然而莊姜之心性儀容無不畢現矣

擊鼓

此託衛國軍士思歸之言刺州吁之阻兵安忍也正直刺之不妙故假軍士以立言前三章言其有將死之勢後兩章言其必死無疑皆是對其室家之語也　踊躍跳躍也

兵軍器也言鏜然以擊鼓踊躍以用兵乃關係死生之事也以土國句襯下句用旁面加倍法也　從孫三句層層逼赶憂心句俱有虛鋒在頂上作陪襯言有好將帥不必定死今乃從孫子仲以義與師尙皆奮勇今乃平陳與宋得蚤回家還可不教家中懸掛今乃不我以歸安能不令室家憂心有忡乎爰居四句言將來不知於何居於何處於何喪其馬而求我之尸於林之下耳死生以下兩章一追念昔日一傷痛今日眞可令人淚下也不我活兮應前三章不我信兮應上一章

凱風

此蓋美七子幾諫其母之詩也其過爲何過不敢妄以臆斷正直贊美無味故但述其言語而不贊一詞上兩章言其母育子之勞苦一就少時說一就長大時說下兩章言七子能事其母一就不能安其身說一就不能安其心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一句束上一句起下此兩句與臣罪當誅兮天王至明事殊而義同此所以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也寒泉二句蓋與其不能勤苦謀生也黃鳥二句蓋與其不善言語事奉也

雄雉

此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之詩也單說思念不足爲奇故又以自己寬解翻新之止兩章言其思念之情下兩章爲自己寬解之詞其夫之行役想是行止可以自由故云自遺伊阻也泄泄其羽止見其形下止其音並聞其聲詣阻單就始別時說勞心就別後多日說悠悠我思則又兼始別別後而總言之一層深於一層思之必望其來故以道之二語自寬解思之必牽掛其在外之有失故又以百爾四語自寬解層層相生打成一片百爾君子不單就其夫說大樣之極不技二句忽作理語似迂腐却極新鮮

匏有苦葉

此女子見淫亂之人而因以自矢之詩也直說其意不妙故屢屢說喻以見奇上兩章怪淫人之所行下兩章明己心之所矢匏有章先言當擇偶而配有瀰章言此人乃竟配其非偶雝雝章言配有其時招招章言非其偶非其時自己不肯妄配通身就水說而中間斷斷續續忽彼忽此且又以雉雁等間雜之令人讀之迷離恍惚莫能測其端倪眞是奇筆眞是奇文也

谷風

此婦人見棄於其夫而反覆責之之詩也或其自作或倩人代作皆可通也委婉其詞不足洩憤故理直氣壯以責之　首章爲全篇之總冒下五章或先或後層層錯雜應

之首章先泛說人皆當然下五章方條條責其不然此篇俱是四句一氣後世四句一解原本於此不違二句上與行道者相形下與新婚者相形情何以堪是以中間夾上誰謂二句不曰心苦情苦而曰荼甘用筆奇極如兄如弟將好合之形容情致全寫出來不奇奇在連目覩者之形容情致也畫來了梁笱等即便引起下章來勿逝勿發謂勿如其舊日所行而再被棄也不我句緊頂上章轉來其發言之情形猶勃勃在紙上也　賈用句趣極盛怒之下如何會想到來既生二句眞是舌劒唇鎗然其語句之精彩氣勢之雄壯全得力於上二句也我有二句即以自敘

作發端興法奇極　晏爾句凡三見痛恨之極也不念二句着在末了益覺情致無窮其詞雖若比上寬緩些而其入人之耳動人之心有百倍於上文者而且用作結尾將以上激烈之語都化爲寬緩之詞句句沁入心脾內去矣安得不令其動心乎

式微

此黎臣怨衛君不救其君之詩也正直說之不妙故以勸其君歸爲詞大意言求人不中不如回去自作打算也妙在全用反筆若就正面上說毫無意味矣胡不歸下不說衛不來救而以衛君二句接之用閃法也

旄丘

此黎人諷衛人來救之詩也正直諷之不足動聽故以疑其不來爲詞　前兩章猜度其多日不來之故後兩章疑惑其終於不來之故前兩章以決其必來諷其來後兩章以怪其不來諷其來首章與次章相應三章與末章相應狐裘章責之以禮瑣兮章動之以情靡所與同言爲何無一人與我同心肯來相救乎褎如充耳言豈有置若罔聞不求相救之理乎通篇自破自解設疑陣以爲諷勸眞可謂筆有妙舌也

簡兮

此慨嘆賢者仕爲伶官之詩也正直慨嘆無味故歷敘其目覩之情事而以傷無賢君者慨嘆之前三章言其仕之受辱末章言其受辱由於世無賢君也簡兮三章一就將舞時說一就正舞時說一就舞畢時說簡大也簡兮二句言如此大人乃令其何俟萬舞乎日之二句言當彰明較著之時舞於衆人屬目之地也碩人俁俁言萬目共覩皆見其爲碩人也有力二句言當萬舞之時旁觀者皆稱之謂用在軍旅之中必能有力云云也左手四句承上章說不但有力云云看其執籥秉翟而赫如渥赭豈尋常之人哉公非不見其然也而乃祗言錫爵而已豈不可嘆也哉

所以末章爲之思美人也上三章皆是賦體山有章獨用興體上三章皆用短音促節至山有章忽然放開筆作曼聲長言咏嘆其情韻之深長無窮無盡妙不可言傷無賢君不正直說却說思美人筆法奇妙　西方句下再用彼美二句一轉又添上了多少趣味多少神致

泉水

此衛女思歸不得而作以自遣之詩也直說不得歸衛無味故假託謀人以立言前三章就謀於衛說末章就欲游於衛說前三章爲開末章爲合首章言謀於妾媵而不決次章言欲問姑姊而不得三章言自己斟酌亦可歸末章

是決定不歸之正面其所以爲不歸之正面者以頂上有不得歸一面作虛鋒也闔上三章不用明文而以藏鋒匪夷所思謀諸姬問姑姊及宿餞沵禰於言等皆憑空幻出之情事不可滯看也　諸姬指妾媵也聊與者輕其不足與謀之詞也　問我二句言不得如未嫁之時有事則問姑姊也不暇猶俗語所謂不怎麼也言歸衛或不至怎麼有害於禮也　遄言二句當加安得二字講首章是靡日不思末章是靡處不思首章是豎說末章是橫說首章是以有明文說之末章以無明說之

北門

此慨嘆賢者以諷其君之詩也以代爲之詞不足動聽故託爲賢者之自言首章先渾言其艱下兩章再詳言其艱出北門蓋因王事政事而出也憂心句生終窶二句終窶二句生下兩章王政交謫等事已焉三句乃無可奈何之詞歸咎於天甚於歸咎於君謂之何哉正是以不謂謂之也王事二句言其荷多人之任也我入二句言其無代耕之祿也益我是對上句適我說故爲益耳　此及下篇其聲情之悽慘愁苦異常眞亡國之音也然到此田地尙作詩諷之兾其改圖詩人之心洵可謂忠厚之至矣

北風

此述國人相期避難之言以諷其君也其情比上章更苦其勢比上章更急矣渾淪說之恐不入耳故指實其事立言以諷之三章爲三人之言風雪比朝中之政治狐烏比朝中之人物攜手句上着惠好句加上了多少倍力氣句下又着其虛二句又加上了多少倍力氣欲說旣亟句先着其虛一頓添上了多少倍精神同行就去此說同歸就適彼說此皆就賤者說同車就貴者說

靜女

此蓋朋友慕說而託爲男女贈答之詞也直說愛好其人不妙故翻出一面來說透進一層去說首章就俟而未見

之時說下兩章就既見之後贈送之物說首章是就反面說下兩章是就正面說愛好之情宜於相見之時却偏就不見說搔首踟躕祇繪其形像而心情畢見矣彤管康成云筆赤也彤管二句言受彤管而視之有煒異常者以說懌女美之故耳自牧二句承上章言不但以彤管為異常也即歸荑亦以為美異也寫愛不就女說就彤管說已經奇了乃又抛了彤管就荑說則更匪夷所思矣抛彤管而說荑是用退步加倍之法洵美下承以匪女二句是用先斷後申之法也說懌句即匪女二句之意不如此二句顯說者為此二句留勢也

新臺

此述國人議論新臺之言以刺宣公也婉詞不能入耳故直言而不諱三章為三人之言新臺二句言其公然作臺臨河明目張膽絕無怕人之意也有泚瀰瀰寫得極有景色以其越有景色越起人眼越招人罵也燕婉訓安順謂安順乎義理之配匹也籧篨訓不能俯謂其俯有怍於人也戚施訓不能仰謂其仰有愧於天也不鮮不殄訓不少不絕謂其行事俯怍於人者不少不絕也凡兩章賦一章比興者將比興着在末了最醒人眼目最爽人心神也

二子乘舟

此述國人傷悼二子之言以刺宣公也正直傷悼不妙故以前層作正面而以正面作藏鋒兩章為兩人之言上章就思之者說下章就所思者說汎汎其景畫亦畫不出來思之之情此二句已竟合盤托出矣若單向下兩句去找豈為解人乎養養謂己之心思隨其汎汎之景而漾漾也上章但見其乘舟之景而不知其何往也下章但見其乘舟而逝不知其往就死地也傷其死却就其未死之前疑其不死說俱是忍着淚說的話一轉筆便是痛哭流涕了

鄘風

柏舟

此贊美共姜之守義以風化世俗也正直贊之不妙故但述其語言而不贊一詞兩章就兩時說盡明其志之始終不渝也未嫁守義固非中庸之道然以之勵俗則過高者之峻厲比中庸者之爲力更大而爲效更速也髡彼兩髦不稱其姓名而言其形狀異樣精彩　實維句之死句字字斬釘截鐵從肝肺發出來　毋也二句怨憤塡胸氣結聲高

牆有茨

此述國人議論中冓之語以刺宣姜與頑也娓詞不足以動其聽故直言而不諱三章就三人之語說不可道謂不堪上口說之也不可讀謂不堪書於簡冊令人看之也言之醜謂言之丟醜也言之長謂其丟醜甚多也言之辱謂言之深可以爲辱也不可道也是一總說所可道也是從一總中擇其可道者而道之可道者而猶言之醜是用進步加倍之法也　滿口不說却已經全盤說出來了全盤說出却仍然是一字沒說破或問旣不可道何必作詩曰不作詩何由使之聞之乎

君子偕老

此述國人譏議宣姜之語以刺之也亦是直言不諱而畧變變筆法三章爲三人之語以不淑作骨以服飾容儀作線索首章明言其不淑以作目下兩章暗言其不淑分承之一頭兩脚之格也通篇除子之二句俱是極口贊之而留刺意於言外作虛鋒　首一二句言必如君子句所言方宜服此副笄六珈以奉祭祀也三句五句言必如委委二句所言方宜服此象服以見賓客也不淑即指不足以奉祭祀見賓客也上五句爲開子之句爲合玼兮章言其不淑非容顏不稱着祭祀之服也瑳兮章言其不淑非容顏不稱着見賓客之服也此兩章是互文

桑中

此歷言沬土淫蕩以諷其君相也出自己口恐其不信故歷述其人之自言以爲證　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人故所思有孟姜孟弋孟庸之別然其人雖異而其桑中要上宮送淇上乃同出一轍則其風俗之淫蕩至極矣詩人目擊而心憂之故合並三人而爲一詩以諷其在上之人令其速施政教以化導其人民變易其風俗云

鶉之奔奔

此述民人痛詆宣姜與頑之語以諷惠公也如鶉如鵲尙嫌不足動聽故再加一倍說之　此篇比牆有茨情更憤

語更惡蓋以牆有茨不能令其悛改故又作此以諷惠公令其速加防閑耳鶉鵲二句祗一顛倒便與兄弟相叫巧妙天成

定之方中

此蓋後世追美文公之作楚以勉勵其君之詩也盧渾說恐不能動聽故樣樣指實言之　首章就作宮之時說次章就未作之先說末章就作成之後勤於政治說次章不着在開首多上了一層曲折添上了多少光景作之之時以定中寫之作之之事以揆日寫之作之之成以樹榛栗等寫之升堂而日楚堂景京降觀而日于桑占卜而日吉

臧以及零雨星言桑田騋牝等句莫不字字精神筆筆入畫終焉句總承上景望觀卜說匪直三句言其心不但塞淵於人亦塞淵於物也靈雨三句指一事以槩他事證其心之能塞淵也騋牝句指一物以槩他物證其塞淵之能致富庶也

蝃蝀

此刺淫奔之女爲人鑒戒之詩也婉詞不足爲戒故以人天交惡言之前兩章言其見惡於天末章明其見惡於天人之實處莫之敢指謂人皆惡其淫也崇朝其雨言天亦惡其淫也女子二句與他處不同謂女子淫奔則父母兄弟皆深惡而遠絕之也太無信也回應人惡不知命也回應天惡懷婚姻也雅馴之至若直說淫奔與下兩句全不配色矣蓋此章之妙全在以迂腐頭巾話與上兩章作不配色之配搭也

相鼠

此述人詆刺無禮之語以爲人民之鑒戒也輕說不足爲戒故痛詆之而不遺餘力三章爲三人之語止者行止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之謂也儀輕而止重禮則兼儀與止而言也不死何爲言其該死不死何俟言其該就死胡不遄死恨其不快死俱是一章甚於一章也此詩破口痛罵

與鶉之奔奔篇無異可見無禮之人不下於宣姜與頑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干旄

此述浚邑賢士見禮貴官以誘勉他人之詩也三章就三官說言禮之者之衆也前四句就禮之者說後兩句就見禮者說四馬五馬六馬言其貴盛遞加也何以畀之言此姝子何以畀之而能致其來也此正是誘勉他人之語不是恐怕姝子無能也

載馳

此許穆夫人欲唁衛侯而不得賦以自遣之之詞也渾說

其欲歸如此情急而何從諫爲賢不妙故幻出如許情事以立言首章言其歸唁之情急而憂大夫之來諫次章以下言其歸唁之主意以答大夫之來諫載馳句言馬雖馳而猶驅之也以此句着在開首寫其急不能待之情狀活現言至句是敘其言非敘其事言雖驅馬疾走尚不知何日始得至漕也　䟦涉來諫蓋幻化行文之意匠若疑其在國爲何不諫則鑿矣爾不能句旣從其諫不歸衞矣而視爾句下又從新駁之亦是幻化之情事以行文耳視爾不臧言我視爾之諫不以爲善也穉狂謂不能知其歸唁之主意也　芃芃句言未及農忙尚可興兵之時也　控

於二句謂爲之打算使之求何人至何國也此二句是歸唁之主意然必先從視爾句下分爲兩脈層層的說到此處方纔明點出來　兩視爾句與許人二句及百爾句爲一脈是駁其來諫我思句與女子二句及我行四句並不如句爲一脈是自明其歸唁之主意以百爾二句作結情味無窮無盡極不然其諫却終不能不從其諫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旣從其諫而終不能然其諫止乎禮義而終不能自已於情也理之正情之至此其所以爲賢也此其所以可法也

衞風

淇奧

此稱述武公之德爲入觀法之詩也渾淪說之恐不詳盡故各面條條言之首章就用功成德時形容之次章就矜持時形容之末章就不矜持時形容之　贊美其德只瑟僩赫咺有斐六字耳切磋琢磨是言其所以能瑟僩赫咺有斐之由來充耳會弁重較戲謔是言其瑟僩赫咺有斐無在不然也金錫圭璧是言其瑟僩赫咺有斐之毫無瑕疵也寬綽不虐是言其瑟僩赫咺有斐之出於自然也此篇說理字字精湛行文筆筆如畫分之可作數幅武公圖

像觀合之可作一篇武公行狀讀作詩之人穪或不及武公其亦武公之流亞與惜其姓名不傳後世雖誦法其言無由追溯其人耳詩中所言作聖功夫無逾此篇者此篇之中又無逾首章者宜乎曾子之作大學獨取於此也

考槃

此遁世之士考槃落成之詩也直說其地隱僻不妙故就其胸次寫之　此詩雖非爲刺君而作然細玩其詞意蓋有憤世嫉俗之情非甘心肥遁之士也澗阿與陸不同者蓋其地爲平陸而在澗之邊山之阿也　碩人句言其地雖荒僻而碩人處之乃泰然也弗諼謂不舍此他適也弗

過謂不令世俗之人來過也弗告謂不令世俗之人得知也句句說樂却心平氣和之樂也

碩人

此詩美莊姜以諷諭莊公也正直說其不答不妙故單就對面反託之　此詩特爲莊公不答莊姜而作却祗說莊姜之姻族怎樣貴盛容貌怎樣美好來嫁之時怎樣成禮國中之人怎樣喜幸齊國之物產怎樣富饒隨嫁之人怎樣齊整以見其樣樣皆好而怪其不答一面留在言外用作虛鋒是用尾後虛歇之筆法莊姜之美在乎德舍其重大而言其細小者是用退步加倍之筆法以甚莊公之昏

惑耳

氓

此述苟合者被棄之情詞以爲他人炯戒也正言責之懷慚故但以自悔爲詞一二章就始合之時說四五六章就被棄之時說三章爲上下五章之過渡　此詩與谷風迥別彼專以理說此多以情言非文筆之殊也曲直之分也

偷情之人必不癡蠢氓之蚩蚩乃故作此態以瞞人眼目耳不從始交時說起從來謀時說迴護的妙　愆期句不敘在未送之前却着在頓邱句下作周旋語更有情致

乘彼六句欲說彼來先說此望欲說見之而喜先說不見而悲不說望其人却說望其地眞乃渾身是法也一二章俱是賦體三章忽用比起而起二句下又化比而爲與安得不令人改觀乎士之四句憑空發論寬士耽而重告女耽以起下三章構彩異常四章又以桑起粘連上章轉落無跡自我四句一頓轉文也四句兩頓轉三歲六句三頓轉兄弟四句四頓轉及爾二句五頓轉淇則六句六頓轉六回頓轉方以反是二句結住眞是柔腸百結耳　四章是被棄歸途之語五章是乍到家時之語六章是到家以後前思後想之語食貧爲婦等語回應一二章偕老總角等語則應到首章之上無字之處矣偕老老使爾老字用的極湊泊極斂妙其反反是亦然但文勢情致各別耳

亦已焉哉雖已結住倘有無限未了之語在也

竹竿

此亦衛女思歸不得而作以自遣之詩也　此與泉水指同而文異彼求奇異此近自然也　首章先說其不得往次章再說其不得往之故三章想像得往者之樂四章冀望得往以解其不得往之憂愁　通篇以淇水爲主泉源乃淇水之陪襯耳所以思歸者思衛地耳思衛人耳乃單就淇水說且祗就釣遊於淇說遠父母兄弟反當做閒話撇過去遊淇之樂不說其如何遊如何樂乃以巧笑佩玉

形容之此等皆是化實爲虛舉輕見重之法也

芄蘭

此刺童子佩成人之佩以爲他人鑒戒也兩章就兩物說作刺一人講也可作刺兩人講也可首二句驚怪其然中二句言其不宜然末二句形其自喜其然之情狀

河廣

此宋襄公之出母思歸未不得作以自遣之詩也上章就望宋說下章就回宋說通身用半截歇後語相配祗說宋甚近往宋甚易而所以不往之故却倘在尾後作藏鋒最妙最妙

伯兮

此述久從征役者室家之情思以風其上也　上兩章言其征役之遙遠不能不思下兩章言其征役之長久不能不思以邦傑而爲前驅非誇其以英勇獲用也乃恨其以英勇被選也　首如飛蓬先將他的形容畫出來豈無二句又將他的心臟抓出來首疾明說甘心疾亦暗藏在內皆痛心刺骨之語未知風入在上者之耳內何以爲情矣

有狐

此似戒因貧喪節失身於匪類之詩或男或女皆可說去也三章就三物說蓋以狐比匪人之子心憂者作詩之人憂之也裳爲下裳服爲上服裳與帶服牽連說下去二章言無裳而又無帶也三章言無帶而又無服也

木瓜

此盡述衛人欲厚報齊桓公之語以責文公伐齊之詩也當從輔廣之說三章爲三人之語蓋言與論皆同也木瓜瓊玖等皆假託之詞言齊雖以極輕之物來我亦當以極重之物往耳祗說半截留封楚大德一面作尾後藏鋒其妙無比　匪報二句言如此亦不足以報其德不過借以傳其永遠相好之情焉耳

王風

黍離

此行役大夫慨歎故宮以警後王之詩也　三章皆一時所見苗穗實一阡之中皆有之也不敢直說其意故渾含之以立言　起四句便已經將一幅心憂何求的小像畫出來了若還待看到下文方纔知道豈爲善讀詩哉謂我何求蓋徘徊於此久而不去人故疑其然耳彼黍四句如見其形悠悠二句如聞其聲此雖怨天尤人却與中庸論語中之怨天尤人迥別也警後王之意雖未說破却已含在日邊矣

君子于役

此述婦人思念其夫行役之情詞以諷其上也就行役者說其苦不妙故全就思念者心中想出來　上章就初行之後說下章就行役日久說　君子三句就所思之人說雞棲三句就所感之物說俱是逼起末二句　苟無饑渴言不敢望其有括但願其苟無饑渴而已是降等加倍之語苟謂苟且也

君子陽陽

此述賢者相招爲伶官之詞以諷其上也直說上不見用不妙故但說其樂仕伶官以見之　首章就歌時說下章就舞時說君子二字頓開讀言君子却樂此賤役怪而異之之辭極不得意之事却偏說的極得意極不歡樂之心情却偏說的極歡樂學者會得此法作詩作文何患不能高興何患不能超妙乎

揚之水

此述戍申與甫許者怨思之言以諷平王也亦以明說諷王不妙故但以不得更戍爲言三章合三處戍卒之言以成篇也　甫許與申俱是姜姓蓋當時甫許亦隨申侯共立平王故並戍以報其勞耳然諸書皆不言及竹書記年又但言許男而不及甫侯豈倘有闕文乎姑闕疑以俟知

者彼其之子指王使列國相與更番之人也不與我戍謂不與我更番以戍也更番之日是還歸之時今也不然故日懷哉云云耳懷哉二句其辭甚長其情甚遠餘味無窮

中谷有蓷

此述婦女凶年被棄之情狀以諷其上也亦以明說諷上不妙故但以遇人不淑爲言　三章就其所見之三人說遇人艱難遇人不淑皆是歎其遇不良之夫也立言之序大抵輕者在前重者在後此三章本要並列不分淺深其先後次序乃作詩之人以三者較量慨歎最輕故用作首章以爲發端啜泣最重故用作末章以爲後勁耳篇中所

言彼棄之女其情固然極苦想此人作詩之時亦必是字字句句和淚寫出來的耳

兎爰

此蓋述民人議論刑罰不中之語以諷其上也此恐直言得禍故託比喻以立言三章指三事說舉三事以概眾事也兎爰二句比小人得志君子罹禍也無爲無造無庸百罹百憂百凶皆指新出之法制律令也　三句寐句言寐非眞寐也但使其身無吪其心無覺其耳無聰若寐者然耳　上六句字字傳怪異之神情末一句字字傳畏懼之神情無不活現也

葛藟

此述民人流離異鄉自歎失所之語以諷其上也此亦以直言諷上不妙故但就流離者之言以見意　三章爲一人之言即一人以概眾人也　謂他人句慘戚極矣乃又重上一徧跌轉亦莫句則其情更難堪矣　父母昆以尊卑之次序作行文之層次鐵定不易三終遠兄弟惟末章與謂他人昆上下相符上兩章謂父謂母皆與參差然如此參錯却極好看若易作遠父遠母便毫無意致矣此等處難以情理解說在各人會心讀之也

采葛

此候人不至之詩也直說望之不來無味故以日之永久爲言或朋友或親屬皆可說去也　三章爲一時之語蓋變之叶韻以盡其反覆佇望之情致耳　三彼采句乃猜想之詞言彼之不來因采葛乎因采蕭乎抑因采艾乎豈不念我凝目佇望一日云云耳三秋亦是三月而秋更淒涼故爲進一層三歲比三月三秋則更進矣

大車

此似因顯官出其妻作以諷之之詞也直言諷之不妙故但述被出者之語以見意　上兩章言既已被出不敢經直返回末章言其身雖被出心終不變也大車二句言其

夫如是尊貴也不敢謂不敢不回向母家也不奔謂不敢奔回夫家也　穀則章言其夫縱或終不收回亦必願如此也此章字字句句斬釘截鐵真乃傾肝吐膽剖心瀝血之語也

邱中有麻

此似遲友之詩也直說知其必來無味故以反覆猜測立言　有麻有麥有李是三處子嗟子國其所遲之二友也蓋有麻爲子嗟所經由之處有麥爲子國所經由之處有李則二子所同經由之處也兩彼留句上句是意度其然下句是斷其不然之半截語言縱留之他亦必不住下將

其施施然而來也來食來眙佩玖一章進一層上兩章二子分說末章二子合說因以其事實然亦行文之法所當然耳此與采葛章同而不同彼是候之終於不來此是候之尚未來到彼足見其相交之深此足見其相信之篤

詩經蠹簡

高密李詒經著
受業[illegible]校

鄭風

緇衣

此述周公愛敬武公之言以明其賢也　三章爲三人之言不說他的德行宜居此位却說他的身子宜着此服眞是詩中有畫　敝予句一層却是三層敝一層改爲兩層又改爲三層而三層又俱是虛面奇極還作旋即講承上句說言幾適館回來旋即又來授粲矣　說愛敬就衣之

食之說平常極矣然說衣說食透過多少層去說又焉得謂之平常乎

將仲子

此述莊公拒祭仲之語以刺其害弟也　三章爲三次拒之之言滿口是恐從其諫有傷於其弟滿心是恐從其諫不得害其弟刺其害弟乃用其不肯害弟之言以立言可謂顯其隱微也已

叔于田

此述國人愛慕共叔之語以諷莊公令其早爲之備也　三章爲三人之言即三人以槪衆人也　章章用先斷後

申之法跌宕成趣分外警策　贊其田獵却不就郊外之事說就巷中之人說出人意表　仁就取禽獸說好就待人說武就馳驟說

大叔于田

此與上篇意旨無殊但用筆不同耳上篇是就田獵虛面說此篇是就田獵實面說上篇是就其自己田獵說此篇是就其從君田獵說上篇是贊其能文而又能武此篇是單贊其能武上篇是三章平列着說此篇是三章串着說

三章之次序即便是田獵之始中終也　各章形容執轡句句入畫暴虎射御等項在火光之中更有景色將叔

二語寫憐惜之情令人讀之心動真摯極矣

清人

此述高克帥軍士游戲之情狀諷文公速召回國也　上兩章就軍士說末章就將軍士者說在彭在消在軸就各營說言此營如此彼營如彼也　欲說河上句先說上駟介二句出力加倍寫其可笑以動文公之聽也末章亦然

左旋二句謂如此旋抽不過令將帥道好而已耳

羔裘

此美其大夫正直之詞也　此必有所爲而贊之非無端而然也首章就其事說次章就其人說末章方以邦彥贊美之　舍命句謂其至死不肯變直爲曲也孔武句謂其甚有武力方能如此之直也邦之司直言其爲一國中主持直道之人也邦之彥兮以其直而彥之也　各章開首贊美羔裘愛慕之神情已經全畫出來了　舍命不渝比洵直且侯是加倍說邦之司直比舍命不渝是更加倍說邦之彥兮比邦之司直又是不加倍之加倍也

遵大路

此似見君子去國追而留之之詞也　兩章爲留而又留之詞上章尚渾淪下章更親切　我謂我國也寔故寔好謂速同心念故舊相好之情誼也

雞鳴

此蓋述賢婦勸勉其夫之詞以爲鄉里觀法也首章勸勉其勤力次章勸勉其處家末章勸勉其待人　女曰章無字不精神無句不景色　翺翔指鳧雁說　弋言加之言弋畢而歸也與子宜之言居家之事宜如何便與之如何做即所謂宜室宜家也宜言飲酒就飲酒一事以明諸事之宜也與子三句言與之篤好合之情相偕至老無不靜好也　琴瑟即一物以明諸物也以靜好二字形容宜家妙極而就飲酒說更妙更妙　來謂來訪者順謂莫逆者好如好賄之好謂來餽送者雜佩有美有惡三句中亦有

斟酌合宜之意在也

有女同車

此蓋述國人議論太子忽不昏於齊之語以刺之也　兩章爲兩人之語　有女四句就其另娶之女說彼美二句就其所辭之齊女說　妙處全在彼美二句然此二句所以能妙却全在上四句也

山有扶蘇

此似訪賢而見不賢之詞也　兩章爲反覆懊惱之詞　山有隰有以物有宜生之地與不應見此人於此地蓋訪賢不遇而見此人於賢者之家也

蘀兮

此似賢人心憂國危欲有爲而不得之詞也　兩章爲反覆諷諭之詞句句傳急不可待之情景活現　叔伯指爲政者

狡童

此似當以序謂刺忽不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之說爲正也　兩章爲反覆告喻之詞　狡童指權臣我賢臣自謂子謂忽也　不與句權臣之意態如畫維子二句賢臣之心情如揭不能餐與不能食牽連成趣

褰裳

此亦當以序謂狂童恣行國人思見證於大國之說爲證但狂童當指權臣說蓋即上篇之所謂狡童耳　兩章爲兩人之言蓋亦詩人述以成篇也　子謂已經往愬之大國他人謂未經往愬之大國狂童句甚言其橫恣以明其來求之刻不容緩也

丰

此似與夫反目憤歸母家其夫來迎不肯即歸既而後悔之詞也　前兩章言其後悔後兩章言其復歸先俟巷後俟堂先說行後說歸通篇一線也　丰昌謂其夫盛禮貌以來迎也　俟巷俟堂謂兩次諄請也　送將謂隨之而歸也　叔伯謂其兄弟也

東門之墠

此懷友之詩也　上章恨已之不得往下章怨彼之不速來　每章上兩句說其居處宛然入畫下兩句說其情誼跌宕盡致　兩人同居東門而彼可來此不可往未知何故豈與其父不睦而然與

風雨

此喜見君子之詩也　三章反覆咏嘆以盡其喜幸之情致　寫風雨雞鳴如在眼前耳畔一般然其妙處尚不在此蓋此兩句全是爲云胡句作勢有此一開則云胡句異

樣精采不然則索然無味矣　喜與夷俱在人意中瘳字令人再想不到妙絕

子衿

此似規諷朋友荒於嬉游之詩也　上兩章責其不來下章責其嬉游　作者蓋斯人之畏友所以不嗣音不來者嬉游於城闕懼其見責故如此云云耳　青青句下以悠悠句接之言其形像宛然在心內也　挑達句上當加而乃二字講一日句上當加令我二字講　一日三月加百倍說責之如此之切思之如此之甚鞭策與誘掖並行可謂忠告可謂善道矣

揚之水

此蓋因其夫誤信人言作以自明之詩也　上章就其言明其不可信下章就其人明其不可信　終鮮二句痛切極矣先着此二語然後勸其勿信人言焉得不說入其心乎　自辯辯人多少句說不盡之情事乃以四句說得明晰如畫詳盡無餘妙極

出其東門

此因見美女而作以自明之詩也　上章就女之衆說下章就女之美說　自明者自明以諷人也然其詞却祗是自明己志而已留諷人之意於言外作虛鋒所以爲妙也

雖則以下俱是半邊話兩聊字妙是不足娛樂之娛樂與公子荆苟合美之苟字畧相似

野有蔓草

此當以序謂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之說爲正也　兩章爲兩人之詞詩人合以成篇也此詩當是賦而比也蓋言古昔盛世無物不沾膏澤者由於有美人如此也安得疾遂遇之以適願乎　被膏澤就蔓草說用舉輕見重之法也清揚婉兮言其清明而又委婉也　與子偕臧謂與上章之我蓋一人倡之一人和之之口氣也

溱洧

此述溱洧朋淫亂之情狀以諷其君相之詩也與鄘風桑中篇詞異而指同　兩章爲兩人之詞蓋述道塗之中此人所見問者如此彼人所見者如彼也前四句是作詩者之語後八句是述士女問答之語　淫亂之狀不實敘之却就士女口說出來又不就其地說之乃就道塗中談論說之用筆奇極

齊風

雞鳴

此舉賢妃催君早起視朝之事以爲觀法也　直說其催君可法無味故但述其催之之語而不贊一詞須知其語亦不必定是出自妃口也　三章爲三次之言上兩章催之不起故末章婉詞以勸之　雞鳴兩章上半是賢妃催之之語下半是君答之之語　既字矣字無聲無形然着在此四句之中則其聲更長其形更顯妙極　將說會且二句先着甘與句委婉曲折情致絕妙

還

此緣齊俗好田獵馳逐而作以刺之之語也直說其不應如此好法無味故但述其田獵相遇之語而不贊一詞　三章爲三處相遇之語　各章俱是以上三句跌下句筆法妙絕須知別沒奇處祇是加倍法用的好耳　一峱之中田獵者之多如此則他處之習俗可知矣峱之田獵者相稱譽如此則他處人民之好尚可知矣詩人之刺豈得已乎哉

著

此緣齊俗不親迎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不應不親迎無味故但述其待婦之所而不贊一詞　三章爲三家之事蓋有待於此處者有待於彼處者故如此云云耳俟之之處與俟之之人俱就新婦眼中看出來人人皆知其妙豈知兩人之情狀另有看之之人乎請猜是誰　不應俟於家中婿不之知婦亦不之知所以如此誇美之也

東方之日

此蓋朋友過從之詩也　實說其來講究切磋嫌不妙故但言其來往終日以渾括之上章言其見日而來下章言其帶月而往　履謂步履也　我卽謂就我家而來也我發謂就我家起行也來去在日月之中其景入畫　在我室句上當加便字講在我闥句上當加方字講終日在室

不說所幹何事豈不悶人作者曰不悶人尙有味乎

東方未明

此緣其君號令不時而作以刺之之詩也　徑直說其不應不時無味故就其召臣而臣怨之說上兩章敘其君召不以時之事末章敘其臣怨不以時之言　上兩章作兩次講爲是　未明未晞極力形客召令之可怪然止說未明未晞尙無大趣故又着顚倒句祇說顚倒句接自公句又太直故又着顚之句倒之句　自公句從或說更妙

以折柳句接上兩章又換了一般色相又變了一樣音調

折柳二句是興體蓋反興號令無時則臣下難以伺候

也而下兩句却又祇明說半截留難以伺候半截在言外
作虛鋒奇極　辰當作晨字講謂或晨或夜沒有一定之
時也　上兩章單就早說末句乃夙莫對舉非疎忽也用
參錯之法也

南山

此緣魯桓公與文姜如齊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非
無趣故述國人議論之詞以詰問之　四章爲四人之言
上兩章向文姜說下兩章向桓公說以雄狐喻齊襄絕
之於人類也　魯道二句言其由歸之堂堂正正爲萬目
所共覩也　各章俱是以前四句起第七句以第七句跌

第八句　詰問文姜是問其爲何懷從詰問桓公是問其
爲何任其懷從　前兩章後四句一調後兩章通身一調
前後四章末二句同一調配搭法錯落之至

甫田

此戒人由近小以造遠大之詩也　直說其理無味故不
露正意而設喻以明上兩章戒其勿然末章明其宜然
兩無田章一淺一深　驕驕就其性說就其初生說桀桀
就其形說就其長盛說忉忉就其不得身閒說怛怛就其
不得心安說　以總角丱兮弁明循序以相拗成趣也　正
就田田思人說忽然又就總角丱兮弁說比興無端令人目
眩

盧令

此亦是緣齊俗好田獵作以刺之之詩也　亦是嫌直刺
無味但述其彼此稱譽之言而不費一詞然而行文與還
迥殊矣　三章爲三人之詞　還極作意此絕不作意還
極奇此極平還有四句此止兩句然而兩句之精悍與還
相較正亦未見孰優而孰劣也

敝笱

此述齊人怪魯莊公無能之語而激之防閑其母也　直
說其無能沒味故就文姜歸齊時從者之衆盛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　敝笱二句言笱雖敝尚能令大魚不
得任意往來以反跌下二句也　魴鰥魴鱮就魚之大說
唯唯就魚之受制說言若唯唯聽命者然也　如雲是遠
望比其人之衆如雨是近望比其人之密如水是路中看
比其人之行俱是怪而異之之聲下篇亦然

載驅

此述齊人怪魯莊公之無恥而激之防閑其母也　直說
其無恥沒味故就文姜歸齊時道路中之情狀以明之
四章爲四人之言　上兩章言其靦顏於道路而不恥下
兩章言其被指於路人而不顧　前兩章上兩句不一調

而下兩句一調後兩章通身一調前後四章下兩句俱一
調配搭法與南山篇畧同豈同出一手乎

猗嗟

此述齊人寓貶於褒譏議魯莊公之語而刺其不能防閑
其母也　直斥其非礙口且不妙故但贊其威儀技藝之
美好而微示刺於言外　三章為三人之言　三章俱用
猗嗟發端且多用半邊口氣其妙處全在虛字不說之說
更甚於說也

魏風

葛屨

此刺善人過於儉嗇之詩也　渾說其褊心無味故條條
覼縷言之　上章指其事實以明其褊心下章言其不宜
褊心而褊心以明其可刺俱是賦體　糾糾二句就物用
以明其褊心摻摻二句就使人以明其褊心要之二句就
省功以明其褊心三項皆是過於儉嗇故謂之褊心褊心
者不大放之謂也　好人句就儀容明其不宜褊心宛然
句就禮讓明其不宜褊心佩其句就服飾明其不宜褊心
褊心是上章三項之根上章三項是褊心之苗　好人

謂善人也

汾沮洳

此刺貴人儉嗇之詩也　亦以渾言其儉嗇無味故就采
菜采桑言之　三章為刺三家之言亦是賦體　每章六
句上兩句指其事中兩句指其人下兩句刺其過於儉嗇
上五句有褒而無貶末了忽然轉筆一刺跌宕有致圓
婉多姿

園有桃

此憂其國政有文無實之詩也　直說其無實不妙故藏
却正意但以桃實起興言其憂無人知而已　兩章為反

覆之詞　與有以正意作虛鋒者此篇明言桃有實而不說政無實是也　其實句下以心之憂矣接之者用倒法也　彼人指爲政之人雖未明言其所爲何事然其先知灼見莫可告語之情狀無不傳出而其所爲之事亦不待明言而知矣眞奇筆眞妙文

陟岵

此述行役者望鄉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思鄉無味故就其望鄉言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亦可爲一人之言亦可　思父母思兄長都不說己之思彼而說彼之思己且不但渾說彼之思己而又替彼作思己之言其心是透過多少層去想其筆是加上多少倍去寫字字是血句句是淚焉得不令人人讀之心痛神愴眞至情眞妙文

十畝之閒

此述憂國危而相約去位者之語以諷其君相也　直說去位無味故就對面說之　兩章爲反覆之詞　祗說還逝之地之人與還逝之主意而所爲還逝之情事與其相與對語之形狀無不傳出矣　說到行將還逝卽便住下留還逝正位作虛鋒最妙最妙

伐檀

此蓋不得行其所學而欲去位之詞也　直說其意無味故用比興言之　三章爲反覆之詞　伐檀三句言其學成置諸無用之地不稼四句言不能如小人之無事而食厚祿彼君二句言心慕君子之所行　河水句不過言其處不用車使耳而其語之淸澄超逸令人開卷神往卽此亦可以見其人之胸懷也　此篇當作比體亦是留去位之正面於尾後作藏鋒

碩鼠

此述避貪殘之政而欲去其鄉里者之語以警其君相也

直說其意無味故託碩鼠以言之　三章爲三人之語

碩鼠指爲政之人　得直謂不至無辜被罔也

唐風

蟋蟀

此述民人歲晚爲樂之語令人觀法也　直贊其樂而不荒無味故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爲三家之事說歲晚務閒俱以蟋蟀句發端便有情有景足以動人矣　前乎此後乎此之勤苦俱在今我二句頂上尾後神光之內矣　無已二句妙處全在緊頂今我二句說　好樂無荒不就己身說偏就良士說妙　終歲勤勞不暇自逸纔得作樂便恐太康神似聖賢心境季札謂有陶唐氏之遺民豈當時所歌即此詩與

山有樞

此述民人相勸行樂之語令人參觀也　直就行樂之人說不妙故就旁人勸勉以立言　三章爲三人之言此與上章俱是說及時行樂然而迥乎不同者上章言中有物此章言中無物也雖是言中無物亦是爲至死不悟之看財奴提醒也此篇心極放曠而意極悲痛其達觀也蓋猶是不達觀之達觀也　說生前不肯行樂不歷數其有不爲酣暢也說死後不得行樂不說到他人來行樂不爲極量也

揚之水

此述晉民歸心曲沃之言以警晉君也　直說其歸心沒味故述其言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　素衣二句是期望之詞頂上當加若得二字講　素衣句寫得光輝燿目　上兩章極高興末章極機密蓋皆私受曲沃之惠而對其來使之詞也

椒聊

此述民人議論曲沃將有晉國之言以警晉君也　直說其將有晉國無味故託椒聊以說之　兩章爲兩人之言上四句就當下之盛強說下兩句就後日之更盛強說兩且字神致如畫

綢繆

此述喜慶過時婚姻者之語以諷其上也　喜慶一家正是慨嘆萬家也　直說其夫婦喜慶不妙故就旁人喜慶說之　三章爲三人之語　首章是向其婦說末章是向其夫說中間是向其夫婦一總說　綢繆謂修補廬舍綢繆句下着三星句則修補之廬舍及廬舍中之人物俱堪入畫矣　今夕二句出自意外神吻活現　子兮二句諧戲而蘊蓄令人失笑

杕杜

此痛傷無兄弟之詞也　明說痛傷無味故反覆頓跌以

明其痛傷之所以然而不贅一詞　兩章爲反覆之詞
每章三層中層申明上層下層申明中層中層下層之上
俱有旁人慰解之語作虛鋒　嗟行四句是就有事之時
說人無二句比嗟行二句是更進一層說

羔裘

此蓋述卿大夫采邑人民之語以刺之也　直說其意無
味故借民人之語以明之　兩章爲兩人之言　上章刺
其貪下章刺其殘居居謂踞民所有而取之也究究謂察
民之過而罪之也　豈無二句言豈無他人可歸而從子
如故乎

鴇羽

此述征役者怨恨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怨恨無味
故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　肅肅二句當是
興體蓋以鴇集得所興王父母何怙也　此篇之眞摯沉
痛與陟岵相埒而末二句則更聲如痛哭怨憤無極矣

無衣

此述晉民喜幸武公請命爲諸侯之語以刺釐王也　直
說其倨慢無禮不當爵命無味故但述其民人喜幸之語
以見之　兩章爲兩人之言　吉謂穿之不見誅責也燠
謂穿之不戰栗也詞雖不多而氣却極放縱

有杕之杜

此求納交於君子之詩也　直說求交無味故以恨不得
交致詞也　兩章爲反覆之詞　以杕杜爲比者以其素
無賢士相往來故恐其不肯來耳　有上四句一開蓋見
下兩句之誠矣

葛生

此述行役者之婦思念其夫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
思無味故由生至死重重言之　前三章單就生前說後
兩章兼及死後說前三章是一日一日的零星說後兩章
是合并起來一總說前三章爲一調後兩章爲一調　稱

其夫爲予美乎素思愛之情致俱可見矣　誰與獨處費
解却妙若換作誰與同處雖不難講然而絕無妙趣矣
角枕二句忽然說色將其前後同旦獨旦之情景俱映照
出來矣　夏之二句不着相思一字却已寫到相思之極
致矣　百歲二句是計其同旦之日期情深極矣語痛極
矣　三百篇思念其夫行役者不一而率未有若此篇之
旖旎者此固由各人之性情亦以彼導之使然者之有素
耳

采苓

此爲聽讒者納誨之詞也　直勸其莫聽不妙故爲之層

層破解以成篇　首章先言其不可信次章再言其不可與末章方言其不可從一章祇換三個字便在前在後鐵定不移矣爲言詴造言也　苟字最要緊當作誠字講胡得焉謂不能得計也

秦風

車鄰

此借國人喜幸創見之語以誇美其君國中之所新有也

直說其有無味故借國人創見者之口說之　首章就自己所見說下兩章就自己得見而更招人來見說未見既見指官長說　創見者乃旁觀之人也並坐鼓瑟簧蓋臣下承君命而然者　創見之人既見車馬又見寺人又見鼓瑟簧且見鼓瑟鼓簧于君前是以樂不可支而招人來看耳今者二句是其招人之詞言如此光景不快來看轉眼之間便就老了死了還會得見乎此二句傳喜幸之神畫也畫不出來耳

駟鐵

此又是借國人喜幸創見之語以誇美其君田獵之所新有也　首章就往狩時所見者說次章就正狩時所見者說末章就將畢時所見者說句句都有創見驚異的神致在也

小戎

此借征西戎者之室家思念其夫之語以誇美其君軍旅之所新有也　意在誇美雖與上兩章一樣然而情致各殊矣　寓誇美於思歸之憂慮比上兩章更奇更不可測

首章言其車馬齊備路中可以無慮但恐到彼不能如意耳次章言其行止由己護身有具到彼可以無慮但以歸期無定不能不懸念耳末章言其器械備具征戰可以無慮但恐其過於殺戮耳所以祝其早夜之間存心爲良人而有德音也

蒹葭

此贊美見機而作之士以諷其君相之詩也　直說其見機不妙故幻化情事以說之　三章爲反覆之詞　蒹葭二句蓋謂其凜履霜之戒也所謂伊人緊接爲霜說言其纔見爲霜便就如此性情即使在水一方而令人沒法求之也　此篇神韻清逸情致縹緲三伏中對之亦覺涼生但不知熱中者讀之何以爲情乎

終南

此述國人誇美其君遊終南之語以爲頌祝之詞也　以己口贊之不妙故託國人以爲言　兩章爲兩人之語上章就容顏美之故以條枚起興下章就德行美之故以紀堂起興錦衣二句字字放光黻衣二句有聲有色其君句是贊其外相壽考句是贊其內相

黃鳥

此述國人哀三良之語以刺康公也　正直刺之不妙故託國人之哀以刺之　三章爲三人之語　臨穴二句先畫其形象彼蒼四句方同聲一痛不說哀之而說贖之且不但贖之一人而贖以百人是加多少倍寫其哀之之情乎

晨風

此似久别乍見怨恨之詞也夫婦朋友皆可說去　三章爲反覆之詞　直說久别不妙故以忘我爲言作富貴相忘說反似少味矣　欽欽靡樂如醉一層深於一層

無衣

此述民人平居之語以誇其盛強也　直說其盛強無味故託民人平居之語以立言　三章爲三偶相語之言字字有精悍之色句句見強毅之概真秦人之詩也　平居時如此則臨敵更可知矣宜其虎視雄踞而莫與相抗也

渭陽

此蓋欲晉文公想念親情永遠結好之詞也　明說其意不妙故但言其送之遠贈之厚以微示其意而終不出諸口　兩章爲兩次之言悠悠我思將從前無數舊事向後無數遠慮都包括在內了蓋作詩之意是恐其再如惠公而難以明言故如此云云其吞吞吐吐之情致紙上活現也

次章之送比渭陽更遠次章之贈比車馬更重車馬外物而玉佩貼身也

權輿

此刺簡賢之詩也　以出自己口不妙故託賢者之口以立言　兩章爲兩次之言於我乎于嗟乎上下音調相應

陳風

宛邱

此直刺游蕩宛邱之人也　以正直譏刺不妙故作訓誨口氣以立言　三章相承說首章先渾詞以訓誨之下兩章再詳言其事以訓誨之將言其無望先以有情作頓筆可謂以賛作罵矣此蓋宛邱下居人所作也常遊其地人已惡之而又加以歌舞且又無冬無夏以歌舞焉得不深惡之宛邱之下止有居人宛邱之道又加上路人萬人指目而又不攺焉得不刺之乎

東門之枌

此似指陳男女觀看婆娑之弊以諷其各家家長之詞也　直說其弊無味故詳述其事之顛末以明之　三章相承說　子仲之子蓋婆娑之有名者首章是就聞其婆娑于東門說次章是就約定日期招其來婆娑于南原說末章是就到其日期觀其婆娑于南原說不績二句謂人皆廢業往觀其婆娑如歸市者然也視爾二句謂往觀婆娑之時又有如此之弊也

衡門

此述隱居者安貧之詞以諷其上也　直說其隱爲不得已不妙故述其語以見之　首章與下兩章相對說本當

豈其在前作開可以在後作合乃倒轉來使之反背相向更有拗趣更覺新鮮也

東門之池

此蓋樂得益友之詞也　以直說其友可交不妙故託淑姬以立言　三章爲反覆贊美之詞　以漚麻漸漬以成用與交友漸摩以資益以可以可與上下相呼應　語謂聞其語以答之言謂自發言以告之歌與語言無甚淺深蓋言與之晤對無般不受其益也

東門之楊

此蓋遲客不至之詩也　以明言其不至不妙故但以明

星句作歸宿　兩章爲兩時之詞煌煌大明也晢晢小明也明星句合起二句看景色更妙

墓門

此似當以序謂刺陳佗之說爲正也　以直斥其非不妙故渾其詞以刺之　兩章爲兩番之詞　誰昔句言自昔以來誰曾如此來顛倒句蓋以其歌訊而思傾陷之也

防有鵲巢

此似當以序謂憂讒賊之說爲正也夫婦君臣皆可說去也　實指其人不妙故以莫知誰何爲言　兩章爲反覆之詞　唐謂陂唐防邛一高一矮相對唐邛一深一高相對　侜予美謂以其美爲惡而譏之也忉忉憂也惕惕懼也比興極新鮮而神致極悠揚

月出

此月下懷人之詩蓋朋友而託佼人立言者也　單就正面說思無味故就其所以不能不思處說之　三章爲反覆之詞煉字極生新煉調極響亮極力避熟也　以皎月映佼人表裏瑩澈舒窈句言佼人又能令人如此也上三句一氣直下逼赶末句末句頂上當加焉得不爲之賦詩講

株林

此述國人議論適株之語以刺靈公也　直說刺之不妙故假辨論株林以立言　兩章相承說上章言其不是適株林下章言君却說是適株林　憑空結撰設爲問答而其言語吞吞吐吐若說破若不說破如此妙文眞是少二寡雙之作也

澤陂

此似哭人之詩大約亦是朋友所作也　單就哭說不妙故反覆思想其居處形容以哭之　三章爲三串之語以哀痛漸殺爲次第　傷如之何就所哭之人說涕泗滂沱就哭之之人說　各章上二句其居處加畫中二句其形

狀如畫末二句與者之神致又如畫

檜風

羔裘

此因其君修潔衣服而不修明政治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恐致喪亡不妙故以憂悼爲詞　三章爲反覆之詞

羔裘不以之聽朝而以之逍遙翺翔狐裘不以之朝天子而以之在堂在堂臨朝皆足見其修潔衣服也至如膏有曜則更修潔至極矣　不明說其不修政治祇說逍遙翺翔用舉此見彼之法也豈不爾思是思患預防之思字思字中有諫字在也三末句頂上俱當加徒令二字講

素冠

此爲居喪而無毀瘠之形哀戚之容者諷也　直說其不哀戚不妙故就冀見不得見說　三章爲層遞降格之詞與論語中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相似　首章是就能毀瘠者說次章是就不能毀瘠尚能令人見之傷悲者說末章是就不能令人傷悲尙能令人見之不樂者說勞心句謂空勞冀望而終不得見也兩與子句與字作許之講子字指棘人說言見能這個樣的人便算他合棘人同歸一致了以首章爲主而下兩章層層回抱之格法妙絕

隰有萇楚

此述民人困苦之詞以諷其上也　直說其困苦不妙故

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絕不說自己困若祗說羨慕萇楚之樂而已筆法妙絕

匪風

此心憂國亡而無救作以警其君上之詩也　直說國亡無救不妙故以傷東周懷西周爲言　上兩章傷東周末章懷西周上兩章用激烈之詞矣然而起令人驚心動魄末章用舒徐之語悠然而逝令人意遠神遙妙不可言　顧瞻周道謂周王失道不能令其國不亡也却不說破而以中心句接之妙極誰將西歸謂誰將如西周之聖王也却如此說法妙極　忽而說風說車忽而說魚說釜不類

不倫正是比興之妙處

曹風

蜉蝣

此爲其君用好修飾無遠慮之小人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之不妙故託蜉蝣以爲言　三章爲反覆之詞各章上兩句明其不可用下兩句憂其君之用之蓋言其人如蜉蝣之以修飾爲樂不自慮其朝生而暮即死我之憂者乃爲其見用於我朝耳憂其見用者憂其見用必致喪亂耳却絕不說破此意但說憂焉而已蘊蓄的妙　我指我朝說閱字與穴字通掘閱蓋言此蟲土裏化生而掘然飛出於穴也

候人

此爲其君榮寵小人以致民困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意不妙故以候人鵜虹等對言之前三章刺其用小人末章刺其用小人以致民困　何戈句言其猶能何戈祋供職以跌三百人之無故而赤芾也兩不濡句謂不得濡其翼咮以跌三百人之不稱不遂而得服媾也　薈蔚謂盛也朝濟謂虹也言小人在朝之氣燄如南山之盛也季女謂少女也言雖大家美好之少女皆如斯之饑餓也蓋謂其饑餓而乞食於人也

鳲鳩

此當如序謂刺在位君子用心不壹之詩也　直說刺之不妙故就思古人言之　四章為反覆之詞淑人君子指古人說　心如結正是言其心一謂無論在何處何時不會改樣也儀一由於心結通身是說其儀一首章乃推本言之耳正四國是言其可以如此正國人是言其已經如此心結是儀一之本儀一又是正國人之本也　胡不萬年言古人胡不有萬年之壽活至於今也　刺今人却祇說思人而絕不提今人一字筆法妙絕

下泉

此因王室不能救其困敝而慨念明王賢伯之詩也　正

直說之不妙故託比興以言之前三章嗟嘆王室之不能救末章嘆羨古昔之有王伯　芃芃二句言不用雨還有雨四國二句言不用伯還有伯俱是用加倍法也以芃芃四語作結尾含蓄不盡餘味無窮

豳風

七月

此周公追述先公治民之情事以戒成王令其以恤民為心也明就君上說不妙故條條就民間言之首章作冒末章收結中間六章分作兩段上段三章說謀衣下段三章說謀居謀食　上段兩頭兩章一章說謀帛衣一章說謀皮衣中間一章帛衣布衣並說下段上兩章一章說謀居一章說謀食下章謀居謀食並說　上段謀衣就用功時說下段謀居就用功時說謀食就成功時說　上段謀帛衣布衣就女子說謀皮衣就男子說下段謀居謀食俱就

男子說　上段謀帛衣布衣詳細說謀皮衣粗畧說下段謀居謀食俱粗畧說　都是兩段參錯相對中腹謀衣謀居謀食是三項而首章祇說衣食兩項作冒者以謀居之日少而謀衣謀食之日居多故使之虛實參錯以成文法耳　首章籌畫衣褐卒歲於耜舉趾俱是君上為之打算二章以下辦理諸事俱是君上教之使然却俱不說明白田畯從爾雅作農夫講為是　四五六七章數量蔞蜩等物俱是以此記時辨其應辦之事務因為注意者不在乎此故條條數過去以趨赴着意之處耳四月章植物動物雜說五月章單說動物六月章單說蔬菓等物九月章單

說穀麻等物末章鑿冰開冰是作避暑之計即是收結謀
衣謀居之處肅霜滌場即是收結謀食之處殺羊稱觥即
是收結奉公之處以報答其爲之籌畫爲之都理營謀衣
食等事二之日三之日收結篇中之說周正處九月十月
收結篇中之說夏正處以萬壽無疆作結局面堂皇之至
授衣在九月却從春日直忙至八月播穀在二月却從正
月直忙至十月而且蠶事纔畢便預備萑葦禾稼纔納便
亟其乘屋是一歲之中合家男女全無閒時方得有衣可
衣有食可食爲上者安享其奉豈可不體恤其情而征斂
無已乎豈可不體恤其力而妄興徭役乎　此篇以養爲

主沒說到興學校然爲裳獻豜介壽稱觥等未嘗不使之
粗通大義也

鴟鴞

此周公恐成王信流言以危王室作以自明之詩也　直
說其意太顯露故託鴟鴞以立言　首章就鬻子說下三
章就成室說俱是對針不利孺子之言明其心迹以釋成
王之疑也鴟鴞是比武庚及管蔡子是比成王室是比國
家取子句含毀室在內言既欲取子又欲毀室也毀室句
又含取子在內言無取子以毀室也此兩句俱是半邊話
欲成王信流言是取子欲成王去周公是毀室　迨天章

言其綢繆之堅固予手章言其綢繆之勞苦予羽章言不
辭困敝以綢繆室家新造尙未十分安定而又遭此變故
不得不作詩貽王也有謂周公不應自明者是大不然蓋
成王年幼天下之安危係乎周公之用舍設若成王信流
言而去周公天下事不可問矣周公至此焉得避自明之
嫌疑而不開喩成王使之見信以安王室乎此詩作在罪
人斯得之後王未出迎之前

東山

此周公東征既歸慰勞軍士之詩也　以出自已口不妙
故託諸軍士以立言　首章就初起行時情景說次章就

途中想念家中光景說三章就初到家時情景說四章就
到家以後室家相樂說每章首四句一字不換又是一格
我徂二句情中有景我來二句景中有情　我東四句
就將欲起身說蜎蜎二句就既在途中說果贏二句就屋
外說伊威二句就屋內說町畽二句就庭院說伊可二句
就想念者之心情說鸛鳴四句就初到家門之時說有敦
四句就到家周覽之時說言情寫景無不入微入妙却俱
是憑空結撰虛想出來的奇極矣妙極矣　末章直說其
室家相聚之樂儘有可說然而猶以爲未妙也故別開生
面單就未有室家者婚娶說而末了以其新二句一總概

括之眞眞是奇思眞眞是妙文明說之子于歸先以倉庚起興雖是常法然而說的光耀射目迥非尋常筆墨可比也

破斧

此述民人議論東征之語以美周公也　正直贊美不妙故以身受其利爲言　三章爲三人之語　每章上兩句開下四句闊　四國謂管蔡霍商也正四國尙於民人無涉哀我二句則是親身享其太平之福矣必說到此方爲口服心服竭情盡致之贊美也破斧缺斯戰陣之所不免然周公東征未必大費戰爭其所以遲至三年者蓋平定

之後又有多少處置化導等事須以時日耳覩是追是兆是適可知矣

伐柯

此述東人求見周公之詞以諷諭成王也　直說其意不妙故託比諭以立言　上章言欲見周公必須介紹下章言得見周公必謝介紹　以媒比介紹以遘之子比見周公上兩句興起下兩句　通身就娶妻說而見周公一字不露所以爲妙也此詩作在避居東土之時下兩篇亦然

九罭

此述東人喜見周公之詞以諷諭成王也　正直贊美不妙故就其彼此告語之情狀以立言　首章言得見公者互相告語之情狀下三章言欲留公者互相告語之情狀公歸二句言公歸雖無所定之日期言在女東土不過信處信宿而已此似是周公從者告東人之語末章似是東人答之之語是以句言我東土因爲流言是以得有袞衣之人在此大家對之歡樂耳

狼跋

此述東人議論周公被謗之語以諷諭成王也　直說周公無過不妙故託諸東人論說以立言　上章言流言不能害其身下章言流言不能敗其名　遜碩膚謂不自表

其無罪而避居東土也

詩經蠹簡

高密李詒經[illegible]著

受業[illegible]校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此與賓客燕遊之詩也　但說燕飲無甚關係故以求示周行立言　首章言與賓客燕遊原是望其示周行次章言因爲賓客能示周行所以與之燕遊三章極盡燕遊之樂以娛賓求其示周行　以鹿鳴起興者蓋燕遊於苑囿之內即所見以爲言也　德音不恌等言其平日如此也

和樂說且湛燕樂說賓心俱是極力加倍以明其求示周行之誠耳　上兩章是求示周行之前曾俱照周行措詞末章正是求示周行之正面却但說燕樂而已絕不與周行傍邊高妙之極　三四換韻首章聲極堂皇次章聲極高亢末章聲極沉細

四牡

此述使臣懷歸之情懷以慰勞其行也　就勞之者說不妙故用使臣口氣而代爲之詞　前兩章就懷歸之人說後三章就所懷之人說　傷悲就心說啟處就身說將父將母先分說後以將母包將父合說　傷悲與不遑啟處已經體恤之至乃又說到不遑將父母至矣盡矣誰知末了又以作歌來諗結尾不但使臣夢想不到蒙此情誼讀者亦夢想不到有此妙文也

皇皇者華

此欲遣使臣而逆探其情懷以慰勉之之詞也　說君教之不妙故託爲使臣之自言　首章爲綱下四章爲目　咨諏是訪問咨謀是籌畫咨度是斟酌咨詢是再將斟酌者問人　上篇是以慰之者勉之此篇是以勉之者慰之

常棣

此燕兄弟而勸其篤親親之誼也　浮詞勸勉無益故全就刺心動人處說之　通篇八章分爲兩段上段四章就患難時說後段四章就安樂時說首章與第五章相對一爲總目一爲轉關前段是令其動心後段是令其問心前段單以朋友對兄弟說後段上半以朋友對兄弟說下半以妻子對兄弟說　人之薄於兄弟者非由於厚朋友即由於厚妻子故單就此二者說　凡今之人人字內朋友妻子都有　前段孔懷與裒求俱是就死時說而裒求比孔懷更加多少倍急難與禦侮俱是就生時說而禦侮比急難更加多少倍　後段安寧與飲酒好合與宜樂俱是

前層較淺而後層更深也　況也永嘆況字從或說作怳爲是忝也無戎戎字當作衆字講　是先二句以問作結奇妙無比

伐木

此燕羣臣而相期常保太平之詩也　直說期保太平不妙故微見其意於首章向後單就燕飲立言　首章先說明所以求友之故下章方說常常與燕以求之次章就燕尊輩說末章就燕等輩說　首章先以伐木句興起鳥鳴句再以出自四句註解鳥鳴句再以相彼二句跌出矧伊二句來方纔到了求友上興法奇極　出谷遷喬喻化諸

侯爲天子也　不曰羣臣而曰友生足見其虛懷下賢自卑尊人之致矣、求友生者求其共保太平也神之二句是說與友生相和共致太平則神聽亦和平矣却祗說下半截留上半截作藏鋒通篇祗此兩句說正意却又如此說法令人不測　肥羜肥牡八簋籩豆等皆是互支　失德於乾餱說破不值一笑然讀者却當以之猛省不當以之爲笑也　有酒六句有筆歌墨舞之趣落花流水之致

天保

此臣下頌禱君上之詩也　正直頌禱不妙故託諸天神以立言　前三章就天福之說後三章就神福之說　首章各樣福散碎說二章各樣福合總說三章各樣福就比喻說四章單就錫壽說六章合福壽就比喻說首章開首便說天保定四章開首先說祭祀俱是兩扇參錯相對

此篇各樣說法全是加倍法用的妙耳王維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與此相較薄弱不堪矣　君曰二句是迎神時神便如此云云神弔以下方是嘏辭也　民質二句形容其安分守己也徧爲爾德謂皆爲之造福也

采薇

此欲遣戍役而慰勉之之詩也　正直慰勉不妙故設身處地而代爲之詞　首章作冒末章爲尾中間四章分爲

兩段上段兩章一章單承靡室靡家一句說一章兼承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兩句說下段兩章一章就戰陳說一章就守備說俱是單承不遑啟居一句說　我戍未定謂或戰或守未定在何處也　楊柳句回應采薇雨雪句回應歲暮歲陽　二章是如饑渴末章是眞饑渴意不相同而字面相應　如此體恤而曰莫知我哀是設身處地而又透過多少層去說也　送其去說其到彼之情事已經是極量了乃又說到歸途之愁苦如何不教人感激憤發甘心爲之赴死乎

出車

此既平玁狁慰勞還率之詩也　直贊其功不妙故單說兩頭將正面藏在中間夾縫裏而兩段末了各就旁面着一句虛點之　前三章就去時說後三章就回時說　此篇或用還率口氣或用作者口氣互相錯雜以成章法上篇是探下去說此篇前半又探上去說　首章先說受命命人等事次章再說建設旌旗等事三章方說出所往之地及所辦之事來四章先說回在途中五章再說室家望其回六章方說室家見其回　玁狁于襄是旁人期許之詞玁狁于夷是室家喜幸之詞　昔我四句上篇上兩句是實景下兩句是虛想此篇上兩句是回想下兩句是

實景　昔我章下忽以喓喓章接之又換一般景象又變一番情致　喓喓六句與召南一字不差却亦有別彼是無音信而望見此是有音信而望見也　我心則降是指望其降直至玁狁于夷方纔真個得降耳　薄伐西戎蓋望其回而不回疑惑其然之詞不可滯看也　執訊獲醜等皆是采蘩時所目睹如此喧闐熱鬧之事却以極寂淡極閑散絕不相干之春日采蘩起之是以不作勢爲作勢之法反跌之也　玁狁于夷句頂上當加竟字講　看執訊句裏玁狁尚有戰功在不但城朔方而已城朔方蓋既平之後善後之事耳秦始皇之築長城未必非遠祖此策也　喓喓章是望其回而不回春日章是不望其回而竟回兩章是一開一闔也

杕杜

此凱旋之後慰勞軍士之詩也　正直慰勞不妙故就其室家思念之切言之　首章度量其可以閒暇次章度量其可以旋歸三章度量其離家不遠四章卜筮其離家甚近却到底不說其到家此用畫龍不點睛之法也　杕杜卉木傷悲憂父母匪來期逝等想得活現不奇而檀車之幝幝四牡之痯痯與夫卜筮之偕會言之近以及度量其邇止歸止不遠邇止又將他之虛想也替他想得出來以

深居九重之天子乃般般樣樣體貼民情至於如此非聖人其孰能之乎

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此燕飲而賓贈主人之詩也　不以出奇見奇故直就其殽酒立言　前三章先就其旨贊其多就其多贊其旨就其旨贊其有後三章又就其多贊其旨就其旨贊其多就其有贊其旨多旨有俱是蟬聯而下嘉偕時便是前三章末句之上三字但將旨字換作時字耳　前三章順說下來後三章又倒說上去孰意生做便異樣新奇矣

第三章旨字中包時字有謂其有無窮也

由庚

南有嘉魚

此燕飲而主人奉賓之詩也　亦不以出奇見奇畢就殽酒立言　前兩章一章就心說一章就身說後兩章一章就賓之多說一章就燕之頻說　上兩句前兩章同一調後兩章各章一調下兩句四章同一調　君子謂主人託樂工之口氣也　衎訓行行謂遊燕也　瓠纍與賓之多也綏之謂令其各得所安也雖來與賓之來也又思謂賓來便又燕也　又思之下尚有無限虛神也

崇丘

南山有臺

此燕饗主人贊賓之詩也　於常熟中求新奇故單用德壽錯雜以成篇　一章二章先贊其德後祝其壽四章五章先祝其壽後贊其德　三章單贊其德其實祝其壽還是贊其德是以前後四章顛倒相對而三章獨在中間孤立無偶也　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就政治贊其德德音不已德音是茂是就聲名贊其德保艾爾後是就後世贊其德

蓼蕭

此諸侯來朝天子獨與之燕之詩也　正直勉之不妙故以其德足致壽福爲詞　首章言其德能動人下三章言其德能動天　首章先言知其有德次章言其德能令天加以壽考三章言其德能令天使之壽而且樂四章言其德能令天加以萬福一章進一步說　通章上三句同調而下三句不然　燕笑二句謂因燕會與之笑語方知其所以有譽之故也恰是初見時的神吻爲龍三句是笑語之深而知其如此孔燕二句是笑語更深而知其如此脩革三句是燕終笑語既畢見其去而知其如此也　壽考不忘謂天令其壽考而不忘之也　兄弟指其同列之諸

侯也

湛露

此諸侯來朝天子合與燕之詩也　亦是不正直勉之而以贊之者勉之　上兩章就飲之之時地說下兩章就飲酒之人說上兩章是勸其飲下兩章是贊其飲上兩章是開下兩章是闔　前兩章一三句相同二四句不然後兩章三四句相類一二句不然而第三章第一句偏與上兩章相同第二句又偏與上一章相類故意參差參錯以眩人眼目也　此篇與上篇俱以露起興取恩膏優渥之意也

彤弓之什

彤弓

此以弓矢賜有功諸侯而歌以勉之之詩也　正直勉之不妙故但說賜弓矢之匪輕而留其意於言外　首章就賜饗之正面說下兩章一章承饗之說一章承賜之說　每章上二句就未賜時明其匪輕中二句就將賜時明其匪輕下二句就正賜時明其匪輕知其賜爲匪輕則不可不加倍勉勵以承其賜自不待言矣　既藏之而又載之既載之而又櫜之層層說到極至處見之由於喜之喜之由於好之層層追到根上去　中心字一朝字俱是極力作意之字法也

菁菁者莪

此贊美君子樂育人材之詩也　直說樂育不妙故但以喜見君子渾括之上兩章就初得其濟時說下兩章就大得其濟時說　本是兩章一段而菁菁兩句却三章用之且既見句四章相同我心句兩章相對皆是故意參差以相參錯也　菁莪楊舟俱是比喻在阿在沚在陵就人材之得樂育時說載沉載浮就人材之未得樂育時說　樂且有儀樂其且將有禮儀也　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言我心就常喜常休不用憂愁也

六月

此燕勞尹吉甫征伐玁狁之詩也　直說正面不妙故不敘其如何戰鬭但就其兩頭言之　首章言師當急出次章言師能急出三章言師必有功四章言師之起行五章言師之成功末章言師回燕喜　常服謂上陣之衣服我服謂不上陣之衣服　我服二句言祇須成服便去日行三十里也　首章渾說孔熾玁狁匪茹四句再詳言之弁漫然也以下文將說其啟行故先以此四句作其勢再以織文四句圖其形然後啟行之軍容雖億萬斯年尚活現在人眼前也　至于太原是纔行到克敵善後等事都包

在文武二字之內而文武句又是說其足爲萬邦之憲不是正敘其事眞眞是不曾向正面上去討生活也　文謂運籌於帷幄武謂戰勝於疆場也　燕喜受祉謂天子燕勞之賞賜之想敢此詩即在此時也　飲御諸友謂吉甫自飲御之也此非正敘其飲御知爲必有之事故詩中預先及之也天子燕之乃想到受燕之後必還飲人因而又想出他佐飲之殽饌與供飲者之姓名來眞眞是設身處地無微不入也　一場熱鬧大戰不敘却憑空結撰透過多少層去說閒話奇極須知不是他故意出奇文法原應如此耳　征戰未了以孝友作結不是贊美張仲正是贊美吉甫並不是贊美吉甫正是勉勵吉甫眞聖人之言也

張仲以孝友聞於天子却不得詳其行實可惜可惜

采芑

此燕勞方叔征伐蠻荊之詩也　亦以正面着力不妙故詳於未戰之前而畧於征戰之時　通篇俱是寫方叔之克壯其猷首章單就車馬寫之次章又兼旌旗衣服寫之三章就將戰時寫之四章就正戰時寫之　前三章俱是前六句就軍士說後六句就方叔說而末章通身就方叔說前三章俱是三句爲一氣而末章前半獨兩句作一氣

上兩章是前七句大畧相同而三章祇四五六七句與

首章一樣末章又祇方叔率止一句相同且又移在其車三千之位而三四兩章之第十句忽又相同參差參錯令人不測　寫方叔一章一樣景象一章一樣聲勢無句不新鮮無句不活現　若大一篇文章實寫交戰祇執訊以下四句而已末了三句又是節外生枝岔出去引昔證今以作旁襯耳奇妙奇妙　上篇絕不說正面此篇畧說正面上篇就未啟行以前說起此篇就既啟行以後說起上篇就回軍以後收結此篇就成功之後收結上篇明說燕勞此篇不明說燕勞兩篇之不同此其顯焉者耳善讀者必當自具法眼另有所見也

車攻

此贊美宣王能有威德以致天下宗服也　正直說之不妙故就田獵東都以立言　前四章就田獵以前說後四章就田獵之時說　會諸侯重於田獵却偏以田獵為主而以會諸侯附在中間而會諸侯又但言其來助田獵而不言其朝覲結撰奇極　車攻馬同等明其軍威之盛也會同有繹助我舉柴等明諸侯之用命也蕭蕭馬鳴有聞無聲等明軍令之嚴肅也大庖不盈明其不專貨利也以蕭蕭寫馬鳴繪聲入神以悠悠寫旆旌繪形又入神君子是贊其德大成是贊其功皆言其能光復舊業克繩

祖武也

吉日

此贊宣王能致物產蕃庶得人歡心也　亦以正直說之不妙故就田獵西都以立言　首章就未獵之時說次章就往獵之時說三章就將獵之時說四章就正獵之時與既獵之後說　田車四句謂禱於馬祖而祔之如此也漆沮是田獵之所中原是漆沮之中原獸之四句是未到時望之如此瞻彼四句是既到時望之如此　儦儦二句匠物工絕　此篇之燕天子是近者說上篇之會同繹是遠者來　三田為賓客是以御句充君庖是且以句不言乾豆者以上有伯禱句故用兩實一虛之法概之耳

鴻雁

此贊美宣王安集流民之詩也　以就詩人口說是正面故入流民口氣以立言　首章就未安集時說次章就正安集時說末章就安集後追想流散之時說　之子是一個流離之人矜人是與之子同流離之人鰥寡是從之子矜人中挑出之人言人人可矜而更可哀者鰥寡亦在其內也　于垣謂令其築室以居也　哀鳴喻流離之時作歌以自哀也哲人愚人指聞其歌之人也安集之後又作此語痛定思痛正是感恩無極之情詞也

庭燎

此贊美宣王勤於政治不暇安寢之詩也　正直贊之不妙故就其惟恐視朝之晚言之　三章為一夜之事每章首句是王之問詞次章是侍御者之答詞三四五句是王心中虛驚而令侍御者聽之看之之詞　未央是前半夜未艾是後半夜之上半截嚮晨是後半夜之下半截　祇述其三兩語而其心情已無不傳出矣祇傳其事而他事亦無不可見矣

沔水

此諷人念亂之詩也　但說自己憂亂不妙故以憂人之

不憂為詞　首章以禍及父母動之使念亂次章以己之
心憂諷之使念亂三章以譏言之興警之使念亂　莫肯
念亂下以誰無父母挨之痛切異常警策異常　不蹟謂
不循先賢舊蹟惟不念亂是以不蹟是以不懲譌言也
譏言其興聲口活現神情活現

鶴鳴

此諷受善之詩也　以直說其意不妙故全就比喻立言
兩章命意無大分別立言却有漸次　忽說這樣就說
那樣其不類不倫處正是比興無端處極迂腐的話說如
此寫出來便覺異樣生新矣　鶴鳴二句喻人言行於深

密之處必不能不令人知也魚潛二句喻其言行不可拘
於一格也樂彼三句喻善人之言行亦不必定能無瑕也
他山二句喻不善之人亦可以攻之使去其瑕也其語言
雖亂雜意思却是一線串成也　聞野是横說聞天是豎
說　為錯雖含攻玉意在內而行文却是攻玉之階級

祈父之什

祈父

此諷王久役軍士之詩也　以直出己口不妙故託軍士
之責祈父以立言　上兩章就軍中說末章就家中說上
兩章言令其轉恤為不義末章言令其轉恤為不情　止
居就當下說底止就終竟說亶不聰承上兩章說　句句
有聲有色語語痛心刺骨

白駒

此招徠隱士之詩也　以全就人說不妙故皆託白駒以
發端　首章次章言得其來必如此留之三章言得其來

必如此待之四章言不得其來亦如此待之　白駒謂其
人如玉故其所乘之駒亦潔白如玉也　以縶維白駒留
人意匠超絕　逍遙謂可得與之同逍遙也嘉客謂其肯
留此作嘉客也　賁然來思即今世所謂賁臨光降也
生芻二句言雖在空谷不來亦常備生芻以待之為其人
之如玉無瑕也　毋金二句是趁勢作轉語言人雖如玉
萬毋金玉爾音而有遐棄乎我之心也

黃鳥

此將適異國囑其親屬為之看守家業之詩也　不欲明
指其侵蝕之人故託黃鳥以立言　三章為囑託諸人之

言　無集無豖謂無令其集豖也　不可與明請不可與
之明明白白如情如理以相處也

我行其野

此投其姻親不見收恤作以刺之之詩也　漫以不恤責
之不足動聽故屢以婚姻爲言　上兩章就自家說末章
就其所投之人說上兩章是驚怪其不恤末章是責備其
不恤上兩章是不恤之上截末章是不恤之下截　每章
首二句俱是言其來投之艱難以見後歸之不易也　上
兩章婚姻二句有義形於色之致復我言歸二句有垂頭
喪氣之致悔其來投憤其不恤之情致無不傳出矣　不

思求爾二句字字相激射　誠不二句言人之可稱不以
其家之富於他人以其人之異於流俗也空論議之甚於
正直焉之也

斯干

此新宮落成而頌禱其君之詩也　直說新宮吉祥不妙
故以夢生子女爲言　前五章就作宮時說後四章就居
宮時說首章先就作宮之處說次章以下方就作宮之事
說似續章是如此打算約之章是如此興築如跂二章是
言其宮室之形狀下莞章先說做夢大人章再說占夢乃
生二章方說應夢　秩秩二句言其形勢竹苞二句言其

地氣兄及三句言其處可以統御諸侯令其彼此和好以
言兄弟者以同姓槪異姓也　妣在祖先字字生新　西
南其戶以西槪東以南槪北也　築室諸句俱形容入畫
而如跂矢鳥翬等更比擬工警　以做夢作頌禱令人再
想不到夢占生子生女俱是憑空結撰却偏變下瞼來說
得確確鑿鑿與眞個無異奇極　攸芋攸躋攸寧是就其
本身頌禱之做夢生子女是就其後代頌禱之　芋躋寧
俱是言其長遠如此也

無羊

此賛美宣王能致人民富庶也　以正直說之不妙故託

牧人以立言　前三章就牧人之所事賛美之末章就牧
人之所夢加倍說賛美之　前三章以牛羊之衆多見他
物之衆多以人所用物之衆多見人民之衆多筆法奇極
末章以牧人之虛夢當人民富庶之實事比上節筆法更
奇匠物之工入畫極矣而此篇入畫之處尙未爲上品也
　實以誰謂發端令人神悍　以羣數奇極而以特數以
物數更奇　誰謂章上四句就其數目說下四句就其情
狀說或降章首三句就其散處說末二句就其聚處說爾
牧章後四句就其安馴說次章爾牧三句是就牧人之多
說三章爾牧三句是就牧人之閒說樣樣描寫無不入微

節南山

此切責尹氏以曉王之詩也 以婉詞不足示警故正直言之而不諱 通身以不平維何句作主節彼三章責其不平心爲政以致亂弗躬三章責其不平心用人爲政以致亂駕彼四章責其不平心聽人救正不得不作詩令其回心改行以弭亂 具瞻謂萬民皆瞻仰之冀其平心用人爲政也却止說上半截留下半截作藏鋒憂心二句言尹氏乃不平心爲政而令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也却又祇說下半截留上半截作藏鋒 不敢戲談敵得一篇酷吏傳篇中如國既卒斬民言無嘉等語眞是涕泣而道也

有實其猗言南山尙能生育草木使之有實猗然也 尹氏太師六句層層反跌不弔二句勢如奔馬聲可震天 周氏國均等字法都極新奇念熟不覺耳 不弔二句言尹氏不弔於天應該却不宜空窮我民也 問謂問之以言仕謂試之以事也 無小人殆悚的備極古極 姻亞上加瑣瑣二字不堪之極 昊天不傭四句是承上章式夷四句作轉筆爲下君子四句作開筆 君子如屆如夷是與無小人殆反對之語言舍小人而用君子也 國均式夷如夷上應不平下應既夷不弔昊天四句又是承上章君子如屆四句作轉筆 憂心如酲比憂心如惔更甚矣 駕彼四章一氣相承言四方之民欲殺尹氏尹氏雖欲駕車而逃我瞻四方知其蹙蹙靡騁也然百姓雖惡爾之甚皆欲以矛刺爾爾若能平夷爾心說懌待之民便不相矛而善以待爾如相醻者然矣無如昊天不平而令我王不寧爾殊不懲其心反怨人之正爾也然爾雖怨人正爾我却不能因爾之怨而不正所以作誦以究王訩云云耳 四牡項領言其肥壯能行見尹氏之富也 夷與不平維何相應懌與不敢戲談相應 訛心謂化其不平之心也

正月

此賢臣遭讒被棄憂國滅亡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微詞不足動聽故反覆痛切言之 正月二章言其以憂國被棄憂心三章言被棄之後國更可憂而舉國之人都不知憂謂天三章言其無罪被棄而憂國之心固結不解終其三章言王棄賢不用雖不在朝不能不憂彼有二章一言小人皆樂而己獨憂一言小人皆富而民盡窮通篇五段前後兩段作首尾中間三段祇是一意就三面反覆說之耳 正月四句上兩句言天變可憂下兩句言民情可憂以憂致痒是以憂致侮之來脈 父母四句有呼天搶地之致以有好言四句横揷在心中故如此憤激也 念我

無祿就自己說哀我句下就人民說字字令人髮指 不曰國必滅亡而用民之六句長聲痛哭真是奇文此六句兩句一層一層進一層而瞻烏一層更匪夷所思 瞻彼中林四句以薪蒸待養於天與民殆而天夢夢也 不曰無論誰人莫如之何而曰靡人弗勝不曰理應喪亡而曰上帝誰憎俱有人言在頂上作藏鋒也 謂山二句言訛言之不足信如謂山之卑乃至為岡為陵也具曰句下以誰知烏之雌雄接之與瞻烏爰止胡為虺蜴等俱是一樣的筆法各樣的趣味也 以天地之高厚跌蹐是加多少倍說 胡為虺蜴若作胡為毒害語更明顯然毫無意

趣矣 亦不我力言不念其昔日之盡力於國也 政屬正是致滅亡之實處却祇此章與十一章言及之畧於正面之法也 以燎之二句跌赫赫二句又是加多少倍說燎之上又是有人言作藏鋒 褒似當作指證講為是又窘句上當加層如經行險地一語講又字方有來歷也 會是不意當從會不以是為意講此章絕無奇處全賴此句救之上文方不平冗耳 魚在于沼比身在朝中潛雖二句言今雖潛藏而見事甚明也 念我二句與首章念我二句始末相應 民之無祿指饑饉說與繁霜相應哿矣二句餘韻不盡餘味無窮篇中說憂國滅亡屢屢

而末了乃如此結之正是追上一層去以作蘊蓄無盡之致耳

十月之交

此言天怒人怨由於寵任非人以諷幽王也 以直就王說不妙故單說皇甫而以豔妻句見之 前三章先說災異後五章方說致召災異由於寵任非人 月微日微下以哀下民接之將國家亂亡藏在夾縫裏筆法妙絕 于何不臧下截然而止虛歇的妙絕 首章月微日微並說次章輕撇月食單重日食三章又說震電川沸等一章進一層 皇父卿士章一句一人下四章却單說皇甫即一

人以見衆人舉重見輕即實證虛之法也 豔妻句煽字妙方字更妙言不但如此而已方貽禍無窮也 抑此豈曰胡為及日予二句曰字則字矣字等聲口俱是傳神之筆 以孔聖與作都三句對說以不慭二句與擇有二句對說此破口罵之更甚幾倍下章下民四句以匪天與由人對說亦然職謂專主造孼競謂爭相造孼也 我里我獨兩我字指其同鄉說我不句我字單就其本身說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蓋其友以自逸獲罪故云然乎

雨無正

此朁御見羣臣退位出居者衆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正

直說之不妙故託為勸其人之詞　前四章就其退位出居之故說後三章就其退位出居之情說　章首加雨無其極二語固可證篇名之訛誤然詩詞却是無此二語方奇警也　欲說不駿德故曰昊天欲說疾威故曰旻天相反成趣也　舍訓置謂置之饑饉之中也　周宗八句俱是逼赶庶曰二句中間偏又着上莫知句令其筆鋒一錯未下筆時先有多少無可奈何之情事在胸口方以如何昊天發端下哀哉不能言句全此　相畏謂彼此恐懼修省以回天心也　聽言謂可聽之言也　哀哉章就言語原其情維曰章就出處原其情爾章就出居原其情原

其情正是所以諷王也

小旻之什

小旻

此因謀猶不臧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渾淪說之不足動聽故反覆究其弊而詳言之　以謀猶回遹句作主前回章言其所以至於回遹之故末章言已所以諷其回遹之故　首章言其泄如此回遹次章言其臣俱如此回遹三章言其回遹由於謀多而不能斷四章言其回遹由於所謀非其人此四章言其不臧覆用國雖章言其謀臧不從謀猶回遹謂是天之暴虐比雨無正之以饑饉為言者更奇　我是謀猶亦孔之卬言覘之便已甚病並不用待

其行之時方然也　潝潝起具依訿訿起具違何日斯沮尙望其沮止伊於胡底則不惟不能沮止尙不知回遹到甚麼田地也　龜厭不告則全仗謀夫謀夫雖多而莫敢執咎如何能行是以用如匪二句接之也　築室道謀謂道路之人皆遹言是爭不足與謀之人也　國雖靡止謂居者不多也民雖靡膴謂民中無大聖大賢也肅乂哲謀聖皆非指至極之詣說如彼二句言與此五樣人謀再不會淪胥以敗也　不敢四句就別人說戰戰三句就自己說　不說謀猶回遹足以致禍亂但說自己如此戰兢又先以不敢四句反跌之筆法極妙　戰兢三句是通篇之

結穴上五章俱是逼赶此章也

小宛

此述人戒子免禍之詞以諷王也　以直說其意無味故既為之稱述其先人之語又為之假託卜人之詞以立言

通篇以敬儀為主前四章是令其承先訓以敬儀後兩章是令其從卜詞以敬儀　首章先說念先人之訓己二章三章再述先人訓己之言以告之四章又言己之勉承先訓者教之五章設言出卜以免禍六章再述卜人之詞以戒之　宛彼二句以鳴鳩且能戾天興人不可不自勉是以正意作虛鋒而取實物以興之也　彼昬指王也見其如此知其天命不又也　敬儀是通篇的骨子下無忝小心等俱是指此說統其兄弟教之故云各敬爾儀也　人之章是令其自己敬儀中原章是令其教子敬儀　題彼章以脊令能飛鳴興人當自勉也我日二句是言自己敬儀夙夜二句是勉其子敬儀　而月句而字是從上句轉下句之詞　彼昬章是就昔日說桑扈章是就今日說昔日是料其將然今日是見其已然故不得不出卜以求免禍之方也　溫溫惴惴戰戰兢兢俱用疊字相配六句一意却用三個比喻說之奇

小弁

此幽王太子宜臼被廢其傅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出自己口不能動聽故入宜臼之口氣以立言　前四章為太子愬其苦後四章為王原其過眞善於諷諭者矣　弁彼章以不知其罪感動之踧踧章以憂傷之甚感動之維桑章以天性之親感動之菀彼章以無所底止感動之鹿斯二章以不知其憂原其忍不收恤之過以感動之君子二章以易言信讒原其廢之之過以感動之　此篇無字不眞摯無句不沉痛千載下人讀之尚且為之流涕而終不能感動幽王者固緣幽王之喪心抑以仁孝之言非出於素能仁孝之人則亦徒與騰口說者無殊耳何辜於天之下我罪伊何之上俱有藏鋒在二句接而不接妙不可言云如之何下餘韻尚在半天也　如擣如疾首比喻妙絕下譬舟流譬坏木如或醻耳屬垣等亦皆然也　假寐永嘆以假包夜寐也維憂用老將後世多少名句俱形的不堪入目了　押草字擣字老字俱如生鐵鑄上的一樣　維桑章兩句一截或尾後或頂上俱有藏鋒在　菀彼鹿斯相彼三章前半俱是用反面雙興法與下俱是用折轉正面法更覺奇警　不遑假寐比假寐永嘆又深進一層去　寧莫之知指幽王說為是　先之謂導之使脫也涕既隕之言不見收恤惟有隕涕而已耳　伐木掎析薪杝

謂順其當然之理以行反興乎作之不然也　伐木二句
亦是雙興然是單句雙興與上三章雙句雙興者又別矣
莫高章八句之中乃用五個比喻奇極　無逝四句與
谷風篇一字不差蓋當時有此成語不相謀而用之故彼
此雷同耳　以此四語戒伯服更足打動幽王之心也

巧言

此因王信讒言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無端而言不能動
聽故述被讒者之詞以成篇　前三章諷其聽讒後三章
諷其去讒　悠悠二句是下兩句之開筆然單就本句論
亦妙不可言也　昊天已威四句分明是重的上文却令

人讀之但覺其妙不覺其重也　亂之初生四句告以生
亂之故君子如怒四句告以己亂之法此四句是本章上
四句之闔筆又是下章上六句之開筆上下兩用奇極
屢盟信盜孔甘與既涵信讒本是層層相承一套話說而
中間用如怒如祉四語一隔便又添上了一些波折　以
盜目讒人以其背地害人與暗地偷人一類也　止供謂
居於王之左右供給使令之役也　奕奕四句是跌他人
二句他人二句又是跌躍躍二句言寢廟大猷君子聖人
尚能作之莫之他人有心予豈不能度之乎他人之心予
尚能度之而况狡兎技倆豈有遇犬而不獲之者乎　以

毚兎目讒人比盜更毒矣　出自口矣下當加可也二字
講顏之厚矣上當加可謂二字講　既微二句承無勇說
爲猶二句承無拳說奕奕三章一章言其心不難測一章
言其言不難辨一章言其人不難去

何人斯

此蘇公爲暴公所譖作以刺之之詩也　以直斥其人不
妙故反反覆覆含糊其詞以成篇　前六章就當下之踪
跡刺之後兩章就平日之交情刺之　此篇多設疑陣以
爲筆趣首章以不入門疑之次章以不入唁疑之三章以
聞聲不見疑之四章以往來之疾疑之五章以去時不入

疑之六章以回時不入疑之七章以非不相知責之八章
以無顏見人責之　逝梁逝陳等豈既譖以後又來伺察
其短故作此詩刺之以冀其改與　伊誰二句及二人兩
句將其罪過挪在從行之人上寃極矣妙極矣　二人俱
是從行者也　云不我可謂如何不以我爲可交之人而
不入唁之也　不愧二句是並列着說惟其不愧于人所
以謂其靦面視人惟其不畏于天所以欲以三物詛爾也
飄風比喻比的有神此是言其行走的疾速可疑胡不以
下是言其行走的地方可疑　爾之四句是言其去的不
疾速可疑　否難知也否字是作不字講祇說不難知却

絕不說出是甚麽不難知來妙　此句之下接以壹者之來比上章更出人意外也　及爾如貫形容如晝諒不我知三句聲色畢現　靦人罔極下又有無數話說藏在喉嚨間沒說出來便以作此二句結住

巷伯

此寺人孟子力言讒人之害以諷王也　以輕說不足動聽故破口痛詆以成篇　上六章以刺讒人之語諷王末章以戒君子之語諷王　萋兮斐兮二句言其以無事爲有事以譖人也貝錦謂一絲不見但一貝攢簇成錦也哆兮侈兮二句言其以小事爲大事以譖人也　南箕謂因其狹小之

踵鋪張成廣大之舌也　此兩章先說其正身後說其黨羽俱是指給王看　緝緝翩翩就其人之窺伺人短說捷捷翻翻就其言之捷給中聽說此兩章先說不信後說女遷俱是教王如此待他也　好好草草先畫出兩幅可視可矜者形象來好教蒼天視之矜之視之矜之正面在下投畀有昊之內　欲說投有昊先以投豺虎有北作階級是用層層加倍之法也　此兩章先說視矜後說投有昊蓋言此雖是空言然旣遭其害無可如何亦惟有如此而已矣俱是說給王聽　凡百二句教凡百君子聽之正是教王聽之也　此上三篇俱是刺讒之詩却一篇一樣對看之最足開人心竅　巧言篇是用明晰之筆何人斯篇是用隱耀之筆此篇是用沉痛之筆

谷風

此怨人負德諷其全交之詩也　以盡言不妙故渾含其詞以成篇　三章爲反覆之詞　每章首二句俱是比其遭患難習習谷風句雖與邶風一樣却不一樣講也　維風及雨維風及頹俱是就風說維山崔嵬是就被風之處說　無草二句比患難之時玉石俱焚也此兩句下尚有女獨不然一面作藏鋒也　忘我上當加豈可二字講

蓼莪

此述孝子痛其困於勞苦不得終養之詞以諷王也　以就詩人自己說不妙故託爲孝子所自作　蓼蓼兩章就父母生子不得濟說瓶之二章一就父母沒後說一就父母生時說南山兩章就他人與自己比較說無字不和慟淚無筆不帶鮮血千載下讀者尚莫不痛心況身當其時者乎眞至性之文三百篇中亦不能更有第二篇也　兩匪莪句憑空而下痛罵自己令人摸不着頭緒此下當申明伊蒿伊蔚之故却以哀哀二句接之此是乍聞信時痛心欲死氣絕聲嘶之情狀　鮮民六句離開空說父兮六句就自己細數此是號慟以後思前想後之語　拊畜

也畜容畜也長長養也育教育也顧將去而回顧也復已去而復回也腹時時置之於腹也　而民莫瞻是痛定思痛怨憤無極之語　昊天罔極下虛藏不惟不能報德而竟不得終養二語故下以南山二章接之耳　南山比所在之地方飄風比所遭之政令民指同事之夥伴　民莫二句直是放聲大哭矣

大東

此因東國困敝作以諷王之詩也　單說困敝者不妙故又以不困敝者伴之說　前三章單說東人後四章兼西人說　有饛二句就民之足食說周道四句就國之有道說俱是追溯當日以跌顧之出涕二句也出涕與下心疚哀憚人等相應　此二句雖沒說出為何出涕來然已令人讀之酸鼻矣　此章出涕先虛說次章以下至末俱是言其所以出涕之故矣　小東章三項皆是言其貧困有洌章皆是言其勞瘁　東人章及或以章前四句以東人西人勞逸貧富之不均平說　自維天句至末章俱是教王監其不均平而均平之却不直說教王監而說教天監又不直說教天監而說教天漢及織女監　雖則章下是言天漢織女空有虛名不能中用為之下監却又拉扯上牽牛啟明長庚天畢箕斗等星說他俱是有名無實而箕

斗二星又獨獨的加上翕舌柄揭一層罪過眞是神出鬼沒不可思議之筆也　維天四句不說織女監雖則二句又不說天漢不監俱是以此概彼也　天漢以其有光能監織女以其終日守着能監也　報章當從疏說織之用緯一來一往報反成章之解為是

四月

此似賢臣被禍作以告哀希冀感悟於王之詩也　以正直說之無味故章章錯雜比興以言之　八章為一氣話說首章說夏次章說秋三章說冬即下所謂我日構禍也細看其言像是現在尚被桎梏也不說春者蓋緣構自夏耳　先祖二句痛極之言此二句為通篇之目亂離二句說構天禍尚是淺說民莫二句說構人禍方是正面廢為二句詳說其禍比何害進一步我日二句說日日構禍比殘賊又進一步盡瘁莫有言不念其功而赦其罪又進一步匪鶉四句言沒處逃罪又進一步沒處逃罪故不得不作歌告哀矣　寧子當如寧馨之寧作那樣講寧莫句亦然　秋日章戚慘之形容如在目前南山章憤激之聲音如在耳畔　南山四句與蓼篇一字不差却迥乎不同　山有章像是說自己梅栗言己非廢材也廢為二句言廢之而又加以殘賊之刑終不自知其何罪至此也　盡瘁

以仕言己亦如江漢爲國之紀綱也　與鳶鶴比較己經是退步乃不但比之而且羨之是退步而又退步也　山有二句言薇蕨杞桋皆得遂其生而己不得如之比鳶鶴動物又退一步矣　維以告哀言亦徒告哀焉而已無人爲之昭雪也此句已經結住尚有無限情味在汲字之處也

北山之什

北山

此苦於行役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直說其苦不妙故以不均爲言　前三章單就自己說後三章就別人與自己相形說　就其情論重在憂我父母句就其詞論重在大夫不均句　偕偕句謂自己與之從事也　偕偕與方將獨賢未老方將方剛前後相配　獨賢生未老方將方剛未老方將方剛生下三章盡瘁等六項　以溥天四句跌不均奇警異常獨賢若易作獨勞天淵之別矣　鮮我字法生新　居息息偃叫號棲遲湛樂風議六句與盡瘁不

已劬勞鞅掌畏咎靡事六句俱是一層進一步說

無將

此似述行役者憂時之語以諷王也　以直說其憂不妙故加一倍以無思爲言　三章爲反覆之詞　大車指行役之車也　不出于熲熲訓小明謂明智之小焉者言不但不能出其大明智以長解其憂並不能出其小明智以暫解其憂也　自重謂自重其病也　此篇語雖不多而其情味却令人咀嚼不盡也

小明

此大夫久役思歸諷其僚友爲謀之詩也　以直說其意

不妙故但勉其好正直以見意　前三章言其思歸之切後三章求其為之謀歸　欲想行役之苦先以明明二句發端奇極警極　二月初吉就初往時說兩歲聿云莫就久役時說　其毒太苦尚渾說事庶不暇進一層說自詒伊戚又進一層說　涕零如雨尚未動身睠睠懷顧進一層說興言出宿又進一層說　罪罟就加罪時說譴怒追上一層去說反覆又追上一層去說　正直是與就助之之時說好是正直追上一層去說　式穀以女就加福之初說介爾景福就加福之終說　離罹也謂冒犯寒暑而行也　共人謂在朝供事之人也　正直之人意中是說自己口中却是說衆人

鼓鍾

此刺作樂於淮上之詩於幽王時事皆不相符豈列國之風而錯簡於雅與　以正言刺之不妙故用半面藏鋒之法以立言　四章為反覆之詞　鐘與水相響答更有聲勢越有聲勢越傷悲上兩句之助力於第三句豈但明其傷悲之事乎哉　淑人句與上句絕不相貫不相貫正是其用筆之妙處也　前三章祇末二句用虛面見意末章則通身如此先淺後深先輕後重一定之筆法也

楚茨

此助祭者贊美主人祭祀先祖之善也豈樂具入奏時之所歌與　前三章就祭祀之上半截說後三章就祭祀之下半截說　楚楚章說酒食濟濟章說牛羊執爨章說俎豆俱是祭祀之品物楚楚章說享祀妥侑濟濟章說祭祊孔明執爨章說執爨之踖踖君婦之莫莫賓客之卒度卒獲我孔章說祝嘏及莫愆齊稷匡敕禮儀章說告利成及既備既戒祖位送尸不遲樂具章說燕同姓及惠時盡之俱是說祭祀之禮儀楚楚章說介景福濟濟章說有慶介福萬壽執爨章說介福萬壽我孔章說卜福錫極我具章說壽考俱是贊其祭祀之誠敬能格神明也　以獲福贊

祭祀盡善筆法妙極他作俱可類推　祭祀以黍稷為主故首言之　開首從昔人說起來路妙絕末了以子孫收結去路又妙絕　前後五章章章說獲福而禮儀章獨不然前四章各不相蒙而禮儀章獨與末章相連諸章獲福皆自其本身實實敘出而末章後六句乃就與燕者口中說出來　自昔二句言昔人何為如此原是令我藝黍稷以祭祀耳　與與是言其科數之多翼翼是言其枝葉之密　庾是成堆者我倉二句言倉既盈滿而成堆者尚無算也　皇大也先祖是皇謂大其祭祀之善也　欲說式禮莫愆先着上我孔熯矣句是加多少倍　卜福之後又

諓錫極是透過多少層去說　送尸但說鼓鐘不必分外添設也

信南山

此與上篇指同而支異蓋非一家之祭祀也　上篇以詳密勝此篇以疎爽勝　前四章即上篇首章之意而引而伸之後兩章即上篇次章以下之意而截而簡之　說祭先祖却從禹說起匪夷所思　禹甸是禹令其祭祀天生百穀是天令其祭祀蓋言意謂物產皆非己力惟當竭誠盡禮以明祀事耳　說黍稷在人意中說瓜菹出人意外祭以酒食爲主故騂牡日從　寫田畝寫雨雪寫黍稷

寫廬瓜寫牲殺句句入妙筆筆入畫　畀尸賓獻皇祖享祖考祀孔明俱有漸次　祀事四句上篇用之於次章此篇用之於末了二字不換而聲韻之宏大體製之莊重迴乎不同矣

甫田

此及下篇俱是贊美在上者盡心農事之詩蓋所謂吹以樂田畯之詩也此篇就上之人歸功於農夫說下篇就農夫歸功於上之人說　惟其盡心所以取陳以食農人惟其盡心所以烝髦士而慰農人惟其盡心所以祭方社以祈田臧惟其盡心所以御田祖祈甘雨以介黍稷惟其盡心所以以婦子饁南畝惟其盡心所以攘左右嘗旨否惟其盡心所以能不怒而令農夫皆克敏惟其盡心所以能歸功於農夫而欲天之福壽於伊也　倬字貫四句言明明祗取十千于甫田而乃有陳以食農人也　以我四句言我雖祈禱而田之臧乃農夫之慶也　田畯謂農夫之俊者即首章所云髦士也至喜言皆大喜也　嘗旨否者恐其粗糲難下咽也體恤至此眞是愛之如子也　禾易四句當一氣讀言禾之如此非由曾孫督責也乃農夫感曾孫待之之恩誼而無不克敏所致也　黍稷四句言收成如此之多粒粒皆荷農夫之慶應當禱祝上天而報之

以福壽也　萬壽無疆以上須下千古罕見

大田

前三章以末章爲歸宿首章與曾孫來止四句相應言民之盡力以若曾孫者因爲曾孫以婦子饁南畝之恩誼有以感之也二章三章與來方禋祀五句相應言神之効靈以成豐年者由於曾孫禋祀之精誠有以致之也　既方章之靈由於田祖有渰章之靈由於上天乃末章祗言祀四方方皁等十項俱是田祖之靈乃田祖二句單頂螟螣蟊賊說皆是用虛實參錯之法也　既方五句不過模樣數量過去却極有煉力偏覺古致　有渰二句神來之筆

比上天同雲章寫雨雪更妙矣　彼有五句寫豐收筆法妙絕　曾孫待民之恩誼不止一事舉饁餉以概其餘耳

瞻彼洛矣

此諸侯贊美天子不自暇逸而至東都朝會講武之詩也　開首說洛水泱泱固是指明作師之地然與軍服師徒等項相映照亦分外有景色也　首章言不憚勞苦自鎬而來洛朝會便當福祿厚積於其身而况又親着戎服以作六師乎　次章緊承上章說惟其來洛戎服作師所以知其能萬年保室也　三章則將戎服作師藏在君子句內而將上兩章所頌祝者合起來極量而言之耳格法極

妙

裳裳者華

首章就聲名說次章就文采說三章就技藝說四章總頂上三章就衆諸侯說　左之右之謂左右之諸侯　似之謂似其所贊之詞也

桑扈之什

桑扈

此天子燕諸侯而贊美其燕飲循禮之詩也　前三章先就道理虛說末章方就受燕者實說　鶯羽與禮文樂胥謂樂循禮文言但凡君子樂此未有不受天祜者　鶯領取領之統全體以承元首也言君子樂此可以爲萬邦之屏也　之屏章言諸侯法之未有不斂戢謹慎而受福不多者　首章受祜是說其本身此章受福是推出去說其百辟　其觩取其與致恭之貌相似也旨酒思柔謂雖飲旨酒而仍思柔順也彼交二句言就其筵間之循禮便知

其能如上三章所云而致萬福來求也　來求奇極妙極

鴛鴦

此諸侯頌祝天子之詩也　各章俱是上兩句就臣說下兩句就君說　鴛鴦兩章就受任頌祝乘馬兩章就受祿頌祝　于飛二句就其被聘之時言在梁二句就其在位之時言乘馬二句兩章無分別　各章君子二句上兩章是言義當佐之使然下兩章是言情應輔之使然　福祿宜之與萬福來求相似

頍弁

此燕兄弟親戚而述其彼此周旋之詞以成章也　上兩

章單就兄弟說末一章合兄弟親戚說親親之殺也　每章上六句是賓之言詞下六句是主之言詞頍弁指主人豈伊二句言來燕者無外客何須如此整肅衣冠盛設酒殺也　蔦與二句言草木無情尚且如此依附何況於人所以未見云云耳　有臧言不但說懌兄弟來燕亦必有善及我也　各章下六句俱是動人而末章更甚　蔦蘿雨雪等盡就當時所見者爲言耳君子維宴勸其勿以他事塁心祗要晏飲盡歡而已

車舝

此似招友之詩而託迎婚以爲言者也　首章就往迎說

次章就迎來說三章就初來燕飲說四章就乍見之情懷說五章就迎來資益說　雖無好友自謙言不足與之爲友與雖無德與女一例也　辰彼四句言平日時時念其來教令得其來所以式燕云云耳　析薪寓取益意葉湑寓德盛意析猶往取也鮮新也謂新相見也　四牡二句與閒關往迎首尾緊對　此篇忽賦忽興令讀者心神一起一落音節絕妙

青蠅

此似爲王親信之人戒其聽讒之詩也　首章先渾淪戒其勿聽次章以聽讒足以亂國戒之三章以聽讒必至讒己戒之　青蠅與蒼蠅別卽俗所謂綠頭蠅也王信讒而致讒人至猶之物臭腐而致青蠅之至也讒人謗毀人之行止猶之青蠅毀壞物之形體也故以爲比　營營言其來來往往以逐臭爲營也　止于樊言其將次入室危迫之甚之詞也　豈弟言君子以惻隱爲心冀其不肯聽讒害人也　棘榛俱是樊閒之物也　罔極言其讒人無窮盡之時也　交亂四國言必至讒徧四國也　構謂憑空造言害人也　構我二人言王雖聰明不能不爲其所惑我雖見親信亦不能不被其害也

賓之初筵

此似衛武公見幽王之時上下沉湎作以戒人之詩也　首章言因射飲者次章言因祭飲者俱是就古人說此是指明當法者三章言初醉之時四章言甚醉之時俱是就今人說此是指明當戒者五章方進言以戒之　兩賓之句不同首章是行禮而飲之筵三章是無故而飲之筵兩句一字不差却是反正相對　秩秩與溫溫反反抑抑等正對與幡幡僊僊怭怭傲傲傞傞等反對有楚維旅與亂籩豆反對　和旨孔偕與未醉孔嘉等正對與既醉醉否等反對　祈爾爵康爵與三爵多又等相對　說禮樂處與舍坐屢舞號呶側弁等相對不知秩與不知郵相對康

爵當從安體講　並受其福言不受其侮辱也伐德言逞其酒德也　維其令儀下有令乃如此句作虛鋒　式勿二句言不醉之人雖爲之恥却無從告之使無太怠也
匪言四句盡立監史時相約之詞不識謂不記此四語也

魚藻

此似贊美天下太平述來朝諸侯相語之詞以成章也
豈樂飲酒是就飲酒之始說飲酒樂豈是就飲酒之終說
有那其居是就既飲之後說　描畫太平無事景象妙不可言

采菽

此似贊美來朝諸侯之詩蓋借觀者議論之言以成章也
首章是未來時議論天子如何待之次章是述其來時觀看之景象三章是言見天子之恭敬四章是言其能有益於王國五章是言天子信之誠而待之厚　何錫等句聲情活現觀旂等句將路旁挨肩擠背之人俱畫出來至赤芾二句直是將其人之行樂圖懸起來矣　天子命福祿申萬福同俱是觀者擬其應當如是直至福祿膍之方是實叙其受福祿耳　柞葉蓬蓬固是興殿邦而其中已含左右率從之意矣　率從謂率從匪紓殿邦亦當受福祿也　紼纚維舟喻禁制諸侯優哉二句言此人不須禁制令其優游自在如其來時而歸國焉耳

角弓

此因王任用讒佞屏棄兄弟親戚作以諷之之詩也　前五章諷其屏棄兄弟親戚後三章諷其任用讒佞　相怨一方言兄弟相怨彼此各處一方不相往來也　受爵二句言不惟不相讓乃至於讓之以已其官亡其人而奪其爵也　老馬二句承上受爵言其並非能勝其任而却此如食二句言其並非無爵而猶如此　毋教二句言毋教小人在位而令其屢屢害人如塗上附塗者然　君子二句言王在尊位當行善道令小人傚之也　下謂令其去

位遺謂放逐其人式居處驕謂用之在位以長其驕慢也
如蠻如髦謂令其在位使風俗如蠻夷之國也　痛心之言出自肺腑開卷讀之如聞其聲　老馬以下亂說比喻不類不倫與上四章貌雖各殊而景實相貫

菀柳

此因王者暴虐人不敢近故託爲諸侯皆不欲朝之詞以諷之也　三章爲三人之詞　以王爲上帝以暴虐爲甚蹈如打啞謎相似語甚奇而意自顯　兩俾予句與曷予句意相背而情相同　靖安也謂安臣分而往朝也　居謂在王左右也

都人士

都人士

此亂離之後傷嘆都邑凋弊慨想太平人物之詩也　首章是說有名望者次章是說寒素者三章是說富貴者四章五章是說少年者　絕不題感傷一字而感傷之情已到至處　細當從初音言其細髮之物直與髮色無異也卷髮如蠆蠆亦盡不出來比喻妙絕　言從句言見且不得爲得言從之邁乎　前四章俱是同調末了忽然變換以承上章令人不測

采綠

集傳謂婦人思其君子甚允　前兩章是別後之情事後兩章是思想未別時之情事　采綠是五日之事采藍是六日之事不盈一匊是因思念其將歸故下以予髮二句接之不盈一襜是因疑惑其不歸故下以五日二句接之　韔弓綸繩言無事不與相偕　其釣章承上章說言不但韔弓綸繩而已即釣而得魚亦必往觀之耳說到此處雖是結住然而此後之情味尚無窮無盡也

黍苗

此似宣王遣召穆公將徒役爲申伯營城邑於謝作以送之之詩託徒役以爲言也　首章言路上全是使賴召伯

二章三章言大家要約並力趨事成功便可回家四章言成功回家自家不得爲主還得聽召伯分付蓋恐召伯不令回家也五章言成功之後召伯不令回家又爲之疆理田野修治溝渠等事者蓋必須如此方可以安慰王心耳至此始釋然於召伯而意注於王矣此皆憑空結撰以成章法蓋體恤至此眞可以見宣王之爲賢君矣描寫至此眞可以見作者之能匠心矣　任輦車牛就致力時說徒御師旅就合衆時說相同中亦微有別

隰桑

集傳作喜見君子之詩甚允　前三章同調末章各自一調以寫其說不出言不盡之情懷妙絕今古　其樂如何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眞是傳神之筆　德音孔膠言與之粘成一箇也　心乎愛矣之上先有多少情味何日忘之之後又有多少情味宜乎千年萬年後尚令人千徧萬徧咀之不盡也

白華

集傳定爲申后被黜所作甚允　此非一時所作蓋被黜之後有所感觸便作一章以自傷積日累月合成一篇以冀感悟幽王蓋是各一體格不可以尋常法律繩之也其比興之物不類不倫其前後之語言各不相顧然其妙

處正在乎此惟解人爲能另眼相看破格相賞也其實破格仍是入格拘牽者不知之耳　首末之子四句淺深相應又是不經營中之經營無結搆中之結搆也　天步艱難及有扁斯石履之俾兮與他處之傷悼己身者迥別

鴛鴦戢翼言其雄雌相依始終如一也

緜蠻

此似述顛連道路者自傷之詞以諷諭也　各章前四句俱是以黃鳥得所反與自己勞苦後四句俱是想念盛世如是而傷悼當世之意却留在尾後作虛鋒情味無窮無盡邱阿邱隅邱側是三處三章是三回蓋行到一處感嘆一回也　趨就向前進說極就到底說先以如何作總冒

瓠葉

此似以飲食節儉諷世之詩也　首節就自己飲食說下三章就飲食賓客說　各末句言如此亦可以入口亦可以成禮也　祗說可以這面不可那面絕不言及蓋用作者旁面虛鋒也最妙最妙

漸漸之石

此述出征將帥自傷之詞以爲諷喻也　三章爲三人之語　上兩章單就路之險遠說末章又加之以雨說　不遑朝就時候說不遑出就地方說不遑他就心思說言並

顧不的尋思歇息了　讀此詩而不爲之疾首蹙額神喪氣沮者未之有也細思之而不心暢神怡自幸其得生太平之時者亦未之有也下兩章亦然信乎詩之爲用也大矣哉

苕之華

此述貧困者自傷之詞以爲諷喻也　上兩章止說其傷悼之情而不說其爲何如此末章說出貧困之狀來便截然而止結搆法奇奇警異常　知我二句比生不如死之語更生新更警勁　二語本來奇妙而不說明所爲何故突然出之更妙

何草不黃

此述行役者自傷之詞以爲諷喻也　四章爲四人之語　首章傷其時時在路次章傷其不得在家三章言其不得爲人四章言其如同野獸末章言其不如野獸首章何草三句下以經營四方句接之雖是怨謗語尚寬緩次章何草二句下以哀我二句接之則是痛心刺骨放聲大哭矣　矜非鰥矜謂不矜如矜也然如此說便毫無意味矣　行彼周道行字是承首章何日不行之行字

詩經蠹簡

高密李詒經纂著

受業單儀[illegible]持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此周公戒成王效法文王之詩也　通篇以儀刑文王句作主　文王三章以天之命周由於文王之德明其可儀刑穆穆兩章以殷之歸周由於文王之德明其可儀刑命之兩章承上兩脈一總收結　說天之命周是誘掖之使

儀刑文王說商之歸周是鞭策之使儀刑文王　章章承上章之末作起　文王章前四句言周之受命賴乎文王後四句言周之顯時由於文王前四句就文王生前說後四句就文王沒後說前四句先說文王後說新命後四句先說顯時後說文王　在上謂在後世之上也昭於天謂其德昭明於天上也　亹亹章既說孫子又說周士用極量加倍之法也　世之章思皇四句言思想多士之生而卽克生也上章言士得文王之濟此章言文王得士之濟

穆穆二章一言商之孫子臣服于周一言商之臣庶臣服于周　以服黼冔說祼將之士入畫　無念章前四句承文王三章之脈後四句承穆穆兩章之脈此是一收命之章宜昭句承文王三章之脈有虞章承穆穆兩章之脈此是一收　上天二句一開儀刑二句一闔蓋言儀刑文王便是儀刑上天也

大明

此述周家得天下之不易以戒成王也　通篇以天難諶斯不易維王二句作主　明明章作冒摯仲章言生文王之不易維此章言受方國之不易天監三章言生武王之不易殷商二章言伐紂之不易　周家之得天下全在末了二章却從太任如何嫁王季起頭說到如何生文王又

說到文王如何受方國又說到文王如何娶太姒如何生武王是追上了多少層去說　娶太任生文王祗用一章娶太姒生武王却用三章文王受方國祗用一章武王伐大商却用兩章俱是參錯相配　以明明二句起天難二句以天位二句申天位二句俱十分精神奇警異常　位字作活字用奇妙無比挾四方挾字亦然若天位易作天命挾四方易作有四方俱毫無意味矣摯仲句祗用四箇字國名排行與姓俱敘明白奇極　曰嬪句是下兩句之開筆言不過爲婦耳乃及王季行德云云太任二句緊承上二句言惟其行德是以天令其有身云云　初載謂始

生之年也嘉止謂當婚娶之時也　俔天之妹贊法奇極令人百思不到　親迎句上着造舟句更有景　伐曰燮伐言其異乎常伐也商曰大商言其不易伐也　上帝二句說的如眼見一般　不說武王貳心却說人勸其勿貳筆法妙極　牧野三句俱用疊字聲韻妙絕　鷹揚比法出人意表　燮伐是就伐之之人心說肆伐是就伐之之兵勢說　爲王之正面是伐紂而伐紂却祗兩章而兩章之中多就伐之之前說正面祗肆伐一句耳奇極

緜

此述文王興盛之由以戒成王也　通篇以文王蹶厥生句作歸宿　上八章言其蹶生之所由末章言其蹶生之所有　首章言周人初生由公劉之土於沮漆也然公劉雖已興起至古公之時沮漆之民尚陶復云云　此章上三句爲下三句作開下三句又爲下古公六章作開　初生與蹶生首尾相對　未有家室與俾立室家先後相對　土沮漆土字作活字用新奇　次章頂上有欲避狄侵一段情事作虛鋒以爲肆不章之根脈　胥宇必及姜女者蓋遷岐之策朝臣無可與謀惟太姜能與同心耳　走馬胥宇俱與姜女相同分外有情景　以堇荼如飴寫周原之肥美妙極　築室于茲是纔定其謀俾立室家方是興功　始謀契龜慰止左右疆理宣畝繩版捄度築削以及廟門冢土等句句入情筆筆如畫　古公以下諸章內五爰字十一迺字二乃字二日字俱是與未有家室句針鋒緊對　肆不章首二句就太王時說下四句就後世說　駾喙謂奔避喘息之不暇也形容絕倒　虞芮章言自遷岐之後木拔道兑直至質成之時文王方蹶厥生而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等臣乃不同於土沮漆未有家室之時也

棫樸

此贊文王作養人才之詩也　通篇以遐不作人句爲主

前三章言人才之盛後兩章言人才之盛由於文王之作養　首章先渾言其盛次章就助祭言其盛三章就從行言其盛四章言其能以作養人才之繇故五章言其作養人才尚無已時　次章下二句言奉章之事重大必須髦士方宜此是明其賢三章下二句言人才之從行如六師之扈從者然此是明其衆　倬彼二句比文王之有德位蓋言既有德位又有壽考如何不作人如此之盛也　追琢二句指作養之人說蓋言人才已皆如是而文王猶勉而又勉作養之不息也不曰作人而曰綱紀四方變換一面也

旱麓

此贊美文王以和樂平易之心受福也　通篇以豈弟二字作骨、首章先言其以豈弟求福次章再言其豈弟應得降福　三章言其豈弟足以動人四章言其豈弟實能得福五章言其豈弟能以動神六章方贊其以豈弟求福爲不回　鳶飛二句喻其豈弟之無往不然也　作人與上章不同謂其能動人也下章將言其動神而得福故此章先言其能動人　以享二句言其以豈弟享祀而得介福也此章是實敘其以豈弟得福之事下章又是申明豈弟能以得福之故故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求福不回

言必如此求福方可謂之不回也

思齊

此贊美文王能承太任之教以成德以訓後王也　通篇以雝雝四句作骨　首章先言太姒能承姑教次章以下方言文王能承母教　贊美文王是正主却先贊美了太任又贊美了太姒然後方贊美文王　贊美其事神不就本身說而就神說贊美其化人亦不就本身說而就寡妻兄弟家邦說末章又就後世之士說俱不參實筆　雝雝是承思媚之教肅肅亦是承思媚之教　此章言其事神化人由於雝肅臨保惟其能雝肅臨保是以肆戎云云是以肆成云云也　不聞二句言其不須學人自能安行也此事神化人更廣更細矣、末章之下情味無窮

皇矣

此贊美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正直贊之不妙故通篇俱就天命說明其德爲天眷伐爲天討也　首章先說天以二國與周次章再追上去說天命太王三章四章再說天命王季五章六章方承首章說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再說天命文王伐崇　首章之下當直接伐密伐崇却偏閃開先從太王說到王季又從王季說到文王然後接上結撰奇極其實也沒有奇處命太王王季是賓命文王

是主仍然是用的常法耳　二國謂密崇二國　乃眷二句當作一氣直下講蓋謂眷顧此與密崇鄰居之岐周也　此章上十句俱是空說末二句方指實說　作之章頂上當加然天之眷周不自文王始自太王時已然矣當其去邠遷岐之後三語講　作對對字與對於天下對字一樣講自太伯句下言太伯王季皆堪作對而王季友太伯之讓不爲不友也友兄是如量說錫光是加倍說　心能度物謂是帝度奇極　以靡悔贊德妙絕千古　帝臨帝者天立帝省帝作帝度帝謂等如目視耳聞一般奇妙無比　畔援謂舍此國而取他國也歆羨謂令此國民人歆

羨他國民人得所也先登于岸謂當先令此國民人出陷溺而登厓岸也　夏革從呂氏祖謙作侈大變革講亦可

臨衝曰閑閑攸馘曰安安如此軍容萬古無兩也　無侮謂無與相敵者無拂謂無逆其命者

靈臺

此贊美文王與民同樂也　不就文王使民同樂說却就民樂文王之樂說用筆絕妙　首章就民之築臺明其樂次章就民之游觀於囿明其樂三章四章就民之游觀於學明其樂　不日成之是民人相期之詞經始勿亟是文王止之之詞　子來二字煉的奇妙　虡業兩章聲韻之

宏大異常

下武

此說武王之德以詔後王也　前四章言武王之德足爲後王之法後兩章言後王能法武王必能獲天眷得人心

武王是正主三后是來脈後嗣是去路　此篇章章首尾相啣與文王篇畧同　下武謂不崇武功而尚文德也

王配於京言武王之德足以配三后於京都也此句先渾說下章方言其配於京者由於能世德作求云云　成王之孚言成就王者孚信天下之本領也　永言孝思即是世德作求　孝思句先言其孝思可爲法則媚茲二句方言天下以之爲法則順德即是孝思言天下皆以順德應其孝思也　昭哉嗣服言其孝思既爲天下所應則明哉後嗣必當法之以服行矣　不遐有佐言知何曾不長遠有佐之人乎受祜謂獲天眷有佐謂得人心

文王有聲

此贊美武王遷都安撫歸附人衆以詔後王之詩也　前四章說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說武王之遷鎬　每章末句俱用烝哉落脚以贊之而上二字兩章一變換格法又別

烝哉言其德足爲天下之君也　遹求句就人之來歸附說遹觀句就文王安撫之說　崇侯必當吞併其城之

規模必是擬於王者之都伊減伊匹俱是言其廣大也　棘欲謂急於爲王追孝謂成先王之志以安民人也　王公四句言文王之功着於天下所以身在豐垣之中而四方皆以之爲楨幹也　孫指來歸者之子孫蓋言武王不惟保安其本身而又保安其子孫此所以德澤無窮而令人沒世不忘也

生民之什

生民

此言周室王業之興原於后稷以戒後王之詩也　通篇以后稷肇祀句為主前七章言后稷之肇祀末章言後世之為王祀天由於后稷之肇祀　說稼穡是言后稷之功說祭祀是言后稷之德本是兩項却將稼穡者在祭祀裏作一條說用筆妙絕　肇祀由於得封有部得封有部由於相穡有道相穡有道由於天之篤生故從其受生之始說起　厥初與於今生民與卬首尾相對　以弗無子筆有拙趣　歆謂怡暢也　介指大人跡止就是履夙謂夙

夜進御於君言就其見大人跡履之之時便震動有娠與夜進御於君一般也　如達比的不類不倫然妙處却正在此　坼副災害豈可入詩正惟人皆以為不可入詩所以令其獨步千古耳　上帝三句是反說言上帝不寧不康如何能居然生子乎　誕寘六句下以后稷四句接之出人意表　誕寘六句其奇在事后稷四句其奇在筆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匠物之工妙不可言　相道謂教民有道也實方五句與大田篇旣方等同妙而更詳備　誕后章是說民的稼穡誕降章是說后稷的稼穡　穫畝任負唐人詩中亦有之然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方能寫的出來

若或春四句則千古詩人未曾想到之語也　卬盛句緊項以興句說卬謂後王也后稷肇祀時尙為諸侯故但說祭宗廟五祀後世已為天子故說上帝居歆　單說羖軷者一以祀概五祀也單說帝歆者以祭天之重概羣祀之輕也胡臭四句言胡為乎上帝聞其氣臭便應時而歆享乎由於后稷肇祀云云耳　能無罪悔而得帝歆不外乎竭誠盡敬也以迄于今包無數先公先王在內祗說到此便結住留戒後王意於言外妙不可言　以十句八句成章相間而首尾獨不用誕字發端又一樣格法

行葦

此燕兄弟之詩也　通篇以戚戚兄弟句作骨語極眞摯意極古厚　惟其戚戚是以肆筵授几不已而又設席緝御設席緝御不已而又獻爵奠斝獻爵奠斝不已而又薦醓醢燔炙脾臄醓醢燔炙脾臄不已而又樂之以歌咢樂之以歌咢不已而又樂之以弓矢樂之以弓矢不已而又為之祈黃耇為之祈黃耇不已而又為之祈壽考介景福以逐層遞加之筆寫其相親無已之情或一句一層或數句一層或一章數層或二章一層或長或短間雜成篇極參差錯落之致　敦彼四句借行葦明其不忍戕害兄弟以為全篇之開筆　戚戚二字着在兄弟之上令人讀之

心痛　莫遠三句言必須莫遠具邇方得肆筵授几以筵之也　舍矢既鈞謂皆已射完　四鍭如樹是四矢全中者　不侮謂不以全中侮不中者也　曾孫是對天之詞言酌大斗向天爲祈黃耇之壽也　以引以翼謂目黃耇台背引申輔翼而使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

既醉

此祭畢受燕頌祝君上之詩也　通篇所言不出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二語昭明是景福之根嘉告以下俱是昭明之苗景福是一總說其福嘉告是零碎說其福二而一者也借尸告作頌祝之詞匪夷所思　次章與下六章俱是

首尾相啣而與首章獨意相承接而貌乃對峙參錯法別樣　昭明是就德說有融是言其德浹洽於下民高朗是德升聞於上天　自其告句至不匱句是言其致福之由在昭明甲分裏自錫類句至末是言其所得之福在景福甲分裏　說受福必說其致福之由來以頌祝爲規勉也

女士名色奇極釐女士想頭奇極女士爲從孫子而釐筆法奇極

鳧鷖

此篇似祭之明日贊美王者繹而賓尸之誠敬也　五章爲反覆贊美之詞成爲等字皆以叶韻變換無淺深不必鑿以求之也　以公尸受燕得福祿贊美王者之燕筆法奇極　通篇一調惟四五二章畧有參錯　欣欣二字着在旨酒之下奇妙無比

假樂

此似以頌祝勉勵王者之詩也　首章就其本身頌勉之下三章就其子孫頌勉之說本身祗一章說子孫却三章格法奇妙　首章前三句言致福之由既說假樂又說顯德又說宜民後三句言天降之福既說受祿又說保之佑之命之又說申之加倍而又加倍已經奇了而後三章之言百福既說其子孫衆多又說其子孫宜君王又說其子

孫率由舊章又說其子孫之威儀德音又說其子孫無怨惡又說其子孫率由羣匹又說其子孫之受福無疆又說其子孫之綱紀四方又說其子孫之燕朋友乃至說其子孫之百辟卿士媚天子不懈位暨民人如此加倍法眞令人夢想不到也　干祿二字含假樂三句意在內　無怨惡從不爲人怨惡講爲是

公劉

此召康公以公劉之篤於民事訓戒成王蒞政之詩也以正直說之無味故就其遷豳言之　一章就其打算啟行籌畫周密說二章就其體察民情上下觀覽說三章就

其相度形勢經營都邑說　四章就其恭儉率人建立君宗說五章就其安置軍民審定賦稅說六章就其處置歸附詳審周到說　通篇以篤公劉句作主故每章以之發端口中是以篤贊公劉意中是以篤望成王也最妙最妙　此篇章章入畫句句入妙名公之才當不在周公之下而多材多藝周公乃獨以自命何哉　埸疆積倉非一歲所能辦蓋遷徙之志蓄之也久矣輯光之計思之也審矣　匪居六句是籌畫於未啟行之先弓矢三句是籌畫於既啟行之後匪居六句足以見其富弓矢三句足以見其強匪居六句祗用兩個匪字作對面五個廼字兩個於字

作正面便將埸疆以下若干情事全畫出來弓矢三句祗用一個張字將弓矢寫得活現而干戈等項無不耀武揚威擺在眼前矣妙絕妙絕　庶繁二句雖妙不過畫其形狀猶爲易到至無嘆句連其心肺都畫出來從能胥相至此爲能描寫至此乎　陟降以下蓋緣審察民情樂居其地故定遷於是而上下相度以便經營也陟則二句之下用何以三句接之是用閃法爲下章留勢妙不可言　玉瑤等項是爲陟降添毫繪其形象正是繪其心情也陟降二句尚是虛寫其相度逝瞻陟覯方纔指實言之讀至此蓋見何以三句留勢之妙也　處處廬旅就民說言言語語就君說先民後君者見其以戢民人爲急務也與思戢用光之先後相同　恭儉君宗就落成燕飲言之匪夷所思　恭可於筵几見之儉可於豕贄見之立君立宗乃燕飲時所論之事非燕飲時所行之事也　君之謂各處爲之設官長宗之謂各家爲之立宗子蹌蹌句下俱是說飲食說君宗僅一句而意末乃以爲對峙奇極　逝百泉陟南岡是相度建都之地埶景岡相觀又是相度郊遂之地勢于時處處是安置在都之居民度隰原及夕陽又是安置四外之居民　景岡二字用法奇極單字當作盡字講其軍三單蓋言三軍盡寓於農也　于豳九句謂于新來

歸附館於豳地之人則爲之涉渭云云耳　厲鍛都爲涉水而取則他所資給無不周到可知　止理衆有旅密多少情事祗用六句二十四個字描寫盡致已經妙了又用兩澗一水爲之添上多少光景眞是無美不備矣

洞酌　一

此召康公戒成王撫民之詩也以相去萬倍之事作頓跌成王安得謝以不能乎如此措詞焉得不謂之善於進言如此命筆焉得不謂之善於作文乎　洞酌句下不直接可以二句又加以挹彼句更饒委婉之致

卷阿

此召康公賡成王之歌而戒以修德進賢之詩也　前四章諷其彌性後四章諷其進賢中閒兩章言彌性必須進賢作上下樞紐　此篇十章細分之則有六截每截音調一變首章敘作歌緣起一截二三四章言王當彌性一截五六章言彌性全賴有賢一截七八章言天下有賢待王使命一截九章言必須王能用賢賢方爲用一截十章諷王以車馬聘賢收繳首章之語一截　來歌謂成王矢音謂自己彌性謂終其德性猶復性也　俾爾句上俱有當思二字作虛鋒　爲則是法其行爲綱是聽其命　媚天子是致君媚庶人是澤民字法奇極　鳳凰鳴矣以翹出

諸章之氣勢以承上起下異樣警策而且單說比喻正意不露一字更覺餘味無窮　旣閑且馳下虛歇其意令王自喻妙不可言　矢詩二句與上不接而意實相承有藕斷絲連之妙　維以遂歌言願王遂即以爲來遊之歌也

細玩此句之意必是嫌成王之歌但言遊觀之樂耳

民勞

此戒勉得寵僚友之詩也　每章着重在無縱四句豈其人爲諫官故令其無縱式遏與詭隨兩項就其所糾察之人之本身說寇虐兩項就其所糾察之人之行事說　五章層次全在章末二句以上八句變換處乃隨韻立言無甚淺深也　能定王方得爲王所休美欲爲王所休美必須敬威儀近有德所以不可不然者以其見用甚大而爲王所寶愛之人故不得不如此戒勉之也　此人當是年幼得寵而又可以受善之人故如此云云耳　說其年小不用正筆而用作面式句之開筆奇　五汔可謂由其戒勉之人而汔可也恐其不可而乃謂其汔可眞善於進言者矣　不畏謂不畏明法也柔謂不用剛克而寬柔以待之令其心服也能謂彼不能遂其生復其性而養之教人令其能遂能復也　而式句謂其爲王任用甚大也　玉女字法奇極

板

此規諫專權僚友因以諷王之詩也　首章言其不得不諫之情次章先渾淪陳其諫之之詞三章四章責其不聽其諫五章以下方詳細陳其諫之之詞　一開口便曰上帝反常病民與賈生之痛哭流涕一樣駭人　管謂管束也靡聖管管謂不以至道自管束也此四句是頓跌之詞蓋言靡聖不亶句是他自己不善若爲猶不遠則關係國家危亂斷不可不大諫矣　靡聖二句頂出話句猶之二句頂爲猶句　是用大諫上篇用以作結此篇用以作起一字不換而文勢迥別而且雖同日諫而上篇是諫受寵

之人此篇是諫不受善之人亦廻乎不同矣　次章天之四句頂爲猶說是以天意動之民之四句頂出話說是以民情動之　此章之下有囂囂爲笑等情事作虛鋒故以我雖二章接之　先民二句之下虛歇着情味更長　此章諄諄諫之而彼仍然笑謔故又以天之方虐章接之用憂謔與孟子安危樂災同一筆妙　此二章承出話說下四章承爲猶說無爲句直貫到底盖言夸毗則必至使君迷威儀而令善人尸雖殿屎亦莫敢葵雖喪亂亦莫惠師耳　善人載尸悚的奇極　牖民字法奇極　攜無曰益言攜物尚須益以器具此則絕不須更有所益便能攜也　此章盖言天之牖民如此其易奈何民猶多辟乎盖緣爲民上者先自立辟致天不牖民任其多辟以致喪亡耳故當深以民辟自警無再立辟也　藩垣屏翰城比的新奇確妙　無俾城壞以城槪藩垣等項也　無獨斷開斯畏是明其無獨之故　斯字有神　敬天四句與天之等語相應昊天四句又是申明當敬之故　敬天四句是令其無事不敬昊天四句是令其無時不敬　曰明曰旦俱就時候說明較早些而且較晚些耳　上篇皆就人事說此篇多就天變說上篇俱是勸勉的詞氣此篇俱是着急的聲情固是所語之人不同抑亦語之時各殊耳

蕩之什

蕩

此因厲王暴虐將致喪亡作以刺之之詩也　首章先空說天命改萃由於人君不能終全其生初稟賦之善作冒次章就其任用非人刺之三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人詛咒不已刺之四章就其不能明德以致滿朝無人刺之五章就其行事背乎上天刺之六章就其怙惡不悛以致普天共怨刺之七章就其不用舊人舊典以致天命不屬刺之八章就其國本已絕喪亡在卽刺之　首章空中虛說次章以下托文王咨商指實說虛說却是就正面說實說却是就旁面說筆法妙絕　下七章每章首二句一字不差而首章獨否又一樣文法　蕩蕩四句大聲疾呼奇警異常天生四句明白指點痛切異常命人邪僻作亂以致喪亡是謂多辟命之爲君又命其喪亡是謂匪諶　作者不自咨周而曰文王咨商有二義一是懼得禍而不敢斥言一是爲君諱而不肯明言　不曰他人咨而曰文王咨欲其念厥祖而動聽也　曾是四語皆有虛面上二句是以不選正人作虛面下二句是以不用正人作虛面截去虛面句句用曾是發端聲情更妙　天降二句是一開一闔盖言豈是天降慆德害民乎乃汝用力使之興起在

位耳　而秉義類言汝當秉持義理用汝同類之人以作下句之頓筆也　息然二字將其性體形狀活畫出來矣

歛怨奇歛怨爲德更奇　無背側已經是孤立無陪卿則眞是獨夫矣時無以無危之之聲情如畫　天不二句爲既愆四句作頓筆言天不命爾如是爾乃如是乎百倍精神異樣警策　如蜩二句寫亂國光景活現　內奰一語字字有怒容字字帶怒聲　會是莫聽二句直是垂涕而出之語矣　顚沛三句祗說比喻絕不轉到正意上乃以殷鑒二語結住何限蘊蓄無窮情味

抑

此衛武公耄年所作使人誦以警已之詩也　此篇道理甚多篇幅極大而細按之通篇以修德治國爲主前八章是教其修德治國後四章是教其聽信前八章所言以修其德治其國　修德爲治國之本是以修德治國並列着說是兩件事串起來說是一件事故可以分開說可以渾淪說亦可以修德概治國單着說篇中所言如首章抑抑二句是單說修德次章無競四句是渾淪說訏謨二句是說治國敬愼二句是說修德三章與迷句是說治國顚覆二句是說修德罔敷二句是渾淪說四章夙興三句是說修德修爾四句是說治國五章質爾三句是說治國愼爾七句是說修德六章無易六句是說修德惠于四句是說治國七章視爾三句是說治國相在七句是說修德八章十句全是單說修德九章以下温温二句是單說修德十二章天方二句是說治國回遹二句是說修德其餘俱是渾淪說修德爲一篇之主　故一開口便說威儀德隅德隅字眼新奇　抑抑二句爲前八章之根人亦二句爲後四章之根　亦職維疾與亦維斯戾對說言庶人如此也算疾病而哲人如此則大反常道矣　首章以下無競四句另起一頭訏謨四句言其當然作正面其在四句言其不然轉反面肆皇三句仍承上章反說夙興以下又轉

到正面上說修爾四句質爾三句愼爾七句俱是各自起頭却祗一層一層的一順說下去無易句視爾句辟爾句是各章開首却都不提筆荏染以下四章雖是單章各說而其氣勢總是一滾到底是何等筆墨何等力量乎　荒湛於酒爲上迷亂顚覆找出根子來文雖句因而趁勢作一小波無不柔嘉下忽用白圭四句作唱嘆言不可逝矣下忽用無言二句離開說莫于云覯下又用神之四句作申明鮮不爲則下忽用投我四句作比喻而且莫捫句與言不句作頓轉視爾三句與相在二句作呼應無曰二句與神之三句作開闔而且通身俱是賦體而白圭二語疑

荏染章獨用比興俱是筆墨中之曲折文章中之邱壑也

維民之則與鮮不爲則首尾相應維民之章與此二句前後相應九章哲人愚人與首章哲人愚人不相應而相應　荏染以下四章俱是教其聽從上八章所言此章以分辨哲人愚人教其聽從十章以指示之切教其聽從十一章以昊天昭明可畏教其聽從十二章以天喪其國教其聽從　以九十五歲之人爲小子奇極　覆謂我僭未知臧否視爾夢夢聽我藐藐覆用爲虐回遹其德等語俱是極量加倍之詞而武公之心却不知其爲極量加倍也自修者必須如此虛心方能有益也

桑柔

此篇序謂芮伯刺厲王然細按之前八章是刺王後八章是刺僚友界限截然豈前爲刺厲王而作後爲刺榮公而作本爲兩篇而誤合爲一篇與　前八章以不殄心憂句作主菀彼章就其采用非人令民受害說四牡章就其用兵不已必至喪亡說國步章就其民遭喪亂不得安定說憂心章就其民到處避亂不得安定說爲謀章就其任官失人不能爲謀說如彼章就其時賢人退避甘居草野說天降章就其國將滅亡民罹饑饉說維此章就其任心獨斷用人不臧說後八章以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二句作主瞻彼章就其令己進退皆窮說維此上章就其不顧聖而喜狂令己進言畏忌說維此下章就其不用良人而用忍人說大風上章就其不用良人而用貪人說下章就其不聽己言反使己悖說嗟爾章就其不聽己救倒反怨己說民之上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皆失養失教說民之下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不安定說　此篇前八章皆章八句後八章皆章六句前八章俱是憂國之語後八章俱是責友之詞前八章之言痛迫後八章之言激烈前八章之情悽慘後八章之情忿怒前八章有無可奈何之致後八章有挺身與抗之勢細心看之筆鋒迥殊也　倉兄句

填字謂填塞於胸臆也　前五章每章末了四語句句是痛哭至七章哀痛四句則更聲嘶氣盡矣　爲謀二句言爲謀能愼亂之景象方能減削也　遡風二句比喻奇極稼穡維寶二句言竟以此爲寶爲好矣不平之神色活現

天將喪亂是言其將然非已然也　自獨俾臧言自己獨行獨斷令其心以爲善之人爲相害民也此句反對宜猷下句反對秉心　維谷字法奇極言進退皆坑坎也覆狂句生下二句惟其喜狂是以欲言畏懼也　畏忌不直說乃以非言二語作疑詞說之妙　民之貪亂二句言安靜之民不致作亂貪亂之民亦能甘心受其荼毒乎留

必定作亂一面作虛鋒妙　中垢字法新奇謂胸中有穢垢不清潔蓋言其胸有貪心也　聽言二句言聽順其命之言則忻然對答規諫其過之言則冥然加醉也誦與內自訟之訟義同也　匪用二句言殊不用我之良言反使我從其悖亂也　既之二句上有汝平日亦以吾言爲可資益一語作虛面故如此云云　罔極謂貧困無極職涼善背謂主於涼薄與善相背也職競用力謂主於競相用力於邪僻也皆指在上之人說言民之如此由於上之如彼也　此章上四句就民之失養說下二句就民之失教說　涼曰二句言涼薄之行彼亦以爲不可然轉盼之間

又反背其言而詈善人也　匪予對上章及此章上四句說言汝之所言皆非我之所行也　雖曰二句可以對朋友說必不可以對君上說即此亦可以爲十六章非一篇之證佐矣

雲漢

此篇序謂仍叔美宣王遇災修行之詩也　八章俱是推究其致旱祈禱無應之故而到處呼籲神明以冀免災　首章就舉國之人推究其故二章就自己身上推究其故三章以恐懼身死絕祀之情哀籲於上帝四章以先正不救其死哀籲於父母先祖五章又以羣公先正不爲弭災哀籲於上帝六章就平素之祭祀推究其無應之故七章就祈禱之人推究其無應之故八章勉厲祈禱之人以冀其終於有應而弭災　通篇句句是反躬自省不獨寧莫我聽寧丁我躬等句爲然也　以雲漢之昭寫旱天之景妙絕末章有嘒其星句亦然　昭回又妙將以前之無日不昭俱畫出來矣　靡有孑遺是加倍筆法然而說的苛極矣　寧俾我遯是猜度上帝之意豈是令我遜位而遯去乎　八章句句有眞氣每章末了俱有不盡之意致含無窮之情味　通篇八章中間六章俱以旱既太甚句發端而首尾獨否又是一樣結搆　通篇除開首倬彼二句

以下俱用代字訣又是一樣文法　通篇句句是美宣王却通篇沒有一句正直贊之此之謂高此之謂妙　通篇句句是求着下雨却到底不言及下雨豈是終不下雨將下雨留在篇外問人耳妙絕妙絕

崧高

此尹吉甫勉勵王舅申伯盡職於謝之詩也　首章先就其有生之初說冒起通篇大意來次章至六章就封謝言其受王之榮寵七章八章方贊其能不虛受榮寵以勉勵之　以送行爲主却自其始生受封等項條條件件直敘到贈詩方止直可作一篇申伯列傳讀也　送行從受封

時說起已到極處仍從有生之初說且不但從生初說乃從未生之前鍾毓靈秀生之之時說是推上了多少層去加上了多少倍乎　說生申又拉上生甫做陪客妙　維周三句是下文之引子便是贊勉之虛筆　此三句與末章申伯之德四句首尾相應　說申伯加亹亹二字便是申伯便含文武二字在內　說封謝而曰纘事又添上一層頂上的神光日式南國又添上了無限四旁的神光　傳御亦用王命亦是極力寫其榮寵　藐藐蹻蹻濯濯形容如生　往近句言往謝猶得與王舅相近以王舅僅南

土是保也　信邁包無數不信邁在內誠歸包無數不誠歸在內用以一概百之法也　定宅等大事命召伯可也乃峙粻亦命召伯總是寫其榮寵之極　不日王喜而日周邦咸喜亦喜之正是勉之也　王之二句言雖是王舅而受榮寵却是爲其能文武是法也　柔惠句雙頂文武說　吉甫四句自贊其詩以贊之勉之筆法新奇出人意表

烝民

此尹吉甫慰勉仲山甫往城於齊之詩也　前六章言其德盛任重不當離王左右而乃令其城齊末章言其可以畢事遄歸勉其行以慰其心　前六章是頓筆七章是轉筆末章是作詩之意旨　天生四句乍看之是郎堂腐爛之語及看下四句方知此四句是頓跌下四句下四句之奇警得力於郎堂腐爛之語者不少也　天監句上當加而况二字講　此章與崧高章文雖不同而意匠無殊彼是順說此是倒跌耳　不說生山甫保天子却說保天子生山甫一顛倒間加上了多少倍力氣添上了多少倍成色　天生四句領起下文說德盛處來天監四句領起下文說任重處來　二章仲山二句是說盛德天子二句是說任重三章全是說任重四章肅肅四句及夙夜二句俱

是說任重惟既明二句是說德盛五章全是說德盛而虛含任重之意六章人亦六句是說德盛衮職二句是說任重七章每懷靡及是恐其靡及於衮職之闕不是恐其誠齊靡及也吉甫之慰之正是爲此耳　王之喉舌煉的新奇之極　德輶如毛比的匪夷所思　衮職字法奇極　末兩章四牡八鸞凡三用之一是爲靡及作頓跌一是爲往城設色相一是爲遄歸樹風聲

韓奕

此韓侯初立來朝勉其歸國盡職之詩也序謂尹吉甫作集謂詩人所作未知孰是　自首章至末章因以其伯句

俱是言其受榮寵於王實墉四句是勉勵其盡職於王與崧高篇意旨畧同而色相迥別矣　前四章及末章俱是就王說中間三章俱是就朝臣說却不分做兩截而分做三截布置法奇極　弈弈章就王之命詞言其榮寵四牡章就王之賜予言其榮寵出祖章就顯父之餞言其榮寵取妻章就蹶父之妻之言其榮寵蹶父章就其國之富庶言其榮寵溥彼章就命爲方伯言其榮寵　篇內鋪敘諸物巨細錯雜雖無深意然其光彩之絢爛色相之斑駁迥非三代而下之人所能及其萬一也　開首說梁山是給韓侯添上了多少走路的景色說禹甸又給韓侯添上了

多少在路的情致　纘戎七句可與尙書之詞相埒　出祖敘在取妻之前藏多少朝臣固留不放卽行及來往通媒下聘等情事在內而文章又添上了一層曲折妙不可言　爛其盈門不曰旁人顧而曰韓侯顧寫其形狀並其心情亦畫出來了　說韓國之可樂不就作者口中敘出來却就蹶父眼中相出來說韓侯之安樂於韓國不就其本身說却就韓姞說妙極　欲說他爲追貊之伯先說他先祖長百蠻做因由欲說他先祖長百蠻先說燕師完韓城做引子妙妙篇中所舉諸品物不類不倫錯雜相配有極奇異者有極尋常者然尋常者雜在奇異者之內也便又見其奇異而不覺其尋常矣妙極

江漢

此美召穆公能立武功而以文德勉王之詩也　勉王之言在廟器廟器之作由於平淮夷故自往平淮夷說起淮夷背叛令其往平既平之後又命其辟徹疆理辟徹疆理之後又命其旬宣旬宣之後又屢賞其功而令其作廟器故以勉矢文德作結尾　首章就往征之時說次章就平定之時說三章就平定以後說四章就將賞之時說五章就賞之之時說六章就既賞之後說　王國定王心寧爲命辟徹疆理等作頓挫　錫祉爲釐圭瓚錫土田等作虛

步辟徹等事皆曰王命而征淮夷獨否圭瓚等項皆曰釐錫而作廟器獨否若以爲顚倒豈値作者一笑哉　征淮夷是此篇正文而通篇六章說征淮夷者却祗開首兩章而已而細按之兩章之中又祗次章前四句而已四句之中又祗經營四方一句而已一句正面而乃有若干旁面環拱之焉得不妙乎　江漢與武夫車旟等相映最有景色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等語爛熟的俗語而着在篇內不覺其俗但覺其古矣妙妙

常武

此贊美宣王征伐淮徐之詩也　首章就命將帥說次章

就命司馬說三章就其先聲說四章就到淮浦說五章就到徐國說六章就平徐國說　欲說王命卿士先將赫赫明明四字着在頂上便將凛然不可犯的景象畫出來矣　三章赫赫業業亦然　太師句上加南仲太祖四字給皇父增上了多少局面添上了多少威風　惠此南國謂施惠於淮南諸國也　省此徐土謂省察其動靜相機而行也　赫赫業業言其威嚴如是也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是就王師一面說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是就徐方一面說　此四句將舉國洶洶的情景全畫出來了　王奮四句宣王及武將的形狀又各各畫出來了　加飛六句將軍士

的形狀又樣樣的畫出來了　篇中比喻無不妙絕　不留不處王猶允塞王曰還歸具見不窮兵覿武之意眞王者之師也　此篇自始至終從正面實實鋪敘而其妙無比誰謂徵實難工哉

瞻仰

此因幽王寵任婦寺以致危亂作以諷之之詩也　此及下篇蓋皆身受其害之人所作故此云維予胥忌彼云我位孔貶也　首章次章就士民被害說三章四章就寵任婦寺說五章六章就屏斥善人國將喪亡說七章就改悔法祖可救滅亡說　瞻卬二句是胸中鬱積着無窮憂患

而莫可如何故一提筆便如此發端耳　邦靡有定謂將滅亡也邦靡定之事甚廣人有章特舉其兩端耳　呼人曰蟊賊奇罪詈名色奇極　夷瘳妙謂如病之得瘳者然也　女反女覆寫怪異口吻聲色畢現　哲夫十句前句一氣句句提醒口吻活現下章亦然　懿厥四句言莫以爲美色之哲婦乃不祥之梟鴟也莫以爲善言之巧舌乃爲厲之階梯也　匪教匪誨謂不用以教誨民人也　婦無二句上忽然插上如賈二句說到休其蠶織竟直住下無不入妙　介狄謂當擯斥如夷狄之人也　不弔四句蓋言殊不自弔其不祥反以善人之威儀與己不類而屏

斥之不想念善人既亡則邦國隨之殄瘁乎　天之又句承上人亡反覆嗟嘆情更深味更長　不自二句承上言憂之雖久終不免目睹其喪亡也　藐藐四句望其改行雖是必不能有之事却是必不能無之情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式救爾後是截然而止的語氣却含着悠然無盡的情味

召旻

此因幽王任用小人以致危亂作以諷之之詩也　首章先就饑饉之害說下六章方說任用匪人之爲害　疾威上用旻天二字反激法也降喪上用天篤二字加倍法也

盃賊就其害人說內訌就其喪心說昏椓就其狂暴說靡共就其無能說潰潰就其心胸說回遹就其行徑說此三句是三樣人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是言人民如此如彼棲苴是言國勢如此　維昔二句是退步說維今二句是加倍說富謂能富民之人彼疏斯粺揀的匪夷所思疚謂病民之人　此篇句句悲慘而嗚呼三句直是放聲大哭了　不尚有舊必有所指豈作者之自謂與　此句雖是結住而尾後之情致尚無窮無盡也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此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祀文王之樂歌也　廟曰清廟而又加於穆二字於其上將入廟之人的心神都追出來了相曰顯相而又加肅雝二字於其上將助祭之人的情致又都追出來了　肅雝五句作一氣讀蓋言諸侯朝士之奔走在廟者皆秉持文王之德以對越其在天之靈也

顯是橫說承是豎說無射句緊頂兩項說　祭文王不就主祭者說却就助祭者說文王之德不就文王身上說却就與祭者身上說如此用筆焉得不妙乎　無射句讀畢尚有餘味在胸餘韻在耳也

維天之命

集傳云此亦祭文王之詩　通篇大意不過是說文王之德與天相配後世子孫皆當法之而已然而如此寫出毫無意味矣看他寫的是那樣警策乎　乍看維天二句不知是待說甚麼但覺其勢如迅雷突起駭人心目而已及看下二句方纔知他是顛倒其詞以求新奇耳　不已上加於穆二字不顯上加於乎二字又添上了多少情致

何以四句是設為問答的聲口上兩句是問下兩句是答

駿惠句下又着曾孫句極量而又極量之詞也　純有二義不雜是橫純不已是竪純　曾孫不止一世是篤而又篤以及於無窮之語也

維清

集傳謂此亦祭文王之詩　上兩章俱是就德說此章是就典說德者體也典者用也二而一者也　上二句言世世當清明其典下三句明其所以當清明之故　肇禋六句包括了若干年歲其中有多少出類拔萃的人物驚天動地的事業在六字作一句讀為妙　維周之下着一禋字令人再想不到　此緝熙與於緝熙迥別

烈文

此成王郎政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也　首節感之次節戒之三節勉之　錫福謂令其有天下戎功謂佐命之功此時諸侯皆武王時舊人故如此云云耳　先以無競四句空論後以於乎句指證法無奇異祗以於乎句煉的警策便覺通身異樣耳　前王不忘上着於乎二字便將說話時的心情聲口全畫出來而此句之聲勢郎如雷貫耳　以所祭者勉助祭者湊泊極矣

天作

集傳謂此祭太王之詩　高山曰天作奇警異常若誤作天生便是常話矣　彼作彼岨之句法荒之康之之字法都極別致　子孫句緊頂上文言經二王之荒康子孫方得保有此地也祗如此說而勉勵子孫之意留在尾後作虛鋒最妙最妙

昊天有成命

集傳謂祀成王之詩也　前二句一截中四句一截末一句一截行文如是成王是主向上推到二后又向上推到昊天末了又向下說到子孫命意如是有如許層數故篇幅雖小而不覺其短一氣直下而不嫌其順也　肆其靖之又是將勉勵子孫之意留在尾後作虛鋒　於緝熙就

心裏說單厥心就為政說　於緝熙直與文王無異然則成王亦可謂反之聖人矣

我將

集傳謂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　首節就天地來享說次節就文王來享說三節就主祭者自勉說　儀式三句是說事文王我其三句是說事天本應將儀式二句着在伊嘏二句之下與末節相對却偏移上來與我將二句作對令其參差錯落以眩人眼目奇極　我將二句就當下說儀式二句就平素說　此篇當是初次宗祀時所歌其右既右我其等字俱有無限趣味也

時邁

此武王初次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首節不敢必其爲天子次節就人歸神享斷其爲天子末節就武王政令斷其爲天子盡設爲問答之格局也　設爲問答有明言問答者有不明言者此其不明言者也　下兩章末句與首節末句相應之口吻活現　子之二字煉的新奇

執競

此祭武王之詩也　上兩節就所祭之人說其功德下兩節就祭之之人說其盡禮執競節說其開創之功自彼節說其致治之德鐘鼓節說其祭之受福降福節說其受福之故由于盡禮　執競字法新奇　成康謂成就康民之功也　是皇用法異樣　斤斤妙言其措施得宜若一斤兩斤稱過者然也　鐘鼓節聲韻極洪亮降福節聲韻極堅實　醉飽就神享其祭說

思文

此祭后稷之詩也　后稷曰思文便含陳常意在內　首二句先斷其能配天下八句方督督的申明之　克配彼天真是天造地設之句　立我句兼養之教之二意故曰莫匪爾極也　貽我三句就養之說陳常句就教之說陳常由於皐陶而歸之后稷者必須教稼方能明倫也

來牟成熟在先故以之概百穀也　帝命句言教稼乃上帝特命使然之事無此疆爾界句法拙而古　陳常句緊頂上句說言直到此日方得陳常也

臣工之什

臣工

此似頌美成王用心農務之詩也　正直頌美無味故述戒農官命農人之言以成篇　首節就告農官說次節就命農人說　兩節俱用嗟嗟發端說來牟又用於字開首其體愷民人之心如見矣　臣工指農官盖新置農官初定成法故令其來咨茹也　命衆人乃嗟保介莅親循田野而使保介命之與　維莫三句是為其耕種秋田計於皇七句是為其收穫春苗計　奄觀銍艾有恐其無暇去耘秋禾之意在也

噫嘻

此頌美成王用心農務之詩也　此篇亦是述其戒農官之言以成篇但承上篇發端微有不同耳　上二句是虛面下六句方是正面　噫嘻二字有神　自率時下筆筆入畫　駿發二句是教其令三十里內之地徧耕亦服二句是教其令三十里內之人齊耕

振鷺

此頌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之詩也　上節美其容下節美其德而勉之　振鷺四句神致飄逸表裏澄徹一到眼便令人心爽神清三百篇中亦是罕見之作　在彼四句雖不及此節之妙然如此承接如此收煞亦到恰好處也

豐年

集傳謂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盖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黍稌為貴重之糧而亦有高廩則他糧可知矣所以萬億云云　降福孔皆又是承上二句說因烝畀洽禮而言也　正面直說而層疊不窮又是一樣格法　無他巧妙祇是一個多字說的極量而又極量耳

有瞽

此頌美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也　首節就樂師說次節就樂器說末節就樂聲說　要緊是末節然不先着上兩

節則末節亦全無妙處矣　和鳴之上着雝字可也誰料又着上個肅字奇極　贊美樂盛用先祖聽我客觀妙矣若再說先祖聽着如何歡喜我客觀着如何稱贊則又全失其妙矣

潛

集傳謂季冬薦魚季春薦鮪於寢廟之樂歌也　前四句字字傳驚異有魚之神畫亦畫不出來　此四句是以驚異其有寫魚之美下二句以神必享之寫魚之美而且說神享不正直說以享祀介福說之用筆之法無不奇妙

雝

集傳謂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首節是旁人眼中的形象下三節是武王口中的祝詞作者合而成篇絕不費一毫力氣自能成千古之妙文　未落筆前先有若干日的涵養有來二句方能自然流出也　假哉句起第三節綏我句起第四節　第三節是就生前說第四節是就沒後說末了絕不收結更比收結有情味

載見

此頌美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也　首節就其來朝頌美之下二節就助祭頌美之　求章蓋初見成王之詞也龍旂四句寫得何等精神說他外面如此却不是單說

他外面如此也　首節是開宕率見二句方纔折入正文也　以介二句是說祭主受福思皇四句又將受福歸功於諸侯　緝熙于純嘏于字妙極蓋言緝熙于純嘏之中也若作緝熙獲純嘏全失其妙矣

有客

此頌美微子來見祖廟之詩也　首章就其作來說下二節就其將去說　有客二句言不但其人修潔其馬亦白也有萋二句言不但其主敬慎其旅亦萋且也此四句不就其本身說而就其馬旅說言授二句不曰留其人而曰縶其馬薄言句不曰留之使不去而曰既去而追之左右句不曰強留之而曰綏之且不徒曰綏之而曰左右綏之篇中筆法雖不一樣却俱是加倍法耳

武

集傳謂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此其樂章也　先從武王說上去再從文王說下來雖祗二十八個字却有忽天忽地的筆勢　於皇允文俱有無限情致　爾功猶言若彼之功也爾字饒有神光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此成王除喪朝廟臣下頌美之詩也　直述成王之言以成篇絕不增益一字而情韻之悽婉異常下訪落小毖兩篇亦然豈三篇同出一手與　從自己說到武王又從武王說到文王又從文王再說到自己又從自己再說到文王武王反覆迴環一氣宛轉到底言有盡而情無盡眞孝子之言眞絕世之文也　此篇之情如失母之孺子號天呼地一般想下筆時亦不能不屢彈淚珠也　首尾兩於乎句其聲震天成王終身的事業基於此矣

訪落

此頌美成王朝廟後延訪羣臣之詩也　大意言不能學武王之治天下僅可學武王以治身耳尾後留若之何其四字作虛鋒便令人反覆諷詠咀嚼不盡矣　通篇祇兩層而每層之中又有多少層折此其所以為妙也　未堪句家字是說的國家陟降句家字是說的家庭　未堪句與以保句針鋒緊對

敬之

此頌美成王受羣臣進戒之詩也　上節是羣臣進戒之詞下節是成王受戒之詞　又是全述其君臣之詞而不增益一字　此比虞廷之都俞雖為詞費而其進言受言之意致則毫無有異也　此緝熙是昊天有成命及載見辟王兩篇緝熙之總根

小毖

此頌美成王鑒前懲後之詩也　此篇比興無端通身八句乃有五句比喻六回轉折奇妙無比　予其句上先有多少情致作頂上之虛鋒予其句下又有多少情致作尾後之虛鋒焉得不令人千徧萬徧讀之不厭千回萬回咀之不盡也耶　荓蜂集蓼等字眼生編強湊然而讀者却不覺其編湊可厭但覺其新奇可喜也

載芟

此及下篇俱似頌美王者屢致豐年之詩桓之次句可為注脚也　兩篇描寫情景繪畫聲色句句傳神筆筆入妙不惟後世之人莫能與抗即三代之時亦罕有其匹也眞眞是聖手眞眞是絕唱也　兩篇說耕種說饁饟說鋤耘說生長說收穫說祭享層層絕無有異及至從頭對看却大不相同蓋同為一事而各說一面便自然彼此迥別矣學文者若會此法學文而不事半功倍者未之有也　兩篇如出一手豈一人兩歲所作與抑兩人手筆相似與先說芟柞再說耕再說耘再說耕耘之地再說耕耘之人

再說饁饟之人再說播種再說生長再說收穫再說露積再說糧數再說酒醴再說祭祀再說燕賓再說養老再說他處再說他年　此篇比下篇僭數較多些意境較深些篇幅較長些情致較遠些然非有優有絀也乃各自文成法立耳　主伯亞旅彊以等人物覺媚依畧等情狀以及函活達傑苗麃等之生長晝亦晝不出來却俱能寫的般般樣樣無不入妙　畧耜可也覺與媚依何必如此形容即此可知好詩好文未有不向閒處着筆單就正面敷衍者　萬億以下俱是加倍說年豐與匪且三句更是加千百倍說却看不出他費一點力氣來妙絕妙絕

良耜

耜上篇在饁饟之後此篇在開首芟作與耕俱不明言而且上篇是正畧之耜此篇是旣畧之耜俶載三句兩篇一樣然上篇是在生長之前此篇是在饁饟以前饁饟上篇是就人說此篇是就器具飯食說而且上篇是婦人來送此篇是男子來送主伯等人此篇芟去笠鎛上篇所無上篇說耘在主伯以前此篇在笠鎛以下荼蓼薅朽上篇所無生長上篇與函活相連此篇與荼蓼相連而且上篇以四句言之此篇以一字了之黍稷上篇沒明言收穫上篇就穫之之人說此篇就穫之之聲說露積上篇做一句說此篇做三句說糧數上篇就數目說此篇就室說婦子寧上篇所無祭祀上篇做十句說此篇做四句說犉牡捄角上篇所無酒醴等物賓老等禮此篇俱無學者如此對看未有不當下便會作文者也　耜必曰良曰畟畟笠必曰伊糾穫必曰挃挃積必曰栗栗曰如墉曰如櫛牡必曰犉角必曰捄具見其心之細筆之閒此等皆所謂搏兎亦用全力也　以荼蓼朽起黍稷茂以開百室起百室盈如天地生成者然　續古之人是自下向上說振古如茲是從上向下說

絲衣

此頌美士之助祭者終始敬謹之詩也　首二句先給他畫出一幅圖像來連下文視濯省牲省鑊旅酬等項也都成了畫裏的境界畫裏的情事了　上五句在祭前下四句在祭後兩頭俱是實寫却將正祭夾在中間托向空際奇不奇妙不妙　絲衣二句祇就衣弁說而其人之形狀神致無不活現奇極　胡考句當加如此終始敬謹必應八字講

酌

此頌美武王之功以勉戒後王之詩也　前四句頌美武王後四句勉勵後王　前四句兩句作頓兩句作轉後四

句兩句爲母兩句爲子句句有力量而蹻蹻句爲最　是用大介句句雖短而聲極響韻極長實維爾公允師聲不響而韻亦長

桓

此似頌美周家屢獲豐年由於武王功德所致以戒後王之詩也　先以綏萬二句作冒再以天命句跌桓桓五句申明之以皇以句作收煞蓋言大兵之後宜有凶年而武王伐紂以綏萬邦乃屢獲豐年者此固由於天之命周不懈實緣桓桓之武王保有其賢士往四方去安定民人之室家其功德昭升於上天所以纔屢降豐年命其世世爲

君以代商也　保有對紂之殺戮忠良爲言也　一氣盤旋中有龍躍虎跳之氣力

賚

此似頌美後王戒勉受封諸侯師法文王之詩也　首句先就文王說我應三句再言自己師法文王時周二句方令諸侯師法文王　蓋言文王既勤勞於天下我子孫膺受其基業以爲君凡有敷布俱是繹思文王之行往求安定乎民人此時受周命爲諸侯者皆當如我之繹思文王以安定其民人也　末句繹思上着於字將平素與當下的無限深情俱傳出矣

般

此與時邁篇俱是頌美巡守之詩而時侯不同蓋彼是初巡之時此是巡畢之時耳　以於皇句作冒下六句俱是申明於皇之故皇大也　陟其三句就巡行說敷天下三句就諸侯來朝說時周之命言莫不各於方岳受周之命也　行文有詰屈之勢造句饒奇崛之致色相古極

魯頌

駉

此即牧馬之盛頌美其君善思之詩也　其事雖小而道理却極大　各章俱是上六句言其盛下二句言其致盛之由來　四章換字處俱是因韻爲言無甚淺深也　曰牡馬曰駉野曰駉者曰有曰無本句之外俱有無數虛而也　有驕等句俱可作畫圖觀未知趙子昂讀至此會拜伏否思無疆言其無事不思也無期言其無時不思也無數言其思無間斷也無邪言其思無亂雜也　思無邪似不可與論語一樣講也

有駜

此燕飲而頌勉其君之詩也　首章就初燕時說次章就終燕時說末章前四句就當下渾說後五句就後日空說　上兩章實末章虛而通篇之精神却是專注在末章耳　三于胥句一字不換上兩句却不可與末句同年而語以勉勵之神全在此句也　此篇音節饒有抑揚頓挫之致　振振二句形容如畫　以鷺比鷺羽現成極矣　此二句下以鼓淵淵接之音調絕倫　上兩章同調末章忽然變調變與不變無不佳妙

泮水

此泮宮落成而燕飲頌禱之詩也　前三章先就魯侯到泮宮燕飲頌禱後四章方就作泮宮頌禱首章先就往泮宮形容之二章再就到泮宮形容之三章方就在泮宮燕飲頌禱之四章就文武兼備頌禱之五章就獻馘獻囚於泮宮頌禱之六章就獻功於泮宮頌禱之七章八章就盡獲淮夷獻琛於泮宮頌禱之　通篇以武功爲主不重前四章重後四章難老文德等俱是陪客允文允武是上文下武之過脈此句是伊祜之根伊祜之下四章之目　明明二句又說明德是沾上不是起下　往泮宮燕飲當在後作泮宮當在前却偏顛倒過來說　前四章蒙頭蓋尾

絕不洩露作泮宮絲毫全是爲旣作句留勢　平淮夷等事樣樣說的活現却無一句不是虛想詞雖涉於夸大却未嘗不是絕世佳文也　旂茷鸞噦小大從公等不但景象寫的活現將其人民歡暢之情狀無不傳出矣　四五六章俱是賦體末章忽然變換腔調用比興分外精采

閟宮

此因僖公新修祖廟而頌禱之詩也　此篇夸大與上篇畧同　前八章說僖公祭祀受福末章說祭祀受福由於作廟之順民心　因作廟方祭祀因祭祀方受福末章本應在前八章之上嫌其格局猶人故顛倒過來說　欲說

僖公先從姜嫄說到后稷又從後稷說到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是推上了多少層去說敘僖公之受福既曰后帝后稷降福又曰周公皇祖亦福既曰俾爾熾昌壽臧又曰俾爾昌熾壽富既曰俾爾昌熾壽富又曰俾爾昌大耆艾既曰俾爾昌大耆艾又曰錫嘏眉壽既曰錫嘏眉壽又曰受祉黃髮兒齒而且既曰膺戎狄懲荊舒又曰有龜蒙荒大東至海邦同淮夷既曰有龜蒙荒大東至海邦同淮夷又曰保晃繹荒徐宅至蠻貊及南夷是推出多少層去說　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俱明敘出來而王季成王却俱在暗處　首章可作一篇后稷傳讀次章可作

一篇諸王合傳讀三章至八章可作一篇僖公傳讀　敘后稷諸王語言雖少却俱是實事敘僖公語言雖多却俱是虛語　奄有下國是說封邰奄有下土是說有天下教民稼穡是有天下之老根也　將說僖公先以周公莊公二句以其爲正主故特筆出之也　祭祀說兩番先渾說後詳言也　享以騂犧單頂皇祖后稷說后帝不在其中也　說受福雖亂雜而文勢却是一層開濶給一層　作廟語雖不多而取材之區處造作之方法造成之形像及監造者之姓名與夫舉國之民情無不詳備矣

商頌　商頌比周頌魯頌文筆更簡古聲韻更洪大氣象更嚴毅

那

集傳謂此祀成湯之樂歌也　前三節就作樂說第四節就行禮說末節雙承之以告神　用猗與發端便見思其居處笑語等項匪伊朝夕矣此其所以奏假思成也　奏假作進而感格講爲是　於赫二句是就作樂者口中贊其樂我客二句是就助祭者心中贊其樂　於赫二句是大聲疾呼以告神其響振耳　自古在昔雖是疊牀架屋却自古致　溫恭二句說古人不說湯孫非沒說也用作虛鋒耳　顧予二句又是大聲疾呼以告神明然却是用

湯孫口氣與於赫二句迥別也　此二句其情之眞摯聲之響亮眞可以上徹青天下達黃泉令陳死人心動神應也　此二語固然絕佳然不着在末了而着在別處亦不能如此之妙也

烈祖

集傳謂此亦祀成湯之樂　上篇是就禮樂說此篇是就誠敬說　三無疆句上下相應　首節先渾說申錫無疆作冒次節言其誠敬能化與祭之人無爭必應令其黃耉無疆是一申錫三節言其誠敬能得諸侯假享上天降康必應降福無疆又是一申錫然雖如此黃耉降福句是憑

空議論末節呼籲神顧方是欲神眞個令其黃耇無疆眞
個降福無疆也　開首曰嗟嗟便將通身所言虛含在內
矣　及爾斯所謂及其祭祀之處也　亦有二句蓋言羹
定之時方陳列祭品以行禮非單進和羹一品也　我受
命溥將言諸侯之聽受王命者廣大謂能合萬國之歡心
以承祭祀也　自天二句謂能感格天心以致降康也
顧予二句與上篇一樣而不一樣上篇是顧其禮樂此篇
是顧其誠敬

玄鳥

序謂祀高宗也　首節先就契湯開創說後四節方就武

丁中興說　玄鳥曰天命奇極　不曰生契而曰生商奇
極　呼上帝曰古帝奇極　商之三句言契湯所受之命
不至危殆者由其有武丁爲之孫子也　下三節正是指
陳其不殆之事實　武王謂湯也言武丁於湯之所行無
不勝任也　龍旂二句就諸侯之服言其勝任邦畿三句
就土地之闊言其勝任四海三句再就諸侯土地一總言
其勝任殷受句契湯武丁一總收束百祿是何再歸結到
主祭者身上　就武湯武王之稱謂合諸篇之言語看之
亦可見其生平之性情及當日之措施矣

長發

此祀成湯而以伊尹配享之詩也　前兩章就其祖先說
末章就其臣說中間四章就其本身說　通篇節次共有
五層帝立子生商一層海外有截兩層帝命式九圍三層
伐桀四層敘伊尹五層　濬哲頂上先有商之明王不止
一人商之發祥不自湯始數語作虛鋒故一下筆便如此
云云也　禹敷三句非閒話也蓋言其時正是用人敷教
之時也　有娀句因其女足當帝命生商故謂之方將也
立子謂立有娀之女子爲帝嚳之妃也生商如上篇生
契講爲是　遂視既發謂即其所示之時已經發而應之
矣言民人之從化甚速也　有截謂截然齊一同心歸向

也　海外是加倍形容也　九州變文曰九圍神似一幅
天下地理圖　贅疏謂爲贅旒之緣也駿龐謂爲駿龐以
負載乎下國也贅旒是比的下國駿龐是比的湯比喻俱
令人再想不到　載旆秉鉞絕妙一幅圖像　如火莫遏
畫亦畫不出來　以苞蘖比桀與三國又是令人意料不
到　如火二句是就本面形容苞有三句是就對面形容
章顧二句是兩面合起來實敘　中業震業似指太甲顚
覆典型天子降卿士謂太甲降心於伊尹也　伊尹相太
甲之功大於相湯故特舉之　左右商王謂其相湯伐桀
以應上章也

殷武

此高宗廟成歌以祭祀之詩也　一章就其伐楚說二章就其責楚說三章就諸侯畏服說四章就天降之福說五章就其表正四方說六章就其新修之廟說　殷武着撻彼二字荆楚上着奮伐二字千載下人開卷讀之尙有不寒而慄之意采入三句包括子多少軍務五句二十字敵得史遷數十卷史記又敵得吳道子若千軸畫像奇妙無比　湯孫之緒言湯孫能纘其先人之緒如此也　商邑妙言在我肘腋之間耳　昔有五句又祇單就成湯說留着自己一面做虛筆　稼穡匪解着在此處不類不倫然

而却極妙蓋言不唯不敢背畔稼穡亦不敢懈也　說天降之福不就其本身實說却以空論出之　聲靈以赫赫濯濯形之並當時畏其聲靈者之情狀無不畫出矣　壽考句說畢他一世不肯住筆還要說到後生還要說到他保後生且不但如此而已還要說到爲他立廟還要說到他入廟還要說到他入廟孔安總是要極量而又極量直到無可極的田地而後已焉耳　說立廟與閟宮末章大同小異豈勦襲乎此章與抑情與相遭無心暗合[illegible]此對看究不若此章之安閒從容也

詩考異補二卷

〔清〕嚴蔚撰

清乾隆二酉齋刻本

詩考異序

漢書藝文志於詩首列魯齊韓三家載其傳說甚備末乃附以毛詩而為之傳者惟一種其學甚微蓋三家皆列於學官毛氏未得立故也後漢之初立

王二

十四博士詩亦不過三家毛學仍未得立直至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予嘗慨夫經典之廢興蓋有數焉存乎其間雖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而亦不可以是

非為憑也傳者未必皆是亡者未必皆非傳者未必皆非亡者未必皆是何以言之蓋謂是者必傳非者必亡則逸書二十四篇逸禮三十九篇此古帝王及周公所制夫子所定脫秦火之阨復出人

王二

間乃其後仍致澌滅而王弼易注之妄皇甫謐古文之偽反得大顯此之謂傳者未必是亡者未必非也蓋謂是者必亡非者必傳則毛詩左傳之在兩漢其彰也遠在魯齊韓公穀下毛詩出於

子夏左傳出於左丘明家以多
直識古如劉子駿方爲〻憤
惋不平乃其後左氏卒能與公穀
並行魯齊韓且以毛詩〻行
而遂廢此〻謂傳者未必皆非亡
者未必皆是也雖然三家固不及
毛氏矣要之其出亦古零落可
憫好事者蒐而垂存之不亦可
乎嚴生穀人年少俊才篤志窮
經鍾厚齋思菴兩家爲之輯補
識足以備參訂拔裒緒矣抑古注
之亡而可惜者易書左傳也易有李
鼎祚集解及惠定宇易述又有江藩
補遺書有江聲之集注音疏及鄭
著後案似無憾矣惟左傳古注
盡佚獨存杜預其有言補〻乎
佗日成予尚能爲生序之
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
史官王鳴盛西莊氏題時年
六十有四

詩攷異補敘

詩有魯齊韓毛四家魯申公傳魯詩齊轅固傳齊詩燕韓嬰傳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課弟子傳毛詩者則大毛公亨小毛公萇也其詩獨後出未列學官故禮記引彼都人士云云先儒或以為逸詩為諸家之詩當各有淵源蓋皆出于七十子毛詩則毛公自言傳自子夏斯則於子所偁可與言詩者也其傳尤得其真矣今三家詩皆亡其軼時時見于它說而毛詩獨存焉以今攷之並以闕聞箋誅韓以芣苢為傷夫有惡疾者以漢漢為衛宣姜之作是其本始皆不同于毛者其文字亦參畫一故周秦間傳記諸子及兩漢諸儒引詩輒與毛詩異傳記諸子三家之所從出也漢儒所引大半是三家也此其所以異者也南宋王厚齋采輯其異文為詩攷

國朝嚴思闇先生纂讀詩質疑四十六卷內有攷異一卷蓋敘王書而譖廣之者今思闇之從曾孫豹人者好學敦承多聞淹貫讀其於曾王父之毛詩攷異嫌其未備從而補之猶恐有註漏就質于予且屬為敘予繙閱其書凡予所知者靡不具焉予所未知者且不一而足焉椅斷可謂博矣而了問敘于寡陋之予何謙沖若此乎不能辭其下問之誠謹書此以弁其書首

乾隆卌有九年歲陽閼逢陰執徐圉涂月桼

己江聲叔澐是篆

詩考異補上

宋王厚齋嘗采羣書中引用韓詩毛詩異者幷他家異文及逸詩作詩考勤矣惜蒐羅未富尚多挂漏曾伯祖思菴先生實甚好古留心經學歸田後撰讀詩質疑四十六卷內考異一卷葢亦廣王氏之意而爲之者也薮夙承家學頗饒異聞有在厚齋所未收而先生所失錄者不忍聽其遺忘依次補入可見毛詩異文散見於古帙者尚多有之所望信古君子補其未備則薮所厚幸也

東吳嚴薮

國風

關雎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引詩作君子好仇釋文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補 參差荇菜　說文解字木部引詩曰槮差荇菜

葛覃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作服之無射

補 卷耳我馬虺隤　釋文虺說文作瘣隤說文作頽案說文解字未引此句幷無瘣字

補 我姑酌彼金罍　說文解字夂部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从乃从夂詩曰我夃酌彼金罍漢書文三王傳注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葢刻爲山雲雷之象

補 樛木　釋文樛馬融韓詩本竝作朻

補 葛藟縈之　說文解字艸部䕼艸旋皃也詩曰葛藟䕼之

螽斯詵詵兮　釋文詵說文作辡

桃夭　釋文夭說文作枖木少盛皃（薮按又女部引詩曰桃之妖妖妖女子笑皃从女芺聲）

兔罝施于中逵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中馗馗中設九交之道也

漢廣不可休息　釋文休息本或作休思正義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宋王應麟詩考云韓詩作不可休思

補 江之永矣　說文解字永部羕長水也詩曰江之羕矣

汝墳　讀詩記爾雅汝爲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爲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濆也

惄如調飢　釋文韓詩作愵（薮案毛詩疏从水作溺是譌）

補 魴魚赬尾　說文解字赤部䞓赤色也詩曰魴魚䞓尾

王室如燬　詩考薛君章句作如焜

采蘋南澗之濱　讀詩記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補 于以湘之　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鬺亨上帝小顏云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

甘棠蔽芾甘棠　韓詩外傳作蔽茀 補 漢張遷碑又作蔽沛碑云蔽沛棠樹

勿翦勿伐　釋文翦韓詩作剗漢書作鬋（薮案毛詩疏剗譌作箋）

補召伯所茇　說文解字广部废舍也詩曰召伯所废
補召伯所說　爾雅注引詩曰召伯所稅
補羔羊委蛇委蛇　釋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摽有梅　釋文梅詩作楳孟子注作莩有梅莩零落也
補小星寔命不同　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
江有汜　讀詩記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亦作洍蓋
古爲洍後世譌也
何彼襛矣　釋文襛韓詩作茙
補騶虞于嗟乎騶虞　文選東京賦注引劉芳詩義疏
曰虞或作吾
補柏舟如有隱憂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韓詩曰耿
耿不寐如有殷憂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後漢書
朱穆傳注載絕交論曰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補寤辟有摽　說文解字日部晤明也詩曰晤辟有摽
爾雅音義辟宜作擗詩云寤擗有摽
胡迭而微　釋文迭韓詩作戜戜常也
補燕燕瞻望弗及　後漢書皇后紀注作瞻望不及
補以勗寡人　禮坊記引詩曰以畜寡人
日月報我不述　文選注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補終風終風且暴　說文解字水部瀑疾雨也詩曰終
風且瀑
補悠悠我思　爾雅音義儵儵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
我思

曀曀其陰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墷墷其陰章句曰
天陰塵也
補擊鼓擊鼓其鏜　說文解字鼓部鼞鼓聲也詩曰擊
鼓其鼞
于嗟洵兮　釋文洵韓詩作夐夐遠也
凱風睍睆黃鳥　太平御覽作簡簡黃鳥
雄雉悠悠我思　說苑作遙遙我思
匏有苦葉深則厲　釋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
濟盈不濡軌　釋文軌依傳意音犯按說文軌車轍也
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
雝雝鳴雁　鹽鐵論作雝雝鳴鳱
谷風黽勉同心　文選注密勿同心

補湜湜其沚　說文解字水部引詩曰湜湜其止
補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左傳太叔文子引詩曰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表記引詩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匍匐救之　家語檀弓並作扶服救之蔵案家語是王肅僞造思菴公
所采外尚有數條蔵槪不敢錄入
不我能慉　讀詩記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
慉說文亦然
補既詒我肄　釋文肄爾雅作勩
補式微胡爲乎中露　列女傳中露作中路
旄丘流離之子　爾雅注作留離之子
簡兮碩人俁俁　釋文俁俁韓詩作扈扈美貌
泉水毖彼泉水　釋文毖韓詩作秘說文作䀣直視也

飲餞于禰　釋文禰韓詩作坭（補）儀禮士虞禮鄭注引
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儀禮音義禰劉昌宗本作
泥疑卽式微詩泥中之泥
（補）北門室人交徧摧我　摧韓詩作讙讙就也說文解
字人部催相擣也詩曰室人交徧催我
北風其虛其邪　正義其邪爾雅作其徐
靜女靜女其姝　讀詩記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
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僾仿佛也（補）說
文解字衣部袾好佳也詩曰靜女其袾郭解方言引
詩曰薆而不見薆蔽也
搔首踟躕　文選注作搔首蹢躅薛君曰蹢躅躑躅也
（補）新臺新臺有泚　說文解字王部玼玉色鮮也詩曰

新臺有玼
（補）燕婉之求　說文解字目部睍目相戲也詩曰睍婉
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釋文洒韓詩作漼鮮貌浼浼韓
詩作浘浘盛貌
得此戚施　說文作得此𪓰䵴
（補）柏舟髧彼兩髦　說文解字髟部䰈髮至眉也詩曰
䰈彼兩髳釋文引說文作髳德明必不至如此之謬
或傳錄使然耳
實維我特　釋文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補）牆有茨　說文解字艸部薺蒺黎也詩曰牆有薺
（補）中冓之言　漢書注中冓作中篝

不可詳也　釋文詳韓詩作揚
君子偕老鬒髮如雲　說文作㐱髮如雲
（補）玉之瑱也　說文解字王部引詩也作兮
（補）是紲袢也　說文解字衣部褻私服詩曰是褻袢也
（補）邦之媛也　釋文媛韓詩作援援取也也說文解字
女部引詩作兮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讀詩記奔奔左傳作賁賁彊彊
表記作姜姜
（補）蝃蝀　詩疏爾雅作螮蝀
淇奧綠竹猗猗　釋文竹韓詩作薄薄篇筑也石經同
（補）綠禮大學說文解字並作菉
有匪君子　詩攷匪韓詩作邲邲美也

赫兮咺兮　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補）咺禮大學作
喧說文解字心部愃寬嫺心腹皃詩曰赫兮愃兮
（補）終不可諼兮　禮大學作終不可諠兮
（補）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說文解字王部琇玉之次石
者詩曰充耳琇瑩骨部䯠骨擿之可會髮者詩曰䯠
弁如星
考槃考槃在澗　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補）永矢弗諼　漢平輿令薛君碑曰永矢不愃
碩人之薖　釋文薖韓詩作過過美貌
碩人衣錦褧衣　釋文褧說文作檾枲屬也（補）列女傳
又作絅衣
（補）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篇引詩曰覃公維私

菡如瓠犀　爾雅注作瓠棲
補 螓首蛾眉　說文解字頁部䫄好皃从頁爭聲詩所謂䫄首
補 施罛濊濊　說文解字水部濊礙流也从水薉聲詩曰施罟薉薉又大部奯字注云讀若詩施罟濊濊
鱣鮪發發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釋文發韓詩作鱍說文作鮁孽韓詩作钀長貌朅韓詩作桀健也
氓泣涕漣漣　楚辭章句作波涕漣漣
體無咎言　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坊記亦作履
信誓旦旦　釋文旦旦說文作悬悬
補 芄蘭芄蘭之支　說文解字艸部引詩作芄蘭之枝
垂帶悸兮　釋文悸韓詩作萃垂貌
補 能不我甲　釋文甲韓詩作狎
河廣曾不容刀　釋文刀說文作舠
伯兮焉得諼草　釋文諼說文作藼讀詩記董氏曰諼草韓詩作萱草 蕙案此條止就釋文所記諼字之異錄入未將本書勘對說文解字艸部引詩曰安得藼艸
有狐有狐綏綏　詩攷綏綏齊詩作夕夕
黍離彼黍離離　說文作穲穲
補 君子于役　文選注作君子行役
補 羊牛下來　文選注作牛羊下來
補 君子陽陽左執翿　說文解字羽部翿所以舞也从羽𣪘聲詩曰左執翿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說文作灘其乾矣

兎爰雉離于罦、罦說文作罬覆車网也
補 逢此百凶　文選注百凶作百殃
大車毳衣如菼　詩攷菼說文作緂
補 毳衣如璊　說文解字毛部𣯫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𣯫虋禾之赤苗也詩曰毳衣如𣯫
補 大叔于田襢裼暴虎　說文解字肉部膻肉膻也詩曰膻裼暴虎
清人二矛重喬　釋文喬韓詩作鷸
左旋右抽　釋文抽說文作搯搯者拔刃以習擊刺也 蕙案毛詩疏搯从臽作搯譌
羔裘彼其之子　讀詩記董氏曰彼其韓詩作彼已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舍命不偷

補 遵大路無我魗兮　說文解字攴部𣀔棄也詩曰無我𣀔兮
補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說文解字艸部蕣木堇朝華暮落者詩曰顏如蕣華
補 褰裳褰裳涉洧　漢費鳳別碑曰褰裳而涉洧
東門之墠有踐家室　詩攷韓詩作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
風雨風雨淒淒　詩攷說文作湝湝
子衿子寧不嗣音　釋文嗣韓詩作詒詒寄也
補 挑兮達兮　說文解字又部叏滑也詩曰叏兮達兮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　詩攷綦說文作綥 蕙案說文解字糸部作綥綥帛蒼艾色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厚㠯作䋙疑寫譌

聊樂我員　釋文員韓詩作魂魂神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漙按呂氏
字林作霮
【補】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　說文解字水部溍水出鄭
國从水會聲詩曰溍與洧方渙渙兮溍刻本作溱據
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溱水與鄭無涉學者仍
譌襲舛無有從而釐正者此曷已故不讀說文耳渙
渙釋文引說文云作汎汎案說文亦作渙渙且汎與
蕳觀不叶陸氏譌也韓詩作洹洹漢書地理志作灌
灌
洵訏且樂　釋文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
還子之還兮　釋文還韓詩作嫙嫙好貌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子之營兮
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
嶩山名也
並驅從兩肩兮　肩說文作豣豣三歲豕肩相及者
揖我謂我儇兮　釋文儇韓詩作婘婘好貌
【補】東方之日東方之日兮　文選宋玉神女賦注顏之
推秋胡詩注引韓詩並無兮字
南山衡從其畝　釋文從韓詩作由東南耕曰橫南北
耕曰由
【補】甫田婉兮孌兮　說文解字女部𡢃順也詩曰婉兮
𡢃兮
盧令令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泠泠說文作獜獜

敝笱其魚唯唯　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補】載驅齊子豈弟　爾雅作愷悌
【補】猗嗟清揚婉兮　玉篇䁱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
揚䁱兮
舞則選兮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舞則纂兮言其舞則
應雅樂也
四矢反兮　釋文反韓詩作變
【補】葛屨摻摻女手　說文解字手部攕好手皃从手韱
聲詩曰攕攕女手文選古詩十九首注韓詩云纖纖
女手薛君曰纖纖女手之皃
好人提提　楚辭章句作媞媞
【補】宛然左辟　說文解字人部僻避也詩曰宛如左僻

【補】維是褊心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維作惟
【補】園有桃其誰知之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句無其字
知字下之字上闕一字
【補】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字
下曰字上有一字今闕
【補】夙夜無已上慎旃哉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無作毋
上作尚
【補】猶來無死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無作毋
【補】伐檀河水清且漣猗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猗作兮
【補】不稼不穡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穡作嗇
【補】坎坎伐輻兮　春秋繁露引此句無兮字
坎坎伐輪兮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坎坎作欿欿

補河水清且淪猗　猗說文作漪
碩鼠三歲貫女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作三歲宦女
補樂土樂土　新序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補蟋蟀　釋文蟀說文作䗉
補山有樞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樞作蓲
補何不日鼓瑟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何作胡
揚之水素衣朱繡　郊特牲疏魯詩云素衣朱綃
補綢繆見此粲者　釋文粲字林作㛑毛詩疏作㛑疑是傳寫之譌
補杕杜獨行睘睘　詩攷文選注並作獨行煢煢
有杕之杜噬肯適我　釋文噬韓詩作逝逝及也

生于道周　釋文周韓詩作右
補車鄰寺人之令　釋文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補駟鐵輶車鸞鑣　說文解字車部引詩鸞作鑾金部鑾字注云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
載獫歇驕　說文作載獫猲獢
補小戎鋈以觼軜　說文解字車部引詩曰渋以觼軜
厭厭良人　列女傳作愔愔良人
終南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沰沰赭也
補黃鳥子車奄息　子車左傳作子輿
補晨風鴥彼晨風　晨風說文解字鳥部作鷐風
補隰有樹檖　說文解字木部檖羅也从木㒸聲詩曰隰有樹檖
補無衣與子同澤　釋文澤說文作襗云袴也
補東門之枌穀旦于差　釋文韓詩作穀旦于嗟
市也婆娑　釋文婆說文作媻
衡門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作可以瘵飢說文瘵治也石經亦作瘵
墓門歌以訊之　釋文訊又作誶楚詞章句作誶予不顧廣韻六至部中有誶字亦引詩作歌以誶至
補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後漢書地理志　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邛有旨苕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　釋文美韓詩作娓娓美也

補邛有旨鷊　說文解字艸部虉綬也从艸鷊聲詩曰邛有旨虉是
月出佼人僚兮　釋文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佼人懰兮　釋文懰埤蒼作嬼嬼妖也
勞心慘兮　顧炎武詩本音云五經文字作懆
澤陂有蒲與荷　正義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補傷如之何　郭璞爾雅注引魯詩曰陽如之何
補碩大且儼　說文解字女部引詩曰碩大且㜝
素冠棘人欒欒兮　讀詩記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補欒欒說文解字肉部臠臞也詩曰棘人臠臠兮高誘呂覽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

隰有長楚猗儺其華　楚詞章句作旖旎其華
匪風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作中心制兮
【補】溉之釜鬵　說文解字手部摡滌也从手既聲詩曰摡之釜鬵
蜉蝣衣裳楚楚　釋文楚楚說文作䵰䵰云會五綵鮮色也
【補】蜉蝣掘閱　說文解字土部堀突也从土屈省聲詩曰蜉蝣堀閱
候人何戈與祋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樂記引詩亦作綴綴表也
【補】彼其之子　左傳作彼已之子表記作彼記之子
【補】薈兮蔚兮　說文解字女部嬒女黑色也从女會聲

詩曰嬒兮蔚兮
鳲鳩其儀一兮　讀詩記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其弁伊騏　釋文騏說文作璂弁飾也讀詩記周弁師注鄭引詩作綦
七月一之日觱發　讀詩記董氏曰觱發說作畢泼蔽茶　釋文觱引說文作畢譌
二之日栗烈　釋文栗烈說文作颲颲
【補】四之日舉趾　漢書食貨志引詩趾無足傍从足者非古字後人增之也
曰爲改歲　釋文曰爲漢書作聿爲
六月食鬱及薁　詩攷薁說文作蘡
黍稷重穋　釋文重又作種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又作稑
【補】三之日納于凌陰　說文解字仌部滕仌出也从仌朕聲詩曰納于滕陰釋文引說文作滕陰毛詩疏作滕陰此皆傳寫譌舛未經釐正故耳
【補】鴟鴞迨天之未陰雨　說文解字隶部隸及也詩曰隸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　釋文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㭘桑皮也
予維音嘵嘵　詩攷說文作唯予音之嘵嘵
【補】東山零雨其濛　說文解字雨部霝雨零也从雨㗊聲象零形詩曰霝雨其濛王逸楚辭注濛作蒙云盛皃

熠燿宵行　詩攷說文作熠熠宵行
【補】鸛鳴于垤　說文解字雈部雚小爵也詩曰雚鳴于垤
烝在栗薪　釋文栗韓詩作蓼衆薪也
【補】皇駁其馬　爾雅注作騜駁其馬
破斧四國是皇　讀詩記齊詩作四國是匡
【補】狼跋載疐其尾　說文解字足部躓跲也詩曰載躓其尾

詩考異補上終

小雅

補鹿鳴視民不恌　左傳臧武仲引詩曰視民不佻服虔曰視民不偷薄

補君子是則是傚　左傳仲尼引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徐幹中論亦作效

補嘉賓式燕以敖　徐幹中論作式宴

四牡周道倭遲　文選注作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作郁夷顏注言使人乘馬行于此道也

嘽嘽駱馬　詩考說文作痑痑駱馬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　國語作莘莘征夫楚詞章句作

侁侁征夫

補六轡如絲　墨子尚同中篇引詩曰我馬維駱六轡若絲

常棣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夫栘藝文類聚夫栘之華萼不韡韡

脊令在原　讀詩記脊令爾雅作鶺鴒

外禦其務　左傳作外禦其侮

補飲酒之飫據說文解字从食芺聲爲正　左太沖魏都賦注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

補和樂且湛　禮中庸引詩作和樂且耽

伐木伐木許許　讀詩記董氏曰許許說文作所所言伐木聲也

補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說文解字夊部𡕹𡕹舞也樂有章詩曰𡕹𡕹舞我士部壿士舞也詩曰壿壿舞我

天保吉蠲爲饎　讀詩記董氏曰周官蜡氏注蠲如吉圭惟饎之圭韓詩作吉圭惟饎周禮疏大戴禮注作絜蠲爲饎

禴祠烝嘗　禮記注作礿祠烝嘗

補如月之恆　說文解字二部引詩曰如月之𠄨𠄨古文恆同字而異文也

采薇彼爾維何　釋文爾說文作薾薾華盛也

出車我出我車　荀子作我出我輿出車彭彭史記作出輿彭彭

杕杜檀車幝幝　釋文幝韓詩作緂

補魚麗物其旨矣　荀子大略篇引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補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說文解字奐部鯙字注曰烝然鯙鯙雖無詩曰二字實引此文也

補蓼蕭令德壽豈　石壁左傳注作壽凱

湛露厭厭夜飲　厭厭釋文韓詩作愔愔和悅貌補說文解字心部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

菁菁者莪　文選注作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

六月我是用急　詩本音鹽鐵論引詩作我是用戒

采芑伐鼓淵淵　讀詩記董氏曰淵淵崔靈恩集注作鼘鼘

補振旅闐闐　說文解字口部嗔盛气也詩曰振旅嗔

嗔

嘽嘽焞焞　漢書劉歆毀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

車攻東有甫草　後漢書注韓詩云東有圃草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草茂也

補 搏獸于敖　東京賦作薄狩于敖水經注引詩同

助我舉柴　詩攷柴說文作𢭏

吉日既伯既禱　詩攷說文作既禡既禂蔽案說文解字禂字在示部毛詩疏同釋文从衣詩考从禾並譌

麀鹿麌麌　釋文麌說文作噳云麋鹿群口相聚也

其祁孔有　爾雅疏祁作麎麎麋牝也

補 儦儦俟俟　說文解字人部俟下引詩曰伾伾俟俟注云有力也文選注作駓駓騃騃薛君章句趨曰駓

行曰騃

庭燎鸞聲噦噦　讀詩記說文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

鶴鳴可以爲錯　詩攷錯說文作厝

補 鶴鳴于九皐　風俗通聲音篇引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補 祈父　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漢楊著碑作頎甫

白駒在彼空谷　詩攷韓詩作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我行其野不思舊姻　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干約之閣閣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

格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釋文棘韓詩作朸朸隅也革韓詩作䩭云翅也蔽考䩭字釋文毛詩疏並从革从力此引从羽疑是抄寫之譌

補 朱芾斯皇　白虎通紼冕篇引詩曰朱紼斯皇室家君王案說文解字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葱衡从巾象其連帶之形朱芾之芾當從許氏作市或從篆文作韍詩作芾譌白虎通作紼假借字耳

載衣之裼　釋文裼韓詩作禘齊人名小兒被爲禘說文禘褓也詩曰載衣之禘

補 節南山　左傳賦節之卒章杜預曰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憂心如惔　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𤈦小熟也

補 天方薦瘥　說文解字田部㽨殘田也詩曰天方薦㽨

天子是毗　荀子作天子是庳

補 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作卑民不迷

補 不弔昊天　漢夏承碑昊天作皓天碑云皓天不弔殲此良人

補 昊天不傭　釋文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正月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詩攷蹐說文作趚

補 胡爲虺蜴　說文解字虫部蜥易也詩曰胡爲虺蜥

釋文蜴又作蜥螈也

寧或滅之　漢書作能或滅之

補褎姒威之　左傳叔向引詩曰褎姒滅之
補亦孔之炤　禮中庸炤作昭
洽比其鄰　左傳作協比其鄰
補佌佌彼有屋　說文解字人部佌小皃詩曰佌佌彼
有屋
蔌蔌方有穀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轂顏注詩小
雅速速方穀毛萇注速速陋也韓詩亦作轂謂小人
乘寵方轂而行也
補天夭是椓　後漢書蔡邕傳作夭夭是加
十月之交日月告凶　漢書劉向引詩曰日月鞫凶
補　震電　王逸楚辭注爗電貌也詩曰爗爗震電
番維司徒　釋文番韓詩作繁

補家伯冢宰　康成周禮注引詩作家伯維宰唐石壁
詩經同
豔妻煽方處　漢書谷永傳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補說文解字
人部傓熾盛也詩曰豔妻傓方處
黽勉從事　漢書劉向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
讒口囂囂　釋文韓詩作謷謷劉向引詩亦作謷謷蔽案
釋文引韓詩作謷謷此引从口恐是筆譌
噂沓背憎　釋文噂說文作僔聚也蔽案噂作僔許慎之前已然左傳僖
十五年韓簡引詩曰僔沓背憎
悠悠我里　詩攷爾雅音義悠悠作攸攸讀詩記董氏
曰里顧野王作𤺄病也

雨無正淪胥以鋪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痡
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漢書叙傳曰嗚呼史
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顏師古曰薰
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補周宗旣滅　左傳叔孫昭子引詩曰宗周旣滅
補莫知我勩　左傳叔孫昭子引詩作莫知我肄
聽言則答　詩本音答新序漢書皆作對
小旻謀猶回遹　詩攷韓詩作謀猷回泬文選注作謀
猶廻穴蔽考釋文引韓詩作回駃此引作回泬是傳書者因其字體相似而魯魚之耳
潝潝訿訿　漢書作歙歙荀子作噏噏呰呰補說文解
字言部引詩曰翕翕訿訿
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作是用不就

民雖靡膴　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鹽鐵論作不可暴虎不敢憑河
戰戰兢兢　左傳作戰戰矜矜
補小宛念昔先人　董子繁露引詩作念彼先人
補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說文解字虫部螟蠕桑蟲也
蠕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
曰螟蠕有子蠕蠃負之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釋文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
詩作犴云鄉亭亭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漢書作小卞
惄焉如擣　釋文惄韓詩作疛
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作萑葦淠淠

譬彼壞木　說文作瘣木
補尚或墐之　說文解字歺部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
補巧言僭始既涵　釋文涵韓詩作減減少也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漢書注作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補說文解字大部引詩曰戴戴大猷
躍躍毚兔　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趯趯毚兔注韓嬰章
句曰趯趯往來貌
補居河之麋　爾雅注麋作湄
補既微且尰　說文解字尢部尰脛气足腫詩曰既微
且尰
何人斯我心易也　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巷伯萋兮斐兮　說文緀白文貌詩曰緀兮斐兮
哆兮侈兮　說文鉹兮哆兮鉹曲也一曰鬵鼎
緝緝翩翩　詩攷說文作咠咠幡幡
補蓼莪　漢衡方碑蓼莪作蓼儀（碑云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
曾峻碑蓼莪作蓼義（碑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
缾之罄矣　說文窒空也詩曰缾之窒也
補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黑
子兼恚下篇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
平不黨不偏（以上毛詩選）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
履小人之所視孟子引詩亦作周道如厎
補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荀子宥坐篇引詩曰眷焉顧
之潸然出涕後漢書劉陶傳引詩又作眷然顧之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楚詞章句作苕苕公子行彼周
道補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云往來貌
補哀我憚人　憚人爾雅注作癉人
鞙鞙佩璲　爾雅疏作琄琄
補跂彼織女　說文解字匕部跂頃也从匕支聲匕頭
頃也詩曰跂彼織女今本作跂案足部跂足多指也
音詛皆異不可混一但跂之譌而為跂其來尚矣陸
德明知跂之譌引說文跂字以正俗乃後人又寫釋
文之跂為岐眞所謂一譌再譌也
補四月亂離瘼矣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韓詩曰亂
離斯莫爰其適歸
補匪鶉匪鳶　說文解字鳥部鷻雕也鳶鷙鳥也詩曰
匪鷻匪鳶

補北山溥天之下　左傳孟子荀子並作普天之下
或盡瘁事國　左傳晉伯瑕引詩曰或憔悴事國
無將大車祇自疷兮　詩本音宋劉彝曰疷當作痻病
也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字者皆省而為氏今人
書昏作昬猶其遺法也（葳案疷劉彝臆改痻以韻塵說文無痻字其說不可從）
補小明自詒伊戚　左傳戚作慼杜預曰慼憂也
補靖共爾位　帝堯碑靖共作竫恭
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
以南靺任朱離注毛詩無靺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
之詩也
楚茨楚楚者茨　楚詞章句茨作薋禮記作薺

祝祭于祊　詩攷祊說文作鬃

苾芬孝祀　文選注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

信南山維禹甸之　詩攷周禮疏韓詩作惟禹敶之

畇畇原隰　詩攷周禮疏韓詩作㽦㽦原隰

既優既渥　讀詩記優說文作瀀澤多也

補取其血膋　說文解字肉部膫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膫

甫田倬彼甫田　釋文倬韓詩作箌箌卓也補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引詩曰倬彼碩田歲取十千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詩云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補萬壽無疆　漢白石神君碑作萬壽無畺

大田以我覃耜　爾雅注作剡耜

補不稂不莠　釋文稂說文作蓈云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

補去其螟螣　說文解字虫部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者即生螟蟘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詩曰去其螟蟘漢孫叔敖碑亦作螟蟘碑云野無螟蟘唐公房碑又作螟蟘碑云去其螟蟘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釋文渰漢書作黤董氏曰韓詩作有弇凄凄呂氏春秋作有晻凄凄興雲祁祁補漢書食貨志漢無極山碑並作興雲祁祁

補瞻彼洛矣韎韐有奭　白虎通爵篇引詩奭作赩

補桑扈兕觥其觩　左傳甯惠子引詩曰兕觵其觩

彼交匪敖　漢書五行志詩曰匪儌匪傲顏注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補左傳甯惠子引詩敖本作傲

補頍弁蔦與女蘿　漢費鳳別碑作蔦與女蘿

先集維霰　爾雅注作先集維霓

樂酒今夕　楚詞章句作樂酒今昔

補高山仰止　說文解字匕部卬望欲有所庶及也从匕从卪詩曰高山卬止

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作景行行之補三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

以慰我心　釋文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營營青蠅止于棥補史記東方朔傳引詩曰止于蕃論衡又作藩

補讒人罔極　史記東方朔傳引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賓之初筵威儀反反　釋文反韓詩作昄善貌

補威儀怭怭　說文解字人部佖威儀也詩曰威儀佖佖

補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曰仄弁之俄女部引詩曰屢舞姕姕

補采菽又何予之　白虎通考黜篇引詩曰又何以與之玄衮及黼

補觱沸檻泉　說文解字水部濫氾也詩曰畢沸濫泉

補彼交匪紓　荀子勸學篇引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
予
補萬福攸同　左傳魏絳引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平平左右　左傳魏絳引詩曰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
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
文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補天子葵之　爾雅注作天子揆之
福祿膍之　釋文膍韓詩作肶
補角弓騂騂角弓　說文解字角部觲用角低仰便也
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
補民胥傚矣　左傳叔向引詩傚作效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釋文見晛韓詩作曣見云曣曰

出也曰韓詩作聿漢書劉向傳詩云雨雪麃麃見晛
聿消
菀柳上帝甚蹈　韓詩外傳蹈作慆戰國策上天甚神
無自瘵也
補都人士狐裘黃黃　賈誼新書作狐裘黃裳
補萬民所望　賈誼新書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之望
補臺笠緇撮　釋文臺爾雅作薹草名
補采綠終朝采綠　王逸楚辭注綠作菉菉王芻也
薄言觀者　釋文觀韓詩作覩
補黍苗芃芃黍苗　街彈碑作梵梵黍稷
補烈烈征師　石壁左傳注烈烈作列列
隰桑遐不謂矣　表記作瑕不謂矣

白華英英白雲　詩攷韓詩作泱泱白雲
滮池北流　讀詩記說文作淲沱北流
視我邁邁　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韓詩云
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
補緜蠻緜蠻黃鳥　禮大學引詩曰緡蠻黃鳥
補漸漸之石俾滂沱矣　論衡引詩作比滂沲矣
大雅
補文王娓娓文王令聞不已　墨子明鬼下篇引詩曰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陳錫載周　左傳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俱
作陳錫哉周
補本支百世　左傳作本枝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詩攷後魏禮志作惟周之士不
顯奕世
補常服黼冔　釋文冔字林作[illegible]
聿脩厥德　漢書作述修厥德
補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大學引詩曰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
上天之載　楊雄傳作上天之縡
補大明天難忱斯　說文解字言部諶誠諦也詩曰天
難諶斯
補曰嬪于京　爾雅注作聿嬪于京
聿懷多福　春秋繁露作允懷多福
在洽之陽　說文作在郃之陽

俔天之妹　釋文俔韓詩作磬磬譬也
其會如林　說文作其旝如林
補上帝臨女　呂氏春秋引詩作上帝臨爾
牧野洋洋　水經注作坶野洋洋
涼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
亮助也釋文韓詩作亮相也
緜自土沮漆　漢書地理志顏注詩云自土沮漆齊詩
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補陶復陶穴　說文解字穴部𥤢地室也詩曰陶𥤢陶
穴
周原膴膴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腜腜
捄之陾陾　說文引詩作捄之仍仍

臯門有伉　釋文伉韓詩作閌盛貌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說文作犬夷呬矣昆夷駾矣
補棫樸左右趣之　賈誼新書趣作趨
補烝徒楫之　春秋繁露楫作檝
補追琢其章　荀子富國篇引詩作彫琢其章
補勉勉我王　勉勉荀子作亹亹白虎通同
旱麓瑟彼玉瓚　讀詩記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
卹彼玉瓚賈公彥曰蓋古人以瑟爲卹也補說文解
字玉部璱玉英華相帶如瑟弦詩曰璱彼玉瓚
補施于條枚　呂氏春秋施作延
補思齊神罔時恫　說文解字人部侗大皃詩曰神罔
時侗

古之人無斁　讀詩記董氏曰無斁韓詩作無擇
補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左
傳引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
此維與宅　論衡作此惟予度
其菑其翳　釋文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補
爾雅注引詩曰其椔其翳
貊其德音　正義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莫定
也左傳德正應和曰莫
克順克比　樂記作克順克俾
補比于文王　禮樂記作俾于文王
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孟子引詩云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

補不識不知　賈誼新書引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補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墨子天志中篇引詩同
毛天志下篇引詩不皆作毋
同爾兄弟　後漢書伏湛傳引詩作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　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幢幢陣車也
補崇墉仡仡　說文解字土部圪牆高皃詩曰崇墉圪
圪
靈臺白鳥翯翯　孟子白鳥鶴鶴賈誼新書作皜皜
虡業維樅　說文作巨業樂苑文王樂名巨業
下武應候順德　家語淮南子作應侯慎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引詩曰昭
茲來御愼其祖父

文王有聲遹求厥寧　讀詩記說文作欥求厥寧欥詮詞也

築城伊減　釋文減本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也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宅是鎬京　坊記作度是鎬京

生民不坼不副　說文作不㘿不疈

【補】克岐克嶷　說文解字口部㘈小兒有知也詩曰克岐克㘈

禾役穟穟　說文作禾穎穟穟

瓜瓞唪唪　集韻作瓜瓞瓞瓞【補】說文解字玉口兩部引詩並作瓜瓞菶菶

茀厥豐草　釋文茀韓詩作拂拂弗也

【補】維糜維芑　釋文糜爾雅作虋

或舂或揄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抌【補】正文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毛傳云揄抒臼也說文解字臼部舀抒臼也从臼爪聲詩曰或簸或舀故釋文云揄說文作舀但簸字別是一句而說文引作或簸或舀學者遂疑舀為蹂字異文其實非也據抒臼之詛說文與毛傳同然則說文實引或舂或舀其簸字乃誤也

釋之叟叟　爾雅音義淅之溞溞

【補】烝之浮浮　說文解字火部烰烝也从火孚聲詩曰烝之烰烰

行葦肆筵設席　楚詞章句作肆筵設机

【補】敦弓既句　釋文句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

【補】公尸來止熏熏　說文解字酉部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

假樂　左傳作嘉樂禮記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公劉于豳斯館　白虎通作于邠斯觀

芮鞫之即　詩攷韓詩作芮泦之即　蔵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本注云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間也阸詩攷作泦未識孰是

【補】豈弟君子　孔子閒居作凱弟魏受禪表作凱悌

【補】卷阿似先公酋矣　爾雅注作嗣先公爾酋矣

【補】茀祿爾康矣　爾雅注作祓祿康矣

【補】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論衡引

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補】民勞無縱詭隨　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

【補】憯不畏明　左傳作慘不畏明杜預曰慘會也說文解字曰部朁曾也詩曰朁不畏明

板是用大諫　左傳季文子引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無然泄泄　爾雅作洩洩【補】說文解字口部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又言部詍字詛與引詩同

【補】民之洽矣辭之懌矣　左傳叔向引詩曰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杜預曰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

民之方殿屎　說文作唸吚　釋文引說文作吚謕

補厲民孔易　禮樂記作誘民孔易
補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左傳衛彪傒引詩曰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後漢書蔡邕傳引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補蕩時無背無側　漢書五行志引詩曰爾德不明以
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國語引詩曰殷鑒不遠近在
夏后之世
補抑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
自警韋昭曰懿卽抑也
補維德之隅　漢劉熊碑引詩作維德之偶
有覺德行　緇衣作有梏德行

補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引詩曰顛覆厥德荒沈于
酒
質爾人民　鹽鐵論詰爾人民補爾雅注作質爾民人
補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說文解字刀部刉鈌也从刀
占聲詩曰白圭之刉史記晉世家君子曰白珪之玷
猶可磨也
補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墨子兼愛下篇引大雅云無
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後漢書陳球傳引詩云無德
不報無言不酬
補不愆于儀　禮緇衣作不僭于儀
我心慘慘　五經文字作我心懆懆
誨爾諄諄　禮記注作誨爾忳忳

曰喪厥國　釋文韓詩作聿喪
補桑柔國步斯頻　說文解字目部矉恨張目也詩曰
國步斯矉
靡所止疑　詩攷疑齊詩作凝
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墨子尚
賢中篇引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
用濯
補大風有隧　大風爾雅注作泰風
雲漢蘊隆蟲蟲　釋文蘊韓詩作鬱蟲韓詩作烔爾雅
作爞熏也
補秏斁下土寧丁我躬　春秋繁露引詩曰秏射下土
寧一我躬釋文斁說文字林又作殬

滌滌山川　說文滌作蓧
補如惔如焚　後漢書作如炎如焚
胡寧瘨我以旱　釋文瘨韓詩作疹重也
補崧高駿極于天　禮孔子閒居引詩曰峻極于天
補維周之翰　禮孔子閒居作爲周之翰
王纘之事　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
既入于謝　楚詞章句作既入于徐
補烝民天生烝民　孟子作蒸民
補民之秉彝　孟子作民之秉夷
補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左傳引詩曰剛亦不吐柔亦
不茹
補不侮矜寡　左傳叔向引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彊禦　漢書作不畏彊圉
補民鮮克舉之　荀子彊國篇引詩無之字
四牡彭彭　說文作騯騯
諸娣從之　白虎通作姪娣從之
江漢武夫洸洸　鹽鐵論作武夫潢潢
補王命召虎　漢衡方碑召虎作郘㡊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作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註
弛施也
常武鋪敦淮濆　釋文鋪韓詩作敷大也補說文解字
水部引詩作敨彼淮濆
補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來作倈師古曰倈古來字
補瞻卬懿厥哲婦　漢書谷永傳引詩曰懿厥悊婦

補亂匪降自天　漢書谷永傳引詩無亂字
補鞫人忮忒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作鞫人伎忒
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正義作昔者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之臣
頌
清廟駿奔走在廟　禮記注作逡奔走作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正義譜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
仲子曰於穆不似
假以溢我　左傳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此
逸詩朱子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
也補說文解字言部誐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廣韻
引詩同

烈文四方其訓之　左傳作四方其順之
天作彼徂矣岐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徂者岐沈括
引後漢書作彼岨者岐說苑作岐有夷之行子孫其
保之
補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　孔子閒居基作其賈
誼新書密作謐
補於緝熙單厥心　國語叔嚮引詩曰緝熙亶厥心無
於字
我將維羊維牛　詩本音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作維牛
維羊
儀式刑文王之典　左傳作儀式刑文王之德
時邁薄言震之　詩攷韓詩作薄言振之薛君曰振奮

逌
補執競鐘鼓喤喤　漢書禮樂志喤作鍠說文解字金
部鍠鐘聲也詩曰鐘鼓鍠鍠
磬筦將將　釋文將將說文作𨀁𨀁行貌漢書作鏘鏘
思文貽我來牟　漢書作飴我釐麰釋文牟字書作麰
廣雅麳小麥麰大麥也文選注韓詩外傳作嘉麰
振鷺在此無斁　詩本音斁韓詩作射
補豐年降福孔皆　左傳作降福孔偕
有瞽應田縣鼓　周禮注作應朄縣鼓
潛　釋文潛爾雅作涔韓詩云涔魚池也小爾雅作橬
橬槮也魚之所息謂之橬
補載見載見辟王　墨子尚同中篇引周頌曰載來見

彼王聿求厥章
補 鞗革有鶬 說文解字玉部瑲玉聲也詩曰鞗革有
瑲
補 閔予小子嬛嬛在疚 說文解字宀部宊貧病也詩
曰焭焭在宊
補 示我顯德行 新書祇我顯德行
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釋文荓爾雅作甹辛螫韓
詩作辛赦赦事也
補 載芟其耕澤澤 釋文澤爾雅作郝云耕也郭云言
土解也
補 驛驛其達 驛驛釋文爾雅作繹繹云生也
緜緜其麃 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衆貌

良耜其鎛斯趙 周禮注作其鎛斯捎
補 以薅荼蓼 說文解字蓐部薅或从休詩曰既茠荼
蓼
積之栗栗 說文作積之秩秩積禾也
絲衣絲衣其紑 說文作素衣其紑
載弁俅俅 爾雅作戴弁俅俅 補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
作弁服俅俅
鼐鼎及鼒 史記音義作鼐鼎及哉
補 兕觵其觩 說文解字角部引詩作兕觵其觓
不吳不傲 史記作不虞不驁吳說文作吴
酌 左傳荀子作汋儀禮禮記漢書作勺
賚敷時繹思 左傳作鋪時繹思

般於皇時周 白虎通作於皇明周
補 駉有驈有皇 說文解字馬部引詩作有驈有騜
補 以車伾伾 釋文伾字林作駓走也
補 有驔有魚 釋文魚字林作騘
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作薄采其芹
補 薄采其茆 說文解字艸部引詩曰言采其茆
狄彼東南 釋文韓詩作鬄彼東南鬄除也
補 食我桑黮 釋文桑黮說文字林作桑葚
憬彼淮夷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獷彼淮夷獷覺寤之
貌
實始翦商 說文作實始戩商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史記作戎狄是應荊荼是徵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說苑作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遂荒大東 爾雅注疏三家作遂幠大東
補 居常與許 鄭箋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六國時孟嘗
君食邑于薛
新廟奕奕 蔡邕獨斷作寢廟奕奕
補 那鞉鼓淵淵 說文解字鼓部鼘鼓聲也詩曰鼗鼓
鼘鼘
烈祖亦有和羹 說文作和鬻亦作盉羹
鬷假無言 禮記作奏假無言左傳晏子引詩作鬷嘏
無言
烏奄有九有 文選注作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
州也

百祿是何　左傳作百祿是荷

長發玄王桓撥　釋文撥諱詩作發發明也

率履不越　韓詩外傳作率禮不越說苑漢書同

聖敬日躋　禮記作聖敬日齊注聖敬日莊嚴

爲下國綴旒　詩攷禮記注作畷郵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

【補】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左傳引詩敷作布說文解字夊部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憂又手部揫束也从手秋聲詩曰百祿是揫

爲下國駿厖　讀詩記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詩本音荀子引詩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家語作荷天子之龍大戴禮作何天之寵傳奏其勇

武王載旆　詩本音荀子引詩作武王載發說文作載坺

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則莫我敢遏

苞有三蘖　漢書作苞有三枿

【補】韋顧既伐　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補】殷武罙入其阻　說文解字网部罙周行也从网米聲詩曰罙入其阻

【補】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左傳子思引商頌曰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後漢書樊準傳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

【補】方斲是虔　釋文虔爾雅作梃

詩考異補下終

詩攷補二卷

〔清〕胡文英撰

清乾隆留芝堂刻本

武進胡繩崖增訂

詩攷補

留芝堂藏板

詩攷補自叙

王伯厚詩攷一書援引精博足以羽翼聖經第其書在玉海中先及三家次及異字異義次及補遺次及詩地攷前後或有不倫重複流傳既久亥豕魯魚茫然難辨余好詩義數十載虛心勤力晚年始克成書多得力于詩攷因念食其本而忘其報心竊不適爰取是書細校倒者順之譌者正之複者删之蕪者節之槮差者整之缺畧者補之捜考援據既不敢妄立異義亦不敢專已守殘猶伯厚氏之意云爾　時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詩攷原序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

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 應麟 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稡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詩攷補　卷上

宋王應麟編輯

武進胡文英繩崖增訂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晁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魯詩

魯申培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魯最爲近之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齊詩

齊轅固爲傳應劭曰后蒼作齊詩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列女傳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後漢書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

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志楊賜上書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楊子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史記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荀子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

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薛君
章句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云云以聲相求
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后妃御見去留有度云　大人見其萌
入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後漢注春秋說
題辭在河之州說文窈窕貞專貌　淑女奉順坤德
成其紀綱文選注　晁說之詩論云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爲文王詩槮差荇菜說文莕爾雅展轉反則楚辭
章句

補　經史事類謝太傅劉夫人問誰撰此詩答

詩攷補　卷上　三

曰周公　初學記引張超誚青衣賦感彼關雎
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好以窈窕　關關鴡鳩六書
精蘊關鴡釋文鴡鳩禽經注　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
居之宮形狀窈窕然　經史辨體說文云窈深
遠窕深肆極也指女子之居言　君子好仇爾雅
蓡差荇菜集韻荇菜五經文字　案爾雅釋文云說文作莕張參五經文字止
載莕荇而不載荇集韻類篇六書統俱載荇字寤寐求之北堂書鈔展轉反
側釋文左右覒之玉篇鍾鼓樂之唐石經　關雎鄭氏作
五章

葛覃　服之無射禮記

補　葛蕈釋文維葉萋萋唐石經　是乂是鑊爾雅釋文是
艾是濩釋文是刈是穫經史事類唯絺與綌服之無斁
隋書表充傳服之無斁釋文曷澣曷否傳云曷何也箋疏不言應作害
作曷但今紹興人詢何實曰害

卷耳　卷耳爾雅虺隤爾雅瘣頹說文我及酌彼金罍
說文酌彼金櫑漢書注陟彼岨矣說文云何盱矣禮部韻略

補　不盈傾筐淮南子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左傳注
周偏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　虺隤韻會馬病今文詩作虺傳寫之

詩攷補　卷上　四

誤　陟彼高崗北堂書鈔兕觥　確矣　鋪矣釋文並
樛木　枓木釋文　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葛藟虆之
楚辭章句葛藟縈之說文

補　葛纍纍之釋文鄭箋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
攷疏樂事文王是君子指文王言　詩稗疏凡樂只皆應作旨
縈之韓詩帶之釋文縈之升菴奇字韻

螽斯

補　舝舝兮說文

桃夭　桃之枖枖說文作芺芺　又　其葉溱溱通典

補 枖夭詩云桃之枖枖上說文下隸省九經字樣
兎罝 菟罝釋文 糾糾武夫後漢書注 施于中馗 馗
中九交之道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補 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西土服墨子
赳赳約也與糾同詩集傳名物鈔 公矦干城經史事類 岐于中
逵長箋
茮苢 茮苡韓詩直曰車前句曰茮苡
補 薄言擷之釋文
漢廣 悅人也文選注 不可休思外傳 游女謂漢神

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薛君章句 江之漾矣
漾長也文選注說文作羕
補 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
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
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
字爲韻二字俱作思音學五書云宋王應麟詩攷序言漢廣不可休息朱
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今本思仍作息 橋木釋文 漢有遊女文選注 不
可方爾雅作舫 思
汝墳 遵彼汝濆爾雅注 爾雅曰汝爲濆又曰汝

有濆詩地理攷 惄如調飢釋文 魴魚赬尾說文 王室如毀
列女傳 王室如焜韓詩
補 釋文引常武傳云濆涯也攷今常武詩鋪敦淮濆傳云濆
涯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爲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
爲濆也 惄如朝飢文選注 不我遐弃唐石經
麟之趾 麟之止釋文或無之字
補 吁嗟麟兮文選注 麟之題爾雅注
召南
補 邵南逸齋

鵲巢
補 左傳穆叔賦鵲巢昭公元年 䧿巢 百兩訝之
迓之並釋文
采蘩
補 射義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士以不失職爲
節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左傳美穆叔趙孟不失
職以答其美已 采蘩釋文 被之童童射義注
草蟲 皇螽爾雅注 亦既遘止爾雅疏 我心則悅說苑
補 憂心惙惙楚辭章句

采蘋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曹氏詩說于以采藻說文于以鬺之維錡及釜漢書注

補　射義采蘋者樂循法也卿大夫以循法為節　于以採蘋經史事類于以采蘋通典南澗之瀕讀詩記董氏曰濵當作瀕表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南澗之賓文選注　有齋釋文　有齋季女玉篇

甘棠　蔽芾甘棠外傳　勿剗勿伐釋文剗初簡反　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漢書說文作废　勿剗勿敗集韻　勿剪勿扒亦作拜廣韻　召伯所稅爾雅注

補　召伯所憩唐石經　召伯所揭孔疏　所愒五經文字　邵伯所稅文選注　召伯所脫孔疏

行露

補　讀詩記引鄭氏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經典釋文及疏小星詩同今陸氏作厭挹夜莫又作夜暮尋陸孔之義二詩不同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同也　行路太平御覽　行暮孔疏　畏行多露詩總聞案諸本俱作謂行多露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　何以穿我屋釋文　亦不爾從外傳

羔羊　逶迤釋文　褘隋隸釋

補　素絲五他孔疏　五它釋文　遙迆遙迆字彙引韓詩　委虵委虵孔疏　委委虵虵疏云沈讀作此　蝼蛇韻府羣玉引文選　素絲五黬六書正譌　五總經史事類

殷其靁

補　磤其雷文選注詩傳曰磤雷聲也集韻詩殷其雷或从石韻會禮韻本出磤字

摽有梅　標有楳釋文　莩有梅孟子注音義云韓詩也

補　宣子賦摽有梅魯襄公八年　蘽有梅鄭氏　標有梅

初學記　叓有梅玉篇　叓有梅字統云合作叓　傾筐墍之經史事類　頃筐摡之玉篇

小星　寔命不同釋文　維參與昴集韻　嶹文選注　寔命不猷爾雅注

補　嘒廣韻小星詩　案嘒類篇入日部云小星謂之嘒韻府羣玉于嘒下注鳴蜩嘒嘒于嘒下注嘒彼小星　肅肅夜莫　夜暮並釋文　行暮行露疏

江有汜說文作洍

補　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江有洍五音篇海引說文詩曰江有洍也　不

我巳文選注　六書正譌巳以古共一字其歎也謌說文其歎也歌五音篇海

野有死麕

補　野有死麇釋文作麕又白茅苞之孔氏木瓜詩疏　釋文藝文類聚同白茅屯束鄭箋　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詩總聞作豚左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　舒而娩娩兮韻府羣玉　案集韻娩娩舒遲皃或从肉無感我帥兮韻會引集韻　無撼我帨兮太平御覽

何彼襛矣　何彼茙矣釋文音戎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鄭箴膏肓　儀禮士昏禮疏　補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案此則齊僖公之妻即周平王之女故稱王姬讙在魯地故曰遠送

補　何彼襛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六經奧論何彼襛矣或是錯簡而見于召南詩經疑問何彼襛矣詩若以爲武王以後之詩則當屬之小雅固不可以入召南若以爲平王襄公之事則作于王國乎當屬之王風作于齊國乎當屬之齊風尤不可以入召南也今而列之于召南則豈非特周公之舊固亦非夫子之舊其爲後人誤入無疑朱善詩解頤　章如愚曰何彼襛矣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

何彼袾矣類篇何彼襛矣儀禮疏同　經史事類李太白詩一枝襛艷露凝香正用此襛字曷不肅雝　其釣伊何並文選注

騶虞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注魯詩傳　補文選注梁鄒靈囿詩篇名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齊詩章句異義韓魯說　周禮疏　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

以明貴也僋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樂官備也禮記射義注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　騶虞或作吾劉芳詩義疏

補　歐陽公詩本義曰騶囿之虞官翼五田豕以待射　壹發五豝射義注　杜氏通典同一發五豝詩紀歷樞一發五豝說文一發五豵儀禮鄉射注鄭箋　孔疏同五豵釋文吁嗟乎騶虞藝文類聚䮏虞孔疏　釋文作騶

邶

補　邶釋文作鄁晉書作背逸齋

柏舟 如有殷憂文選注 我心非石 我心非席
列女傳 威儀逮逮禮記漢書注 不可筭也朱穆集傳 晤辟有
摽說文 寤擗有摽文選注 胡或而微釋文
補 栢舟釋文 展轉不寐文選注 以遨釋文 我心匪鑑
外傳 薄言往訴經史事類 遘閔釋文 寤擗有摽疏文同 釋
緑衣
補 褖衣鄭箋 絲兮絲兮女所治兮合璧事類 得無訧
兮韻會 絺兮綌兮文選注 凄其以風經史事類
燕燕 以畜寡人魯詩

補 鸎鸎于飛藝文類聚 瞻望不及文選注 涕泣如雨
經史事類 竚立釋文 寔勞我心孔疏
日月 報我不術文選注
補 日居月諸類篇 寧不我顧孔疏
終風 不倈不來說文 壇壇其陰說文
補 終風且瀑說文韻府羣玉同 謔浪笑傲藝文類聚 願言
則蹪韻府羣玉案毛詩本作載疐其尾之疐故傳云疐跲也鄭作嚏 願言則
疐釋文呂氏作疐 則嚏 則嚔並釋文
擊鼓 擊鼓其鏜說文 于嗟敻兮釋文 補 案五經文字敻見詩

今毛詩中無此字惟韓詩中有吁嗟敻兮
補 擊鼓其闘集韻或作闘 其鼓類篇 其闓韻會 踴躍用
兵李黃集解韻府羣玉同 挈闊釋文 吁嗟敻兮高誘呂氏春秋注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太平御覽
補 先儒以凱風爲州吁之詩逸齋 棘心枖枖韻會
雄雉 遥遥我思說苑
補 洩洩其羽唐石經 自詒伊慼左傳 繄阻鄭箋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周禮注 深則砅說文 雍雍鳴
鳱鹽鐵論 旴日始旦易釋文姚氏引詩 卬頚爾雅疏

補 匏葉歐陽公鄭氏詩譜見通志堂經解 深則濿五音集韻 有瀰
濟盈經史事類入濟以爲濟濮之濟鄭氏定之方中箋自河以東夾于濟水 噰噰
爾雅 嗈嗈鳴鴈經史事類 嗈嗈鳴鳱字彙引鹽鐵論 雍雍鳴鴈
藝文類聚 噰噰鳴鴈 朝日始旦埤雅 迨冰未泮韻府羣玉
谷風 密勿同心文選注字文俊乂密勿 補 千 無以下禮外傳
湜湜其止說文 我躬不說左傳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記 扶服救之禮記書作抺 漢 能不我慉說文 既詒我肄
爾雅注作勤
補 黽俛同心經史事類 采葑說文 燕爾新婚藝文類聚 釋

文同嬿婉新婚如兄如弟文選注不我屑已趙岐注孟我
躬不恤經史事類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文選注董氏曰
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讀詩記案能
爾也今北方謂爾曰能亦曰而能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後漢
書竇融傳注韓詩曰既作我德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五昔育恐
鞫蜀本石經攷傳箋疏俱無育鞫義疑育鞫之育係衍字我有旨畜孔疏可
以禦冬經史事類亦有旨蓄以禦冬也呂氏春秋注禦窮
釋文我勤釋文云爾雅作勤伊余來墍爾雅疏
式微　胡爲乎中路列女傳

補　胡爲泥中經史事類
旄丘　留離之子爾雅注
補　堥丘釋文伯兮叔兮經史事類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呂氏春秋何其處兮外傳狐裘
蒙茸小戎疏無所與同文選注瑱兮　鸇離　哀如
並釋文
簡兮　碩人扈扈釋文
補　左手執籥玉篇山有蓁釋文山有紫榛文選注
泉水　毖彼泉水說文祕彼泉水說文作泌飲餞于坭

釋文
補　出宿于濟文選注出縮于泲儀禮注載脂載舝
文選注泚泉釋文
北門　亦已焉哉外傳室人交偏讙我說文作催釋文
補　慇慇釋文小雅正月詩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與此同終窶且窮
經史事類室人交偏適我孟子注
北風　其虛其徐爾雅
補　雨雪其霶穆天子傳注雨雪其雱五音集韻雨雪其
滂文選注

靜女　靜女其袾又作姝僾而不見並說文搔首躊
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文選注
補　俟我乎城隅外傳文選注經史事類同薆而不見郭注
方言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姝姝好也石
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
僾　詒我釋文悅懌女美經史事類說釋鄭箋詢美釋文信也
新臺　新臺有玼說文嫛婉之求同上新臺有漼河
水浼浼釋文嬿婉之求文選注得此𪓰鼀說文
補　河水瀰瀰文選注河水彌彌經史事類燕婉之來

集韻 籧篨不腆 鄭箋 規覞 玉篇靣柔也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 新序 中心洋洋 爾雅

補 汎汎其影 孔疏 憂心養養 韻會 案傳箋俱無中字義

鄘

補 鄘古或作庸 逸齋

柏舟　紞彼兩髧 說文 不亮 釋文 實維我直 釋文

補 汎彼栢舟 經史事類 仇彼兩髦 釋文 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讀詩記 矢靡它 釋文 之死矢靡忒 字書云古作忒今作慝

牆有茨　牆有薺 說文 中冓之言 魯詩 不我揚也 釋文

補 牆茨 鄭氏詩譜 牆有薋 廣韻 不可掃 經史事類 中遘 釋文

君子偕老　褘褘它它 爾雅音義 他他 釋文 㐱髮如雲 說文 不屑鬄也 周禮注 玉之瑱兮　是褻袢也　邦之媛兮 說文 邦之援也 釋文

補 偕老 鄭氏詩譜 鬠笄六珈 升菴引三蒼注 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後漢書輿服志 之子不淑 文選注 玉之瑱也 玉篇 揚且之晳

周禮疏 是紲袢也 唐石經 展如之人 文選注 國語欲為繫援焉又求援既援矣鄭箋同此義

桑中

補 詩所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也

鶉之奔奔 左傳作賁賁 鵲之姜姜 禮記 人而無良 外傳

補 鶉奔 鄭氏詩譜 鶉之賁賁 禮記

定之方中　騋牝驪牡 說文

補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文選注經史事類同 升彼墟矣 釋文 終然允臧 唐石經

蝃蝀 說文作螮蝀 乃如之人兮 外傳

補 朝隮于西 李氏易注 懷婚姻也 孔疏 太無信也 外傳

相鼠　何不遄死 史記

補 詩總聞相或為拱字變韓氏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　人而亡儀 漢書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左傳 竿旄之忠告 家語 彼姝之子何以與之 論衡

補 屬之 鄭箋

載馳　大夫軷涉 儀禮疏 言采其莔 說文繫傳

補 載馳釋文 視我不臧外傳 許人訧之說文 衆稚且狂釋文 毛作五章左傳作四章

淇奧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禮記 綠薄猗猗薄萹竹也 有邲君子 赫兮宣兮釋文 赫兮愃兮說文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禮記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說文 綠薄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蕁盛如積也蕁音竹文選注

補 淇隩爾雅疏 如切如瑳說苑 如琢如摩釋文禮記 赫兮烜兮韻會 終不可喧兮大學石經 菉竹青青釋文 會弁五經文字引春秋傳注 冠弁如星高誘呂氏春秋注 如珪如璧文選注 猗重較兮說文

考槃 考盤在干文選注 碩人之過釋文 碩人之軸鄭作逐爾雅釋文

補 攷槃在澗 攷槃在阿 攷槃在陸並讀詩記 永矢不愃隸辨 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邁文選注

碩人 莊姜傳母作列女傳 衣錦絅衣同上 絺衣說文 衣錦尚顈書大傳 衣錦尚絅禮記 覃公惟私白虎通 齒如瓠棲爾雅注 頸首好貌說文 翟蔽以朝周禮注 施罟濊濊文作泧 鱣鮪發發說文 鱣鮪鱍鱍 庶姜钀钀庶士有桀並釋文

補 碩人頎頎篇海攷鄭箋有頎頎然後復云敖敖猶頎頎也 螓首娥眉藝文類聚 秦首娥眉經史事類 巧笑蒨兮釋文 美目盼兮論語釋文讀詩記 美目盻兮或作盼集韻 美目盻兮文選注 盻兮玉篇 秕于農郊釋文鄭箋作䆊 四牡有驕文選注 朱幩儦儦玉篇 北流活活施罟濊濊說文

氓 敦丘爾雅注 波涕漣漣楚辭章句謂婦人目曰秋波 補今履無咎言釋文 吁嗟女兮外傳 無與士耽爾雅疏 漸車幃裳儀禮注 信誓悬悬說文

補 吡之蚩蚩唐石經韻會作蚩蚩 匪我諐期釋文 躬無[illegible]經史事類 吁嗟鳩兮文選注 桑椹釋文 其黃而殞經史事類 士二其行經史事類三其德本屬一體故箋疏俱作二案此句二字與下二不作貳此與一發五豝一辭日富箋疏俱作一 隰則有畔鄭箋 矢誓旦旦表記疏

竹竿

補 豈不爾思經史事類 河水悠悠文選注 淇水滺滺 檜檝並釋文

芄蘭　芄蘭之枝 說文說苑 童子佩鑴 周禮眂祲注 垂帶

萃兮 垂貌 能不我狎 釋文

補 丸蘭 釋文 詩稗疏引說苑能治煩者佩鑴能

射御者佩韘　容兮遂兮 疏作佩璲之璲

河廣　企予望之 楚辭章句

補 一葦航之 經史事類 企余望之 文選注 曾不容舠

釋文 容舠 說文

伯兮　安得藼草 說文 焉得萲草 爾雅音義 焉得諠草

文選注

補 伯兮偈兮 文選注 邦之傑兮 玉篇 飛蓬隨風微

子所歎 漢書 杲杲日出 文選注經史事類同 安得萱草 初學

記 蘐草 釋文 蕿草 說文

有狐　有狐夂夂 齊詩

補 岸危處曰厲 韻府羣玉

木瓜　下報上 賈誼以爲下之報上晁氏詩序論

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 埤雅

黍離　彼黍穧穧 說文 愮愮 爾雅

補 𢕟𢕟 類篇 憂心愮愮 玉篇 憂心如醉 經史事類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 羣經音辯 佸 說文作佸

補 君子行役 王城譜疏 雞棲于弋爲㮙 爾雅 牛羊下

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文選注

君子陽陽　左執翿 說文

補 左執翿右執我由敖 韻會

揚之水

補 左傳劉子奔揚 昭公二十二年 楊之水不流束薪

藝文類聚 彼記 鄭箋 曷月余旋歸哉 文選注

中谷有蓷　鷕其乾矣 說文 惙其泣矣 外傳

補 灘其乾矣 說文 慨其歎矣 藝文類聚文選注同 嘆其

脩矣　嘯矣 並釋文 惙其泣矣 外傳

兔爰　雉離于罿 說文 雉罹于罦 漢書注

補 有菟爰爰 漢書注 百離　尚寐無訛 並釋文 雉

罹于罦 說文 尚寢無覺 經史事類 逢此百殃 文選注

葛藟

補 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文公七年 葛藟 高誘呂氏

春秋注

采葛

補 李安溪曰序以爲懼讒者似闊朱傳以爲
淫奔之詩亦未有以見也　詩貫曰艾必三年
之久爲佳故承以三歲
大車　毳衣如綝說文　大車噋噋廣韻　毳衣如璊說文
補 大車轞轞經史事類　大車啍啍六書通　謂余不信
有如晈日文選注　有如噭日隸辨
丘中有麻
補 將其來施顏氏家訓江南舊本悉單爲施　將其來施施當
作悓字韻會　子嗟子國之子詩傳　子國爲客國語　丘中

有麥經史事類　遺我傳箋同　詒我佩玖經史事類
緇衣　蓆儲也釋文
補 弊予又改爲兮釋文　授子之餐經史事類
將仲子
補 將仲子左傳作將仲子兮　無伐我樹桑
經史事類
叔于田
補 讀詩記藍田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
不義而得衆也案序以不義得衆并歸下章呂氏歸入此章蓋用古說也

大叔于田 補 疏于首章下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盖下二章俱無大字也
兩驂如儛家語　火列具舉文選注　襢裼暴虎說文
補 袒裼暴虎釋文　將子無狃事文類聚　叔善射巳箋云
叔良御忌經史事類　乘乘鴇爾雅注　叔馬嫚忌釋文
清人　二矛重鷮釋文　消揺逍遥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揺此二字字林
所加 左旋右搯說文
補 詩總聞春秋書十二月狄入衛是月鄭棄其師此必衛告急于其鄰高克實任此行
羔裘　恂直且侯彼巳之子舍命不偷外傳汾沮洳
椒聊彼巳之子同 左傳亦作彼巳

補 子產賦鄭之羔裘左傳　羔求釋文　彼巳之子邦
之司直經史事類　彼巳之子邦之彥兮文選注
遵大路　無我𢿌兮說文
補 遵路鄭氏詩譜　不寁故兮釋文　摻執子之手兮博雅
無我敲兮六書通　我𢿌釋文又作𣪊
女曰雞鳴
補 女曰鄭氏詩譜　之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經史事類
有女同車　顏如蕣華說文　佩玉鏘鏘楚辭章句
補 有女鄭氏詩譜　子旗賦有女同車左傳　恂美且都

韻會引説文

山有扶蘇

補 扶蘇 鄭氏詩譜 山有枎蘇 佩觿 喬松 釋文 槁松 鄭氏

蘀兮

補 子柳賦蘀兮 左傳 吹汝 伯兮叔兮倡予和

汝 並經史事類 唱予和汝 文選注 風其飄女 釋文

狡童

補 鄭箋權臣擅命蔡仲專也

褰裳

詩攷補 卷上 卅二

補 左傳子太叔賦褰裳 昭公十六年 案呂氏春秋

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見晉不禮

則投秦荆故曰豈無他士 攐裳涉溱 韻會案左傳

昭公二十五年徵褰與禨注褰袴也 攐裳 孔疏 狂僮之狂也且 玉篇

手

補 姘 方言 俟我乎棖兮 鄭箋 絲衣 説文 衣錦絅衣裳

錦絅裳 鄭氏玉藻注

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 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

補 東門之壇 釋文孔疏徧檢諸本字皆作壇

風雨 風雨湝湝 説文

補 子游賦風雨 左傳 雞鳴嘐嘐 廣韻 陰雨如晦 經史

事類

子衿 子襘 石經 子寧不詒音 釋文 岁兮達兮 説文

補 詩總聞青青子衿念故人之詩引魏武帝

青青子衿詩比例 子襟 釋文 佻兮達兮 五音集韻

揚之水

補 維予與汝 文選注 楊之水不流束薪 藝文類聚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 説文一作綥渠之切 聊樂我魂

詩攷補 卷上 卅三

釋文

補 東門 鄭氏詩譜 出其闉門 五音篇海 非我思存 爾雅疏

聊樂我云 疏本亦作云 留樂我員 鄭箋 出其闉都 箋云 匪

我思徂 爾雅 聊可與虞 釋文

野有蔓草 清揚畹兮 玉篇集韻 青陽宛兮 外傳

補 蔓草 鄭氏詩譜 鄭子齹賦野有蔓草 左傳 靈露 正義

零露漙兮 五音篇海 零露團兮 釋文藝文類聚 零露霮兮

升菴引顔氏霮兮字林 清楊畹兮 五音篇海 清風婉兮 子華子

清陽婉兮 經史事類 青揚畹兮 類篇 青揚宛兮 外傳 邂覯

邂遘相遇釋文博雅囊囊露也
溱洧　澮與洧說文方洹洹兮後漢書注溱與洧方灌
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漢書方秉蘭兮太平御覽恂盱
且樂漢書
補　方汎汎兮說文既徂孔疏詢訏且樂韻會惟士與
汝經史事類贈之以芍藥藝文類聚
雞鳴　鷄鳴說人也太平御覽本作讒人也一　東方昌矣
說文
補　無庶與子憎孔疏定本

還　嫙　子之嫙兮釋文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
間兮齊詩遭我乎嶩之間兮漢書地理志注遭我乎猺之
間兮水經注並驅从兩豜兮說文婘兮釋文
補　遭我于猺之閒兮說文
著　竢我於著乎而漢書顏師古注
補　宁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待我于著羣經
音辯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加乎而二字者悔之深
也
東方之日

補　干旄詩傳姝順貌
東方未明
補　不能晨夜不夙則暮經史事類
南山　橫由其畝釋文
補　鄭氏曰葛屨五兩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
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
婦之道本章箋緉一曰絞也葛屨五兩亦通作量
韻會南山嶊嶊五音集韻雄狐夂夂玉篇雙之鄭氏正義從之
藝麻　橫從其畝並釋文橫縱其畝經史事類娶妻如

之何白虎通折薪如之何藝文類聚韻府羣玉同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坊記今諺謂媒曰作伐
甫田　莠喬喬揚子婉兮嬌兮說文
補　惣角釋文總角丱兮唐石經揔角丱兮經史事類未
幾見之釋文突若弁兮孔疏
盧令　盧泠泠董氏云說文作獜獜
補　盧鈴鈴孔疏盧重令　盧重鐶並經史事類其人
美且權鄭箋疏云無拳無勇是鬈爲勇壯也
敝笱　其魚遺遺釋文

補 弊笱 釋文 魴鱮 類篇 魴鯤 疏云鄭以鯤為魚子 類篇云遺魚相隨貌

載驅

補 載驅 釋文 簟第朱鞹 玉篇 齊子旦夕 易林 垂轡爾爾 釋文 爾雅豈弟發也 齊子闓圛 鄭箋 齊子愷悌 爾雅注

猗嗟

猗嗟 猗嗟顯兮 集韻 舞則纂兮 文選注 四矢變兮 釋文

補 歆嗟 釋文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

詩攷補 卷上 毛

喑咀 猗嗟 韻會 頎若長兮 本章疏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甫田疏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 巧趍 釋文 倚嗟名兮 中論 不出怔兮 升卷奇字韻 清揚畹兮 玉篇 清陽畹兮 文選注 以御亂兮 儀禮注

葛屨

纖纖女手 文選注說文作攕攕 好人姼姼 漢書 好人媞媞 楚辭章句 宛如左僻 說文 惟 毛作維 是褊心是以為剌 魯詩

補 糾糾葛屨 太平御覽 褸之 釋文 好人禔禔 經史事類

汾沮洳

彼已之子 外傳

補 詩所于沮洳中采物亦葛屨履霜之意

園有桃

補 園有桃 誰知 闕一字毛誰上有其 之蓋亦勿思 石經魯詩殘碑 園有樹桃 初學記 其實之肴 釋文 我歌且繇 五音集韻 不我知者 唐石經李黃集解同

陟岵

陟岵 父兮父 闕一字毛無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已 尚慎 下闕 哉猶來毋死 石經魯詩殘碑 峐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 王肅解依爾雅疏 猷來無弃 爾雅注

補 陟彼岵矣瞻望父矣 經史事類 嗟余子行役 文選注

補 父曰嗟予子 母曰嗟予季 兄曰嗟予弟

詩攷補 卷上 宍

音學五書

十畝之間

補 十晦之間 釋文 十畝之間桑柘閑閑 荀三宮夫人時展北郊之禮則十畝桑柘盡趍南陌之功 並經史事類 桑者閒閒兮行與子旋兮 釋文 桑者洩洩兮 唐石經 行者泄泄兮 韻會

伐檀

河水清且瀾漪 爾雅注此乃陸氏釋文補攷 兮 毛作猗 不稼不嗇 欿欿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

補 寘諸河干 中庸注 河水清且瀾漪 爾雅 河水清

且漣兮蔡邕石經 漣漪爾雅疏 胡取乎三百廛兮石經魯詩殘碑 墮兮 厘兮並疏 狟兮釋文 素湌釋文或从水 寘諸河之側漢書 直漪爾雅疏 淪漪爾雅疏 胡取米三百囷兮太平御覽

碩鼠 毋食我黍三歲宦女莫我肎顧石經魯詩殘碑

鄭氏注易晉如鼫鼠引詩云云詩集傳名物鈔爾雅作鼫

補 无食我黍鄭氏說易 毋食我黍石經魯詩殘碑 三歲宦女隸辨引石經魯詩殘碑攷正攷作官女此作宦女官宦二字形相似官貫二字聲相近遷改有由也 貫汝外傳 逝將去汝文選注 爰適樂土經史事類 適

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外傳同 適彼樂國適彼樂國外傳 適彼樂郊適彼樂郊新序 誰之永號釋文

蟋蟀 蟋⿱帥虫說文

補 歲聿云暮 歲聿其暮並文選注 日月其居韻會韻府羣玉同 無以太康後漢書注

山有樞 蘊爾雅疏 山有蓲石經魯詩 它人是媮漢書文選注 胡不日鼓瑟石經魯詩

補 山有栲爾雅疏引詩 不曳不婁經史事類 弗摟玉篇 弗慶外傳 不馳不驅經史事類 苑其死矣釋文 它人是愉漢書注 他人是偷鄭氏 他人是媮文選注 子之庭內太平御覽

弗擊弗考同上

揚之水 素衣朱綃魯詩

補 繡衣朱襮禮部韻略 繡當爲綃攷箋所云本解第二章經文繡字輯詩者誤移作解第一章傳中字 白石磷磷釋文 不敢告人關雎疏引左傳

椒聊 彼巳之子外傳

補 蔓延盈升文選注 繁衍盈升經史事類 蕃衍盈掬釋文

綢繆 見此邂遘釋文

補 邂覯韓詩釋文 解覯釋文 見此斂者六書正譌 嫠者字林及集韻

杕杜 獨行睘睘文選注

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李氏刊誤引此以爲不切聲律足爲驗矣但今本毛詩作不如我同父惟鄭箋作同姓存以俟攷 其菜湑湑唐石經 胡不次焉崔靈恩集注 正義佽古次字 其葉青青獨行煢煢釋文

羔裘

補 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羔裘豹褎釋文 狐
裘豹褎藝文類聚
鴇羽　鳩羽　悠悠倉天外傳
補 不能藝稷黍鹽鐵論　集于包桑藝文類聚
無衣
補 安其吉兮　燠兮並經史事類　且奧兮釋文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釋文
補 生于道右孔疏韓詩
葛生

補 予美忘此藝文類聚　錦衾有爛謝靈運賦注　百歲之
久歸乎其居後漢書
采苓　采蘦爾雅疏
補 首陽之嶺太平御覽　人之僞言經史事類孔氏曰人之爲言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車鄰漢書作車轔補五經文字文選注並同　寺人之伶釋文
補 車隣　侍人並釋文
駟驖漢書作四臷　四驖孔阜　輶車鸞鑣載獫猲獢
說文

補 捨拔則獲羣經音辯經史事類同　輶車鑾鑣文選注
小戎　茷以腹軜　厹矛沃錞說文　竹柲緄縢儀禮
注　竹𩊠緄縢周禮注　愔愔良人列女傳
補 小戎淺收考工記函人疏　五鞪梁輈考工記疏　五楘良
輈漢書注考工記良輈環灂　游環脅驅釋文　靷環脅驅孔疏　文
茵　文鞇暢轂並五音集韻　在其版屋經史事類文選注同　駟
牡孔阜　四牡將阜並初學記　厹矛鋈錞太平御覽毛詩李
黃集解平底日鐓取其鐓　蒙䂧有苑五音篇海　虎暢　竹𩊠並釋文
再寢再興文選注

蒹葭　游洄說文　泝洄　泝游並爾雅
補 所謂緊人鄭箋　苑在　道阻且隮並釋文
終南　顏如渥沰揵各反釋文外傳作渥赭又作渥頳　有屺有
堂崔靈恩
補 有樤釋文　有條有枚文選注　有杞有棠經史事類　有
基有堂孔疏經文　佩玉鏘鏘經史事類
黃鳥
補 經史事類載殲我良人入喪夫門婗此詩
爲三子之妻所作

晨風　鴥彼鷐風說文 鴥彼晨風外傳說文作鴥 宛彼
北林周禮注 枹櫟爾雅疏 隰有樹樣說文
補 鴥彼晨風文選注 隰有六駮爾雅疏 隰有樹遂
釋文
無衣　與子皆行漢書
補 詩總聞秦晉兩無衣事同辭亦同　與子
同襗說文注褻衣袴也
渭陽
補 于渭之陽太平御覽 軺車乘黃同上 王雪山曰以

詩攷補　卷上　卅三

渭陽歸康公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爲
辭者案魯僖公二十四年正月三月俱秦穆公送晉文公故王疑序之誤
權輿　胡不承權輿爾雅注
補 夏屋蘧蘧文選注 於我每食四簋經史事類
宛丘　子之蕩兮楚辭章句 亡冬亡夏漢書
補 坎坎擊鼓釋文攷傳疏俱作坎坎 值其振羽經史事類 鷺
纛爾雅 纛五經文字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釋文 市也婆娑說文
補 穀且釋文 女也婆娑潛夫論 越以鬷邁玉篇

衡門　徲徥漢書 可以療飢外傳
補 可以棲遲文選注 徲徥漢書 可以樂饑文選注 㦡
飢釋文鄭說唐石經九經古義云韓詩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藝文類聚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列女傳
補 叔姬漚苧並釋文 可以晤言文選注
東門之楊
補 其葉將將易林 婚以爲期太平御覽禮儀部攷楚辭黃昏以
爲期古人多以婚姻喻君臣也

詩攷補　卷上　卅四

墓門　墓門有楳列女傳 誶予不顧楚辭章句
補 詩總聞誰當作維訊當作誶　歌以誶之
孔疏 傎倒思予六經正誤
防有鵲巢　誰侜予娓釋文 邛有旨鷊說文又作鷊 旨
虉爾雅疏
補 邛有指苕五音篇海 邛我也詩所 中堂有甓太平御覽
月出　佼人劉兮羣經音辨
補 月出皦兮姣人僚兮釋文 狡人懰兮文選注 佼
人僚兮孔疏 詩總聞舒謂徵舒也　月出晧兮唐石

經爋兮埤蒼舒憂受兮唐石經勞心慅兮五經文字
株林
補 從夏姬唐石經于從夏南旁各注一姬字
澤陂 有蒲與茄樊光注爾雅 陽如之何魯詩 菡萏說文
碩大且嬌說文 展轉伏枕文選注
補 有蒲與蓮鄭箋澤中之物孔疏蘭是陸草非故知蕳當作蓮 且婘
釋文 勞心悁悁文選注 有蒲菡萏釋文又作欿 且曮釋文
檜 鄶左傳國語詩地攷
羔裘 消搖說文
詩攷補　卷上　卅五
補 狐裘在朝孔疏 憂心忉忉後漢書
素冠 棘人欒欒兮說文
補 李安溪云舊說傷時人不能三年之喪也
然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 慽人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作慽人 勞心團團文選注
隰有萇楚 長楚爾雅 旖旎其華楚辭章句
隰有長楚韻府羣玉
補 匪風 匪車揭兮說文 中心⿱制心兮韓詩 匪車嘌兮說文
摡之釜鬵同上

補 匪車堨兮經史事類 匪風彯兮 匪車票兮釋文
匪車嘌兮集韻引說文 孰將西歸說苑 誰能西歸文選注
蜉蝣 衣裳⿰黹楚⿰黹楚釋文 蜉蝣堀閱說文
補 箋以蜉蝣爲昭公詩譜云蜉蝣至下泉四
篇共公時作
候人注疏。俗作候候俱非 何戈與綴禮記注 彼記之子禮記
注 彼已國語 嬒兮蔚兮說文
補 荷戈與祋說文 荷戈與綴禮樂記注 荷戈與祋文選
注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
詩攷補　卷上　卅六
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 三百赤紱東平疏 不
濡其噣玉篇 董氏曰舊集注作嬒 南山朝隮藝文
類聚韻府羣玉同 婉兮嫡兮崔靈恩注
鳲鳩 尸鳩漢書 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子 其弁
伊綦周禮注說文作璂
補 其義一兮崔集注 心若結兮禮記
下泉
補 寖彼苞稂釋文 苞涼鄭箋 慨我寤歎文選注
七月 一之日滭冹說文从仌 四之日舉止 饁彼

南晦漢書七月鳴鴃孟子注五月鳴鶪崔靈恩集注王肅謂古
字五如七因訛爲之疏云獻肩于公周禮注塞鄉墐戶儀禮注
聿爲改歲漢書六月食鬱及藿爾雅疏韓詩云黍稷穜稑
周禮注黍稷種稑納于滕陰並說文四之日其早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禮記注

補董氏曰臧發說文作畢泼栗烈集注作栗
列案烈從火不得爲寒氣呂氏讀詩記一之日畢發
釋文有鳴鶬鶊太平御覽至饎迨及並釋文蠶月條桑
初學記挑桑玉篇猗彼女桑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十月
隕蘀韻會狐貍釋文各私其豵經史事類螽斯動股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作五月螽斯動股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詩指說穹室
熏鼠文選注塞牖墐戶五音篇海寔向菫戶六書正譌烹葵
藝文類聚亨葵及叔築場並釋文黍稷重稑說文上入
執宮公孔疏三之日納于陵陰高誘呂氏春秋注藝文類聚同
光觵釋文稱彼兕觴太平御覽
鴟鴞殆天之未陰雨家語隸天之未陰雨唯
予音之嘵嘵並說文憢憢爾雅疏

補徹彼桑杜韓詩桑菽字林今汝下民或敢侮余
家語卒屠予羽燋燋並釋文予尾消消孔疏予尾脩
唐石經予維音之譊譊五音集韻案譊不要如此也古詩孤兒行里
中一何譊譊
東山零雨其濛楚辭章句霝雨其濛蜎蜎者蜀
熠燿宵行說文補六書通同又唐儲光羲詩丹鳥飛熠熠蒼蠅亂營營丹鳥
螢也鸛鳴于垤說文烝在蓼薪釋文騜駁其馬爾雅注
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孟子滔滔不歸經史事類勿
士銜枚鄭箋蒸在桑野文選注敦叱獨宿五音篇海蛜委

說文蛜蝛五經文字蠨蛸說文圢墥鹿場釋文又作疃亦可畏
也經史事類江浙本或作亦可畏也洒埽穹室讀詩記烝在裂薪
箋疏云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
破斧四國是匡董氏引齊詩四國是訛爾雅注
補又破我斤經史事類四國是揫董氏曰遒集本作揫說文同
伐柯
補有斧有柯陸賈新語操斧伐柯孔叢子執柯伐柯
文選注伐柯如之何娶妻如之何藝文類聚
九罭

補 九罭 于汝信處 並孔疏

狼跋 載蹟其尾 赤舄掔掔 又作巳巳 並說文

補 狼拔 載疌其尾 並釋文 載躓其尾 五音篇海 載疐其尾 羣經音辨 一本作疐

詩攷補卷下

宋王應麟編輯
武進胡文英繩崖增訂

小雅 胥雅 禮記

補 鄭氏小大雅譜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攺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說文古詩大正小正又爾正 韻會 李安溪曰小雅之亂而無序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纔七十餘而出于幽王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

鹿鳴 視民不佻 說文 左傳

補 我有嘉賓鼓瑟鼓簧承筐是將 文選注 賓我周行 示民不恌 並鄭箋 示民不偷 韻會 君子是則是效 左傳 和樂且耽 釋文 以宴樂嘉賓之心 經史事類

四牡 駟牡騑騑 儀禮疏 周道倭夷 釋文 文選注 周道威夷 又作威遲 文選注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 痑痑駱馬 說文 作 漢書注 驛驛

【補】周道倭遲（文選注）不偟啓處（爾雅注疏）不遑寧處

（文選注）翩翩者佳（釋文）駕彼駟牡（文選注）

皇皇者華　侁侁征夫（楚辭章句）莘莘征夫（外傳說文同）

我馬唯驕（說文）周爰諮謨（淮南子）

【補】諮諏（釋文）

常棣　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夫移之華蕚不煒煒（藝文類聚）蕚不韡韡（說文）鶺鴒在原（左傳外傳）禦其侮

（國語）飲酒之飫（說文）和樂且耽（禮記）

【補】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篇是也（國語注）鄂拊韡韡（鄭箋）鄂跗（孔疏）鄂不韡韡（左傳注疏）死喪之感兄弟孔懷（經史事類）孔懷兄弟（顏氏家訓）原隰捊矣（玉篇）鶺鴒在原（經史事類）卽令　兄弟鬩于牆（並釋文）

賓爾籩豆飲酒之醧（文選注）兄弟既翕和樂孔孺（初學記）且瑀（釋文）和樂且耽　樂爾妻孥（並文選注）樂爾妻奴（讀詩記）

伐木　伐木所所　竷竷舞我（說文舞應作鼓）【補】攷　墫墫舞我（說文）

【補】升于喬木（後漢書注）鷽其鳴矣（文選注）伐木滸滸（初學記顏氏家訓亦作伐木滸滸）釃酒有藇（五音集韻）寧失不來（詩總聞）

乾餱以諐（北堂書鈔）有酒醑我（釋文）飲此醑矣（文選注）

天保　絜蠲爲饎（周禮疏大戴禮注）吉圭惟饎（儀禮注作爲饎）

礿祠烝嘗（禮記注）

【補】胡福不除（潛夫論）礿祠蒸嘗（經史事類）祭于先王（文選注）神之吊矣（經史事類）如月之縆（孔氏日策定本作縆字俗恒。釋文日本亦作縆）如日之陞（五音篇海）

采薇　玁允之故（漢書匈奴傳）彼薾惟何（說文）

【補】採薇（晉書禮志）暮止（釋文）我戎未定（太平御覽）不遑寧處（文選注）小人所芘（鄭箋）象弭魚箙（周禮司弓疏）象彌魚服（文選注）豈不日戒（唐石經）今我來斯（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亦作來斯）

出車　我出我輿（荀子）薄伐玁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出輿彭彭（史記）

【補】維其載矣（正義）僕夫況悴（鄭箋）旂旐英英（釋文）旗旐旟旟（類篇）旌旗旟旟　旂旐旟旟（並五音篇海）玁狁于攘（釋文）鶬鶊喈喈　釆蘩祁祁（並文選注）

杕杜　檀車綫綫（釋文）

補 有睆其實（釋文） 檀車嘽嘽（後漢書注）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補 魚離于罶鱨魦（初學記） 鱨魦 君子有酒旨（絕句並釋文） 唯其時矣（荀子）
補 王雪山詩總聞論南陔白華諸篇義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槩觀之大率歌者有調有辭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閒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末幾止存三

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 李迂仲曰六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毛氏今於南陔則曰孝子相戒以養於白華則曰孝子之絜白於華黍則曰時和歲豐宜黍稷於由庚則曰萬物得由其道於崇丘則曰萬物得極其高大於由儀則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爲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手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李安溪曰南陔白華華黍舊謂亡其辭朱子以爲無辭者據儀禮而云也由庚崇丘由儀亦然今攷周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無其辭朱子

之說蓋其是歟
南有嘉魚 烝然鯙鯙（說文）
補 蒸然（說文） 式宴以衎（經史事類） 甘瓠纍之（釋文）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左傳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補 南山有薹（詩疏） 稗 南山有栲 北山有梓
北山有栁（並藝文類聚）
蓼蕭 和鸞嗈嗈（賈誼新書） 和鸞雍雍（魯詩引後漢輿服志注）
補 零露湑湑（孔疏湑湑露在物之狀疏又云皆重言） 宴笑語兮

藝文類聚零露囊囊五音集韻孔燕愷悌釋文令德壽凱杜預
左氏注令德壽愷北堂書鈔鞗革冲冲韻會
湛露　愔愔夜飲釋文說文作懕懕
補　不醉無歸經史事類明允君子初學記愷悌君子
莫不令德埤雅
彤弓
補　彤弓弨兮五音篇海一朝酬之釋文
菁菁者莪　蓁蓁者莪文選注集韻作菶菶
補　菶菶者莪五音集韻

六月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鹽鐵論焦穫爾雅疏薄
伐玁狁至於太原史記吉甫宴喜漢書
補　竹書紀年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
狁至於太原宣王五年王曰出征鄭箋董氏爾雅以于爲曰北
伐玁允　薄伐玁允並漢書識文鳥章周禮春官司常疏
白茷央央釋文旆作茷如輚如軒文選注云輕與輚同如蟄如
軒韻會引說文凡多受祉劉向疏寒鼈膾鯉資暇錄炰鼈
鱠鯉經史事類炮鼈鱠鯉　炰鱉鱠鯉並文選注炰鱉膾
鯉北堂書鈔

采芑　朱紼斯皇白虎通振旅嗔嗔說文嘽嘽推推
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漢書
補　八鸞鎗鎗孔疏朱茀　朱紱　有鎗　有創
蔥珩並釋文鴥彼飛隼經史事類伐鼓鼘鼘讀詩記竹書
紀年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宣王五年蠢爾
荆蠻　戎車焞焞並文選注嘽嘽啍啍釋文如霆廣韻見韓
詩
車攻　東有甫艸羣經音辨東有圃草文選注東有圃
草後漢馬融傳注薄狩於敖後漢書注東京賦水經注赤紼金舄

白虎通抉拾既次周禮注夬拾既次集韻助我舉柴說文
補　之子于苗正義云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
王行也薄獸于敖文選注赤茀金舄　赤紱金舄並釋
文鄭箋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案調同與上下句不
韻詩總聞疑有改經亦未可知蓋疑如鄭箋作既調弓矢也射矢斯同經史事類
悠悠旆旌文選注允也君子禮記
吉日　既禡既禂　麀鹿噳噳並說文其麌孔有
爾雅疏伾伾俟俟說文駓駓俟俟後漢馬融傳注趨曰駓
行曰騃文選注

補 從其萃醜太平御覽我車既好後漢書注麀鹿噳噳
五音篇海　韻會陸佃釋文又
曰鹿大曰麌羣鹿隨之麃麃作爊爊董氏曰韓
詩作駓駓騃騃　又挾我矢經史事類太平御覽同　發彼
小豝北堂書鈔登此大兕經史事類
鴻鴈　爰及今人哀此鰥寡齊詩
補 翩翩其羽釋文數勞于野疏韓詩云數也鴻鴈羣飛
哀鳴嗸嗸五音篇海
補 庭燎　鑾聲鉞鉞說文
鸞聲鏘鏘釋文鑾聲鏘鏘文選注　庭燎晳晳釋文

鑾聲噦噦文選注　夜嚮晨釋文
沔水
補 國語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集于中陵
經史事類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說文
補 鶴鳴九皋文選注說文羣經音辯同其下維蘀埤雅它
山之石唐石經佗山之石經史事類可以爲厝五經文字
祈父左傳作圻父　有母之尸饔外傳
補 子王之爪牙經史事類維王之爪牙玉篇五音篇海同

有毋之屍饔外傳
白駒　在彼穹谷文選注
補 所謂繄人鄭箋於焉消搖後漢書注食我場穀韻府
羣玉　案詩傳藿猶苗也據集韻藿　逸預無期
艸名說文尗之少也又豆葉名藿
文選注　愼爾優游舊本勉爾遯思釋文在彼中谷經史事類
生芻一束文選注　無金玉爾音釋文
黃鳥
補 不可與盟鄭箋疏云字誤當作盟也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白虎通　誠不以富論語

補 蔽芾其樗經史事類婚姻之故藝文類聚經史事類同言
采其蓄釋文
斯干　約之格格周禮注如矢斯朸如鳥斯翺釋文
載衣之禘說文載衣之褅釋文
補 無相瘉矣鄭箋釋文同椓之柝柝釋文君子攸憮
鄭氏攸吁　如鳥斯勒並釋文　有翬斯飛九經字樣惟虺
惟虵後漢書注經史事類同　朱綿斯皇白虎通　朱芾斯皇文選
注　無父母詒離釋文貽離孔疏
無羊　或寢或譌釋文

補 三百其羣經史事類 三百爲羣讀詩記鄭箋同 九十其
犉疏云 九十其犉釋文 爾羊來斯埤雅 觰觰 戢戢並釋
文 爾牛來斯埤雅 或寢或吪韻會鳥獸不能言从口爲確詩總聞同
荷蓑荷笠 兆維豐年並經史事類 室家蓁蓁潛夫論
節南山 節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詩總聞呂氏讀詩記同引此 補 維
石巖巖羣經音辨 憂心如炎釋文 憂心炎炎說文 天方薦
瘥說文 秉國之鈞漢書 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荀子 昊天
不庸釋文 不自爲正禮記 怡懌爾雅疏
補 式譌爾心讀詩記 嚌莫懲嗟釋文 尹氏太師執

詩攷補 卷下 十

國之鈞天子是禆俾衆不迷隋書律歷志 維周之底
潛夫論案底猶言何等人物也氐底通 維周之桎鄭箋 天子是埤王肅
禆民不迷孔疏 不躬不親經史事類 末罔君子式夷式
紀鄭箋 姻婭 憂心如醒並經史事類 誰能秉國成緇衣
疏
正月 民之譌言說文 憂心瘐瘐爾雅疏 謂地蓋厚
不敢不趚 胡爲虺蜥說文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
漢書 亦孔之昭禮記 協比其鄰左傳 佌佌彼有屋說文 速
方穀後漢書 速速方穀 夭夭是椓後漢傳注 蔡邕韓
詩亦同詩總聞同 補 哀此惸獨楚辭章句
補 民之僞言董氏引石經 憂心惸惸孔疏 今我無祿
詩總聞 自傷值今生也鄭箋 緊誰云憎鄭箋 謂山蓋卑 訙之
占夢、不敢不踢並釋文 有倫有迹春秋繁露 有菀其
特經史事類讀詩記引釋文菀作苑 褒姒滅之左傳昭公元年 有窖陰
雨經史事類 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窖爲窌 婁顧爾
僕 又有嘉肴 昏姻孔貞並釋文 蔌蔌方穀釋文
或作方有穀非也 妖妖是椓逸齋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鞠凶並漢書 爗爗

詩攷補 卷下 十一

震電說文 山冢卒崩 皮司徒並漢書 緐維司徒釋文
中術膳夫 掫子內史 漢書 棸維趣馬漢書注 萬師氏漢
書 㩻維師氏集韻 閻妻扇方處魯詩 豔妻偏方處說文
密勿從事 讒口嗸嗸漢書 讒口嗸嗸釋文 僔沓背
憎說文 悠悠我悝爾雅注 悠悠我瘇爾雅疏 攸攸我里
爾雅音義
補 朔月辛卯說郛。魏了翁正朔考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
故曰朔月辛卯 彼月而蝕歲華紀麗 彼日而食左傳昭公七年 震雷
終風疏引此句証虺虺其雷作震雷 熠熠震電李黃集解 百川沸滕玉篇

水上涌也胡憯莫懲釋文皇甫卿士後漢書注家伯維宰鄭箋
禑維師氏五音篇海剢妻正義引中候曰剢者配姬以放賢剢豔古今字耳
豔妻煽方熾釋文田卒于萊太平御覽曰亏不臧王肅偪
勉從事釋文偪俛從事經史事類讒口敖敖潛夫論下民
爲孽文選注蹲沓背憎唐石經噂嗒釋文亦孔之悔釋文
民莫不穀外傳不敢效我友自逸毛詩指說
雨無正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劉諫議安世曰嘗讀韓詩云云熏胥以痡後漢書注
薰胥漢書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聽言則對新序漢書唯躬是瘁

左傳　頍　爾雅疏

補　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董氏　雨無
正戴氏鼠璞王雪山詩總聞同　雨無止韻府羣玉韓詩雨無其極
傷我稼穡鄭樵六經奧論斬伐西國太平御覽不慮不圖文選
注勳胥以痡後漢書注云韓詩薰胥以痡九經古義熏書以
痡拾遺論胥以鋪應劭宗周既滅左傳靡所底戾經史事類
莫知我肄左傳戎成不退釋文左右暬御說文繫傳
小旻　謀猶回駃釋文謀猷回沈　謀猶回穴並文
選注歙歙訿訿漢書爾雅作翕噏噏呰呰荀子是用不就

外傳民雖靡膴釋文膴王肅讀爲幠正義或悊或謀漢書
不可暴虎不敢憑河鹽鐵論戰戰矜矜左傳若臨深
淵若履薄氷呂氏春秋周書曰
補　謀猶廻穴文選注韓詩曰譟猷回遹讀詩記翕翕訾
訾說文謀之孔臧經史事類伊于胡厎唐石經不我告猷
經史事類是用不售文選注匪大猷是經尚書序疏莫知其
佗荀子
小宛　鳩飛國語秦伯賦鳩飛注小宛之首章也翰飛厲天文選注
螟蠕有子蟜蠃負之說文毋忝爾所生古文孝經哀我

疹寡宜犴宜獄韓詩宜豻宜獄周禮注
補　宛作菀讀詩記引釋文宛彼鳴鳩經史事類念彼先人
明發不昧春秋繁露一醉鄭箋文選注同　天命不又北堂書鈔
相彼脊令中論鶺鴒經史事類無忝所生北堂書鈔
小弁　小卞音盤漢書儵儵爾雅疏惄焉如疛釋文惟憂
用老論衡萑葦淠淠外傳譬彼瘣木說文
惄焉如擣經史事類寤寐永歎後漢注疹如疾首
補釋文　疢如疾首　疢與疾首文選注宛彼柳斯經史事類
有漼者泉文選注莞葦淠淠說苑譬彼舟流　維足

跂跂並釋文雉之朝鴝顏氏家訓尚或鵻之五經文字殣之
九經字樣殣之說文柂矣五經文字我躬不恤經史事類我躬不
說皇恤我後左傳
巧言　昊天大憮外傳僭始既涵說文僭始既減釋文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戜戜大猷說文秩秩大繇
聖人謨之漢書注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
余忖度之史記趯趯毚兔　趯趯往來貌韓嬰章句史
記注居河之湄爾雅注既微且尰說文
補　亂如此憮　昊天泰憮並唐石經讀詩記同匪其止

躬維王之邛禮記緇衣疏予寸度之釋文躍躍毚兔讀詩記引
史記荏苒柔木經史事類韻府羣玉並同韻會既癓且尰爾雅釋文
何人斯　我心施也釋文
補　不媿于人釋文不畏于天不媿于人後漢書注秖
攪我心　祇攪予心　皇脂爾車　既脂爾車
並文選注一者之來箋疏俱作一者之來俾我祇也唐石經伯氏
吹塤文選注以詛爾私經史事類則不可測藝文類聚有靦
面目五音篇海㠯極反側釋文
巷伯　緀兮斐兮說文誃兮哆兮說文侈兮哆兮崔靈
恩集注誃兮爾雅疏咠咠幡幡說文慅慅爾雅疏取彼譖
人禮記注後漢書
補　菲兮釋文亦以太甚藝文類聚扁扁釋文慎爾言矣
外傳汝遷孔疏勞人艸艸讀詩記投畀豺虎釋文寺人巷
伯作爲此詩後漢書注作爲作詩孔疏
谷風　弃我如遺新序
補　維予與汝經史事類汝轉棄予藝文類聚汝轉弃予
文選注棄予作遺外傳弃余如遺　棄我如遺並文選注
維山崔嵬釋文維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中論

蓼莪　蓼蘪　蔘蔘者儀隸釋漢碑瓶之窒矣說文皐
天罔極漢書
補　无母何恃五音篇海母兮鞫我經史事類出入復我
藝文類聚皞天罔極漢書票風發發釋文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其平如砥楚辭章句嬥嬥公子
釋文苕苕公子行彼周道楚辭章句哀我癉人爾雅注采
采衣服薛君曰琄琄佩璲爾雅疏跂彼織女說文启明
爾雅疏
補　有饛簋餮初學記韻府羣玉同有饛盛飧類篇有盝

簋飧升菴奇字韻　有捄棘心集韻其直若矢其平若底
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墨子睠言顧之釋文睠焉
顧之潸然出涕荀子韻府羣玉同睠然顧之潸焉出涕
劉陶疏大東小東初學記小東詩篇名五車韻瑞佻佻五音
集韻我心永疚文選注有冽晷泉無寖穫薪釋文樓薪
釋文哀服粲粲經史事類周人之子六經奧論熊羆是求鄭箋
百寮是試釋文晥彼牽牛經史事類牛部韻府羣玉同不可以
服箱文選注西有長賡尚書乃賡載歌疏引詩云西有長賡毛詩傳亦以賡
爲續不可簸揚經史事類唯北有斗五音篇海載吸其舌玉篇

詩攷補　卷下　六

四月　百卉俱腓文選注具痱爾雅疏亂離斯莫文選
注奚其適歸家語匪鶉匪鳶說文
補　秋日棲棲釋文百草具腓藝文類聚惟栗惟梅經史
事類藝文類聚同滔滔江漢南北之紀風俗通盡瘁以仕
釋文匪鷲匪鳶孔疏隰有杞夷釋文
北山　普天之下左傳孟子率土之賓文選注或宴宴
居息或盡顇事國漢書左傳作憔悴
補　四牡騯騯說文或盡瘁事國四月疏釋文同或不知
詨號釋文或不知嘂號疏云或慘以劬勞潛夫論或懆
懆劬勞　或棲遲偃卬並釋文
無將大車
補　祇自疷兮音學五書維塵雍兮釋文又作壅
小明　睠睠懷顧文選注靜恭爾位外傳母常安息
漢書
補　三月初吉文選注念彼恭人涕零如雨鹽鐵論
歲聿云暮文選注癉我不暇釋文方煥詩傳念彼恭人
興言出宿文選注無常安處三家拾遺式穀以汝文選注
叨恒安息春秋繁露分爾景福外傳

詩攷補　卷下　七

鼓鐘　憂心且怞說文以雅以南韎任朱離齊詩
補　鼓鐘鏘鏘文選注鼓鐘伐鼛三家拾遺周禮注其德
不瘉鄭箋
楚茨　楚薺禮記注楚楚者薺楚辭章句我埶黍稷說文
祝祭于甏同上禮義卒度外傳馥芬孝祀文選注
補　我蓺黍稷注疏以往蒸嘗經史事類或剝或烹同上
祝祭于閍爾雅獻醻交錯釋文神保是格報以景福
孝經疏介爾百福文選注既匡既敕疏云本亦作匡釋文同鐘
鼓送尸宋書禮志北堂書鈔同攷正義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八又云鳴鐘鼓以

送尸
信南山　維禹敶之周禮稍人注疏云韓詩　畇畇原隰周禮
疏　既瀀既渥說文　壃場有瓜外傳　取其血膫說文
補　天上同雲太平御覽　雨雪紛紛經史事類太平御覽詩總聞
既沾文選注　黍稷彧彧五音篇海　疆場有瓜唐石經作疆場翼翼
疆場有瓜餘本俱作場或俱作場攷上章疆場翼翼是疆畔犬牙相錯故從場疆場有瓜是
場圃種瓜之地故用九月築場圃之場石經之字取義不同　畺場有瓜周禮地官
注　是剝是菹經史事類　執其鑾刀文選注　取其血膋說文
是烝是享經史事類

甫田　倬彼甫田釋文作圃田　疏　或芸或芓黍稷儗
儗漢書
補　倬彼甫田玉篇引韓詩　歲收十千經史事類　黍稷儗
儗同上　以我齋明釋文又作齍　以我粢明逸齋　以社四方
經史事類　饁彼南晦漢書　田俊釋文後篇同　田畯孔疏下篇同　田
畯至饎經史事類　饟其左右鄭氏　曾孫之積經史事類
大田　以我剡耜爾雅注　去其螟蟘　卜畀炎火
釋文　有渰淒淒說文　有晻淒淒興雲祁祁呂氏春秋　有弇
淒淒興雲祁祁外傳漢書同

補　熾菑南畞鄭箋　俶載南畞類篇　不蓈不莠　去
其螟蟘　螟蜮　蛑賊並釋文　蟊賊正義　有黤漢書　有
揜淒淒經史事類　此有不斂積崔靈恩集注　後有遺秉春秋
繁露
瞻彼洛矣　韎韐有赩白虎通
補　琕鞛有珌釋文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新序
補　常常者華讀詩記董氏日古文作常
桑扈　受福不儺　兕觵其斛說文　匪徼匪傲漢書

匪交匪敖左傳
補　桑雇釋文　佼佼桑扈鄭箋孔疏　彼交匪傲左傳注疏
鴛鴦　莝委也釋文
補　畢之羅之文選注　秠之秣之經史事類　秣之剉之
韻會
頍弁　先集維霓爾雅注　樂酒今昔楚辭章句
補　兄弟匪他唐石經　庶幾說繹　實維何其並釋
文　爾殽既時文選注　相彼雨雪蘇氏范增論　先集為霰
宋書符瑞志　樂飲今夕經史事類

車舝　展彼碩女列女傳　高山卬止說文　景行行之史記　以慍我心釋文

補　車轄左傳　德音來括釋文　式燕以喜經史事類　有集唯鷸文選注　雖無德與汝後漢書注　折其柞薪其葉湑兮藝文類聚　高山仰之釋文　覯爾新婚文選注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樕說文　止于藩史記　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讒言罔極漢書又云至于藩

補　營營青蠅五音篇海

賓之初筵　威儀皈皈釋文　威儀怭怭　仄弁之俄說文　屢舞婓婓

詩攷補　卷下　手

補　肴𣪊惟旅文選注　射矢斯同經史事類　發彼有勺釋文　烝衎烈祖初學記　賓載手𣂰董子　酌彼康爵說文　酌彼康爵經史事類　婁舞釋文　屢舞躚躚文選注　屢舞遷遷韻會　亦既醉止經史事類　不知其尤逸齋　之[illegible]廣雅　或醉或不經史事類　匽勿從謂鄭氏

魚藻

補　李安溪云此詩繼于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歟　愷樂飲酒釋文

凱樂飲酒經史事類　有鮮其尾五音集韻

采菽　采叔國語　何錫與之白虎通　觱沸濫泉說文　滭沸濫泉說文　赤芾在股白虎通　匪交匪舒荀子今荀子作紓

補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　便便左右釋文　紼纚維之爾雅　福祿肶之釋文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亦是戾矣蓋師讀有異

補　衮衮及黼周禮天官典絲疏　觱鸞檻泉五音篇海　畢沸濫泉說文　君子所誡晏子春秋　泛泛楊舟經史事類　天子揆之爾雅注疏　優哉韻會　優哉柔哉外傳

詩攷補　卷下　王

角弓　觲觲角弓說文　民胥效矣左傳　人之無良後漢書注　如食儀饇釋文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漢書荀子同　曣晛聿消釋文　宴然聿消　莫肯下隧　式居屢驕荀子注　隧讀為隨

補　弰弰角弓釋文　兄弟婚姻藝文類聚　兄弟昏姻無壻遠矣節南山詩疏　民斯效矣潛夫論　民胥儆也韻會　人而無良說苑　受祿不讓至于斯亡北堂書鈔　毋教獶升木五經文字　如塗塗泥附唐類函泥類引北堂書鈔案劉向九歎白露紛以

塗塗汪塗塗厚貌君子敫猷文選注董氏曰濊韓詩作廢
菀柳　上帝甚悄無自瘵焉外傳上天甚神無自
瘵也戰國策
補　有菀者柳經史事類韻府羣玉同甚悼鄭氏甚恤三家拾遺
畀予靖之釋文
都人士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補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狐裘黃裳萬民
之望賈誼新書

詩攷補　卷下　卅二

補　臺笠爾雅臺笠藝文類聚臺苙文選注尹姞鄭氏我弗
見兮釋文後三章作弗　我心菀結　垂帶並釋文　垂帶如
厲內則注　垂帶而裂鄭箋韓詩作都人士四章章六
句疏云韓詩無首章
采綠　終朝采菉楚辭章句薄言覩者釋文
補　不盈一掬文選注　薄言臨沐太平御覽箋云五日
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疏云天子御日之文
黍苗
補　蓋云歸處韻府羣玉泉水既清北堂書鈔

隰桑　瑕不謂矣禮記
補　其葉有儺太平御覽中心臧之鄭氏釋文同
白華　白華漢書泱泱白雲說文滮池北流說文徐鉉曰
沱沼今別作池非是覛我怖怖說文
補　白茅菅兮韻會英英白露霑彼菅茅經史事類孔
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漫彼稻田太平御覽歗歌釋文卬
烓于煁說文集韻引　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外傳念子懆
懆釋文念子懆懆北堂書鈔
緜蠻　緡蠻禮記

詩攷補　卷下　卅三

補　豈敢憚行畏不能趍讀詩記音移
瓠葉　有菟斯首後漢書注
補　瓠葉捨番番之狀關雎詁訓傳疏幡幡匏葉采之
亨之正義引陸璣疏匏有苦葉鮮首　炰之燔之並釋文
漸漸之石　俾滂沲矣史記
補　蹔蹔之石徐氏說文繫傳有豕白蹢太平御覽詩總聞
豕江豚也鄭漁仲同蒸涉波矣藝文類聚月離于畢初學記
月麗于畢論衡俾霧霈矣經史事類俾滂沲矣文選注
苕之華

補 羵羊羵首經史事類牂羊顛首說文繫傳羵羊羵首
韻會三星在霤釋文經史事類同
何草不黃　何人不鰥董氏云
補 獨爲匪人後漢書注有輚之車韻府羣玉韻會同
大雅
補 大疋說文大叧逸齋
文王　其命惟新禮記娓娓文王集注陳錫載周國語
本枝百世左傳惟周之士不顯弈世後魏禮志毋念爾
祖左傳古孝經述修厥德漢書儀監于殷峻命不易禮記

上天之縡楊雄傳　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禮記注
補 不顯奕世後漢書注常服黼[糸+旱]字林無忝後漢書亡
念　其德並日本孝經宜監漢書無謁爾躬釋文儀形文
王文選注　萬國作孚後漢書注
大明　天難諶斯外傳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漢書天
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聿嬪于京爾雅注　唯此文
王允懷多福春秋繁露在郃之陽說文磬天之妹正義釋文
其旝如林說文毋貳爾心漢書坶野洋洋水經注檀車

皇皇外傳四騵彭彭公羊疏案異義亮彼武王釋文漢書同
補 明明詩篇名孔晁逸周書注浹四方孔疏作嬪于京
經史事類生我文王　天鑒在下並文選注于渭之涘初學
記俔天之妹白虎通俔天之妹類篇大定厥祥　文
王在渭並經史事類艁舟釋文汗簡同保祐命爾孔疏保佑
命爾　率伐大商並釋文其旝如林說文臨汝文選注
上帝臨爾无貳爾心李鼎祚周易注檀車煌煌四牡彭
彭後漢書五行志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張竦奏諒彼釋文
緜　自杜沮漆詩地理攷陶覆陶穴說文至於岐下

聿來相宇新序周原膴膴文選注爰挈我龜漢書注皐
門有閌釋文亦不殞厥問孟子畎夷喙矣左傳注　犬夷
呬矣昆夷駾矣說文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楚辭
章句
緜緜之篇漢書注古公亶甫釋文陶覆陶穴疏引
說文補 來朝趣馬趣音湊玉篇言早且疾也鄭元曰馬七十二匹也帥西水
滸文選注　廼疆廼理　卑立室家並釋文其乘則直
釋文捄之仍仍音學五書引說文百堵皆行經史事類高門有
閌疏云韓詩有亢釋文應門鏘鏘藝文類聚應門將將　乃

立冢社　昆夷突矣並文選注昆夷呬兮說文昆夷𢤸
矣玉篇維其𧳜矣升菴奇字韻尋曰有胥附後漢書注尚書釋
文同尋曰有本奏　本走　御侮並釋文
棫樸　左右趨之賈誼新書烝徒楫之春秋繁露追琢其
璋周禮注彫琢其章亹亹我王荀子亹亹文王外傳
補　棤之　奉璋俄俄並釋文
旱麓　瞻彼旱鹿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國語瑟
彼玉瓚說文周禮注作卹彼　凱弟君子呂氏春秋禮記葛藟
後漢書延于條枚外傳呂氏春秋同

補　愷悌君子國語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北堂書鈔𢡳
彼圭璋經史事類鳶飛戾天中庸疏魚躍于泉文選注愷
悌君子胡不作人潛夫論以享以配以介景福外傳
𤯝矣說文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經史事類莫莫葛藟釋文
延于攸枚外傳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後漢書注
思齊　神罔時侗說文雝雝爾雅疏雍雍在宮漢書注
厲假不瑕集韻古之人無擇董氏云
補　思齋釋文厲瘕正義烈蝦不瑕羣經音辯鄭氏作四
章章六句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左傳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論衡其菑
其殪釋文其椔其翳爾雅注唯此文王左傳莫其德音
左傳樂記同貊其德音爾雅疏王此大國左傳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禮記無然畔換漢書注以遏徂莒以篤周
祜孟子弗識弗知賈誼新書與爾隆衝釋文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齊詩是顧是禡爾雅崇墉圪圪說文
補　皇矣疏一本無矣字臨下以赫潛夫論其正不獲唐石
經上帝指之憎其式惡潛夫論憎其式郭釋文廼眷

西顧漢書乃睠西顧釋文又作眷惟此與宅文選注其甾
其殪釋文曰翳韓詩作殪鬄之　捌之　患夷載路　天
立厥妃並釋文則篤其慶經史事類既受命祉北堂書鈔無
然伴換五音篇海王赫斯怒斯或作𠊱鄭云盡也集韻
以篤于周祜唐石經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
至于鮮原　同爾弟兄音學五書與爾臨轒三家拾遺崇
庸同上執訊　執誶並釋文攸聝字林崇墉屹屹文選注
崇墉圪圪九經字樣
靈臺　經始勿極爾雅疏白鳥鶴鶴孟子賈誼新書作皜皜

巨業惟樅說文矇瞍奏工楚辭章句

補　莊子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廱以是知辟廱

文王之樂名也李黃集解於牣魚躍五音集韻鼖鼓維鏞

釋文於樂辟廱經史事類鼉鼓韸韸釋文矇瞍奏公經史事類

奏功文選注

下武　應侯慎德家語淮南子昭哉來許漢碑昭茲來

御慎其祖父後漢書注

補　世有悊王釋文又作喆文又陟配在京文選注昭哉來

御慎其祖武後漢書注

詩攷補　卷下　夭

文王有聲　欥求厥寧說文既伐于崇書大傳築城

伊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釋文淢爾雅疏匪草

其猶聿追來孝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

之禮記

補　文王烝哉　作邑于酆並文選注築地伊匹周禮經史

春官疏匪亟其慾釋文酆水東注文選注鎬京辟雍

事類亡思不服漢書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晏子詒厥

申謀王肅以宴翼子後漢書注

生民　不坼不疈說文實覃實吁鬻鼎實云克岐克嶷

禾穎穟穟　瓜瓞菶菶說文瓜瓞瓞瓞集韻拂厥

豐草釋文卽有台家室白虎通誕降嘉穀惟秬惟秠

說文蕢爾雅疏或舂或抗董氏引韓詩周禮注同或簸或舀說文

浙之溞溞爾雅音義烝之烰烰說文后稷兆祀集韻

補　克禋克祠後漢書注履帝武敏爾雅攷此帝高辛氏之帝也

下文上帝方指天帝言履帝武敏舍人是維后稷孔疏先生如

羍韻會引說文說文羍小羊也不拆不疈類篇不坼不疈無災

無害經史事類后稷嗥矣五音集韻實譚實訏　誕實扶

服並釋文克岐克嶷類篇藝之戎菽鄭箋戎菽大豆也周禮天官

詩攷補　卷下　芫

疏生民詩云藝之戎菽荏叔釋文麻麥幪幪藝文類聚天降嘉種

初學記維穈維芑釋文亙之秬秠增韻降之穈芑經史事類

以歸兆祀正義釋之溲溲釋文取羝以軷說文其馨始

升釋文

行葦　維葉柅柅文選注肆筵設机楚辭章句鮐背爾雅

補　敦彼行葦韻會瞻彼行葦經史事類維葉苨苨張揖

廣雅維葉握握潛夫論加殽脾臄董氏讀詩記日舊書作加殽脾

醵　敦弓既彀　酌以大枓並釋文介爾景福士冠

禮疏

既醉

補 君子萬年永錫爾肖隋書 永錫胙肖釋文 釐爾士女韻會韻府羣玉同

梟鷖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補 梟鷖在梁說文 爾餚既馨 爾餚既嘉 爾餚伊脯並埤雅 德鷖在潨說文 公尸來止來熏詩總聞

假樂 嘉樂左傳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 保佑命之禮記 不愆不忘文選注說苑作亡 不騫不忘春秋繁露 不懈於位漢書

補 顯顯令問文選注 天錫百祿子孫千億穆穆煌煌後漢書注 且君且王釋文 率繇舊章漢書 帥由舊章風俗通 率由仇匹春秋繁露 匪懈于位文選注 匪解讀詩記引

釋文 民之攸墍左傳 民之攸呬正義

公劉 思戢用光孟子 于邠斯觀白虎通 芮阸之即漢書地理志 汭坈之即周禮賈疏鄭注作汭泦

補 乃褁糇糧 乃裹糇糧並經史事類 糇粮釋文 思集用光尚書無逸注 承歎 陟則在甗並釋文 鞞琫容刀經史事類 既登乃晟鄭箋 取厲取碫 汭鞫之即並釋

文

洞酌 可以饋饎說文 凱弟君子禮記

補 酌彼行潦鹽鐵論 愷悌君子文選注

卷阿 嗣先公爾酋矣 祓祿康矣爾雅注 噦噦其羽說苑

補 票風自南釋文 泮渙爾游矣逸齋 有憑有翼釋文 有馮有翼韻會 令問釋文 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蔡邕上加元服 鳳皇于飛唐石經 鳳皇鳴矣經史事類 于彼高崗文選注 嗈嗈喈喈經史事類 雝雝喈喈唐石經

民勞 迄可小康漢書 朁不畏明說文

補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唐石經春秋傳 以警是良 以謹是良並潛夫論 憯不畏明 揉遠能邇 以謹昬怓並釋文 以謹讙曉周禮夏官疏 毋從詭隨以謹罔極唐石經春秋傳 汔可小愒說文 繾卷釋文

板 版版爾雅疏 下民卒癉禮記 是用大簡左傳 無然呭呭 詍詍說文 洩洩爾雅 詞之𦔮矣鬻鼎賓云 辭之繹矣說苑 敖敖爾雅疏 勿用為笑荀子 懽懽爾雅 謞謞爾雅疏

民之方唸吚說文 誘民孔易外傳 介人惟藩大師惟
垣 毋俾成壞毋獨斯畏漢書 敬天之威不敢驅
馳後漢楊秉傳
補 下民瘁癉外傳 卒僤釋文 出話不猶韻會 憲憲廣韻
韻會憲憲無依也或書作憪 猷之未遠女孝經 辭之集矣新序 民
之協矣左傳 辭之輯矣人之洽矣唐鄭氏女孝經 同寮釋文
詢于芻蕘鹽鐵論 膀朕舍人 膀胱玉篇 唸吚疏引說文 天之
誘民禮記韓詩 如壎如篪風俗通 誘人孔易新論 多僻釋文
太師維垣荀子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蔡邕傳 不敢馳

驅左傳 及爾遊羨釋文 及爾遊行文選注
蕩 盪盪爾雅疏 天命匪忱說文 其命匪訦外傳 曾是
彊圉漢書注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仄漢書 以無陪無側外傳 式號式謼漢書 殷鑒
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補 其命多僻釋文 蒸民外傳 滔德唐石經 侯詛侯祝
釋文 時無陪無卿文選注 無培、既詟爾止 或號
或呼並釋文 或號或謼孔疏 畢晝釋文 如蜩如螗經史事類
、韻府羣玉同 內奰于中國文選注 在夏后氏之世漢書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懿讀曰抑國語注 惟德之
隅漢書 有梏德行禮記 遠猷辰告外傳 惟民之則漢書 荒
沈于酒漢書 荒愖于酒外傳 誥爾民人鹽鐵論 告爾人
民外傳 愼爾侯度左傳 白圭之玷說文 無言不酬外傳 亡
德不報漢書 子孫承承外傳 憴憴爾雅疏 不朁于儀禮記
鳴歎辭也文選注 藉曰未知漢書 我心懆懆五經文字 誨
爾忳忳禮記注 訰訰 邈邈並爾雅疏 聿喪厥國釋文
補 靡喆釋文又作悊 靡喆不思文選注 無倞維人開元
五經文字 訏謨定命疏云沈 敬爾威儀惟民之則中論 文

雖湛樂克從唐石經 灑埽外傳 修爾與馬弓矢戈兵
用戒作則 用逖蠻方潛夫論 用剔釋文 告爾民人說苑
詰爾民人鹽鐵論 不訓藝文類聚 無言而不讐無德而
不報墨子 萬民是不承 不媿並釋文 淑慎爾止無
載爾僞左傳 不譖不賊釋文 荏苒柔木韻會引詩韻府羣玉同
共人釋文 告之詁言說文 於乎小子文選注 匪口誨之說文
繫傳 藉曰未知漢書 亦既褎子升菴奇字韻 暮成釋文 聽之
藐藐中論
柔柔 侯洵爾雅疏 國步斯矉說文 靡所止疑齊詩

作止凝詩說告女憂䘏誨女序爵誰能執熱鮮不
用濯墨子胡此畏忌漢書泰風有隧爾雅注往以中垢
外傳
補 苑彼桑柔北堂書鈔倉兄塡兮五音集韻倉況塡兮
有偏 以盡並釋文 以盡孔疏止𧂐五經文字秉心無
倞韻會韻府羣玉同 逢天憚怒經史事類亶怒釋文多我遘瘽
韻會我御韓詩我禦鄭箋于觱世本古義引墨子如彼愬風文選
注迸云不逮釋文又作拼本 好是家穡羣經音辯茂我立
王詩總聞痌 自有胇腸並釋文 詵詵其鹿正義朋友

以譖鄭箋巳僭釋文泰風有遂初學記往以亟垢外傳來
赫釋嚇文職諒鄭箋
雲漢 摺回於天 王曰嗚呼 饑饉荐臻春秋
繁露蘊隆烔烔釋文爞爞爾雅疏耗射下土春秋繁露先祖
於摧爾雅注 薇薇山川說文如炎如焚後漢書注胡寧疹
我以旱釋文有⿰言歲其聲說文
補 對彼雲漢北堂書鈔洊臻春秋繁露爞爞爾雅耗斁字林
寧一我躬春秋繁露矜矜業業釋文維周黎民靡有孑
遺論衡于嗺 赫赫惔惔並釋文 蔋蔋山川五音篇海如

樊釋文我心癉暑經史事類憂心如燻藝文類聚我遯 不
暮 明祀 究哉 宄哉冢宰並文釋 疾哉冢宰
北堂書鈔無人不睭鄭箋瞻仰釋文云如何悝爾雅釋文作瘇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於天禮記注錫爾玠珪爾雅
注王踐之事釋文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辭章句
補 嵩高維岳初學記維嶽釋文維岳降神文選注爲
周之翰禮記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潛夫論
爾墉 有併其城並釋文 錫爾玠圭文選注往近王
舅六經正誤申伯言邁初學記太平御覽同 以時柔此萬

邦 吉父並釋文 以增申伯升菴引崔本
蒸民 天生蒸民 民之秉夷孟子夙夜匪懈外傳
不畏彊圉漢書唯仲山甫補之左傳四牡駫駫 四
牡騯騯說文駟牡鸞鸞說文
補 故訓鄭箋詁訓類篇出內王命釋文仲山父將之
漢書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左傳鰥寡後漢書注弗侮鰥寡
北堂書鈔我義圖之釋文征夫倢倢五音篇海本亦作徢 八鑾鏘
鏘文選注將將釋文四牡鸞鸞類篇吉父作頌 穆若
清風 仲山父永懷並文選注

韓奕　弈弈梁山爾雅疏　有倬其道釋文　王賜韓侯
周禮注　鉤膺鏤鍚說文　鞗革爾雅疏　惟莘及蒲鬻鼎實云邊
豆有且集韻　娙娣從之白虎通
補　匪懈經史事類　虔恭　綏章　鄿軧淺篾並釋文
鄿㲈淺幭韻會　淺幭朱注幭又作幦　顯甫　其肴並釋文　正
義曰炰毛燒肉也炰烝也服虔通俗文云燖煮
曰炰炰與炰別而此及六月炰鼈者音皆作炰
謂烝煮之也　炰鼈鮮魚北堂書鈔　娶妻釋文　祁祁
之雲太平御覽　川澤訏訏經史事類　麀鹿　有貓並釋文　因

是百蠻後漢書明帝紀注　其追其貊說文　寔墉鄭箋下同　獻其
貔皮釋文白狐也　獻其貔皮說文　虎豹黃羆太平御覽
江漢　武夫滇滇鹽鐵論　肇敏戎功後漢周舉傳　弛其
文德協此四國禮記注
補　江漢陶陶風俗通　徹我土疆後漢書注　來營來宣
鄭氏　一攸釋文　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唐石經　令問不已
文選注
常武　既儆既戒周禮注　敦彼淮濆說文　敷敦淮濆
民民翼翼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

補　赫赫釋文　三時就緒經史事類　匪紹匪游類篇　驛騷
而震而怒並釋文　進厥武臣文選注　闞如哮虎風俗
通　噉如虓虎文選注　敷屯　扔執並釋文　徐方其來
荀子　徐方既徠漢書
瞻卬　女反脫之後漢書　懿厥悊婦　匪降自天
漢書　鞫人忮忒說文　舍爾介逖說文　邦國殄顇漢書
補　瞻仰後漢書　蟊賊蟊疾孔疏　汝反收之　汝反
脫之並後漢書注　喆夫　喆婦並釋文　爲鴞爲梟文選注
亂生婦人小大雅譜疏　鞫人忮忒說文　僭始釋文　婦無功

事　蠶事並經史事類　濫泉爾雅
召旻　我居御卒荒外傳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之臣正義
補　昊天疾威外傳　瘨我饑饉經史事類　闍椓正義　如彼
草木莫不潰茂經史事類　草不潰茂鄭箋　維今之疚釋文
職兄馬氏詩傳　不云自濵鄭氏
周頌
補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
皆孔子所正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

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
爲賚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
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
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清廟　逡奔走在廟 禮記注 無斁於人斯 禮記
補 周頌序蔡邕獨斷比毛序俱多之所歌三
字　清廟 釋文 肅雝顯相　執文之德 並後漢書注 丕

顯丕承 字彙補 不顯不承無射於斯人 北堂書鈔 無斁
于人 文選注
維天之命　惟天之命 禮記 於穆不似 正義譜云 誐以
溢我 說文 誐以謐我 廣韻說文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左傳
逸詩 汪云
補 韓詩云維念也 釋文
維清
補 維周之祺 釋文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左傳 不顯惟德

於戲前王不忘 禮記
補 毋封靡于爾邦 白虎通 詩總聞發語皆曰其
其者期之之意也
天作　彼岨者岐 沈括引後漢書西南夷傳 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 後漢書注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說苑
補 詩總聞韓氏岐山操彼岐有岨我徂獨處
正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　彼徂矣岐
有夷人行 李黃集解
昊天有成命　夙夜其命宥密 禮記 宥謐 賈誼新書 緝

熙亶厥心 國語
補 傳依國語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
誤也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補 維牛維羊 音學五書引隋書宇文愷傳 維天其佑之 釋文
時邁　肆夏時邁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薄言振之 文選注
及河嶠岳 淮南子
補 莫不振疊 玉篇說文作疊 懷濡百神及河喬嶽
釋文 及河喬岳 疏云 明照有周 外傳 載韔弓矢 五音集韻 載

韓弓矢五音篇海
執競　繁遏執傹也周禮注呂叔玉云　鍾鼓鍠鍠磬管
鏘鏘說文又作蹩蹩漢書
補　執竟武王無競維烈初學記韻會引關元五經文字隶心無
倞彊也無倞維人遽也俗作覔非　相彼成康北堂書鈔　磬管鎗鎗風俗
通　降福穰穰初學記　威儀板板潛夫論
思文　渠思文也周禮注呂叔玉云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　飴我釐
麰漢書　貽我嘉麰文選注傳曰云云　外　詒我來麰鬻鼎實云
補　粒我鄭箋　立我蒸民文選注　貽我來麰經史事類　詒
詩攷補　卷下　四十
我來麰六書通
臣工
補　維暮之春釋文　惟暮之春文選注　待乃錢鎛周禮
注疏　庤乃錢鎛羣經音辯詩總聞同　奄觀銍刈禹貢疏
噫嘻　帥時農夫薛君章句選注
補　意嘻　浚發並釋文　終卅里唐石經　十千爲耦
經史事類
振鷺　振羽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振羽振鷺　西雍文王之
雍也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在此無射同上中唐同

補　詩總聞不必以客遂衍爲二王之後案殷尚白
王說單指微子言
豐年　陳穀曰秭釋文
補　豐年多稌文選注　爲彼酒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通典大禘注　以祫百禮孔疏　降福孔偕左傳
有瞽　應朄縣鼓周禮注　肅雍和鳴禮記注作肅雝爾雅
補　有鼓有鼓釋文　設業設簴藝文類聚　應朄懸鼓宋書
樂志　鼖磬釋文　簫管具舉經史事類
潛　潛小爾雅作橬釋文　涔潛古今字正義
詩攷補　卷下　四十一
補　罧有多魚字林　鰷鱨鯋鰋經史事類
雝　雍論語禮記　有來雍雍漢書
補　宣悊釋文　既有烈考亦有文母後漢書注
載見　鞗革有鶬說文
補　龍旂陽陽　和鈴鉠鉠並文選注　有鎗　早緝
熙並釋文
有客
補　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
武　無競惟烈左傳

補 何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
閔予小子 煢煢在穴說文 惸惸在疚文選注 陟降
廷止漢書
補 憫予文選注 煢煢在疚漢書 煢煢在疾後漢書注 念
我皇祖 陟降在廷並漢書
訪落
補 予將就之 休我皇考並事文類聚
敬之 天惟顯思左傳 毋曰高高在上齊詩 弗時仔
肩外傳說苑同

詩攷補 卷下 罜

補 弼時仔肩韻會
小毖 甹夆爾雅 自求辛螫釋文 䎀飛貌正義
補 毖詩篇韻府羣玉 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
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 莫予荓蠭
說文 莫予併螽潛夫論 甹螽釋文 翻飛維鳥文選注 翻飛
爲鳥鄭箋 拚飛惟鳥 余又集于蓼並文選注
載芟 其耕郝郝 有畧其耜並爾雅疏 繹繹盛貌
文選注 民民其麃釋文
補 其畊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其畊釋釋亦爾

雅之言也六經奧論 其芸釋文 熾菑鄭箋 繹繹其達爾雅 緜
緜其穮說文 有苾其香 有俶並釋文
良耜 其鎛斯捔集韻周禮注 旣茠荼蓼說文 以茠蒤
蓼爾雅注 穦之秩秩說文
補 其餉伊黍鄭氏郊特牲注 有鏄斯趙韻會 其鎛斯趙
五音集韻 穫之秷秷經史事類 犉牡釋文 以嗣以續經史事類
絲衣 素衣其紑 弁服俅俅說文 戴弁俅俅爾雅
注 自羊來牛外傳 鼐鼎及哉史記音義 不虞不驚史記 不
吳不敖說文

詩攷補 卷下 罜

補 詩總聞曰將祭而眡牲眡饌眡器之類宋王
雪山 絲衣其紑會弁絿絿通典靈星注 弁服頯頯類篇 絿
絿釋文 及鎡說文 兕觵 兕觵其觩 不吳不傲並釋文
文云吳字誤當爲吳韻會何承天 不娛不敖正義 不話不敖逸齋
酌 汋荀子左傳 勺儀禮注禮記 漢書
補 竹書紀年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
勺成王九年 酌左傳作約正義
桓 屢豐年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日
補 婁豐年釋文

賚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曰）

詩總聞推而廣之故曰敷

補 般 於皇明周（白虎通）於繹思（正義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墮山喬岳（初學記）墮山喬嶽（孔疏）

補 駉 駉駉牡馬河北本作牧馬（顏氏家訓）在駉之野

有驈有騜（說文）以車驛驛（釋文崔本）

補 驍（說文又作駫）牧于坰野（羣書考索）有騅有駓（孔疏）有

騏（演繁露）以車駓駓（疏字林）有騮有雒（爾雅釋文）有驔有

驔（孔疏）有驈（釋文）以車祛祛（韻會）以車佉佉（集韻）

詩攷補 卷下 卌四

有駜

補 鼓鼘鼘（釋文）

泮水 薄采其芹（白虎通）其旂伐伐（羣經音辨）言采其

茆（說文）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禮記注）在頖

獻馘（禮記注）鬄彼東南（釋文）東矢其捜（說文）獷彼淮夷

（文選注說文作穬）

補 淈此羣醜（正義）靡有不克自求伊祜（文選注）蹻

蹻 蟜蟜虎臣（並釋文）在泮獻聝（五經文字）剔彼（鄭氏）逖

彼（文選注）烝烝睢睢（鄭箋）其觓 其捘（並釋文）戎車孔

傅（鄭箋）無繹（釋文本又作射或作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

我桑椹懷我好音（經史事類）食我桑葚（孔疏說文字林同）懬

彼（釋文）大路南金（後漢書注）

閟宮 稙稚尗麥（說文）實始戩商（說文）王謂叔父（禮記

注）戎狄是應荆荼是徵（史記）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說苑）奄有（爾雅注）遂幠大東（爾雅注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寢廟奕

奕（蔡邕獨斷周禮注作繹繹）

補 閟宮有閟（說文）閟宮有侐（經史事類）無灾（又作菑釋文）

黍稷種稑（孔疏釋文同）卑民稼穡（釋文）寔始翦商（大雅文王

疏）致天之罰屆于牧野（文選注曰屆至也）良上帝臨汝

詩攷補 卷下 卌五

（文選注呂氏春秋同）啟爾土宇（後漢書注）土地附庸（周禮注疏）春

秋匪懈（經史事類）設其福衡（說文）犧樽鏘鏘（經史事類）黃耇

鮐背（藝文類聚）太山巖巖魯邦所瞻（經史事類）荒于大東

（初學記）鳧嶧 蠻貊 齯齒（並釋文）徂徠（詩傳）

郍 郍（國語郍為首）以湯孫奏假（爾雅注）鼗鼓鼘鼘（說文）

怡懌（爾雅疏）

補 猗歟那歟（文選注）植我鼗鼓（鄭氏明堂位注）植我鞉

鼓（曹憲廣雅注）奏格（釋文引鄭氏）鼗鼓鼘鼘（集韻）田鼓鼘鼘

ZW 21101000823015

文選注鏞鼓有斁釋文萬舞奕奕文選注夷繹釋文
烈祖 亦有和鸞說文亦有盉羹說文通釋奏假無言
禮記鬷假無言左傳
補 八鑾鎗鎗 來顧來享並經史事類
玄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文選注惟民所止禮記
百祿是荷左傳
補 殷土茫茫 殷社芒芒 封畿千里 京
畿千里並文選注封圻千里孔叢子景云疏維何 是
苛並釋文
詩攷補 卷下 哭
長發 玄王桓發釋文率禮不越外傳說苑漢書同海
水有截漢書至于湯躋外傳為湯躋禮記注詩讀湯齊言三家詩有讀為
躋者正義聖敬日齊禮記注為下國畷郵禮記注正義曰引
齊魯韓詩也布政優優左傳說文憂百祿是揫說文為下國
駿駹董氏曰齊詩謂馬也為下國駿蒙荀子為下國恂蒙
何天之龍傳奏其勇大戴禮武王載坺說文武王載
發外傳荀子同則莫我敢遏漢書包有三枿漢書注韋鼓
漢書
補 濬悊釋文洪水茫茫文選注幅圓鄭箋海外有截

漢書聖敬日齋釋文聖敬日躋家語昭假遲遲六書正譌下
國畷流玉篇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
之龍家語蘇氏謂共珙通合珙之玉也李黃集解為下
國駿尨逸齋駿龐荀子注俊庬釋文駿庬類篇孚奏注疏百
祿是駿音宗注疏是緫釋文本又作鬷音宗則莫我敢敵韻府羣玉
枹有三枿五音集韻左右商王經史事類文選注俱無實字
殷武 罙入其阻說文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
多福左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四
方是極後漢書
詩攷補 卷下 咢
補 維汝荆楚文選注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
李鼎祚周易注勿予過適逸齋稼穡匪懈北堂書鈔不敢怠遑
文選注封建配福詩總聞注云封建同福又云哀五年比今詩校一句更三字
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案王氏于白文及注俱作配則今時詩本及左氏本又有遷改
也是斲是遷 是椱 松桷有埏並經史事類松桷
有挻藝文類聚